

杂阿舍经新译(悟慈长老)

前言	2
阿舍经大意	4
阿舍经之成立	5
译本及内容	6
杂阿舍经卷第二	26
杂阿舍经卷第三	44
杂阿舍经卷第四	62
杂阿舍经卷第五	79
杂阿舍经卷第六	94
杂阿舍经卷第七	107
杂阿舍经卷第八	125
杂阿舍经卷第九	144
杂阿舍经卷第十	162
杂阿舍经卷第十一	179
杂阿舍经卷第十二	193
杂阿舍经卷第十三	209
杂阿舍经卷第十四	227
杂阿舍经卷第十五	244
杂阿舍经卷第十六	265
杂阿舍经卷第十七	285
杂阿舍经卷第十八	305
杂阿舍经卷第十九	320
杂阿舍经卷第二十	335
杂阿舍经卷第二十一	350
杂阿舍经卷第二十二	365
杂阿舍经卷第二十三(付录)	386
杂阿舍经卷第二十四	404
杂阿舍经卷第二十五	420
杂阿舍经卷第二十六	430
杂阿舍经卷第二十七	455
杂阿舍经卷第二十八	473
杂阿舍经卷第二十九	493
杂阿舍经卷第三十	510
杂阿舍经卷第三十一	525
杂阿舍经卷第三十二	543
杂阿舍经卷第三十三	558
杂阿舍经卷第三十四	574
杂阿舍经卷第三十五	594
杂阿舍经卷第三十六	613
杂阿舍经卷第三十七	632
杂阿舍经卷第三十八	654
杂阿舍经卷第三十九	671
杂阿舍经卷第四十	689
杂阿舍经卷第四十一	705
杂阿舍经卷第四十二	719
杂阿舍卷第四十三	734
杂阿舍经卷第四十四	749
杂阿舍经卷第四十五	768
杂阿舍经卷第四十六	787
杂阿舍经卷第四十七	802

杂阿舍经卷第四十八.....	821
杂阿舍经卷第四十九.....	842
杂阿舍经卷第五十.....	862

前言

『阿舍经』在佛教的藏经里，应该是一部最为有价值的经典。学佛的目的，在于学佛的为人，而『阿舍经』即为和佛陀有着直接关系的典籍。佛陀降世，度化众生的一切事迹，均在于『阿舍经』里面，是一切经典的母胎、根干！

然而自大乘佛教兴起后，这部应该被视为最珍贵的『阿舍经』，即被贬为小乘的经典，导致裹足不前，不想去研读它的为多，真是颠倒本末，莫过于此！

佛教的教祖，释迦牟尼佛在世时代，并没有甚么所谓大小乘之别，有的就是佛陀成道后说法四十余年的漫长的岁月里，因世情之有所变化，乃至表现的形式之不同，致有用句的差异耳。所谓随机应化，所谓随他意的措施，当然是难以避免的一件事，但总不能说佛陀的说法有了相互矛盾之处。衡其量，不过是为了完成救度众生之需而采的不同之言教而已！而大乘兴起，其所辑成的经典，却处处可以窥见意义相左的文句。虽然也是佛说，但佛陀一生说法的岁月，虽曾近于半世纪，虽曾如马不停蹄的往来于印度东北庞大的若干邦国，但是也因受时间的限制，所讲出来的法语必定是有一定的限量。一般来说，藏经之大成，是自佛陀涅槃逝世之三个月后，一而再，再而三的陆续编辑而成。自然的在编辑藏经的过程中，受地理民情的限制，或者是时代政情的变迁，致有今日的大藏经之出现，是研究佛教的学者一致承认之事。

吾人可以推定佛陀在世与涅槃逝世后几百年内，都是以佛陀在世所说的法语，或断片的语句，或合佛陀的言行，而在印度各地，乃至随邦（如锡兰等地），做为修持、弘化的指针。然而还是免不了岁月的推移，致因地方之不同，社会风习之有异，而有了多少的变化。有时寺院里首席人物，为了使其徒众容易了解佛经，而渗入自己的思想，久而久之，各地的此种各人的思想观念和解释，也被编入为佛典，是很自然的事。虽然如是，但在这几百年内，所辑而成的经典，还是以佛陀为中心，也就是佛陀成道后的一切教化言行，乃至所发生的一切事迹。这种典籍就是『阿舍经』，是最为可靠的『佛说阿舍经』！

佛陀在世或稍后，僧团寺院之发展，有如一日千里，印度各地都有佛教的寺院僧众，大家都有密切的关系。僧众互相往来参诣，因很紧密，因而有一定的规律，大家的行动、言论、思想都很一致，都以佛陀为中心，以佛陀的法语，或由法语而形成的经典，而行诸佛事。然而曾经何时，由于各地有各地之信徒，信徒当中，包括一般民众和地方有力之士，自然的形成以寺院为中心的一股很大的力量。如果是佛陀在世或稍后，还会团结而在同一佛教的旗帜下活跃。可是日子一久，佛陀又圆寂（逝世），自然的会各走各人之路，也就是大家会将所记忆的佛陀的法语，或由法语而形成的经典，各加注释阐扬，凭着庞大的信众为后盾，终于竖起门派来。也许地广人疏，交通通信并未发达的往昔，导致此种情形，是很自然之事，就这样的形成为部派佛教！

部派佛教之成立，本来是件很好很自然的现象，只因年久月深，各寺的首脑人物又因急需教养其弟子，而将佛陀在世阐扬教化的一切言行思想，逐步加以讲解整理，加以繁复的阐释发扬，而形成一种学术性的佛教。加之寺院的经济已因大护法的支持，已有好多地方的僧众不乏衣食，均能守在一个固定的寺院，不一定一再的持乞食的生活，而专心于学术性的研究，因之而造成佛学与民间隙离的现象。僧团以此而自豪，信徒也认为那是出家人的工作，而不以为怪。这样一来，即佛陀在世弘扬真理时，不管是出家或在家，不论是善男或信女，都全身心的在恭聆佛陀的教训的那种热烈的场面，已不复存在，慢慢的就和大众疏远，未能达到普渡众生的目的，只有出家的僧众，以及少数的佛教研究人员，始能了解佛教的哲理！

当于此时，佛教的贤达们，不甘佛教被世人遗弃，就在原始经典——『阿舍经』里，找出一条光明的大道，那就是所谓的大乘佛教！这些革新的佛徒们，是有深思熟虑，有意把佛教复回到民间大众的信仰，故以『阿舍经』为根底，将佛陀在世救世救人的辉煌的成绩，再予一次重现于世间！他们是以『阿舍经』活现在世间的一切事迹，配合当时的社会民情，而竖起大乘的旗帜！不过他们也不是自作聪明的凭空架屋，并不是另起炉灶，并不是将从来的部派佛教搁置一边而不顾，而另建寺院，另起规则，是在部派佛教中，比较革新的派系里，唱出大乘的口号耳！

欲唤醒那些孽孽宇宙人生的真理之探讨者，叫他们不要再在那些学术上弄文弄章，要跨出一步去救度那些正茫茫苦海中打滚的众生，才是世尊在世为救世救人而开出的佛教！救世救人，利他的宏愿，即不只是为了他人，也是为了自己，因为救度众生的工作，正是加强自己的功行，故利他即是利己，舍弃利他大愿，即谈不到甚么涅槃（寂灭、成道）。他们的主张，终于得到回响，许多革新的佛门龙象，都从事于此种工作，不久即形成一股不可灭的力量！也许他们所主张的大乘悲愿，即不管是在家或出家，四众弟子均可参加净化浊世的行列。查看大乘经典，即可证明里面所辑的大要。如以七宝布施，起寺盖塔，妻子施与等，尽是在家学佛之士才能做到之事。因为出家人那来的金钱？那来的珍宝？那来的妻子？故其主旨正符合在家学佛之人的

心愿，适宜于在家学佛人能作得到之事！当然为出家佛徒而唱的条例也不小，如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皆是学佛人应该要修持的事。不过这些功课，则不限于出家僧众，就是在家学佛之人，也可以修学，是出家在家都同样可以修持之事。例如出家有出家之戒，在家有在家之戒。至于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也是一样，一旦学佛，即不论是出家或在家，都应忍辱到底，都应精进于佛道，都应学禅定，都应求智慧。莫怪大乘唱起后，即佛教的全体，焕然一新，不管是出家或在家，都向着度人度己，净佛国土之路夸进一大步！

革新的佛徒们，终以自己为大乘的佛教，将从来的僧团生活为之小乘，故小乘之名，实为大乘学者赠与的新名称，并不是佛教有甚么小大乘之别。大乘的学者们，因具有敏睿的脑袋与手腕，因之而将『阿舍经』里面的故事人物抽出来，依之而辑成很多的经典。内容大都趋向于社会大众，是大众很想求得的世间的佛教，也就是最受在家信徒所欢迎之典籍。尤其是描述佛陀在世救世救人的事迹，充满着人情味浓厚之处，使人不得不放弃从来的繁琐的文学典籍，而从事于自利利他之大乘行愿！

『阿舍经』如上述，是佛陀一代教化的综合性的原始经典，宇宙人生的真理尽在里面，是佛教的根干，也是贯彻三世十方一切之真谛。可惜传持者不知时代之演变，不会逢迎时势之潮流，不知怎样把它发扬广大，唯在文学上弄文弄章，致被革新的佛徒贬为小乘的佛教，而被其取代，真是含冤莫白，真叫人为它惋惜！这种将『阿舍经』贬为小乘的经典，使其长久以来都在阴暗之处度过其岁月，实在是佛门的一大憾事！也许如被枉曲的人一样，一旦被有意无意的批评之三言两语，使其裂痕永缝不全！『阿舍经』的命运确实如此，实为革新的佛徒应运所需而设的一言半语，致

遭今天好像被人抛弃似的命运！

『阿含经』实描述世尊在世教化的一切，不唯适合于当时世人所需求的人生真谛，也很近乎现代的世相。里面之佛陀，即为人间的佛陀，虽然也免不了含有一些神秘，然而确实是生存在世间，由世间而成道的佛陀的一切言行事迹。自然的对于吾人来说，是非常可亲可敬的人间佛陀！人间的苦恼悲痛，唯有人间佛陀始能道出一切，而渡其一切，故『阿含经』并不是甚么小乘的佛经，是救苦救难，正真正正的佛教典籍！

阿含经大意

1.阿含的新译（音译）为阿笈摩（agama），译为「传」，为「教」，是「传集」佛陀所说的教义之意。这是以唐代玄应法师之『音义』（二十五卷）为据的。其它还有几译如下：

2.僧肇法师之『长阿含序文』即译为「法归」。所谓法归，即指万法总归于此而无漏之意。是由教理的立场而翻的。

3.『善见律毘婆沙』第一，译为「容受聚集」。例如『长阿含』是容纳而集那些比较长的经典而成的等，是以结集为主，可说是取自历史性的解释。

4.道安法师之『四阿暮抄序』即译为「归无」。意思是说万法毕竟皆趣于空（无）也是以教理的立场而译的。

5.法云法师之『翻译名义集』即以阿含为「无比法」，或为「教」，是说阿含经乃为无可比之教法，是有些对抗的之译。

佛陀在世时，所谓修道的人，都以修持苦行，以期死后升上天界，不然就是将从来的一作风抛弃，而尽情情的享乐。佛陀成道后，即舍弃其两端，教人学那不苦不乐的中道！

还有一类久道都以学成不可思议的神通，以便向人夸跃其能。也有浸注于哲学的论议，终日只求虚假之学。佛陀认为这些都是戏行戏论，佛陀教人避开这些神力或学说，教人由自身当中寻求解脱之道，也就是活现吾人的生活，以达自救自悟之道！

佛陀首先教人必须由人做起，所以对于初信亥教之以布施之道，以期完成仁人的品格。在品格的磨练方面，则教之以持戒之重要。严持戒律是修养自身的品德。布施即兼顾公私之德。布施、持戒之事如能做到某些程度时，即能达到人类升天的愿望。所谓人天乘，正为针对世人之要求而开的教！

佛陀之教不只是为了完成人格与升天之愿望就告一段落。佛陀更进而提示吾人之迷惑与迷惑之渊源，教人转迷开悟，教人证悟之道。佛陀说证悟的前兆就是预流之果（初果），彻底证悟了，即为阿罗汉果（无生、解脱、得道）。

『阿含经』里面所提示的教理，正为完成阿罗汉而开的种种教说。佛陀提示「苦集灭道」之「四真谛」，也就是欲完成寂静解脱的阿罗汉之指标的四大真理。第一之「苦真谛」是提示一切皆苦，是说明人生就是苦，苦就是现实的状态。虽然人生也有快乐的一面，然而期待与事实却常会互相矛盾，故大体说来，还是难免有苦的成份。也就是说，所谓乐，仍然是在苦的里面，并没有甚么根据可言。因此，人生在世，正在正真正正的苦海中。

第二之「集圣谛」是提示苦的渊源。集为烦恼（无明），是聚集苦之起源。其最为根本，最为利害的莫过于「渴爱」。如人口渴需水一样，苦人之心，有着渴求凉水似的爱念。有时可能如愿以偿，但大抵说来，期待与事实都是互相矛盾的为多，因之而苦恼不已！这是因为对于宇宙人生事物的真相不能彻底明了有以致之，这就是所谓的「无鸭」！也因脱不离自我之情执，故为「我执」。「渴爱」「无明」「我执」，正是人心现存的真象，是为集，是为苦的根源！

第三之「灭圣谛」是灭除苦之集时自会展现出来的证悟的境界。『阿舍经』谓之「涅槃」，或谓「阿罗汉」果。佛陀首先证悟涅槃，佛弟子们也因接触佛陀的人格，也因被佛熏化，而得涅槃所具有的智慧与慈悲之光！

第四之「道圣谛」是欲达到涅槃之境界的道行方法，是佛陀所体验而开显悬说之道。里面教人舍弃自我之迷见，要人活现在无我之正见。其次教人离开一切迷信，而正信无我。也教人以佛法僧而自统一，而彻见安住之地之故，则能进入圣者之域而成为预流果之圣者。这是由金刚不坏之净信而入的（预流分）。虽然住于正见正信时，对于自我之情执还是不能澈底舍弃而有些苦恼，可是此时已因能忆念佛法僧三宝之故，不会再被事物牵走的离谱，能在心平气和当中过着其更新的生命！

然而只有正信，还是不能到达涅槃的境地，故佛陀曾叫人以禅定去镇静其心，以智慧去得达涅槃之境。因此，对于定与慧，即开有种种的实践法。前面所举出之施与戒（人天之道），以及为了解脱人天之涅槃之道而阐述的定与慧的中间，曾劝行者「精进」于道。精进是叫人不要停滞在人天之道，要突破三界的系缚，也就是叫人发奋，叫人努力于涅槃之道，是和信有着同样的性质。总而言之，道圣谛有种种德目，而要约的说，即可归纳为施、戒、信、精进、定、慧之六法。

在『阿舍经』里面可以看到佛陀伟大的人格，以及巧妙的说法的程度。在汉译『阿舍经』里，已有所谓十二部经，也就是十二分教之说。其它如十二因缘、三法印、人生观、世界观等，都网罗殆尽。因此而知佛陀在世时的说教的一切！

阿舍经之成立

『阿舍经』是以佛陀的教说为中心，有佛陀与其弟子们的生活的记录，也包括了教理的注释等之经典，如前述。佛陀之说法，是采随机、随时、随地而应变，而讲述的。诸弟子们即在随时听闻到的法语，依各人理解的程度而自记忆其说法的纲要。这说法的纲要，即成为「法」，而被传诵，而为说教的资料。佛教的「经」就是由这些「法」而编成的。

「经」（SUTRA 纽、贯线）的起源，本自印度婆罗门教。他们为便于谄记，而将教义要约简洁的编纂，而为其典籍。「经」之一语被取用在佛教里的初期，即指佛陀阐述宇宙人生的真理之「法」。「经」虽为说「法」之纲要之集录，然而依次而成为繁长的教理之典籍，都一样的统统为之「经」。

『阿舍经』现有汉译的四阿舍，以及南传巴利佛典之五尼柯耶（五阿舍）。其它零粹的梵文，或西藏所译的大部份都被包括在里，均为经过种种的发展阶段而成的。佛陀寂灭后，第一结集时，所合诵（结集）之法，是『阿舍经』成立的第一阶段。嗣

后将第一结集时所遗漏的法语、事物等搜求网罗，或将第一结集时的那些零散的文并合，或增长，更进而将诸长老们所说之法语、注释，以及偈颂等，都集结而被承认为「经」。可说是『阿舍经』成立的第二阶段，是原始佛教时代就已完成之事（佛在世至佛寂灭后七十年顷）。

这些属于原始的『阿舍经』，大多数都是以单行之本，都是以个别的方式被读诵、传留。到了根本分裂（佛灭百年，分为上座部与大众部）之前，则有人把这些单行之经连贯起来，而成为『阿舍经』的原型，可说是属于第三阶段，已被称为『四阿舍经』。因此座部与大众部两系里，已有采用『四阿舍经』的记载，故根本分裂之前，即已成立『四阿舍经』的原型，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以南传来说，同样的在于此时也已成立五部经（相应、中、长、增一、小部）。里面之「相应」是属于四阿舍之杂部，小部即相当于四阿舍外之杂藏。四阿舍为：杂、中、长、增一。

根本分裂以后，也就是到了部派佛教时代（佛灭百年至佛灭四百年顷），在二十部派当中，虽然并不都拥有完整的『阿舍经』，然而有的部派已拥有完整的『四阿舍』，有的即已拥有『五阿舍』，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南方上座部一直传承五部经，即足以证实其事。在比较显要的部派里，如「有部」即采用『四阿舍经』。化地、法藏、大众等部，以及上举之南方上座部，就是采用『五阿舍』的部派。

『阿舍经』在部派的佛教里，自然的依次而附与部派的特征，而直传至于今天。现在吾人所看到的『四阿舍』，或南传『五部阿舍经』，之这样的经过好几次的整理告大成的！

译本及内容

『杂阿舍经』有若干的译本，其中最为完整的为宋，元嘉中，求那跋陀罗所译之五十卷本。译者出身于中天竺（中印度）的婆罗门种，于元嘉十二年（公元四三五），东航至于广州。不久即在京都应众僧之邀，而于祇洹寺集合义学诸僧译出『杂阿舍经』。宋元明之三本，均有图记为宋元嘉二十年岁次癸未，于杨都瓦官寺译『杂阿舍经』五十卷，故此『杂阿舍经』确为公元四四三年之译。

『杂阿舍经』的内容乃为多岐，杂集种种之类，故有解释为「杂」类的『阿舍经』。也许『四分律』曾记谓：「杂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天，杂魔、杂梵王，集为杂阿舍」，故有是说。

然而『杂』的原语——僧育多（**Sam yuta**），乃为相应之义。如『有部毘奈耶杂事』等，则说「相应阿笈摩」（阿舍），故上文乃指该经为集聚比丘、比丘尼，乃至魔梵之「等类相应」之义，而对于长、中阿舍而说「类集」的「杂阿舍」。

内容如下：

五阴（卷一至卷七。就中，卷四并说种种的因缘）。

六入（卷八至卷十一。就中，卷十又出有关于五阴之说法。）

缘起（卷十二至卷十五之十四。就中，卷十三又出六入等之说法。）

四谛（卷十五之十五，至卷十六之三十五。）

界（卷十六之三十六至卷十七之十）。

受（卷十七之十一至卷十七之末）。

戒定（卷十八。就中并有若干的别类之经）。

有关于天之故事（卷十九之一至三十一）。
四念处（卷十九之三十二至卷二十之九）。
收各种之经（卷二十之十至卷二十一之末。有关于六念，及定等）。
天请问经（卷二十二）。
阿育王经（卷二十三）。
四念处（卷二十四）。
阿育王经（卷二十五）。
根与力（卷二十六之一至六十）。
五盖与七觉支（卷二十六之六十一至卷廿七之末）。
八圣道（卷二十八至卷二十九之三）。
安那般那念（卷二十九之四至十六）。
三学（卷廿九之十七至卷三十之三）。
四不坏净（卷三十之四至廿六）。
六念（卷三十之廿七至卷三十一之三。就中并有一些别经）。
四禅（卷三十一之四至十四。就中也有别经）。
四正断（卷三十一之十五至二十二）。
收各种之经（卷三十一之廿三至卷三十二之二）。
对聚落主之说法（卷三十二之三至十二）。
马之喻（卷三十二之十三至卷三十三之八）。
对摩诃男之说法（卷三十三之九至十八）。
长流转（卷三十三之十九至卷三十四之十七）。
有关于无记的说法（卷三十四之十八至其末）。
收各种之经（卷三十五至卷三十六之二）。
天请问经（卷三十六之三至其末）。
为病比丘（卷三十七之一至十五）。
十善十恶（卷三十七之十六至其末）。
有关于诸弟子（卷卅八至卷卅九之三）。
佛陀与恶魔（卷卅九之四至其末）。
以天为题（卷四十）。
四不坏净（卷四十一之一至十五）。
佛与迦叶等（卷四十一之十六至其末）。
对于波斯匿王（卷四十二之一至六）。
对于诸婆罗门（卷四十二之七至其末）。
六入（卷四十三）。
对于诸婆罗门（卷四十四之一至十）。
佛与梵天（卷四十四之十一至其末）。
比丘尼与恶魔（卷四十五之一至十）。
婆耆舍之歌颂（卷四十五之十一至其末）。
对于波斯匿王（卷四十六。就中并有一些别经）。
收各种之经（卷四十七）。
天请问经（卷四十八之一至卷四十九之廿五）。
佛陀与鬼神（卷四十九之廿六至卷五〇之六）。
天之劝发等（卷五〇之七至二十二）。
种种之对颂（卷五〇之二十三至其末）。

杂阿含经卷第一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

一、无常经：本经叙述观察五阴为无常，为空，为非我，则能灭尽喜贪，而解决生死的问题。

像如是的经教，乃阿难我，和诸大德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闻物城。乔萨罗国的首都，属今之北印度，近于尼泊尔）的祇树给孤独园的时候之事（由祇陀太子所捐献的树木，和给孤独长者，也就是须达多长者向太子买地捐建而成的寺院，通常都为祇园精舍）。

那时，世尊（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应当观察色是无常（看到的，听到的等，天地宇宙万事万物，所有一切的一切，均为迁流不住而不常在，故为无常）。像如是的观察，就为之正观。能正观的人，就会生起厌离无常之心，能厌离的人，就会将其喜贪灭尽，喜贪灭尽后，就叫做心解脱。

同时也应该像这样的去观察受、想、行、识（此四阴均为精神的作用。受为领受一切，如感觉是苦、是乐、不苦不乐等之感受作用。想为对于万事万物之印象，如这就是这样，那就是那样，是取像作用。行就是各种的业作，也就是心思作用，当然是使身心活动的根本的力量。识即为了别一切，也就是识别作用，所谓意识是连同上面之色，为之五阴，新译为五蕴），都是有变易，并无常住。像这样的观察，就为之正观。正观的人，就会生起厌离，会厌离的人，即其喜贪之心会灭尽，喜贪灭尽的话，就叫做心解脱。

像如是的，比丘们！心解脱的人，如果想要自证的话，就能自证！所谓证悟：我生已尽（生死已灭尽。由于生的种子之灭，即存在的业缚就会穷尽，已不免再生，是阿罗汉果之谓），梵行已立（离爱欲，而得清净的梵行），所作已作（所应作的一切，均已完毕，也就是一切学佛的功行均已毕竟之义），自知不受后有（自知道自己已脱离生死轮回之圣者，已没有未来之生死）。

像这样的观察五阴为无常那样，也应观察「五阴是苦，是空，是非我」。（依后面之摄颂看来，即苦为『苦经』，空为『空经』，非我为『非我经』。观察五阴是苦，是无常，会变坏老病，有死灭去来，故均为是苦。所谓四苦八苦等是。五阴因为是无常变易，故不实在，故为空。五阴为众物众缘所生之法，是无常，是空，故知不是唯一，不是自在主宰，不是独存实在之我，故为非我。阴为旧译，是荫覆，色心之法荫覆真理之义。新译为蕴，积集之义。所谓色心之法，大小前后等积集而成自体。五阴可说就是肉体与精神的综合，是指吾人自身。色阴为肉体，受想行识等四阴为精神作用。又色阴除了肉体之外，也包括天地宇宙万物）。

这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纳受，而愿意奉行！

二、正思惟经：本经叙述正确的观察五阴之无常、苦、空、非我，由之而可得自由自在。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对于色，应当要作正确思惟，要认为色是无常

的，要这样的如实而知道。所以的缘故为何呢？（为甚么呢？）因为比丘能对于色正确的思惟，而观察色为无常，这样的如实而知道的话，则对于色而起的欲贪，定会消灭。欲贪断灭的人，就是所谓心之解脱。像这样的对于受、想、行、识，也同样的应有正确的思惟，而观察识等为无常，而如实而知道。所以的缘故为何呢？因为对于识等能作正确的思惟，而观察识等为无常的话，则对于识等而起的欲贪定会断灭。欲贪断灭的人，就是所谓心的解脱。

像这样的心解脱的人，如果想要自证的话，就能自证。所谓：我的生死已灭尽，清净的梵行已成立，所应作的也已作完，自己知道自己已经不会再受后有之生死之身了。

照这样的正思惟五阴为无常那样，也应正思惟五阴为苦，为空，为无我，也就是观察色阴等均是为苦，是空，是非我等事，就像在观察色阴等为无那样！」

这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的启示后，都欢喜纳受，都誓愿奉行！

三、无知经：本经叙述如对于五阴无知的话，就会不自由。假如正知五阴的话，就不会有忧苦。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正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的时候之事。

这时，世尊告诉诸位比丘们说：「对于色，如果不能了知，不能明白其真象，而不断灭，而不离开对于色阴而起的欲贪的话，就不能断灭苦恼！像如是的如果对于受、想、行、识也是不知、不明，而不断灭，而不离开贪欲之念的话，就同样的不能断灭苦恼。

诸比丘们：如果对于色能正知，能明白，能了解其真象，能断灭而离开由于色阴而起的贪欲的话，就能真正的断灭苦恼！像如是的，如果对于受、想、行、识，能了知，能明白，能断灭而能离开由于受、想、行、识而起的贪欲之念的话，就能堪任断除苦恼！

这时诸比丘们，听佛之启示后，都欢喜奉行！

四、无知经：本经乃重述如果对于五阴无知的话，就不能得到自由，而会有生死的苦恼恐怖。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正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对于色，如果不知道，不明了，不断灭其诱引的因缘，不离开对于色而起的欲贪，而心不解脱的话，则不能超越生老病死等苦恼的怖畏。像如是的，对于那些受、想、行、识，如果不知道，不明了，不断灭，而不离开对于识等而起的欲贪，而心不解脱的话，就不能超越生老病死等苦恼的怖畏。

当比丘的人，如能对于色，彻知、明了，断离对于色的欲贪的话，就能超越生老病死等苦恼的怖畏。诸比丘们！如果能彻知、明了、断离欲贪，心而解脱的话，就能超越生死病死的怖畏。像这样的，如能对于那些受、想、行、识，能彻知、明了、断灭、离开欲贪，而得心解脱的话，就能超越生老病死等苦恼的怖畏一。

这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后，都欢喜奉行！

五、无知经：本经叙述对于五阴无知，而爱喜的话，就会被缚，如实而知的话，就得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对于色，会生爱喜的话，则等于是爱喜苦恼。如爱喜苦恼的话，则对于苦恼之事不能得到解脱，不能明了，不能离欲！像这样的对于受、想、行、识，也会起爱喜的话，就会爱喜苦恼的了。爱喜苦恼的话，则对于苦恼不得解脱。

诸比丘们！如果对于色，能够不喜爱的话，就会不喜爱苦恼。不喜爱苦恼的话，就对于苦恼会得解脱。像这样的，如对于受、想、行、识，也不爱喜的话，就不会爱喜苦恼。不喜爱苦恼的话，则对于苦恼会得解脱！诸比丘们！如果对于色，不彻知、不明了，不断离对于它之欲贪的话，则心就不得解脱。有贪欲而心不解脱的话，就不能断除苦恼。像这样的，如果对于受、想、行、识，也不彻知、不明了、不离欲，而贪心不解脱的话，就不能断除苦恼。如果对于色，能彻知、明了，而断离欲贪，而心得解脱的话，则能断除苦恼！像这样的，如对于受、想、行、识，也能彻知、明了，也能离开欲贪，而心得解脱的话，就能断灭一切的苦恼！」

这时，诸比丘们，听佛的教示后，都欢喜而奉行！

六、无知经：本经也是重述对于五阴无知的话，就会有生死之缚，有知的话，就是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对于色，不知、不明，不离欲贪，而心得不得解脱的话，则不能超越生死病死等怖畏。像这样的，对于受、想、行、识，也不知、不明、不离欲贪，而心得不得解脱的话，就不能超越生老病死等怖畏。

诸比丘们！如果对于色，能彻知、明了，能离开欲贪，而得心解脱的话，就能超越生老病死等怖畏。像如是的，如果对于受、想、行、识，也能彻知、明了、离开欲贪，而得心解脱的话，则能超越生老病死等怖畏」。

这时，诸比丘们，听佛的教示后，都欢喜而愿奉行。

七、于色喜乐经：本经叙述，如有爱着，就不得解脱，不爱着，就能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对于色，生起爱喜的话，则等于就是对于苦恼也会爱喜那样。对于苦恼会爱喜的话，则对于苦恼就不得解脱。像这样的，如果对于受、想、行、识，也会爱喜的话，则等于是爱喜苦恼。爱喜苦恼的话，则

对于苦恼就不得解脱。

诸比丘们！如果对于色，不爱喜的话，则不会喜爱苦恼。不喜爱苦恼的话，则对于苦恼会得解脱。像这样的，如果对于受、想、行、识，能不喜爱的话，则不会喜爱苦恼。不喜爱苦恼的话，则对于苦恼会得解脱」。

这时，诸比丘们，听佛的教示后，即欢喜而奉行。

摄颂如下：下面之偈颂，乃为古时集经之结颂。录十经为一偈，乃恐将来诵习之人忘误之故。

无常及苦空 非我正思惟 无知等四种 及于色喜乐

（上面诸经，可皈摄其启示为1.无常，2.苦，3.空，4.非我，5.正思惟，以及6.7.8.9.四种无知，和10.对于色阴等之喜乐的问题）。

一、乃包括第一之无常经，第二之苦经，第三之空经，第四之非我经。

二、为第五之正思惟经。

三、为第六之无知经。

四、为第七无知经。

五、是第八无知经。

六、是第九无知经。

七、为第十之于色喜乐经。

八、过去无常经：本经叙述观察过去、未来、现在等三世诸法之无常。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过去、未来之色，乃为无常，何况是现在之色，怎么不是无常呢？圣弟子们！如能作如是的观察的话，就会不回顾过去之色，也不会欣乐于未来之色，对于现在之色，会讨厌而欲离，会正向于灭尽之道。像这样的，那些过去、未来的受、想、行、识，也是无常，何况现在的识呢？（识为精神的综合作用，故包括受、想、行、识等之作用。以下同）。

圣弟子们！能作如是观察的话，就能不回顾过去之识，也会不欣乐未来之识，对于现在之识，会讨厌，会离欲，会正向于灭尽之道。如是这般，观察三世诸法为无常、苦、空、非我，也是同样！（依摄颂看，即苦为『过去苦经』，空为『过去空经』，非我为『过去非我经』。）

九、厌离经：本经叙述如正观五阴，就能厌离五阴，由之而至于果证。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色为无常，无常即会苦，苦即是非我，既为非我，即一切也就非我所有。能作如是的观察的话，就名叫做真实的正观。像如是，那些受、想、行、识，也是无常，无常即会为苦，既会苦，即非我，非我的话，就非我所有。像这样的观察，名叫真实观。圣弟子们！如能作如是的观察的话，就能厌离色，也能厌离受、想、行、识。由于厌离，就不会喜乐，由于不喜乐之故，就能得解脱。既解脱后，即真实之智会产生。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

所作已作，自知自己已绝对不会再受后有之身」。(解如前，以下同)

这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后，欢喜奉行！

十、解脱经：本经乃叙述正观者之解脱自在，由之而能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色为无常。无常即是苦，苦的就非我，非我即非我所有。像这样的观察，名叫真实之观。也像如是的观察那些受、想、行、识，也是无常。无常之故，就是苦，苦的就非我，非我之故，即非我所有。作如是的观察的话，就名叫真实的正观。圣弟子们：能作如是之观察的话，即对于色阴会得解脱，对于受、想、行、识等阴，也会得解脱。我会证说：你们如能作这种观察的话，必定会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

这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而去奉行！

十一、因缘经：本经叙述观察因缘，与因缘所生之法，均为是无常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色为无常。不管是因，或者是缘，能生诸色的那些因与缘，均为是无常（因乃对于特别之果而有力者，缘为其它一切条件。所谓正因、助缘是。诸色就是由于因与缘而生的物体）。

由于无常之因，与无常之缘所生的诸色，怎么会有常呢？像这样的，那些由于因缘所生的受、想、行、识，也是无常的。不管是因，不论是缘，能产生诸识的那些能生之因与缘，均为是无常。由于无常因与无常缘所生的诸识，怎么会有常呢？像这样的，诸比丘们！色为无常，受、想、行、识，也是无常。无常就是苦，苦则为非我，非我即是非我所有：圣弟子们！如能作如是的观察的话，则能厌离色，即能厌离受、想、行、识。会厌离五阴的人，就不会喜乐于五阴，不喜乐五阴的话，则能解脱。由于解脱，而能正知正见（解脱知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解脱知见为圣者生起实智之义。为五分法身之一——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

这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后，都欢喜奉行！

十二、因缘经：本经和前经同样，乃叙述因缘和因缘所生之法，均为是无常。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曾经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色乃是无常的。不管是其因，或者是其缘，能产

生诸色的，均为是无常。由于无常之因，和无常之缘所生的诸色，怎么会是有常呢？那些受、想、行、识，也是无常的。不管是其因，或者是其缘，能产生出诸识等阴的，都是无常。由于无常之因，和无常之缘所生的诸识等阴，怎么会有常呢？

像如是的，比丘们！色乃为无常，受、想、行、识，也是无常。无常的即是苦，苦的即非我，非我即为非我所有。能作如是的观察的话，名叫真实观。圣弟子们！如能如是观察的话，即对于色阴会解脱，对于受、想、行、识等阴，也会解脱。我会证说这种人必定会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

这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后，都欢喜奉行！

十三、味经：本经叙述对于五阴之味着之患。反之而如离开它的话，即得自证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曾经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假若众生对于色阴不味着（不缠绵享乐）的话，就不会污染于色阴（不被征伏）。然而由于众生对于色阴味着之故，则会被污染胶着。像如是的道理一样，众生如对于受、想、行、识不味着的话，则那些众生就不会染着于识等之阴。然而由于众生味着于受、想、行、识等阴之故，这些众生就会污染胶着于识等诸阴。

诸比丘们！假若色阴对于众生不会为祸患的话，那些众生就不应该会厌离色阴，然而由于色阴乃为众生之祸患之故（会生很多的毛病），那些众生就会厌离于色阴。像这道理一样，那些受、想、行、识等阴，如果不会为众生之祸患的话，则那些众生就不应该会厌离识等之阴。因为受、想、行、识等阴会为众生带来祸患之故，那些众生才会厌离于识等诸阴。

诸比丘们！如果色阴对于众生来说，乃绝对不能出离的话（不能脱离轮转），即那些众生就不应该欲出离于色阴。由于色阴对于众生有出离（得救）之故，那些众生才会想出离于色阴。像如是的道理那样，那些受、想、行、识等阴，如果对于众生并不会出离的机会的话，则那些众生就不应该欲出离于识等诸阴。由于受、想、行、识等阴对于众生有出离得救之故，那些众生才欲想出离于识等诸阴。

诸比丘们！假如我对于此五受阴（五取阴，新译为五取蕴）不能够如实而知（不能彻知真象），不知味着就是味着，祸患就是祸患，出离就是出离等真实之面的话，我就会在于诸天，或诸魔，或梵天，或沙门（勤息），或婆罗门（净裔，神职）等天人当中，不能解脱，不能超出，不能离开，而永恒的止住于颠倒当中，也不能独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佛果）。

诸比丘们！我乃如实而知道此五受阴之味着就是味着，祸患之祸患，出离之出离等真实之事之故，我能在于诸天、诸魔、梵天、沙门、婆罗门等天人众中，自证、得脱、得出、得离、得解脱结缚，而永恒的不免止住于颠倒当中。也能独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这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的教示后，都欢喜奉行。

十四、味经：本经和前经同样的叙述五阴之味着之患，离开之解脱证果等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曾经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于从前，对于色味，有求有行（享受色相一物质，而被团团转）。然而倘若对色味（被物质缠缚），有随顺之感觉的话（感染之到来），则对于此色味，曾用智慧，如实而彻见其利害关系。像这样的，对于受、想、行、识之味着（污染），也有求、有行。然而如果受、想、行、识之味着随顺觉（来感染）时，就会对于识等味着而用智慧去如实而彻见其真象。

诸比丘们！我曾经对于色患（由物质享受所带来的祸患）有求有行。然而假若色患随顺觉（来到）时，就为了克服色患，而用智慧，去如实而见。像这样的，对于受、想、行、识等患，也曾经有求有行。然而当识等患随顺觉（来染）之时，就会为了克服识等之患，而用智慧，如实而知见。

诸比丘们！我对于色离（物质享受，未能脱离），曾经有求有行。然而假若色离来到时（随顺觉，胶着），就为了克服色离而用智慧去如实而见。像这样的，在于受、想、行、识等离，也曾经有求有行。然而假若受、想、行、识等离，随顺觉之时，就为了要克服受、想、行、识等离，而用智慧去如实而见。

诸比丘们！我如果对于五受阴不能如实而知其味为味，患为患，离为离的话，我就会在于诸天、诸魔、梵天，或沙门、婆罗门等天人当中，不能解脱，不能越离，不能得出，而会永恒的止住于颠倒，而不能独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果）。

诸比丘们！我因为如实而知道五受阴之味就是味，患就是患，离就是离之故，我乃能在于诸天、诸魔、梵天，或沙门、婆罗门等天人当中，已脱、已离、已出，而永不止住于颠倒，而能独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这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摄颂如下：）

过去四种说 厌离及解脱 二种说因缘 味亦复二种

（过去四种经说——第1.过去无常，包括2.过去苦经，3.过去空经，4.过去非我经。第9为厌离经，第10为解脱经。第11和第12之二种，均说因缘经。第13和第14之二种，也是同为是味经）

十五、使经：本经叙述如被五阴结使的话，就会有束缚。如不放逸而精进的话，即得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曾经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到了佛陀的住处，来参诸佛陀。到后，礼佛，而将其头投在于佛的双足之间（五体投地之礼）。行礼如仪后，退坐在一边。他向佛表白说：「善哉！世尊！愿佛为我略说真理的纲要。我恭听后，当会独自在一个闲静的地方去静修，绝不会放逸。我精勤而修不放逸后，当会思惟出家的所以（因由目的）。会这样想：你这位善男子啊（自称为深信佛教的人）！你出家剃除须发，身穿袈裟，由于信施之家，而成为没有家庭可牵挂的出家人。乃为了彻底完成无上的清净的梵行，能在于现世真正的实现证悟的生活。所谓：我的生死已灭尽，清净的梵行已成立，所应作的都已作完，自己知道自己必定不会再受后有之身！」

这时，世尊嘉许那位比丘，而垂问说：「善哉！善哉！比丘啊！你是否直说如下之语吗？你说：『愿世尊为我略说法要。我恭听教训后，定会独住于一闲静的地方

去精修，而不敢怠慢。乃至修到自知不会再受后有之身为止。』你是否这样的向我说过的吗？」那位比丘仰白佛说：「是的，世尊！」佛陀告诉比丘说：「你要专一精神的听！要认真的听！听后要善思念（也就是要用功去思考所闻的真义）。我当会为你讲说」。佛陀接着说：「比丘啊！如果随着使（缠缚），而被驱使身心的话，就会随着此缠缚之使而死！假如随使而死的话，就会被取（因执着胶固性之故，会追逐在生死轮回中）所系缚。比丘啊！如果不随着结使（烦恼），不被其驱使身心的话，就不会随着使缚而死。不随使而死的话，即对于取（执取）定会解脱！」比丘听后，回禀佛说：「知己！世尊！知己！善逝！」（我已了解个中的奥义了，世尊！善逝也是佛陀）。

佛陀就告诉该比丘说：「你是怎样的对于我所略说之法当中，广解（深知）其奥义呢？」（叫他表白其了解的程度）。那位比丘仰白佛说：「世尊！如果色随着使缚，而被驱使的话，色就会随着使缚而死。随着使缚而被驱使，而随着使缚而死的人，就会被取所缚结。像这样的，那些受、想、行、识等，如随着其使而被驱使的话，就会随着使缚而死。随着使缚而被驱使，而随着使缚而死的人，就会被执取所缚。世尊！如果色不随使缚而被驱使，就不会随使缚而死。不随使缚而被驱使，不随着使缚而死的人，则对于取着会得到解脱。像这样的，那些受、想、行、识等，如果不随着使缚而被驱使的话，就不会随着使缚而死。不随使缚而被驱使，而不随着使缚而死的人，则对于取着会得到解脱。像这样的，我乃在于世尊略说之法当中，广解其奥义！」

佛陀告诉比丘说：「善哉！善哉！你这位比丘！能在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所以的缘故为何呢？（为甚么会嘉许你呢？）因为色若随着使缚而被驱使的话，就会随着使缚而死。如果这样的随着使缚而被驱使，而随使缚而死的话，就会被取着所系缚。像这样的，那些受、想、行、识等，如果随着使缚而被驱使的话，就会随着使缚而死。随着使缚而被驱使，而随着使缚而死的人，就会被取着所系缚。比丘啊！色如果不随着使缚而被驱使的话，就不会随着使缚而死。不随着使缚而被驱使，而不随着使缚而死的话，就对于取着会得到解脱。像这样的，那些受、想、行、识，如果不随着使缚而被驱使的话，就不会随着使缚而死。不随着使缚而被驱使，而不随着使缚而死的人，就对于执取会得解脱」。

这时，那位比丘听佛之启示后，心里觉得非常的欢喜，就礼谢佛陀后，退出现场，而独自在于静处，去精勤修习，止住于不放逸里。他精勤修持学习，安住于不放逸里后，则思惟其成就的理由。所谓：善男子（自称），出家而剃除须发，身穿法服（袈裟），由信施之家，而成为无家庭牵挂的出家人。乃至（中略，义如上），自己知道已不受后有之身！」（已解脱生死）。

那时，那位比丘，就成为阿罗汉（应。已合于受人天之供养的条件之圣者。已超生死的果位）

十六、增诸数经：本经叙述如被结使的话，就会增诸数一数取趣一众生，也就是会增轮回之次数。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来诣佛所。他所问之事，和上面之经文同。所不同的就是：「如果随着使缚而被驱使，而随着使缚而死的人，就会增诸数（数为数取趣，也就

是众生，可说就是轮转）。假如不随着使缚，不被驱使，而不随着使缚而死的话，此人就不会再增诸数（不轮转于生死为众生）了。」

佛陀告诉这位比丘说：「你是怎样在我略说法中，去广解其义呢（垂问其了解的始末与程度）？」这时那位比丘回答佛说：「世尊！假若色，随着使缚而被驱使的话，就会随着使缚而死。随着使缚而被驱使，而随着使缚而死的话，就会增诸数取趣（一再的受众生之身）。像这样的道理，那些受、想、行、识如果随着使缚而被驱使的话，就会随着使缚而死。随着使缚而被驱使，而随着使缚而死的人，就会增加诸数取趣。世尊！假若色不随着使缚，而不被驱使的话，就不会随着使缚而死。不随着使缚，不被驱使，而不随着使缚而死的人，就不会再增诸数取趣。像这样的，那些受、想、行、识，若不随着使缚，而被驱使的话，就不会随着使缚而死。不随着使缚，而被驱使，而不随着使缚而死的人，就不会增加诸数取趣。我就是这样的了解的。世尊！我对于世尊您的略说法中，乃这样的广解其义！」

如是这般，这位比丘，乃至得到阿罗汉果，其心得解脱！

十七、非我经：本经乃叙述怎样去体认五阴并没有实我，和我所。

像这样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曾经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由其座位站起，偏露其右肩之肉（本为奉侍长者之礼。为期应其命而働的动作。所谓将袈裟被在左肩上，而袒露右肩之仪）。他合起其双掌（表示一心服从之仪），仰白佛说：「善哉！世尊！愿世尊能为我略说法要。我如听法后，当会独自一人，在于静处去专精思惟。会安住在于不放逸里。为甚么呢？所谓：善男子出家而剃除须发，身穿袈裟，由信施之家，而成为无家庭牵挂的出家学道之人，乃为了究竟无上的梵行。对于现法，期望自身能作证悟。所谓：我的生死已尽，清净的梵行已成立，所作的都已作完，自己知道已经没有后有之身！」

这时，世尊对于那位比丘说：「善哉！善哉！你能发心说此话。你说：『愿世尊为我略说法要。你说你会在世尊略说法要当中，广解其义。当会独自在于一静处，去专精思惟，会安住于不放逸里，乃至修持到达自知不受后有为止』。你说这些话吗？」比丘回答说：「如是，世尊！」佛陀告诉比丘说：「你要谛听！谛听后，要善念它，当

会为你讲说。比丘啊！如果非你所应之法（如非我，而认为是我等事）的话，就应该赶快把它断除！能断除那些非法的人，就能以正义而能饶益，无明的长夜就会灭除，而会得到安乐！」这时那位比丘仰白佛说：「我已知道了，世尊！我已了知了，善逝！」

佛陀告诉比丘说：「你是怎样的在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呢？」比丘仰白佛说：「世尊！色乃非我所有之故，应该赶快的把它断除。受、想、行、识，也非我所有故，应该要赶快把它断除。要以正义去饶益，就能消灭无明的长夜，而得安乐。因此之故，世尊！我在于世尊的略说法中，就是这样的去广解其义」。佛陀说：「善哉！善哉！比丘啊！你能在于我的略说法当中，这样的广解其义。所以的缘故为何呢？（为甚么会嘉许你呢？）因为色，确实非你所应之法（非法），故应该要赶快把它断除。像这样的，那些受、想、行、识，也非你所应之法（非法），故宜速于断除。断除这些不对之法后，就能以正义而饶益，就能使无明的长夜破灭，而得安乐。」

这时，那位比丘听佛所说后，心理生起很大的欢喜，就礼谢佛陀，而退出现场。

后，独自一人在静闲之处，去精勤修习，安住于不放逸里。他这样的精勤修习而安住于不放逸后，也思惟其出家的因由与目的。他自我这样的思惟：善男子啊！你出家而剃除须发，身穿袈裟。由于正信而非有俗家的出家人，乃至修习到自知已不受后有之身！」

那位比丘，于此时，就因此而终于成就阿罗汉果，而心得解脱！

十八、非彼经：本经乃叙述五阴非我，也非我所应，也非余人所应，故宜速于断除。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曾经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从坐位站起，偏袒着他的右肩，向佛行礼后，退住在一边，而仰白佛陀说：「善哉！世尊！愿佛为我略说法要。我恭听后，当会独自在于一静处，去专精思惟，会住于不放逸里，乃至达到自知不受后有之身为止！」佛陀告诉比丘说：「善哉！善哉！你说如是之语！你是说：『愿世尊为我略说法要，我恭闻后，当会独自在于一静处，去专精思惟，去止住于不放逸里，乃至能达到自己不受后有之身为止等语吗？』这时，那位比丘回答佛陀而说：「如是，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说：「谛听！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当会为你讲说！如果非你所应，也非其它之人所应的，这种法，就应该赶快把它断除。断除此种非正法后，要用正义去饶益，就能使无明的长夜破灭而得安乐！」这时那位比丘仰白佛说：「我已知道了，世尊！我已了知了，善逝！」佛陀告诉比丘说：「你是怎样的在我略说法中，去广解其义的呢？」

比丘仰白佛说：「世尊！色乃非我，亦非我所应之法，同时也不是其它之人所应之法。此法应该赶快把它除断。断除此法后，以正义饶益，就能将无明的长夜破灭而得安乐。像这样的，那些受、想、行、识，也非我，也非我所应之法，同时也不是其它之人所应之法，应该要赶快把它除断。断除这些法后，以正义饶益，就能破灭无明的长夜，而得安乐。因此之故，也就是这样的了解之故，我在于如来的略说法中，广解其义」。

佛陀告诉比丘说：「善哉！善哉！我问你到底怎样在我略说法当中，去广解其义？其所以的缘故为何呢？（也就是要问出其了解的程度）。比丘啊！你能知道色乃非我，是非我所应之法，也非其它之人所应之法。此法应该要赶快把它断除。除断此法后，以正义饶益，就能破除无明的长夜，而得安乐。像这样的，你也了解那些受、想、行、识，乃是是非我，是非我所应之法，也非其它之人所应之法，故此法应该赶快把它断除，断除此法后，以正义饶益，就能破灭无明的长夜，而得安乐（因此，值得嘉许）。」这时那位比丘听佛所说后，心大欢喜，就礼谢佛后，退出现场，而独自在一静处去精勤修习，安住于不放逸里，乃至修持到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那时（后来），那位比丘，心得解脱，成为阿罗汉。

十九、结系经：本经乃叙述五阴被欲结所缚系，故应断除其结缚。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曾经听闻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从他的座位站起，向佛行礼如仪后，仰白佛陀说：「世尊！愿您为我略说法要。我若听法受教后，当会在于一个寂静的地方，去专一精神而作思惟，会安住于不放逸里。安止于不放逸后，会作如下的思惟：「你这位善男子（自称）！由于正信之家庭，而非有家庭牵挂之出家人。乃至修行而到了自知不受后有之身为止！」这时世尊告诉那位比丘说：「善哉！善哉！你今作此言！你说：『善哉！世尊！愿世尊为我略说法要』。你说你：「听法后，当会独自一人，住于静处，去专精思惟。会安住在于不放逸里，乃至修持到自知不受后有之身为止。」你所说的是这样吗？」比丘回答说：「如是！世尊！」佛陀告诉比丘说：「谛听！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我当会为你讲说。」佛陀于是对那位比丘略说而说：「比丘啊！被结（烦恼）所系缚之法，应该要赶快把它除断。断除此法后，以正义饶益，就能破灭无明的长夜，而得安乐！」这时那位比丘听后，回禀佛陀说：「我已知道了，世尊！我已了知了，善逝！」

佛陀告诉比丘说：「你是怎样的在我略说法中，去广解其义呢？」比丘回答说：「世尊！色就是结缚所系之法。既为结缚所系，就应赶快把它断灭。断除此法后，以正义饶益，就能破除无明的长夜，而得安乐。像这样的认为那些受、想、行、识，也是结缚所系之法。既为结缚所系，就应赶快把它除断。断除此法后，以正义饶益，就能破除无明的长夜，而得安乐。因此之故，我在于世尊略说法中，广解其义」。

佛陀告诉那位比丘说：「善哉！善哉！你能在于我的略说法中，广解其义。所以的缘故为何呢？（为甚么我会嘉许你呢？）你能了解色就是结缚所系之法，知道因之而应把此法赶快除断。断除此法后，以正义饶益，就能破灭无明的长夜，而得安乐。像这样的认为受、想、行、识也是结缚所系之法，故知此法也应赶快把它除灭。断除此法后，以正义饶益，就能破灭无明的长夜，而得安乐（因此之故，值得称叹！）」。

这时，那位比丘，听佛所说后，心大欢喜，礼谢佛陀，退出现场后，就独自一人住于静处，去专精思惟，安住在于不放逸里。乃至修持得证，心得解脱，而成就阿罗汉果。

二十 深经：本经只存其名。显示为有一部经名叫深经，然而摄颂里，并不提到。

『深经』也是作如是之说（提示和上面之结缚经同样之经说，另有深经之名之经）。

二十一 动摇经：本经叙述对于五阴，应除其动摇，也就是对于五阴应不动摇。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由座而起，向佛行礼后，仰白佛陀而说：「世尊！请为我略说法要。我听法后，当会独在于一静处，去专一精神的思惟，会止住于不放逸里。住于不放逸后，会思惟所以的因由：善男子啊！（自称）我自正信之家，而至于非家之出家，乃至用功修持，到了自己已知道不受后有之身。」

这时，世尊告诉那位比丘说：「善哉！善哉！你现在能作这些话：『善哉！世尊！请为我略说法要。我听法后，当会独自住于静处，去专精思惟。会止住于不放逸，乃

至精修而到达自知不受后有』。你是否讲这些话吗？」那位比丘回答说：「如是，世尊！」佛陀就告诉那位比丘说：「谛听！谛听！听后要好好的思念其真义，当会为你讲

说！比丘啊！如果动摇时，就会被魔所缚。假如不动的话，就会解脱波旬（恶魔）」。

比丘仰白佛说：「我已知道了，世尊！已了知了，善逝！」

佛陀告诉比丘说：「你是怎样的在我的略说法当中，去广解其义呢？」（垂问了解的程度）。比丘回答说：「世尊！色阴如果动摇时，就会被魔所缚。假若不动的话，就能解脱波旬之缚。像这样的，那些受想行识等阴，如果动摇时，就会被魔所缚。倘若不动的话，就能解脱波旬之缚。我知道这真义之故，能在世尊您略说法要当中，广解其义」。

佛陀告诉比丘说：「善哉！善哉！你能在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我为甚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已了解对于色若动摇时，就会被魔所缚，假如能够不动的话，就能解脱波旬之缚。像这样的，也了知受想行识等，假如被动摇时，就会被魔所缚，倘若不动的话，就能解脱波旬（恶魔）之缚。」

这位比丘，乃至修持而达到自知不受后有之身，而心得解脱，而成就阿罗汉。

廿二、劫波所问经：本经叙述佛陀应劫波比丘所问，而说明心善解脱之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曾经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名叫劫波（时节，比丘名），他曾诣诸佛所，把头面投礼在佛足（五体投地），然后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陀说：「如世尊之启示，即当一位比丘的，必须将心善予解脱！世尊！要怎样做，一位比丘方能将心得善解脱呢？」这时世尊告诉劫波比丘说：「善哉！善哉！你善能谘问如来，有关于心善解脱的问题。善哉！劫波啊！你要仔细的听！谛听后，要善思念其真义！当会为你讲说。劫波啊！应当要观察而知道诸有之色。不管是过去，或未来，或现在。或者是内，或者是外。或者是粗，或者是细。或者是好，或者是丑。或者是远，或者是近。要观察这些一切的一切，均为是无常的。如果真正（正确）的观察这些为无常（彻知）的话，即对于色爱（执迷色相）就会解除，色爱解除后，其心就会善于解脱！也像如是的去观察受、想、行、识：不管是过去，不论是未来，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内，或者是外。或者是粗，或者是细。或者是好，或者是丑。或者是远，或者是近。这些一切的一切，都观察而知为无常。如果正确的观察为无常后，即识爱（心里执着——我执）就会解除。识爱如果解除后，我就会说是心的善解脱！劫波啊！像这种心善解脱的比丘，如来会说他名叫心善解脱的人。为甚么呢？因为他的爱欲已断除之故。爱欲断除的人，如来就会为他名叫心的善解脱」。这时劫波比丘，听佛的启示后，心大欢喜，他礼谢佛陀后，退出现场。劫波比丘领受佛陀的教诲后，就独自一人在闲静的地方，去专精思惟其中的奥义，都安住于不放逸里。乃至精修到了自知已不再受后有之身，其心已善于解脱，而成就阿罗汉果。

廿三、罗睺罗所问经：本经叙述佛陀和罗睺罗就有关于内外一切无我无系等正智的问答。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摩揭陀国的首都）的迦兰陀竹园（竹林精舍，为天下第一寺，是迦兰陀长者所献之园，由频婆娑罗王兴建）。

这时尊者罗睺罗（覆障，佛未出家时之子，后被佛度为沙弥、比丘）往诣佛所，行礼如仪后，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陀说：「世尊！到底要怎么样，而能得知，而能得见——我此识身，以及外面的境界之一切相（所谓身内身外的一切），能使其为没有我、我所见、我慢，以及不为结使所系着呢？（认为常、一、主宰就是我，一切为我所有，我所作就是我所见，认为自己为尊胜、自大就是我慢，被贪瞋痴慢疑所驱使，就是使）。

佛陀告诉罗睺罗说：「善哉！善哉！你善能谘问如来：『怎么知？怎么见？我这个识身，以及外面的境界，所有的一切相，要怎么做才能使其没有我见，没有我所见，没有我慢，不会被驱使？怎样才能不会被系着？』你所问的就是这些吗？」罗睺罗回答佛陀说：「如是！世尊！」佛告罗睺罗说：「善哉！你要谛听！谛听后，要善思念其真义，我当会为你讲说。罗睺罗啊！你要观察不管是甚么色体，无论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内，或者是外，或者是粗，或者是细，或者是好，或者是丑，或者是远，或者是近，这些一切的一切，均为是非我、不异我、不相在（不是我，不是他之我，不是此他两者相结合之我）。像这样的依平等慧去正观察（以正慧如实而观）。也像这样的去观察受想行识——不管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内，或者是外，或者是粗，或者是细，或者是好，或者是丑，或者是远，或者是近，这些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不异

我（不是他之我）、不相在（不是此他两者相结合之我）。像这样的以平等慧去如实而观察。像如是的，罗睺罗！一位比丘应如是而知，如是而见。一切都如是而知，如是而见的话，就能对于此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都了知为并没有我，没有我所见，没有我慢，不会有使缚等之系着。罗睺罗啊！当比丘的，如果能够这样的对于此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知见为没有我，没有我所见，没有我慢，没有被使缚所系着的话，即此比丘就名叫做断爱欲。会辗转弃掉诸结（烦恼），会正无间等（了达，不被惑业有所间隔），而能究竟解脱苦边（六道轮回之苦已没有）」！

这时罗睺罗听佛所说后，内心非常的欢喜，他愿奉行佛的教言！

廿四、罗睺罗所问经：本经叙述的内容和前经同，然而主客即有异。

像这样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曾经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世尊曾经告诉罗睺罗说：「比丘啊！要怎样的去了知，怎样的彻见我的此识身，以及身外的境界的一切的一切之相，能够使其为无我、无我所见，无我慢，无有使缚之系着呢？」罗睺罗回答说：「世尊乃为法主（佛陀为法之王者、大师），是导师，是覆护的觉者。善哉！世尊！愿为诸比丘们演说此义。诸比丘们听闻后，当会受持奉行！」

佛陀告诉罗睺罗说：「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真义。我当会为你讲说」。罗睺罗仰白佛说：「唯然！受教（愿接受教训）」。

佛陀告诉罗睺罗说：「应当观察诸所有之色。不管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内，或者是外，或者是粗，或者是细，或者是好，或者是丑，或者是远，或者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不异我（不是他之我）、不相在（不是此他两者相结合之我）。像这样的以平等慧去如实而观察。也像这样的观察受想行识。

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不论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像这样的以平等慧去如实的观察。当比丘的，应这样而知，这样而见我此识身，以及外的境界之一切之相，均无有我，无有我所见，无有我慢，无有使，无有系着！罗睺罗啊！当一位比丘，如能如是的观察此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为无有我，无有我所见，没有我慢，没有使，没有系着的话，就能超越疑心，能远离诸相，能寂静而解脱。这叫做比丘之断除爱欲，转弃诸结，正无间等（不被烦恼所间隔，也就是正断烦恼），而究竟苦边（超越六道轮回）」。

这时，罗睺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摄颂如下：

使增诸数 非我非彼 结系动摇 劫波所问

亦罗睺罗 所问二经

（使经、增诸数经，非我经、非彼经，结系经、动摇经，劫波所问经，也和罗睺罗所问经同样的有二经）。

（劫波所问经缺一，而只有列名之一深经，故仍为十经）。

廿五、多闻经：本经叙述由于闻持经法，厌离五阴，而能无执着，而能得真生，才是多闻。不是所谓博学多智。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曾经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来诣佛所，行礼如仪后，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说：「如世尊您所谓的多闻，到底是以甚么为原则，为之多闻的呢？」佛陀告诉那位比丘说：「善哉！善哉！你现在问我有关于多闻的真义吗？」比丘回答说：「唯然（是的！）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说：「你要谛听！然后要善思其义。当会为你讲说。比丘啊！你应该知道！如果听闻后，对于色会生厌，会离欲，会灭尽，会为寂静之法的话，就名叫做多闻。像这样的，听闻后，对于受想行识，也会生厌，也会离欲，也会灭尽而为寂静之法的话，就名叫做多闻。比丘啊！这就是名叫做如来所说的多闻」。

这时，那位比丘，听佛所说的教义后，非常的欢喜而踊跃，就礼谢佛陀，然后离去。

廿六、善说法经：本经叙述一位法师应该讲说对于五阴生厌，而得寂静，不是多说多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来诣佛陀，头面接礼佛陀，然后退住在一边。他向佛请教说：「如世尊您所谓的法师，到底是怎样，才能名叫做法师呢？」佛陀告诉比丘说：「善哉！善哉！你现在想知道如来所说的法师之真义吗？」那位比丘回答说：「唯然，世尊！」佛陀告诉那位比丘说：「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惟其义，我当会为你讲说。」

佛陀接着就告诉那位比丘说：「假如对于色，叫人须要生厌，须要离欲，而演说灭尽寂静之法的人，就名叫做法师。如果对于受想行识，也叫人须生厌，也叫人离欲，而演说灭尽寂静之法的话，此人就名叫做法师，这就是名叫如来所说的法师」。

这时，那位比丘，听佛所说后，非常的欢喜而踊跃，就礼谢佛陀后，离去。

廿七、向法经：本经叙述向于厌离、离欲、灭尽，为之向法，也就是观察五阴是苦、无常，而应向于真理。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来诣佛所，行礼如仪后，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陀说：「如世尊所说的法次法向，到底怎样叫做法次法向呢？」（向法的次第，也就是怎样才是向法迈进之意）。

佛陀告诉比丘说：「善哉！善哉！你现在是否想知道法次法向吗？」比丘回答说：「唯然！世尊！」

佛陀告诉该比丘说：「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其义。当会为你讲说。比丘啊！对于色，向于厌，向于离欲，向于灭尽迈进，就为之法次法向。像这样的，对于受想行识，向于厌，向于离欲，向于灭尽，就名叫做法次法向。」

这时，那位比丘，听佛所说后，欢喜踊跃，礼谢佛陀后，离开现场。

廿八、涅槃经：本经叙述对于五阴厌离、离欲、灭尽者，即会见法性而得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来诣佛所，行礼如仪后，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陀说：「世尊！如世尊您所说的得到见法而涅槃。到底一位比丘，要怎样才能得到见法，而达到涅槃呢？」佛陀告诉比丘说：「善哉！善哉！你现在想知道见法得涅槃的道理吗？」那位比丘回禀说：「唯然！世尊！」佛陀告诉比丘说：「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其义，当会为你讲说。」

佛陀于是告诉那位比丘说：「对于色，生厌、离欲，而灭尽，而不起诸漏（烦恼），而心正，而解脱的话，就名叫做比丘之见法性、得涅槃。像这样的，对于受想行识，也生厌、离欲、灭尽，而不起诸漏，而心正，而解脱的话，就名叫做比丘之见法性、得涅槃（现生得解脱寂静）。

这时，那位比丘听佛所说，踊跃欢喜，作礼而去。

廿九、三蜜离提问说法师经：本经叙述三蜜离提比丘间『说法师』之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名叫三蜜离提，来到佛所，行礼如仪后，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说：「如世尊您所说的说法师，到底怎样名叫说法师呢？」佛陀告诉比丘说：「你现在想知道说法师之义吗？」比丘回答说：「唯然！世尊！」

佛陀告诉该比丘说：「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其义。当会为你讲说。如果一位比丘，对于色，演说须生厌，须离欲、灭尽的话，就名叫做说法师。像这样的，对于受想行识，也同样的叫人要生厌，要离欲，要灭尽，如这样的讲说的话，就名叫做说法师。」

这时三蜜比丘，听佛所说，欢喜踊跃，礼谢佛陀后，离开现场。

摄颂如下：

多闻善说法 向法及涅槃 三蜜离提问 云何说法师

（多闻经、善说法经。向法经，以及涅槃经。和三蜜离提比丘所诘问的：甚么叫做说法师经。）

三十、输屡那经：本经叙述舍利弗对于输屡那阐说五阴之无常、变易、不安隐等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竹林精舍）。那个时候，尊者舍利弗（鹞子，智慧第一），乃在于耆闍崛山中（灵鹫山）。

这时，有一位长者子，名叫输屡那，他每天都在游行，都到处去参访。有一次，游行到耆闍崛山，去参诣舍利弗尊者。他向舍利弗问讯，说一些有关于起居安好的客套话后，退坐在一边。然后向舍利弗诘问说：「假若诸位沙门、婆罗门，对于无常之色，会变易、会不安隐之色，而说它乃为『我胜、我相等、我劣』等事，而为甚么缘故，沙门、婆罗门，会作如是之想，而不见真实之相呢？假若沙门、婆罗门，对于无常变易，不安隐的受想行识，也说：『我胜、我相等、我劣』，而为甚么缘故，沙门、婆罗门会作如是之想，而不见真实之相呢？假若沙门、婆罗门，对于无常之色，不安隐之色，会变易之色，而说：『我胜、我等、我劣』的话，这到底是被甚么所计（推理想象），而不能见到真实之相呢？对于无常、变易、不安隐之受想行识，也说：『我胜、我等、我劣』，这到底是被甚么思想所牵制，而推想出来，而不能见到真实之相呢？」

舍利弗说：「输屡那！于汝意云何（你的意见怎样）？色到底是常呢？或者为无常呢？」输屡那回答说：「是无常的！」舍利弗说：「输屡那啊！如果为无常的话，是不是苦的呢？」回答说：「是苦的！」舍利弗说：「输屡那啊！如果是无常，是苦的话，就是有变易之法。你的意见如何？当一位圣弟子的人，会在于此里面，见色是我，是异我（是他之我），或见为是彼此相在的吗？」（是此他两者相结合之我吗？）回答说：「不会的！」舍利弗说：「输屡那！你的意见如何呢？受想行识为常的呢？或者为无常的呢？」回答说：「是无常的！」舍利弗说：「如果是无常，那么，是否为苦呢？」回答说：「是苦的！」舍利弗说：「输屡那啊！如果识是无常，是苦的话，就是会变易之法。你的意见如何呢？一位圣弟子，会在这道理当中，去认为识为我、为异我（是他之我）、为彼此相在（是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的吗？」回答说：「不会的！镇！」

舍利弗说：「因此之故，输屡那啊！你要知道！不管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这

些一切色，均为不是我，不是异我（不是他之我），不是相在之我（不是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这叫做如实而知。像如是的，不管那些受想行识之过去，或者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识等，均为不是我，不异我，不相在之我。这就名叫如实而知！输屡那啊！像如是的，对于色受想行识之五阴，生厌、离欲、解脱、解脱知见的话，则为：我的生灭已尽，梵行已成立，所应作的都已作完，自知不会再受后有之身！」

这时舍利弗，说此经教后，那位长者子—输屡那，即远尘离垢，而得法眼清静（了解真理）。这时长者子输屡那，见法、得法，不由于他人之力，能在正法之中得到无所畏！于是从座而起，偏露着他的右肩（表示诚敬），跪在地上（胡跪，右膝着地），合起双掌，而仰白舍利弗说：「我现在已得度，我从今天，皈依于佛，皈依于法，皈依于僧，愿当为优婆塞（在家学佛的虔诚信徒）。愿从今天起，尽有寿命止，都清静而皈依三宝！」

这时，长者子输屡那，听舍利弗之教说而皈依后，非常的欢喜而踊跃，而向舍利弗作礼后，离开该处。

卅一、输屡那经：本经乃叙述如对于五阴，及其集、灭、灭道迹，能如实而知，则得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同时尊者舍利弗，乃在于耆闍崛山中。

这时，有一位长者子，名叫输屡那，每日都到处去游行参访。有一次，到达耆闍崛山，去拜访舍利弗。到后，行礼如仪，而退坐在一边。这时舍利弗对于输屡那说：「如果沙门、婆罗门，对于色，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色之集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色之灭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色之灭道迹（色之灭道，道谛），不能如实而知，因此之故，输屡那啊！应当要知道！这种沙门、婆罗门，乃不能堪以断除色！像这样的沙门、婆罗门，对于受想行识，也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识集也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识灭也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识灭道迹，也不能如实而知，因此之故，不能堪以灭断识！输屡那啊！假如沙门、婆罗门，对于色，能如实而知，对于色集，能如实而知，对于色灭，能如实而知，对于色灭道迹，能如实而知，因此之故，输屡那啊！应当要知道！此沙门、婆罗门，乃堪能断除色。如是这般，输屡那啊！如果沙门、婆罗门，对于受想行识，能如实而知道识等，如实而知道识等之集，如实而知道识等之灭，如实而知道识等之灭道迹，由此之故，输屡那啊！当知此沙门、婆罗门，乃堪能断灭受想行识」。舍利弗的启示还不完，舍利弗说：

「输屡那啊！你的意见如何呢？色到底是常呢？或者是无常呢？」输屡那回答说：「色乃为无常的！」舍利弗又问：「如果是无常的话，是苦的吗？」输屡那回答说：「是苦的！」舍利弗说：「如果色为无常、是苦的话，就是有变易之法。那么，圣弟子宁愿在此无常、苦、变易之法中，认见色为我、异我（他之我）、彼此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的吗？」输屡那回答说：「弗也！」（不会的）。舍利弗说：「输屡那啊！那么，受想行识是常呢？是无常呢？」回答说：「为无常的！」舍利弗又问而说：「如果是无常的话，是不是苦呢？」回答说：「是苦的！」舍利弗又问说：「如果是无常，是苦的话，就是有变易之法。圣弟子宁愿在此当中，见识是我，是异我，是彼此相在的吗？」回答说：「弗也！」

舍利弗说：「输屡那啊！应该要知道！所谓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对于一切色都

认为不是我，不是异我，不是彼此相在，这叫做如实而知！输屡那啊！一位圣弟子，乃对于色，而生厌，而离欲，就会解脱，就会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像这样的，那些受、想、行、识，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识，均不是我，不是异我，不是彼此相在。这叫做如实而知。输屡那啊！一位圣弟子，对于识，能生厌，能离欲，而解脱的话，就能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

这时，输屡那听舍利弗所说的教义后，非常的欢喜而踊跃，就礼谢舍利弗，然后离开现场。

卅二、输屡那经：本经叙述如实而知色昧、色患、色离，乃至识昧、识患、识离等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同时舍利弗尊者，乃住在于耆闍崛山。

那时，有一位长者子，名叫输屡那，每天都过着游行的生活。有一次，曾到耆闍崛山，去参诣舍利弗，行礼如仪后，就退住在一边。这时舍利弗告诉输屡那说：「如果沙门、婆罗门，对于色，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色集，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色灭，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色味，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色患，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色离，不能如实而知，则因此之故，就不能堪以超越于色。如果沙门、婆罗门，对于受想行识，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识集，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识灭，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识味，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识患，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识离，不能如实而知，则因此之故，这种沙门、婆罗门，就不能堪以超越于识等之阴。假如沙门、婆罗门，对于色、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能够如实而知的话，则这种沙门、婆罗门，就能堪以超越于色。如果沙门、婆罗门，对于受想行识、识集、识灭、识味、识患、识离，能够如实而知的话，则这种沙门、婆罗门，就能堪以超越于识。输屡那啊！你的意见如何呢？色乃为常呢？或者为无常呢？」输屡那回答说：「是无常的！」舍利弗说：「无常的话，是不是苦的呢？」回答说：「是苦的！」舍利弗说：「输屡那啊！如果色为无常，为苦的话，就是变易之法。一位圣弟子，在此当中，宁愿为有我？为异我？为彼此相在吗？」回答说：「弗也！」舍利弗说：「输屡那啊！你的意见如何呢？像如是，那些受、想、行、识，为常

呢？为无常呢？」回答说：「为无常！」舍利弗说：「如果是无常的话，是不是苦的吗？」回答说：「是苦的！」舍利弗说：「输屡那啊！如果是无常，是苦的话，就是有变易之法。一位圣弟子，在此当中，宁可认为是我、是异我（他之我）、是彼此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之我）的吗？」回答说：「弗也！」

舍利弗说：「输屡那啊！应当要知道！此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对于一切色，均认为不是我，不异我，不是彼此相在。这叫做如实而知。输屡那啊！这些受想行识，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对于一切识，都认为不是我，不是异我（不是他之我），不是彼此相在（不是此他两者相结合之我）。这叫做如实而知。

输屡那啊！圣弟子对于此五受阴，正观为非我、非我所，像如是的正观，则对于诸世间，无所摄受，没有摄受的话，就没有所著，无所著的人，自会得到涅槃。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会一再的受着后有之身。」

这时，长者子输屡那，听闻舍利弗所说之教言，乃非常的欢喜踊跃，礼谢后，

离开该处。

杂阿含经卷第一完

杂阿含经卷第二

卅三、非我经：本经叙述五阴为非我等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色乃非是我！如果色是我的话，就不应该在于色当中会有病苦之发生。也不应于色，欲使其如是，或不使其如是。由于色，无我之故，在于色阴里，才会有病、有苦之发生。亦能得在于色阴，欲使其如是，或不使其如是。受想行识等阴，也是如是。比丘们！你们的意见如何呢？色阴到底是为常呢？或为无常呢？」比丘们仰白佛说：「色阴乃为无常的，世尊！」佛陀说：「比丘们！若无常的话，这到底是苦与否呢？」比丘回答佛陀说：「是苦啊！世尊！」佛陀说：「如果是无常、苦的话，乃就是变易之法。多闻的圣弟子，宁在于此当中，见为有我、异我（他之我）、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吗？」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说：「受想行识等阴，也是如是的。因此之故，比丘们！诸所有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不异我（不是他之我）、不相在（不是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像如是的观察那些受想行识等阴，也是如是。比丘们！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此五受阴，应认为非我、非我所，要这样的如实而观察。如实而观察后，对于诸世间，都无所取。无所取之故，就没有所执着，无所著之故，就会自觉而证涅槃。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卅四、五比丘经：本经叙述佛陀在鹿野苑为五比丘说五阴非我。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捺国（江绕，在恒河流域而得名）的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这时，世尊告诉五位比丘们说：「色乃非有我（非是我）。如果色有我的话，在于此色阴里，不应该会有病苦之发生。也不得对于色，欲使其如是，或不使其如是。由于色没有我之故，在于色里，会有病、有苦之发生。也得对于色，欲使其如是，或不使其如是。受想行识，也是同样的道理。比丘啊！你们的意见如何呢？色到底是常呢？或者是无常呢？」五比丘们白佛说：「是无常啊！世尊！」佛陀说：「比丘们！如

果是无常的话，是不是苦呢？」比丘们回答说：「是苦啊！世尊！」佛陀说：「比丘们！如果是无常，是苦的话，就是变易之法。多闻的圣弟子们，宁得在此当中，知见为是我、异我（是他之我）、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之我）吗？」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佛陀说：「受想行识，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之故，比丘们：要知道！诸所有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这些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非我所有，要这样的如实而观察！受想行识，也是同样的道理。比丘们！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此五受阴，要知见为非

我、非我所有，要如是的观察，对于世间的一切，均没有所取、无所取之故，就没有有所著，无所著之故，自会觉证涅槃。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佛说此经后，诸位五比丘们，就不再生诸漏，其心已得解脱！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卅五、三正士经：本经乃叙述佛陀为三正士说色等之无常变易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支提（制多，积聚，灵庙）的竹园精舍。

这时有三位正士，刚出家不久。他们就是所谓阿律陀尊者（阿那律，天眼第一），难提尊者（乞食耐辱，不避寒暑第一），金毗罗尊者（专意念道第一）。这时世尊知道他们内心所思念之事，就为他们教诫而说：「比丘们！此心、此意、此识（均为心之异名），应当要思惟此，莫思惟此（当思惟此五阴是无常，是变易之法，莫思惟此五阴是常、不变易、正住）。要断此欲缚，要断此色之有、要身作证，要具足而安住。比丘们！色，或者是常，而不变易，而能正住的吗？」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又对比丘们说：「善哉！善哉！色是无常，是会变易，但是否能正住吗？」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于是告诉比丘们说：「善哉！善哉！色是无常，是会变易之法，故应厌离，应将欲念消灭，而至于寂没！如是之色，从本以来，一切均为是无常、苦、变易之法。如是而觉知后，则那些缘于此色而生的诸漏之祸害，炽然的忧恼，均会断灭。断灭后，就已经没有所著，无所著后，就能安乐而住。安乐住后，就能得般涅槃（寂灭、解脱）。受想行识，也是同这道理。」

佛说此经时，这三位正士，就不起诸漏，而心得解脱。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卅六、十六比丘经：本经乃叙述由于色，而未生之忧悲恼苦会得生，已生之忧悲恼苦会得增长。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偷罗国（十六大国之一）的跋提河边之伞盖庵罗树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要安住于自洲（所依处），安住于自依（自己做为皈依处），安住于法洲（以法作为洲浩），安住于法依（以法作为皈依处）。

不住于异洲，不住于异依（洲和依同样都是所依处）。比丘们！应当要这样的正观察：要住于自洲、自依，法洲、法依，不住于异洲，不住于异依。由于甚么原因而会生忧悲恼苦呢？为甚么有四种呢？为甚么缘故，而被甚么所系着呢？要怎样去自己观察未生的忧悲恼苦之会发生呢？已生的忧悲恼苦，为甚么会一再的生长增广呢？」诸比丘们仰白佛说：「世尊乃为法根、法眼、法依！唯愿为我们阐说。我们这些比丘们听后，当会如说去奉行！」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大众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讲说。比丘们！都是有了色阴啊！由于色，而系着于色，故应自观察未生之忧悲恼苦，均由之而生，生后又一再的增长广大！受想行识，也是同一道理。比丘啊！颇有（是否有）色，为常恒不变易，而正住的吗？」大众回答说：「弗也，世尊！」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善哉！善哉！比丘！色是无常的。如果善男子们觉知色为无常，为苦，会变易，而离欲，而灭，而寂静，而没。从本以来，一切色，均为是无常、苦、变易之法。觉知此事后，如由于色的因缘，而生忧悲恼苦的话，就要把它断灭，断灭后，就已没有所著，不着之故，就能安隐常住，要隐常住后，就名叫做涅槃。受想行识，也是同于这道理。」

佛说此经时，十六位比丘，就不生诸漏，其心都得解脱。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摄颂如下：

竹园毗舍离 清净正观察 无常苦非我 五三与十六

（竹园经，和昆舍离经、清净经，与正观察经、无常经、苦经、非我经、五比丘经、三正士经，与十六比丘经）。

卅七、我经：本经叙述佛陀所说的并不异于世间之说。唯说世间的贤者所说的真理，唯凡愚不知而已。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曾经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不和世间争执，而世间却和我争执。为甚么呢？比丘们！假若如法而语的话，就不会和世间争执。世间有智的人，说有，我也说有。为甚么世间有智的人说有，我也说有呢？比丘们！色乃为无常、苦，为有变易之法。世间有智的人说有，我也说有。像这样的，那些受想行识，乃为无常、苦，为有变易之法。世间有智之人说有，我也说有。世间有智之人说无，我也说无。所谓色为常恒不变易，而能正住之语，世间有智之人说为没有这道理，我也说为没有这道理。那些受想行识，如说为是常恒不变易，能正住的话，则世间有智之人说为无有这回事，我也说没有这回事。这就是名叫世间的智者言无，我也言无之义。」

比丘们！世间有世间之法，我也自知自觉，而为人分别详细的演说显示。世间的失明而没有明眼的人，不知、不见，并不是我的过咎。诸比丘们：甚么叫做世间有世间之法，我能自知，我能自觉，能为人演说，能分别详细的显示，而失明的人无明眼之故，乃不知不见呢？这，比丘们！色乃为无常、苦，有变易之法。此名叫做世间之世间法。像这样的，那些受想行识，也是无常、苦，是变易之法，这就是世间之世间法。比丘们！此世间之世间法，我乃自知、自觉，能为人分别详细的演说显示，而失明无明眼的人，乃不知不见。我对于那些失明而无明眼，而不知不见的人，无如之何！（怎么能见怪我呢？是没有他的甚么办法啊！）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卅八、卑下经：本经叙述佛陀乃以世间之非为非，世间之是为是，并没有甚么不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世人有的作卑下之业，以种种事业而求财活命，而得巨大的财富，是世人皆知之事。像世人所知的，我也如是而说。所以的缘故为何呢？因为不可使我异于世人之故。诸比丘们！譬喻一个器物一样，有个地方的人，名为挞茨，也有名叫钵器，有的名叫七七罗，有的名叫遮留，有的名叫昆悉多，有的名叫婆阇那，有的名叫萨牢。如他们所知的那样，我也如是而说。所以的缘故为何呢？因为不可使我异于世人之故。像这样的，比丘们！有世间法。我自知自觉，而为人分别详细的演说显示，都如知见而说。世间失明而没有明眼的人，就不知不见。世间失明而没有明眼的人，既不知不见，我那里有他的甚么办法呢？」

比丘们！为甚么对于世间的世间法，我能自知自觉，乃至不知不见呢？所谓色为无常，为苦，为变易之法，就是在于世间的世间法。受想行识，也是无常、苦，而有变易之法。这就是在于世间之世间法。比丘们！这叫做世间之世间法，我乃自知自觉，乃至失明而没有明眼之人，乃不知不见，这有甚么他之办法呢？」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卅九、种子经：五阴如种子，四识住如大地，喜贪如风水，三类相缘，生长增广。三缘尽时，就不生长增广。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种的种子。那五种呢？所谓根的种子，茎的种子，节的种子，自落的种子，果实的种子。此五种子虽然不断、不坏、不腐、不中风（不被风所害），是新熟而坚硬之实。然而虽有地界，而没有水界（有土地，没有水分）的话，即此种子就不会生长增广。假若那种子新熟坚实，不断、不坏、不中风，也有水界，但是如无地界的话（有水无地），即那种子也不会生长增广。如果那种子，新熟而坚实，而不断、不坏、不腐、不中风，有土地，也有水界的话，则那个种子就会生长增广！」

比丘们！那五种子，乃譬喻为四取阴（色、受、想、行），以及俱识（识阴。合之而为五阴）。地界即譬喻为四识住（识之依身—色、受、想、行之有漏身），水界即譬喻为贪喜。四取阴（色、受、想、行）攀缘，而识住在于其中。那四取呢？在于色当中，而识住，而攀缘色，由喜贪而润泽生长增广。于受想行之中，而识住，而攀缘受想行，由于贪喜而润泽生长增广！比丘们！识在于其中，或者是来，或者是去，或者是住，或者是没，或者是生长增广！

比丘们！假如离开色、受、想、行，而说有识之来，或去，或住，或生的话，那只是有言数（可谈谈说说耳），如果追问后，就说不知，而增益生痴耳（离开色、受、想、行之四阴，就不会有识之理）。因为并不是有此境界之故。对于色界，而离开贪，而离开贪后，在于色里封滞（执着）之意识，于此时会发生其缚绳会为除断。在于

色里封滞之意，既生起缚断后，即攀缘会断，攀缘断后，就没有识住处，就不会一再的生长增广。对于受想行之界，如离开贪，而离贪后，即于行事等封滞之意，会生触之断（断触）。于行封滞之意生触之断后，就攀缘会断，攀缘断后，即那个识就无所住处，就不会一再的生长增广。不生长之故，就不会作行。不作行而住，住后而知足，知足后，就会解脱，解脱后，即对于诸世间，都无所取、无所著，无所取、无所著故，就会自觉涅槃。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我说：那个识，不会至于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方），已没有所至之趣，唯见法，唯

欲入于涅槃寂灭，清凉清净之真实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十、封滞经：本经叙述封滞，也就是执着之故，不得解脱，不封滞之故，就能得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封滞（执着）的话，就不能解脱。不封滞的话，则得解脱。甚么叫做封滞就不解脱呢？比丘们！攀缘于四取阴（色受想行），而识住。那四取阴呢？封滞（执着）于色，而识住，封滞（执着）于受想行，而识住，乃至非境界之故，就名叫做封滞（执着）之故，不能解脱。反之而为甚么不封滞（不执着），则得解脱呢？如在于色之界，而离贪，在于受想行识，而离贪，乃至清净真实的话，就是不封滞（不执着）而得解脱。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十一、五转经：本经叙述佛陀乃如实而知五受阴。假若沙门、婆罗门，能如实而知五受阴的话，就得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受阴。所谓色受阴，受、想、行、识等受阴。我对于此五受阴，如实而知道其五种的真相。所谓对于色如实而知，色集、色味、色患、色离等，如实而知。像这样的，对于受、想、行、识，也如实而知，识集、识味、识患、识离等，也如实而知。

甚么叫做对于色，如实而知呢？诸所有的色，一切的四大，以及由四大所造之色，就名叫做色。像这样的，对于色，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色之集，如实而知呢？对于色之喜爱，就叫做色之集。像如是的，对于色之集，如实而知。甚么叫做色之味，如实而知呢？所谓色的因缘，而生喜乐，就名叫做色味。像如是的，对于色之味，如实而知。甚么叫做色之患，如实而知呢？如色为无常、苦，有变易之法，就名叫做色之患。像如是的对于色之患，如实而知。甚么叫做色之离，如实而知呢？如果对于色，能调伏其欲贪，断除共欲贪，超越其欲贪的话，就名叫做色之离。像如是的，如实而知道色之离。

甚么叫做对于受，如实而知呢？有六受身。所谓眼之触，而生受，耳、鼻、舌、身、

意之触，而生受，此名为之六受。像如是的，如实而知受。甚么叫做对于受之集，如实而知呢？触之集，就是受之集。像如是的如实而知受之集。甚么叫做对于受之味，如实而知呢？缘于六受，而生喜乐，此名叫做受之味。像如是的，如实而知受之味。甚么叫做受之患，如实而知呢？如受为无常、苦，是变易之法，这就名叫做受之患。像如是的如实而知受之患。甚么叫做受之离，如实而知呢？对于受，调伏其欲贪，断除欲贪，超越欲贪的话，就名叫做受之离。像如是的如实而知受之离。

甚么叫做如实而知想呢？所谓六想身。那六种呢？所谓眼之触，而生想，耳、鼻、舌、身、意之触，而生想。这就名叫做想。像如是的如实而知想。甚么叫做想之集，如实而知呢？所谓触之集，就是想

之集。像如是的如实而知想之集。甚么叫做想之味如实而知呢？由于想的因缘，而生喜乐，这叫做想之味。像如是的如实而知想之味。甚么叫做如实而知想之患呢？所谓想，为无常、苦，会变易之法，这叫做想之患，像如是的如实而知想之患。甚么叫做想之离，如实而知呢？假若对于想，而调伏其欲贪，断灭其欲贪，超越其欲贪，这就叫做想之离。像如是的如实而知想之离。

甚么叫做如实而知行呢？所谓六思身。由于眼之触，而生思，由于耳、鼻、舌、身、意之触，而生思，这叫做行。像如是的如实而知行。甚么叫做如实而知行之集呢？触之集，就是行之集，像如是的如实而知行之集。甚么叫做行之味，如实而知呢？所谓以行的因缘，而生喜乐，这叫做行之味。像如是的如实而知行之味。甚么叫做行之患，如实而知呢？所谓行为无常、苦，是变易之法，就名叫做行之患。像如是的如实而知行之患。甚么叫做行之离，如实而知呢？假若行，已调伏，已断除欲贪，超越欲贪的话，就名叫做行之离。像如是的如实而知行之离。

甚么叫做如实而知识呢？所谓六识身。也就是眼的识身，耳、鼻、舌、身、意之识身。这叫做识之身。像如是的如实而知识之身。甚么叫做如实而知识之集呢？所谓名色（名为受想行识等精神作用，色则指物质肉体）之集，就名叫做识之集。像如是的如实而知识之集。甚么叫做如实而知识之味呢？由于识的因缘，而生喜乐，这叫做识之味。像如是的如实而知识之味。甚么叫做识之患，如实而知呢？所谓识为无常、苦，是变易之法，就名叫做识之患。像如是的如实而知识之患。甚么叫做如实而知识之离呢？所谓对于识，调伏其欲贪，断除其欲贪，超越其欲贪，就名叫做识之离。像如是的如实而知识之离。

比丘们！如果有一位沙门、婆罗门，对于色，能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如是知、如是见，而离开欲向的话，就名叫做正向（正确的趣向，也就是正确的知见）。如能正向的话，我就会说他为入（入于正法，及戒律）。受想行识也是如是。如果有一位沙门、婆罗门，对于色，能如是的如实而知，如实而见的话，就能对于色生厌而离欲，而不起诸漏，而会得心解脱！如果心得解脱的话，则为纯一。纯一的话，就是梵行已立，梵行已立的人，就会离其它，而自在！这叫做苦边（离所有之苦的边际，所谓六道轮回而带来的苦，已完全脱离）。受想行识，也是像这道理！」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四十二、七处经：由五阴、五阴之集、灭、灭道迹、味、患、离之七处之善，及阴界入之观法，而得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七处之善（五阴、五阴之集、灭、灭道迹、味、患、

离)，三种之观义（阴、界、入），如果穷尽这些法的话，就能得漏尽而无漏，无漏即心解脱、慧解脱。到这时，对于现法当中，会自知此身作证，已具足安集。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甚么叫做比丘之七处之善呢？一位比丘如实而知色，知道色之集，色之灭，色之灭道迹，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同样的如实而知受、想、行、识，知道识之集，识之灭，识之灭道迹，识之味，识之患，识之离。

甚么叫做对于色如实而知呢？诸所有的色，一切的四大，以及由四大所造之色，就名叫做色。像如

是之色，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如实而知色之集呢？领受喜乐，就名叫做色之集。像如是之色之集，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如实而知色之灭呢？灭除喜乐，就名叫做色之灭。像如是之色之灭，如实而知。甚么叫做色之灭道迹，如实而知呢？所谓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就名叫做色之灭道迹。像如是之色之灭道迹，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色之味，如实而知呢？所谓由于色的因缘，而生喜乐，就名叫做色之味。像如是之色味，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色之患，如实而知呢？所谓色为无常，是苦，是变易之法，就名叫做色之患。像如是之色之患，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色之离，如实而知呢？所谓对于色，调伏其欲贪，断除其欲贪，超越其欲贪，就名叫做色之离。像如是之色之离，如实而知。

甚么叫做对于受，如实而知呢？所谓六受是。由于眼之触而生受，由于耳鼻舌身意之触，而生受，就名叫做受。像如是之受，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受之集，如实而知呢？所谓触之集，就是受之集。像如是之受之集，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受之灭，如实而知呢？触之灭，就是受之灭。像如是之受之灭，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受之灭道迹，如实而知呢？所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就是名叫做受之灭道迹。像如是之受之灭道迹，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受之味，如实而知呢？由于受之因缘，而生喜乐，这叫做受之味。像如是之受之味，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受之患，如实而知呢？所谓无常、苦、变易之法，就是名叫做受之患。像如是之受之患，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受之离，如实而知呢？假若对于受，调伏其欲贪，断灭其欲贪，超越其欲贪的话，就名叫做受之离。像如是之受之离，如实而知。

甚么叫做对于想，如实而知呢？所谓六想是。由于眼之触，而生想，由于耳鼻舌身意之触，而生想，就名叫做想。像如是之想，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想之集，如实而知呢？触之集，即是想之集。像如是之想之集，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想之灭，如实而知呢？触之灭，就是想之灭。像如是之想之灭，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想之灭道迹，如实而知呢？所谓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这叫做想之灭道迹。像如是之想之灭道迹，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想之味，如实而知呢？由于想的因缘，而生喜乐，这叫做想之味。像如是之想，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想之患，如实而知呢？所谓想为无常、苦、变易之法，就是名叫做想之患。像如是之想之患，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想之离，如实而知呢？假若对于想，调伏其欲贪，断灭其欲贪，超越其欲贪的话，就名叫做想之离。像如是之想之离，如实而知。

甚么叫做对于行，如实而知呢？所谓如下之六思身是。由于眼之触，而生思，由于耳、鼻、舌、身、意之触，而生思，就名叫做行。像如是之行，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行之集，如实而知呢？触之集，就是行之集。像如是之行之集，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行之灭，如实而知呢？触之灭，就是行之灭。像如是之行之灭，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行之灭道迹，如实而知呢？所谓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就名叫做行之灭道迹。像如是之行之灭道迹，如实而知。甚么叫做行之味，如实而知呢？由于行的因缘，而生喜乐，就名叫做行之味。像如是之行之味，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行之患，如实而知呢？所谓行就是无常、苦、变易之法，就名叫做行之患。像如是之行之患，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行之离，如实而知呢？假若对于行，调伏其欲

贪，断灭其欲贪，超越其欲贪的话，就名叫做行之离。像如是之行之离，如实而知。

甚么叫做对于识，如实而知呢？所谓六识身—眼之识身，耳、鼻、舌、身、意等之识身是，此名叫做识。像如是之识，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识之集，如实而知呢？名色之集，就是识之集。像如是之识之集，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识之灭，如实而知呢？名色之灭，就是识之灭。像如是之识之灭，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识之灭道迹，如实而知呢？所谓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这叫做识之灭道迹。像如是之色之灭道迹，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识之味，如实而知呢？由于识之因，而生喜乐，这叫做识之味。像如是之识之味，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识之患，如实而知呢？所谓识为无常、苦、变易之法，就名叫做识之患。像如是之识之患，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识之离，如实而知呢？假若对于识，

调伏其欲贪，断灭其欲贪，超越其欲贪的话，就名叫做识之离，如实而知。比丘们！这叫做七处之善。

甚么叫做三种之观义呢？比丘们！假若在于空闲的树下露地，而观察阴、界、入（五阴、六入、十八界），以正方便而思惟其义的话，就名叫做比丘之三种的观义。以上就叫做比丘之七处之善，三种之观义。如能尽于此法的话，就能得漏尽，就能得无漏，其心会解脱，会慧解脱！能在于现法，而自知作证，而具足而住。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身！」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十三、取着经：本经叙述由于执取五阴之故，就会生执着，会生恐怖、障碍，而心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由于执取之故，而会生执着。如果不取的话，就不会执着。你们要注意的听！要善思念之，当会为你们阐述此理！」比丘们仰白佛说：「唯然！受教！」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为甚么由于执取之故，而会生执着呢？因为愚痴无闻的凡夫，都对于色，而见为是我、是异我（他之我）、是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而见色就是我，就是我所，而执取。执取不放后，那些色阴如果变易，或异样时，即其心就会随之而转。心随转后，亦生取着，就住于摄受心。因为住于摄受心之故，则会生恐怖障碍，而心就会乱，都是由于取着之故。

愚痴无闻的凡夫，对于受想行识，也看做是我、异我、彼此相在。而认为识就是我，就是我所，而执取。取后，那些识，如果有变易，或异样时，其心就会随之而转。心随转之故，则会生取着，而住于摄受心。住后，则生恐怖、障碍，而心乱，都是由于取着之故。这就名叫取着！

甚么叫做不取，就不会执着呢？多闻的圣弟子，对于色，不看做是我、异我（他之我）、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对于色，不认为是我、我所而取，不看做是我、我所而取后，那些色，假若变易，或异样时，心也不会随之而转。心不随转之故，不会生取着，不会住于摄受心。不住于摄受心之故，就不会生起恐怖、障碍，心也不会乱，都是由于不取着之故。

像如是的，对于受想行识，并不看做是我、异我、相在，不看做是我、我所而取。这样，则识如果有变易，或异样时，其心也不会随之而转。心不随转之故，就不会取着，也不住于摄受心。由于不住于摄受心之故，心就不会有恐怖、障碍，也不会心乱，都是由于不取着之故，这叫做不取着。以上就是名叫取着、不取着。」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四十四、系着经：本经叙述对于五阴有取着，就会被系着，而生恐怖、障碍、心乱。反之，则没这些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生，就会有系着，不生，就不会有系着。你们要谛听！要善

思念之，当会为你们解说。甚么叫做有生，则会有系着呢？因为愚痴无闻的凡夫，对于色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不能如实而知之故，就对于色，会爱喜、赞叹，而取着。对于色，认为是我，是我所，而执取。取后，那些色，若有变易，有异样时，心就会随之而变异。心随之而变异之故，则会住于摄受心。住于摄受心之故，则会生恐怖、障碍、顾念。都是由于系着之故。受想行识，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名叫做若生则会有系着。

甚么叫做不生，就不会有系着呢？多闻的圣弟子，对于色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能如实而知。由于如实而知之故，就不会爱喜、赞叹、取着。都是由于不系着于我、我所，而不取之故。由于不取之故，如果那些色或变易，或异样时，心也不会随之而变异，心不随之而变异之故，心就不会系着，不会住于摄受心。不住于摄受心之故，心就不会恐怖、障碍、顾念。都是由于不生，而不会有系着之故。受想行识，也是如此的道理。这叫做不生就不会有系着。」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十五、觉经：本经叙述由于凡夫以无明之故，对于五受阴而起我见，而起有觉，乃至我知我见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受阴。那五种呢？所谓色受阴、受受阴、想受阴、行受阴、识受阴。如果沙门、婆罗门，认见为有我的话，则一切均为于此五受阴，而认见为我的。诸沙门、婆罗门，认见色是我、色异于我（他之我），我在于色，色在于我。认见受想行识就是我，识异于我，我在于识，识在于我。愚痴无闻的凡夫，由于以无明之故，认见色是我、异我（他之我）、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言我为真实，而不舍弃。由于不舍之故，诸根就会增长。诸根增长后，就会增诸触。被六触入处所触之故，愚痴无闻的凡夫，就会起苦乐之感觉，乃由于触入处所引起的。那六种触入处呢？所谓眼的触入处，耳鼻舌身意的触入处。

像如是的，比丘们！有意界、法界、无明界。愚痴无闻的凡夫，由于无明触故，而起有觉、无觉、有无觉、我胜之觉、我等之觉、我卑之觉、我见之觉。像如是之知，如是之见觉，均由于六触入处之故。

多闻的圣弟子，则对于此六触入处，乃舍离无明，而生明，而不生有觉、无觉、有无觉、胜觉、等觉、卑觉、我知我见之觉。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后，则先前所起的无明触就会消灭，然后，明触之觉，就会生起！」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十六、三世阴世食经：多闻的圣弟子，因知道都被三世之五受阴所食之故，不会乐于色等之阴，而能得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受阴。那五种呢？所谓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如果沙门、婆罗门，以宿命智，而由识种种的宿命，不管是已识、当识、今识，均于此五受阴，已识、当识、今识！

我过去所经之处，就是如是之色，如是之受，如是之想，如是之行，如是之识。如果可以阂（碍）、可以分的话，就是色受阴。是指那些可阂之处，不管是手，或者是石，或者是杖，或者是冷，或者是暖，或者是渴，或者是饥，或者是诸蚊虻、诸毒虫、风雨等触，就名叫做触阂（碍）。因此之故，能阂的就是色受阴。又因为此受阴乃为无常、苦，而有变易之故。

诸觉相就是受的受阴。何所觉呢？（感觉甚么呢？）所谓觉苦、觉乐、觉不苦不乐。因此之故，感觉之相，就名叫做受的受阴。又此受受阴，乃为无常、苦，是会变易之法。

诸想就是想受阴。到底是何所想呢（想甚么呢？甚么叫做想呢？）所谓少想、多想、无量想，都无所有，而作无所有之想，因此之故，名叫想受阴。又此想的受阴，乃是无常、苦、变易之法。

为作之相，就是行的受阴。到底是何所为作呢？（向甚么而作呢？作甚么呢？），对于色而作，对于受想行识而作。因此之故，为作之相，就是行受阴。又此行受阴，乃是无常、苦、变易之法。

别知之相，就是识受阴。何所识知呢？（知甚么呢？）识知色，识知声、香、味、触、法。因此之故，名叫识受阴。又此识受阴，乃是无常、苦、变易之法。

诸比丘们！那些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此色受阴，作如是之学：『我今为现在色所食（被物质所支使），过去世也曾经为那些色所食（所侵害），和现在同样！』又作此念：『我今为现在色所食（所牺牲）。我假若又乐着于未来之色的话，当会又被那些色所食，和现在一样』。作如是之知后，就不顾过去之色，也不乐着于未来之色。对于现在之色，即生厌离，欲灭患，而向于寂灭！

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此受想行识之受阴，乃如是而学：『我今现在为现在识所食（所侵害）。在于过去世，也曾经被识所食，如现在一样。我今已为现在识所食，如果又乐着于未来之识的话，又当会为那些识所食，和现在一样』。如是而知后，就不顾过去之识，不乐于未来之识，对于现在之识，会生厌离，欲灭患，而向于寂灭。灭而不增，退而不进，灭而不起，舍而不取！

到底于何灭而不增呢？所谓色灭，而不增，受想行识，灭而不增。于何退而不进呢？所谓色退，而不进，受想行识，退而不进。于何灭，而不起呢？于色灭，而不起，于受想行识灭，而不起。于何舍，而不取呢？于色舍，而不取，于受想行识舍，而不取。灭而不增，寂灭而住。退而不进，寂退而住。灭而不起，寂灭而住。舍而不取，不生系着，不系着后，自会觉证涅槃。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时，众多的比丘，不起诸漏，心得解脱。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闻

佛所说，欢喜奉行。

摄颂如下：

我卑下种子 封滞五转七 二系着及觉 三世阴世食

我经、卑下经、种子经，封滞经、五转经、七处经，二系着经（取着、系着）、觉经，三世阴世食经。

四十七、信经：本经叙述有信心的善男子会随顺于法，会于五受阴修习厌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信心的善男子们，都应该要作如此之念：『我应该要随顺于正法！我应当对于色，多修厌离而住，对于受想行识，多修厌离而住！』有信心的善男子，即因为对于色，多修厌离而住，对于受想行识，多修厌离而住之故，对于色，能得厌离，对于受想行识，能得厌离。厌离后，就会离欲而得解脱，而得解脱知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四十八、信经：本经叙述有信心的善男子都随顺于法，都厌离五阴，而能离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信心的善男子，由于正信而为没有家住的牵累的出家人，应这样的自念：『我应该随顺于正法。对于色，应该多修厌离而住，对于受想行识，应该多修厌离而住。』有信心的善男子，由于正信而为没有家庭的牵挂，而为出家人，而对于色，多修厌离而住，对于受想行识，多修厌离而住后，就能于色，得离，于受想行识，得离（也就是能脱离五阴之牵缠）

因此，我会记说：这些人均已离开一切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十九、阿难经：本经叙述佛陀证实阿难之说：如有信心之人来问『生灭法』时，即回答为是五受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阿难说：「假若有信心的长者、长者子们，来问你说：『对于甚么法，能知道为有生灭之法呢？』这时，你应该要怎么回答他呢？」阿难仰白佛说：「世尊！如果有长者、长者子来问我时，我当会回答他而说：『要了知色，是会有生灭之法，要了知受想行识，是有生灭之法』。世尊！如果长者、长者子们，来问此事

的话，我就会作如是的回答。」

佛陀告诉阿难说：「善哉！善哉！应该要像你回答的那样！为甚么呢？因为色，真正就是有生灭之法，受想行识，真正就是有生灭之法。知道色是生灭法的话，就名叫做知道色。知道受想行识就是生灭法的话，就名叫做知道识。」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五十 阿难经：外道来问修梵行的所以时，就回答：对于五受阴修厌离 都是为灭尽欲，而得解脱之故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阿难说：「假若有外道的出家人，来问你说：『阿难！世尊为甚么缘故教人修诸梵行呢？』像如是的问你时，你要怎样回答他呢？」阿难白佛说：「世尊！如果外道的出家人来问我而说：『阿难！世尊为甚么教人修诸梵行？』我当会回答说：因为对于色，修厌离，是要欲贪能灭尽，而解脱，而不生之故，世尊才会教人修诸梵行。对于受想行识，修厌离，将会使欲贪灭尽，而解脱，而不生之故，才会教人修诸梵行的。世尊！假若有外道的出家人，来问此事的话，我就会作如是之回答。」

佛陀告诉阿难说：「善哉！善哉！应该要作如是的回答的。为甚么呢？因为我实在对于色，修厌离，欲使人的欲贪灭尽，而解脱，而不生之故，才教人修诸梵行，对于受想行识修厌离，欲使人的欲贪灭尽，而解脱，而不生之故，才会教人修诸梵行！」

佛说此经后，尊者阿难，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十一、坏法经：本经叙述五受阴为坏法。涅槃为不坏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要为你们讲说坏与不坏之法。你们要谛听，要善思念之，当会为你们讲说。诸比丘们！色就是会坏之法。那些色，如果灭尽而涅槃，就为之不坏之法。受想行识，是会坏之法，那些识，如果灭尽而涅槃，就是不坏之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十二、鬻低迦经：本经只记下面之几句：如增一阿舍经之四法中所说的。

鬻低迦修多罗，如增一阿舍经，四法中说。

五十三、婆罗门经：本经叙述世尊为诸婆罗门阐述：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

缘灭世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曾经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萨罗国（乔萨罗，以舍卫城为首都），在世游化，而住锡于萨罗聚落的村北——申恕林的园林中。这时聚落（部落，乡村）的村长，为一大姓（豪族）婆罗门他听人说：『沙门释种之子弟，为释迦大姓，乃剃除须发，穿着袈裟，正信而为非有家庭牵挂的出家人，去学道后，已成就无上的等正觉。在此拘萨罗国，于人间游化，而到达萨罗聚落之村北，住锡于申恕林中。』又听说：『那位沙门瞿昙是怎么怎么的色貌、

名称，真实的功德，为天、人所称赞，名闻于八方。成为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于诸世间、诸天、诸魔、梵天、沙门、婆罗门中，以大智能而自证知，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为世间人说法：初、中、后都善（也就是始终所说的都是善）。都演说此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之妙法。』善哉！应该到那边去拜见！善哉！应该要往诣！应该要为之恭敬奉事！他作此念后，就便端严驾车，带了很多的仆从，执持金瓶、金杖、伞盖，欲往佛所，去恭敬奉事。他到了林园的出入口时，即下车步行，到了世尊之住处后，就向佛问安，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世尊说：「沙门！您到底所论的是甚么？说的是甚么呢？」

佛陀告诉那位婆罗门说：「我所谈论的就是因，所说的也是因。」婆罗门又白佛说：「论甚么因？说甚么因呢？」佛陀告诉婆罗门说：「有因、有缘，集世间（有了因缘，才会有了世间法），有因、有缘，世间集（同义）。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婆罗门又请示说：「世尊！为甚么叫做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呢？」佛陀告诉婆罗门说：「愚痴无闻的凡夫，不能如实而知道色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由于不如实而知之故（不能了解真相之故），都爱乐于色，赞叹于色，于染着心而住。由于他们对于色而起爱乐之故，会去执取。由于执取的因缘，而会有。有了有的因缘之故，而会生，有了生的因缘之故，会老、死，会忧悲恼苦。这就是大苦聚之集。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婆罗门啊！这叫做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婆罗门又请问说：「甚么叫做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呢？」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多闻的圣弟子们，对于色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能如实而知。由于如实而知之故，对于色，就不会爱乐，不会赞叹，不会染着，不会留住。由于不爱乐、不留住之故，色爱则会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恼苦会灭。受、想、行、识，也是像这个道理一样。婆罗门啊！这叫做有因有缘灭世间，这叫做有因有缘世间灭。婆罗门啊！这叫做论因，这叫做说因！」婆罗门仰白佛陀说：「瞿昙！您乃如是的论因，如是的说因（表示其会意之义。）因为世间还有多事待办，现在我要告辞了。」佛陀告诉婆罗门说：「宜知是时（正是时候。佛准其回家去思考之义）。

佛说此经后，诸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礼谢佛陀后，离开现场。

五十四、世间经：本经叙述对于占相预言，并不可信赖等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捺国的仙人住处，鹿野苑之中（为五比丘初转法轮之处）。

这时昆迦多鲁迦聚落里，有一位婆罗门，到了佛所来。向佛恭敬而问讯后，退坐在一边。然后，仰白佛陀说：「瞿昙：我有年少的弟子，知道天文、族姓的一切事。他们为诸大众占相吉凶（占卜预言）。大家被占卜后，如被说会有此事时，就真的会有此事之发生。如说没有其事时，就真的不会有其事。说会成就，就真正的会成就。说会弄坏，就真正会坏。瞿昙！依你的见解如何呢？」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暂且搁置你那些年轻的弟子之能知天文、族姓等事。我现在想问你，你就随你的意见回答于我！婆罗门！你的意见如何呢？色，本来并没有种吗？」回答说：「如是，世尊！」佛陀说：「受想行识，本来并没有种吗？」回答说：「是的，世尊！」佛陀告诉婆罗门说：「你说：『我有年少的弟子，能知天文、族姓的一切，为诸大众，作此言说：经占卜后，说会有此事时，必定会有此事的发生。说不会有事时，必定是没有甚么事。』其知见不是实在吗？（是实在的吗？）婆罗门回答佛陀说：「是的，世尊！」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你的意见如何呢？颇有（是否有）色阴，常住而经百年的吗？为异生异灭吗？受想行识，也是有常住百年吗？是异生异灭吗？」婆罗门回答说：「是的，世尊！」佛陀告诉婆罗门说：「你的意见如何呢？你的年轻的弟子，能知天文、族姓，为大众说：成者不坏，其知见非不异吗？（不会错吗？）回答说：「是的，世尊！」佛陀告诉婆罗门说：「你的意见如何呢？此法和彼法，此说和彼说，到底那一种为优胜呢？」婆罗门回答说：「世尊！此如法之说，乃如佛陀所说，为显现开发！譬喻有人，沉溺在水中，而能救护一样，彼能救其迷惑方所，而示以正确的道路，在愚间中惠赐明灯一样。世尊今天之善说胜法，也如这道理一样，为显现开发！」

佛说此经后，昆迦多鲁迦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就从他的座位站起，礼谢佛陀，而离开现场。

五十五、阴经：本经叙述甚么是五阴，甚么是五受阴等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捺国的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要说明阴，以及受阴之义。甚么叫做阴呢？假若所有的诸色，不管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或者是现在。不论是内，或者是外。或者是粗，或者是细，或者是好，或者是丑，或者是远，或者是近，这些一切的一切，总说为之色阴。随诸所有的受、想、行、识，也是同样的，这些一切的一切，也总说为受、想、行、识之阴，这名称做阴。

甚么叫做受阴呢？假若色是有漏，就会取之。假若对于那些色，不管是过去、未来、现在，而生贪欲、瞋恚、愚痴，以及其余的种种事物上面而生烦恼的心法的话，就是所谓的受阴。受、想、行、识，也同样时，也叫做受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五十六、漏无漏法经：本经叙述如对于五阴而生爱恚等，就是有漏，反之就为之无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波罗捺国的仙人住处鹿野苑。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当说有漏和无漏之法。假若色为有漏的话，就取之，那些色，乃能生贪爱、瞋恚。像如是的，受想行识，如有漏的话，就取之，那些识，乃能生贪爱、瞋恚。这叫做有漏之法。

甚么叫做无漏之法呢？诸所有之色，若无漏的话，就非受。那些色，不管是过去、未来、现在，那些色，都不会贪爱、瞋恚。像如是的，受想行识，若无漏，就是非受。那些识，不管是过去、未来、现在，都不生贪欲、瞋恚，这就名叫无漏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漏为泄漏，由眼等六根门头泄漏烦恼，去执取

一切，就是漏。没有烦恼可泄漏，不去受取，就为之无漏，是解脱的境界）

摄颂如下：

二信二阿难 坏法躡低迦 婆罗及世间 阴漏无漏法

（有二种信经，有二种阿难经、坏法经、躡低迦经、婆罗门经、世间经、五阴经、漏无漏法经）。

五十七 疾漏尽经：本经叙述假如善于观察诸阴，就能疾得漏尽。本经在摄颂里，乃排在最后。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穿好法衣，手持钵器，进入舍卫城去乞食。世尊并不告诉大众，也不告诉侍者一声，而独一无二的，也就是独自一人，在于西方的国土，去作人间的游行（行乞，云游人间，到处方便教化）。

那个时候，在安陀林中，有一位比丘，曾经遥遥的看到世尊——并不告诉大众，并不对侍者讲一声，唯有单独一人在游行之事。他看到此情形后，就到了阿难尊者所住的地方来。他向阿难说：「尊者！你应该知道！刚才世尊并不告诉大众，也不告诉侍者，独自一人从园中出去游行乞食！」这时，阿难就对那位比丘说：「假如世尊不告诉大众，不告诉侍者，而独自一人出去游行乞食的话，就不应该随从他。为甚么呢？因为今天世尊乃要独自寂灭，也就是要静寂（安静），不打扰别人。有关于世尊要独自安静一事，乃为少事之故，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这时，世尊游行的足迹，乃在于北方的半闍国之波陀聚落（十六大国之一）。在于有人所守护的林中，止住在于一跋陀萨罗树下。这时有好多位比丘，都到阿难的住处，都向阿难说：「我们现在欲知道世尊所住锡的地方。到底世尊在甚么地方呢？」阿难回答说：「我听说现在世尊，乃在于北方的半闍国之波陀聚落，为有人看守的林中，在于跋陀萨罗树下」。这时，比丘们告诉阿难说：「尊者！您知道我们已经好久没拜见过世尊了。如不惮劳的话，就一同往诣世尊的座下。世尊定会哀愍，会同情我们之故。」阿难知道时宜，就默然而答应他们的要求。这时阿难尊者，乃和众多的比丘，过了一个晚上后，于朝辰时，穿着袈裟，手持钵器，进入舍卫城去乞食。乞食之事办完后，就回到精舍。同时大众即举卧具，持衣钵，向于西方，于人间游化，然后到达北方的半闍国之波陀聚落之人所守护的林中。这时，阿难尊者和众多的诸比丘们，将衣钵放下，而洗足后，就到世尊所住锡的地方。到后，行礼如仪，退坐在一边。

这时，世尊，乃为了众多的比丘们说法，对他们示教利喜（所谓教示之，劝导之，赞助之，使之欢喜。也就是启示、教导，使他们得到法利而欢喜）。

那时，在座当中，有一位比丘，曾作此念：「到底要怎样，才能得到正知？怎样才能得到正见？而快得漏尽呢？」这时，世尊知道那位比丘的心念，就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比丘在此会座当中，曾作此念：『要怎样才能得正知？怎样才能得正见，怎样才能疾得漏尽？』我曾经说法而阐述过：应该要善于观察诸阴（诸法聚）。所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分（三十七道品）等法，我已说过这些法，应该要好好的观察诸法阴。然而现在仍然还有善男子不欲精勤，不乐诸法阴，不勤思念，不勤深信，而自憍慢懒惰，这样，即不能增进而得尽诸漏的了。反之而如果有一位善男子，他对于我所说之法，而能够观察诸法阴，能够勤于欲观察，勤于乐观察，勤于念念观察，勤于深信而观察的话，他就能够疾得尽诸漏！」

那些愚痴而没有真正见闻的凡夫，对于色，都认见为是真正的我（以下为十二因缘的相互关系）。如果见为我的话，就名为行（业、妄动）。那个行是由甚么为因？甚么为集？甚么为生？甚么为转呢？乃由于无明触而生爱，缘于爱而起那业行的。而那个爱，到底是由于甚么为因？甚么而集？甚么而生？甚么而转呢？那个爱，就是由于受为因，是受之集，是受之生，受之转的。那个受，是由于何因呢？是由于甚么而集呢？为甚么而生呢？为甚么而转呢？那个受，就是由于触为因，是触之集，触之生，触之转！那个触是由于甚么因？甚么而集？甚么而生？甚么而转呢？所谓那个触，乃由于六入处为因，六入处之集，六入处之生，六入处之转的。那个六入处乃为无常有为之法，是缘于心而起之法。那个触之受，行之受，仍然是无常有为之法，是缘于心而起之法。像如是的观察的人，则见色是我，假如不见色是我的话，就会见色为我所。如不见色为我所，而见色在于我。不见色在于我，而见我在于色。不见我在于色，而见受是我。不见受是我，而见受在于我所。不见受在于我所，而见受在于我。不见受在于我，而见我在于受，不见我在于受，而见想是我。不见想是我，而见想是我所。不见想是我所，而见想在于我。不见想在于我，而见我在于想。不见我在于想，而见行是我。不见行是我，而见行是我所。不见行是我所，而见行在于我。不见行在于我，而见我在于行。不见我在于行，而见识是我。不见识是我，而见识是我所。不见识是我所，而见识在于我，不见识在于我，而见我在于识。不见我在于识，而又作断见，而坏有见。

如不作断见而坏有见，然而却不离我慢。不离我慢的话，就又见我。见我即是行。那个行（业、妄动）是由于甚么因？甚么集？甚么生？甚么转？均如前述，乃至我慢。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即能疾得漏尽！」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阐述如是之法后，都欢喜而奉行！

五十八、阴根经：本经叙述五受阴乃以欲为根，而生欲集、欲生、欲触。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东园，鹿母讲堂（舍卫城外的精舍）。

这时，世尊在于晡时（申时，下午三点至五点），由禅定而觉（出定），在于诸比丘前，敷座而坐，而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种受阴。那五种呢？所谓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是。」那时，有一位比丘，合掌向佛而发言说：「世尊！此五受阴，就是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吗？」佛陀告诉比丘说：「请回到你的座位发问，当会为你解说。」

这时，那位比丘，向佛行礼后，就回到其本处而坐，然后向佛请问说：「世尊！此五受阴乃以甚么为根？以甚么为集？以甚么为生？以甚么为触呢？」佛陀告诉比

丘说：「此五受阴乃以欲为根，是欲之集，欲之生，欲之触。」这时，那位比丘，听佛所言，非常的欢喜而随喜，而仰白佛陀说：「世尊！为我们讲说五阴即受之义！善哉！所说！」

阴即受经：依后面之摄颂看，则得以分为此经。概说为：五阴非受，然而也非异于受。

「我今请问世尊您。世尊！阴即是受呢？或者五阴乃异于受呢？」佛陀告诉比丘说：「不是五阴即是受，也不是五阴为异于受。能在那里（指五阴）有欲贪的话，就是五受阴。」比丘听后，仰白佛说：「善哉！世尊！」他乃闻法而欢喜，而随喜！

二阴共相关经：依后面之摄颂，得以分为此经。是有关于在五阴里，是否有不同的欲贪与否？

「现在再请问世尊您！世尊！是否有二阴相关吗？」佛陀告诉比丘说：「如是！如是！犹如有一人。作如是之思惟那样：『我在于未来。得如是之色，如是之受，如是之想，如是之行，如是之识。』这就名叫比丘阴阴相关。」比丘听后，仰白佛说：「很好啊！所闻之义。」也就欢喜而随喜（然后又发问：）

名字经：依后面之摄颂，得以分为此经。是有关于阴的范围

「我还有请问的问题。世尊！甚么叫做阴呢？（其范围为何呢？）」佛陀告诉比丘说：「凡是一切所有之色，不管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或者是现在，不论是内，或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是好、是丑，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总说为阴，这就是名叫阴。受、想、行、识，也是同样。像如是，比丘啊！这就是名叫做阴啊！」比丘白佛说：「很好！世尊所说的！」他听后，欢喜而随喜。

因缘经：依后面的摄颂，得以分为此经。说明：色以四大为因缘，受想行以触，识以名与色为因缘。

「我还要请问世尊您！世尊！以甚么为因，甚么为缘，名叫色阴呢？甚么因，甚么缘，名叫受想行识等阴呢？」佛陀告诉比丘说：「以四大（地水火风）为因，四大（地水火风）为缘，就名叫做色阴。为甚么呢？因为所有的色阴，一切的一切，均为是四大，均缘于四大所造之故。由于以触为因，以触为缘，而生受、想、行。因此之故，名受、想、行为之阴。为甚么呢？因为如所有的受、想、行，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以触为缘之故。以名（受想行之精神作用）与色为因，名（受、想、行之精神作用）与色为缘，因此之故，名叫识阴。为甚么呢？因为若所有之识，均为是那些一

切名（受、想、行），与色之因、之缘之故（识以五阴中之色、受、想、行等四为因缘而生）。」比丘仰白佛说：「很好啊！世尊所说的！」

二味经：依后面之摄颂，得以分为此经。是说明有关于色等五阴之味、患、离。

「我还有问题要请问佛陀您！甚么是色之味？甚么是色之患？甚么是色之离？甚么是受想行识之味？甚么是识之患？甚么是识之离呢？」佛陀告诉比丘说：「缘于色而生喜乐，这叫作色之味（味着于色）。所谓色为无常，为苦，会变化之法，就是名叫色之患。假若对于色，能调伏其欲贪，断灭其欲贪，超越其欲贪的话，就名叫做色之离。假如缘于受想行识，而生喜乐的话，就名叫做识之味（味着于受想行识）。所谓受想行识为无常，为苦，为变易之法，就名叫做识之患。对于受想行识，能调伏其欲贪，断灭其欲贪，超越其欲贪的话，就名叫做识之离。」比丘仰白佛陀说：「很好啊！世尊所说之义！」他欢喜而随喜。

我慢经：依后面之摄颂，得分为此经。说明我慢之发生，乃因对于五阴而生我见之故。

「我现在还有问题要请问世尊！为甚么会生我慢呢？」佛陀告诉比丘说：「愚痴无闻的凡夫，在于色，见为我，为异我（他之我），为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对于受想行识，见为我，为异我，为相在。由于此，而生我慢！」比丘听后，仰白佛陀说：「很好啊！所说之义！」说后，欢喜而随喜。

无我慢经：依后面之摄颂。而得以分为此经。是有关于没有我慢的问题之说明。

「我还有问题要请问世尊您！世尊！要怎样才能得达没有我慢？」佛陀告诉比丘说：「多闻的圣弟子。对于色，不认见为我、异我（他之我）、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之我）。对于受想行识，不认见为我、异我、相在。」比丘自佛说：「很好啊！世尊您所说的！」说后，欢喜而随喜。

疾漏尽经：依后面之摄颂，得分为此经。五受阴离我见而解脱，钝根比丘即疑：无我，谁会受未来果报？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问世尊您！世尊！要怎样知，怎样见，才能疾得漏尽呢？」佛陀告诉比丘说：「诸所有之色，不管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内，或者是外，或者是粗，或者是细，或者是好，或者是丑，或者是远，或者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不异我（不是他之我），不相在（不是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当一位比丘的，如能如是而知，如是而

见的话，就能疾得漏尽！」

这时，会中又有一位比丘，是钝根而无知的比丘。他在无明之里，而起恶邪见，而作此念：「如果是无我的话，则会作无我之业。那么，在于未来世当中。谁会去受其果报呢？」这时，世尊，知道那位比丘之内心所念的，就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此大众当中，如果有愚痴之人，没有智明，而生起此念：『如果色为无我，受想行识，为无我的话，则作无我之业，那么，谁当会去受其果报呢？』像这些疑问，就先为他解释！」

那位比丘！你的意见如何呢？到底色为常呢？为非常呢？」回答说：「是无常啊！世尊！」佛陀

说：「如果是无常的话，这是苦的吗？回答说：「是苦的！世尊！」佛陀说：「如果为无常，为苦的话，就是会有变易之法。多闻的圣弟子，在此当中，宁可见为是我？是异我（他之我）？是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吗？」回答说：「弗也，世尊！」佛陀说：「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因此之故，比丘啊！凡是所有之色，不管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内，或者是外，或者是粗，或者是细，或者是好，或者是丑，或者是远，或者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都非我、非我所。如是而见的话，就为之正见。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多闻的圣弟子，如是而观察的话，便会修厌离。厌离后，就会离欲，离欲后，就会解脱，会解脱知见。所谓：我生已尽，清净的梵行已立，所应作的都已作完，自知已经不再受后有。」

佛说此经后，有好多的比丘，已不起诸漏（无漏可漏），心已得解脱！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说的经教，都很欢喜，而誓愿奉行佛陀的教言！

摄颂如下：

阴根阴即受 二阴共相关 名字因二味 我慢疾漏尽

（阴根经、阴即受经，二阴共相关经，名字经、因缘经、二味经，我慢经、疾漏尽经。）

杂阿舍经卷第二完

杂阿舍经卷第三

五十九、生灭经：本经乃叙述色等之五阴之集，和五阴之灭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种受阴。那五种呢？所谓色受阴，受、想、行、识等受阴是。应观察此五受阴是有生灭之法。所谓此为色，此为色之集。此为色之灭。此为受、想、行、识，此为识之集，此为识之灭。」

甚么叫做色之集？甚么叫做色之灭？甚么叫做受、想、行、识之集？甚么叫做受、

想、行、识之灭呢？所谓爱喜之集，即是色之味，爱喜如果灭，即是色之灭。触之集，就是受、想、行、识之集，触之灭，就是受、想、行之灭。名色之集，就是识之集，名色之灭，就是识之灭。比丘们！像如是之色集、色灭，就是色之集，色之灭。像如是的受、想、行、识集，受、想、行、识灭，即是为之受、想、行、识之集，受、想、行、识之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六十、不乐经：本经叙述如不喜乐与赞叹五受阴，不取、不着，就能得到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种受阴。那五种呢？所谓色受阴，受、想、行、识等受阴是。善哉！比丘们！你们应不喜乐于色，不赞叹于色，不取于色，不执着于色！善哉！比丘！不应喜乐于受、想、行、识，不赞叹于识，不取于识，不执着于识！为甚么呢？因为如果比丘，不喜乐于色，不赞叹于色，不取于色，不执着于色的话，即对于色，就会不喜乐，而心就会得解脱！像这样的不喜乐于受、想、行、识，不赞叹于识，不取于识，不执着于识的话，则对于识，就会不喜乐，而心就会得解脱。如果比丘，不喜乐于色的话，心就会得解脱。像如是的喜乐于受、想、行、识，而心得解脱的话，就会不灭、不生，会住于平等之舍，会得正念正智！」

比丘如是而知，如是而见的话，即能俱见前际，而永尽无余。前际均俱见而永尽无余后，就会俱见后际，也是永尽无余。后际均俱见而永尽无余后，即前后际均会俱见，而永尽无余，而无所封著（无所执着）。无所封著的话，则对于诸世间就不会有所取。无所取的话，也就不会有所求。无所求的话，就会自觉涅槃。所谓我生已尽，清净的梵行已立，所应作的都已作完，自知已不会再受后有之身！」

佛说此经后，这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六十一、分别经：本经乃将五受阴之一一，分别说明，提示为无常、苦，而有变易之法，故应舍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种受阴。那五种呢？所谓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是。甚么叫做色受阴呢？凡所有之色，也就是那些一切的四大，以及由四大所造之色，就名叫做色受阴。又次，那些色，均为是无常、苦，是会变易之法。如果那些色受阴永断而无余的话，即能究竟舍离灭尽，离欲而寂没，其余的色受阴，更不会再相续而不起不出的话，就名叫做妙，就名叫做寂静，就名叫做舍离。所谓一切的有余爱已尽，已无欲、灭尽，而涅槃。」

甚么叫做受受阴呢？所谓六受身（身就是集）是。那六种呢？所谓眼之触而生受，耳、鼻、舌、身、意之触，而生受，就名叫做受受阴。又次，那些受受阴，乃为无常、苦，是变易之法，乃至灭尽而涅槃（都如上述）。

甚么叫做想受阴呢？所谓六想身（集）是。那六种呢？所谓眼触，而生想，乃

至意触，而生想，就名叫做想受阴。又次，那些想受阴，乃为无常、苦，是变易之法，乃至灭尽，而涅槃（都如上述）。

甚么叫做行受阴呢？所谓六思身（集）是。那六种呢？所谓眼触而生思，乃至意触，而生思，就名叫做行受阴。又次，那些行受阴，乃为无常、苦，是变易之法，乃至灭尽，而涅槃（都如上述）。

甚么叫做识受阴呢？所谓六识身是。那六种呢？所谓眼识身，乃至意识身，就名叫做识受阴。又次，那些识受阴，乃为无常、苦，是变易之法。乃至灭尽，而涅槃（都如上述）。

比丘们！如果对于此法，能以智慧去思惟，去观察，去分别，去忍住（认可）的话，就名叫做随信行（随顺而修行之人。一般都谓见道位中之钝根者）。能超升而离生，而越过凡夫之地。虽然未得须陀洹果，然而不会在此中间死亡，必定会得须陀洹果（预流。预入圣者之流，为初果的阿罗汉）。

比丘们！如果对于此法，能以增上的智慧，而思惟观察，而忍住（认可）的话，就名叫做随法行（以增上智慧随顺教法而修行的人，是见道位中的利根者）。能超升而离生，而越过凡夫地。虽然未得须陀洹果，然而不会在此中间死亡，必定会得须陀洹果的。

比丘们！如果对于此法，能以如实的正慧而等见的话，就能得三结尽断之知。三结就是所谓身见（见有我，也就是我见）、戒取见（执取而行邪戒）、疑（疑惑正理）。（结就是烦恼。所谓结缚众生，不得解脱，而在生死中流转）。

比丘们！这就是名叫须陀洹果，已不堕于恶道，必定会正趣于三菩提（等觉，完全之觉悟），最长为再更七次往返于天人当中，然后究竟苦恼的边际（解除一切生死的苦恼）。

比丘们！如果对于此法，以如实正慧而等见，而不起心漏的话，就名叫做阿罗汉。到这境地，乃谓诸漏已尽，所作已作，已舍离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以正智而心解脱！」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十二、分别经：愚痴无闻的凡夫，没有智慧，没有利明，都在于五受阴生系着。多闻的圣弟子则不然。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受阴。所谓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是。愚痴无闻的凡夫们，因为没有智慧，没有利明，都在于五受阴生起我见，而系着，使心系着，而生贪欲。比丘们！多闻的圣弟子们，因为有智慧，有利明之故，在此五受阴当中，不会看见为我而系着，其心不会被结缚，不会生起贪欲。

甚么叫做愚痴无闻的凡夫，没有慧，没有明，而在于五受阴中，见为我而系着，使心被结缚，而生贪欲呢？比丘们！愚痴无闻的凡夫，因为没有慧，没有明之故，见色，而误认为是我，认为是异于我（他之我），认为是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像这样的见到受想行识，也误认为是我，是异我，是彼此相在。像如是的，那些愚痴无闻的凡夫，因为没有慧，没有明之故，对于五受阴，述说为是我，而系着，使心被结缚，而生贪欲之念。

比丘们！甚么叫做圣弟子有慧、有明，而不述说为我，不被系着，不使心结缚，不生起贪欲呢？因为圣弟子不认见色是我、异我、相在之故。像如是的，多闻的圣弟

子，因为有智慧，有利明，而对于五受阴，不认见为我，不系着，不使结缚于心而起贪欲等。那些所有之色，不管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都正确的观察其一切，均为是无常。像这样的，那些受想行识，不管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都正观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为是无常！」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六十三、分别经：本经乃叙述愚痴无闻的凡夫之计我—我执之次第。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受阴。所谓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是。比丘啊！如果沙门、婆罗门，执计为有我的话，则一切均为对于此五受阴而执计为有我的（我执）。那五种呢？诸沙门、婆罗门，对于色，认见为是我，是异我（他之我），是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如是这般，也认见受想行识是我、异我、相在。像这样的愚痴无闻的凡夫，都执计有我，而以无明去分别，去作如是的观察，而不离我所。不离我所的话，就会入于诸根。入于诸根后，诸会生触，就会被六触入所触。愚痴无闻的凡夫，因之而生苦乐，从此而生这些事，以及其它诸事。所谓有六触身是。那六种呢？所谓眼之触入处，耳、鼻、舌、身、意之触入处是。

比丘们！有意界、法界、无明界。凡夫都被无明之触所触。因此，愚痴无闻的凡夫，都说为是有，是无，是有无，是非有非无。说我为最胜，说我为相似，说我知、我见等。

又次，比丘们！多闻的圣弟子，虽住于六触入处，而能厌离无明，而能生明。这些圣者，对于无明，而能离欲，而能生明之故，都知见为不有、不无，非有非无，非不有无。也认知识非有我胜，非有我劣，非有我相似，非有我知、我见。这些圣者作如是而知，如是而见。

后，则从前所起的无明触，会自消灭，后面所显发之明之触，会集起！」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六十四、优陀那经：本经叙述如果解脱我、我所的话，则断五下分结。识就没有所住而离欲，而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东园鹿子母讲堂。

这时，世尊在于晡时（下午三至五点），从禅定中出定，而到讲堂，在堂阴之中之大众前面，敷座而坐。这时，世尊，以优陀那之偈（感兴而咏叹之颂），赞叹而说：

法无有吾我 亦复无我所 我既非当有 我所何由生 比丘解脱此 则断下分结

（诸法乃没有吾我的。也并没有我所有的。我既然并不是应当有，即我所将从何而生起呢？一位比丘，如将此解脱的话，就能断除五下分结〔贪结、瞋结、身见结、戒

取见结、疑结。对于上二界而说为下分界，也就是欲界之烦恼。法就是五阴〕。）

这时，有一位比丘，从他的座位站起，偏袒其右肩，右膝着在于地上，合起双掌，而仰白佛说：「世尊！甚么叫做没有吾我？也没有我所？甚么叫做吾我既然不是当有，即我所要从甚么地方而生？而比丘如能从这里解脱的话，则能断灭五下分结？」（等于偈颂的语译，是以疑问述说耳。）

佛陀告诉比丘说：「愚痴无闻的凡夫，都执计（推理想象）谓：色是我，是异我（他之我），是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受想行识是我、异我、相在。如果是多闻的圣弟子的话，则不认为色是我、异我、相在。不认见受想行识是我、异我、相在。也不是知者，也不是见者。此色是无常的，受想行识，也是无常的。色是苦的，受想行识也是苦的。色是无我，受想行识，也是无我的。此色乃非当为有，受想行识，也非当为有。此色为有坏，受想行识，也是有坏之故，非为我、非我所，我、我所都非当为有！如能这样的解脱的话，就能断灭五下分结！」

这时，那位比丘，又向佛请问说：「世尊！断五下分结后，为甚么会漏尽（结、烦恼尽），而无漏心解脱、慧解脱呢？同时能在现法（于此真实的人生）当中，自知已住于作证具足？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呢？」佛陀告诉比丘说：「愚痴的凡夫，无闻的众生，在于无畏之处，而生恐惧之故；愚痴的凡夫，无闻的众生，都是怖畏者（凡夫听说『无我』，就会极为不安）！要知道：

无我无我所 二俱非当生

（都是无我、无我所有。我与我所之二，均不应当生）。

都攀缘于四种识住。那四种呢？所谓色识住一色攀缘于色，爱乐、增进、广大、生长。也攀缘于受想行识住，而爱乐、增进、广大、生长。比丘！若有人说：『识在于这些里面，或者是来，或者是去，或者是住，或者是起，或者是灭，而增进、广大、生长。』然而作此说，乃是不对的，因为还有异法（和此不同之见解）。也就是说：识若来、若去、若住、若起、若灭，若增进、广大、生长，那不过是谈说而已，假若进一步的去追问其究竟的话，就说不知道，也就不能彻知其真象，唯有增加其产生愚痴而已，因为不是境界之故（不是真正的道理）。为甚么呢？因为比丘若离开色界之贪的话，则对于色之意生之缚，也会断，对于色之意生之缚，既断之后，即识之攀缘也会断，识已不会再住，同时也不会一再的增进、广大、生长。如果离开受、想、行界之贪的话，则对于受、想、行之意生之缚，也会断，受、想、行之意生之缚断后，攀缘也会断，就没有识所住之处，也没有增进、广大、生长。由于没有识所住之处，就不会增长，不增长之故，就没有为作之处，没有为作之处之故，则安住，安住之故，而知足。知足之故，就会解脱，解脱之故，则对于诸世间都无所取，无所取之故，就没有所著，没有所著之故，就会自觉涅槃。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比丘啊！我所说的识，乃不住于东方，不住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十方），是除欲、见法，是涅槃灭尽，是寂静清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摄颂如下：

生灭以不乐 及三种分别 贪着等观察 是名优陀那

（用生灭经和不乐经，以及三种的分别经，去平等观察贪着，就名叫做优陀那经）。

六十五、受经：本经叙述如实观察，须修禅思。如实观察就是对于五受阴之集与灭之观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大众要常常方便的修习禅思（等持，定，定心不动），要向内寂静其心。为甚么缘故呢？因为比丘都要常恒的方便修习禅思，去内寂其心，去如实而观察！怎样如实而观察呢？要观察这就是色，这就是色之集，这就是色之灭，这就是受想行识，这就是识之集，这就是识之灭。

甚么叫做色之集，受想行识之集呢？愚痴无闻的凡夫，对于苦、乐、不苦不乐之受，并不能如实而观察此受之乐、受之灭、受之味、受之患、受之离。由于不如实而观察之故，对于受而乐着，而生执取。由于执取，而有了有，由于有而有了生，由于生而有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这般的纯大苦聚，乃由于集而生。这名叫做色之集，这名叫做受想行识之集。（不如实观察为无明，乐着为爱，执取为取，有为了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就是老死等。此为十二缘起，也就是十二因缘之原形）。

甚么叫做色之灭，受想行识之灭呢？多闻的圣弟子们，受诸苦、乐、不苦不乐（舍）之受，而能如而观察受之集，受之灭，受之味，受之患，受之离。由于如实而观察之故，对于受之乐着，自会消灭，乐着消灭之故，执取就会消灭，执取消灭之故，有就会灭。有灭之故，生就会灭。生灭之故，老死忧悲恼苦就会灭。像这样的纯大苦聚，均能得以消灭。这名叫做色之灭，受想行识之灭。因此之故，比丘们！应该要恒常的方便修习禅思，将内在之心寂静！当一位比丘，就是这样的要住于禅思（禅定，心一境处），将内在之心寂静，要精勤方便，如实去观察！」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像如是的观察一样，那些『分别』『种种的分别』『知』『广知』『种种知』『亲近』『亲近修习』『入』『触』『证』等之十二经，也是像这样的广说（经文为二经，为十二经之略。又所列之经名，虽只十经，然而依下经而推，实为十二经）。

六十六、生经：本经叙述愚痴无明的凡夫，对于色等生爱着，而不能解脱。多闻的圣弟子即不爱着，而能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对于诸比丘们说：「应该要恒常的方便修习禅思，将内在的心寂静。为甚么缘故呢？因为方便的修习禅思，将内在的心寂静之后，就能如实而观察。甚么叫做如实而观察呢？要如实而观察这就是色，这就是色之集，这就是色之灭。此为受想行识，此为识之集，此为识之灭。

甚么叫做色之集，受想行识之集呢？比丘们！那些愚痴无闻的凡夫，未能如实而观察色之集、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因此之故，都喜乐于那些色，都赞叹、爱着那些色。由此，而在于未来世，仍然会一再的有色之生。受想行识也是如是的广说。那些色既又生，受想行识，又生起的话，就已不能解脱那些色，已不能解脱那些受想行识。因为是这样，我才会说他们不能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等，纯大苦聚。这名叫做色之集，受想行识之集。

甚么叫做色之灭，受想行识之灭呢？多闻的圣弟子们，如实而观察色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而如实而知。由于如实而知之故，不会乐于色，不会赞叹色，不会乐着于色，也不会生未来之色。受想行识，也是如是的广说。由于色不生，受想行识不生之故，对于色，就能得解脱，对于受想行识就能得解脱。因

此，我会说此人已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等纯大苦聚。这叫做色之灭，受想行识之灭。因此之故，比丘们！应该要恒常的方便修习禅思，将内在之心寂静，精勤方便，如实而观察！」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像如是的观察一样，乃至『作证』等之十二经，也应该说（如上列）

六十七、乐经：本经叙述如实观察，进而如实而知等事，大意和前经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该要恒常的方便修习禅思，将内在的心寂静。为甚么呢？比丘们！因为方便而修习禅思，而将内在的心寂静的话，就能如实而观察之故。甚么叫做如实而观察呢？所谓如实而知道这就是色，这就是色之集，这就是色之灭。这就是受想行识，这就是识之集，这就是色之灭。

甚么叫做色之集，甚么叫做受想行识之集呢？愚痴无闻的凡夫，不能如实而知色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由于不能如实而知之故，会乐着于色，会赞叹于色。由于乐着于色，赞叹于色之故，就会去执取。由于执取，而会有。由于有，而会有生，由于生，而有了老死忧悲恼苦。如是这般，聚生纯大的苦聚。这叫做色之集，叫做受想行识之集。

甚么叫做色之灭，受想行识之灭呢？多闻的圣弟子，如实而知色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由于如实而知之故，不乐着于色，不赞叹于色。由于不乐着于色，不赞叹色之故，爱乐就会消灭。爱乐消灭之故，执取就会灭，执取消灭之故，有就会灭，有灭之故，生就会灭，生灭之故，老病死忧悲恼苦，统统都会灭。像这样的纯大苦聚就会消灭！为甚么多闻的圣弟子要如实而知受想行识，以及识之集、识之灭、识之味、识之患、识之离，为甚么要如实而知呢？因为知道这些真相之故，就不会乐着于那些识，不赞叹那些识。不会乐着赞叹之故，乐爱就会消灭，乐爱消灭之故，执取就会消灭，执取消灭之故，有就会灭，有灭之故，生就会灭，生灭之故，老病死，忧悲恼苦，就会灭。如是这般，纯大的苦聚就会消灭，一切的一切，皆悉得到消灭！比丘们！这叫做色之灭，受想行识之灭。当比丘的，要恒常的方便而修习禅思，要将内在的心寂静！」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如观察之经，乃至作证等经的十二经，也是如是的广说（如上记）。

六十八、六入处经：本经叙述为了如实观察五阴，解脱生死，就须修习禅思。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要恒常的方便修习禅思。要向内寂静其心，要如实而观察。要怎样如实而观察呢？要如实而知道此为色，此为色之集，此为色之灭，此是受想行识之集，此是识之灭。

甚么叫做色之集，受想行识之集呢？缘于眼，以及色，而生眼识。此三事和合而生触，缘于触而生受，缘于受而生爱，乃至生纯大的苦聚，这叫做色之集。像这

样的缘于耳鼻舌身意，缘于意，以及法，而生意识。此三事和合而生触，缘触而生受，缘受而生爱。像这样的，乃至生纯大的苦聚。这叫做色之集，叫做受想行识之集。

甚么叫做色之灭，受想行识之灭呢？缘于眼，以及色，而生眼识。此三事和合而生触。触如果消灭，则受会消灭，乃至纯大苦聚会消灭。像如是的缘耳鼻舌身意，而缘于意，以及法，而生意识，此三事和合而生触，而触灭则受自会消灭。受如消灭，乃至纯大苦聚均会消灭。这叫做色之灭，受想行识之灭。因此之故，比丘们！应该恒常的方便而修习禅思，要向内去寂静其心！」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而欢喜奉行。

如观察之经，乃至作证之经之十二经，也如是的广说（如前记）。

摄颂如下：

受与生及乐 亦说六入处 一一十二种 禅定三昧经

（受经、生经，以及乐经。也说六入处经。一一的十二种经，均为是禅定三昧经）。

六十九、其道经：本经叙述有身见之生与否，乃在于乐着于五阴，或厌离五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要阐述有身见之集趣道（起有身见之道），以及有身见之集灭道（灭有身见之道）。甚么叫做有身集趣道呢？愚痴无闻的凡夫，不能如实而知道色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由于不如实而知之故，会乐于色，会赞叹色，会着于色，会住于色。由于喜乐于色，赞叹于色，着于色，住于色之故，会爱乐而执取。缘于取，而会有，缘于有，而会生，缘于生，而会有老病死，忧悲恼苦。像如是的生起纯大的苦聚。像如是的，受想行识，也同样之广说。这叫做有身集趣道（起有身见之道）。比丘们！此有身集趣道，应该要晓得，即是苦集的趣道（使苦生起之道）。

甚么叫做有身集灭道呢？多闻的圣弟子，乃如实而知色、色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由于如实而知道之故，对于色就不会喜乐，不会赞叹，不会执着，不会住着。由于不乐、不叹、不着、不住之故，对于那些色之爱乐会消灭。爱乐消灭的话，则执取会消灭，执取消灭之故，则有会灭，有灭之故，生就会灭，生灭之故，则老病死，忧悲恼苦等纯大苦聚就会消灭。像色一样，受想行识也是如此。这叫做有身灭道迹（消灭有身见之道）。有身之灭道迹，则是苦灭道迹（消灭苦之道）。由此之故，述说有身之灭道迹！」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当说有，及当知，亦如是说。

（说趣道之故，叫做『其道经』。当说之故，于此例略为『当说』。故其道经之二与三，如当说『有』（二），以及，『当知』（三），也是如是而说）。

七十、实觉经：本经乃分别而说有身、有身集、有身灭等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应当要阐说有身边、有身集边、有身灭边（边为分，也就是分别要说有身集，和有身灭之事）。大众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当会为你们讲说。

甚么叫做有身边呢？所谓五受阴是。那五种呢？所谓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是。这叫做有身边。甚么叫做有身集边呢？所谓爱，当来有爱，与贪、喜俱的彼彼乐着，这就名叫有身集边。甚么叫做有身之灭边呢？将此爱、当来有之爱、与贪喜同俱之彼彼的乐着，断灭吐尽无余，而离欲、而灭、而寂、而没，这就是名叫有身的灭边。因此之故，当应阐述有身之边，有身之集边，有身的灭边！」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当说有(二)，及当知(三)，亦如是说。为实觉经之二与三。

七十一、有身经：本经叙述有身、有身集、有身灭、有身灭道迹。而证悟有身之灭的人，就是阿罗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当应说明有身、有身之集、有身之灭、有身之灭道迹。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讲说！甚么叫做有身呢？所谓五受阴是。那五种呢？所谓色之受阴，受想行识之受阴是。这叫做有身。甚么叫做有身之集呢？所谓当来会有爱、贪、喜俱，而彼彼染着，这叫做有身之集。甚么叫做有身之灭呢？所谓将当来为有之爱，贪、喜俱之彼彼乐着等，统统断灭无余，都吐尽，而离欲，而灭寂。这叫做有身之灭。甚么叫做有身之灭道迹呢？所谓入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这叫做有身之灭道迹。这些事就是我为你们当说的有身、有身集、有身灭、有身灭道迹！」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有身经(二)

其余的即如是而说。如有差别的话，即：「当应知道有身。当应知道断有身之集。当应知道证有身之灭。当应知道修断有身之道迹」。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如当说有(三)，及当知(四)，也如是之说（有为第三、当知为第四）。

罗汉经(一)

又再差别的话，即：「比丘正知有身，断有身之集，证有身之灭，修断有身之道。这叫做比丘之断爱欲之缚，断诸结之法。这样的修到无间等（了达、证悟）的话，就能究竟苦边。」

罗汉经(二)

又再差别的话：「就名叫做比丘之究竟边际，究竟离苦，究竟梵行，纯净的上士。」

罗汉经(三)

又再差别的话：「就叫做比丘阿罗汉之尽诸有漏，所谓所作已作，已舍重担，速得己利，尽诸有结，以正智，而心得解脱：」

罗汉经(四)

又再差别的话：「就叫做比丘之断关，而渡堑，超越境界，脱离诸防遯，建圣法之幢！」

罗汉经(五)

又再差别而说，即：「为甚么叫做断关呢？所谓断五下分结是。甚么叫做渡堑呢？所谓渡无明之深堑是。甚么叫做超越境界呢？所谓究尽无始的生死是。甚么叫做脱离诸防遯呢？所谓有、爱，都尽！甚么叫做建圣法幢呢？所谓尽我慢是！」

罗汉经(六)

又再差别而说：「这叫做比丘之断五枝（丈），而成六枝（支），守护一依，四种，弃舍诸谛，离诸求，净诸觉，身行息，心善解脱，慧善解脱，纯一而立梵行之无上士。

摄颂如下：

其道有三种 实觉亦三种 有身四种说 罗汉有六种

（其道经有三种，实觉经也是三种。有身经即说有四种，罗汉经为六种。）

七十二、知法经：本经叙述五阴为所知之法，调伏贪欲、断离贪欲、超越贪欲为智。珂罗汉就是智者。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要为你们说所知之法，和智，以及智者。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阐释：甚么叫做所知之法呢？所谓五受阴是。那五种呢？所谓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是。这叫做所知之法（所应得知之法）。甚么叫做智呢？能调伏贪欲，断除贪欲，超越贪欲，就名叫做智。甚么叫做智者呢？所谓阿罗汉是也。阿罗汉并没有他世之死，也不是没有他世之死，并不是有无他世之死，也不是非有无他世之死。如广说的话，乃为无限量（不可算数），而诸数永灭！这叫做说所知法、智，以及智者。」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十三、重担经：本经叙述五阴为重担。也说明取担、舍担、担者等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将会为你们讲说重担、取担、舍担、担者之义。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讲说。甚么叫做重担呢？所谓五受阴是。那五种呢？所谓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甚么叫做取担呢？当来会有之爱、贪、喜俱之彼彼的乐着是。甚么叫做舍担呢？假如当来会有之爱、贪、喜俱，而能永断这些彼彼的乐着，使无余存，都消灭后，都吐尽，离欲、灭没是。甚么叫做担者呢？所谓士夫是。士夫有他的如是之名，如是之出生，如是之族姓，如是之食量，如是之受苦乐，如是之长寿，如是之久住，如是之寿命的齐限。这叫做重担、取担、舍担、担者！」

这时，世尊，同时也说偈而说：

已舍于重担 不复应更取 重任为大苦 舍任为大乐

当断一切爱 则尽一切行 晓了有余境 不复转还有

（如果已舍弃重担的话，就不应一再的更取重担。重任为大苦，舍任叫做大乐。当应断除一切的爱欲，则能尽灭一切的业行。晓知有余之境的话，就不会一再的还转为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十四、往诣经：愚痴无闻的凡夫，不能如实而知五阴，因此而被五阴系着。多闻的圣弟子则与此相反。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受阴。那五种呢？所谓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是。愚痴无闻的凡夫，不能如实而知色、色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由于不能如实而知之故，对于色，会喜乐、赞叹、系着，而住着，都被色所缚，被内在之缚所缚，不知根本，不知边际，不知出离。这叫做愚痴无闻的凡夫，都以缚而生，以缚而死，以缚从此世转生至于他世。在那里又以缚而生，以缚而死。这叫做愚痴无闻的凡夫，都随着魔，而自在的入于魔之网中。随着魔所化，随着魔之缚，而被所缚，而被魔所牵引！受、想、行、识，也是如此。」

多闻的圣弟子，即能如实而知色，知色之集，知色之灭，知色之味，知色之患，

知色之离。由于如实而知之故，不贪喜于色，不赞叹于色，不系着而住于色，不会被色缚所缚，不会被内缚所缚，知道根本，知道决济，知道出离。这叫做多闻的圣弟子，不随着缚而生，不随着魔而自在，不入魔之手，不随魔所作，不是魔所缚，解脱魔缚，离开魔所牵制。受、想、行、识，也是如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十五、观经：本经叙述如来与阿罗汉之差异。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受阴。那五种呢？所谓色受阴等是。比丘们！对于色讨厌，离开其欲，寂灭而不起，而解脱。这叫做如来、应（应供）等正觉。像如是的，对于受、想、行、识，而离开其欲，寂灭而不起，而解脱。这叫做如来、应、等正觉。

比丘们！如对于色讨厌，而离欲，而寂灭，就名叫做阿罗汉之慧解脱。像如是的，讨厌受想行识，而离欲，而寂灭，就为之阿罗汉之慧解脱。比丘们！如来、应、等正觉，和阿罗汉之慧解脱，有甚么差别吗？」比丘仰白佛陀说：「如来乃为法之根，乃为法之眼，乃为法之依。唯愿世尊，为了诸比丘们，广说此义！请比丘们听后，定会信受而奉行！」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阐说。所谓如来、应、等正觉，就是未曾听法，而能自觉法，能通达于无上的菩提，于未来世，开觉声闻，而为他们说法。所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正道分。比丘们！这叫做如来、应、等正觉，未得而能得，未利而能利，知道、分别道、说道、通于道。又能成就诸声闻，能教授教诫声闻。阿罗汉们，都正顺如是之说，而欣乐善法。这叫做如来与阿罗汉之差别。」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十六、欲贪经：本经叙述五阴是无常、苦、无我等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受阴。那五种呢？所谓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是。你们比丘，应当观察色阴，观察色阴后，见有我、异我（他之我）、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善哉！善哉！色乃为无我的。无我的，就是无常，无常的话，就是苦的。如果是苦的话，那些一切的一切，均非为我，非异我（不是他之我），非相在（不是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当应作如是之观察。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此五受阴，都观察为非我、非我所。如是的观察后，对于世间，都没有所取。没有所取的话，则没有所著。无所著的话，就会自觉涅槃。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十七、生经：本经叙述应对于色等五阴断除贪欲，就叫做色等之断。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当应断除对于色之欲贪，欲贪断除后，则色就会断灭，色断灭后，就会得断知。得断知后，即根本会断，有如截断多罗树（棕栝树，一旦截断，即不再生）之头那样，未来就不会一再的受生。像如是的，对于受想行识之欲贪也断除，乃至未来世，已不会一再的更生。」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十八、生经：本经叙述五阴生起之处，即病、死会起，五阴灭处，即老、死会般。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色之起，色之住，色之出的话，即苦恼会在此而起，病痛也会住于此，老死乃出于此。受想行识，也是如是。比丘们！假如色已灭除，已休息，已消没的话，即苦恼就会于此而告消灭，病痛会于此休息，老死会于此消没！受想行识，也是如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十九、生经：本经叙述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未来与现在之五阴都不顾、不欣、讨厌、离欲而寂静。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过去和未来之色，尚且是无常的，更何况是现在之色，怎么会不是无常呢？多闻的圣弟子，像如是的观察后，并不回顾过去之色。也不欣喜未来之色。对于现在之色，都厌离、欲灭、寂静。受想行识，也是如此。」

比丘们！假如没有过去色的话，即多闻的圣弟子，就没必要不回顾过去之色（如没有，即无须注意其有否苦痛，和变易与否）。由于有过去色之故，多闻的圣弟子，乃不回顾过去之色（有色之故，须弃除，弃除后，等于废物，就不会一再的回顾）。假如未来色没有的话，即多闻的圣弟子们，就无须不欣乐未来之色。由于未来色确实为有之故，多闻的圣弟子们，乃不欣乐未来之色。假若没有现在之色的话，即多闻的圣弟子们，就无须对于现在之色生起厌离，也无须向于欲之灭、之尽，去努力。由于通常都会贪欲现在之色之故，多闻的圣弟子，就会对于现在之色生起厌离，会向于欲贪之灭尽去用功努力！受想行识，也是如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经一样，苦、空、非我之三经，亦是作如是之说。

八十、法印经：观五阴为无常、离，乐心清静解脱，为之空。而起无相等知见，

叫做圣法印、知见清淨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将为你们说圣法印，以及见清淨等事。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假如有一位比丘，作如是之说：『我虽然对于空、三昧，还没有所得，但是我乃发起无相、无所有、离慢、知见的人！』你们千万不可以发出这种语。为甚么呢？因为对于空未曾有所得的人，而说他得无相、无所有、离慢、知见者，是没有这道理的。假如有位比丘，作如是之语而说：『我因得空，而能起无相、无所有、离慢、知见！』这就是善哉之说。为甚么呢？因为如果得空后，善能执无相、无所有、离慢、知见，是有此道理之故。

其次，甚么叫做圣弟子之见清淨呢？」比丘们回禀佛陀说：「佛陀乃为法根、法眼、法依！唯愿为我们阐说。诸比丘们听佛说法后，定会如教奉行。」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假如比丘，在于空闲处的树下静坐，善能观察色之无常、磨灭、离欲之法。像如是的对于受想行识，也观察为无常、磨灭、离欲之法。观察那些阴都是无常、磨灭、不坚固、变易之法的话，就心会喜乐于清淨解脱。这叫做空。像如是的观察的人，还不能离慢，还不能知见清淨。又有正思惟三昧，以观察色相之断灭，声、香、味、触、法等相之断灭，这叫做无相。像如是的观察，犹然还未能离慢，还未能知见清淨。而又有正思惟三昧，以观察断贪相、瞋恚、痴相等，这叫做无所有。像如是的观察的人，犹未离开慢，还未达到知见清淨。又有正思惟三昧，以观察我和我所到底是从何而生？又有正思惟三昧，以观察我和我所，或者由见，或者由闻，或者由嗅，或者由尝，或者由触，或者由识等而生（由见闻嗅尝触识，也就是六根发六识之作用，而有我、我所）。又作此观察：或者是由于因，或者是由于缘而生识的话，即此识之因与缘，是常呢？或者为无常呢？又作此思惟：或者由于因，或者由于缘，而生识的话，即那些因，那些缘，均为是无常的。又次，那些因，那些缘，如果均为是无常的话，则由那些无常之因缘所生之识，怎么会有常呢？此无常之法，就是有为之行。从因缘而起之法，就是患之法、灭之法、离欲之法、断知之法。此名圣法印、知见清淨。这叫做比丘！当为你们阐说圣法印、知见清淨，要如是的广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十一、富兰那经：本经叙述佛陀破斥富兰那外道之无因无缘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昆耶离（昆舍离，中印度）的猕猴池之侧的重阁讲堂。

这时，有离车族（昆舍离国之刹帝利族），名叫摩诃男。他每天都游行，也往诣于佛所。有一天，那位离车，曾作此念：「如果我早访世尊所住锡的地方的话，即世尊，以及认识我的比丘们，都在禅思中（不可打扰他们）。我现在应该往诣七庵罗树的阿耆昆外道之处才对。」（课形外道）。因此，他就往诺富兰那迦叶的住处（六师外道之一）。这时富兰那迦叶外道之众之主，乃被五百位外道围遶，都高声嚷嚷而在嬉戏，都在论说俗事。富兰那迦叶于此时，遥见离车的摩诃男，向其所住的地方来。他就叫诸眷属，叫他们要安静下来。他说：「你们要肃静，不可作声！来的人就是离车王族的摩诃男，是一位沙门瞿昙的弟子。是沙门瞿昙的白衣的弟子（在家信徒）。在昆耶离国中，乃最为上首的人物。常乐于静寂，赞叹寂靜，其所参

诣的地方，就是寂静之众。因此之故，你们应该要肃静！」说后之时，摩诃男已到达那些外道的群众，和富兰那的住处。

于是，就和富兰那相互合掌问讯，互相慰劳（讲客套话）问安后，就退坐在一边。这时，摩诃男向富兰那发问说：「我曾听说：富兰那！你为你的诸弟子们说法时，都说：『众生乃没有甚么因，没有甚么缘，而自会有垢秽。众生并没有因，没有缘，自会为清净。』现在世间上，有这一种论。你想想看，这些话，到底是外教的人相毁谤之言呢？而世人所撰的这些语，到底是正确之法呢？或者为非法呢？颇有世人（是否有人）共论而难问，而嫌责你的吗？」

富兰那迦叶说：「确实有此论。并不是世人之妄传，我就是立此论之人！因为这是如法之论！我所说的此法，都是顺着正法！并没有人来到此处来难问、呵责。为甚么呢？摩诃男啊！因为我乃如是而见，如是而说之故。所谓无因无缘，众生有垢，无因无缘，众生清净！」

这时摩诃男听富兰那所说之语，心里上觉得不甚喜乐，因此，而呵骂几句后，就由座站起，脚步向着世尊所住锡的地方迈进。到后，行礼如仪（头面礼足），退坐在一边。他就将刚才和富兰那所论之事，向佛广说（详细禀明）。

佛陀听后，告诉离车族的摩诃男说：「那位富兰那所发之言，是不足记取的。像这一类的富兰那，乃为愚痴，为不辨明是非的人之故，而作此说的。所谓『无因无缘，众生有垢，无因无缘，众生清净。』为甚么缘故，我会说他立此论为愚痴而不辨是非呢？因为有因有缘，众生才会有垢秽，有因有缘，众生才会清净的。摩诃男啊！由于甚么因，甚么缘，众生会有垢秽？何因何缘，众生会为清净呢？摩诃男啊！假如色，一向（本来）就是苦，就是不乐，不是随乐，不是乐所长养，可说就是离开乐。因此，众生不可以因此而生乐着。摩诃男啊！色并不一向就是苦，并不是非快乐，随于乐，长养乐，不离乐，因此之故，众生会对于色而染着。由于染着之故，会被系缚，系缚之故，而有烦恼。摩诃男啊！假如受想行识，一向就是苦而非乐，非随乐，非乐所长养，而是离开乐的话，众生就不应该以此而生乐着。摩诃男啊！识并不是一向就是苦，不是非乐，随于乐，乐所长养，不离开乐，因此之故，众生才会对于识，而被染着，染着之故，会系缚，系缚之故，会生烦恼。摩诃男啊！这叫做有因有缘，众生有垢。

摩诃男啊！由于甚么因，甚么缘，众生会清净呢？摩诃男啊！如果色，一向就是乐，并不是苦，非随苦，非忧苦所长养，离开苦的话，即众生就不应因此色，而生厌离。摩诃男啊！色乃一向非乐、是苦、随苦，是忧苦之所长养，不离开苦。因此之故，众生会厌离色。由于生厌之故，就不会乐色，不乐色之故，会得解脱。摩诃男啊！如果受想行识，一向就是乐，而不是苦，非随于苦，非忧苦之所长养，是离开苦的话，即众生就不会因于识，而生厌离。摩诃男啊！由于受想行识，乃非一向为乐，是苦，是随苦，是长养忧苦，不离开苦，因此之故，众生会厌离识。由于生厌之故，就不会乐，不乐于识之故，就会解脱！摩诃男啊！这叫做有因、有缘，而众生会清净！」

这时，摩诃男，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礼佛后，离开该处。

摄颂如下：

知法及重担 往诸观欲贪 生及与略说 法印富兰那

（知法经，以及重担经，往诸经、观经、欲贪经，生经，以及略说，法印经、富兰那经）。

八十二、竹园经：本经叙述多闻的圣弟子，见五阴为无常，为苦，为无我，而得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支提（制多，灵庙）之竹园的竹园精舍。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多闻的圣弟子们！你们到底将甚么见为无常，为苦呢？」诸比丘们回答说：「世尊乃为法的根，法的眼，法之依 唯愿为我们阐说。诸比丘们听后，当会如说去奉行。」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要仔细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阐说。多闻的圣弟子，对于色，见为是无常、是苦。对于受想行识，见为是无常、是苦。比丘们！你们认为色是常呢？是无常呢？」比丘们白佛说：「是无常啊！世尊！」佛陀说：「比丘们！无常的，到底是苦与否呢？」比丘白佛说：「是苦的！世尊！」佛陀说：「比丘！如果是无常，是苦的话，就是有变易之法。多闻的圣弟子们，宁在于此中间，见为我，为异我（他之我），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与否呢？」（异我就是对于自我而说他我之别存。相在即为自我、他我之对立共存）。

比丘们向佛回答说：「弗也，世尊！」佛陀说：「受、想、行、识，也是和这道理一样。因此之故，比丘们！要知道！所有一切之色，不管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是粗、是细，是好、是丑，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非异我、不相在。受想行识，也是同一原理。多闻的圣弟子们，像如是的观察，而厌色，而厌受想行识。由于讨厌之故，不会喜乐，不喜乐之故，就会解脱。解脱之故，即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这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八十三、昆舍离经：本经叙述多闻的圣弟子，不见五阴为我、异我、相在，故得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昆耶离的猕猴池之侧的重阁讲堂。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多闻的圣弟子，到底对于甚么，见为非我、不异我（不是他之我）、不相在（不是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而如是的平等正观，如实而知见的呢？」比丘白佛说：「世尊为法根、法眼、法依，唯愿为我们阐说。诸比丘们听后，定会如说奉行。」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阐说。多闻的圣弟子，乃对于色，见为非我，不异我（不是他之我），不相在（不是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这叫做如实正观。受想行识，也是如此。」

佛陀又告诉诸比丘们说：「色为常呢？为无常呢？」比丘们回答说：「是无常啊，世尊！」佛陀又告诉比丘们说：「如果是无常的话，是苦呢？或不是苦呢？」比丘们白佛说：「是苦啊，世尊！」佛陀又说：「比丘们！如果是无常，是苦的话，就是变易之法。多闻的圣弟子们，于此当中，宁见为我、异我、相在与否呢？」比丘们白佛说：「弗也！世尊！」佛陀说：「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因此之故，比丘们！所有的诸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不是我，均不异我，均不相在。这叫做如实而正观。受、想、行、识，也是同样之理。多闻的圣弟子，如是而观察的话，就对于色，而得解脱，于受想行识，而得解脱。我会赞说这一种人，已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的纯大苦聚！」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十四、清净经：圣弟子见五阴为非我、不异我、不相在。观察诸世间均无所取，而无所著，而得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色是无常，无常则为是苦，苦则为非我、非我之故，那些一切的一切，都非我、非异我（不是他之我）、非相在（不是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这样的如实而知，叫做正观！受、想、行、识，也是同一道理。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此五受阴，观察为非我、非我所。如是这般，观察诸世间，均没有所取、没有所取之故，就没有所著，没有所著之故，就会自觉涅槃。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十五、正观察经：圣弟子，观察五受阴为非我、非我所，而无所取、无所著，而自觉涅槃，和前经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比丘们！你们到底在于何处不见我、异我、相在呢？」比丘白佛说：「世尊为法根、法眼、法依，唯愿为我们阐说。诸比丘们听后，定会如说奉行！」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当会为你们说明。你们是否对于

色，不见有我，异我（对于自我，而说他我之别存），相在（自我、他我之对立共存）吗？对于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吗？比丘们！色是常呢？为无常呢？」比丘们白佛说：「是无常啊，世尊！」佛陀说：「比丘们！如果为无常的话，是苦与否呢？」比丘白佛说：「是苦的，世尊！」佛陀说：「比丘们！如果是无常、是苦的话，就是变易之法。多闻的圣弟子，宁在于此中见为是我，异我、相在与否呢？」比丘们白佛说：「弗也！世尊！」

佛陀说：「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因此之故，比丘们！所有的诸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或者是外，或者是粗，或者是细，或者是好，或者是丑，或者是远，或者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不异我（不是他之我）、不相在（不是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受想行识，也是如此。比丘们！多闻的圣弟子，都观察五受阴为非我、非我所。像如是的观察的话，则对于诸世间的一切，均无所取，无所取之故，就没有所著，无所著之故，就会自觉涅槃。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十六、无常经：本经叙述色为无常、苦、无我等，而生厌、离欲、不乐，而得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无常之色，为有常的话，则那些色，就不应该会有病有苦的。也不应该对于色有所求。如：欲使其为如是，使其不为如是等事是。由于色为无常之故，这些色，当会有病有苦之发生。当然也就不能欲使其如是，或欲使其不如是了。受想行识，也是如此。」

佛陀继之又垂问说：「比丘们！你们觉得如何呢？到底色为常呢？为无常呢？」比丘们白佛说：「是无常啊，世尊！」佛陀又问：「比丘们！如果是无常的话，是苦与否呢？」比丘们白佛说：「是苦啊，世尊！」佛陀说：「比丘们！如果是无常、苦的话，就是变易之法。多闻的圣弟子，宁在其中，见为是我，是异我（他之我），是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的吗？」比丘们白佛说：「弗也！世尊！」佛陀说：「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因此之故，比丘们！所有诸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非我所。要如实而知！受想行识，也是如是。多闻的圣弟子，都是这样的正观色阴，正观后，对于色，会生厌，会离欲而不喜乐，而得解脱。对于受、想、行、识，也是生厌，也离欲，也不喜乐，而得解脱。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十七、苦经：本经叙述色为苦，五阴为苦，为无常。由此观察而解脱诸苦等事，和前经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说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色是苦的。如果色不是苦的话，就不应该在于色上面会有病、有苦之发生。也不能欲使其如是，也不能令其不如是。由于色是苦之故，在于色当中，会生病，也能在于色当中，欲使其如是，不使其如是。受想行识，也是如此。」

佛陀又垂问说：「色为常呢？是无常呢？」比丘们白佛说：「是无常啊！世尊！」佛陀说：「比丘们！无常是苦与否呢？」比丘回禀佛陀说：「是苦的，世尊！」佛陀说：「比丘们！如果是无常，是苦的话，就是变易之法。多闻的圣弟子，宁于此当中，见为我，为异我，为相在与否吗？」比丘们白佛说：「弗也！世尊！」佛陀说：「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因此之故，比丘们！诸所有之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不异我（不是他之我）、不相在（不是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都像这样的如实而观察。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多闻的圣弟子们，对于色而得解脱，对于受想行识，而得解脱。我会说这些弟子们，已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等，诸大苦聚。」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合经卷第三完

杂阿含经卷第四

八十八 郁多罗经：本经叙述郁多罗之孝养，于现世有名称，死后得生天等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年轻的婆罗门，名叫郁多罗（孝养），来参诣佛陀。到后，在世尊前问讯，慰劳，然后退在一边。他仰白佛陀说：「世尊！我都恒常依法而行乞食，用来供养父母，使父母得到快乐而离苦。世尊！我这样做，有多福与否呢？」佛陀告诉郁多罗说：「实在有很多之福的。为甚么呢？因为如果有人如法去向人乞食，去供养父母，去使父母安乐，而除弃其苦恼的话，实在有大福之故。」这时，世尊用偈而说：

如汝于父母 恭敬修供养 现世名称流 命终生天上

（像你这样的对于父母能恭敬，而修供养的人，在于现世当中，其名称会远流！命终之后，会生到天上去！）

佛说此经后，年轻的郁多罗，非常的欢喜而随喜。向佛行礼后，离开该处。

八十九 优婆迦经：本经叙述佛陀不称赞因祭祠大会而杀生，乃称赞不杀生者。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年轻的婆罗门，名叫优婆迦，来参诣佛所，到后，在世尊前面相问讯、慰劳，然后，退住在一边。他向佛说：「瞿昙！诸婆罗门们，都常称叹邪盛（以畜生祭祀）的大会。沙门瞿昙您，是否也会称叹邪盛的大会吗？」佛陀告诉优婆迦说：「我不是一向都称叹的。有的邪盛大会可以称叹，有的邪盛大会不可称叹之故。」优婆迦仰白佛说：「那一种邪盛大会可以称叹，那一种邪盛大会不可以称叹呢？」佛陀告诉优婆迦说：「如果举行邪盛大会时，都系缚群少的特牛（雄牛）、水特（雄的水牛）、水特（雌牛），以及诸羊犊（小羊）等弱小的众生，均予以伤害，都逼迫苦切（迫使牠们苦痛惊惶）。对于仆使工作人员，则以鞭笞恐惶，使他们悲泣号呼，不喜不乐，都以众苦而役使人家去工作。像如是的邪盛大会，我就不会称叹。因为会造大难之业之故（不得近于阿罗汉）。假如举行祭祀大会时，不系缚群牛等，乃至不使众生那么的辛苦去工作的话，则这种大会，就是我所称叹的。因为不会造成大难之故。」

这时，世尊，就说偈而说：

马祀等大会 造诸大难事 如是等邪盛 大仙不称叹
系缚诸众生 杀害微细虫 是非为正会 大仙不随顺

若不害众生 造作众难者 是等名正会 大仙随称叹
惠施修供养 为应法邪盛 施者清静心 梵行良福田
如是大会者 是则罗汉会 是会得大果 诸天皆欢喜
自行恭敬请 自手而施与 彼我悉清净 是施得大果
慧者如是施 信心应解脱 无罪乐世间 智者往生彼

（以牛马去祭祀的大会，会造成诸多大难之事。像这等邪盛的大会，乃大仙〔佛自称〕我，不会称叹之事。）

（系缚杀害那些众生，也伤害杀灭很多微细之虫。这不能叫做正法，大仙我，是不会随顺这种作法的。）

（如果不杀害众生，不造成众难的话，这些事，才名叫做正会，是大仙我，会随喜而称叹的。）

（以惠施而修供养，依照正法去行邪盛〔祭祀〕，惠施的人，乃以清净之心，是梵行的良福田！）

（像这种大会，就是名叫阿罗汉之大会。这种会，能得大的果报，是诸天均会欢喜的！）

（自己先行恭敬之仪，且自己亲自施与，则彼此〔施者、受施者〕，均为清净，这种惠施，必定能得大果！）

（有智慧的人，会如是的去行惠施〔有关于祭祀等仪事〕，也以虔信之心，就会得解脱。会到没有罪业的极乐的世界，有智慧的人，就会往生到那个地方！）

佛说此经后，那位优婆迦婆罗门，听佛所说，非常的欢喜而随喜。礼谢佛陀后，离开佛所。

九十、优婆迦经：本经叙述有关于清净的祭祀，乃有良福田，能往生乐界如前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广说如上述。其它有差异的地方，就随说异偈而说：

无为无诸难 邪盛时清净 如法随顺行 摄护诸梵行
馨香归世界 超过诸凡鄙 佛于邪盛善 称叹此邪盛
惠施修供养 邪盛随所应 净信平等施 梵行良福田
彼作如是施 是施罗汉田 如是广大施 诸天所称叹
自行恭敬请 自手而供养 等摄自他故 邪盛得大果
慧者如是施 净信心解脱 于无罪世界 智者往生彼

（无为而作，也没有造成诸灾难的话，则举行邪盛〔祭祀〕大会时，也会成为清净的大会。也就是说：如法而随顺众生而行，就能摄护诸梵行！）

（馨香所归的世界，乃超过诸凡鄙的。佛陀对于邪盛大会，如举行得适当的话，也会称叹此邪盛大会！）

（惠施而修供养邪盛大会，即随着所应行的礼仪去行，而以净信去平等惠施供养的话，就是梵行的良福田！）

（他们如果作如是而施的话，就是惠施于阿罗汉的福田。像这样的广大而施的话，就是诸天所称叹的！）

（凡事亲自行恭敬，而且都亲自以手去供养。这样则能平等而收摄自他之故，其邪盛的大会定会得大果报！）

（有智慧的人就是像这样的去行惠施，都以清净的信心而得解脱。在于没有罪业的世界，有智慧的人，会往生到那个地方！）

佛说此经后，优婆迦婆罗门，听佛所说，而欢喜，礼谢佛陀后离去。

九十一、郁阇迦经：本经叙述在家的俗人，于现在与当来之世之能得利乐之法等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年轻的婆罗门，名叫郁阇迦，来诣佛所，礼拜佛足后，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陀说：「世尊！俗人，在家之人（向往出家的在家人），应该要行那些法，才能在于现世得到安隐，在于现世法当中得到安乐呢？」佛陀告诉那位婆罗门说：「有四种法，俗人之在家者，能依之而得现法之安，以及现法之乐。那四种呢？所谓方便具足，守护具足，善智识具足，正命具足是。

甚么叫做方便具足呢？就是说：一位善男子，在种种的工巧业处，以自营生。如种田、商贾（买卖），或者以王事（参与政事），或者以书疏、筹划（算筹、谋画）。在这些工巧业处（技术性的工作场地），一方面精勤努力工作，一方面修行，这叫做方便具足。

甚么叫做守护具足呢？所谓：善男子之所有的钱财谷物，由于方便而得，也就是亲手执作（工作），如法而得，能极为守护，不使王、贼、水、火等所劫夺漂没而失去，不会像不善守护者之亡失，不被爱念者辄取，及不被诸灾患所坏，这名叫做善男子之善于守护。

甚么叫做善智识具足呢？假若有善男子，不落度、不放逸、不虚妄、不凶险的话，则如是的知识（善友），乃善能安慰，对于未生起的忧苦，能使它不生起，已生起的忧苦，能使其开觉，未生起的喜乐，能使其速生，已生起的喜乐，善能护持，使其不失，这名叫做善男子的善知识具足。

甚么叫做正命具足呢？所谓善男子，其所有的钱财，出纳称量，都周圆掌护，不使其多入少出，多出少入。好像以秤去秤物那样，缺少的话，就把它增之，多的话，就把它减之，知道平准而舍之。像如是的，善男子能善秤量财物，等入等出，不可使其入多出少，或出多入少（所谓善能经营而有公德心之义）。如果善男子没有钱财，而广散的滥用钱财，这种生活，人人都会叫他为之优昙钵果（优昙华三千年开一次华，为稀有之义）。所谓没有种子，而由于愚痴贪欲之故，乃不顾其后，是也！

或者有一位善男子，虽然其财物非常的丰富，但是不能食用，傍边的人都会说他为愚痴的人，有如将饿死的狗一样。因此之故，一位善男子，其所有的钱财，能自称量，能等入等出（善能运筹）。这叫做正命具足。像如是的，婆罗门啊！此四法如果皆能成就的话，就能达成现法安隐，现法快乐！」

婆罗门又仰白佛说：「世尊！在家之人，要有那些法，才能使后世安隐，后世快乐呢？」佛陀告诉婆罗门说：「在家之人有四法，能使后世安隐。后世快乐！那四法呢？所谓信具足、戒具足、施具足、慧具足是也。

甚么叫做信具足呢？就是说：一位善男子，在于如来所，得信敬之心，而建立信本。这乃不是诸天、众魔、梵王，以及其余的世人、同法所能破坏的。这叫做善男子之信具足。

甚么叫做戒具足呢？就是说：一位善男子，能够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叫做戒具足。

甚么叫做施具足呢？就是说：一位善男子，离开慳垢之心，居于在家，而行解脱施，都常以亲手施与，喜乐修习那些舍施，以平等心去行布施。这叫做善男子之施具足。

甚么叫做慧具足呢？就是说：一位善男子，如实而知苦圣谛，如实而知集、灭、道圣谛。这叫做善男子之慧具足。假如有一位善男子，居在俗家而学佛，而实行此四法的话，就能得后世要隐、后世快乐！」

这时，世尊又说偈说：

方便建诸业 积聚能守护 知识善男子 正命以自活
净信戒具足 惠施离慳垢 净除于迷道 得后世安乐
若处于居家 成就于八法 审谛尊所说 等正觉所知
现法得安隐 现法喜乐住 后世喜乐住

（以善巧方便之法去建立诸事业，积聚家业后，须要善能守护它。要作为具有知识的善男子，要以正命〔为生活而作的正当的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要具有净信，要具有净戒。要惠施而离开慳吝的垢染之心。要有智慧去净除会生迷惑之法。这样，则后世能得安乐。）

（假如在家学佛的人，能成就此八法〔1.方便，2.守护，3.善知识，4.正命，5.信，6.戒，7.施，8.慧〕，能够真实去审察世尊所说之法，去行等正觉〔佛陀〕所知之法的话，则现在世能得安隐，现在世能够安住喜乐里，后世也能住于喜乐的世界。）

佛说此经后，郁阇迦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礼谢佛陀后，离去。

九十二、憍慢经：本经叙述憍慢婆罗门乃一位不孝父母，不尊重师长的人。然而听佛说法后，即皈佛而出家。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乃住在于拘萨罗（乔萨罗）国，在人间游行，而到了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来。

这时，舍卫国里，有一位名叫憍慢的婆罗门住在那里。他的父母的出身、种性，均为清净（良好的家庭），并没有缺点可言。祖先七世相承，都是非常清白的世家。是一位婆罗门的师范，通达于诸言论。上万的诸论记典，都能了达。也能了解法之优劣，能分别诸字。均能了知万事的久远以来之本末因缘，也详知每句记说，容貌也非常的端正。然而或因生性志高，族姓志高，容色志高，聪明志高，财富志高之故，并不孝敬父母，不尊重前辈，不敬重师长。他听人说沙门瞿昙，住锡在于拘萨罗国，于人间游行，而到了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来。他听到此消息后，曾作此念而说：「我应该到那位沙门瞿昙之住处。如果他有甚么法要对我说的话，就应和他辩论，假如没有甚么法可说的话，就默然而回来好了！」

这时，憍慢婆罗门，乘坐在白马所驶的车辆，有好多年轻的婆罗门，前后引导随从。有的持金柄的伞盖，有的手执金瓶，就这样的去见世尊。他们到了园的门前，就下车步行而入。这时，世尊在大众围遶下，正在说法当中，并没有时间去顾念憍慢婆罗门。因此，憍慢婆罗门乃于此此时，生起此念：「沙门瞿昙并不顾念于我，我应回去！」这时，世尊知道憍慢婆罗门的心念，就说偈而说：

憍慢既来此 不善更增慢 向以义故来 应转增其义

（憍慢啊！你既然到此地来了，为甚么不善于处理其目的，而更又

增加憍慢呢？你乃抱着你所谓正义之故而来，就应该转增而伸其义才对！）

这时憍慢婆罗门，曾作此念：「沙门瞿昙已经知道我内心所想之事。我就应该去敬礼他！」这时世尊告诉憍慢婆罗门说：「止！止！（不要！不要！）不须要礼拜！你的心已净就够了！」

诸大众们，在于此时看到此光景后，各人都高声而唱说：「奇哉！世尊！真有大德大力！这位憍慢婆罗门，乃依恃他的出身而憍慢，依族姓而憍慢，依容色而憍慢，依聪明而憍慢，依财富而憍慢。同时，因憍生惯养之故，不敬父母、诸尊、师长。然而现在于沙门瞿昙之处，却一变而为非常的谦卑，非常的底心下气，欲行礼拜佛足之大礼！」

这时，憍慢婆罗门，乃在于大众之前，发声叫大家肃静。他请示佛陀而说偈说：
云何不起慢 云何起恭敬 云何善慰喻 云何善供养

（对于甚么人不可以起憍慢？对于甚么人应该要起恭敬心？对于甚么人要慰喻他？对于甚么人要善于供养？）

世尊也于此时，说偈而回答说：

父母及长兄 和尚诸师长 及诸尊重者 所不应生慢
应当善恭敬 谦下而问讯 尽心而奉事 兼设诸供养
离贪恚痴心 漏尽阿罗汉 正智善解脱 伏诸憍慢心
于此贤圣等 合掌稽首礼

（对于父母，以及兄长、和尚〔亲教师〕，和其它诸师长，暨诸尊重者〔指品德兼优的诸善知识〕，都不可以生起憍慢之心。应该要好好的恭敬他们，自己要谦卑，而去请安。要尽心去奉事他们，同时也要设种种的供养，去供养他们！）

（离开贪瞋痴之心，已漏尽的阿罗汉〔无烦恼可漏〕，乃以正智而善能解脱，而降伏诸憍慢之心。对于这种贤圣等人，应该要合掌，稽首礼拜！）

这时，世尊也为了憍慢婆罗门而说种种之法，启示教诲，令其得到法喜。所谓如佛世尊通常教化众生之次第说法。如说布施、持戒、生天的功德，以及爱、欲、味、患等烦恼之清净之法，和怎样出要、远离等诸清净分。像这样的广说，好像白净之衣裳，并没有诸黑点之恶，很快就会纳受染色那样，憍慢婆罗门就在法座之上，了解苦集灭道之四圣谛，而得无间等（通达，证悟）。

这时，憍慢婆罗门，因之而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已度脱诸疑惑，不免依他缘而得度，在于正法中，得到无所畏惧的境地。他于是就从他的座位站起，整一整其衣服，向佛行礼，合掌而仰自佛陀说：「我现在是否可以在正法当中出家，受具足戒吗？」佛陀告诉憍慢婆罗门说：「你现在可以在于正法当中出家、受具足戒！」

这位婆罗门就这样的出家，就独自一人在闲静之处，去正思惟出家学佛之所以（因由究竟）：「一位善男子，剃除须发，穿着袈裟，乃由于正信而从家庭到了没有家庭（非家）而为出家人，而学道，而得阿罗汉，而心善解脱！」

九十三、长身经：长身婆罗门设大会，欲杀生。佛说杀生罪深。并闻断贪瞋痴及供养根本、居家、福田等三火。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乃住在于拘萨罗，在人间游行，而到了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长者婆罗门，拟作如是的邪盛（祭祀）大会：将七百只的特牛（雄牛）排队，系缚在木柱，也将特（雄）、牝（雌）等水牛，以及诸羊犊（小羊），暨弱小动物，都一一系缚起来。同时办诸饮食，拟作广行布施。诸外道均受邀

请，都由各地方而云集到邪盛大会的场所来。

这时，长身婆罗门，曾经听说沙门瞿昙在人间游行，由拘萨罗国而到了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来。就作此念：「我现在将举办邪盛大会，因此，而把七百只特牛排列而系缚在柱子，乃至小小（弱小）的诸虫（动物），也都一一把牠系缚起来。因为举办邪盛大会之故，种种的异道，都从诸国来到此地。我现在应该到了沙门瞿昙所住锡之处，去请问邪盛大会之法节，不可以使我在作邪盛大会的礼节当中，有了不周到的地方。」他作此念后，就乘白马所驶之车，被好多年轻的婆罗门前导后从。侍从门持有金柄的伞盖，也执金的澡瓶，出舍卫城，去参诣世尊之住处，拟恭敬承事。他们到了祇园精舍之门前时，就下车徒步而进，而到了佛前。他们向佛敬礼慰劳后，退坐在一边。而仰白佛陀说：「瞿昙！我现在拟举行邪盛的大会，将七百只特牛排列系缚在柱子，乃至诸弱小的动物也把他系缚起来。同时为了参加邪盛大会之故，种种不同的道家，都由各地云集而到了邪盛大会的会场来。又听到瞿昙您从拘萨罗国，人间游行而到了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来。因此，我现在到此精舍来请教瞿昙您，有关于邪盛大会之法节、祭品、仪礼等事。为了不使我所举行的邪盛大会诸礼节、礼品当中，有所缺少不周之故！」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或有一种邪盛的大会，主人原为实行布施作福，然而却产生罪业来，都被三种刀剑所刻削，得不到善的果报。那三种呢？所谓身刀剑、口刀剑、意刀剑是。

甚么叫做意刀剑而生诸苦报呢？如一位大会的主人，举行邪盛（祭祀）大会，而作此思惟：『我将要举行这邪盛的大会之故，应当杀你们这些少壮的牲牛（雄的黄牛），和水特（雄的水牛）、水特（雌的水牛）、羊犊（小羊），以及种种的诸虫（弱小的动物）』。这叫做意刀剑，而生诸苦报。像这样的施主，虽然兴起举行种种的布施，种种的供养，然而不但不会得到福报，实在是已生罪业！

甚么叫做口刀剑，而生诸苦报呢？就是说：有一大会的主人，将举行邪盛的大会，而教人说：『我现在要举行邪盛的大会，你们应该把这些少壮的牲牛，乃至这些微细之虫（弱小动物）杀掉。』这就是名叫口刀剑而生诸苦报。大会主虽然举行这么盛大的布施、供养的大会，然而不但不会得到福报，实在是造业而生罪！

甚么叫做身刀剑而生诸苦报呢？就是说：有一大会主，举行邪盛的大会，以自己之手去杀害这些牲牛，乃至杀害诸弱小的动物，造名叫做身刀剑，而生诸苦报。那位大会主，虽然有意举行盛大的祭典，以便实行种种的布施，种种的供养，然而不但得不到福报，实在是造业生罪！

一位婆罗门，应当勤于供养三火，要随时恭敬、礼拜、奉事，奉施而令其得到安乐！那三种呢？第一就是根本火，第二为居家火，第三为福田火。

甚么叫做根本火，要随时恭敬、奉事、供养、奉施而使其得到安乐呢？就是说：一位善男子，因为方便而得财物，都是亲自动其手足，勤劳辛苦，以正当的工作所得而来的。将这些财物去供养父母，使其能得安乐，就名叫做根本火。为甚么名叫根本呢？如善男子，乃依他们而生的，所谓父母之故，名叫根本。善男子乃由于崇本之故，应随

时恭敬、奉事、供养，要奉施而使其得到安乐！

甚么叫做居家火，而善男子要随时育养惠施，而使其安乐呢？所谓善男子，由于方便而得财物，都是亲自动其手足，努力勤苦而如法所得的财物。要将这些财物供给于妻子、宗亲、眷属、仆使、佣客，要随时给与，要恭敬施安。这名叫居家火。为甚么缘故叫做家呢？这位善男子，住在家庭，快乐则和人同乐，困苦则和人同苦，有所作为时，则大家均相顺从，故名为家。因此之故，一位善男子，应该要随时供给，施与安乐。

甚么叫做田火，而一位善男子，要随时恭敬、尊重、供养、奉施，而使其安乐呢？

就是说：善男子由于方便而得财，亲自动其手足，而辛勤劳动，如法而得的财物，将此财物奉事、供养那些诸沙门、婆罗门之善能调伏贪、恚、痴的尊者。像如是等沙门、婆罗门，乃为建立福田，崇向增进，有乐分乐报，未来会转生到天上界，这名叫做福田火。为甚么叫做田呢？因为能为世间之福田，也就是说，是应供（应受人间的供养，而人能由之而得福报，犹如良田能种诸谷，而获诸谷物）。因此之故，名叫做田。一位善男子，应随时恭敬、奉事、供养、奉施，而使其安乐。」

这时，世尊，又说揭偈而说：

根本及居家 应供福田火 是火增供养 充足安隐乐
无罪乐世间 慧者往生彼 如法财复会 供养所应养
供养应养故 生天得名称

（根本火，以及居家之火，和应供福田之火。对于这些火，如能增供养而充足的话，就能得到安隐快乐！）

（没有罪业，而能使世间快乐的有智慧的人，就能往生于那个快乐的世界。）

（如法而得的财物，或举盛会去供养所应供养的人。由于供养应供养之人的缘故，能得生天，而得好名称誉！）

佛陀说此偈后，又进一步的训示而说：

「虽然如是，但是婆罗门啊！现今善男子，先前所供养的三火，应该要断除，使它消灭！那三种火呢？所谓贪欲火，瞋恚火，愚痴火是。为甚么呢？因为如果贪火不断除，不消灭的话，就会自害、害他，自他均会有灾害。在现世之法当中，会得罪业，后世会得罪报，现法后世均会得罪。因为缘于贪火而生心法之忧苦！恚火、痴火，也是如此。婆罗门啊！如果善男子，积聚柴薪，奉事于火的话，就会随时辛苦，随时燃烧，随时还要灭火（指贪瞋痴），由此因缘而受苦哩！

这时长身婆罗门听后，默然而不作声，而静住在那里。同时有一位婆罗门的子弟，名叫郁多罗，也坐在于会中。长身婆罗门作少刻的默然思惟后，就告诉郁多罗说：「你能到达邪盛大会的会场，去放那些被系缚在柱子的特牛，以及受系缚的其它众生，统统把它们放生吗？同时告诉这些众生说：『长身婆罗门有话对你们说：们此后可以随意自在，在于山泽旷野之处，去食那些吃不断的草，去饮那些天然的清静的水，去受四方吹来的凉风当中，领受快乐自在！』」郁多罗回答道：「我会听从大师您的教语的！」就这样的到达邪盛大会的会场，去把那些众生统统放生。临放之时，对诸众生说：「长身婆罗门有话对你们说：『们此后可以随 们所要之乐，在于山泽旷野，可以饮水食草，被四方的凉风所吹而自适！』」。

这时，世尊知道郁多罗去放生的一切。知道后，曾为长身婆罗门说种种法，示教照喜（示教利喜）。世尊乃依从来说教的规律，而有程序的说法。首先说戒、说施，以及生天的功德。继之而说爱、欲、

味、恚（如前述，乃针对五受阴之弊而说的）。同时也叫他应出要清静（超出上述诸患）、烦恼清静，这样的开示显说！譬喻鲜净的白毡容易受染色一样，长身婆罗门，也和此道理同样的，那时在于其座上得见四真谛，而得无间等（解脱）之道。

这时长身婆罗门已见到法、得到法、知道法、入于法、度诸疑惑，不须依他人而能自度，在于正法当中，已得无所畏！因此而从他的座位站起，重整其衣服，偏露右肩之肉（被袈裟的形态），合起双掌而仰自佛陀说：「我已得度了，世尊！我从今天起，尽有寿命止，都愿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比丘僧，而为优婆塞。愿世尊为我证知！同时，唯愿世尊，和诸大众，纳受我将供养的饭食。」这时世尊，默然而允许他的邀请。

那时长身婆罗门知佛纳受其请愿后，就向佛行礼，右绕佛陀身边三匝后，离开该处。长身婆罗门离开佛处后，就还回邪盛大会的会场，去作诸应供所需之物，而恭辨清静美好的食品，也布置宝座。他遣人去请佛，而仰白佛陀说：「供佛及僧的时

间已到，惟圣者知道时宜！」

世尊在于此时，乃着衣持钵，被大众围绕，和大众一齐到达长身婆罗门的会场，在大众前坐下来。这时长身婆罗门知道世尊已坐定后，乃亲自供养种种的饮食。俟食后，即为佛澡漱洗钵。然后另敷卑下之林，就在大众的前面端坐而听佛说法。

这时，世尊乃为长身婆罗门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后，就从座而起，而离开该处。」

九十四、僧伽罗经：本经叙述善男子和不是善男子之差别等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年轻的婆罗门，名叫僧伽罗，来诣佛所，和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陀说：「瞿昙！怎样知道（分辨）为不善男子呢？」佛陀告诉婆罗门说：「譬喻犹如月亮。」婆罗门又问：「怎样知道（辨认）为善男子呢？」佛陀告诉婆罗门说：「譬喻犹如月亮。」婆罗门白佛说：「为甚么不善男子有如月亮呢？」

佛陀回答婆罗门说：「好像月亮之黑分那样。一旦如此，则其光明也会消失，色焰也会消灭，其所系的也会失，日夜消减，乃至不显现。譬例有人，他曾在如来之所，得到深信寂静心之义。曾受持清净的禁戒，善于勤学而多闻。一切都损己，而布施他人，其正见乃非常的真实！虽然如是的在于如来之处勤学，而得净信、持戒、惠施、多闻、正见、真实，但是后来又再退失。对于持戒、多闻、布施、正见等，都统统忘失，都日夜消减，乃至须臾之顷，一切都已忘失的干净！」

又次，婆罗门啊！如果善男子不习近于善知识，不常常闻法，不正思惟，而身行恶行，口行恶行，意行恶行的话，即由于行恶业的因缘之故，在其肉身败坏而命终时，就会堕入于恶趣——泥梨（地狱）当中。婆罗门！像这种人就是不善男子。乃譬喻有如月亮！」

婆罗门又请示佛陀说：「为甚么譬喻善男子为如月亮呢？」佛陀告诉婆罗门说：

「譬喻如明月，在净分时会光明，其色泽日日夜夜都在增明，乃至到了满月，一切都圆净。和这情形一样，一位善男子对于

如来所说之法与律，而得到净信之心，乃至正见真净，而增明、戒增、施增、闻增、慧增，都日夜在增长。又在于余时，都亲近善知识，去听他所说的正法。听后，内心正思惟，而身行善行，口行善行，意行善行。因此之故，能藉此因缘，在他的肉身败坏命终时，能够化生在天上。婆罗门啊！由此之故，善男子乃譬喻为如月亮！」

这时世尊，又以偈颂而说：

譬如月无垢 周行于虚空 一切诸星中 其光最盛明

净信亦如是 戒闻离慳施 于诸慳世间 其施特明显

（譬喻满月，没有半点的垢秽，而在虚空中周行时，在一切星宿当中，其光明乃最为盛明那样！净信也是如此，有持戒、多闻，而离慳贪的布施，乃在于诸慳贪的世间里，其惠施乃特为明显！）

佛说此经后，僧伽罗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礼谢佛陀后，离去。

九十五、生闻经：生闻婆罗门听人说佛曾说布施佛及僧，即可得大果报，布施他人即不然，谘问佛。佛为开示。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生闻婆罗门，来诣佛所，在世尊前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陀说：「瞿昙！我曾经听人说瞿昙您这样的说过：『唯一应该布施给予我（指唯供养佛），不可惠施于其它之人。布施我的话，就能得大果报，布施其它之人的话，则不能得大果报。也应

该布施我的弟子，不应该布施其它之人的弟子。布施我的弟子的话，就能得大果报，并不是布施他人之弟子能得大果报（也就是说布施供养佛教以外的弟子的话，则不能得到善的大果报。）瞿昙！你认为怎样？讲这些话的人，是实在的吗？是不是为了谤毁瞿昙你，才放出这些话的吗？是否如人说而说？如此法而说？是否依法之次，而将此法说过的吗？是否为他人用同法来呵责的吗？」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那些作如是说的人，就是谤毁我的了。我之说，并非他们所说之说，不是如那种法而说，不是依他们所说之法次而照法去说的！我所说的，不会致于他人用同法来呵责。为甚么呢？因为我并不像他们之说那样，说甚么：『应该布施我，不应该布施其它之人。布施我，能得大果报，并不是布施他人能得大果报。应该要布施我的弟子，布施我的弟子的话，就能得大果报，并不是布施他人的弟子能得大果报』。然而要知道，婆罗门啊！如果我作如是之说的话，就会作二种的障碍。第一为障碍施主之布施（指会障碍施主的福德），第二为障碍受施者的利益。就是婆罗门，乃至是一位士夫，用洗器将余食放着于净地，也能使那个地方的众生，即得利乐。我说这些行动，也会入于福德之门，更何况又布施于人，怎么不会有福报呢？婆罗门啊！然而我也曾经说过：『奉施于持戒的人，能得果报，不同于布施给犯戒的人。』

生闻婆罗门白佛说：「像如是的！瞿昙！我也是像如是而说：『奉施于持戒的人，能得大果报，并不是布施给犯戒的人能得大果报！』

这时，世尊又用偈而说：

若黑若有白	若赤若有色	犁杂及金色	纯黄及鸽色
如是等牝牛	牛犊姝好者	丁壮力具足	调善行捷疾
但使堪运重	不问本生色	人亦复如是	各随彼彼生
刹利婆罗门	昆舍首陀罗	旃陀罗下贱	所生悉不同
但使持净戒	离重担烦恼	纯一修梵行	漏尽阿罗汉
于世间善逝	施彼得大果	愚者无智慧	未尝闻正法
施彼无大果	不近善友故	若习善知识	如来及声闻
清净信善逝	根生坚固力	所往之善趣	及生大姓家
究竟般涅槃	大仙如是说		

（世上有黑色的，也有自色的，也有赤色的，也有其它之色的。犁牛之有杂色的，以及有金色的，也有纯黄色的，和鸽色的一样。）

（像这些牝牛〔雌牛〕，其牛犊〔小牛〕之姝好的，则如壮丁，其力都具足，调节使其善于行，行的非常的快速捷疾。唯看其堪以运搬重物，不问其出生以来之甚么色！）

（人类也是像这样的，各人都随着各各不同的业力转生而来。如生在刹帝利〔王族〕、婆罗门〔神职人物〕、昆舍〔商人〕、首陀罗〔农工〕。或生为旃陀罗〔屠者、贱民〕，那种最下贱之人，所出身的，均为不同的身份。但是假使这些不同出身的人，如果能善持净戒，能离开如重担之烦恼，纯一去用功修习梵行的话，就能成为漏尽的阿罗汉。此人就是在于世间当中的善逝〔了脱生死之人〕，奉施给这种人的话，就能得大果报）。

（对于愚痴而没有智慧，而未曾听闻正法的人，如果布施给他，也并没有甚么大果，因为不亲近善友之故）。

（如果习近于善知识，以及如来，暨声闻〔指得道者〕等人，而发清净心，而深信善逝的话，即由于此根，而愈会生起坚固之力！）

（因此，就能想往生之善趣，以及出生在大姓之家，终能究竟入于般涅槃〔寂灭、解脱〕。大仙〔佛陀自称〕我，乃说如是之法！）

（大仙本为外道向佛陀之尊称，这里乃循俗而自称为大仙）。

佛陀说此经后，生闻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礼谢佛陀后离去。

九十六 婆罗门经：一婆罗门为子积财聚妻后，被弃而行乞食。佛授与偈，其子闻偈而悔悟，而迎父回家。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在于早晨，着衣（披袈裟），手持钵器，进入舍卫城去乞食。那个时候，有一位婆罗门，年耆根熟（年老衰迈），一手依执拐杖，一手持钵，正在挨户乞食。这时世尊告诉婆罗门说：「你现在为甚么这么大的年纪（衰迈），还要靠着拐杖持钵，挨户乞食呢？」婆罗门回答说：「瞿昙！我家中所有的财物，统统已交付儿子了，也为孩子迎娶妻媳，然后乃离开家庭。因此之故，都靠杖持钵，挨家挨户去乞食。」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你能不能在我所，受诵一偈颂，还回你的家中，去说给你的儿子听吗？」婆罗门仰白佛说：「我能够受诵啊！瞿昙！」

这时，世尊就说偈而说：

生子心欢喜 为子聚财物 亦为娉其妻 而自舍出家
边鄙田舍儿 违负于其父 人形罗刹心 弃舍于尊老
老马无复用 则夺其 麦 儿少而父老 家家行乞食
曲杖为最胜 非子为恩爱 为我防恶牛 危险地得安
能却凶暴狗 扶我闇处行 避深坑空井 草木棘刺林
凭杖威力故 峙立不堕落

（得生儿子时，其心就会大欢喜。为人父母的，都为了儿女们而努力工作，去积聚诸财物。也为此儿而迎聘其妻媳，然后被迫而独自舍弃其家去出家。）

（边鄙的田舍郎〔不知世事的田野人〕们，实在有辜负其父亲的恩情。这种人可说就是人形罗刹心〔人面兽心〕，而将尊老弃舍于不顾）。

（牛马老了，不能再使用了，就把其吃嚼以维生命的 麦，也予以夺走。儿子年轻力壮，而父已老，然而还要挨家挨户去乞他人的食物！）

（弯曲的拐杖就是唯一可靠，最优胜的亲属了，并不是儿子可以为恩爱可赖的。此物能为我防备恶牛之来袭，危险之处也能依之而得到安隐。同时也能却退凶暴的野狗，能扶持我在黑闇之处行走自在。那些深坑、空井、草木、棘刺之林，都能因此杖而得以避开。由于凭靠这枝拐杖的威力之故，能够峙立而不堕落！）

这时婆罗门，从世尊受此偈颂后，就回归婆罗门大众当中，拟为其子而诵说此偈。他首先告白大众说：「大家请听我说！」然后就开始诵偈，如上述广说那样。其子听后，非常的惭愧而惶恐，即抱搂其父亲，将其迎入家内，为其父摩身洗浴，将净洁的青衣给其父亲穿上，也立为一家之主人！

这位婆罗门在此时，生起此念而说：「我现在能够得以回复这么优胜的族姓，

完全是沙门瞿昙的恩德。在我婆罗门教的经典里，曾经这么说：『如为师父，就要如师之礼，去供养他。』，为和尚（力生，亲教师），就应如和尚之礼去供养他。』而我现在得有今日的幸福，均为是沙门瞿昙之力所赐的！即瞿昙就是我的师父，我现在应该要用上妙的好衣去奉献给瞿昙！」

婆罗门于是在此时，就奉持上妙之衣，到了世尊之处，在佛前问讯问要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陀说：「瞿昙！我现在能回家居住，完全都是瞿昙您的威力所致！我经曾记述说：『为师者，以师供养，为和尚者，以和尚供养』（语译如上）。今天瞿昙您就是我的师父，愿纳受此衣，为哀愍我故！」世尊就将其纳受，是慈悲哀愍这位婆罗门之故。世尊纳受其奉献之衣后，就为这位婆罗门说种种法，也就是示教照喜！婆罗门听佛所说，乃欢喜而随喜，就礼谢后，离去。

九十七、乞食经：本经乃阐明比丘与乞食者之不同之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听说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在乞食时，遇有一位婆罗门，已年迈衰老，摄杖持钵，挨家挨户的乞食。这位婆罗门遥见世尊，而生起此念：「沙门瞿昙，乃摄杖持钵，挨家挨户的乞食，我也是摄杖持钵，挨家挨户的乞食。这样，即我和瞿昙，都同为是一位比丘的了。」世尊知道其念，乃说偈应答而说：

所谓比丘者 非但以乞食 受持在家法 是何名比丘

于功德过恶 得离修正行 其心无所畏 是则名比丘

（所谓比丘，并不是只靠向人乞食之谓。如受持在家之法，也就是有家庭的俗人的话，怎么能够名叫比丘呢？）

（对于功德、过恶，也就是善恶是非，均予以离开，而修正行，其心得达无所畏惧的心境，才能名叫比丘！）

佛说此经后，那位婆罗门，听佛所说，乃欢喜而随喜，就礼谢佛陀后，离去。

九十八 耕田经：本经叙述耕田婆罗门认为佛也应亲自下田耕种。佛陀即告之以耕心田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锡在于拘萨罗国，在于人间游行，而到了名叫那罗的聚落，住在于一那罗的林中。

这时，世尊，着衣持钵，进入那罗村去乞食，而作此念：「今天太早，现在暂且可以先经过耕田婆罗豆婆遮罗婆罗门之兴办饮食的地方。由于耕田而有名的婆罗豆婆遮罗婆罗门，有五百具的耕田的牛犁，正准备出发去耕田，而正在作饮食。他于此时，遥见世尊，就招呼世尊来，而白言说：「瞿昙！我现在都是过着耕田下种的生活，以便赚些财物来供饮食。沙门瞿昙你也应该像我这样的耕田下种，以便供给饮食！」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我也是在耕田下种，以供饮食啊！」婆罗门白佛说：「我都看不到沙门瞿昙您有甚么牛犁，或牛轭（牛项上之弯的担木），或鞅（套在牛颈上的皮带），或縻（系），或（除草用的农具），或鞭等耕田所需之物。而现在

瞿昙你却说：『我也是在耕田下种，以供饮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时耕田的婆罗豆婆遮罗婆罗门，又用偈颂说：

自说耕田者 而不见其耕 为我说耕田 令我知耕法

（自己说他自己也是一位耕田的人。但是却看不见其有耕田的迹象。您到底是在耕甚么田，且为我说明耕田的所以，使我知道您所谓耕田之法！）

这时世尊，也说偈回答而说：

信心为种子 苦行为时雨 智慧为犁轭 惭愧心为辕
正念自守护 是则善御者 包藏身口业 如食处内藏
真实为真乘 乐住无懈怠 精进无废荒 要隐而速进
直往不转还 得到无忧处 如是耕田者 逮得甘露果
如是耕田者 不还受诸有

（以信心为种子，以苦行为时雨，以智慧为犁轭，以惭愧心为辕！〔车前两边驾车的木头〕）

（以正念而自守护〔将正念持护不断〕，就是善于驾御的人。包藏身口之业〔保持身口意三业之净行〕，有如食处之内藏一样〔善守持，而不使其奔色逐香等〕。）

（以真实为真乘，要安乐而住于真理，没有懈怠之念。要精进，而没有半点的荒废，要安隐而速进，直往而不转还，而能得到无忧之处。）

（像这样的耕田的话，就能得到甘露之果，像这样的耕田的人，就不会还受诸有之身。也就是能得解脱，而不会再于轮回转生为众生之身）。

这时耕田的婆罗豆婆遮罗婆罗门，仰白佛说：「善能耕田啊！瞿昙！极为善能耕田啊！瞿昙！」耕田的婆罗豆婆遮罗婆罗门，因为听闻世尊所说之偈，心即转而增长其信仰之心，就用满钵的香美的饮食，供奉世尊。世尊并不接受，因为恐被误会由于说偈而得食之故，就以偈说：

不因说法故 受彼食而食

（不因为说法之故，才受其供食而食〔说法为度人，并不求报。和乞食后说法，大有不同〕。）

世尊在此，并为其人广说法要，其教言都如前述，都为火与婆罗门广说过的一样。

这时耕田的婆罗豆婆遮罗婆罗门仰白佛说：「瞿昙！那么，现在这些食物，要安放在甚么地方呢？」佛陀告诉婆罗门说：「我并不看到如诸天、天魔、梵天、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有能耐堪授受此食物而食，而能得以安身的众生。婆罗门啊！你应该将此食物，放置于无虫水中，以及少生草之地。」这时，婆罗门就持此食物，放置于无虫的水中，刹时其水即烟起，而涌沸，而发出啾啾的声音。有如将热铁丸投入在冷水里，而啾啾作声一样。也就是像这样的，那些食物，放置于无虫的水中时，实时烟起涌沸，啾啾作声！

婆罗门在于此时，乃作此念而说：「沙门瞿昙实在非常的奇妙特殊！有大德大力，才能使此食物，如此的神变！」这位婆罗门看见食物有如此的瑞应后，愈增其信心，就仰白佛陀说：「瞿昙！我现在能够在于正法当中出家受具足戒与否吗？」佛陀回答说：「你可以在正法当中出家，而受具足戒，得比丘的身分！」婆罗门就这样的出家后，独自在闲静的地方去思惟如下之事：我这位族姓子（指婆罗门的豪族出身），所以会剃除须发，而穿袈裟衣。由于正信而为非有家庭的出家人，去学道，乃至得阿罗汉，心善解脱！

九十九、净天经：本经叙述净天尊者，为其母说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时。

这时，有一位尊者，名叫净天（比丘名），在鞞提诃国的人间游行，而至于弥締罗城的庵罗园中。尊者净天，在于早晨，穿衣持钵，进入弥締罗城中去乞食。依次第去乞食，而乞到自己在俗时的本家来。这时，净天的母亲已年迈，在于中堂，捧持饮食，奉祀火神，正在祈求能生到梵天，故并不觉得尊者净天站立在于门外。

这时，昆沙门天王（多闻天王，位于北方，四大天王之一），对于尊者净天其人，非常的敬信。天王乃于此时，被诸夜叉（捷疾鬼神），前导后从，乘虚空而行，看到尊者净天站立在门外。又看见尊者之母手擎饮食，正在中堂上，供养祀火，而不见其子站立在门外。天王见此情形后，就从空中降下，到了净天之母之前，说偈而说：

此婆罗门尼	梵天极辽远	为求彼生故	于此祠祀火
此非梵天道	何为徒祀此	汝婆罗门尼	净天住门外
垢秽永无余	是则天中天	萧然无所有	独一不兼资
为乞食入舍	所应供养者	净天善修身	人天良福田
远离一切恶	不为染所染	德同于梵天	形在人间住
不着一切法	如彼淳熟龙	比丘正念住	其心善解脱
应奉以初佛	是则上福田	应以正信心	及时速施与
当预建立洲	令未来安乐	汝观此牟尼	已渡苦海流
是故当信心	及时速施与	当预建立洲	今未来安乐
昆沙门天王	开发彼令舍		

（这位婆罗门女啊！梵天乃极为辽远的！为了求生到那个地方之故，在于这里祠祀于火，这并不是往生梵天之道，为甚么徒在于此祭祀于火呢？）

（你这位婆罗门女啊！你的出家的儿子—净天尊者，现在正在门外站立。他已永断烦恼，已没有垢秽，可说是天中之天的人！是萧然而没有甚么所有，是独一而没有甚么兼资〔形容出家后，已没有贪欲而有之物〕。他为了乞食而到了此本舍住宅来，应该要供养他啊！）

（净天尊者，乃着于修身的人，是一位人天的良好的福田。是远离一切的恶业，不会被污染所染污的人。其福德和梵天齐等，不过现形在于人间而住耳！）

（他是不执着于一切法，好似那淳熟的龙一样。这位比丘，乃安住于正念，其心已善于解脱。应该奉养，用初成佛陀的礼节，因为是最上的福田之故！）

（应该要发正信之心，要适时而赶快的布施供养于他。应当预先建立洲岛〔指果地〕，使未来能够得到安乐。）

（妳来看看！这位牟尼〔寂静者，成道者〕，已经渡过苦海的横流了！因此之故，应当生信心，适时而赶快去奉施于他。当然，乃为预先建立未来安住的洲岛，使未来能得安乐！）

（我昆沙门天王就是这样的启发婆罗门女，使她舍弃祀火而发正念的！）

这时，尊者净天，就为其母亲，说种种之法，所谓示教照喜，然后又脚踏道上而去！

一〇〇、佛陀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婆罗门，有关于佛陀。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婆罗门，来诣佛所，在佛面前，相慰劳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陀说：「瞿昙！所谓佛陀，到底是以甚么而名为佛陀呢？是为父母所制定之名呢？或者是为婆罗门所制之名呢？」

这时，婆罗门，并说偈说：

佛者是世间 超渡之胜名 为是父母制 名之为佛耶

（传说佛陀乃是超渡世间的胜名。然而到底是不是父母所制而名之为佛陀的吗？）

这时世尊，以偈回答而说：

佛见过去世 如是见未来 亦见现在世 一切行起灭
明智所了知 所应修已修 应断悉已断 是故名为佛
历劫求选择 纯苦无暂乐 生者悉磨灭 远离息尘垢
拔诸使刺本 等觉故名佛

（佛陀能够彻见过去世之事。像这样的，也能彻见未来世之事，同时也能彻见现在世之一切行的起灭等事j。

（佛陀乃具有了明智，而了知一切的。他对于应修的，都已修毕，应该要断灭的，都已断灭。因此之故，名叫做佛陀）。

（要经历很多的时劫去寻求，去选择观察〔简择〕，用智慧，而发见一切都是纯为是苦，并没有暂时的快乐。有生即必定会磨灭，能彻知而远离生死，息诸尘垢〔烦恼〕。能拔除诸使刺〔烦恼〕的根本，而达到平等的觉悟之故，名叫做佛陀）。

佛说此经后，那位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就礼谢佛陀后，离去。

一〇一、人间经：本经叙述有一位婆罗门。见佛足有千辐轮相之迹，而寻至佛所。以为佛为天，或非人。佛为说觉者的境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在于拘萨罗的人间游行，而在于『有从迦帝聚落』，和『堕鸠罗聚落』之二个乡村的中间，坐在一树下，入于画时的正受。

这时，有一位豆磨种姓（香姓、犍姓）的婆罗门，也顺着那条路而行，不久即来到佛陀的后面。他看见佛陀的足迹有千辐轮之相，印丈非常的明显，齐辐圆辘，众好都满足。他看后，曾作此念：「我从来未曾看见过在人间当中，有像这样的足迹。现在应该随着此足迹，以便寻求此人！」就这样的追寻佛陀的足迹，而到了佛所来。他看见世尊坐在一树下，入于昼时的正受。曾发见佛陀庄严的容貌，乃超绝于世，诸根都澄静，而其心即寂定，是第一调伏，是正观成就。其光相又是巍巍，有如金山！他观看后，仰白佛而说：「您到底是天神与否呢？」佛陀告诉婆罗门说：「我并不是甚么天神。」

婆罗门又问：「你是否为龙？为夜叉（捷疾鬼神）？为干闥婆（嗅香鬼神）阿修罗（非天）迦楼罗（金翅鸟）、人非人等呢？」佛陀告诉婆罗门说：「我并不是龙，乃至人、非人。」

婆罗门又白佛说：「如果说，非天、非龙，乃至非人、非非人，那么，是甚么呢？」

这时世尊，以偈回答而说：

天龙干闥婆 紧那罗夜叉 无善阿修罗 诸摩睺罗伽

人与非人等 悉由烦恼生 如是烦恼漏 一切我已舍
已破已磨灭 如芬陀利生 虽生于水中 而未曾着水
我虽生世间 不为世间着 历劫常选择 纯苦无暂乐
一切有为行 悉皆生灭故 离垢不倾动 已拔诸剑刺
究竟生死际 故名为佛陀

（那些天、龙、干闥婆、紧那罗、夜叉们，以及没有善意的阿修罗，和诸摩睺罗伽们（大腹行），暨人与非人等，统统都是由于烦恼而生的。

（像那些烦恼而有漏落于生死等事，一切的一切，我都已经舍离了。已经将其破灭，已经把它磨灭。我乃如那芬陀利〔白莲花〕那样的，虽然生在水中〔污泥中〕，但是不会被污泥之水所染。我也是这样的，虽然出生在于世间，却不会被世间所染着。）

（我乃经过好多劫去选择〔以智慧简择观察〕，世间的一切都是苦恼而没有暂时的快乐的。因为一切有为之行，均为是有生灭变易之故！）

（我已离开尘垢，不会倾动，已经拔除诸剑刺〔烦恼毒箭〕，已经究竟生死的边际，故名叫做佛陀）。

佛陀说此经后，豆磨种姓的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就从其来之路回去！

一〇二、领群特经：本经叙述拜火教的婆罗门，见佛而骂佛为贱民的领群特。佛因之而说甚么叫做领群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世尊在于早晨，着衣持钵，进入王舍城去乞食。依次乞食，而到了婆罗豆婆遮婆罗门之宅舍。这时那位婆罗门，手里拿着木杓（勺子），正在盛诸饮食，并拿着供养火的祭具，而住在于门边，乃遥见佛陀到这里来。他看见佛陀后，就对佛陀作此言而说：「且停！颂群特（贱民）！千万不可靠近于我的门！」佛陀告诉婆罗门说：「你知道颂群特，知道领群特之法吗？」婆罗门说：「我不知道领群特，也不知道领群特之法。沙门瞿昙！你知道领群特，以及领群特之法吗？」佛陀说：「我乃善知此领群特，以及颂群特之法！」

这时，婆罗门就将事火的祭具暂时放下，很快的就敷一杯座，请佛坐在那里，然后仰白佛说：「瞿昙！请为我阐述领群特，以及领群特之法。」

佛陀就座在那里，佛陀说偈而说：

瞋恚心怀恨	隐覆诸过恶	犯戒起恶见	处伪不真实
如是等士夫	当知领群特	慳暴贪吝惜	恶欲慳谄伪
无惭无愧心	当知领群特	一生二生者	一切皆杀害
无有慈愍心	是为领群特	若杀缚椎行	聚落及城邑
无道以切责	当知领群特	住止及行路	为众之导首
苦切诸群下	恐但相迫慳	取利以供己	当知颂群特
聚落及空地	有主无主物	掠护为己有	当知颂群特
自弃薄其妻	又不入媵舍	侵陵他所爱	当知领群特
内外诸亲属	同心善知识	侵掠彼所爱	当知领群特
妄语欺诳人	诈取无证财	他索而不还	当知领群特
为己亦为他	举责及财与	或复顺他语	妄语为他证

如是妄语者	当知领群特	作恶不善业	无有人知者
隐讳覆藏恶	当知领群特	若人问其义	而答以非义
颠倒欺诳人	当知领群特	实空无所有	而轻毁智者
愚痴为利故	当知领群特	高慢自称举	毁坏于他人
是极卑鄙慢	当知领群特	自造诸过恶	移过诬他人
妄语谤清白	当知领群特	前受他利养	他若来诣己
无有敬报心	当知领群特	沙门婆罗门	如法来乞求
呵责而不与	当知领群特	若父母年老	少壮气已谢
不勤加奉养	当知领群特	父母诸尊长	兄弟亲眷属
实非阿罗汉	自显罗汉德	世间之大贼	当知领群特
初上种姓生	习婆罗门典	而于其中间	习行诸恶业
不以胜生故	障碍呵责恶道	现法受呵责	后世堕恶道
生旃陀罗家	世称须陀夷	名闻遍天下	旃陀罗所无
婆罗门刹利	大姓所供养	乘于净天道	平等正直住
不以生处障	令不生梵天	现法善名誉	后世生善趣
一生汝当知	如我所显示	不以所生故	名为领群特
不以所生故	名为婆罗门	业为领群特	业为婆罗门

（常起瞋恚心，怀恨他人，而隐覆自己所作的诸罪过等恶业。又犯戒，又恶见，又虚伪而不真实。像这等士夫，当知！就是领群特〔贱民〕。）

（行动慳暴，都贪欲而吝惜己物，恶欲而慳吝谄伪。并没有半点的惭愧之心。当知！这种人就是领群特。）

（不管是一生，或二生，将世上一切的动物，均欲予以杀害，并没有半点的慈愍心，这种人就是领群特！）

（假如杀缚 椎打那些乡村，或都市的老百姓，以无道而迫切，而呵责。当知！这种人就是领群特！）

（住居时，以及行路时，都常以众人的领头人物。然而却常苦切诸群众，都以恐吓儻迫的手段对于人，都由之而窃取利益，以肥自己的人。当知！这种人就是领群特！）

（在部落，以及空地，不管是有主人，或没有主人之物，都掠获〔侵夺〕为自己所有之物。当知！这种人就是领群特！）

（自弃其妻，轻薄其妻，又不进入自己的媾舍，然而却会侵陵他人所爱的人〔指媾友妻，或他人的妻妾〕。当知！此人就是领群特！）

（对于内外的诸亲属，以及同心协助你的善知识，都将他们所爱的事物侵掠〔指富而不惠顾尊长〕。当知！这种人就是领群特！）

（以妄语去欺诳他人，去诈取，而作那些无证无据之事，以取他人之财物。他人来索债时，却虽富而不还给人家。当知！此人为之领群特。）

（不管是为自己，或者为了他人之事而举债，而与债之事。或者顺他人之语〔讨好人〕，也就是以不实之妄语作为他人的伪证。像会讲这些妄语的人〔指伪证以讨好人〕。当知！此人就是领群特！）

（自己实在空无一物，而轻毁有智慧的人。为世利所愚昧之故，作此恶业。当知！此人就是领群特。）

（贡高我慢，自己称赞自己，而毁坏他人，这是极为卑鄙之慢！当知！此人就是领群特。）

（自己造作诸罪过恶业，而将罪过移祸给他人，诬赖他人。打妄语诽谤清白的人。当知！此人就是领群特。）

（从前曾接受过他人的利养，那人若来访问你时，你却并没有半点的恭敬回报之

心。当知！此人就是领群特）。

（有沙门，或婆罗门，依法来乞食时，你却慢骂呵责，而不供养他。当知！此人就是领群特）。

（如果父母已年迈，少壮时之力气已谢完，而你却不勤加奉养他们。当知！此人就是领群特）。

（对于父母，以及诸尊长，暨兄弟、亲属们说不实之语，如实在并不是甚么阿罗汉〔无生、得道者〕，而自己却伪显阿罗汉之果德，此人乃为世间之大贼！当知！这就是领群特）。

（出生之初，就在于上级的种姓之家，就学习婆罗门的典籍。然而在其中间，却不守道德，而习行诸恶业。由于出身优胜之故，不去障遮会被人呵责之恶道，致在现法当中受人的呵责，来世则会堕入于恶道〔指这种人虽为姓贵，也是下贱的领群特〕。）

（虽然生在旃陀罗之家〔贱民，原住民〕，但是却被世人称为须陀夷〔善施〕，其名誉乃遍满于天下，是旃陀罗所没有之事。然而却能被那些婆罗门、刹帝利〔王种〕等大姓所供养。）

（如果乘净天道，而安住于平等正直之行的话，就不会被出身之处所障口，不会因之而使不能转生到梵天〔也就是不论出身如何，如果修持净行，就能往生到梵天界〕。在现法当中，能获得善的名誉，后世也会转生到善趣哩！）

（我现在为你解说此二种众生等事，所以你应该要知道！都是如我所显明启示的，绝对不会错！不能因为所出身之处为下贱之故，就名叫做领群特。也不能因为所出身之处为豪姓之故，就名叫做婆罗门。所造的如果为恶业，就为之领群特，所作的，如为善业，就名叫做婆罗门！）

婆罗门听后，仰白佛陀说：（也是以偈记录下来的）

如走大精进 如是大牟尼 不以所生所 名为领群特

不以所生故 名为婆罗门 业故领群特 业故婆罗门

（像如是的大精进者！像如是的大牟尼〔觉者〕！我已知道了！并不是所出身之处为下贱，就为之领群特。也不是因为出生为豪姓之家，就名叫做婆罗门。由于作恶业之故，就名叫做领群特。也由于修净业之故，名叫婆罗门）。

这时，奉事火神的婆罗豆婆遮婆罗门，因此而转为有信心的人，就用盛满在钵里的好的食物，奉献给世尊。然而世尊并不纳受，恐被误会由于说偈而得食之故

（说法为渡人，并不是为衣食。如向人乞食，乃欲为人的福田，和说教而得食不同）。偈颂如上述。

这时，事火教的婆罗豆婆遮婆罗门，看见食物里面的瑞应后（指如前经所述之食物中的神变，这里只略去耳），乃增长其信心，就仰白佛陀而说：「世尊！我现在可得为了正法、正律而出家，而受具足戒与否呢？」佛陀告诉婆罗门说：「你现在可得在于正法、正律当中出家，而受具足戒。」他就因此而得以出家，就独自在静寂之处去思惟，都如前述，乃至得证阿罗汉果，心善解脱！

婆罗豆婆遮婆罗门，在于得证阿罗汉，心善解脱之时，自觉能正受的喜乐，就说偈而说：

非道求清静 供养祠祀火 不识清静道 犹如生盲者

今已得安乐 出家受具足 逮得于三明 佛所教已作

先婆罗门难 今为婆罗门 沐浴离尘垢 度诸天彼岸

（修非道，而想求生到梵天之清静界，而供养火神，祠祀火神。这样的不认识真正清静之道，乃如失明之人看不见事物一样）。

（现在已经得到真正的安乐——出家受具足戒，乃至得到三明，将佛陀所教的都已作完！）

（从前自谓婆罗门，实在是很难说！现在则可以叫做真正的婆罗门了！我已沐浴而离开一切尘劳垢秽，已能度诸天而同登彼岸的人了！）

三明：**1.宿命明**。能知自己和他人之宿世的一切。**2.天眼明**。知道自己和他人之未来世之一切。**3.漏尽明**。明自现在世之一切苦相，断尽一切烦恼之智慧。
杂阿舍经卷第四完

杂阿舍经卷第五

一〇三、差摩经：本经叙述差摩比丘有病，诸比丘派陀婆比丘问法，而说明：惟对于五受阴观察为非我、我所，乃不能离开我慢、我欲、我使、须观察对于五阴之集、灭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有好多的上座比丘，住锡于拘舍弥国的师罗园（瞿师罗长者所布施的园林）。

这时，有一位名叫差摩的比丘（瞻病、给医等第一），住锡于拘舍弥国的跋陀梨园（位于憍赏弥国里的一精舍），身染重病。那时，乃以陀婆比丘为瞻病者（看护病人）。陀婆比丘在此时，曾诣诸上座的比丘们，礼拜在上座的比丘之双足后，也就是行礼如仪后，退住在于一边。

诸位上座的比丘，告诉陀婆比丘说：「你到差摩比丘之处，去对他说：『诸上座叫我来问候您的身体有些安隐了么？苦患不增剧了么？』」陀婆比丘乃受诸比丘的教言，就到差摩比丘所住锡的地方，而对差摩比丘说：「诸位上座向你问安！您的苦患渐渐痊愈了吗？众苦不至于转增吧？」差摩比丘告诉陀婆比丘说：「我的疾病并没有痊愈，身不安隐，诸苦转增，无可救药！喻如大力的士夫，抓取羸劣之人（衰弱人），用绳系缚其头，将两手急急的绞住，使其发生极大的苦痛那样。我现在的苦痛，乃超过于那种情形。又如屠宰牛时，用刀将活活的牛腹割破，而取其内脏，那只牛，其腹肠的痛苦，那能堪当？我今现在的苦痛，乃超过于此牛！又如二位力士，捉住一位劣弱之人，将其悬着在于火上，烧其两脚一样。我现在的两足，其热、痛的程度，乃超过于这情形。」

陀婆比丘听其诉苦等事后，就回到诸上座之处，就将差摩比丘所说的病状，一一告白诸上座。这时，诸上座听他的报告后，又派遣陀婆比丘到差摩比丘之处，去对差摩比丘说：「世尊曾说：有五受阴。那五种呢？所谓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是。你这位差摩比丘，是否能够一点点的用功观察此五受阴为非我、非我所吗？」

陀婆比丘受诸位上座之教言后，就去向差摩比丘说：「诸位上座有交代话，要对你说：世尊说五受阴，你是否能少观察为非我、非我所吗？」差摩比丘对陀婆比丘

说：「我对于五受阴，乃能观察为非我、非我所啊！」

陀娑比丘又回去向诸上座们说：「差摩比丘说：『我对于五受阴乃能观察为非我、非我所！』」诸上座比丘又派遣陀娑比丘去对差摩比丘说：「你能对于五受阴观察为非我、非我所，如漏尽的阿罗汉吗？」这时，陀娑比丘受诸上座比丘之教言，就又往诣差摩比丘之处，对差摩比丘说：「比丘您能如是的观察五受阴，如漏尽的阿罗汉吗？」差摩比丘告诉陀娑比丘说：「我观察五受阴为非我、非我所，但是并不是漏尽的阿罗汉」。

这时陀娑比丘又回到诸上座之处，仰白诸上座说：「差摩比丘说：『我观察五受阴为非我、非我所，但是并不是漏尽的阿罗汉』」诸上座比丘对陀娑比丘说：『你说：我观察五受阴为非我、非我所，而不是漏尽的阿罗汉，这不是前后相矛盾了么？』」

陀娑比丘受诸上座比丘之教言，又往语差摩比丘而说：「你说：我观察五受阴为非我、非我所，但不是漏尽的阿罗汉，前后乃为相违，而不对的！」差摩比丘对陀娑比丘说：「我对于五受阴观察为非我、非我所，而不是阿罗汉，乃因我对于我慢、我欲、我使等，并未断、未知、未离、未吐之故。」

陀娑比丘乃回至诸上座之处，白诸上座而说：「差摩比丘说：『我对于五受阴能观察为非我、非我所，而不是漏尽的阿罗汉，其原因就是对于五受阴之我慢、我欲、我使等，并未断、未知、未离、未吐之故』」。

诸上座又遣陀娑比丘去告诉差摩比丘说：「你说有我，到底在于何处为有我呢？到底是以色为我呢？或者我乃异于色呢？以受想行识为我呢？或者我乃异于识呢？」差摩比丘告诉陀娑比丘说：「我并不说言色就是我，或我乃异于色。也不说受想行识是我，或我乃异于识。然而对于五受阴之我慢、我欲、我使等，并未断、未知、未离、未吐。」差摩比丘话说到这里，又对陀娑比丘说：「怎么可以麻烦你駟驰往返至于如是呢？（劳他跑来跑去）你去取一拐杖来，我自会扶杖去诣彼上座们。愿你授与我一支拐杖！」差摩比丘就这样的自己依靠拐杖，诣诸上座。

这时，诸上座们，遥见差摩比丘扶杖而来，就自动的敷一座位，安一停息的有脚之橙子，然后亲自去迎接。也为他持衣钵，请他就座，共相慰劳问安。慰劳客套一番后，对差摩比丘说：「你说我慢，到底是在何处看到我呢？是以色为我呢？或者我乃异于色呢？受想行识为我呢？我乃异于识呢？」差摩比丘白言说：「非以色为我，也不是我乃异于色。同时也不是以受想行识为我，也不是我乃异于识。然而对于五受阴之我慢、我欲、我使等，并未断、未知、未离、未吐。譬喻优钵罗（青莲花）、钵昙摩（赤莲花）、拘牟头（黄莲花）、分陀利（自莲花）等华之香来说，到底是即根而香呢？或者香异于根呢？或者是茎、叶、须等之精、粗为香呢？或者香乃异于精粗呢？或者说为是相等（彼此相在）与否呢？」诸上座答言说：「弗也！差摩比丘！并不是优钵罗、钵昙摩、拘牟头、分陀利等华之根即是香，不是香异于根，也不是茎叶须之精、粗就是香，也不是香乃异于精粗。」差摩比丘又问：「那么，是甚么之香呢？」上座回答说：「是华之香啊！」

差摩比丘又说：「我也是如此。并不是色就是我，我不离开色。不是受想行识即是我，我也不离开识。虽然我对于五受阴见为非我、非我所，但是对于我慢、我欲、我使，并未断、未知、未离、未吐。诸上座啊！请听我以譬喻来说，凡是有智慧的人，都由于譬类而得以了解的！譬如将乳母衣交付给洗衣的人后，其洗衣的人就会用种种的灰汤，去浣濯衣上的尘垢。但是衣上还是残有余气（余臭），须要用种种的杂香，去熏衣，使其余臭消灭（余气，喻为虽断见惑，然而结使烦恼并未尽除。这里乃喻为正使虽尽，然而习气未灭）。

像如是的，多闻的圣弟子，离开五受阴，而正观察为非我、非我所，但是对于五受阴，我慢、我欲、我使，却还未断、未知、未离、未吐。因此，应继之而对于五受阴去增进其思惟，去观察其发生与消灭。如：此为色，此为色之集，此为色之消灭。此

为受想行识，此为识之集，此为识之消灭等是。对于五受阴如是观察其生与灭后，那些我慢、我欲、我使，一切都能消除，这就名叫真实的正观！」

差摩比丘阐说此法时，那些上座们（久修之比丘），都远离尘垢，得法眼净（见性的正慧实际显现之义。也是透彻空、无我的事相，而运用自在！）差摩比丘不起诸漏，心得解脱，法喜充满之故，身病悉除！

这时诸上座比丘们告诉差摩比丘说：「我们听说仁者您最初所说的，就已经了解，已经得安乐了，更何况又一再的重闻！所以会请问的原因，就是欲激发仁者的微妙的辩才之故，并不是要扰乱你的。是便利您堪能广说如来、应、等正觉之法的！」诸上座听差摩比丘所说之法后，都欢喜奉行！

一〇四、焰么迦经：本经叙述焰摩迦比丘以：「漏尽的阿罗汉，身坏命终后，更无所有」之邪见，舍利弗即巧妙的启其蒙。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名叫焰摩迦，曾起恶邪见，而作如是言说：「如我所解佛所说之法，就是：漏尽的阿罗汉，在其身坏命终之后，更没有所有的了。」（以为成为虚无，也就是断灭—断见）。

这时，有好多的比丘，听到他所说之语后，就到了他的住处，而对焰摩迦比丘说：「你是否说过此话：『如我所了解佛所说之法，乃谓：漏尽的阿罗汉身坏命终后，更没有所有』吗？」焰摩迦比丘回答道：「实在说过！诸位尊者！」

这时诸比丘告诉焰摩迦说：「千万不可诽谤世尊！诽谤世尊就是作不善之业。世尊并不作此说，你应该尽舍此恶邪见才好！」诸比丘虽然说此语，以纠正他，但是焰摩迦比丘却仍然执恶邪见，而作此言说：「诸位尊者！唯我此说为真实，如果异于此说的话，就是虚妄！」像这样的经过一来一去，已历三次了。

这时诸比丘们不能调伏焰摩迦比丘，就三声无奈的离开其处。然后都往诣尊者舍利弗之处。他们向舍利弗尊者说：「尊者！当知！那位焰摩迦比丘，曾生恶邪见而说：『据我所了解佛所说之法：漏尽的阿罗汉，乃身坏命终后，更没有所有。』我们听其所说后，就往问焰摩迦比丘：『你是否如此之知见吗？』他回答说：『诸位尊者！实在的！如果异此见解的话，就是愚说。』我们就纠正他而说：『你千万不可诽谤世尊。世尊并不作此语，你应该要舍弃此恶邪见才好！』如是再三的谏正他，然而他却仍然不舍弃其恶邪见。因此之故，我们现在到了尊者您的地方来，就是唯愿尊者您，能使焰摩迦比丘息止恶邪见，也是怜愍他的愚痴之故！」

舍利弗说：「是的！我当会令他息止其恶邪见！」这时众多的比丘，听舍利弗之语后，欢喜而随喜，都回到本处。

尊者舍利弗在于早晨，着衣持钵，进入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出城外，回到精舍，举放衣钵后，就到焰摩迦比丘的住处。这时焰摩迦比丘遥见舍利弗尊者之到来，就为之敷一座位，为他洗足，安停一有脚之橙子，去奉迎他。同时为舍利弗执衣钵，请舍利弗就座。舍利弗尊者洗足就座后，对焰摩迦比丘说：「你实在作此言：『据我知世尊所说之法，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后，终无所有』吗？」焰摩迦比丘仰白舍利弗说：「实在说过！尊者舍利弗！」舍利弗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你的意见回答于我。你的意见如何呢？焰摩迦啊！色为常呢？还是非常呢？」焰摩迦回答说：

「尊者舍利弗！是无常的！」

舍利弗又问：「如果是无常的话，是不是苦的吗？」焰摩迦回答说：「是苦的」。舍利弗又问：如果是无常，是苦的话，就是变易之法。多闻的圣弟子，宁在于其中，见为是我、异我（他之我）、相在

（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吗？」焰摩迦回答说：「弗也，尊者舍利弗！」对于受想行识，也是如是这般的一问一答。

舍利弗又问：「你的意见如何呢？焰摩迦啊！色是如来吗？」焰摩迦回答说：「弗也，尊者舍利弗！」舍利弗问：「受想行识，是如来吗？」焰摩迦回答说：「弗也，尊者舍利弗！」

舍利弗又问：「你的意见如何呢？焰摩迦啊！异于色，有如来吗？异于受想行识，有如来吗？」焰摩迦回答说：「弗也，尊者舍利弗！」舍利弗又问：「色中有如来吗？受想行识中，有如来吗？」焰摩迦回答说：「弗也，尊者舍利弗！」舍利弗又问：「如来中有色吗？如来中有受想行识吗？」焰摩迦回答说：「弗也，尊者舍利弗！」舍利弗又问：「离开色，离开受想行识，有如来吗？」焰摩迦回答说：「弗也，尊者舍利弗！」

舍利弗说：「像如是的，并不会错！焰摩迦！如来所见之法相，乃为真实的。如住于无所得之故，就没有所施设的。然而你为甚么说：『据我所解知世尊所说，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就无所有』呢？到底是一时之谊而说的吗？」焰摩迦回答说：「弗也，尊者舍利弗！」舍利弗又问：「焰摩迦！你先前说：『据我解知世尊所说，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后，就皈无所有』。而为甚么现在又说不是呢？」焰摩迦比丘说：「尊者舍利弗！我因为先前不了解，不明真象之故，曾作如是的恶邪见之说。现在听尊者舍利弗您加以阐说后，那些不解、不明的一切，都已断灭」（也就是不会像从前那样的不解、不明）。

舍利弗又问：「焰摩迦！如果有人又问你：『比丘！如你先前所说的，乃由于恶邪见之故，而现在你的所知所见，为甚么将从前的一切知见都远离呢？』你将如何回答人家呢？」焰摩迦回答说：「尊者舍利弗！如果有人来问的话，我就会这样的回答：「漏尽阿罗汉之色，为无常，无常就是苦的。苦的就会寂静、清凉、永没。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如果有人来问时，我就会这样的回答他。」

舍利弗说：「善哉！善哉！焰摩迦比丘！你应该要这样回答人家！为甚么呢？因为漏尽的阿罗汉之色，乃为无常，无常就是苦。如果是无常、苦的话，就是生灭法，受想行识，也是同一原理。」尊者舍利弗说此法时，焰摩迦比丘乃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舍利弗尊者又告诉焰摩迦比丘说：「我现在要说一个譬喻，有智的人，由于譬喻而能得解。譬喻一位长者之子来说。这位长者子，乃大富而有很多财产，就广求仆从（使用人）。可使善于守护财物。这时有一位怨家的恶人，诈骗而来亲附（假忠诚的投靠）他，作为他的仆从，而常伺其便利（乘隙，拟加害）。所谓晚睡早起，侍候在其左右，都很勤勉而敬业。说话都很谦逊，使主人的心意欢喜。就把他当做亲友之想，亲子之想，也就是为长者子之亲信，使长者子极为信任而不疑，就这样的安心而没有防备之心。此怨家之仆人，到了后来，就趁机手执利刀，去断长者子的生命。焰摩迦比丘！你的意见如何？那位恶怨家，作为长者的亲友，不是为了初始之方便，存着害心，常在寻伺其便利，以便达到最后的目的吗？而那位长者，不能觉知，到头来，便被其杀害！」焰摩迦回答说：「实在是的，尊者舍利弗！」舍利弗又对焰摩迦比丘说：「你的意见如何呢？那位长者本来就知道被人诈亲而欲杀害他，而善能自己防护的话，就不会受杀害，是吗？」焰摩迦比丘回答说：「如是：尊者舍利弗！」

舍利弗于是结语说：「像如是啊！焰摩迦比丘！愚痴无闻的凡夫，对于五受阴，都作常之想，安隐之想，不病之想，我想，我所想。对于此五受阴保持护惜，终究会被此五受阴的怨家所害。喻如那位长者，被诈亲的怨家所害，而不觉知一样。焰摩迦！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此五受阴，乃观察为如病、如痈、如刺、如杀、知道为无常、苦、空、非我、非我所。因此而对于此五受阴乃不着、不受。由于不受之故，而不执着，不执着之故，能自觉悟涅槃（寂灭）。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身」！

舍利弗尊者说此法时，焰摩迦比丘，因之而得证不起诸漏，心得解脱。舍利弗尊者为焰摩迦比丘说法，而示照利喜后，就从座而起，而离开那个地方。

一〇五、仙尼经：本经叙述外道的出家人仙尼问佛，有关于知道死后之去处的
问题，佛说有常见、断见、中道之三师，而我慢就是相续之因。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有一位外道的出家人，名叫仙尼，来诣佛所。他到后，恭敬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陀说：「世尊！先一日时（前些日），有沙门，有婆罗门，有遮罗迦（游行僧），有出家人，都集于希有讲堂，称如是之事而说：『富兰那迦叶（六师外道之一），为大众之主，被五百名弟子前后围遶。弟子里面有极聪慧的人，也有钝根的人，然而到了他们的命终之时，都不能记说其所往生的地方。又有末迦梨瞿舍利子（无因论之外道。为六师外道之一），为大众之主，也被五百名弟子前后围遶。其诸弟子中也有聪慧的人，也有钝根的人，然而到了他们的命终之时，都不能记说到底往生到何处。像这样的，有：先阇那昆罗胝子（六师外道之一，舍利弗、目犍连，曾为其弟子）、阿耆多翅舍钦婆罗（虚无论的外道，也是六师外道之一）、迦罗拘陀迦旃延（也是六师外道之一）、尼犍陀若提子（大雄。裸形外道，也是六师外道之一，为耆那教的教祖）等人，各人都被他们五百名的弟子前后围遶等事，也和前面所提之几名同。沙门瞿昙，也在那个时候，被那些谈论当中提起过，他们都说：沙门瞿昙为大众主，其诸弟子当中，有命终的人，即记说为：某某弟子往生到那个地方！某某弟子往生到这个地方！我首先曾生疑问：为甚么沙门瞿昙，能得此法呢？」（是否真有其事吗？）

佛陀告诉仙尼说：「你不可生疑问。由于有迷惑之故，那就会生疑的了。仙尼！你应当知道！有三种师。那三种呢？有一种师，见现在世，认为真实是我，虽照所知而说，但是却不能知道命终之后事。这叫做第一种师出于世间。又次，仙尼！有一种师（第二种师），见现在世，认为真实是我，命终之后，也认见为是我，如所知而说。又次，仙尼！有一种师（第三种师），不见现在世为有真实是我，又不见命终之后，真实是我。仙尼！那位第一种师，见现在世，认为真实是我，如所知而说的人，名叫断见。那位第二种师，见今世、后世，认为真实是我，如所知而说的人，就是常见。那位第三种师，不见现在世有真实之我，命终之后，也不见是我，这就是如来、应、等正觉之说。可说是现法之爱已断，已离欲、而得灭尽，也就是已得涅槃」。

仙尼白佛说：「世尊！我听闻世尊所说，就更增加疑惑不解。」佛陀告诉仙尼说：「你正应该会增疑惑的。为甚么呢？因为此甚深之处（深的境地）乃难见、难知之故。应该须要甚深的去观照，而到于微妙之处！是有聪慧的人，所能了解的，凡夫众生之类，乃不能辩知的。为甚么呢？」

因为众生都处在如长夜那样，而为异见、异忍、异求、异欲之故。

仙尼白佛说：「世尊！我在于世尊之处，已心得净信了。唯愿世尊您能为我说法，使我能在于此座位上，即得慧眼清净（达于无我，离断、常之分别妄见）。」佛陀告诉仙尼说：「我现在当会为了你之随所乐之说！（使你安乐之说）。」于是佛陀开始说法。

佛陀垂问仙尼说：「色是常的吗？是无常的吗？」仙尼回答说：「是无常的！」世尊又问：「仙尼！若是无常的话，是否是苦的吗？」仙尼回答说：「是苦的」。世尊又问仙尼说：「如果是无常，是苦的话，就是变易之法。那么，多闻的圣弟子们，宁于其中见为我、异于我（他之我）、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吗？」仙尼回答说：「弗也！世尊！」受想行识，也是同于此论。

佛陀又问：「你的意见如何呢？仙尼！色是如来吗？」仙尼回答说：「弗也！世尊！」佛陀问说：「受想行识是如来吗？」仙尼回答说：「弗也！世尊！」佛陀又问：「仙尼！异于色，有如来吗？异于受想行识，有如来吗？」仙尼回答说：「弗也！世尊！」佛陀又问：「仙尼！色中有如来吗？受想行识中有如来吗？」仙尼回答说：「弗也！世尊！」佛陀又问：「仙尼！如来中有色吗？如来中有受想行识吗？」仙尼回答说：「弗也！世尊！」佛陀又问：「仙尼！非色、非受想行识有如来吗？」仙尼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告诉仙尼说：「我的诸弟子，听我所说的，不能尽解其义，而起慢。其所谓无间等（现观、通达），并不是真正无间等之故，其慢并不能断灭。慢不断灭之故，舍此五阴身后，和继之而来的五阴相续而生（也就是一再的会转生而不解脱）。因此之故，仙尼！我就会预记

而说：这些弟子，身坏，命终之后，会生在彼彼之处（生死流转之处，多处受生）。为甚么呢？因为他们还有余慢未断之故。

仙尼！我的诸弟子们！对于我所说的，能解其中真义的人，则这些人对于诸慢，就能得到无间等（了脱）。得无间等之故，诸慢就会断灭。诸慢断灭之故，身坏命终后，更不会再相续（不再流转于生死）。仙尼！像如是的弟子们，我就不会说他舍此五阴后，会生彼彼之处（不会多处受生，也就是不再生死流转）。为甚么呢？因为已没有因缘可以记说之故。如果要我记说的话，我当会记说而说：那些人已断诸爱欲，永离有结，正意解脱，究竟苦边！我自从往昔以来，乃至到于现在，都常说慢之过，慢之集，慢之生，慢之起等事。假若对于慢，能够无间等观的话，众苦就不会再生了！」

佛陀说此法时，仙尼这位外道的出家人，乃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仙尼这位外道的出家人，于此时已见法、得法，断诸疑惑。他已不由他知，不由他度，在于正法当中，心得无畏。就从座位站起，合掌而白佛说：「世尊！我能得在于正法当中出家修行与否呢？」佛陀告诉仙尼说：「你可以在于正法当中出家，而受具足戒，而得比丘之分！」

这时，仙尼得以出家后，就独自在于一静处，去修持而不放逸。他作如是之思惟：「其所以，出身为族姓子，剃除须发，乃由正信而非有家之人，而出家学道，修行梵行，至于见法而自知得证正道。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而得阿罗汉果！」

闻佛所说，欢喜奉行（为此经之结句）。

一〇六、阿 罗经：本经叙述有关于在如来离世后，为有？或为无？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名叫阿 罗度（阿那律，天眼第一），住锡在于耆闍崛山。有好多的外道出家人，在于这时往诣阿 罗度之处，到后，共相问讯，共相问讯后，退坐在一边。他们自阿 罗度说：「我们有点事，想请问您，宁（是否）有闲暇（有空的时间），可为我们解释吗？」阿 罗度对诸位外道们说：「随你们所想问的事，就请提出来好了。我如知道的话，当会回答你们！」

诸外道就请问说：「你的意见如何呢？尊者！如来死后，到底为有吗？」阿 罗度说：「如世尊所说的话，这是属于无记的（未能断言之事，也就是不便于说明之事。所谓不足解答是！）」

外道又问：「如来死后，到底为无吗？」阿 罗度说：「如世尊说，这也是无记的。」外道又问：「如来死后，是有无呢？或者非有非无呢？」阿 罗度说：「如世尊说，这也是无记的。」外道又问阿 罗度说：「你的意见如何呢？尊者！我问您，如来死后为有吗？您就说这是属于无记。问您如来死后为无吗？你也说是无记。问你如来死后有无呢？非有非无呢？你也说是无记。您的意见如何呢？尊者！沙门瞿昙为不知、不见吗？」阿 罗度说：「世尊并不是不知，也不是不见！」

这时外道们对于阿 罗度所回答之言，乃非常的不满意，其心非常的不喜悦，就开始啰嗦呵骂几句后，起座而离去。

阿 罗度在此时知道诸外道去后，就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在一边，而住在那里。他就将诸外道所咨询的一切，向佛广说，然后仰白佛说：「世尊！他们这样的问我，我这样的回答，到底为顺诸法而说吗？是否能为没有诽谤世尊吗？是顺于法吗？是违于法吗？是否使他们来难诘，而堕于呵责之处吗？」

佛陀告诉阿 罗度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所问的回答出来。阿 罗度！色为常的吗？为无常的吗？」阿 罗度回答说：「是无常的。」佛陀说：「受想行识，是常呢？是无常呢？」阿 罗度回答说：「是无常的，世尊！」

佛陀说：「如在焰摩迦经（一〇四）里广说过的那样，乃至识是如来吗？」阿 罗度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告诉阿 罗度说：「作如是之说的话，乃为随顺诸说，并没有诽谤如来，也不是越次（顺序次第不乱，也就是随顺法），为如来之说，此乃为次于诸法（顺诸法）而说，并不会致人能来难诘呵责之理。为甚么呢？因为我（指如来）对于色，能如实而知，对于色之集，色之灭，色灭之道迹，也如实而知之故。阿 罗度！假如舍弃如来之所作（如来之说明），而认为如来所说的为无知无是之说的话，这就不是等说的了（不合称于法，也就是说错了。因如来已究竟生死，故死后为有、为无等，则不记答。如认为此不记答就是无知不见，就是不知真理的人）。

佛说此经后，阿 罗度，听佛所说，欢喜而奉行。

一〇七、长者经：本经叙述佛陀为有病之长者说：对于苦患身而修不苦患之心。后经舍利弗补说佛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婆祇国，设首婆罗山的鹿野深林中。

这时，有一位名叫那拘罗的长者，已有一百二十岁。他因年耆根熟，身体已羸劣之故，常有病苦。他想觐见世尊，以及从前他所宗重的善知识之比丘们。因之而来诣佛所，行礼如仪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陀说：「世尊！我已年迈衰老，羸劣苦

病，然而自力勉励（鼓起勇气），来觐见世尊您，以及从前我所宗重的知识比丘。唯愿世尊，能为我说法，使我长夜能得安乐！」

这时世尊告诉那拘罗长者说：「善哉！长者！你这么年老根熟，羸劣苦患，也能自力来此觐见如来，以及其它你所尊重的善知识比丘。长者当知！你在于会苦患之身当中，应该要常修学不苦患之身（身：依下文之义，应为心）。这时，世尊为那拘罗长者示教照喜，长者则默然而住。那拘罗长者，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就礼谢佛陀后，离去。

那时，尊者舍利弗，乃在于离开世尊不远之处，坐在一树下。那拘罗长者就往诣尊者舍利弗之处。到后，行礼如仪，然后退坐在一边。这时尊者舍利弗问长者说：

「你现在身体上的诸根，都很和悦，貌色也非常的鲜明，是否在世尊处得到甚么深法呢？」那拘罗长者仰白舍利弗说：「今天世尊为我说法，示教照喜，用甘露法来灌我的身心。因此之故，我现在的诸根才有这么的和悦，颜貌才会这样的鲜明！」

尊者舍利弗就问长者说：「世尊到底是为你说甚么法，示甚么教，去照喜你，去把甘露润泽于你呢？」那拘罗长者仰白舍利弗说：「我刚才诣世尊处，曾向世尊告白说：『我因年迈衰老，羸劣苦患。然而

我乃鼓起勇气，奋自己之力而来觐见世尊，以及从来所宗重的诸善知识比丘』。佛陀就对我说：「善哉！长者！你实在已衰老而羸劣苦患！可是你却能以自力来诣我，以及拜见先前所宗重的比丘。你现在要在此有苦患之身，常时修学为不苦患之身」

（身应可为心）。世尊就是为我说这些法，示教照喜于我，将甘露润泽于我的！」

尊者舍利弗问长者说：「善哉！长者！你现在应该仔细的听！当会为你解说！愚痴无闻的凡夫，对于色之集，色之灭，色之患，色之味，色之离等事，都不能如实而知。由于不如实而知之故，会爱乐于色。会说色就是我，是我所有。因此而执取摄受不放。那色身如果坏毁，或变易时，心识都会随之而转，恼苦就会跟之而生。恼苦生后，就会起恐怖、障碍（障碍）、顾念、忧苦、结恋（烦恼不能获释）。对于受想行识也是和此一样，这叫做身心之苦患！」

甚么叫做身苦患，而心不苦患呢？多闻的圣弟子，对于色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能够如实而知。如实而知后，就不会生爱乐，不会见色为我、我所有。因此，那个色身如果变坏，或异易时，其心也不会随其色身之变动而转，而致恼苦之生起。心不随转，恼苦不生后，就能得不恐怖、不障碍、不顾念、不结恋。受想行识也是和此同样。这叫做身苦患，而心不苦患。」

尊者舍利弗说此法之时，那拘罗长者就得法眼净。这时，那拘罗长者已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诸狐疑（疑惑），已不由他人之教示。在正法当中，心得无畏。他从座而起，而整衣服，恭敬合掌，仰白尊者舍利弗而说：「我已超越，已得度。我现在要皈依佛、法、僧三宝，为优婆塞（近事男，虔诚的在家学佛的男信徒）。请您为我证明：我今尽形寿，皈依三宝！」

这时，那拘罗长者听舍利弗所说，非常的欢喜而随喜，礼谢后离去。

一〇八、西经：本经叙述西方的比丘众，欲回西方，佛陀叫他们去见舍利弗，舍利弗就为他们授佛之纲要。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释氏的天现聚落（天臂城，邻近于迦昆罗卫国）。

这时，由西方而来的众多的比丘，欲回到西方去安居，就诣世尊之处，行礼如

仪后，退坐在一边。世尊在这时，就为他们说法，示教照喜。在佛陀种种的示教照喜后，这些由西方而来的众多比丘，从座而起，合掌而仰白佛陀说：「世尊！我们这些众多的西方的比丘，欲回到西方去安居，现在来告假的！」（奉辞）。佛陀对于西方的诸比丘们说：「你们向舍利弗辞别了么？」大家回答说：「未辞」（并未向他告假）。佛陀告诉西方的诸比丘们说：「舍利弗乃淳修梵行的长老，你们应该向他告假。他定会使你们由于他的教诫，而有所饶益，使你们长夜安乐！」

这时西方的诸比丘，就辞退佛处，欲诣舍利弗处。尊者舍利弗于此时，离开佛陀不远之处，坐在一坚固树的树下。西方诸比丘就往诣尊者舍利弗之处，到后，行礼如仪，退坐在一边。他们仰白舍利弗说：「我们欲回皈西方去安居，故来奉辞。」舍利弗说：「你们向世尊辞别了么？」大众回答说：「已向世尊奉辞过」。

舍利弗说：「你们回到西方后，那边处处的诸异国，种种不同的大众，必定会去请问你们。你们现在于世尊处，听到善胜的说法，你们应该要善于纳受，善于守持。要好好的观察，善入于法。你们是否能为他们具足宣说，不毁损佛教吗？不会使他们来难问、诘责，而堕于负处么？」（没有把握，而不堪其一问而败退下来吗）？

诸比丘仰白舍利弗说：「我们就是为了听闻此法之故，才来诣尊者您的。惟愿尊者能其为我们阐说，为哀愍我们之故而说！」

尊者舍利弗告诉诸比丘们说：「阎浮提之人，那些聪明利根的人，如刹帝利，或婆罗门，或长者，或沙门，必定会来请问于你们而说：『你那位大师，是讲甚么法？教授你们甚么？』你们应该回答说：『大师唯说调伏欲贪，是以此教授我们的。』他们又会问你：『要对于甚么法当中，去调伏欲贪呢？』你们应该回答而说：『大师唯说对于色阴去调伏欲贪。对于受想行识等阴去调伏欲贪。我们的大师就是如此的說法！』」

他们必定会再问：『欲贪有甚么过患（罪过）之故，你们的大师会对你们说应对于色去调伏欲贪，对于受想行识去调伏欲贪呢？』你们就应回答说：『如果对于色欲不断，贪不断，爱不断，念不断，渴而不断的话，则当那色若变，若异的话，就会生忧悲恼苦来。受想行识也是同此道理。佛陀大师因见欲贪有如此的过患之故，才会教人对于色，应调伏其欲贪。对于受想行识，应调伏其欲贪。』他们当会又问：『见断欲贪，有甚么福利之故，大师才会说教叫人对于色应调伏其欲贪，对于受想行识，应调伏其欲贪呢？』你就应回答：『如果对于色断除欲，断除贪，断除念，断除爱，断除渴的话，则当那色若变，若异之时，就不会生起忧悲恼苦！对于受想行识，也是如此。』」

舍利弗的教言，仍然不断，他继而又说：「诸位尊者们，假如受诸不善之法的因缘之故，现在得以乐住于现法，而不苦、不碍、不恼、不热，到了身坏命终后，也会生在于善处的话，则世尊终究（必定）不会说：大众当断诸不善之法。也不会教人在于佛法中去修诸梵行，才能得尽苦的边际等事。由于受不善之法的因缘之故，现在才会苦住于现法，会有障碍热恼。到了身坏命终之后，就会堕入于恶道之中。因此之故，世尊说言：『应当要断除不善之法，要在于佛法中去修诸梵行，而达到平等尽苦，究竟苦的边际！』」

反之而如果受诸善法的因缘，而现在却在于现法苦住，而有诸障碍热恼，到了身坏命终之后，会堕落于恶道中的话，则世尊终究（必定）不会说应受持善法，应在于佛法中修诸梵行，平等尽苦，究竟苦边这些话。由于受持善法，而能现法乐住，而不苦、不碍、不恼、不热，身坏命终时，会生于善处。因此之故，世尊才会赞叹，才会教人应受诸善法，在于佛法当中去修诸梵行，平等尽苦，究竟苦边。」

尊者舍利弗说此法时，西方的诸比丘们，已不起诸漏，而心得解脱。尊者舍利弗说此法时，诸比丘乃欢喜而随喜，都礼谢后离去。

一〇九、毛端经：本经叙述佛陀说见真谛之人之能断诸苦恼之多，有如池水。舍利弗继之而说五受阴之非我、非异我、不相在的因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譬喻有一个水池，方圆有五十由旬（驿，一由旬约十余公里）之大，其深度也是一样，其池水盈满在于池中。又有一人，用毛、用草，或用指爪，以滂其水。诸比丘们！你们的意见如何呢？到底是那位士夫的水滂为多呢？还是池中之水为多呢？比丘仰白佛说：「那位士夫用毛、用草，或用指爪所滂之水为少，为少的不足说言。而池水乃非常的多，有着百千万倍之多，实在是不可为比喻的！」

佛陀说：「如是，诸比丘们！证见真谛之人所断之众苦，有如那池中之水那么多。对于未来世，永远已不会再复生的了！」

这时，世尊说法后，就进入室内去坐禅。同于此时，尊者舍利弗也坐在于大众当中。他在世尊进入禅室后，曾告诉诸比丘们说：「从来未曾听闻过的！世尊在于今天善说池水之譬喻。为甚么呢？因为圣弟子如果具足见谛的话，就能得无间等果（通达于真理）。如果是凡俗的人生起邪见、身见（有身见，认此身为实我）、根本身见（能为根本而生变化之身见）、集身见、生身见的话，就会忧戚隐覆，会庆吉而保借，而说为是我，会说为是众生，是奇特，而矜举。像这些邪见邪解，都把它除灭的话，就能断除根本，有如折断多罗树（棕栝，一旦断后，则不再生）之不会再生那样，在于未来世当中，更不会复生。」舍利弗之语，还不断，他接着而说：

「诸比丘们！甚么叫做见谛的圣弟子断灭上述之众邪见，在于未来世，永不复起呢？而愚痴无闻的凡夫，乃见色是我，是异我，我在于色，色在于我。见受想行识是我、是异于我，我在于识，识在于我。

甚么叫做见色是我呢？如得到『地一切入处正受』之观察后，会作此念：『地即是我，我即是地。我和地，乃唯一无二，不异、不别。』像这样的观察水、火、风、青、黄、赤、白等之一切入处，而正受后，就会作此念：行即是我，我即是行，行与我，乃唯一无二，不异、不别。像这样的，在于一切入处，一一执计为我。这就是名叫色即是我（地一切入处正受就是十种一切处定。所谓十遍处定之一。

计为：地、水、火、风，青、黄、赤、白，空、识等之十，都遍处去观察——观察为遍满一切处）。

甚么叫做见色为异于我呢？如他见受是我，见受是我后，会见色为我所有，或见想行识等即是我，而见色就是我所（我所就是异于我）。

甚么叫做在我当中见色呢？所谓见受就是我，见色在于我之中。又见想行识即是我，色在于我之中。甚么叫做见色中之我呢？所谓见受即是我，而在于色中住，入于色中，周遍于其四体。见想行识是我，而是在于色中住，周遍于其四体。这叫做色之中之我。

甚么叫做见受即是我呢？所谓六受身——眼触而生受，耳、鼻、舌、身、意触而生受。此六受身之一一，都见为是我，我就是受。这就是名叫受即是我。甚么叫做见受为异于我呢？所谓：见色是我，受是我所。所谓：想行识是我，受是我所。这就是名叫受乃异于我。

甚么叫做在我之中见受呢？所谓：色是我，受在其中。想行识是我，受在其中。这就是我中之受。甚么叫做在于受之中见我呢？所谓：色是我，而在于受中住，而

周遍于其四体。想行识是我，而在于受之中住，而周遍于其四体。这叫做受中之我。

甚么叫做见想即是我呢？所谓六想身—眼触而生想，耳鼻舌身意等触，而生想。此六想身的一一，都见为是我，就是名叫想即是我。甚么叫做见想异于我呢？所谓见色是我，而想是我所，受行识是我，而想是我所，就叫做想异于我。

甚么叫做在我之中见想呢？所谓：色是我，而想在其中住。受行识是我，而想在于其中住。甚么叫做见想中之我呢？所谓色就是我，在于想之中住，周遍于其四体。受想行识是我，在于想之中住，周遍于其四体。这叫做想中之我。

甚么叫做见行是我呢？所谓六思身—眼触而生思，耳鼻舌身意之触而生思。在于此六思身，一一都见为是我，就叫做行即是我。甚么叫做见行异于我呢？所谓色是我，而行是我所。受想识是我，行是我所。这叫做行异于我。

甚么叫做在我之中见行呢？所谓色是我，而行在于其中住。受想识是我，而行在于其中住。这叫做在我之中之行。甚么叫做在行之中见我呢？所谓色就是我，而在于行中住，而周遍于其四体。所谓受想识是我，在于行中住，周遍于其四体。这叫做行中之我。

甚么叫做见识是我呢？所见六识身—眼识、耳、鼻、舌、身、意等识身。在于此六识身中，一一见为是我，就叫做识即是我。甚么叫做见识异于我呢？所谓见色是我，而识是我所。见受想行识是我，而识是我所。这叫做识异于我。

甚么叫做见我中之识呢？所谓色是我，识在于其中而住。受想行是我，而识在于其中住。这就是名叫我中之识。甚么叫做识中之我呢？所谓色就是我，在于识中而住，而周遍于其四体。受想行是我，在于识中而住，而周遍于其四体，这就是名叫识中之我。

如是这般，圣弟子们，见四真谛，而得无间之果（通达），而断诸邪见，在于未来世，永远不会再复起。所有诸色，不管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一向都是积集之物（阴）。应作如是之观察：一切都是无常，一切都是苦的，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并不是我，不应该去爱乐、摄受、保持。受想行识也是如此之故，不应去爱乐、摄受、保持，要如是的去观察。要好好的系心，要安住于不愚。对于法，应一再的观察，而精进，要离开诸懈怠之心，要得喜乐，身心要猗息，住于寂静之舍，其诸道品，修行满足，永离诸恶，并不是

不消殒（镕化），并不是不寂灭，乃灭而不起，减而不增，断而不生，不生、不取、不着，而自觉涅槃。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舍利弗说此法时，六十位的比丘，不受诸漏，心得解脱。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〇、萨遮经：本经叙述萨遮尼捷子欲攻破佛说之五阴非我之论，然而反之而被佛说服。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国的猕猴池边。

毘舍离国有一位尼捷子（离系），非常的聪慧明哲，能善解诸论，然而有聪明之慢。他所广集的诸论，乃以妙智而入于微，而为诸众说法，乃超越于诸论师。他每次都作此念：诸沙门、婆罗门，没有一人能和我相配敌者，乃至，就是如来，我也能和他共论。诸论师们，如听闻我的名字的话，则其头额会有津水，腋下会流汗，会由毛孔而流出水分来（形容大家都会非常的惧怕他）。我的论议，犹如风之能偃

草折树，能摧破金石，能伏诸龙象。更何况那些人间诸论师之辈，怎能抵当我呢？」

这时，有一位比丘，名叫阿湿波誓（马胜，为五比丘之一，威仪端正第一），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威仪庠序（很有威仪，有秩序），端视而平步，而入城去乞食。同时，有一位名叫萨遮（谛者）尼捷子（离系，拜火之裸形外道），有点儿事，而诣诸聚落，从城门出来。

他遥见比丘阿湿波誓，就诣其所，而问说：「沙门瞿昙，到底为其诸弟子说甚么法？以何等之法，教诸弟子，令诸弟子去修习的呢？」

阿湿波誓说：「火种居士（拜火的婆罗门之通称）！世尊乃这样的说法，教诸弟子，使他们去修学的。世尊说：『诸比丘们！对于色，应当要观察是无我。对于受想行识，应当观察是无我。对于此五受阴，要勤于方便去观察，要观察为如病、如痲、如刺、如杀，是无常，是苦，是空，是无我！』」

萨遮尼捷子闻此语后，心不喜悦，而发言说：「阿湿波誓！你必定是听错的。沙门瞿昙必定不会作此说的。假若沙门瞿昙是这么说的话，那就是邪见的了，我应该要到那边去难诘他，使他停止说此法！」

这时萨遮尼捷子曾到聚落的诸位离车（薄皮，王种）等人集会之处，去对诸位离车们说：「我今天看见沙门瞿昙的第一弟子，名叫阿湿波誓（马胜），曾略和他论议。假如像他所说的话，我就应该看看那位沙门瞿昙，和他共论议（辩论真理），进、却、回、转，也就是要用种种技巧的说法，必定使他随我之意。」他举一譬喻说：

「譬如一位士夫将艾草（草根）刈拔后，手握其草之茎，向空中抖擻（摇动），而除诸乱秽一样，我也如是。我和沙门瞿昙论议难诘，定会执其要领，进、却（退）、回、转，彻底的和他辩论，而随其所欲，而能弃除其邪说！喻如沽酒家（卖酒、造酒师），执其酒囊，压取其清醇的，而弃掉其糟滓的一样，我也是这样。我去看沙门瞿昙，和他论议难诘，进、却、回、转，取其清真的，而弃除其邪说！也如织席师，用席盛诸秽物，欲到市场去卖人时，就先用水洗泽，弃掉诸臭秽一样，我也是如此。我诣沙门瞿昙之处，和他共论议，经过进却回转（左叩右叩，旁打直打），都能把握其纲领，而弃掉其诸秽说。

譬喻王家之调象之师，牵一大醉象，入于深水中，洗牠的身体、四肢、耳、鼻，周遍的沐浴，而弃掉其诸尘秽一样，我也如走。我诣沙门瞿昙之处，和他论议难诘，进、却、回、转，都能随意自在的执其要领，弃掉其诸秽说。诸位离车们！你们也应和我同往其处，去观看得失！」

在座当中，有一位离车，曾作此说：「如果萨遮尼捷子，能和沙门瞿昙共相论议，乃是无有是处（不会辩胜！）」也有人说：「萨遮尼捷子乃非常的聪慧利根，能够共相论议的。」于是，有五百位离车族的人，在此时和萨遮尼捷子一同去诣佛所，都是为了看论议之故。

这时，世尊曾在于大林中，坐在一树下，安住于天住（昼住，下午之禅思安隐）。于此时，有好多的比丘，走出寮房外，在林中经行（慢步的禅功），遥见萨遮尼捷子们之来到，渐渐的近于诸比丘们之处，到后，就问诸比丘们说：「沙门瞿昙住在那里呢？」比丘们回答说：「在大林里，依在一树下，安住于白天的禅定（天住）」。

萨遮尼捷子就到佛所，恭敬问讯，在另一边坐下来。诸离车族的长者们，也诣佛所，有恭敬的，也有合掌问讯的。大众问讯后，却退在一边而住。

这时萨遮尼捷子就开口向佛说：「我曾经听过瞿昙你作如是之说法，作如是的教授你的诸弟子。你教诸弟子，叫他们要对于色观察为无我，对于受想行识，要观察为无我，叫他们对于此五受阴要勤作方便去观察，要观察为如病、如痲、如刺、如杀，为无常、苦、空、非我。这是瞿昙你作过的如是之教呢？或者是传话的人欲毁谤瞿昙你呢？传说之人是否如说而说（照你之说而说）呢？或不如说而说呢？是否如法

而说呢？或者是为了法次之法而说？是否有异人来相难诘问，使其堕入于负处吗？（指摘错误，使你败下，而知错？）」。

佛陀告诉萨遮尼犍子说：「就是照你所听到的，并没有错，传话的人乃照我所说的去说的（彼如说说），是如我所说的法而说（如法说），也是法次法说（依法的规则而说），并不是谤毁的。也没有人来难问而使我堕入于负处。为甚么呢？因为我乃实在为诸弟子如是说法。我实在常教诸弟子，使他们随顺于法教，叫他们观察色，并没有我，观察受想行识，并没有我，观察此五受阴如病、如痲、如刺、如杀、无常、苦、空、非我！」

萨遮尼犍子向佛说：「瞿昙！我现在当说譬喻。」佛陀告诉萨遮尼犍子说：「宜知是时」（你知道这时最适宜，就说出来好了）。于是尼犍子就说譬喻而说：

「譬喻如世间的一切所作，均依附于地一样，像如是，此色即是我人。因为善恶都由此而生。受、想、行、识，乃是我人。因为善恶也都由之而生。又再譬喻说：如人界、神界、药草、树木等，均依于地而得以生长。像如是的，色就是我人，受、想、行、识，就是我人。」

佛陀告诉火种居士说：「你说色是我人，受想行识是我人吗？」尼犍子（火种）回答说：「如是，瞿昙！色就是我人，受想行识就是我人。此等诸众（在座的这些人，包括所有之人），都作如是之说。」

佛陀告诉火种居士说：「且立你的论好了，本用众人否？」（引用他人之说干甚么？）萨遮尼犍子自佛说：「色实在是我人！」

佛陀告诉火种居士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意回答我好了。譬喻一位国王，他在于自己的国土里，将有罪过的人，不管是杀他，或者是缚他，或者是笞他，或者是鞭打他，或者是断绝其手足。反之而如果有大功劳于国家的人，则赐与其象马、车辆、城市、财宝等物。这些事，是否悉能作得到吗？」尼犍子回答说：「悉能作到啊！瞿昙！」

佛陀告诉火种居士说：「凡是主宰者，均能得以自在吗？」尼犍子回答说：「如是，瞿昙！」

佛陀告诉火种居士说：「你说色就是我，受想行识就是我，那么，你是否得以随意的叫它这样，叫它不可这样吗？」这时萨遮尼犍子，就默然不作声，而住在那里。

佛告火种居士说：「快说！快说！为甚么默然不作语呢？」就这样的催过三次，萨遮尼犍子仍然如故的默然不语。

这时有金刚力士的鬼神（护法的大力神），拿着金刚杵，猛火炽然，在于虚空中，莅临于萨遮尼犍子的头上，而作此言说：「世尊再三的问你，你为甚么不回答呢？我当用金刚杵来碎破你的头，使它成为七分。」由于佛的神力之故，唯令萨遮尼犍子看到金刚神，其它的人则看不见。萨遮尼犍子，因此，非常的恐怖，就白佛而言说：「不尔，瞿昙！」（我人不能自由使色如何如何）。

佛陀告诉萨遮尼犍子说：「你徐徐（慢慢）的思惟，然后解说。你刚才在众人当中，说色就是我，受、想、行、识就是我，而现在却说不是，前后相矛盾。你从前常说：色就是我，受、想、行、识就是我。那么，火种居士！我现在问你「色为常呢？为无常呢？」尼犍子回答说：「是无常的，瞿昙！」佛陀又问：「无常的，是苦与否呢？」尼犍子回答说：「是苦的，瞿昙！」佛陀又问「是无常，是苦的话，就是变易之法。多闻的圣弟子，宁于其中见为是我，异于我。彼此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吗？」受、想、行、识，也同样的问答。

佛告火种居士说：「你要好好的思量，然后说出来。」佛陀又再问火种居士说：「如果色，不离开贪，不离开欲，不离开执念，不离开爱，不离开渴望的话，则那个色假若变动、异样时（反常而有种种毛

病)，当会产生忧悲恼苦吗？」尼捷子回答说：「如是，瞿昙！」受、想、行、识也是如此之问答。

佛陀又问：「火种居士！如果在于色，已经离开贪，离开欲，离开念，离开爱，离开渴的话，则那个色，如果有变，或异之时，则不会生忧悲恼苦，是不是呢？」尼捷子回答说：「如是，瞿昙！如实无异！」对于受想行识，也同样的问答。

佛陀继之又问而说：「火种居士！譬如一位士夫，身体婴缠众苦，常和苦俱在。那些苦痛并不断灭，也不舍去，这时会得快乐吗？」尼捷子回答说：「弗也，世尊！」佛陀说：「像如是的，火种居士！身体如果婴缠众苦，而常和苦痛俱在。那些苦痛不断、不舍，就不得快乐。」

「火种居士啊！譬如士夫，手拿斧头，进入山去，想求取坚实的材料。他看见芭蕉树，非常的洪大而又直（粗大而直立），就断其根叶，剝剥其皮，乃至穷尽，都没有坚实可言。火种居士！你也是如此啊！你自立论端，而我现在乃善求其真实之义，都没有坚实之义可言，有如芭蕉树一样！而你却在于此大众当中，敢说此语：我未曾看见过沙门、婆罗门中之所知、所见，能与如来、应、等正觉之所知所见共相论议，而不被摧伏的人。而便自说：我的论议，却有如风之偃草、折树，也能破金石，能调伏龙象。故要使瞿昙额头有水，腋会出汗，毛孔都流水分来。可是你现在自论的自己所立之义，而不能自立。刚才的夸言大语，说能伏彼相，而现在尽自取（尽自己之能力去发挥自己的主张），却不能动如来的一根毛！」

这时，世尊，乃披露郁多罗僧（上衣、大衣），现出胸部，而提示说：「你们试试看！能动如来的一毛与否？」

萨遮尼捷子到这时，乃默然而低头，非常的惭愧，而失色（面色苍白）。这时在大众中，有一位离车族出身，名叫突目佉（也是尼干子外道的弟子），乃从座而起，整其衣服后，合掌而仰白佛陀说：「世尊！请听我说譬喻好吗？」佛陀告诉突目佉说：「宜知是时」（这时很适当，可以的）。突目佉白佛说：「世尊！譬如有人，拿着斗斛（量器，古十斗，今五斗），在大聚谷当中，去取二三斛之谷物一样，现在这位萨遮尼捷子，也是如此。世尊！譬喻一位长者，非常的富有而多财，然而忽然有罪过，故其所有的一切财物，均被王家所抄没。萨遮尼捷子也是如此，所有的才辩，均被如来之所摄受。譬喻城市部落之边有大水，男女大小，均入水中嬉戏，而取水中之蟹，而截断其足，放置在于陆地。由于已没有脚之故，不能还回而入于大水中一样。萨遮尼捷子也是如此，诸所有的才辩，都被如来之所断截，终不能一再的敢诣于如来，去认佛为敌人而和佛论议的了！」

这时萨遮尼捷子，乃非常的生气（忿怒炽盛），就唾骂突目佉离车说：「汝这麤疏之物！不审谛而为甚么在那边大叫呢？吾自和沙门瞿昙辩论，何干你之甚么事？」

萨遮尼捷子呵骂突目佉后，又白佛说：「且搁置那些凡辈鄙贱之说，我现在另有所问。」佛陀告诉萨遮尼捷子说：「任你所问，当会随问随答。」尼捷子说：「云何呢？瞿昙！你为弟子们说法（到底是为弟子说甚么法），使他们离开疑惑呢？」

佛陀告诉火种居士说：「我为诸弟子说诸所有色，不管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如实观察为非我，非异我（不是他之我），不相在（不是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受想行识，也是如此。他们学习后，必定会见迹（见道之迹，所谓见道）而断坏，会堪任成就，会厌离而知见，而守持甘露之法门。虽然并不是一切悉得究竟，但是都具向涅槃。像这种弟子，从我的教法，就能得离疑惑」。

尼捷子又问瞿昙说：「你又以甚么去教诸弟子，在于佛法里得尽诸漏，而至于无漏，而心解脱、慧解脱，直到在于现法中自知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的呢？」

佛陀告诉火种居士说：「我正以此法去教他们的，所谓：诸所有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都如实而知为非我、非异我、不相在。受想行识也是如此。这样的观察修学的话，就能成就三种的无上：1.智无上，2.解脱无上，3.解脱知见无上。成就此三种无上后，大家就应在乎这位大师之处，去恭敬、尊重、供养，有如佛陀。世尊觉悟一切法，也就用此法去调伏弟子，使他们得到安隐，使他们得到无畏，而调伏，而寂静，而究竟涅槃。世尊乃为涅槃之故，为诸弟子说法！火种居士！我诸弟子们，在于此法中，得尽诸漏，得心解脱，得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已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萨遮尼犍子白佛言：「瞿昙！犹如被壮夫（力士），以锋刀乱下，仍然还可以得免（可以逃避），可是在瞿昙的论手之下，就难以得脱。好像盛毒蛇，犹然可以得避其害。在旷泽的猛火，仍然可得而避其灾，遇凶恶的醉象，也可以得免其害，就是狂饿的狮子，还是统统可以得免其祸。然而在沙门瞿昙的论议手中，就难以得解的了！并不是像我这种凡品、轻躁的鄙夫，论具不备，能因论议之故，而来诣瞿昙的（也就是不是像我这类人物可以到这里来和佛议论的）。」萨遮尼犍子之语，还是继续说下去，他说：

「沙门瞿昙！此昆舍离国，乃为丰乐的国土。有好多的支提（制底，译为积聚，通常都用做灵庙）如遮梨支提、漆庵罗树支提、多子支提等是。瞿昙！还有拘楼陀支提、婆罗受持支提、舍重担支提、力士宝冠支提。」萨遮尼犍子至此，对于佛陀乃换一尊称。他说：「世尊！你应该安乐在于此昆舍离国。诸天、魔王、梵天、沙门、婆罗门，以及诸世间（诸众生界），都会因便利而在于世尊之处，常得恭敬、奉事、供养于您，好使这些诸天、魔王、梵天、沙门、婆罗门等众生，能够长夜安乐！也愿休息止住在此，明晨和诸大众，纳受我的薄食！」

这时世尊，乃默然而允许其邀请。萨遮尼犍子于此时知佛世尊默然受邀请后，乃欢喜而随喜，就从其座起后而去。

这时，萨遮尼犍子在回皈的路上，对于诸离车族们说：「我已邀请沙门瞿昙，以及诸大众，要供设饭食供养他们。你们各人各办一釜之食，送到我所来」。

诸离车族们各还其家后，就连夜供办，到了早晨，即送至萨遮尼犍子之处。萨遮尼犍子乃在于早晨洒扫、敷座，供办净水，然后派遣使人诣佛，而向佛说：「时到」（应供的时间到了）。

这时，世尊和诸大众，就着衣持钵，到萨遮尼犍子之处，在大众之前而坐下来。萨遮尼犍子亲手奉施清净的饮食，满足大众。大众食后，也已洗过钵器。萨遮尼犍子，知佛食后，就洗其钵，然后取一卑床，乃在于佛前坐下。这时世尊，就为萨遮尼犍子说随喜偈而说：

于诸大会中 奉火为其最 阐陀经典中 婆毘帝为最
人生王为最 诸河海为最 诸星月为最 诸明日为最
十方天人中 等正觉为最

（在于所有的大会当中，乃以奉火〔向火神献火〕为其最第一。在阐陀〔吠陀，婆罗门教典之一，以歌颂天为主〕的经典中，乃以婆毘帝〔吠陀经中所讲的真理〕为最第一。在人类当中，乃以国王为最伟大。在诸河当中，乃以海为最大。在诸星当中，是以月亮为最第一，在诸光明当中，乃以太阳为最第一。在十方的天人当中，乃以等正觉为最第一！）

这时，世尊为萨遮尼犍子说种种法，示教欢喜后，还皈本处。诸比丘即于此时，也就是在于回皈的路上，共相论议而说：「五百位离车族们，各人都为了萨遮尼犍子，而供办饮食，那么，那些离车族们，到底在何处得福报呢？而萨遮尼犍子又在于何处得福报呢？」

这时，诸比丘还回自住之处，都举放衣钵，洗了双足后，就到世尊之处，到后，行礼如仪，都退坐在一边。大众仰白佛陀说：「世尊！我们在路的途中，都自共论议：『五百名离车族乃为萨遮尼犍子而供辨饮食，而供养世尊，以及诸大众。那么，那些诸离车们，到底会在何处而得到福报呢？萨遮尼犍子又会在于何处得福报呢？』」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那些离车们，供办饮食，乃为了萨遮尼犍子而作的，也就是由于萨遮尼犍子之处的因缘而得福报的。萨遮尼犍子即能得供佛的功德福报。那些诸离车们，得到之布施，为有贪、恚、痴的因缘的果报（谓有我相之布施，故有三毒之布施的果报）。萨遮尼犍子会得施无贪、恚、痴因缘的果报（由于供养佛而来。谓：无住我相之布施，故没有三毒之布施的福报）。

摄颂如下：

彼多罗十问 差摩焰仙尼 阿 罗长者 西毛端萨遮

彼多罗十问经（为经名。本经缺译，中阿含卷四有『波罗牢经』），差摩经、焰摩迦经、仙尼经、阿 罗经、长者经、西经、毛端经、萨遮经。

杂阿含经卷第五完

杂阿含经卷第六

一一一、有流经：本经叙述色等之五受阴乃为有流等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阿难我，和诸大德们，曾经听过之事。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拘罗山（乔萨罗国）。

这时，有一位侍者比丘，名叫罗陀（舍卫城婆罗门出身，老年出家，为世尊之侍者比丘，具大辩才）。他在晡时（午后申时）从禅定觉醒过来后，往诣佛所，行礼如仪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陀说：「如世尊您所说的所谓有流（所谓有流转于生死中），甚么叫做有流呢？又甚么叫做有流之灭呢？」佛陀告诉罗陀比丘说：「善哉！你所问的问题！当会为你阐说。所谓有流，乃指愚痴无闻的凡夫，对于色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等事，都不能如实而知，因此，都对于色而起爱乐、赞叹、摄受、染着。由爱乐于色之故，就会去执取。由于执取之故，而会有。由于有之故，而会有生。由于有生之故，而会有老、病、死、忧、悲、恼、苦之增长。像如是之纯大苦聚，于此而集起！受、想、行、识，也是如此。这就是名叫做有流。

至于多闻的圣弟子，则对于色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能够如实而知。由于如实而知之故，对于那些色，并不会起爱乐，不会赞叹、摄受、染着。由于不爱乐，不赞叹、不摄受、不染着

之故，色之爱就会消灭，由爱灭之故，则取灭，取灭之故，则有灭，有灭之故，则生灭。生灭则老、病、死、忧、悲、苦、恼灭。像如是之纯大苦聚，都会灭。受、想、行、识也

是如此。这叫做如来所说之有流，和有流之灭！」

佛说此经后，罗陀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二、断知经：本经叙述何谓五阴之断知—遍知等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阿难我，和诸大德们曾经听过之事。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拘罗山时。

这时，有一位侍者比丘，名叫罗陀，在于晡时（申时），从禅定觉醒，乃往诣佛所，行礼如仪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陀说：「世尊！如世尊您所说的色断知（遍知者之义），受、想、行、识断知之事。世尊！甚么叫做色断知？受、想、行、识之断知呢？」

佛陀告诉罗陀说：「善哉！你所问的问题！当会为你解说。如果对于色之忧悲恼苦，都已尽，已离欲，已寂灭，已息没的话，就名叫做色断知（色之遍知者）。对于受想行识之忧悲恼苦都已尽，已离欲，已寂灭，已息没的话，就名叫做受想行识断知（受想行识之遍知者。总摄为遍知五阴断，也就是阴遍知）。

佛说此经后，罗陀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三、断色苦经：本经叙述罗陀比丘回答外道之间，为有关于出家的目的。他说：在佛教出家修行的目的，乃在于断苦，断苦之道，就是断五阴之苦！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拘罗山时。那时，有一位侍者比丘，名叫罗陀，也在那里。

这时，有好多的外道的出家人，曾经往诣尊者罗陀之处。共相问讯后，大家都退坐在一边。他们谘问尊者罗陀而说：「你为甚么在沙门瞿昙之处，去出家修梵行呢？」尊者罗陀回答说：「我乃为了断除苦恼之故，才在于世尊之处出家修梵行的。」他们又问：「你到底欲断除甚么苦恼之故，才在于沙门瞿昙之处去出家修梵行呢？」罗陀回答说：「我乃为了断除色阴之苦之故，才在于世尊之处，去出家修梵行。也为了断除受、想、行、识之苦之故，才在于世尊之处去出家修梵行的。」

诸外道的出家们，于此时，听闻尊者罗陀所说后，心里觉得不喜悦，乃从座而起，呵骂几声后离去。

这时，尊者罗陀，知道外道的出家人离去后，曾作此念：我刚才所说的，是否毁谤世尊了吗？是否如说而说吗？是否如法而说吗？是否法次法说吗？是否被他们难问诘责而堕入于负处了吗？

这时尊者罗陀，在于晡时（午后申时），从禅中觉醒后，乃往诣佛所，行礼如仪后，退住在一边。他就将上面的事情，具白佛说：「世尊！我刚才所说的，得无过错吗？将不毁谤世尊您吗？不会被他人所难问诘责，而堕于负处了吗？是否如说而说吗？是否如法而说吗？是否法次法说吗？」

佛陀告诉罗陀说：「你乃诚实而说，并没有毁谤如来。可说是如说而说，如法而说，法次法说！为甚么呢？罗陀！因为色乃为苦的，为了断除那些苦之故。才出家修梵行。受、想、行、识乃为苦的，为了断除那些苦之故，才出家修梵行！」

佛说此经后，罗陀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四、知苦经：本经叙述罗陀比丘，告诉外道的出家人，说他乃为欲知五阴之苦之故，才在佛所出家，而修梵行。

像如是的经教，乃阿难我，和诸大德们，都曾经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拘罗山。同时有一位侍者比丘，名叫做罗陀，也在那里。

这时有好多外道的出家人，到尊者罗陀之处，共相问安后，退坐在一边。他们问罗陀说：「你为甚么缘故，乃在于沙门瞿昙之处去出家修梵行呢？」罗陀回答说：「我乃为了知苦之故，才在于世尊之处去出家修梵行的。这时诸外道们听罗陀所说后，心里不欢喜，就从座位起后，呵骂几声后离去。

这时，罗陀在于晡时（申时）从禅定醒觉，往诣佛所，礼拜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就将上面之事，仰白佛陀说：「世尊！我刚才所说的，是否诽谤世尊了么？是否因他们之难问诘责，而堕于负处了吗？我是否不如说而说吗，是否非如法而说？是否非法次法说而说了吗？」

佛陀告诉罗陀说：「你乃真实而说，并没有毁谤如来，也不因他人之难问诘责而堕于负处！你乃如说而说，如法而说，依法次之法而说！为甚么呢？因为色是苦的，为了真正知道此苦之故，才在于如来之处出家而修梵行。受、想、行、识也是苦的，为了了知此故之故，才在于如来之处，出家修梵行！」

佛说此经后，罗陀比丘，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一一五、断忧苦经：本经叙述罗陀比丘告诉诸外道的出家人，说他自己乃为了灭尽五阴忧悲恼苦，才在佛所出家修梵行的。

像如是的经教，乃阿难我，和诸大德们，曾经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拘罗山时，同时有侍者比丘名叫做罗陀也在那里。

这时有好多的外道出家人，到了尊者罗陀之处，共相问讯后，退坐在一边。他们问罗陀说：「你到底为了甚么缘故，在于沙门瞿昙之处去出家修梵行呢？」罗陀回答说：「我乃为了对于色之忧、悲、恼、苦之灭尽，为了离欲寂灭、寂没之故，才在于如来之处去出家修梵行的。」这时诸外道的出家人，听其说明后，心不喜悦，就从座而起，呵骂几声后，离去。

这时罗陀，在于晡时（申时），由禅定中醒来，往诣佛所，行礼如仪后，退坐在一边，就将上面之事其白佛说：「世尊！我是否毁谤世尊了吗？不使他人来难问诘责而堕于负处了么？不如说而说吗？不如法而说吗？非法次法说吗？」

佛陀告诉罗陀说：「你乃真实而说，并不毁谤如来，也不使他人来难问诘责而堕入于负处。你乃如说而说。如法而说，依法次法说而说的，为甚么呢？罗陀啊！因为色乃真正为忧、悲、恼、苦的，为了断此苦聚之故，你才在于如来之处来出家修梵行！受、想、行、识也是同样为忧、悲、恼、苦的，为了断除此苦聚之故，才在于如来之处来出家修梵行！」

佛说此经后，罗陀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六、我尽经：本经叙述罗陀比丘告诉诸外道之出家人，说他乃为了灭尽我、

我所、我慢、使、系着，才在佛所出家修梵行。

像如是的经教，乃阿难我，和诸大德们，都曾经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拘罗山时。同时有侍者比丘，名叫罗陀，也在那里。

这时，有好多的外道出家人，到了罗陀之处，共相问讯后，退坐在一边。他们问罗陀说：「你为甚么缘故，在于沙门瞿昙之处，去出家修梵行呢？」罗陀回答说：「因为对于色，见为我，为我所，而起我慢，而被驱使，而被系缚，不能自在。为了尽此系缚，为了离欲、寂灭，而寂没之故。对于受想行识，也见为是我、我所，而起我慢，而被驱使系着。为了尽此系着，为了离欲、灭、寂没之故，才在于世尊之处出家修梵行。」诸外道的出家人，听此语后，心里不喜悦，就从座位而起，呵骂几声后，离去。

罗陀比丘在于晡时，从禅中醒来，往诣佛所，行礼如仪后，退坐在一边。就以上事其白佛说：「世尊！我所回答他们之语，是否毁谤世尊了吗？不使他人的难问诘责，而堕入于负处了吗？不如说而说吗？不如法而说吗？非法次法说吗？」

佛陀告诉罗陀说：「你为真实而说，并不毁谤如来，也不使他人之难问诘责而堕于负处。是如说而说，如法而说，法次法说而说。为甚么呢？因为对于色确实见做我、我所、我慢、使缚、系着，而为了这些恶见解之能够消尽，离欲、寂灭、寂没之故，为了对于受想行识见为我、为我所、我慢、使缚、系着之早日消尽、离欲、息灭、寂没之故，才在于如来之处去出家修梵行。」（因此之故，你的见解乃非常的正确，这样回答人家，也是正确的）

佛说此经后，罗陀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七、断有漏经：本经叙述罗陀比丘告诉诸外道之出家人，他自己乃为了断五阴有漏，才在于佛所出家修梵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拘罗山。那时，有一位侍者比丘，名叫罗陀，也住在于那个地方。

这时，有好多的外道出家人，至罗陀之处，共相问讯后，退坐在一边。他们问罗陀说：「你为甚么缘故，在于沙门瞿昙之处，去出家修梵行呢？」

罗陀回答说：「因为对于色之有漏、障阂（障碍）、热恼、忧悲之能够灭尽、离欲、寂灭、寂没之故。对于受想行识之有漏、障阂、热恼、忧悲等之能够灭尽、离欲、息灭、寂没之故，才在于如来之处去出家修梵行！」这时众多的外道出家人，听其说后，心里不喜悦，从座而起，呵骂几声后离去。

罗陀在于晡时（申时），从禅定出定后，往诣佛所，行礼如仪后，退坐在一边。就将上面之事，具白佛言：「世尊！我所说的，是否毁谤世尊了吗？不使他人之难问诘责而堕于负处了吗？不如说而说吗？不如法而说吗？非法次之法而说吗？」

佛陀告诉罗陀说：「你所说的，为真实之说，并没有毁谤如来。为甚么呢？因为色确实为有漏、有障碍、热恼、忧、悲，而为了这些事之能够灭尽、离欲、息灭、寂没之故。为了受想行识之有漏、障阂、热恼、忧悲等事之能够灭尽、离欲、寂灭、寂没之故，才在于如来之处，去出家修梵行的！」

佛说此经后，罗陀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八、贪恚痴经：本经叙述罗陀比丘告诉诸外道之出家人，说他自己乃为了灭尽五阴之贪恚痴之故，才在佛所出家修梵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拘罗山。那时有一位侍者比丘，名叫罗陀，也住在于那个地方。

这时，有好多的外道的出家人，至罗陀之处，共相问讯后，退坐在一边。他们问罗陀说：「你为甚么缘故，在于沙门瞿昙之处去出家修梵行呢？」

罗陀回答说：「为了色之贪、恚、痴之能够灭尽、离欲、息灭、寂没，为了受、想、行、识之贪、恚、痴之能够灭尽、离欲、息灭、寂没之故，才在于如来之处，去出家修梵行的。」诸外道听此语后，心里不喜悦，就从座而起，呵骂几句后离去。

罗陀比丘在于晡时，从禅定出定后，乃诸佛所，行礼如仪后，退坐在一边。就将上事具白佛说：「世尊！我所说的，是否毁谤世尊了吗？不使他人之难问诘责而堕烟负处了吗？不如诡而说吗？不如法而说了吗？非法次之法而说了吗？」

佛陀告诉罗陀说：「你所说的，乃为真实之说，并不毁谤如来，不使他人之难问诘责而堕于负处。乃为如说而说，如法而说，如法次之法而说。为甚么呢？因为为了色之贪、恚、痴之能够灭尽、离欲、息灭、寂没之故，为了受、想、行、识之贪、恚、痴之能够灭尽、离欲、息灭、寂没之故，才在于如来之处，去出家修梵行的。」

佛说此经后，罗陀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九、尽欲爱喜经：本经叙述罗陀比丘为诸外道之出家人，说他自己乃为灭尽五阴之欲、爱、喜之故，才在佛所出家。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拘罗山。有一位侍者比丘，名叫罗陀，同时也在在于那个地方。

这时，有好多的外道的出家人，到了罗陀之处，大家共相问讯后，退坐在一边。他们问罗陀说：「你为甚么缘故，到沙门瞿昙之处去出家修梵行呢？」罗陀回答说：

「因为对于色欲、色爱、色喜之能够消尽、离欲、息灭、寂没之故。对于受、想、行、识之欲、爱、喜之能够消尽、离欲、息灭、寂没之故，才在于如来之处去出家修梵行的。」这时，诸外道听此语后，心不喜悦，就从座而起，呵骂几声后离去。

罗陀比丘乃在于晡时，从禅定中出定，就诣佛所，行礼如仪后，退坐在一边。他曾将其上述之事，具白佛说：「世尊！我所说的，是否毁谤如来了么？不使他人之难问诘责，而堕烟负处了吗？不如说而说了吗？不如法而说了吗？非法次之法而说了吗？」

佛陀告诉罗陀说：「你乃真实而说，并不毁谤如来，不使他人之难问诘责而堕于负处！乃如说而说，如法而说，如法次之法而说！为甚么呢？因为你乃为了色欲、色爱、色喜之能够消尽、离欲、息灭、寂没之故。对于受、想、行、识之欲、爱、喜之能够消尽、离欲、息灭、寂没之故，才在于如来之处，来出家修梵行的！」

佛说此经后，罗陀比丘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一二〇、魔经：本经叙述佛告罗陀比丘，应当观察五阴是魔所作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拘罗山。同时有一位侍者比丘，名叫罗陀，也住在于那个地方。

这时，世尊告诉罗陀而说：「诸所有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应该观察都是由于魔所作的。诸所有之受、想、行、识，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

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都应该观察都是由于魔所作的」。

佛陀垂问罗陀说：「色为常呢？或者是无常呢？」罗陀回答说：「是无常的，世尊！」佛陀又问：「如果是无常的话，是苦的吗？」罗陀回答说：「是苦的，世尊！」有关于受、想、行、识，也是如此的问答。

佛陀又问说：「罗陀！如果为无常，为苦的话，就是有变易之法。多闻的圣弟子，宁可在于此中，现见色是我、异我（他之我）、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吗？」罗陀回答说：「弗也！世尊！」有关于受想行识，也是如此之问答。佛陀告诉罗陀说：「假若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此五受阴不认见为是我、是我所之故，对于诸世间都没有所执取，无所执取之故，就无执着，无所著之故，就会自觉为涅槃。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后，罗陀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一、死灭经：本经叙述佛陀为了罗陀，而说五受阴为死灭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拘罗山。同时有一位侍者比丘，名叫罗陀，也住在于那个地方。

这时，世尊告诉罗陀比丘说：「诸所有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为是死灭之法。」

佛陀垂问罗陀说：「色为常呢？或者是无常呢？」罗陀回答说：「是无常的，世尊！」佛陀又问：「如果是无常的话，是苦的吗？」罗陀回答说：「是苦的，世尊！」佛陀说：「受、想、行、识为常呢？或者是无常呢？」罗陀回答说：「是无常的，世尊！」佛陀又问：「如果是无常的话，是否苦的吗？」罗陀回答说：「是苦的，世尊！」佛陀又问：「如果是无常、是苦的话，就是有变易之法。多闻的圣弟子，宁可在此当中认见是我、异我（他之我）、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吗？」罗陀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告诉罗陀说：「如果多闻的圣弟子，在于此五受阴，如实而观察为非我、非我所有的话，就对于诸世间都没有所取，无所取之故，就不会有所著，无所著之故，就会自觉涅槃。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佛说此经后，罗陀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二、众生经：本经叙述对于五阴染着缠绵的话，就名叫做众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拘罗山。

这时，有一位侍者比丘，名叫罗陀，曾经仰白佛陀说：「世尊！所谓众生，到底是为甚么名叫众生呢？」佛陀告诉罗陀说：「对于色染着缠绵的人，就名叫众生。对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的人，就叫众生。」

佛陀并告诉罗陀说：「我曾经说过：对于色之境界应当要散坏消灭。对于受、想、行、识之境界，应当要散坏消灭，应该断除爱欲。如果爱尽，则苦会尽。如果苦尽的话，我就会说他乃作苦边。譬如聚落中（村里中），有好多的小孩、小女孩在嬉戏一样。他们曾聚土而作城郭宅舍，心爱乐而执着。由于爱乐未尽，欲贪未尽，念念未尽，渴乏未尽，而其心恒常的爱乐、守护之故，而会说：这是我的城郭！是我的舍宅！假若对于那些土聚之爱已尽、欲已尽、念已尽、渴已尽的话，就会用手去拨它，会用脚去蹴它，使其消散！像这样的，罗陀啊！对于色，如果散坏消灭时，就爱会尽，爱尽之故，苦就会尽，苦尽之故，我就会说：已作苦边！」

佛说此经后，罗陀比丘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一二三、有身经：本经叙述罗陀比丘请佛说法要。佛告以有身、有身集、有身灭、有身灭道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拘罗山。

这时，有一位侍者比丘，名叫罗陀，往诣佛所，行礼如仪后，退在一边。他向佛说：「善哉！世尊！请佛为我略说法要，我听法后，当会独自在一静处，去专心思惟其道，不会放逸！我会这样想：所以的缘故为何？也就是为甚么一位族姓子（上流出身之男子，等于善男子，自称），剃除须发，身穿染衣（袈裟），由正信而出家，出家后学道，而增加精进，修诸梵行，直至见法，自知已经作证为止。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以上为一位出家学佛的人通常的愿望，也是最后的目的！）

这时，世尊告诉罗陀说：「善哉！罗陀！你能够在于佛前谘问如是之义。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阐述！罗陀啊！你要知道有身、有身之集、有身之灭、有身之灭道迹的道理！甚么叫做有身呢？所谓五受阴，也就是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是。甚么叫做有身集呢？所谓当来有之爱，也就是贪、喜、俱在，而在于彼彼当中爱乐，就名叫做有身之集。甚么叫做有身之灭呢？所谓当有爱、喜、贪、俱在，而在于彼彼当中爱乐时，即把它断除，而至于无余存，要将其吐尽、离欲、寂没，就名叫做有身之灭。甚么叫做有身之灭道迹呢？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这名叫做有身之灭道迹。有身，即应当要知道！有身之集，即应当要断除，有身之灭，即应当要证悟，有身之灭道迹，即应当要修学！罗陀啊！如果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有身，若能正确的知道，若能断灭；对于有身之集，若能正确知道，若能断灭；对于有身之灭，若能正确的知道，若能正确的证悟；对于有身之灭道迹，若能正确的知道，若能修学完了的话，罗陀啊！到这时，就名叫做断爱、离爱、转结、止慢、无间等（证悟），而究竟苦边（也就是解脱有身，解脱生

死流转的苦恼！)

罗陀比丘听佛所说后，非常的欢喜，愿奉行其道。他从坐站起，礼谢佛陀后离去。受世尊这样的教授后，罗陀比丘乃独自在于一静处，去专精思惟：所以的缘故为何？（也就是为甚么）一位善男子（自称）剃除须发，穿染色衣（将零碎之布缝在一起，而经染过之衣，所谓杂染衣，也就是袈裟），由正信而成为非有家庭之出家人，而学道，而增益精进，修诸梵行，直至见法，而自知已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而成为阿罗汉，而心善解脱！

佛说此经后，罗陀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四、魔经：本经叙述五受阴均为魔！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拘罗山，有一位侍者比丘，名叫罗陀，也同时在于佛的身边。

这时，世尊告诉罗陀比丘说：「比丘啊！诸所有之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当应观察均为是魔。对于受、想、行、识，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当应观察，均为是魔。」佛陀并垂问而说：「罗陀！你的意见如何呢？色为常呢？为无常呢？」

罗陀回答说：「是无常啊！世尊！」佛陀说：「如果是无常的话，是否为苦的吗？」罗陀回答说：「是苦的，世尊！」佛陀说：「如果是无常，是苦的话，就是有变易之法。那么，多闻的圣弟子，宁在于此中，认见为是我吗？」罗陀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说：「受、想、行、识，也是和这道理一样。因此之故，罗陀啊！多闻的圣弟子，对于色，而生厌离，对于受、想、行、识而生厌离，由于厌离之故，不喜乐于此五阴，不喜乐之故，而得解脱，而得解脱知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佛说此经后，罗陀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五、魔法经：本经叙述五受阴乃为魔所作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拘罗山。有一位侍者，名叫罗陀，也同时在那个地方。

这时，世尊告诉罗陀比丘说：「诸所有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为是魔所作的。受、想、行、识，也是同样」

佛陀并垂问罗陀说：「你的意见如何呢？色是常呢？为非常呢？」罗陀回答说：「是无常啊！世尊！」佛陀又问：「如果是无常的话，是否为苦的吗？」罗陀回答说：「是苦的，世尊！」佛陀又问：「受、想、行、识是否为常呢？或者为无常呢？」罗陀回答说：「是无常啊！世尊！」佛陀又问：「如果为无常的话，是否为苦的吗？」罗陀回答说：「是苦的，世尊！」佛陀告诉罗陀说：「如果为无常、是苦的话，就是有变易之

法。那么，多闻的圣弟子，宁在于此中认见为我、异我、彼此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之我）与否呢？罗陀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说：「因此之故，多闻的圣弟子，对于色，而生厌，而厌离之故，就不喜乐于色。对于受、想、行、识生厌，厌离之故，就不喜乐于识。不喜乐于五阴之故，会得解脱，会得解脱知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佛说此经后，罗陀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非我我所经（对于五阴，观察为非我、非我所，而附在于此。）

第三经也是如是（第一经为魔经，第二经为魔法经，此经即属第三之经）。所不同的就是：佛陀告诉罗陀说：「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此五受阴的每一阴，都观察为非我、非我所。这样的观察后，对于诸世间，都没有所取，不取之故，就不会执着，不执着之故，就会自觉涅槃。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佛说此经后，罗陀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六、死法经：本经叙述五阴就是死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拘罗山。同时有一位侍者比丘，名叫罗陀，也住在于那里。

这时，世尊告诉罗陀说：「诸所有之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都应当观察这一切的一切，均为是死法。受、想、行、识，也是如是」。

其余的，都如前说。

一二七、断法经：本经叙述当观五阴为断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拘罗山。同时有一位侍者，名叫罗陀，也住在于那个地方。

这时，世尊告诉罗陀说：「诸所有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都应观察均为是断法。受、想、行、识，也是如是。多闻的圣弟子们，作如是的观察的话，对于色就会生厌，对于受、想、行、识，会生厌，由于厌离之故，会不喜乐于五阴，不喜乐之故，就会得解脱，会得解脱知见。会自知：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后，罗陀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像如是的观察我（五阴）为断法那样，也像如是的观察灭法，观察舍弃之法，观察无常之法，观察苦法，观察空法，观察非我法，观察无常、苦、空、非我之法，观察病法，观察痛法，观察刺法，观察杀法，观察杀根本法，观察病、痛、刺、杀、杀根本法，像如是之诸经，均如上述（都以上面之断法经为例。例略为十三经，本末合之而为十四经）。

一二八、断法经：本经叙述当观三世之五阴是断法，以欲贪断为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拘罗山。同时，有一位侍者比丘，名叫罗陀，也住在于那个地方。

这时世尊，告诉罗陀说：「诸所有之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应当观察均为是断法。这样的观察后，则对于色之欲贪，会断灭，欲贪断灭后，我会说他乃是一位心善解脱的人。受、想、行、识，也是如此」。

佛说此经后，罗陀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像如是，其它可比例的前述之十四经，也如上面之断法经所说的一样（如前经，能例为十三经，本末计为十四经）。

一二九 断法经：本经叙述的内容如前经，均为说明当观察五阴是断法。虽累同，但旧有，故仍列记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拘罗山。同时有一位侍者比丘，名叫罗陀，也在那里。

这时，世尊告诉罗陀说：「诸所有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应当观察均为是断法。观察断法后，对于色之欲贪就会断灭，欲贪断灭后，我会说这种人的心已善解脱。受、想、行、识，也是如是」

佛说此经后，罗陀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三〇、求大师：本经叙述欲断五受阴者，当求大师。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欲断五受阴的话，就要求大师那五种呢？所谓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是。如果欲断此五受阴的话，应当须要求大师！」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当断之经一样，有如是之经：当知之经，当吐之经，当息之经，当舍之经，等，也是同样。

如求大师之经一样，有如是之经：胜师者、顺次师者、教诫者、胜教诫者、顺次教诫者、通者、广通者、圆通者、导者、广导者、究竟导者、说者、广说者、顺次说者、正者、伴者、真知识者、亲者、愍者、悲者、崇义者、安慰者、崇乐者、崇触者、崇安慰者、欲者、精进者、方便者、勤者、勇猛者、固者、强者、堪能者、专者、心不退者、坚执持者、常习者、不放逸者、和合者、思量者、忆念者、觉者、知者、明者、慧者、受者、思惟者、梵行者、念处者、正勤者、如意足者、根者、力者、觉分者、道分者、止者、观者、念身者、正忆念者等经，也是如此（计五十九，末合而为六十。惟次卷在慧者与

受者之间，列有辩者，故为六十)

一三一、习色经：本经叙述若习近于五阴的话，就会被魔所缚，而不能解脱魔缚，反之则为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假若沙门、婆罗门，习近于色阴的话，就会随魔之自在，而入于魔手中，而随着魔之所欲，被魔所缚，不能脱离魔系。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如果沙门、婆罗门，不习近于色阴的话，即如是之沙门、婆罗门，就不会随着魔之自在，不会入于魔手，不会随着魔之所欲，而能解脱魔之系缚。受、想、行、识，也是如此」。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像如是，那些习近者、习著者、味者、决定著者、止者、使者、往者、选择者、不舍者、不吐者，如是等沙门、婆罗门，都会随魔之自在，如上说（指如习色经之事。这里计列为十本经）。

一三二、不习近经：本经叙述如果不习近五阴，则能得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假若沙门、婆罗门，对于色不习近的话，就不会随着魔之自在，不会入于魔手，不会随魔所欲，不会被魔缚所缚，会解脱魔系。不习近于受、想、行、识，也是如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乃至吐色者，也是如是（和上面之习近者等相反，这里是指不习近者。不习近者，乃至吐者—吐色者）。

一三三、生死流转经：本经叙述爱系于五阴之故，才会有生死流转。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甚么之故，才会有甚么之生起？系着于何处，才会于何处见我？而使众生被无明所盖，被爱系缚我之首，于长道驱驰，于生死轮回，在生死当中流转，而不知本际呢？」

诸比丘们仰白佛说：「世尊是法的根本、法的眼目、法的依凭（法为道，为真理）。善哉！世尊！唯愿以哀愍，广说其义。诸比丘们听后，当会信受奉行」。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当会为你们阐说。诸比丘们！色有之故，才会有色之事之生起，在于色，而被系着之故，将色见为我，因此，而使众生被无明覆盖，被喜爱系着其首，而在长道驱驰，于生死中轮回，在生死中

流转！受想行识，也是

如此。」佛陀于是又说：「诸比丘们！色为常呢？为无常呢？」比丘们回答说：「是无常的，世尊！」佛陀又问：「如果是无常的话，是否为苦的吗？」比丘们回答说：「是苦的，世尊！」

佛陀说：「如是的，比丘！如果为无常的话，就是苦的。因为有此苦之故，有这些事之生起、系着、见我，使众生被无明所盖覆，爱系其头，于长道驰驱，生死轮回，在生死中流转。受、想、行、识，也是如是。因此之故，诸比丘们！诸所有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非是我、非异我（不是他之我）、不相在（不是此他两者两结合的我），这名称叫做正慧。受想行识，也是如此。

像如是的那些见、闻、觉、识（见闻觉知），那些求得、随忆、随觉、随观等，那些一切均认见为非我、非异我、不相在，这名称叫做正慧。

假若有见而说：有我、有世间，此世间有常恒不变易之法，而那些一切，均为非我，非异我，不相在，这就名叫正慧。

假若又有见而说：非此我、非此我所、非当来之我、非当来之我所，而彼一切均为非我、非异我、不相在，这就名叫正慧（五阴法不唯是无我，就是无我观也是无我。如外空一样，内也空、也是空空）。

如果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此六见处（六根处）观察为非我、非我所的话，则如是之观，乃对于佛所怀之狐疑已断，对于法，对于僧之狐疑已断（净信三宝），这名称叫做比丘。多闻的圣弟子们，已不再堪任作身口意之业，不会趣于三恶道（地狱、饿鬼、畜生）。正使其有放逸，然而圣弟子都决定向于三菩提（正觉）迈进，七有天人

（于人间和天界受生各七次），然后作苦边（尽苦际）。（虽然好似预流果之七往来还，然而乃说明虽在天人当中出现，也已断生死，已终了死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闻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三四、狐疑断经：本经如前经，而只在末段有明文记载，其它则从略。未段也惟苦狐疑断、集、灭道狐疑断—四谛，有所不同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之法，都如上面（指生死流转经）所说的。有差别的（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此六见处，观察为非我、非我所。像如是的观察，则对于苦谛的狐疑已断灭，集、灭、道狐疑已断灭（净信四谛之真理），就名称叫做比丘。多闻的圣弟子，不再任堪作身口意之业，不会再趣入于三恶道」。像如是的广说，乃至作苦边（意谓和前经同）。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三五、狐疑断经：此经乃前三经之综合，惟略说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其内容彰广说即如上经。有差别不同的，就是：「假若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此六见处，观察为非我、非我所。如是观察的话，则对于佛之狐疑已断灭，对于法、僧（三宝），苦、集、灭、道（四谛）等之狐疑已断灭」（也就是净信三宝，净信四谛）。像如是的，广说，乃至作苦边（中间之说明，均同于前二经）。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三六、生死流转经：本经叙述的内容，和一三三经之生死流转等事略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甚么地方有其事之故，才会有甚么之生起？系着于何处，才会于何处认见我？诸比丘们！使那些众生被无明所盖覆，被爱系缚其首，在于长道驱驰，在于生死轮回，在于生死当中流转，而不知本际？」

诸比丘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善哉！世尊！惟愿哀愍广说其义。诸比丘们听后，当会信受奉行」。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谛听！善思！当会为你解说。诸比丘们！色有之故，才会有色事之生起。在于色，而被系着之故，将色认见为我，因此，而使众生被无明所盖覆，被喜爱系其首，而在于长道驱驰、在于生死中轮回，在于生死中流转！受、想、行、识，也是如此。诸比丘们：色是常呢？是非常呢？」

比丘们回答说：「是无常啊，世尊！」佛陀又问：「如果为无常的话，是否是苦的吗？」大家回答说：「是苦的，世尊！」

佛陀说：「像如是，比丘们！如果是无常的话，就是苦的。由于有此苦之故，才会有此事之生起。所谓被系着、见为我，那些众生被无明所盖覆，被喜爱系缚其首，而在于长道驱驰，于生死中轮回，在于生死中流转。受、想、行、识，也是如此。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诸所有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非是我，非异我，彼此不相在（不是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像如是的观察的话，就是名叫正慧。受、想、行、识，也是如此。

像如是而对于那些见、闻、觉、识（见闻觉知），那些求得、随忆、随觉、随观，都知道那些一切均为非我、非异我、不相在，这就叫做正慧。

假如有见而说：有我，有此世间，有他世间，有常、有恒、不变易，然而认为那些一切均为非我、非异我、不相在，这就名叫正慧。

如果又有见而说：非此我、非此我所、非当来之我、非当来之我所，而认为彼一切均为非我、非异我、不相在，这就名叫正慧（如前记：五阴法不只是无我，就是那无我观，仍然也是无我。如外空一样，内也空，也是空空）。

假如多闻的圣弟子们对于此六见处（六根处），观察为非我、非我所的话，则如是之观察，乃对于佛之狐疑已断灭，对于法，对于僧之狐疑已断灭（净信三宝），这就名叫比丘。已不能堪任再作身、口、

意之业，已不会再趣于三恶道。正使其有放逸，然而诸圣弟子们，均决定向于三菩提（正觉）迈进，经七有天人往生（在人间和天界受生各七次）后，就会作为苦之最后的边际（解脱，得阿罗汉果。余如一三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三七、生死流转经(二)

第二经的内容，也是如是。有差别者（有不同之处），就是：对于苦、集、灭、道（四谛）之狐疑已断灭耳。

一三八、生死流转经(三)

第三经的内容，也是如是。有差别者（有不同之处），就是：对于佛法僧（三宝）之狐疑已断灭，对于苦、集、灭、道（四谛）的狐疑已断灭耳。
杂阿含经卷第六完

杂阿含经卷第七

一三九、烦恼生起经：本经叙述忧悲恼苦之起因，乃在于有我见。圣弟子得正慧之故，能尽苦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由于有了甚么的缘故，就会有甚么之生起？而到底是被甚么所系，被甚么所著？而在于何处见为我（认为甚么是我），而使那些未生起的忧悲恼苦会生起？那些已生起的忧悲恼苦，一再的增广呢？」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乃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因此，惟愿为他们广说。诸比丘们听后，当会信受奉行」。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由于有了色阴之故，才会有了色阴之生起，而被色阴所系所著之故，才会对于色，而认为有我之见。因之而将未起的忧悲恼苦，使其生起。已生起之忧悲恼苦，一再的令其增广。受想行识，也是如是。」佛陀并垂问说：「诸比丘们！你们的意见如何呢？色为常呢？为非常呢？」大众回答说：「是无常的，世尊！」佛陀又问：「如果为无常的话，是否为苦的吗？」大众回答说：「是苦的，世

尊！」。

佛陀说：「像如是的，比丘们！若无常的就是苦。由于有此苦之故，有此事之生起，而被系、被着、见我，将未生起之忧、悲、恼、苦，使其生起。已生起之忧、悲、恼、苦，一再的使其增广。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因此之故，诸比丘们！诸所有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非异我（不是他之我）、不相在（不是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这就名叫正慧。受想行识，也是如是（对于五阴，不认见为我等，为之正慧）。

若又见闻觉识（见闻觉知），起求、随忆、随觉、随观，这些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非异我、不相在，这就是名叫正慧（对于见闻觉知等，不看做是我等事就是正慧）。

如是见有我，有世间，有此世，有他世，有常恒不变易，然而认为那些一切，均为非我、非异我、不相在，这就名叫正慧。

若又见有非此世间之我，非此世间之我所，非当来世之我，非当来世之我所，认为那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不异我、不相在，这就名叫正慧（如前述一三六经里，所说明的外空、内空、空空）。

如果多闻的圣弟子在此六见处（六根处）观察为非我、非我所的话，则如是之观察，乃对于佛之狐疑已断灭，对于法，对于僧之狐疑已断灭，这就名叫比丘。多闻的圣弟子，已不再堪任身口意业，而趣三恶道（不会因作恶业而堕三恶道等事）。假如曾有放逸，然而圣弟子，已决定向于三菩提（正觉），七有人天往来，作苦边（七次于天界、人间转生后，就会得阿罗汉果而灭尽所有的苦恼，而终止轮回，是须陀洹果！预流果、初果）。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四〇、烦恼生起经(二)

次经也是同样的记述，有差别（有不同之处），乃在于经中，对于苦、集、灭、道之狐疑已断之处（净信四谛之理）。

一四一、烦恼生起经(三)

次经也同样的记载，有差别者（有不同的地方），乃在于经中对于佛、法、僧，苦、集、灭、道等之狐疑已断之处（净信三宝、净信四谛）。

一四二、我我所经：本经叙述生起我、我所、我慢、系着、使之因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由于有了甚么之故，才会有了甚么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着，而在于何处见为我（认为甚么是我），而使那些未生起之有漏、障碍、

烧燃，忧悲恼苦，会生起？已生起之有漏、障碍、烧燃、忧悲恼苦，一再的令其增广呢？」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乃至……。（均如上述等经）。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四三、一四四、我、我所经(二)、(三)

第二经、第三经，也如上经一样之记载。

一四五、有漏障碍经：本经叙述有漏、障碍、烧燃、忧悲恼苦之生因。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由于有了甚么之故，而会有了甚么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着，在于何处见为我，而使那些未生起之有漏、障碍、烧燃，忧、悲、恼、苦之生起？已生起之有漏、障碍、忧、悲、恼、苦，使其一再的增广呢？」

诸比丘们白佛言：「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次第，都如上面之三经一样。

一四六、三受经：本经叙述三受乃由五阴而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由于有了甚么之故，才会有了甚么之生起呢？由于被甚么所系着，在何处见为我，致令三受在于世间流转呢？（三受为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

诸比丘们仰白佛陀说：「世尊就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面之三经那样。

一四七、三苦经：本经叙述三苦乃由五阴而起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由于有了甚么之故，才会有了甚么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着，在何处见为我，而使三苦在于世间流转呢？（三苦为苦苦、坏苦、行苦）」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

次第都和上面之三经一样。

一四八、世八法经：本经叙述称毁、讥、誉、利、衰、苦、乐等世间之八法生起的原因。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由于有了甚么之故，而有甚么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着，以甚么见为我，使世间之八法在于世间一再的团团转呢？」（称毁、讥、誉、利、衰、苦、乐）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乃如上三经。

一四九、我胜经：本经叙述我胜、我等、我卑之见之生起，乃起因于五阴系着。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由于有了甚么之故，才会有了甚么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着？以甚么见为我？而使那些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呢？所谓：「我胜、我等、我卑」呢？」

诸比丘们白佛言：「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面之三经。

一五〇、他胜经：本经叙述有胜我者、有等我者、有卑我者之生起，乃起因于五阴系着。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了甚么之故，才会有了甚么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着，以甚么见为我，而使那些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所谓：『有胜于我的人，有和我同等的人，有比我还卑劣的人』呢？」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述之三经。

一五一、无胜经：本经叙述无胜我者、无等我者、无卑我者之生起，乃起因于五阴系着。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了甚么之故，才会有了甚么之生起？而被甚么所系着，以甚么见为我，使诸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无能胜我的人，无人和我同等的人，无有卑劣于我的人』呢？」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述之三经。

一五二、有我经：本经叙述有我、有此世、有他世，常恒安住之见，乃起因于执取于五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了甚么之故，才会有了甚么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着，以甚么见为我，使诸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有我，有此世，有他世，常恒而不变易之法，如尔安住』呢？」（像这样的使大家都安住下来呢？）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述之三经。

一五三、不二经：本经叙述我与彼（大梵天），一切不二、不异、不灭之见，乃起因于执取五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了甚么之故，才会有了甚么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着，以甚么见为我，使诸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如是之我与彼的一切，均为不二、不异、不灭呢？』（『彼』为外道所指的大梵天，『我』即自称，也就是指我和梵天同为一体，是不异而常住不灭）。

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面所述之三经。

一五四、无果经：本经叙述诸邪见，乃起因于执取五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了甚么之故，才会有了甚么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着，以甚么见为我，使诸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无施（没有布施的功德），无会（没有祭典大会之功德），无说（没有祝愿之咒说之功德），无善趣、恶趣之业报（善恶与业报无关），无此世、他世（此世与他世无关），无母、无父（正行、邪行，均没有果报），无众生、无世间之阿罗汉之正到正趣（没有死后之再

生的众生，没有证果的阿罗汉之证悟往生正趣），没有此世、他世之见法而自知身作证具足住，没有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呢？」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述三经。

一五五、无力经：本经叙述持宿命论，而否定精进努力之果报，仍然是起因于执取五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了甚么之故，才会有了甚么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着，而在于何处见为我，使诸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无力、无精进、无力精进（自己的任何能力，怎样去精进努力都无效），无士夫之方便，无士夫之精勤，无士夫之方便精勤（人类怎样的善巧方便而精勤，都无效），无自作，无他作，无自他作（不管是自己，是他人，都无力量可改观）。一切的人，一切的众生，一切的神，都无方便、无力、无势、无精进、无堪能（不能改变），都已定分，而相续、转变，而受苦乐之六趣』呢？」

诸比丘们白佛言：「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述之三经。

一五六、死后断坏经：本经叙述取五阴之故，而生起断定，至于否定布施的功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甚么之故，才会有了甚么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着，以甚么而见为我，而使诸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诸众生在此世间生活，而死后则断坏无所有（断见，无后世）。四大和合而成的士夫，其身体在于命终时，地即皈于地，水即皈于水，火即皈于火，风即皈于风，根即随于空而转。以舆床（长板）而以弟子四人担持死人，往至于冢间，乃至未烧时，都可知，烧燃后为骨骸，白鸽之色立焉。高慢者知施（愚夫以为有布施之功德），黠慧者知受（有智慧的人，以为能受其果报）。若说有者，彼一切虚诞妄说（如果说有利益，都是虚妄之说）。若愚若智，所谓死后之他世，但断坏无所有』呢？」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述之三经。

一五七、无因无缘经：本经叙述众生的烦恼，为无因无缘之邪见，乃起因于取五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了甚么之故，才会有了甚么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着，而以甚么见为我，使诸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众生的烦恼，乃无有因无有缘』呢？」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述之三经。

一五八、无因无缘经：本经叙述众生之清静，乃无关于善行之因缘之邪见，乃起因于取五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了甚么之故，才会有了甚么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着，以何所而见为我，而使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众生之清静，乃无因，无缘』呢？」（心之清静，并不是善行之因果之邪见）。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述之三经。

一五九、无因无缘经：本经叙述众生之无知不见，不成为惑业苦之因缘之邪见，是起因于取五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了甚么之故，才会有了甚么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着之故，以何所见为我，而使诸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众生之无知、不见，乃无因无缘』呢？」

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述之三经。

一六〇、无因无缘经：本经叙述取五阴而生邪见、邪说，但明记，只例前三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了甚么之故，才会有了甚么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着，以甚么见为我，而使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呢？」

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述之三经。

一六一、七身经：本经叙述七身常住不变之邪见。乃起因于执取五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由于有了甚么因之故，而会有甚么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缚，以何所见为我，而使诸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谓：七种身非作（并不是被造出来的），非作所作（并不是可以造而造出来的），非化（并不是所化出的），非化所化（并不是能化而所化出来的），不能杀，不摇动，是很坚实的。那七种呢？所谓地身、水身、火身、风身、乐身、苦身、命身是。此七种身，并不是造作的，并不是能作而被所造的，不是化的，不是能化而所化的，乃为不可杀害、不可动摇，是非常的坚实的。也是不转移，不变易，不能相逼迫。不能互为是福、或者是恶，或者是福与恶，或者是苦，或者是乐，或者是苦乐。不管是土梟，或者是土首，也不能逼迫世间。或者是命，或者是身，在此七身的中间，不容刀之出入，也不能害其命。因为在那里并没有甚么杀害，并没有甚么杀者。没有甚么系缚，没有甚么系缚者。是无念、无念者，无教、无教者』呢？」

诸比丘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述三经。

一六二、作教经：本经叙述诸恶行非恶因缘，亦非遭恶果，诸善行不能作福之邪见，仍然是起因于取五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甚么之故，而会有甚么事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着，以甚么而见为我，使诸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作（自己做），教作（教他人做），断（自断）教断（教他人断），煮（自己煮）教煮（教他人煮），杀（自己杀）、教杀

（教人去杀）、伤害众生，盗他人之财物，行邪淫，明知而说妄语，饮酒，穿墙、断、偷夺。又损害道村，毁害城。伤害人民，而用最利之剑，用轮铅去割斫，把人截断而作大肉聚。像学这些恶行，那也不是恶的因缘，也不会招甚么恶果。在于恒河之南，杀害而去，在于恒河之北，作大会而来，那也不是福恶之因缘，也不会招致福恶。假如惠施、调伏、护持、行利、同利（五摄法行），对于作这些事情，也不是作福』呢？」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述之三经。

一六三、生死定量经：本经叙述众生经过有一定之量的生死后，可得究竟苦边。在此之前，不管如何修行，均为徒劳之邪见，仍然起因于取五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了甚么之故，才会有甚么之生起？被甚么

所系着，而以何所见为我，使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呢？所谓：『在此十四百千生门，六十千六百五业、三业、二业、一业、半业，六十二道迹，六十二内劫，百二十泥黎（地狱），百三十根，三十六贪界，四十九千龙家，四十九千金翅鸟家，四十九千邪命外道，四十九千外道的出家人，七想劫，七无想劫，七阿修罗（非天），七毘舍遮（颠狂鬼、噉精气鬼），七天，七人，七百海，七梦，七百梦，七嶮，七百嶮，七觉，七百觉，六生，十增进，八大土地等，在此八万四千大劫的期间，不管是愚人，或者是智者，均须往来经历这么久，才能究竟苦边！

绝没有那些沙门、婆罗门能作如是之说：说甚么『我常持戒，而受诸苦行，而修诸梵行。不熟于业的人，就使其能熟，已熟于业的人，就舍弃，进退不可知（业升沉沦）』。此苦乐乃为常住，其生死也为有一定之量。喻如把缕丸（线球）掷着于空中时，就会渐渐的落下来，到了地上就自住一样。像如是的八万四千大劫的生死定量，也是如此。』呢？」（为甚么有这种说呢？）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述之三经。

一六四、风经：本经叙述风不吹等邪见，仍然起因于执取五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甚么之故，而会有甚么之生起？以何所见为我，而使诸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风不吹、火不燃、水不流、箭不射、怀妊不产、乳不（构，取乳），日月或出或没，或明或闇，不可知。』呢？」（主张风如柱为不动之物，所吹的风，只名其一分耳。水火等也如是之说明）。

诸比丘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述之三经。

一六五、大梵经：本经叙述大梵天为自在造作的唯一主神，乃为众生之父之邪见，为起因于取五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甚么之故，而有甚么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着，以何所见为我，而使诸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呢？所谓：『这位大梵天，乃，自在之宇宙的主神，造作自然，是一切众生之父。』呢？」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述之三经。

一六六、色是我经：本经叙述色就是我，无色就是我等邪见，乃起因于取五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甚么之故，而会有甚么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着，以何所见为我，使诸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呢？所谓：『色就是我，其余的就是虚名。无色就是我，其余的就是虚名。色非色就是我，其余的就是虚名。非色非无色就是我，其余的就是虚名的。我为有边，其余的就是虚名。我为无边，其余的就是虚名。我有边无边，其余的就是虚名。我非有边非无边，其余的就是虚名。一想、种种想、多想、无量想，我一向乐、一向苦，或苦乐，不苦不乐，其余的就是虚名』？」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述之三经。

一六七、色是我经：本经叙述，有如前经，只虚名与妄想二句之别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甚么之故，而会有甚么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着，以何所见为我，而使诸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呢？所谓：『色就是我，其余的就是妄想。非色、非非色就是我，其余的就是妄想。我有边，其余的就是妄想。我无边，其余的就是妄想。我非有边、非无边，其余的就是妄想。我乃一想、种种想、少想、无量想。我一向乐、一向苦，或苦、乐、不苦不乐』？」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述之三经。

一六八、世间常经：本经叙述世间常等四邪见，仍然起因于取五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甚么因之故，而会有甚么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着，以甚么见为我，使诸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呢？所谓：『吾人的世间为常，世间为无常，世间为常无常，世间为非常非无常。世为有边，世为无边，世为有边无边，世为非有边非无边。命就是身，命异即身异。如来死后为有，如来死后为无，如来死后有无，如来死后非有、非无』？」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述之三经。

一六九、世间我常经：本经叙述世间我常等邪见，乃起因于取五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甚么之故，而会有甚么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着，以甚么而见为我，而使诸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呢？所谓：『世间之我为常，世间之我为无常。世间之我为常无常，世间之我为非常非无常。我之苦为常，我之苦为无常，我之苦为常无常，我之苦为非常非无常。世间之我自作，世间之我为他作，世间之我为自作他作，世间之我为非自作非他作，非自、非他，乃无因而作。世间我之苦，乃自作。世间我之苦，乃他作。世间我之苦，乃自他作。世间我之苦，乃非自非他，乃无因而作』呢？」

诸比丘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述之三经。

一七〇、娱乐涅槃经：本经叙述五欲若没有娱乐，就是见法涅槃等邪见，均因于取五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甚么之故，而会有甚么之生起？被甚么系着，以甚么见为我，而使诸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呢？所谓：『如果没有五欲之娱乐，这就是见法而般涅槃（寂灭、得道）。如果离开恶不善法，而有觉、有观（直觉、推理），而生喜乐（离开欲而生喜乐——初禅之境地），而入于初禅……乃至第四禅，就是第一义般涅槃』呢？」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述之三经。

一七一、我正断经：本经叙述种种之我正断之邪见，所谓死后各无所有，谓我正断，其起因仍依取五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甚么之故，而会有甚么之生起？被甚么所系着，以甚么而见为我，使诸众生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呢？所谓：『如果粗的四大色断坏，而无所有的话，就名叫做『我正断』。又如我的欲界断坏，死后无所有的话，就名叫做『我正断』。又如我的色界死后断坏而无所有的话，就名叫做『我正断』。如果得空入处、识入处、无所有入处、非想非非想入处，（以上为无色界之四空处），我的死后断坏无所有的话，就名叫做『我正断』』呢？」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像如是的广说，其次第都如上述之三经。

一七二、当断经：本经叙述五阴为无常，故应当断。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法为无常的话，应当要断念、断灭那些法后，

以真义去饶益，使其长夜得以安乐！甚么法为无常呢？所谓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一七三、过去当断经：本经叙述过去的五阴，乃为无常之故，应当断灭。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为过去的无常之法的话，就应当断除，断灭那些法后，用真义去饶益，使其长夜安乐。甚么是过去的无常之法呢？所谓过去之色，就是无常之法。过去之欲，就是无常之法。那些法都应当断灭。断灭那些法后，用真义去饶益，使其长夜安乐。受、想、行、识，也是同样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像如是的，那些未来、现在、过去现在、未来现在、过去未来、过去未来现在，均同样为无常之法，同样的应当断灭（计为：未、现、过现、未现、过未、过未现等六）

一七四、求大师经：本经叙述为了断除无常法之故，当求大师。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为了断除无常之法之故，当求大师。甚么是无常之法呢？所谓色是无常之法。为了断除那些法之故，当求大师。受、想、行、识，也是如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像如是的过去、未来、现在，过去未来、过去现在、未来现在、过去未来、现在，也应当求大师。八种之经也是如是（指过去...至于现在，计为入种经。为了断除无常法，故应求大师。是作时间上不同之入种经观察）。

种种教、随顺、安、广安、周普安、导、广导、究竟导、说、广说、随顺说、第二伴、真知识、同意、愍、悲、崇义、崇要、慰乐、崇触、崇安隐、欲、精进、方便、广方便、堪能方便、坚固、强健、勇猛身心、勇猛难伏、摄受常学、不放逸修、思惟、念、觉、知、明、慧、辩、思量、梵行、如意、念处、正勤、根、力、觉、道、止、观、念身、正忆念等经，一一之八经，也如上述（依第六卷一三〇经所附之经目，则本末为六十经。这里所列为五十几经，可参酌一三〇经补上其缺。大意谓：种种教以下的每一经之八经（六十乘八，计为四百八十经，再加当断八经、当求大师八经，则为四百九十六经。这些均为说明为了断灭无常法，故应求大师）。

像断义之经那样（也就是欲断无常法，而应求大师），如是知义、尽义、吐义、止义、舍义，等经，也是如是（知、尽、吐、止、舍，各各四百九十六经，合计为二千四百八十经，均说明同一之教义）。

一七五、拔头然譬经：本经叙述为了断除无常的盛火，故应勤求大师。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犹如有人，被火烧燃其头与衣，这时应该要怎样去救他呢？」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应该起增上欲，要殷懃方便及时去救火，使其息灭」。

佛陀告诉比丘说：「头衣被火烧燃，尚可暂时忘去，但是无常的盛火，则应该尽除断灭！为了断除无常的炎火之故，应该勤求大师。到底是要断除那种无常之故，而勤求大师呢？所谓断除色无常之故，勤求大师，断除受、想、行、识无常之故，勤求大师！」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像断无常一样，如是一过去之无常，未来之无常，现在之无常，过去未来之无常，过去现在之无常，未来现在之无常，过去未来现在之无常，像如是计为八种之救头燃之譬，均如上述之经那样的广说。

如求大师之经那样，如是一求种种教、随顺教，等，也如上经之广说（六十一乘八一四八八经）

像断义经那样（八加四八八为四九六，如是一知义、尽义、吐义、止义、舍义（四九六乘五为二四八〇余略）、灭义、没义，等经也是如是。

一七六、身现住经：本经叙述为了断除五阴无常，故应随修内身身观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为了断除无常之故，当应随顺内身身观住。甚么法是无常呢？所谓色就是无常。为了断除此色无常之故，当随顺内身身观住。像如是的，受、想、行、识，也是无常，为了断此无常之故，当随顺内身身观住。」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像此无常一样，那些过去之色也是无常，未来色、现在色、过去未来色、过去现在色、未来现在色、过去未来现在色等也是无常。为了断除这些无常之故，当应随顺内身身观住。受、想、行、识，也是同样。如随顺内身身观住一样，八种也是如是。

至于外身身观、内外身身观、内受受观、外受受观、内外受受观、内心心观、外心心观、内外心心观、内法法观、外法法观、内外法法观住，等，一一之八经，也如上面所说的那样。

如断除无常之义而修四念处那样，像如是的那些知义、尽义、吐义、止义、舍义、灭义、没义之故，随顺于四念处，也是和如上之说一样。

一七七、身现住经：本经叙述的内义，均如上说，仍然是欲断除五阴，而应修内身身观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人被火燃烧着头衣时，当如

何去救他呢？」比丘们白佛说：「世尊！应当生起增上之欲，要殷勤的方便，及时去救火，使其消灭！」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头衣被燃烧时一事，尚可以暂时遗忘搁置，但无常的炽盛之火，则应当灭尽断除！为了断除无常之火之故，应该要随修内身观住。甚么叫做为了断除无常之火之故，而随修内身观住呢？所谓色为无常，为了断此色无常之故，而随修内身观住。受、想、行、识也是无常，为了断此无常之故，而随修内身观住。」广说（如上）……乃至（如上）。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一样，像那些过去无常、未来无常、现在无常、过去未来无常、过去现在无常、未来现在无常、过去未来现在无常，等，均如内身观住八经一样。

像这样的，那些外身观八经、内外身观八经，也如上说。

像身念处之二十四经那样，如是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等二十四经，也如上述。

如当断无常之九十六经一样，像如是：当知、当吐、当尽、当止、当舍、当灭、当没，等，一一之九十六经，也如上述。

一七八、断恶不善法经：本经叙述为断五阴之无常，应断已生之恶不善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人被火燃烧着其头衣时，应该要怎么去救他呢？」比丘白佛言：「世尊！应该要生起增上欲，要殷勤方便，及时去救火，使其息灭！」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头衣烧燃之事，尚且可以暂时遗忘搁置，然而无常的炽盛之火，则应该尽灭断除。为了断除无常之火之故，那些已经生起的恶业—不善法，应该要把它断除，要起欲精勤，而摄心，使此心增长！到底要断除那种无常法之故呢？为甚么为了断除已生之恶—不善法之故，而生起欲方便、摄心增长呢？所谓色无常之故，受、想、行、识无常之故，应当断之故，已生起之恶—不善之法，应使其断灭，而起欲方便，而摄心增进。」广说（如上）…乃至（也如上…）。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经一样，像如是之过去无常、未来无常、现在无常、过去未来无常、过去现在无常、未来现在无常、过去未来现在无常，等八经，均如上述。

如已生之恶—不善法当断之故，像如是的未生之恶—不善之法，应令其不生，而未生善法令生、已生善法令增广之故，起欲方便、摄心增进之八经，也是如上述。

如当断无常之三十二经一样，像如是的当知、当吐、当尽、当止、当舍、当灭、当没，等，一一之三十二经，其广说均如上述。

一七九、欲定经：本经叙述为断五阴无常之故，应当修习欲定断，行成就如意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有人被火燃烧着其头衣，则应当要怎么去救他呢？」比丘白佛说：「世尊！应当生起增上欲，要殷勤方便，及时去急救，使火

消灭。」

佛陀告诉比丘说：「头衣燃烧之事，尚可暂忘，然而无常的盛火，则应当尽断！为了断灭无常之火之故，当修『欲定断』（恹求禅定而断灭之义），要修习『行成就如意足』（神足坚固之义）到底应当断除甚么法之无常呢？所谓应当断除色无常，当断受、想、行、识无常之故，应修欲定断，行成就如意足」。如经里面之广说，乃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一样，像如是：过去无常、未来无常、现在无常、过去未来无常、过去现在无常、未来现在无常、过去未来现在无常等八经，也如上说。

如修欲定一样，像如是的精进定、意定、思惟定，也是如是。

如当断之三十二经一样，像如是：当知、当吐、当尽、当止、当舍、当灭、当没之一一之三十二经，也如上述。

一八〇、信根经：本经叙述为断五阴无常之故，当修习信等五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有人，被火燃烧着头衣，应当要怎么去救他呢？」比丘白佛言：「世尊！应当生起增上欲，要殷勤方便的及时去急救，使火消灭。」

佛陀告诉比丘说：「头衣被燃烧之事，尚且可以暂忘，但无常的盛火，则应当尽断。为了断灭无常之火之故，当修信根。到底须断除甚么无常之法呢？所谓应当断除色之无常，应当断除受、想、行、识之无常之故，而修学信根。」像如是的广说，乃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一样，如是过去的无常，未来的无常，现在的无常，过去未来的无常，过去现在的无常，未来现在的无常，过去未来现在的无常，也如上面所说的。

如修信根之止经，如是修学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之入经，也如上说。

如当断之四十经，如是当知、当吐、当尽、当止、当灭、当没之四十经，也是如上之说。

一八一、信力经：本经叙述为断五阴之无常之故，应修信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有人，被火燃烧着其头衣，应当要怎么救他呢？」比丘白佛说：「世尊！当生起增上之欲，要殷勤方便，及时去救火，使其消灭。」

佛陀告诉比丘说：「头衣被燃烧，尚且可以暂忘，但是无常之火，则应当把它灭尽断除！为了断除无常之火之故，应当要修信力。要断甚么无常之火之故，而当修信力呢？所谓断除色之无常之故，当修信力，断除受、想、行、识之故，当修信力」。像如是的广说，乃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那样，如是过去的无常，未来的无常，现在的无常，过去未来的无常，过去现在的无常，未来现在的无常，过去未来现在的无常之入经，也是如上之说。

如修信力一样，如是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之八经，也是如上之说。

如当断四十经那样，如是当知、当吐、当尽、当止、当舍、当灭、当没，一一之四十经，也如上说。

一八二、念觉分经：本经叙述为断五阴无常之故，应修念觉分。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有人被火所燃烧着其头衣，应当要如何去救他呢？」比丘白佛说：「世尊！应当起增上欲，要殷懃方便，及时去救火，使火消灭。」

佛陀告诉比丘说：「头衣被燃烧一事，尚可暂忘，而无常的盛火，应当尽断。为了断除无常之火之故，应当修学念觉分。要断甚么法之无常之故，而修学念觉分呢？所谓为了断除色之无常，而修学念觉分，为了断除受、想、行、识之无常，而修学念觉分。」像如是的广说，乃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一样，如是过去的无常，未来的无常，现在的无常，过去未来的无常，过去现在的无常，未来现在的无常，过去未来现在的无常之八经，也如上说。

如念觉分之八经一样，如是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除觉分、舍觉分、定觉分之一一之八经，也是如上之说。

如当断之五十六经一样，如是当知、当吐、当尽、当止、当舍、当灭，一一之五十六经，也如上说。

一八三、正见经：本经叙述为了断除五阴之故，应当修习正见。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有人，被火所燃烧着其头衣，应当要如何去救他呢？」比丘们说：「世尊！当起增上欲，殷懃方便，及时去救火，把火消灭。」

佛陀告诉比丘说：「头衣被燃烧一事，尚可暂忘。但是无常的盛火，则应当尽断。为了断除无常之火之故，应当修习正见。要断何等无常之火之故，而当修正见呢？为了断除色之无常之故，当修正见。为了断除受、想、行、识之无常之故，当修正见！」像如是的广说，乃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之经那样，如是过去之无常，未来之无常，现在之无常，过去未来之无常，过去现在之无常，未来现在之无常，过去未来现在之无常，也如上说。

如正见之八经那样，如是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一一之八经，也如上说。

如当断之六十四经那样，如是当知、当吐、当尽、当止、当舍、当灭、当没，一一之

六十四经，也如上说。

一八四、苦集尽道经：本经叙述为了断除五阴之无常之故，当应修学苦集尽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有人，被火燃烧着其头衣时，应当要怎样去救他呢？」比丘们白佛说：「世尊！当起增上欲，要殷懃方便，及时去救火，使火消灭。」

佛陀告诉比丘说：「头衣被燃烧一事，尚可暂忘。但是无常之盛火，则应当尽断无余存！为了断除无常之火之故，应当修学苦集尽道。要断除甚么无常之法之故，应当修学苦集尽道呢？所谓为了断除色之无常之故，当修苦集尽道，为了断除受、想、行、识之无常之故，当修苦集尽道。」如是广说，乃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一样，如是过去无常、未来无常、现在无常、过去未来无常、过去现在无常、未来现在无常、过去未来现在无常，也如上说。

如苦集尽道八经那样，如是苦尽道、乐非尽道、乐尽道等，一一之八经，也如上说。

如当断之三十二经那样，如是当知、当吐、当尽、当止、当舍、当灭、当没，一一之三十二经，也如上说。

一八五、无贪法句经：本经叙述为了断除五阴无常之故，应修无贪法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有人，被火燃烧着其头衣时，则应当要如何去救他呢？」比丘白佛说：「世尊！当起增上欲，要殷懃方便，及时去救火，使火消灭」。

佛陀告诉比丘说：「头衣被燃烧一事，尚可暂忘，但是无常的盛火，则应当尽断无余存。为了断除无常之火之故，当修无贪法句。到底应当断除甚么法之无常之故，而应当修学无贪法句呢？所谓当断色之无常之故，当应修学无贪法句，为断受想行识之无常之故，应修学无贪法句。」如是广说，乃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一样，如是过去的无常，未来的无常，现在的无常，过去未来的无常，过去现在的无常，未来现在的无常，过去未来现在的无常，也如上说。

如当修无贪法句之八经那样，如是无恚、无痴诸句正句法句，一一之八经，也如上说。

如当断二十四经那样，如是当知、当吐、当尽、当止、当舍、当灭、当没，一一之二十四经，也如上说。

一八六、止经：本经叙述为了断除五阴无常之故，应当修学『止』。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有人，被火燃烧着其头衣，则应当要如何救他呢？」比丘白佛说：「世尊！当起增上欲，要殷懃方便，及时去救火，使其消灭。」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头衣被燃烧一事，尚且可以暂忘，但是无常的盛火，则应当断除。为了断除无常之火之故，应当要修学『止』到底应当断除甚么法之无常之故，而应当修学『止』呢？所谓为了断除色之无常之故，当修学『止』。为了断除受、想、行、识之无常之故，应当修学『止』。如是广说，乃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那样，如是过去无常、未来无常、现在无常、过去未来无常、过去现在无常、未来现在无常、过去未来现在无常，也如上说。

如修学止之八经那样，如是修观之八经，也如上说。

如当断十六经一样，如是当知、当吐、当尽、当止、当舍、当灭、当没，一一之十六经，也是如上之说。

「诸所有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非异我（不是他之我），不相在（不是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应如实而知。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多闻的圣弟子们，作如是的正观的话，就对于色会生厌，对于受想行识，会生厌。讨厌后，就不喜乐。由于不喜乐之故，而得解脱、解脱知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那样，如是动摇、旋转、毛（弱瘠病）、瘵（五癆七伤）、破坏、飘疾、朽败、危顿、不恒、不安、变易、恼苦、灾患、魔邪、魔势、魔器等，均如沫、如泡、如芭蕉、如幻、微劣、贪嗜、杀擄、刀剑、疾姑、相残、损灭、衰耗、系缚、捶打、恶疮、痲症、利刺、烦恼、谪罚、阴盖、过患、处愁、戚、恶知识、苦、空、非我、非我所、怨家连、鏃、非义、非安慰、热恼、无阴（无凉荫之处）、无洲（无休息处）、无覆、无依、无护、生法、老法、病法、死法、忧悲法、恼苦法、无力法、羸劣法、不可欲法、诱引法、将养法、有苦法、有杀法、有恼法、有热法、有相法、有吹法、有取法、深、难、难、难、不正法、凶暴法、有贪法、有恚法、有痴法、不住法、烧燃法、罽闍法、灾法、集法、灭法、骨聚法、肉段法、执炬法、火坑法等，都如毒蛇，都如梦假借，也如树果，如屠牛者，如杀人者，如触露，如淹水，如驶流，如织缕，如轮涉水，如跳杖，如毒瓶，如毒身，如毒华，如毒果，如烦恼之动（以上广述无常之相）都是像这样的，比丘啊！乃至断过去、未来、现在之无常，乃至灭度，应当

修止观！（二次乃至之中间的名目，均如前例）

到底应断甚么法之过去、未来、现在之无常，乃至灭，而应修止观呢？所谓断色之过去、未来、现在之无常，乃至为了灭没之故，应修止观。受想行识，也是如此。

因此之故，诸有色之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均为非我、非异我、不相在，应这样的如实而知。受想行识，也是如此。

多闻的圣弟子，如果这样的观察的话，就会对于色生厌，对于受、想、行、识生厌。由于厌嫌之故，就会不乐，不乐之故，就会得解脱、解脱知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八七、贪欲经：本经叙述由于贪欲成就之故，而不知五阴之无常。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因为成就一法之故，则不能再于堪任知道色之无常，也不能知道受、想、行、识之无常。甚么为一法成就呢？所谓贪欲之一法，如成就的话，则不能堪任知色之无常，不能知道受、想、行、识之无常。

那么，到底甚么一法之成就呢？所谓无贪欲成就是！无贪欲之法的话，就堪能知色之无常，堪能知受、想、行、识之无常」。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成就不成就那样，像如是的：知不知、亲不亲、明不明、识不识、察不察、量不量、覆不覆、种不种、掩不掩、映翳不映翳，也是如是。

如是而知，如是而识解、受、求、辩、独证，也是如此。

像贪一样，如是之恚，痴、瞋、恨、瞋、执、嫉、怪、幻、谄、无惭、无愧、慢、慢慢、增慢、我慢、增上慢、邪慢、卑慢、憍慢、放逸、矜高、曲伪、相规、利诱、利恶、欲多、欲常、欲不敬、恶口、恶知识、不忍贪、嗜下贪、恶贪、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取（见）、欲爱、填恚、睡眠、掉悔、疑、昏悴、蹉跎、鬚戾、懒、乱想、不正忆、身浊、不直、不软、不异、欲觉、恚觉、害觉、亲觉（六亲之系念）、国土觉、轻易觉、爱他家觉、愁忧恼苦，对于这些一一之法，乃至映翳（障碍），则不能堪任灭色而作证之事。

甚么为一法呢？所谓恼苦是。因为恼苦映翳之故，不堪任对于色之灭尽而作证，不堪任对于受、想、行、识之灭尽而作证。而由于一法不映翳之故，堪任对于受、想、行、识之灭尽作证！

甚么一法呢？所谓恼苦是。此一法不映翳之故，堪任对于色之灭尽而作证。堪任对于受、想、行、识之灭尽而作证。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七完

杂阿含经卷第八

一八八、离喜贪经：本经叙述观察眼耳鼻舌身为无常，则会生厌而离喜贪，

而得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正观察眼是无常的。像如是的观察的话，就名叫做正见。由于正观察之故，而会生厌，生厌之故，就会离喜、离贪。由于离喜、离贪之故，我就会说他为正解脱的人。像如是的，那些耳、鼻、舌、身、意，也由于同一元理而会离喜、离贪。由于离开喜、离贪之故，比丘啊！我定会说他为心正解脱的人。心正解脱的人，就能自己预记而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那样，那些苦、空、非我，也是如此解说。

一八九、离欲贪经：本经叙述正思惟眼耳鼻舌身意，观察为无常的话，就能断欲贪，而心正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对于眼，应当要正思惟，要观察是无常的。为甚么呢？因为对于眼正思惟，观察是无常之故，在于眼的欲贪，就会断灭。由于欲贪断灭之故，我就会说此人已心正解脱。像这样的，比丘啊！心正解脱的人，就能自己预记而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九〇、知经：本经叙述对于眼等不知的人，则其苦不能尽，知道的人就能尽苦。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对于眼不识、不知、不断、不离开欲贪的话，就不能堪任正确的尽灭苦恼。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诸比丘们！对于眼如是能识、能知、能断，而能离欲的人，就能堪任正尽苦恼。对于耳、鼻、舌、身、意，如果能识、能知、能断，而能离欲的人，就能堪任正尽苦恼。」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九一、知经：本经叙述对于眼等能知的话，就能堪以超越生老病死等苦，不然的话，就不能堪以超越。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对于眼，如果不识、不知、不断，而不离欲的人，

就不能堪任超越生、老、病、死之苦。对于耳、鼻、舌、身、意，如果不识、不知、不断，而不离欲的人，也不能堪以超越生、老、病、死之苦的。诸比丘们！如果对于色，能识、能知、能断，而能离欲的人，就能堪任超越生、老、病、死之苦。对于耳、鼻、舌、身、意，如果能识、能知、能断，而能离欲的人，就能堪任超越生、老、病、死之苦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九二、不离欲经：本经叙述对于眼等不离开欲的人，就不能解脱，不能灭尽苦恼。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对于眼，不能离欲，心不解脱的人，就不能堪任正尽苦。对于耳、鼻、舌、身、意，如果不离欲，心不解脱的人，就不能堪任正尽苦。诸比丘们！如果对于眼，能够离欲，而心解脱的人，则他就能堪任正尽苦。对于耳、鼻、舌、身、

意，能够离欲，心能解脱的人，就能堪任正尽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九三、不离欲经：本经叙述和前经同，惟多一色耳。也就是针对眼与色等问题。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对于眼、色，不离开欲，心不解脱的人，就不能堪任超越生、老、病、死之苦。对于耳、鼻、舌、身、意，不离开欲，心不解脱的人，也就不能堪任超越生、老、病、死之苦。诸比丘们！假若对于眼、色能够离开欲，心能解脱的话，就能堪任超越生、老、病、死之苦。对于耳、鼻、舌、身、意，能够离开欲，心解脱的话，就能堪任超越生老病死之苦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九四、生喜经：本经叙述对于眼等生喜，就是对于苦生喜，就不能解脱于苦，反之就能解脱于苦。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对于眼，生起喜悦的人，就是对于苦生喜一样。假如对于苦生喜的话，我就会说他不能解脱于苦。对于耳、鼻、舌、身、意生喜的人，就等于是对于苦会生喜一样，我就会说他不能解脱于苦。」

诸比丘们！假若对于眼，不生喜悦的话，就等于是对于苦不生喜悦一样，我就会说他能够解脱于苦。对于耳、鼻、舌、身、意，不生喜悦的人，就等于是对于苦不生喜悦，我就会说他能够解脱于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九五、无常经：本经叙述观察六内处、六外处、触、受，为无常的话，就能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一切均为是无常的。甚么叫做一切都是无常呢？所谓眼是无常。如色（境）、眼（根）、识（眼识），而为眼触，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受（眼根、色境、眼识之和合而接触，而发生关系时，为之眼触、因缘生受）——苦的感觉（苦受），乐的感觉（乐受），不苦不乐的感觉（舍受），这些均为是无常。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多闻的圣弟子，像如是的观察的话，就能对于眼生厌。假若对于色（境）、眼（根）、识（眼识），而为眼触，而由眼触的因缘而生的受——苦的感觉（苦受），乐的感觉（乐受），不苦不乐的感觉（舍受），对于这些受，会生厌，对于耳鼻舌身意（根）与声香味触法（境），而起的意识，而为意触，而由此意触的因缘所生的受——苦的感觉（苦受），乐的感觉（乐受），不苦不乐的感觉（舍受），对于这些也会生厌。由于讨厌之故，不会喜乐，不乐之故，就会解脱、解脱知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经一样，像如是之苦、空、无我，也是如此之说。

一九六、无常经：本经叙述的内容和前经同，只内中的文字，和结语有些不同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一切都是无常的。那些一切呢？所谓眼是无常。如色（境）、眼（根）、识（眼识），而生眼触。由于眼触的因缘所生之受——或者是苦（苦受）或者是乐（乐受），或者是不苦不乐（舍受），这些均为是无常。像如是的，耳、鼻、舌、身、意（五根）与识（耳等五识），如果法（声香味触法之五境）与意（五根）与识（五识）而生意触的话（由和合接触而生的耳鼻舌身意之五触），则由此意触的因缘而生的受——若苦（苦受）、若乐（乐受）、不苦不乐（舍受），这些也是无常的。

多闻的圣弟子，能如是的观察的话，对于眼就能解脱。如果因色（境）、眼（根）、识（眼识）而发生的眼触，而由此眼触的因缘而生的受——若苦（苦受）、若乐（乐受）、不苦不乐（舍受），这些也能得以解脱。像如是的耳、鼻、舌、身、意（五根），与法（声香味触法之五境），与意识（耳鼻舌身意等五识），而发生的意触（五触），而由此意触的因缘所生的受——若苦（苦受）、若乐（乐受）、不苦不乐（舍受），这些也得以解脱。这样，我就会说他已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说一切都是无常之经一样，像如是：一切是苦（经）、一切是空（经）、一切

是非我（经）、一切是虚业之法（经）、一切是破坏之法（经）、一切是生法（经）、一切是老法（经）、一切是病法（经）、一切是死法（经）、一切是愁忧法（经）、一切是烦恼法（经）、一切是集法（经）、一切是灭法（经）、一切是知法（经）、一切是识法（经）、一切是断法（经）、一切是觉法（经）、一切是作证（经）、一切是魔（经）、一切是魔势（经）、一切是魔器（经）、一切是然（经）、一切是炽然（经）、一切是烧（经）等经，均如上面二经所广说的那样。

一九七、示现经：本经叙述佛作三种的示现教化。所谓神足变化示现、他心示现、教诫示现是。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伽阇尸利沙（迦耶村之迦耶山上）的支提（制底，灵庙）时，和千名的比丘俱在一起，都是从前萦发的婆罗门。

这时，世尊为千位比丘作三种的示现教化。那三种呢？所谓神足变化示现、他心示现、教诫示现是。

1.神足示现：乃世尊随其所应，而示现，而进入禅定的正受（三昧正现前之义。也就是入禅定时，以定之力，使身心领受平等安和之境）。陵虚（陵驾于空中，也就是升于空中）而至于东方，作行住坐卧之四威仪，入于火三昧，而出种种的火光，所谓青、黄、赤、白、红、颊梨色、水火俱现，或者由身下出火，身上出水，或者由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调圆四方，也是如走。这时，世尊作种种的神变后，即在于大众当中端坐。这就是名叫神足示现。

2.他心示现：如彼之心，如彼之意，如彼之识，彼应作如是之念，不应作如是之念，彼应作如是之舍，彼应作如是之身证住等，就名叫做他心示现。

3.教诫示现：如世尊说：『诸比丘们！一切都在烧燃。甚么叫做一切烧燃呢？所谓眼烧燃（如色（境）、眼（根）、识（眼识），而为眼触。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受一若苦（苦受）、若乐（乐受）、不苦不乐（舍受）等，这些也在烧燃。像如是的，那些耳、鼻、舌、身、意，也在烧燃，若法（境）、意（根）、识（意识）而为意触。由于意触的因缘，而生受一若苦（苦受）、若乐（乐受）、不苦不乐（舍受），这些也在烧燃。以何而烧燃呢？以贪之火烧燃，以恚之火烧燃，以痴之火烧燃，以生、老、病、死、忧、悲、恼、苦之火烧燃。』

这时，千位的比丘，听佛所说，都不起诸漏，心得解脱。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九八、罗睺罗经：本经叙述若知见眼等为非我、非异我、不相在的话，就不会生我、我所、我慢、系着、使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耆闍崛山。

这时，尊者罗睺罗（佛未出家前之子，后出家，成十大弟子之一。密行第一），往诣佛所，行礼仪后，退住在一边。然后仰白佛说：「世尊！要怎样去知，怎样去见自己的内识身，以及外在的一切相，而使其不生我、我所、我慢、使、系着呢？」这时，世尊告诉罗睺罗说：「善哉！罗睺罗！你能询问有关于如来的甚深的奥义」。

佛陀于是告诉罗睺罗说：「对于眼，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非异我、不相在（不是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要这样的如实而知。对于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

罗睺罗啊！对于自我的此识身，以及外在的一切相，能作如是知、如是见的话，就能使我、我所、我慢、使、系着等不会生起的。罗睺罗啊！像如是的，我、我所、我慢、使、系着不生起的人，就应知道：罗睺罗啊！这就名叫断爱浊之见，是正无间等（证悟），是究竟苦边！」

佛说此经后，尊者罗睺罗，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内入处那样（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如是外入处，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以及眼识、耳、鼻、舌、身、意识（六识），眼触，耳、鼻、舌、身、意触（六触），由于眼触而生之

受，耳鼻舌身意之触而生之受（六受），由于眼触而生之想，耳、鼻、舌、身、意之触而生之想（六想），由于眼触而生之思，耳、鼻、舌、身、意之触而生之思（六思），由于眼触而生之爱，耳、鼻、舌、身、意之触而生之爱（六爱）等，也如上说。

一九九、罗睺罗经：本经叙述若知见眼等为非我、非异我、不相在的话，就能转去诸结，而究竟苦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罗睺罗说：「要怎样去知，怎样去见，就能对于此识身（认识作用的吾人的身体），以及外在的一切相，知见为无有我，无有所，无有我慢，无有使，无有系着呢？」罗睺罗白佛说：「世尊您就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善哉，世尊！愿当为诸比丘们广说此义，诸比丘们听后，当会信受奉行。」

佛陀告诉罗睺罗说：「善哉！谛听！当会为你们解说。诸所有的眼，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非异我、不相在。要这样的如实而正观。罗睺罗！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

罗睺罗啊！如果这样的知，这样的见吾人的此识身，以及外在的一切相的话，即我、我所、我慢、使、系着等，就不会生起的了。罗睺罗啊！像如是的比丘，就能超越于二，会离诸相，会寂灭解脱。罗

罗啊！像这样的比丘，会断诸爱欲，会转去诸结（诸烦恼），会究竟苦边」。

佛说此经后，罗睺罗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像内入之经教一样，如是外入……乃至由于意触的因缘而生的受，也像如是的广说。

二〇〇、罗睺罗经：本经叙述罗睺罗欲求得阿罗汉果之法，佛知其机未熟，故先示以五阴、六入处，尼陀那〔因缘〕，使其思惟。到机熟时，即说无常等法，使其得阿罗汉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罗睺罗（密行第一，佛未出家前之子），往诣佛所，行礼如仪后，退坐在一边。他向佛而说：「善哉！世尊！请为弟子说法，弟子我听法后，会独自在一静处，专精思惟，会住于不放逸里。弟子在独一静处，专精思惟，安住于不放逸后，会作如是之思惟：所以一位豪族之姓之子，剃除须发，由于正信而为没有家庭的出家人，而去学道，去修持清净的梵行，到了彻见法源而自知已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这时，世尊观察罗睺罗的心，知其解脱慧并未成熟，还未能堪任纳受增上法（更深的涅槃之法）。因此，而问罗睺罗说：「你能授人以五受阴，或未能作到呢？」罗睺罗说：「还没有的，世尊！」佛陀告诉

罗睺罗说：「你应为人演说五受阴！」（叫他为人演说，即需自己有把握方能作得到。故等于是教他观察五受阴，使其悟入五阴聚合当中，并没有常、一、主宰之义）。

这时，罗睺罗受佛教诲后，在于异时（经过一个时间），为人演说五受阴（五取阴。教人知道众生在于五阴取我、我所有为不是之理。）他经过演说此义后，还诣佛所，行礼如仪后，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我已为人演说过五受阴的教义，唯愿世尊您，为弟子说法！弟子听法后，会独自一人，在于静处，去专精思惟，而安住于不放逸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这时，世尊又再观察罗睺罗之心，其解脱智并未成熟，不能堪任纳受增上之法。因此，而问罗睺罗说：「你是否能为人演说六入处了吗？」罗睺罗白佛说：「还没有啊！世尊！」佛陀告诉罗睺罗说：「你应该为人演说六入处」。（叫他为人演说，即是教他先予充实自己。使自己彻知眼、耳、舌、身、意之六内入处，与色、声、香、味、触、法之六外入处，为产生六识、六触、六受、六想、六思、六受的因缘。使人悟入六入处中并没有常、一、主宰）。

这时，罗睺罗，乃在于异时（经过一段时期），为人演说六入处。他为人广说六入处后，来诣佛所，行礼如仪后，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我已为人演说六入处的教义，唯愿世尊为弟子说法，弟子听后，当会独自一人在于静处，去专精思惟，会住于不放逸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这时，世尊又观察罗睺罗之心，其解脱智并未成熟，不能堪任纳受增上之法。因此，而问罗睺罗说：「你是否能为人演说尼陀那（因缘）法了吗？」罗睺罗白佛说：「还没有啊！世尊！」佛陀告诉罗睺罗说：「你应该要为人演说尼陀那法」。（尼陀那法就是因缘法。彻

见五阴、六处为相因、相缘之法。也就是审察因缘所生之法，就是空、无常之法。由此而观察精妙，而悟入缘起、无常、无我）。

这时，罗睺罗在于异时（经过一段时期），为人广说尼陀那法后，来诣佛所，行礼如仪后，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愿为我说法，我听法后，会独自在一静处，去专精思惟，会住于不放逸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这时，世尊又观察罗睺罗之心，其解脱智并未成熟，……广说，乃至告诉罗睺罗说：「你应当对于上面所说的诸法，独在于一静处，去专精思惟，去观察其义」。

这时罗睺罗受佛的教敕后，就依照上面所听到之法。所说之法，去思惟称量，去观察其义。他曾作此念：「这些诸法，一切均为顺趣于涅槃、流注于涅槃，最后安住于涅槃之法。」这时，罗睺罗就又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于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弟子已经对如上所闻之法，所说之法，独自在一静处，去思惟称量，去观察其义了。弟子已知道这些法均为顺趣于涅槃、流注于涅槃，最后安住于涅槃之法」。

这时，世尊观察罗睺罗之心，其解脱智已成熟，堪任纳受增上法（更深的涅槃法）。因此，告诉罗睺罗说：「罗睺罗！一切均为是无常的。甚么法为无常呢？所谓

眼无常，由于色境与眼根、眼识而生的眼触等，也是如上广说的为无常」。

这时，罗睺罗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就礼谢佛陀后退去。

此时，罗睺罗受佛的教敕后，就独自在一静处，去专精思惟，安住于不放逸里。他这样的思惟：所以一位族姓之子，剃除须发，身着袈裟。由于正信，而为离开家庭的出家人。而学道，而纯修清净的梵行，乃至见法，自知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而成为阿罗汉，心善解脱！

佛说此经后，罗睺罗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〇一、漏尽经：本经叙述如果正观眼等无常，则能得证漏尽。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来讲佛所，行礼如仪后，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要怎样去知，怎样去见，才能依次第而得漏尽呢？」

这时，世尊告诉那位比丘说：「应该正观无常。那种法为无常呢？所谓眼是无常。如依于色（境）与眼（根）与识（眼识），而为眼触，由于此眼触的因缘而生受——或者是苦受，或者是乐受，或者是不苦不乐受等，都应观察是无常的。耳、鼻、舌、身、意，也应当观察是无常的。如依法（境）与意（根）与识（意识）而为意触。由于意触的因缘而生受——或者是苦，或者是乐，或者是不苦不乐，这些也是无常。比丘啊！应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就能依次第而灭尽有漏」。

这时，那位比丘，听佛所说，非常的欢喜，作礼而去。

像如是的为比丘所说之经，都一样。如果说有差别（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谘问下列诸事：『怎样知，怎样见，就能依次第而尽一切结？就能断一切缚？就能断一切使？就能断一切上烦恼？就能断一切结？就能断诸流（生死流）？就能断诸轭（牛颈上之横木，为系缚不尽，烦恼异名）？就能断诸取（执取）？就能断诸触（六触而生受，而生苦等），而能断诸盖（覆盖）？就能断诸缠？就能断诸垢？就能断诸爱？就能断诸意？就能断诸邪见而生正见？就能断无明而生明（智慧）？』佛陀的回答，都是这样的：『比丘！像如是之观察眼就是无常，……乃至如是而知、如是而见的话，就能依次第而无明会断尽，光明会生起（无明为无智慧，为愚痴，明为智慧，故说无明断尽即智慧光明自会生起）』。

这时，那位比丘，听佛所说，而欢喜，欢喜后，作礼而去。（上面这些均不另列经名，都皈于『尽一切结经』）

二〇二、我见断经：本经叙述观察眼等为无常，正观色、眼识、眼触、三受为无我，则生无我见。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往诣佛所，行礼如仪后，白佛说：「世尊！要怎样知，怎样见，才能依次第而断我见？而生无我见呢？」

佛陀告诉那位比丘说：「对于眼，要正观为无常。如依色（境）与眼（根）与识（眼识）而为眼触。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受。或苦受、或乐受、不苦不乐受。也应正观察为无我。像如是的，乃至由于意触的因缘，而生受。或者是苦受，或者是乐受，或者是不苦不乐受。这些也应正观察为无我。比丘啊！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的话，就能依次第而我见会断除，无我见会生起（断我见，而生无我见）。

这时，那位比丘，听佛所说而欢喜，欢喜后，作礼而去。

二〇三、能断一切法经：本经叙述如断无明之一法的话，就能尽生死，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国，耆婆拘摩罗药师的庵罗园（大医师—耆婆所捐献的果树林）。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一位比丘能断一法的话，就能得正智，就能自己预记而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诸比丘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唯愿为我们演说。诸比丘们听后，当会纳受奉行。」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大众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当会为你们演说。诸比丘！到底是那一法断灭之故，就能……乃至不受后有之身呢？此法就是所谓无明。如果断灭无明的话，则会离欲，而智慧之光明会生起，而得正智，而能自己预记而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这时，有一位比丘从坐而起，整齐他的衣服，偏袒其右肩，为佛作礼，右膝着在地上，合掌而白佛说：「世尊！要怎么知无明？怎么见无明？而能离欲而智明会生起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应当正观察眼是无常。如依色（境）与眼（根）与识（眼识）而为眼触。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受。如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些也应正观察为无常。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比丘！像如是而知无明，如是而见无明的话，就能离欲而智明会生起」。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〇四、如实知见经：本经叙述如对于眼等如实而知见的话，则得解脱，乃至不受后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国。耆婆拘摩罗药师的庵罗园。

这时，世尊告诉尊者阿难说：「对于眼，应当要如实而知，如实而见。如依眼（根）与眼色（境）与眼识（识）而为眼触。而由于此眼触的因缘而生的受，不管是苦（苦受），是乐（乐受），或者是不苦不乐（舍受），这些也应如实而知，如实而见。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他如果如实而知，如实而见后，对于眼就会生厌。对于依于色（境）与眼（根）与识（眼识），而为眼触，而由于此眼触的因缘所生的受，不管是苦（苦受）、是乐（乐受），或者是不苦不乐（舍受），也会生厌离。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厌离后，就不会去喜乐，不喜乐后，就会解脱、解脱知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〇五、优陀那经：本经叙述观察眼等为无常、苦、变易、异分之法的人，就会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国，耆婆拘摩罗药师的庵罗园。

这时，世尊演说一切优陀那偈后（无问自说，也就是虽无人问，而乘感兴而说出来），告诉尊者阿难说：「眼是无常的，是苦的，是会变易的，是异分之法。如依色（境）与眼（根）与识（眼识）而为眼触。由于此眼触的因缘而生的受，不管是苦（苦受）、是乐（乐受）、是不苦不乐（舍受），这些均为是无常，是苦，是会变易，是异分之法。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多闻的圣弟子，如是去观察的话，则对于眼，会得解脱。如依色（境）与眼（根）与识（眼识）而为眼触，而由于此眼触的因缘而生的受，这些也会得解脱。依于耳、鼻、舌、身、意（根）与法（五境）与意识（五识）而为意触（五触），而由于此意触（五触）的因缘所生之受，不管是苦（苦受），是乐（乐受），是不苦不乐（舍受），那些也会解脱。我会说他已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的！」

佛说此经后，尊者阿难，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〇六、如实知经：本经叙述为了对于内、外入处，如实而知之显现之故，当勤方便禅思，内寂其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城，耆婆拘摩罗药师的庵罗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勤于方便而禅思（座禅），要内寂其心（静座冥想，使内心寂静而行观照）。为甚么呢？比丘啊！因为方便禅思，内寂其心的话，就能像如是的，如实而知之事会显现在前。到底对于甚么如实而知之显现呢？对于眼，如实而知显现。如依色（境）与眼（根）与识（眼识）而为眼触，而由此眼触的因缘所生的受，不管是苦受，是乐受，是不苦不乐（舍）受，这些都能如实而知会显现在前。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这些一切诸法，均为是无常，是有为（有造作变化），也如是的，其如实而知，会显现。」（洞彻其真象，彻知其渊源实际）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〇七、三摩提经：本经叙述如修习三摩提，即能如实而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国，耆婆拘摩罗药师的庵罗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修无量的三摩提（禅定），要精勤而系念。为甚么呢？因为修无量的三摩提，而精勤系念后，则能如实显现。对于甚么能如

实显现呢？对于眼，能如实显现，像如是的广说，……乃至这些诸法无常、有为的实相，都能如实显现。」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〇八、无常经：本经叙述过去、未来、现在之眼，是无常之故，圣弟子不欣乐，而生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城，耆婆拘摩罗药师的庵罗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过去、未来之眼，是无常，何况现在之眼，怎么不是无常呢？多闻的圣弟子之如是而观察的人，会不回顾过去之眼，会不欣悦于未来之眼。对于现在之眼会厌而不乐，会离欲而向于厌离。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像无常经一样，苦、空、无我等经，也是如此的阐说。

像内入处（六根处）之四经那样，外入处之色、声、香、味、触、法之四经，以及内外入处之四经，也是如此的阐说。

二〇九、六触入处经：本经叙述如实而知六触入处，而不见我、异我、相在，即会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城，耆婆拘摩罗药师的庵罗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六触入处，那六个呢？所谓眼触入处，耳、鼻、舌、身、意触入处是沙门、婆罗门，对于此六触入处之集、灭、味、患、离，如果不如实而知的话，就应当要知道！这些沙门、婆罗门离去我所说之法与律，其遥远的程度，有如虚空与地之隔离那样（天壤之别）。」

这时有一位比丘，从他的座位站起，整一整他的衣服，礼拜佛陀后，合掌而白佛说：「我乃具足如实而知此六触入处之集、灭、味、患、离等。」佛陀告诉比丘说：「我现在问你，你应随我之间而回答我。比丘啊！你见眼触入处，是我，异我，相在与否呢？」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说：「善哉！善哉！对于此眼触入处，能如实知见为非我、非异我、不相在的话，就不会起诸漏，心不会有染着，心已得解脱。这名称做初触入处已断、已知。此为断其根本，有如截断多罗树之头那样（此树一断即死，绝不再生），对于未来之法，乃永不会再生起。所谓眼（眼根）、识（眼识），以及色（色境）是也。其次：你见耳、鼻、舌、身、意之触入处，是我、是异我，是相在与否吗？」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说：「善哉！善哉！对于耳、鼻、舌、身、意之触入处，如实而知见为非我、非异我、不相在，就不会生起诸漏，心不会有染着，心会得解脱。这名称做比丘之六触入处已断、已知。是断除其根本，有如截断多罗树头那样，对于未来世之欲，绝不会再生起，所谓意（耳等五根）、识（耳等五识）、法（声等五境）。」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一〇、地狱经：本经叙述执有之故，有六触入处地狱，无执着之故，则有六触入处天。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城，耆婆拘摩罗药师的庵罗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不可以乐，不可以苦，为甚么呢？因为有六触入处地狱（由执着六触入处而生的苦处），众生如生在那个地狱中的话，则眼睛所见的均为是不可爱之色，不能见到可爱之色。都见到不可念之色，而见不到可念之色。都见到不善之色，而见不到善之色。由于此因缘之故，所受的一向（直）都是忧苦！耳所听之声，鼻所嗅之香，舌所尝之味，身所感之触，意所识之法，都见到不可爱，而见不到可爱。都见不可念，而见不到可念的。都见到不善法，而见不到善法。由此因缘之故，乃长受忧苦！

诸比丘们！有六触入处天（由不执着六触入处而生的天），如有众生，生在那个地方，即眼睛就会统统见到可爱的，而见不到不可爱的。见到可念之色，而不是不可念之色。见到善色，而不是不善之色。由此因缘之故，一向都长受喜乐。耳所听的声，鼻所嗅的香，舌所尝的味，身所感之触，意所识之法，均为可爱，而不是不可爱。可念，而不是不可念。善而不是不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一一、世间五欲经：本经叙述佛陀略说自护不随五欲。诸比丘不解其义，而去间珂难。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城，耆婆拘摩罗药师的庵罗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在往昔还未成正觉之时，曾独自一人在闲静之处，去禅思而思惟：自心应该要多向甚么地方去观察好呢？我曾观察自心都多追逐于过去的五欲（眼等五根对于色等五境之欲）的功德，少许追逐现在的五欲之功德，追逐于未来世的，辗转而又微少。我观察多逐过去的五欲之心后，就极尽生起方便，而精勤自护，不再使其随逐于过去的五欲之功德（贪欲的功能作用）。

我因为是这样的精勤自护之故，渐渐的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遍知）。你们诸比丘，也是一再的多逐于过去的五欲的功德，对于现在与未来，也同样的很微少。你们现在应当由于其心多逐于过去的五欲之功德之故，都要增加自护，也应当在于不久之后得尽诸漏。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能自知已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身。

为甚么呢？因为由于眼见色的因缘，而生内受，所谓若苦（苦受）、若乐（乐受）、不苦不乐（舍受）。由于耳、鼻、舌、身、意对于声乃至法的因缘之故，而生内受，所谓若苦（苦受），若乐（乐受），不苦不乐（舍受）是。因此之故，比丘们！对于这些入处，应当要觉知：如果眼灭除的话，则色想就会远离。耳、鼻、舌、身、意，如果灭除的话，则法想就会远离。」

佛陀说此当觉六入处之教义，说后，就进入室内去坐禅。这时，有好多的比丘，

在世尊离开后，就作如下之论议：「世尊为我们略说法要，并不详细的广于分别讲说，现在已进入室内去坐禅了。世尊所说的：『当觉六入处。眼如果灭除的话，则色想就会远离。耳、鼻、舌、身、意，如果灭除的话，则法想就会远离』。我们今天在世尊略说法中，犹然故我的不能了解其中之义。今此大众当中，到底那一位有慧力，能为我们对于世尊的略说法申，广为我们演说其中之奥义呢？」

又作此念：「唯有尊者阿难，常侍于世尊，常被大师之所赞叹，说他又聪慧，又修梵行。因此，唯有尊者阿难，堪能作为我们对于世尊的略说法中，演说其奥义。我们今天应该皆共往诣尊者阿难的住所，去请问其要义。听后，要如阿难所讲说的，悉当奉持！」

这时，众多的比丘，往诣尊者阿难之所，共相问讯后，退住在一边而坐。他们向尊者阿难说：「尊者！当知！世尊为我们略说法要」。他们就照上面所说的，一一请问阿难。他们说：「愿为我们分别详细的广说其义。」

尊者阿难告诉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之！我对于世尊略说法中，当会为你们广说其义。世尊所略说的就是「灭的六入处。有余当灭之故，是说：眼处灭后，色想就会断离，耳、鼻、舌、身、意入处灭，法想就会断离。世尊略说此法后，就入室内去坐禅去了，我现在已为你们分别说其中之奥义了。」

尊者阿难说此义后，诸比丘听其所说，欢喜奉行！

二一二、不放逸经：本经叙述不为珂罗汉说不放逸之行，只对有漏的比丘说不放逸之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不为一切比丘说不放逸之行，亦不是不为一切比丘说不放逸之行。我到底是不向于那一种像类的比丘（真实的比丘罗汉叫做像类，或种类也是像类）说不放逸之行呢？如比丘已得阿罗汉，已经尽诸有漏，离诸重担，逮得已利，尽诸有结，心正解脱的人，像如是的像类的比丘，我就不会为他说不放逸之行。为甚么呢？因为那些比丘，已经作到不放逸之行之故，已不再堪能作放逸之事了。我今看见那些尊者，已得不放逸之果，因此之故，不会再为他说不放逸之行。

到底为那种像类的比丘，说不放逸之行呢？如诸比丘们，还在有学地的人（初果至三果，均为有学，尚须修学，以期烦恼之断尽），这种人还未得心意增上安隐，还未向于涅槃安住。像如是的像类比丘，我就会为其说不放逸之行。为甚么呢？因为这一种比丘，由于习学诸根，心里喜乐随顺于资生之具，而亲近善友，不久当会得尽诸有漏，而证无漏心解脱、慧解脱，依于现法自知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为甚么呢？因为他的眼（根）识（眼识）所可爱乐，所染着之色（境），这位比丘已经彻见后，已不喜乐，不赞叹、不染、不住于系着。由于不喜乐、不赞叹、不染、不着住之故，已能专精而胜进，身心都止息，心安而极住于不忘，常定于一心，无量的法喜，唯逮得第一三昧正受，终不退减去随逐于眼（根）与色（境）。对于耳、鼻、舌、身、意（五根）识（五识）法（五境），也是如此。」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一三、法经：本经叙述有眼与色，乃至意与法之二法。缘二法而生识、触，乃至三受。如不如实而知三受，就会生贪、填、戒取我见等纯大苦聚。反之即灭。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当会为你们演说二法。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那二种呢？所谓眼与色为二，耳与声，鼻与香，舌与味，身与触，意与法，为二，这名叫做二法。

若有沙门、婆罗门，作如此之说：『这并不是二法。沙门瞿昙所说的二法，并不是真二法』。然而他乃以自己之意而说的二法，唯有言说耳。如问他时，就说不知，故会徒增其疑惑耳。因为并不是他所有的境界之故。为甚么呢？

因为缘于眼与色，而生眼识，此三事（根境识）和合而有触，缘于触而生受，若苦（苦受），若乐（乐受），不苦不乐（舍受）。如果对于此受之集，受之灭，受之味，受之患，受之离，不能如实而知的话，就会种植贪欲身之触，会种植瞋恚身之触，会种植戒取身之触，会种植我见身之触。也会种植而增长诸恶之不善法。像如是的纯大苦聚，均从之而集生！如是耳、鼻、舌、身、意（五根），与法（五境）之缘，而生意识（五识），此根境识之三事和合而有触等事，广说如上。

又次，眼缘色，而生眼识，此根境识三事和合而为触，由于触之因缘而生受——若苦（苦受）、若乐（乐受）、不苦不乐（舍受）。对于此诸受之集，之灭，之味，之患，之离，也如是而知。如是而知后，已不种植贪欲身触，不种植瞋恚身触，不种植戒取身触，不种植我见身触，不种植诸恶不善之法。像如是的诸恶不善之法已灭除后，则纯大苦聚也就会消灭！耳、鼻、舌、身、意之五根缘于法（声香味触法五境），也是如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一四、二法经：本经叙述眼、色、眼识，六根、六尘二法成对，而为无常。自然的触、受、思、想，也是无常有为，是心缘生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二种因缘，而生识。那二种呢？所谓眼与色，耳与声，鼻与香，舌与味，身与触，意与法是。像如是的广说……乃至非其境界之故等是。为甚么呢？因为眼根与色境的因缘而生眼识，而此后乃是无常、有为、心缘生。若色境与眼根而有眼识，而是无常、有为、心缘生，则由此三法和合的因缘而为触，触而后受，受而后思，思而后想。此等诸法，均为是无常、有为、心缘生。所谓触、想、思是。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无常就会有变化性，而由有为造作，是心缘而生之法。由无常之缘所生之触、受、思、想，均为有动转，有变坏。）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一五、富留那经：本经叙述佛为富留那说：现见法、灭炽然、不待时、正向、即

此见、缘自觉等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尊者富留那（十大弟子之一，说法第一）比丘，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曾经说现法（现象），说灭炽然（除灭爱着），说不待时、说正向、说即此见、说缘自觉（以上均为见性顿悟之义）等法。世尊！到底甚么叫做现法呢？乃至……甚么叫做缘自觉呢？」

佛陀告诉富留那说：「善哉！富留那！能发此问。富留那啊！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当会为你解说。富留那比丘！由于眼见色后，而觉知色，而觉知色贪。知道我在于此内有眼识色贪。如实而知我在于此内，有眼识色贪。富留那！如眼见色后，会觉知色境，而会起觉知色之贪，而如实而知我在于此内有眼识色贪的话，就名叫做现见法。（眼为眼根，色为色境，识为意识，由此三事和合而起贪色等感觉作用，也就是纳受现象而有贪欲等之发生）。

甚么叫做灭炽燃？甚么叫做不待时？甚么叫做正向？甚么叫做即此见？甚么叫做缘自觉？富留那比丘！以眼见色后，虽然觉知色，然而不起色贪之觉。如实而知色，而不起色贪觉。如实而知，就名叫做灭炽燃、不待时、正向、即此见、缘自觉！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

佛说此经后，富留那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一六、大海经：本经叙述以六根而识六境，而爱念、执着、贪乐之身口意业为大海，也就是死之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所谓大海，乃为愚夫所说，并不是圣者所说，因为此为大小水所集耳。甚么是圣者所说之海呢？所谓由眼而认识色境后，而起爱念、染着、贪乐之身口意三业，就名叫做海。一切世间之阿修罗众（非天）……乃至天、人们，都在于其中贪乐沉没。有如狗之肚脏，如乱草之蕴（积聚）。在于此世与他世，绞结、缠锁（生死不绝），也是如是。而由于耳而识声，由于鼻而识香，由舌而识味，由身而识触，而在于此世与他世，绞结、缠锁，也是如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身、口、意业之经那样，如是贪、恚、痴、老、病、死等，也同样之阐说。如五根之三经那样，六根之三经，也同样之阐述。

二一七、大海经：本经叙述六内入处就是人大海，六外入处，就是涛波。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所谓海，乃为世间的愚夫所说的，并不是圣者所说的，海乃为大小之水之集聚之处而已。眼就是人之大海，那个色，为之涛波。若能堪忍色之涛波的话，就能得以度过眼之大海，能究竟在于涛波回覆（回旋汹涌，来回转动）的诸水当中之恶虫、罗刹女鬼。耳、鼻、舌、身、

意，也是人的大海，声、香、味、触、法，也为其涛波。若能堪忍那些法的涛波的话，就能得以度过意的大海，而究竟在于涛波里回馥的恶虫、罗刹女鬼」。

这时，世尊并用偈颂说：

大海巨涛波 恶虫罗刹怖 难度而能度 集离永无余

能断一切苦 不复受余有 永之般涅盘 不复还放逸

（大海中之巨大的波涛，里面藏有令人会恐怖的恶虫、罗刹一大堆！将此难堪的巨难中，而能渡过的，就是远离诸恶集，永远无余留。）

（能断离一切苦厄，不再受余有之身，永远赴往盘涅盘，不再还回放逸里了！）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一八、苦集灭经：本经叙述苦之生起与消灭，也就是生起之道程，和苦之解脱之道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会为你们阐说苦集道迹（苦之生起之道程），苦灭道迹（苦之解除之道程）。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当会为你们讲说。

甚么叫做苦集道迹呢？缘于眼与色，而生眼识（以眼与诸色为因缘，而生起眼识）。此根、境、识三事和合而为触。缘于触而生受，缘于受而生爱，缘于爱而生取，缘于取而生有，缘于有而为生，缘于生而有老、病、死、忧、悲、恼、苦之集聚。像如是，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这名叫做苦集道迹。

甚么叫做苦灭道迹呢？缘于眼与色，而生眼识，此根境识三事之和合而为触。此触如果灭除，则依之而生之受自会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像如是的，这些大苦聚都灭除不起。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之说。这名叫做苦灭道迹。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一九、涅盘道迹经：本经叙述观察六入处，乃至三受之无常，就是涅盘道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要为你们说涅盘道迹。甚么叫做涅盘道迹呢？所谓观察眼是无常的。如依于色与眼与眼识之眼触的因缘，而生受—内心觉得若苦（苦受）、若乐（乐受）、不苦不乐（舍受），这些均为是无常。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这就是名叫涅盘道迹」。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二〇、似趣涅盘道迹经：本经叙述观察六入乃至三受之无常、无我，即为似趣涅盘道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似趣涅盘道迹。甚么叫做似趣涅盘道迹呢？观察眼为非我。如色与眼与识之眼触的因缘而生受。如内觉若苦（苦受）、若乐（乐受）、不苦不乐（舍受），这些都观察是无常。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这叫做似趣涅盘道迹」。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二一 取经：本经叙述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故触灭，则受乃至取会灭。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趣一切取道迹。甚么叫做趣一切取道迹呢？如缘眼与色，而生眼识，此三事和合而为触。缘于触而有受，缘于受而有爱，缘于爱而有取，由于取所取之故。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由取所取之故，就名叫做趣一切取道迹。

甚么叫做断一切取道迹呢？缘于眼与色，而生眼识，此三事和合而为触。触灭则受自会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像如是而知，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二二、知识经：本经叙述六入，乃至三受，均为是知法、识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知道一切知法、一切识法。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当会为你阐说。甚么叫做一切知法，一切识法呢？诸比丘！眼就是知法、识法。如色与眼而为眼触。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受—内觉或苦、或乐、不苦不乐等三受。这些一切的一切，均为是知法、识法。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二三 断经：本经叙述若如实而知六入，乃至三受，则不说一法不知、不识，而得究竟苦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并不说一法不知、不识，而能得究竟苦边之事（如实而知之义，下同）。为甚么不说一法不知、不识，而能得究竟苦边呢？所谓不说对于眼不知、不识，而得究竟苦边。如依色与眼与识，而为眼触。由于眼触的因

缘而生受—内觉或苦、或乐、不苦不乐之三受等，也是同样的不说不知不见，而能得究竟苦边。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二四、断经：本经叙述应当断除一切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一切欲法，应当要断除。甚么一切欲法应当要断除呢？所谓眼是一切欲法，应当要断除。如依色与眼与识而为眼触。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受—内觉或苦、或乐、不苦不乐，那些一切欲法，应当要断除。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二五 断经：本经叙述眼，乃至三受，不如实而知、而断的话，就不能究竟苦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并不说一法不如实而知，不断灭，而能究竟苦边。为甚么不说一法不如实而知，不予以断除，而能究竟苦边呢？所谓不说眼不如实而知，不予以断除，而能究竟苦边。如依色与眼与识，而为眼触。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受—内觉或苦、或乐、不苦不乐。那些一切的一切，并不说不如实而知，不予以断除，而能究竟苦边的。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二六、计经：本经叙述对于六入，乃至三受，不计着的话，就得觉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当说断一切计量（推理想象）。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当会为你们阐说。

不计甚么呢？所谓不计我见色，不计眼为我所，不计为相属的。如依色与眼与识，而为眼触。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受—内觉或苦、或乐、不苦不乐。那些也不计为是乐、是我、是我所，不计为乐之相乐。不计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

像如是的计的人，则对于诸世间恒常的并没有所取。无所取之故，就没有所著，无所著之故，就会自觉涅槃。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上所说之不计眼等一样，不计一切事，也是如是。

二二七 计经：本经叙述计就是病，就是痛，就是刺，若不计，就会得觉涅盘。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计者就是疾病，计者就是痛，计者就是刺。如来由于不计住之故，已为离开疾病，离开痛，离开刺。因此之故，比丘如果想求不计住、离病、离痛、离刺的话，那位比丘就应莫计眼就是我，莫计眼是我所有，莫计眼为相属，莫计依色与眼与识而为眼触，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受—内觉或苦、或乐、不苦不乐。这些均应莫计是我、是我所有、是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

比丘！像如是的计（不思量）的话，就没有所取，无所取之故，就没有所著，无所著之故，就自会觉证涅盘。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眼等所说的，其余的一一事，也是如是。

二二八、增长经：本经叙述生老病死之增长法，和损灭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当会说增长之法，以及损灭之法。甚么叫做增长法呢？所谓缘于眼与色，而生眼识，此三事和合就是触。缘于触而为受，...广说乃至，纯大苦聚之集取，这就是名叫增长法。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也是名叫增长法。

甚么叫做损灭法呢？缘于眼与色，而生眼识，此三事和合就是触。由于触灭，则受自会消灭，.....广说乃至纯大苦聚均会灭尽。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这就是名叫损灭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像此增长法、损灭法那样，那些起法、处变易法、集法、灭法也如上所说的。

二二九、有漏无漏法：本经叙述眼乃至三受，有世俗之见者，就是有漏法，反之，而是出世间法的，就是无漏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将要阐说有漏法与无漏法。甚么叫做有漏法呢？所谓依于眼与色与眼识，而为眼触。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受—内觉或苦、或乐、或不苦不乐。依耳、鼻、舌、身、意（五根）与法（五境）与意识（五识）而为意触。由于意触的因缘而生受—或苦、或乐、或不苦不乐，

这些属于世俗的，就名叫做有漏法。

甚么叫做无漏法呢？所谓出世间之意是「若法与意识合之而为意触，而由于意触的因缘而生受—内觉或苦、或乐、或不苦不乐之出世间者（超越此俗世之牵缠），就名叫做无漏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八完

杂阿含经卷第九

二三〇、三弥离提经：本经叙述六根、六境、六识，乃至三受，名世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名叫三弥离提，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所谓世间者，到底为甚么名叫世间呢？」（世间指有情世间。世是迁流变易之义。虽有身外之器世间，但是这里是说有情自身之世间）。

佛陀告诉三弥离提说：「所谓依眼（根）与色（境）与眼识（识），而为眼触。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受—内觉或苦、或乐、或不苦不乐。依耳、鼻、舌、身、意（五根）与法（五境）与意识（五识），而为意触，由于意触的因缘而生受—内觉或苦、或乐、或不苦不乐，就名叫做世间。为甚么呢？因为由于六入处之集合，则为触集。像如是乃至纯大苦聚之集。」

三弥离提：如果没有眼（根），没有色（境），没有眼识（识），而没有眼触，没有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的受—内觉或苦，或乐，或不苦不乐。没有耳、鼻、舌、身、意（五根）与法（五境）与意识（五识），没有意触，而没有由于意触的因缘而生的受—内觉或苦、或乐、或不苦不乐的话，就没有世间，也不会施設世间。为甚么呢？因为如果六入处灭尽的话，则触自会消灭，……像如是，乃至纯大苦聚会灭尽之故。」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为三弥离提说世间经一样，如是众生、如是魔，也是照这样的广说过。

二三一、三弥离提经：本经叙述危脆败坏之法，名叫世间。眼、色，乃至三受，就是此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名叫三弥离提，往诣佛所，行礼如仪后，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所谓世间者，到底为甚么叫做世间呢？」

佛陀告诉三弥离提说：「会危脆败坏的，就名叫做世间。甚么是危脆败坏呢？三弥离提！眼就是危脆败坏之法。如依色（境）与眼（根）与识（识），而为眼触，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受—内觉或苦、或乐、或不苦不乐。那些一切的一切，也是危脆败坏的。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这叫做危脆败坏之法，而名叫做世间」。

佛说此经后，三弥离提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三二、空经：本经叙述眼空、法空、我所空等，就是名叫做空世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名叫三弥离提，往诣佛所，行礼如仪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所谓世间空，到底怎么叫做世间空呢？」

佛陀告诉三弥离提说：「眼是空，常恒不变易法是空，我所是空。为甚么呢？因为这乃法性自尔之故。如依色（境）与眼（根）与识（识），而为眼触。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受，或苦、或乐、或不苦不乐。那些均为是空，常恒不变易之法是空，我所是空。为甚么呢？因为此为法性自尔之故。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这名叫做空世间」。（眼由我、我所而言，是空，因为眼没有我、我所之故）。

佛说此经后，三弥离提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三三、世间经：本经叙述六入处就是世间，爱喜贪集，为世间集，爱喜贪灭，则世间灭，八圣道为世间灭道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将为你们说明世间、世间集、世间灭、世间灭道迹。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

甚么叫做世间呢？所谓六内入处是。那六处呢？眼内入处，耳、鼻、舌、身、意内入处是。甚么叫做世间集呢？所谓当来有之爱、喜、贪，都具备，而彼彼集着是也。（互相交杂瀕繁不绝）。

甚么叫做世间之灭呢？所谓当来有之爱、喜、贪俱备，而彼彼集者的都断灭无余存。也就是已舍、已吐、已尽、离欲、消灭、休止、寂没是。甚么叫做世间之灭道迹呢？所谓入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三四、世间边经：本经叙述世尊为诸比丘略说世界边后，进室内坐禅，而由珂难广说其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不说有人能行到世界边者，我也不说不行到世界边，而能究竟苦边者。」世尊说这些话后，就进入室内去坐禅（大意为：有人步行而能到达世界的边际者，无之。然而不到世界的边际的话，则不能尽诸苦聚。内义并未详细说明，世尊就入室去坐禅）

这时，众多的比丘，在世尊离去后，即共议说：「世尊刚才略说法说：『我不说有人能行到世界边者，我也不说不行到世界边，而能得究竟苦边者。』说这些话后，就进入室内去坐禅。我们现在于世尊略说法中，未能了解其中之义。在此会中的诸位，到底有那一位堪能对于世尊略说之法中，能广为我们阐释其中意义的人吗？」

大众又作此言而说：「唯有尊者阿难。他是聪慧总持的尊者，同时也常给侍在于世尊的左右，世尊曾赞叹他为多闻而行梵行的比丘。他堪能为我们对于世尊的略说法中，广说其中的意义。现在当往诣尊者阿难之处，去请求为我们解说」。

这时，众多的比丘，往诣尊者阿难之住处，到后，互相问讯完毕，就在于一边坐下来，然后将上事广问阿难。

这时，阿难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现在当会为你讲说。如世间、世间之名、世间之觉、世间的言辞、世间的语说，这些均入于世间之数。诸位尊者们！所谓眼，就是世间，就是世间之名、世间之觉、世间的言辞、世间的语说。这些均入于世间之数。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多闻的圣弟子，对于六入处之集、之灭、之味、之患、之离，能如实而知。这就名叫圣弟子之行到世界之边，知道世间，世间所尊重，度脱世间。」

这时，尊者阿难，又说偈而说：

非是游步者 能到世界边 不到世界边 不能免众苦
是故牟尼尊 名知世间者 能到世界边 诸梵行已立
世界边唯有 正智能谛了 觉慧达世间 故说度彼岸

（并不是说游步而行的人能到达世界的边际。而不到世界的边际的话，就不能免除一切的众苦！）

（因此之故，牟尼寂静的世尊，名叫做觉知世间者。因为他能到达世界的边际，清静净的诸梵行都已成立了！）

（世界的边际，乃唯有正智的觉者能谛了的。因为觉慧能通达于世间之故，说他能度彼岸）。

像如是啊！诸位尊者！刚才世尊略说法后，已入室坐禅，我现在乃为你们作这样的分别广说」。

尊者阿难，说此法后，众多的比丘，听其所说，欢喜奉行！

二三五、近住经：本经叙述以眼色喻为师，恶不善法等为弟子的话，则有师、有近住的弟子，则有苦独住。如果无师、有近住的弟子的话，则乐独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假如有师、有近住的弟子的话，则会有苦而独住。如果无师，有近住的弟子的话，则会快乐，而独住。甚么叫做有师，有师住的弟子

的话，则会独住于苦里呢？如缘于眼（根）与色（境），而生恶不善之觉受的话，就会俱有了贪、恚、痴。那位比丘行此法者，就名叫做有师。如果在于此边而住的话，就名叫做近住的弟子。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像如是之有师，有近住的弟子的话，就会常在于苦中独住。

甚么叫做无师、无近住的弟子，而常乐而独住呢？如缘于眼于色，而生恶不善之觉受，而俱有了贪、恚、痴。然而那位比丘不行此法，就名叫做无师。不依于那边而住，就名叫做无近住的弟子。这叫做无师、无近住的弟子，故常能安乐于独住。如果那位比丘无师、无近住的弟子的话，我就会说他已得梵行之福。为甚么呢？因为无师、无近住的弟子的比丘，能在于我，而建立梵行，能正尽众苦，究竟苦集之故。」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三六、清净乞食住经：本经叙述行乞时，不应眼见色而起爱，要灭行住坐卧时对于眼色等之欲情。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尊者舍利弗（智慧第一，十大弟子之一），在于早晨，着衣持钵，进入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回到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就持尼师檀（坐其），进入林中，作中午的禅坐（入定）。到了午后时，舍利弗就从禅定醒来（出定）。他往诣世尊处，礼拜佛足，退坐在一边。

这时，佛陀告诉舍利弗说：「你从甚么地方来的呢？」舍利弗回答说：「世尊！我乃从林中作中午之禅坐后，到此而来的」。佛陀告诉舍利弗说：「你现在进入那种禅住呢？」舍利弗白佛说：世尊！我今在于林中进入空三昧的禅住」。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善哉！善哉！舍利弗！你现在已经进入上座的禅住而坐禅（入定）了。如果诸比丘们欲入上座禅的话，就应像这样去学习。要怎样去学习呢？不管是进入城时，或行乞食时，或出城时，都应该要作此思惟：

「我现在眼见色，是否曾起欲念，而被恩爱、爱念所著了吗？」舍利弗啊！当比丘的，作如是的观察时，如果眼识对于色相，曾有爱念、染着的话，则那位比丘，为了断除恶不善之故，应当要勤欲方便，努力于堪能系念修学！喻如有人，被火燃烧着头与衣，为了灭尽火炎之故，应起增上方便，力勤使其灭息。那位比丘也是如此。应该要增上勤欲方便，去系念修学。

若比丘观察时，或者在于道路，或者进入部落中去行乞食，或出部落，在这些时间当中，如果眼（根）、识（眼识）对于色（境），并没有爱念染着，则那位比丘又会愿以此喜乐的善根，日夜精勤，系念修习的话，这就名叫比丘于行、住、坐、卧，净除乞食。因此之故，此经名叫清净乞食住」。

佛说此经后，尊者舍利弗，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三七、长者所问经：本经叙述长者启问，经佛解释有关于比丘如对于六入处爱念染着，就不得涅槃，反之，则得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毘舍离国的猕猴池测的重阁讲堂。

这时，有一位长者，名叫郁瞿娄，往诣佛所，礼拜佛足后，退坐在一边。他向佛说：「世尊！为甚么一位比丘见法（现法，现世）当中，能得涅槃（寂灭解脱）？又为甚么缘故，一位比丘，不得在于现世当中得证般涅槃呢？」

佛陀告诉长者说：「若有比丘，其眼根与眼识对于色境而生起爱念染着的话，就会由于爱念染着之故，会常依于识（境与识），而被它所缚之故，或者取着之故，就不得于见法（现世）得证般涅槃。耳、鼻、舌、身、意（五根）、识（五识）、法（五境）也是如是。」

因此之故，长者啊！有一种比丘得以在于见法（现世）当中，得证般涅槃，也有不得在于现法当中得证般涅槃的」。

如长者所问经一样，像阿难所问经，以及佛自为诸比丘所说经，也如上说。

二三八、因缘经：本经叙述由于六根与六境的因缘，而生六识。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国的猕猴池测的重阁讲堂。

这时，有一位比丘，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面。他仰白佛说：「世尊！到底是由于甚么因，甚么缘，而会生眼识？何因何缘，耳、鼻、舌、身、意之识会生起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由于眼与色的因缘，而会生眼识的。为甚么呢？因为如眼识生起时，则一切都会为眼与色的因缘之故。由于耳与声的因缘，鼻与香的因缘，舌与味的因缘，身与触的因缘，意与法的因缘，而意识会生起。为甚么呢？因为诸所有的意识，这些一切的一切，均为意与法的因缘所生之故。这叫做比丘之眼识因缘生……乃至意识因缘生」。

这时，那位比丘，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二三九、结经：本经叙述欲贪为结法。眼、色，乃至意、法，乃为结所系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国的猕猴池测之重阁讲堂。

这时，世尊告诉比丘们说：「我现在要说结所系之法，以及结法。甚么叫做结所系之法呢？眼与色，耳与声，鼻与香，舌与味，身与触，意与法，就名叫做结所系之法。甚么叫做结法呢？所谓欲贪，就是名叫做结法」。（结为结缠，系为系缚，均为烦恼的异名。六根缘六境所生的烦恼，就名叫做结所系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四〇、取经：本经叙述六入处是所取法，欲贪是取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国的猕猴池测的重阁讲堂。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今当说所取之法和取法。甚么叫做所取法呢？所谓眼与色，耳与声，鼻与香，舌与味，身与触，意与法，这叫做所取之法。甚么叫做取法呢？所谓欲贪是，这叫做取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四一 烧热经：本经叙述虽以热的铜铸烧目，也不可取色相，不可取随形好。因为取色相与随形好故，会堕恶趣。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国的猕猴池测的重阁讲堂。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愚痴无闻的凡夫比丘啊！宁可用火燃热的铜铸，去烧其眼睛，使其炽燃，也不可用眼识去取色相（总相）以及随形好（别相）啊！为甚么呢？因为取色相，以及取随形好之故，会堕落于恶趣中，有如沉落的铁丸一样！

愚痴无闻的凡夫！宁可用烧的铁锥，去钻其耳朵，也不可用心识去取声相（总相），以及取其随声好（别相）。为甚么呢？因为如以耳识去取声相，以及取随声好的话，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堕入于恶趣当中，有如沉落的铁丸那样之故。愚痴无闻的凡夫！宁可用利刀去断截其鼻子也不可用心识去取烟香相，以及取随香好。为甚么呢？因为由于取香相，以及取随香好之故，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堕入于恶趣当中，有如沉落的铁丸！愚痴无闻的凡夫！宁可用利刀去断截其舌，也不可用心识，去取味相，以及取随味好。为甚么呢？因为由于取味相与随味好之故，在他身坏命终之后，会堕落于恶趣当中，有如沉落的铁丸。愚痴无闻的凡夫，宁可用刚铁利枪，去刺其身，也不用身识去取触相，以及随触好。为甚么呢？因为取触相，以及随触好之故，其身坏命终后，会堕落于恶趣当中，有如沉落的铁丸。

诸比丘们！睡眠者就是愚痴之活。此痴命，乃无利、无福。然而诸比丘，宁可当睡眠，也不可在那色相而起觉想。如果起觉想的话，必定会生起缠缚诤讼，会使好多的众生起非义，不能饶益安乐天人。

那些多闻的圣弟子们，会作如是之学：我今宁可用炽燃的铁枪，去贯穿其眼睛，也不会用眼识去取于色相，而堕落于三恶趣，而长夜受苦。我从今天，当应正思惟：观察眼是无常，是有为、是心缘生之法。如依色（境）眼（根）识（眼识）而为眼触，而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受—内觉或苦（苦受），或乐（乐受），或不苦不乐（舍受），这些均为是无常、有为、心缘生之法。耳、鼻、舌、身入处，也不当像如是的去学：宁可用铁枪贯穿其身体，也不用身识去取于触相，以及随触好之故，而堕落于三恶道。我从今天起，当应正思惟：观察身是无常，是有为，是心缘生之法。如依触（境）与身（根）与识（身识）而为身触，而由于身触的因缘而生受—内觉或苦（苦受）、或乐（乐受）、或不苦不乐（舍受），这些均为是无常、有为，是心缘生之法。

多闻的圣弟子，当作如是之学：睡眠者是愚痴之活，是痴命，是无果、无利、无福。我应当不眠，也不起受想。因为起想的话，就会生缠缚诤讼，会使多人非义，非饶益，不得安乐。

多闻的圣弟子，如是观察的话，对于眼就会生厌，如依色（境）眼（根）识（眼识）而为眼触，而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受—内觉或苦（苦受）、或乐（乐受）、或不苦不乐（舍受），对于这些也会生厌。由于厌故就不会喜乐，不乐之故，就会解脱。解脱知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耳、鼻、舌、身、

意，也是如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四二、知经：本经叙述眼等若知、若识、若断、若离欲，则堪能正尽苦。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国的猕猴池测的重阁讲堂。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对于眼不如实而知、不如实而识、不于断除，不能离欲的话，就不堪能为正尽苦。对于眼，如能如实而知，如实而识，或者已断，或者是离欲的话，就堪能为正尽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像眼等四经那样，如是乃至意二十四经，也如上说。（如知经，而有识经、断经、离经，计为四经。六入各有四，计为二十四经。今举知经之一，而其它廿三经，则为例略。）

二四三、味经：本经叙述对于眼而味着的话，就会被魔所缚。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国的猕猴池测的重阁讲堂。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诸比丘，对于眼，而味着的话，当知这位沙门，或婆罗门，一定不能自在的解脱魔手，而会被魔缚所缚，而入于魔系。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如是沙门、婆罗门对于眼，并不味着的话，当知这位沙门，或婆罗门，不会随着于

魔，会脱离魔手，不会落入于魔系」。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味经那样，像如是的欢喜、赞叹、染着、坚住、爱乐、憎嫉，也是像如是之说。如内入处之七经，和外入处之七经，也像如是之说。

二四四、魔钩经：本经叙述眼等之六入处，为魔之钩。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国的猕猴池测的重阁讲堂。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六种魔之钩。那六种呢？眼味着于色，就是魔之钩。耳味着于声，就是魔之钩。鼻味着于香，就是魔之钩。舌味着于味，就是魔之钩。身味着于触，就是魔之钩。意味着于法，就是魔之钩。假若沙门、婆罗门，味着于色的话，就会知道！这位沙门，或者婆罗门，就是被魔之钩，钩在其咽喉，在于魔里，不能得在自在。」

秽说净说之经，广说如上。

二四五 四品法经：本经叙述如乐着于可爱、可念、可乐、可着之色，即不解脱，反之，即得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留搜（十六大国之一）的调伏驳牛聚落（村名）。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要为你们说法：所谓初语亦善，中语亦善，后语亦善（前言，正题，后跋，均为善。所谓宗、因、义、经，均善之意）。是善义善味（如言语之善一样，意义也很顺畅明白）。是纯一、圆满、洁净而清白的梵行。所谓四品法经是。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当会为你们讲说。

甚么叫做四品法经呢？有如被眼所识之色，是可爱、可念、可乐、可着之色，比丘见后，就心生欢喜、赞叹，而乐着坚住（执着不放）。又有被眼所识之色，乃为不可爱、不可念、不可乐着、苦厌之色，比丘见后，会起瞋恚、嫌薄。像如是的比丘，则对于魔，不能得到自在，乃至不得解脱魔之系缚。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

反之而有被眼所识之色，为很可爱、可念、可乐、可着之色，比丘见后，知喜而不赞叹，而不乐着坚实（不执着不胶固）。又有被眼所识之色，乃为不可爱念、乐着之色，比丘见后，不起瞋恚、嫌薄。像如是的比丘，就不会随着于魔，会自在，乃至解脱魔系。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这名叫做比丘之四品法经」。

二四六、七 年经：本经叙述恶魔欲乱佛陀的道心，反而被说服。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耆闍崛山。

这时，世尊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王舍城去乞食。这时，天魔波旬（魔罗为缚，波旬为恶者、杀者），曾作此念：「沙门瞿昙在于早晨着衣持钵，进入王舍城去乞食，我现在应到那边去搅乱他的道心。」这时，天魔波旬就化作御车象类（驾牛象等车辆的工人），手执鞭杖，正在寻觅牛只。他身上穿着弊衣，又蓬头乱发，手脚又是剥裂（一副粗工之相）。他手里拿着牛杖，而到了世尊之前，就开口问说：「瞿昙！你看到我之牛吗？」

世尊曾作此念：「这位是恶魔，是欲来搅乱我的。」世尊于是即告诉魔而说：「恶魔！那里有牛呢？要牛干甚么？」魔则作此念：「沙门瞿昙知道我是恶魔的化身」就白佛说：「瞿昙！眼触入处，是我所乘的，耳、鼻、舌、身、意之触入处，是我所乘的。」说完后，又反问说：「瞿昙！你要到那里？」

佛陀告诉恶魔说：「你有眼触入处，有耳、鼻、舌、身、意等触入处。然而如那些没有眼触入处，没有耳、鼻、舌、身、意等触入处的话，是你所不能到其处的，而我却要往到彼处哩！」

这时，天魔波旬，即说偈说：

若常有我者 彼悉是我所 一切悉属我 瞿昙何所之

（如常住而有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为是我所有的。一切既统统属于我，则瞿昙你，将到那里去呢？）

这时，世尊也说偈回答说：

若言有我者 彼说我则非 是故知波旬 即自堕负处

（如果说有我的话，则他所说的我，乃为不对的了。因此之故，知道波旬，即已自堕于负处的了）。

魔又说偈说：

若说言知道 要隐向涅槃 汝自独游往 何烦教他为

（如果说已知解道路，而安隐的向涅槃而去的话，则你就独自前往好了，为甚么还要费神去教他人去行呢？）

世尊又说偈回答说：

若有离魔者 问度彼岸道 为彼平等说 真实永无余

时习不放逸 永离魔自在

（如果有人欲离开魔的话，就应问人到彼岸之道。会为他平等而说真实而永远无余之法：时时修习，而不放逸的话，就会永远离开魔系，而得自在。）

魔又说偈说：

有石似段肉 饿鸟来欲食 彼作软美想 欲以补饥虚

竟不得其味 折嘴而腾虚 我今犹如鸟 瞿昙如石生

不入愧而去 犹鸟陵虚逝 内心怀愁毒 即彼没不现

（有一块石头，好似段肉。饥饿的鸟，想来食它。虽作这样的软美之想，想补的饥饿。然而究竟不能得到其美味，反而折嘴而腾上虚空而去）。

（我现在犹如那只饿鸟，瞿昙则有如石生在那里那样。不能得入口而愧疚而去，犹如饿鸟之逝于陵虚—升于高空而隐形）。

（内心怀着非常的愁悲，他就从此隐没不再现。）

二四七、习近经：本经叙述如果习近于眼等六入处的话，就不得解脱，反之，就得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耆闍崛山。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沙门、婆罗门，其眼习近于色的话，就会随着魔所自在驱使。……乃至不得解脱魔的系缚。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

如果沙门、婆罗门，其眼不习近于色的话，就不会随着魔而被其驱使自在，乃至得以解脱魔的系缚。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习近经那样，如是系着 如是味 如是邻聚等经，或者使其受持系着，我所求之欲，乃淳浓而不舍这些事，也如上述。

二四八、纯陀经：本经叙述四大所造之色〔物质、肉体〕，为无常、无我。六识〔精神作用〕，也是无常、无我。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咤利弗多罗国（华氏城，摩揭陀国的都市）的鸡林园（鸡林精舍）。

这时，尊者阿难，往诣尊者大纯陀（摩柯周那，舍利弗之弟）之住处，共相问讯后，退坐在一边。这时尊者阿难，对尊者纯陀说：「我欲有所谘问，是否有闲暇的时间，见到您的回答呢？」尊者纯陀语尊者阿难说：「随仁者所问。我如知道的，定会回答」。

尊者阿难问尊者纯陀说：「据世尊 如来 应 等正觉，也就是佛陀所知所见，即

说四大所造之色，乃为施設显露（很明显）的：此四大之色，并不是我。又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是否也说识为非我吗？」

尊者纯陀对尊者阿难说：「仁者（您）乃最为多闻的尊者。我从远方而来诣尊者之处，乃为了谘问此法之故。今天，尊者！但愿您！能说此义！」

尊者阿难，对纯陀说：「我现在谘问尊者您，愿您随意见答。尊者纯陀！到底为有眼（根）、有色（境）与眼识（识）与否呢？」回答说：「有的！」尊者阿难又问：「为缘于眼，以及色，而生眼识的吗？」回答说：「是的」。

尊者阿难又问：「缘于眼，以及色，而生眼识。那么，那个因，那个缘，到底为常呢？还是为无常呢？」回答说：「乃为无常的」。阿难尊者又问：「由于那个因，那个缘，而生眼识。那么，那个因，那个缘，为无常而变易时，那个识还会住在那个地方吗？」回答说：「弗也，尊者阿难！」

尊者阿难又问：「你的意见如何呢？那个法若生、若灭，都可以明知，那么，多闻的圣弟子，在于其中，宁见是我，是异我（他之我），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吗？」回答说：「弗也，尊者阿难！」

阿难又问：「有关于耳、鼻、舌、身、意（五根）与法（五境）等事，您的意见如何？有意（根）、有法（境）、有意识（识）与否呢？」回答说：「有的，尊者阿难！」阿难又问：「为缘于意（根）以及法（境），而生意识的吗？」回答说：「是的，尊者阿难！」又问：「若意缘于法，而生意识，而那个因，那个缘，到底为常呢？为无常呢？」回答说：「为无常的，尊者阿难！」又问：「若因、若缘，而生意识，那么，那个因，那个缘如是为无常而变易时，意识还住在那里吗？」回答说：「弗也，尊者阿难！」又问：「您的意见如何呢？那些法若生、若灭，都可知道。那么，多闻的圣弟子，宁在于

其中，见我、异我、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吗？」回答说：「弗也，尊者阿难！」

尊者阿难，于是对纯陀说：「因此之故，尊者！据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而说识也是无常。喻如一位士夫，手持斧头进入山内，见到芭蕉树时，以为堪以当材料之用，就断其根，截其叶，斫其枝，剥其皮，欲求到坚实的材料。然而一剥再剥，剥到全部都剥尽时，还不能见到坚实之处。像如是的，多闻的圣弟子，正观察眼识、耳、鼻、舌、身、意识。当正观之时，都没有可取之物。无可取之物，就没有所执着，无所著之故，自会觉证涅槃。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那二位正士，说此法时，展转而随喜，然后各还其所。

二四九、舍利弗经：本经叙述如说六入处尽有余，是虚言，说无余也是虚言。六入处尽而般涅槃，是为佛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尊者阿难，诣尊者舍利弗的住处，对尊者舍利弗说：「我欲有所谘问，是否有闲暇的时间，为我解说与否呢？」舍利弗说：「随仁者之问，我所知的，当会回答您」。尊者阿难就问尊者舍利弗说：「六触入处如果尽了而离欲，而灭息，而没后，更有余与否呢？」

尊者舍利弗对阿难说：「你不可以作此问，不可说甚么『六触入处，如尽，而离欲，而灭息，而没后，更有余与否？』之语。」阿难

又问尊者舍利弗说：「六触入处，如尽了，而离欲，而灭息，而没后之时，是否为无有余吗？」尊者舍利弗回答阿难说：「你也不应该再作如是之问。不要说甚么『六触入处，如尽了，而离欲，而灭息，而没后，是否无有余？』之语」。阿难又问尊者舍利弗说：「六触入处，如尽了，而离欲，而灭息，而没后，为有余无余、非有余非无余与否呢？」尊者舍利弗回答阿难说：「这也是不应该作如此之问。说甚么『六触入处尽了，而离欲，而灭息，而没后，为有余无余、非有余非无余呢？』等语」。

尊者阿难又问舍利弗说：「如尊者您所说：六触入处，如尽了，而离欲，而灭息，而没后，有余也不应说，无余也不应说，有无也不应说，非有非无也不应说。这些话，到底有甚么意义呢？」尊者舍利弗对尊者阿难说：「六触入处，如果尽了，而离欲，而灭息，而没后。说他为有余与否？此语就是虚言。说他为无余与否？这也是虚言。说他为有余无余吗？也是虚言。说他为非有余非无余吗？也是虚言。如果说：六触入处，如果尽了，而离欲，而灭息，而没后，则已离诸虚伪，而得般涅槃，这就是佛说！」

这时，二位正士，展转随喜，然后就各还本处。

二五〇 拘絺罗经：本经叙述眼与色，乃至意与法，如系缚，就是欲贪。如断欲贪，就得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诃拘絺罗（得四辩才，触难答对第一的比丘），俱在于者闍崛山。

尊者摩诃拘絺罗，在于晡时（午后申时），从禅定醒过来，诣尊者舍利弗之处。共相问讯后，退坐在一边。他对舍利弗说：「我欲有所谘问，是否有闲暇的时间，见到你的回答吗？」舍利弗尊者告诉摩诃拘絺罗尊者说：「随仁者所问，我如知道之事，都会回答你」。

摩诃拘絺罗尊者，就问舍利弗尊者说：「你想怎么办呢？尊者舍利弗！到底是眼系于色呢？或者是色系于眼呢？至于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等，到底是意系于法呢？法系于意呢？」

舍利弗尊者回答摩诃拘絺罗尊者说：「并不是眼系于色，也不是色系于眼。…乃至也不是意系于法，也不是法系于意。尊者摩诃拘絺罗！在中间，如果他有欲贪的话，就是其系！摩诃拘絺罗尊者！喻如二只牛，一只为黑，另一只为白色的，此二牛共被一轭鞅所缚系。有人问说：『到底是黑牛系白牛呢？或者是白牛系黑牛呢？』这是否为等问（正问）与否呢？」拘絺罗尊者回答说：「弗也，尊者舍利弗！并不是黑牛系缚白牛，也不是白牛系缚黑牛。然而在中间，不管是轭（马颈之曲木），或者是系鞅（马颈上皮带），就是其系缚。」

舍利弗说：「是的！尊者摩诃拘絺罗！并不是眼系于色，也不是色系于眼。…乃至，并不是意系于法，也不是法系于意。在中间的欲贪，就是其系！摩诃拘絺罗尊者！如果眼系于色，或者色系于眼，…乃至，如果意系于法，或法系于意的话，世尊就不会教人建立梵行，得尽苦边等事。由于不是眼系于色，不是色系于眼。…乃至，不是意系于法，不是法系于意之故，世尊才会教人建立梵行，得尽苦边。尊者摩诃拘絺罗！世尊乃眼见色时，不管是好（美），或者是恶

（丑），都不起欲贪。其余的众生，其眼见色时，不管是好，或者是恶，都会起欲贪。因此之故，世尊说：当断欲贪，则心解脱。…乃至，意与法，也是如是。」

这时，二位正士，展转随喜，然后各还其本住处。

二五一 拘絺罗经：本经叙述对于六入处，不知为无常、生灭法的话，就是无明，反之则为明。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舍利弗尊者、摩诃拘絺罗尊者，俱在于耆闍崛山中。

摩诃拘絺罗尊者，在于晡时，从禅醒过来后，往诣舍利弗尊者之处。共相问讯后，退坐在一边。他向舍利弗说：「我欲有所谘问，是否有闲暇的时间，见到您的回答与否吗？」舍利弗说：「随仁者问，我所知的，当会回答你。」摩诃拘絺罗尊者，就问舍利弗尊说：「所谓无明，到底为甚么叫做无明呢？」

舍利弗尊者回答说：「所谓无知是。无所知，就叫做无明。无知甚么呢？所谓眼为无常，而不能如实而知，就名叫做无知。眼为生灭法，而不能如实而知，就名叫做无知。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像如是的，尊者摩诃拘絺罗！在于此六触入处，如实不知（不能如实而知）、不见（不能如实而见）、无无间等（不得证）、愚闇、无明、大冥，就名叫做无明。」

尊者摩诃拘絺罗又问尊者舍利弗说：「所谓明，到底是甚么为明呢？」舍利弗说：「所谓为知是，知者就是明。知道甚么呢？所谓眼为无常，对于眼是无常，能如实而知。眼为生灭法，对于眼为生灭法，能如实而知。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尊者摩诃拘絺罗！对于此六触入处，能如实而知、而见、而明、而觉、而悟、而慧，而无无间等，就名叫做明。」

这时，二位正士，各闻所说，展转随喜，然后各还其所。

二五二、优波先那经：本经叙述优波先那在坐禅中，遭毒蛇侵袭，临死还是从容自若。舍利弗将此事白佛，佛即说避毒蛇之偈。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名叫优波先那。他住在王舍城的寒林中的冢间，蛇头岩下之迦陵伽行处。这时，尊者优波先那，独自一人在于里面坐禅。

那时，有一只恶毒蛇，其长约有一尺余，从上面的石间，堕在于优波先那的身上。优波先那叫唤舍利弗，请他对诸比丘们说：「毒蛇堕在我的身上，我的身已经中了毒。你们快过来扶持我的身，出去放置于窟外，不可使我在窟内，因身坏碎时，有如糠糟之聚（不使毒发作，而死于岩窟之内，以免毒化岩窟。）」

这时，舍利弗尊者，正在于近处，安住于一树下。他听到优波先那之语，就到优波先那处，对优波先那说：「我现在观看你的色貌时，发见你的诸根并不异于平常之时。而你说你『中毒，快来扶我身到窟外，不可使其散坏时，有如糠糟之聚』。到底是怎么呢？」

优波先那对舍利弗说：「如果坚持而说：『我的眼根就是我，就是我所有。对于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的说：耳、鼻、舌、身、意是我，是我所有。对于色、声、香、味、触、法也是同样的说：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就是我所有。对于地界也同样

的说：地界就是我，就是我所。对于水、火、风、空、识界也同样的说：水、火、风、空、识界就是我，就是我所。对于色阴也同样的说：色阴就是我，就是我所。对于受、想、行、识阴也同样的说：受、想、行、识阴就是我，就是我所。』这样，则面色诸根，应会有变异。然而我现在并不是这样。我乃如实而知眼乃非我，非我所有，...乃至识阴乃非我、非我所有。因此之故，我的面色与诸根，均没有变异」。

舍利弗说：「是的，优波先那！你若白天长夜，都离开我、我所、我慢、系着、结使，而断其根本，有如截断多罗树之树头，在于未来世，永远不会再起，怎么面色诸根，当会变异呢？」（绝对不会变异）

这时，舍利弗，就周匝扶持优波先那之身体，出于岩窟的外面。优波先那因身中毒而碎坏，有如聚糠糟那样（已寂灭、逝世，肉体即散坏在窟外）。

这时，舍利弗即说偈而说：

久殖诸梵行 善修八圣道 欢喜而舍寿 犹如弃毒钵

久殖诸梵行 善修八圣道 欢喜而舍寿 如人重病愈

久殖诸梵行 善修八圣道 如出火烧宅 临死无忧悔

久殖诸梵行 善修八圣道 以慧观世间 犹如秽草木

不复更求余 余亦不相续

（久来就种植种种清净的梵行，能善修持八圣道。因此，能欢喜而舍弃其寿命，有如把毒钵舍弃不用那样。）

（久来就种植诸清净的梵行，善能修持八圣道。因此，而能欢欢喜喜的舍弃其寿命，有如人之重病已痊愈那样。）

（久来就种植诸清净的梵行，善能修持八圣道。因此，有如出离被火燃烧的火宅一样，临死时，一点也没有忧悔。）

（久来就种植诸清净的梵行，善能修持八圣道。因此，能够以智慧观察世间，如实而知道自身有如秽草秽木那样，不再更求其余的，其余的凡身，也不会再予相续的了。）

这时舍利弗尊者说偈赞叹又供养优波先那的遗体后，就往诣佛所，行礼如仪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尊者优波先那曾被体小的恶毒蛇所患，有如眼筹之治眼疾那样的快速，堕在其身上，其身即坏，犹如聚糠糟那样的坏败」（眼筹为治疗眼疾之小竹片，将其立在眼时，眼疾就会快速的治愈。）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如果优波先那，能诵此偈的话，就不会中毒，身体也不会坏，不会如聚糠糟那样」。舍利弗白佛说：「世尊！要诵那种偈？那些辞句呢？」

佛陀就为舍利弗而说偈说：

常慈念于彼 坚固赖咤罗 慈伊罗盘那 尸婆弗多罗

钦婆罗上马 亦慈迦拘咤 及彼黑瞿昙 难徒跋难陀

（要常常慈念那坚固的赖咤罗。要以慈悲给与伊罗盘那、尸婆弗多罗、钦婆罗上马。也要慈念迦拘咤，以及那些黑瞿昙、难徒跋难陀。以上为七种龙，也就是蛇之名）。

慈悲于无足 及以二足者 四足与多足 亦悉起慈悲

慈悲于诸龙 依于水陆者 慈一切众生 有畏及无畏

安乐于一切 亦离烦恼生 欲令一切贤 一切莫生恶

常住蛇头岩 众恶不来集 凶害恶毒蛇 能害众生命

如此真谛言 无上大师说 我今诵习此 大师真实语

一切诸恶毒 无能害我身 贪欲瞋恚痴 世间之三毒

如此三毒恶 永除名佛宝 法宝灭众毒 僧宝亦无余

破坏凶恶毒 摄受护善人 佛破一切毒 汝蛇毒今破

（要以慈悲对于无足的，以及二足的众生。四足的和那些多足的众生，都应统

统起慈悲心去对待。)

(要慈悲于那些依生在水陆的诸龙。慈悲一切众生，包括令人会畏惧，以及无令人会恐惧的众生。要使一切众生安乐，也要使其会生起的烦恼脱离)。

(有慈心欲使一切都贤好，对于一切并不生起恶念，即常住于蛇头之岩，众恶也不会来集于此，何况那些凶害的恶毒蛇，怎么可能害众生之命呢?)

(像如此的真谛之言，乃为无上的大师所说的。我现在要诵习此大师所说的真实语，一切的诸恶毒，不能伤害我的身!)

(贪欲、瞋恚、愚痴，就是世间的三毒。能将如此的三毒恶永远除弃的，就名叫做佛宝。)

(法宝乃能减除众毒，僧宝也是灭恶无余存。乃能破坏凶恶之毒害，乃为摄受保护善人。佛能破一切的毒害，你的蛇毒，现在已破!)

因此之故，我说此咒术的章句，所谓：

坞耽婆隶 耽婆隶 嗽陆 波婆耽陆 捺沛 肃捺沛 相跋沛文那移 三摩移 檀
帝 尼罗枳施 波罗拘閤坞隶 坞娱隶 悉波呵

舍利弗啊！优波先那善男子，那个时候如果说此偈，说此章句的话，毒蛇就不能中伤其身，其身也不会坏，不会如糠糟聚」。

舍利弗白佛说：「世尊！优波先那，未曾听过此偈，未曾听过这个咒术韦句。世尊今天说此偈，正为当来世耳」。(将此以后之义)

舍利弗尊者，听佛所说，欢喜而作礼后，离去。

二五三、毘纽迦旃延经：本经叙述毘纽迦旃延婆罗门尼，招请优陀夷说法，优陀夷看她态度懦弱，不肯为说。后因改其态度故，为她说苦之生起、寂灭之因，终使她皈依三宝。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尊者优陀夷（善能欢人，福度民众第一），在拘萨罗国的人间游化，到了拘盘荼聚落，就在于毘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妇女）的庵罗园中住下来。

这时，毘纽迦旃延氏的婆罗门尼（婆罗门的妇女），有很多年少的弟子都游行采樵，而至于庵罗园中，他们看见尊者优陀夷坐在一树下。看他的容貌端正，诸根寂静，心意安谛。成就第一调伏的人。见后，就往诣其住处，共相问讯后，退坐在一边。这时优陀夷为这些年轻的人说种种之法，劝励他们后，就默然而住。那些年轻人听尊者优陀夷所说之法后，就欢喜而随喜，然后从坐而离去。

这时，诸少年担持束薪，回到毘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之处，将薪束放在地上后，诣毘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之住处。他们说：「我的和上尼（和尚，女师傅）！当知在我们的庵罗园中，有一位沙门，名叫优陀夷，其姓为瞿昙氏。现在依在那边而住，极为善说法」。毘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¹！对诸年轻们说：「你们可以到那边去邀请沙门优陀夷瞿昙氏，明天来此饭食」。这时诸年轻的弟子，受毘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之教后，就往诣优陀夷尊者之处，向优陀夷说：「尊者，当知！我们的和上（师傅）毘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请尊者优陀夷您，明天去饭食（受供）」。

这时优陀夷乃默然受请。那时，那些年轻人，知道优陀夷答应受请后，还皈和上毘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之处，向她复命说：「和上尼（女师傅）！我们将和上尼之语，去邀请过优陀夷。优陀夷尊者已经默然受请了。和上尼！自知时宜！」

这时，尊者优陀夷，过了夜间，在翌日的早晨，着衣持钵，往诣毘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之舍宅。这时，毘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遥见优陀夷尊者来，就赶快敷一床座，请其就坐。她设施种种的饮食，亲自供养丰美的饮食，使其满足。饭食后，就澡漱、洗钵后，还就本座。

这时，毘纽迦旃廷氏婆罗门尼，知道饭食已毕，就穿美好的革履（靴），用衣覆其头，另设一高床，现起轻视他人之相，很傲慢的坐在那里。她对优陀夷说：「我欲有所请问，是否有闲暇的时间，见到你的回答与否吗？」优陀夷回答说：「姊妹！现在不是时候啊！」作此语后，就从其座位站起而去。

像如是的，过了一天，诸弟子们又到庵罗园去采樵，同时也去听法。回饭后，又将其经过禀告和上尼知道。和尚尼就又派遣他们去请其来饭食。像前述一样经过三次，乃至请法等事也经过三次，都一样的回答说：「非时」，而不为她说法。

诸年轻的弟子又自和上尼而说：「庵罗园中的沙门优陀夷，乃极为善说法的比丘！」和上尼回答说：「我也知道他乃极善说法的沙门。然而再三请来，设食问法，都常言这时并非适宜之时，都不说法就回去。」诸弟子们回禀和上尼说：「师傅乃穿好的革履，用衣覆头，并不恭敬他，而傲然的坐在那里，他怎么说法呢？为甚么呢？因为那位

尊者优陀夷，由于敬法之故，不说法就回去的！」和上尼回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再为我去邀请他来」。

诸弟子们受教后，就再次去请尊者来供养，都如上述。这时，和上尼知道饭食已毕，就脱去其革履，整齐她的衣服，更坐在一卑床，恭恭敬敬的仰白而说：「我欲有所问，不知有闲暇的时间见答与否呢？」优陀夷回答说：「你现在宜问，当会为妳阐说」。

她就问说：「有沙门、婆罗门说：『苦、乐，乃为自作的』，有的又说：『苦、乐，乃他作的』又有人说：『苦、乐，乃自他所作的』，更有人说：『苦、乐，乃非自非他所作的』，尊者！到底是那一种为对呢？」

优陀夷尊者回答说：「姊妹！阿罗诃（指佛陀，应供）说：『苦、乐，乃异生』，并不是如上所说的那样。婆罗门尼又问：「其义如何呢？」优陀夷回答说：「阿罗诃说：『从其因缘，而生诸苦与乐。』」优陀夷说后，又对婆罗门尼说：「我现在问妳，妳就随意回答于我。你的意见如何呢？有眼吗？」回答说：「有的」。优陀夷又问：「有色吗？」回答说：「有的」。优陀夷又问：「有眼识、眼触，而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受一内觉或苦（苦受）或乐（乐受）或不苦不乐（舍受）吗？」回答说：「是的，尊者优陀夷！」

优陀夷又问：「有耳、鼻、舌、身、意，而由于意触的因缘，而生受一内觉或苦或乐、或不苦不乐吗？」回答说：「是的，尊者优陀夷！」优陀夷说：「这是阿罗诃说：『从其因缘，而生于苦，或乐。』」婆罗门尼说：「尊者优陀夷！阿罗诃如是的说：『从其因缘，而生苦，或乐』的吗？」优陀夷回答说：「是的，婆罗门尼！」婆罗门尼又问：「沙门！为甚么阿罗诃会说『由于因缘而生苦，或生乐，或生不苦不乐呢』？」优陀夷回答说：「我现在问妳，妳要随妳的意

见回答我。婆罗门尼！一切的眼，在一切时消灭而无余时，犹有眼触的因缘，而生受一内觉或苦，或乐，或不苦不乐吗？」回答说：「没有的，沙门！」优陀夷又问：「像如是的，那些耳、鼻、舌、身、意，在于一切时消灭而永尽无余时，犹有意触的因缘，而生受一内觉或苦，或乐，或不苦不乐吗？」回答说：「没有的，沙门！」优陀夷说：「像如是的，婆罗门尼啊！这就是阿罗诃所说的『由于因缘而生之苦，或乐，或不苦不乐之寂灭哩！』」

尊者优陀夷说此法时，毘纽迦旃廷氏婆罗门尼听后，远离尘垢，得法眼净（洞彻真理）。这时，毘纽迦旃廷氏婆罗门尼，见法、知法，入于法而度疑惑。不由于他人之力，而能深入于佛陀的教法里。对于法，已得到无所畏。因此，就从她的座位站起，整一整她的衣服，然后恭敬合掌，而仰白尊者优陀夷说：「我今天已超入决定，我自今天，愿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从今天起，尽形寿，都皈依三宝。」

这时，优陀夷为婆罗门尼说法，示教照喜后，就从座起而离去。

二五四、二十亿耳经：本经叙述二十亿耳比丘，虽用功精进，也不得觉悟，反悔而欲还俗。佛以琴之弦之急缓之喻，令他觉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尊者二十亿耳（输屡那。声闻四威仪中，具大精进的比丘），住在于耆闍崛山，日常都很精勤的修习菩提分之法。

二十亿耳尊者，独静禅思时，曾作此念：「在于世尊的弟子里，精勤的声闻当中，我也是在其中可数的比丘。然而我，到了今天，还是未尽诸漏。我是有名的族姓之子（上流阶级出身的人），又有很多的钱财，我今宁可还俗，去享受五欲的快乐，去广施作福吧！」（这位比丘为中印度，伊烂拏钵伐多国的长者之子）

这时，世尊知道二十亿耳内心所念之事，就告诉一位比丘而说：「你们现在到二十亿耳比丘之处，去告诉他说：『世尊在叫你！』」这位比丘受佛教后，就往诣二十亿耳之处，去对他说：「世尊现在叫你去！」二十亿耳听到那位比丘称大师之命，就诣世尊所，行礼如仪后，退住在一边。

这时，世尊告诉二十亿耳说：「你曾经独静禅思而作此念：『在世尊的精勤修学的声闻中，我也在其数之内，而现在却还未能得漏尽解脱。我是有名的族姓之子，又有很多的钱财，我宁可还俗，去享五欲乐，去广施作福』吗？」

二十亿耳这时作此念：「世尊已知道我心。」就一时惊怖而体毛都竖立起来。（所谓毛骨悚然）。他就老实的向佛说：「实尔，世尊！」佛陀就告诉二十亿耳说：「我现在问你，你要随意回答我。二十亿耳啊！你在俗家时善于弹琴吗？」回答说：「是的，世尊！」佛陀又问：「你的意见如何呢？在你弹琴之时，如果将弦调急时，能得作出微妙和雅的声音与否吗？」回答说：「弗也！世尊！」佛陀又问：「你意如何呢？如果缓其弦的话，颇能发出微妙和雅的声音与否吗？」回答说：「弗也！世尊！」佛陀又问：「你的见解如何？善调琴弦，使其不缓不急，然后能发出妙和的雅音吗？」回答说：「是的，世尊！」

佛陀于是告诉二十亿耳说：「如果精进太急的话，就会增其掉悔，假如精进太缓的话，就会使人懈怠。因此之故，你应该要平等的修习摄受，不可以着急，不可以放逸，不可以取相。」

这时，尊者二十亿耳，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二十亿耳尊者，嗣后常念世尊所说的弹琴的教喻，就独静禅思，如上所说，乃至漏尽，心得解脱，而成就阿罗汉果。

这时，尊者二十亿耳，得证阿罗汉果后，内心深觉得解脱之喜乐，就作此念：我今应该去问讯世尊。于是，二十亿耳尊者就往诣佛所，行礼如仪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我在于世尊之法当中得证阿罗汉果，尽诸有漏，所作已作，已舍离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以正智而心解脱，当于此时，就能解脱六处！那六处呢？所谓：离欲解脱、离恚解脱、远离解脱、爱尽解脱、诸取解脱、心不忘念解脱是！」

世尊！如果有人依靠少信心，而说他为『离欲解脱』，那是不适宜的。要将贪恚痴灭尽，才叫做真实的离欲解脱。如果有人依少持戒，而说他：『我得离恚解脱』，那也是不适宜的，须要把贪恚痴灭尽，才能名叫真实的离恚解脱。如果有人依于修习利养的远离，而说他为『远离解脱』，这也是不适宜的，要将贪恚痴都灭尽，才能名叫真实的远离解脱。

贪恚痴都灭尽时，也叫做离爱解脱，也叫做离取解脱，也叫做离忘念解脱。像如是，世尊！如果诸比丘，还未得证阿罗汉，还未尽诸漏的话，对于此六处，就不能得解脱。

假若又有比丘，虽然在于学地（三果以前），还未得增上安乐之涅槃，但是住于习向心的话，在于那个时候就会成就学戒，成就学根，不久之后，当得漏尽，当得无漏心解脱...乃至自知已不受后有之身。当那个时候，就能得无学戒，得无学的诸根。喻如婴童，愚小而仰

卧。当时虽只成就童子的诸根，但是于后来定会渐渐的增长，会诸根成就。到了那时，会成就长者的诸根。在有学地时，也是如是。虽然未得增上的安乐，但是后来乃至定会成就无学戒、无学诸根。

如果以眼，而常识色相，终究也不会妨碍得心之解脱。因为其意坚住之故，内修无量的善解脱，能如实而观察生灭，乃至无常之法。耳听识声相，鼻嗅识香相，舌尝识味相，身触识触相，意认识法相，都不能妨碍心解脱、慧解脱。因为意坚住之故，内修无量的善解脱，能如实的观察生灭。喻如近于村邑之大石山，乃为不能断，不能坏，不能穿，一向非常的厚密，假使四方之风吹来，也不能动摇，不能穿过。那些无学的人，也是如是。其眼虽然常认识色相，...乃至其意常认识法相，也不能妨碍其心解脱、慧解脱。由于其意坚住之故，内修无量的善解脱，能如实而观察生灭之法。」

这时，二十亿耳比丘，重说偈说：

离欲心解脱 无恚脱亦然 远离心解脱 贪爱永无余 诸取心解脱
及意不忘念 晓了入处生 于彼心解脱 彼心解脱者 比丘意止息
诸所作已作 更不作所作 犹如大石山 四风不能动 色声香味触
及法之好恶 六入处常对 不能动其心 心常住坚固 谛观法生灭

（离欲而心解脱，无恚的解脱也是一样，远离而心解脱，则贪爱永远无余存。诸取之心解脱，以及心不忘念之解脱。晓知了解六入处之生灭的话，就会对于他而心解脱。他的心解脱的话，则此比丘之意，会止息。会知诸所应作的一切，都已作过，更不必一再的作那些不应作的了。犹如大石山，被四方之风吹来，也不能摇动它一样，那些色香味触，以及法之好或恶，均不能摇动其心。因为其心常住于坚固，能如实而谛观法之生灭相之故！）

尊者二十亿耳，说此法时，大师之心很喜悦。诸位多闻而修梵行的比丘，听到二十亿耳尊者所说之法后，都皆大欢喜。这时，尊者二十亿耳，听佛说法，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这时，世尊知道二十亿耳离去后，不久，则告诉诸比丘们说：「善心解脱者，应该要像如是之记说。如二十亿耳用智慧预记之说，也不自举，也不轻视他人，乃为正说其义。并不是如增上慢的人那样：实不得其义，而自己称叹自己，说其已得超过他人之法，而自取损灭可比！」

二五五、本经叙述鲁酰遮婆罗门承事摩诃迦旃延，曾被年轻的弟子取笑。迦旃延即说真 的婆罗门乃坚守门之人等法，使其欢悦。门为眼等之六。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尊者摩诃迦旃延（论议第一，十大弟子之一），住在于阿盘提国（西印度，十六大国之一）的湿摩陀江边。在猕猴室（村名）的阿练若（空闲处，静修处）窟里，有一位名叫鲁酰遮的婆罗门，非常的恭敬而承事摩诃迦旃延，都如阿罗汉之法。

这时，摩诃迦旃延尊者，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到了猕猴室聚落去次第乞食，乞食完毕后，回到住处，举衣钵，洗足后，就进入室内去坐禅。

那个时候，鲁酰遮婆罗门，有诸年轻的弟子，在游行采薪时，经过尊者摩诃迦旃延所住的窟边，大家都共相戏笑而说：「此窟里，住有剃发的沙门，是一位黑闇之人（指迦旃延出身为黑皮肤之贱民），并不是世间的胜人（指出身高贵的耆那教徒，被称为胜者），而鲁酰遮婆罗门却很尊重而供养他，如供养阿罗汉之法。」

这时，尊者摩诃迦旃延即对诸年轻人说：「少年的！少年的！不可作声！」诸少年说：「终不敢再说话。」像如是的一而再，再而三，其杂语仍然不止。因此，摩诃迦旃延尊者，乃步出户外，对诸年轻人说：「少年的！少年的！你们不要说话。我要为你们说法，你们且听吧！」诸年少的说：「诺！（好的），唯愿你说法，我们当会听受」。

这时迦旃延尊者，就说偈而说：

古昔婆罗门	修习胜妙戒	得生宿命智	娱乐其谛禅
常住于慈悲	关闭诸根门	调伏于口过	古昔行如是
舍本真实行	而存虚伪事	守族姓放逸	从诸根六境
自饿居冢间	三浴诵三典	不守护根门	犹如梦得宝
编发衣皮褐	戒盗灰全身	粗衣以蔽形	执杖持水瓶
假形婆罗门	以求于利养	善摄护其身	澄净离尘垢
不恼于众生	是道婆罗门		

（古时的婆罗门，都修习胜妙的戒律。因此，而能得生宿命智，而能娱乐于真谛禅里。都常住于慈悲，关闭诸根之门，而调伏其口业的罪过，古时的修行者，就是如是啊！）

（如舍去本来的真实行，而存虚伪之说的话，那就是坚守族姓而行放逸〔自傲出身高贵，而行为放逸〕，诸根会跟从六境去奔流。自饿〔断食〕而居住于冢间的外道，虽三浴其身而诵三典〔梨俱 耶柔 差摩等三吠陀〕，但是不守护根门之故，犹如梦中得宝一样。）

（编发〔留长发〕而穿皮褐〔皮衣〕，戒盗〔行戒禁取之邪戒〕而灰盆于身上〔以灰垢涂身之行〕，用粗衣去蔽在形体，执依拐杖而持水瓶，都是假形于婆罗门，以求利养耳。）

（如能善摄而护持其身，修习澄净而离开尘垢，不恼害众生，才是地道的婆罗门。）

这时，诸年轻的婆罗门，听后非常瞋恚恼怒而不喜悦，就对尊者摩诃迦旃延说：「你谤诽我们的经典，毁坏吾教所说的，是在骂辱婆罗门！」就忽忽忙忙的执持薪束，还回鲁酰遮婆罗门之处，而向鲁酰遮婆罗门说：「和上（师傅），您知道么？那位摩诃迦旃延，乃诽谤我们的经典，毁些吾教的言说，辱骂婆罗门！」

鲁酰遮婆罗门对诸少年的弟子们说：「诸年少的！不可作此言。为甚么呢？因为摩诃迦旃延乃是一位宿重戒德的比丘，不应该会谤毁我们的经典，不会毁些吾教的言说，不会骂辱婆罗门的。」诸年轻的说：「和上不信我们之语，当自往看看就知道。」这时，鲁酰遮婆罗门，并不信诸年轻弟子之语，就往诣摩诃迦旃延，到后，共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而向摩诃迦旃延说：「我的诸年轻的弟子，到过此吗？」回答说：「曾到此过。」婆罗门说：「多少曾和他们讲过话吗？」回答说：「曾和他们共语过。」鲁酰遮婆罗门说：「请你和诸年轻的弟子共语过之言，现在可为我尽说好了。」

摩诃迦旃延就为他广说（把说过的原原本本再说一次）。这时，鲁酰遮婆罗门，听后，也很恼怒瞋恚，心里非常的不喜悦。就对摩诃迦旃延说：「我本来不信诸年轻人之语，现在才知道摩诃迦旃延您真正在诽谤我们的经典，毁些吾教之说，是在骂

辱婆罗门」。他作此语后，少顷之间，默然而住在那里。须臾又对摩诃迦旃延而说：「仁者您所说之门，到底是甚么门呢？」

摩诃迦旃延说：「善哉！善哉！婆罗门！你乃如法而问，我今当会为你讲说门之事。婆罗门啊！眼就是门，因为用之见色之故。耳、鼻、舌、身、意就是门，因为用来认识法之故。」婆罗门说：「奇哉！摩诃迦旃延！我请问其门，即说其门。然而如摩诃迦旃延您所说的不守护门，到底甚么叫做不守护门呢？」

摩诃迦旃延说：「善哉！善哉！婆罗门！你所问的不守护门一事，乃为如法而问的。今当为你说不守护门之事。婆罗门！愚痴无闻的凡夫，其眼见色后，对于可怀念的色（合适意的色相），就会生起攀缘执着。对于不可怀念的，就会生起瞋恚。由于不住于身念处之故，对于心解脱、慧解脱，即不能如实而知，起种种的恶不善之法，不得无余灭尽。对于心解脱、慧解脱，都会有妨碍，而得不到满足。心解脱、慧解脱不满足之故，身满恶行，不得休息，致其心不得寂静。由于心不寂静之故，对于其根门，就不能调伏，不能守护，不能修习。如眼见色一样，那些耳听声，鼻嗅香，舌尝味，身感触，意识法等，也是如是」。

鲁酰遮婆罗门说：「奇哉！奇哉！摩诃迦旃延！我问您有关于不守护门之事，您就为我说守护门之法。那么，摩诃迦旃延！到底甚么叫做善守护门呢？」

摩诃迦旃延对婆罗门说：「善哉！善哉！你能问我有关于善守护门之意义。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当会为你讲说守护门之真义。多闻的圣弟子，其眼见色后，对于可怀念之色，并不会生起攀缘执着。对于不可怀念之色，也不会生起瞋恚心。都常摄其心，而住于身念处。对于无量心解脱、慧解脱，能如实而知。对于他所起的恶不善之法，都寂灭无余。于心解脱、慧解脱，能得到满足。解脱满足后，身触的恶行，均能得以休息，而心得正念。这就名叫初门的善调伏守护修习。如眼及于色那样，那些耳之于声，鼻之于香，舌之于味，身之于触，意之于法，也都如是」。

鲁酰遮婆罗门说：「奇哉！摩诃迦旃延！我问守护门的意义时，即能为我演说守护门之真义。喻如士夫，在求毒药草时，却反之而能得甘露之味。现在我也是如是。我以瞋恚心而来至此座而坐，而摩诃迦旃延却以大法雨，雨在我的身中，有如降下甘露那样。摩诃迦旃延！我家中还有好多事待办，现在就此请辞还皈家去。」摩诃迦旃延说：「婆罗门！宜知是时」。（正是时候了）。

这时，鲁酰遮婆罗门，听摩诃迦旃延所说，都欢喜而随喜，就从座而起，而回去。

杂阿舍经卷第九完

杂阿经卷第十

二五六、无明经：本经叙述舍利弗与摩诃拘絺罗之有关于无明与明之问答。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诃拘絺罗，乃住在于耆闍崛山（灵鹫山，位于王舍城之东北）。

那时，尊者拘絺罗，在于晡时，从禅定中起，诣尊者舍利弗之处，到后，共相问讯，种种相娱悦后，退坐在一边。

这时，尊者摩诃拘絺罗对舍利弗尊说：「我欲有所请问，不知有闲暇的时间为我解说与否呢？」舍利弗说：「随仁者之问，如我知道的，就当会回答」摩诃拘絺罗问舍利弗说：「所谓无明，到底甚么是无明呢？又谁有这种无明呢？」舍利弗回答说：「无明者就是不知，不知者就是无明」。摩诃拘絺罗问：「不知道甚么呢？」

舍利弗回答说：「就是说：色是无常，而对于此色为无常之事，却不能如实而知道。色为磨灭法，而对于此色为磨灭法之事，却不能如实而知道。色为生灭法，而对于此色之生灭法之事，却不能如实而知道。受、想、行、识为无常，而对于这些受、想、行、识为无常之事，却不能如实而知道。识等为磨灭法，而对于此识等为磨灭法之

事，却不能如实而知道，识等为生灭法，而对于此识等为生灭法之事，却不能如实而知道。摩诃拘絺罗！对于此五受阴不能如实而知，不能如实而见，没有无间等

（不证悟），又愚闇不明，就名叫做无明。如成就此事的人，就名叫做有明的人」

摩诃拘絺罗又问：「舍利弗！那么，所谓明者，到底甚么叫做明呢？谁有此明呢？」舍利弗说：「摩诃拘絺罗！所谓明者，就是知，知者就名叫做明」。又问：「到底是知道甚么呢？」

舍利弗回答说：「就是：知道色就是无常，知色无常之事，能如实而知道。色为磨灭法，对于色为磨灭法之事，能如实而知道。色为生灭法，对于色为生灭法之事，能如实而知道。受、想、行、识为无常之法，对于受、想、行、识为无常法之事，能如实而知道。识为磨灭法，对于识为磨灭法之事，能如实而知道。识为生灭法，对于识为生灭法之事，能如实而知道。拘絺罗！对于此五受阴，能如实而知，如实而见，而觉、而慧、而无间等（证悟），就名叫做明。成就此法的人，就叫做有明」。

此二位正士（圣者）各闻所说，都展转随喜后，从座而起，各还本处（南传为二人互相一问一答，故有各闻所说之句）。

二五七、无明经：本经和前经同样，都是有关于无明与明之事，也由舍利弗和摩诃拘絺罗二人之问答，内容有些不同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那时，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诃拘絺罗，乃住在于耆闍崛山。

这时，摩诃拘絺罗在于晡时，从禅定中起，诣尊者舍利弗之处，到后共相问讯，种种相娱悦后，退坐在一边。

那时，尊者摩诃拘絺罗对尊者舍利弗说：「我欲有所问，不知你有少暇（空）为我讲说与否呢？」舍利弗说：「仁者且问，如我知道的，当会说出来」摩诃拘絺罗问舍利弗说：「所谓无明，又甚么为无明呢？而谁有此无明呢？」舍利弗回答说：「所谓无明，乃谓不知，不知者就是无明」。又问：「到底不知道甚么呢？」

舍利弗回答说：「就是：对于色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色之集，色之灭，色之灭

道迹，不能如实而知。对于受、想、行、识，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识之集，识之灭，识之灭道迹，不能如实而知。摩诃拘絺罗！对于此五受阴不能如实而知。由于不知、不见、不无间等（不证悟）、愚闇不明之故，就名叫做无明。成就此的人，就名叫做无明」。

又问舍利弗说：「甚么叫做明？谁有此明呢？」舍利弗说：「所谓明者，就是知，知者就是明」。又问：「知道甚么呢？」

舍利弗说：「对于色能如实而知，对于色之集，能如实而知，对于色之灭，能如实而知，对于色之灭道迹，能如实而知。对于受、想、行、识，能如实而知。对于识之集、识之灭、识之灭道迹，能如实而知。拘絺罗！对于此五受阴，能如实而知、而见、而觉、而慧、而无间等，就名叫做明。成就此法的人，就名叫做有明」。

此二位正士，各闻所说，都展转随喜，然后从座而起，各还其本处。

二五八、无明经：本经叙述的内容同样为有关于无明与明之问答。里面有些加减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那时，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诃拘絺罗，都在于耆闍崛山。

这时，摩诃拘絺罗在于晡时，从禅定中起，诣舍利弗之处，共相问讯后，退坐在一边。

这时摩诃拘絺罗对舍利弗说：「我欲有所问，仁者你有闲暇的时间，回答我吗？」舍利弗说：「仁者且问，如我知道的，当会回答你」。这时，摩诃拘絺罗对舍利弗说：「所谓无明，到底无明是指甚么呢？谁有此无明呢？」舍利弗说：「不知，就是无明」。又问：「不知道甚么呢？」

舍利弗说：「所谓对于色，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色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都不能如实而知。对于受、想、行、识，对于识等之集，识等之灭，识等之味，识等之患，识等之离，都不能如实而知。摩诃拘絺罗！对于此五受阴不能如实而知，不能如实而见，不无间等，若闇、若愚，就名叫做无明。成就此法的人，就名叫做有无明的人」。

又问：「所谓明者，到底甚么叫做明呢？谁会有此明呢？」舍利弗说：「知者，就是明」。又问：「到底是知道甚么呢？」

舍利弗说：「对于色，能如实而知，对于色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能如实而知。像如是的对于受、想、行、识，能如实而知，对于识之集，识之灭，识之味，识之患，识之离，能如实而知。摩诃拘絺罗！对于此五受阴，如实而知，如实而见，而明，而觉，而慧，而无间等，就名叫做明。成就此法的人，名叫有明」。

这时，二位正士，各闻所说，欢喜而去！

二五九、无间等经：本经叙述由于如实而观察五受阴，故能得须陀洹，乃至阿罗汉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那时，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诃拘絺罗，乃住在于耆闍崛山。

摩诃拘絺罗在于晡时，从禅定中起，诣舍利弗之处。共相问讯，互相娱悦后，退坐在一边。这时，摩诃拘絺罗，对舍利弗说：「我有问题想问您，仁者是否有闲暇的时间回答我吗？」舍利弗说：「仁者且问，如我所知的，当会回答您」。这时，摩诃拘絺罗就问舍利弗说：「如果有比丘，还未得『无间等』之法，而欲求得『无间等』之法时，要怎样去方便寻求？要思惟何等之法呢？」

舍利弗说：「如果比丘，还未得无间等法，而欲求无间等法的话，就应精勤思惟如下之事：五受阴为病、为痛、为刺、为杀、为无常、为苦、为空、为非我、为甚么呢？因为是所应之处之故（应如理而思惟、观行）。如果有比丘对于此五受阴，能够精勤的思惟的话，就能证得须陀洹果」（预流、入流。初入圣道之果位，故为初果阿罗汉）。

又问：「舍利弗！得须陀洹果后，欲证得斯陀含果的人，应当要思惟那一种法呢？」（斯陀含译为一来，再在人天生死一次，而得涅槃，为二果阿罗汉）。

舍利弗说：「拘絺罗！已证得须陀洹果之后，欲证得斯陀含果的话，也应当精勤思惟如下之法。此五受阴法，乃为病、为痛、为刺、为杀，是无常、苦、空、非我、为甚么呢？因为是所应之处（如理而思惟）之故。如果比丘，对于此五受阴精勤思惟的话，就能证得斯陀含果」。

摩诃拘絺罗又问舍利弗说：「证得斯陀含果后，欲证得阿那含果的人，应当思惟那种法呢？」（阿那含译为不还，不免再来此世间，而继续精进而至涅槃，为三果阿罗汉）。

舍利弗说：「拘絺罗！证得斯陀含果后，欲证得阿那含的话，当又精勤思惟如下之法：此五受阴法，乃为病、为痛、为杀，是无常、苦、空、非我、为甚么呢？因为是所应之处（如理而思惟）之故。如果比丘，对于此五受阴精勤思惟，证得阿那含果后，如果欲证得阿罗汉果的话，当又精勤思惟如下之法：此五受阴。乃为病、为痛、为刺、为杀，是无常、苦、空、非我、为甚么呢？因为是所应之处（如理而思惟）之故。如果比丘，对于此五受阴法，精勤思惟的话，就能证得阿罗汉果（无生，已脱离生死）」。

摩诃拘絺罗又问舍利弗说：「证得阿罗汉果后，又要思惟甚么法呢？」

舍利弗说：「摩诃拘絺罗！阿罗汉也应该思惟如下之法：此五受阴，乃为病、为痛、为刺、为杀，是无常、苦、空、非我、为甚么呢？因为为得到未得过之故，为了证未证过之故，为了见法，而乐住之故」。

这时，二位正士，各闻所说，欢喜而去！

二六〇、灭经：本经叙述五受阴是本行之所作，是本所思愿，是无常、灭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尊者舍利弗，诣尊者阿难之处，共相问讯后，退坐在一边。

那时尊者舍利弗，问尊者阿难说：「我欲有所问，仁者有闲暇的时间，回答我的问题吗？」阿难说：「仁者且问，我如知道的，当会回答」。舍利弗说：「阿难！所谓灭者，甚么叫做灭？谁有此灭呢？」

阿难说：「舍利弗！五受阴是本行之所作的，本为思所愿的，是无常的，是会灭之法。由于五阴是会灭之法之故，名叫做灭。为甚么有五呢？所谓色受阴是本行之所作的，本为思所愿的，是无常，是会灭之法。由于此法为灭之故，名叫做灭。像

如是的，受、想、行、识，是本来之业行所作的，本来之思所愿的，是无常的，是会灭之法。此法会灭之故，才名叫做灭」。

舍利弗说：「如是！如是！阿难！实如你所说，此五受阴是为本为行之所作的，本为见所愿的，是无常，是会灭之法。此法会灭之故，才名叫做灭。为甚么有五呢？所谓色受阴是为本为行之所作的，本为思之所愿的，是无常的，是会灭之法。此法会灭之故，就名叫做灭。像如是的，受、想、行、识，也是本为行之所作的，本为思之所愿的，是无常的，是会灭之法。此法会灭之故，就名叫做灭，阿难！此五受阴如果不是本来之行之所作，不是本来之思之所愿的话，为甚么可以灭呢？阿难！由于五受阴是本来之业行之所作，本来之思之所愿之故，是无常，是会灭之法。此法会灭之故，就名叫做灭」。

这时，二位正士，各闻所说，欢喜而去！

二六一、富留那经：本经叙述取五受阴之故，会计量为我。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尊者阿难，住在于拘睢弥国，瞿师罗园。

那时，尊者阿难，告诉诸比丘们说：「尊者富留那弥多罗尼子（说法第一），在年少刚出家不久之时，就常说深法，而作如是之语：『阿难！以有生之法，计量为我，并不是不生而有之法。阿难！甚么叫做以有生之法计量为我，此并不是不生而有之法呢？因为色若生，就会以生为我，并不是不生而有。受、想、行、识，如果生起的话，就会以生此为我，并不是不生之法（不然就不生）。喻如士夫，手执明镜，以及净水之镜，去照自己之颜时，面就会生（出现在镜里），出现之故（生故），就会看见，不然的话，就不会生。因此之故，阿难！由于色之生起，而生起之故，就会计量为此是我，不然，就不会生。像如是的，受、想、行、识之生起，而由生之故，就会计量为我，不然，就不会生。你的意见如何呢？阿难！色是常呢？为无常呢？』我就回答说：『是无常』。

富留那又问：『是无常的话，是苦的吗？』我回答说：『是苦的』。富留那又问：『如果是无常、苦的话，就是有变易之法。圣弟子在此当中，又计量为我、异我（他之我）、相在（此他相结合之我）与否呢？』我回答说：『弗也！』富留那又问：『像如是，受、想、行、识，为是常呢？为无常呢？』我回答说：『是无常的』。富留那又问：『如果为无常的话，是苦的吗？』我回答说：『是苦的！』富留那又问：『如果为无常、苦的话，就是变易之法，多闻的圣弟子，在此当中，宁又计量为我、异我、相在与否呢？』我回答说：『弗也！』

富留那说：「阿难！因此之故，对于色，不管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像如是的，对于受、想、行、识，不管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不异我、不相在（不是此他两者相结合之我）。要如实而知，如实而观察！像如是的观察的话，则圣弟子，对于色，会生厌，会离欲，会解脱。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像如是的，对于受、想、行、识，会生厌，会离欲、会解脱。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诸比丘，当知！那位尊者，对于我，有大的饶益，我从那位尊者之所，听到

此法后，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我自从那个时候以来，就常用此法，去为四众们说。并不是其余的那些外道、沙门、婆罗门之出家人之说」。

二六二 阐陀经：本经叙述阿难为长老阐陀说世尊之员精神乃在于二边之中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有众多的上座比丘，都住在于波罗 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中印度。佛初转法轮，度五比丘之处）的园中。为佛陀般泥洹后，不久之事。

这时，有一位长老，名叫阐陀，在于朝晨，着衣持钵，进入波罗 城去乞食。食后，还摄衣钵（放回衣钵），洗足后，执持户钩（用于守护房舍之僧物之一，铁、铜、木均有），从寮房，再至一寮房（遍访比丘住处），从经行之处，至于经行之处（慢步用功的途程），处处都请教诸比丘而说：「当教授于我，为我说法，使我能知法、见法。我当会如法而知，如法而观察」。

这时，诸比丘们对阐陀说：「色为无常，受、想、行、识是无常。一切行是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为寂灭」。阐陀向诸比丘们说：「我已知道色是无常，受、想、行、识是无常，一切行是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为寂灭」。阐陀又说：「然而我并不喜闻所谓一切诸行为空寂，为不可得，爱尽而离欲的话，就是涅槃。在此里面，为甚么有我，而说如是知、如是见，就名叫做见法呢？」第二次、第三次，也作如是之说。

阐陀又说：「在此里面，到底谁又有力量堪能为我说法，使我知法、见法呢？」又作此念：尊者阿难，现在住在拘睺弥国的瞿师罗园。他曾经供养亲觐过世尊，是佛所赞叹的。诸修梵行者，均为识知之事。他必定堪能为我说法，使我知法、见法。

这时，阐陀，过了这一夜后，在于朝晨，穿衣持钵，进入波罗 城去乞食。食后，还回摄举卧具。收摄卧具后，则持衣钵，诣拘睺弥国。渐渐游行而到了拘睺弥国。就收摄举放衣钵，而洗足后，诣尊者阿难之处，共相问讯后，退坐在一边。

这时，阐陀尊者问阿难说：「有一个时候，诸上座比丘，住在于婆罗 国的仙人住处一鹿野苑之中。那时，我在于朝晨着衣持钵，进入波罗 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回收摄衣钵，洗足完毕，而持户钩，从林至林，从房至房，从经行处至于经行处（遍访诸苑林中的比丘），每处看到诸比丘时，就向他们说：「当教授我，为我说法，使我能知法、见法」。这时，诸比丘为我说法而说：『色是无常，受、想、行、识是无常，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为寂灭』。我在那时，向诸比丘们说：『我已经知道色为无常，受、想、行、识为无常，一切行是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为寂灭。然而我乃不喜闻这些一切诸行空寂，不可得，爱尽而离欲之涅槃之法（不满足）。在此当中，为甚么有我呢？而说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就是名叫见法』？我在那时，曾作此念：『在此当中，谁又有能力，堪能为我说法，使我知法、见法呢？』我于那时，又作此念：『尊者阿难，今在拘睺弥国，瞿师罗园。曾经供养亲觐过世尊，乃为佛所赞叹的比丘，是诸修梵行的人，均悉认知识见之人。他必定堪能为我说法，使我知法、见法。善哉！尊者阿难：现在当应为我说法，使我得以知法、见法」。

这时，尊者阿难对阐陀说：「善哉！阐陀！我觉得非常的欢喜！我庆祝仁者你能在于诸修梵行之人前，一点也无所覆藏，能破虚伪之刺（破心中之障碍）。阐陀！愚痴的凡夫，所不能了解的色是无常，受、想、行、识是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为寂灭。你现在堪能纳受胜妙之法。你现在要谛听，当会为你解说！」

这时，阐陀曾作此念：「我现在很欢喜，能得胜妙之心、得踊悦之心。我现在已堪能纳受胜妙之法」。

尔时，阿难告诉阐陀说：「我曾经亲自从佛闻过，佛陀教示摩诃迦旃延说：『世人的颠倒，乃依于二边。所谓若有、若无是。世人取诸境界时，其心便会计量而执着。迦旃延！如果不受、不取、不住、不计于我的话，则此苦生时自生，灭时自灭。迦旃延！如果对于此，不疑、不惑，不由于他人，而能自知的话，就名叫做正见，是如来所说的。为甚么呢？迦旃延！假若能如实而正观世间之集的话，就不会生世间无之见。如实而正观世间灭的话，就不会生世间有之见。迦旃延！如来离于二边，而说于中道。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也就是说：缘于无明而有行，...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之集。所谓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也就是说：无明灭，则行会灭，...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会灭。』」

尊者阿难说此法时，阐陀比丘，乃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尔时，阐陀比丘见法、得法、知法、起法，超越狐疑之心，不免由于他人。对于大师的教法，已得无所畏，就恭敬合掌，而仰白尊者阿难说：「正应该如是。像如是之法，乃为有智慧，修梵行的善知识所教授、教诫、说法。我现在从尊者阿难之处，听闻如是之法，对于一切行皆为是空，皆悉为寂，均为不可得，爱尽而离欲，而灭尽，就为之涅槃之法，心乐而正住于解脱，已不会再转还，不会又见我，而唯见正法！」

这时，阿难对阐陀说：「你现在得大善利，在于甚深的佛法中，已得圣慧之眼！」

那时，二位正士，展转随喜，从座而起，然后各还其本处。

摄颂如下：

输屡那三种 无明亦有三 无间等及灭 富留那阐陀

输屡那经三种（乃指卷一之三十、三十一、三十二。无明经也有三种。其它为无间等经，以及灭经、富留那经、阐陀经。

二六三、应说经：本经叙述如不修方便与知见的话，就不得解脱。而以鸡卵、工人之斧、大舶之喻来说明。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留国（十六大国之一），杂色牧牛的聚落。

那时，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因为是以知见之故，能得诸漏已尽，并不是不知见而能达到之事。甚么叫做知见之故，而得尽诸漏，并不是不知见而能之事呢？所谓：如实而知见此为色，此为色之集，此为色之灭。此为受、想、行、识，此为识之集，此为识之灭。如果不修方便，不随顺成就，而用心欲求：使我诸漏灭尽，心得解脱的话，就应当知道！这位比丘，终不能得漏尽解脱。为甚么呢？因为不修习之故。不修习甚么呢？所谓不修习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正道是。喻如伏杂，生众多的雏子，而不能随时荫馏（覆荫、蒸馏），而使其消息冷暖，而欲使其雏子用嘴，用爪，啄卵而自生，而安隐出。当知！那些雏子自己并没有能力堪能方使用嘴，用爪要隐而出。啊！为甚么呢？因为那只鸡母不能随时荫馏，使其冷暖适宜，不能长养雏子之故。

像如是的，比丘如不勤勉修习，随顺成就，而欲使得漏尽解脱，那是没有的事！为甚么呢？因为不修习之故。到底是不修习甚么呢？所谓不修习念处、正勤、如意足、根、力、觉、道是。如果比丘，能修习随顺而成就的话，则虽然不欲使其漏尽解脱，但那位比丘自然会漏

尽，会心解脱的。为甚么呢？因为修习之故。修习甚么呢？所谓修习念处、正勤、如意足、根、力、觉、道是。喻如那伏鸡，能善养其子，都随时荫馏，冷暖能得其所的话，

正又不欲使其雏子方便而自啄卵而出，然而其诸雏子，却自能方便安隐而自壳出来。为甚么呢？因为那只伏鸡，能随时荫溜其子，使诸子之冷暖得宜之故。

像如是的，比丘如善修方便，而正又不欲其漏尽解脱，但是那位比丘，却自然的会漏尽，会心得解脱。为甚么呢？因为由于精勤修习之故。修习甚么呢？所谓修习念处、正勤、如意足、根、力、觉、道是。喻如巧师、巧师的弟子，手执之斧柯（斧头之柄），假如执提不已的话，就会渐渐的磨微而尽，致有手指之痕（处），会显现出来，而他却不觉察到斧头之柄已微尽，而有手指痕之现出（不觉已渐渐的磨灭）。像如是的，比丘！精勤修习，随顺成就，而不自知见今天尔所（有些）漏尽，明天尔所（有些）漏尽（斧柯喻为漏）。然而那位比丘，是知有漏尽。为甚么呢？因为由于修习之故。修习甚么呢？所谓修习念处、正勤、如意足、根、力、觉、道是。喻如大船（大船），在于海边，经过夏天六月，受风飘日暴的话，其藤缀（用藤作的绳索）会渐渐磨灭而断（大船之藤缀喻为漏）。

像如是的，比丘，由于精勤修习随顺成就的话，则一切结缚、使、烦恼、缠，就会渐得解脱。为甚么呢？因为善于修习之故。修习甚么呢？所谓修习念处、正勤、如意足、根、力、觉、道是」。

说此法时，六十位的比丘，不起诸漏，心得解脱。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六四、小土转经：本经叙述佛以小土转为喻，而说明五阴之无常，我之不可得。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于禅定中思惟，曾作此念：颇有（是否有）色为常，为恒，为不变易，而正住与否呢？像如是，受、想、行、识，为常，为恒，为不变易，为正住与否呢？

这位比丘在于晡时，从禅定中起，往诣佛所，头面礼足，退住在一边。他自佛说：「世尊！我在于禅定中思惟，曾作此念：颇有（是否有）色为常、恒、不变易、正住与否呢？像如是的，受、想、行、识，为常、恒、不变易、正住与否呢？现在仰白（请问）世尊您！颇有（是否有）色为常，为恒，为不变易，为正住的吗？颇有（是否有）受、想、行、识，为常，为恒，为不变易，为正住的吗？」

那时，世尊，手执小土转（土搓成团），而告诉那位比丘说：「你看见我手中的土转吗？」比丘白佛说：「已看见，世尊！」佛陀说：「比丘！像如是的。此少土，我不可得。如果我可得的话，就是常、恒、不变易，而正住之法」。

佛陀继而又告诉比丘说：「我自忆起我的宿命（过去世的生涯），都长夜（日以继夜）在修福，都得诸胜妙，而可爱的果报之事。曾经在于七年中，修习慈心，经过七劫的成坏，并不还回此世间。七劫坏毁的时间，都生在光音天（极光净天，色界第三天），七劫成就时，还是生在梵世（梵天）还在于虚空中的宫殿中，而为大梵王。是无胜、无上，而统领千的世界。从此以后，又经三十六反，作天帝释（帝释天），又经百千反，作转轮圣王，领四天下。以正法去治化，七宝都具足。所谓轮宝、象宝、马宝、摩尼宝（如意宝）、玉女宝、主藏臣宝、主兵臣宝是。又有千子具足，皆悉勇健。在于四海内的土地都干正，并没有毒刺，是不威、不迫，都以法调伏民众。

灌顶王（即位是以四海水灌其顶，完成戴冠式，正式为王）之法，有八万四

千的龙象（优秀之象），均用众宝去庄严，而较 的。有宝网覆在上面，而建立宝幢。以布萨象王（象王名），最为导首，朝晡二时（上下午）自会在于宫殿之前。我在那时，曾作此念而说：「这一大群之象，天天都一再的来来去去，会踏杀算不尽的众生，愿令四万二千象，经过一百年来一次。」就这样的能如所愿，八万四千匹象当中之四万二千匹象，都百年来一次。

灌顶王之法则，又有八万四千匹之马，也是用纯金作为乘其，以金网覆其上。以婆罗马王（马王名）为其导首。灌顶王之法则，有八万四千的四种宝车，所谓金车、银车、琉璃车、颇梨车是。都以狮子、虎、豹之皮，以及杂色的钦婆罗（毛织品），作为覆衬（盖衣上之衣）以跋求毘阁耶难提音声之车（胜利车）作为导首。灌顶王的法则，领有八万四千之城，都安隐丰乐，人民都很炽盛，以拘舍婆提城（首都），作为上首。灌顶王之法则，有八万四千的四种宫殿，所谓金、银、琉璃、颇梨是。以摩尼琉璃的由诃（庄严宫殿），作为上首。

比丘啊！灌顶王法有八万四千种的宝床，所谓金、银、琉璃、颇梨是。用种种的增褥、陵伽（鹿皮）之卧具，来敷在其上面，安置丹色（赤色）的枕头。

又次，比丘！灌顶王法又有八万四千的四种衣服，所谓迦尸细衣（绢衣）、乌摩衣（亚麻衣）、头鸠罗衣（木棉衣）、拘沾婆衣（毛织衣）是。

又次，比丘！灌顶王的法则，有八万四千的玉女，所谓刹利女，似刹利女，何况还有其它之女！

又次，比丘！灌顶王的法则，有八万四千的饮食，众味都具足。比丘！八万四千的玉女当中，唯用一人做为给侍。八万四千的宝衣，唯穿一衣。八万四千的宝床，唯卧一床。八万四千的宫殿，唯住于一殿。八万四千之城，唯居于一城，名叫做拘舍婆提。八万四千的宝车，唯乘一车，名叫毘阁耶难提瞿沙（胜利车），出城去游观。八万四千的宝马，唯乘一马，名叫婆罗诃。此马的毛尾为绀色的。八万四千的龙象，唯乘一象，名叫布萨陀，出城去游观。

比丘！这到底是那种业报？能得如此的威德自在呢？这就是三种的业报的。那三种呢？第一就是布施，第二就是调伏，第三就是修道。比丘！当知！凡夫因为染习五欲之故，没有厌足，圣人则由于智慧成满之故，而常知足。比丘！一切诸行，已作过去而尽灭，已作过去而变易，那些自然的众具，以及名称皆悉磨灭。因此之故，比丘！应该永恒的息灭诸行，应该厌离、断欲、解脱。」

佛陀讲到这里，又继其言而说：「比丘！色到底为常呢？为无常呢？」比丘白佛说：「是无常啊！世尊！」佛陀说：「是无常的话，是苦与否呢？」比丘自佛说：「是苦的，世尊！」佛陀说：「比丘！若无常、苦的话，就是变易之法，圣弟子宁又在于其中，计为我、异我、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吗？」比丘自佛说：「弗也！世尊！」佛陀说：「那么，那些受、想、行、识，为常呢？为无常呢？」比丘白佛说：「为无常的，世尊！」佛陀说：「若无常的话，是苦与否呢？」比丘白佛说：「是苦的，世尊！」佛陀说：「比丘！若无常、苦的话，就是变易之法，圣弟子宁又于中，计为我、异我、相在吗？」比丘自佛说：「弗也，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说：「诸所有之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像如是的，那些受、想、行、识，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比丘！对于色，应当要生厌离，要讨厌而离欲，而解脱。像如是的，对于受、想、行、识，应当生厌、离欲、解脱、解脱知见。这样的话，就是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这时，那位比丘听佛所说，踊跃欢喜，作礼后离去。他自此以后，都常念佛陀以土抔作喻来教授他之事，而独自在一静处，精勤思惟，住于不放逸里。他精勤不

放逸后，就作此念：「一位善男子（自称）所以会剃除须发，乃由于正信，而成为非有家庭牵累之出家人，而学道。为的是究竟无上的梵行，为能见法，而自知自身已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已不受后有之身。」

这时，那位尊者，也自知法，心得解脱，而成为阿罗汉。

二六五、泡沫经：本经叙述以恒河中之泡沫，海市之蜃楼。以及芭蕉树、魔术师之幻术为喻，以说明五阴并没有坚固之实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阿毘陀（阿踰陀，中印度）之处之恒河侧。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说：「喻如恒河的大水暴起，而随着其水流所生起的聚沫那样，明目的士夫（眼睛正常的人，贤明的人），把它谛观分别。他一谛观分别时，就会发见为：聚沫根本无所有，没有牢，没有实，没有坚固。为甚么呢？因为那些聚沫当中，并没有坚实之故（聚沫乍起乍落）。像如是的诸所有之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比丘啊！如果谛观思惟分别的话，就会发见为无所有、无牢、无实、没有坚固。有如病，有如痛，有如刺，有如杀。为无常、苦、空、非我。为甚么呢？因为色乃没有坚实之故。」

诸比丘！譬如大雨之水泡，一起一灭，眼睛没有毛病的士夫，将其谛观思惟分别。他一谛观思惟分别时，就会发觉，此物为无所有、无牢、无实、没有坚固（因为乍起乍灭之故）。像如是的，比丘啊！诸所有之受，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比丘啊！如果谛观思惟分别，而在谛观思惟分别时，就会发见为无所有、无牢、无实、没有坚固，有如病、如痛、如刺、如杀，是无常、是苦、是空、是非我。为甚么呢？因为受，并没有坚实之故。」

诸比丘！喻如春末夏初的季节，没有云，没有雨。在太阳正盛之时，会有野马（阳炎）之流动。眼睛没有毛病的士夫如果将其谛观思惟分别，而在谛观思惟分别时，就会发见此物为无所有、无牢、无实、没有坚固。为甚么呢？因为那是野马（阳炎、蜃气楼）之故。像如是的，比丘啊！诸所有之想，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比丘啊！如果将其谛观思惟分别，而在谛观思惟分别时，就会发见为无所有、无牢、无实、没有坚固。有如病、如痛，有如刺，有如杀，是无常、苦、空、非我。为甚么呢？因为想乃没有坚实之故。」

诸比丘！喻如明目的士夫，为了寻求坚固的材料，而执持利斧，进入于山林。他看见芭蕉树，臃直长大，就伐其根，斩截其峰。然后一叶一叶的次第剥开，都看不到坚实，而会谛观思惟分别，经谛观思惟分别后，就会发见为无所有、无牢、无实，并没有坚固。为甚么呢？因为那芭蕉树并没有坚实之故。像如是的，比丘啊！诸所有之行，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比丘！如果谛观思惟分别，而在谛观思惟分别时，就会发见为无所有、无牢、无实，并没有坚固。有如病、如痛、如刺、如投，是无常、苦、空、非我。为甚么呢？因为那诸行，并没有坚实之故。」

诸比丘！喻如幻师（魔术师），或幻师的弟子，在于四衢道头（交通频繁之处），幻化而作象兵、马兵、车兵、步兵等兵。有智而明目的士夫，把这些谛观思惟分别。在谛观思惟分别时，发见为无所有、无牢、无实，并没有坚固。为甚么呢？因为那

些为幻化之物，并没有坚实之故。像如是的，比丘！诸所有识，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比丘！如果谛观思惟分别，而在谛观思惟分别时，就会发见为无所有、无牢、无实，并没有坚固。有如病、如痛、如刺、如杀，是无常、苦、空、非我、为甚么呢？因为识，并没有坚实之故。

那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说：

观色如聚沫 受如水上泡 想如春时焰 诸行如芭蕉
诸识法如幻 目种姓尊说 周匝谛思惟 正念善观察
无实不坚固 无有我我所 于此苦阴身 大智分别说
离于三法者 身为成弃物 寿暖及诸识 离此余身分
永弃丘冢间 如木无识想 此身常如是 幻伪诱愚夫
如杀如毒刺 无有坚固者 比丘勤修习 观察此阴身
昼夜常专精 正智系念住 有为行长息 永得清凉处

（要观察色，乃如聚沫一样，受，则为如水上之泡，想，乃似春天的阳焰，诸行，则如同芭蕉树，诸识法，正如幻化，这道理，乃是太阳的种姓的世尊所说的。）

（要作周详而谛实的思惟，要正念而善于观察，就会发见一切都并没有实在，没有坚固，并没有我、我所有可言。）

（在于此苦阴之身，以大智而分别详细的说，即：如果离开三法的话，其身就会成为被遗弃之物。置谓寿与暖，以及诸识是。离开此三法的其余的身分，会永远的被人遗弃于丘冢之间，有如树木之没有识想那样。）

（此身恒常都是如此，那些幻化虚伪的事，其诱惑愚夫，有如伤杀、毒刺，并没有坚固的。）

（当比丘的，应该要精勤的修习，要观察此五阴之身，昼夜常应专精，以正智系念而住的话，则有为之行，会长久熄灭，会永远的得到清凉之处！）

这时，诸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六六、无知经：本经叙述由于不如实而知见五受阴之故，会被无明所遮盖，被爱欲所系，长夜流转，反之，则会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都在于无始以来的生死当中，被无明所盖覆，被爱结所系缚，而长夜轮回，不知苦的本际。喻如有时长久不下雨，地面所生的百谷、草木，都均会干枯那样。诸比丘！被无明所盖覆，被爱结所系缚的众生，则会在生死当中轮回。由于爱结不断除之故，就不能灭尽苦边。诸比丘！有时长夜不下雨，则大海之水，都会枯竭那样。诸比丘！被无明所盖覆，被爱结所系缚的众生，都在生死当中轮回。由于爱结不断除之故，不能灭尽苦边。诸比丘！如有时，长夜之间，须弥山王虽然皆悉崩落，而被无明所盖覆，被爱结所系缚的众生，都在长夜，在于生死当中轮回。由于爱结不断灭之故，就不能灭尽苦边。诸比丘！如有时长夜，此大地，虽然悉皆败坏，而众生被无明所盖覆，被爱结所系缚的话，则众生会如长夜在于生死当中轮回。由于爱结不尽之故，不能灭尽苦边。」

比丘！喻如狗子被系在柱子一样。那条系绳如果不截断的话，就会长夜都在迴绕那支柱子，而轮回动转不止。像如是的，比丘！凡愚的众生，不能如实而知色、色

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而长夜轮回，顺着色阴而转。像如是的，也不如实而知受、想、行、识，识之集、识之灭、识之味、识之患、识之离。因此而长夜轮回，顺着识等诸阴而转。诸比丘！凡夫都是如此的随顺色阴而转，随顺受阴而转，随顺想阴而转，随顺行阴而转，随顺识阴而转。由于随顺色而转之故，就不能脱离于色，随顺受、想、行、识而转之故，就不能脱离识。因为不脱离五阴之故，就不能脱离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多闻的圣弟子则能如实而知色，而知色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也能如实而知受、想、行、识，识之集、识之灭、识之味、识之患、识之离之故，并不会随着识而转。由于不随五阴而转之故，能脱离于色，能脱离于受、想、行、识。因此，我说：他们已脱离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佛说此经后，当时的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二六七、无知经：本经叙述被五阴所系之故，不得解脱，而生死轮回。由于心染污之故，众生则为染污，心净之故，众生就会净。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自从无始的生死以来，都被无明所盖覆，都被爱结所系缚，而在于长夜，轮回于生死，不知苦际！诸比丘们！喻如狗犬，被绳系着在于柱子一样，其结系不截断之故，就会顺着柱子而转。不管是安住、是倒卧，都不能离开那柱子。像如是的，凡愚的众生，对于色不离贪欲、不离爱、不离念、不离渴，因此之故，而轮回于色，而随顺着色而转。不管是安住，或者是倒卧，都不离于色。像如是的，对于受、想、行、识，也随顺着此受、想、行、识而转。不管是安住，或者是倒卧，都不离于识。

诸比丘们！应当要善于思惟观察于心。为甚么呢？因为心，都长夜被贪欲所染，被瞋恚、愚痴所染之故。比丘啊！由于心恼乱之故，众生就会有恼苦，由于心清净之故，众生就会清净。比丘们！我从来并不看见过同一色之物（同一类之物）而为种种之色（同一类之物，而仔细去看，就会发见有种种色），如斑色之鸟（喻鸟之杂色）。众生之心，乃超过于如是。为甚么呢？因为那些畜生之心，有种种不同之故，其色才会为有种种不同之相。

因此之故，比丘！应当要善于思惟观察其心。诸比丘！有如长夜，其心都被贪欲所染，都被瞋恚、愚痴所染。由于心有烦恼之故，众生才会有烦恼，心若清净的话，众生就会清净。比丘当知！你看见嗟兰那鸟，其身有种种不同的杂色吗？」诸比丘回答说：「曾经看见过的，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说：「如嗟兰那鸟那样之有种种的杂色，我才说其心之有种种杂乱之事，也是如此。为甚么呢？因为那嗟兰那鸟的心，有种种之故，其身之色才会有种种的不同。因此之故，大家应当要善于观察思惟自己之心：都长夜被种种贪欲、瞋恚、愚痴等种种之所染污。由于心有烦恼之故，众生才会恼乱，心若清净的话，众生就会清净。喻如画师、画师的弟子那样，善于整治素地，具有众彩色，能随意而图画出种种的像类一样。

像如是的，比丘们！凡愚的众生，不能如实而知色，不如实而知色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因为对于色不能如实而知之故，会乐着于色。由于乐着色之故，又生未来的诸色。像如是的凡愚，不如实而知受、想、行、识，不如实而知知识

之集、识之灭、识之味、识之患、识之离。由于不如实而知之故，会乐着于识。由于乐着于识之故，又生来生的诸识。由于当会生于未来之色、受、想、行、识之故，对于色，就不能解脱，对于受、想、行、识不能解脱。因此，我才说他们不能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有多闻的圣弟子的话，则能如实而知色，如实而知色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由于如实而知之故，不会乐着于色。由于不乐着之故，不会生未来之色。也能如实而知受、想、行、识，如实而知知识之集、识之灭、识之味、识之患、识之离。由于如实而知

之故，不会染着于识。由于不乐着之故，不会生未来之诸识。由于不乐着于此色、受、想、行、识之故，对于色，会得解脱，对于受、想、行、识，会得解脱。因此，我才说他们会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佛说此经后，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六八、河流经：本经叙述五阴不可执着之事，有如急流之岸边的草木。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河水，从山涧流出。那些流水又深又驶（急），其流非常的激注，被漂没的地方非常的多。其河的两岸，虽生有许多的杂草木，但是都被大水所偃倒，顺靡于水流。众人涉渡，多被其水所漂，都随着水流而没溺。偶尔遇浪，而靠近于岸，伸手攀援岸边的草木时，草木又是断落，还是随顺水流而漂沉！」

像如是的，比丘们！如果凡愚的众生，不如实而知色，不如实而知色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的话，则由于不如实而知之故，会乐着于色。会说：色就是我。然而那个色，却会随时断坏。像如是的，不如实而知受、想、行、识，不如实而知知识之集、识之灭、识之味、识之患、识之离。由于不如实而知之故，会乐着于识，会说：识就是我。然而识还是会随时断坏。

若多闻的圣弟子的话，则能如实而知色、色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离。由于如实而知之故，就不会乐着于色。又能如实而知受、想、行、识，识之集、识之灭、识之味、识之患、识之离。由于如实而知之故，就不会乐着于识。由于不乐着之故，就能如是而自知，而得般涅槃（寂灭）。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佛说此经后，这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六九、祇林经：本经叙述以祇园林中之树木喻为五阴，以说明非所应者，当尽舍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不是你们所应之法，就该尽于舍离。舍离那些法之后，就能长夜安乐！比丘们！到底是那些法不是你们所应之法，而应当要速于舍离呢？像如是之色、受、想、行、识，就是不是你们所应，当应尽于舍离之法。断

灭那些法后，就能长夜安乐！喻如在此祇桓林中的树木，有人斫伐其枝条，然后担持而去。这时你们，并不会忧思。为甚么呢？因为那些树木，乃非我、非我之身所有之物之故。

像如是的，比丘啊！不是你们所应之法，应当要尽悉舍离。舍离后，就会长夜安乐。那些法不是你们所应之法呢？色，乃不是你们所应之法，当尽舍离。舍离后，就能长夜安乐！像如是的受、想、行、

识，并不是你们所应之法，当速舍离。舍离那些法后，就能长夜安乐！」佛陀又继之而说：「诸比丘！色为常呢？为无常呢？」诸比丘们白佛说：「是无常啊！世尊！」佛陀说：「比丘！无常的话，是否是苦吗？」比丘们回答说：「是苦的啊！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说：「如果是无常、是苦的话，就是变易之法。那么，多闻的圣弟子们，宁在于此中，见为是我、是异我、是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与否吗？」

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佛陀又问而说：「像如是的受、想、行、识，为常呢？为无常呢？」比丘回答说：「是无常的，世尊！」佛陀说：「比丘！如果为无常的话，是苦与否呢？」比丘们回答说：「是苦的，世尊！」佛陀告诉比丘说：「如果是无常，是苦的话，就是变易之法。多闻的圣弟子，宁于此中见为是我、异我、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与否吗？」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说：「比丘们！因此之故，诸所有之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像如是的，那些受、想、行、识，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圣弟子们观察此五受阴为非我、非我所。像如是的观察时，对于诸世间，就没有所取着，无所取着之故，自会得证涅槃。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佛说此经后，那时，诸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七〇、树经：本经叙述若修习五阴之无常想的话，就能断欲爱、色爱、无色爱、掉慢、无明，而证得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修习无常之想，而多修习此无常之观想的话，就能断除一切欲爱、色爱、无色爱，以及掉慢、无明。喻如田夫，在于夏末秋初时，深耕其地，发芟（拔草根）而断除杂草一样。像如是的，比丘！修习无常之想，多修习无常之观想的话，就能断除一切的欲爱、色爱、无色爱，以及掉慢与无明。」

譬如来说，比丘啊！喻如有人要刈草（割草）时，手揽杂草之端，举拔而起，而抖搂（摇动）则会萎枯而悉落，而取其长者。像如是的，比丘啊！要修习无常之观想，如多修习的话，就能断除一切的欲爱、色爱、无色爱，以及掉慢和无明。

喻如庵摩罗果，虽着在于其树，然而一官，猛风吹摇其枝条时，其果实就会统统堕落。像如是的，如修习无常之想，而多修习无常之观想的话，就能断除一切的欲爱、色爱、无色爱，以及掉慢和无明。

喻如楼阁，其中心乃非常的坚固，为众林木所依，而摄受不散。像如是的，如修习无常之想，多修习无常之想的话，就能断除一切的欲爱、色爱、无色爱，以及掉慢和无明。

喻如一切众生之足迹，乃以象迹最为大，因能摄受之故。像如是的，如修习无常之想，多修习，无常之想的话，就能断除一切欲爱、色爱、无色爱，以及掉慢和无明。

喻如阎浮提里的一切诸河，都流赴于大海。其大海就是最为第一，均能摄受之故。像如是的，如修习无常之想，多修习无常之想的话，就能断除一切的欲爱、色爱、无色爱，以及掉慢和无明。

喻如太阳一出，则能断除一切世间的闇冥一样。像如是的，如能修习无常之想，多修习无常之想的话，就能断除一切欲爱、色爱、无色爱，以及掉慢和无明。

喻如转轮圣王，在于诸小国王当中为最上、最胜一样，像如是的修习无常，多修习无常的话，就能断除一切的欲爱、色爱、无色爱，以及掉慢和无明。

诸比丘们！为甚么修习无常之想，多修习无常之想的话，就能断除一切欲爱、色爱、无色爱，以及掉慢和无明呢？如比丘在于空露之地，或在林树之间，善于正思惟，而观察色是无常，受、想、行、识是无常，像如是的思惟，就能断除一切的欲爱、色爱、无色爱，以及掉慢和无明。所以的缘故为何呢？因为无常之想，乃能建立无我想之故。圣弟子安住于无我想的话，则其心就会离开我慢，而顺得涅槃」。

佛说此经后之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七一、低舍经：本经叙述低舍比丘修梵行时，生怠慢之心，对于佛法生起疑惑。佛陀劝其好好修行，应脱离五受阴，并以二路喻为正邪。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名叫低舍，和众多的比丘，集于食堂，而对诸比丘们说：「诸位尊者！我不能分别于法，不喜乐于修习梵行。我乃多喜欢于睡眠，而疑惑于法」。

那时，在大众当中，有一位比丘，往诣佛所，行礼如仪后，退住在一边，然后仰白佛说：「世尊！低舍比丘，在众多的比丘集于食堂时，曾唱此言而说：『我不能分别于法，不喜乐于修习梵行，多乐于睡眠，疑惑于法』。」

佛陀告诉比丘说：「这位低舍比丘，乃是愚痴之人，并不守根门，饮食都不知其数量（不节制），初夜（五点至九点）、后夜（一点至五点），其心都不觉悟，又懈怠懒惰，不勤于精进，不善于观察思惟善法。如果说他会分别于法，心会乐修梵行，会离诸睡眠，对于正法当中会离诸疑惑，是不会有之事！如果那位比丘能守护根门，饮食能知量，初夜、后夜，都能觉悟精进，善能观察善法的话，则会乐于分别法，会乐修烟梵行，会离于睡眠，其心不会疑法，这是会有之事。」

那时，世尊又告诉那一位比丘说：「你去对低舍比丘说：『大师在叫你！』」比丘白佛说：「唯然（好的！）」他就受佛的教言，而到佛前去礼拜佛足，然后到低舍之处，而作此言而说：「长老低舍！世尊在叫你！」低舍听到佛陀之命，就诣世尊之处，礼拜佛足后，退住在一边。那时，世尊对低舍比丘说：「低舍！你确实是在众多的比丘集合于食堂时，说此话而说：『诸长老：我不能分别于法，不乐修于梵行，多喜欢睡眠，疑惑于法』吗？」低舍自佛说：「确实讲过啊！世尊！」

佛问低舍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你之意回答于我。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对于色，不离开贪，不离开欲，不离开爱，不离开念，不离开渴的话，则那个色，如果有变、有异时，在于你的意见如何呢？这时当会起忧、悲、恼、苦与否呢？」低舍自佛说：「如是，世尊！如果对于色而不离贪、不离欲、不离

爱、不离念、不离渴的话，则那个色，如果有变，有异时，实在会起忧、悲、恼、苦的。世尊！实在会那样，是不会错的。」

佛陀告诉低舍说：「善哉！善哉！低舍！正应该要如是的说法。不离开贪欲就会有忧悲恼苦等事。低舍！对于受、想、行、识，如果不离贪、不离欲、不离爱、不离念、不离渴的话，则那些识，若变，若异之时，你的意见如何呢？当会生起忧、悲、恼、苦与否呢？」低舍白佛说：「如是，世尊！对于识如果不离贪、不离欲、不离爱、不离念、不离渴的话，则那些识，若变、若异时，实在会起忧、悲、恼、苦的。世尊！实在不会有异的！」佛陀告诉低舍说：「善哉！善哉！正应如是的话：对于识，如果不离贪欲的话，就会有忧悲恼苦等事。」

佛陀继之而问低舍说：「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对于色能离开贪、离开欲、离开爱、离开念、离开渴的话，则那个色，若变、若异时，当会生起忧、悲、恼、苦吗？」低舍白佛说：「弗也！世尊！」佛陀说：「像如是之说是不会有错的。」佛陀又问他而说：「你的意见如何呢？对于受、想、行、识，如果能离开贪、离开欲、离开念、离开渴的话，则当那些识若变、若异之时，当会生起忧悲恼苦与否呢？」低舍回答说：「弗也！世尊！像如是，不会有错（不会生起忧悲恼苦的）。」

佛陀告诉低舍说：「善哉！善哉！低舍！现在当会说譬喻给你听，有大智慧的人，当会以譬喻而得以了解的。喻如二位士夫，结伴而同行一条路途。其中一人，乃善知路程，另一则不知路程。不知路的人，告诉知路的人而作此言说：「我欲往诣某城、某村、某聚落，请指示我应走之路」。这时，那位知路的人，就示其应行之路，而语说：『士夫！从这一条路迈进，前面可以看见二道，应舍弃左边，而从右边前进。那边又有坑涧渠流，又应舍左，而从右行进。又会遇有丛林，又应舍左，而从右迈进。你应当要像如是的渐渐向前而行，就会得至某城』。」

佛陀举喻后，又告诉低舍说：「那个譬喻就是如是！那位不知路的人，譬喻为愚痴的凡夫。那位识路的人，就譬喻为如来、应供、等正觉。前面有二路就是说众生之狐疑。左路就是三种不善之法。所谓贪、恚、害之觉是。其右路就是三种善觉。所谓出要离欲觉、不瞋觉、不害觉。前行左路就是所谓邪见、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前行右路就是所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坑涧渠流就是所谓瞋恚、覆障、忧、悲。丛林就是所谓五欲功德。城乃指般涅槃。」

佛陀又告诉低舍说：「佛为大师，而为诸声闻所作之事，已作完。现在当会作哀愁悲念，以真善而安乐你们之事，皆悉已作毕。你们今天，应当要作所作的，应当在于树下，或在于空露之地，在于山岩窟宅，敷草为座，去善思正念，去修习不放逸，不可使久后心有悔恨。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教你的！」

那时，低舍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七二、责诸想经：本经叙述佛陀诫慎诸比丘之放逸，也责贪瞋害之三恶觉，及取着五阴之非。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在大众当中，有少争议之事，世尊为了要责诸比丘之故，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城去乞食。乞食后，出城回来，摄举衣钵（收放衣钵）洗了脚，就进入要陀林，坐在一树下，独自静寂的思惟，而作此念：大众当中，有少争议之事，我应责诸比丘，然而那些大众当中，有好多年年轻的比丘，出家未久，并不见到大师我，

或者会起悔心，而愁忧不快乐。我已经长夜对于诸比丘们生哀愍之心。现在应当又要还回去摄取那些大众，由于哀愍他们之故。

这时，大梵天王，知佛的心念，就如同大力士之屈伸其臂的顷（最短，最快速），由梵天消灭，而住于佛前。他仰白佛说：「像如是的，世尊！像如是的善逝！应该要责诸比丘！由于他们少有争议之事之故。在那些大众当中，有好多年轻的比丘，出家未久，并不看见过大师您，有的会起悔心，会愁忧不乐。世尊您长夜起哀愍，曾摄受众僧。善哉！世尊！愿您现在还要多多的摄受诸比丘！」

那时，世尊之心，已经垂愍梵天之故，就默然而许允他。这时，大梵天知道佛世尊已默然许允其请愿，就向佛行礼，右遶佛陀身边三匝后，忽然不现！那时，世尊，在大梵天王还去不久之时，就还回祇树给孤独园，敷尼师檀（坐具），敛身而正坐，表现微相，使诸比丘，都敢来拜见世尊。这时，诸比丘都来诣佛所，怀着惭愧之形貌，向前去礼佛之双足。然后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出家之人，要行卑下的活命（指乞食），要剃发持钵，要挨户去乞食，如被禁咒，还是要行，其所以会这样，就是为了要求胜义之故，为了要度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而究尽苦边之故。诸善男子啊！你们并不是被王贼所使，也不是负债之人，当然也不是为了恐怖，也不是为了失命而出家的。你们乃为了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才出家的。你们不是为此而出家的吗？」比丘白佛说：「实在是这样的，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说：「你们这些比丘！为了如此的胜义而出家，为甚么在此里面，仍然还有一些愚痴的凡夫，而起贪欲，极生染着，瞋恚凶暴，懈怠下劣，失念不定，诸根迷乱呢？喻如土夫，由黑闇中，又入于黑闇中，从冥昧而入于冥昧，从粪厕出来，而又堕入于粪厕，用血去洗血，舍离诸恶，而又取恶呢？我说这种譬喻，凡愚的比丘，正就是如此的！再举一个譬喻来说，如焚尸之火（炊灶木、火杖），捐弃在冢间，也不会被樵伐之人所采拾（樵夫也不要它）。我说此譬喻，那些愚痴的凡夫比丘之生起贪欲，极生染着，瞋恚凶暴，懈怠下劣，失念不定，诸根散乱，也就和此譬喻一样。

比丘啊！有三种不善之觉法。那三种呢？所谓贪觉、恚觉、害觉是。此三恶觉，乃由想而起的。甚么想呢？想有无量的种种，如贪想、恚想、害想，这些诸不善觉，乃由此而生的。比丘！贪想、恚想、害想，贪觉、恚觉、害觉，以及无量的种种不善，到底要怎样才能究竟灭尽呢？要系心在于四念处（身、受、心、法等念处）。要安住于无相三昧（一切法均无想念之定。为相应于涅槃之禅。涅槃乃离色声香味触之五法，及男女二相，和三有之相之十相。故名无相之禅定）。要修习，要多多的修习。这样的话，则那些恶不善之法，会从此因缘而消灭，会无余存，而永远断尽。大众应该正以此法去实行！

善男子、善女人之深信而喜乐出家后，修习无相的三昧，修习而多多的修习后，安住于甘露之门（通入甘露涅槃之门户，也就是如来的言教），乃至究竟甘露涅槃。我不说此甘露涅槃为依三种见解的人。那三种呢？有一种见解，乃作如是之说：『命就是身』。又有作如是之见解：『命异身异』。又有作如是之说：『色就是我，无二无异，长存不变』。

多闻的圣弟子，会作如是之思惟：『世间颇有（是否有）一法可以执取，而并没有罪过的吗？思惟后，都不见得一法可执取而没有罪过的。』会这样的观察：『我如果执取色的话，就会有罪过，如果执取受、想、行、识的话，则会有罪过。』作此知见后，对于诸世间，就不会有所执取。无所取的话，就会自觉涅槃。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佛说此经后，这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摄颂如下：

应说小土转 泡沫二无知 河流祇林树 低舍责诸想

（应说经、小土转经，泡沫经，二种无知经，河流经、祇林经、树经，低舍经、责诸想经。）

杂阿含经卷第十完

杂阿含经卷第十一

二七三、手声喻经：本经由于以拍手为喻，而名手声喻。为述眼色乃至意法，都如拍手之声，为无常变易之我。空之诸行，则为常恒不变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独住在静处思惟：「为甚么叫做我？我由甚么所为的？到底甚么是我？我住于何处？」他从禅座醒过来后，往诣佛所，稽首礼拜佛足。行礼如仪后，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我独自在于一静处，曾作如是之思惟：『为甚么叫做我？我由甚么所为的？到底甚么是我？我住于何处？』」

佛陀告诉比丘说：「现在当为你讲说二法。比丘啊！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那二法呢？眼与色为二，耳与声，鼻与香，舌与味，身与触，意与法为二，这名叫做二法。比丘！假若有人说：『沙门瞿昙所说的二法，并不是二法，我现在舍此说，而更立二法。』这种言说，只为有其说而已，经几次的诘问后，唯说不知。这是增加人之疑惑而已，因为并不是境界之故。为甚么呢？因为缘于眼与色，而生眼识，是天经地义之故！

比丘啊！那个眼睛，乃是肉形的，是内的，是因缘的，是坚的，是受也。这名叫做眼之肉形内地界（地水火风为四大之性，本为坚、湿、暖、动，这里乃提示为坚、津泽、明暖、轻飘动摇。首先指出眼为四大所造之肉体之一，为坚性的）。

比丘！如那眼睛之肉形，若内、若因缘津泽，是受也，这叫做肉形内水界（津泽代表水，是湿性的）。

比丘！若那眼睛之肉形，若内、若因缘、明暖，是受也，这叫做眼肉形内火界（明暖为火，为暖性的）。

比丘！若那个眼睛的肉形，若内、若因缘，轻飘动摇，是受，是名叫做眼之肉形内风界（轻飘动摇为风，是动性的）。

比丘！喻如两手和合，相对而作声（两手相拍而发声）。像如是的，缘于眼与色，而生眼识。此三事之和合，就是触。触俱时，就会生受与想与思。这些诸法，并

非是我，是非常的。此是无常之我，乃非恒，非安隐，是变易之我。为甚么呢？比丘啊！此乃所谓由生而老，而死，而没，是受生之法之故。

比丘！诸行乃为如幻，如炎，在刹那的时间，会尽朽，并不实来实去。因此之故，比丘！对于此空的诸行，应当要知道！应当要欢喜，应当要思念：『空的诸行为常，为恒住之法，是不变易之法。因为空，为无我、无我所之故。喻如明目的士夫，手里执拿明灯，进入于空室，去观察空室一样（这里乃叙说空，和般若空相似。吾人因着于我、我所有之故，会被无常变易之法所苦。如离我、我所有，而体验空理的话，就会常喜满于常恒不变之法）。』

像如是的，比丘啊！对于一切空之行，以空之心去观察，而欢喜的话，则在于空之法与行，而住于常恒不变易之法，因为空我与空我所之故。喻如眼睛之事那样，由于那些耳、鼻、舌、身、意与法之因缘，而生意识，此三事和合为之触（耳根与声境而生耳识，鼻根与香境而生鼻识，舌根与味境而生舌识，身根与触境而生身识，意根与法境而生意识），触俱时，就会生受，生想，生思。此诸法是无我，是无常，乃至会空我、空我所有的。」佛陀说到这里，又问那位比丘说：

「比丘！你的意见如何呢？眼是常呢？为非常呢？」比丘回答说：「是非常啊！世尊！」佛陀又问：「如果为无常的话，是苦与否呢？」比丘回答说：「是苦的，世尊！」佛陀又问：「如果为无常的话，就是苦，就是变易之法。多闻的圣弟子，宁在于此里面，见为我、异我（他之我）、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之我）与否呢？」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说：「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像如是的，多闻的圣弟子，对于眼，会生厌。由于厌之故，不会喜乐于眼。不喜乐之故，就会解脱。解脱知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对于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

这时，那位比丘，听世尊所说之合手出声之譬喻之经教后，就独自一人在静寂之处，去专精思惟，住于不放逸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之身，而成就阿罗汉果。

二七四、弃舍经：本经叙述眼等六入为非我，故应弃舍，舍后可得长夜安乐。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不是你们所有的，就应该把它统统弃舍！把那些法弃舍后，就能长夜安乐。诸比丘啊！你们的意见如何呢？在此祇桓（祇渲，指祇树给孤独园）里，有许多的草木枝叶，如有人把它搬去的话，你们颇有（是否会）念言：『这些东西，是我所有的，那个人为甚么缘故，辄于持去呢？』（动不动就来搬拿而去呢？）」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替他们详解而说：「所以的缘故为何呢？（你们为甚么不会有此念呢？）因为那些东西并不是我，也不是我所有之故。你们诸比丘，也是如此。对于非所有之物，应当要统统把它弃舍。弃舍那些法后，就能长夜安乐。到底甚么不是你所有的呢？所谓眼是。眼乃不是你们所有的，它应该要弃舍，弃舍此法后，就能长夜安乐。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

佛陀解说后，又问大众们说：「到底如何呢？比丘们！眼是常的吗？是非常的吗？」诸比丘回答说：「是无常的。」世尊又问：「如果为无常的话，是否为苦的吗？」诸比丘回答说：「是苦的，世尊！」佛陀又问：「如果为无常，为苦的话，那就是变易之法。那么，多闻的圣弟子宁在于此中，见我、异我、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

我) 与否吗？」诸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说：「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此六入处，都观察为非我、非我所有。这样的观察后，对于诸世间，均不会有所取。由于无所取故，就不会有所执着。没有执着之故，就会自觉涅槃。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七五、难陀经：本经叙述佛陀赞叹难陀之诸德。分为出家前与出家后之二面。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人说：『大力者，其唯难陀！』（保有很大之力的人，就是唯指难陀其人）。这乃为正确之说。又有人说：『最端正者，其唯难陀！』（最为俏丽俊秀的人，就是唯有难陀其人）。这也是正确之说。又有人说：『爱欲重者，其唯难陀！』（爱欲刚炽盛的人，就是唯有难陀其人）。这也是正确之说。」（按：难陀为佛的异母弟，据说刚要结婚，却被佛度为出家比丘。故以上的三美德，均为赞叹其在家时之事。1.大力，2.端正，3.爱欲重）。

佛陀又说：「而现在的难陀，乃关闭根门（六根门头），对于饮食都知量，在初夜（五点至九点）与后夜（一点至五点），都在精勤的修习。正智成就，而堪能至于寿命尽时，都是纯一满净，梵行清白。」

（以上为出家后之美德。4.关闭根门，5.饮食知量，6.初夜后夜精勤修习，7.正念正智成就，8.堪能尽寿纯一满净，梵行清白）。

佛陀详解其义而说：「这位难陀比丘，由于关闭根门之故，如眼根看见色境时，并不会执取色相，不会执取随形好（色相为好的境象，随形好为细致美丽之处）。假若其眼根加增不律仪（不规则，恶法），被无明所闇障，而贪爱世间之恶不善法时，也不会漏落其心，而会生诸律仪（规则，善法）。会防护其眼，也会防护其耳、鼻、舌、身、意等根（计为六根），而生诸律仪（善法）。这名称做难陀比丘之关闭根门。

所谓饮食知量者：这位难陀比丘，对于饮食，乃系着数量（限制食量），不自高（不多食），不安逸（不嫌少），不着色（不嫌好恶之食），不着庄严（不为保持身段之美好），唯愿食物能支持其身而已。他任其所得（不管乞得多少），都为了能止其饥渴，藉以能修梵行之故。因此之故，如起苦的感受时，就会使其息灭，未起的苦觉（苦的感觉），则会使其不起，因此之故，能成就其崇向。也因之而其气力很安乐。因为无闻而独住之故。喻如人所乘之车，虽然用膏油去涂其车身，但并不是为了自高，乃至并不是着于庄严与否，是为了载运的目的之故。又如涂药在疮口，并不贪着于其味，乃为了息灭苦痛之故。像如是的，这位善男子——难陀，乃知量而食，乃至无闻而独住。这就名做难陀之知量而食。

这位善男子难陀，在于初夜、后夜，精勤修业的情形是这样的：这位难陀，自昼则经行（在一定的场所回旋慢步用功，系念于佛法）、坐禅，除弃其阴暗的业障，以清净其身。在初夜时（五点至九点），也在经行坐禅，除去其阴障，以清净其身。到了中夜时（九点至翌日一点），则在房外洗足后，就进入于室中，右胁而卧，屈其膝，累其足，将念头系在于明想，作起觉之想。直到后夜时（一点至五点），则慢慢的醒觉而起，而开始其经行、坐禅的功行。这名称做善男子——难陀，初夜、后夜都在精勤修习。

这位善男子—难陀，胜念正知者（正智成就），就是这样的：这位难陀善男子，在观察东方时，都一心正念，安住而观察（心无杂念，唯系心于东方）。在观察南、西、北方时，也是如是。也是一心正念，安住于观察。像如是的观察，则那些世间之贪爱、恶不善之法，都不会由其心漏出。这位善男子难陀，觉知诸受之起，觉知诸受之住，觉知诸受之灭，故能正念而住，不使其心有所散乱。也觉知诸想之起，觉知诸想之住，觉知诸想之灭，故能住于正念，使心不会散乱。这叫做善男子—难陀之正念正智成就。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此之学，要关闭六根的门头，犹如难陀善男子那样。饮食要知量，犹如难陀善男子那样。要初夜、后夜，都精勤修业，犹如难陀善男子那样。要正念正智成就，犹如难陀善男子那样。如教授难陀之法那样，也应当持此法，去为其它之人说。」

这时，有一位比丘，说偈而说：

善关闭根门 正念摄心住 饮食知节量 觉知诸心相
善男子难陀 世尊之所叹

（要好好的关闭六根的门头，要以正念去摄心而住。饮食要知道节制限量，要觉知诸心相。像这位善男子难陀，乃为世尊之所赞叹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七六、难陀说法经：本经叙述难陀受佛之命，为五百比丘尼示教照喜，使她们究竟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如是像类的大声闻尼众，住于舍卫国的国王的园中。比丘尼众之名称做：纯陀比丘尼、尼陀比丘尼、摩罗婆比丘尼、波罗遮罗比丘尼、阿罗毘迦比丘尼、差摩比丘尼、难摩比丘尼、告难舍瞿昙弥比丘尼、优钵罗色比丘尼、摩诃波闍波提比丘尼。这些比丘尼，以及其它好多的比丘尼，都住在于国王的园中。

那时，摩诃波闍波提比丘尼（大爱道、世尊之姨母，也是扶养佛陀之人）后出家为最初的比丘尼（马国王所敬第一的比丘尼）被五百名的比丘尼，前后围遶，来诣佛所。到后，稽首礼拜佛陀的双足下，然后退坐在一边。那时世尊曾为摩诃波闍波提比丘尼说法，示教照喜。世尊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后，发出遣还之令（叫她们回去）而说：「比丘尼们！应该回去的时候了」。摩诃波闍波提比丘尼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就礼谢佛陀后离去。

那时，世尊知道摩诃波闍波提比丘尼们回去后，就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的年纪已老迈了，不再堪能为诸比丘尼说法了。你们诸比丘僧，今天在座的诸宿德上座，此后应当代我去教授诸比丘尼才好！」这时，诸比丘受世尊之教枚，就次第教授那些比丘尼。依次而轮到难陀。那时，难陀虽然依次第而轮到他应该去教授，然而他却不欲去教授她们。那时，摩诃波闍波提比丘尼，就又被五百比丘尼前后围遶，诣世尊之处。到后，行礼如仪：，乃至闻法后，欢喜而随喜，然后礼谢佛陀而去。

那时，世尊知道摩诃波闍波提比丘尼去后，就问尊者阿难而说：「到底下一次轮到谁应该去教授诸比丘尼呢？」阿难尊者仰白佛说：「世尊：诸上座都依次第去教授诸比丘尼，其次应该轮到难陀，而难陀却不欲教授她们」。

那时，世尊告诉难陀说：「你应当去教授诸比丘尼，为诸比丘尼说法。为甚么呢？因为我仍亲自教授比丘尼，你也应该这样。我为比丘尼说法，你也应

该这样。」那时，难陀，乃默然接受佛陀的教言。

这时，难陀，经过一夜，到了翌日的朝晨，就着衣持钵，进入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入室内去坐禅。经过一段时间，从禅定出定后，就着僧伽梨（大衣），带一比丘，往诣国王之园。诸比丘尼遥见尊者难陀之来临，乃疾敷一宝座，请他就于座位。难陀尊者坐后，诸比丘尼则稽首敬礼，然后退在一边。难陀尊者对诸比丘尼说：「诸姊妹们！你们有问题的当问我，我当会为你们说法。你们如果了解时，就说已了解，如果不了解的话，就应该说不了解。对于我所说的教义，如果了解的话，就应该善于受持。如果不了解的话，你们就应该要更问，当会为你们解说。

诸比丘尼白难陀尊者说：「我们今天听尊者的教示，使我们要请问您有关于教义的问题。您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未了解的话，现在统统可以谘问。如已了解的话，就说已了解，未了解的话，就说还不了解。对于我所说的教义，如已了解的话，就应当奉持，如未了解的话，应当再问个明白』。我们听此语后，心大欢喜。我们如未了解时，今日当会请问您！」

那时，尊者难陀，告诉诸比丘尼说：「你们的意见如何？诸姊妹们！你们对于眼内入处（眼入处）之观察后，认为是我，是异我，是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与否呢？」比丘尼回答说：「弗也，尊者难陀！」难陀又问：「对于耳、鼻、舌、身、意内入处之观察后，认为是我、是异我、是相在与否呢？」比丘尼回答说：「弗也，尊者难陀！为甚么呢？尊者难陀！因为我们已经曾对此法如实而知，如实而见。对于六内入处，应观察为无我。我们已经曾作如是之意解——六内入处是无我。」（六内入处为六入处。由于心王、心所法所缘而生之处，故为处。六根与六境相互涉入，故为入。眼等之六根为六内处，色等之六境为六外处，合之则为十二处）。

尊者难陀告诉诸比丘尼说：「善哉！善哉！姊妹们！应该作如是之解——应该观察六内入处为无我。」难陀尊者又发问说：「诸比丘尼们！色外入处（色入处）是否为我、异我、相在与否呢？」比丘尼们回答说：「弗也，尊者难陀！」难陀尊者说：「声、香、味、触、法等外入处，是我、是异我、是相在与否呢？」比丘尼回答说：「弗也，尊者难陀！为甚么呢？尊者难陀！因为我们已经曾经对于六外入处，如实而观察为无我！我们常作如是之意解的——六外入处如实为无我的！」

尊者难陀赞诸比丘尼说：「善哉！善哉！你们对于此义应该要作如是的观察——六外处是无我！」尊者又问说：「如缘于眼根与色境，而生眼识时，那个眼识是否为我、为异我、为相在与否呢？」比丘尼回答说：「弗也，尊者难陀！」难陀尊者又问：「耳、鼻、舌、身、意等根，与法境，而生意识时，那个意识是否为我、为异我、为相在与否呢？」比丘尼回答说：「弗也，尊者难陀！为甚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曾经对此六识身（身为集）如实而观察为无我。我们也常作如是之意解——对于六识身，如实而观察为无我。」

尊者难陀告诉诸比丘尼说：「善哉！善哉！姊妹们！你们对于此义，应该要如是去观察——六识身如实为无我。」尊者又问：「缘于眼与色，而生眼识。此三事和合而生触时，那个触是否为我、为异我、为相在与否呢？」比丘尼回答说：「弗也，尊者难陀！」难陀尊者又问：「耳、鼻、舌、身、意与法为因缘，而生意识。此三事和合而生触时，那个触是否为我、为异我、为相在与否呢？」比丘尼回答说：「弗也，尊者难陀！为甚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曾经对于此六触观察如实为无我。我们也常作如是之意解——六触如实为无我！」

尊者难陀告诉诸比丘尼说：「善哉！善哉！应当对于六触身如实而观察为无我的。」继之又问：「缘于眼根与色境，而生眼触。此三事之和合为之触。缘触而有受。那个由于触之缘而有之受，到底是我、是异我、是相在与否呢？」比丘尼回答说：「弗也，

尊者难陀！」尊者又问：「由于耳、鼻、舌、身、意等根与法境之因缘，而生意识。此三事和合为之触，由于触之缘，而有受。那个受，到底是我、是异我、是相在与否呢？」比丘尼回答说：「弗也，尊者难陀！为甚么呢？因为我们曾经对于此六受身如实而观察为无我。我们也作如此之意解——六受身如实为无我」。

尊者难陀告诉诸比丘尼说：「善哉！善哉！你们对此义应该要如是的观察——此六受身如实为无我」。难陀尊者又问说：「缘于眼根与色境，而生眼识，此三事和合而生触。缘于触而有想，那个想到底是我、是异我、是相在与否呢？」比丘尼回答说：「弗也，尊者难陀！」尊者又问：「耳、鼻、舌、身、意根与法境之因缘，而生意识。此三事和合而生触。由于触的因缘而有想，那个想，是我、是异我、是相在与否呢？」比丘尼回答说：「弗也，尊者难陀！为甚么呢？因为我们曾经对于此六想身，如实而观察为无我，我们也常作此意解——六想身如实为无我」。

尊者难陀告诉诸比丘尼说：「善哉！善哉！比丘尼！你们对于此义应该作如是之观察——此六想身如实为无我」。继之又问：「缘于眼根与色境，而生眼识。此三事和合而为触。由于触之缘，而有思。那个思是否是我、是异我、是相在与否呢？」比丘尼回答说：「弗也，尊者难陀！」尊者又问：「由于耳、鼻、舌、身、意等根与法境之因缘，而生意识。此三事和合而为触。由于触之因缘而有思，那个思，是否是我、是异我、是相在与否呢？」比丘尼回答说：「弗也，尊者难陀：为甚么呢？因为我们曾经对于此六思身如实而观察为无我。我们也常作此意解——此六思身如实为无我」。

尊者难陀告诉诸比丘尼说：「善哉！善哉！比丘尼！你们对于此义应该作如是的观察——此六思身如实为无我」。继之又问：「缘于眼根与色境，而生眼识。此三事和合而为触。由于触的因缘而有爱，那个爱是我、是异我、是相在与否呢？」比丘尼回答说：「弗也，尊者难陀！」尊者又问：「由于耳、鼻、舌、身、意等根，与法境之缘，而生意识。此三事和合而为触。由于触的因缘而有爱，那个爱，是我、是异我、是相在与否呢？」比丘尼回答说：「弗也，尊者难陀！为甚么呢？因为我们曾经对于此六爱身，如实观察为无我。我们也常作如此之意解——此六爱身如实为无我」。

尊者难陀告诉诸比丘尼说：「你们对于此义应该作如是之观察——此六爱身如实为无我。姊妹们！譬喻由于膏油，由于炷（灯心），得以燃起灯明来。那个油是无常的，炷也是无常的，火也是无常的，器物也是无常的。如果有人作此言而说：『没有油，没有灯心，没有火，没有器物。然而所依之而起之灯光，乃常恒而住，是不变易。』。如作此说的话，是为等说与否呢？」（正当的见解与否？）比丘尼回答说：「弗也，尊者难陀！为甚么呢？因为由于油与炷与器，而燃灯之故。那些油与炷与器物，均为是无常。如果没有油，没有炷，没有器物的话，则所依的灯光，也会随之而灭，而息、而没。会皈为清凉才是真实的」。

难陀尊者说：「如是！姊妹们！此六内入处，乃为无常的。如果有人说：『此六内入处的因缘而生的喜乐，为常恒而住，并不变易，是安隐的』。这是等说与否呢？」

（正当的见解与否呢？）」比丘尼回答说：「弗也，尊者难陀！为甚么呢？因为我们曾作如实的观察：由于那些法（彼彼法）的因缘，而生那些法（披彼法），彼彼之缘之法，消灭后，由彼彼而生之法，也会随之而灭，而息没，而清凉，是真实之法」。

尊者难陀告诉诸比丘尼说：「善哉！善哉！比丘尼们！你们对于此义应如是的观察：彼彼之法的因缘而生彼彼之法。彼彼之法之缘如果消灭的话，则由彼彼而生之法，也会随之而消灭，而息没、而寂静、而清凉，是为真实之法。诸姊妹们！喻如大树之根、茎、枝、叶那样。根也是无常，茎、枝、叶，均为是无常的。如果有人言而说：『没有那些树根、茎、枝、叶。唯有其影，为常恒而住，而不变易，为安隐』的话，为等说与否呢？（为正确之说吗？）」比丘尼回答说：「弗也，尊者难陀！为甚么呢？」

因为如那些大树之根、茎、枝、叶那样，那树根也是无常，茎、枝、叶也是无常的。如果没有根，没有茎，没有枝，没有叶的话，所依的树影，一切均为没有的！」

尊者又问：「诸姊妹们！如果缘于无常之外六入处，而有人说：『由于外六入处的因缘，而生的喜乐，为常恒而住，是不变易，是安隐』的话，此为等说与否呢？

（正确之说与否呢？）比丘尼回答说：「弗也，尊者难陀！为甚么呢？因为我们曾经对于此义如实而观察：彼彼之法之缘，而生彼彼法，彼彼之法之缘若消灭的话，由彼彼而生之法也会随之而消灭，而息没，而寂静，而清凉，这是真实之法」。

尊者难陀告诉诸比丘尼说：「善哉！善哉！姊妹们！你们对于此义，应当如实的观察：由于彼彼之法之缘，而生彼彼法。彼彼之法之缘，如果消灭的话，则彼彼之生法，也会随之而消灭、息没、寂灭、清凉，这是真实之法。诸姊妹们！你们听我说譬喻，有智的人，乃由于譬喻而得以了解的。譬如善屠牛师，以及屠牛的弟子，手里执持利

刀，解剥其牛时，乘着其间隔而剥，并不会伤损内肉，也不伤害外皮。解其肢节筋骨，然后还以皮覆在其上面。如果有人说：『此牛的皮肉，全部不离开其牛』。是等说与否呢？」（正确的见解与否呢？）

比丘尼回答说：「弗也，尊者难陀！为甚么呢？因为那位善屠牛之师，以及屠牛的弟子，手里执拿利刀，乘着其间隔而剥，而不伤损牛的皮肉，而肢节筋骨都被断截，然后又用牛皮覆在其上面耳。此时皮肉已经离开牛身，并不是不离开。」

尊者难陀又说：「诸姊妹们！我已说譬喻了。现在应该说其义。所谓牛，乃譬喻为人身的粗色。如『筐毒蛇经』里面所广说的。牛肉为内六入处，外皮则为外六入处，屠牛者就是学见迹。皮肉的中间的筋骨，谓贪喜俱，利刀则谓利智慧。多闻的圣弟子，都用智慧的利刀，去断截一切之结、缚、使、烦恼、上烦恼、缠。因此之故，诸姊妹们！应该要如是而学：对于所可乐之法，心不应该去取着，因为要断除贪欲之故。所可瞋之法，不应该生瞋，为了要断除瞋恚之故。所可痴之法，不应该生痴，因为要断除愚痴之故。对于五受阴，应该观察为有生灭。对于六触入处，应该要观察为集灭。对于四念处，应该要善于系心（专心）。要住于七觉分（念、择法、精进、喜、猗息、定、舍）。修习七觉分后，对于『欲漏』如不缘着的话，就会得心解脱。对于其『有漏』，心不缘着的话，就会得心解脱。对于『无明漏』，心不缘着的话，就会得心解脱。诸姊妹们！应该要如是去学习（欲漏为欲界的烦恼，有漏为色界的烦恼，无明漏则通于三界的烦恼。欲、色、无明，为之三漏）。

那时，尊者难陀为了诸比丘尼说这些法，示教照喜她们。这样的示教照喜后，就从其座位站起来而回去。这时，摩诃波阁波提比丘尼被

其五百位比丘尼眷属围遶，而往诣佛所。到时即稽首礼拜佛足，然后退住在一边，...乃至为佛作礼后回去（其中略去：世尊为她们说法，示教照喜她们等文）。

那时，世尊知道摩诃波阁波提比丘尼们已经回去了后，曾告诉诸比丘们说：

「譬如在明月出现的十四日之夜晚时，众多之众所观赏的月亮，到底是满月呢？或者未满月呢？应当要知道！那个月亮并未究竟圆满的。像如是的道理一样，善男子难陀，虽然为了五百比丘尼们已作正教授、正说法，但是这对于她们之解脱来说，实在还未究竟的。虽然如此，但是这些比丘尼命终之时，不见得一结不断，能使她们还生于此世间」。那时，世尊就又告诉难陀说：「你应再次的为诸比丘尼说法！」

那时，尊者难陀，就默然而奉佛之教示，经过一夜，到了次晨，持钵入城去乞食，乞食后，...乃至往诣国王之园，到时，就坐在她们为他所敷之座。然后为诸比丘尼说法，示教照喜她们。示教照喜后，就从座站起，而回去。摩诃波阁波提比丘尼，又在于不同之时，被五百位比丘尼前后围遶，往诣佛所，到时，稽首礼拜佛足，...乃至礼谢后回去。

那时，世尊知道摩向波阁波提比丘尼回去后，告诉诸比丘而说：「譬如明月出

现的十五日的夜晚时，并没有人会疑惑月亮到底是圆满或不圆满的。然而那个月亮确实是究竟圆满的。像如是的道理一样，善男子难陀之为诸比丘尼所说之如是的正教授，乃为使她们究竟解脱的。她们如果临命终之时，必定没有人能说还有甚么道路所趣向的道理。这，应当要知道！此已尽苦恼之边际了。」此名叫做世尊为了五百名比丘尼，授第一果之记（四果罗汉之记菟预言）。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尼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七七、律仪不律仪经：本经叙述染着于色等六境之故，为不律仪，不染着则为律仪。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不律仪之法与律仪之法。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解脱。甚么叫做不律仪呢？所谓眼根被不律仪所摄护是。如眼识着色境时，就会缘于执着之故，而生苦受。由于苦受之故，其心就不会为一（会烦）。心不为一而烦恼之故，不得如实而知见。由于不得如实知见之故，不能离开疑惑。不离疑惑之故，就会由于他所误，而常住于苦恼里。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这名叫做不律仪。

甚么叫做律仪呢？所谓眼根被律仪所摄护是。如眼识认识色境时，其心并不会被染着。心不被染着之故，会常住于乐受。心乐住后，其心就会常为专一，专一其心后，就能如实而知见，如实而知见后，就会离开疑惑。离诸疑惑后，就不会由于他而误，而能常于安乐而住。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这名叫做律仪」。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七八、退不退经：本经叙述不执着六触入处为不退法，如执着就是退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退法（令人退堕之法），也有不退之法（不退堕之法）之六触入处（有制御之感官）。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讲说。甚么叫做令人会退堕之法呢？所谓以眼而认识色境，而生爱欲之感觉。那些比丘，因此而欢喜赞叹，而执取系着，随顺那些法而回转。应当知道！这是比丘退诸善法，退诸世尊所说之法名叫做退法。耳、鼻、舌、身、意，也走如是。

甚么叫做不退堕之法呢？由于眼而认识色境之缘时，也不生爱欲之感觉之结缚。这位比丘并不会喜欢、不会赞叹、不会执取、不会系着。对于那些法，并不会随顺回转。当知！这位比丘不会退转世尊所说的诸善法。这就是不退堕之法。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

甚么叫做六胜入处呢？以眼而认识色境之缘，而不生爱欲之感觉，不会被结缚，不会染着。当知！这位比丘已胜于彼入处（已能制御眼色等入处）。胜于彼入处乃是世尊所说之法。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如果那位比丘在于六胜入处，已经胜利后（已能制御），贪欲之结就会断灭，瞋恚之结就会断灭，愚痴之结就会断灭。譬如国王，已摧灭敌人，而胜于怨家，名叫做胜王一样，断除众结，名叫做胜婆罗

门。」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听佛所说，欢喜而奉行！

二七九、调伏经：本经叙述调伏六根就能得乐报，反之，则得苦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对于此六根不调伏、不关闭、不守护、不执持、不修习的话，在于未来世，必定会受苦报的。」

甚么叫做六根不调伏呢？如眼根不调伏、不关闭、不守护、不修习、不执持的话，就会在于未来世必定会受苦报。耳、鼻、舌、身、意等根，也是如是。愚痴无闻的凡夫，其眼根见到色境时，会执受其相，会执受其随形好。会纵任那眼根的趣向，而执受不律仪，而住于世间的贪爱等恶不善之法，以漏其心。这乃不能执持律仪，不能防护眼根。耳、鼻、舌、身、意等根，也是如是。像如是的，对于六根不能调伏、不能关闭、不能守护、不能执持、不能修习的话，则对于未来世，必定会受苦报的。

甚么叫做六根善于调伏，善于关闭，善于守护，善于执持，善于修习的话，就能在于未来世，必定会受乐报呢？多闻的圣弟子，以眼见色境时，不执取于色相，不执随形好。会任其眼根之所趣向而常住于律仪。对于世间之贪爱，恶不善之法，不会漏其心，而能生律仪，而能善护眼根。耳、鼻、舌、身、意等根，也是如是。像如是的，其六根善能调伏，善能关闭，善能守护，善能执持，善能修习，则在于未来世，必定会受乐报」。

佛陀说后，又说偈而说：

于六触入处	住于不律仪	是等诸比丘	长夜受大苦
斯等于律仪	常当勤修习	正信心不二	诸漏不漏心
眼见于彼色	可意不可意	可意不生欲	不可不憎恶
耳闻彼诸声	亦有念不念	于念不乐着	不念不起恶
鼻根之所嗅	若香若臭物	等心于香臭	无欲亦无违
所贪于众味	彼亦有美恶	美味不起贪	恶味亦不择
乐触以触身	不生于放逸	为苦触所触	不生过恶想
平等舍苦乐	不灭者今灭	心意所观察	彼种彼种相
虚伪而分别	欲贪转增广	觉悟彼诸恶	安住离欲心
善摄此六根	六境触不动	摧伏众魔怨	度生死彼岸

（如果在于六触入处，住于不律仪的话，则这些诸比丘们，会如长夜之久冥里受大苦恼的。这些比丘们，应该对于律仪，常勤修习，要有正信之心，没有二心，使诸漏不由心漏出！）

（以眼根看见于那色境时，有可意的〔适合于心的〕，也有不可意的〔不适合于心的〕。遇到可意之时，不可生欲贪，逢到不可意时，不可以起憎恶之念。）

（以耳根听到那些种种的声境时，也有可怀念，也有不可怀念的。对于可怀念的声音〔好声〕时，不可以乐着，不可怀念的声音〔恶声〕时，也不可以起厌恶之心。）

（鼻根所嗅到的，不管是香的气，或者是臭的气，都要以等心〔均齐不偏〕去对付香臭之气，要有无欲，与无违之心，去纳受。）

（对于所贪之众味，那也有美与恶之别。遇到美味时，不可以起贪欲，逢到恶

味时，也不应有所选择〔不可嫌恶〕。)

(遇有舒适的乐触以触身时，不可生起放逸之念，被不舒适的苦触所触时，也不可生起过恶之想〔不可讨厌〕。)

(要平等的舍弃苦与乐之念，要把那些不灭之意念，使其消灭。心意所观察的那些种种之相，如果虚伪而分别的话，其欲贪就会展转而增广。要觉悟那些诸恶之法，要安住于离欲之心。)

(如能善摄此六根，遇到六境的感触也不被摇动的话，就能摧伏众魔怨，就能度脱生死的彼岸!)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八〇、频头城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频头城婆罗门长者：如果六入处未离欲贪的话，则不应恭敬、尊重、礼事、供养等，反之，则不然。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世尊在于拘萨罗国，游行于人间，而到了频头城的申恕林中。

那时，频头城中，有一位婆罗门的长者，以及其它的人，都听到世尊在于拘萨罗国，游行于人间，住在于频头城外的申恕林中。他们听后，就一同出城外，到了申恕林，来诣世尊之住处。到时，稽首礼拜佛足后，都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告诉频头城的婆罗门长者而说：「如果有人问你而说：『那一种像类的沙门、婆罗门不应该恭敬、尊重、礼事、供养呢?』你就应该回答他而说：『如果沙门、婆罗门，以眼见色时，未曾离开欲，未曾离开爱、未曾离开渴、未曾离开念。内心并不寂静，所行的为非法，所行的为涩之行。耳、鼻、舌、身、意，对于法境等事，也是如此的话，则像如是的像类之比丘，就不应该恭敬、尊重、礼事、供养他。』作此说后，当会再问你而说：『为甚么对于如此像类的沙门、婆罗门，不应该去恭敬、尊重、礼事、供养他呢?』你就应

该回答而说：『因为我们以眼见色时，不能离开欲，不离开爱，不离开渴，不离开念，内心并不寂静。耳、鼻、舌、身、意，对于法境等事时，也是如是。那位沙门、婆罗门，以眼见色时，亦不离开贪，不离开欲，不离开爱，不离开渴，不离开念，内心又不寂静。所行的都是非法，所行的都是涩之行。其耳、鼻、舌、身、意，对于法境等事时，也是如此。我对于这等事，曾寻求其是否和我有差别，但是都不见有甚么差别之行。因此之故，我对于这等像类的沙门、婆罗门，不应该去恭敬、尊重、礼事、供养』。

如果再次的谘问而说：『那一种像类的沙门、婆罗门，所应该要恭敬、尊重、礼事、供养呢?』你就应该回答他而说：『如果他的眼根见到色境时，能离贪、离欲、离爱、离渴、离念，内心又寂静，不行非法之行，都行等行（正确之行），不行涩之行。耳、鼻、舌、身、意对于法境时，也是同样如此。像这种像类的沙门、婆罗门，就是所应恭敬、尊重、礼事、供养的』。

如果再问而说：『为甚么对于这种像类的沙门、婆罗门，应该要恭敬、尊重、礼事、供养呢?』你就应该回答而说：『因为我们的眼根看见色境时，不能离开贪，不离开欲，不离开爱，不离开渴，不离开念。内心并不寂静，都行非法之行，都行涩之行。耳、鼻、舌、身、意根对于法境时，也是如是。我们对于他，曾去寻求比较，发觉和他有差别。由于见到和我们有差别之故，对于那些像类的沙门、婆罗门之处，应该要恭敬、尊重、礼事、供养。』

像如是之说后，如果又问：『那些沙门、婆罗门，到底有甚么门径（德行）?有

甚么形貌？有甚么行相？为甚么你们知道那些沙门、婆罗门已离贪向（离开向于贪欲之行者）是调伏贪欲之行者？已离开恚向，而调伏瞋恚之行者？已离开痴向，而调伏愚痴的行者呢？」你就

应该这样的回答他：『我们看见那些沙门、婆罗门，有如下之像类—在于空闲处的林中之树下，敷一卑埴草蓐，而修行远离一切。尤其是离诸女人，亲近于喜欢独自一人，同为禅思的善智识。若于彼处（那种境地），则并没有以眼根看见色境而可生乐着的余地，没有耳根与声境，鼻根与香境，舌根与味境，身根与触境可以生起乐着的余地。如果那些沙门、婆罗门，有如此行，如此形貌，如此行相，使我们知道此沙门、婆罗门已离开贪向，而调伏贪欲，已离开恚向，而调伏瞋恚，已离开痴向，而调伏愚痴了』。」

这时，诸沙门，和婆罗门长者仰白佛陀说：「奇哉！世尊！不自誉、不毁他，而正确的解说其实义。各各自于诸入处，能分别染污与清净之事。其广说缘起，有如一位如来、应、等正觉之说（同如佛说）。譬喻一位士夫，对于溺水者，能救度他，幽闭者能开启他，迷途者能指示其道路。又如黑闇之处之燃烧灯火一样！世尊也是如此，自己不称誉自己，不毁害他人，正确的说此如实之义，...乃至一位如来、应供、等正觉之说」。

那时，频头城的婆罗门长者，听佛所说，欢喜作礼而去！

二八一、鬘发目犍连经：本经叙述游行者的鬘发目犍连，问解脱之道，终至皈依佛教。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一位鬘发（将头发束一大髻）的目犍连（由目犍连氏出身的），为外道的出家人。他来诣佛所，共相问讯后，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告诉鬘发目犍连说：「你从甚么地方来的呢？」鬘发目犍连仰白佛说：「我乃跟从那些众多的种种异道的沙门、婆罗门、遮罗迦（如云水而步行之修行者，所谓行脚僧）的出家人之集会处，然而还未曾在讲堂听法，就由那个林园而来的。」

佛陀告诉鬘发目犍连说：「你是为了那一种福利之故，跟从那些众多的种种异道的沙门、婆罗门、遮罗迦等出家人之处去听其说法呢？」鬘发目犍连说：「我乃为了试听他们之竞胜的论议之福利，听他们相违反之论议之福利之故，才去听法的」。

佛陀告诉目犍连说：「如果长夜久远的听种种异道的沙门、婆罗门、遮罗迦等出家人竞胜的论议，相违反的论议的福利，却还而会迭相破坏耳，并没有甚么福利可言」。鬘发目犍连白佛说：「瞿昙！您到底是为诸弟子们说那些法之福利，使他们展转为他人讲说，而不谤如来，而不增不减，诚说法说（真实说、针对竞胜之论议）、法次法说（顺法的次第而说，也就是有秩序之学说，是针对相反的论议），并没有他人会来比较、难诘、诃责贝的呢？」

佛陀告诉目犍连说：「以明、解脱、果报、福利等法，为人转说的话，就不会诽谤如来，不乖其理，法次法说（有秩序的学说），这样，就没有人会来相比较、难诘、嫌责的」。鬘发目犍连白佛说：「瞿昙！您对于诸弟子，有甚么法，叫他们修习，多多的修习，使他们智明、解脱，福利满足的呢？」

佛陀告诉鬘发目犍连说：「有七觉分之法，如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会有智明、解脱，福利满足」。鬘发目犍连白佛说：「有方法去修习，能使七觉分满足的

吗？」佛陀告诉蔡发目犍连说：「有四念处（身、受、心、法）。如果依之而去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使七觉分满足！」蔡发目犍连白佛说：「又有甚么法可依之而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使四念处满足的吗？」佛陀告诉蔡发目犍连说：「有三妙行（身、口、意三善业），如果依之而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使四念处满足！」蔡发目犍连白佛说：「又有甚么法，可依之而修习，多多的修习，使三妙行满足的吗？」佛陀告诉目犍连说：「有六触入处律仪。如果依之而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使三妙行满足！」蔡发目犍连白佛言：「甚么叫做六触入处律仪，如依之而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使三妙行满足呢？」

佛陀告诉目犍连说：「如果眼根看见适意的，令人可爱念的，能长养人的欲乐的，能使人缘着的，等等之色境时，那位比丘见后，应该不生喜、不赞叹、不攀缘、不执着，不止住在那好境里。如果眼根看见不适意的，不可爱念的，顺益于苦觉之色境时，诸比丘看见后，应该不畏、不恶、不嫌、不恚。对于那些好的色境，起眼去见后，则永不缘着，对于不好的色境时，起眼见后，也永不缘着。内心安住而不动，善修解脱，心不懈倦（不懈怠）。耳、鼻、舌、身、意识，之对于法境，也是如此。像如是的对六触入，去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满足三妙行。

到底要怎样去修习三妙行，去满足四念处呢？多闻的圣弟子们，在于空闲之处，在于林中的树下，应作如是之学习，如是之思惟：『此身如行恶行的话，就会在现在、后世，必得恶报。我如果身行恶行的话，必定当会自生厌悔，别人也会嫌薄，大师也会呵责，诸修梵行的人也会以法而嫌厌于我。恶名会流布，会遍于诸方。到了身坏命终后，当会堕落地狱。对于自身的恶行，得见现世、后世之如此恶果报。因此之故，应除身的恶行，要修身的妙行（善行）。口与意的恶行，也是如此。这叫做修习三妙行后，得四念处清静满足。

怎样去修四念处，而得七觉分满足呢？目犍连比丘！（是一尊称耳）要像如是的顺身的身观而住。他如果顺身的身观而住时，则摄念安住而不忘。那时，则方便而修习念觉分。方便修习念觉分后，就能得念觉分满足。其次，在于他的心念，选择于法，觉想思量。那时，则方便修习择法觉分。方便修习择法觉分后，就能速得择法觉分满足。选择彼法，觉想思量后，则方便修习精进的觉分。方便修习精进觉分后，就能速得精进觉分满足。勤于精进后，就会生欢喜心。那时，则修习方便欢喜觉分。修习欢喜觉分后，就能速得欢喜觉分满足。其心欢喜后，身心就会止息。那时，则修习猗息（轻安）觉分。修习猗息觉分后，就能速得猗息觉分满足。身心猗息后，就能得三摩提（等持，心之专一）。那时，则修习定觉分。修习定觉分后，就能得定觉分满足。所谓将其心于专一，贪忧都灭息，内身行舍。方便而修习舍觉分。方便而修习舍觉分后，则能速得舍觉分的清静之满足。受与心与法等念处，也是如是之说。就这样的修习四念处的话，则七觉分会满足。

怎样修习七觉分，则智明解脱会满足呢？目犍连啊！如果比丘修习念觉分，依于远离，依于离欲，依于灭舍（依灭向于舍），于进趣而修习念觉分的话，就能速得智明、解脱之清静的满足。乃至修习舍觉分，也是如是之说。这叫做修习七觉分已，智明解脱清静满足。像如是的，目犍连啊！法法相律的话，就能由此岸而到达彼岸。」

佛说此法时，蔡发的目犍连，则远尘离垢，得法眼净。这时蔡发的目犍连，已见法、得法、知法、入法，而度诸疑惑，不由于他人的指引，而能对于诸法与戒律，得到无所畏！他因之而从座而起，整调他的衣服，向佛礼拜。然后合掌而仰白佛陀说：「我现在宁得在于正法、正律当中出家，而得以具足比丘之分与否呢？」

佛陀告诉目犍连说：「你现在已得在于正法与律当中出家，具足得比丘之分了！」（佛陀允许他之出家之意）。他得以出家后，就专精思惟，住于不放逸里……

乃至成就阿罗汉果。

二八二、诸根修经：本经叙述佛陀为郁多罗以及诸比丘说明有关于修根的正确观念。虽生可意不可意，但以知见而随尽灭，而离厌与不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迦微伽罗牟真邻陀林中（在中印度）。

那时，有一位少年人，名叫郁多罗（年轻的婆罗门），是波罗奢那（婆罗门）的弟子。来诣佛所，向佛恭敬问讯后，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告诉郁多罗说：「你的师傅—波罗奢那，为你们说修习诸根与否则？」郁多罗说：「说过了，瞿昙！」佛陀告诉郁多罗说：「你的师傅波罗奢那，是怎么说修习诸根呢？」郁多罗白佛说：「我师波罗奢那说：『眼不见色，耳不听声，就是名叫修习根。』」佛陀告诉郁多罗说：「如果像你师波罗奢那所说的话，则盲者是在修根与否则？为甚么呢？因为唯有盲者，才能眼不见色之故！」

那时，尊者阿难，于世尊的后面，执扇在扇佛陀。尊者阿难对郁多罗说：「如波罗奢那所说的话，则聋者是在修根与否则？为甚么呢？因为唯有聋者才能耳不闻声之故！」

那时，世尊！告诉尊者阿难说：「这乃异于（不同）贤圣之法与律的无上的修习诸根的规则。」阿难白佛说：「唯愿世尊，为诸比丘们说贤圣的法与律之无上的修根之规则。诸比丘们听后，当会纳受而奉行」。

佛陀告诉阿难说：「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当会为你们讲说如缘于眼根与色境，而生眼识来说，在见到可意之色境时，要修如来之厌离之正念正智（遇适意之境时不可贪恋，应厌离其境，为之正念正智）。又由于眼根与色境之因缘，而生眼识为例，如遇不可意之故，就要修习如来之不厌离之正念正智（遇不适意之境时，则不可厌弃其境，为之正念正智）。由于眼根与色境的因缘，而生眼识时，如遇到可意不可意之境时，就应修习如来之厌离不厌离之正念正智。由于眼根与色境之因缘而生眼识时，如遇到不可意可意之境时，要修习如来之不厌离、厌离之正念正智。由于眼根与色境的因缘，而生眼识时，如遇可意不可意，不可意之境时，要修习如来之厌、不厌、俱离之舍心，而住于正念正智。

像如是的，阿难！如果有人对于此五句（1.可意，2.不可意，3.可意不可意，4.不可意可意，5.可意不可意不可意）之理，心能善于调伏，善于关闭，善于守护，善于摄持，善于修习的话，就是对于眼根与色境之无上的修根。耳、鼻、舌、身、意等根，与法境，也是同样之说。阿难！这名叫做贤圣之正法、正律之无上的修根」。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为甚么贤圣之法与律，为贤圣之修根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眼根与色境的因缘，而生眼识时，会生可意的，也会生不可意的，同时也会生可意不可意。那些圣弟子们，要如是的如实而知：由于我的眼根与色境的因缘，而生眼识时，而生的可意的而生的不可意的，而生的可意不可意的，这些就是寂灭，这些就是胜妙，所谓俱舍是！得到此舍后，就会离开厌与不厌。譬如力士之弹指之顷那样，一刹那则灭。像如是的由于眼根与色境的因缘，而生眼识时，而生可意的，而生不可意的，而生可意不可意的，都俄尔而灭，得离开厌与不厌，而得舍！（得舍，也就是舍已确立之义，所谓离厌与不厌，而得舍！）」

像如是的，由于耳根与声境的因缘，而生耳识时，会生可意的，会生不可意的，会生可意不可意的。圣弟子们，应如是的如实而知：由于我的耳识闻声，而发生的可意的，而发生的不可意的，而发生的可意不可意的，这些就是寂灭，这就是胜妙，所谓为舍是！得达舍后，就能离开厌与不厌。譬如大力士之弹指之顷那样，一发声就消灭！像如是的，由于耳根与声境的因缘，而生耳识时，会生可意的，会生不可

意的，会生可意不可意的。然而一旦生后，就会尽灭，这就是名叫做舍。所谓：得被舍已，离厌、不厌（得达舍的境界就是离开讨厌与不厌等事）。

由于鼻根与香境的因缘，而生鼻识。而发生可意，而发生不可意，而发生可意不可意。圣弟子们，应如是的如实而知：由于鼻根与香境的因缘，而生鼻识，而发生的可意的，而发生的不可意的，而发生的可意不可意的等，生后，就会尽灭，这就是寂灭，这就是胜妙，所谓为舍事。得达那种舍后，就会离开厌与不厌。譬如莲华，不会被水（污泥）所染一样。像如是的，由于鼻根与香境的因缘，而生鼻识，而生的可意的，而生的不可意的，而生的可意不可意的，一旦生后，就会尽灭，所谓为舍事。得达此舍的境界后，就已离开厌与不厌！

由于舌根与味境的因缘，而生舌识，而生可意的，而生不可意的，而生可意不可意的。那些圣弟子们，应该要像如是的如实而知：由于舌根与味境的因缘而生舌识，而发生的可意的，而发生的不可意的，而发生的可意不可意的，一旦生后，就会尽灭，就是寂灭，就是胜妙，所谓为舍是。得达此舍的境界后，就已离开厌与不厌。譬如力士

之舌端的唾沫，尽唾而使其灭无一样。像如是的，由于舌根与味境的因缘，而生舌识，而发生的可意的，而发生的不可意的，而发生的可意不可意的，一旦发生，就已尽灭，所谓为舍是。得达此舍的境界后，就已离开厌与不厌。

由于身根与触境的因缘，而生身识，而生的可意的，而生的不可意的，而生的可意不可意的，一旦生后，就会尽灭。圣弟子们应该要如是的如实而知：由于身根与触境的因缘，而生身识，而发生的可意的，而发生的不可意的，而发生的可意不可意的，一旦发生后，就会尽灭，是寂灭，是胜妙，所谓为舍是。得达此舍的境界后，就会离开厌与不厌。譬如燃烧铁丸，使其极热时，用小滍之水去洒它的话，寻即会消灭那样。像如是的，由于身根与触境的因缘，而生身识，而发生可意的，而发生不可意的，而发生可意不可意的，一旦发生，就会尽灭，所谓为舍是。得达此舍的境界后，就会离开厌与不厌。

由于意根与法境的因缘，而生意识，而发生可意的，而发生不可意的，而发生可意不可意的。然而一旦生后，就会速灭。圣弟子们应该像如是的如实而知：由于意根与法境的因缘而生意识，而发生的可意的，而发生的不可意的，而发生的可意不可意的，一旦生后就会尽灭，这就是寂灭，这就是胜妙，所谓为舍是。得此舍的境界后，就会离开厌与不厌。譬喻力士之断多罗树头那样。像如是的，由于意根与法境的因缘而生意识，而生的可意的，而生的不可意的，而生的可意不可意的，生后就尽灭，所谓为舍是。得此舍后，就会离开厌与不厌。阿难！这就是贤圣之法与律。为圣弟子之修习诸根的规则。」

『甚么叫做圣法与律之觉见迹呢？』（也是世尊自说的）。

佛陀告诉阿难说：「由于眼根与色境的因缘，而生眼识，而生可意的，而生不可意的，而生可意不可意的。那些圣弟子们，对此而生惭耻厌恶。由于耳、鼻、舌、身、意等根与法境的因缘，而生意识，而生可意的，而生不可意的，而生可意不可意的。那些圣弟子们，对于此，而惭耻厌恶。阿难！这就是名贤圣之法与律的觉见迹。阿难！这叫做贤圣之法与律之无上的修习诸根的规则。已经说过贤圣之修习诸根的规则，已经说过觉见迹了。阿难啊！我为了诸声闻所作的，这所作的已经作完。你们应当作所作的！」

广说即如篋毒蛇经里所说的。（二七六经也同样的有篋毒蛇经的文字）

佛说此经后，尊者阿难，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舍经卷第十一完

杂阿含经卷第十二

二八三 种树经：本经叙述对于所系之法，心若被缚时，则爱、取、有、生等会顺次而生，终会聚集纯大苦聚，恰如种植小树而灌溉一样。反之则苦灭，如断树根，乃至烧尽。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对于结之所系之法，随之而生意味着顾念，而心被缚住的话，则爱就会生出来。由于爱之缘，而会去取。由于取之缘，而会为有。由于有之缘，而会有生。由于生之缘，而会有老、病、死、忧、悲、恼、苦。像如是的，如是之纯大苦聚会汇集起来。有如人之种树那样。最初的树苗为幼小而软弱，由于爱护而使其安隐，壅施它就用粪土（肥料），也随时灌溉（洒水），冷暖又调适得宜。由于此因缘，然后那株树木就得以增长而茁大起来。像如是的，比丘们！如果被结之所系之法所意味着，而将其长养的话，就会生恩爱。由于爱的因缘，而生取。由于取的因缘，而生有。由于有的因缘，而会有生。由于生的因缘，而会有老、病、死、忧、悲、恼、苦。像如是的，如是而有纯大苦聚之汇集！（1.味着顾念缚，2.爱，3.取，4.有，5.生，6.老病死忧悲苦恼）。

如果对于结所系之法，随顺于无常之观察，住于生灭观、无欲观、灭观、舍观，而不生顾念，心不被缚着的话，则爱会消灭。爱灭后，则取会消灭。取灭后，则有会消灭。有灭后，则生会消灭。生灭后，则老、病、死、忧、悲、恼、苦会消灭。像如是的，如是之纯大苦聚会消灭。犹如种植树木一样，最初的树苗为幼小而软弱。如不加以爱护，不令其安隐，不壅施粪土，不随时灌溉，冷暖又不适宜，就不会得以增长茁壮。如果又断其根、截其枝，段段的斩截，分分的解析，使风飘日炙，用火把它焚烧，烧成粪灰。然后或扬而用疾风，或者投在流水中。比丘们！你们的意见如何呢？不是因为那株树木被断截其根，乃至焚烧，使其么灭，在于未来世，成为不生之法了吗？」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

佛陀说：「像如是的，比丘们！对于结所系之法，随顺于无常之观，住于生灭观、无欲观、灭观、舍观，不生顾念，心不被缚着的话，则爱会灭，爱灭则取会灭，取灭则有会灭，有灭则生会灭，生灭则老、病、死、忧、悲、恼、苦都会灭。像如是的，如是之纯大苦聚自会消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八四 大树经：本经叙述的大意，和前经同。只多出名色、六入处、触、受之四种缘起支而已。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对于所取之法，随生味着，而顾念，而缚心的话，则其心会驱驰，会追逐于名色（心与身之结合体）。由于名色的因缘，而会有六入处（六根）。由于六入处的因缘，而会有触。由于触的因缘，而会有受。由于受的因缘，而会有爱。由于爱的因缘，而会有取。由于取的因缘，而会为有。由于有的因缘，而会有生。由于生的因缘，而会有老、病、死、忧、悲、恼、苦。像如是的，如是之纯大苦聚会汇集。譬喻大树的根干、枝条、柯叶、华果之增长，乃由于下根深固，又施壅以粪土，溉灌以水，因此，那株树木就会非常的坚固，永世不会朽败！像如是的，比丘们！如果对于所取之法，随生而味着、顾念，而心被缚结的话，则其心就会驱驰，会追逐于名色。由于名色的因缘而有六入处。由于六入处的因缘，而有触。由于触的因缘，而有受。由于受的因缘，而有爱。由于爱的因缘，而有取。由于取的因缘，而会为有。由于有的因缘，而会有生。由于生的因缘，而会有老、病、死、忧、悲、恼、苦。像如是的，如是而有纯大苦聚之汇集（1.味着顾念缚，2.名色，3.六入处，4.触，5.受，6.爱，7.取，8.有，9.生，10.老病死忧悲恼苦）。

如果对于所取之法，随顺于无常观，住于生灭观、无欲观、灭观、厌观，而心不顾念，无所缚着的话，识就不会驱驰，不会追逐于名色。由之而名色就会灭。名色既灭，则六入处会灭。六入处既灭，则触会灭。触既灭，则受会灭。受既灭，则爱会灭。爱既灭，则取会灭。取既灭，则有会灭。有既灭，则生会灭。生既灭，则老、病、死、忧、悲、恼、苦会灭。像如是的，如是的话，则纯大苦聚就会消灭。犹如种植树木那样，不随时爱护其树苗，不使其安隐，不施壅粪土，不随时溉灌，冷暖也不适宜，就不得增长。如果再加以断其根，截其枝，段段的斩截，分分的解析，任风飘日炙，用火焚烧，烧成粪

土，或被疾风扬飞，或投在流水中。比丘啊！你的意见如何呢？这不是那株树木被断截其根，...乃至焚烧，使其磨灭，对于未来世，成为不生之法吗？」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

佛陀又说：「像如是的，比丘们！对于所取之法，随顺无常之观，住于生灭观、无欲观、灭观、舍观、而不生顾念，心不被缚着，识不驱驰的话，就不会追逐名色，由之而名色会灭。名色既灭，则六入处会灭。六入处既灭，则触会灭。触既灭，则受会灭。受既灭，则爱会灭。爱既灭，则取会灭。取既灭，则有会灭。有既灭，则生会灭。生既灭，则老、病、死、忧、悲、恼、苦就会灭。像如是的，则纯大苦聚会消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八五、佛缚经：本经叙述佛陀未成正觉前，观察缘起之顺逆。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忆起了在宿命还未成正觉之时，独自一人在于静处，专精禅思，而生起如是之念：『世间乃为灾难之入处。所谓或者生，或者是老，或者是病，或者是死。虽然或者是迁化（逝世），或者是受生（转生），然而诸众生乃对于此生、老、病、死，以及所依之身的来龙去脉，乃不能如实而知！』

我曾作此言：『有甚么法之故，而会有生呢？由于甚么法的缘故，而会有生呢？实时作正思惟（如理而思惟），而生起无间等（般若现观）之知。而知道由于有了有之故，才会有了生，缘于有之故，才会有了生。又再思

惟：有甚么法之故，才会有了有？甚么法的因缘之故，才会有了有？实时作正思惟，如实而起无间等之知，而知道由于有了取之故，才会有了有，缘于取之故，才会有了有。又作此念：取又由于甚么缘、甚么法之故，而会有了取？由于甚么法的缘故，而会有了取呢？实时作正思惟，如实而起无间等之知，而知道取乃味着于法，而顾念于法，而心被法所缚，而使爱欲之增长。有了那爱之故，才会有了取，缘于爱之故，才会取，缘于取，而有了有，缘于有，而有了生，缘于生，而有了老病死，忧悲恼苦。像如是的，如是之纯大苦聚会汇集」。(1.味着顾念缚。2.爱。3.取。4.有。5.生。6.老病死忧悲恼苦。南传即十二支具全)。

佛陀继之又说：「诸比丘们！你们的意见如何呢？譬如缘于膏油，以及炷（灯心），则灯明得以烧燃。而数数的增加油与炷的话，则那灯明得以久住与否呢？」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

佛陀说：「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对于色，而执取，而味着，而顾念的话，则爱之缚会增长。缘于爱之故，而会取，缘于取，而会有，缘于有，而会生，缘于生，而会老病死忧悲恼苦。像如是的，如走之纯大苦聚会汇集。

我在那个时候，又作此念：「甚么法没有之故，就会没有这些老病死？甚么法之灭之故，老病死会灭？实时作正思惟，而起如实之无间等，而知道没有生，就不会有老病死，生之灭之故，则老病死就会灭。

又作此念：甚么法没有之故，就没有生？甚么法灭之故，生就会灭？实时作正思惟，而起如实之无间等，而知道有没有之故，生就会没有，有灭之故，生就会灭。

又再思惟：甚么法没有之故，有会没有？甚么法灭之故，有会灭？实时作正思惟，而生如实之无间等观，而知道取没有之故，有会没有，取灭之故，有就会灭。

又作此念：甚么法没有之故，取会没有？甚么法灭之故，取会灭？实时作正思惟，而生如实的无间等观，而知道所取之法，乃是无常，是有生灭的。如离开欲，灭尽、舍离，心不顾念，心不被缚着的话，则爱就会灭。那些爱之灭之故，取会灭，取灭之故，有会灭，有灭之故，生会灭，生灭之故，那些老病死，忧悲恼苦，就会灭。像如是的，如是之纯大苦聚，均会灭！

诸比丘们！你们的意见如何呢？譬如以油与炷，去燃烧灯明一样。如果不增加油，不整治灯心（炷）的话，不是那些灯明在于未来，不生而告尽，而磨灭的吗？」诸比丘们白佛说：「如是，世尊！」

佛陀说：「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对于所取之法，观察是无常，是生灭，而离欲、灭尽、舍离，心不顾念，心不被缚着的话，则爱就会灭，爱灭，则取灭，...乃至纯大苦聚都会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八六、取经：本经叙述心若被缚着的话，则如火中增草薪一样，老病死苦会相续不断。反之则如火尽而恼苦尽。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忆起了在宿命还未成就正觉时，曾独自一人在于静处，专精一意的入于禅思，都如上面广说过的。有差别的地方就是：譬如载樵薪十束、二十束、三十束、四十束、五十束、百束、百千束，将积聚之樵薪烧燃，作大火聚一样。如果又有人增添其干草樵薪的话，诸比丘们！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此火到底会长夜相续，炽燃与否呢？」比丘仰白佛说：「如是，世尊！」

佛陀说：「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对于所取之法，观察是无常、是生灭，而离欲、灭尽、舍离，心不顾念，不被缚着的话，则爱就会灭，爱灭则取灭。像如是的广说...乃至纯大苦聚会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八七、城邑经：本经叙述世尊在未成就正觉时，寻究生老病死苦之因，三转而觉悟由无明，乃至老病死苦之十二缘起，亦即是古仙人所觉之道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忆起在宿命还未成就正觉之时，曾独自一人在于静处，专精禅思，而作此念：有甚么法之故，而会有老死？缘于甚么法之故，而会有老死？实时作正思惟，而生如实的无间等（证悟），而知道有了生之故，而会有老死，缘于生之故，而有老死。像如是的，那些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到底是由于甚么法而会有名色呢？缘于甚么法之故，而会有名色呢？实时作正思惟，而生如实的无间等，而知道有了识之故，才会有了名色，由于识之因缘之故，才会有了名色之有。我作如此的思惟时，只齐限于识的范围，而还不能越过于彼（指识。是识本说。）所谓缘于识，而为名色，缘于名色，而为六入处，缘于六入处，而为触，缘于触，而为受，缘于受，而为爱，缘于爱，而为取，缘于取，而为有，缘于有，而为生，缘于生，而为老、病、死、忧、悲、恼、苦，像如是的，如是之纯大苦聚之汇集。

我于那时，曾作此念：由于甚么法没有之故，老死会没有？由于甚么法灭之故，老死会灭？实时作正思惟，而生如实的无间等，而知道没有生之故，老死就没有，由于生之灭之故，老死就会灭。像如是的广说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

我又作此思惟：由于甚么法没有之故，行会没有？由于甚么法之灭之故，而行会灭？实时作正思惟，而生如实的无间等：由于无明没有之故，行会没有，由于无明之灭之故，行就会灭，由于行灭之故，识会灭，由于识灭之故，名色会灭，由于名色灭之故，六入处会灭，由于六入处灭之故，触会灭，由于触灭之故，受会灭，由于受灭之故，爱会灭，由于爱灭之故，取会灭，由于取灭之故，有会灭，由于有灭之故，生会灭，由于生之灭之故，老病死，忧悲恼苦会灭。像如是的，如是之纯大苦聚会灭。

我在那时，曾作此念：我得古仙人之道、古仙人之径、古仙人之道迹。古仙人也是从此道迹而去，我现在也是随此道而去。譬如有人，游在于旷野里，披荒觅路时，忽然遇到故之道，为古人所行过之处。他于是就随着其道而行，渐渐的前进，终于见到过去的城邑，古王的宫殿、园观、浴池、林木清静等景物。他就作此念：我现在应该去禀告国王，使其知道有这个地方。就去禀告国王而说：『大王当知！我曾游行在旷野，披荒而求路时，忽然看见古人的行处，我就随顺此路行去。我随路而行后，看见古时的一城邑、古时的王的宫殿、园观、浴池、树林、流水清静等景物。大王可以去居止在于其中』。国王就到那个地方，去止住于该处之中，甚么都丰乐安隐，人民也炽盛兴旺起来。

现在的我，也是如是，也是得到古仙人之道，古仙人之径，古仙人之去处。因此，我得随顺而行去。所谓八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我从那此正道看见老病死、老病死之集、老病死之灭，老病死之灭道迹。也看见生、

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行之集、行之灭、行之灭道迹。我对于此法，乃自知自觉，而成就等正觉。然后为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以及其余的外道的沙门、婆罗门，在家、出家等人启示。那些诸四众们，听法后，都向于正道，都信乐，都知法之有善处。因之而梵行增广，多所饶益。就这样的开示显发他们皈于正道！」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八八、芦经：本经叙述舍利弗诣摩诃拘絺罗处，问起老死，乃至识为自作或他作等。回答为名色乃至老死苦等有如三支芦之相依而立等事。最后互赞智慧过人。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诃拘絺罗，都在耆闍崛山。

这时，尊者舍利弗，在于晡时（午后，申时），从禅定中觉醒过来，乃往诣尊者摩诃拘絺罗之处。共相问讯而庆慰后，坐在另一面，对尊者摩诃拘絺罗说：「有问题想请问您，是否有闲暇的时间，见到您的回答与否呢？」尊者摩诃拘絺罗对尊者舍利弗说：「仁者且问，我如知道的，当会回答你」。尊者舍利弗问尊者摩诃拘絺罗说：「你的意见如何呢？尊者摩诃拘絺罗！到底有老与否呢？」回答说：「有的。」尊者舍利弗又问：「有死与否呢？」回答说：「有的。」又问：「你的意见如何呢？老死为自作呢？为他作呢？为自他之作呢？为非自他之无因而作的呢？」回答说：「尊者舍利弗！老死并非自作，也非他作，更非自他之作，亦不是非自他作之无因而作。然而由于有生的因缘之故，而有了老死的」。

像如是的，又问：「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等为自作的呢？为他作的呢？自他之作呢？为非自他，而无因而作的呢？」等事。回答说：「尊者舍利弗！名色乃非自作，也非他之作，更非自他之作，亦不是非自他之无因而作。然而那名色，乃缘于识而生的。」

又问：「那识为自作呢？为他作呢？为自他之作呢？为非自非他，无因而作的呢？」回答说「尊者舍利弗！那识不是自作，也不是他之作，更非自他之作，也不是非自他之无因而作。然而那识，乃缘于名色而生的。」

尊者舍利弗又问：「尊者摩诃拘絺罗！你刚才说名色不是自作，不是他之作，不是自他之作，更不是非自他作之无因而作。然而那名色，乃缘于识而生的。而现在却说由于名色之缘，而有识。此义到底如何呢？」

尊者摩诃拘絺罗回答说：「现在应该要用譬喻来说明。如有智的人，都因譬喻而得以了解的。喻如三支芦草，把它立在于空地，展转而互相依靠，而得以竖立。如果去掉其中之一，残余之二，就不能竖立。假如去掉其中之二，残余之一，也就更不能竖立的了。完全就是展转相依。才能得以竖立的。由于识的因缘，而有名色等事，也是如此。都是展转相依，而得以生长的」。

尊者舍利弗说：「善哉！善哉！尊者摩诃拘絺罗！在世尊的声闻弟子当中，智慧明达，善调无畏，而得以见到甘露之法，以甘露之法，而具足，而身作证的人，就是尊者摩诃拘絺罗您！唯有您，才有如是甚深的义辩。对于种种的难问，均能回答。有如无价之宝珠，乃为世人所顶戴的。我现在顶戴尊者摩诃拘絺罗，也是如此。我现在于你的地方，快乐的得到善利。如果诸余的修梵行者，屡次诣其地方，也同样的能得善利，因为这位尊者，乃善说法之故。我现在由于这位尊者摩诃拘絺罗所说之法之故，当以三十种赞叹、称扬、随喜！」

尊者摩诃拘絺罗说老死之厌患、离欲、灭尽，这名为法师。说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之厌患、离欲、灭尽，就名为法师。如果有比丘，对于老死而厌患、离欲、灭尽向（向于灭尽而行道的人）的话，就名为法师。乃至对于识，而厌患、离欲、灭尽向的话，就名为法师。如果有比丘，对于老死，而厌患、离欲、灭尽，不起诸漏，心善解脱的话，就名为法师。乃至对于识厌患、离欲、灭尽，不起诸漏，心善解脱的话，就名为法师。」

尊者摩诃拘絺罗对尊者舍利弗说：「善哉！善哉！在于世尊的声闻弟子当中，智慧明达，善调无畏，见甘露之法，以甘露之法具足而身作证的人，就是尊者舍利弗您！您能作如是种种甚深的正智之问。犹如世间的无价的宝珠，乃为人人皆顶戴的。你现在也是如此，能普为一切诸修梵行的人之所顶戴、恭敬、奉事。我在于今天，能爽快的得

到善利，能得与尊者共论此妙义！」

这时，二位正士，更相随喜，然后各还所住的地方。

二八九、无闻经：本经叙述凡愚虽见四大身之无常变易而生厌，然而在于心识却有我执而不能解脱。多闻的圣弟子，则反之而对于五阴能生厌而得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愚痴无闻的凡夫，对于四大所造之身，虽然厌患、离欲、背舍，但是却非有关于意识之事。为甚么呢？因为看见四大之身有增、有减、有取、有舍，但是对于心意识来说，愚痴无闻的凡夫，乃不能生厌，不能离欲，不能解脱。为甚么呢？因为那些凡愚，乃长夜对于此很保惜，乃系着于我。假若有所得，有所取时，都会说：这就是我，是其所，是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因此之故，愚痴无闻的凡夫，不能在于彼，生厌、离欲、背舍。愚痴无闻的凡夫，宁可在于四大所造之身系着为我，为我所，但是不可以对于识，系着为我，为我所啊！为甚么呢？因为四大所造的色身，或者可以见到住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百年，或者善于消息（逝世），或者又少过于彼（过百年）。然而心、意、识，却于日、夜、时、刻，须臾之顷，转变不止，异生而异灭。有如猕猴之游于树林之间，须臾之顷，在于处处攀捉枝条，放一枝，而再取一枝，那个心意识，也是如此。是异生异灭（变异生灭）。

多闻的圣弟子，对诸缘起，能善于思惟观察。所谓由于乐之触的因缘，而生乐受，乐之受之觉时，如实而知道乐之受之觉。那乐之触灭时，则由于乐之触的因缘而生的乐受，也会灭止，会清凉而息没。和乐之受同样，那些苦之触、喜之触、忧之触、舍之触的因缘而生舍之受，舍之受之觉时，能如实而知道舍之受之觉。那舍之触如果灭时，则那个由于舍触的因缘而生的舍之受，也会灭止，会清凉而息没。他会如是的思惟：此受触乃生触之乐，触之缚。由于彼彼都触乐之故，彼彼都会有受之乐。而彼彼之触之乐，如息灭的话，则彼彼之受之乐，也会灭止，也会清凉而息没。像如是的，多闻的圣弟子，对于色生厌，对于受、想、行、识生厌。由于讨厌之故，不会乐着，不喜乐之故，就会得解脱、解脱知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九〇、无闻经：本经叙述的大意，乃和前经略同。里面有些不同的譬喻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愚痴无闻的凡夫，虽然对于四大所造之色身，会生厌、离欲、背舍。但是并不是对于识。为甚么呢？因为四大所造之色身，现在虽然有增减、有取、有舍，可是若心、若意、若识（心意识），则愚痴无闻的凡夫，却不能对于此心意识生

厌、离欲、背舍。都长夜保惜，而系着于我。如果有得，或有取时，就会说：这是我，是我所，是相在的（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因此之故，愚痴无闻的凡夫，不能于彼而生厌、离欲、背舍。

愚痴无闻的凡夫，宁可在于四大色身被系而认为是我、是我所，也不可在于识被系而认为是我，是我所。为甚么呢？因为四大色身，或可见住于十年，或二十、三十，乃至百年，或者就会善于消息（逝去），或者又再超过于少些之年限（百年以上）。但是那个心意识，却日夜、时刻，须臾最短之时，也不停，都作种种的转变，异生而异灭。喻如猕猴之游于林树间一样，须臾即在处处攀捉枝条，放一枝又取一枝，那个心意识也是如是，都作种种的变易，异生而异灭。

多闻的圣弟子，对于诸缘起，是这样的思惟观察的：所谓由于乐触的因缘，而生乐受，乐受之感觉时，如实而知道乐受之觉。那个乐触如果消灭时，由乐触的因缘而生的乐受也会灭止、息没。如乐受那样，那些苦之触、喜之触、忧之触，与舍触的因缘而生的舍受，则在舍受之感觉时，能如实而知道为舍之受之觉。那个舍触如果消灭时，由于舍触的因缘而生的舍受也会灭止，而清凉、息没。譬如两木相磨时，就会由于其和合而生起火来。假若两木离散时，火也就会随之而灭。像如是的，诸受乃缘于触之集而有的。触若生时，触就会集。如那些彼彼之触之集之故，那些彼彼之受，也就会集。那些彼彼之触集消灭之故，那些彼彼之受之集，也就会灭止，而清凉息没。

多闻的圣弟子，作如是之观察，而对于色，能得解脱，对于受想行识，能得解脱，对于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能得解脱。我说他对于一大苦聚，已得解脱。」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九一、触经：本经叙述世尊试问弟子之内触法缘生之理解的程度，并不满意。因而告诉他们：诸苦均由五阴为因，爱为五阴之因，色为爱之因。喻如路边的水中有毒，旅游之人饮之则死，不饮就不死一样，如果染着于乐着于色的话，就会有苦，反之则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所说的内触之法，你们为取与否呢？（了解了么？）」这时，有一位比丘，从他的座位站起，调整他的衣服，稽首佛足，合掌而白佛说：「世尊！您所所说的内触之法，我已取也（已理解了）」。同时，那位比丘就在于佛前，作如是如是的自己记说，而如是如是的世尊，也是不悦（不满意）。

那时，尊者阿难在佛的后面执扇而吹扇佛陀。佛陀就告诉阿难说：「如贤圣的法与律，其内触之法，乃不同于此比丘所说的。」阿难仰白佛说：「今正是时候！唯愿

世尊您，为诸比丘们，说贤圣之法与律之内触之法。诸比丘听后，当会纳受奉行镇！」

佛告阿难说：「善哉！谛听！当会为您讲说。这些比丘们，如果欲理取内触之法的话，就应该作如是之思惟：假如众生所有之种种的众苦之发生时，此苦到底是由于甚么因，甚么之集，甚么之生，甚么之触的呢？作如是之理取时，当会知道，此苦乃以亿波提（有依、聚，是生之要素，所谓五聚，也就是指五阴）为因，以亿波提为集，以亿波提为生，以亿波提为转（生起）的。其次，比丘们！内触之法，又（或）亿波提，是以何为因，以何为集，以何为生，以何为触呢？他理取时，应当又知亿波提乃以爱为由，以爱为集，以爱为生，以爱为触的。其次，比丘们！要理取内触法，当又知道爱是以何为因，以何为集，以何为生，以何为触的呢？作如是的理取时，当应知道！世间所念的谛正（端正）之色，对于它，而生爱，然后而生的。也由于系缚而被系，住着而被住。（也就是爱乃由于色而生，而被系住的）。

如果诸沙门、婆罗门，对于世间所念的谛正之色，当作是常想、恒想、安隐想、无病想、我想，而为其见解的话，则对于此色，会增长其爱。爱增长后，亿波提（五阴）就会增长，亿波提增长后，苦就会增长，苦增长后，就不能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我说他不得解脱苦聚！譬喻在路边的清凉的池水，香味都具足，然而有人将毒药放在其水中，于阳春之月，诸过路之人，因受热风口渴之逼迫，竞相而来，欲饮其水。有人看此情形，就告诉他们说：『夫士们！此虽然是一清凉的水池，里面之水之色香味都具足，然而水中有人放毒，你们千万不可饮它。如果饮它时，或者会死，或者会近于死苦啊！』可是那些口渴等人，却不信其言，而争相去饮其水。虽然大家都得美味可口，但是须臾之间，有的死亡，有的近于死亡之苦。像如是的，沙门、婆罗门之看见世间可念端正之色，作为常见、恒见、安隐见、无病见、我见、我所见，...乃至不能得以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如上述）。

如果诸沙门、婆罗门，对于世间可念之端正之色，观察为如病、如痛、如刺、如杀、无常、苦、空、非我的话，则那个爱，就会离开，爱离开之故，亿波提会离开，亿波提离开之故，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都会离去：譬如路边的清凉池中之水那样，香味虽都具足，但是有人将毒药放在里面，在阳春之月之时，诸过路的人，受热风之渴所逼迫，都竞来欲饮其水。此时有人告诉他们说：『此水有毒，你们不可饮用。如果饮下的话，就会死亡，或者会近于死亡之苦』。他们听后，就作此念：『因此水既然有毒，如饮它时，我们或者会死，或者会近于死亡之苦。我们应且忍受口渴，食干口饭，不取池水来饮罢了！』像如是的，沙门、婆罗门，对于世间可念之色，观察为如病、如痛、如刺、如投、无常、苦、空、非我...乃至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因此之故，阿难！对于此法，应如是而见，如是而闻，如是而觉，如是而知！对于过去未来之如此之道，也应作如是之观察！」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九二、思量经：本经叙述若依序思量观察苦之生起之因，如实而知十二因缘，顺法而修的话，则灭无明而尽苦。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要怎样去思量观察，而能正尽苦恼，究竟苦边

呢？这时，应思量众生所有的众苦，有了种种的差别，此诸苦恼到底是以何为因，以何为集，以何为生，以何为触呢？要思量以取为因，以取为集，以取为生，以取为触。如果那个取灭而无余的话，则众苦就会灭。彼所乘之苦灭道迹，能如实而知，而又修行彼向次法（知向苦灭之道时，则从其法而修行）的话，就名叫做比丘之向于正尽苦，究竟苦边。所谓取之灭是。

又次，比丘应思量观察怎样才能正尽苦，究竟苦边？这时，应思量那个取，到底是以何为因，以何为集，以何为生，以何为触？思量那个取就是以爱为因，以爱为集，以爱为生，以爱为触的。如果那个爱永灭无余的话，则取也会随之而灭。它所乘的取之灭道迹，如实而知，而修习彼向次法（知道向于苦灭之道，就从其法去修习）的话，就名叫做比丘之向于正尽苦，究竟苦边，所谓爱之灭是。

又次，比丘应思量观察怎样才能正尽苦，究竟苦边？则应思量那个爱，到底是以何为因，以何为集，以何为生，以何为触呢？因此而知道那个爱是以受为因，以受为集，以受为生，以受为触。如果那个受永灭无余的话，则爱就会灭。它所乘的爱之灭的道迹，如实而知，而修习彼向次法的话，就名叫做向于正尽苦，究竟苦边，所谓受灭是。

又次，比丘应思量观察怎样才能正尽苦，究竟苦边？这时应思量那个受到底是以何为因，以何为集，以何为生，以何为触呢？因此而知道那个受是以触为因，以触为集，以触为生，以触为缘的。如果那个触永灭无余的话，则受就会灭。它所乘的触之灭道迹，如实而知，而修习彼向次法（知道向于苦灭之道，就从其法去修习）的话，就名叫做比丘之向于正尽苦，究竟苦边。

又次，比丘应思量观察怎样才能正尽苦，究竟苦边？这时，应思量那个触，是以何为因，以何为集，以何为生，以何为触呢？应当要知道！那个触，乃以六入处为因，以六入处为集，以六入处为生，以六入处为触的。如果那个六入处灭尽而无余时，则触就会灭。它所乘的六入处的灭道迹如实而知，而修习彼向次法（知道向于苦灭之道，就从其法去修习）的话，就名叫做比丘之向于正尽苦，究竟苦边。

又次，比丘应思量观察怎样才能正尽苦，究竟苦边？这时应思量那个六入处到底是以何为因，以何为集，以何为生，以何为触？因此而知道那六入处乃以名色为因，以名色为集，以名色为生，以名色为触。如果名色永灭无余的话，则六入处就会灭，它所乘的名色之灭道迹，如实而知，而修习彼向次法（解如前）的话，就名叫做比丘之向于正尽苦，究竟苦边。所谓名色灭是。

又次，比丘应思量怎样才能正尽苦，究竟苦边？这时，应思量名色到底是以何为因，以何为集，以何为生，以何为触？因此而知道那个名色是以识为因，以识为集，以识为生，以识为触。如果那个识永灭无余的话，就名叫做色之灭。它所乘的识之灭道迹如实而知，而修习彼向次法（解如前）的话，就名叫做比丘之向于正尽苦，究竟苦边。所谓识灭是。

又次，比丘应思量观察怎样才能正尽苦，究竟苦边？这时，应思量那个识到底是以何为因，以何为集，以何为生，以何为触？因之而知那个识乃以行为因，以行为集，以行为生，以行为触。如作诸福之行时，则善识会生起来，作诸不福不善之行时，不善之识就会产生。如果作无所有行的话，则无所有之识，会生起。这叫做彼识乃以行为因，以行为集，以行为生，以行为触。假如彼行永灭无余的话，则识就会灭，彼所乘的行之灭道迹如实而知，而修习彼向次法（解如前）的话，就名叫做比丘之向于正尽苦，究竟苦边。所谓行灭是。

又次，比丘应思量观察怎样才能正尽苦，究竟苦边？这时，应该思量那个行到底是以何为因，以何为集，以何为生，以何为触？因此而知道那个行乃以无明为因，以无明为集，以无明为生，以无明为触。那福行是以无明之缘而有的，非福行也是

以无明之缘而有的，非福不福之行，也是由于无明之缘而有的。因此之故，应当知道那个行是以无明为因，以无明为集，以无明为生，以无明为触。如果那无明永灭无余的话，则行就会灭，彼所乘的无明之灭道迹如实而知，而修习彼向次法（解如前）的话，就名叫做比丘之向正尽苦，究竟苦边，所谓无明灭是。」

佛陀又告诉比丘们说：「你们的意见如何呢？如果不喜乐无明，而生明的话，又会缘于那无明而作福行、非福之行、无所有之行与否呢？」

比丘们仰白佛说：「弗也！世尊！为甚么呢？因为多闻的圣弟子不喜乐无明，而生明的话，则无明既灭，行也就会灭。行灭，则识会灭，...如是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像如是的，如是之纯大苦聚会灭。」

佛陀说：「善哉！善哉！比丘啊！我也是如是之说，你也是知此。在于彼彼之法，而起彼彼之法，而生彼彼之法，灭彼彼之法，灭而止，而清凉息没。如果多闻的圣弟子，由无明而离欲，而生明，身的分齐（周边）之受所觉（正在感受苦乐等），身的分齐之受所觉时，如实而知。或者寿的分齐之受所觉，寿的分齐之受所觉时，如实而知。身坏时，寿命欲尽，在于此诸受的一切所觉，都灭尽无余。譬喻力士之取新的热的瓦器，乘着热而放置在地，须臾则会散坏，热势就统统消灭。像如是的，比丘由于无明而离欲，而生明，身的分齐之受之所觉，能如实而知，寿的分齐的受之所觉，如实而知，身坏命终，则一切之觉的所觉，悉灭无余。」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九三、甚深经：本经叙述佛为异比丘说甚深之因缘法，也就是十二因缘之顺逆，有为无为，苦灭，相续灭，涅槃等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异比丘说：「我已度诸疑惑，已离犹豫，拔诸邪见之刺，不再会退转。由于心无所著之故，甚么地方会为有我呢？我将为诸比丘们说法。为了那些比丘，说贤圣之出世，空相应的缘起随顺之法。所谓有了此的缘故，就会有了此事之有，此事之有之故，此事会起。所谓缘于无明，而会有行，缘于行而会有识，缘于识，而会有名色，缘于名色而会有六入处，缘于六入处，而会有触，缘于触，而会有受，缘于受，而会有爱，缘于爱，而会有取，缘于取，而会有了有，缘于有，而会有生，缘于生，而会有老死忧悲恼苦。像如是的，如是之纯大苦聚之汇集...乃至如是纯大苦聚之灭。」

像如是的说法，然而那些比丘，仍然还有疑惑犹豫。以先前不得的，却作为得之想，不获的，却认为已获得之想，不证的，却以为是已证之想。现在听法后，其心也会生忧、悔恨、蒙没（昏暗）、障碍。为甚么呢？因为此甚深之处，乃所谓倍于缘起，又为甚深难见之故。所谓离开一切取、爱尽、无欲，寂灭、涅槃是。有二种法，所谓：有为、无为是。有为就是或生、或住、或异、或灭（生住异灭）。无为则是不生、不住、不异、不灭。这叫做比丘之诸行是苦，寂灭而涅槃。由于因之集之故，就会有苦之集，因灭之故，苦就会灭。断诸径路，灭诸相续，相续之灭之灭后，就名叫做苦边。

比丘啊！他到底灭甚么呢？所谓有余之苦是。他若灭止，清凉而息没的话，则所谓一切之取就会灭，爱会尽而没有欲，也就是寂灭而涅槃！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九四、愚痴黠慧经：本经叙述愚痴或黠慧，并不是自始就有差别，都平等，都由有身心才会有受苦。唯修梵行而尽苦，而解脱。反之则不尽苦，不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愚痴无闻的凡夫，都被无明盖覆，都被爱缘所系缚，而得此意识。身内有此识，身外有名色，以此二因缘而生触。被此六触入所触之故，愚痴无闻的凡夫，乃由于苦、乐受的感觉之因，而生起种种的业行来。甚么叫做六触入处呢？所谓眼触入处，耳、鼻、舌、身、意触入处是。本来有黠慧的人，也都被无明所覆被爱缘所系，而得此识，致有身之如是的内有识，外有名色。由于此二缘，而生六触入处。由于此六触所触之故，有智的人，同样的会生苦与乐之感受之觉，因之而起种种业行来。甚么六触入处呢？所谓眼触入处，耳、鼻、舌、身、意触入处是。」。（佛陀说到这里，也就是说，智与愚同样的有了此心身，都会有苦乐之感受，然而智与愚之分，则在于能悔悟而修持与否耳。下面就是有关于此事的启示！）

佛陀问诸比丘们说：「愚夫与黠慧，他们对于我所修的诸梵行，会成甚么差别吗？」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善哉！世尊！惟愿为我们演说，诸比丘们听后，当会纳受奉行！」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讲说。诸比丘们！那些愚痴无闻的凡夫，被无明所覆，被爱缘所系缚，因此，而得此识身。他们由于凡愚无知之故，其无明仍然不能断，爱缘还是不会尽，在他身坏命终之时，犹然还会受后有之身。由于还会受身之故，不能得以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为甚么呢？因为此愚痴的凡夫，根本并不修习梵行，不向于正尽苦，不能究竟苦边之故，因此之故，在他身坏命终之时，还会一再的受身。由于还会受身之故，不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如果是有黠慧的人，则虽然被无明所覆，被爱缘所系缚，而得此识身，但是他的无明已断，爱缘已尽。由于断无明，尽爱缘之故，在他身坏命终之时，不会一再的受身。由于不再受身之故，得以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为甚么呢？因为有智之人，会预先修持梵行，正向于尽苦，究竟于苦边之故。因此之故，在他身坏命终之时，更不会受身。不会更受身之故，得以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这叫做凡夫及有黠慧的人，他在于我所修的诸梵行，而为有种种差别。」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九五、非汝所有经：本经叙述此身非汝所有，也不是余人所有，均为前业所缘生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此身非汝所有，亦非余人所有的。所谓六触入处，乃由于本修行愿（先前所作之业），而受得此身的。

那六触入处呢？所谓眼触入处，耳、鼻、舌、身、意触入处是。那些多闻的圣弟子，对于诸缘起，善能作正思惟观察有关于此六识身、六触身、六受身、六想身、六思身之事。

会发见所谓此有之故，才会有了当来之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像如是的，如是之纯大苦聚会汇集。这名叫做有因、有缘，世间集。又会发见，由于此无之故，六识身会无。因之而六触身、六受身、六想身、六思身也会没有。由于此无之故，就没有当来之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像如是的，如是的纯大苦聚就会消灭。如果多闻的圣弟子对于世间之集，和世间之灭，如实而正知，而善见、善觉、善入的话，就名叫做圣弟子之招此善法，得此善法，知此善法，入此善法，觉知、觉见世间之生灭，而成就贤圣之出离、实寂，而正尽苦，而究竟苦边。为甚么呢？因为所谓多闻的圣弟子，对于世间之集与灭，能如实而知，而善见、善觉、善入之故。」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九六、因缘经：本经叙述缘生之法，则如来之降世与否，都常住法尔。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当说因缘分法，以及缘生之法。甚么叫做因缘分法呢？所谓此有故，彼有，所谓缘于无明，而有行，缘于行，而有识...乃至像如是，而有如是的纯大苦聚之汇集。

甚么叫做缘生之法呢？所谓无明、行是。不论是佛陀出现在世间，或佛未出现在世，此法都是常住，都是法住法界。那位如来自己有所觉知，而成就等正觉，而为人演说，开示显发此义。所谓缘于无明，而有行...乃至缘于生，而有了老死。不论是佛陀出现在世间，或未出现在世间，此法都是常住，都是法住法界。那位如来自己觉知，而成就等正觉，而为人演说，开示显发此义。所谓缘于有生之故，而会有了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这些诸法，乃为法住、法空（法的定性）、法如、法尔的。法乃不离于如，法乃不异于如，为审谛真实，并不颠倒的。都像如是的随顺缘而起，这名叫做缘生之法。所谓无明、行、识、名色、六入处、触、受、爱、取、有、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就名叫做缘生之法。

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此因缘分法，以及缘生之法，能正知善见，不追求前际（宿世）之事，不会说：『我的过去世，或者为有？或者为无？我的过去世是何等之类？我的过去世是如何如何？』也不求后际（未来世），不会说：『我在于当来之世为有？为无？会为是甚么类？会变成如何？』对于内（现在世），并不会犹预，不会说：『这是和甚么相等类？为甚么有此？为从前，会有甚么人终会当它如之何呢？此众生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在此没亡后，当会去那里呢？』如果沙门、婆罗门，起凡俗之见，而被系着的话，则为他们说：『被我见所系，被众生见所系，被寿命见所系，被忌讳吉庆见所系。』那时，就能因之而悉断、悉知。会断其根本，有如截断多罗树头那样，在于未来世，会完成不生之法。这名叫做多闻的圣弟子，对于因缘分法、缘生法，已如实而正知，而善见，而善觉，而善修，而善入」。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九七、大空法经：本经叙述如离有无之二边，而中道，缘生缘灭，而断无明而生明，则纯大苦聚会灭，就名叫大空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拘留搜（十六大国之一）的调牛聚落。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将为你们说法。要说法，乃为初、中、后均为善，是善义、善味，是统一、清净，梵行清白。所谓『大空法经』。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演说。甚么叫做大空法经呢？所谓此有之故，彼会有，此起之故，彼会起。所谓缘于无明而有行，缘于行而有识，...乃至纯大苦聚之汇集。

所谓缘于生，而有老死的话，或者有人问而说：『彼之谁会有老死？老死是属于谁？』他就回答说：『我即会老死的，现在老死是属于我的，老死则是我啊！』所言之『命，即是身』或者说：『命，是异，身是异』。这都是同一义，而说有种种耳。若见有人说：『命即是身』，是彼修习梵行者所没有的事。若又见有人说：『命是异，身是异』，这也是修习梵行者所没有的（立『命即是身』之见的话，即如身灭时，命也会灭，对于未来并没有受果报之体。因此，会为没有修习梵行之需要，是邪见。立『命异身异』一命与身为别异的话，就会起『身之善恶业与命，并没有关系』的邪见，而不修梵行）。

对于此二边，心不会随之而转，而正向于中道。贤圣出现于世，即如实而不颠倒的正见。所谓缘于生，而会有老死。像如是的，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等等，乃缘于无明之故，而有行.....。

如果又有人问而说：『是谁行？行属于谁？』的话，就回答而说：『行即是我，行是我所』。他乃如是的有如『命即是身』之说一样。或者说：『命异身异』。彼之命即是身之见的话，即此见为修习梵行者所没有的。或者说：『命异身异』者，修梵行者，也是没有的了。离开此二边，才是正向中道。贤圣之出世，乃如实而不颠倒的正见：所谓缘于无明而有行.....。

诸比丘们！如果离开无明之欲，而生明的话，则那还有谁会为老死呢？老死是属于谁的呢？老死则断的话，则会知道已断除其根本的了。有如截断多罗树之头那样，在于未来世，会完成不生之法。如果比丘离开无明之欲，而生明的话，则还有谁会有生呢？生是属于谁呢？.....乃至谁是行呢？行是属于谁呢？行则断的话，就会知道已断其根本，有如截断多罗树之头，在于未来世，会完成不生之法。如果比丘离开无明而生明的话，则那无明既灭，则行也就同时会灭，.....乃至纯大苦聚都会消灭，这名叫做大空法经」。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九八、法说义说经：本经叙述十二缘起之大意。也将十二支，一一分别解释。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留搜的调牛聚落。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将说缘起法之法说（说示，指佛说法相）、义说（分别，指佛分别义理）。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演说。

甚么叫做缘起法之法说呢？所谓此有之故，彼会有，此起之故，彼会起。所谓缘于无明而有行，...乃至纯大苦聚之汇集。这就是名叫缘起法之法说（佛说法相）。

甚么叫做义说呢？（佛详细分别义理）就是说，缘于无明，而有行者，到底甚么是无明呢？如果不知道前际（宿世），不知道后际（未来世），不知道前后际，不知道内，不知道外，不知道内外，不知道业，不知道报，不知道业报，不知道佛，不知道法，不知道僧，不知道苦，不知道集，不知道灭，不知道道，不知道因，不知道因所起之法，不知道善不善、有罪与无罪、习与不习。不管是劣、是胜，或者是染污、清净、分别缘起，这一切的一切，均为不知。对于六触入处，不能如实而觉知，

于彼彼都不知、不见，没有无间等（解脱）、痴闇、无明、大冥。这就是名叫无明。

缘于无明而有行，甚么叫做行呢？行有三种，为身行、口行、意行是。缘行而有识者，甚么叫做识呢？所谓六识身，也就是眼识身、耳识身、鼻识身、舌识身、身识身、意识身之六识身是。缘识而有名色者，甚么叫做名呢？所谓受阴、想阴、行阴、识阴之四无色之阴（属于心，是精神。）『甚么叫做色呢？所谓四大与四大所造之色（身体、物质的），就名叫做色。此色以及前面所说的名，合之而为名色（身心合一之身）。缘于名色而有六入处者，甚么叫做六入处呢？所谓眼入处、耳入处、鼻入处、舌入处、身入处、意入处之六内入处是。缘于六入处而有触者，甚么叫做触呢？所谓眼触身、耳触身、鼻触身、舌触身、身触身、意触身之六触身是。缘触而有受者，甚么叫做受呢？所谓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之三受是。缘受而有爱者，甚么叫做爱呢？所谓欲受、色受、无色爱之三爱是。缘爱而有取者，甚么叫做取呢？所谓欲取、见取、戒取、我取之四取是。缘取而会有了

有者，甚么叫做有呢？所谓欲有、色有、无色有之三有是。缘有而有生者，甚么叫做生呢？如那些凡是彼彼（各各）的众生，彼彼（各各）之身之种类，在那里一旦诞生，就会有超越和合、出生，而得阴，得界，得入处，得命根（入胎、生起、诸阴显现，得六入处），这叫做生。缘于生而有老死者，甚么叫做老呢？如头发变白，露顶（露出头顶皮，毛发脱落），皮缓、根熟，支体衰弱而背偻，垂头呻吟，短气而输于前，（呼吸短促），拄杖而行，身体变为黧黑，四体有斑驳，闇钝垂熟，造行艰难，羸劣，就名叫做老。甚么叫做死呢？所谓彼彼（各各）的众生，彼彼（各各）的种类，会有没，会迁移，会身坏、会寿尽、会火离（冰冷），会命灭，而在此舍阴之时刻一到，就名叫做死亡。此死，以及前面之老，合名为之老死。以上叫做十二缘起之义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九九、缘起法经 本经叙述缘起法不是佛所作的，乃常住于法界。如来觉之而为众生说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留搜的调牛聚落。

那时，有一位比丘来诣佛所，稽首礼拜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所谓缘起法，到底是世尊所作的呢？（创始之说呢？）或者余人所作的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所谓缘起法者，并不是我所作的，也不是其它之人所作的。然而不管是如来之出现于世间，或者没有出现于世间，都是常住于法界的。由于如来自觉此缘起之法，而成就等正觉，而为诸众生分别详细的演说，开发显示耳。所谓此有之故，彼会有，此起之故，彼会起。也就是缘于无明而有行（业作），...乃至纯大苦聚之汇集。也由于无明之灭之故，行就会灭，...乃至纯大苦聚之灭。」

佛说此经后，那时，那位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〇〇、他经：本经叙述『法』乃非由自作自觉，亦非他作他觉，应离断常二见，处于中道而说法，就是缘生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留搜的调牛聚落。

那时，有一位婆罗门，来诣佛所，和世尊面相庆慰、庆慰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说：「您的意见如何呢？瞿昙！法为自作自觉的吗？」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依我之说，则此事乃属于无记（属于一边，不可记说，也就是不应回答）。自作自觉，就是无记。」婆罗门说：「您的意见如何呢？瞿昙！法是他作他觉的吗？」佛陀告诉婆罗门说：「他作他觉？这也是无记的（也是属于一边，不可记说，不应回答）。」

婆罗门白佛说：「您的意见怎么了？我问『法是否自作自觉』？您说为无记，无可奉告。问您：『法为他作他觉与否？』您也说是属于无记，不应回答。这是甚么义理呢？」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如果说，法为自作自觉的话，就会堕落于常见。假如说，法为他作他觉的话，就会堕入于断见。依义说与法说，乃离开此二边，而处于中道而说法。所谓此有之故，彼会有，此起之故，彼会起。缘于无明而会有行，...乃至纯大苦聚之汇集。由于无明之灭，而行也会灭，...乃至纯大苦聚均会消灭。」

佛说此经后，那位婆罗门，则欢喜而随喜，然后从座起而离去。

三〇一、迦旃延经：本经叙述正见就是离开有无之二见，所谓中道，即见「缘生缘灭」。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那梨聚落，深林之中的待宾舍。

那时，尊者 陀迦旃延，往诣佛所，稽首佛足，然后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如世尊所说的正见。甚么叫做正见呢？为甚么世尊会施設正见呢？」

佛陀告诉 陀迦旃延说：「世间有二种依，或者为有，或者为无。大体都被取所触，由于被取所触之故，或者就会依于有，或者会依于无（由于取着之处，而生我、我所之见。我、我所之见所生之处，就会产生有见、无见）。如果没有这个取的话，则心虽然系着于境时，也能使其不取着，不住着，不执计，我之苦生时，即生，苦灭即灭（苦乃由于五受阴之生而生，五受阴之灭而灭。不能为之常，也不是断）。对于此，不疑、不惑，不由于他而能自知，就名叫做正见，也是名叫如来所施設的正见。为甚么呢？因为将世间之集如实而正知正

见的话，就会知道若执世间为无的人，就会不有（不再执为无）。将世间之灭如实而正知正见的话，就会知道，若执世间为有的人，就会无有（不再执为有）。这名叫做离于有无二边，而说中道。所谓此有故，彼会有，此起故，彼会起。也就是所谓缘于无明而有行，...乃至纯大苦聚之汇集。又由于无明之灭之故，而行灭，乃至纯大苦聚之灭。」（执着有的人，并不见到灭之存在，执着无的人，则不知有生。正观为一切都是缘起生灭的，为之中道。）

佛说此经后，尊者 陀迦旃延，听佛所说，就不起诸漏，心得解脱，而成为阿罗汉。

三〇二、阿支罗经：本经叙述阿支罗迦叶问若为自作、他作，或无因而作。佛告

以应离边而中道。听后起净信而皈依三宝。不久被牛所触，临死时，诸根清静，颜色鲜白。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耆闍崛山。

那时，世尊，在于朝晨，着衣持钵，离开耆闍崛山，而进入王舍城去乞食。这时，有一位外道，名叫阿支罗迦叶，为了做些小杂事，而出于王舍城，向于耆闍崛山迈进。这时，曾遥见世尊。他看见世尊后，就诣佛所，仰白佛说：「瞿昙！我有问题谘问您。是否有闲暇的时间，可以见到您的回答吗？」

佛陀告诉迦叶说：「现在不是讲论之时，我现在将入城去乞食，回来时，就是为讲解之时，届时当会为你讲说」。第二次的问答也是同样。第三次又问：「瞿昙！为甚么留难我呢？（指不即为其说法）。瞿昙！我为甚么和别人有异呢？我现在欲有所问，愿为我解说。」

佛陀告诉阿支罗迦叶说：「随汝所问吧？」（佛陀因被其恳求，而答应他的谘问）。阿支罗迦叶白佛而说：「您的意见如何呢？瞿昙！所谓苦，乃是自作的吗？」佛陀告诉阿支罗迦叶说：「苦是否自作，此乃是无记」的。（不能认定，无可奉答。可说是叫他不可作此语）。

迦叶又问：「您的意见如何呢？瞿昙！苦是他作的吗？」佛陀告诉迦叶说：「苦，为他作与否，这也是无记的」。迦叶又问：「苦乃由自他而作的吗？」佛陀告诉迦叶说：「苦，为自他之作与否，这同样也是无记的」。迦叶又问：「您的意见如何呢？瞿昙！苦如果不是自作，也非他作的话，那么，就是无因之作了吗？」佛陀告诉迦叶说：「苦，为非自作、非他作，就是无因之作？这也是无记」。迦叶又问：「怎么了？无因之作也是无记？瞿昙！我问您：苦为自作的吗？你就回答为无记。问为他作与否？问自他之作与否？问非自他之作？为无因之作与否？您都回答为无记。这样说来，现在并没有此『苦』了吗？」佛陀告诉迦叶说：「并不是没有此苦，然而实在是有所苦的」。迦叶白佛说：「善哉！瞿昙！您说：有此苦。那么，就请您为我说法，使我能知苦、见苦」。

佛陀告诉迦叶说：「如果受，即是自受的话，我就应该说苦为自作的。如果为他受的话，他就是受的人，就是属于他作的。如果受，为自受、他受，又与之以苦的话，像如是的就是自他之作，我也不说的。如果不依因于自他，无因而生苦的话，我也是不说的。离开这些边际，而说其中道，就是如来之说法。如来乃说：此有之故，彼会有，此起之故，彼会起。所谓缘于无明，而有行，...乃至大苦聚之汇集。无明若寂灭，则行会消灭，...乃至纯大苦聚会消灭。」

佛说此经后，阿支罗迦叶，乃远离尘垢，得法眼净。

这时，阿支罗迦叶见法、得法、知法、入法，而度诸狐疑（对佛说的中道之理，已不起疑惑，已能体解）。他已不由他而知，不因他而度，对于正法与正律，其心已得无畏。就合掌而仰白佛说：「世尊！我今已得度。我从今天起，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尽形寿，作为一位优婆塞。愿世尊为我证知！」（南传为闻法出家，修梵行而成为阿罗汉）。

阿支罗迦叶，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那时，阿支罗迦叶，辞别世尊，去后不久，被护犊（护小牛）的犍牛（母牛）之牛角所触杀、在他命终时，诸根清静，颜色很鲜白。

那时，世尊入城去乞食。这时，有众多的比丘，也入王舍城去乞食。大众都曾听到传说而说：「阿支罗迦叶从世尊处闻法后，辞别世尊不久时，被牛所触杀，在于

命终之时，诸根清淨，颜色鲜白」等语。诸比丘们乞食后，还回住处，举放衣钵、洗足后，诣世尊之处。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大众仰白佛说：「世尊！我们于今天的朝晨，众多的比丘入城去乞食时，曾听到阿支罗迦叶从世尊处闻法与律，然后辞去不久时，被护犊的母牛所触杀。在于命终之时，诸根清淨，颜色鲜白。世尊！这位迦叶，到底是往生到何处呢？到甚么地方去受生呢？他到底得到甚么果报呢？」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他已见法、知法、次法（顺次于法）、不受于法（不被法所囚），已经般涅槃（寂灭，解脱生死）了，你们应该去供养其遗身」。

那时，世尊为阿支罗迦叶，授第一记（阿罗汉果）。

三〇三、玷牟留经：本经叙述玷牟留外道问苦乐为自作或他作等事，和前经略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耆闍崛山中。

那时，世尊在于朝晨，着衣持钵，入王舍城去乞食时，在中途，看见名叫玷牟留的外道的出家人。他为了有些事，将到耆闍崛山去游行。曾遥见世尊，就往诣佛所，到后，乃共相庆慰。共相庆慰后，就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而说：「瞿昙！我欲有所请问，不知有闲暇的时间，为我解说与否呢？」

佛陀告诉玷牟留外道的出家人说：「现在并不是论法之时。因为我须要入城去乞食。如回来时，为你讲说。」第二次的问与答，也是同样。第三次又请问而说：「沙门，瞿昙！是否对我有所留难与否呢？我欲有所问，请为我解说吧！」

佛陀告诉玷牟留外道的出家人说：「随你之意来问好了，当会为你解说的。」玷牟留外道的出家人就请问说：「沙门，瞿昙！苦与乐，是不是自作的呢？」佛陀告诉玷牟留外道的出家人说：「如果说苦与乐，为自作的话，这乃是无记的。」玷牟留又问：「沙门，瞿昙！苦与乐，为他作的吗？」佛陀告诉玷牟留外道的出家人说：「如果说苦与乐为他作的话，此也是无记的。」玷牟留又问：「瞿昙！苦与乐为自他之作的吗？」佛陀告诉玷牟留外道的出家人说：「如果说苦与乐为自他之作的的话，这也是无记的。」玷牟留又问：「瞿昙！苦与乐，不是自己所作，也不是他人所作，那么，为无因而作的吗？」

佛陀告诉玷牟留外道的出家人说：「如果说苦与乐，不是人自作，不是他人所作，为无因而作的的话，这也是无记的了」。

广说如上面之阿支罗迦叶经里面所说的，乃至世尊为玷牟留外道的出家人授第一之记（阿罗汉果）。

杂阿含经卷第十二完

杂阿含经卷第十三

三〇四、六六经：本经叙述六内处、六外处、六识身、六触身、六受身、六爱身等均非为我。如实而知的话，就是向于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留搜之调牛聚落。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将为你们说法。初、中、后都善。为善的义，善的味，是纯一满净，是梵行清白之法。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有六种之六法。甚么叫做六种之六法呢？所谓六内入处、六外入处、六识身、六触身、六受身、六爱身是。

甚么叫做六内入处呢？所谓眼入处、耳入处、鼻入处、舌入处、身入处、意入处是。甚么叫做六外入处呢？所谓色入处、声入处、香入处、味入处、触入处、法入处是。甚么叫做六识身呢？所谓眼识身、耳识身、鼻识身、舌识身、身识身、意识身是。甚么叫做六触身呢？所谓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触是。甚么叫做六受身呢？所谓眼触生之受、耳触生之受、鼻触生之受、舌触生之受、身触生之受、意触生之受是。甚么叫做六爱身呢？所谓眼触生之爱、耳触生之爱、鼻触生之爱、舌触生之爱、身触生之爱、意触生之爱是。

如果有人说是『眼就是我』的话，这是不然的（不对的），为甚么呢？因为眼根为有生灭之故。如果说眼就是我的话，我就应该受生死的了。因此之故，这并不尽然。像如是的，如果有人说色境，或者是眼识，或者是眼触，或者是眼触生之受，就是我的话，也就统统为不然的。为甚么呢？因为眼触生之受等，均为是有生灭之法之故。如果说眼触生之受是我的话，我又应该要受生死的了。因此之故，说眼触生之受等是我的话，就不尽然的了（不对的了），是故眼触生之受，并不是我。像如是的，耳、鼻、舌、身、意触生之受，统统并不是我。为甚么呢？因为意触生之受等，是有生灭之法之故。如果是我的话，我又应该要受生死的了。因此之故，说意触生之受等是我，那是不尽然的（不对的）。是故意触生之受，并不是我。

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如实而知道眼之所作、智之所作、寂灭之所作的话，就能开发神通，而正向于涅槃。要怎样如实而知见眼之所作，...乃至正向于涅槃呢？要像如是的，比丘们！眼为非我。如由于色境与眼识而为眼触，而由眼触的因缘所生的受—内觉或苦、或乐、不苦不乐（苦受、乐受、舍受），这些都观察为非我。耳、鼻、舌、身、意，也如是之说。这名叫做如实而知见眼所作...，乃至正向于涅槃。这名叫做六六法经。」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〇五、六入处经：本经叙述由于不如实而知见眼，乃至不苦不乐受，而染着之故，会有生，乃至纯大苦聚之汇集，反之而如实而知见之故，生乃至纯大苦聚会灭，而正道等成满。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留搜之调牛聚落。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当会为你们说法，是初、中、后都均为是善的。是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所谓六分别、六入处经。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说。

甚么叫做六分别、六入处经呢？所谓对于眼入处，不能如实而知见的话，则对于由于色境与眼根，和眼识而生眼触，而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受—内觉若苦（苦受），若乐（乐受），不苦不乐（舍受）等事，不能如实而知见。由于不如实而知见之故，在于眼，会染着。如由于色境与眼根，以及眼识而生眼触，而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受—内觉若苦（苦受）、若乐（乐受）、不苦不乐（舍受）等均会生染着。像如是的耳、鼻、舌、身、意等根，或者与法境，及意识，而生意触。而由于意触的因缘，而生受—内觉若苦（苦受），若乐（乐受），不苦不乐（舍受），都不能如实而知见。由于不如实而知见之故，就会生染着。像如是的染着的话，就会有其相应（相应于染心的心用。所谓无明之持续的作用），而会有愚闇、顾念，来结缚其心，受长养五受阴，以及当来会有爱、贪、喜等，均会增长。身心会疲恶，身心会烧燃，身心会炽然，身心会狂乱，身会生苦觉。由于彼身生苦觉之故，在于未来世，会有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等，统统会增长。这名称叫做纯一大苦阴聚之集。

诸比丘们！如果对于眼，能如实而知见，如由于色境与眼根，及眼识，而为眼触，而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受—内觉若苦（苦受）、若乐（乐受）、不苦不乐（舍受）等事，能如实而知见的话，则由于如实而知见后，于眼就不会染着。如由色境与眼根与眼识而为眼触，而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受—内觉若苦（苦受）、若乐（乐受）、不苦不乐

（舍受）等，都不会被染着。像如是的，由于耳、鼻、舌、身、意等根，与法境，如实而知见。如由于法境与意根，及意识而有意触，而由于意触的因缘，而生受—内觉若苦（苦受）、若乐（乐受）、不苦不乐（舍受）都能如实而知见的话，则会由于如实而知见之故，对于意，就不会染着。如果由于法境与意根及意识而为意触，而由于意触的因缘而生受—内觉若苦（苦受）、若乐（乐受）、不苦不乐（舍受）等都不染着，就会由于不染着之故，不会相杂（不相应）、不会愚闇、不会顾念、不会系缚，而会损减五受阴。以及对于当来之有的爱、贪、喜，彼彼（各各）染着等事，均会消灭。而身不会疲苦，心不会疲苦，身不烧（不被苦痛燃烧）、心不烧（不被烦恼燃烧）、身不炽然、心不炽然，身会觉得安乐，心会觉得安乐。由于身心会觉得真正安乐之故，对于未来世之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等事，均会消灭。像如是的纯大苦聚阴，会寂灭。

作如是之知，如是之见的话，名叫做正见之修习已满足。而正志、正方便、正念、正定，以及前面曾经说过的正语、正业、正命之清净之修习，都满足。这名称叫做修习八圣道清净满足。八圣道修习满足后，四念处也会修习满足。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都会修习满足。

如法之应知、应了的，都悉知、悉了。如法之应知、应断的，都悉知、悉断。如法之应知、应作证的，都皆作证。如法之应知、应修习的，都均已修习（以上乃提示知、断、证、修之名目，下文为其目的）。

甚么法为应知、应了的，悉知、悉了呢？所谓名色（名为心，指受想行识。色为物，指色身。故名色为身心合一的五阴）。甚么法应知、应断呢？所谓无明及有爱是。甚么法应知、应证呢？所谓明、解脱是。甚么法应知、应修呢？所谓正观是。

如比丘对于此法，应知、应了的都已悉知、悉了。对于此法应知、应断的，都已悉知、悉断。对于此法，应知、应作证的，都已悉知、悉证。对于此法，应知、应修的，都已悉知、悉修。这就名称叫做比丘之断爱结缚，正无间等，究竟苦边。诸比丘们！这就是名称叫做六分别、六入处经」。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〇六、人经：本经叙述眼、色、识，乃至受想思等之法，名为人。此为无常、有为、思愿缘生，为苦的。如断尽无余，就为涅槃。如此知见为之见法。俱舍廿九卷乃引本经以破我执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独在一静处，专精思惟，而作此念：「当比丘的，应该要怎样知，怎样见，才能得以见法呢？」作此念后，从他的禅坐而起，而往诣佛所，到后行礼如仪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我独自在一静处去专精思惟时，曾作此念：『当比丘的，应该要怎样知，怎样见，才能得以见法呢？』」

那时，世尊告诉那位比丘说：「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解说。有二种法，那二种呢？眼与色就是其二。像如是的广说，...乃至并不是其境界之故。为甚么呢？因为眼根与色境之缘，而生眼识，此三事和合为触，触俱而生受、想、思。此四无色阴（识受想

思），和眼，和色（指四大色身），此等之法，就名叫做人。对于此等之法，作为人之想。如众生、那罗（人）、摩闍（人间）、摩那婆（少年）、士夫、福伽罗（补特伽罗，数取趣、众生）、耆婆（寿命）、禅头（有情）等是（以上均为人的代名词）。

又为如是之说：『我用眼见色，我用耳听声，我用鼻嗅香，我用舌尝味，我用身觉触，我用意识法』。他施設此，而又如是而说：『这位尊者有如是之名，如是之姓，如是而食，如是而受苦乐，如是的长寿，如是的久住，如是而寿分齐』（寿终）。比丘啊！这则为是想，则为是志，则为是言说。这些诸法，均为是无常、有为、思愿缘生。如果是无常、有为、思愿缘生的话，那就是苦的。又次，其苦生，则会有其苦之住，其苦之暂灭，其苦之数数出生（更次不断的生苦），可说是一切皆苦的！

如果那些苦，已断尽无余，已吐尽、已离欲、已灭、已息没的话，余苦就不会再相续，不会再出生，就名叫做寂灭，叫做胜妙。所谓舍弃一切有余、一切爱尽、无欲，灭尽而涅槃。由于耳、鼻、舌、身、意根之对于触境为缘，而生身识，此三事和合而为触，触俱而生受、想、思，此四为无色阴（指身等识、受、想、思之四），身根是色阴，此名叫做人。都如上之说...乃至灭尽而涅槃。缘于意根与法境，而生意识，此三事和合而为触。触俱而生受、想、思，此四无色阴（识受想思）及四大，乃为士夫所依，此等之法，就名叫做人。都如上之广说，...乃至灭尽，而涅槃。

如果对于这些法，心随入，而住于解脱不退转的话，则对于彼所起的系着，并没有我的。比丘啊！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就为之见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〇七、见法经：本经叙述的内容和前经同。唯用偈颂说明，是其异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比丘，独自在一静处，专精思惟，而作此念：「应该要怎样知？怎样见？才名叫做见法呢？他思惟后，从禅坐站起，往诣佛所，稽首佛足，然后退坐

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我曾独自在一静处，专精思惟，而作此念：『当一位比丘的，应该要怎样知，怎样见，才能名叫见法呢？现在请问世尊，唯愿为我解说！』」

佛陀告诉比丘说：「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解说。有二种法，如眼根与色境之缘，而生眼识等，如上面所广说过的。尊者！如果以偈来说，就是这样的：

眼色二种缘 生于心心法 识触及俱生 受想等有因
非我非我所 亦非福伽罗 亦非摩 阇 亦非摩那婆
是则为生灭 苦阴变易法 于斯等作想 施設于众生
那罗摩 阇 及与摩那婆 亦余众多想 皆因苦阴生
诸业爱无明 因积他世阴 余沙门异道 异说二法者
彼但有言说 闻已增痴惑 贪爱息无余 无明没永灭
爱尽众苦息 无上佛明说

（由于眼根与色境之二种缘，而生心与心法。识触及俱的话，就会有产生受想等之因的了。这乃非我，也非我所有，也不是福伽罗〔数取趣，众生〕，也非摩 阇〔人间〕，亦不是摩那婆〔少年〕。）

（此乃为有生灭，是苦阴变易之法。对于此等之法，作为人之想，而施設，如：众生、那罗〔人〕、摩 阇〔人间〕，以及摩那婆〔少年〕，和其余的众多之想，均为因于苦阴而生的。）

（以诸业爱、无明为因，而积他世之五受阴。其余的沙门、异道，虽异说二种之法，但那不过是有言说而已，令人听后，多会增痴惑耳。）

（如说贪爱息灭而无余，无明落没而永灭，爱尽时，则众苦自会消息，这乃是具有佛的智明所说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〇八、不染着经：本经叙述若染着于色，乃至法等的話，无常变易时，就会生大苦。如果乃如实而知道色、色集等，故能安隐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诸天、世人，对于色，都被染着，都爱乐而住。然而那些色，如果为无常而变易，而灭尽时，那些诸天、世人，就会生大苦。对于声、香、味、触、法，如被染着，而爱乐而住的话，则那些法如变易，而无常，而灭尽时，那些诸天、世人，都会得大苦住。

如来乃对于色、色集、色灭、色味、色恚、色离，能如实而知。由于如实而知后，对于色就不会再于染着，不会在那里爱乐而住。因

此，那些色如变易、无常、灭尽时，就会生安乐而住。对于声、香、味、触、法、集、灭、味、恚、离，都能如实而知。由于如实而知后，就不会再于染着，不会爱乐而住在那里。因此，那些色变易、无常、灭尽时，就会生安乐而住。为甚么呢？因为由于眼根与色境之缘而生眼识，此三事和合而为触，由于触之缘而有受—若苦（苦受）、若乐

（乐受）、不苦不乐（舍受）。此三受之集，此受之灭，此受之味，此受之恚，此受之离，如实而知。对于彼色的因缘而生阻碍（塞碍），阻碍尽后，名叫做无上的安隐涅槃。

由于耳、鼻、舌、身、意等根与法境之缘，而生意识，此三事和合而为触。由于触

的缘，而生受一若苦（苦受），若乐（乐受），不苦不乐（舍受）。彼之受之集，受之灭，受之味，受之患，受之离，能如实而知，如实而知后，对于彼法的因缘而生的乡阨碍会尽，阨碍尽后，就名叫做无上安稳的涅槃」。

那时，世尊，曾说偈而说：

于色声香味 触法六境界 一向生喜悦 爱染深乐着
诸天及世人 唯以此为乐 变易灭尽时 彼则生大苦
唯有诸贤圣 见其灭为乐 世间之所乐 观察悉为怨
贤圣见苦者 世间以为荣 世间之所苦 于圣则为乐
甚深难解法 世间疑惑生 大闇所昏没 盲冥无所见
唯有智慧者 发蒙开大明 如是甚深句 非圣孰能知
不还受身者 深达谛明了

（对于色声香味触法之六法界，一向都生喜悦，都爱染，而深深的乐着。）

（诸天，以及世间之人，都唯以此为之快乐。然而当变易灭尽之时，就会生起很大的苦恼！）

（唯有诸位贤圣，见其寂灭为之快乐。因为他们对于世间之人所谓快乐之事物，都观察而为怨家之故。）

（贤圣之人所见为苦的，世间的人都以为是快乐的。而世间之人所苦的，对于贤圣来说，却认为是快乐的。）

（对于那些甚深难解之法，世间之人，都生起疑惑之心。由于被大闇所昏没之故，为盲冥，而没有所见。）

（唯有智慧的人，能将蒙冥拨开，而见大明。像如是的甚深之句，如果不是贤圣者的话，谁能了知呢？不会还来世间受身的人，才能深达于真谛而明了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〇九、鹿纽经：本经叙述贪乐于色等的话，虽住于空闲处，也名叫第二住。如不贪乐的话，虽处于高楼重阁，也名叫一一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瞻婆国（鸯伽国之首都，十六大国之一），揭伽池（揭伽莲花池）之侧。

那时，尊者鹿纽（比丘），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如世尊所说的，则有二住，和一一住。为甚么叫做第二住？为甚么叫做一一住呢？」

佛陀告诉鹿纽比丘说：「善哉！善哉！鹿纽！能谘问如来，有关于像如是之义」。佛陀就告诉鹿纽而说：「如果用眼根去认识色境时，发见会快乐可爱的，会令人念念不忘于可意的，是会长养于欲的。那

位比丘见到此境后，因之而喜乐、赞叹、系着而住。爱乐、赞叹、系着而住后（被境所缚而胶着），心里就会一转而欢喜。欢喜后，会深乐。深乐后，会贪爱。贪爱后，就会阨碍。这种欢喜、深乐、贪爱、阨碍（塞碍），就名叫做第二住。对于耳、鼻、舌、身、意来说，也是同样之说。

鹿纽啊！如果有如是像类的比丘（像这一类的比丘）的话，就是怎样的独住于闲静处，仍然名叫第二住。为甚么呢？因为他的爱喜之心不断不灭之故。这种爱欲不断、不知的人，诸佛如来，都说其为第二住。

如果有比丘，对于可爱乐，可意念，会长养于欲贪的色，那位比丘看见此境后，已不会喜乐，不会赞叹，不会系着住。不喜乐、不赞叹、不系着住后，就不会起欢喜

之心。不欢喜之故，就不会深乐。不深乐之故，就不会贪爱，不贪爱之故，就不会阻碍（塞碍）。这种不会欢喜、深乐、贪爱、阻碍，就名叫做一一住。耳、鼻、舌、身、意，也同样于如是之解说。

鹿纽啊！如是的像类的比丘（像这一类的比丘），正使（假如）其住处于高阁重阁（繁荣杂音多的地方），仍然叫做一一住。为甚么呢？因为他的贪爱已尽，已如实而知之故。贪爱已尽、已知的人。诸佛如来，都说其名为一一住」。

那时，尊者鹿纽，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而去。

三一〇、鹿纽经：本经叙述如果眼根看见可爱等色境，而被系着的话，就苦会集，反之，则苦会灭。耳鼻舌身意，也同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瞻婆国的揭伽池之侧。

那时，尊者鹿纽，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说：「善哉！世尊！请为我说法开示。我听法后，当会独住在一静处，去专精思惟，会安住于不放逸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之身为止。」

佛陀告诉鹿纽说：「善哉！善哉！鹿纽啊！你能启问如来，如是之义。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解说」。（嘉许其有向前迈进之心）。

佛陀就告诉鹿纽说：「如果眼根看见可爱乐，可意、可念，而会长养人之欲望的色境时，一旦看见后，他就会赞叹，而被系着，而欣悦、赞叹、系着后，则欢喜会集，欢喜集后，则苦会集聚。耳、鼻、舌、身、意，也是同样之说。

鹿纽啊！假如有一位比丘，眼根看见可爱乐，可念、可意，会长养于欲望之色时，虽然看见了，也不会欣悦，不会赞叹，不被系着。不欣悦、不赞叹、不系着之故，就不欢喜会集聚，不欢喜之集聚之故，则苦就会灭。耳、鼻、舌、身、意等，对于法，也像如是之说。」

那时，尊者鹿纽，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然后作礼而去。

同时，鹿纽尊者，听佛之说法教诫后，就独自一人住于静处，去专精思惟，住于不放逸里，...乃至得阿罗汉果，而心善解脱。

三一、富楼那经：本经叙述富楼那听佛说法后，拟到其出生国去传教，佛间其决心，知其为法不惜身命后，就鼓励其前往弘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富楼那（说法第一），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说：「善哉！世尊！请为我说法开示，我听法后，会独自一人坐在静处，去专精思惟，住于不放逸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之身为止。」

佛陀告诉富楼那说：「善哉！善哉！能启问如来如是之义。你要谛听！要善思念！当会为你解说。如果有比丘，眼根看见可爱、可乐、可念、可意，而会长养欲望之色时，看见后，就欣悦、赞叹，而被系着。由于欣悦、赞叹，被系着后，就会生欢喜。欢喜后，就会乐着。乐着后，就会贪爱。贪爱后，就会阻碍。因为欢喜、乐着、贪爱、阻碍之故，离开涅槃就会很远。对于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之说。」

富楼那啊！如果比丘，眼根看见可爱乐，可念、可意，而会长养人之欲念之色时，虽然看见后，也不会欣悦，不会赞叹，不被系着的话，则由于不会欣悦、不会赞叹，不被系着之故，就不会欢喜。不会欢喜之故，就不会深乐。不深乐之故，就不会贪爱，不会贪爱之故，就不会阻碍。由于不欢喜、不深乐、不贪爱、不阻碍之故，就会渐渐的近于涅槃。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之解说。」

佛陀说后，又告诉富楼那而说：「我已略说法要了，你打算到甚么地方去安住呢？」富楼那白佛言：「世尊！我已经承蒙世尊您的略说教诫了。我现在欲往西方的输卢那（富楼那之出生国），在那里的人间游行化度」。佛陀告诉富楼那说：「西方的输卢那的民众，乃为凶

恶、轻躁、弊暴、好骂而有名的。富楼那啊！你如果听到他们的凶恶、轻躁、弊暴、好骂，而毁辱你时，你当如何去应付呢？」富楼那白佛说：「世尊！如果那些西方输卢那的民众，在我面前，施行凶恶、词骂、毁辱的话，我就会作此念：那些西方输卢那人，很贤善，而有智慧。虽然在我的面前施逞凶恶、弊暴、好骂，而毁辱我，但是犹然尚不见其用手用石来打掷我啊！」

佛陀告诉富楼那说：「那些西方输卢那的民众，如果唯为凶恶、轻躁、弊暴、骂辱你的话，你还可以脱免，但是如果又用手、用石来打掷你时，你当如之何呢？」富楼那白佛说：「世尊！西方输卢那的民众，脱以（假若用）手、用石来加在我的身上时，我当会作此念：输卢那人很贤善，而有智慧，虽然用手、用石来加在我身上，然而并不用刀杖啊！」

佛陀告诉富楼那说：「如果当他们脱以（若用）刀杖来加害你时，你又当如何呢？」富楼那白佛说：「世尊！如果当他们假若用刀杖来加害我时，我当会作此念：那些输卢那的民众，很贤善，而有智慧，虽然用刀杖来加害我，也不见到其杀害我啊！」

佛陀告诉富楼那说：「假如那些人，或者会杀害你的话，你当如何去对付他们呢？」富楼那白佛说：「世尊！假若西方输卢那人，或者会杀我的话，我当会作此念：有诸世尊的弟子，当厌恚其身时，或用刀自杀，或服用毒药，或用绳自系（自吊），或投入于深坑。而那些西方输卢那的民众，很贤善，而有智慧，对于我这朽败之身，用少作方便，便能使我得到解脱。」（指被杀而得解脱，真是功德无量。不免使我走上自杀之途以求解脱之举）。

佛陀说：「善哉！富楼那！你能善学忍辱之行。你现在已堪能在于输卢那的人间，去止住的了。你今应该去度那些未度的，安乐那些未得安乐的，对于未得涅槃的人，使其得证涅槃！」

那时，富楼那，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然后作礼而去。

当时，尊者富楼那，经过一夜，到了翌日的早晨，乃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又将出去，就付嘱卧具，持衣钵而去，而将到西方输卢那的人间游行弘化。到达后，就结夏安居，而为五百位优婆塞说法，建立五百间僧伽蓝（寺院）。那些绳床、卧褥，以及供养众僧的物其，都一一备足。经过三个月后，具足了三明（宿命智证明、生死智证明、漏尽智证明。为无学果之位）。然后，就在于那个地方，进入无余涅槃。

三一二、摩罗迦舅经：本经叙述摩罗迦舅闻佛之略说法要后，广解其义，如眼见色而被系着而失正念的话，就会生众苦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摩罗迦舅（比丘）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说：「善哉！世尊！请为我说法，我闻法后，会独自在一静处，去专精思惟，会住于不放逸里，...乃至不受后有之身为止。」

那时，世尊告诉摩罗迦舅说：「那些诸年轻的，又聪明又利根。他们在我的法与律当中出家未久。而在于我的法与律当中，尚且并没有懈怠过，何况你现在已年老根熟，而欲听我略说的教诫呢？」摩罗迦舅仰白佛说：「世尊！我虽然是年老根熟，但尚欲得听闻世尊略说的教诫。唯愿世尊，为我略说教诫，我闻法后，当会独自一人在于静处，去专精思惟，...乃至自知不受后有之身为止。」第二次、第三次，也像这样的请佛说法。

佛陀告诉摩罗迦舅说：「你今且止！」像如是的经过三次，并不为他讲说，（经过三次后），那时，世尊才告诉摩罗迦舅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你的意见回答我吧！』于是

佛陀告诉摩罗迦舅说：「如果眼根未曾见色境时，你当会欲见与否呢？而在于那色境（指未曾见过的色境），会不会起欲、起爱、起念、起染着吗？」回答说：「弗也！世尊！」对于耳与声，鼻与香，舌与味，身与触，意与法，也像如是的问答。

佛陀告诉摩罗迦舅说：「善哉！善哉！摩罗迦舅！见以见为量，闻以闻为量，觉以觉为量，识以识为量！」佛陀并为其说偈而说：

若汝非于彼 彼亦复非此 亦非两中间 是则为苦边

（如果你，并不是他的话，他又不是此（你），同时也不是彼此两者的中间。这就是名叫苦边（脱离苦聚）。）

摩罗迦舅仰白佛说：「我已知道了，世尊！已经知道了，善逝！」

佛陀告诉摩罗迦舅说：「你是怎样的在我略说法当中，去广解其义呢？」那时，摩罗迦舅，乃说偈颂，仰白佛陀而说：

若眼已见色 而失于正念 则于所见色 而取爱念相
取爱乐相者 心则常系着 起于种种爱 无量色集生
贪欲恚害觉 令其心退减 长养于众苦 永离于涅槃
见色不取相 其心随正念 不染恶心爱 亦不生系着
不起于诸爱 无量色集生 贪欲恚害觉 不能坏其心
小长养众苦 渐次近涅槃 日种尊所说 离爱般涅槃
若耳闻诸声 心失于正念 而取诸声相 执持而不舍
鼻香舌尝味 身触意念法 忘失于正念 取相亦复然
其心生爱乐 系着坚固住 起种种诸爱 无量法集生
贪欲恚害觉 退减坏其心 长养众苦聚 永离于涅槃
不染于诸法 正智正念住 其心不染污 亦复不乐着
不起于诸爱 无量法集生 贪瞋恚害觉 不退减其心
众苦随损减 渐近般涅槃 爱恚般涅槃 世尊之所说

（如果眼根已经看见过色境，而失去了其正念的话，就会在于所见之色境，取爱念之相。如果取爱乐之相的话，其心就会常于系着，而起种种之爱念，即无量的色相，就会集而生起！这就是贪欲、瞋恚、痴害之觉作用，使其心退减的。会长养了众苦，而永远离开了涅槃。）

（假如见过色境，而不取相的话，则其心就会随之而起正念。不会被恶心之爱所染，也不会生起系着之念，不会生起诸爱。虽有无量之色相之聚集生起，然而贪欲、瞋恚、痴害之觉，也不能毁坏其心。虽然有了少少的众苦之长养，然而也会渐次而近于涅槃。日种的最尊者〔世尊〕所说之教法，乃说离开爱念，就会有了一般涅槃〔日

种为瞿昙之异称，瞿昙仙人之后裔，也就是世尊之本姓〕。)

(假如以耳根去闻诸声境时，其心就失去了正念，而取着于诸声相，而执持不舍。以鼻根嗅香境，以舌根尝味境，以身根感触于触境，以意根念于法境，而忘失了正念，取相也是这样的话，则其心就会生爱乐而会被系着，而住于坚固，而起种种诸爱念，无量之法，也就聚集而生。这是被贪欲、瞋恚、痴害之觉，所退减，而毁坏其心的。会长养众多的苦聚，而永远离开涅槃。)

(假如不去染着于诸法，而住于正智正念，其心不会染污，又不会乐着的话，就不会生起诸爱念。虽有无量之法之聚集而生，而贪欲、瞋恚、痴害之觉，也不能退减其心。众苦也会随之而损减，而渐渐的
近于涅槃。爱尽就是般涅槃，乃为世尊所说之法！)

这名叫做世尊略说法之中，能广解其义。

佛陀告诉摩罗迦舅说：「你乃真正能够在于我略说之法中，广解其义的了！为甚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如你所说之偈那样：

「若眼见众色 忘失于正念 则于所见色 而取爱念相...。」其它都如前广说的。」

(也就是佛陀嘉许摩罗迦舅所说之偈为正确的。重出的偈只四句，其它都如上偈。)

那时，尊者摩罗迦舅，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然后作礼而去。

同时，尊者摩罗迦舅，对于世尊略说法中，去广解其义后，就独自一人在于静处，去专精思惟，而住于不放逸里。...乃至成就阿罗汉果，心得解脱。

三一三 经法经：本经叙述见色而不起贪觉的人，就是如实而知者。是名有经法—高尚经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经法。诸比丘们！如崇向（崇高经法），而对于经法能异于从前之信，异于欲，异于闻，异于思惟，异于见解，谛审而忍住（安住），而正知而说的话，就是：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的了。」

诸比丘们仰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善哉！世尊！唯愿广说，诸比丘们听后，当会信受奉行！」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讲说。比丘们！眼根见色境后，虽然觉知色，但已不觉起对于色之贪欲念。如我先前对于被眼所认识的色境时，会有贪念，而现在对于被眼所认识的色境时，并没有贪念，都如实而知。

当比丘的，他的眼根见到色境后，觉知为色境，而不起对于色境之贪念。觉得我先前之眼的认识，会有贪念，而说：『现在的眼根认识色境时，已没有贪念，已能如实而知』的话，你们诸比丘们！会觉得如何呢？他对于此事为有信、有欲、有闻、有行与思惟、有谛审而忍住（安住于其里面）与否呢？」诸比丘回答说：「如是，世尊！」

佛陀说：「如归于此法的话，是否为如实而正知那些所知所见的吗？」大众回答说：「如是，世尊！」

佛陀说：「对于耳、鼻、舌、身、意等认识法等事，也是同样之说。诸比丘们！这名叫做『有经法』。当比丘的，如果对于此经法崇向，而对于从前之异信、异欲、异闻、异行、异思惟、异见，能谛审而忍住，如实而正知而说的话，就是所谓：我生已尽，梵

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的了。」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一四、断欲经：本经叙述如果对于六处能够断欲的话，则于未来世，就永不会再生的了。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断欲！如果能断除眼欲后，则眼就会已断、已知（指已知道欲念之可怕，而不会再有眼欲之生起）将其根本断除，则如截断多罗树头一样，在于未来世，永远不会再于生起的了。耳、鼻、舌、身、意，也同样的解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一五、本经叙述眼等若生，则会有苦之生，有老病死之出现，眼等灭时，苦与老病死也就会灭。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眼生、住、转、出的话，则苦会由之而生，病会住于其中，老死会依之而出现。耳、鼻、舌、身、意等，也同样之解说。

如果眼灭、息、没的话，则苦之生，会则时消灭，病会则时息止，老死也会隐没。耳、鼻、舌、身、意等，也同样之解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一六、眼无常经：本经叙述眼等为无常之故，会受苦，不能如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眼为无常的。如果眼是常住的话，就不应该会受到逼迫之苦。也应该可以对于眼，能欲使其如是，欲使它不如是（叫它怎样，应该都能如意才对）。然而因为眼是无常之故，因此之故，眼会受到逼迫之苦之生起。也因此之故，不得对于眼，欲使它如是，不使它如是（叫它要怎样，叫它不可那样，均不能如意）。耳、鼻、舌、身、意等，也是如是之解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一七、眼苦经：本经叙述眼等为苦，不能如意，如前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眼为苦的。如果眼是乐的话，就不应该会受逼迫之苦，应该得以对于眼，欲令其如是，令其不如是（解同前）。但是因为眼是苦之故，会受逼迫之苦，不得对于眼，欲令其如是，令其不如是。耳、鼻、舌、身、意等，也同样之解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一八、眼非我经：本经叙述眼为非我之故，会受逼迫之苦，不能如意，如前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眼为非我。如果眼是我的话，就不应该会受逼迫之苦。应得对于眼，欲令其如是，令其不如是（解同前）。但是由于眼乃非我之故，会受逼迫之苦，不得对于眼，欲令其如是，令其不如是。耳、鼻、舌、身、意等，也是同样之解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像以上之内六入处之三经一样，对于外六入处之三经，也如是之说。

三一九、一切经：本经叙述六根、六境就是一切。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名叫生闻的婆罗门，往诣佛所，和佛共相问讯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瞿昙！所谓一切者，到底为甚么叫做一切呢？」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所谓一切者，就是说十二入处，也就是眼对色，耳对声，鼻对香，舌对味，身对解，意对法，这就是叫做一切。如果又有人说：『这不是一切。沙门瞿昙所阐说的一切，我今要把它舍弃而不用，要别立其余种类为一切』的话，他唯有言说而已，如

果问他时，他又不知道，只增其疑惑耳。

为甚么呢？因为非其境界之故」。（也就是说除了十二入处—六根、六境之外，就不能正确的指出一切）

那时，生闻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奉行！

三二〇、一切有经：本经叙述眼、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而生受，为一切有，耳等也如是。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名叫生闻的婆罗门，往诣佛所，和佛共相问讯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说：「瞿昙！我要请问您所谓一切有的事情。到底甚么叫做一切有呢？」

佛陀告诉生闻婆罗门说：「我现在问你，你要随你的意见来回答我。婆罗门啊！眼是否为有呢？」回答说：「是有啊！沙门瞿昙！」佛陀说：「色是否为有呢？」回答说：「是有的，沙门瞿昙！」

佛陀说：「婆罗门！有色境，也有眼根与眼识，而为眼触。由于有眼触的因缘，而生受，所谓若苦（苦受），若乐（乐受），不苦不乐（舍受）与否呢？」回答说：「是有的，沙门瞿昙！」

佛陀对于耳、鼻、舌、身、意等，也和眼、色等之说法一样。像如是广说，...乃至非其境界故」。

佛说此经后，生闻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然后从座站起而去。

三二一、一切经：本经叙述的内容如同前二经，不过由另一角度去说明一切法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名叫生闻的婆罗门，往诣佛所，和佛共相问讯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说：「沙门瞿昙！我要请问您有关于所谓一切法之事。到底甚么叫做一切法呢？」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眼根及色境，和眼识而为眼触。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受，所谓或苦（苦受），或乐（乐受），不苦不乐（舍受）。这就名叫一切法。如果又有人说：『这并不是一切法，沙门瞿昙所讲说的一切法，我今要舍弃，要更立一切法』的话，这唯有其言而已。假如你经过几次的问他，他也说不知道，只增其痴惑而已。为甚么呢？因为并不是其境界之故。」

佛说此经后，生闻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然后从座站起而去。

如『生闻婆罗门所问的三经』之外，还有『一位比丘所问的三经』，以及『尊者阿难所问的三经』和『世尊为法眼、法根、法依三经』等，均如上说的那样。

三二二、眼内入处经：本经叙述对于六内处、六外处之可见、不可见、有对、无对之分别讲解。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往诣佛所，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世尊！如世尊说的：『眼是内入处』。然而世尊只略说，并不广分别。到底为甚么眼是内入处呢？」

佛陀告诉那位比丘说：「眼是内入处，是四大所造的净色，为不可见有对之色。耳、鼻、舌、身，也是内入处，也是同样之解说（色法十一—五根、五境、无表色。此中眼等之五根，以及声香味触之四尘，并不是眼所见的，叫做不可见。根指胜义根，也就是感觉器官本源的要素。故为看不见的。然而为极微所成之故，为之有对色。极微为地水火风四大的极小单位，请参酌劣译俱舍学，以下同）。

比丘又白佛说：「世尊！如世尊所说的：意是内入处，然而并未广大分别的解说，到底为甚么意是内入处呢？」佛陀告诉比丘说：「意为内入处就是指心、意识。这并不是色境（不是物体），故为不可见无对。就名叫做意内入处」。（心意识为精神现象，是吾人的认识主观，故为不可见，也是无对的一无对碍。对碍即如石会碍手，手会碍石等，自他互为有碍）。

比丘又问：「如世尊说：色为外入处。然而世尊只为略说耳，并不广分别。到底怎么办呢？世尊！为甚么色为外入处呢？」佛陀告诉比丘说：「色之所谓外入处，就是说色为四大所造的，是可见、有对的（可以看见，也有质碍）。这叫做色是外入处」。比丘又白佛说：「世尊您说声是外入处，也未广分别。到底为甚么声是外入处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如声为四大所造的，为不可见有对的。如声之解说一样，香、味等也同样的解说」。比丘又问：「世尊说触为外入处，然而未广分别。到底触为甚么是外入处呢？」佛陀告诉比丘说：「触为外入处，就是说触乃四大以及四大所造之色之故，是不可见有对的。这名叫做触为外入处」。比丘又问：「世尊说：法为外入处，然而未广分别。到底法为甚么叫做外入处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法为外入处，就是因为十一入所不摄的，乃为不可见无对的。这名叫做法外入处」。（十一入为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和色声香味触之五境。俱舍论说：法境处乃摄除了五根、五境，及心王外之余法。也就是说无表色、四十六心所、十四不相应法、三无为之六十四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二三、六内入处经：本经叙述有眼等之六内入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六种内入处。所谓眼内入处，耳、鼻、舌、身、意内入处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二四、六外入处经：本经叙述有色等之六外入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六种外入处。那六种呢？所谓色是外入处，声、香、味、触、法是外入处。这名叫做六外入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二五、六识身经：本经叙述有眼识身等之六识身。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六种识身。那六种呢？所谓眼识身、耳识身、鼻识身、舌识身、身识身、意识身，这名叫做六识身。」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二六、六触身经 本经叙述有眼触身等之六触身。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六种触身。甚么叫做六触身呢？所谓眼触身、耳触身、鼻触身、舌触身、身触身、意触身，这名叫做六触身。」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二七、六受身经：本经叙述有眼触之受等六受身。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六种受身。那六种呢？所谓眼触生之受，耳、鼻、舌、身、意触生之受，就名叫做六受身。」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二八、六想身经 本经叙述有眼触生之想等六想身。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六种想身。那六种呢？所谓眼触生之想，耳、鼻、舌、身、意触生之想，就是名叫六想身。」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二九、六思身经：本经叙述有眼触生之思等六思身。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六种思身。那六种呢？所谓眼触生之思，耳、鼻、舌、身、意触生之思。这名叫做六思身。」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三〇、六爱身经：本经叙述眼触生之爱等六爱身。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六种爱身。甚么为六爱身呢？所谓眼触生之爱，耳、鼻、舌、身、意触生之爱。这名叫做六爱身。」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三一、六顾念经：本经叙述有色顾念等之六顾念。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六种顾念。那六种呢？所谓色顾念、声顾念、香顾念、味顾念、触顾念、法顾念。这名叫做六顾念。」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三二、六覆经：本经叙述色之有漏，乃至法之有漏，为六覆。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六种覆。那六种呢？所谓色之有漏，是取心覆藏（有漏之六处，会取着隐覆）。声、香、味、触、法之有漏，是取心覆藏。这叫做六覆」。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三三、无常经：本经叙述过去、未来、现在之眼等是无常，多闻的圣弟子都向于离欲灭尽。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过去、未来之眼是无常，何况现在之眼！多闻的圣弟子们，作如是的观察的人，就不会回顾过去之眼，也不欣乐未来之眼。对于现在之眼，会生厌，会向于离欲、灭尽。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之说。」

如无常经那样，像如是的苦、空、非我之经，也如是之说。如内入处之四经，外入处之四经，也如是之说。

三三四、有因有缘有缚法经：本经叙述六根为业之因，缘缚、业为爱之因，缘缚、爱为无明之因，缘缚无明为不正思惟之因，缘缚不正思惟，乃生于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留搜的调牛聚落。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会为你们说法，为初、中、后都是善，是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之法。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所谓有因、有缘、有缚法之经是。甚么叫做有因、有缘、有缚法之经呢？所谓眼，就是有因、有缘、有缚。甚么叫做眼因、眼缘、眼缚呢？就是说：眼就是业之因，业之缘，业之缚。业是有因、有缘、有缚。甚么叫做业因、业缘、业缚呢？所谓业就是爱之因，爱之缘，爱之缚。爱是有因、有缘、有缚。甚么叫做爱因、爱缘、爱缚呢？所谓爱乃是无明之因，无明之缘，无明之缚。无明是有因、有缘、有缚。甚么叫做无明因、无明缘、无明缚呢？所谓无明就是不正思惟之因，不正思惟之缘，不正思惟之缚。不正思惟是有因、有缘、有缚。甚么是不正思惟因、不正思惟缘、不正思惟缚呢？所谓由于眼与色，而生不正思惟，而生于痴是。

缘于眼与色，而生不正思惟，生于痴，那种痴就是无明。由于痴而求欲，名叫做爱，由于爱所作出来的，就名叫做业。像如是的，比丘！会有不正思惟之因，就是无明，是为了爱，是无明的因爱，为了爱之因，而为业，其业之因，为眼、耳、鼻、舌、身、意，也像如是之说。这就名叫做有因、有缘、有缚法之经。」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三五、第一义空经：本经叙述六根生时，没有来处，灭时也没有去处，为因缘而起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留搜的调牛聚落。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今当为你们说法。为初、中、后都善之法。也是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之法。所谓第一义空经是。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解说。

甚么叫做第一义空经呢？诸比丘们！所谓眼生时，并没有来之处，灭时，也没有去处。像如是的，眼并不是实在而生，一旦生后，也会尽灭。虽然有业报，但是却并没有作者。此阴消灭后，异阴就会相续，除了俗数法（俗谛的因果）者外。耳、鼻、舌、身、意，也像如是之说，也是除了俗数之法。

所谓俗数法，乃谓：此有故，彼会有。此起之故，彼会起。如由于无明之缘，而有行，由于行之缘，而有识，...广说乃至纯大苦聚之集起。又次，此无之故，彼也就无，此灭之故，彼也会灭。所谓由于无明之灭之故，行也就消灭。行消灭之故，识也就消灭。像如是的广说，乃至纯大苦聚也消灭。比丘们！这就是第一义空法经」。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三六、喜行经：本经叙述有六喜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六种喜行 那六种呢？像如是的，比丘们！如果以眼根看见色而会欢喜的话，就会在于那色境之处而行作。以耳听于声，以鼻嗅于香，以舌尝于味，以身触于触，以意认识于法，而起喜的话，就会在于那法境之处而行作。诸比丘们！这叫做六喜行。」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三七、六忧行经：本经叙述有六忧之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六种的忧行 那六种呢？诸比丘们！如果以眼看见色而会忧的话，就会在于那色境之处而行作。以耳听于声，以鼻嗅于香，以舌尝于味，以身触于触，以意认识于法，等，如果会起忧的话，就会在于那法境之处而行作。诸比丘们！这叫做六忧行。」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三八、六舍行经：本经叙述有六舍之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六种的舍行 那六种呢？诸比丘们！所谓眼看见色而起舍念（不喜不忧）的话，就会在于那色境之处，而行作。以耳听于声，以鼻嗅于香，以舌尝于味，以身触于触，以意认识于法，等，如果起舍念（不喜不忧）的话，就会在于那法境之处，而行作。这叫做六舍行」。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三九、六常行经 本经叙述六根对六境时，如果不苦不乐，就为之常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六种常行 那六种呢？所谓若比丘，以眼看见色时，不苦、不乐，而正念正智，而住于舍心。以耳听于声，以鼻嗅于香，以舌尝于味，以身触于触，以意认识于法，等，也能起不苦、不乐之舍，而住于正念正智。这就名叫比丘之六常行」。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四〇、六常行经：本经叙述六常行成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六种常行 那六种呢？如果比丘以眼见色时，不会觉苦，不会觉得乐，而舍，其心安住于正念正智。以耳听于声，以鼻嗅于香，以舌尝于味，以身触于触，以意认识于法，而能起不苦，不乐之舍，其心安住于正念正智。（就是六常行）。假若比丘，能成就此六常行的话，乃在于世间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四一、六常行经：本经叙述成就六常行者，应恭敬他。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六种常行 那六种呢？假如比丘以眼看见色时，能够起不苦、不乐之舍，其心住于正念正智。以耳听于声，以鼻嗅于香，以舌尝于味，以身触于触，以意认识于法，也能起不苦、不乐之舍，其心安住于正念正智（就是六常行）。假若比丘成就此六常行的话，乃为世间非常难得的事。是大众应承事、恭敬、供养的，也就是可为世间的无上福田。」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四二、六常行经：本经叙述舍利弗等比丘乃成就六常行者，可为无上的福田。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六种常行，那六种呢？假若比丘，以眼看见色时，能起不苦、不乐之舍，其心安住于正念正智。以耳听于声，以鼻嗅于香，以舌尝于味，以身触于触，以意认识于法，而能不苦、不乐之舍，而心安住于正念正智。（就是六常行）。如比丘能成就此六常行的人，当知就是舍利弗等人。舍利弗比丘，以眼看见色境后，会起不苦、不乐之舍，其心安住于正念正智。以耳听于声，以鼻嗅于香，以舌尝于味，以身触于触，以意认识于法时，都能起不苦、不乐之舍，其心都安住于正念正智。舍利弗比丘，乃成就此六常行之故，为世间非常的难得的人。应该是大众所承事、恭敬、供养的。是世间无上的福田」。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十三完

杂阿含经卷第十四

三四三、浮弥经：本经叙述众外道问尊者浮弥，有关于苦、乐为谁所作的问题。浮弥答为从缘而起，众外道不悦。后尊者请教舍利弗，舍利弗说其为如法而说。尊者阿难乃将二尊者的问答具白于佛：佛即印可其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那时尊者浮弥比丘，乃住于耆闍崛山。

这时，有众多的外道的出家人，诣于尊者浮弥之住处。到后，共相问讯，而互道庆慰。共相问讯庆慰后，就退坐在一边。他们对尊者浮弥而说：「我们欲有所请问，您是否有闲暇的时间回答我们吗？」

尊者浮弥回答诸外道的出家人说：「随你们之问，当会为你们解答的」。那时，诸外道的出家人问尊者浮弥说：「苦与乐，是否为自作的吗？」

尊者浮弥回答而说：「诸外道的出家人们！如果说苦乐为自作的话，这乃世尊所说的：此是无记。」（苦与乐等果，均为是因缘所生，此乃为业力所招引，故并没有作者。而众生都误执为有我、有作者，故佛说为无记）。

诸外道又问：「苦与乐，是否为他作的吗？」回答说：「苦与乐是他作？这也是世尊所说的无记。」又问：「苦与乐为自他共作的吗？」回答说：「苦与乐为自他而作？这也是世尊所说的无记」。又

问：「苦与乐非自非他，无因而作的吗（无因而生起的吗）？」回答说：「苦与乐非自非他无因而作者，也是世尊所说的：此是无记。」

诸外道的出家人又问：「到底如何呢？尊者浮弥啊！我们问你：苦乐是自作与否？你说此为无记。问你：苦乐是他作的吗？你也说是无记。问你：苦乐是否自他而作的？你也说为无记。问你苦乐非自非他、无因而作的与否？你也说言是无记。那么，我再问你！沙门瞿昙说苦乐到底是怎么生起的呢？」

尊者浮弥回答说：「诸外道的出家人们！世尊乃说：苦与乐，是从因缘起而生起的。」（由因缘而生起的）。这时，诸外道的出家人，听尊者浮弥所说的，心里觉得不喜悦，乃呵责几声后，离开那里。

那时，尊者舍利弗在和浮弥相离不远的地方，坐在一树下。尊者浮弥知道外道的出家人们，已离开后，就往诣尊者舍利弗之处。到后，曾和舍利弗面相庆慰一番。庆慰后，就将与诸外道的出家人的问答事，具白尊者舍利弗而说：「我作这种回答，是否谤毁世尊之如说而说吗？是否为不如法而说吗？此是否顺随于法而行于法吗？能得不被其它的因于其余的论议的学者来难诘呵责的理由吗？」

尊者舍利弗说：「尊者浮弥！你所说之语，并不诽谤如来，你乃如说而说，也是如法而说，是遵照法去行，依法去说的。不会被因于其余的论议之人来难诘呵责的。为甚么呢？因为世尊说过苦乐均从因缘而生起之故。尊者浮弥！那些沙门、婆罗门所问的『苦乐自作』与否？这也是从因缘而生起的。如果说不从因缘而生起者，绝对没有这个道理。至于所问的苦乐他作？苦乐自他作？非自非他无因而作之说等，统统都是由于因缘而生起的。如果说不从因缘而生的话，那是没有这个道理的！尊者浮弥！那些沙门、婆罗门所说的苦乐自作与否，

也是缘于触而生的（而感受到的）。假如说不从触而生的话，是没有这个道理的了（也就是除了感触以外，就不会产生苦受、乐受等事）。至于苦乐他作与否？自他而作与否？非自他无因而作与否等，都由于感触而起的。如果说不缘于触而会生起的话，就没有这个道理的了（眼根、色境之缘而生识，由于眼根、色境、眼识之三事和合为之触。一切苦乐均由于触而得以生起的。所谓六根六境之缘而生六识，由于此三事和合而生触。由于因缘而感受苦乐等是。）

那时，尊者阿难，在于离开舍利弗不远的地方，坐在于一树下。因此，能听到尊者舍利弗和尊者浮弥所论说之事。他听后，就从座位站起，往诣佛所，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就将尊者浮弥与尊者舍利弗共论之说，一五一十的具向世尊禀报。

佛陀告诉阿难说：「善哉！善哉！阿难！尊者舍利弗，乃遇有来问的人，就能随时的回答。善哉！舍利弗！他有应时之智之故，有人来问时，能作随时之回答。如果为我的声闻弟子的话，应该在遇随时来问的人，就应作随时之回答，有如舍利弗所说的才对！

阿难！我在于往昔之时，住在于王舍城的山中之仙人住处时，有诸外道的出家人，也用像如是之义，如是之味，来问过我。我为了他们而以如是之义，如是之句，如是之时，而为之记说，都和尊者舍利弗所说的。

阿难！如果有诸沙门、婆罗门，说苦乐为自作的话，我就会到他那里去反问而说：『你实在作此说，说苦乐为自作的吗？』他如回答我而说：『如是』的话，我就会再问他：『你能坚执而持此义而说此为真实，其余的都是愚痴的，那是我所不承诺之事。为甚么呢？因为我所说的苦乐所生起之事，乃和此不同之故』。他如果问我而说：『为甚么瞿昙你所说的苦乐所起，乃异与此呢？』我当会回答而说：『因为从其因缘而生起苦乐之故』。像如是的如果有人说是他作，或者说是自他之作，或者说是非自非他无因而作的话，我也会到那里去说如上之说」。

阿难仰白佛说：「如世尊所说之义，我已经解知了。如有生之故，就会有老死。并不是缘于其它的。如有生之故，而会有老死，...乃至有无明之故，才会有行，并不是缘于其它的。有了无明之故，才有了行，则无明若消灭时，行也就会消灭，...乃至生若消灭，则老、病、死、忧、悲、恼、苦，也会消灭。像如是的纯大苦聚都会消灭。」

佛说此经后，尊者阿难，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然后，作礼而去。

三四四 拘絺罗经：本经叙述摩诃拘絺罗向舍利弗问法，一再的追问。舍利弗最后乃说只要断无明而生明，无须更求。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诃拘絺罗，都住在于耆闍崛山。这时，尊者摩诃拘絺罗，在于晡时（下午申时）从禅定中醒起，乃往诣尊者舍利弗之住处，到后，共相庆慰。共相庆慰后，退坐在一边。他向尊者舍利弗说：「想请问您，不知有闲暇的时间，见到您的回答与否吗？」尊者舍利弗对尊者摩诃拘絺罗说：「仁者，但问无妨，我所知的，当会回答你」。

尊者摩诃拘絺罗对尊者舍利弗说：「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此法与律，要成就甚么法，才能名叫见具足、直见成就、成就于佛之不坏净，来入于正法，得此正法，悟此正法呢？」尊者舍利弗对尊者摩诃拘絺罗说：「多闻的圣弟子，对于不善之法，能如实而知，不善之根，能如实而知。对于善法，能如实而知，对于善根，能如实而知。

甚么叫做不善之法，能如实而知呢？如不善的身业、口业、意业，就是名叫不善之法。像如是的的不善之法，能如实而知是。甚么叫做不善根，能如实而知呢？所谓三不善根—贪不善根、恚不善根、痴不善根，就是名叫不善根。像如是之不善根，能如实而知是。

甚么叫做善法，能如实而知呢？所谓善的身业、口业、意业，就名叫做善法。像如是的善法，能如实而知是。甚么叫做善根能如实而知呢？所谓三善根—无贪、无恚、无痴，就是名叫三善根，像如是的善根能如实而知是。

尊者摩诃拘絺罗！如是多闻的圣弟子，对于不善之法，能如实而知，不善之根，能如实而知，善法能如实而知，善根能如实而知。因此之故，对于此法与律，能正见具足，直见成就，对于佛所说之不坏净成就，来入于正法，得此正法，悟此正法！」

尊者摩诃拘絺罗对尊者舍利弗说：「是的！确实是这样。然而还有其它的吗？」尊者舍利弗说：「有的。如果多闻的圣弟子对于食，能如实而知，对于食之集，食之灭，食之灭道迹，能如实而知。

甚么叫做对于食，如实而知呢？所谓四食是。那四种呢？第一为粗抔之食（段食），第二为细触食（触食），第三为意思食（思食），第四为识食。这名叫做食。像如是之食，能如实而知。（1.粗抔食：为日常茶饭等饮食。所食的都是物质的食粮可分为多少餐次段落，叫做段食。凡是能资益增长吾人的身心作用的，都可名叫食。2.细触食：就是由于根、境、识之三，和合而生之诸触，对其所取之境，而生喜乐等受，可摄益心、心所，因此而长养诸根四大。3.意思食：意欲思愿之食。也就是思心所相应的意欲。这对于有情的生命延续，有强大的作用。4.识食：执取身心与染爱相应之识，众生的生命才能维持。人死了，即此识就不会再执取人体。是有取识之食）。

甚么叫做食之集，如实而知呢？所谓当来之有，都俱有了爱喜贪，乐着于彼彼（各处）的话，就名叫做食之集。像如是的，对于食之集，能如实而知。甚么叫做食之灭，如实而知呢？如果当来有了有（再生），俱有了爱喜贪，乐着于彼彼（各处），而对于这些，均已无余存，已断舍、吐尽、离欲、灭息而没，就名叫做食灭。像如是的食灭，能如实而知。甚么叫做食灭道迹，如实而知呢？所谓八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这名叫做食灭道迹。像如是的食灭道迹，如实而知。

如果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此食，能如实而知，对于食集能如实而知，对于食灭能如实而知，对于食灭道迹，能如实而知的话，即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正法与律，都能正见具足，都能直见成就。对于佛的不坏净，能够成就，来入于正法，得此正法，悟此正法！」

尊者摩诃拘絺罗又问尊者舍利弗说：「确实有此事，然而更有其余的吗？」尊者舍利弗说：「尊者摩诃拘絺罗！还有其它啊！如多闻的圣弟子，对于病，能如实而知，对于病之集，能如实而知，病之灭，如实而知，病之灭道迹如实而知。

甚么叫做有病，能如实而知呢？所谓三病—欲病、有病、无明病是。这叫做病。像如是之病，能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病之集，能如实而知呢？无明之集就是病之集，此名叫做对于病之集，能如实而知。甚么叫做对于病之灭，能如实而知呢？无明之灭，就是病之灭。像如是的对于病之灭，能如实而知。甚么叫做病之灭道迹，能如实而

知呢？所谓八正道—如前面所说的。像如是的对于病之灭道迹，能如实而知。如果多闻的圣弟子，对于病能如实而知，对病之集，能如实而知，对于病之灭，能如实而知，对于病之灭道迹，能如实而知的话，即因此之故，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此法与律，能正见具足，...乃至悟此正法。」

尊者摩诃拘絺罗，问尊者舍利弗说：「确实有这些事。然而更有其它的吗？」尊者舍利弗对尊者摩诃拘絺罗说：「还有其余的。多闻的圣弟子，对于苦，能如实而知，对于苦之集，能如实而知，对于苦之灭，能如实而知，对于苦灭道迹，能如实而知。

甚么叫做对于苦，如实而知呢？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恩爱别苦、怨憎会

苦 所欲不得苦，像如是的，如果略说的话，就是五受阴之苦。这叫做苦，像如是之苦，能如实而知。甚么叫做苦之集，如实而知呢？所谓当来之有，而具有了爱喜贪，都在于彼彼（各各）集着，就叫做苦之集，像如是的，对于苦之集，能如实而知。甚么叫做，苦之灭，如实而知呢？如果当来有了有，而俱有了爱喜贪，彼彼（各处）都染着，对于这些均已断除无余，...乃至息没，就叫做苦之灭。像如是的，对于苦之灭，能如实而知。甚么叫做苦灭道迹，如实而知呢？所谓入圣道，如上面所说的。就叫做苦之灭道迹。像如是的，对于苦之灭道迹，能如实而知。

多闻的圣弟子，像如是的，对于苦，能如实而知，对于苦之集、苦之灭，苦之灭道迹，能如实而知的话，即如是的圣弟子，对于我之法与律，具足了正见，直见成就，对于佛之不坏净成就，来入于正法，得此正法，悟此正法！」

又问尊者舍利弗而说：「确实有此法，然而还有其余的吗？」尊者舍利弗说：「还有其余的。所谓多闻的圣弟子，对于老死能如实而知，对于老死之集，能如实而知，老死之灭，能如实而知，老死之灭道迹，能如实而知等事，都如前面之分别经里所说的。

甚么叫做老死之集，能如实而知呢？所谓生之集，就是老死之集，生之灭，就是老死之灭，老死之灭道迹，就是所谓八正道，如前述。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此老死，能如实而知，乃至对于老死之灭道迹，能如实而知的话，即像如是的圣弟子，对于我之法与律，都正见具足，直见成就，对于佛之不坏净成就，来入于正法，得此正法，悟此正法。像如是的，对于这些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等，圣弟子，对于此行，能如实而知，对于行之集、行之灭，行之灭道迹，能如实而知。

甚么叫做对于行，能如实而知呢？行有三种。所谓身行、口行、意行是。像如是的，如实而知道行。甚么叫做行之集，如实而知呢？无明之集，就是行之集，像如是的行之集，能如实而知。甚么叫做行之灭，如实而知呢？无明之灭，就是行之灭。像如是的行之灭，能如实而知。甚么叫做行之灭道迹，如实而知呢？所谓八圣道，如前述。摩诃拘絺罗！这叫做圣弟子对于行，能如实而知，行之集、行之灭，行之灭道迹，能如实而知。这样，即对于我之法与律，能正见具足，直见成就。对于佛不坏净成就，来入于正法，得此正法，悟此正法。」

摩诃拘絺罗又问尊者舍利弗说：「唯此法，更有其余的吗？」

舍利弗回答说：「摩诃拘絺罗！你为甚么这样的逐一寻问呢？你到头来不能究竟诸论，而得其边际的。如果圣弟子，能断除无明而生明的话，还有甚么须要更求的吗？」

这时，二正士共议论后，各还本处。

三四五、集生经：本经叙述世尊用偈问舍利弗，舍利弗乃善为解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尊者舍利弗说：「我所说的，乃如波罗廷那（彼岸道，为经集之一品名）的阿逸多（一学童之名）所问之偈那样：

若得诸法数 若复种种学 具威仪及行 为我分别说

（那些或者得诸法数〔了解法的人们，指解脱的无学〕的圣者，或者还有种种之学〔有学〕的人们，这些人所具有的威仪，以及他们的德行，请为我分别详细的解说。）

舍利弗啊！甚么叫做有学（向解脱迈进的行者，见道以上的圣者）？甚么叫做法数（解脱的无学）呢？」

这时，尊者舍利弗，乃默然不回答。第二次、第三次，也是如此，都默然不作回答。

佛陀说：「是真正事实的吗？舍利弗啊！」（指现前是否真实？）舍利弗白佛说：「是真实的，世尊！当比丘的，如果能见真实的话，就会讨厌，就会离开欲贪，而向于灭尽。如食集之生起时，那位比丘会知道由于以食之故而生，故会讨厌，而离开欲贪，而向于灭尽的话，彼食之集就会消灭。将此真实之灭觉知后，那位比丘，就会讨厌，而离开欲贪，而向于灭尽。这叫做学」（有学）。

佛陀又说：「其次，是否真实吗？舍利弗啊！」舍利弗白佛说：「是真实啊！世尊！如果比丘，见真实的话，就会厌，就会离欲，就会灭尽，就会不起诸漏，而心善解脱。彼乃从食集而生，如果觉知真实即是灭尽的话，即觉知此后，比丘即对于灭法，而生厌，而离欲，而灭尽，而不起诸漏，而心善解脱，这做法数（悟法的人）。」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如是！如是！如你所说的。当比丘的，对于真实，而生厌、离欲、灭尽的话，就做法数」。作如是之说后，世尊即站起，而进入室内去坐禅。

那时，尊者舍利弗知道世尊离去后，不久，就语诸比丘们说：「诸尊们！我不能辩答世尊之初问，因此之故，我就默然而住。世尊须臾又为我发出喜问，我就能开解如此之义。假如世尊一日一夜的时间，乃至七夜之久，用异句异味来问此义的话，我也均能回答。乃至七夜之久，也能用异句、异味，而将其解说。」

这时，有一位比丘，往诣佛所，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尊者舍利弗，曾经作奇特未曾有之说。曾经在于大众当中，一向作狮子吼而说：『我在于世尊的初问时，都不能辩答，乃至经过世尊三次垂问，都默然无答。世尊须臾又发出喜问，我即开解。即使世尊经过一日一夜，乃至七夜之久，用异句、异味来问斯义的话，我也均能回答。乃至七夜之久，也能用异句、异味，去解说。』」

佛陀告诉比丘说：「那位舍利弗比丘，实在能够在我一日一夜，乃至以异句异义，经过七夜所问吾义中，均能回答。乃至七夜，以异句、异味，而能解说。为甚么呢？因为舍利弗比丘，乃善入法界之故。」

佛说此经后，那位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四六、本经叙述佛以十种三法，为诸比丘说法。1.老病死，2.贪患痴，3.身见、戒取、疑，4.不正思惟、习近邪道、懈怠心，5.失念、不正知、乱心，6.掉、不律仪、不学戒，7.不信、难教、懈怠，8.不欲见圣、不欲闻法、常求人短，9.不恭敬、戾语、习恶知识，10.无惭、无愧、放逸。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三种法，乃为世间人所不爱、不念、不可意的。那三种呢？所谓老、病、死是。世间假如没有此三法不可爱、不可念、不可意的话，则如来、应（供）、等正觉，就不会出现于世间。世间之人也不知有如来、应、等正觉具有了正知正见，而说正法与律。由于世间有老、病、死之三法，乃不可爱、不可念、不可意之故，是故如来、应、等正觉才会出现于世间，世间的人，才会知道有如来、应、等正觉，以其所见而说正法与律。

因为三法不断之故，才不能堪以离开老、病、死那三法呢？所谓贪、患、痴是。又

有三法不断之故，不能堪以离开贪、恚、痴。那三法呢？所谓身见（对于自身，执为实我）、戒取见（戒禁取见。迷取非理之戒，为戒禁之邪见）、疑（对于真理怀不决定）是。又有三法不断之故，不能堪以离开身见、戒取见、疑。那三法呢？所谓不正思惟、习近邪道，以及懈怠心是。

又有三法不断之故，不能堪以离开不正思惟、习近邪道，及懈怠心。那三法呢？所谓失念、不正知、乱心是。又有三法不断之故，不能堪以离开失念、不正知、乱心。那三法呢？所谓掉（掉举，使心高举，不安静之烦恼）、不律仪（恶法）、不学戒是。又有三法不断之

故，不能堪以离开掉举、不律仪、不学戒。那三法呢？所谓不信、难教、懈怠是。又有三法不断之故，不能堪以离开不信、难教、懈怠（懒惰，不务精进）。那三法呢？所谓不欲见圣、不欲闻法、常求人短是。又有三法不断之故，不能堪以离开不欲见圣、不欲闻法、常求人短。那三法呢？所谓不恭敬、戾语、习恶知识是。又有三法不断之故，不能堪以离开不恭敬、戾语、习恶知识。那三法呢？所谓无惭、无愧、放逸是。此三法不断之故，不能堪以离开不恭敬、戾语、习恶知识。

为甚么呢？因为由于无惭、无愧之故，就会放逸，放逸之故，就会不恭敬。不恭敬之故，就会习恶知识。习恶知识之故，就不欲见圣、不欲闻法，而常求人之短处。常求人的短处之故，就不会有信心，是难以教导，戾于语、而懒惰。由于懒惰之故，心会掉举，而不律仪、不学戒律。不学戒律之故，就会失念、不正知、乱心。由于乱心之故，不能正思惟，而习近邪道，而起懈怠之心。由于懈怠心之故，执着身见、戒禁取见，而常为疑心不决定。由于怀疑之故，就不能离开贪、恚、痴。由于不离贪、恚、痴之故，不能堪以离开老、病、死。

而由于断三法之故，就堪能离开老、病、死。那三法呢？所谓贪、恚、痴是。此三法断灭后，就堪能离开老、病、死。又三法断故，堪能离开贪、恚、痴。那三法呢？所谓身见、戒禁取见、疑是。此三法断灭之故，堪能离开贪、恚、痴。又有三法断故，堪能离开身见、戒禁取见、疑。那三法呢？所谓不正思惟、习近邪道、起懈怠心是。此三法断故，堪能离开身见、戒禁取见、疑。又有三法断故，堪能离开不正思惟、习近邪道，以及懈怠心。那三法呢？所谓失念心、不正知、乱心是。此三法断故，堪能离开不正思惟、习近正道，以及心懈怠。又有三法断故，堪能离开失念心、不正知、乱心。那三法呢？所谓掉

举、不律仪、犯戒是。此三法断故，堪能离开失念心、不正知、乱心。此三法断故，堪能离开掉举、不律仪、犯戒。那三法呢？所谓不信、难教、懈怠。此三法断故，堪能离开掉举、不律仪、犯戒。又有三法断故，堪能离开不信、难教、懈怠。那三法呢？所谓不欲见圣、不乐闻法、好求人短是。此三法断故，堪能离开不信、难教、懈怠。又有三法断故，堪能离开不欲见圣、不欲闻法、好求人短。那三法呢？所谓不恭敬、戾语、习恶知识是。此三法断故，堪能离开不欲见圣、不欲闻法、好求人短。又有三法断故，堪能离开不恭敬、戾语、习恶知识。那三法呢？所谓无惭、无愧、放逸是。

为甚么呢？因为由于惭愧之故，就不会放逸，不放逸之故，就会恭敬顺语，而为善知识。为善知识之故，乐见贤圣、乐闻正法、不求人短。由于不求人短之故，会生信、顺语、精进。由精进之故，不会掉举，会安住于律仪，会学戒律。由于学戒之故，不会失念，而正知，而住于不乱心。由于不乱心之故，会正思惟，会习近正道，心不懈怠。心不懈怠之故，不会着于身见，不着于戒禁取见，而会度疑惑。由于不疑之故，不会起贪、恚、痴。由于离开贪、恚、痴之故，堪能断除老、病、死。」。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四七 须深经：本经叙述因皈依佛法僧者多，许多外道就由之而穷于衣食。欲

遣名叫须深的外道去盗佛的教法，为世间宣说，以计人家能回复对于其衣食之供养。然而他却还而皈依佛教。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不管是大王，或大臣，不论是婆罗门，或者是长者、居士，以及其它的世人，佛陀都被他们所共同恭敬、尊重、供养。佛陀以及诸声闻众，都大得大家所供养的衣被、饮食、卧具、汤药。而大家却不恭敬、尊重、供养那些邪异外道之衣被、饮食、卧具、汤药。

那时，众多的异道，都聚会在于未曾讲堂。他们作如是之论而说：「我们自往昔以来，都常被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以及其它一切的民众所奉事、恭敬。他们都供养衣被、饮食、卧具、汤药给我们。现在都已断绝，都只恭敬供养沙门瞿昙，以及其声闻大众的衣被、饮食、卧具、汤药。现今在此大众当中，到底那一个人有智慧，有大力，堪能暗中往诣那位沙门瞿昙之众当中去出家，去听他们之法后，回来广说。我们应当再以他所听来之法，去化诸国王、大臣、长者、居士等人，使他们能够信乐，可得回复到从前对我们之供养！」

这时，有人说：「有一位年轻的，名叫须深（须尸摩，后为成就本业第一的比丘），非常的聪明而有智慧，堪能密往沙门瞿昙之大众当中去出家。如听他们之法后，定能回来复说」。

这时，诸外道们乃诣须深之处，而作此言说：「我们今天聚集大众在于未曾讲堂，曾作此论：『我们从来为诸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以及诸世人之所恭敬奉事。都供养衣被、饮食、卧具、汤药给我们，而现在却一概断绝。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以及诸世间，都一概事奉沙门瞿昙，以及他的声闻大众。我们这些大众当中，谁具有了智慧，堪能密往沙门瞿昙之大众当中去出家学道。去听其法后，回来复说，以便化诸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使我们的大众，能得被恭敬、尊重、供养？』其中有人说：『唯有须深这位年少的，很聪明

而有智慧，堪能密往沙门瞿昙法中，去出家学道，去听他们之说法。他一定悉能受持，回来再宣说』。因此之故，我们大家现在来邀请你。仁者应当可行！」这时，那位年轻的须深，就默然接受大家之邀请，而往诣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这时，众多的比丘，都出房舍之外，在露地经行用功。那时，须深即诣众多的比丘，而作此言说：「诸尊！我现在可否得以在于正法当中出家受具足戒，而修习梵行吗？」

这时，众多的比丘，就带那位须深去诣世尊之处。到后，都稽首佛足，退住在一边。他们白佛说：「世尊！现在这位须深外道，欲求在于正法当中出家受具足戒，修习梵行」。

那时，世尊知道须深外道之内心的意念，就告诉诸比丘说：「你们应当度这位须深外道，使他得以出家。」这时，诸比丘都愿度须深外道。须深在佛门出家后，已经半个月。有一位比丘告诉须深说：「须深，当知！我们的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应作的都已作过，自知不受后有之身了」。这时，那位须深对比丘说：「尊者！您到底是否学那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而有觉有观，而离生喜乐（离开欲念而生之乐，初禅的境地），而具足初禅，心善解脱的吗？」比丘回答说：「弗也，须深！」

须深又问：「你是否学那离开有觉有观，内净一心，而无觉无观，而为定生喜乐（由禅定而生的喜乐，二禅的境地），而具足了第二禅，而不起诸漏，心善解脱的吗？」比丘回答说：「弗也，须深！」

须深又问：「尊者！您是否学离喜而舍心，而住于正念正智，而身心受乐，以

圣说以及舍，而具足了第三禅，而不起诸漏，心善解脱的吗？」（离喜妙乐地，第三禅的境地）。比丘回答说：「弗也，须深！」

须深又问：「尊者！您是否学离苦息乐，忧喜先于断灭，而为不苦不乐之舍，而净念一心，具足了第四禅，而不起诸漏，心善解脱的吗？」（舍念清净地，第四禅的境地）。比丘回答说：「弗也，须深！」

须深又问：「或者又寂静而解脱，而起色、无色，而身作证，具足而住，不起诸漏，心善解脱吗？」比丘回答说：「弗也，须深！」

须深又问：「到底如何呢？尊者您所说的都不同，前后都相违？为甚么不得禅定，而又能记说（预记）呢？」比丘回答说：「我是慧解脱哩！」（解脱分为心解脱与慧解脱。由定力而断除烦恼的为得心解脱，由慧力而断除烦恼的，就为之慧解脱。如得心解脱与慧解脱的话，就名叫做俱解脱）。

作此说后，众多的比丘们，都各从其座位而起，而离开现场。

那时，须深，知道众多的比丘去后，曾作此思惟：「此诸尊者们所说的都不同，都前后相违。他们说不得正受，而又记说（预记）自知已作证果」。他作此思惟后，即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而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那些众多的比丘，在于我的面前，曾记说而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我就问那位尊者说：『得离欲，离恶不善法……乃至身作证，而不起诸漏，而心善解脱吗？』他曾回答我说：『弗也，须深！』我就问说：『你们所说的都不同，都前后相违。你说不入正受（指四禅），而又记说，说自知已作证』。他就回答我说：『已得慧解脱。』作这些语后，就各人都从其座位站起而去。我现在请问世尊您：『为甚么他所说的为不同，是前后相违。不得正受，而又说言，自知作证呢？』」

佛陀告诉须深说：「他乃先知法住（法住智），知涅槃（涅槃智）。那些诸善男子们，都独自于一静处，专一精神去思惟，而安住于不放逸里，而离开我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知法住就是法住智。由此智而能知晓一切世界的因果道理。知涅槃即为涅槃智。由此智，而能觉了涅槃寂灭的真理〕。

须深白佛说：「我现在并不知道所谓『先知法住，后知涅槃。那些诸善男子，独自在于一静处，去专精思惟，住于不放逸里，而离开我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等事。」

佛陀告诉须深说：「不管你是知或不知。你就且自先知法住，后知涅槃。那些诸善男子乃独自在一静处，去专精思惟，而安住于不放逸里，而离开我见，心善解脱。」须深白佛说：「唯愿世尊为我说法，使我能够得知法住智，得见法住智。」

佛陀告诉须深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意回答我。须深啊！你的意见如何呢？有了生之故，就会有老死。而离开了生，而有老死与否呢？」须深回答说：「如是，世尊！」（无生就没有老死）。

佛陀又说：「有生之故，而有老死，离开了生，就不会有老死。像如是的有了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无明。有了无明之故，而有行，而离开了无明，还会有行吗？」须深白佛说：「如是，世尊！有了无明之故，而有了行，离开无明就不会有了行」。

佛陀告诉须深说：「无生之故，无有老死。离开生之灭的话，那老死不会灭吗？」须深自佛言：「如是，世尊！没有生之故，就没有老死，离开了生之灭，则没有老死之灭」。佛陀说：「像如是的：乃至没有无明之故，就没有行，离开无明之灭，即行不会灭吗？」须深白佛说：「如是，世尊！没有无明之故，就没有行，离开无明之灭，即没有行之灭」。

佛陀告诉须深说：「如果作如是之知，如是之见的話，为有离欲，离恶不善之法，…乃至身作证具足住与否呢？」须深白佛说：「弗也，世尊！」（指不见身证具足住）。

佛陀告诉须深说：「这名称做先知法住，后知涅槃。那些诸善男子们，独自一人在于静处，去专精思惟，而住于不放逸，而离开我见，不起诸漏，善解脱」。

佛说此经后，尊者须深，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那时，须深见法、得法，觉法而度疑，都不由他信，不由他度。在于正法中，心得无畏。他稽首佛足，而白佛说：「世尊！我现在要忏悔我之罪过！我在于正法当中，想盗法，而秘密为出家人。因此之故，要忏悔我的过错！」

佛陀告诉须深说：「你是怎样的在于正法当中，盗密而为出家人呢？」须深白佛说：「世尊！有好多的外道来诣我所。他们对我说：『须深，当知！我们古来就被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以及其它世人所恭敬供养的。而现在却被断绝，都去供养沙门瞿昙，以及其声闻大众。你现在要秘密的到了沙门瞿昙、声闻众中去出家受法。得到他们之法后，即皈回来为我们宣说。当会以你所闻之法去教化世间，使他们恭敬供养我们，如从前那样』。因此之故，世尊！我在于正法与律当中，乃欲盗法而秘密为出家人。我今天要悔过！唯愿世尊听许我的悔过，由于哀愍我之故」。

佛陀告诉须深说：「我接受你的悔过。你应当其说：『我往昔因为愚痴、不善、无智之故，对于正法与律，欲盗法，而秘密出家。今日要悔过。我自见罪、自知罪。在于当来世，定会律仪成就，功德增长，终不退减』。为甚么呢？因为凡人有罪，自见、自知而悔过的话，就能在于当来世，会律仪成就、功德增长，终不退减之故」。

佛陀并告知须深说：「现在要作譬喻，有智慧的人，都以譬喻而得以了解的。喻如国王，有防逻（巡查）之人，曾捉捕盗贼后，把他缚送至王所。而禀白国王说：『大王！此人为劫盗（劫匪），请王定他之罪！』国王说：『将罪人带去反缚他的两只手，用恶声宣令，周遍在于国内，然后带他到城外的刑罚罪人之处，将他的全身四体，都（刺）以百次利矛。』那位典刑的人受王的勅令，就将囚送那位罪人。首先把他的两手反缚，其次乃恶声宣唱他的罪名，周遍于都市。然后带他出城外刑罚罪人之处，遍身四体，用利矛刺他百次。在中午时，国王曾问说：『罪人还活吗？』臣白言说：『还活的』。王又勅令臣说：『再刺他百次矛。』到了日晡（下午申时）时，又以百矛，他仍然还不死。」

佛陀讲喻后，又对须深说：「那位国王之治罪人，以矛刺他三百次后，那罪人的身体，是否还有完肤如手掌吗？」须深白佛说：「没有啊！世尊！」又问须深而说：「这时那位罪人，被三百矛所刺，其所受之苦，为极苦之剧吗？」须深白佛说：「是极苦啊！世尊！假如以一矛，就会苦痛难堪，更何况三百矛，怎么能堪忍呢？」

佛陀告诉须深说：「这事尚且还可以的。如果对于正法与律，欲偷盗而秘密出家，而盗受持法，然后去为人宣说，当受的苦痛，乃倍加于那劫匪之刑哩！」

佛说此法时，外道须深，即漏已尽，意已解脱。佛说此经后，尊者须深，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四八、十力经：本经叙述有无明之故，而有行，乃至有老死。无明灭故，行，乃至苦聚之灭。比丘如精勤，即必有乐、有果，供养者也会得福利。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来乃成就十种之力，得四种的无畏。知道先佛的住处，能够转梵轮（清净之法如车轮之摧碾邪法），在于大众当中，能震狮子吼而说：『此有之故，彼会有，此起之故，彼会起。所谓缘于无明而有行，...广说乃至

纯大苦聚之集...纯大苦聚之灭』。诸比丘们！这乃是真实的教法。如显现时，则断生死之流，...乃至其人，均能善于显现。像如是的真实之教法显现而断生死流的话，则足以使那些善男子起正信，而出家，而方便修习，安住于不放逸里。对于正法与律，精勤而苦行，到了皮筋骨都立显，血肉都枯竭时，如果他还未得到所当得的话，还是不应舍弃其殷勤精进，还应方便，而坚固，堪能作事。为甚么呢？因为如懈怠的话，就会住于苦，会生种种恶不善之法。当来有之结缚会炽燃，会增长在于未来世时的生、老、病、死等苦报。因为退其大义之故。如果精进，而乐于独住的话，就不会生种种恶不善之法，不会有当来有之结之烧燃的苦报。不会在于未来世增长生、老、病、死等苦报。大义会满足，会得成第一教法之场。所谓在于大师的面前，亲承说法，寂灭涅槃，菩提正向、善逝、正觉。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观察自利、利他，自他俱利，而精勤修学。要思惟：我现在出家，不愚不惑，有果有乐！那些供养衣服、饮食、卧具、汤药等人，均能得大果报、大福德、大法利。应当要如是而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十种力：为如来的十种智力。1.处非处智力：如实而能了知一切之理与非理之力。2.业异熟智力：如实而了知三世之业与果报的因果关系之力。3.静处、解脱、等持、等至智力：如实了知一切禅定或三昧之顺序、深浅之力。4.根上下智力：如实了知众生能力或性质胜劣之力。5.种种胜解智力：如实了知众生之了解与判断之力。6.种种界智力：如实了知众生之本性、素质、行为等之力。7.遍趣行智力：如实了知趣行人天等诸世界的因果之力。8.宿住随念智力：如实了知过去世种种事之力。9.死生智力：如实了知众生死生之时与未来生的善恶世界之力。10.漏尽智力：自知断尽一切烦恼，次知不受后有，或知他人断烦恼与否之力。

四无畏：如来之四无所畏：1.一切智无所畏：世尊于大众中作狮子吼：我为一切正智之人，并无怖心。2.漏尽无所畏：世尊在大众中狮子吼说：我断尽一切烦恼，并无怖心。3.说障道无所畏：世尊在大众中狮子吼说：障害佛道之法，并无怖心。4.说尽苦道无所畏：世尊在于大众当中作狮子吼说：尽苦道，并无怖心。)

三四九、圣处经：本经叙述如解得缘起之法，就能得生圣处，诸根具足，也堪能了解如来之说法。故当自利、利他、自他俱利。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善来！比丘们：如果善于出家，善得已利的话，就能于旷世时时都得生在于圣处，诸根都能具足而不愚、不痴。不须比手而语，对于好说或恶说，堪以了解其义！我今在于此世间作佛，成为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而说法，而寂灭涅槃，而正向于菩提，而为善逝、等正觉。所谓此有之故，彼会有，此起之故，彼会起，也就是说，缘于无明而有行，缘于行而有识，...乃至纯大苦聚之汇集。而无明若灭的话，就行会灭，乃至纯大苦聚都会灭。

诸比丘们！如果难得之处，已于得到的话，就能生在于圣处，诸根都能具足：...乃至纯大苦聚之集，...纯大苦聚之灭。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如是而学，要自利、利他、自他俱利。像如是之出家的话，就不会愚、不会痴，定会有果有乐，也就是有安乐的果报。而那些供养衣服、饮食、卧具、汤药等人，均能得到大果、大福、大利。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如是而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五〇、圣弟子经：本经叙述多闻的圣弟子们都能了知缘起之法，而无疑。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多闻的圣弟子，都不会作此念：有甚么之故，此才会有？起甚么之故，此才会起？没有甚么之故，此才会没有？灭甚么之故，此才会灭？然而这些多闻的圣弟子们，都了知所谓此有之故，彼会有，此起之故，彼会起。也就是说，所谓缘于无明而有行，...乃至纯九苦聚之集。由于无明之灭之故，行就会灭，...乃至纯大苦聚会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五二、茂师罗经：本经叙述那罗尊者、茂师罗尊者等比丘就『知见缘起法，是否就得阿罗汉果』等问题之问答。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尊者那罗（降龙尊者），尊者茂师罗（谟尸罗比丘），尊者殊胜、尊者阿难（多闻第一，十大弟子之一），都住在于舍卫国的象耳池之侧。

那时，那罗尊者对茂师罗尊者说：「具有了异信（不同之教）、异欲（不同之愿）、异闻（听受不同之教）、异行觉想（不同的动作的思辨）、异见审谛忍（承认不同的见解，而止住在那种见解里，也就是持续不断）的人，是否有了如是之正确的自觉、知见之生起的吗？所谓有生之故，才会有老死，离开了生，就不会有老死？」

茂师罗尊者说：「有的！那些异信、异欲、异闻、异行觉想、异见审谛忍的人，也会有如是之正自觉、知见之生起的。所谓有了生之故，才会有了老死，异于生，就不会有老死。有如是之说的人啊！」

那罗尊者又问：「茂师罗尊者！有异信...乃至有异忍的人，能得自觉，而生起知见吗？所谓有之灭，就会寂灭而涅槃。」

茂师罗尊者回答说：「有的！那些异信...乃至有异忍的人，能得自觉，而生知见，所谓有之灭，而寂灭，而涅槃。」

又问说：「茂师罗尊者！有若灭时，则为寂灭涅槃。照这么说，则你现在便就是阿罗汉，是诸漏已尽的了吗？」茂师罗尊者乃默然不作声，并不回答其问题。经过第二次，第三次都作同样之发问，也是默然而不回答。

那时，殊胜尊者，曾对茂师罗尊者说：「你现在暂且休止，我当会替你回答那罗尊者的问题」。茂师罗尊者就说：「我今且止，你替我回答好了！」

那时，殊胜尊者则对那罗尊者说：「有异信的人...乃至有异忍的人，能得自觉，而生知见的。所谓：有之灭，则为寂灭而涅槃。」

这时，那罗尊者问殊胜尊者说：「有异信之人...乃至有异忍之人，能得自觉，而生知见。所谓：有之灭，则寂灭而涅槃的话，那么，您现在便就是漏尽的阿罗汉了吗？」殊胜尊者说：「我是说：有之灭，则是寂灭而涅槃，而并不说就是漏尽的阿罗汉。」

那罗尊者说：「您所说的都不同，前后都相违异。因为如尊者所说：『有之灭，则为寂灭而涅槃。』」但是又说：『并不是漏尽的阿罗汉』与否？」

殊胜尊者就对那罗尊者说：「我现在当会举个譬喻。有智的人，都以譬喻而得以了解的。喻如旷野的路边有一口井，然而没有绳，没有罐器可得井中之水。这时，有一位过路的人，被热渴所逼迫，就绕井而求觅井中之水。因没有绳，没有罐之故，只能谛观井中之水。像如实而知见，然而并不触及身。像如是的，我乃说有之灭，则寂灭而涅槃，但是自不得漏尽的阿罗汉！」

那时阿难尊者对那罗尊者说：「那位殊胜尊者所说的，你以为如何呢？」那罗尊者对阿难尊者说：「殊胜尊者乃为善说，善知真实的尊者，又有甚么话可说呢？」（承认其说之正确性）。

这时，那些正士，各各都说完后，就从座站起，而离去。

三五二、沙门婆罗门经：本经叙述不如实而知法的人，虽为沙门，也不是沙门，虽为婆罗门，也不是婆罗门。知法就是如实而知老死、生、有、取、爱、受、六入处等集与灭，以及灭道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身为沙门，或为婆罗门，而对于法，却不能如实而知，对于法之集、法之灭、法之灭道迹，都不能如实而知的话，则虽为沙门，也不是沙门之数，虽为婆罗门，也不是婆罗门之数。也不是沙门之义（目的），也不是婆罗门之义（目的），不能于见法（于现实）自知作证。不能完成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事。

到底是甚么法不能如实而知？甚么法之集不能如实而知？甚么法之灭不能如实而知？甚么法之灭道迹不能如实而知呢？所谓老死之法，不能如实而知，老死之集，老死之灭，老死之灭道迹，不能如实而知！像如是的，那些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都不能如实而知，六入处之集，六入处之灭，六入处之灭道迹，不能如实而知。像如是的，对于诸法不能如实而知，对于法之集、法之灭，法之灭道迹不能如实而知。

如果诸沙门、婆罗门，对于法，能如实而知，对于法之集、法之灭、法之灭道迹，能如实而知的话，就应当知道，这些就是沙门、婆罗门。是沙门，是沙门之数，是婆罗门，而是婆罗门之数！他们能以沙门之义、婆罗门之义，而能见法（现实）自知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是。

到底甚么法能如实而知？甚么法之集、法之灭、法之灭道迹，能如实而知呢？所谓老死之法，能如实而知，老死之集、老死之灭，老死之灭道迹，能如实而知。像如是的，那些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能如实而知，六入处之集，六入处之灭，六入处之灭道迹，能如实而知。像如是的诸法，能如实而知，法之集、法之灭，法之灭道迹，能如实而知。」

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五三、沙门婆罗门经：本经叙述沙门婆罗门于六入处不如实知，而欲超拔因缘法，乃是不可能。反之而能如实而知六入处的话，即能超拔因缘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比丘们说：「假如沙门、婆罗门，对于法，不能如实而知，对于法之集、法之灭、法之灭道迹，不能如实而知的话，当知这些沙门、婆罗门，虽为沙门，但却不是沙门之数，虽为婆罗门，也不是婆罗门之数。他们也不是沙门之义，也不是婆罗门之义。不能在于见法当中，自知作证，不能完成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到底对于甚么法，不能如实而知？甚么法之集、法之灭、法之灭道迹不能如实而知呢？所谓六入处之法不能如实而知，对于六入处之集、六入处之灭、六入处之灭道迹不能如实而知。然而对于触，却想如实而知，那是没有的事（不能达成）。对于触之集、触之灭、触之灭道迹，想如实而知，也是没有的事。像如是的，对于受、爱、取、有、生、老死，想如实而知，也是没有的事。

如果沙门、婆罗门对于六入处，能如实而知，对于六入处之集、六入处之灭、六入处之灭道迹，能如实而知的话，则对于触，如实而知，那是会有的事。像如是的，对于受、爱、取、有、生、老死，如实而知，那是会有的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五四 沙门婆罗门经：本经叙述沙门、婆罗门对于六入处不如实知，而欲度脱触乃至老死，乃没有的事。反之，则会有是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要说的，如上述，有点差别之处，即如：假如诸沙门、婆罗门，对于六入处，不能如实而知，而欲超度触，那是没有的事。对于触之集、触之灭、触之灭道迹，欲超度者，也是没有的事。像如是的，欲超度受、爱、取、有、生、老死者，那是没有的事。能超度老死之集，老死之灭，老死之灭道迹者，也是没有的事。」

假如沙门、婆罗门对于六入处，能如实而知，对于六入处之集，六入处之灭，六入处之灭道迹能如实而知，而说他超度触者，确实是有此事的。像如是的，能超度受、爱、取、有、生、老死者，也是确实为有的事。乃至超度老死之灭道迹者，也是确实为有之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老死，乃至六入处等三经一样，像如是的，老死，乃至行之三经，也像如此之解说。

三五五 老死经：本经叙述应当觉知老死，乃至行，以及行之集、行之灭、行之灭道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觉知老死，觉知老死之集、老死之灭、老

死之灭道迹。像如是...乃至应当要觉知行，觉知行之集、行之灭、行之灭道迹。

应怎样觉知老死呢？要觉知缘于生之故，才会有老死。像如是的，就是对于老死之觉知。甚么为老死之集？生之集，就是老死之集。像如是，就是对于老死之集之觉知。甚么为老死之灭之觉知呢？所谓生之灭，就是老死之灭。像如是，就是对于老死之灭之觉知。甚么为老死之灭道迹之觉知呢？所谓八圣道就是老死之灭道迹。像如是，就是对于老死之灭道迹之觉知。...乃至甚么为行之觉知？所谓三行，也就是身行、口行、意行。像如是，就是对于行之觉知。甚么为行之集之觉知呢？所谓无明之集就是行之集。像如是，就是对于行之集之觉知。甚么为行之灭之觉知呢？无明之灭，就是行之灭。像如是，就是对于行之灭之觉知。甚么为行之灭道迹之觉知呢？所谓八圣道就是行之灭道迹。像如是，就是对于行之灭道迹之觉知。」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五六、种智经：本经叙述四十四种智。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十四种之智。大众要谛听！听后应该要善思！当会为你们说。甚么为四十四种之智呢？所谓老死之智、老死之集之智、老死之灭之智、老死之灭道迹之智。像如是的，那些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之智、行之集之智、行之灭之智、行之灭道迹之智，就名叫做四十四种之智。」（由老死至行，为十一支，十一支乘四，为之四十四。）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五七、无明增经：本经叙述七十七种智。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七十七种之智。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讲说。那七十七种呢？所谓缘于生之老死之智、非缘于余之生之老死之智，缘于过去之生之老死之智，非缘于余之过去之生之老死之智，缘于未来之生之老死之智，非缘于余未来之生之老死之智，以及法住智、无常、有为、心所缘生、尽法、变易法、离欲法、知灭法之断之智。像如是，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缘于无明之行之智，非缘于余之无明之行之智，缘于过去之无明之行之智，非缘于过去之无明之行之智，缘于未来之无明之行之智，非缘于余之未来之无明之行之智，以及法住智、无常、有为、心所缘生、尽法、变易法、无欲法、灭法断智等，就名叫做七十七种智。」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五八、无明增经：本经叙述增法与减法。增法就是随增烦恼之法，减法即为减烦恼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增法与减法。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讲说。甚么叫做增法呢？所谓此有之故，会有彼之有，此起之故，会有彼之起。也就是说：缘于无明而有行，缘于行而有识...乃至有纯大苦聚之集，这名叫做增法。甚么叫做减法呢？

所谓此无之故，彼也会无，此灭之故，彼也会灭。也就是说，无明之灭之故，则行也会灭，...乃至纯大苦聚也会灭，就名叫做减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增法与减法之经那样，像如是的生法、变易法、集法、灭法等经，也如上之说。如当说之三经那样，有应当知之三经，也如上之说。

三五九、思量经：本经叙述识如依思量妄想时，就会生未来世之苦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假若生思量，或者是生妄想的话，就会被那个使所攀缘，而为识住。有了攀缘（所依）识住之故，就会有未来世之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等，如是之纯大苦聚之集。假若不思量、不妄想的话，就不会有使，不会有攀缘而识住。没有攀缘而识住之故，对于未来世之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等，都会消灭，像如是的纯大苦聚都会消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六〇、思量经：本经叙述的内容如前经，唯加名色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假若有思量，或有妄想的话，就会攀缘于使，而识住。由于有了攀缘而识住之故，会入于名色（名为受想行识，是属于精神之四阴，色为色阴，属于物体。名色则为五阴的总名）。由于入于名色之故，就会有未来世之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像如是之纯大苦聚会汇集。假若没有思量，没有妄想的话，就不会有使，不会攀缘而识住。由于没有攀缘识住之故，就不会入于名色。因为不入于名色之故，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就会灭，像如是的纯大苦聚都会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六一、思量经：本经叙述的内容如前二经，唯加往来、生死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假若有思量，有妄想的话，就会有使，而攀缘识住。有了攀缘而识住之故，会入于名色。由于入于名色之故，就会有往来。有了往来之故，就会有生死。有了生死之故，就会有未来世之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像如是的纯大苦聚之汇集。假若不思量，没有妄想的话，就不会有使，不会有攀缘而识住。由于没有攀缘而识住之故，不会入于名色。由于不入于名色之故，就没有往来，无往来之故，就没有生死。无生死之故，对于未来世之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都消灭。像如是的纯大苦聚都会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六二、多闻弟子经：本经叙述所谓多闻的圣弟子，乃对于老病死，乃至行，而生厌、离欲、灭尽的比丘。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多闻的比丘。甚么叫做如来所施設的多闻的比丘呢？」诸比丘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唯愿为我们阐说多闻的比丘之义。诸比丘听后，当会信受奉行」。

佛陀告诉比丘说：「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解说。诸比丘们！假若有一位比丘，他听到有关于老病死等事时，就会生厌，会离欲，会生灭尽之法的话，就名叫做多闻的比丘。像如是的对于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等，而生厌、离欲，灭尽之法的话，就名叫做多闻的比丘。这就是名叫做如来所施設的多闻的比丘。」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六三、说法比丘经：本经叙述有资格为说法的比丘，就是能讲说对于老病，乃至行，而生厌、离欲、灭尽之法的比丘。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所谓说法的比丘。甚么叫做说法的比丘呢？甚么叫做如来所施設的说法比丘呢？」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唯愿为我们阐说甚么叫做说法的比丘。诸比丘听后，当会信受奉行。」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假若有一位比丘，能够讲说对于老、病、死，应该生厌，应该离欲，应学灭尽之法的话，就名叫做说法的比丘。像如是的，讲说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等，应该要生厌，要离欲，要学灭尽之法的话，就名叫做说法的比丘。诸比丘们！这就是名叫做如来所施設的说法的比丘。」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六四、说法经：本经叙述假若对于十二因缘生厌、离欲、灭尽向的话，就名叫做法次法向。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所谓法次、法向。甚么叫做法次法向呢？」（法次就是法的次序。法向则为对向于涅槃之法。十二缘起法，或其它诸法都有先后次序，为之法次。对向于涅槃之法，就能离开生死，能向着涅槃的彼岸迈进，和对向于生死法，也就是有为法相反。法次、法向就是契合于法的先后次序，而且对向于涅槃之法。）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善哉！世尊！唯愿为我们阐说。诸比丘听后，当会信受奉行。」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假若有比丘，他对于老、病、死，而生厌、离欲，向于灭尽的话，就名叫做法次法向。诸比丘们！这就是名叫如来所施设法次法向」。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十四完

杂阿含经卷第十五

三六五、本经叙述若对于老病死，能生厌，而离欲，而灭尽，而不起诸漏，而心善解脱的话，就叫做见法般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所谓见法般涅槃一法，为甚么如来会说见法般涅槃呢？」（见法就是现法，也就是现世之义。见法般涅槃就是于现世中，也就是现在实在得到涅槃之意）。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善哉！世尊！唯愿为我们阐说见法般涅槃之法。诸比丘们听后，当会信受奉行！到底要怎样，当比丘的，才能得到见法般涅槃呢？」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讲说。假若有比丘，对于老、病、死，而厌弃，而离欲，而灭尽，而不起诸漏，心善解脱的话，就名叫做比丘之得见法般涅槃。」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六六、毘婆月经：本经叙述毘婆尸佛等过去七佛，都对于十二因缘之顺逆观察而觉悟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毘婆尸佛（胜观，过去七佛之第一佛），还未成就正觉之时，曾独自一人在于静处，专精思惟，而作此念：一切世间，均入于生死。都是自生自熟，自灭自没。而那些众生却对于超越老死之上的出世间之道，不能如实而知。因此，而自观察：『由于甚么因缘而有此老死的呢？』像如是的作正思惟观察后，而得到起如实而知之无间等（洞察，理解）。也就是了解到：『有了生之故，才会有了此老死。缘于生之故，才会有了老死。』又作正思惟：为甚么缘故，而有此生？寻又作正思惟，而起无间等（洞察）之知。所谓：缘于有之故，才会有了生。寻又作正思惟：由于甚么缘故，而有了有呢？寻又作正思惟，如实而起知无间等（现观）：有了取之故，才会有了有。寻又作正思惟：由于甚么缘故，而会有了取呢？寻又作正思惟，如实而起无间等（洞察）之观察：『取之法之味着顾念，乃缘于触之爱而有所增长的。应当知道！缘于爱，而会有了取。缘于取，而会有了有。缘于有，而会有了生。缘于生，而会有了老、病、死、忧、悲、恼、苦。像如是的，会有了纯大苦聚之聚集。喻如缘于油与炷（灯心），而燃灯一样。如在那里时时增添油，也不停的整治炷（灯心）的话，则那盏灯定会常明，会炽然而不会息止的。」

如前来之赞叹之譬喻一样，也以城之譬喻广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毘婆尸佛之本事迹一样，也像如是的，那位尸弃佛、毘湿波浮佛、迦罗迦孙提佛、迦那迦牟尼佛、迦叶佛等诸佛，都像如是之阐说！

毘婆尸佛（胜观）为过去七佛之第一佛。

尸弃佛（顶髻）为过去七佛之第二佛。

毘湿波浮佛（毘舍婆，遍一切自在）为过去七佛之第三佛。

以上三佛为过去庄严劫之最后三佛。

迦罗迦孙提佛（拘留孙，所应断已断）为过去七佛之第四佛。

迦那迦牟尼佛（拘那含牟尼，金寂）为过去七佛之第五佛。

迦叶佛（饮光）为过去七佛之第六佛。

以上三佛与释迦牟尼佛（能仁寂静），为现在贤劫之最初四佛。

三六七、修习经：本经叙述为了显现缘起，而须修习禅思。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勤勉方便，去修习禅思，将其内心寂静。为甚么呢？因为当比丘的，如果用功去禅思，去将其内心寂静，精勤方便的话，就能像如是的如实而显现。到底为甚么能如实而显现呢？所谓老死的真相能如实而显现，老死之集，老死之灭，老死之灭道迹，能如实而显现：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能如实而显现。行之集、行之灭、行之灭道迹，能如实而显现：这些诸法无常之相，为有为、有漏的，都能如实而显现。」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六八、三摩提经：本经叙述欲显现缘起，须修无量的三摩提。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修习无量的三摩提（禅定）。要专一精神去系念。为了修习无量的三摩提，而专一精神去系念后，就能像如是的如实而显现。甚么事能如实而显现呢？所谓老死之实相，能如实而显现，...乃至行之实相，能如实而显现，这些诸法无常之真相、有为之真相、有漏之真相，都能像如是的，如实而显现。」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六九、十二因缘经：本经叙述毘婆尸佛未成佛时，于顺逆的十二缘起，而说偈文。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往昔之时，毘婆尸佛，还未成正觉之时，安住于菩提之处，不久则成为佛陀。他曾诣菩提树下，敷草为一座席，就在那里结跏趺之坐。他端坐而正念，一坐就七天。在这期间，对于十二缘起，曾作了逆与顺的观察。所谓此有之故，彼才会有，此起之故，彼才会起。缘于无明而有了行，...乃至缘于生，而有了老死，以及纯大苦聚之集：...乃至纯大苦聚之灭。」

那位毘婆尸佛，正坐七天后，就从其三昧出定，而说此偈说：

如此诸法生 梵志勤思禅 永离诸疑惑 知因缘生法
若知因生苦 知诸受灭尽 知因缘法尽 则知有漏尽
如此诸法生 梵志勤思禅 永离诸疑惑 知有因生苦
如此诸法生 梵志勤思禅 永离诸疑惑 知诸受灭尽
如此诸法生 梵志勤思禅 永离诸疑惑 知因缘法尽
如此诸法生 梵志勤思禅 永离诸疑惑 知尽诸有漏
如此诸法生 梵志勤思禅 普照诸世间 如日住虚空
破坏诸魔军 觉诸结解脱

（诸法就是如此这般而生起的，志愿于学习梵行的人，如果能精勤的修习禅定的话，就会永离诸疑惑，而能彻知由因缘而生起之法！）

（假如知道会生苦的原因，就是由于因缘而起，而彻知种种之感受已灭尽，了知因缘法之消尽的话，就是知道有漏法已尽的了！）

（诸法就是像如是这般而生起的，志愿于学习梵行的人，如果勤于修习禅定的话，就能永远离开疑惑，而知道由于有了因缘之故，才会有苦之生起！）

（诸法就像如是这般而生起的，志愿于学习梵行的人，如果勤于修习禅定的话，就能永远离开诸疑惑，而至于会知道诸感受之灭尽。）

（诸法就是像如是这般而生起的，志愿于学习梵行的人，如果勤于修习禅定的话，就能永远离开诸疑惑，而至于能知道因缘法之灭尽。）

（诸法就是如此这般而生起的，志愿于学习梵行的人，如能勤于修习禅定的话，就能永远离开诸疑惑，而至于知道已灭尽诸有漏。）

（诸法就是如此这般而生起的，志愿于学习梵行的人，如能勤于修习禅定的话，就能永远离开诸疑惑，而至于能知道因缘法之灭尽。）

（诸法就是如此这般而生起的，志愿于学习梵行的人，如能勤于修习禅定的话，就能永远离开诸疑惑，而至于知道已灭尽诸有漏。）

（诸法就是如此这般而生起的，志愿于学习梵行的人，如能勤于修习禅定的话，则普照诸世间之事，有如太阳之住于虚空那样。能破灭摧坏诸魔军，而觉悟，而解脱诸结缚。）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毘婆尸佛之化迹一样，像如是的，其它诸佛，如尸弃佛、毘湿波浮佛、迦罗迦孙提佛、迦那迦牟尼佛、迦叶佛，也同样的有了如是之化迹。

三七〇、十二因缘经：本经叙述世尊亦在于菩提树下禅坐，而观察十二因缘，均如前六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斿毘罗的尼连禅河之侧的大菩提所。

佛陀在于此时，将于不久就会成就正觉。他就往诸菩提树下，敷草为座，然后将脚踏结在一起，而禅坐在那里（结跏趺坐）。佛陀在禅坐中，乃正身正念，均如前述之广说那样。

三七一、食经：本经叙述由于四食而生纯大苦聚，四食之因，乃由爱而来，爱之因，为受，受之因，为触，触之因，为六入处。六入处灭故，触会灭，乃至纯大苦聚会灭。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食，会资助利益众生，使众生能得住在于世间，摄受而长养。那四种呢？所谓一、粗抔食（以物质为食，可分多少餐次段落而食，故属段食）。第二为：细触食（感触喜乐等事，以长养身，故属触食）。第三为：意思食（意思是意欲思愿，也就是思心所相应之意欲由之而生希望之念，以资助诸根，故属思食）。第四为：识食（识为执取身心与爱染相应之识。此识会执取身心，使众生身得以维持，故为识食）。

此四种食到底是以甚么为原因？为甚么会集？为甚么会生起？为甚么会有感触呢？（为甚么会有相互关系而生起的呢？）这些诸食，就是所谓由于爱之因，爱之集，爱之生，爱之触而生起的。而此爱，到底是以何为因，以何为集，以何为生，以何为触的呢？所谓爱，乃由于受之因，受之集，受之生，受之触而生起的。此受到底是以何为因，以何为集，以何为生，以何为触的呢？所谓受，乃由于触之因，触之集，触之生，触之触而生起的。此触到底是以何为因，以何为集，以何为生，以何为触呢？所谓触，乃由于六入处之因，六入处之集，六入处之生，六入处之触而生起的。

六入处之集，就是触之集，触之集就是受之集，受之集就是爱之集，爱之集就是食之集。由于食之集之故，会有未来世之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等之集。像如是的，

纯大苦聚，于是会汇集！

反之如这六入处之灭，则触就会灭，触灭，则受会灭，受灭，则爱会灭，爱灭，则食会灭。由于食之灭之故，对于未来世之所谓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均会消灭。像如是的，那些纯大苦聚都会告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七二 颇求那经：本经叙述颇求那对于四食六入处的因缘之道理不了解。佛陀示以有关于各人生死流转与出离得脱的问题。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食，能资益众生，使得住于世间，而摄受长养。那四种呢？第一为粗抔食，第二为细触食，第三为意思食，第四为识食。

这时，有一位比丘，名叫颇求那（因十二月之星而名），住在佛后，在扇佛。他白佛说：「世尊！到底是谁，食此识呢？」佛陀告诉颇求那说：「我并没有说有识识之人。我如果说有识识之人的话，你就应该可作此问。然而我乃说：识就是食，所以你应该问而说：『为甚么因缘之故，而有识食呢？』我就会回答而说：『能招未来之有，使其相续而生生不断。因为有了有之故，才会有了六入处。有了六入处之因缘之故，就会有触。』」

颇求那又问：「为谁触（到底谁为之触呢？）」佛陀告诉颇求那说：「我并不说有触的人，我如果说有触的人的话，你就应该可以作此问：『为谁触？』既不如是，则你应该作如是之问：『由于甚么因缘之故，会生触呢？』我就会作如是之答：『由于六入处的因缘，而有触，由于触的因缘，而有受。』」

又问：「为谁受」（到底谁为之受呢？）佛陀告诉颇求那说：「我并没有说有受的人。我如果说有受的人，你就可作此问：『为谁受？』既不如是，则你应该作此问而说：『由于甚么因缘之故，而会有受呢？』我就会作如是之答：『由于触的因缘之故，而会有了受。由于受的因缘，而会有了爱。』」

又问：「世尊！为谁爱？」（到底谁为之爱呢？）佛陀告诉颇求那说：「我并没有说有爱的人，我如果说有爱的人的话，你就应该作此问：『为谁爱？』（到底谁为之爱呢？）既不如是，则你就应作此问：『由于甚么缘故，而会有了爱？』我就会作此回答：『缘于受之故，而有了爱，由于爱的因缘，而有了取。』」

又问：「世尊！为谁取？」（到底谁为之取呢？）佛陀告诉颇求那说：「我并没有说有了取的人，我如果说有取之人的话，你就应作此问：『为谁取？』既不如是，则你应该作此问而说：『由于甚么因缘而会有了取呢？』我就会回答而说：『由于爱的因缘之故，而有了取，由于取之缘，而会有了有。』」

又问：「世尊！为谁有？」（到底是谁为有呢？）佛陀告诉颇求那说：「我并没有说有了有的人，我如果说有了有的人的话，你就应可作此问：『为谁有？』既不如是，则你就应该作此问：『由于甚么因缘之故，而有了有的呢？』我就会作如是之回答：『缘于取之故，而会有了有。因为能招当来之有触生，因此而名为有。有了六入处，

由于六入处之缘，而为触，触之因缘，而有了受，受的因缘而会有了爱，爱的因缘，而会有了取，取的因缘，而会有了有，有的因缘，而会有了生，生的因缘，而会有了老病死，忧悲恼苦。像如是的，而有了纯大苦聚之集。

所谓六入处如果消灭，则触会消灭。触灭则受会灭，受灭则爱会灭，爱灭则取

会灭，取灭则有会灭，有灭则生会灭，生灭则老病死，忧悲恼苦都会灭。像如是的，纯大苦聚之集都会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七三、子肉经：本经叙述如观粗抔食如食子之肉的话，则能断除五欲功德之贪爱。若观触食如生剥牛皮，就能断三受。若观意思食如求脱火灭，则能断三爱。若观识食如受矛刺，则能断名色。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食：能资益众生，使其得能住世而摄受长养。那四种呢？所谓一为：粗抔食，二为：细触食，三为：意思食，四为：识食。

要怎样才是比丘之观察抔食呢？喻如夫妇二人，唯生有一子。在平常之时，非常的爱念，而将其扶养。有一次，将欲渡过旷野的□道之难处，所带的粮食也已缺乏而尽，已无他物可以充饥，可说是饥饿困极，怎样思量也已无计可施，已没有维生之理的了。于是就作此言而说：『现在还有一子，虽然平常之时，是我们所爱念的掌上明珠，然

而到了此时，如果将其肉吃后，就可以渡过难关。假如不然的话，我们都会死在此野外，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故，莫使三个人都死在于此地吧！』作此想念后，就忍痛而将其爱子杀死，而含悲垂泪，勉强的吃其肉，因此，而得以度过旷野。

你们想起来怎样？比丘们！那对夫妇，共食其子之肉，还能取着其滋味，而贪嗜其美乐与否呢？」大众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又问：「比丘们！他们勉强而吃其子之肉，是否为了度过旷野□道的吗？」大众回答说：「如是，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凡是吃抔食时，都应作如是之观。作如是之观的话，就能了知抔食之断。抔食断既知道后，对于五欲的功德（五妙欲）之贪爱，则能断灭（也就是贪染色声香味触之五境之欲，均会告断而不起）。对于五欲之功德的贪爱，如果断灭后，我就不能再见到多闻的圣弟子们，对于五欲的功德之上面还有甚么一结使（烦恼）不能断灭者（已没有结使。也就是驱使结缚众生的烦恼已断灭无存）。众生就是有了一结系之故，才会再生于此世间的（如无结系，就不再来了！）

要怎样才是观察比丘之触食呢？喻如有一只牛，活活的剥其皮后，就会在在处处（各处），都会有虫类来咬食，也被沙土坩尘，更会受草木之针刺。假如依放在地上的话，就会被地上之虫所吃，假如依放在水中的话，就会被水虫所食。假如依于空中的话，就会被飞虫所食。不管是倒卧，或者是站起，此身（牛身）都常有这般的苦毒，要同如是的。比丘们！对于那些触食，应当要作如是之观察。像如是之观察的话，就能对于触食之断之知。触食之断之知的人，则三受会断，三受断灭的话，则那些多闻的圣弟子们，对于更上之事，已没必要再作的了（已无事可作）。因为应该要做的，都已作完之故。

要怎样才是比丘之观察意思食呢？喻如在聚落城市的边际，有了火在燃烧，然而并没有冒出烟与炎（人不知觉）。这时有一士夫，非常的聪明黠慧，都背苦而向乐，厌死而愿乐于生，曾作此念而说：『那边有大火，没有烟，没有炎，不易觉察到。因此，来往于该处时，应该要避开那个地方，不可堕入于该火坑之中。如果堕入，必死无疑。』他作此思惟后，都常生思愿，都舍弃该处而远去！观察意思食，也应如是。像如是的观察的话，就是意思之食之断。意思食之断灭的人，则三爱就会断灭，

三爱断灭的话，则那些多闻的圣弟子们，已没有更上之事可作，也就是说，他对于所应作的，都已作完之故。

诸比丘们！要怎样观察识食呢？喻如国王，有那些防遯的人，曾捉补劫盗，就缚送到王所来。其余都如前述之须深经里广说过的（三四七经）。由于那些因缘，而受三百支次矛的刺伤的苦觉，昼夜都在痛苦。观察识食，也像这样。像如是的观察的话，就对于识食之断，会了知。识食断知的人，就是名色之断之知的人。名色断已知解的话，则这些多闻的圣弟子，已无更上之事可作，因为所应作的都已作过之故。」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七四、有食经：本经叙述对四食如没有喜贪的话，识就不会增长，乃至纯大苦聚都会灭。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食可以资益众生，使众生得以住于世间，而摄受长养。那四种呢？第一为抔食，第二为触食，第三为意思食，第四为识食。

如果比丘对于此四食，会有喜有贪的话，则会增长识住。由于识住之增长之故，会落入于名色。入于名色之故，诸行就会增长。诸行增长之故，会有当来之有之增长。由于有当来之有之增长之故，会有生老病死，忧悲恼苦之汇集。像如是的，致于纯大苦聚之集！

假如对于四食，并没有贪，没有喜乐的话，则由于无贪无喜之故，识就不会住、不会增长。由于识不住、不增长之故，就不会落入于名色。不入于名色之故，诸行就不会增长。诸行不增长之故，当来之有，就不会生，不会长。由于当来之有不生长之故，对于未来世之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就不会生起。像如是的，纯大苦聚就会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七五、有贪经：本经叙述若对于四食没有喜贪的话，就不会有忧悲，也没有尘垢。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食，可以资益众生，使众生得以住于世间，而摄受长养。那四种呢？第一为抔食，第二为触食，第三为意思食，第四为识食。诸比丘们！如果对于此四种食，有贪有喜的话，就会有忧悲、有尘垢。假如对于此四种食没有贪、没有喜的话，就不会有忧悲，也不会有尘垢！」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七六、有贪经：本经叙述如对于四食有喜贪的话，则如日光之照，为有壁有宫殿所止。如是识住，乃至纯大苦聚之集，反之，则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食可以资益众生，使众生得以住于世，而摄受长养。那四种呢？第一为抔食，第二为触食，第三为意思食，第四为识食。诸比丘们！假若对于此四种食有贪有喜的话，就会有识住而增长，...乃至纯大苦聚之集。喻如楼阁宫殿，北西方比较长又广，东方则开有牕牖（风窗）。当太阳出现在东方时，其光明就会照到西壁。像这样的，比丘们！对于四食如果有贪有喜的话，就会如前经广说过的，乃至会有纯大苦聚之汇集。

假如对于四食，并没有贪，没有喜的话，也如前经广说过的，乃至纯大苦聚会消灭。譬喻来说，比丘们！如楼阁宫殿，其北西方长又广，东西方则开有牕牖（风窗），那么，当太阳出现在东方时，应该会照到甚么地方呢？」比丘们回禀佛陀而说：「应该会照到西壁的。」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假如没有西壁的话，应该会照到甚么地方呢？」比丘们回禀佛陀说：「应该会照到虚空，并没有所攀缘。」

佛陀说：「如是！比丘们！如果对于此四食，无贪无喜的话，识就不会有所住，...乃至像如是的纯大苦聚就会消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七七、有贪经：本经叙述的内容，都如前经，唯加有画师之譬喻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食，可以资益众生，使众生得以住于世，而摄受长养。那四种呢？第一为抔食，第二为触食，第三为意思食，第四为识食。诸比丘们！对于此四食，如果有贪有喜的话，就会有识住而增长，...乃至纯大苦聚之汇集。以譬喻来说，比丘们！如楼阁宫殿，其北西方比较长又广，东西方则开有牕牖（风窗），那么，当太阳出现在东方时，应该会照到何处呢？」比丘们白佛说：「应该会照到西壁」。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像如是的，如对于四食有贪有喜的话，就会有识住而增长，...乃至像如是的有了纯大苦聚之汇集。如果对于四食并没有贪，没有喜的话，就不会有识住之增长，...乃至像如是的纯大苦聚都会消灭。以譬喻来说，比丘们！喻如画师、画师的弟子，曾集种种的彩色，欲在虚空妆画，那么，到底能画得成吗？」比丘们回禀佛陀说：「不可能的，世尊！为甚么呢？因为那个虚空，乃为非色（非物质），是无对（没有障碍），是不可见的之故！」

佛陀说：「如是，比丘！如果对于此四食，并没有贪，没有喜的话，也就不会有识住而增长，...乃至像如是的纯大苦聚都会消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七八、有贪经：本经叙述如果对于四食有贪有喜的话，则如画师等在于色，会有所妆画一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食，可以资益众生，使众生得以住世，而摄受长养。那四种呢？第一为抔食，第二为触食，第三为意思食，第四为识食。诸比丘们！如果对于此四食，有贪有喜的话，就会有识住而增长，...乃至纯大苦聚之汇集。以譬喻来说，比丘们！喻如画师，或画师的弟子，集种种之彩色，欲在于色上（有物质的地方）妆画，而画作种种之像。诸比丘们！你们的意见如何呢？那位画师、画师的弟子，颇能妆画在于色体的上面与否呢？」比丘们白佛说：「如是，世尊！是能够在于色上妆画的。」

佛告比丘们说：「如果对于四食有贪有喜的话，就会识住增长，...乃至像如是的纯大苦聚之汇集。诸比丘们！假若对于四食无贪无喜的话，就不会有识住而增长，...乃至像如是的纯大苦聚会消灭。比丘们！喻如画师、画师的弟子，虽然集诸种种的彩色，但是欲离开有色质的地方去妆画，想画作种种之像，宁能画成与否呢？」比丘们白佛说：「是不可能的，世尊！」

佛陀说：「像如是的，比丘们！假若对于四食无贪无喜的话，就不会有识住而增长，...乃至像如是之纯大苦聚都会消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七九、转法轮经：本经叙述佛陀在波罗 的鹿野苑中，为五比丘初转法轮。所谓三转十二行法轮。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 国的鹿野苑中，为仙人住处。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此苦圣谛（苦就是真理。一切真象都是苦的），是你们本来所未曾听过之法。应当要生正思惟。到时，就会生法眼、正智、光明、正觉！此苦之集，此苦之灭，此苦之灭道迹圣谛，乃为本来所未曾听过之法，应当要正思惟！到时，会生法眼、正智、光明、正觉！

又次，此苦圣谛，应该又要知道！乃为本来所未曾听过之法。应当要正思惟。到时，会生法眼、正智、光明、正觉。此苦集圣谛（集就是真理。集为烦恼，一切苦报都是由此烦恼而生起的）已知道，应把它断除之事，是本来所未曾听过之法。应当要正思惟！到时，会生法眼、正智、光明、正觉。

又次，苦集之寂灭。此苦灭圣谛（苦集灭就是真理。苦集灭就是离生死之苦而寂灭，也就是涅槃解脱），已知而当知作证，乃为本来所未曾听过之法。应当要正思惟，到时，会生法眼、正智、光明、正觉。又次，此苦灭道迹圣谛（苦灭道迹就是真理。道指八正道，能达于涅槃之道），已知后，就应当修学，乃为本来所未曾听闻过之法，应当要正思惟。到时，会生法眼、正智、光明、正觉。

又次，比丘们！此苦圣谛已经知道，已知道后，就能出离，乃所未曾听过之法，应当要正思惟。到时，会生法眼、正智、光明、正觉。又次，此苦集圣谛已经知道，已断除而脱出，乃未曾听过之法。应当要正思惟，到时，会生法眼、正智、光明、正觉。

又次，苦灭圣谛已经知道，已经作证，已出离一切苦，乃未曾听闻过的。应当要正思惟，到时，会生法眼、正智、光明、正觉。又次，苦灭道迹圣谛已经知道，已经修学，而脱出苦恼之事，乃未曾听过之法。应当要正思惟，到时，会生法眼、正智、

光明、正觉。

诸比丘们！我对于此四圣谛之三转十二行，如果不生法眼、正智、光明、正觉的话，我就永不会得在于诸天、魔众、大梵、沙门、婆罗门等听法的大众当中，为解脱、为出、为离的圣者的了。也不能自证而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遍知）。我已经就于此四圣谛三转十二行，生起法眼、正智、光明、正觉，因此之故，在于诸天、魔众、大梵、沙门、婆罗门等听法的大众当中，得以出离、得以解脱，而自证，而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那时，世尊说此法时，尊者憍陈如，以及八万的诸天，都远尘离垢，而得法眼净（憍陈如为五比丘之一，译为了本际）。

那时，世尊告诉尊者憍陈如说：「你已知法了么？」憍陈如白佛说：「我已经知道了，世尊！」又告诉尊者憍陈如说：「知法与否呢？」拘邻（憍陈如）白佛说：「知道了，善逝！」

尊者拘邻已经觉知法之故，是故名叫阿若拘邻（阿若为已开悟的人，拘邻为尊者之另译）。

尊者阿若拘邻觉知法后，地神就举声而唱说：「诸位仁者们！世尊在于波罗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中，三转十二行之法轮，乃为诸沙门、婆罗门、诸天、大梵未曾转过之法。是多所饶益，多所安乐。乃为哀愍世间，以真义而利益安隐天人，增益诸天众，减损诸阿修罗之众！」

地神唱说后，其声音曾听闻虚空的神天、四天王天（第一层天）、二一十三天（忉利天，第二层天）、炎魔天（时分天，第三层天）、兜率陀天（喜足天，第四层天）、化乐天（第五层天）、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等，都展转传唱，在须臾之间，已听闻梵天之身（色界天）。梵天则乘声而唱说：「诸仁者们！世尊在于波罗国的仙人住处鹿野苑中，三转十二行之法轮，诸沙门、婆罗门、诸天、魔众、大梵以及世间未闻过之法，未曾转过之法。是多多有所饶益，多多有所安乐，乃以真义而饶益诸天世人，增益诸天之众，减损阿修罗之众！」

世尊因为在于波罗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中，转法轮，因此之故，此经乃名叫转法轮经。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八〇、四谛经：本经叙述有四圣谛，是前经之简述。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圣谛，那四种呢？所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是。」（通常都以苦、集、灭、道为四圣谛）。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八一、四谛经：本经叙述当比丘的应当修学四圣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圣谛 那四种呢？所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是。如果比丘们对于此四圣谛还未修到无间等（解脱）的话，就应当要修学，而至无间等。要对之而起增上欲，要方便而堪能，要以正念正知，而应当觉悟！」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八二、当知经：本经叙述当比丘的对于四圣谛应当要知、要解、要断、要证、要修。

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圣谛 那四种呢？所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是。如当比丘的，则对于苦圣谛应当知、应当解。对于苦集圣谛，应当知、当断。对于苦灭圣谛，应当知，应当证。对于苦灭道迹圣谛应当知、当修。」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八三、已知经：本经叙述对于四圣谛已知解、已知断、已知证、已知修，则能得达究竟苦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圣谛 那四种呢？所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是。如果比丘，对于苦圣谛已知、已解，对于苦集圣谛已知、已断，对于苦灭圣谛已知、已证，对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已修的话，则像如是的比丘，就能断除爱欲，转去了诸结缚。对于慢、无明等，都能究竟其苦边。」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八四、漏尽经：本经叙述对于四圣谛如已知解，已断、已证、已修的话，就是珂罗汉，诸漏已尽的了。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国的仙人住处，鹿野苑之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圣谛。那四种呢？所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是。如果比丘，对于苦圣谛已知、已解，对于苦集圣谛已知、已断，对于苦灭圣谛已知、已证，对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已修的话，则像如是的比丘，名叫阿罗汉。他的诸漏（烦恼）已经断尽，所应作的都已作完，已经离开诸重担，逮得已利，尽诸有结，正智善解脱！」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八五 边际经：本经叙述如对于四谛已知解、已断、已证、已修的话，就是究竟边际。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 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圣谛 那四种呢？所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是 如果比丘对于苦圣谛已知、已解，对于苦集圣谛已知、已断，对于苦灭圣谛已知、已证，对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已修的话，则像如是的比丘，已达边际，已究竟边际、已离垢边际，其梵行已终了，是纯一清白，是名叫上士的了。」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八六 贤圣经：本经叙述如对于四谛已知、已解、已断、已证、已修的话，就是贤圣！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 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圣谛 那四种呢？所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是 如果比丘对于苦圣谛已知、已解，对于苦集圣谛已知、已断，对于苦灭圣谛已知、已证，对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已修的话，则像如是的比丘已没有关键，已平治城堦，已度诸险难，而解脱诸结缚。这名叫做贤圣，已建立圣幢的了！」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八七 贤圣经：本经叙述和前经略同，惟将其义广说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烟波罗 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圣谛 那四种呢？所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是 如果比丘，对于苦圣谛已知、已解，对于苦集圣谛已知、已断，对于苦灭圣谛已知、已证，对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已修的话，则像如是的比丘，已没有关键，已平治城堦，已度诸峻难，名叫做贤圣，已建立圣幢的了。诸比丘们！为甚么没有关键呢？所谓五下分结（欲界之结惑。贪、瞋、身见、戒取见、疑）已经断除，已断知解，就名叫做离开关键。甚么叫做平治城堦呢？所谓无明就是深堦，他既得到那断知，就名叫做平治城堦。甚么叫做度诸□难呢？所谓无际边的生死，已于究竟其苦边，就名叫做度诸□难。甚么叫做解脱结缚呢？所谓贪爱已断、已知就是。甚么叫做建立圣幢呢？所谓我慢已断、已知，就名叫做建立圣幢。」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八八、五支六分经：本经叙述已得四谛之比丘之功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圣谛，那四种呢？所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是。如果比丘，对于苦圣谛已知、已解，对于苦集圣谛已知、已断，对于苦灭圣谛已知、已证，对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已修的话，就名叫做比丘之断五支（已断五顺下分结，所谓贪、瞋、有身见、戒禁取见、疑），戒六分（六根触境而起识时，能守护而不起烦恼及忧怖等），守护于一（一向守护六根门头），依猗于四（1.『远离』恶象、恶犬等，2.『习近』于如法衣食等，3.『除遣』散乱、疲劳等，4.『忍受』寒热、蚊虻等），舍除诸谛（不起种种见、杂染，唯此谛为实，余为虚妄），离四衢（远离境界之欲求），证诸觉想（证悟其它寻思觉想为非），自身所作（离诸杂念），心善解脱（离爱为心善解脱），慧善解脱（离无明为慧善解脱），纯一清白（梵行），名叫上士。」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八九、良医经：本经叙述良医为知病源而治病等，然而不能治生死等苦恼，佛以四谛治苦恼的根本，故为大医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四法之成就的话，就名叫大医王。有如王所具有的器质，王的分量。那四种法呢？第一就是善知病，第二为善知病之源，第三为善知病而对治之，第四为善知病而治病后，将来更不会再发动其，病（一治永治）。

甚么叫做良医而善知病呢？所谓良医乃善知如是如是之种种疾病，就名叫做良医之善知病。甚么叫做良医之善知病源呢？所谓良医乃善知此病为因风而起，为瘴阴（痰瘴）而起，为涎唾而起，为众冷而起。因于现事而起，因于时节而起，等，就名叫做良医之善知病源。甚么叫做良医之善知病而能对治呢？所谓良医乃善知种种的疾病，如应该要涂药，应该要使其吐，应该要令其下，应该要灌鼻，应该要熏，应该要取汗等，像如是的对比，而以种种方法去对治其疾病，就名叫做良医之善知对治。甚么叫做良医之善知治病后，在于未来世，永不动发呢？所谓良医善治种种之病，使其究竟除灭，在于未来世，永远不会再复起其病，就名叫做良医之善知治病，更不动发。

而如来、应、等正觉，乃为大医王，已成就四德，以疗治众生的疾病，其情形也像如是。那四德呢？所谓如来乃知此是苦圣谛。对于苦圣谛能如实而知。此是苦集圣谛，能如实而知。此是苦灭圣谛，能如实而知。此是苦灭道迹圣谛，能如实而知。

诸比丘们！那些良医，虽然为世间的良医，但是对于生的根本的对治则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老病死忧悲恼苦等的根本的对治，不能如实而知。如来、应、等正觉，为大医王，对于生的根本对治，能如实而知，对于老病死忧悲恼苦，能如实而知。因此之故，如来、应、等正觉，乃名叫大医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九〇、沙门婆罗门经：本经叙述不知四谛之人，就不是沙门婆罗门。如实而知，则为真的沙门婆罗门，而成就大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假如诸沙门、婆罗门，对于此苦圣谛，不能如实而知，对于此苦集圣谛，不能如实而知，对于此苦灭圣谛，不能如实而知，对于此苦灭道迹圣谛，不能如实而知的话，则这种人虽为沙门，也不是沙门，虽为婆罗门，也不是婆罗门。他对于沙门之义，婆罗门之义，也不能见法，不能自知已经作证之事。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也就是解脱而成果的问题，都没有分！

如果沙门、婆罗门，对于此苦圣谛，能如实而知，对于此苦集圣谛，能如实而知，对于此苦灭圣谛，能如实而知，对于此苦灭道迹圣谛，能如实而知，就应知道，这位沙门或婆罗门，就是沙门当中之沙门，婆罗门当中之婆罗门。对于沙门之义，婆罗门之义，能见法，而自知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因此之故，比丘们！对于此四种圣谛，对于无间等（解脱），应该起增上之欲，应该精勤而堪能，应该方便去修学那四种呢？所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九一、沙门婆罗门经：本经之叙述如同前经，可说是前经之简述。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

广说如上经。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如果对于四圣谛不能如实而知的话，就应知道，这些沙门、婆罗门，乃不是沙门之人数之内，不是婆罗门之人数之内。假如对于四圣谛能如实而知的话，就是沙门的人数之内，就是婆罗门的人数之内。乃至...。」（如上经）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九二、如实知经：本经叙述如不知四圣谛的话，就不得脱苦，如知之，则能脱苦。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沙门、婆罗门，对于苦圣谛，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苦集圣谛，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苦灭圣谛，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苦灭道迹圣谛，

不能如实而知的话，就应当知，这些沙门、婆罗门，不得解脱苦恼。假若沙门、婆罗门，对于苦圣谛，能如实而知，对于苦集圣谛，能如实而知，对于苦灭圣谛，能如实而知，对于苦灭道迹圣谛，能如实而知的话，就应当知，这些沙门、婆罗门，能得解脱苦恼。」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由苦不能得以解脱，与得以解脱之经那样（略指前经，知四谛与否，而得解脱与否）。像如是的1.舍恶趣，而不解脱，与解脱。2.堪能舍戒，而退减，与不舍戒而退减。3.能自说：得过人法而自证，与不能自说得过人法而作证。4.能在于此外，求良的福田，与不能于此外求良的福田。5.能在于此外求大师，与不能于此外求大师。6.不能越苦，与堪能越苦。7.不堪能脱苦，与堪能脱苦。」

像如是的，上面这些诺经，都重申而说，均继之而用偈说：

若不知苦者 乃彼众苦因 一切诸苦法 寂灭永无余
若不知道迹 能思一切苦 心解脱于苦 慧解脱亦然
不能越众苦 令苦究竟脱 若如实知苦 亦知众苦因
及一切诸苦 永灭尽无余 若复如实知 息苦之道迹
意解脱具足 慧解脱亦然 堪能越众苦 究竟得解脱

（如果不如实而知苦，以及那些众苦之因的话，就不能知道一切诸苦之法之寂灭，而永无余遗之事。假如不知道苦灭之道迹，及能息灭一切苦的话，则怎能对于苦，而得心解脱呢？慧解脱也同样的道理。也就是说，不知圣迹而修的话，就不能超越众苦，不能使苦得以究竟解脱。）

（假如能够如实而知道苦，也知道众苦的原因，以及一切诸苦之永远灭尽无余。又能如实而知道息苦的道迹的话，就能得得意解脱具足。慧解脱也是同样的道理。也就是堪能超越众苦，而究竟得到解脱！）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九三、善男子经：本经叙述善男子之出家的目的，在于知道四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假若善男子，由于正信，而为非有家庭之出家人，而学道的话，他对于一切所应当知的就是四圣谛之法。那四法呢？所谓知苦圣谛 知苦集圣谛 知苦灭圣谛 知苦灭道迹圣谛是。因此之故，比丘们！如果对于四圣谛未能达到无间等的话，就应该勤于方便，要修无间等。像如此的章句，在一切四圣谛经里，当会具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如是而无间等，均应当说。又三结（见、戒取、疑）之灭尽，而得须陀洹果（入流，初果）之事，一切都应知道，均为四圣谛。那四谛呢？所谓知苦圣谛 知苦集圣谛 知苦灭圣谛 知苦灭道迹圣谛是。像如是的当知，像如是的当见，而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以上为须陀洹经。是说明因知见四圣谛之故，而得须陀洹之果的。）

假若三结灭尽，而贪、恚、痴也微薄的话，就能得到斯陀含果（一来，二果）。这一切的一切，都皈于如实而知道四圣谛之故。那四谛呢？所谓知苦圣谛 知苦集圣谛 知苦灭圣谛 知苦灭道迹圣谛是。像如是的当知，如是的当见，如是的无间等，

也如是之说。

(以上为斯陀舍经。是说明知见四圣谛之故，而得斯陀舍之果的)。

五下分结(贪、瞋、身见、戒禁取见、疑)之灭尽，而生般涅槃的话，就是阿那含果(不还，三果)，而不免还来此世间。这一切，均为是知道四圣谛之故。那四谛呢？所谓知苦圣谛、知苦集圣谛、知苦灭圣谛、知苦灭道迹圣谛是。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如是而无间等，也像如是之解说。

(以上为阿那舍经。是说明知道四圣谛之故，而得阿那舍果的)。

如果一切之漏，都已灭尽，是无漏，是心解脱、慧解脱，见法而自知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这一切的一切，均为是知见四圣谛之故。那四谛呢？所谓知苦圣谛，知苦集圣谛，知苦灭圣谛，知苦灭道迹圣谛是。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如是而无间等，也像如是之讲说。

(以上为阿罗汉经。是说明知道四圣谛之故，而得阿罗汉果的，也就是已解脱生死的极果。)

如果得证辟支佛(缘觉)道的话，其一切也是知见四圣谛之故。那四谛呢？所谓知苦圣谛，知苦集圣谛，知苦灭圣谛，知苦灭道迹圣谛是。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如是而无间等，也像如是之讲说。

(以上为辟支佛经。是说明知道四圣谛之故，而得辟支佛的)。

如果得无上正觉(佛陀)的话，其一切也是知道四圣谛之故。那四谛呢？所谓知苦圣谛，知苦集圣谛，知苦灭圣谛，知苦灭道迹圣谛是。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如是而无间等，也像如是之讲说。」

(以上为无上正觉经。是说明成就无上正等觉，也是知见四圣谛而来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九四、日月经：本经叙述如太阳将出，先有明相那样，知四圣谛为正尽苦之前相。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譬如太阳将出现之时，先有明相之生起那样。像如是的正要灭苦时，也有其前相之生起，所谓知四圣谛是。那四谛呢？所谓知苦圣谛、知苦集圣谛、知苦灭圣谛、知苦灭道迹圣谛是。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如是而无间等，也像如是之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九五、日月经：本经叙述如日月不出现，则世间会黑暗那样，佛若不出世间，而说四谛的话，则世间也会闇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假如日月不出现在世间的话，则一切众星也不会出现于世间。这样，则所谓昼夜、半月、一月、时节、岁数、刻数、须臾等事象，均不能示现出来。那么，世间就会常冥，而不会有光明之普照，唯有长夜那样之纯大闇冥之苦，会出现于世间。和此道理一样，假若如来、应供、等正觉，不出现于世间时，不演说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等真理于世间的话，则世间

定会盲冥，并没有光明之普照。如是之长夜之纯大闇冥，会出现于世间。

假如日月出现于世间的話，则众星也会出现。那些昼夜、半月、一月、时节、岁之数、刻之数、须臾等，均会示现于世间，会长夜光明普照，出现于世间。像如是的，假若如来、应供等正觉出现于世间，而说法的话，则苦圣谛之真理会出现于世间，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之真理会出现于世间。不会再为闇冥，长夜都普照光明，纯一之智慧，会出现于世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九六、圣弟子经：本经叙述圣弟子因知四谛而得其果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日出，周行在空中那样，会坏灭诸闇冥，光明会显照。像如是的，圣弟子所有之集（烦恼）之法，一切都坏灭后，而离诸尘垢，而得法眼之生起，而俱有了无间等，而三结都断灭。三结就是所谓身见、戒禁取见、疑是。此三结灭尽，就名叫做须陀洹（预流果，初果）。已不会堕入于恶趣之法，必定是正觉，再转趣于七有之天人间，往生而作苦边（七次往还于天天后，会尽苦边而得阿罗汉果）。

这位圣弟子，在此中间，虽然还会生起忧苦等事，但是已可听许这位圣弟子之离开欲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离开杂染之欲，而生之喜乐），已具足初禅而安住于那里。不再看见这位圣弟子有一法不断，能使其还生此世间的。这就是圣弟子之得法眼之大义。因此之故，比丘们！如果对于此四圣谛还未无间等的话，就应精勤于方便，起增上之欲，去精进修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九七、佉提罗经：本经叙述如不知苦谛、苦集谛、苦灭谛的话，则不得苦灭道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作这样而说：『我对于苦圣谛还未无间等（未了解，未现观），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还未无间等』，而说『我当得苦灭道迹圣谛，已无间等』的话，则此说乃不能应现。为甚么呢？因为没有这个道理之故。

假如对于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还未无间等，而欲苦灭道迹圣谛之无间等的话，是没有这道理的。喻如有人说：『我想采取佉提罗（担木、洋槐）的树叶，把它集合起来作一装水之器，以便拿去盛水而行』，那样是没有这道理的。为甚么呢？因为没有这个道理之故。像如是而说：『我对于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虽还未达到无间等，但是我乃欲得苦灭道迹圣谛之无间等（现观，了解）』，这是不会有之事。

假若又有人说：『我应当对于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之无间等已得后，又得苦灭道迹圣谛』那样，这是属于善说。为甚么呢？因为有这么道理之故。

如果已完成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之无间等，而欲得苦灭道迹圣谛之无间等的话，是有这道理的。喻如有人说：『我用纯昙摩（红莲花）之叶，摩楼迦（蔓草）之叶，把它集合起来去盛水，拿着而行。』那样，这是属于善说的。为甚么呢？因为有此道理之故。像如是的，如果说：『我对于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已到达无间等，而欲成就苦灭道迹圣谛之无间等。』那样，这是属于善说的。为甚么呢？因为有此道理之故。假若对于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已到无间等后，而欲完成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的话，是有此道理之故」。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九八、因陀罗柱经：本经叙述不如实知四谛的话，则如小绵丸之随风吹去、反之，则如铜铁柱之坚固。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小的绵丸，小的劫贝华（木绵）之丸那样，把它放置在四衢道头时，被四方而来的风所吹，就会随风而去，而向于一方那样。像如是的，如果沙门、婆罗门，对于苦圣谛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苦集圣谛，对于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不能如实而知的话，就应当知，这位沙门，或婆罗门，都常观他面，常随于他人之说。由于不如实而知之故，听人所说，而趣向于其说而受纳。当知此人，乃于往宿并不修习智慧之故。

喻如因陀罗之柱（在市门之柱。有时常指天帝宫殿之柱），以铜铁而作，把柱基深入在地中，则遇着四方所吹来的猛风，也不能摇动它。像如是的，沙门、婆罗门，对于苦圣谛能如实而知，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如实而知的话，就应当知，这位沙门，或婆罗门，并不视他面，不随他人之语。此沙门、婆罗门的智慧非常的坚固，本来就随习之故，不会随着他人之语。因此之故，比丘们！对于四谛，应当勤于方便，应起增上之欲，应精进修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九九、论处经：本经叙述如知四谛的话，则到处都不会屈在他论之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石柱，其长有十六肘，其中八肘入在地内，则任四方之风怎么吹来，也不能使他动摇一样。像如是的，如果沙门、婆罗门，对于苦圣谛能如实而知，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能如实而知的话，则这些沙门、婆罗门，不管到了甚么论处，都不能屈！如其心解脱、慧解脱的话，就会使其余的沙门、婆罗门，反之而会生忧苦的。像如是的能如实而知，如实而见，均为是先世宿习所带来之故，才能使其智慧不可倾动。因此之故，比丘们！对于四圣谛，应当勤于方便，起增上之欲，精进而修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〇〇、烧衣经：本经叙述如不知四谛，则会永恒的受恶趣之苦，不惟是燃烧头衣可譬而已。因此，须忍苦去学四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有人，被火燃烧着其头与衣时，就会起增上欲而急于救火，使其消灭一样」。佛陀继之而告诉诸比丘们说：「不可作此说（因为被火烧燃之事为小事，不成比较之故）！应当放下此头衣被烧之事。应对于四圣谛生起增上欲，要勤精加以方便努力，要修至无间等（了解、现观）。

那四谛呢？所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是。如果还未达无间等（了解）的话，就应勤于方便，修学至于无间等（现观）。为甚么呢？比丘们！因为未解脱时，如长夜炽燃，有如地狱、畜生、饿鬼之故。诸比丘们！不见极苦（极苦也不回顾）！如果对于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还未无间等（现观）的话，则此比丘，应当要忍受一切苦、乐、忧、悲，对于四圣谛要勤加精进，方便而修习无间等，应当去学习才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〇一、百枪经：本经叙述如百岁之老人每日受三百枪之苦，也应堪忍其苦去闻法，去学得四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士夫，其年寿已百岁那样。有人对他说：『士夫！如果欲闻法，应当在于每日三时堪受苦痛！如早晨受百枪之苦，日中（中午）和晡时（下午申时），也是同样的受百枪之苦。在于一天当中，受三百枪所刺之苦。像如是的，每日都如是，直至百岁，然后闻法，而得无间等（现观）。你是否能作到吗？』

这时，那位士夫，为了闻法之故，会说均能堪以忍受。为甚么呢？因为人生于世间，有如长夜受苦，有时地狱，有时畜生，有时饿鬼，在于三恶道中，徒受众苦，也不能听法。因此之故，我现在为了无间等之故，不会将终身受三百枪，当做为大苦哩（不会当做一回事，也就是小事一件）。是故，比丘们！对于四圣谛，还未无间等的话，当应勤于方便，起增上之欲，去学习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〇二、平等正觉经：本经叙述对于四圣谛平等正觉的话，就名叫如来、应、等正觉。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对于四圣谛平等正觉的话，就名叫如来、应、等正觉。那四种呢？所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是。如果对于此四圣谛平等正觉的话，就名叫如来、应、等正觉。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如对于四圣

谛还未无间等的话，就应勤于方便，起增上欲，去学习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〇三、如实知经：本经叙述佛及佛弟子，如不知四谛的话，就长夜被生死所驱驰。反之而学四谛知四谛之故，即离生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竭陀国，在于人间游行（游化于各地）时。

在王舍城和波罗利弗的中间的竹林聚落里，由国王在此中创建的一福德精舍。那时，世尊和诸大众，都在于其中宿止。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和你们，如果对于四圣谛无知、无见、无随顺而觉、无随顺而受的话，就会在于长夜，被生死所驱驰！那四谛呢？所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是。我和你们如对于四圣谛无知、无见、无随顺之觉、无随顺之受的话，应当会在长夜被驱驰于生死中。

由于我以及你们，对于此苦圣谛顺知、顺入之故，能断诸有流、尽诸生死，不受后有。因此之故，对于四圣谛如果还未无间等的话，当应勤于方便，起增上欲，修习无间等。」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我常与汝等 长夜涉生死 不见圣谛故 大苦日增长

若见四圣谛 断有大流海 生死永已除 不复受后有

（我在过去时，都常和你们，同样的涉入于如长夜之生死中。因为不曾如实而知见四圣谛之故，才会有大苦，日日增长。）

（假若如实而知见四圣谛的话，就会断灭『有』如水流尽，而入大海那样。此时生死永远已除灭，不会再受后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〇四、申怨林经：本经叙述佛所觉知的，虽为广，然而除了饶益众生，出离之要外，就不多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竭陀国，人间游行（游化）。在王舍城和波罗利弗的中间的竹林聚落，由于大王在于此处创建的一福德的精舍。那时，世尊，和诸大众，都止宿在此精舍。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应该都到申怨林去」。那时，世尊就这样的和诸大众，都到了申怨林，到后，就坐在于树下。

这时，世尊，手里拿着一树叶，而告诉诸比丘们说：「我手中的树叶多呢？还是大林中的树叶为多呢？」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您手中的树叶，为非常的少，此大林中的树叶，乃为无量的百千亿万倍，乃至算数、譬类，都不能相比较之多哩！」

佛陀说：「像如是的，诸比丘们！我成就等正觉后，自己所见之法，为人宣说的，乃如手中的树叶。为甚么呢？因为我所说的法，乃以真义而饶益，以法而饶益，以梵行而饶益，以明慧而正觉，而向于涅槃之故。如大林里的树叶那么多的法，是我成等正觉，自知正法后，所不说出之法，正有如是之多。为甚么呢？因为那些法，乃不是以义饶益，不是以法饶益，不是以梵行饶益，不是以明慧而正觉，不是正向

于涅槃之故，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如果对于四圣谛还未无间等的话，应当要勤于方便，起增上之欲，学习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〇五、孔经：本经叙述离车族的童子，持弓箭，竞射精舍之门孔，箭箭皆射入，阿难为奇特，以白佛。佛告以知四谛较之更难。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猕猴池测的重阁讲堂。

那时，尊者阿难，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毘舍离城去乞食。这时，有众多的离车（毘舍离的刹帝利种）的童子，在于早晨，从城内出，到了精舍之门外。在那里，各人执持弓箭，竞争弹射精舍的门孔，箭箭都射中而入于门孔里。

阿难尊者看此情形后，以为非常的奇特，而称叹那些离车的童子，能作如是之难事。他进入城内去乞食，然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了手足后，就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在一边。而仰白佛说：「世尊！我在于今天的早晨，着衣持钵，入毘舍离城去乞食时，曾经看见众多的离车的弟子们，从城内出去，到了精舍之门外，而在那里竞射门孔，箭箭都射中而入孔内。我于那时，曾作此念：『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诸离车的童子。能作此难事！』」

佛陀听后，告诉阿难说：「你的意见如何呢？那些离车族的童子竞射门孔，箭箭都射中而入孔内，此事为难呢？或者是析破一毛为百分，而射其中之一毛之分，箭箭都射中之事为难呢？」阿难白佛说：「析破一毛为百分，而射其中之一分之毛，箭箭皆射中。此为难啊！」

佛陀告诉阿难说：「此乃不如对于苦圣谛而生如实而知之难，因为这才是甚难。像如是的，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如实而知见，此则甚难！」

那时，世尊曾说偈而说：

一毛为百分 射一分甚难 观一一苦阴 非我难亦然

（将一毛析为百分，而能射中其中之一分，乃是非常难之事。如果将一一的苦阴，观察为非我，其难也是如此）。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〇六、盲龟经：本经叙述凡夫漂流于五趣，欲复人身，乃盲龟经 如盲龟在大海中遭遇泞木而想穿木孔那样之难，故应学四圣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猕猴池测的重阁讲堂。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大地，都成为大海，而在此里面有一只盲目之龟，其寿命已经无量劫。它每经百年之久，才伸出其头一次。在海中有一支浮木，只有一个孔。此木被海浪漂流，随风而东流西流。而每经百年才伸出其头一次的盲龟，当会得遇此浮木之孔吗？」

阿难白佛说：「不可能的，世尊！为甚么呢？因为此盲龟如果游至海东时，那浮木或者因随着风而漂流至于海西。至于南北四维围达，也是和此元理同样的不一定会遇到浮木之孔。」

佛陀告诉阿难说：「盲龟与浮木，虽然是那么的差违，但是或者可能会有机会遇到其木而得其孔的一天。而愚痴的凡夫，都漂流于五趣，想暂复人身一事，实在

比那盲龟遇木孔之难哩！为甚么呢？因为那些众生，都不行其义（行不仁义事），不行其法（不遵人的规则而行），不行其善（不作善事，都为自利），不行真实（不修学真理），都展转杀害（互相残杀），强者陵弱（有势力的人，常欺弱小人民），而造无量之恶业之故。因此之故，比丘们！对于四圣谛，如果还未达到无间等（现观）的话，就当勤于方便，起增上之欲，去修学无间等才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舍经卷第十五完

杂阿舍经卷第十六

四〇七、思惟经：本经叙述世间之思惟，都没有甚么饶益，故不应思惟。应思惟超出世间之四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好多的比丘集聚于食堂，都以思惟世间的诸法，而在思惟。

那时，世尊知道诸比丘们的心里所思念之事。因此，而往诣食堂，敷一座位而坐在那里。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这些比丘们！千万要慎重，不可思惟世间之思惟。为甚么呢？因为世间思惟（思惟世间的诸法），乃不以义而饶益，也不以法而饶益，更不是以梵行而饶益，也不是智，不是觉，不顺向于涅槃。

你们应当要正确的思惟，要思惟此为苦圣谛，此为苦集圣谛，此为苦灭圣谛，此为苦灭道迹圣谛。为甚么呢？因为如这种思惟，乃以义而饶益，以法而饶益，以梵行而饶益，是正智、正觉、正向于涅槃之故。

在过去世时，有一位士夫，自王舍城出于城外，在于拘絺罗池（在王舍城外）的旁边，正坐而思惟世间的思惟（思惟世间的诸法）。当时，他看见象军、马军、车军、步军等四种军队，乃无量无数（算不尽之多），都皆入于一莲藕之孔内。他看见后，曾作此念：『我因狂

而失性。世间所不会有之事，而现在却被我看见！』那时，离开该莲花池的不远之处，更有大众聚集在一处。这时，那位士夫就到大众所集之处，发言而说：『你们大众听着！我现在发狂，我现在失性！因为世间所不会有之事，而我现在都很明显的看到啊！』其它则如上面广说过的。这时，那些群众，都说那位士夫真正狂发失性。因为世间所没有之事，而他却说他为看到」。

佛陀又继续其言而说：「虽然如此，但是那位士夫并不是真正狂发失性，他所看见的都为真实之事。为甚么呢？因为那时，离开拘絺罗的不远之处，有诸天，和阿修罗（非天），都兴起（发动）四种军队，战争在于空中。那时，诸天得胜，阿修罗之军队乃告战败，就退入于该池的一莲藕孔之中。因此之故，比丘们！你们千

万要慎重，不可思惟世间之法。为甚么呢？因为世间思惟（思惟世间诸法）并不是以义而饶益，不是以法而饶益，不是以梵行而饶益。同时也非智、非觉，非正向于涅槃。应该要思惟四圣谛。那四圣谛呢？所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〇八、思惟经：本经叙述应废除世间的诸思惟，而学四圣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集聚在于食堂，作如是之论：有的说世间为有常，有的说世间为无常。更有人说世间为有常无常，世间为非有常非无常，世间为有边（具有边际、终端、有限），世间为无边，世间为有边无边，世间为非有边非无边。此命即是身，此命异而身也异。小命与身，为别异。如来之死后，为有，如来之死后为无，如来之死后有，如来之死后非有非无。（计为十四论，均为无记，也就是多余之论）。

那时，世尊在另一个地方坐禅。以天耳而听到诸比丘聚集在食堂里之论议的声音。佛陀听后，就到了食堂，在大众当中，敷一座位而坐在那里（当然是侍者所敷之座）。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这些比丘，聚集这么多，在说甚么呢？」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我们这些众多的比丘，集聚在于此食堂，曾作如是之论：「有的说世间有常，有的说世间是无常。」其它都如上之广说。

佛陀听后告诉比丘们说：「你们不可作如此之论议。为甚么呢？因为这些论议，乃非以义而饶益，非以法而饶益，非以梵行而饶益。也不是智、不是正觉、不是正向涅槃。你们比丘，应该要作如是之论议：『这是苦圣谛，这是苦集圣谛，这是苦灭圣谛，这是苦灭道迹圣谛』。为甚么呢？因为如此的论议，乃是以义而饶益，是以法而饶益，以梵行而饶益。是正智，是正觉，是正向涅槃。因此之故，比丘们！如对于四圣谛还未无间等（现观）的话，就应勤于方便，起增上之欲，去学无间等」（解脱）。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〇九、觉经：本经叙述不起贪、瞋、害之三恶觉，应起四圣谛之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集聚于食堂。有的为有贪觉之觉（思念），有的为有瞋觉之觉（思念），有的为有害觉之觉（思念。觉为感觉作用，是思念心之义）。

那时，世尊知道诸比丘们之心所念之事。就到食堂，敷一座位，而在于大众的前面坐下来。然后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不可生起贪觉之觉（思念），不可生起害觉之觉（思念），不可生起害觉之觉（思念）。为甚么呢？因为这些觉（思念），并非以义而饶益，并非以法而饶益，并非以梵行而饶益。也不是智，不是正觉，不是正向于涅槃之故。

你们应当生起苦圣谛之觉，苦集圣谛之觉，苦灭圣谛之觉，苦灭道迹圣谛之觉。

为甚么呢？因为此四圣谛之觉，乃以义而饶益，以法而饶益，以梵行而饶益，是正智、正觉，是向于涅槃之觉之故。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对于四圣谛应当勤于方便，应生起增上之欲，应正智正念，精进而修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一〇、觉经：本经叙述不可生起亲里觉等事，当起四圣谛之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如上广说。其有差别不同的，就是有关于不可起亲里之觉（思念）、国土人民之觉、不死之觉。

乃至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一一、论说经：本经叙述不可论说世间之事，应论说四圣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有众多的比丘，集聚在于食堂，作如是之论：有的论说王事，有的论说贼事。也有论说战斗之事、钱财之事、衣被之事、饮食之事、男女之事、世间言语之事、事业之事、诸海中之事。

那时，世尊在于禅定中，由于天耳，而听到诸比丘们论说之声。因此，而从座位站起，而到达食堂。到后，敷一坐具在于众比丘之前，而坐下来。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这么多的比丘，集聚在此到底是在谈论甚么呢？」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我们聚集在此，有的正在论说王事...。」如上面广说过的。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不可作这些论，不要论说王事，...乃至不向涅槃。如果你们要论说的话，就应论说『这就是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为甚么呢？因为此四圣谛，乃以义而饶益，以法而饶益，以梵行而饶益，是正智、是正觉、是正向于涅槃之故。」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一二、争经：本经叙述应废弃无益的论静，而应学四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有众多的比丘集聚在于食堂，作如是之说：「我知道正法与律，你们并不知道。我所说的乃为成就（完整），我们所说的乃合于理。你们所说的乃为不成就（不完整），不合于理。应该在前面就要说的，却在于后面而说，应该在后面说的，却在于前面就说，而相互诤论而说：『我所论说的，是你们所不如的，因为我对于能回答的，当会回答啊：』」

那时，世尊在于禅定中，用天耳听到诸比丘们诤论之声，...如是广说，乃至对于四圣谛如欲无间等的话，应当勤起方便，起增上之欲，去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一三、王力论：本经叙述如论诸王之大力大富，也是没有益处，应该要学四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好多的比丘聚集于食堂，作如是之论：「波斯匿王（憍萨罗国的国王）与频婆娑罗王（摩揭陀国的国王，阿闍世王之父），二人当中，到底那一位大王比较势力为大？那一位大王的财力比较富裕？」

那时，世尊在于禅定中，用天耳听到诸比丘们之论说之声音。就从座而起，到了食堂，在那里敷一坐共于大众之前而坐下来。世尊问诸比丘们说：「你们到底在论说甚么呢？」这时，诸比丘们，即将上面之事，一一禀自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你们在论说诸王的大力、大富作甚么？你们比丘们！不可作这些论说。为甚么呢？因为这些论议并不是以义饶益，不是以法饶益，不是以梵行饶益。不是智，不是正觉，不正向于涅槃之故。你们应当要说：『此为苦圣谛，为苦集圣谛，为苦灭圣谛，为苦灭道迹圣谛』。为甚么呢？因为此四圣谛乃以义而饶益，乃以法而饶益，乃以梵行而饶益，是正智、正觉，正向于涅槃。因此之故，比丘们！如果对于四圣谛还未达到无间等（现观）的话，应当要勤于方便，要起增上之欲，要修学至于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一四、宿命经：本经叙述如论说前生到底是以何业为其活命等，也是无益之事，都宜应说四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有众多的比丘聚集于食堂，作如是之论而说：「你们的宿命（前世），到底是作甚么业？作那一种工巧？以甚么作为自己的生活呢？」

那时，世尊在于禅定中，由于天耳，而听到诸比丘们正在论说的声音。就从他的座位站起，而到达食堂。到后，敷一坐具在于大众之前而坐。世尊问诸比丘们说：「你们现在到底是在说些甚么呢？」那时，诸比丘们就将以上所说的，具白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你们比丘们！不可作这些说。说甚么宿命所作等事。为甚么呢？因为这并不是以义而饶益，不是以法而饶益，不是以梵行而饶益。并不是智，不是正觉，不正向于涅槃。你们比丘们！应当要互相论说：『此为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为甚么呢？因为此乃以义而饶益，以法而饶益，以梵行而饶益，是正智、正觉、正向于涅槃。因此之故，比丘们！如果依于四圣谛还未达到无间等的话，就应当要勤于方便，要起增上之欲，而学至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一五、檀越经：本经叙述谈论檀越之施物之好恶等事，乃为无益之论，应学

四圣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聚集在于食堂，作如是之论说：某某檀越（施主）所供的为粗疏之食。我们吃后，都觉得没有滋味，没有力量。我们不如放弃他所供的粗食，而自行乞食为妙。为甚么呢？因为比丘乞食时，应乞得好的食物，又应见好的色貌，有时可听好的声音，被众多之人所认识，也可得到衣被、卧具、医药。

那时，世尊在于禅定中，由于天耳而听到诸比丘们所论说的声音，因此，而到了食堂来。像如是的广说，乃至正向于涅槃（后段和前经同，是劝化比丘不可论说人家布施之好坏，应勤于学习四圣谛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一六、受持经：本经叙述有一比丘，将佛说四圣谛，悉数受持。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能受持我所说的四圣谛与否呢？」这时，有一位比丘，从他的座位站起，整齐他的衣服，向佛行礼，然后合掌而白佛说：「唯然！世尊！您所所说的四圣谛，我都能够受持！」

佛陀告诉比丘说：「你是怎么受持四圣谛呢？」比丘白佛说：「我乃依世尊所说。此是苦圣谛之理，我就把它受持。世尊说此为苦集圣谛，此为苦灭圣谛，此为苦灭道迹圣谛的话，则像如是的，我会将世尊所说的四圣谛，照样的受持」。

佛陀告诉比丘说：「善哉！善哉！我说这是苦圣谛，你就真实的受持，我说这是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你就真实的受持。」（实在值得嘉许赞叹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一七 如如经：本经叙述四圣谛为如，而不离如。如果知道不异于如的话，就是受持四圣谛者。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能受持我所说的四圣谛与否呢？」这时，有一位比丘从座而起，调整其衣服，偏袒其右肩，向佛礼拜，合掌而白佛说：「唯然！世尊！您所所说的四圣谛，我都能受持。」

佛陀告诉比丘说：「你是怎么受持我所说的四圣谛呢？」比丘白佛说：「世尊您说这是苦圣谛，我就悉数受持。您说此为如如（真实），是不离开如，不异于如。是真实的审谛，是不颠倒，是圣者所谛的，这叫做苦圣谛。世尊所说的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乃为如如，乃不离于如，不异于如。是真实的审谛，是不颠倒，是圣者之所谛的。这就是世尊所说的四圣谛，我都能够受持。」

佛陀告诉比丘说：「善哉！善哉！你能真实的受持我所说的四圣谛。此乃为如如，是不离于如，不异于如。是真实的审谛，是不颠倒。这叫做比丘之真实受持我所说的四圣谛。」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一八、受持经：本经叙述除佛所说之四圣谛之外，别无四圣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能够受持我所说的四圣谛与否呢？」

这时，有一位比丘，从他的座位站起，整好其衣服，向佛礼拜，合起手掌而白佛说：「唯然！世尊！您所所说的四圣谛，我都能够把它受持。那四谛我都能受持呢？世尊所说的苦圣谛，我都能够把它受持，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我都能够把它受持。」

佛陀告诉那位比丘说：「善哉！善哉！像我所说的四圣谛，你都能够把它受持，实在可嘉之事。诸比丘们！如果沙门、婆罗门，曾作如是之说而说：『像沙门瞿昙所说的苦圣谛，我应当把它放弃不采，我应更立苦圣谛』。这种言说，只能说是唯有其言数，可以说说而已，如追问其事，他就会说他并不知道。这，乃是增其疑惑而已，因为并不是其境界之故（没有理由能如实而说出来）。

那人又会说：『所谓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遗迹圣谛，我今都应舍弃不采，我要更立其它的四圣谛』。他所说的只可说为有其言数（随便说说），如问其究竟时，却说不知道，实在是徒增其疑惑耳，因为此事，并不是其境界之故（未达此境地）。因此之故，比丘们！如果对于四圣谛还未达到无间等（现观）的话，应当勤于方便，起增上之欲，去修学至于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一九、疑经：本经叙述如对于佛法僧有疑惑的话，则对于四谛也会有疑惑，对于三宝无疑惑的话，则对于四圣谛也不会有疑惑。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对于佛有疑惑的话，则对于苦圣谛会有疑惑，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都会有疑惑。如对于法与僧有疑惑的话，则对于苦圣谛会有疑惑，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会有疑惑。假若对于佛不疑惑的话，则对于苦圣谛，就不会有疑惑。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都不会有疑惑。假若对于法与僧不疑惑的话，则对于苦圣谛不会有疑惑，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不会有疑惑。」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二〇、疑经：本经叙述如对于四谛有疑惑的话，则对于三宝会有疑惑，反之则不疑惑。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假若沙门、婆罗门，对于苦圣谛有疑惑的话，则对于佛会有疑惑，对于法与僧会有疑惑。假若对于集、灭、道有疑惑的话，则对于佛会有疑惑，对于法与僧会有疑惑。假若对于苦圣谛没有疑惑的话，则对于佛就不会有疑惑，对于法与僧，也不会有疑惑。如对于集、灭、道圣谛没有疑惑的话，则对于佛并不会疑惑，对于法与僧，也不会有疑惑。」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二一 深□经：本经叙述如对于四圣谛不知而沉沦于生死的话，则比深脸之岩还可怖畏之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大众和我，都同到深□岩去吧！」（近于灵鹫山之一山峰，是一岩石耸立的绝壁。）诸比丘们白佛说：「唯然，世尊！」（好的！世尊！）

那时，世尊和诸大众们，都同到深□岩，到后，敷座而坐。佛陀曾周匝（四围）观察深□岩后，告诉诸比丘们说：「此岩为极大的深□」（绝壁）。这时，有一位比丘，从座而起，整正其衣服，而向佛作礼。然后合掌白佛而说：「世尊！此为极大的深□（绝壁）。然而是否还有一种极为深□，比此还要极□，令人非常可怖畏的吗？」

佛陀知道其意，就告诉他而说：「如是！比丘！此虽极为深□，然而还有一种大深□，比此还□，非常令人可怖畏之事。那是甚么呢？所谓诸沙门、婆罗门，如果对于苦圣谛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不能如实而知的话，他就会对于导致于生的根本诸行去乐着不舍，对于导致于老病死，忧悲恼苦的根本诸行去乐着不舍，只顾而作此业行。此老病死忧悲恼苦之行，因之而展转增长之故，就堕入于『生』之深□之处，堕入于『老病死，忧悲恼苦』之深□之处。像如是的，比丘们！这就是极大的深□，其□乃比此深□还□！因此之故，比丘们！如果对于四圣谛，还未达到无间等的话，就应当勤于方便，起增上欲，去修学至于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二二 大热经：本经叙述不知四圣谛之故，会受生老病死等苦。此苦乃比大热地狱还苦。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一个大热的地狱（入热地狱之一）。如果众生一旦生在于那个地方的话，就会一直被炯燃（火烧热炎）」这时，有一位比丘，从座而起，整正其衣服，向佛礼拜，合掌白佛而说：「如世尊所说的话，这是一极大

的热度之处。那么，世尊！是否唯有此大热？是否还有大热超过于此大热，令人非常可怖畏，没有超过于其上的吗？」

佛陀说：「像如是的，比丘啊！这就是极大之热。然而更有大热，超过于此大热之事，令人甚可怖畏，没能比得上。甚么为更有大热，甚可怖畏，超过于此的呢？所谓沙门、婆罗门，对于此苦圣谛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不能如实而知。像如是的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之大热炽燃。这就是名叫比丘之大热炽燃，令人甚可怖畏，没有超过于此者！因此之故，比丘们！对于四圣谛如果还未达到无间等的话，就当勤于方便，起增上之欲，修学至于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二三、本经叙述不知四圣谛，因之而堕入于生老病死等苦之大闇之可怖畏，乃比大闇地狱还可怖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一个大闇的地狱。那些众生，生在于那个地狱中的话，就不能看见自己的身分。」这时，有一位比丘，从座而起，整正其衣服，向佛礼拜，合掌白佛而说：「世尊！这是极大之闇的地方。然而是否唯有此为大闇？是否更有其它的大闇的地方，令人甚可怖畏，超过于此与否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如是！更有一种极大之闇，令人甚可怖畏，超过于此的。那是甚么呢？所谓沙门、婆罗门对于四圣谛不能如实而知，...乃至堕入于生老病死，忧悲恼苦之大闇里面。因此之故，比丘们！对于四圣谛如果还未达到无间等的话，就应当勤于方便，起增上之欲，去学至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二四、阎冥经：本经叙述如不知四谛而堕入生老病死等苦之大闇冥，乃至于堕入小千世界之中间的闇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太阳之游行，而照耀诸世界，乃至如千日千月，乃照耀于千个世界、千个须弥山、千个弗婆提（东胜身洲）、千个阎浮提（南瞻部洲）、千个拘耶尼（西牛货洲）、千个郁单越（北俱卢洲。以上为四大部洲）、千个四天王天（第一层天）、千个三十三天（忉利天，第二层天）、千个炎摩天（时分天，第三层天）、千个兜率陀天（喜足天，第四层天）、千个化乐天（第五层天）、千个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千个梵天（属于色界天），这名叫做小千世界。此千世界的中间为闇冥，虽有日月之光照之大德力，但是他却看不见。如果有众生，转生在于此中的话，则不看见自己的身分。」

这时，有一位比丘，从座而起，整正其衣服，向佛礼拜，合掌而白佛说：「世尊！如世尊所说，这是，大闇冥的地方。然而是否更有其它大闇冥之处，能超越于此闇冥的吗？」

佛陀告诉比丘说：「有的！还有极大的闇冥，超过于此的！所谓沙门、婆罗门，对于苦圣谛不能如实而知，...乃至堕于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的大闇冥中。这名叫做比丘之有闇冥，超过于世界之中间的闇冥。因此之故，比丘啊！如果对于四圣谛，还未达到无间等的话，就应勤于方便，起增上之欲，去修学至于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二五、闇冥经：本经叙述中千世界之中间的闇冥等事，其它为前经之略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从小千世界，数满至于千（千培于小千世界），就是名叫中千世界。在于此中千世间，其中间为闇冥。其它都如前经所说的，乃至对于四圣谛如果还未达到无间等的话，就应当勤于方便，起增上之欲，去修学至于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二六、闇冥经：本经叙述如对于四圣谛不修学至于无间等的话，就会超过于三千大千世界的中间之闇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从中千世界，数满而至于千（千倍于中千世界），就名叫做三千大千世界。此世间的中间的闇冥之处，虽有日月之游行，普照其世界，然而他却不能自见，...乃至堕于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的大闇冥中。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如果对于四圣谛还未达到无间等的话，应当勤于方便，起增上之欲，修学至于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二七、圣谛、闻思经：本经叙述劝人谛听四圣谛，听后要善于思念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当说四圣谛，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对于它善思念！那四圣谛呢？所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就名叫做四圣谛。」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像如是之当说四圣谛之经一样，『如是有』、『如是当知』之经，也如上面所说的一样。

四二八、禅思经：本经叙述若勤于禅思，内寂其心，则四圣谛会显现。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勤于禅思，要起正方便，去内寂其心。为甚么呢？因为一位比丘如果勤于禅思（打坐），内寂其心的功行已成就的话，就能如实而显现。甚么会如实而显现呢？所谓此苦圣谛，能如实而显现，此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能如实而显现。」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二九、三摩提经：本经叙述若修三摩提的话，则四圣谛会显现。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修习无量的三摩提，要专心正念。为甚么呢？因为修习无量的三摩提，而专心正念后，就能如实而显现。如实而显现甚么呢？所谓此苦圣谛能如实而显现，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能如实而显现。」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三〇、杖经：本经叙述不如实而知四圣谛的话，有时会堕地狱，或堕饿鬼，或堕畜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有人将杖掷在虚空中一样。寻即会还堕下来。或者以根着在于地，或者以腹着在于地，或者以头着在于地。像如是的，如果沙门、婆罗门，对于此苦圣谛，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不能如实而知的话，就会当知，这些沙门、婆罗门，或者会堕入于地狱，或者堕于畜生，或者堕入于饿鬼的了。因此之故，比丘们！如果对于四圣谛还未达到无间等的话，就应勤于方便，学习而至于无间等。」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三一、杖经：本经叙述不如实而知四圣谛之故，有时转生善趣，有时转生恶趣。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有人，将杖掷置在于虚空中一样，它必会

还堕下来。或者堕于净地，或者堕在于不净之地。像如是的，如果沙门、婆罗门，对于苦圣谛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不能如实而知的话，则会由于不如实而知之故，或者会转生于善趣，或者会转生于恶趣。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对于四圣谛，如果还未达到无间等的话，就应勤于方便，起增上之欲，修习至于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三二、五节轮经：本经叙述不如实而知四圣谛的话，就会轮回于五趣。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五节相续乏轮，由大力的士夫，使它疾速的旋转那样。像如是的，如果沙门、婆罗门对于此苦圣谛不能如实而知，对于此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不能如实而知的话，就会轮回于五趣，而快速的旋转，或者会堕入于地狱，或者会堕入于畜生，或者会堕入于饿鬼，或者由人，或者由天，而还堕于恶道，而如长夜之轮转不休。因此之故，比丘们！如对于四圣谛还未达到无间等的话，就应勤于方便，起增上之欲，去学习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三三、增上说法经：本经叙述佛陀对于四圣谛之增上说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来、应、等正觉，乃增上而说法（加强，强有力，也就是贯注专精神，而用种种的方法，欲使学道之人，由之而领悟而说）。所谓对于四圣谛之开示、施設、建立、分别、散说、显现、表露等是。那四圣谛呢？所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是。因此之故，比丘们！如对于四圣谛还未无间等的话，就应勤于方便，起增上之欲，去学习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三四、黠慧经：本经叙述如实而知四圣谛的话，就叫做黠慧。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甚么叫做黠慧呢？是对于此苦圣谛，能如实而知，对于此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能如实而知，或者不能如实而知的人呢？」诸比丘们白佛说：「如我们所了解世尊您所说的，则为对于四圣谛能如实而知的，就是叫做黠慧。」

佛陀告诉比丘说：「善哉！善哉！对于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能如实而知的，这就是黠慧。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如对于四圣谛还未无间等

的话，就应当勤于方便，起增上之欲，去学习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三五、须达经：本经叙述四圣谛须渐次修学，而后得无间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须达多长者，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在于一边而坐。他仰白佛说：「世尊！此四圣谛到底是渐次而达到无间等呢？或者是在一顿时而至于无间等呢？」

佛陀告诉长者说：「此四圣谛，乃渐次而至于无间等，并不是一顿时而至于无间等。」佛陀并告诉长者说：「如果有人说：『我虽对于苦圣谛未至无间等，但是对于那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已达到无间等』，此说乃不符于事实的。为甚么呢？因为如果对于苦圣谛还未无间等，而欲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那是没有的事。

喻如有人，把两个细小的树叶，连合为盛器，想盛水在里面，而持之以行，是不会有之事。像如是的，对于苦圣谛还未无间等，而欲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是不会有之事。

譬喻有人，取莲华之叶，连合而为储盛之器，而盛水在里面，然后持之以游行，那是会有之事。像如是的，长者啊！对于苦圣谛已达到无间等之后，而欲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达到无间等的话，是有这回事。因此之故，长者啊！如果对于四圣谛还未无间等的话，就应当勤于方便，而起增上之欲，去学习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三六、殿堂经：本经叙述四圣谛乃以渐次而得知之事，喻如有人之欲登上殿堂一样，须由初阶而渐上。

如须达多长者所问之事那样，另有一位比丘请问佛陀，也像如是之说。唯内中的譬喻有些不同耳。内容如下：「如有四登的阶道，可以升上到殿堂一样。假如有人说：『不免登过初阶，而登上第二阶，第三阶，第四阶，而升上殿堂』。这是不会有之事。为甚么呢？因为要由初阶，然后，才能次第而登上第二、第三、第四等阶，而得以升上殿堂。像如是的，比丘们！如果对于苦圣谛还未达到无间等，而欲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的话，那是没有的事。

譬喻说，比丘们！如果有人说：『以四阶道而升上殿堂，必须要由初阶，然后次第而登上第二、第三、第四等阶，而得以升上殿堂。』应该是要作如此之说的。为甚么呢？因为要由初阶，然后次第而登上第二、第三、第四等阶，才能得以升上殿堂，这是有正确的道理之故。像如是的，比丘们！如果说『对于苦圣谛已达到无间等后，然后次第而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达到无间等』，是应该有之说。为甚么呢？因为如果对于苦圣谛已达到无间等后，然后次第而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而达到无间等之事，乃是会有之事之故」。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三七、殿堂经：本经叙述如同前经，唯有举出的譬喻为不同耳。

如异比丘（前经所出之另一比丘）所问的，阿难所问的，也都如同于此说，唯内中的譬喻有差别不同耳。

佛陀告诉阿难说：「喻如以四个陞梯，而得以升上殿堂。假如有人说：『不免由初陞，而直登第二、第三、第四等陞梯，而升上殿堂』，是不会有之事。像如是的，阿难啊！假若对于苦圣谛还未达到无间等，而欲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的话，就是不应该之说。为甚么呢？因为如果对于苦圣谛还未达到无间等，而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那是不会有之事之故。

譬如来说，阿难啊！由于四陞梯而得以升上殿堂。如果有人说：『要由初陞，然后次第而登第二、第三、第四之陞梯，而升上殿堂』，是应有之事。为甚么呢？因为要由初陞，然后次第而登第二、第三、第四等陞梯，升上殿堂者，是有这种事之故。像如是的，阿难啊！对于苦圣谛如果已达到无间等后，然后次第而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是有此事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三八、众生界经：本经叙述众生界虽为无量，但如对于四圣谛能无间等的话，就能脱出此众生界，故宜学习四圣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譬如大地的草木，统统把它取来制造为镢，而想贯穿大海中的一切水虫（水族），是否均能贯穿吗？比丘们白佛说：「不能的，世尊！为甚么呢？因为大海中的诸虫（水中的诸众生），乃有种种的形类，有的乃为极细不可以贯穿，有的为极大不可以贯穿啊！」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如是！如是！众生界乃为无数无量，因此之故，比丘们！如果对于四圣谛还未达到无间等的话，就应当勤于方便，起增上之欲，去修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三九、雪山经：本经叙述如实而知四圣谛的人，乃如手中之土，不知的人，有如雪山之多。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手执土石，问诸比丘们说：「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我此手中的土石为多呢？或者那个大雪山（须弥山）里面的土石为多呢？」比丘们白佛说：「世尊的手中所执的土石乃为甚少耳（非常的少），而雪山的土石，则非常的多，是无量的百千巨亿，是任何算数，或譬喻，都不可能比类的。」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那些诸众生们，对于苦圣谛，能如实而知，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能如实而知的人，乃如我手中所执的土石。」

那些诸众生之对于苦圣谛，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不能如实而知的人，则如那雪山里面的土石，其数乃为无量之多。因此之故，比丘们！如果对于四圣谛还未无间等的话，就应勤于方便，起增上之欲，去修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四〇、湖池等经：本经叙述多闻的圣弟子具足见谛所尽的苦本，有如大湖之水，不尽的，有如指端之水之少。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湖池，其深与广，均为五十由旬，池里的水，都盈满。假若有士夫，用其发，用其毛，或用手指之端去涸那湖中之水，乃至经过三次。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们！如那位士夫所涸的水为多呢？还是湖池当中之水为多呢？」比丘们白佛说：「如那位士夫用毛发，或指端，再三的涸水，乃为非常的少，而那湖中的大水，其量可说是无数，乃至算数譬喻，也不可以比类的。」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如大湖中之水，非常之多，不能算量那样，像如是的，那些多闻的圣弟子所具足的见谛，所得的圣道之果，所断的诸苦本，有如截断多罗树之头那样，在于未来的世代，会成就『不生』之法。还不断尽的其余的苦本，即如那位士夫用发毛、指头所涸

之水那么的少。因此之故，比丘们！对于四圣谛，如未达到无间等的话，应当勤于方便，起增上之欲，去修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大湖申之水之譬喻之经那样，像如是的，对于那些萨罗多咤迦、恒伽、耶符那、萨罗游、伊罗跋提、摩号酰（以上均为河名）等河，以及四大海，其譬喻也如上说之经那样之说。

四四一、土经：本经叙述众生不知四圣谛的，有如大雪山之土石，知者则如手中之团土之少。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手里执捉团土，其大如梨果，而告诉比丘们说：「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们！我手中所捉的此团土为多呢？或者是大雪山中之土石为多呢？」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的手中所捉的团土乃非常的少，那个雪山王当中的土石乃为非常的多，是百千亿那由他（亿），乃至算数譬喻都不得为比类之多。」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我手中所捉的团土那样，像如是的，众生对于苦圣谛能如实而知，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能如实而知的人，也是如此。如大雪山王里面的土石那么多，也像如是的，众生对于苦圣谛不能如实而知，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不能如实而知者，也像如是之多。因此之故，比丘

们！如果对于四圣谛还未达到无间等的话，就应勤于方便，起增上欲，修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雪山王中之土石经那样，像如是的，那些尼民陀罗山（特地山）、毘那多迦山（象鼻山）、马耳山（阿沙干那）、善见山（修腾沙女）、佉提罗迦山（担木山）、伊沙陀罗山（自在持）、由提陀罗山（持双。以上七山和最外围的铁围山，都以须弥山为中心，而围绕于四周。所谓九山入海尽在于此）、须弥山（妙高山）等，以及大地之土石等譬喻之经，都如上经。如梨果之喻那样，像如是的，如阿摩勒迦果（无垢，如胡桃）、跋陀罗果（宝树果）、迦罗迦果（黑果，柿类）、豆果……乃至蒜子之譬喻，也是如是。

四四二、爪甲经：本经叙述众生的身形可见者，有如爪上之土，不可见者即如大地之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用他的爪甲（手指甲）擎起些土后，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我的爪甲上面之土为多呢？或者此大地上之土为多呢？」诸比丘白佛说：「世尊的爪甲上之土，乃非常的少，而此大地中之土，则非常的多，是无量，乃至算数譬喻也不可以比类之多。」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如爪甲上面之土那样，那些众生当中，有形相可以看见的，也是如此。而其形相微细，乃不可见的，则如大地之土那么多。因此之故，比丘们！对于四圣谛，还未达到无间等的话，就当勤于方便，去修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陆地之譬那样，像如是的，水性之譬，也是同样。

如指甲上之土之譬那样，如是众生、人道，也像如是。而如大地上之譬那样，像如是的『非人』也同。

如指甲上之土之譬那样，像如是的，生在于中国（中土）的众生，也如是。而如大地之土那样，像如是的生在于边地的众生也同。

如指甲上之土之譬那样，像如是的成就圣慧眼的众生也是如此。而如大地之土那样，像如是的，不成就圣慧眼的众生，也是同样。

如指甲上之土那样，像如是的，众生能知此法与律的，也是如此。而如大地之土那样，像如是的众生，不知法与律的，也是一样。如知法、律那样，像如是而等知，而普知，而对法之无间等，能正想，能正觉，能正解也是如此。

如指甲上之土那样，像如是的，众生能知父母的，也是同样。而如大地之土那样，像如是的，不知有父母的，也同。

如指甲上之土那样，像如是的，能知有沙门、婆罗门家之尊长，而作所应作的，而去作福。对于此世、他世，由于能畏怖罪报，而行布施，而受斋持戒的人，也是同样。而如大地之土那样，不知有沙门、婆罗门之尊长，不知作所应作而作福，不知为了此世、他世之可怖畏之罪报，而不行施，而不受斋持戒的众生，也是如是之说。

如指甲上之土那样，像如是的，众生能够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的，也是如此。而如大地之土那样，像如是的，众生之不持诸戒的，也是如此。像如是的，离贪、恚、邪

见，以及不离贪、恚、邪见等，也是如是之说（也就是说，离贪、瞋、邪见的人少，不离贪、瞋、邪见的，则不能算得出之多）。

如指甲上之土那样，像如是的，能够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人也是如是。而如大地之土那样，像如是的，不持五戒的众生，也同。

如指甲之土那样，像如是的，受持八戒的人，也是如是。而如大地之土那样，像如是的，众生不受持入戒的，也同。

如指甲之土那样，像如是的，众生，能持十善的，也是如是。而如大地之土那样，像如是的，众生之不受持十善的，也是如是。

如指甲之土那样，像如是的，众生从地狱命终后，能生在人中者，也是如此。而如大地之土那样，像如是的，众生从地狱命终后，还生在地狱者，也是如此。如地狱之喻一样，像如是的，畜生、饿鬼之喻也是一样。

如指甲上之土那样，像如是的，众生在于人中没亡后，还生人道中的，也是如是。而如大地之土那样，那些众生从人道中没亡后，生在地狱中者，也是如此。如地狱之喻那样，像如是的，畜生、饿鬼之道，也是同样之说。

如指甲上之土那样，那些众生，从天命终后，还生天上者，也是如是。而如大地之土那样，那些众生，由天上没后，生地狱中的，也是如此。如地狱之喻那样，畜生、饿鬼，也同样之理。

四四三、四圣谛已生经：本经叙述佛陀未闻正法时，对于四圣谛之正见已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在于本来，在还未听到正法时，就已得正思惟，对于此苦圣谛，已生正见。对于此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已生正见了。」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已生经那样，像如是的，对于今生、当生，也是如是。

如生一样（已生、今生、当生），像如是的，对于起、习、近修、触、作证，也是如是之说。

四四四、眼药丸经：本经叙述以眼药丸为喻，说明诸界的数量无量，而应学其中的善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疗治眼睛的药丸，有深与广，都一由旬之多（一粒一粒的集起为这么多）。假如有士大夫，将这些药丸取出，安置于每一界，能迅速的尽于那些世界，但是也不能得到其界的边际的。应当要知道！诸世界的数量就是这样的无量的！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向善界去学，对于善的种种界，应当要如是去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四五、鄙心经：心本经叙述众生常与界俱，若善心时，就与善界俱，反之则与恶界俱，因此，当作是学：善的种种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都常与界俱，都与界和合。甚么叫做众生都常与界俱呢？所谓众生行不善之心时，就会和不善之界俱。起善之心时，就会和善界俱。起胜之心时，就会和胜界俱，起鄙心时，就会与鄙界俱。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的学那善的种种之界！」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四六、偈经：本经叙述之经意和前经略同，而以偈颂分别解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广说如上。有差别不同的地方，就是用偈而说：

常会故常生 相离生则断 如人执小木 而入于巨海
人木则俱没 懈怠俱亦然 当离于懈怠 卑劣之精进
贤圣不懈怠 安住于远离 殷勤精进禅 超度生死流
胶漆得其素 火得风炽然 珂乳则同色 众生与界俱
相似共和合 增长亦复然

（由于常会之故，就会常生。如果相离的话，生就会断灭。喻如有人，手执小木，而进入大海里的话，则人与木均会沉没在海中一样，如果懈怠的话，也都会是同一个理的。因此，应当要离开懈怠，要离开那卑劣之精进。」

（贤圣之人是不会懈怠的，都安住于远离懈怠。殷殷勤勤的向于禅定精进，而超度那生死之水流！）

（胶与漆，得其素材而有用，火炎得风而会炽然。珂贝与乳，乃同为是白色的，众生乃与界同俱。相类似的，就会相合和，会增长之事，也是一样的。）

四四七、行经：本经叙述倾向如果同一的话，就会和合。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常与界俱，和界和合。甚么叫做与界俱呢？所谓众生，如起不善之心之时，就会与不善之界同俱，鄙心起时，就会与鄙界同俱，胜心起时，就会与胜界同俱。」

这时，尊者憍陈如（了本际，首先证道的尊者）与众多的比丘，都在于近处，正在经行用功。他们那些比丘，均为是上座，是多闻的大德。出家都已久时，都其修梵行的比丘。

又有尊者大迦叶（头陀第一，十大弟子），和众多的比丘，都在于近处，正在

经行用功。他们都是少欲知足，头陀（抖擻）苦行的比丘，并不畜积多余之物。

尊者舍利弗（智慧第一，十大弟子）也和众多的比丘，在于近处经行用功，他们这些大众，均为是有智慧，有辩才的比丘。

这时，尊者大目犍连（神通第一，十大弟子）。和众多的比丘，也在于近处经行用功，他们都是神通大力的比丘。

这时，阿那律陀（无贫。天眼第一，十大弟子），也和众多的比丘，在于近处，用功经行，他们都是天眼明彻的比丘。

这时，尊者二十亿耳（精进第一）也和众多的比丘，在于近处经行用功，他们都是勇猛精进，专勤修行的比丘。

这时，尊者陀骠（实力子。事迹在一〇七五七一〇七六），也和众多的比丘，在于近处，用功经行，他们都是能为大众修供具的比丘。

这时，尊者优婆离（持律第一，十大弟子），也和众多的比丘，在于近处经行用功，他们都是通达于律行的比丘。

这时，尊者富楼那（说法第一，十大弟子），也和众多的比丘，在于近处，用功经行，他们都是有辩才，善能说法的比丘。

这时，尊者迦旃延（文饰，论议第一，十大弟子），也和众多的比丘，在于近处，用功经行，他们都是能分别诸经，善说法相的比丘。

这时，尊者阿难（多闻第一，十大弟子）也和众多的比丘，在于近处，用功经行，他们都是多闻总持的比丘。

这时，尊者罗侯罗（覆障，密行第一，十大弟子），也和众多的比丘，在于近处，用功经行，他们都是善持律行的比丘。

这时，提婆达多（以佛陀的叛徒出现在经典里），也和众多的比丘，在于近处，正在经行用功。然而他们都是习众恶行的一类。

这叫做比丘之常与界俱，常与界和合。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善于分别种种之界。」（十大弟子乃包括须菩提—解空第一）

佛说此经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四八、偈经：本经之叙述，和四四六经同，偈颂文句均同，故不重译。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佛陀如上面之广说过后，就以偈颂而说：（语译如前）

常会故常生 相离生则断 如人执小木 而入于巨海
人木则俱没 懈怠俱亦然 当离于懈怠 卑劣之精进
贤圣不懈怠 安住于远离 殷勤精进禅 超度生死流
胶漆得其素 火得风炽然 珂乳则同色 众生与界俱
相似共和合 增长亦复然

四四九、界和合经：本经叙述的大意同于前经，为广说胜界、鄙界、饮酒界、不杀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都常和界俱，常与界和合，...」。像如是的广说，乃至而说：

「如果瞋心生起时，就会与胜界俱。鄙心生起时，就会与鄙界俱。杀心生起时，就会和杀界俱。偷盗、邪淫、妄语、饮酒等心生起时，就会与盗、淫、妄、饮酒等界俱。

反之而不杀生之心生起时，就会和不杀生之界俱。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等心生起时，就会与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等界俱。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善于分别种种之界。」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五〇、界和合经：本经叙述之大意，同于前经，为广说不信界、犯界、无惭无愧界、惭愧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都常和界俱，尚与界和合。如起不信之心时，就会与不信之界俱。如果犯戒之心生起时，就会和犯戒之界俱。无惭无愧之心起时，就会和无惭无愧之界俱。

反之而信心之心生起时，就会与信界俱。持戒之心生起时，就会和持戒之界俱，惭愧之心生起时，就会与惭愧之界俱。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善于分别种种之诸界。」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信与不信等心生起就会与信或不信之界俱一样，对于像那些精进、不精进，失念、不失念，正受、不正受，多闻、不多闻，慳者、施者，恶慧、善慧，难养、易养，难满、易满，多欲、少欲，知足、不知足，摄受、不摄受等界俱，均和上述之经一样的，如是之广说。

四五一、界经：本经叙述六根、六境、六识等十八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当会说有关于种种界之事。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讲说：到底甚么是种种之界呢？所谓眼界、色界、眼识界、耳界、声界、耳识界、鼻界、香界、鼻识界、舌界、味界、舌识界、身界、触界、身识界、意界、法界、意识界，这就是名叫种种界。」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五二、触经：本经叙述界为精神作用之根本，缘界而生触，而生受，而生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缘于种种之界，而生种种之触。缘于种种之触，而生种种之受。缘于种种之受，而生种种之爱。甚么叫做种种之界呢？所谓十八界，也就是眼界、色界、眼识界……乃至意界、法界、意识界，就名叫做种种界。

甚么叫做种种之界，而生种种之触。……乃至甚么叫做缘于种种之受。而生种种之爱呢？所谓缘于眼界而生眼触。缘于眼触，而由于眼触而生受。缘于由眼触而生之受，而由眼触而生爱。缘于耳、鼻、舌、身、意界而生意触。缘于意触而由意触而生受。缘于由意触而生之受，而由意触而生爱。

比丘们！并不是缘于种种之爱而生种种之受。不是缘于种种之受，而生种种之触。不是缘于种种触，而生种种之界。必定要缘于种种之界，而生种种之触。缘于种种之触，而生种种之受。缘于种种之受，而生种种之爱。这名叫做比丘之缘于种种之界，而生种种之触。缘于种种之触，而生种种之受，缘于种种之受，而生种种之爱。」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五三、触经：本经叙述的内容都同于前经。是将前经广说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缘于种种之界，而生种种之触，缘于种种之触，而生种种之受，缘于种种之受，而生种种之爱。甚么叫做种种之界呢？所谓十八界——眼界、色界、眼识界，……乃至意界、法界、意识界，就名叫做种种界。

甚么为缘于种种之界，而生种种之触？缘于种种之触。而生种种之受？缘于种种之受，而生种种之爱呢？所谓缘于眼界而生眼触，并不是缘于眼触而生眼界。唯缘眼界而生眼触耳。缘于眼触而生眼受，并不是缘于眼受而生眼触。但缘于眼触而生眼受耳。缘于眼受而生眼爱，并不是缘于眼爱而生眼受。但缘于眼受而生眼爱耳。像如是的，缘于耳、鼻、舌、身、意界，而生意触，并不是缘于意触而生意界，但缘意界而生意触。缘于意触而生意受，并不是缘于意受而生意触，但缘意触而生意受耳。缘于意受而生意爱，并不是缘于意爱而生意受，但缘于意受而生意爱耳。

因此之故，比丘们！并不是缘于种种爱而生种种受，不是缘于种种受而生种种触，不是缘于种种触而生种种界，但缘于种种之界而生种种之触，缘于种种之触，而生种种之受，缘于种种之受而生种种之爱。这就名叫做比丘之当善于分别种种之界。」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五四、想经：本经之叙述，乃将前经一再的广说。如界而触，而受，而想，而欲，而觉，而热，而求。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缘于种种之界，而生种种之触。缘于种种之触，

而生种种之受 缘于种种之受，而生种种之想 缘于种种之想，而生种种之欲，缘于种种之欲，而生种种之觉，缘于种种之觉，而生种种之热，缘于种种之热，而生种种之求。

甚么为种种界呢？所谓十入界—眼界……乃至法界是。甚么为缘于种种界而生种种之触？……乃至缘于种种之热，而生种种之求呢？所谓缘于眼界而生眼触，缘于眼触而生眼受，缘于眼受而生眼想，缘于眼想而生眼欲，缘于眼欲而生眼觉，缘于眼觉而生眼热，缘于眼热而生眼求。像如是的，缘于耳、鼻、舌、身、业界，而生意触，缘于意触而生意受，缘于意受而生意想，缘于意想而生意觉，缘于意觉而生意热，缘于意热而生意求，就名叫做比丘之缘于种种界之故，而生种种触，……乃至缘于种种热而生种种求。

比丘们！并不是缘于种种求而生种种热，不是缘于种种热，而生种种觉，不是缘于种种觉而生种种想，不是缘于种种想而生种种受，不是缘于种种受而生种种触，不是缘于种种触而生种种界。但缘于种种界而生种种触，……乃至缘种种热而生种种求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十六完

杂阿含经卷第十七

四五五 想经：大正本将此经列在第十七卷之末。本经叙述同于前经，大意为：缘于界之故，而生触、想、欲、觉、热、求。说明的方式次序略有不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缘于界之种种不同而生种种之触 缘于种种之触而生种种之想，缘于种种之想而生种种之欲，缘于种种之欲而生种种之觉。缘于种种之觉而生种种之热，缘于种种之热而生种种之求。

到底是那种种界呢？所谓十八界，也就是眼界……乃至法界是。

甚么叫做缘于种种界而生种种触，到底是甚么……乃至缘于种种之热而生种种之求呢？所谓缘于眼界而生眼触，并不是缘于眼触而生眼界，唯缘眼界而生眼触的。缘于眼触而生眼想，而不是缘于眼想而生眼触，唯缘眼触而生眼想的。缘于眼想而生眼欲，而不是缘于眼欲而生眼想，唯缘眼想而生眼欲的。缘于眼欲而生眼觉，而不是缘于眼觉而生眼欲，唯缘眼欲而生眼觉的。缘于眼觉而生眼热，而不是缘于眼热而生眼觉，唯缘眼觉而生眼热的。缘于眼热而生眼求，而不是缘于眼求而生眼热，唯缘眼热而生眼求的。像如是的，由于那些耳、鼻、

舌、身、意等界之缘，而生意触，……乃至缘于意热而生意求，也像如是之广说。这名叫做比丘缘于种种之界，而生种种之触，乃至缘于种种之热而生种种之求，而不是缘于种种之求而生种种之热，……乃至并不是缘于种种之触而生种种之界，唯缘种种之界而生种种之触，……乃至缘于种种之热而生种种之求。」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内六入处与外六入处，也像如是之说。

四五六、正受经：本经叙述有光界，乃至有灭界。如何得知？以及如何而得正受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光界（色界二禅天）、净界（色界三禅天）、无量空入处界（无色界天之一）、无量识入处界（无色界天之二）、无所有入处界（无色界天之三）、非想非非想入处界（无色界天之四）。也有灭界（想、受、灭界、修、灭、尽、定而得之定报）。」

这时，有一比丘，从其座位站起，礼拜佛陀后，合掌而白佛说：「世尊！那些光界、净界、无量空入处界、无量识入处界、无所有入处界、非想非非想入处界、灭界等，如此之诸界，到底要由于甚么因缘而得以知道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对于光界，则缘于黑闇而可以得知。净界乃缘于不净之故，而可以知道。无量空入处界，则缘于有色相而可知。无量识入处界，则缘于内之故，而可以得知。无所有入处界，则缘于所有而可以知道。非想非非想入处界，则缘于有第一之故，而可以得知。至于灭界，则缘于有身而可以得知。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那些光界……乃至灭界，要用甚么正受（等至、禅定，精神已完全可以抗制的状态），而可以得达呢？」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那些光界、净界，以及无量空入处界、无量识入处界、无所有入处界等的这些诸界，要自行正受（等至、禅定）而得达其境地。而非想非非想入处界，则要依于第一有的正受（禅定）而得达其境地。至于灭界，则须于有身灭的正受而得以达到其境地。」（南传为：光界、净界、无量空入处界、无量识入处界，无所有入处界之五，乃以想等至而得。非想非非想入处界，是依行无余等至而得。想受灭界是以灭尽定而得）。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五七、说经：本经叙述缘于界之上中下，而思想、言语，也有上中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东园鹿子母讲堂（为那提迦村烧瓦之家。是鸯伽国的长者之女，信佛后，建精舍重层上下各五百室于此）。

那时，世尊在于晡时（午后申时），从禅定醒过来，在于该讲堂的阴中敷座，在于大众之前坐下，曾说优檀那句（法句，所谓无问自说之法，为十二部经之一），而告诉诸比丘们说：「缘于界之故，才会有说之生起，并不是没有界而能生说的。缘于界而生见，并不是没有界而能生见的。缘于界而生想，并不是没有界而能生想的。缘于下界的话，我就会说其会生下说、下见、下想、下思、下欲、下愿、下士夫、下所作、下施設、下建立、下部分、下显示、下受生。像如是的，缘于中界（就会生中说、中见等）。像如是的缘于胜界的话，我就会说他会生胜说、胜见、胜想、胜思、胜愿、胜士夫、胜所作、胜施設、胜建立、胜部分、胜显示、胜受生」。

这时，有婆迦利比丘，在于佛后，执扇而在吹扇佛陀。他白佛而说：「世尊！假若对于三藐三佛陀（正等正觉），而生起不是三藐三佛陀之见的话，此见是否也是缘于界而生的吗？」

佛陀告诉比丘说：「对于三藐三佛陀生起不是三藐三佛陀之见的话，也是缘于界而生的。为甚么呢？因为凡夫界就是无明界。像我刚才所说的：缘于下界，就会生起下说、下见……乃至下受之生。缘于中界（就会生中说、中见），缘于胜界就会生胜说、胜见，……乃至胜受生。」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五八、因缘经：本经叙述缘欲界，而生欲想等，缘恚界而生恚想等，缘害界而生害想等，为身口意之三业邪恶，现世苦恼，命终会堕恶趣。反之而缘正因缘，则现世乐住，命终后生于善趣。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因缘之故，会生起欲想，并不是没有因而能生起的。有了因而生恚想、害想，并不是没有因的。」

由于甚么因缘而生欲想呢？因为缘于欲界之故，而会生起欲想、欲觉、欲热、欲求。愚痴的凡夫如起欲求的话，则此众生，就会起三处之邪。所谓身口意是。由于如是的邪的因缘之故，就会现法苦住，而有了苦，有了碍，有了恼，有了热。其身坏命终之后，会生于恶趣之中。这就是名叫由于因缘而生欲想。

由于甚么因缘而生恚想、害想呢？所谓害界是也。如果缘于害界的话，就会生起害想、害欲、害觉、害熟、害求。愚痴的凡夫如起了害求的话，则此众生就会起了三处邪，所谓身口心是。起三处之邪的因缘之故，就会现法苦住，而有了苦，有了碍，有了恼，有了热。其身坏命终之后，就会生在于恶趣之中。这就是名叫由于因缘而生害想。

诸比丘们！如果诸沙门、婆罗门，像如是的安住于其生，生危亡之想（指欲、恚、害等想），而不求舍离，不省觉、不吐露（忏悔把业消灭）的话，则这些众生就会现法苦住，而会有苦、有碍、有恼、有热。其身坏命终之后，就会生于恶趣之中。喻如离开城邑聚落的不远处，有了旷野，忽然起了大火，他们如果没有能力可以救灭火灾的话，就会知道在那旷野当中的众生，均会被火所害一样。像如是的，这些沙门、婆罗门，安于其生，而生危亡之想的话，则其身坏命终之后，就会生于恶趣当中。

诸比丘们！有了因缘而生起出要之想（欲出离之想），并不是没有因缘而能生起出离之心的。甚么叫做有了因缘而生出要之想呢？所谓出要界是。缘于出要界，而生出要之想、出要之欲、出要之觉、出要之热、出要之求。所谓那些有智慧的人，求出要之时，此众生就会生起三处之正。所谓身、口、心是。他像如是的生正因缘后，就会于现法乐住，就会不苦、不碍、不恼、不热，其身坏命终之后，就会生于善趣当中。这就是名叫有因缘之故，而生出要之想。

由于甚么因缘而生不恚、不害之想呢？所谓不害界是也。由于不害界之因缘，而生不害之想，不害之欲，不害之觉，不害之热，不害之求。那些有智慧的人，如生不害之求时，此众生的三处，都会生起正的。所谓身、口、心是。其正因缘已生之后，就会于现法乐住，而不会苦、不会碍、不会恼、不会热。其身坏命终之后，就会生于善趣当中。这就是名叫由于有因缘而生不害之想。

如果诸沙门、婆罗门，安住于生，生不害之想而不舍离，不觉、不吐（都守住不

害之想)的话,就会于现法乐住,而不苦、不碍、不恼、不热,其身坏命终之后,会生于善趣当中。喻如城邑聚落之边,有了旷野,虽然忽然起了大火,但是有人堪能以手足等去扑灭火的话,就应知道,那些众生,虽依草木之危处,也都不会被火所害。像如是的诸沙门、婆罗门,如安住于生,而生正想而不舍,不觉、不吐(守住不害之想)的话,就会于现法乐住,而不苦、不碍、不恼、不热,其身坏命终之后,就会生于善趣当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五九、本经叙述有位婆罗门主张众生非自作、非他作之无造作之邪见。佛乃告以众生有自作、有他作,不可有边见。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婆罗门,来诣佛所,和世尊面相慰劳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众生并非自作,也非他作的。」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像作如是之论的人,我是不会和他相见的。你现在自来,而突然对我说众生并不是自作、不是他作吗?」婆罗门说:「您的意见如何呢?瞿昙!您认为众生是自作的呢?还是他作的呢?」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我今问你,你就随你的意见回答于我。婆罗门啊!你的意见如何呢?有众生的方便界,使诸众生知道作方便与否呢?」婆罗门说:「瞿昙!有众生的方便界,使诸众生知道作方便的。」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假若有方便界,使诸众生知道有方便的话,这就是众生自作,就是众生他作。婆罗门!你的意见如何呢?有众生安住界、坚固界、出界、造作界,使那些众生知道有造作吗?」婆罗门白佛说:「有众生安住界、坚固界、出界、造作界,使诸众生知道有造作的。」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如果那安住界、坚固界、出界、造作界,使诸众生知道有造作的话,这就是众生自作,就是众生他作!」

婆罗门白佛说:「我知道有众生自作,有众生他作之事了。瞿昙!世间还有好多的事待办,我现在要告辞了。」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世间还有好多事,应该知道此为辞回之时。」

这时,那位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乃从座起后离去。

四六〇、瞿师罗经:本经叙述眼界、色界,乃分别存在。此二因缘而生识,三事和合为触。喜触的因缘而生乐受,苦触的因缘而生苦受,不苦不乐的因缘,而生不苦不乐受。耳鼻舌身意之法,亦是同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睢弥国(憍赏弥国,中印度),瞿师罗园(瞿师罗长者所捐建之精舍,世尊曾在此说法数年)。

那时,瞿师罗长者,曾诣尊者阿难之处,到后礼拜于阿难之足下,然后退在一边。他向阿难尊者说:「所说的种种界,到底甚么是种种界呢?」

这时,阿难尊者告诉瞿师罗说:「有眼界之异,有色界之异。如果为喜处的话,则由于此二因缘而生眼识。此眼、色、眼识之三事和合,而生喜触。又由于喜触的因缘,而生乐受。像如是的,那些耳、鼻、舌、身、意与法也同样之解说。」

又次，长者！有异的眼界，有异的色界。如果为忧处的话，则由于此二因缘而生识，此眼、色、眼识之三事和合而生苦触。由于苦触的因缘，而生苦受。像如是的，那些耳、鼻、舌、身、意与法，也是同样之解说。

又次，长者！有异的眼界，有异的色界。如果为舍处的话，则由于此二因缘而生识，此眼、色、眼识之三事和合而生不苦不乐之触。由于此不苦不乐的因缘，而生不苦不乐之受。像如是的，那些耳鼻舌身意与法，也是同样的解说。」

那时，瞿师罗长者，听阿难尊者所说，乃欢喜而随喜，礼拜后，离去。

四六一、三界经：本经叙述欲界、色界、无色界之三界等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睺弥国的瞿师罗园。

那时，瞿师罗长者，诣尊者阿难之处，稽首礼足后，退住在一边。他仰白尊者阿难说：「所说的种种界，到底甚么为种种界呢？」阿难尊者告诉瞿师罗长者说：

「有三界。那三界呢？所谓欲界、色界、无色界是。」

那时，尊者阿难，就说偈而说：

晓了于欲界 色界亦复然 舍一切有余 得无余寂灭
于身和合界 永尽无余证 三耶三佛说 无忧离垢句

（对于欲界已晓知明了，对于色界也同样的了然。如果能舍离一切有余之界的话，就能得无余的寂灭。）

（对于身之和合之界，如能永尽的话，就能证得无余。三耶三佛陀〔正遍觉，佛十号之一〕所说的，就是这种没有忧苦，而离开垢秽之句法的！）

阿难尊者说此经后，瞿师罗长者，乃欢喜而随喜，而作礼后离去。

四六二、三界经：本经叙述色界、无色界、灭界之三界等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睺弥国的瞿师罗园。

那时，瞿师罗长者，诣尊者阿难之处，稽首礼足后，退坐在一边。他白尊者阿难说：「所说的种种界，到底甚么是种种界呢？」

尊者阿难告诉瞿师罗长者说：「有三界。所谓色界、无色界、灭界，这名称做三界。」说后，就说偈而说：

若色界众生 及住无色界 不识灭界者 还后受诸有
若断于色界 不住无色界 灭界心解脱 永离于生死

（如果色界的众生，以及住于无色界的众生，不识寂灭之界的话，就还会受诸有之身。）

（假若断灭色界，以及不住于无色界〔已脱离其界〕的话，就是已达于寂灭之界，而其心已经解脱，已永远离开了生死的了！）

尊者阿难，说此经后，瞿师罗长者，乃欢喜而随喜，礼谢后，离去。

四六三、三界经：本经叙述的大意，乃和前经同，只说明的方式不同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睺弥国的瞿师罗园。

那时，瞿师罗长者，诣尊者阿难之住处，到后稽首其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尊者阿难说：「所说的种种界，到底甚么为之种种界呢？」

尊者阿难回答瞿师罗长者说：「所谓有三种的出界。那三种呢？所谓从欲界而超出后，就至于色界。从色界超出后，而至于无色界。乃至一切诸行，一切思想之寂灭之界，就名叫做三出界。」阿难尊者并说偈说：

知从欲界出 超踰于色界 一切行寂灭 勤修正方便

断除一切爱 一切行灭尽 知一切有余 不复双还有

（知道从欲界而超出后，又再超踰于色界，而至于一切业行都寂灭，而精勤于修习正方便。）

（断除一切的贪爱的话，所有一切之业行就会灭尽，而知道一切的有余，已不会再回转而为了。）

尊者阿难，说此经后，瞿师罗长者，乃欢喜而随喜，然后作礼而去。

四六四、同法经：本经叙述阿难往诣上座与五百比丘，及佛所，作同一问而得同一回答，故觉大师及诸弟子，皆悉同法、同句、同义、同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睺弥国的瞿师罗园。

那时，尊者阿难，曾往诣上座之处。他往诣名叫上座的地方后，就恭敬而问讯。问讯后，就退坐在一边。他问上座，而向名为上座的比丘说：「假若比丘，在于空闲之处，或树下，或闲房思惟时，应该要以何法而专精思惟呢？」

上座回答说：「尊者阿难！如在空处、树下、闲房思惟的话，就应该以二法，而专精思惟。所谓止与观是。」阿难尊者又问上座说：「如果修习于止，而认真多多的修习后，当会成就甚么？修习于观，而认真的多多修习于观的话，又会有甚么成就呢？」

上座回答说：「尊者阿难！修习于止的话，终会成就于观。修习于观后，也会成就于止。所谓圣弟子，止、观具修，而得诸解脱界是。」阿难又问上座说：「甚么叫做解脱界呢？」上座回答说：「尊者阿难！如果断界、无欲界、灭界的话，就名叫做诸解脱界。」尊者阿难又问：「甚么叫做断界？……乃至灭界呢？」

上座回答说：「尊者阿难！如果能断除一切业行的话，就名叫做断界。断除爱欲，就是无欲界。一切行都寂灭了，就名叫做灭界。」

这时阿难尊者听上座所说后，欢喜而随喜。他又往诣五百比丘之住处，到后，恭敬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五百比丘们说：「假若比丘，在于空闲之处或者在树下，或者在闲房思惟之时，当以甚么法，而专精思惟呢？」

这时，五百比丘回答阿难尊者说：「当以二法，而专精思惟，……乃至灭界。」都如上座所说的。这时，尊者阿难，听五百比丘所说，乃欢喜而随喜。他又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陀而说：「世尊！假若比丘，在于空处、树下、闲房思惟时，当以甚么法，而专精思惟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如比丘在于空处、树下、闲房思惟时，当以二法，而专精思惟，……乃至灭界。」都如同五百比丘所说的。这时阿难尊者白佛说：「奇哉！世尊！」

大师，以及诸弟子们，都均同法、同句、同义、同味。我曾到上座处，向名叫上座的比丘，请问如此之义，也用此义、此句、此味来回答我，都同于现在世尊所说的。我又曾到五百比丘之处，也用此义、此句、此味而问，那些五百名比丘，也用此义、此句、此味来回答我，都如现在世尊所说的。因此之故，当会知道：大师，以及弟子们，一切都是同法、同义、同句、同味。」

佛陀告诉阿难说：「你是否知道那位上座是那一种比丘吗？」阿难白佛说：「并不知道，世尊！」佛陀告诉阿难说：「那位上座比丘就是阿罗汉。其诸漏已灭尽，已经舍弃了重担，是以正智，而心已善于解脱。那些五百名比丘，也是同样。」

佛说此经后，尊者阿难，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六五、着使经：本经叙述如果见所有的地水火风空识等界，均非为我，不异我、不相在的话，就为无有我、无我所见、无我慢、无系着、无使。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尊者罗候罗（佛未出家时之子，后出家为密行第一的弟子），往诣世尊之所，到后稽首礼足，而退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到底要怎么知，怎么见我的此识身，以及外界的一切相，能得达为无有我、无有所见，无有我慢，无有系着，无有使呢？」

佛陀告诉罗候罗说：「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解说。罗候罗啊！假若比丘，对于所有的地界，不管是过去，不论是未来，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如

能这样的如实而知，而对于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也是如此的话，则罗候罗啊！由于比丘能如是而知，如是而见，故对于我此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都会为没有我、没有我所见、没有我慢、没有系着、没有使的。罗候罗啊！如果比丘，对于此识身，以及外境的一切相，没有我、没有我所见、没有我慢、没有系着、没有使的话，就名叫做断爱缚的诸结，断诸爱的正慢，无间等，究竟苦边。」

佛说此经后，尊者罗候罗，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六六、触因经：本经叙述如知见苦等三受，乃以触为因而生的话，就没有我、我所见，乃至没有使。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尊者罗候罗，曾往诣佛所，到后，礼拜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要如何知，如何去见我这个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而能得达没有我，没有我所见，没有我慢，没有系着，没有使呢？」

佛陀告诉罗候罗说：「有三受、所谓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是。而此三受到底是甚么因、甚么集，怎么生，怎么而转的呢？可以说：此三受，乃由触之因、触之集、触之生、触之转的。为彼彼（各各）之触因，而生彼彼（各各）之受。假若彼彼之触消灭的话，则彼彼之受也会消灭，也会休止、清凉、隐没。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我

的此

识，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的话，就能得无有我，无有我所见，无有我慢，无有系着，无有使！」

佛说此经后，尊者罗候罗，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六七、剑刺经：本经叙述观察乐受，当作苦想，观察苦受当作剑刺之想，观察不苦不乐受当作无常灭想，就为之正见。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罗猴罗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陀说：「世尊！要怎么知，怎么去见我此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而能得无有我，无有我所见，无有我慢，无有系着，无有使呢？」

佛陀告诉罗候罗说：「有三受，所谓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是。观察乐受之时，要作苦之想，观察苦受时，要作被剑所刺之想，观察不苦不乐受时，要作无常灭之想。如果当比丘的，观察乐受时，而能作苦想，观察苦受时，能作被剑所刺之想，观察不苦不乐受时，能作无常灭之想的话，就名叫做正见。」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观乐作苦想 苦受同剑刺 于不苦不乐 修无常灭想
是则为比丘 正见成就者 寂灭安乐道 住于最后边
永离诸烦恼 摧伏众魔军

（观察乐受之时，要作受苦之想，观察苦受之时，要作同于被剑所刺之想，观察不苦不乐之受时，要修无常灭之想，这就是名叫比丘之正见之成就者。）

（这是寂灭安乐之道，乃止住于最后之边，永远离开诸烦恼，而摧伏众魔军哩！）

佛说此经后，尊者罗候罗，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六八、三受经：本经叙述如对于乐受而灭贪使，对于苦受而灭瞋使，对于不苦不乐受时，断痴使，就能得无我、我所之见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尊者罗候罗，往诣佛所后，稽首佛足，而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要怎么知怎么去见我此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而能得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着、使呢？」

佛陀告诉罗候罗说：「有三受，所谓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是。观察乐受时，乃为了断除乐受的贪使（烦恼）之故，于我所，而修梵行。为了断除苦受的瞋恚之使（烦恼）之故，于我所，而修梵行。为了断除不苦不乐受的痴使之故，于我所，而修梵行。」

罗候罗啊！如果当比丘的，其乐受的贪使已断、已知，苦受的恚使已断、已知，不苦不乐受的痴使已断、已知的话，就名叫做比丘之断除爱欲之缚，去诸结慢，是

无间等（现观、了达），是究竟苦边！」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乐受所受时	则不知乐受	贪使之所使	不见出要道
苦受所受时	则不知苦受	瞋恚使所使	不见出要道
不苦不乐受	正觉之所说	不善观察者	终不度彼岸
比丘勤精进	正知不动转	如此一切受	慧者能觉知
觉知诸受者	现法尽诸漏	明智者命终	不堕于众数
众数既已断	永处般涅槃		

（如果遇到被乐受所受的时候，假如不能完全了知为乐受的话，就会被贪使之所驱使，而不能见到出要之道。）

（假如遇苦受所受之时，而不完全了知苦受的话，就会被瞋恚之使所驱使，而不得见到出要之道）

（对于不苦不乐受时，并不依照正觉之所说的，并不善于观察的话，终究不能度脱而到彼岸。）

（当比丘的，应该勤于精进，要正知而不动转。像如是的，对于一切受，那些有智慧的人的人，都能够觉知。）

（能够觉知诸受的人，就能在于现法，尽诸有漏。有明智的人，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就不会堕入于众数〔不免轮回而为众生之数〕。众数既然都断灭了，就是永处于般涅槃〔寂灭、解脱〕的了）

佛说此经后，尊者罗候罗，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六九 溶经：本经叙述大海之深，乃贤者所不谈。是以生死为深。凡愚都在其中忧悲狂乱啼哭不止，贤圣则不狂乱，不沈于生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大海之深（本为断崖绝壁，而此处乃指流急且深之义），乃为世间的愚夫所说的。大海之深，并不是贤圣之法与律所谈说的。有关于深之事，以世间人所谈说的来说，乃为大水所积聚之数而已。

如果从身，而生诸受，而被众苦所逼迫，或者会恼，或者会死，就名叫做大海之极深处。愚痴无闻的凡夫，在于此身，而生诸受，被苦痛所逼迫时，或者会恼，或者会死，会忧悲称怨，会啼哭号呼，会心乱而发狂，会长沦没溺，而无止息之处。

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此身，所生的诸受，虽然有时会被苦痛所逼迫，或者会恼，或者会死，但是却不会生忧悲，不会啼哭号呼，心不会生狂乱，不会沦溺于生死，而能得止息之处。」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身生诸苦受	逼迫乃至死	忧悲不息忍	号呼发狂乱
心自生障碍	招集众苦增	永沦生死海	莫知休息处
能舍身诸受	身所生苦恼	切迫乃至死	不起忧悲想
不啼哭号呼	能自忍众苦	心不生障碍	招集众苦增
不沦没生死	永得安隐处		

（在身上，生诸苦受，被此苦逼迫，乃至于死亡。因之而忧悲不能息止，不能忍耐，而号呼，而发狂乱的话，其心自会生障碍，而招集众苦之增长，而永沦于生死的苦海，不知其休息的地方。）

（如果能舍弃身上之诸受，以及舍弃由身所生的苦恼的话，则如被苦所切迫，乃至死亡，也不会生起忧悲之想。由于不会啼哭号呼，善能自忍其众苦之故，其心不会生起障碍，不会招集众苦之增长，不会沦没于生死，会永恒的得到安隐之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七〇、箭经：本经叙述不管是凡愚，是贤圣，一旦为人，会受种种之苦，并没有差别。然而凡夫乃有身受与心受之故，会烦恼狂乱，贤圣唯有身受，故其心能泰然。因为凡夫染于五欲之乐之故，生三毒，贤圣则无。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愚痴无闻的凡夫，会生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多闻的圣弟子，也会生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诸比丘们！凡夫和圣人，到底有何差别呢？」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善哉！世尊！唯愿为我们广说，诸比丘听后，当会信受奉行！」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愚痴无闻的凡夫，由于身触，而生诸受，而被苦痛逼迫，乃至夺去其生命，而忧愁啼哭，而称怨号呼。」

佛陀并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讲说。比丘们！愚痴无闻的凡夫，由于身触而生诸受，而增诸苦痛，乃至被夺其命，而愁忧称怨，啼哭号呼，心生狂乱。当于此时，会增长二受。如身受，如心受是。

喻如士夫，其身被一双毒箭所射，就会极生苦痛。愚痴无闻的凡夫，也是如是。增长身受与心受之二受，而极生苦痛。为甚么呢？因为那些愚痴无闻的凡夫，不能了知之故，对诸五欲，而生乐受之触，也就是受五欲之乐之故。由于受五欲之乐之故，就会为贪使之所驱使。

由于苦受之触之故，就会生瞋恚，由于生瞋恚之故，就会被恚使之所驱使。对于此二受，不管是集，或者是灭，或者是味，或者是患，或者是离，都不能如实而知。由于不如实而知之故，而生不苦不乐之受，而被痴使所驱使。被乐受所系，终究不离，为苦受所系，终究不离，为不苦不乐受所系，而终究不离。被甚么所系呢？所谓为贪瞋痴所系，为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所系是。

多闻的圣弟子，虽然也会由于身触而生苦受，而被大苦所逼迫，乃至被夺命，也不会起忧悲称怨，不会啼哭号呼，心不会发狂乱。因为当于那时，唯生一受，所谓身受，而不生心受之故。

喻如士夫，被一毒箭所射中，而不被第二毒箭所射中。当于那时，唯生一受，所谓身受，而不生心受。虽会有乐受之触，但是并不会被欲乐所染污。由于不染欲乐之故，对于那乐受，不会被贪使所使。对于苦触之受，不会生瞋恚。由于不生瞋恚之故，不会被恚使所使。对于此二使之集、灭、味、患、离，都能如实而知。由于如实而知之故，不会被不苦不乐受之使所使。

对于那乐受已解脱而不会被系，对于苦受，以及不苦不乐受，已经解脱，而不会被系。对于甚么而不会被系缚呢？所谓不被贪、恚、痴所系，不被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所系！」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多闻于苦乐 非不受觉知 彼于凡夫人 其实大有闻
乐受不放逸 苦触不增忧 苦乐二俱舍 不顺亦不违

比丘勤方便 正智不倾动 于此一切受 黠慧能了知
了知诸受故 现法尽诸漏 身死不堕数 永处般涅槃

（多闻的圣弟子，对于苦乐受来说，并不是不受其觉知〔也就是同样会有觉触感觉〕。他们比较那些凡夫之人来说，其实是大大的有所觉闻〔大有感觉〕。但是因为对于乐受时，并不会起放逸之心，遇到苦触之时，也不会增忧愁。对于苦与乐之二受，均于以舍离，已不会随顺，也不必违弃。）

（比丘们！应该要勤于方便，要以正智而不倾动。对于这些一切之触受，都以黠慧而能了知。由于了知诸受之故，在于现法，就能尽诸有漏。到了命终身死之后，也不会堕入于众生之数，而永恒的处于般涅槃。）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七一、虚空经：本经叙述如空中有种种风一样，人生会有种种苦乐之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空中之狂风卒起，从四方吹来，有带尘土之风，没有混尘土之风，也有毘湿波风（普遍吹起的风），鞞岚婆风（吹于高空之风），薄的风，厚的风，乃至由风轮所起之风那样，众生身中所受之风，也是如此，也会起种种之受之风。如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乐身受、苦身受、不苦不乐身受、乐心受、苦心受、不苦不乐心受，乐食受、苦食受、不苦不乐食受，乐无食受、苦无食受、不苦不乐无食受，乐贪受、苦贪受、不苦不乐贪受，乐出要受、苦出要受、不乐不苦出要受是。」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譬如虚空中 种种狂风起 东西南北风 四维亦如是
有尘及无尘 乃至风轮起 如是此身中 诸受起亦然
若乐若苦受 及不苦不乐 有食与无食 贪着不贪着
比丘勤方便 正智不倾动 于此一切受 黠慧能了知
了知诸受故 现法尽诸漏 身死不堕数 永处般涅槃

（喻如在虚空中，有种种之狂风突起一样，会有东西南北之风之吹来，四维（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也是同样。有带着尘沙之风，也有不舍尘土之风，乃至由风轮〔成劫之风〕而起之风。）

（像如是的，众生的此身中所受的诸受之生起，也是同样，或者为乐受，或者是苦受，以及不苦不乐之受。如有食，和没有食〔被染、不被染〕，有贪着，或不贪着〔由感受而追求，或厌离〕。）

（当比丘的，应勤于方便，要以正智，不可被倾动！对于这一切之受，以黠慧而能了知。）

（由于了知诸受之故，在现法当中，会尽诸有之漏。其命终身死后，不会堕入于众生之数，会永处于般涅槃〔寂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七二、客舍经：本经叙述如在客舍里有种种杂多之人宿泊在那里那样，人生也有种种的苦乐。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客舍（旅社）里，有种种杂多之人宿泊在那里一样，那些刹帝利（王族）、婆罗门（神职）、长者、居士、野人、猎师、持戒、犯戒、在家、出家等人，都统统住在于里面。众生的此身也是同样的会有种种之受之生起。如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乐身受、苦身受、不苦不乐身受，乐心受、苦心受、不苦不乐心受，乐食受、苦食受、不苦不乐食受，乐无食受、苦无食受、不苦不乐无食受，乐贪着受、苦贪着受、不苦不乐贪着受，乐出要受、苦出要受、不苦不乐出要受等是。」

那时，世尊即说偈说：

譬如客舍中 种种人住止 刹利婆罗门 长者居士等
旃陀罗野人 持戒犯戒者 在家出家人 如是等种种
此身亦如是 种种诸受生 若乐若苦受 及不苦不乐
有食与无食 贪着不贪着 比丘勤方便 正智不倾动
于此一切受 黠慧能了知 了知诸受故 现法尽诸漏
身死不堕数 永处般涅槃

（喻如在客舍〔旅社〕当中，有种种杂多的人物住止于该处一样，那些刹帝利〔王族〕、婆罗门〔神职人物〕、长者、居士等人，以及旃陀罗〔贱民〕、野人，持戒者、犯戒者在家人、出家人，像如是等种种杂多之人。）

（众生的此身也是如此，也会有种种诸受之生起。或者是乐受，或者是苦受，以及不苦不乐之受，有食之受与无食之受，贪着之受、不贪着之受等。）

（当比丘的应勤于方便，以正智而不被诸受所倾动。对于此一切受，乃以黠慧而能了知。由于了知诸受之故，在于现法当中，就能灭尽诸有漏。如果命终而身死之后，则不会堕入于众生之数，会永恒的处在于般涅槃〔寂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七三、禅经：本经叙述苦、乐、不苦不乐之三受，而总说一切皆苦，就是因为一切诸行为无常变易之故。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独自在一静处禅思，而念言说：世尊说三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又说诸所有之受，均为是苦的。这到底是甚么意义呢？

这位比丘作此念后，就到佛所，行礼如仪后，退住在一边，然后仰白佛说：「世尊！我在于静处禅思时，曾这样的想过：『世尊说三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又说诸所有受，均为是苦的。这到底是甚么意义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我由于了知一切诸行均为是无常之故，一切诸行均为是有变易之法之故，说诸所有之受，均为是苦的。」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知诸行无常 皆是变易法 故说受悉苦 正觉之所知
比丘勤方便 正智不倾动 于诸一切受 黠慧能了知
悉知诸受已 现法尽诸漏 身死不堕数 永处般涅槃

（我了知诸行为无常，均为是有变易之法。因此之故，而说诸受均

为是苦的，这是正觉的人所了知的！)

(当比丘的，应勤于方便，应以正智，而不被诸受所倾动。对于一切之诸受，以黠慧就能够彻底的了知。)

诸所有受均能了知后，就在于现法，能得尽诸有漏。如果命终而身死之后，则不会堕入于众生之数，而永恒的处在于般涅槃。)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七四、止息经：本经叙述诸行为无常，为变易之法，故说一切受皆苦。其次说止息寂灭之法，也就是渐次寂灭、止息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尊者阿难，独自在于一静处禅思，而念言说：「世尊说三受一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而又再说诸所有之受，均为是苦的。这是甚么意义呢？」他作此念后，就从禅思中起，诣世尊之处，到后行礼如仪，然后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我独自在一静处禅思时，曾作此念：『如世尊曾说三受一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又说一切诸受均为是苦的。这是甚么意义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我因为了知一切诸行均为是无常之故，一切诸行均为是变易法之故，而说诸所有之受均为是苦的。再者：阿难！我因了知诸行乃渐次而寂灭之故而说，了知诸行乃渐次而止息之故，而说一切诸受均为是苦的。」阿难白佛说：

「到底是如何呢？世尊！您说了知诸行为渐次寂灭之故而说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因为到了初禅正受之时，言语都会寂灭，第二禅的正受时，觉观会寂灭，第三禅的正受时，喜心会寂灭，第四禅的正受时，出入息都会寂灭。到了无色界的空入处的正受时，色想会寂灭，识入处的正受时，空入处之想会寂灭，无所有入处的正受时，识入处之想会寂灭，非想非非想入处的正受时，无所有入处之想会寂灭。到了想受灭尽的正受时，想受会寂灭。这就名叫渐次诸行之寂灭。」阿难白佛说：「世尊！甚么叫做渐次诸行之止息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在初禅正受时，其言语会止息，二禅正受时，觉观会止息，三禅正受时，喜心会止息，四禅正受时，出入息会止息，空入处正受时，色想会止息，识入处正受时，空入处想会止息，无所有处正受时，识入处之想会止息，非想非非想入处正受时，无所有入处之想会止息，想受灭正受时，想受会止息，这名叫做渐次诸行之止息。」阿难白佛说：「世尊：这叫做渐次诸行的止息吗？」

佛陀告诉阿难说：「又有胜的止息、奇特止息、上止息、无上止息。像如是的止息，乃其它的止息，不能超过其上的。」阿难白佛说：「甚么叫做胜止息、奇特止息、上止息、无上止息，其它的止息不能超过其上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对于贪欲，心不愿乐，而解脱。对于恚、痴心不愿乐，而已解脱。就名叫做胜止息、奇特止息、上止息、无上止息，其它的止息不能超过其上的。」佛说此经后，尊者阿难，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七五、先知经：本经叙述昆婆户佛观察三受，及其集、灭、集道迹、灭道迹，昧、恚、离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毘婆尸如来在未成佛时，曾独自一人在闲静之处禅思思惟，作如是之观察，而观察诸受：『甚么为受？甚么为受之集？甚么为受之灭？甚么为受之集道迹？甚么为受之灭道迹？甚么为受之味？甚么为受之患？甚么为受之离？』像如是的观察，而知道有三受，所谓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也如实而知道触之集，就是受之集，触之灭，就是受之灭。假若对于受而生起爱乐、赞叹、染着、坚住的话，就名叫做受之集道迹。如果对于受不生爱乐、赞叹、染着、坚住的话，就名叫做受之灭道迹。假如由于受的因缘而生乐喜的话，就名叫做受之味。如果受为无常变易之法的话，就名叫做受之患。如果对于受，已断其欲贪，已超越其欲贪的话，就名叫做受之离。」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毘婆尸佛那样，像如是的，式弃佛、毘湿波浮佛、迦罗迦孙提佛、迦那迦牟尼佛、迦叶佛，以及我释迦丈佛，在未成佛时，其思惟观察诸受的情形，也是如此。

四七六、禅思经：本经叙述的内容和前经略同。是由一比丘和佛陀的问答方式记下来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独自一人在静处禅思。曾作如是的观察诸受：「到底甚么为受？甚么为受之集？甚么为受之灭？甚么为受之集道迹？甚么为受之灭道迹？甚么为受之味？甚么为受之患？甚么为受之离？」

那时，这位比丘从禅思觉醒后，就诣世尊之所，行礼如仪后退住在一边。他白佛而说：「世尊！我曾独自一人在静处禅思去观察诸受：『甚么为受？甚么为受之集？甚么为受之灭？甚么为受之集道迹？甚么为受之灭道迹？甚么为受之味？甚么为受之患？甚么为受之离？』」

佛陀告诉比丘说：「有三受。所谓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触之集就是受之集。触之灭就是受之灭。如果对于受，生起爱乐、赞叹、染着、坚住的话，就名叫做受之集道迹。如果对于受，不爱乐、赞叹、染着、坚住的话，就名叫做受之灭道迹。如果由于受的因缘而生乐喜的话，就名叫做受之味。假如受为无常变易之法的话，就名叫做受之患。假若对于受，已断灭其欲贪，超越其欲贪的话，就名叫做受之离。」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七七、阿难所问经：本经的叙述和前经同，只列阿难名，而说如前经耳。

如异比丘所问之经，也就是禅思经，尊者阿难所问之经，也是如此。

四七八、比丘经 本经叙述的内容和前经同，乃由佛告诉诸比丘为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甚么为受？甚么为受之集？甚么为受之灭？甚么为受之集道迹？甚么为受之灭道迹？」诸比丘们白佛言：「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善哉！世尊！唯愿广说，诸比丘们听后，当会信受奉行！」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讲说。」佛陀继之而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三受，所谓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触之集就是受之集，触之灭就是受之灭。假若对于受，生起爱乐、赞叹、染着、坚住的话，就名叫做受之集道迹，假若对于受，不爱乐、赞叹、染着、坚着的话，就名叫做受之灭道迹。假若由于受的因缘而生乐喜的话，就名叫做受之味。如果受为无常变易的话，就名叫做受之患，如果对于受，已断其欲贪，超越其欲贪的话，就名叫做受之离」。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七九 解脱经：本经叙述佛若不能如实而知诸受、受之集，乃至受之离的话，就不能得证无上正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我对于诸受不能如实而知，对于受之集，受之灭，受之集道迹，受之灭道迹，受之味，受之患，受之离，不能如实而知的话，我就在于诸天世间、魔、梵、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众中，不能得到解脱、出离，以及脱离诸颠倒，不能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遍）。由于我对于诸受，受之集，受之灭，受之集道迹，受之灭道迹，受之味，受之患，受之离，能如实而知之故，在于诸天世间、魔、梵、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众中，为脱、为出、为脱诸颠倒，而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八〇、沙门婆罗门经：本经叙述如不能如实而知受，乃至受之离的话，就不是沙门婆罗门，反之即为真沙门婆罗门。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沙门、婆罗门对于诸受不能如实而知，对于受之集，受之灭，受之集道迹，受之灭道迹，受之味，受之患，受之离不能如实而知的话，就不是沙门、婆罗门，就不同于沙门，不同于婆罗门，不是沙门之义，不是婆罗门之义，不是现法自知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如果沙门、婆罗门，对于诸受能如实而知，对于受之集，受之灭，受之集道迹，受之灭道迹，受之味、受之患、受之离，能如实而知的话，他就是沙门中之沙门，婆罗门中之婆罗门。是同于沙门，同于婆罗门。是沙门之义，婆罗门之义。在于现法当中，能够自知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沙门、非沙门之经那样，像如是的沙门之数、非沙门之数，也是如此之说。

四八一、壹奢能伽罗经：本经叙述受乃有因缘而生，如果不知缘缘，乃至缘缘灭道迹的话，就不是真沙门婆罗门。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壹奢能伽罗国的壹奢能伽罗林中（又译为伊车能伽罗，为国名）。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欲在于这里坐禅半个月。诸比丘们！切勿再游行于他处，唯除去乞食，以及布萨（说戒。每半个月集至于布萨堂，也就是说戒堂，说戒、忏悔等。以增长善法及功德）者外。」佛陀说后，就这样的在那里进入禅堂，不再游行到外处，唯除乞食，以及布萨者外。

那时，世尊，经过半个月后，就敷坐具，在大众之前坐下来，而告诉诸比丘们说：「我以前初成佛时，所思惟的禅法的少许的禅分，在于现在半个月之间，思惟而作此念：『诸所有的众生，所生之受，均为是有因缘的，并不是没有因缘的。到底是甚么因缘呢？所谓欲，就是其因缘，觉就是其因缘，触就是其因缘。』

诸比丘们！如果对于欲不寂灭，对于觉不寂灭，对于触不寂灭的话，就会由于这些因缘之故，众生会生受。由于不寂灭的因缘之故，众生会生受。如果那个欲已寂灭，然而觉却不寂灭，触也不寂灭的话，则会由那些因缘之故，众生会生受。由于不寂灭的因缘之故，众生会生受。如果那个欲已寂灭，觉也已寂灭，然而触却不寂灭，由于此因缘之故，众生会生受。由于不寂灭的因缘之故，众生会生受。如果那个欲已寂灭，觉也已寂灭，触也已寂灭，但是会由于那个因缘之故，众生会生受。由于那些已寂灭的因缘之故，众生会生受。由于邪见的因缘之故，众生会生受，由于邪见不寂灭的因缘之故，众生会生受。由于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邪解脱、邪智的因缘之故，众生会生受。由于邪智不寂灭的因缘之故，众生会生受。由于正见的因缘之故，众生会生受。由于正见寂灭的因缘之故，众生会生受。由于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解脱、正智的因缘之故，众生会生受。由于正智寂灭的因缘之故，众生会生受。如果那些欲不得者能得，欲不获者都能获，欲不证者能证生的话，就会由于那些因缘之故，而众生会生受。由于那些寂灭的因缘之故，众生会生受。这就名叫做不寂灭因缘，而众生生受，寂灭的因缘，而众生生受。

如果沙门、婆罗门，像如是的缘缘，缘缘之集，缘缘之灭，缘缘之集道迹，缘缘之灭道迹，不能如实而知的话，则他并不是沙门中之沙门，不是婆罗门中之婆罗门。不同于沙门中之沙门，不同于婆罗门中之婆罗门。不是沙门之义，不是婆罗门之义。不是现法自知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如果沙门、婆罗门，对于此缘缘、缘缘之集，缘缘之灭，缘缘之集道迹，缘缘之灭道迹，能够如实而知的话，就应当知！就是沙门中之沙门，婆罗门中之婆罗门，同于沙门，同于婆罗门。以沙门义、婆罗门义，而能现法自知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八二、喜乐经：本经叙述给孤独长者供养佛及僧伽，三个月之衣、食、汤药等，佛为之授记，于未来世得安乐果报。佛并告之当学远离喜乐，现世作证。舍利弗听佛

言，心生欢喜，说出自己的体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结夏安居之时。

那时，给孤独长者，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佛陀为之说法，示教照喜。佛说种种法，示教照喜后，长者乃从座而起，整齐其衣服，为佛作礼，然后合起双掌而仰白佛说：「唯愿世尊，和诸大众，纳受我三个月间的衣被、饮食、应病的汤药等供养」。

那时，世尊默然而许允他的恳请。这时给孤独长者知佛默然纳受其请愿后，就从座而起，回到自己的府上去。经过三个月后，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

佛陀就告诉给孤独长者说：「善哉！长者！这三个月以来，你供养大众的衣被、饮食、应病的汤药！你由于这种庄严净治上道的因缘，在于未来世，当会获得安乐的果报。然而你现在不可默然的乐受已得此法（不可乐着于来世安乐的果报）。你应当精勤，要时时学习远离喜乐，要具足而在现在之自身，自作证悟才好！」

这时，给孤独长者，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就从座位站起，礼谢佛陀后离去。

那时，舍利弗尊者也坐在于众人当中。他知道给孤独长者去后，就仰白佛说：「奇哉！世尊！善能为给孤独长者说法，善能劝励给孤独长者而说：『你已三个月，具足供养如来与大众。以此净治的上道，在于未来世当中，当会受乐报。然而你不可默然而乐着于此福份。你应当时时学习远离喜乐，要具足功德，以便在现在之自身作证悟。』世尊！如果使圣弟子们学习远离喜乐，具足功德，自身作证的话，就能得远离五法，而修满五法。远离甚么五法呢？所谓断欲所长养之喜，断欲所长养之忧，断欲所长养之舍，断不善所长养之喜，断不善所长养之忧，就名叫做五法之远离。修满甚么五法呢？所谓随喜、欢喜、椅息、乐、一心是。」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如是！如是！如果圣弟子修学远离喜乐，具足现身已作证的话，就能远离五法，修满五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八三、无食乐经：本经叙述修禅的深义，乃视其对于物质，以及精神的纯化，而有喜、乐、舍、解脱等阶段之差别。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食念的人（不只指食物，乃广指物质。所谓由烦恼而求之物），有无食念的人，有无食无食念的人，有食乐的人、无食乐的人，有无食无食乐的人，有食舍的人，有无食舍的人，有无食无食舍的人，有食解脱的人，有无食解脱的人，有无食无食解脱的人。」

甚么叫做食念呢？所谓由于五欲的因缘而生念。甚么叫做无食念呢？所谓比丘之离欲、离恶不善之法，离开有觉有观，而生喜乐，初禅已具足而住，就名叫做无食念。甚么叫做无食无食念呢？所谓比丘之有觉有观已经息止，内净一心，已无觉无观，由于定而生起喜乐，第1，禅已具足而住，就名叫做无食无食念。

甚么叫做有食乐呢？所谓由于五欲的因缘而生乐、生喜，就名叫做有食乐。甚么叫做无食乐呢？所谓息止有觉有观，内净一心，已无觉无观，由禅定而生喜乐，就名叫做无食乐。甚么叫做无食无食乐呢？所谓比丘离开喜、贪、舍之心而住，正念正

知，而安乐的在于那圣者所说之舍而住，就名叫做无食无食乐。

甚么叫做有食舍呢？所谓由于五欲的因缘而生舍，就名叫做令舍。甚么叫做无食舍呢？所谓那位比丘离开喜、贪、舍之心，而住，正念正知而安乐的住于那圣者所说之舍，第三禅具足而住，就名叫做无食舍。甚么叫做无食无食舍呢？所谓比丘离开苦，息灭乐，忧喜已先于离开，而不苦不乐一舍，净念一心，第四禅具足而住，就名叫做无食无食舍。

甚么叫做有食解脱呢？所谓色，俱行。甚么叫做无食解脱呢？所谓无色，俱行。甚么叫做无食无食解脱呢？所谓那位比丘之不被贪欲所染而解脱，不被瞋恚、愚痴之心所染而解脱，就名叫做无食无食解脱。」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八四、跋陀罗经：本经叙述珂难将见第一等法，试问跋陀罗，而纠正其错误。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跋陀罗比丘，以及尊者阿难，俱住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阿难尊者曾往诣跋陀罗尊者之处，共相问讯慰劳后，住于一边。这时，阿难尊者，问跋陀罗比丘而说：「甚么叫做见第一？甚么叫做闻第一？甚么叫做乐第一？甚么叫做想第一？甚么叫做有第一呢？」

跋陀罗尊者回答阿难尊者说：「有梵天，能自在造作，能如意的化造一切，为世间之父。如果见到那梵天的话，就名叫做见第一。」

阿难！有众生，已离观感，而生喜乐，处处都润泽，处处都敷悦，举身都充满，并没有不满之处。所谓离开观感而生喜乐。他从三昧而出后，举声而唱说，而遍造诸大众说：『极为寂静的，就是离开观感而生之喜乐。极为快乐的，就是离开观感而生之喜乐。』诸有听闻到其声音的人，就是名叫闻第一。又次，阿难！有众生，在于此身，被离喜之乐所润泽，处处都润泽，敷悦充满，举身都充满，没有不满之处，所谓离喜之乐，就名叫做乐第一。」

甚么为想第一呢？阿难！有众生，已度一切识入处，而无所有，已在无所有入处具足而住。如果起那种想的话，就名叫做想第一。」

甚么叫做有第一呢？又次，阿难！有众生，已度一切无所有入处，已在非想非非想入处具足而住。假若起那种有的话，就名叫做有第一。」

阿难尊者听后，对跋陀罗比丘说：「有好多人都作如是之见解，如是之说，你也和他们一样，有甚么差别呢？我现在作一方便，来问你。你要谛听，当会为你讲说。如其所观，次第而尽诸有漏，就是见第一。如其所闻，次第而尽诸有漏，就名叫做闻第一。如所生之乐，次第而尽诸有漏的话，就名叫做乐第一。如其所想，次第而尽诸有漏的话，就名叫做想第一。如实而观察，次第而尽诸有漏的话，就名叫做有第一。」

这时，二位正士，共同论说后，从座而起，而离开其处。

四八五、优陀夷经：本经叙述频婆娑罗王坚持世尊说二受，优陀夷则坚执佛说三受，因此而问世尊。佛说由于情况不同而说种种受。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瓶沙王（频婆娑罗王，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诣优陀夷尊者（出现，度众第一），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这时，瓶沙王仰自优陀夷尊者说：「甚么是世尊所说的诸受呢？」

优陀夷说：「大王！世尊曾说三受，所谓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瓶沙王自优陀夷尊者说：「不可作此说。不可说：『世尊说三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正确应为有二受—乐受、苦受。如果说不苦不乐受的话，那就是寂灭。」像如是的经过三次都这样说，也就是说，优陀夷不能为王立三受之说，王也不能立二受之说。因此，就一同到了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住在一边。

这时，优陀夷尊者，将刚才所说的，详细的向世尊说：「我也不能立（不能坚持）三受，王也不能立（不能坚持）二受。因此之故，现在同来诣问世尊，如此之义，到底必定是有几受呢？」

佛陀告诉优陀夷说：「我有时曾说一受，有时曾说二受，或者曾说三、四、五、六、十八、三十六……乃至一百零八受，有时也曾说无量受。」

甚么为我所说的一受呢？如说所有之受，均为是苦的，这就名叫做一受。甚么为我所说的二受呢？我说身受、心受，就名叫做二受。甚么为三受呢？为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甚么为四受呢？所谓欲界系受、色界系受、无色界系受，以及不系受。甚么为我所说的五受呢？所谓乐根、喜根、苦根、忧根、舍根，就名叫做五受。甚么为我所说的六受呢？所谓眼触生之受，耳、鼻、舌、身、意触生之受。甚么为我所说的十八受呢？所谓随六喜行、随六忧行、随六舍行之受，就名叫做十八受。甚么为三十六受呢？依于六贪着之喜，依于六离贪着之喜，依于六贪着之忧，依于六离贪着之忧，依于六贪着之舍，依于六离贪着之舍，就名叫做三十六受。为甚么说一百零八受呢？所谓三十六受，过去有三十六，未来有三十六，现在有三十六，就名叫做一百零八受。为甚么说无量受呢？如说此受、彼受等。比丘！像如是的有无量之名之说，就名叫做无量受。

优陀夷！我乃如是的说种种之受的如实之义，因为世间的人不能了解之故，会有相互之争论，会有共相违反之说，到头来，不得我之法与律当中的真实之义，以自息止其论。优陀夷！如果对于我这里所说的种种受之义，能如实而解知的话，就不会起争论，不会共相有违反之见解。如起，或未起争论，都能以法与律，止令其休息其争论。

然而，优陀夷！有二受，为欲受与离欲受。甚么叫做欲受呢？由于五欲的功德的因缘而生的受，名叫欲受。甚么叫做离欲受呢？所谓比丘之离开欲、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之离而生的喜乐，初禅具足而住就名叫做离欲受。

假若有人说：『众生之依此初禅，为唯一之乐，并没有其它』的话，此乃不尽然的。为甚么呢？因为更有胜乐超过于此的缘故。到底是甚么？所谓比丘离开有觉有观，内净，由定而生喜乐，第二禅具足而住，是名胜乐。像如是的，……乃至非想非非想入处，展转而胜说。

假若有人说：『唯有此处（这个道理），乃至非想非非想，为之极乐，并没有其它』的话，也是不尽然的。为甚么呢？因为更有胜乐超过于此之故。到底是甚么呢？所谓比丘，度脱一切非想非非想入处，而想受已灭。现身已作证，而具足而住，这名叫胜乐超过于他！

如果有异学的出家人，曾作此言而说：『沙门释种之子，唯说想受之灭，名叫做至乐』的话，这乃不应该的。为甚么呢？因为应该要这么说：『并不是世尊所说的受乐之数的。世尊所说的受乐之数，乃如是之说的，优陀夷啊！世尊说有四种之乐啊！那四种呢？所谓离欲之乐，远离之乐，寂灭之乐，菩提之乐。』」

佛说此经后，尊者优陀夷，以及瓶沙王，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八六、一法经：本经叙述如果对于一法，乃至十法，生正厌离、不乐、背舍的话，就能得尽诸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假若对于一法，生正厌离，不乐、背舍的话，就能得尽诸漏，所谓一切众生都由于食而得以存在（食之一法，食指一切物质，为人体最需要者）。

又有二法，为名，以及色。又有三法，所谓三受。又有四法，所谓四食。又有五法，所谓五受阴。又有六法，所谓六内外入处。又有七法，所谓七识住（七神识止住处）。又有八法，所谓世间之八法（称毁、讥、誉，利、衰、苦、乐）。又有九法，所谓九众生居（九地、九有）。又有十法，所谓十业迹（十恶业）。如果对于此十法，生正厌离、不乐、背舍的话，就能得尽诸有漏。」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识住：又名七识处，是三界中七神识止住之处。1.身异想异识住，2.身异想一识住，3.身一想异识住，4.身一想一识住，5.空无边识住，6.识无边识住，7.无所有处识住。

九众生居就是九地，或九有。欲界之1.五趣杂居地，2.色界之离生喜乐地，3.定生喜乐地，4.离喜妙乐地，5.舍念清净地。无色界之6.空无边处地，7.识无边处地，8.无所有处地，9.非想非非想处地。

十业迹：为十恶业。1.杀，2.盗，3.淫，4.恶口，5.妄言，6.绮语，7.两舌，8.贪，9.瞋，10.痴。

四八七、一法经：本经叙述的内容和前经同。唯末句等有些更动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对于一法，能生正厌离、不乐、背舍的话，就能究竟苦边，解脱一切苦恼。所谓一切众生，均由食而存之故（食之一法，指对于一切物质之享受）。

又有二法，所谓名（精神），以及色（物质）。又有三法，所谓三受。又有四法，所谓四食。又有五法，所谓五受阴。又有六法，所谓六内外入处。又有七法，所谓七识住。又有八法，所谓世间之八法。又有九法，所谓九众生之居。又有十法，所谓十业迹。假如对于此十法，能生正厌离、不乐、背舍的话，就能究竟苦边，就能解脱一切苦恼。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八八、一法经：本经叙述如对于一法乃至十法，观察为无常变易，而离欲、灭、舍离的话，就能得尽诸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对于一法，能观察为无常，观察为有变易，观察离欲，观察其灭，观察舍离的话，就能得尽诸漏。所谓一切众生，乃由于食而得以生存之故。又有二法，就是名，以及色。又有三法，所谓三受。又有四法，所谓四食。又有五法，所谓五受阴。又有六法，所谓六内外入处。又有七法，所谓七识住。又有八法，所谓世间的八法。又有九法，所谓九众生居。又有十法，所谓十业迹。假如对于此十法，能正观察为无常，观察为变易，观察为离欲，观察为灭，观察舍离的话，就能得尽诸漏。」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八九、一法经：本经叙述的内容同于前经。唯未句等，有些更变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假若对于一法，能观察为无常，观察为变易，观察离欲，观察灭，观察舍离的话，就能究竟苦边，就能解脱一切苦恼。所谓一切众生，均由于食而得以生存之故。又有二法，就是名，以及色。又有三法，所谓三受。又有四法，所谓四食。又有五法，所谓五受阴。又有六法，所谓六内外入处。又有七法，所谓七识住。又有八法，所谓世间的八法。又有九法，所谓九众生居。又有十法，所谓十业迹。如果对于此十业迹观察为无常，观察为变易，观察而离欲，观察而灭，观察而舍离的话，就能究竟苦边，就能解脱一切苦恼。」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舍经卷第十七完

杂阿舍经卷第十八

四九〇、阎浮车经：本经叙述出家难，出家而乐道难。有八正道，修之，就能得漏尽。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竭提国，那罗聚落（舍利弗的出生地）。

那时，尊者舍利弗，也在于摩竭提国的那罗聚落。

这时，有一位由外道出家，名叫阎浮车的人，是舍利弗的旧善知识（南传注为

舍利弗之甥），来诣舍利弗。他向舍利弗问讯，共相慰劳后，就退坐在一边。他曾请问舍利弗说：「在贤圣之法与律当中，甚么最为难事呢？」

舍利弗告诉闍浮车说：「唯有出家为难事」。闍浮车问说：「为甚么出家为难事呢？」舍利弗回答说：「因为爱乐出家的生活是一件难事」。闍浮车问说：「为甚么喜爱出家的生活很难呢？」舍利弗回答说：「因为喜爱常修善法为难事」。闍浮车又问说：「舍利弗！是否有甚么道，有甚么指向，可使人修习，多多的修习，依此而常修的话，善法就能增长吗？」

舍利弗回答说：「有的。所谓八正道，就是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闍浮车说：「舍利弗！您所说的，确实是善道，确实是善向。如果修习，而多多的修习的话，则依此而能对于诸善法常修习增长。舍利弗！出家而常修此八正道的话，不久就能疾得尽诸有漏。」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议论后，就各从座位站起而离去。

像如是的，和闍浮车所问的同比类的经，序说为四十经（实收为三十六经，可见有脱落之处）。

2.闍浮车经（在于世间的善说法者，和正向者，及善逝者是甚么？答谓：八正道。

闍浮车问舍利弗说：「甚么为善说法的人？甚么为之世间的正向？为甚么名叫世间的善逝呢？」

舍利弗说：「如果说法而能调伏欲贪，调伏瞋恚，调伏愚痴的话，就名叫做世间的善说法者。如果向于调伏欲贪，向于调伏瞋恚，向于调伏愚痴的话，就名叫做正向。如果贪欲已灭尽而无余，已如实而知断，瞋恚瞋恚、愚痴也已尽而无余，已如实而知断的话，就名叫做善逝。」闍浮车又问：「舍利弗！是否有道，有向，可以依之而修习，多多的修习，就能生起善断的吗？」舍利弗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互相议论后，各从座起而去。

3.闍浮车经（贪瞋痴之灭尽，就是涅槃。

闍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涅槃，到底甚么叫做涅槃呢？」

舍利弗说：「所谓涅槃，就是将贪欲永远灭尽，瞋恚永远灭尽，愚痴永远灭尽，一切诸烦恼都永远灭尽，就名叫做涅槃。」又问：「舍利弗！是否有一种道，有一种正向，可依之而修习，多多的修习，就能得涅槃的吗？」舍利弗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互相议论后，各从座起而去。

4.闍浮车经（问有关于出家在世尊前修梵行的理由。

闍浮车问舍利弗说：「为甚么缘故，投在于沙门瞿昙那里去出家，去修梵行呢？」

舍利弗说：「为了断灭贪欲之故，为了断灭瞋恚之故，为了断灭愚痴之故，才会投在于沙门瞿昙之处，去出家修梵行的。」闍浮车又问：「舍利弗！是否有一种道，有一种向，使人修习，多多的修习，则能得以断除贪欲、瞋恚、愚痴的吗？」舍利弗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互相议论后，各从座起而去。

5.闍浮车经（说明八正道为灭有漏之道。

闍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有漏之灭尽，到底甚么是有漏之灭尽呢？」

舍利弗说：「有漏就是三种有漏：(1)欲有漏(2)有有漏(3)无明有漏。对于此三种有漏之欲，如果灭尽无余的话，就名叫做有漏之灭尽（无漏）。」闍浮车又问：「舍利弗！是否有那一种道，有那一种向，可以依之而修习，多多的修习，就能得到漏尽吗？」舍利弗答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论议后，就各从其座起而去。

6. 阎浮车经（贪瞋痴灭尽为阿罗汉，八正道为向其道。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阿罗汉，到底甚么名叫阿罗汉呢？」

舍利弗说：「如果贪欲已断除无余，瞋恚已断除无余，愚痴已断除无余，名叫阿罗汉。」阎浮车又问：「舍利弗：到底有那一种道，那一种向可使人修习，多多的修习，就能得到阿罗汉的吗？」舍利弗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论议后，就各从其座起而去。

7. 阎浮车经（内容和前经同，只将已断，改为永尽耳。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阿罗汉者，到底为甚么名叫阿罗汉者呢？」

舍利弗说：「如果贪欲永远灭尽而无余遗，瞋恚、愚痴，永远灭尽无余遗的话，就名叫阿罗汉者。」阎浮车又问：「到底有那一种道，那一种向，能使人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得到阿罗汉者呢？」舍利弗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互相论议后，就各从座起而去。

8. 阎浮车经（有关于无明，与灭除无明之道，皈于八正道。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无明，到底甚么叫做无明呢？」

舍利弗说：「所谓无明者，就是对于前际无知，对于后际无知，对于前、后、中等际都无知。对于佛法僧三宝无知，对于苦集灭道也无知。对于善、不善，无记都无知。对于内无知，对于外也无知。如果像这样的，对于彼彼事（各种事情）无知，而闇障的话，就名叫做无明。」阎浮车告诉舍利弗说：「这就是大闇之积聚。」然后又问：「舍利弗！到底有那一种道，那一种向，使人修习，多多的修习，就能断除无明的吗？」舍利弗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互相议论后，就各从座起而去。

9. 阎浮车经（说明为有关于有漏，略说如前述。

阎浮车又问舍利弗尊者说：「所谓有漏，甚么叫做有漏呢？」如前面（第四）所说的！

10. 阎浮车经（说明有就是欲、色、无色之三有。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有，到底甚么为有呢？」

舍利弗说：「有就是所谓三有，也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阎浮车又问：「舍利弗！是否有那一种道，有那一种向，可使人修习，多多的修习，就能断此有的吗？」舍利弗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论议后，各从座起而去。

11. 阎浮车经（说明有身就是五受阴。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有身，到底甚么是有身呢？」

舍利弗说：「有身者就是五受阴。甚么叫做五受阴呢？所谓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阎浮车又问：「舍利弗！是否有一种道，有一种向，可使人断此有身的吗？」舍利弗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互相议论后，各从座起而去。

12. 阎浮车经（说明生苦等苦，以八正道可断之。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苦者，到底甚么为苦呢？」

舍利弗说：「苦者，就是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恩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所求不得苦。略说为之五受阴苦，就名叫做苦。」阎浮车又问：「舍利弗：是否有那一种道，有那一种向，可使人断此苦的吗？」舍利弗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论议后，各从座起而去。

13. 阎浮车经（说明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仍以八正道可断。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流者，甚么叫做流呢？」

舍利弗说：「流者，所谓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又问：「舍利弗！是否有那一种道，有那一种向，可使人修习，多多的修习，而能断此流的吗？」

舍利弗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论议后，各从座起而去。

14. 阎浮车经（简述所谓扼，而指和前经同。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扼者，到底甚么为扼呢？」

舍利弗说：「扼者，乃如在流之处所说的。」

15. 阎浮宰经（说明有欲、我、见、戒之四取，以八正道可断。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取者，到底甚么为取呢？」

舍利弗说：「取者，就是四取。所谓，欲取、我取、见取、戒取。」又问：「舍利弗！有那一种道，有那一种向，可使人修习，多多的修习，就能断此取的吗？」舍利弗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论议后，各从座起而去。

16. 阎浮车经（说明欲贪、瞋恚、戒取、我见之四缚。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缚者，甚么叫做缚呢？」

舍利弗说：「缚者，就是四缚，所谓贪欲缚、瞋恚缚、戒取缚、我见缚。」又问：

「舍利弗！有那一种道，有那一种向，可使人修习，多多的修习，就能断此缚的吗？」舍利弗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论议后，各从座起而去。

17. 阎浮车经（说明爱、恚、慢、无明、见、他取、疑、嫉、慳之九结。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结者，甚么叫做结呢？」

舍利弗说：「结者，就是九结。所谓爱结、恚结、慢结、无明结、见结、他取结、疑结、嫉结、慳结。」又问：「舍利弗！有那一种道，有那一种向，可使人修习，多多的修习，就能断此结的吗？」

舍利弗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论议后，各从座起而去。

18. 阎浮车经（说明贪、瞋、有爱、慢、无明、见、疑之七使。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使者，甚么叫做使呢？」

舍利弗说：「使者，就是七使。所谓贪欲使、瞋恚使、有爱使、慢使、无明使、见使、疑使。」又问：「舍利弗！有那一种道，有那一种向，可使人修习，多多的修习，就能断此使的吗？」舍利弗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论议后，各从座起而去。

19. 阎浮车经（可爱之色等五欲，唯可觉想思惟，而非可欲。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欲，甚么叫做欲呢？」

舍利弗说：「欲者，所谓被眼所识之色，觉得可爱乐而念念不忘，也就是染着于色。至于被耳所识之声，被鼻所识之香，被舌所识之味，被身所识之触，都认为可爱乐，而念念不忘，而染着于触等。阎浮车！此功德（为对境之义。所谓对于五尘之德性、性质），并不是欲（欲不在于尘境，乃在于心），唯可以觉想思惟耳。」

这时，舍利弗，即说偈说：

非彼爱欲使 世间种种色 唯有觉想者 是则士夫欲

彼诸种种色 常在于世间 调伏爱欲心 是则黠慧者

（所谓欲，并不是在于外面的对境里，乃在于内心的爱欲，也就是心随境而生烦恼〔使〕。对于世间的种种色境，惟有觉想，就是士夫之欲）

（那些种种的色境，都常在于世间，在诱人。如能调伏吾人的爱欲之心的话，

就是所谓有智慧的人！)

阎浮车又问：「舍利弗！是否有那一种道，那一种向，可使人修习，多多的修习，就能断此欲的吗？」舍利弗回答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论议后，各从座起而去。

20.阎浮车经（说明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等五盖。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盖者，甚么叫做盖呢？」

舍利弗说：「盖者有五盖。所谓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掉悔盖、疑盖。」又问：「舍利弗！有那一种道，有那一种向，可使人修习，多多的修习，就能断此五盖的吗？」舍利弗回答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论议后，各从座起而去。

21.阎浮车经（说明断除三结为之苏息。以八正道能断。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苏息者，甚么叫做苏息呢？」

舍利弗说：「苏息者，所谓断三结。」又问：「舍利弗！有那一种道，那一种向，可使人修习，多多的修习，就能断此三结的吗？」舍利弗回答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论议后，各从座起而去。

22.阎浮车经（和前经同，所谓断二百扣名叫得苏息。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得苏息者，甚么叫做得苏息呢？」

舍利弗说：「得苏息者，所谓三结已断尽，已如实而知。」又问：「有那一种道，有那一种向，可使人断此结的吗？」舍利弗回答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论议后，各从座起而去。

23.阎浮车经（说明永尽贪、瞋、痴为之得上苏息。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得上苏息，到底甚么为之得上苏息呢？」

舍利弗回答说：「得上苏息者，所谓贪欲永尽，瞋恚、愚痴永尽，就名叫做得上苏息。」又问：「舍利弗！有那一种道，有那一种向，可使人修习，多多的修习，就能得到上苏息吗？」舍利弗回答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论议后，各从座起而去。

24.阎浮车经（说明贪、瞋、痴永尽无余，为之得上苏息处。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得上苏息处，到底甚么叫做得上苏息处呢？」

舍利弗说：「得上苏息处者，就是贪欲已断灭，已如实而知，已永尽无余。瞋恚、愚痴也已断灭，已如实而知，已永尽无余。这就是得上苏息处。」又问：「舍利弗！是否有那一种道，有那一种向，可使人修习，多多的修习，就能得到上苏息处的吗？」舍利弗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论议后，各从座起而去。

25.阎浮车经（说明断尽五下分结为之清凉。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清凉，到底甚么叫做清凉呢？」

舍利弗说：「清凉者，就是五下分结已灭尽之义。所谓身见、戒取见、疑、贪欲、瞋恚。」又问：「是否有那一种道，那一种向，可使人修习，多多的修习，而断此五下分结，而得清凉的吗？」

舍利弗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论议后，各从座起而去。」

26.阎浮车经（说明已知五下分结永尽，就名叫清凉。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得清凉，到底要怎么才能得清凉呢？」

舍利弗说：「五下分结巴灭尽，已如实而知，就名叫做得清凉。」
又问：「舍利弗！是否有那一种道，那一种向，可使人修习，多多的修习，就能得清凉的吗？」舍利弗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论议后，各从座起而去。

27. 阎浮车经（贪瞋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无余，为上清凉。）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上清凉者，甚么叫做上清凉呢？」

舍利弗说：「上清凉者，所谓贪欲永尽无余，瞋恚志、愚痴永尽无余，一切烦恼永尽无余，就名叫做上清凉。」又问：「是否有那一种道，那一种向，可使人得此上清凉的吗？」舍利弗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论议后，各从座起而去。

28. 阎浮车经（贪瞋痴永尽，如实而知已断诸烦恼，为得上清凉。）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得上清凉，到底甚么名叫得上清凉呢？」

舍利弗说：「得上清凉者，所谓贪欲永尽无余，已经断灭，巴如实而知。瞋恚、愚痴也永尽无余，已经断灭，已经如实而知，就名叫做得上清凉。」又问：「舍利弗！是否有那一种道，那一种向，可使人得此上清凉的吗？」舍利弗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论议后，各从座起而去。

29. 阎浮车经（欲爱、色爱、无色爱，仍以八正道可断灭。）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爱者，甚么叫做爱呢？」

舍利弗说：「有三种爱。所谓欲爱、色爱、无色爱。」又问：「是否有那一种道，那一种向，可以断此三爱的吗？」舍利弗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论议后，各从座起而去。

30. 阎浮车经（杀生等为十不善业迹，以入正道可断。）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业迹，到底甚么叫做业迹（业道）呢？」

舍利弗说：「业迹者，就是十不善业迹。所谓杀生、偷盗、邪淫、妄语、而舌、恶口、绮语、贪欲、瞋恚、邪见。」又问：「舍利弗！到底有那一种道，有那一种向，可使人断此十业迹的吗？」舍利弗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论议后，各从座起而去。

31. 阎浮车经（贪、瞋、痴等三秽，以八正道可断。）

阎浮车问舍利弗说：「所谓秽者，到底甚么叫做秽呢？」

舍利弗说：「秽者，所谓三秽—贪欲秽、瞋恚秽、愚痴秽。」又问：「舍利弗！到底有那一种道，那一种向，可以断此三秽的吗？」舍利弗说：「有的，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这时，二位正士相互论议后，各从座起而去。

如问秽之经那样，像如是的有关于**32.垢**、**33.腻**、**34.刺**、**35.恋**、**36.缚**等，也是像如是之说。

四九一、沙门出家所问经：本经之说明，同于上面阎浮车所问之经。

如阎浮车所问之经那样，沙门出家所问之经，也同样之说。

四九二、泥水经：本经叙述虽得无量三昧，但如不乐于有身灭之涅槃的话，就

像胶着于手，而执树枝那样，终不得彻底之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那时尊者舍利弗，也在那里。

这时，舍利弗尊者对诸比丘们说：「假若有一位比丘，他已得无量三昧，自身已作证，已具足而住，然而对于有身之灭之涅槃，其心并不乐着，而顾念着有身（个体）的话，则喻如士夫，将胶着在于手，而执树枝那样，手就会着在于树，而不能得以脱离。为甚么呢？因为胶着在于手之故。比丘们！虽得无量的三摩提，自身已作证，然而不乐着于有身灭一涅槃，而顾念有身的话，终不能得脱离，不得于现法当中随顺于法教，乃至命终后，也没有所得，还会再来生此世界，终不能得破灭痴冥。喻如聚落的旁边有泥土之池，其泥虽极为深溺，但是既久旱而不下雨，则池水自会干涸，其地就会破裂一样。像如是的，比丘们！如果不得见法，不得随顺于法教的话，乃至命终，也不会有所得，来生当然还会堕在于此界。

假若有比丘，得无量三昧，自身已作证悟，已具足而住，而对于有身灭一涅槃，其心能生信乐，不顾念有身的话，则如士夫，用干净的手去执持树枝一样，其手就不会被树胶着。为甚么呢？因为由于其手乃干净之故。像如是的，比丘们！如果得无量三昧，自身作证，具足而住，对于有身灭一涅槃，其心也能生信乐，而不顾念有身，在于现法当中能随顺法教，乃至命终后，也不会再来生于此世界。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勤于方便，破坏无明。喻如聚落之旁边有泥池，自四方有水之流入，以及屡次天空之降雨，水都常入于池中，其水乃盈溢，而把秽恶都流出，其池自会非常的清净一样。像如是的，均能得在现法当中，随顺于法教，乃至命终，也不会再还生于此世界。因此之故，比丘们！当勤方便，破坏无明！」

尊者舍利弗，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其所说，都欢喜奉行！

四九三 乘船逆流经：本经叙述如疏于自省的话，就会生爱欲，而违于远离。反之而严于反省而精进的话，就能远离五欲，得正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舍利弗尊者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阿练若（在树林闲静处修行者）比丘，或在于空闲之地，或在于林中，或在于树下时，应当要作如是而学，要内自观察而思惟：『心中自觉，有欲之想与否？』假若不觉得的话，当会在于境界，或者对于净相，而生起爱欲时，就会违背于远离的了。喻如士夫用力乘船，逆着水流而上时，其身如果有些疲惫的话，其船就会倒退而还，会顺流而下。像如是的，比丘们！思惟净想之时，还而会生爱欲，会违于远离。这是因为这位比丘在学习时，修习下方便，其行不淳净，因此之故，还会被爱欲所漂，不能得到法力，心不寂静，其心不能专一，在于那净相，随生爱欲之念，而流注、而浚输，违背于远离。当知这位比丘，不敢自己记说：对于五欲的功德已经离欲解脱。

如果比丘，或者在于空地、林中、树下，作如此的思惟：『我内心，到底是离开欲念了吗？』这位比丘应当对于境界，或者会取于净相。如果觉得其心对于那些相已远离，就顺趣而浚注。喻如鸟翻，入于火中的话，就会缩卷，而不可能舒展一样。像如是的，比丘如果取于净相的话，即顺于远离，不可流注浚输。（慎防深陷）。比丘们！应当要如是而知，对于方便行，心不懈怠，而得法寂静，

而止于寂，息灭于乐，淳净一心。所谓我思惟后，对于净相顺于远离，随顺于修道，就能堪任自记：对五欲的功德已经离欲解脱。」

舍利弗尊者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其所说，欢喜奉行！

四九四、枯树经：本经叙述舍利弗见大枯树，而告诸比丘，修得神通力，即可令枯树成为地水火风金银等物。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这时，舍利弗尊者，乃住在于耆闍崛山中。

那时，舍利弗尊者，在于朝晨，着衣持钵，步出耆闍崛山，进入于王舍城去乞食。在于路边见一株大枯树，就在于树下敷其坐具，敛身而正坐。他对诸比丘们说：「如果有比丘，修习禅思，而得神通力，而心得自在的话，则欲使此枯树成为地时，就会则时为地。为甚么呢？因为此枯树当中有地界之故。因此之故，比丘如果得神通力，心作地之解时，即会成为地，不会有错的！

如果有比丘，得神通力，已自在如意的话，则欲使此树成为水、火、风、金、银等物，均能成就而不会有错的。为甚么呢？因为此枯树有水界之故。因此之故，比丘们！由于禅思而得神通力，而自在如意的话，即欲使此枯树成为金时，实时成为金，不会有异，以及其它种种诸物，均能成就，不会有异。为甚么呢？因为那枯树有种种之界之故。因此之故，比丘们！由于禅思而得神通力，而自在如意的话，欲为种种之物，均能成就不异。比丘当知！比丘的禅思、神通的境界，乃为不可思议的。因此之故，比丘！当勤禅思，学诸神通。」

舍利弗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其所说，欢喜奉行！

四九五、戒经：本经叙述犯戒者，即如树之坏根，不得成就花果。持戒者即反之而如树根不坏，得成就花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这时，舍利弗尊者，乃住在于老耆闍崛山中。

那时，舍利弗尊者告诉诸比丘们说：「所谓犯戒者，就是由于破戒之故。其所依的都会退减（基础已破灭），心则不会乐住。由于不乐住之故，就会失去了喜、息乐、寂静的三昧，以及如实而知见、厌离、离欲、解脱。已永不能得到无余的涅槃。有如树根已损坏，枝叶华果均不能成就那样。犯戒的比丘，也是如此，其功德既退减，则心已不乐住。由于不信乐，就失去了喜、息乐、寂静三昧、如实知见、厌离、离欲、解脱。失去了解脱后，就永不能得到无余涅槃。」

反之而持戒的比丘，则根本具足，所依也具足，心能得信乐。得信乐后，心就能得欢喜、息乐、寂静三昧、如实知见、厌离、离欲，而解脱。得解脱后，就均能疾得无余的涅槃。喻如树根不损坏，则枝叶华果，均能成就。持戒的比丘，也是如此，其根本具足，所依也成就的话，心就能得信乐。由于得信乐后，心就会欢喜、息乐、寂静三昧、如实知见、厌离、离欲，而解脱，而疾得无余涅槃。」

舍利弗尊者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其所说，欢喜奉行！

四九六、静经：本经叙述如犯罪的比丘，不正于反省，而举发的比丘，也不正于反省，而只顾摘发嫌责时，就只有转增诤讼而无益，故两者均应正于反省而不怠。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舍利弗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诸比丘们有诤议，故起相诤而说：『有犯罪的比丘，也有举罪的比丘』。他如果不依正思惟去自己省察的话，当然会知道，那比丘，会长夜强梁，其诤讼只会转增，互相违反，结恨会愈来愈深。对于所举起之罪，不能用正法与律，止令其休息。如果比丘，虽有这种已起的诤讼，然而如果犯罪的比丘，与举罪的比丘，均依正思惟，自己去省察，去克责的话，当会知道，那些比丘，并不是长夜强梁，不相互违反，结恨也不会转增，对于所起之罪，能用正法与律，止令休息。

怎样叫做比丘之正思惟，自己省察呢？比丘应该要作如是之思惟：『我乃不是、不类的人，不应该作这种罪业，使他看到我之不是。如果我不作此罪的话，他就不会看见。他乃看到我之罪而不喜，而嫌责，因此之故，而举发耳。』其它的比丘，听到此事后，也应当会嫌责。因此之故，长夜而诤讼，强梁而转增：诤讼而互相发言说：『对于所起之罪，不能以正法与律，令其休息。』我从今天，当自知之，如自己输税一样。这叫做比丘对于所起之罪，能自观察。

甚么叫做举罪的比丘，能自省察呢？举罪的比丘，应该要作如是之念：「那位长老比丘，作不类之罪，使我看见。如果他不作此不类之罪业的话，我就不会看见。我看到其罪，不喜之故，而举发，其它的比丘见之，也当会不喜之故，而举发，使长夜诤讼，转增不息。不能以正法与律，止住其所起之罪，使其休息。我从今天，当自把它放弃，好像自己输税一样。像如是的，举罪的比丘，善能依正思惟，而内自观察。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有罪，以及举罪之人，应当要依正思惟，而内自观察，不使长夜强梁增长。诸比丘们！像这样的，得不诤讼，所起之诤，都能以正法与律，止令其休息。」

舍利弗尊者，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后，欢喜奉行！

四九七、举罪经：本经叙述举他人之罪的人，与被举罪者之自安其心之法，及令犯罪者悔改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舍利弗尊者曾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他们问佛说：「世尊！如果举罪的比丘，欲举他人之罪时，其心须安住于那几种法，才能得举他人之罪呢？」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如果比丘，使其心安住于五法，才能得举他人之罪。那五种法呢？第一为实非不实（事情之实在性），第二为时不非时（时间），第三为义饶益，非非义饶益（使人由之而得法益），第四为柔软不粗涩（不用粗暴），第五为慈心莫令瞋恚（出于慈悲心）。舍利弗！举罪的比丘，具有此五法的话，则可举

他人之罪。舍利弗白佛说：「世尊！被检举的比丘，又须用那些法去自安其心呢？」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被举发的比丘，也应当用五法，使心自安。要念而说：『他在甚么地方得此消息的呢？1.为实在性，并不是不实在性的。2.他说的时间很适合，并不是没有其时间性。3.此为以义饶益于我，不是非义饶益。4.他用柔软，不用粗涩之法。5.我应以慈心来应付，不可使瞋恚心之生起。』舍利弗！被检举的比丘，应当具此五法，以自安其心。」

舍利弗白佛说：「世尊！我曾看见举发他人之罪的，并不是有实据，并没有时间性，并不是真正以义饶益对方，都用粗涩之法，并不怀柔，是起自瞋恚心，而不是以慈心为出发点的。世尊！像如是，以不实在的事去检举他人之罪的比丘，应当要用那些法，去使其改悔呢？」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以没有实据去举发他人之罪的比丘，应当要用五法去饶益他，使他改悔。应当这样的对他说：『长老！你现在所举发之罪，不实在，并不是有实在性的。应当要改悔。不是时，并不是适于时宜，是非义饶益，并不是以义饶益的。是粗涩，并不是怀柔的，是含有瞋恚，而不是慈心，故你应当要改悔。』舍利弗！没有实据而举发他人之罪的比丘，应当要用此五法去饶益他，使他能改悔。也可使在于当来之世的比丘，不会为了不实在，而乱举发他人之罪。」

舍利弗白佛说：「世尊！那些被人举发不实之罪的比丘，又须用那些法，去使其不变悔呢？」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被人举发不实之罪的比丘，应当用五法，使其不变悔。他应该要作此念：『那位比丘以不实而举罪，这并不是实在的，是非时，而不是时，非义饶益，并不是以义饶益的，是粗涩，并不是柔软，是以瞋恚，而不是慈心的。我可真正不变悔的。』被举发不实之罪的比丘，应当要此五法，去自安其心，不自变悔。」

舍利弗白佛说：「世尊！如有比丘，举发人罪，乃为实在，不是不实在。是时，不是非时。是以义饶益，并不是非以义饶益。是柔软而不粗涩，是以慈心，而不是以瞋恚心的话，则以实在而举人之罪的比丘，应当要以那些法去饶益，去使其不变悔呢？」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以事实而举发人之罪的比丘，应当以五法饶益，使其不变悔。应当作此言而说：『长老！你乃如实而举发罪，并不是不实在。是时，而不是非时。是以义饶益，而不是非义之饶益。是柔软而不粗涩。是慈心，而不是瞋恚。』舍利弗！以事实去举他人之罪的比丘，应当以此五法之义，去饶益他，使他不变悔，也可令当来世之以事实举人罪的比丘，不会变悔。」

舍利弗白佛说：「世尊！被人以事实而举罪的比丘，当以那些法去饶益他，使他不变悔呢？」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被举罪的比丘，应当以五法去饶益，使其不变悔。应当作此言：『那位比丘，乃以实事举罪，并不是不实在，你不可变悔。是时，并不是非时。是以义饶益，而不是非义饶益。是柔软，而不是粗涩。是慈心而不是瞋恚。你不可变悔。』」

舍利弗白佛说：「世尊！我曾看见由于实事而被人举罪的比丘，有瞋恚的。世尊！由于实事而被人举罪，而起瞋恚心的比丘，应当要用那些法，去使其瞋恨能自开解呢？」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由实事而被人举罪，而起瞋恚的比丘，应当要用五法，使他自己开解，当对他而说：『长老！那位比丘以实事举发你之罪，并不是不实在，你不要起瞋恨心，乃至，他乃以慈心，而不是以瞋恚来举发你的，你不可瞋恨才好。』舍利弗：对于那位由于实事而被举罪，而起瞋恚的比丘，应当要用此五法，使他的瞋恚心，得以开解。」

舍利弗白佛说：「世尊！如果有实在，或不实在，而举发我之罪的人，对于此二人，我应当自安其心。假若事实的话，我应当自知。如果不实在的话，当自开解而说：『此乃不是事实，我今自知，没有此法。』世尊！我应当要如是。要像世尊在『解材譬经』里所说的，教诸沙门那样：『如果有贼盗来执你，用锯要解你的身体时，你们对于盗贼如起恶念恶言的话，就会自生障碍。因此之故，比丘！如果用锯要来解你的身体时，你应当对于他不可起恶心变易，以及起恶言而自作障碍。对于那个人之处，应当要生慈心，要无怨无恨。对于四方的境界，都应慈心正受具足而住，应当如是而学！』因此之故，世尊！我应当如是，应当像世尊所说的，如遇解身之苦，也当自安忍。更何况又是小苦、小谤，怎么可以不安忍呢？沙门之利、沙门之欲，在于欲断不善之法，欲修善法。对于此不善之法应当要断，对于善法应当要修，要精勤方便，善自防护。要系念思惟，对于不放逸之行，应当要学！」

舍利弗又继续仰白佛而说：「世尊！我如果举发那些比丘之罪，是属实事，而不是不实在。是时，而不是非时。以义饶益，而不是非以义饶益。以柔软而不是粗涩。以慈心，而不是瞋恚心。然而那些被举发的比丘，也有怀瞋恚的」。

佛陀问舍利弗说：「那些像类的比丘，听闻人家之检举其罪，而会生瞋恚吗？」舍利弗白佛说：「世尊！如果那位比丘，乃为一谄曲、幻伪，是欺诳而不信，是无惭无愧，是懈怠失念，没有正定，是恶慧，是缓慢而违背于远离，是不尊敬戒律、不顾念沙门的身份，不勤于修学、不自省察、为了生命而出家（为生存），不求涅槃。像如是等人，听我举发其罪，就会生瞋恚。」

佛问舍利弗：「那些像类的比丘，听你的举罪，而不会瞋恨吗？」

舍利弗白佛说：「世尊！如果有比丘，并不谄曲、不幻伪、不欺诳、有信心、惭愧、精勤正念、正定智慧、不缓慢、不舍弃远离、深敬戒律、都回顾沙门之行，尊崇涅槃，为法而出家、并不为了生命而出家。像如是的比丘，听我举发其罪时，就会欢喜而顶受，而如饮甘露那样。」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如果遇到那些比丘，为一谄曲而幻伪，而欺诳、不信、无惭无愧、懈怠失念、没有定力而恶慧，是缓慢、违于远离、不尊敬戒律、不顾念沙门，不求涅槃，是为活命而出家。像如是的比丘，就不应教授他，不应和他共语。为甚么呢？因为这些比丘已破梵行之故。假若那些比丘并不谄曲，不幻伪，不欺诳，有信心，有惭愧，精勤正念，有正定的智慧，不缓慢、心在远离，深敬戒律，顾念沙门之行，其志崇尚于涅槃，为了法而出家的话。则像如是的比丘，应当要教授他。为甚么呢？因为像如是的比丘，能修梵行，能自建立之故。」

佛说此经后，尊者舍利弗，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九八、那罗提陀经：本经叙述舍利弗赞叹菩提之超绝，并说其因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那罗提陀，卖衣者的庵罗园（中印度，摩竭陀国）。

那时，舍利弗诣世尊之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我非常的深信世尊您。不管是过去，不论是当来，或者于今现在，诸沙门、婆罗门所有的智慧，都没有能和世尊的菩提相等的，更何况能超过其上呢？」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善哉！善哉！舍利弗！你所说的很对，是第一之说。能在于大众当中作狮子吼。你能自言深信世尊而说：『不管是过去，不论是当来，或者是于今现在的沙门、婆罗门所有的智慧，都不能和佛的菩提相等者，更何况超其上』」

呢？」佛陀并问舍利弗说：「你是否能够审知过去的三藐三佛陀（正等正觉），所有的增上戒吗？」舍利弗白佛说：「不知啊！世尊！」

又问：「舍利弗：你知道如是之法，如是之慧，如是之明，如是之解脱，如是之住与否呢？」舍利弗白佛说：「不知啊！世尊！」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你又能否知道未来的三藐三佛陀（正等正觉）的所有增上戒，像如是之法，如是之慧，如是之明，如是之解脱，如是之住吗？」舍利弗白佛说：「不知的，世尊！」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你又能否知道于今现在的佛陀所有的增上戒，像如是之法，如是之慧，如是之明，如是之解脱，如是之住与否吗？」舍利弗白佛说：「不知啊！世尊！」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你如果不知过去、未来，以及于今现在的诸佛世尊的心中所有的诸法的话，为甚么能如是的赞叹？在于大众当中能作狮子吼，而说：『我深信世尊，不管是过去、当来的诸沙门、婆罗门所有的智慧，都没有能和世尊的菩提相等者，更何况能超过其上呢？』」

舍利弗白佛说：「世尊！我虽然不能知道过去、当来，以及于今现在的诸佛世尊之心之分齐（心之作用），然而我能和诸佛世尊之法之分齐（法次第作用）。我听世尊之说法，转转而深，转转而胜，转转而上，转转而妙。我听世尊之说法，知一法，即断一法，知一法则证一法，知一法即修习一法，究竟于法，在于大师所得的净信，而心得净。

世尊！此等正觉的世尊，乃喻如国王之有边城，城的周匝（四围）都方直，非常的牢固坚密，只有一个门，并没有第二个门。此门立有守门的人，人民的出入均从此门经过。不管是入，或者是出，那位守门的人虽然不知其出入的人数之多少，但是总而知道人民唯从此门出入，更没有他处可出入。像如是的，我知道过去诸佛、如来、应、等正觉，均断五盖（贪、瞋、睡眠、掉悔、疑）的烦恼心，使那些慧力羸弱，墮于障碍品，不向于涅槃的人，能够住于四念处，知道修习七觉分，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遍知）。」

佛陀听后对舍利弗说：「如是！如是！舍利弗！过去、未来，以及于今现在的佛陀，均断五盖的烦恼心，使那些慧力羸弱，墮于障碍品，不向于涅槃的人，能安住于四念处，知道修习七觉分，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说此经后，尊者舍利弗，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九九·石柱经：本经叙述喻如大石山，四方风来，不能倾动。若比丘善修心者，亦能离贪瞋痴，得正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那时，尊者舍利弗，乃住在于耆闍崛山中。

这时，有一位名叫月子的比丘，是提婆达多（佛的堂弟，出家为佛弟子，后以叛逆的身份出现而有名）的弟子。曾诣舍利弗，共相问讯慰劳后，退住在一边。退住在一边后，舍利弗尊者曾问月子比丘说：「提婆达多比丘为诸比丘说法吗？」月子比丘回答说：「说法啊！」

舍利弗尊者问月子比丘说：「提婆达多是说甚么法呢？」月子比丘回答舍利弗尊者说：「那位提婆达多乃如是的说法而说：『比丘！将心为法，而修心的话，则此比丘就能自记而说：『我已离欲，已解脱五欲的功德。』』」

舍利弗对月子比丘说：「你的提婆达多为甚么不说法而说：『比丘！将心为法，

而善修心的话，就能离开欲心，能离开瞋恚心，能离开愚痴心，而能得无贪之法，无恚之法，无痴之法，而不会转还于欲有、色有、无色有之法。至此，那些比丘，则能自记而说言：『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呢？」月子比丘说：「他乃不能的，尊者舍利弗啊！」

那时，尊者舍利弗对月子比丘说：「如果有比丘，将心为法，善于修心的话，就能离开贪欲心、瞋恚心、愚痴心，能得无贪之法、无恚、无痴之法。这位比丘能自记而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喻如村邑之附近有大石山，不能断、不能坏、不能穿，非常的厚密。纵使东方之风次来，实不能令他动摇，也不能使它被吹过而至于西方。像如是的南、西、北方、四维之风之吹来，都不能倾动它，也不能移过它。像如是的，比丘以心为法，而善修心的话，就能离开贪欲心，离开瞋恚心，离开愚痴心，而得无贪之法、无恚之法、无痴之法。这位比丘能自记而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喻如因陀之铜铁，以及铜柱，深入于地中，筑令坚密的话，则四方之风之吹来，也不能倾动它。像如是的，比丘，以心为法，而善修心后，就能离开贪欲心、离开瞋恚心，离开愚痴心，而得无贪之法、无恚之法、无痴之法。这位比丘，能自记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喻如石柱，其长有十六肘，八肘入地中，则四方之风吹来，也不能倾动它。像如是的，比丘，以心为法，善修于心后，均能离开贪欲心，离开瞋恚心，离开愚痴心，而得无贪之法，无恚之法，无痴之法，能自记而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喻如火燃烧那未燃烧的一样，既烧后，就不会再烧。像如是的，比丘，以心为法，而修心后，就能离开贪欲心，离开瞋恚心，离开愚痴心，而得无贪之法，无恚之法，无痴之法，能自记而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舍利弗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其所说，欢喜奉行！

五〇〇、净口经：本经叙述佛的弟子，乃依净命自活，不依邪命而求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这时，尊者舍利弗，也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尊者舍利弗，在于早晨，着衣持钵，进入王舍城去乞食。乞食后，在于一树下而食。

这时，有净口外道的出家的尼师，从王舍城出来，作些少事情。她看见舍利弗坐在一树下，正在吃食，看后，就问说：「沙门！你在吃食吗？」

舍利弗尊者回答说：「是的，在吃食。」又问：「为甚么？沙门都下口（脸朝下）而吃食物呢？」舍利弗回答说：「弗也，姐妹！」又问：「是仰口（抬头）而食吗？」舍利弗回答说：「弗也，姐妹！」又问：「怎么办呢？是方口（脸朝四方）而食吗？」舍利弗回答说：「弗也，姐妹！」又问：「四维口（脸朝四维而张望）而食吗？」舍利弗回答说：「弗也，姐妹！」又问：「我问沙门您在食吗？您曾回答我而说：『食』。我问您是否仰口而食吗？您回答我说：『不是』。下口而食吗？也回答我说：『不是』。方口而食吗？也答我说：『不是』。四维口而食吗？也回答我说：『不是』。像如是之说，到底有甚么含义吗？」

舍利弗尊者回答说：「姐妹！诸所有沙门、婆罗门，如以『明于事者』（所谓事明，

为低级的知识的人，如造葫芦等物，以谋生活）。「明于横法」（有歪脑筋），而以这种『邪命求食者』（以不正当的方法去求取生活所需的食物，也就是不是出家人应行的生活方式）。像如是的沙门、婆罗门，就是所谓『下口食』的了（口转义为脸，将脸向下食物。虽然如是，但下口食乃为佛门所谓的四邪命之一。是指不托钵乞食，而自耕作营生。因为为了食的问题，而伤脑筋，即会将用功精勤的时间占了一大部份之故。）

如果沙门、婆罗门，『仰视星历』（观察星宿而卜吉凶），而以这种邪命去求食的话，则这种沙门、婆罗门，就是『仰口食』的了。（仰脸，也就是抬头为仰口食。转义为四邪命食之一。由于仰视星宿、日月、风雨、雷电、霹雳等术，去求食，而自活命故）。

如果诸沙门、婆罗门，为他使命（专门受托于人，也就是代人去办事），以此邪命去求食的话，则像如是的沙门、婆罗门，就是方口食的（方口食为将脸东望西望，向四方顾望而食。方口食也是四邪命之一。指出家人曲媚显贵，通使于四方，以巧言令色而求活命）。

如果有沙门、婆罗门，为诸医方，种种治病，以此邪命，而求食的话（医方为医学，虽为有益于人的，然而出家人之首务在于解脱。有了功行心得才能度人，如把时间用在他事，则精勤的时效已失，不能完成果证，故仍然属于不是出家人当做的邪命）。

像如是的沙门、婆罗门，就是四维口食（四维口食就是脸朝向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之四面去张望。也是四邪命之一，即指学种种咒术；观察男女体相，卜算吉凶，以营生活者）。姐妹！我并不堕入于此四种邪命而求食。然而我，姐妹！唯为了法，而求食，以自活命的，因此之故，我说：『不为四种食。』』

这时，净口外道的出家尼师，听舍利弗尊者所说，就欢喜而随喜，然后离开那个地方。

这时，净口外道的出家尼师，在于王舍城的里巷，四衢之处（交通要处）赞叹而说：「沙门释子，乃以净命而自活（以正当的方式营生），极为以净命而自活。如果诸位有愿布施的话，应该要布施沙门释种子。假如想要有福的话，就应该在于沙门释子处去作福（供养求福）。」

这时，有诸外道的出家人，听净口外道的出家尼师在赞叹沙门释子之声，而由于嫉妒之心之故，就杀害那位净口外道的出家尼师。她命终之后，生于兜率天（第四天），因为在于舍利弗尊者处生起信仰心之故。

五〇一、圣默然经：本经叙述目犍连将他所得的神通力，皈功于如来的恩惠。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那时，大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十大弟子），乃住在于王舍城外的耆闍崛山中。

那时，大目犍连尊者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一个时候，世尊曾住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我乃住在于此耆闍崛山中。我曾独自一人在于静处，作如此念：『甚么为之圣默然呢？』」

又作此念：『如果有比丘，息灭其有觉有观（有寻有伺），而内净一心，达到无觉无观，于三昧而生喜乐（定生喜乐，二禅），第二禅具足而住的话，就名叫做圣默然。』又作此念：『我现在也应当为圣默然。因此，而息灭有觉有观，内净一心，达到无觉无观，由于三昧而生喜乐，具足而住，多多的安住。』

然而我在多安住后，又起了有觉有观之心。那时，世尊知道我内心之所念，就在于竹园精舍隐没，而到了耆闍崛山中，显现在于我的面前。世尊告诉我说：『目犍连！你应当要圣默然，不可生放逸之心！』我听世尊之说后，就又离开有觉有观，内净一心，到达无觉无观的心境，而由三昧而生喜乐，在于第二禅具足而住。像如是的经过二、三次，佛陀也再三的教我：『你应当圣默然，不可放逸！』我就又息灭有觉有观，内净一心，而至于无觉无观，由三昧而生喜乐，达到第二禅具足而住。」

如果正说（老实说）的话，当佛的弟子的我，乃从佛的口中而生，也是从佛法而化生的，而得佛法之分齐的人，就是我自身。（佛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者，则我身是也）。为甚么呢？因为我是佛子，故从佛之口所生的，也从法所化生的。而得佛法之分（大遍智），乃以少方便而得禅、解脱，而三昧正受。

喻如转转圣王之长太子，虽然还未受灌顶之礼，但是已得圣王之法。不怎么精勤方便，也能得五欲的功德。我也是如此。我为佛之子，不精勤方便，而能得到禅定解脱，而正受三昧。在于一天当中，世尊用他的神通力，三次至于我所，三次教授于我，以大人所处的，来建立于我。」

尊者大目犍连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其所说，欢喜奉行！

五〇二、无明经：本经叙述目犍连将他所得的圣住神通，都皈功于佛恩。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那时，尊者大目犍连乃住在于王舍城外的耆闍崛山中。

那时，大目犍连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一个时候，世尊住在于王舍城，我乃住在于此耆闍崛山中。我曾独自一人在于静处，作如此之念：『甚么叫做圣住？』又作此念：「如果有比丘，不思念一切相，以无相心为正受（离一切相所起的三昧，具足身作证而住的话，就名叫做圣住。」我就又作此念：「我应当住于此圣住里，不念一切之相，无相心正受，具足身作证而住，多多而住于此三昧。」我虽然这样的多住于此正受，但是随后取相之心又生起来。那时，世尊知道我的内心的思念，就如力士之屈伸其手臂之顷（指很快捷），用神通之力，在于竹园精舍隐没，于耆闍崛山中，示现在于我的前面。世尊对我说：『目犍连！你应当住于圣住，不可生放逸！』我听世尊之教言后，即离一切相，无相心正受，身作证具足住。像如此的经过三次，世尊也三次来教示我：『你应当住于圣住，不可生放逸！』我听教后，就离一切相，就正受无相之心，就具足而住于身作证。」

诸位大德们：如果正说佛之子的话，则我身就是。我是从佛之口所生的，也是从佛法所化生，而得佛法之分（大遍智）。为甚么呢？因为我是佛子，乃从佛之口里所生，也从佛法所化生，而得佛法分，用少方便，而得禅定解脱，而得正受三昧。喻如转转圣王的太子，虽然还未受灌顶之礼，然而已得王之法，不勤于方便，而能得五欲的功德。我也是如此。我乃为佛之子，不精勤方便，而得禅定、解脱，而正受三昧，在一天当中，世尊曾用其神通之力，到了我所，三次教授于我，用大人处，建立于我。」

大目犍连尊者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其所说，欢喜奉行！

五〇三、寂灭经：本经叙述目犍连以神通力，和世尊遥隔而共语。舍利弗则赞叹其大功德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阿难，都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都同住于同一寮房。

这时，舍利弗在于后夜时（一点至五点），告诉目犍连尊者说：「奇哉！尊者目犍连！你在于今夜，曾安住于寂灭的正受（离烦恼之烦心，寂静而住）。」目犍连尊者听令舍利弗尊者之语后，目犍连尊者乃说：「我都不听到你曾经喘息过的声音。」目犍连尊者并说：「此并不是寂灭正受，乃住于粗正受而已。尊者舍利弗！我在于今夜，曾经和世尊共语过。」

尊者舍利弗说：「目犍连！世尊现住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离开这里非常的遥远，你怎么和世尊共语呢？你今身在竹园，怎么和世尊共语呢？到底是你用神通力到达世尊之处，或者是世尊以神通力，来到你这里的呢？」

目犍连尊者回答舍利弗尊者说：「我并不用神通力往诣世尊之处，世尊也不用神通力来到我处。然而我对于舍卫国，及在此王舍城中而得以听到的。因为世尊，以及我，均得天眼、天耳之故。我能请问世尊：『所谓殷勤精进，（努力用功），到底要怎样做，才能叫做殷勤精进呢？』世尊曾回答我而说：「目犍连！如果有一位比丘，自天则经行，或打坐，以不障碍法（或坐禅，或漫步经行，来调和身心之法），自净其心。到了初夜（五点至九点）时，或打坐，或经行，用此不障碍之法，去自净其心。直到中夜（九点至翌日一点）时，就到房舍外去洗足，然后回到寮房内，右胁而卧，足与足相累迭，专心系念明相，正念正知，而作如是之思惟。到了后夜（一点至五点），慢慢的醒来，慢慢的起来，或打坐，兼经行，用此不障碍法，去自净其心。目犍连！这就是名叫比丘之殷勤精进。」」

舍利弗尊者告诉目犍连尊者说：「大目犍连！你真正有了大神通之力、大功德之力，而要坐而坐。我也将以大力，得和你同样。目犍连！喻如大山，有人拿一块小石投掷在里面时，和大山的色味也同样的不异。我也是如是，因此而能得和尊者的大力大德，同座而坐。」

喻如世间的鲜净的好物，人人都爱戴一样。像如是的，尊者目犍连的大德大力，乃为诸位修梵行者，均应顶戴的。诸有得过目犍连尊者，而交游往来，恭敬供养的话，都能得大善利。我也能得和尊者大目犍连交游往来，故也能得大善利。」

这时，大目犍连尊者对舍利弗尊者说：「我现在得和大智大德的尊者舍利弗同座而坐，也如小石，投掷在大山里时，能得和大山同色一样。我也是如是，得和尊者大智舍利弗你同座而坐，为第二之伴侣。」（不二之友）。

这时，二位正士，共同论议后，就各从座位起而离去。

杂阿舍经卷第十八完

杂阿舍经卷第十九

五〇四、慳垢经：本经叙述天帝释向目犍连说其所受用的妙果，乃依调伏慳垢而得的妙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那时，尊者大目犍连，乃住在于耆闍崛山。

这时，释提桓因（帝释天，为三十三天之主），正居住于上妙堂观，而在于夜间来诣尊者大目犍连之住处。到后，稽首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这时，释提桓因的光明，普照于耆闍崛山，周围都很光明。那时，释提桓因坐下来后，就说偈而说：

能伏于慳垢 大德随时施 是名施中贤 来世见殊胜

（能降伏慳贪而垢秽之心，有大德的人，能随时布施与人。这叫做布施中之最贤的，在于来世当中，必定能得见到殊胜的妙果。）

这时，大目犍连问帝释天说：「僑尸迦（帝释别名）！为甚么调伏慳垢，就能得见殊胜的妙果呢？而且你又说偈说：

能调伏慳垢 大德随时施 是则施中贤 来世见殊胜

到底如何呢？（语译如前）

这时，释天帝回答说：「尊者大目犍连：那些优胜的婆罗门大姓，优胜的刹帝利大姓，优胜的长者大姓，优胜的四王天，优胜的三十三

天，都稽首敬礼我之故。尊者大目犍连！我乃被胜婆罗门大姓、胜刹帝利大姓、胜长者大姓、胜四天王、胜三十三天所恭敬作礼的。我因为能见到此果报之故，才会说出此偈的。

其次，尊者大目犍连：乃至日月所周行，而普照到的诸地方，至于一千个的世界，一千个月，一千个日，千的须弥山（妙高山，为世界的中心），千的弗婆提

（东胜身洲），千的郁多罗提舍（北俱卢洲），千的瞿陀尼迦（西牛货洲），千的阎浮提（南赡部洲），千的四天王（第一层天），千的三十三天（第二层天），千的炎摩天（时分天，第三层天），千的兜率陀天（喜足天，第四层天），千的化乐天（第五层天），千的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为欲界顶），千的梵天（色界初禅天），名叫做小千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四围有东西南北之四洲，有七山入海交互围远，更有铁围山做为外廓，日月于其中运行照耀，为之一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为之小千世界）。

在此小千世界中，并没有另外一个堂观，可和毘闍延堂观相比等的。因为毘闍延（最胜殿，帝释天的宫殿）有百一个楼观。观有七重，每重有七房，每房有七位天后，每位天后各有七侍女。尊者大目犍连！在于小千世界当中，并没有像如是的堂观，其端严有如毘闍延的。我因见此调伏慳垢之故，有此妙果，故说此偈。」

大目犍连语帝释天说：「善哉！善哉！僑月迦！你能得见如此胜妙的果报，而说此偈来。」

这时，天帝释，听大目犍连尊者所说，欢喜而随喜后，忽然不现（突然看不见）。

五〇五、爱尽经：本经叙述目犍连以神通至帝释宫殿。帝释的生活放逸，而将新盖的楼殿自我夸示。目犍连则以神通力震动楼殿，欲使其厌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这时，尊者大目犍连乃住在于耆闍崛山中。

那时，尊者大目犍连，独自一人在于静处禅思，而作此念：『往昔之时，释提桓因曾在于界隔山的石窟中，请问世尊，有关于爱尽解脱之义。世尊曾为解说，使帝释天听后欢喜，好似欲更有所问的样子，我现在当往问其喜意。』作此念后，就如力士之屈伸其手臂那么快之顷，在于耆闍崛山隐没，而到三十三天（第二层天，四方各有八天，帝释居此中央之天，故为三十三天），离开一分陀利（自莲花）的水池不远处而住。

这时，释帝天和五百位婬女，游戏在于浴池，并有诸天女，其音声都很美妙。那时，帝释天，遥见尊者大目犍连，就对诸天女们说：「莫歌！莫歌！」（不可歌唱了！不可歌唱了！）这时，诸天女就随时默然不再发声。帝释天即诣尊者大目犍连之处，到后，稽首礼足，然后退住在一边。

大目犍连尊者问帝释说：「你从前在于界隔山时，曾问世尊有关于：『爱尽解脱』之义。你听后随喜。到底你当时的心境如何呢？是听说而随喜的呢？或者更欲有所问之故，而随喜的呢？」天帝释回答大目犍连尊者说：「我这三十三天，都着于放逸之乐。有时回忆从前之事，有时不能回忆而把它忘弃。世尊现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尊者您如果欲知我从前在界隔山中，有所启问世尊之事，现在可往问世尊，如经世尊解说，你就受持就是了。不过我这里，有美好的堂观，刚落成不久，您可先进入观去参观。

这时大目犍连尊者，乃默然受请，就和天帝释一同进入堂观。那些天女们，遥见帝释天之到来，都一齐奏起天乐，或者唱歌，或者跳舞。诸天女们，挂在身上的璎珞等庄严之具，都出妙声，合于五乐，好似善作乐一样，音声都不异。然而诸天女们，一旦看见尊者大目犍连也在那里时，就皆惭愧起来，都进入室内去隐藏起来。

这时，天帝释对尊者大目犍连说：「您看！此堂观，地好而干正，其壁、柱、梁、重阁、牕牖、罗网、帘障等物，均为严好的！」大目犍连尊者对帝释说：「僑尸迦！你先前由于修习善法的福德的因缘，才会成就如此的妙果。」像如是的，帝释天三次自己称叹堂观之如何的妙好，而将此事三问大目犍连尊者。尊者大目犍连也同样再三回答。

这时，大目犍连尊者，曾作此念：「现在这位帝释天，极自放逸，执着于神住之界，都自叹此堂观，我应当使他之心起生厌离才对。」于是就进入三昧（禅定），以神通之力，用一脚指，撇其堂观，均使其震动。这时，尊者大目犍连，就隐没不现。

诸天女们，看此堂观现在震掉摇动，就颠沛恐怖，而东西驰走。大家白帝释说：「这位是僑尸迦您的大师，而具有此大功德之力的吗？」

这时，天帝释对诸天女们说：「这位并不是我之师，乃为大师（指世尊）的弟子大目犍连。他的梵行清净，而具有了大德大神力！」

诸天女们说：「善哉！僑尸迦：乃有如此梵行之大德大力的同学。那么大师（指世尊）的德力，当又是如何呢？」（一定为不可思议极了！）

五〇六、帝释经：本经叙述世尊在三十三天说法，四众弟子即请求目犍连往请世尊还回阎浮提说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三十三天，骠色虚软石（须弥山顶上之巨石）的上面，离开波梨耶多罗（昼度。忉利天之第一树）拘毘陀罗（地破。黑檀之一种）香树不远之处，在夏安居，而为其生母，以及三十三天说法。那时，大目犍连尊者，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正在结夏安居。

这时，佛陀的诸四众弟子，诣尊者大目犍连之处，到后，稽首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大众白尊者大目犍连说：「您知道世尊在夏安居之处吗？」

目犍连尊者回答说：「我曾听闻世尊在三十三天的骠色虚软的石上，离开波梨耶多罗、拘毘陀罗等香树不远之处，正在夏安居，而为佛母，以及三十三天说法。」

这时诸四众听大目犍连所说，就欢喜而随喜，就各从座起，礼谢后离去。

这时，诸四众，经过三个月的安居后，又诣尊者大目犍连之处，到后，稽首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这时，尊者大目犍连为诸四众，种种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大众后，就默然而住。

这时，诸四众乃从座位而起，稽首作礼，白尊者大目犍连说：「尊者大目犍连！当知我们不见世尊已久，大众都非常的渴仰而欲见世尊。尊者大目犍连，如果不憊劳的话，就愿您为我们往诣三十三天，

并为我们问讯世尊而说：『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住否？』又白世尊说：『在阎浮提的我们这些四众的弟子们，都愿见世尊，但都没有神力可升上三十三天去礼敬世尊，而在三十三天的诸神们，自有神力可降下而来人中的。唯愿世尊，还回阎浮提，由于哀愍我们之故。』这时，尊者大目犍连，乃默然而允许。这时，佛陀的四众弟子们，知道大目犍连尊者默然允许后，就各从座起，作礼后，离去。

那时，大目犍连尊者知道四众离去后，就进入三昧，如其禅定的正受，其发出的力量，有如大力士之屈伸手臂之顷，从舍卫国隐没，已在于三十三天的骠色虚软石的上部，离开波梨耶多罗树，和拘毘陀罗香树的不远处出现。那时，世尊和三十三天的算不尽的天众眷属，被他们围绕，而正为他们说法。

那时，尊者大目犍连，遥见世尊，乃踊跃欢喜，曾作此念：『今天世尊，被诸天众围绕，正为他们说法的情形，和在阎浮提时的众讲经大会，并没有不同。』

那时，世尊知道尊者大目犍连的内心所思念之事，就告诉大目犍连尊者说：『大目犍连！这并不是为自力的，乃我欲为诸天说法的话，他们就会来集，欲使他们去时，他们就会回去。他们乃随心而来，随心而去的。』

那时，尊者大目犍连，乃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而白世尊说：「这里有种种诸天的天众之云集。在那些天众当中，是否有人曾经从佛世尊之处，听说佛法，而得不坏净，在其才坏命终之时，来生于此的吗？」

佛陀告诉尊者大目犍连说：「如是！如是！（对啦！对啦！）在此种种诸天云集当中，有的乃从宿命时之听法，而从佛而得不坏净，从法与僧而得不坏净，而或成就其圣戒，直到身坏命终时，来生于此的。」

那时，天帝释看见世尊和大目犍连尊者之叹说，以及和诸天众共语之事后，就对大目犍连尊者说：「如是！如是！尊者大目犍连！在此种种天众的大会当中，均为是在宿命时，曾闻正法，得自佛的不坏净，法、僧的不坏净，而成就圣戒，在身坏命终后，来生于此的。」

这时，有一位比丘，看见世尊和尊者大目犍连，以及天帝释谈话，善相述说后，曾向尊者大目犍连说：「如是！如是！尊者大目犍连！来到此大会当中的种种诸天，均为是在于宿命时，曾经听过正法，得自佛的不坏净，法、僧的不坏净，而成就圣戒，在身坏命终后，而来生到这里的。」

这时，有一位天子，从座而起，整其衣服，偏袒其右肩，合掌而白佛说：「世尊！我也成就于佛的不坏净，故来生到这里的。」又有天子说：「我乃得法的不坏净。」也有说「得僧的不坏净，」有的即说「成就圣戒，故来生到这里。」像如是的诸天，为无量的十数，都在于世尊之前，各自说得须陀洹（预流果，初果）之法，然后均在于佛前，实时隐没不现。

这时，尊者大目犍连，知道诸天众去后不久，即从座起，整其衣服，偏袒右肩，仰白佛说：「世尊！阎浮提的四众弟子们，叫我代为他们稽首敬礼世尊之足，问讯世尊：『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住与否？』（向佛请安）。四众的弟子，都非常的思慕，愿见世尊您。故又叫我代为他们仰白世尊：『我们人间的众生，并没有神力可升上三十三天去礼亲世尊。然而那些诸天，有的是大德神力，均能降下来至阎浮提听法。因此，唯愿世尊您，还回阎浮提，为的是愍念四众之故。』」

佛陀告诉目犍连说：「你可速回，对阎浮提的人们说：『却后（去后，此后）七天，世尊当会从三十三天还回阎浮提的僧迦舍城的外门之外的优曇钵树下。』」

大目犍连尊者受世尊之教令，即入三昧，喻如力士之屈伸手臂那样之顷，从三十三天隐没，而至于阎浮提，而告诉诸四众说：「诸位当知！世尊于此后七天，会从三十三天还回阎浮提的僧迦舍城，在于城的外门之外的优曇钵树下。」

如期约定的七天后，世尊乃从三十三天降下至于阎浮提僧迦舍城外的优曇钵树下。天龙鬼神，乃至梵天，均从世尊来到此处。因此，在于此时的此会，就名叫做『天下处』（由天降下之处会）

五〇七、诸天经：本经叙述诸天的天子，都得佛法僧的不坏净成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有四十位天子，来诣尊者大目犍连之处，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这时，尊者大目犍连告诉诸天子们说：「善哉！诸天子！你们都能在于佛所成就不坏净（信心具足不坏），成就对于法、僧之不坏净。」

这时，四十位天子，从座而起，整正衣服，偏袒右肩，合掌而仰白尊者大目犍连说：「我们乃因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僧不坏净，成就圣戒，才生到于此天上来的。」有一位天子说他乃得于佛之不坏净。有的天子说他乃对于法不坏净，有的天子说他乃对于僧不坏净，有的天子则说他乃圣戒成就，身坏命终之后，得生到于天上的。

这时，四十位天子，在于尊者大目犍连之前，各自记说他们已得须陀洹果（预流果，初果），然后，就隐没不现。

像如是的四十位天子之事那样，也像如是的有了四百位、八百位、十千位的天子们，都如是的记说后，隐没不现。

五〇八、屠牛儿经：目犍连在乞食的途中，看见身如楼阁，而啼哭号呼，忧悲苦恼的众生。佛说此乃前世为屠牛者。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这时，尊者大目犍连，和尊者勒叉那比丘，都在于耆闍崛山中。

尊者勒叉那在于早晨，往诣尊者大目犍连之处，向他建议说：「你我同时离开耆闍崛山，同入王舍城去乞食好吗？」这时，尊者大目犍连乃默然而许允他的相邀。于是即共同离开耆闍崛山，同入王舍城去乞食。二人到了一个地方时，尊者大目犍

连，乃心有所念，而欣然的微笑一下。

尊者勒叉那看他突然的微笑后，就请问大目犍连而说：「据我所知，如果佛陀，或者其弟子，欣然微笑的话，就表示并不是没有因缘（必有缘故）。尊者今天为甚么因缘，而发微笑的呢？」

大目犍连尊者说：「你所问的不适合于时，且先入王舍城去乞食，回到世尊前，当问此事，才是应问之时，那时当会为你解说。」

这时，尊者大目犍连，和尊者勒叉那，就入王舍城去乞食，回来后，洗足、放衣钵，然后一同诣于佛所。到后，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勒叉那尊者问大目犍连尊者说：「我今天的早晨，和你共出耆闍崛山去乞食。您曾在于一处欣然微笑。我曾经问你微笑的因缘，您回答我说：『所问非时』。现在我要请问您，到底为甚么因缘，当时您会欣然而微笑呢？」

大目犍连尊者回答勒叉那尊者说：「我在路中看见一位众生，其身有如楼阁，在啼哭号呼，忧悲苦痛，乘于虚空而行。我看见此事后，曾作此思惟：『像如此之身，而有了如是的忧悲大苦。因此之故，而发微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善哉！善哉！我声闻的弟子当中，如住于实眼、实智、实义、实法，而决定通达的话，就能看见这种众生。我也看见过这类的众生，然而并不说出来，就是深恐人家不会相信之故。为甚么呢？说真的，如来所说的，如果有不信的话，那就是愚痴的人，定会如长夜之受苦不休。」

佛陀并告诉诸比丘们说：「在过去世时，那位大身的众生，曾在此王舍城，为屠牛儿。因屠杀好多牛的因缘之故，在于百千岁当中，堕入于地狱中。从地狱道出来后，还有屠牛的余罪，而得如此之身，常受如此的忧悲苦恼。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如尊者大目犍连所看见的，是不会错的，你等应好好的用功受持！」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〇九、屠牛者经：本经叙述大目犍连在行乞途中，见一众生筋骨相连，鸞、鸟等随而食之，极大苦痛。佛说前世屠牛者的余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那时，尊者大目犍连、尊者勒叉那都在耆闍崛山里。

勒叉那尊者在早晨时，诣大目犍连尊者之处，他对大目犍连尊者说：「一同出耆闍崛山，入王舍城去乞食？」大目犍连尊者乃默然许允，就一同共出耆闍崛山，进入王舍城去乞食。

到了一个地方，大目犍连尊者的心，有所思念，乃欣然微笑。勒叉那尊者看见大目犍连尊者曾经微笑，就问他而说：「尊者！如果佛，以及声闻的弟子，曾经欣然的微笑的话，就表示并不是没有因缘的。尊者今天为甚么因缘，而发微笑呢？」大目犍连尊者说：『你所问的不是时候，（时地不对），且乞食后，还回世尊前，当问此事，就是最适宜于问疑之时。』

尊者大目犍连和尊者勒叉那共入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经过洗足，举放衣钵后，一同诣于佛所。到后，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尊者勒叉那就问尊者大目犍连而说：「我在今天的早晨，和您共入王舍城去乞食。您在一处欣然微笑，我曾经问您为甚么因缘而笑？您答我说：『所问非时』。我现在请问您，到底是甚么因缘，您曾欣然微笑的呢？」

尊者大目犍连对尊者勒叉那说：「我在路中，看见一位众生，其筋骨相连在一起，全身都不清淨，都臭秽，令人可厌。那些鸟、鸞、鸚、鸞、野干、饿狗，都随着而攫

食。有的从肋肋，探其内藏而取，而食之，使其极大苦痛，啼哭号呼！我看此情形后，心即随念而说：『像如是的众生，得如此之身，而受如是的饶益之苦。』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善哉！比丘们！在我的声闻弟子当中，如安住于实眼、实智、实义、实法，而决定而通达的话，就能看见像如是的众生。我也看见过这类众生，然而不说出来，就是深恐人家不相信之故。为甚么呢？因为如来所说的，如果有不相信的话，这种人就是愚痴的人，是长夜当会受不饶益之苦的。诸比丘们！这类众生，在过去世时，曾在此王舍城，为屠牛的弟子。因为屠牛之罪之故，已经百千岁，堕在地狱中，受无量之苦。那屠牛之恶行的余罪的缘故，现今得此身，继续受如是的饶益之苦的。诸比丘们！如大目犍连所见的，为真实无异，你等当以为戒，而受持！」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一〇、屠羊者经：大目犍连行乞途中，见一全身无皮肤，纯一肉段，行于空中，被鸟兽争食之情形。佛说前世为屠羊者的余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尊者大目犍连，和尊者勒叉那，都住在于耆闍崛山里。

尊者勒叉那，在于早晨，诣尊者大目犍连处，向尊者大目犍连说：「我们一同出耆闍崛山，入王舍城去乞食。」大目犍连尊者就默然答应。于是二人就一同出耆闍崛山，进入王舍城去乞食。

二人行至一个地方，大目犍连尊者的心有所念，故欣然而微笑。勒叉那尊者看见大目犍连尊者在微笑，就问而说：「尊者！如果佛陀以及声闻弟子欣然微笑的话，并不是没有因缘的，尊者今天为何因何缘，而发微笑呢？」

大目犍连尊者说：「所问非时，且乞食去，还回世尊之前时，当发问此事，是合于时谊。」大目犍连尊者和勒叉那尊者就一同进入城内去乞食，事后，还回住处放好衣钵后，就俱诣佛所，到后，稽首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勒叉那尊者问大目犍连尊者说：「我于今天的早晨，和您共入王舍城去乞食。你在一处曾经微笑，我就问你微笑的因缘，你回答我说：『所问非时』，我现在请问你，你到底是因何缘，而欣然微笑的呢？」

大目犍连尊者对勒叉那尊者说：「我在路中，看见一位大身的众生，全身没有皮肤，纯一的肉段，乘着空中而行，鸟、鷄、鵙、鷲、野干、饿狗等，也随后而攫食，有的从肋肋去探其内藏，而取食之，使他苦痛切迫，啼哭号呼。我就思惟：像如是的众生，得如此之身，乃受如此不饶益之苦。」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善哉：比丘！我的声闻弟子当中，安住于实眼、实智、实义、实法，而决定通达的人，就能看见这一类的众生。我也曾经看见过此类的众生，而不说出的原因，就是深恐人家不会相信之故。为甚么呢？因为如来所说的，如果有不信的话，就是愚痴的人，会长夜受不饶益之苦。诸比丘们：这类众生，乃在于过去世时，在此王舍城为一屠羊的人，由于此罪业之故，已经百千岁堕在地狱当中受无量之苦。现今又得此身，就是其残余的罪报之故，而继续受此苦的。诸比丘们！如大目犍连所见的，乃真实无异，汝等应受持！」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一一、屠羊弟子经：大目犍连乞食中途，见一大众生全身无皮，

乘空而行。佛说前世为屠羊弟子，余罪之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乃至尊者大目犍连在于路中看见一大身的众生，全身都没有皮肤，形体有如脯腊（干熟肉），乘于虚空而行，...乃至佛陀告诉诸比丘说：「此类众生，乃于过去世时，在此王舍城为屠羊的弟子，由屠羊的罪业之故，已经百千岁那么久，堕在地狱当中受无量之苦。现在又得此身，以续受其罪。诸比丘们！如大目犍连所见的，乃为真实无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一二、堕胎经：本经叙述大目犍连尊者看见堕胎者之苦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乃至在路中看见一大身的众生，全身都没有皮肤，形体如肉段，乘虚空而行，...乃至佛陀告诉诸比丘说：「这位众生，乃于过去世，在此王舍城，自堕其胎。由于此罪业之故，堕在地狱当中，已经百千岁，而受无量之苦。由于其余罪，今得此身，续受这种苦痛。诸比丘们！像大目犍连所看见的，乃为真实无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一三、调象士经：本经叙述大目犍连尊者在乞食的中途，看见调象士之苦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乃至大目犍连尊者在于路中看见一大身的众生，全身生毛，其毛有如大针，针都有火在燃烧，还烧其自体，其痛乃彻于骨髓，...乃至佛陀告诉诸比丘说：「这类众生，乃于过去世时，在此王舍城，为一调象士，由于此罪业之故，已经百千岁当中堕在地狱之中，受过无量之苦。而其地狱的余罪，今得此身，续受如此的苦痛。诸比丘们！如大目犍连所见的，乃为真实不异，当受持之！」（大众应当记取这种教训，不可过于苛刻众生）。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像调象士之经那样，像那些调马士、调牛士、好让人者（以好言好语害人者），以及用诸种种的方法苦切他人等人之经，也是如此之说。

五一四、好战经：本经叙述大目犍连尊者，乞食中途看见好战者的苦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乃至尊者大目犍连，在于路中看见一大身的众生，全身生毛，其毛之利有如利刀，其毛又着火燃烧，还而割其自体，其痛彻入于骨髓，...乃至佛陀告诉诸比丘说：「此类众生，乃于过去世时，在此王舍城，爱好

战争，常以刀剑伤人，已经百千岁之久，堕入于地狱中，受无量之苦，地狱报后的余罪，今得此身，续受其苦。诸比丘！如大目犍连所见的，乃为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一五、猎师经：本经叙述大目犍连尊者乞食的中途，见猎师之苦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乃至尊者大目犍连，在路中见一大身的众生，遍身都生毛，其毛都似箭，也都着火燃烧，还烧其自身，其痛彻乃入于骨髓，...乃至佛陀告诉比丘说：「此类众生，乃于过去世时，在此王舍城，曾经为猎师，射伤诸禽兽。由于此罪业之故，已经百千岁之久，堕入地狱，受无量苦。又有地狱的余罪，今得此身，续受这种苦报。诸比丘！如大目犍连所看见的，乃为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一六、杀猪经：本经叙述大目犍连尊者，于乞食的中途，见杀猪者之苦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乃至「我在路中，看见一位大身的众生，全身都生毛，其毛都如 ，毛都着火燃烧，还烧其自身，其痛彻入于骨髓，...。」乃至佛陀告诉诸比丘说：「这类众生，乃于过去世时，在于此王舍城，为一屠猪的人，都以 而杀群猪，由于此罪业之故，已经百千岁之久，堕入在地狱中，受无量之苦。其地狱的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此苦的。诸比丘们！如大目犍连所看见的，乃为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一七、断人头经：本经叙述大目犍连尊者于乞食的途中，看见断人头者的苦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乃至：「我在于路中，看见一位大身无头的众生，在身体的两边生眼，口则生在于胸前，身常流血，而被诸虫啖食，其痛苦乃彻入骨髓，...。」乃至佛陀告诉诸比丘说：「这类众生，乃于过去世时，在于此王舍城，爱好斩断人头，由于此罪业之故，已经百千岁之久，堕入于地狱中，受无量之苦，今得此身，续受此苦的。诸比丘们！如大目犍连所看见的，乃为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一八、锻铜人经：本经叙述大目犍连尊者乞食的中途，看见锻铜师以伪器欺人之苦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乃至「我在于路中看见一位众生，其阴卵如瓮（罌丸如水缸之大），坐下来时，必须踞上，行时，则须以肩担负，...。」乃至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这类众生，乃于过去世时，在于王舍城，作锻铜师时，以伪器去欺诈他人，由于此罪之故，已经在地狱中受无量之苦，其地狱的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此苦的。诸比丘们！如大目犍连所看见的，乃为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锻铜师之经那样，像如是的那些以斗秤欺人、村主、市监等经，也像如是之说。

五一九、捕鱼师经：本经叙述大目犍连尊者在乞食的中途看见捕鱼师之苦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乃至路中看见一位众生，用铜铁罗网，而自缠其身，火常炽燃，还烧其自体，其痛苦彻入于骨髓，乘于虚空而行。乃至...佛陀告诉比丘们说：「此类众生，乃于过去世时，在于此王舍城，为捕鱼师，由于此罪业之故，已经在于地狱当中受无量之苦，其地狱的余罪，今受此身，续受此苦的。诸比丘们！如大目犍连所看见的，乃为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捕鱼师之经那样，那些捕鸟、网兔等经，也像如此之说。

五二〇、卜占女经：本经叙述大目犍连于乞食中途，看见卜占女人所受之苦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乃至在路中看见一位众生，头顶有一铁磨，盛火而炽燃，还转而磨其自身之头顶，乘着虚空而行，受无量之苦。...乃至佛陀告诉诸比丘们：「此类众生，乃于过去世时，在于此王舍城，为卜占女人时，转式卜占，都欺妄惑人，以便求得财物，由于此罪业之故，已经在地狱中受无量之苦。其地狱的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此苦。诸比丘们！如大目犍连所看见的，乃为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二一、卜占师经：本经叙述大目犍连尊者于乞食的中途，看见卜占师所受之苦。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乃至在路中看见一位众生，其身独转，犹如旋风，乘着虚空而行，乃至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此类众生，乃于过去世时，在此王舍城为卜占师，误惑好多人，以此而求得财物。由于此罪业之故，已经在地狱中受无量之苦。由于地狱的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此苦的。诸比丘们！大目犍连所看见的，乃为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二二、好他淫经：大目犍连尊者，于乞食的中途，看见好行他淫者之苦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乃至在路中看见一位众生，佝身藏行，其状好似很恐怖的样子，全体都披衣服，而悉皆火燃，还而燃烧其身，乘于虚空而行。...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这位众生，于过去世时，在于此王舍城，爱好和他人行淫，由于此罪之故，已经在地狱中受无量之苦。其地狱的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此苦的。诸比丘们！大目犍连所看见的，乃为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二三、卖色经：大目犍连尊者，在乞食的中途，看见卖色女之所受之苦。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 国，仙人住处的鹿野苑中。

这时，尊者大目犍连、尊者勒叉那比丘，在于早晨，一同进入波罗 城去乞食。在于路中，尊者大目犍连乃有所思惟顾念，欣然微笑。

这时，尊者勒叉那向尊者大目犍连说：「世尊以及世尊的弟子，如果欣然微笑的话，必定有甚么因缘的。为甚么缘故，尊者您于今天欣然的微笑呢？」

大目犍连尊者就对勒叉那尊者说：「这时不是问事的时间，且乞食后还诣世尊之前之时，当问此事为宜。」

这时二人就一同进入城里去乞食，还饭后，洗足、放衣钵，俱诣世尊，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这时，尊者勒叉那，请问尊者大目犍连说：「早晨在路中，何因何缘（为甚么缘故）曾经欣然微笑呢？」

大目犍连尊者对勒叉那尊者说：「我在于路中时，看见一位大身的众生，全体脓坏，臭秽不净，乘着虚空而行。乌 鷄 鷓 鷲 野干 饿狗，都在随逐攫食，乃啼哭号呼。我思念众生得如是之身，受如此之苦，是怎样的苦痛之事（一何痛哉）啊！」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我也看见过这类众生，而不说出来，就是因为深恐大众不相信之故。为甚么呢？因为如来所说，如果有不信的话，就是愚痴的人，会长夜受苦。这类众生在过去世时，在于此波罗 城出生为女人，而以卖色而自生活。那时，有一位比丘，在于迦叶佛所出家，而那位女人曾用她那不清净的心，去请那位比丘。那位比丘

因为直心老实而受请，并不了解那女人之心意，女人因此而起瞋恚心，就将不净之水洒在那位比丘的身上。由于此罪业之故，已经在地狱中受无量之苦恼。又由其地狱的余罪之故，现在得报此身，续受此苦的。诸比丘们！如大目犍连所见的，乃为真实不异之事，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二四、瞋恚灯油洒经：本经叙述大目犍连尊者看见自在王的第一夫人因瞋恚心而用灯油洒在王的身上，所受之苦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 国，仙人住处的鹿野苑，...乃至「我在于路中，看见一位大身的众生，全身都被火燃，乘虚而行，啼哭号呼，受诸苦痛，...。」乃至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这位众生乃于过去世时，在此波罗城为自在王的第一夫人。和王共宿，而起瞋恚之心，将燃灯之油，洒在自在王的身上。由于此罪业之故，已经在地狱中受无量苦。其地狱的余罪，现在得这种身，续受这种苦痛。诸比丘们！如大目犍连所看见过的，乃为真实不异的，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二五、憎嫉婆罗门经：本经叙述大目犍连尊者于乞食的中途，见婆罗门憎嫉佛的声闻之苦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 国，仙人住处的鹿野苑中，...乃至尊者大目犍连说：「我在于路中，看见一位众生，其全体都以糞秽去涂其身，而所食的也是糞秽之物，曾经乘着虚空而过去，而臭秽苦恼，啼哭号呼，...。」乃至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这位众生，乃于过去世时，在于此波罗 城，为自在王的师甫的婆罗门。由于以憎嫉之心，去请迦叶佛的声闻僧，而用糞便放置在饭下，想试恼众僧。由于此罪业因缘之故，已经在地狱中受无量的苦，其地狱的余罪，现在得此身，续受其苦的。诸比丘们！如大目犍连所看见的，乃为真实不异之事，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二六、不打油经：本经叙述大目犍连尊者因乞食的中途，看见知事的比丘因未将施主布施之油分子客比丘而受的苦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乃至尊者大目犍连说：「我在于路中，看见一位大身的众生，头上有铜镬，炽燃而盈满在其里面，群铜流灌在其身上，乘着虚空而行，啼哭号呼，...。」乃至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这位众生，乃于过去世时，在于此舍卫国，于迦叶佛之处去出家，为一知事的比丘。有一次，一位檀越（施主）送油来应付诸比丘之需。那时里面来有好多的客比丘，这位知事比丘，不应时分油给诸客僧，以尽待客之谊。等候客僧离开该处后，乃分油给住众。由于此罪业之故，已经在地狱中受无量之苦，其地狱的余罪，现在得报此身，续受此苦的。诸比丘们！如大目犍连所看见的，乃为真实不异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二七、盗取七果经：本经叙述大目犍连尊者，在乞食的中途，看见沙弥盗取七果之苦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乃至尊者大目犍连说：「我在于路中看见一位大身的众生，有炽燃的热铁丸，从其身中出入，乘着虚空而行，苦痛切迫，啼哭号呼，...。」乃至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这位众生，乃于过去世时，在于此舍卫国，迦叶佛的佛法当中出家作沙弥。顺次而当一位守护众僧的果园时，曾盗取七果，持奉其和上（和尚，上人）。由于此罪业的因缘之故，已经在地狱中受无量的苦痛，其地狱的余罪，现在得报此身，续受此苦。诸比丘们！如大目犍连所看见过的，乃为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二八、盗食石蜜经：本经叙述大目犍连尊者于乞食的中途，看见盗取石蜜者所受的果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乃至尊者大目犍连说：「我在于路中，看见一位大身的众生，其舌头广又长。有一利铦，炎火炽燃，用来斫其舌，而乘着虚空而行，啼哭号呼，...。」乃至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这位众生，乃于过去世时，在于此舍卫国，迦叶佛的佛法当中出家作沙弥时，用斧头来斫石蜜，以供养众僧，而着在于斧刃的部份，则盗取而私自食之。由于此罪业之故，堕入于地狱中，受无量的苦痛，其地狱的余罪，现在得此业报之身，续受此苦。诸比丘们！如大目犍连所看见的，乃为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二九、盗取二饼经：本经叙述目犍连尊者在乞食的中途，看见盗取二石蜜饼而着于腋下之沙弥所受的果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乃至尊者大目犍连说：「我在于路中，曾经看见一位大身的众生，有双铁轮，在于两胁之下，炽燃旋转，回还而烧其身，乘着虚空而行，啼哭号呼，...。」乃至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这位众生，乃于过去世时，在于此舍卫国，迦叶佛的佛法中，出家作沙弥，曾持石蜜饼去供养众僧时，盗取二饼，着在于腋下。由于此罪业之故，已经在地狱中受无量的苦报，其地狱的余罪，现今又得此身，续受此苦的。诸比丘们！如大目犍连所看见的，乃为真实不异的，当受持之！」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三〇、比丘经：本经叙述大目犍连尊者，于乞食的中途，看见比丘私用施主布施之衣食，所受的果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乃至尊者大目犍连说：「我在于路中看见一位大身的众生，以炽燃的铁鏢（铜铁片），来缠在其身，其衣被床卧等物，均为是热铁，炎火炽燃，又食热的铁丸，乘着虚空而行，啼哭号呼，...。」乃至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这位众生，乃于过去世时，在于此舍卫国，迦叶佛的佛法中出家作比丘。曾为众僧乞衣食，供僧之余，则辄自受用，由于此罪业之故，已经在地狱中受无量之苦。其地狱的余报，现在得此业身，续受此苦。诸比丘们！如大目犍连所看见的，乃为真实不异的，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比丘一样，像如是的，那些此丘尼、式叉摩那尼（学法女）、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等经，也是如此之说。

五三一、驾乘牛车经：本经叙说大目犍连尊者于乞食的中途，看见驾乘牛车者的苦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乃至尊者大目犍连说：「我在于路中，看见一位大身的众生，被炽燃的铁车，驾在其颈，拔其颈筋，及连于脚，以筋而勒其颈，行于热铁之地，乘着虚空而行，啼哭号呼，...。」乃至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这位众生，乃于过去世时，在于此舍卫国，驾乘牛车，以自生活。由于此罪业之故，在于地狱中受无量之苦。其地狱的余罪，现在得此业身，续受此苦。诸比丘们！如大目犍连所看见的，乃为真实不异的，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三二、摩摩帝经：本经叙述，大目犍连尊者在乞食的中途，看见迦叶佛时的出家人，由于利己主义所受的苦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乃至尊者大目犍连说：「我在于路中看见一位大身的众生，其舌又长又广，被炽燃的铁钉，钉其舌头，乘着虚空而行，啼哭号呼，...。」乃至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这位众生，乃于过去世时，在于此舍卫国迦叶佛的佛法中，出家为比丘，为一位摩摩帝（我所执，自私自利之我慢者），都呵责诸比丘而说：『诸位长老们！你们可以离开此处了，因为俭薄之故，不能相供，各人可以随意他往，去求丰乐的地方，有饶益之衣食之处。那边则对于衣、食、床卧、应病的汤药，可以得到不缺乏。』先住的比丘们则因此而均于舍弃此地而他往。其它如有客僧，也因听此消息，都不敢来往。由于此罪业之故，已经在于地狱中受无量之苦。其地狱的余罪，现在得此业身，续受此苦的。诸比丘们！如大目犍连所看见的，乃为真实不异的，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三三、恶口名经：大目犍连于乞食的中途，见一迦叶佛时出家的恶比丘，自

私自利，以恶口污秽的言语形容，或指他人，因遭的苦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乃至尊者大目犍连说：「我在于路中，看见一位大身的众生的比丘之像，全身都穿铁鍱，以为衣服，举体都被火燃烧，也以铁钵盛热的铁丸而食之，...」乃至佛陀告诉比丘们说：「这位众生，乃于过去世时，在于此舍卫国，于迦叶佛的佛法中，出家为比丘，为一摩摩帝（利己主义者），都以恶口形容指称诸比丘。或者说：『此为恶秃，此为恶风法，此为恶衣服』。由于这些恶口之故，先住的住众都离去，未来的，都不敢来。由于此罪业之故，已经在地狱中受无量之苦。其地狱的余罪，现在得此业身，续受此苦的。诸比丘们！如大目犍连所看见的，乃为真实不异的，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三四、好起诤讼经：大目犍连在乞食中途，见一迦叶佛时出家之比丘，好起诤讼之苦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乃至佛陀告诉诸比丘而说：「这位众生，乃于过去世时，在于此舍卫国迦叶佛的佛法中出家为比丘。然而好起诤讼，使众僧斗乱。又作诸口舌（口弄是非），使大众不和合。先住的比丘，因而厌恶而舍去，而他往，还未来的比丘，不敢来住，由于作这些罪业之故，已入地狱受无量的苦痛，其地狱的余罪，现在受此业身而续受此苦。诸比丘们！如大目犍连尊者所看见的，乃为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三五、独一经：本经叙述大目犍连尊者，自阿那律尊者处听闻四念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阿那律尊者（无贫，天眼第一）住在于松林精舍。那时，大目犍连尊者住于跋祇（十六大国之一）聚落之失收摩罗山（村名）的恐怖稠林（森林名），禽兽所聚的地方。

这时，尊者阿那律，乃独自一人在于静处作禅思，而思惟，而作此念：「有一乘之道，能净化众生。使众生离开忧、悲、恼、苦，而得真如之法，所谓四念处是。那四种呢？所谓身之身观念处，受、心、法之法观念处（身、受、心、法）。如果对于四念处远离的人就是远离于贤圣之法。如果对于贤圣之法远离的人，就是远离圣道。如果对于圣道远离的话，就是远离甘露（不死灵药）之法（为不死之法）如果远离甘露之法的话，就不能脱离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假若对于四念处，能够起信乐的话，就会对于圣法起信乐。对于圣法起信乐的话，则对于圣道会起信乐。对于圣道信乐的人，则对于甘露法会起信乐。对于甘露法信乐的人，就能得以脱离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那时，尊者大目犍连，知道尊者阿那律之心里所念的事，就如大力士之屈伸手

臂之顷，用神通之力，在于跋祇的聚落之失收摩罗山的恐怖稠林禽兽之处隐没，而至于舍卫城的松林精舍，在于阿那律之前，现形出来，而对阿那律说：「你独自在于静处，禅思思惟，而曾作此念：『有一乘之道，可使众生清净，离开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而得真如之法，所谓四念处。那四种念处呢？所谓身的身观念处，受、心、法的法观念处。如果对于四念处不喜乐的话，就对于贤圣之法不喜乐。不喜乐贤圣之法的话，则对于圣道不喜乐。不喜乐圣道的话，则对于甘露之法也不喜乐。不喜乐甘露之法的话，则不能脱离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假若对于四念处生起信乐的话，就会喜乐贤圣之法，喜乐贤圣之法的话，就喜乐于圣道，喜乐圣道的话，就能得到甘露之法。得甘露之法的话，就能得以脱离生老病死，忧悲恼苦。』你是否作此念吗？」阿那律尊者对大目犍连尊者说：「如是，如是，尊者！」

大目犍连对尊者阿那律说：「甚么叫做喜乐四念处呢？」阿那律尊者说：「尊者大目犍连！假若比丘，对于身的身观念处时，则心要观缘于身，而住于正念，而调伏它（观照身体的内外均为是不净，是无常败坏之法。像如是的住于正念正智，则烦恼自会消灭），而止息、寂静，专心一意的增进。像如是的，对于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也住于正念而调伏、止息、寂静，专心一意的增进。尊者大目犍连！这就名叫做喜乐四念处。」

这时，尊者大目犍连，就如其三昧正受那样，由于舍卫国的松林精舍隐没，还回至于跋祇聚落的失收摩罗山的恐怖稠林禽兽之处。

五三六、独一经：本经叙述大目犍连尊者自阿那律处，听得修习四念处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乃至尊者大目犍连，问尊者阿那律说：「甚么叫做修习四念处，多多的修习呢？」

尊者阿那律对尊者大目犍连说：「如果比丘，对于内身生起厌离之想，或在内身生起不厌离之想，而厌离、不厌离俱舍之想的话，就是正念正知。如对于内身那样，对于外身、内外身，内受、外受、内外受，内心、外心、内外心，内法、外法、内外法，都作厌离之想、不厌离之想，厌离不厌离俱舍之想的话，就是住于正念正知。像如是的，尊者大目犍连啊！这就是名叫修习四念处，多多的修习。」

这时，尊者大目犍连，即进入于三昧。就从舍卫国的松林精舍，进入于三昧神通之力，喻如大力士之屈伸手臂之顷，还回到跋祇聚落的失收摩罗山，恐怖的稠林禽兽之住处。

杂阿含经卷第十九完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

五三七、手成浴池经：阿那律对舍利弗说其因反复的修习四念处之故，得大德神通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大目犍连、尊者阿那律，都住在于舍卫国的手成浴池（舍卫城之一河川之名）之侧。

尊者舍利弗曾诣阿那律之处，共相问讯与慰劳后，就在于一边而坐。尊者舍利弗对尊者阿那律说：「奇哉！阿那律！你有大德的神力，到底是修习甚么功德，多多的修习（反复的修习），而能致于如此的呢？」

尊者阿那律对尊者舍利弗说：「我乃对于四念处（安置念头之处），去修习，多多的修习（反复的修习），而成就如此的大德神力的。甚么叫做四念处呢？对于内身之身观念处，精勤方便的话，就是正念正知，就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忧。像如是的，对于外身、内外身，内受、外受、内外受，内心、外心、内外心，内法、外法、内外法之观念处，精勤方便的话，就是正念正知，就能如是的调伏世间的贪忧。尊者舍利弗啊！这就名叫修习四念处，多多的修习，而成就如此的大德的神力。

尊者舍利弗！我对于四念处，能够善于修习之故，在于小千世界，如少作方便的话，就能普遍的观察，而看得清楚之事，有如明目的士夫，在于楼观之上，观察下面的平地之种种之物一样。我少作方便，而观察小千世界之事物，也是如此的。像如是的，我乃对于四念处去修习，去多多的修习，而成就如此的大德神力的。」

这时，二位正士，共同议论后，各从座起而去。

五三八、目连所问经：本经叙述大目犍连问阿那律，是如何而得大德神力？回答的内容，和前经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阿难、尊者阿那律都住在于舍卫国（南传说住于沙祇帝荆棘林）。

那时，尊者大目犍连，曾诣尊者阿那律之处。共相问讯与慰劳后，就在于另一边而坐。这时，尊者大目犍连，问尊者阿那律说：「你是修习甚么功德，多多的修习，而成就如此的大德神力的呢？」

尊者阿那律对尊者大目犍连说：「我乃对于四念处，去修习，多多的修习，而成就此大德神力的。那四种呢？如对于内身的身观，系心而住，而精勤方便，以正念正知而除弃世间的贪忧。对于外身、内外身，内受、外受、内外受，内心、外心、内外心，内法、外法、内外法之观，都系心而住，而精勤方便的话，就能除弃世间的贪忧。这名叫做对于四念处之修习，多多的修习，而成就此大德神力。对于千个须弥山，以少方便，就均能观察清楚，有如明目的士夫，登上高山之顶，观察下面的千的多罗树林一样。像如是的，我对于四念处，乃修习，多多的修习，而成就如此的大德神力。」

这时二位正士，共同议论后，各从座起而去。

五三九、阿难所问经：本经叙述阿难问阿那律，以何功德而得大德功德，回答都如前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阿难、尊者阿那律，都住在于舍卫国的手成浴池之侧。

那时，尊者阿难，曾往尊者阿那律之处。共相问讯而慰劳后，就在于另一边而坐。阿难尊者问阿那律尊者说：「你是修习甚么功德，反复的修习，而能成就如是的的大德大力大神通的呢？」

阿那律尊者告诉阿难尊者说：「我乃修习四念处，反复的修习，而成就如此的大德大力神力的。那四种呢？对于内身之身观念处，将心系住，而精勤方便，以此正念正知，去除世间的贪忧。像如是的，对于外身、内外身，内受、外受，内外受，内心、外心、内外心，内法、外法、内外法之观念处，将心系住，而精勤方便，以除去世间的贪忧。像如是的，尊者阿难！我乃对于此四念处去修习，反复的修习，而少作方便，以清净的天眼，而超过于天人之眼，能见诸众生的死时、生时，好色、恶色、上色、下色，善趣、恶趣，随业而受生等事，均能如实而见。这些众生，以身的恶行，口、意的恶行，而诽谤贤圣，而邪见的因缘，其身坏命终后，会生于地狱中。又这些众生，由于身的善行，口、意的善行，而不诽谤贤圣，而正见成就，因此因缘，其身坏命终之后，得生天上。

喻如明目的士夫，住于四衢道（交通要处），看见人民之或来、或去，或坐、或卧那样的清楚。我也像如是的。我乃对于四念处去修习，反复的修习，而成就此大德大力大神通，看见诸众生之死时、生时，善趣、恶趣等事。像如是的众生，乃以身的恶行，口、意的恶行，而诽谤贤圣，而邪见的因缘，而生于地狱中。而像如是的众生，以身的善行，口、意的善行，而不诽谤贤圣，而正见的因缘，其身坏命终之后，得以生到天上。就是如此的，尊者阿难！我乃对于四念处去修习，反复的修习，而成就如此的大德大力的神通。」

这时，二位正士，共同论议后，各从座起而去。

五四〇、所患经：本经叙述阿那律在于病苦中修习四念处，故其心能自安忍。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尊者阿那律，住在于舍卫国的松林精舍，身体遭遇病苦。

这时，有众多的比丘，曾诣尊者阿那律之处，问讯慰劳后，退住在于一边。大众慰问尊者阿那律说：「尊者阿那律！您所患的疾病，会增损您（使你苦痛、损害），您可要忍与否呢？病势会渐渐的损减，而不转增吗？」

阿那律尊者说：「我所患的疾病，使我不安，非常的难以安忍的。身体上的诸苦痛，转增而并不损减。」阿那律尊者同时举出三种的譬喻，如上面的叉摩经（一〇五经）所说的。阿那律尊者并说：「虽然我的身体既遭受此苦痛，但是我尚且当可要忍，而正念正知的。」诸比丘们乃问阿那律尊者说：「您的心到底住于何处，而能安忍如是的的大苦，而正念正知呢？」

阿那律尊者告诉诸比丘们说：「我乃安住于四念处，故我对所起的身体上的诸苦痛，都能自然的要忍，而正念正知。甚么叫做四念处呢？所谓对于内身的身观念处，...乃至受、心、法等，法的观念处，就名叫做安住于四念处。而身诸苦痛，能自安忍，而正念正知。」

这时，诸正士，互相议论后，欢喜而随喜，各从座起而起。

五四一、所患经：本经所叙述的内容，和前经同，只文字上的构造上有些变动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这时，尊者阿那律住在于舍卫国的松林精舍，病差未久（疾病刚愈）。

这时，有众多的比丘往诣阿那律之处，问讯慰劳后，在于一边而坐。他们问阿那律尊者说：「您住于安隐之乐与否吗？」

阿那律说：「我乃住于安隐之乐。我身体上之诸苦痛已渐渐的休息了。」（渐渐痊愈）

诸比丘又问阿那律尊者说：「到底心要住于甚么地方而住，身体上的诸苦痛才会渐渐得安隐呢？」

尊者阿那律说：「心住于四念处的话，则身体上的诸苦痛，就会渐渐的消失而得安隐。那四念处呢？所谓对于内身之身观念处，...乃至对于法之法观念处，就名叫做四念处。安住于四念处之故，身体上的诸苦痛，就会渐得休息。」（安置念头之处。观照身体内外皆是不净，是无常败坏之法，如是住于正念正智，则烦恼会灭）。

这时，诸位正士，共相议论后，欢喜而随喜之后，各从座起而去。

五四二、有学漏尽经：本经叙述众多的比丘问阿那律，如何于正法与律，而得尽诸漏，彼答以修习四念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这时，尊者阿那律，住在于舍卫国的松林精舍。

这时，有众多的比丘，诣尊者阿那律之处，共相问讯慰劳后，就在于一边而坐。他们问尊者阿那律说：「如果比丘在于学地（有学。尚有烦恼未断，故须修学，初果向以上，阿罗汉向以下）而想向上精求安隐的涅槃而住的话，则圣弟子们要如何去修习，反复的修习，才能对于此法与律，得尽诸漏，而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而在于现法当中自知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呢？」

阿那律尊者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诸比丘，还在于有学的境地，而想向上精求住于安隐的涅槃之心的话，则圣弟子们要如何修习，反复的修习，而对于此法与律，得尽诸漏，而无漏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能自知已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这当然还是安住于四念处啊！那四念处呢？所谓对于内身的身观念处，...乃至对于法之法的观念处。像如是的对于四念处去修习，反复的修习，则对于此法与律，会得尽诸漏，会无漏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能自知已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这时，诸比丘们，听闻阿那律尊者所说的法后，都欢喜而随喜，就各从座起而去。

五四三、阿罗汉比丘经：本经叙述阿那律告诉众多的比丘，说阿罗汉亦修四念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这时，尊者阿那律，住在于舍卫国的松林精舍。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诣尊者阿那律之处，和尊者阿那律，共相问讯慰劳后，在于另一边坐下来。他们问阿那律尊者说：「如果已得阿罗汉的比丘，其诸漏已尽（已灭尽烦恼），所作已作，已舍离重担，离诸有结（结缚已断，已无再生之有），以正智，而心善解脱的话，也须修习四念处吗？」

阿那律尊者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其诸漏已尽，所作已作，已舍离重担，离诸有结，由于正智而心善解脱的话，他也得须修习四念处的。为甚么呢？因为不得者已得，不证者已证，而为现法之乐住之故。为甚么呢？因为我也是已离开诸有漏，已得阿罗汉，所作已作，心已善于解脱。然而也修习四念处之故，不得者已得，不到者已到，不证者已证，乃至，在于现法当中安乐而住。」

这时，诸位正士，相互论议后，欢喜而随喜，然后各从座起而去。

五四四、何故出家经：本经叙述阿那律为外道的出家人说明佛教的出家之所以，特别是四念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这时，尊者阿那律，住在于舍卫国的松林精舍。

那时，有众多的外道的出家人，诣尊者阿那律之处，共相问讯慰劳后，在于一边而住。他们问阿那律尊者而说：「尊者为甚么缘故，在于沙门瞿昙之法中去出家呢？」

尊者阿那律说：「为了修习之故。」又问：「修习甚么呢？」回答说：「所谓修习诸根（信、勤、念、定、慧之五根），修习诸力（信、勤、念、定、慧之五力），修诸觉分（择法、精进、喜、轻安、念、定、舍之七觉分），修诸念处（身、受、心、法之四念处）。你们到底要闻那一种修习呢？」大家回答说：「根、力、觉分，我们连其名都不知道，更何况请问其义？然而我们，欲闻有关于念处就是了。」

阿那律尊者说：「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解说。所谓：若比丘对于内身的身观念处，...乃至对于法的法观念处。」

这时，众多的外道的出家人，听尊者阿那律所说，乃欢喜而随喜，然后，各从座起而去。

五四五、向涅药经：本经叙述阿那律说明修习四念处，而顺趣于涅盘。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阿那律尊者，住在于舍卫国的松林精舍。

这时，尊者阿那律告诉诸比丘们说：「譬如大树之生长，乃顺于地下，而随于浚，随于输。假若斫伐其根的话，其树必定会倒下来，会随着其处，而顺于下面。像如是的，比丘如果修习四念处的话，就会长夜顺于趣，会浚输，会向于远离。顺趣浚输，而向于出要（出离），顺趣浚输，而向于涅槃。」

尊者阿那律，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其所说，欢喜奉行！

五四六、澡灌杖经：执澡灌杖梵志问摩诃迦旃延：王与王诤，婆罗门与婆罗门诤等因。回答说：由于贪欲与见欲。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尊者摩诃迦旃延，在于跋兰那聚落，乌泥池之侧。

这时，有一位执澡灌杖梵志，诣于摩诃迦旃延之处，互相问讯慰劳后，在于一边而坐。他问摩诃迦旃延说：「何因何缘（为甚么缘故），国王会和国王共相诤夺，婆罗门、居士，会和婆罗门、居士共相诤论呢？」

摩诃迦旃延回答梵志说：「由于被贪欲所系着的因缘之故，王会和王共相诤夺，婆罗门、居士会和婆罗门、居士共相诤论。」梵志又问：「何因何缘，出家人又会和出家人共相诤论呢？」摩诃迦旃延回答说：「由于被见欲所系着之故，出家人和出家人又会共相诤论的。」梵志又问：「摩诃迦旃延！颇有（是否有）能离开被贪欲所系着，以及离开被此见欲之所系着的吗？」

尊者摩诃迦旃延回答说：「梵志啊！有的！我的大师，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能够离开此贪欲的系着，以及见欲的系着！」梵志又问：「佛、世尊，现今在于甚么地方呢？」回答说：「佛、世尊，现今在于婆罗耆人中，拘萨罗国的舍卫城外之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梵志就从他的座位而起，调整其衣服，偏袒（偏露）右肩，右膝着在于地，向佛所住的地方，合掌而赞叹说：「我现在要南无（皈命）南无佛、要皈命世尊、如来、应供、等正觉，能离开欲贪的诸系着，能远离贪欲之系缚，以及诸见欲，已经清净根本者！」

这时，持澡灌杖梵志，听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乃欢喜而随喜，而从座位站起来后离去。

五四七、宿士经：对于五欲不离贪欲爱念渴时，则九十之老人也不是宿士。已离贪等时，则年仅二十五，也是宿士。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尊者摩诃迦旃延，在于婆罗那岛泥池之侧，和众多的比丘，聚集于食堂，作持衣之事。

这时，有一位执杖的梵志，年耆根熟（老年人，具有老人的根基），曾诣于食堂之处，在于一边拄杖而住。经过不久（须臾）之默然不语后，就告诉诸比丘们说：

「诸位长老们！你们为甚么缘故，看见一位老年的宿士，却不共相慰语问讯，恭恭敬敬的请他坐下呢？」

那时，尊者摩诃迦旃延，也在于大众当中而坐。这时，尊者摩诃迦旃延告诉梵志说：「在我们的佛法里，有规定，如宿老来时，都须共相发语问讯，都须恭敬礼拜，请他坐下。」梵志说：「我看在大众当中并没有人比我还要老的人，然而却不恭敬礼拜，请我坐下。你为甚么说：『我们的法规中，看见宿老的人之来时，都须恭敬礼拜，请其坐下』呢？」

摩诃迦旃延说：「梵志！如果有耆年（老人），其寿命已八十、九十岁，头发已白，牙齿已落，然而只成就少年人之法的话，则这种人并不能叫做宿士。虽然又有年少之人，其寿岁只为二十五，其肤色白而头发黑，正为盛壮美满之年，而他却又成就耆年之法，则这种人就叫做宿士之数。」梵志又问而说：「甚么叫做八十、九十之老人，已发白齿落，而又成就少年之法，而年只二十五，其皮肤白，而头发还黑，盛壮美色的少年人，为之宿士之数呢？」

尊者摩诃迦旃延告诉梵志说：「有五欲的功德。（五根向于五境而感受作用之功能）所谓对于被眼所识之色境，而爱乐之，恋念之。被耳所识之声境，被鼻所识的香境，被舌所识的味境，被身所识的触境，都爱乐、恋念。对于此五欲的功德（功能作用），如不离贪、不离欲，不离爱，不离念，不离渴的话，则梵志啊！像如是之人，虽已活到八十、九十之年，其发已白，其齿已落，但是只能成就少年之法而已。反之而其年虽只二十五，其皮肤还是幼嫩，头发还是黑光光，是盛壮美色之年。然而对于五欲的功德，已离贪、离欲、离爱、离念、离渴。如果是这样的话，则虽年少只为二十五，肤白发黑，盛壮美色的少年家，也已成就老人之法，可为宿士之数。」

那时，梵志告诉尊者摩诃迦旃延说：「诚如尊者您所说之义，我自省察我自己：虽老则少，你们虽少，但已成就耆年之法。我在这里要告辞，因为世间里，还有很多事待办，使我非回去不可，故要告假回去！」摩诃迦旃延尊者说：「梵志！你自知时。」（也就是应该的，请便吧！）

那时，梵志听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之法后，欢喜而随喜，而还皈其本处。

五四八 摩偷罗经：本经叙述四姓平等，并无差别。业才是真实，一切都依于业。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尊者摩诃迦旃延，则住在于稠林中要安宿。

这时，摩偷罗（十六大国之一，现在之阎牟那河西南一带）国王，是属于西方的王子。他曾诣尊者摩诃迦旃延之处，到后，礼拜摩诃迦旃延之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问尊者摩诃迦旃延说：「婆罗门曾经自己说：『我为第一，他人为卑劣的。我为白的（善的），其余的人为黑的（恶的）。婆罗门为清静，而不是婆罗门的话，就不是清静的。婆罗门之子，是从口所生，是婆罗门所化的，也是婆罗门所有的。』尊者摩诃迦旃延！此义如何呢？」

尊者摩诃迦旃延告诉摩偷罗王说：「大王！这乃是世间人之言说而已。世间的这说，乃如是而说：『婆罗门为第一，其它的人为卑劣的。婆罗门为白，余人为黑。婆罗门为清静，非婆罗门，则没有此清静，此婆罗门乃从婆罗门而生，其生即由口而生，是婆罗门所化，是婆罗门所有的。』大王！当知！如果业为真实的话，就应依各人之业而定的。」

王向尊者摩诃迦旃延说：「您之此说，乃为略说，是我所不能了解的，愿您重新详细分别解说。」

尊者摩诃迦旃延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问而回答我。」于是就问王而说：「大王！你为婆罗门之王，在于自己的国土里，对于那些婆罗门、刹帝利（王种、武士）、居士、长者等四种人，都把他们召集而来，以你之财富，以你之势力，使他们为你的侍卫，先于你而起床，后于你而睡卧，以及叫他们听你的诸使令，均能如意与否呢？」大王回答说：「能够如意的！」又问：「大王！如刹帝利为王，或居士为王，或长者为王时，在于其自己的国土里将所有的四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都皆召集而来，以其财富，以其势力，使他们为侍卫，先于王而起床，后于王而睡卧，以及诸使令，都能如意吗？」回答说：「能够如意的！」

又问：「大王！像如是的，四姓均为是平等的，有甚么差别呢？应当要知道！大王！四种之族姓，均为是平等的，并没有甚么那一姓为胜，并没有甚么差别不同。」

摩偷罗王仰白尊者摩诃迦旃延说：「确实是这样！尊者！四姓实在都平等，并没有甚么种种，如优胜之差别。」

尊者说：「因此之故，大王！应当要知道！四姓为世间之言说有差别而已！...乃至依于业，是真实并没有差别。又次，大王！在此国土里，如有婆罗门当中，有为偷盗的人的话，你当如之何？」（你要怎么办？）

大王仰白尊者摩诃迦旃延说：「如果婆罗门当中，有偷盗的人的话，或者就用鞭打，或者系缚，或者把他驱出国外，或者罚其金钱，或者截手、足、耳、鼻。假如其罪严重的话，就杀不赦。以及其如为盗的话，虽然为婆罗门，也就名叫贼徒！」

又问：「大王！如果刹帝利、居士、长者中，有人为偷盗的话，你当又如何呢？」

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说：「当然也要鞭打，或缚，或驱逐出国，或罚其金，或断截其手足耳鼻，罪最严重的就杀不赦。」

「像如是的，大王！这岂不是四姓悉皆平等吗？为有种种差别不同吗？」大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说：「像如是之义的话，就实在并没有甚么种种优胜，没有甚么差别的了。」

尊者摩诃迦旃延又告诉大王说：「当知，大王！所谓四种之姓，乃为世间之言说，是这么说：『婆罗门为第一，其余均为是卑劣。婆罗门为白的，余人均为是黑的。婆罗门为清静，并不是非婆罗门那种不

清静。』然而应当依于业。真正不是依于业吗？」又问：「大王！如果婆罗门曾经杀生、偷盗、邪淫、妄言、恶口、两舌、绮语，贪、恚、邪见，作此十不善的业迹后，是否会转生在恶趣的吗？或者会转生在善趣吗？在阿罗呵（阿罗汉，应供。指婆罗门教徒所尊敬供养者）之处，到底会听到其作甚么解答呢？」

大王仰白尊者摩诃迦旃延说：「婆罗门如果作十不善的业迹的话，当然会堕入于恶趣的。在阿罗呵之处，乃作如是的听闻的。至于刹帝利、居士、长者们，也是如此的解说的。」

又问：「大王！如果婆罗门行十种善的业迹，而离开杀生等，...乃至正见的话，当会转生于何处呢？是善趣呢？或者是恶趣呢？在于阿罗呵的地方，到底是听到甚么解说呢？」

大王仰白尊者摩诃迦旃延说：「如果婆罗门行十种善的业迹的话，当会转生于善趣。在阿罗呵的地方，曾作如是之说，听到如是之说的刹帝利、居士、长者等，也是如此之说。」

又问：「你的意见如何呢？像如是的四姓，是不是平等的吗？为有种种的优胜，如说甚么有差别的呢？」大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说：「像如是之义的话，则为是平等，并没有种种优胜如差别等事！」

尊者说：「因此之故，大王！应当要知道！四姓均为是平等耳，并没有种种的

优胜，如所谓甚么差别。由于世间之言说之故，才有甚么：『婆罗门为第一，婆罗门为白的，余者均为是黑的。婆罗门为清静，不是非婆罗门那样的。婆罗门之生，乃从口而生，为婆罗门之作，婆罗门之化，婆罗门所有。』当知！业才是真实的！一切都依业啊！」

大王白尊者迦旃延说：「实在如您所说的。均为是世间的言说，故有甚么：『婆罗门为优胜，余者为卑劣。婆罗门为白，余者均为是黑。婆罗门为清静，并不是非婆罗门那样。婆罗门之生，乃从口而生。婆罗门所化，婆罗门所有。』均为是业才是真实的，都是依于业的！」

那时，摩偷罗王听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乃欢喜而随喜，然后作礼而去。

五四九、迦梨经：迦梨迦优婆夷以僧耆多童女曾问世尊，佛答以偈，就以此偈问迦旃延。回说为十一切入处一十边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尊者摩诃迦旃延，住于阿盘提国（十六大国之一，位于西边）的拘罗罗陀精舍。

摩诃迦旃延尊者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应为出）拘罗罗精舍，依次第去乞食，至于迦梨迦优婆夷之舍宅。

这时，优婆夷看见尊者摩诃迦旃延，就敷一床座，请他就坐。等其坐后，就向前去礼拜尊者摩诃迦旃延之足，然后退住在一边，而仰白尊者摩诃迦旃延说：「我要请问您有关于世尊回答过僧耆多童女所问之偈的问题。如世尊所说，而回答僧耆多童女所问之偈那样：

实义存于心 寂灭而不乱 降伏诸勇猛 可爱端正色 一心独静思

服食妙禅乐 是则为远离 世间之伴党 世间诸伴党 无习近我者

（真实之义存于心的话，就会寂灭而不乱。就能降伏那些诸勇猛于可爱端正之色相。专心一意的独自静虑，服食微妙的禅乐的话，就是远离世间的伴党。世间的诸伴党，不能习近于我的！）

尊者摩诃迦旃延！世尊所说的此偈，其意义到底是如何呢？」

摩诃迦旃延尊者回答优婆夷说：「姐妹啊！有一位沙门，或婆罗门说：『地一切入处（观地遍入于一切处，为禅的一种）的正受，这是最为无上的，我是为了求证此果的。』姐妹啊！如果沙门、婆罗门，对于地一切入处，能正受，能清静鲜白的话，就能看见其根本，能见其患，见其灭，见其灭道迹。由于能见其本，见其患，见其灭，见其灭道迹的缘故，能得真实义而存于心，而能寂灭而不乱。姐妹啊！像如是的，那些水一切入处（观水遍入于一切处），火一切入处（火遍处）、风一切入处（风遍处），青一切入处（青遍处）、黄一切入处（黄遍处）、赤一切入处（赤遍处）、白一切入处（白遍处）、空一切入处（空遍处）、识一切入处（识遍处），乃最为无上的，为求证此果的。

姐妹啊！如果有沙门，或婆罗门，...乃至对于识处一切入处（观识处等遍入于一切处，计为十遍处），能正受，能清静鲜白的话，就能见其本，见其患，见其灭，见其灭道迹。由于能见其本，见其患，见其灭，见其灭道迹之故，就是实义存于心，就是寂灭不乱，而善见、善入。因此之故，世尊回答僧耆多童女所问之偈才这么说的：

实义存于心 寂灭而不乱 降伏诸勇猛 可爱端正色

一心独静思 服食妙禅乐 是则为远离 世间之伴党

世间诸伴党 无习近我者

像如是的，姐妹啊！我所了解的，就是世尊以如是之义的缘故，说出此偈的。」
优婆夷说：「善哉！尊者！能解说真实之义。唯愿尊者受我的请食供养。」这时，
摩诃迦旃延尊者，乃默然受约请。

当时，迦梨迦优婆夷知道尊者摩诃迦旃延已接受她之邀约请食后，
就办种种净美的饮食，恭敬尊重，亲自以双手奉食。

这时，优婆夷知道尊者摩诃迦旃延食后，洗钵、澡漱完毕，就敷，卑座，在于
尊者摩诃迦旃延之前，而恭敬听法。

尊者摩诃迦旃延为迦梨迦优婆夷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后，从座起而去。

五五〇、离经：本经叙述若圣弟子念六种功德的话，就能离苦恼、灭忧悲、得如
实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尊者摩诃迦旃延，也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尊者摩诃迦旃延告诉比丘们说：「佛、世尊、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的，就是
讲说六法，出离于苦处，升于胜处。说一乘之道，净诸众生，离诸恼苦，忧悲等都
均为告灭，而得真如之法。那六法呢？所谓圣弟子，应该要1.念如来、应、等正觉所
行之法，乃为清淨的，为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
天人师、佛、世尊！圣弟子，乃由于念如来应所行之法之故，能离贪欲觉（离贪欲的
感受），能离瞋恚觉，能离害觉。像如是的，圣弟子乃能出离染着之心。甚么叫做染
着心呢？所谓五欲的功德（五种功用）是。对于此五欲的功德，能离开其贪、恚、痴，
安住于正念正智，乘于直道，而修习念佛的话，就能正向于涅槃。这名称叫做如来、应、
等正觉的所知所见，而讲说第一种出离苦处，升于胜处。说一乘
之道，净于众生，离诸苦恼，灭诸忧悲，得如实之法（以上为第一法人心佛）。

其次，圣弟子，应该要2.念正法。要念世尊的现法规律，离开诸热恼，非时
（不时，常时）通达。也就是于现法之缘，而自觉悟，那时，圣弟子念此法时，不
生起欲觉（贪欲）、瞋恚、害觉（愚痴）。像如是的，圣弟子，能出离染着之心。甚么
叫做染着心呢？所谓五欲的功德是。对于此五欲的功德，能离贪、恚、痴，能安住于
正念正知，而乘于直道，修习念法的话，就能正向于涅槃。这名称叫做如来、应、等正觉
所知所见，而所说的第二种出离苦处，升于胜处，说一乘之道，净化众生，离诸苦
恼，灭诸忧悲，得如实之法。（以上为第二法一念法）。

其次，圣弟子，应该要3.念僧之法。乃为善向、正向、直向、等向，修随顺之行。
所谓向于须陀洹，则得须陀洹之果（预流，初果），向于斯陀含，则得斯陀含果
（一来，二果），向于阿那含，则得阿那含果（不还，三果），向于阿罗汉，则得
阿罗汉果（应，无生，四果）。像如是的四双八士（指四向四果为八），就是名叫
世尊的弟子之僧戒具足，定具足，慧具足、解脱具足、解脱知见具足。为供养、恭敬、
礼拜之处，是世间无上的福田。圣弟子像如是的念僧时，那时的圣弟子就不生起欲
觉、瞋恚、害觉。像如是的，就是圣弟子之出离染着心。甚么叫做染着心呢？所谓五欲
的功德是。对于此五欲的功德，能离贪、恚、痴，安住于正念正知，乘于直道，修习
念僧的话，就能正向于涅槃。这名称叫做如来、应、等正觉之所知所见，所说的第三种
出离苦处，升于胜处。说一乘之道，净化众生，离诸苦恼，灭诸忧悲，得如实之法
（以上为第三法一念僧）。

其次，圣弟子应4.念戒德。念不缺戒、不断戒、纯厚戒、不离戒、
非盗取戒、善究竟戒、可赞叹戒、梵行不憎恶戒。如果圣弟子念此戒时，自念身中所成

就之戒的话，当于那时，不会起欲觉、瞋恚、害觉。像如是的，圣弟子能够出离染着之心。甚么为染着之心呢？所谓五欲的功德是：对于此五欲的功德，能离贪、恚、痴，能安住于正念正知，而乘于直道，修习戒念的话，就能正向于涅槃。这叫做如来、应、等正觉之所知所见，所说的第四种出离苦处，升于胜处，说一乘之道，净化众生，离开苦恼，灭除忧悲，而得如实之法（以上为第四法一念戒）。

其次，圣弟子应该要自5.念施法。要自心能自欣庆：我现在已离开慳贪之垢秽，虽然居在于家（在家），然而能以解脱之心去布施，去常施、舍施、乐施、具足施、平等施。如果圣弟子，念于自己所施法之时，不起欲觉、瞋恚、害觉。像如是的，圣弟子能出离染着之心。染着于甚么呢？所谓五欲的功德是：对于此五欲的功德，能离开贪、恚、痴，安住于正念正知，乘于直道，修布施之念的话，就能正向于涅槃。这叫做如来、应、等正觉之所知所见，所说的第五种出离苦处，升于胜处，说一乘之道，净化众生，离开苦恼，灭除忧悲，而得如实之法。（以上为第五法一念施）。

又次，圣弟子要6.念天德，念四王天、三十三天、炎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以清淨的信心，在于此处命终后，转生于那些诸天。我也是如是，以信、戒、施、闻、慧，在于此处命终之后，转生于那些天中。像如是的，圣弟子，在念天的功德时，不生起欲觉、瞋恚、害觉。像如是的，圣弟子，能出离染着之心。于甚么染着呢？所谓五欲的功德是：对于此五欲的功德离开其贪、恚、痴，安住于正念正知，乘于直道，修习念天，就能正向于涅槃。这叫做如来、应、等正觉之所知所见，而所说之第六种出离苦处，升于胜处，说一乘之道，净化众生，离开苦恼，消灭忧悲，得如实之法。」（以上为第六法一念天）。

尊者摩诃迦旃延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其所说，乃欢喜而奉行！

五五一、诃梨经：本经叙述诃梨长者以经集摩捷提经中之一偈，请教于迦旃延。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尊者摩诃迦旃延，住于释氏诃梨聚落的精舍。

这时，诃梨聚落的长者，曾诣尊者摩诃迦旃延之处，稽首礼足后，退坐在一边，而仰白尊者摩诃迦旃延说：「如世尊说义品回答摩捷提所问之偈，曾说：

断一切诸流 亦塞其流源 聚落相习近 牟尼不称叹

虚空于五欲 永以不还满 世间诤言讼 毕竟不复为

（断灭一切所有之流，也将其流之源塞住。在乡村里，互相习近，牟尼〔寂静，指佛〕是不会称叹的，要将看五欲如虚空，永远不会还满。这样，则对于世间的诤言讼论，就会究竟而不再会有！）

尊者摩诃迦旃延！此偈的意义怎么解说呢？」

摩诃迦旃延尊者回答长者说：「如眼流之流一样，由眼识生起贪欲时，则依眼界而贪欲会由之而流出之故，名叫做流。如耳、鼻、舌、身、意之流的话，则所谓意识起贪时，乃依眼界，而贪识会由之而流出之故，名叫做流。」长者又问尊者摩诃迦旃延而说：「甚么叫做不流呢？」

尊者迦旃延回答长者说：「所谓眼识乃依被眼识所识之色境，而生爱喜。如果它已尽的话，就已没有欲，而告消灭，而息没，这叫做不流。那些耳、鼻、舌、身、意也是一样，如意识来说，则意识乃依被意识所识之法境，而生贪欲，如果它已尽的话，就没有贪欲，而消灭，而息没，就名叫不流。」又问：「云何？」（是怎样呢？为

重问流与塞之义)

尊者摩诃迦旃延回答说：「所谓缘于眼根，以及色境，而生眼识，此三事和合而生触。缘于触而生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依此而染着于流。耳、鼻、舌、身、意也是一样。以意识来说，缘于意根以及法境，而生意识，此三事和合而生触。缘于触而生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依此受而生爱喜之流，就名叫做流源。

怎样为塞其流源呢？所谓以眼界而取，则心法会被境界所系着、所使。它如果已尽而无欲，而消灭息没的话，就名叫做塞流源。以耳、鼻、舌、身、意之界而取，则心法会被境界所系着所使。这些如果已尽而无欲，而消灭息没的话，就名叫做塞其流源。」

又问：「甚么叫做习近而互相赞叹呢？」尊者摩诃迦旃延回答说：「不论是在家或出家，都共相习近，都同喜、同忧、同乐、同苦，凡是有所为作（作为），悉皆共同去做，就名叫做习近相赞叹。」

又问：「甚么叫做不赞叹呢？」回答说：「不管是在家，或者是出家，都不相互习近，都不同喜、不同忧、不同苦、不同乐，凡是有所为作（作为），都不相悦可，就名叫做不相赞叹。」

又问：「甚么叫做不空欲呢？」（贪欲不空灭）。回答说：「所谓五欲的功德。对于被眼所识之色，爱乐之念愈来愈长养，爱欲深而染着。对于被耳所识之声，被鼻所识之香，被舌所识之味，被身所识之触，其爱乐之念愈长养，欲爱愈深，愈染着。对于此五欲并不离贪、不离爱、不离渴，就名叫做不空欲。」（欲念不空）

又问：「甚么叫做空欲呢？」回答说：「所谓对于此五欲的功德，能离贪、离欲、离爱、离念、离渴，就名叫做空欲。说我之系着于使的话，就名叫做心法还而又满。那些阿罗汉比丘的诸漏已尽，已经断灭其根本，有如截断多罗树之头一样，在于未来世，更不会再转生，怎么会又一再的和他诤讼呢？因此之故，世尊说义品，而回答摩捷提之所问之偈才会这样说：

若断一切流 亦塞其流源 聚落相习近 牟尼不称叹
虚空于诸欲 永已不还满 不复与世间 共言语诤讼
（语译略同于前偈）。

这就是名叫如来所说之『偈之义分别』。」

那时，诃梨聚落长者，听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欢喜而随喜，而作礼后离去。

五五二、诃梨经：本经叙述诃梨长者，以佛告帝释之语，请问摩诃迦旃延。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尊者摩诃迦旃延住在于释氏诃梨聚落精舍。

这时，诃梨聚落之主—长者，往诣尊者摩诃迦旃延之处，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他仰白尊者摩诃迦旃延说：「如世尊在于界隔山的天帝释的石窟，曾说言而说：『憍尸迦（帝释天）啊！如果沙门或婆罗门，其无上的爱念灭尽而解脱，而其心正善解脱的话，就会究竟边际、究竟无垢，究竟梵行，而毕竟清净。』到底要怎样对于此法与律究竟边际、究竟无垢、究竟梵行，而毕竟清净呢？」

尊者摩诃迦旃延回答长者说：「所谓眼根、眼识，和被眼识所识的色境，相依而生喜乐。它如果尽而无欲，而消减息没的话，则对于此法与律，会究竟边际，会究竟无垢，会究竟梵行，而毕竟清净。由于耳、鼻、舌、身、意之根、意识，和被意识所识

之法，相依而生喜乐。如果那些都尽，都消灭而息没的话，则比丘对于此法与律，已究、竟无垢，究竟梵行，而毕竟清净。」

这时，诃梨聚落之主一长者，听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欢喜而随喜，而作礼后离去。

五五三、诃梨经：本经大意和前经同，只中间几句有所更动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尊者摩诃迦旃延在释氏诃梨聚落。

这时，其聚落之主一长者，往诣于尊者摩诃迦旃延之处，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他请问尊者摩诃迦旃延说：「如世尊在界隔山的石窟中，为天帝释说言而说：『憍尸迦！如果沙门、婆罗门，其无上的爱欲尽而解脱，而心善解脱的话，其边际就会究竟，会究竟无垢，究竟梵行，而毕竟清净。』要怎么对于此法与律，能够究竟边际，究竟

无垢，究竟梵行，而毕竟清净呢？」

尊者迦旃延回答长者说：「如果比丘的眼界执取心法的境界的话，就会被系着，被驱使。如果那些都尽，都无欲，都消灭而息没的话，则对于此法与律，就会究竟边际，究竟无垢，究竟梵行，究竟清净。如耳、鼻、舌、身、意之眼界，执取心法的境界的话，就会被系着，就会被驱使。如果尽了，离灭而息没的话，则对于此法与律，就会究竟边际，究竟无垢，究竟梵行，而毕竟清净。」

这时，诃梨聚落之主一长者，听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欢喜而随喜，而作礼后离去。

五五四、诃梨经：本经叙述摩诃迦旃延慰诃梨长者之病，而说四不坏净，修六念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尊者摩诃迦旃延，住在于释氏诃梨聚落。

这时，诃梨聚落之主一长者，其身遭罹病苦。

摩诃迦旃延尊者听闻诃梨聚落之主一长者之身遭罹病苦之事后，就于早晨着衣持钵，进入于诃梨聚落去乞食。依次第而进入诃梨聚落之主一长者之舍宅。诃梨聚落之主一长者遥见尊者迦旃延后，曾想由座床起来迎接他。

尊者摩诃迦旃延看见长者欲起来时，就对他而说：「长者！不可站起来！幸有余座的，我自会坐于余座就好了。」继之而说：「你的身体怎么了，长者！病患可要忍么？身体上之诸苦痛，是否渐渐痊愈起来了么？大概不再增重吧！」长者回答说：「尊者！我病痛得难以忍受，身诸苦痛转增无损。」（愈来愈剧）。就说三种的譬喻，如在前面之『又摩比丘经』里所说之喻。

摩诃迦旃延尊者告诉长者说：「因此之故，你应当修习向佛的不坏净（不能坏灭的清净的信仰），法的不坏净，僧的不坏净，成就圣戒。要如此去学习！」长者回答说：「如佛所说的四种不坏净（不变的信仰），我都成就了。我现在已成就向于佛的不坏净，法的不坏净，僧的不坏净，成就圣戒！」

尊者摩诃迦旃延告诉长者说：「你应当依此四不坏净，而修习六念（佛、法、僧、戒、施、天）。长者！应当要念佛的功德：此为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

要念法的功德：对于世尊之法与律，在现法当中，离开诸热恼。要非时（不时）通达，以缘而自觉悟。

要念僧的功德：要善向（向于善，以下同）正向、直向、等向。要修随顺之法。所谓向于须陀洹，而得须陀洹果，向于斯陀含，而得斯陀含果。向于阿那含，而得阿那含果。向于阿罗汉，而得阿罗汉果。像如是的四双八士（四向四果），就名叫做世尊的弟子僧。是具足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是供养、恭敬、尊重之处，可说是堪为世间的无上福田。

要念戒的功德：要自持正戒，不毁不缺，不断不坏。要持非盗取戒，究竟戒，可赞叹戒，梵行戒，不憎恶戒。

要念施的功德：要自念布施，要心自欣庆，而舍除悭贪的心。虽然居家（在家），然而以解脱心而施，而常施、乐施、具足施、平等施。

要念天的功德：要念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炎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而清淨的信戒，在于此世命终之后，生彼天中。我也是如是的以清淨的信、戒、施、闻、慧，而生于彼天之中。长者啊！要如是而觉，要依四不坏净，而增长六念处！」

长者仰白尊者摩诃迦旃延说：「世尊说依四不坏净，而增长六念处，我将会都予以成就。我当修习念佛功德，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等功德。」

尊者摩诃迦旃延告诉长者说：「善哉！长者！能自记说，已得阿那含果了。」（三果）

这时，长者仰白尊者摩诃迦旃延说：「愿尊者在此受供养之食。」摩诃迦旃延则默然受请。

诃梨聚落主长者，知道尊者摩诃迦旃延接受其邀请后，就叫人其办种种清淨的美食，而亲自以手奉执供养。饭吃过了，就澡钵、洗漱，然后就为长者作种种的说法，而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后，就从座起而去。

五五五、诃梨经：本经叙述迦旃延尊者探慰陀施长者之病，而在床边为其说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尊者摩诃迦旃延住在于释氏诃梨聚落。

这时，有八城（都市名）长者，名叫陀施（巨商），身体遭罹病苦。尊者摩诃迦旃延听到陀施长者身遭苦患后，在于早晨，着衣持钵，进入入城去乞食，依次而到陀施长者之舍宅。其它都如在『诃梨长者经』广说过的那样。

五五六、无相心三昧：众多的比丘尼向佛及阿难请问无相心三昧，回答都同。大众都惊讶佛与弟之同句、同昧、同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娑祇城（北憍萨罗）的安禅林里（在城近郊，遗有净佛齿过的杨枝，入土生长七尺，

伐之仍生长不增不减)。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尼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在一边。同时，世尊为诸众多的比丘尼说种种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后，就默然而住。

这时，诸比丘尼仰白佛说：「世尊！如果修习无相心三昧（不被一切相所执之三昧），而至于不涌（不浮动）、不没（不沉睡），已解脱而住，已住而解脱的话，则此无相心三昧的境地，以世尊所了解的来说，到底是甚么果、甚么功德呢？」

佛陀告诉诸比丘尼说：「如果修习无相心三昧，而不涌、不没，解脱已住，住已解脱的话，则此无相心三昧就是智的果、智的功德。」

这时，诸比丘尼听世尊所说后，欢喜而随喜，而作礼后离去。

这时，众多的比丘尼，曾往诣尊者阿难之处，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而仰白尊者阿难说：「如果修习无相心三昧，而至于不涌、不没，解脱已住，住已解脱的话，则此三昧，依您来说，是甚么果，甚么功德呢？」

尊者阿难告诉诸比丘尼说：「姐妹啊！如果修习无相心三昧，已不涌、不没，解脱已住，住已解脱的话，则世尊曾说，此是智的果，智的功德。」

诸比丘尼说：「奇哉！尊者阿难！大师（佛陀）及其弟子，都是同句、同味、同义。都同为是所谓第一句义。今我诸比丘尼们，曾诣世尊之处，以如是之句、如是之味、如是之义请问过世尊，世尊也以如是之句、如是之味、如是之义为我们解说，都如同尊者阿难您所说的一样。因此之故，可说是非常的奇特的了。大师及弟子，都同句、同味、同义啊！」

这时，诸比丘尼听尊者阿难所说，欢喜而随喜，然后作礼而去。

五五七、阇知罗经：阇知罗比丘尼向阿难问无相心三昧之果与功德。回答都同佛所说的同句、同味、同义而欢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睺弥国的瞿师罗园。那时，尊者阿难，也住在于那个地方。

那时，有阇知罗比丘尼，往诣尊者阿难之处，稽首足下，退坐在一边。她请问尊者阿难而说：「如果修习无相心三昧，而至于不涌、不没，解脱已住，住已解脱的话，则尊者阿难！世尊说此为何果、何功德呢？」

尊者阿难，告诉阇知罗比丘尼说：「如果修习无相心三昧，而至于不涌、不没，解脱已住，住已解脱的话，则世尊曾说，此是智果、智功德。」

阇知罗比丘尼说：「奇哉！尊者阿难！大师及弟子，都为同句、同味、同义。尊者阿难！我忆起往昔：有一次，佛陀在娑祇城安禅林中时，有众多的比丘尼往诣佛所，请问过此义。那时，世尊也是以如是句、如是味、如是义，为诸比丘尼说过。因此之故，当知是很奇特之事，因为大师和弟子所说的，都同句、同味、同义，所谓第一句义！」

这时，阇知罗比丘尼听尊者阿难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如阇知罗比丘尼经一样，迦罗跋比丘尼经，也同样。

五五八、阿难经：本经叙述一比丘向阿难请问无相心三昧。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跋提弥国的瞿师罗园。那时，尊者阿难，也住在于俱跋提弥国的瞿师罗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得无相心三昧，而作此念：「我如果往诣尊者阿难之处，去请问阿难尊者而说：『如果比丘得无相心三昧，已至于不涌、不没，解脱已住，住已解脱的话，则此无相心三昧为何果呢？世尊曾说此为甚么功德呢？』尊者阿难若问我而说：『比丘！你得此无相心三昧了吗？』我就回答：『我还未曾得过』。是实问而异答。

我当追随阿难尊者之左右，脱有（假如有）余人问义时，我就能因此而得以闻及其义」。

那位比丘就这样的跟随尊者阿难的左右，然而经过六年的期间，并没有余人来问此义。因此，而自问阿难尊者而说：「如果比丘来问：修得无相心三昧，已至于不涌、不没，解脱已住，住已解脱，则世尊说此为甚么果？甚么功德呢？」

尊者阿难就问那位比丘说：「比丘！你得到此三昧了吗？」那位比丘乃默然而住。尊者阿难告诉那位比丘说：「如果比丘得无相心三昧，而至于不涌、不没，解脱已住，住已解脱的话，则世尊会说此乃为智果、智功德。」

尊者阿难说此法时，那位比丘，听其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舍经卷第二十完

杂阿舍经卷第二十一

五五九、迦摩经：迦摩与阿难之间答：虽有六根六境，初禅乃至所有入处具足而住的人，则为有想，于有而不觉知，如无相三昧，身作证具足住，就为无想，于有法而不觉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利弗妬路国。尊者阿难，以及尊者迦摩，也住在于波罗利弗妬路国的鸡林精舍。

这时，尊者迦摩，往诣尊者阿难之处，共相问讯慰劳后，在于一边而住。他对阿难尊者说：「奇哉！尊者阿难！有眼根，也有色境。有耳根，也有声境，有鼻根，也有香境。有舌根，也有味境。有身根，也有触境。有意根，也有法境。然而有些比丘，虽有这些法，也能不觉知。到底如何呢？尊者阿难！那位比丘，是有想，而不觉知呢？为无想之故，而不觉知呢？」

尊者阿难对迦摩比丘说：「有想的人，也不觉知，何况又是无想，自然会不觉知！」又问尊者阿难说：「为甚么为有想，而对于有，而不觉知呢？」

阿难尊者对迦摩比丘说：如果比丘离开欲，离开恶不善之法，对于有觉有观之离，而生喜乐，而达到初禅具足而住的话，则这种有想的比丘，虽有法，也不觉知。像如是的依次而到达第二、第三、第四等禅，而至于空入处，识入处、无所有入处等，

都具足而住的话，则像如是的比丘，虽有法，而不觉知。

甚么叫做无想的人，对于有法，而不觉知呢？像如是的比丘，乃对于一切之想，并不忆念，于无相心三昧，身作证，具足而住。这叫做比丘之无想，而对于有法，而不觉知。」

尊者迦摩比丘又问阿难尊者说：「如果比丘已修习无相心三昧，已不涌、不没，解脱已住，住已解脱的话，则世尊说此为甚么果，为甚么功德呢？」

尊者阿难回答迦摩比丘说：「如果比丘修习无相心三昧，已不涌、不没，解脱已住，住已解脱的话，则世尊会说此为智果、智功德。」

这时，二位正士，共论后，欢喜而随喜，就各从其座起，而离去。

五六〇、度量经：本经叙述四说道。也就是得证阿罗汉果者，一定是由此四说道，内详。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俱睺弥国瞿师罗园。那时阿难尊者也在那个地方。

这时，尊者阿难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比丘尼到了我的面前，明说自己已证果，而自记说的话，我当会为之赞叹而说：善哉！而慰劳问讯他。这种人，或者就是由于求习四道而获得的。那四道呢？」

第一：如果比丘、比丘尼，禅坐而作如是之住心（安定心）。所谓善住心、局住心、调伏心、止观、一心等受分别，对于法善于量度。这样的修习，多修习（反复的修习）后，得能断除诸使。如果比丘、

比丘尼，在于我的面前，自记说（明说自己已证果）的话，我就会像如是的为他称说：善哉！而慰喻他。或者求习如是而获得的，就名叫做说初道。（南传说：以止为先，而修观。以观为先而修止。止与观同时兼修，安定内心，落定，专一，等持）。

其次（第二），比丘、比丘尼正坐而思惟。对于法。要选择思量，而安住内心。所谓善住、局住、调伏止观，一心等受。像如是的正向而多住（恒住于安定），而得以离诸结使。如果比丘、比丘尼，在于我的面前而自记说的话，我当会像如是的为之称说善哉！而慰喻他。或者求习如是而获得的，就名叫做第二说道。

其次（第三），比丘、比丘尼，虽为掉乱所持，然而以调伏心而坐，而正坐于住心、善住心、局住心、调伏止观，一心等受之化。像如是的正向，而多住（恒常安住）后，就得断除诸结使。如果有比丘、比丘尼，在于我的面前，自记说的话，我就会像如是的为之称说善哉！而慰喻他。或者是求习如是而获得的，就名叫做第三说道。

其次，（第四）比丘、比丘尼，止观和合而俱行，作如是的正向，而多住（恒于安住），就能断除诸结使。如果比丘、比丘尼，在于我的面前，自记说的话，我就会像如是的为之称说善哉！而慰喻他。或者是求习如是而获得的，就名叫做第四说道」。

这时，就比丘们听尊者阿难所说，都欢喜奉行！

五六一、波罗门经：阿难回答婆罗门，出家为佛子的目的，乃在于断爱，断爱乃依四如意足。又说有边际之所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俱睺弥国的瞿师罗园。尊者阿难，也住在于那个地方。

那时，有一位婆罗门往诣尊者阿难之处。共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于另一边。他请问阿难尊者说：「您为甚么缘故，在于沙门瞿昙之处去修梵行呢？」阿难尊者回答婆罗门说：「为了断除之故。」又问：「尊者：是为断除甚么呢？」回答说：「是为了断爱。」又问：「尊者阿难！到底是依于甚么而得以断爱呢？」回答说：「婆罗门！是依于欲（愿望、发心），而得以断爱的。」又问：「尊者阿难！这岂不是无边际了么？」（婆罗门以为依欲而断欲，乃不合于道理。这样，则「欲」岂不是无边际一无际限，怎能断欲呢？）

回答说：「婆罗门！并不是无边际。像如走，乃为有边际的，并不是没有边际的。」又问：「尊者阿难，为甚么为有边际，而不是没有边际呢？」

回答说：「婆罗门！我现在问你，你要随你的意见来回答我。婆罗门！你的意见如何呢？你首先是否欲来诣于精舍与否呢？」婆罗门回答说：「如是（是的），阿难！」又问：「像如是的，婆罗门！你到了精舍后，那个欲，到底是息灭了吗？」

回答说：「如是（是的）。尊者阿难！它乃欲精进、方便、筹量、才来诣精舍的。」又问：「到了精舍后，那个精进、方便、筹量，已息灭了么？」回答说：「如是。」

尊者阿难又对婆罗门说：「像如是的，婆罗门！如来、应、等正觉的所知所见，乃说四如意足（欲、精进、心、思惟），以一乘道而净化众生，息灭苦恼，断除忧悲。那四种呢？」

第一为欲定，断行成就如意足（欲为对于禅定之希望。由于有欲，而得精励禅定，而具足其行，是为生起神足通之由）。

第二为精进定，断行成就如意足（依于精进而得精励禅定，而具足其行，是为生起神足通之由。）

第三为心定，断行成就如意足（依于有心，而得精励禅定，而具足其行，是为生起神足通之由）。

第四为思惟定，断行成就如意足（依于思惟，而得精励禅定，而具足其行，是为生起神足通之由）。

像如是的，圣弟子乃修习『欲定断行成就如意足』，是依离欲，依无欲，依出要，依灭，而向于舍，乃至断爱。爱既断灭后，那个欲也就会灭息。修习『精进定断行成就如意足』、修习『心定断行成就如意足』、修习『思惟定断行成就如意足』，都依离，依无欲，依出要，依灭，而向于舍，乃至爱尽。爱尽后，思惟就会息灭。婆罗门！你的意见如何呢？这不是边际吗？」

婆罗门说：「尊者阿难！此是边际，并不是没有边际。」

那时，婆罗门，听尊者阿难所说，乃欢喜而随喜，然后从座起去。

五六二、瞿师罗经：本经叙述瞿师罗长者问说法者阿难说调伏贪瞋痴的人为说法者。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睺弥国，瞿师罗园。尊者阿难，也住在于那个地方。

那时，瞿师罗长者，往诣尊者阿难之处，稽首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向尊者阿难说：「甚么叫做世间的说法者？甚么叫做世间的善向？甚么叫做世间的善到呢？」

阿难尊者告诉瞿师罗长者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着你的意见回答我。长者！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说法时，能调伏贪欲、调伏瞋恚、调伏愚痴的话，得以名叫世间的说法者吗？」长者回答说：「尊者阿难！如果有说法者，能调伏贪欲、瞋恚、愚痴的话，就名叫做世间的说法者。」

又问：「长者！你的意见如何呢？如向于调伏世间的贪欲，向于调伏瞋恚，向于调伏愚痴的话，就名叫做人间的善向。而如果已调伏世间的贪欲、瞋恚、愚痴的话，可名叫做善到吗？或者不是吗？」

长者回答说：「尊者阿难！如果调伏贪欲，已经断除而无余存，瞋恚、愚痴都已断尽无余存的话，就名叫做善到的。」

阿难尊者综括其义而作回答说：「长者！我乃试问于你，你便能据实的回答我，其真义正是如此的，你当受持之。」

瞿师罗长者听尊者阿难所说，乃欢喜而随喜，而作礼后离去。

五六三、尼捷经：尼捷子之徒，和阿耆昆之徒，二人由阿难处听佛所说之戒定、四谛而随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东印度），猕猴池侧之重阁讲堂，尊者阿难，也住在于那个地方。

那时，有一位名叫无畏的离车（毘舍离的刹帝利之种族之名），是尼捷子（离系，裸形、苦行外道）的弟子。又有一位名叫聪明童子的离车，他是阿耆昆（无胜，现世受苦，则来世为乐）的弟子。他们二

人同往尊者阿难之处，共相问讯慰劳后，在于一边而坐。这时，无畏离车向阿难尊者说：「我的师甫尼捷子，乃消灭炽燃之法，是清净，是已超出的人。他为诸弟子们阐述如是之道，他说：『宿命之业（过去世所造的业），由于行持苦行的缘故，均能把它吐出（消灭）。由于不作身业的缘故，就能断截其桥梁一样，对于未来世，已经不再会有诸漏（烦恼），也就是诸业永尽。由于所有之业永尽之故，众苦也就永远断尽。诸苦永尽之故，就能究竟苦的边际。尊者阿难！此义如何呢？』」

尊者阿难告诉离车说：「据我大师，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的，即说离开三种的炽燃，而得清净，而超出之道。以一乘之道，而净化众生，使众生离开忧悲，超越苦恼，而得真如之法（涅槃）。那三种呢？像如是的，圣弟子安住于净戒，受持波罗提木叉（别解脱；持各别不同之戒，而防止身口之过非，而离烦恼，为戒本），威仪具足，深信诸罪过，而生怖畏之想。受持如是的具足净戒，则宿业就会渐渐的吐尽，而能于现法当中，得以离开炽燃，不待时节，而能得正法，而通达，而现见观察，而以智慧自觉。离车长者！这就是名叫如来、应、等正觉说其所知所见，说离开炽燃，而清净超出，而以一乘道净化众生，灭诸苦恼超越忧悲，得真如之法。」

其次，离车！像如是的净戒具足，而离欲、恶不善之法，乃至第四禅具足而住，名叫如来、应、等正觉所说之离开炽燃，乃至得如实之法。

又有三昧正受。对于此苦圣谛，能如实而知，对于此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能如实而知。以具足如是的智慧心，更不造作诸业。宿业渐已断尽，而于现在而得正法，而离诸炽燃。不待时节，即通达而现见，而生自觉智。离车！这名叫做如来、应、等正觉

之所知所见，而阐述的第三离开炽燃，清净超出，以一乘之道，而净化众生，而离诸苦恼，灭除忧悲，得如实之法。」

那时，尼捷的弟子—离车无畏，乃默然而住。

这时，阿耨昆的弟子—离车聪慧，曾一再的对离车无畏说：「怪哉！无畏！为甚么默然而住呢？你对于如来、应、等正觉所阐说的，其所知所见的善的说法，听后不随喜吗？」

离车无畏回答说：「我正在思惟个中的意义之故，一时默然而住耳。到底那个人听世尊沙门瞿昙所阐说之法，会不随喜呢？如果有人听过沙门瞿昙之说法，而不随喜的话，此人就是愚夫，长夜当受非义，而不饶益之苦的。」

那时，尼捷子的弟子离车无畏，以及阿耨昆的弟子聪慧，重新听佛所说之法，由尊者阿难之所说出后，都欢喜而随喜，然后从座起去。

五六四、比丘尼经：阿难对一起染心的比丘尼说当断秽食、娇慢、爱欲。比丘尼则发露悔过！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尊者阿难，也住在于该处。

那时，有一位比丘尼，在于尊者阿难之处，起染着之心，就遣使而自尊者阿难说：「我身遭遇病苦，唯愿尊者，能够哀愍，而看到您的照拂。」

尊者阿难，就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到了那位比丘尼所住之处。那位比丘尼遥见尊者阿难降临，就露身体而卧在于床上。尊者阿难遥见

那位比丘尼之身，即自摄敛诸根，而回身，而背向而住。那位比丘尼看完阿难尊者摄敛诸根，回身背向而住，就自惭愧，就起来穿着衣服，系一坐具，出来迎接阿难尊者，请其就于座位。然后稽首礼足，退住在一边。

这时，阿难尊者，为她说法而说：「姊妹！像如此之身，乃为秽食之所长养的，也是懦弱所长养，爱所长养，娇欲所长养的。姊妹啊！依秽食的，应当断除秽食，依懦弱的，就应断懦弱，依于爱的，当断爱欲。」

姊妹啊！甚么叫做依于秽食的，就应当断除秽食呢？所谓圣弟子，对于食，须要计其量，须要思惟而食。也就是没有执着快乐之想，没有懦弱之想，没有摩拭之想，没有为了庄严之想，都是为了维持身体之故，为了养活生命之故，为治饥、治渴、治病之故，为了摄受梵行之故，为了使宿世（过去）的诸受之能消灭，为了新的诸受不再生，为崇习长养。因此，或者努力，或者希乐，或者接触，均应如是而住（要保持这些心理）。

譬如商客，用酥油膏去膏其车辆一样，并没有染着之想，也没有懦弱之想，没有摩拭之想，没有庄严之想，乃是为了运载人物之故，而去涂膏的。又如罹患疮疾的人，用酥油去涂其疮，并没有着乐之想，没有懦弱之想，没有摩拭之想，没有庄严之想，乃是为了疮病之痊愈之故。

像如是的，圣弟子，计其数量而食，并没有染着之想，没有懦弱之想，没有摩拭之想，没有庄严之想，都是为了养活之故，为了治饥渴之故，为了摄受梵行之故，为了宿世之诸受之离开，新的诸受之不起。因此之故，或者努力，或者希乐，或者没有触之罪过，安隐而住。姊妹啊！这就是名叫依食而断食！

其次，为依慢而断慢。甚么叫做依慢而断慢呢？就是说，圣弟子听到某某尊者、某某尊者的弟子，已经灭尽诸漏，已无漏，而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已作证悟。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听此消息后，就作此念：『那位圣弟子已尽诸有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而我现在却为甚么缘故不能尽诸有漏？何故不能自知不受后有呢？』当于那个时候，则能断诸有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姊妹啊！这就是名叫依慢而断慢。

姊妹啊！甚么叫做依爱而断爱呢？所谓圣弟子，听到某某尊者，某某尊者的弟子，已尽诸有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我们为甚么不赶快尽诸有漏呢？...乃至自知不受后有。他在于那个时候，因此，而能断诸有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姊妹啊！这名叫做依爱而断爱。姊妹啊！如果没有所行业的话，就能断截那摇撼和合的桥梁。」

尊者阿难说此法时，那位比丘尼，乃远离尘垢，而得法眼净。那位比丘尼，见法、得法、觉法、入法，度狐疑，不由于他，对于正法与律，心得无畏。就礼拜尊者阿难之足，而仰白阿难尊说：「我现在发露而忏悔罪过，由于愚痴，不善于解脱，而作如是这般不流类之事。于今在于尊者阿难的座前，自己发见其过失，自知其罪过，都把它坦白的发表显露而忏悔。愿尊者，哀愍之故！」

尊者阿难告诉比丘尼说：「你现在真实的自见自己的罪过，自知自己的罪过，自知为愚痴不善。你自知作此乃为不像类之罪过。因此，妳今自知、自见而悔过，在于未来世，能得具足戒。我现在接受妳的悔过，为了哀愍之故，使妳的善法能增长，终不退减。为甚么呢？因为若有人自见自己的罪过，自知自己之罪，而能悔过的话，在于未来世，定能得具足戒，善法会增长，终不退减之故。」

尊者阿难为那位比丘尼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后，她就从座起去。

五六五、婆头经：本经叙述阿难为了聚落的童子说戒、心、见、解脱等四种清净。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桥池（族名）的地方，在人间游行时，和尊者阿难，俱在于那个地方。同时，曾到了婆头（村名）聚落的北方，身入林中。

那时，婆头聚落的诸童子们，听到尊者阿难，在桥池族的地方，在人间作诸游化，而住进于婆头聚落之国的北方的身入林中。大家听后，就相呼而聚集，而往诣尊者阿难之住处。到后，稽首礼拜阿难尊者之双足，然后，退坐在一边。

这时，尊者阿难，告诉诸童子们说：「虎种（指婆头村人）们！如来、应、等正觉，乃说四种的清净。所谓戒清净、心清净、见清净、解脱清净。

甚么叫做戒清净呢？所谓圣弟子安住于戒——波罗提木叉，戒增长，而威仪具足。对于微细之罪，也能生恐怖，而受持学戒。戒，在于身不满的人，就使他得以满足。戒已满的人，即随顺而执持，而使他欲精进方便而超出，使他精勤勇猛，堪能在诸身心里，对于法，常能摄受，就名叫做戒净而能断苦种。

虎种！甚么叫做心净断呢？所谓圣弟子，离开欲恶不善之法，乃至具足第四禅而安住。如果禅定，在于身上未满足的话，就使其满足。已满足的话，就随顺而执受。使其欲精进，乃至常执受，就名叫做心净时能断苦种。

甚么叫做见净断呢？所谓圣弟子听闻大师的说法，像如是如是而说法的话，就如是如是而入，如实而正观，如是如是而得欢喜，而得随喜，而得从于佛。

又次，圣弟子，虽然不听闻大师之说法，然而能从其它的明智，而尊重梵行之人的说法，听听尊重梵行之人之如是如是之说，则如是如是而入，而如实而观察，对于其法得到欢喜而随喜，而信仰正法。

又次，圣弟子，虽然听闻大师之说法，也不听闻明智而尊重梵行之人之说，而随着先前所听闻，而受持，而重诵习（反复的诵习）。随着先前所闻而受持的，就像如是如是的重诵后，就会像如是如是的得入于彼法，乃至信于正法。

又次，圣弟子，虽然不听闻大师的说法，不听闻有明智而尊重梵行之人说，也不能将先前所受持的加以重于诵习。然而能将先前所听闻之法，为人广说。将先前所

听闻之法，如是如是的为人广说，如是如是的得入于法，而以正智观察，乃至信于正法。

又次，圣弟子，虽然不听闻大师的说法，又不听闻有明智而尊重梵行之人之说，又不能将先前所受持的重于诵习，也不能将先前所听闻之法为人广说，然而对于先前所听闻之法，能够独自一人在于静处去思惟观察。如是如是的思惟观察，而如是如是的得入于正法，乃至信于正法。像如是的从他人处听闻，而于内心正思惟，就名叫做未起正见的，使他生起，已起正见的，使他增广，这名叫做未满足于身的，就使其满，已满的，就随顺摄受，欲精进方便，乃至常于摄受，就名叫做见净，而断除苦种。

甚么为解脱清净断呢？所谓圣弟子，对于贪心已没有欲，而解脱。对于恚、痴之心已没有欲，而解脱。像如是的解脱，将未圆满的人，使其圆满，已圆满的人，则随顺而摄受，而欲精进，乃至常于摄受。这名叫做解脱而净的话，就能断除苦种」。

尊者阿难说此法时，婆头聚落的诸童子们，听阿难尊者所说，而欢喜而随喜，然后作礼而去。

五六六、那伽达多经：本经叙述质多长者就其对佛所说之偈文之了解，回答于那伽达多比丘。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庵罗聚落的庵罗林（庵婆罗女所布施的园林）里，和众多的上座的比丘俱在那里。

那时，有一位名叫质多罗的长者（在家众中之智慧第一），诣于诸上座的比丘，到后，稽首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

这时，诸上座比丘为质多罗长者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他。说种种法，示教照喜后，就默然而住。那时，质多罗长者稽首礼诸上座比丘之足后，就往诣那伽达多比丘的寮房，稽首礼拜那伽达多比丘之足后，就退坐在一边。

这时，那伽达多比丘曾问质多罗长者说：「如所说的：

枝青以白覆 一辐转之事 离结观察来 断流不复缚

（枝如果是幼青的话，就须用纯白之物，把它盖覆起来。一辐辗转的车辆，将其观察，而离结缚过来，就能断其流，而不再会被缚的了。）（解在本文里）

长者！此偈到底具有了甚么意义呢？」

质多罗长者说：「尊者那伽达多！世尊曾说此偈吗？」尊者回答说：「如是。」质多罗长者告诉那伽达多说：「尊者！且给我须臾之间默然一下，我当会思惟此中所涵之义。」

长者须臾之间默然而思惟后，就告诉尊者那伽达多而说：「青就是所谓戒，白覆就是解脱，一辐则为身念，转就是转出，车则为止观。离结，乃有三种之结，所谓贪、恚、痴是。那些阿罗汉的诸漏已尽，已灭、已知、已断根本，犹如截断多罗树（棕榈）之头那样，一断就不会再生，未来世已寂灭，已为不起之法。

观察就是所谓见，来则为人，断流就是说：凡人都被爱流于生死，而阿罗汉比丘乃诸漏已尽，已知，已断其根本，有如截断多罗树头那样，已不再复生，于未来世，已成就不起之法。

不缚：乃有三种之缚，所谓贪欲缚，瞋恚缚，愚癡缚是。那些阿罗汉比丘的诸漏已尽、已断、已知，已断其根本，犹如截断多罗树头那样，更不会再复生，于未来世，已成就不起之法。因此之故，尊者那伽达多！世尊说此偈而说：

枝青以白覆 一辐转之车 离结观察来 断流不复缚

这就是世尊所说之偈，我已经把它分别解释过了。」

那伽达多尊者又问质多罗长者说：「此义你先前听过吗？」长者回答说：「不曾听过」。那伽达多尊者说：「长者！你已得善利了！在于此甚深的佛法里，已得入于贤圣的慧眼的了！」

这时，质多罗长者听闻尊者那伽达多所说，乃欢喜而随喜，然后，作礼而去。

五六七 那伽达多经：质多罗长者告诉那伽达多比丘，其对于无量心三昧、无相心三昧、无所有心三昧、空心三昧之见解。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庵罗聚落的庵罗林精舍，和众多的上座比丘，俱在那里。

那时，有一位名叫质多罗的长者，诣上座比丘之处，稽首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这时，诸上座比丘，为质多罗长者，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他。示教照喜后，乃默然而住。

这时，质多罗长者，曾诣那伽达多尊者比丘之处，到后稽首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那伽达多尊者告诉质多罗长者说：「有无量心三昧、无相心三昧、无所有心三昧、空心三昧。你的意见如何呢？长者！此法到底是由于有种种义之故，而有种种之名？或者同为一义，而有种种之名呢？」质多罗长者问那伽达多尊者说：「这些三昧，是世尊所说的呢？或者为尊者您自己的意见而说的呢？」那伽达多回答说：「这乃是世尊所说的。」质多罗长者告诉那伽达多尊者说：「且听许我思惟一下内中的意义，然后当会回答。」

长者思惟须臾后，告诉尊者那伽达多说：「有一种法，里面包涵种种意义、种种句、种种味。有一种法为一种义，而有种种之味。」又问长者说：「甚么叫做法有种种义、种种句、种种味呢？」

长者回答说：「有无量三昧。所谓圣弟子之心与慈俱，而为无怨、无憎、无恚，心重于宽弘，修习无量，而普缘，而充满于一方。像如是的充满于二方、三方、四方、上下，一切世间，其心都与慈俱，而无怨、无憎、无恚、心重于宽弘，无量的修习，而充满于诸方，一切世间都普缘而住，就名叫做无量三昧。

甚么叫做无相三昧呢？所谓圣弟子，对于一切相均不着念，将无相心三昧，于身作证，就名叫做无相心三昧。

甚么叫做无所有心三昧呢？所谓圣弟子，度过一切的无量识入处，而至无所有，而住于无所有心，就名叫做无所有心三昧。

甚么叫做空三昧呢？所谓圣弟子，将世间空如实而观察世间为空，常住而不变易，为非我，非我所，就名叫做空心三昧。这叫做法有种种之义，种种之句，种种之味」

又问长者说：「甚么叫做法为一义，而有种种之味呢？」回答说：「尊者！所谓贪为有量。如果无净的话，就是第一无量。所谓贪乃为有相，恚、痴也是有相。无净则为无相。贪是所有，恚、痴是所有，而无净则为无所有。

又次，无净的话，就会空于食（将贪空掉），会空于恚、痴。空为常住不变易，空为非我、非我所。这叫做法为一义，而有种种之味」。

尊者那伽达多又问说：「云何呢？长者！这些教义是你从前所听过的吗？」回答说：「尊者！并不听过。」

又告诉长者说：「你已得大利了。你对于甚深的佛法，在于现在，能得入于贤圣

的慧眼。

质多长者听尊者那伽达多所说，乃欢喜而随喜，就作礼后离去。

五六八、伽摩经：本经叙述质多长者谘问迦摩比丘有关于行等十个问题。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庵罗聚落的庵罗林中，与诸上座比丘俱。

这时，有一位名叫质多罗的长者，诣诸上座比丘之处。礼诸上座后，就诣尊者伽摩比丘之处，到后，稽首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而自尊者伽摩比丘说：「所谓行，到底甚么名叫行呢？」伽摩比丘说：「所谓行，谓有三种之行、身行、口行、意行是。」（身口意三业）又问：「甚么叫做身行？甚么叫做口行？甚么叫做意行呢？」回答说：「长者！出息（呼吸之呼）、入息（吸）名叫身行。有觉（寻）有观（伺），名叫口行（寻伺的旧译为觉观，心的粗分别为寻，细分别为伺），想、思，名叫做意行。」

又问：「为甚么缘故，出息、入息名叫身行？有觉有观名叫口行？想思名叫意行呢？」

回答说：「长者！出息、入息，是属于身法，如行动都依于身，属于身，依于身而转，因此之故，出息、入息，名叫做身行。由于有觉、有观之故，则会为口语，因此之故，有觉、有观是口行。至于想思，就是意行。因为想思乃依于心，属于心，依于心而转，因此之故，想、思是意行。」

又问：「尊者！到底有几法呢？（问舍身而死，是舍那些法才会死？是以偈颂传诵下来的）

若人舍身时 彼身尸卧地 弃于丘冢间 无心如木石

（如人死亡后舍弃肉身之时，那个身尸，都倒卧在于地上，然后把它弃置在于丘冢（墓地）之间。这时，人的身尸乃没有心，有如树木石头那种一物体一样的了。）

回答说：「长者！

寿暖及与识 舍身时俱舍 被身弃冢间 无心如木石

（人寿、暖气，以及意识之三法，在死亡舍身时，都同时舍离。然后，就将那个身尸弃置在于冢墓之间，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心识，有如木石那种物体一样的了。）

又问：「尊者！或者是死，或者入于灭尽正受，到底有甚么差别吗？」

回答说：「如舍弃寿与暖的话，则诸根就会均于告坏，身命就会分离，就名叫做死。至于灭尽定（九次第定之最高境界，已灭受、想之禅定），乃身、口、意之业行已息灭，然而不舍弃寿命，也不离开暖气，诸根都不坏，身命还是相属的。这就是命终（死亡）与入灭正受之差别不同之处。」

又问：「尊者！甚么叫做入于灭正受呢？」

回答说：「长者！入于灭正受时，并不说：『我要入于灭正受，我当入于灭正受』。然而先作如是之渐息方便。如先前方便那样，而向于入正受。」

又问：「尊者！入于灭正受时，会先灭甚么法呢？是身行呢？是口行呢？或者是意行呢？」

回答说：「长者！入于灭正受时，首先会灭口行，其次为身行，最后为意行。」

又问：「尊者！怎样出于灭正受呢？」

回答说：「长者！出于灭正受时，也不念说：『我现在要出于正受，我当出于正

受。』然而先前已作方便心，一切都如先前之方便心而起的。

又问：「尊者！由于灭正受而起时，会从何法先起呢？是身行呢？或者是意行呢？」

回答说：「长者！从灭正受而起时，会从意行先起，其次为身行，最后为口行。」

又问：「尊者！将入于灭正受时，要怎样顺趣、流注、浚输呢？」

回答说：「长者！将入于灭正受时，要顺趣于离，流注于离，浚输于离。顺趣于出，流注于出，浚输于出。顺趣于涅槃，流注于涅槃，浚输于涅槃。」

又问：「尊者！住于灭正受时，触为几触呢？」

回答说：「长者！为触不动、触无相、触无所有。」

又问：「尊者！欲入于灭正受时，应作几法呢？」（应修那些法呢？）

回答说：「长者！此事应该要先问，为甚么现在才问呢？虽然如此，也当为你说：比丘如欲入于灭正受的话，就应作二法，为止与观。」（须要修习止观）

这时，质多罗长者，听闻尊者迦摩所说，乃欢喜而随喜，然后作礼而去。

五六九、梨犀达多经：本经叙述梨犀达多回答质多罗长者，之所问，所谓种种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庵罗聚落的庵罗林中，和众多的上座比丘俱在。

那时，质多罗长者诣诸上座比丘之处，到后，稽首礼足，然后退在于一面而坐。诸上座比丘为质多罗长者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后，默然而住。

这时，质多罗长者，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起其十指的指掌，邀请诸上座而说：「唯愿诸位尊者，能接受我的薄食。」这时，诸上座乃默然而接受其请。

这时，那位长者知道诸上座默然受请后，礼足而去，还皈其自己的家里后，就辨种种的饮食，也敷床座。于是在早晨遣使而说：「时间已经到了」。（斋供的时间已差不多了）

这时，诸上座乃着衣持钵，而至长者之舍宅，到后，就座而坐。长者则稽首礼诸上座之足，然后，退在于一边而坐。他仰白诸上座说：「所谓种种界，到底甚么是种种界呢？」

这时，诸上座，乃默然而住，并不作声。像如是的经过三次。

那时，尊者梨犀达多（仙授），坐在于大众之下坐，他白诸上座的比丘们说：「诸位尊者！我想答复那位长者所问的问题。」诸上座回答说：「可以的。」长者质多罗即问说：「尊者！所谓种种界，到底甚么是种种界呢？」

梨犀达多回答说：「长者！眼界异（眼根有眼根的自体，和他物不同。以下例知）、色界异、眼识界异，耳界异、声界异、耳识界异，鼻界异、香界异、鼻识界异，舌界异、味界异、舌识界异，身界异、触界异、身识界异，意识界异、法界异、意识界异。像如是的有种种不同之界。长者！这就是名叫种种之界。」

那时，质多罗长者就呈上种种净美的饮食去供养诸上座僧伽。众僧吃食后，就澡漱、洗钵。供养之事都完毕后，质多罗长者就敷一卑下之床，就在于上座们的前面坐下来听法。

那时，诸上座们则为长者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后，就从座起，而回去。

这时，诸上座在于路中，对梨犀达多比丘说：「善哉！善哉！梨犀达多比丘！」

你真正能辩捷（辩才无碍），能知时而说（应说之时就说）。假如遇到其它不同的机会，你也应该常于如此的去应付人家！」

这时，诸上座听梨犀达多所说，欢喜奉行！

五七〇、梨犀达多经：本经叙述梨犀达多比丘代上座回答质多罗长者之所问。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庵罗聚落的庵罗林中，和众多的上座比丘，都俱在于那个地方。

这时，质多罗长者诣诸上座之处，稽首作礼，退坐在一边。他仰白诸上座们说：「在世间里有种种不同的见解，或说为有我，或说为众生，或说为寿命，或说为世间的吉凶。您的见解如何呢？这些不同的见解，到底是以甚么为根本，由甚么而集，从甚么而生，自甚么而转的呢？」

这时，诸上座乃默然，并不回答。像如是的问过三次，三次都默然不答。这时，有一位在下座（末席）的比丘，名叫梨犀达多，仰白诸上座们说：「我想回答那位长者所问的。」诸上座说：「如善能回答的话，你就回答他的问题好了！」

这时，长者就问梨犀达多而说：「尊者！大凡世间所见的，到底是以甚么为根本，以甚么而集、以甚么而生，以甚么而转的呢？」

尊者梨犀达多回答说：「长者！凡是世间所见的，或者说为有我，或说众生，或说寿命，或说世间的吉凶，这些诸见解，一切均以身见（有身之见，以身作为我）为其本的，是身见之集，身见之生，身见之转的」。

又问：「尊者！甚么叫做身见呢？」

回答说：「长者！愚痴无闻的凡夫，都见此色就是我，此色异于我（他之我）。色当中有我，我里面有色（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将受、想、行、识、见为是我，识异于我（他之我），我当中有识，识当中有我（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长者！这就是名叫身见。」（五见之一）

又问：「尊者！要怎样才能得到没有此身见呢（消灭身见之偏执）？」

回答说：「长者！所谓多闻的圣弟子，不见色就是我，不见色异于我，不见我当中有色，不见色当中有我。不是受、想、行、识就是我，不见识异于我，不见我当中有识，识当中有我。这名叫做得无身见。」（灭身见）

又问：「尊者！您的父亲是甚么名？是出身于何处呢？」回答说：「长者！我乃生于后方的长者之家的。」质多罗长者告诉尊者梨犀达多说：「我和尊者您，和您父亲二人，本来就是善知识吗？（好朋友）」梨犀达多回答说：「如是！如是！」

质多罗长者告诉梨犀达多尊者说：「尊者！您如能住在于此庵罗林中的话，我就会尽形寿供养您的衣服、饮食、随着疾病的汤药。」尊者梨犀达多，则默然而受请。

这时，尊者梨犀达多，接受质多罗长者之请愿后，就因受此供养的障碍之故，久久不诣世尊之处。

这时，诸上座比丘，曾为质多罗长者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他。示教照喜后，质多罗长者，乃欢喜而随喜，而作礼后离去。

五七一、摩诃迦经：摩诃迦比丘能用神通力使凉风吹起，令质多长者随喜，并示过人法之神足。说由不放逸而得。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庵罗聚落的庵罗林中，和众多的上座比丘都俱在。

这时，有一位名叫质多罗的长者，诣诸上座之住处，到后，稽首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诸上座比丘而说：「唯愿诸位尊者，能到我的牛牧（养牛场）中，受我的供食。」那时，诸位上座，乃默然接受其邀请。质多罗长者知道诸上座，已默然受请后，就还回家中，于星夜备具种种的饮食。到了早晨，就敷座位，派遣使用人去迎请诸上座而说：「时间已到了。」诸上座乃着衣持钵，到了牛牧中，质多罗长者之舍宅，就于座位而坐。这时，质多罗长者，乃亲手供养种种的饮食。食后，洗钵、澡漱完毕后，质多罗长者乃敷一卑埵，在于上座们之前面坐下听法。这时，诸上座为长者说种种法，示教照喜他。示教照喜后，就从座位起立而去，质多罗长者也跟随于后而去。

诸上座们食诸酥酪之蜜，都饱满，在于春天过后之月之热时，在行路中感受极为热闷之苦。

那时，有一位下座的比丘，名叫摩诃迦（比丘名），仰白诸上座而说：「今天太热了，我想唤起云雨微风，不知可以与否呢？」诸上座回答说：「你如果可能的话，就是好的事！」

这时，摩诃迦就进入三昧，如其正受。刹时云集而起，细雨微下，凉风飏飏，而从四方来。大众到了精舍之门时，尊者摩诃迦就向诸上座说：「我所作的是是否可以止息吗？」大众回答说：「可以止息的了。」这时，尊者摩诃迦，即止其神通，还回自己的寮房。

这时，质多罗长者曾作此念而说：『最下座的比丘，就能有此大的神通之力，更何况中坐，以及上座的！』实时礼诸上座的比丘之足，随着摩诃迦比丘到他的住房，礼拜尊者摩诃迦之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言而说：「尊者！我欲得再见到尊者您的过人法神足现化（超人的神通变化）。」尊者摩诃迦说：「长者！不可见，因会恐怖啊！」虽如是的经三次的请愿，也是三次都不允许其要求。长者则仍然不放弃，又重请愿见尊者的神通变化。

尊者摩诃迦乃对长者说：「你且到外面，去取干的草木，把它积聚后，用一张白毡盖覆在其上面。」质多罗长者就照其指示，到了外面去聚薪而成。然后来白尊者摩诃迦说：「薪已完成，也用一张白毡盖覆在其上面了。」

这时，尊者摩诃迦，就进入火光三昧。由户钩之孔中放出火焰，火炎实时燃烧其薪。薪都被烧尽，唯那一张白毡却不被燃烧过。乃对长者说：「你现在看见了么？」回答说：「已看见了，尊者！实在奇特极了！」

尊者摩诃迦对长者说：「你应该知道！这些均为由于不放逸为本，是以不放逸而集，以不放逸而生，以不放逸而转的。由于不放逸之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此之故，长者！这些，以及其余的功德，均为以不放逸为本，以不放逸而集，不放逸而生，不放逸而转，不放逸之故，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及其它的道品法。」

质多罗长者仰白尊者摩诃迦说：「愿您常住于此林中，我当会尽形寿供养您的衣、被、饮食，以及随病之渴药。」

尊者摩诃迦有另行的因缘之故，并不接受其请愿。

质多罗长者听其说法后，乃欢喜而随喜，就从座而起，作礼后离去。

尊者摩诃迦不欲使由于供养之利而有障罪之故，就从座起而去，遂不再还来。

五七二、系经：上座比丘论议眼系色，或色系眼，未决，质长者说欲贪就是其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庵罗林中，与众多的上座比丘俱在。

那时，众多的上座比丘，曾集在于食堂，作如此之论议：「诸位尊者，您的意见如何呢？是眼系于色呢？或者是色系于眼呢？像如是的，耳与声，鼻与香，身与触，意与法等，到底是意系于法呢？或者是法系于意呢？」

这时，质多罗长者，因有营务，而路过于此，便进入于精舍。他看到诸上座比丘，都集在于食堂，就顺便前往礼拜诸上座之足。礼足之礼行过后，就问说：「诸位尊者聚集在于食堂，到底是论说甚么法呢？」

诸上座回答说：「长者！我们今天集在于此食堂里，乃作如此之论的：『是眼，被色所系呢？或者是色，被眼所系呢？像如是的，耳与声，鼻与香，舌与味，身与触，意与法等，是意，系于法呢？是法，系于意呢？』」。

长者就问他们而说：「诸位尊者，对于此义，是怎么的记说呢？」诸上座们说：「在长者的意见，又如何呢？」

长者回答诸上座们说：「如照我的意见来说，则并不是眼被色所系，也不是色被眼所系，...乃至并不是意被法所系，或法被意所系。然而中间有了一个欲贪，因此，就随着它而被系的！喻如二匹牛，一为黑，一为白，用轭鞅驾之。有人问说：『是黑牛系白牛呢？或者是白牛系黑牛呢？』这是否为等问（正问）与否呢？」

回答说：「长者！这不是等问。为甚么呢？因为不是黑牛系白牛，也示是白牛系黑牛。然而那个轭鞅就是其系之故啊！」

长者说：「像如是的，尊者们！不是眼，系于色，也不是色，系于眼，.....乃至不是意，系于法，也不是法，系于意。然而在其中间，有个欲贪，就是其系啊！」

这时，质多罗长者，闻诸上座所说，乃欢喜而随喜，就作礼而去。

五七三、阿耆毘迦经：阿耆毘迦在外道出家二十年，无所得，后被旧友质多长者引导，而为佛弟子。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庵罗林中。

这时，有一位名叫阿耆毘的外逆（邪命外道），是质多长者的先人所亲厚（赏识）的人。他曾经诣质多长者之处，到后，共相问讯慰劳，然后，在于一边而住。

质多罗长者问阿耆毘外道而说：「你出家几时（出家后，经过几个岁月？）

回答说：「长者！我出家已经二十余年了。」质多罗长者问说：

「你出家以来已经过了二十年，那么是否已得证过人法（超人之法），究竟知见，安乐住吗？」回答说：「长者！我虽然出家已过了二十年，但是并不得证过人法，也不究竟知见，当然并不安乐住。唯有行持裸形、拔发、乞食，人间游行，卧于灰土中的苦行耳。」

质多罗长者说：这不是名叫做于法与律之行。这是恶知，并不是出要之道，不能叫做等觉（正觉），不是令人赞叹之处，故不可依止它。唐（空徒）名出家经过二十年，而执持裸形、拔发、乞食、人间游行、卧在灰土之中耳！」阿耆毘问质多罗长

者说：「你作为沙门瞿昙的弟子以来，到了现在已经过几时呢？」（几年呢？）质多罗长者回答说：「我作为世尊的弟子以来，已过了二十年了。」

又问质多罗长者说：「你作沙门瞿昙的弟子二十年，是否得证过人法，优胜的究竟知见吗？」

质多罗长者回答说：「你现在应该知道：质多罗长者乃必定不会再经由胞胎而受生，不会再增丘冢（不生就不需埋在坟墓），不会再起于血气（不会再有肉体）了。如世尊所说的五下分结（贪、瞋、身见、戒取、疑等结），已不能见到有一结不断除的了。如果有一结不断除的话，当会一再的还生于此世间。」

像如是的在谈话讲说时，阿耆昆迦则悲叹涕泪，用自己之衣拭面，然后对质多罗长者说：「我现在应该要作如何之打算呢？」

质多罗长者回答说：「你如能在于正法与律当中出家的话，我当会给与衣钵等供身之其」。阿耆昆迦经须臾的思惟后，就对质多罗长者说：「我现在随喜，请你提示我应作之事。」（愿意为佛子，请长者引进）

这时，质多罗长者就引那位阿耆昆迦到了诸上座之处，礼诸上座之足，然后退在于一边而坐。长者仰白诸上座比丘们说：「尊者们！这位阿耆昆迦，是我先人的亲厚之人，现在请求出家作为比丘，愿诸上座度他，使他为出家人，我当会供给衣钵众具！」

诸上座即令其出家，剃除须发，着装袈裟。阿耆昆迦出家后，曾思惟出家的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着装袈裟，出家而增进学道，而净修梵行，得阿罗汉。

五七四、尼捷经：尼捷子外道，欲诱引质多罗长者为其弟子，反被其论破而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庵罗聚落的庵罗林中，和诸上座比丘俱在。

这时，有一位尼捷若提子（耆那教之祖，六师外道之一），和他的五百名眷属往诣于庵罗林中，欲诱引质多罗长者，作为他的弟子。质多罗长者听到尼捷若提子率领五百名眷属来诣庵罗林中，欲诱引他为其弟子的消息后，即往诣其处。共相问讯完毕后，各于一边而坐。

这时，尼捷若提子告诉质多罗长者说：「你信仰沙门瞿昙，而得证无觉无观的三昧了吗？」质多罗长者回答说：「我不是以信之故而来的。」尼捷若提子说：「长者！你乃不谄、不幻，是质直，而由质直所生。长者！如能息灭有觉有观的话，也能用绳系缚于风。如果能息灭有觉有观的话，也可以将一把土去断截恒河之水流。我乃在于行往坐卧当中，智见常生。」

质多罗长者问尼捷若提子说：「到底是信在前呢？或者为智在前呢？信和智，到底是那个为先？那个为胜呢？」

尼捷若提子回答说：「信应该在于前，然后才有智。信与智相比较起来，智乃为胜。」

质多罗长者告诉尼捷若提子说：「我已求得息灭有觉有观，内净一心，而无觉无观，由于三昧而生喜乐，已具足第二禅而住。我在于白昼时，也住于此三昧，夜间也住于此三昧，整夜都常住于此三昧。我有如是之智，为甚么还要用信做甚么？」

尼捷若提子说：「你乃谄曲、不直。是由不直所生的。」质多罗长者说：「你刚才说我不谄曲、不幻、不直，是由质直所生的。而现在为甚么说我为谄曲、不直、不直，由不直所生的呢？如你前说为事实的话，则后说的为虚的。你刚才虽说：『我于行、住、坐、卧，知见常生。』但是你在乎前后的小事尚且不知，怎么能知过人法？」

怎样知，怎样见，怎样为安乐住之事呢？」长者继之而又问尼拈若提子而说：「有一问、一说、一记论，乃至十问、十说、十记论，你有这些吗？如果没有一问、一说、一记论，乃至十问、十说、十记论的话，怎样能够引诱我，而来到此庵罗林中，而欲诱诳我呢？」

于是，尼拈若提子，乃息闭而掉头，反拱而出，不再回顾（所谓掉头而去）。

五七五 病相经：质多罗长者信念不动，从容而逝。临终后，生于不烦热天，仍以神通到庵罗林，为上座们说偈。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庵罗聚落的庵罗林中，和众多的上座比丘俱在。

那时，质多罗长者有病苦，诸亲友都来围遶，也有众多的诸天来诣长者之处，对质多罗长者说：「长者！你应当发愿，就能得作转轮王。」（以正法治世的君主）

质多罗长者说：「如果作转轮王，那也是无常，若空、无我的。」这时，长者的亲属们，对长者说：「你应当要系念！你应当要系念！」质多罗长者对诸亲属们说：「为甚么你们都教我当系念！当系念呢？」那些亲属们说：「因为你曾作此语：『无常、苦、空、无我。』因此之故，教你当系念、系念！」

长者对诸亲属们说：「有请天人到了我这里来。他们对我说：『你当发愿，就能得作转轮圣王。能随愿而得果的。』我就回答说：『那转轮王，也是无常、苦、空、非我的。』」

那些诸亲属对质多罗长者说：「转轮王有甚么好处，而那些诸天会来教你发愿去求其果报呢？」长者回答说：「转轮王乃以正法治化。因此之故，诸天见如是的福利之故，而来教我发愿去求其果报的。」

诸亲属们说：「你今用心，为的是甚么？」（你的意见、目的，欲转生作甚么？）

长者回答说：「诸亲属们！我今用心，唯不愿再见到在胞胎里受生，不愿在世间再增一丘冢（坟墓），不愿再受有血气之身（肉体）。如世尊说：五下分结，我已不会再见到，我不自见一结不断（没有一结缚烦恼不断灭的）。如果有结不断的话，就还会再生于此世间的。」

于是，长者即从床而起，结跏趺坐（两脚背都互迭于腿上。坐禅的姿态）。正念现在于前，而说偈说：

服食积所积	广度于众难	施上进福田	植斯五种力
以斯义所欲	俗人处于家	我悉得此利	已免于众鸡
世间所闻习	远离众难事	生乐知稍难	随顺等正觉
供养持戒者	善修诸梵行	漏尽阿罗汉	及声闻牟尼
如是超越见	于上诸胜处	常行士夫施	克终获大果
习行众多施	施诸良福田	于此世命终	化生于天上
五欲具足满	无量心悦乐	获斯妙果报	以无慳吝故
在所处境受生	未曾不欢喜		

（积服食之所积的，以广度诸众难，而布施于上进的福田的话，就能培植此五种之力。由于此义之所欲之故，俗人虽然处于在家里，我都均能得到此福利，已经免于众难的了。在世间所闻习的，都已远离其众难之事了。）

（欲生乐知，乃稍为难事，要随顺于等正觉，供养于持戒者，善于修诸梵行者，和漏尽的阿罗汉，以及声闻的牟尼〔证果者〕。如是的超越见，对于上面的诸胜处，

常行士夫之布施的话，就能克期而终于获大果报！)

(要习行众多的布施，而施诸良好的福田的话，就能在此世间命终之后，化生在天上界，五欲都具足而满，无量之心之快乐。能获得此微妙的果报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慳吝之故。在所处而受生，未曾不欢喜的！)

质多罗长者说此偈后，寻即命终，而往生于不烦热天。(不还天，三果阿罗汉的去处)

那时，质多罗天子曾作此念说：「我不应该停住在于这里。应当前往阎浮堤，去礼拜诸上座的比丘。」就如力士之屈伸其臂那样之顷，用天的神力，到了庵罗林中，由身放出天光，遍照于庵罗林。

这时，有一位比丘，夜起而步出寮房，在露地经行时，看见胜光明普照于树林，就说偈而说：

是谁妙天色 住于虚空中 譬如纯金山 阎浮檀净光

(这是那一位妙天的光色，住于虚空当中呢？此光明乃如纯金的山，有如阎浮檀的净光！)

质多罗天子也说偈回答说：

我是天人王 瞿昙名称子 是庵罗林中 质多罗长者

以净戒具足 系念自寂静 解脱身具足 智慧身亦然

我知法故来 仁者应当知 当于彼涅槃 此法法如是

(我乃是天人之王，为瞿昙之门下称名为子，就是曾在庵罗林当中之质多罗长者啊！由于净戒具足，系念专一之故，而自寂静，而具足了解脱之身，智慧之身也同样的具足！)

(我如实而知法之故，到此而来。仁者应当要知道，我将会在那个地方涅槃，此法之法则，就是如此这般的。)

质多罗天子说此偈后，就隐没不现。

杂阿合经卷第二十一完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二

五七六、难陀林经：本经叙述对于一天子说忉利天上之快乐，佛则说阿罗汉之寂灭之乐，更为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夜间一点至五点)之时，来诣佛所。到后稽首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诸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而说：

不处难陀林 终不得快乐 忉利天宫中 得天帝名称

（如果不住在于难陀林〔忉利天之欢喜园〕的话，终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在忉利天宫之中，能得天帝的名称。）

那时，世尊也用偈来回答他而说：

童蒙汝何知 阿罗汉所说 一切行无常 是则生灭法

出者既复灭 俱寂灭为乐

（你这小童子，你那里能够晓得阿罗汉所说的真理呢？阿罗汉说：一切诸行，均为是无常变易之法，是有生灭之法。生起的既然又会一再的灭亡，都以寂灭，也就是无生灭之法，为之真正的快乐。）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久来才能看到像您这位婆罗门〔指佛陀〕。您已逮得般涅槃了，一切的怖畏都已过去〔舍弃，无畏〕，已永远超越世间的恩爱！）

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乃欢喜而随喜，稽首礼拜佛足后，就隐没不现。

五七七 钩鑠经：有一天子说出家者，不应执于教化他人。佛说以哀愍众生之故，而教化他们。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他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诸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即说偈说：

断一切钩鑠 牟尼无有家 沙门着教化 我不说善哉

（断除一切钩鑠的释迦牟尼，已经无有家累的了。然而您这位沙门却执着于教化他人，因此，我不赞称您的行动，而说不说一声善哉啊！〔不赞成佛执着于教化众生〕。）

那时，世尊说偈而说：

一切众生类 悉共相缠缚 其有智慧者 孰能不愍伤

善逝哀愍故 常教授众生 哀愍众生者 是法之所应

（一切众生之类，均为是相互缠缚而不能解脱。如果是有智慧的人，到底那一位不会愍伤他们呢？成正觉的善逝〔佛陀〕，乃为了哀愍他们之故，才会常常的教授这些众生的。哀愍众生一事，乃为法则所应有的！）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久来才看见像您这位婆罗门〔指佛〕，您已逮得般涅槃了。一切的怖畏均已过去〔舍弃，无畏〕，已永远超越世间的恩爱！）

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乃欢喜而随喜，实时隐没不现。

五七八、惭愧经：本经叙述一天子说惭愧心时时皆有，佛说惭愧为稀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诸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而说：

常习惭愧心 此人时时有 能远离诸恶 如顾鞭良马

（常习惭愧之心，此事应为人类时时应有之事。因为常惭愧之故，就能远离诸恶业，犹如顾鞭的良马一样。（能顺于正道迈进）。）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说：

常习惭愧心 此人实希有 能远离诸恶 如顾鞭良马

（常常修习惭愧之心，此人实在是最为希有的人了。因为这样的常惭愧的话，就能远离诸恶业，犹如那顾鞭的良马一样。）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久来才能看见到像您这位婆罗门〔指佛〕，您已速得般涅槃了，一切的怖畏均已过去〔舍弃，无畏〕，已永远超过世间的恩爱。）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五七九、不习近经：一天子问佛：不习近正法的人，是否能证悟？佛说必须专修正法，始能证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诸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不习近正法 乐着诸邪见 睡眠不自觉 长劫心能悟

（如果不习近于正法，而乐着于诸邪见。只顾睡眠昏沉而不觉悟。然而经长劫的时间，其心不是还能证悟吗？）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专修于正法 远离不善业 是漏尽罗汉 险恶世平等

（要专心一意的修习正法，而远离不善之业，就是漏尽的阿罗汉，虽然处在□恶之世，其心也是平等的）。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思爱

（语译如前）

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乃欢喜而随喜，就稽首佛足，实时隐没不现。

五八〇、善调经：一位天子说依异说也能证悟，睡眠昏沈，均无妨道业，佛则反驳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而说：

以法善调伏 不随于诸见 虽复着睡眠 则能随时悟

（以法而善于调伏，不随着于诸见。虽然又着于睡眠昏沈，然而也能随时而证悟）。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若以法调伏 不随余异见 无知已究竟 能度世恩爱

（如果以法而调伏，而不随着于其余的异见。无知〔愚痴〕已经究竟的话，就能度脱世间的恩爱。）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乃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五八一、罗汉经：本经叙述漏尽的阿罗汉，即使说有我、我所，也无妨碍。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若罗汉比丘 自所作已作 一切诸漏尽 持此后边身

记说言有我 及说我所不

（如果成就阿罗汉的比丘，自己所应作的都已作完，其一切的诸漏都已尽了，而持此后边之身〔最后次之身〕，记说而说『有我』，以及说『我所』，可以吗？）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回答说：

若罗汉比丘 自所作已作 一切诸漏尽 持此后边身

正复说有我 我所亦无咎

（如果已成就阿罗汉的比丘，自己所应作的都已作完，一切的诸漏都已尽了。持此最后之身，正又说『有我』、『我所』，也是没有妨碍的。）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若罗汉比丘 自所作已作 一切漏已尽 持此最后身

心依于我慢 而说言有我 及说于我所 有如是说不

（如证阿罗汉的比丘，自己所应作的都已作完，一切诸漏都已尽了，而持此最后之身，其心依于我慢而说言：『有我』，以及说言『我所』，有如此之说与否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已离于我慢 无复我慢心 超越我我所 我说为漏尽

于彼我所 心已永不着 善解世名字 平等假名说

（已经离开我慢，不再有我慢之心，而超越我、我所的话，我就会记说他为漏尽的人。此人对于那些我、我所，其心已永远不会执着了。此人乃善解世间的名字，都以平等，而说那些假名之相。）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礼拜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五八二、罗汉经：本经叙述的内容，同于前经，只文字上的构造有些不同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诸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白佛而说：

若罗汉比丘 漏尽持后身 颇说言有我 及说我所不

(如果成就阿罗汉果的比丘，其漏已尽，而持此最后之身，颇为说言〔是否说言〕有我，以及我所与否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若罗汉比丘 漏尽持后身 亦说言有我 及说有所

(如果成就阿罗汉的比丘，其漏已尽，而持此最后之身，亦说『有我』。以及说有『我所』的。)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若罗汉比丘 自所作已作 已尽诸有漏 唯持最后身

何言说有我 说何是我所

(如果成就阿罗汉的比丘，自己所应作的都已作完，已经尽诸有漏，唯持此最后之身，而为甚么说『有我』，说甚么是『我所』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若罗汉比丘 自所作已作 一切诸漏尽 唯持最后身

说我漏已尽 亦不着我所 善解世名字 平等假名说

(如果成就阿罗汉果的比丘，自己所应作的都已作完，一切诸漏都已尽，唯持此最后之身，说我的诸漏已尽，也不会着于我所。乃善解世间的名字，以平等，而假名而说耳。)

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礼拜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五八三、月天子经：阿修罗王障月天子，诸月天子前往皈依佛，阿修罗王闻佛说偈，即释放月天子。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罗候罗阿修罗王障碍月天子。这时，月天子都非常的恐怖，因之而来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住在一边。他们说偈叹佛而说：

今礼最胜觉 能脱一切障 我今遭苦恼 是故来皈依

我等月天子 皈依于善逝 佛哀愍世间 愿解阿修罗

(我们现在礼拜最胜的觉者〔佛陀〕。佛陀能解脱一切的障碍。我们现在遭遇很大的苦恼，因此之故，来皈依于佛陀您。)

(我们这月天子，皈依于善逝〔佛陀〕，佛陀乃哀愍世间的觉者，唯愿为我们

解脱阿修罗的困扰！)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说：

破坏诸闇冥 光明照虚空 今毘卢遮那 清淨光明显

罗候避虚空 速放飞兔像 罗候阿修罗 即舍月而还

举体悉流汗 战怖不自安 神昏志迷乱 犹如重病人

(能破灭诸黑暗，其光明普照于虚空。现在这毘卢遮那〔清淨〕的清淨的光明显现了。)

(罗候阿修罗，你应该闪避虚空，赶快将那飞兔之像〔指月、亮〕释放！罗候阿修罗实时舍弃障月而回去！)

(阿修罗的全身均于此时流出汗水，非常的战怖而不自安隐。神志已昏迷杂乱，好像罹重病之人一样。)

这时，有一位阿修罗，名叫婆稚，看见罗候罗阿修罗那么快速的放舍障月而回去之事，便说偈而说

罗候阿修罗 舍月一何速 神体悉流汗 犹如重病人

(罗候罗阿修罗，你舍去障月之事，为甚么这么的快捷呢？你的威神之体，为甚么都流汗，而好像罹重病之人那样呢？)

罗候罗阿修罗说偈回答说：

瞿昙说咒偈 不速舍月者 或头破七分 受诸邻死苦

(瞿昙〔佛陀〕现在说的是神咒之偈。如果不捷疾的舍弃月亮的话，我的头恐怕会被裂为七分，会受邻接于死之痛苦啊！)

婆稚阿修罗又说偈说：

佛兴未曾有 安隐于世间 说咒偈能令 罗候罗舍月

(佛陀兴起未曾有之事，为了安隐世间，而说咒偈，使罗候罗阿修罗舍弃了障碍月亮！)

佛说此经后，这时，月天子们，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五八四、族本经：本经叙述佛陀于母、妻、子之牵缠得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他身上的诸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为有族本不 有转生族耶 有俱相属无 云何解于缚

(您有族本吗？有转生族吗？有共俱相属与否呢？怎样能解脱这些坚缚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说：

我无有族本 亦无转生族 俱相属永断 解脱一切缚

(我已没有族本，也没有转生之族。那此其俱相属都永远断除，而解脱一切的坚缚的了！)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何名为族本 云何转生族 云何俱相属 何名为坚缚

(甚么叫做族本呢？甚么叫做转生族呢？甚么叫做俱相属呢？甚么叫做坚缚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母为世族本 妻名转生族 子俱是相属 爱欲为坚缚
我无此族本 亦无转生族 俱相属亦无 是名脱坚缚

（以母为世间的族本，妻叫做转生族，子俱为是相属，以爱欲为之坚缚。）

（我已没有此族本了，也没有转生之族，更没有共俱相属的了。这叫做解脱坚缚。）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善哉无族本 无生族亦善 善哉无相属 善哉缚解脱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怨已过 永超世恩爱

（善哉！您已没有族本！没有生族，也是善哉的了。善哉！您已没有相属！善哉！您已由坚缚而得以解脱了。）

（久来才能见到婆罗门您，已逮得般涅槃菜〔寂灭〕。一切的魔怨均予以过去，永远超越世间的恩爱。）

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五八五、独一住经：本经叙述佛陀独住，乃无欢喜，也没有烦恼。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释氏的优罗提那搭之所。

那时，世尊新剃须发，在于后夜之时，结跏趺之坐（打坐）直身而正意，系念在于前，用衣覆在头上。

这时，优罗提那搭之旁边，有一位天神住在那里，放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精舍，而仰白佛说：「沙门！您有忧烦么？」佛陀告诉天神说：「为甚么会有所忘失呢？」（没有之义）天神又问：「沙门您有欢喜吗？」佛陀告诉天神说：「有甚么所得呢？」（没有之意）。天神又问：「沙门您不忧恼，也不欢喜吗？！佛陀告诉天神说：「如是！如是！」

那时，天神即说偈说：

为离诸烦恼 为无有欢喜 云何独一住 非不乐所坏

（到底是离诸烦恼呢？或者是没有欢喜呢？为什么独自一人而住？而不会被喜乐所破坏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我无恼解脱 亦无有欢喜 不乐不能坏 故独一而住

（我并没有烦恼，是已解脱烦恼的了。同时也没有欢喜，不会被不喜乐所破坏，因此之故，能独一而住。）

那时，那位天神又说偈说：

云何得无恼 云何无欢喜 云何独一住 非不乐所坏

（为甚么能得证无烦恼？怎样不会欢喜？为甚么能独一而住？为甚么不会被不喜乐所破坏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说：

烦恼生欢喜 喜亦生烦恼 无恼亦无喜 天神当护持

（□烦恼而生欢喜。则此欢喜也会生烦恼的。没有了烦恼。也没有欢喜，这个真理，天神你应该要护持！）

这时，那位天神又说偈说：

善哉无烦恼 善哉无欢喜 善哉独一住 不为不喜坏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善哉! 没有烦恼! 善哉! 没有欢喜. 善哉! 独一而住! 不被不喜所破坏!)
(久来才能见到婆罗门您, 已逮得般涅槃。一切的怖畏都已过去了, 永远超越世间的恩爱!)

这时, 那位天神听佛所说, 欢喜而随喜, 稽首佛足后, 即隐没不现。

五八六、利剑经: 本经叙述佛告天子, 应求远离后有之身 如冒刀火之苦, 也应求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 乃结集者的我们, 都同样的听过的: 有一个时候, 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 有一位天子, 其容色很绝妙, 在于后夜之时, 来诣佛所, 稽首佛足。其身上的诸光明, 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 那位天子, 说偈而说:

犹如利剑害 亦如头火燃 断除贪欲火 正念求远离

(犹如被利剑所伤害, 也像头面被火所燃烧那样的苦痛, 也应断除贪欲之火。应以正念去求能远离!)

那时, 世尊也说偈回答说:

譬如利剑害 亦如头火燃 断除于后身 正念求远离

(喻如被利剑所加害, 也像头面被火所燃烧那种苦痛, 也应忍耐而应求断除后身, 要以正念而得远离。)

那时, 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这时, 那位天子听佛所说, 欢喜而随喜, 稽首佛足后, 实时隐没不现。

五八七、天女经: 本经叙述佛告天子, 教他出离痴惑之丛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 乃结集者的我们, 都同样的听过的: 有一个时候, 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 有一位天子, 其容色绝妙, 在于后夜之时, 来诣佛所, 稽首佛足。其身上的诸光明, 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 那位天子, 说偈而说:

天女众围遶 如毘舍脂众 痴惑丛林中 何由而得出

(被那些天女之众所围遶, 有如被毘舍脂〔女吸血鬼〕之众所扰那样。在愚痴迷惑的丛林里, 要怎样才能由之而得超出呢?)

那时, 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正直平等道 离恐怖之方 乘寂默之车 法想为密覆

惭愧为长魔 正念为羈络 智慧善御士 正见为前导

如是之妙乘 男女之所乘 出生死丛林 逮得安乐处

(正直平等之道, 乃为离开恐怖的妙方, 骑乘寂默之车, 以法想为密覆, 惭愧为长魔〔牵制〕, 以正念为羈络〔马的络头, 系联〕智慧就是善御士, 以正见为前导。像如是之妙乘, 乃为男女都应乘之车乘, 因为乘此, 则能出离生死的丛林, 而能逮

得安乐的地方！)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实时隐没不现。

五八八、四轮经：本经叙述佛告天子。虽有很多缺点的人，也因断除爱喜欲贪。而得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所放出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向佛请问而说：

有四转九门 充满贪欲住 深溺淤泥中 大象云何出

(有四转〔行住坐卧等威仪〕九门〔两眼、两耳、两鼻、口、大、小便等孔〕，都充满着贪欲而住。如深溺于淤泥里面的大象，到底要怎样才能得以脱出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断爱喜长縻 贪欲等诸恶 拔爱欲根本 正向于彼处

(应断除爱喜的长縻〔系缚〕，以及贪欲等诸恶业。能这样的将爱欲的根本拔除的话，就是正向于彼处〔解脱之处〕。)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乃欢喜而随喜，就稽首佛足，实时隐没不现。

五八九、罗陀国经：本经叙述有余财，犹相斗争。此中应如何舍离贪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请问佛陀而说：

赖咤叶提国 有诸商贾客 大富足财宝 各各竞求富

方便欲财利 犹如然炽火 如是竞胜心 欲贪常驰骋

云何当断贪 息世间勤求

(在赖咤叶提国内，有好多的商贾客〔富商〕，他们个个都是大富，财宝都非常的充足。然而各人还是竞求其财富。他们努力方便而欲贪财利之事，犹如燃烧的炽火一样。由于如是的竞胜心，其欲贪乃常于驰骋不止。到底要怎样才能断除其贪心，怎样才能息止对于世间的勤求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舍俗出非家 妻子及财宝 贪恚痴离欲 罗汉尽诸漏

正智心解脱 爱尽息方便

(唯有舍弃俗家，而出家为非有家庭的牵累。如那些妻子，以及财宝，都因之而能舍离。同时舍弃贪恚痴而完成离欲，则能达到阿罗汉之尽诸有漏，而以正智令心解脱，才能使爱尽而息诸方便〔离开勤求财富之道〕。)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五九〇、商人经：五百名商人在旷野遇贼难，一天神来问法，商人中一优婆塞能答，天神遂令彼众免于贼难。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过去世之时，拘萨罗国里，有诸商人，和五百乘的车辆同行，乃为了生计，而到了旷野中。在旷野里，有五百名群贼随逐在后面，都在伺机，欲劫夺那些商人的财物。这时，在旷野中，有一位天神，止住在路边。

那时，那位天神曾作此念而说：我应该到了拘萨罗国的诸商人那里，去问其义理。如果那些商人欢喜我所问，而能应时解答的话，我当方便，使其安隐，能得脱离匪贼之灾难。假如不喜欢我的所问的话，就把他们放弃而不管，犹如其它天神那样。

这时，那位天神作此念后，就放出身光，遍照于商人的车营，而说偈说：

谁于寤睡眠 谁复睡眠觉 谁有解此义 谁能为我说

(到底谁是在寤觉时的睡眠者？谁又是在于睡眠中之觉醒的觉者呢？那一位能够解说此义呢？那一位能够为我解说呢？)

那时，商人当中，有一位优婆塞。他是信佛、信法、信比丘僧。乃专心皈向于佛法僧，为皈依佛法僧的人。对于佛已离开疑，对于法、僧离于疑，对于苦集灭道已离疑，已如实地见四圣谛，而得第一无间等之果(解脱)，在商人当中，同为一位行侣。那位优婆塞在于后夜时，端坐思惟，系念于前。对于十二因缘，作逆与顺的观察，所谓：有了此事之故，就会有此事。有此事之生起之故，就会有此事之生起。所谓缘于无明而行，缘于行而有了识，缘于识，而有了名色，缘于名色而有了六入处，缘于六入处而有了触，缘于触而有了受，缘

于受而有了爱，缘于爱而有了取，缘于取而有了有，缘于有而有了生，缘于生而有了老死忧悲恼苦。像如是的有了纯大苦聚之集。

像如是的，那无明一灭，则行就会灭。行灭，则识就会灭。识灭，则名色会灭。名色灭，则六入处会灭，六入处灭，则触会灭，触灭，则受会灭，受灭则爱会灭，爱灭则取会灭。取灭，则有会灭。有灭，则生会灭。生灭，则老死忧悲恼苦会灭。像如是的：如是之纯大苦聚会灭。

那时，那位优婆塞像如是的思惟后，就说偈说：

我于寤睡眠 我于睡眠觉 我解知此义 能为人记说

(我就是在于寤觉时的睡眠者。我为在于睡眠时的寤觉者。我能解知此义，善能为他人记说！)

那时，那位天神问那位优婆塞说：「甚么叫做寤觉时的睡眠？甚么叫做睡眠中的寤觉？为甚么能解知此义呢？为甚么能记说呢？

这时，那位优婆塞说偈回答说：

贪欲及瞋恚 愚痴得离欲 漏尽阿罗汉 正智心解脱
彼则为觉悟 我于彼睡眠 不知因生苦 及苦因缘集
于此一切苦 得无余灭尽 又不知正道 等趣息苦处
斯等为常眠 我于彼则觉 如是觉睡眠 如是睡眠觉
如是善知义 如是能记说

（对于贪欲 瞋恚，以及愚痴，都能得以离开其欲。这种漏尽的阿罗汉，乃以正智而心解脱的。他便是觉悟的人，我对于他来说，就是属于睡眠之人。）

（不知因之会生此苦果〔苦谛〕，以及生苦的因缘的集〔集谛〕。对于这些一切苦恼，不知得达无余灭尽〔灭谛〕，又不知正道〔道谛〕之能等趣向于息苦处的话，这些就是叫做常在睡眠。而我，则对于他来说，就是觉悟的了。）

（像如是的对于觉而为之睡眠，像如是的对于睡眠而为之觉，像如是的善于知其义，像如是的能于记说。）

那时，那位天神又说偈而说：

善哉觉睡眠 善哉眠中觉 善哉解知义 善哉能记说
久远乃今见 诸兄弟而来 缘汝恩力故 令诸商人众
得免于劫贼 随道安乐去

（善哉！对于觉悟之睡眠。善哉！对于睡眠中之觉悟。善哉！能善于解知此义。善哉！能于记说。）

（久远以来，乃于今始见到，诸兄弟之到来。由于你的恩力之故，能使诸商人的群众们，得以免除于劫贼的灾难。你们可以安心的随着应走的道路去了！）

像如是的，诸比丘们！那些在于拘萨罗的泽中的诸商人们，均能得大安隐的从旷野里走出来。」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九一、海洲经：有一位优婆塞于大会中，曾责欲乐之不对，而却自没于爱欲里，天神见之而说偈教诫他。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过去世之时，在海洲上（别杂为输波罗城）的优婆塞，曾到其它优婆塞之宅舍，去会坐，而极为毁咷欲（责备他人之欲贪），而说：『此欲，乃为虚妄而不实在，是欺诳之法。犹如以幻化之术，诳惑于婴儿那样。』然而，当他还回自己的舍宅后，则放恣于五欲。这位优婆塞的宅舍里，有天神止住在那里。那时，那位天神曾作此念：这位优婆塞并不优胜，也不类似于其身份。在于其它优婆塞的宅舍会坐中，曾极毁咷欲贪之不对，而说：『像如是的欲，乃为虚伪不实，是会欺诳人之法，有如诳惑婴儿那样。』但是回到自己的舍宅后，却反之而自恣于五欲里。我现在应该启发他，使他觉悟。因此，而说偈说：

于大聚会中 毁咷欲无常 自没于爱欲 如牛溺深泥
我观彼会中 诸优婆塞等 多闻明解法 奉持于净戒
汝见彼乐法 而说欲无常 如何自恣欲 不断于贪爱
何故乐世间 畜妻子眷属

（在于大会当中，曾毁咎欲贪为无常之法。而自己却沉没于爱欲里，有如牛匹之沉溺于深泥中。）

（我观察在大会当中的那些诸优婆塞们，乃为多闻，明解正法，奉持净戒的人）。

（你看见他们之乐于正法，而叹说欲乐为无常不实。然而为甚么自己却放恣于五欲，不断除贪爱呢？为甚么缘故喜乐世间，而畜妻子眷属呢？）

那时，那位天神就是以如是，像如是的开觉那位优婆塞后，像如是，如是的那位优婆塞觉悟其非后，就剃除他的须发，穿着袈裟衣，而入正信，而为非有家庭牵累之出家人，而去学道，去精勤修习，终于尽诸有漏，而得阿罗汉果。」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九二、给孤独经：本经叙述须达多—给孤独长者，初皈依佛之次第。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寒林（弃死尸之林）之中的丘冢间。

那时，给孤独长者，由于有了些小的因缘，而到了王舍城止宿于长者之宅舍。夜晚时，看见长者告诉其妻子、仆使、作人而说：「你们统统起来，赶快破樵起火，炊饭作面，调和众味，庄严堂舍吧！」（首罗长者）

给孤独长者看此情形后，曾作此念：现在这位长者到底为了甚么事，而叫人做这些事呢？是否为了嫁女，或娶媳妇呢？或者是为了筵请宾客、国王、大臣而忙碌的呢？他思念后，就问长者而说：「你是为甚么事而叫人做这些事的呢？是否为了嫁女娶媳妇呢？或者是为了筵请宾客、国王、大臣呢？」

那时，那位长者回答给孤独长者说：「我不是要嫁女娶妇，也不是要邀请国王、大臣。唯欲恭请佛陀，以及比丘僧，而准备供养耳。」

那时，给孤独长者，听到未曾听过的佛陀的名字后，心里非常的欢喜，身上的诸毛孔均为怡悦。就问那位长者而说：「为甚么叫做佛陀呢？」长者回答说：「有一位沙门，为瞿昙。是释种的子弟，在于释种当中出身而剃除须发，而着袈裟衣。是正信而为非有家庭牵累的出家人。学道后，已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名叫做佛陀。」

给孤独长者又问说：「甚么叫做僧呢？」那位长者说：「如婆罗门种的人，剃除须发，穿袈裟衣，由于信仰而为非有家，而随佛去出家。或者是刹帝种（王种）、毘舍种（商人）、首陀罗种（农民）的善男子们，剃除其须发，穿着袈裟衣，因正信而为非家，于出家之佛陀而随着去出家，就名叫做僧。今天要请佛，以及现前僧们，而设诸供养的。」

给孤独长者请问那位长者说：「我现在可以去拜见世尊吗？」那位长者回答说：你且住在这里，等我请世尊来到我舍后，在这里可以拜见得到。」

这时，给孤独长者，就在于那个夜晚，至心念佛，因之而得睡眠。在天还未亮明时，忽见光明之相，以为是天已晓明。就欲出其宅舍，而向城门而行。而至城门下时，才知道夜晚始为二更天，城门还未启开。王家的常法，乃远待使命之来往，而至初夜告尽之时（九点），城门就关闭，中夜已尽时（至深夜一点），辄（往往）又开门，是欲使行人，能早得往来的。

那时，给孤独长者，看见城门已打开，就作此念：一定是夜已过去，天已晓明，门才会开的。就乘着明相而出于城门外。出城门外后，明相即灭，辄（即）还闇冥的状态。给孤独长者的内心，实时生起恐怖，其身上的毛，都倒竖起来。他想：『是否

他人，以及非人，或者是奸狡（猾）之人，要恐怖我与否呢？」就想还回其家去。
那时，城门边，有一位天神住在那里。这时，那位天神即放他的身光，从那个城门直至寒林丘冢之间，都有其光明在普照。天神并告诉给孤独长者说：「你且前进的话，可以得到胜利的，千万不可退回去！」

那时，那位天神即说偈说：

善良马百匹 黄金满百斤 骡车及马车 各各有百乘
种种诸珍奇 重宝载其上 宿命种善根 得如此福报
若人宗重心 向佛行一步 十六分之一 过前福之上

（如有善良之马一百匹，黄金载满百斤。骡车以及马车，各各都有百辆，将种种的诸珍奇的贵重的宝物载在这些车乘里，这是宿命所种的善根，才能得到如此的福报的。）

（虽然如此，但是如果有人，以宗重之心，向佛行一步的十六分之一的的话，就能超过前举之福报之上。）

「因此之故，长者！你应当要向前迈进，千万不可退还！」

天神又说偈而说：

雪山大龙象 纯金为庄饰 巨身长大牙 以此象施人
不及向佛福 十六分之一

（将雪山中的大龙象，用纯金去庄饰牠。巨大之身，长大之牙，都用纯金的。以这种价值连城的象去布施给人，也不及于向佛之福，十六分之一。）

「因此之故，长者！应当赶快向前迈进，去得到其大福利，不可以退回去！」

又说偈而说：

金菩阇国女 其数有百人 种种众妙宝 瓔珞具庄严
以是持施与 不及行向佛 一步之功德 十六分之一

（有名的金菩阇国的美女，其人数为一百位。用种种的众妙宝，以及瓔珞都其而庄严她们之身。将这些持之而布施与人，也不及于行向佛一步之功德的十六分之一。）（金菩阇国为古印度十六大国之一。今之阿富汗斯坦地方。译为可爱，本为果名，共国人面似之，故名，多出美女。）

因此之故，长者！应当赶快前往，以便得其胜利，不可退回。」

这时，给孤独长者问天神说：「贤者！您是甚么人呢？」

天神回答说：「我是摩头息犍大摩那婆，先前是长者你所善于知识的人。我曾在于尊者舍利弗与大目犍连之处，发起信敬之心。由于此功德，现在得生在于天上，执典这个城门，是故告知长者你：『但当进前，慎勿退还！前进就能得大法利，千万不可退还！』」

这时，给孤独长者，曾作此念：佛兴起于世间，并不是小事。能得听闻正法，也不是小事。因此之故，天神才会劝我而叫我前进，去拜见世尊。

这时，给孤独长者，乃寻其光明，径行而至于寒林的丘冢之间。那时，世尊正出房外，在露地经行。给孤独长者，遥见佛后，就到其前，用俗人的礼节，恭敬问讯而说：「如何？世尊！能安隐睡卧了吗？」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婆罗门涅槃 是则常安乐 爱欲所不染 解脱永无余
断一切希望 调伏心炽燃 心得寂止息 止息安隐眠

（婆罗门如入涅槃的话，就是常于安乐。爱欲所不能染之处，则为解脱而永远没有余遗。）

（断一切的希望，调伏那炽燃的心，心得寂静而止息。止息而安隐的好睡眠！）

那时，世尊，将给孤独长者带入寮房内，就座而坐，端身而系念。那时，世尊，即为长者说法，示教照喜他。世尊所说的内容是：「诸法为无常之事，应该要布施的

福事，有关于持戒的福事，生天的福事，欲之味、欲之患、欲之出，远离之福等。」

给孤独长者由于闻法而见法、得法、入法、解法，而度诸疑惑。不由他信，不由他度，而入于正法与律，心得解脱。就从他的座上站起，调正衣服，而为佛作礼。他右膝着地，合掌而白佛说：「我已得度，世尊！我已得度，善逝！我从今天起，尽所有的寿命，皈依于

佛，皈依于法，皈依于比丘僧，而为优婆塞。愿佛证知于我！」

那时，世尊问给孤独长者说：「你叫做甚么名？」长者白佛说：「我名叫须达多（善施）。由于常布施给孤贫辛苦的人之故，大家都叫我为给孤独。」

世尊又问：「你住在于甚么地方？」长者白佛说：「世尊！在拘萨罗人间，城名叫做舍卫。唯愿世尊来舍卫国，我当会尽形寿供养衣被、饮食、房舍、床卧，以及应病的汤药。」佛问长者说：「舍卫国有精舍与否呢？」长者向佛说：「没有的，世尊！」佛陀告诉长者说：「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建立一精舍，好使诸比丘来往宿止之用。」

长者白佛说：「如果世尊能到舍卫国来的话，我当会造作精舍僧房，使诸比丘往来止住之用。」

那时，世尊默然受请。

这时，长者知道佛世尊默然受请后，就从座而起，稽首佛足后离去。

五九三、给孤独生天经：本经叙述给孤独长者逝世后，生兜率天，来诣佛所，赞叹佛法，激励诸比丘。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给孤独长者因疾病而命终，而生于兜率陀天（喜足天，第四层天），为兜率天子，曾作此念！「我不应该久住于此，应当往见世尊。」作此念后，有如力士之屈伸其臂之顷，自兜率天隐没，而现

在于佛前。他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这时，给孤独天子，身放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这时，给孤独天子，说偈而乱：

于此祇桓林 仙人僧住止 诸王亦住此 增我欢喜心
深信净戒业 智慧为胜寿 以此净众生 非族姓财物
大智舍利弗 正念常寂默 闲居修远离 初建业良友

（在于此祇桓林〔祇园精舍〕里，有仙人僧住止于此。诸王也住在于此，可增加我的欢喜心。）

（深信甚深的净戒之业，以智慧为胜寿。而以此去净化众生，并不是族姓的财物可比的！）

（有大智慧的舍利弗尊者，乃正念而常寂默。闲居而修远离，初建胜业的良友！）」

说此偈后，即隐没不现。

那时，世尊，在其夜间过后，就入于僧中，敷尼师坛（坐其），在于大众之前坐下来，而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昨夜中，曾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来诣我所，稽首礼足后，退坐在一边，而说偈说：

于此祇桓林 仙人僧住止 诸王亦住此 增我欢喜心
深信净戒业 智慧为胜寿 以此净众生 非族姓财物
大智舍利弗 正念常寂默 闲居修远离 初建业良友

（语译如前）

那时，阿难尊者仰白佛说：「世尊！如我所了解世尊所说的，乃是给孤独长者生彼天上后，回来拜见世尊的。然而那位给孤独长者，生前对于尊者舍利弗乃极为相敬重啊！」

佛陀告诉阿难说：「如是！如是！阿难！给孤独长者生在那天上后，昨夜来见于我。」

那时，世尊由于尊者舍利弗的缘故，而说偈说：

一切世间智 唯除于如来 比舍利弗智 十六不及一

如舍利弗智 天人悉同等 比于如来智 十六不及一

（一切世间所有的智慧，唯除如来的智慧者外，和舍利弗的智慧比较起来，也不及于舍利弗的智慧之十六分之一。）

（如舍利弗的智慧，乃天人悉数合起来之同等之智慧，而和如来的智慧比较起来，还是不及于如来的智慧之十六分之一。）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九四、旷野长者生天经：本经叙述旷野长者恭敬三宝不厌，故生于无热天。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旷野精舍。

那时，有一位名叫旷野的长者，由于疾病而命终，而往生于无热天。生到那个天后，即作此念：「我现在不应该久住于此处，而不去拜见世尊。」他作此念后，就如力士之屈伸臂之顷，从无热天隐没，而现出在于佛前。

那时，那位天子，将其天身委于地上，而不能自立，犹如酥油委于地上，而不能自立一样。像如是的，那位天子，其天身细软，不能自己持立。那时，世尊告诉那位天子说：「你应当变化为这里那种粗身，而站立于地。」

这时，那位天子就自己变化其形体，作和这里同样的粗身，而站立在地上。于是天子就向前礼拜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告诉手天子（天子名）说：「你这位手天子！你本来在此间为入身之时，所受的经法，现在再于忆念，不会统统忘去吗？」

手天子仰白佛说：「世尊！我本来所受持的，现在都不会忘弃。本来在人间时，有所听到之法，而不尽得到的，现在也能忆念，如世尊所善说的。世尊曾经说过：『如果有人在于安乐处，能忆持法的话，就不是苦处。』此说为真实不虚的。如世尊在阎浮提，被种种杂类的四众所围遶，而为他们说法。那些四众听佛所说后，都能如教奉行，我也是如是。我在无热天上，为诸天人的大会时，为他们说法，那些诸天众均能受持修学。」

佛陀告诉手天子说：「你在于此人间时，对于几法没有厌足之故，才能得生于那个无热天中呢？」

手天子白佛说：「世尊！我乃对于三法无厌足之故，身坏命终之时，才能生于无热天。那三法呢？第一：我对于见佛无厌足之故，身坏命终生于无热天。第二：我对于佛法没有厌足之故，生于无热天。第三：我供养众僧无厌足之故，身坏命终，而生于无熟天。」

这时，手天子即说偈说：

见佛无厌足 闻法亦无厌 供养于众僧 亦未曾知足

受持贤圣法 调伏慳着垢 三法不知足 故生无热天

（我见佛没有厌足，听法也没有厌足，供养众僧伽，也未曾知足过。）

（我就是这样的受持贤圣之法，而调伏慳着之垢，也就是对于三法不知足的缘故，能生于无热天。）

这时，手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实时隐没不现。

五九五、无烦天经：本经叙述无烦天子与佛谈及得解脱，而生于无烦天之七位比丘。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无烦天子，其容色很绝妙，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以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而说：

生彼无烦天 解脱七比丘 贪瞋恚已尽 超世度恩爱
难度于诸流 难度死魔军 谁断死魔縻 永超烦恼轭

（生在于那个无烦天〔五净居天、五不还天之一〕，而得解脱的七位比丘们，乃灭尽贪欲与瞋恚，而超越于世间的恩爱。）

（到底是谁能度脱于诸流呢？谁又能度脱于死魔军呢？谁能断灭死魔之系縻，而永超诸烦恼之轭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尊者优波迦 及波罗鞞茶 弗迦罗婆梨 跋提鞞陀迭
亦婆休难提 及波毘瘦 如是等一切 悉皆度诸流
断绝死魔縻 度彼难度者 断诺死魔縻 超越诸天轭
说甚深妙法 觉悟难知者 巧便问深义 汝今为是谁

（尊者优波迦〔比丘〕，以及波罗鞞茶〔比丘〕，弗迦罗婆梨〔比丘〕，跋提〔比丘〕，鞞陀迭〔比丘〕，也有名叫婆休难提〔比丘〕，以及波毘瘦〔比丘〕。像如是的这些比丘们，均为是度脱诸流的比丘。）

（他们都断绝死魔之縻缚，都度过那些难度者。是断除诸死魔之縻缚，而超越诸天之轭的比丘。）

（能说甚深的妙法，而觉悟那些难知的人。这样的善巧方便来寻问甚深的正义的，现在的你，到底是甚么人呢？）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白佛说：

我是阿那含 生彼无烦天 故能知斯等 解脱七比丘
尽贪欲瞋恚 永超世恩爱

（我是阿那含〔不还〕果的人，现在生在于无烦天。因此之故，能知道这些已解脱的七位比丘，乃是灭尽贪欲、瞋恚，而永超世间的恩爱的比丘们。）

那时，世尊又说偈而说：

眼耳鼻舌身 第六意入处 若彼名及色 得无余灭尽
能知此诸法 解脱七比丘 贪有悉已尽 永超世恩爱

（眼耳鼻舌身等前五入处，以及第六意入处，和那些名〔精神〕、色〔物体〕，都得达无有余而灭尽了。善能知道此诸法的七位已解脱的比丘，其贪有都已灭尽，而永超世间的恩爱。）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鞞跋楞伽村 我于彼中住 名难提婆罗 造作诸瓦器
迦叶佛弟子 持优婆塞法 供养于父母 离欲修梵行

世世为我友 我亦彼知识 如是等大士 宿命共和合
善修于身心 持此后边身

（有一个乡村，名叫鞞跋楞伽村，我乃出身而住于那个地方的。我名叫做难提婆罗，是专门制造诸瓦器的人。）

（我为迦叶佛的在家弟子，受持优婆塞〔在家的善男〕之戒法。一方面赚钱供养于父母，另一方面则学习离开欲贪而修习梵行。）

（他们世世都为我的善友，我也是他们的善知识。像如是的大士们，已在于宿命时，大家都非常的融洽，同为善修身心，而持此最后的边身〔不还果，已不再转生欲界，其现在之身，就是最后之身〕。）

那时，世尊又说偈说：

如是汝贤士 如汝之所说 鞞跋楞伽村 名难提婆罗
迦叶佛弟子 受优婆塞法 供养于父母 离欲修梵行
昔是汝知识 汝亦彼良友 如是诸正士 宿命共和合
善修其身心 持此后边身

（像如是的你这位贤士！实在如你所说的。你出身于鞞跋楞伽的乡村，名叫做难提婆罗。你曾做为迦叶佛的弟子，而受过优婆塞的戒法。一方面在家供养于父母，另一方面则学习离开欲贪，而修习梵行。他们的往昔，是你的善知识，你也是他们的良友。像如是的诸位正士，在宿命时，就相互为和合，而善修其身心，而终于持此这一个最后边之身。）

佛说此经后，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后，实时隐没不现。

五九六、恐怖经：本经叙述佛告天子，当调伏诸根，弃舍一切，而得现世之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此世多恐怖 众生常恼乱 已起者亦苦 未起亦当苦
颇有离恐处 唯愿慧眼说

（这个世间为有很多的恐怖的世间，里面的众生都常被恼乱。已生起的也是苦，未生起的也当会受苦。）

（是否有离开恐怖的地方吗？唯愿有慧眼的世尊您解说！）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说：

无有异苦行 无异伏诸根 无异一切舍 而得见解脱

（没有异于苦修行持，没有异于调伏诸根，没有异于舍弃一切，而能得见〔现世〕解脱者。〔也就是唯有苦行，唯有调伏六根，唯有舍弃一切，才能在于现世离开恐怖，而得解脱〕。）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盘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久来才能看见到婆罗门您能逮得般涅盘菜，一切的怖畏都已过去，永远超越世间的恩爱。）

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五九七、妙色经：本经叙述佛告天子，持戒定慧可得妙色，成就乘出之道，受诸天所供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诸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云何诸众生 受身得妙色 云何修方便 而得乘出道

众生住何法 为何所修习 为何等众生 诸天所供养

（到底是要怎样诸众生们，其所受的身才能得到妙色呢？要怎样修习方便。才能得到乘出之道呢？）

（众生要安住于那一种法？以甚么为其所修习的呢？到底为了那一种众生，是诸天所供养的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持戒明智慧 自修习正受 正直心系念 炽然忧悉灭

得平等智慧 其心善解脱 斯等因约故 受身得妙色

成就乘出道 心住于中学 如是德备者 为诸天供养

（受持禁戒，而以光明的智慧，而自修习而正受，以正直心系念的话，则炽燃的忧苦，悉皆会消灭。得平等的智慧，其心善于解脱。）

（由于这些因缘之故，其受身就能得到妙色，就能成就乘出之道，心安住这里，而努力去学习。具备有如是之德的人，就会为诸天所供养！）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五九八、睡眠经：佛告天子，不贪于睡眠，不欠味，常欣乐知量而食，而精进的话，就可开发圣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曾说偈而说：

沉没于睡眠 欠味不欣乐 饱食心愤闹 懈怠不精勤

斯十覆众生 圣道不显现

（如果都沉没于睡眠里，都欠味〔张口运气〕而不欣乐。食的饱饱，而心却愤闹，而懈怠不精勤。此十种事会覆障诸众生，使圣道不能显现）（虽指十种事，而偈中只举出五事。1.睡眠、2.欠味、3.饱食、4.心愤闹、5.懈怠）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说：

心没于睡眠 欠喏不欣乐 饱食心愤闹 懈怠不精勤
精勤修习者 能开发圣道

（其心沉没于睡眠，常欠喏而不欣乐，饱食而心愤闹，懈怠而不精勤的人，如果能精勤修习，而舍弃这些话，则能开发圣道！）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盘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五九九、缠结经：人都被内缚所缚。如想解缚，即应安立于戒，修习慧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于夜间时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诸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而说：

外缠结非缠 内缠缠众生 今问于瞿昙 谁于缠离缠

（只外入处的缠结，并不能真正缠结众生，有了内入处之缠结，才能真正达成其缠结诸众生。我现在应该去请问瞿昙，到底要怎样修，才得以离开这些缠结的缠缚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说：

智者建立戒 内心修智慧 比丘勤修习 于缠能解缠

（有智慧的人，则应建立禁戒〔修持戒律〕，内心要修习智慧。比丘这样的勤于修习的话，对于这些缠结，定能得以解脱其缠缚。）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盘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六〇〇、难可忍经：如龟以壳藏其四足与头尾那样，而能制意、不依、不害他，就不会有诽谤，而得涅盘。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而说：

难度难可忍 沙门无知故 多起诸艰难 重钝溺沉没
心随觉自在 数数溺沉没 沙门云何行 善摄护其心

（有一种没有智慧的出家沙门，是难以度脱，难以忍可而住。都多多的起诸艰难，重重的溺于沉没。）

（其心意都随着其感受，去自在享受，因之而数数〔屡屡〕溺于沉没。到底沙门要怎样去修行，才能善摄护其心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如龟善方便 以壳自藏六 比丘习禅思 善摄诸觉想
其心无所依 他莫能恐怖 是则自隐密 无能诽谤者

（如龟之善于方便，能用其龟壳去自藏其六物〔四足、头、尾〕那样。比丘应当常习禅思，以善摄其感觉想念。）

（其心要修至无所依恃，也不使他人起恐怖。这就是隐密自己，不会有人能诽谤的！）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六〇一、萨罗经：本经叙述如果名色灭而无余的话，则永断生死，而灭苦乐。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而说：

萨罗小流注 当于何反流 生死之径路 于何而不转
世间诸苦乐 何由灭无余

（萨罗〔池、渊〕里，有小流水之注入，应当要怎样才能反流呢？在于生死的径路，要怎样才能不会一再的轮转呢？世间的种种苦与乐，要如何才能得以灭尽无余遗呢？）（萨罗译为池、渊，转申为生死轮回）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眼耳鼻舌身 及彼意入处 名色灭无余 萨罗小还流
生死道不转 苦乐灭无余

（如眼耳鼻舌身，以及那个意入处，暨名色〔心、物〕，都灭尽无余的话，萨罗〔池、生死〕就小有远流〔枯竭而无水可流出，也就是生死已断〕到这时，则生死之道，已不会再转，苦乐等都已灭尽而无余遗。）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六〇二、伊尼耶经：本经叙述眼等之六，如果离欲的话，就会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

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说：

伊尼耶鹿 仙人中之尊 少食不嗜味 禅思乐山林
我今敬稽首 而问于瞿昙 云何出离苦 云何苦解脱
我今问解脱 于何而灭尽

（如伊尼耶〔鹿之一种〕之鹿之，乃为仙人当中最为尊贵的，为少食，为不嗜着于诸味，都在禅思而喜乐在于山林寂静之处）（伊尼耶鹿之，为胫的一端。佛的双趺纤圆微妙，有如鹿王之，故称之，是三十二相之一）。

（我现在恭敬稽首礼拜！要请问这位瞿昙世尊镇！到底要如何才能出离苦处？要怎样才能由苦恼得到解脱？我现在要请问能解脱的道理。到底要如何才能得到灭尽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世间五欲德 心法说第六 于彼欲无欲 解脱一切苦
如是于苦出 如是苦解脱 汝所问解脱 于彼而灭尽

（世间有五欲之德〔五种欲之功用〕，心法〔意〕则排为第六。如果对于这些欲，已没有欲望的话，就能解脱一切之苦。）

（若能如是的话，就是已由苦恼超出。若能如是的话，就是已由苦恼解脱。你所问的解脱，就是在于这情形之下，灭尽而解脱的！）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即隐没不现。

六〇三、诸流经：本经叙述信与不放逸与智慧的功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诸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云何度诸流 云何度大海 云何能舍苦 云何得清净

（怎样才能度脱诸流〔生死瀑流〕呢？怎样才能渡过大海〔生死苦海〕呢？怎样才能舍弃一切苦恼呢？怎样才能得到清净呢？）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信能度诸流 不放逸度海 精进能除苦 智慧得清净

（信就能渡过生死的瀑流，不放逸就能渡过生死的苦海，精进即能除弃苦恼，有智慧即能得到清净。）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即隐没不现。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二完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三(付录)

六〇四、阿育王因缘经：本经叙述阿育王之出世，及其赞佛、供养佛僧之因缘。此经应为付录之一。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在于朝晨，着衣持钵，和诸比丘僧们入城去乞食。其情形，有偈可以左证！

身色如金山 端严甚微妙 行步如鹅王 面如净满月 世尊与众俱

（世尊的身色，有如金山端严而非常的微妙。其行起步来，有如鹅王，其面貌乃如清净的满月。世尊和众比丘僧俱行而入于王舍城。）

这时，世尊以其御足践踏城门的限地时，曾作六种的震动。如偈所说的：

大海及大地 城郭并诸山 牟尼足所践 动摇如浪舟

（不管是大海，或者是大地：不论是城郭，或者是诸山，牟尼之御足所践之处，其动摇的程度，都如海浪中的舟舶。）

佛陀就是变现像如是的神力的！这时，城内的诸民众，都高唱而说：「奇特哉！这未尝有之法！变现这种神力，如佛世尊之入城时所示现的。像如是种种，乃为未曾有之法！」

如偈所说如下：

地下即成平 高地反为下 由佛威神故 荆棘诸瓦砾
皆悉不复见 聋盲及瘖症 即得见闻语 城郭时乐器
不击妙音出

（地下即成为平坦，高地反而为下降。由于佛陀的威神之故，那些荆棘，以及瓦砾，统统都不再出现。聋者盲者，以及瘖症的人，都能见 能闻 能语的了。城郭内，这时的乐器，虽然不经人打击，却会放出妙音来。）

这时，世尊的光相之普照，有如千日之焰那样。如偈所说如下：

世尊身光明 普照城邑中 民人蒙佛光 凉若梅檀涂

（世尊的身上的光明，普照于城邑之中。民众承蒙佛光之普照，其凉快的程度，乃如涂梅檀那样。）

这时，世尊顺着城邑而行。那时，那个地方有两位童子，一位为上等的族姓，第二名为次等的族姓，二人共同在沙堆中嬉戏。第一位名叫闍耶（德胜），第二位名叫毘闍耶（无胜），他们都遥见世尊向这边来，一看就知道乃以三十二大人相来庄严其体的。这时，闍耶童子，心中曾作此念而说：「我应该以麦麩来供养佛陀。」这样决定后，就仍以手捧着细沙，放在世尊之钵中。

这时，毘闍耶童子，乃合掌而随喜，如偈所说如下：

见大悲世尊 通身一寻光 勇颜覩世尊 心生大敬信
捧沙即奉施 得离生老际

（拜见大悲的世尊，全身都有一寻的光明。一覩勇颜的世尊，心内即生大敬信。）

捧沙，以奉献布施于得离生老的边际的世尊！)

这时，那位童子发愿而说：「我愿以此惠施的善根功德，能得一天下的一伞盖之王，即于此生能得供养诸佛。」如偈所说如下：

牟尼知彼心 及彼意所愿 受果增善根 及福田力故
即以大悲心 受其奉施沙

(牟尼一世尊，知道那位童子之心，以及他的心意之所愿：能受大果，而增善根。由于其种福田之力之故，佛陀就用大悲之心，接受其奉施之沙。)

这时，阎耶重子，由于这种善根，当得为王，而为阎浮提的国王。乃至能得成就无上的正觉。因此之故，世尊乃出微笑。那时，阿难看见世尊发出微笑，就合掌向佛，而白佛说：「世尊！诸佛世尊，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应供、正等觉），并不是没有缘故，而会发出微笑的。现在佛陀世尊，到底是为甚么缘故，而发出微笑的呢？」如偈所说如下：

世尊离调笑 无上世中尊 齿白如珂玉 最胜今发笑
勇猛勤精进 无师而自觉 妙言令乐闻 无上柔软音
而记彼童子 梵音远清彻 无上两足尊 记彼施沙果

(世尊乃离开调笑的觉者，为无上的世间中之至尊！牙齿之白，有如珂玉，最胜之尊，现在发出微笑。)

(勇猛而勤于精进，无师而自能觉悟者，其微妙之音，能使人喜乐于听闻。以无上的柔软之音，而记别那位童子，其梵音乃深远而清彻！无上的两足尊，记别那位奉施沙而能得到的果报。)

那时，世尊告诉阿难说：「如是！如是！如你所说的：诸佛世尊，如没有因缘的话，也就不会发出微笑的。我现在发笑，其中乃有因缘的。阿难！你应该知道！在我灭度后，经过百年之后，这位童子会在巴连弗邑（华氏城）统领一方（四洲之一方），为一转轮王，姓孔雀，名阿育（无忧），会以正法治化。又会广布我的舍利。当造八万四千法王之塔，安乐无量的众生。」如偈所说：

于我灭度后 是人当作王 孔雀姓名育 譬如顶生王
于此阎浮提 独王世所尊

(在我灭度后，此人当会作国王，姓孔雀，名叫阿育。喻如顶生王那样，会在此阎浮提，独自在世间为王，而受世人所尊崇)。

阿难！你来将此钵中所施之沙取出，然后舍置在如来的经行之处，你应到那边去。阿难即受教听令，就取出钵中之沙，舍放在如来的经行之处。

佛陀又说：「阿难！你应该知道！在巴连弗邑里，有一位国王，名叫月护。那位国王所生之子，名叫频头娑罗，当会统治该国。频头娑罗王又有王子，名叫修师摩。

这时，在瞻婆国里，有一位婆罗门的女孩，极为端正，使人喜乐见她，是该国家所珍重的女人。请位相师们，瞻见此女人之相时，就记说该女人而说：『将来会做王妃。会生有二子，一名当领一天下，一名当会出家去学道，当会成为圣迹。』

这时，那位婆罗门听到那些相师所说之记说，就非常的欢喜，就带此女孩，往诣巴连弗邑。用种种的庄严，来庄严该女人的身体，欲嫁给修师摩王子。相师说：「应该嫁给频头娑罗王，该女人当会生有福德之子，其子当会绍继王的基业。」婆罗门就将该女孩嫁给这位国王。国王看见该女孩，端正而又有福德，即拟纳她为夫人。从前的夫人，以及那些嫖女们，看见这位新夫人之来到，就作此念而说：『此女人极为端正，为国中所珍贵的，王如果和她相娱乐的话，定会舍弃我们，乃至连看也不愿看！』因此，宫中的女人们，就叫她学习剃毛师之业。她就统统把它学习完毕，而为国王料理鬓发。在料理之时，国王非常的欢喜，就问该女人说：『妳有甚么希求之事吗？』女人启白国王说：『唯愿大王之心，能爱念我而已！』像如是的经过三次之启白！

这时，国王说：『我是刹帝利灌顶之王，妳是剃毛师，怎样能得爱念妳呢？』该女人启白国王说：『我并不是下贱之族姓所生的，乃为高级种族婆罗门的女孩。相师曾对我的家父说：此女孩应该嫁给国王。因此之故，到了这里来的。』国王说：『如果是这样，那么，是谁叫妳学习那些下劣之业呢？』女人启白国王说：『是旧夫人，以及嫖女们叫我学习这种业的。』

国王听后，勅令说：『从今以后，不可再习下劣之业。』国王就把她立为第一夫人。嗣后国王则常和她同娱乐。就此，就怀有孕。怀胎月满，就生一子，生产时，极为安隐，产母并没有甚么烦恼。经过七日后，就立字为无忧。后来又生一子，名叫离忧。无忧为一位身体粗涩的王子，父王并不附捉，感情大减，并不怀念他。父王因此，欲试二子，就请宾伽罗阿（为婆罗门）来，而对这位婆罗门说：『和上（师父）！请您观察我的诸王子，在我逝世后，那一位当会继承王位呢？』婆罗门说：『将这些王子们带出城外的金殿园馆中，在那里当会观察其相！』乃至将王子带出城外，而至该园。

这时，阿育王之母，对阿育王子说：『据我所知，国王已出金殿园馆中，在那里，将观察诸位王子而说：在我逝世后，谁适当于继承王位的事。你现在为甚么不去呢？』阿育王子启白母说：『国王既不观念我，也不喜欢见我。』其母又说：『但到那边就是！』阿育王子又启白说：『母勅令我需到那边去，我现在便到那边去就是。但是愿母后当送饮食给我。』其母说：『如是！当出城去！』

这时，阿育王子，出城后，遇到一位大臣，名叫阿罗陀。这位大臣问阿育王子说：『王子现在要到甚么地方去呢？』阿育王子回答说：『听说大王已出城到金殿园馆，要观察诸王子而说：在我逝世后，谁适当于继承王位。因此，我现在要到那边去。』

国王事先曾勅大臣说：『如阿育王子要来时，当叫他乘老钝之象来，又以老人为他的随从眷属。』这时，阿育王子就乘那老象，乃至园馆中，在诸位王子中，坐于地上。

这时，诸王子各各都吃下饮食（副食物，种种肴膳）。阿育王之母，即以瓦器盛酪饭，送给阿育王子吃。像如是的诸位王子们，就各食其饮食。这时，父王问相师说：『此中那一位有王相，当会绍继我的王位呢？』这时，那位相师观察诸王子后，看见阿育王子具有了国王之相，当得绍继王位。然而又作此念：『这位阿育王子，乃大王所不适应喜欢的人物。我如果说他可继王位的话，大王必定会愁忧不乐。』就向大王说：『我现在要总记』（不直说，而假说要记说）。大王回答说：『依师的教言去做好了。』相师说：『王子里面如有乘好乘的人，此人就会当作国王。』这时，诸王子听相师所说，就各作此念：『我乘的为最好之乘。』这时，阿育王子说：『我乘的是老宿之象，我当会得作国王。』

这时，大王又对相师说：『愿更为观察授记吧！』相师又回答说：『在此里面，有第一座的人，他当会作国王。』诸王子就各相谓说：『我坐的是第一座。』阿育王子说：『我现在坐在地上，我的座位为胜座，我当会作王。』

大王又对相师说：『请更为重观。』师又回报说：『在此里面，用上器，而上食的人，此人当会得王位。』...乃至阿育王子曾作此念：『我有胜乘、胜座、胜食。』这时，大王观察诸王子之相完毕后，就回驾还宫。

那时，阿育之母，问阿育王子说：『谁当会作王呢？那位婆罗门又记说谁呢？』阿育王子启白说：『他说：上乘、上座、上器、上食的人，当会作为王的太子。我自见我，有了这些条件，当来定会作为国王。因为我以老象为乘，以地为坐，以素器盛食，以梗米杂酪饭为食。』

这时，那位婆罗门知道阿育王子当会作为国王，就屡次修敬其母。其母也重饷

那位婆罗门，就便问说：『大王如驾崩后，谁当会继承王位呢？』相师回答说：『此事乃不可说的。』像如是的乃至问三次。相师说：『我当对妳说：妳要慎重，不可使他人知道：妳所生的此子，名叫阿育，就是此人是！』夫人白说：『我现在听到此语，欢喜踊跃。如果大王听到的话，就会对于师父您有所不生敬信。师父现在可回到您的住处，如果我所生之子作国王的话，师父当会得到一切的吉利，我会尽形寿供养您！』

这时，频头娑罗王所统治的边国—德叉尸罗造反。那时，大王曾对阿育王子说：『你带领四种兵众，去平伐那个边国。』虽然这样的交代嘱言，但是阿育王子将去讨伐时，都不与他兵甲。

这时，侍从就白王子说：『现在将去征伐那个边国，然而并没有军仗，怎么能够得以平定呢？』阿育王子说：『我如果能为国王，有其善根的果报的话。兵甲就会自然而来集。』当发此语之时，寻声而大地裂开，兵甲乃从地中出来。就率领这些四兵，去征伐那个边国。

这时，边国的诸国民众，听闻阿育王子之军队攻来，就整理道路，庄严城郭，执持吉瓶之水，以及种种的供养物，来奉迎王子，而作此言：『我们并不是要逆反，大王以及阿育王子，然而诸臣之辈，曾不利与我们，我们因此之故，才背违圣化的。』就用种种去供养王子，请王子们进入该城邑内。王子平定此国后，又使他去征伐佉沙国。

这时，有二位大力士为王子平治道路，推诸山石。又有诸天宣令此国而说：『阿育王子会当大王而统治此天下，你们不可兴起逆意。』那国的国王就因此而降伏。像如是的，...乃至平定此天下，至于海际。

这时，修师摩王子出外去游戏，又遇逢一大臣，大臣不修礼法，王子就叫人打拍其身体。大臣作此念说：『这位王子还未得到王位，就使性如此，如果让他得到王位时，其气势就不可当的了。』又听闻阿育王子得天下，得坏五百大臣。我们应该相与而立阿育王子为王，以便领此天下。』

其次，曾遇德叉尸罗国反逆，诸臣就共议而说：『今修师摩王子去征伐。』国王也应允，就遂时起兵去征伐该国，然而却不能降伏该国。

这时，大王又得重疾，大王就对诸臣说：『我现在欲立修师摩为王，令阿育王子去征伐该国。』这时，诸臣因欲今阿育王子登王位之故，就用黄物涂在阿育王子的身体，以及颜与手脚，然后诸臣就白大王说：『阿育王子现在得染重病。』诸臣就庄严阿育王子，请至王所而说：『现在且暂时立此子为王，我们以后再慢慢的当立修师摩王子为王。』大王听此语后，非常的不喜，乃忧愁不乐，默然而不语。

这时，阿育王子心念口言而说：『我如果应该正得王位的话，则诸天自然会来，会以水灌我之头顶，会以素缁系在我首。』寻其声，而诸天即以水来灌在阿育王子之顶，也以素缁系在其首。这时，大王看见此相貌时极生愁恼，即便命终。

阿育王依礼法去殡葬其父王后，就立阿 楼陀为大臣。

这时，修师摩王子闻其父王崩背，现在又立阿育为国王，其心乃不能忍耐，即集诸兵，欲来伐阿育王。阿育王在四门中，二门安二位力士，第三门安大臣，自己则守在东门。

这时。阿 楼陀大臣，造机关木象，又作阿育王之像，像则骑象，而把它安置在于东门之外。又作无华的坑聚，而以物把它盖覆起来。等修师摩王子来时，阿楼陀大臣就向修师摩王子说：『您如欲作王的话，现在阿育王正在东门，可以去伐他。如能捉得此王的话，自然能得作为大王。』这时，那位王子就趣往东门，就堕落于火坑，便告死亡。

那时，有一力士，名叫跋陀罗由陀（贤踊），闻说修师摩王子已终亡的消息后，就厌世，而带无量的眷属，在于佛法中出家学道。由于加行勤勉而精进之故，终于

逮得漏尽，而成就阿罗汉道。

阿育王自此，则以正法去治化。这时，诸臣之辈，都以：『我们共同拥立阿育王的。』因此之故，都轻慢于阿育王，并不行君臣之礼。阿育王也自知诸臣都轻慢于他。

这时，阿育王故意对诸臣们说：『你们可以去摧伐会生花果之树，更植那些荆棘。』诸臣回答说：『未尝见闻过将华果之树却除，而植之以荆棘。我们所见过的都是除伐刺树，而换植能生果实之树。』乃至阿育王三次勅令伐树，也不见他们的回响。

那时，国王（指阿育王，以下同）忿怒诸大臣，就持利剑，杀死五百名大臣。又有一时，王曾带一些嫒女眷属，出城外之园中去游戏，而看见一棵无忧树，其树正开敷着极为艳盛的华朵。王看见后说：『此华树和我同名』而心生欢喜。大王的形体丑陋，皮肤也粗涩，诸嫒女们，内心都不爱王。由于憎恶大王之故，就用手去毁折这棵无忧华树。大王从睡眠中觉醒时，看见无忧树之华，狼藉在地上，心生忿怒，就系诸嫒女，以火烧杀。大王所作的这些事，都是暴恶的行动之故，被人称做：『暴恶的阿育王。』（指未信佛前）

这时，阿楼陀大臣白大王说：『大王不应作这种法。为甚么可以亲手去杀人，去杀死诸臣、嫒女呢？大王现在应该立一位专门屠杀之人。如遇有应该斩杀的人，就交给他去处理。』大王因此，宣布要立一屠杀者。那个地方有一个山，其名叫做耆梨，山中住有一位织师

家。织师有一孩子，也叫做耆梨，非常的凶恶，常槌打系缚小男小女，以及执捕水陆的众生，乃至拒逆父母。因此之故，世人都传其名叫做『凶恶的耆梨子。』

这时，大王的诸使者对他说：『你能够为王斩杀那些凶人吗？』他回答说：『一切阎浮提内有罪之人，我都能净除，何况这一方的凶人？』

这时，诸遣使们回去启白大王说：『我们已找到这种凶恶的人了。』大王说：『觅到而带来了么？』诸使就叫人去请他，他即回答说：『请小忍一些。让我告辞父母。』就去向其父母禀告上述等事。父母听后说：『孩子！你不应作这种事。』像如是的三次勅令其子。其子就起不仁之心，就将其父母杀害后，然后去报到。

诸使问他而说：『为甚么经过这么久，而不速来呢？』这时，那位凶恶者就其说经过的上事。诸使者就将这些事其启大王。大王即勅令他而说：『我所有的罪人，事应至死，你当知道！』他启王而说：『请为我盖一舍宅。』王乃至为他盖造房屋宿舍。其舍极为端严，唯开一个门，门也极为精严。在于其中间，曾作治罪之法，罗列其一，状有如地狱，其狱极为胜好。这时，那凶人启王说：『我现在要向大王您请一个愿，如人进入此中的话，就不允其再出去。』王回答说：『照你所乞之愿，当给与你！』

这时，那位屠主，曾往诣寺中，听诸比丘们说地狱等事。有一位比丘为他讲地狱经：『如有众生，转生地狱的话，地狱就会执捉那位罪人，用热铁之钳，去钳开他的口，以热铁丸放入其口内。其次乃用融铜去灌入其口。又有用铁斧斩截其体，又有用杻械枷，检系其身。又有用火车炉炭，又有用铁巷镬，又有用灰河，又有用刀、山剑树，都其如天的五使经里所说的。那位屠主其闻比丘说这些事后，就关闭他的住处，其所作的治罪之法，都仿照比丘们所说的，而按此法去治罪人。

又有一时，有一位行商的商人，带其妇人进入于大海，在海中行船时，其妇人便生一子，名叫为海。像如是的在于海中的工作，经过十余年，都采诸重宝，回到其故乡。然而在道中，值遇五百名贼盗，将商主杀死，而夺其宝物。

那时，商主之子，见其父被伤死，以及失去了宝物，就厌世间之苦之故，在于如来法中，去出家学道，远离其本土，而游行于诸国，依次而到了巴连弗邑。在此过夜后，在于早晨着衣持钵，进入城内去次第乞食，误入于屠杀之舍宅当中。

这时，那位比丘，遥见舍内，见有火的车、炉中之炭等，治诸众生等物，有如在地狱中，寻生恐怖，衣毛都竖立起来，便欲逃出其门。这时，那位凶恶的，就去

捉住那位比丘而说：『进入此中的人，并没有人能够得出，你现在必定死在这里。』比丘听其所说，心生悲毒（非常的悲伤），泣泪满于双目。凶主就问他说：『你为甚么像小儿的啼哭呢？』

那时，比丘用偈回答说：

我不不畏死 志愿求解脱 所求不成果 是故我啼泣
人身极难得 出家亦复然 遇释师子王 自今不重覩

（我并不是恐怖死亡之事，我乃志愿求得解脱，然而所求的，还不能成果，因此之故，我才会啼泣的。）

（人身极为难得，能够出家之事，也是同样的。我既幸遇释教如狮子王，然而从今以后，不能再重见佛教了。）

那时，凶主对比丘说：『你现在必死，还有甚么烦恼呢？』比丘又用哀言回答说：『求你允我少时的生命，延至一个月？』那位凶主不核准。像如是的日数渐减，止于七天，凶主就允许他。

这时，这位比丘知道将死不久，就勇猛精进，坐禅息心，然而还不能得道。到了第七天，那时，王宫内之人，有事必死之罪，就送去交付那凶恶之人，令治该女人之罪。凶主就将该女人放在石臼中，用杵捣她，使她成为碎末。

这时，那位比丘看见此事，就极为厌恶此身而说：『呜呼！苦哉！我将于不久之后，也当会如此！』他说偈而说：

呜呼大悲师 演说正妙法 此身如聚沫 于义无有实
向者美女色 今将何所在 生死极可舍 愚人而贪着
系心缘彼处 今当脱木 令度三有海 毕竟不复生
如是勤方便 专精修佛法 断除一切结 得成阿罗汉

（呜呼！大悲的本师—演说正妙之法！说此身乃如聚泡沫一样，究竟其义并没有实在之物。从来为美女而有艳色，现在到那里去了呢？生死本来极为简单，而可以舍弃的，然而愚痴之人却会贪着而依依不舍。）

（应系心而缘于彼岸之处，现在应当脱离木，使其能渡过三有的苦海，而毕竟不再轮回转生。）

（比丘就是如是的勤勉而方便，而专心一意的精修佛法，终于断除一切的结缚，而得成阿罗汉果。）

这时，那位凶恶之人对于这位比丘说：『期限已尽了。』比丘问说：『我不了解你所说的。』那位凶恶人回答说：『先前期约宽限你再活七天，现在既已届满七天了。』比丘就以偈回答说：

我心得解脱 无明大黑闇 断除诸有盖 以杀烦恼贼
慧日今已出 鉴察心意识 明了见生死 今者愍人时
随顺修圣法 我今此身骸 任尔之所为 无复有吝惜

（我的心已得解脱无明的大黑闇。已断除诸有之盖，而以杀灭烦恼之贼！慧日现在已经出现，而能鉴人的心意识，而明白的彻见众生的生死。现在为怜愍他人之时，随顺而修圣法。我现在的此身骸，可任尔之所为，不会再有吝惜的了！）

那时，那位凶主就执拿那位比丘，放在于铁镬的油中，加足了薪火。其火却燃烧不起来。假使燃烧，也热不起来。凶主见火不烧燃，就打拍使用人一番，而亲自燃火，火即猛盛起来。经过一段时间，打开铁镬之盖一看，则看见那位比丘在铁镬中坐在莲华的上面。凶主乃生希有之心，而将此事启禀国王。国王便庄严其驾乘，率领很多臣从，来看那位比丘。

这时，那位比丘，知道将调伏大王之时间已到，就把身升上虚空，有如雁王。又示现种种的变化，都如偈内所说的：

王见是比丘 身升在虚空 心怀大欢喜 合掌观彼圣

我今有所白 意中所不解 形体无异人 神通未曾有
为我分别说 修习何等法 令汝得清净 为我广敷演
今得胜妙法 我了法相已 为汝作弟子 毕竟无有悔

（大王看见这位比丘之身升在虚空中的情景后，心怀大欢喜，就合掌而观仰那位比丘圣者。）

（大王说：『我现在要请问您！我的内心所不能了解的事。为甚么您的形体并没有异于人，而却能有这种未曾有的神通变现呢？请为我分别详细解说，到底是修习甚么法，使您能够得到清净的呢？请为我广开敷演，使我能得胜妙之法。我如了解法相之后，就会作您的弟子，绝对不会反悔的！』）

这时，那位比丘，曾作此念：『我现在调伏这位大王的话，就有很多人会被其所导引，而摄持佛法。当会广大的分布如来的舍利，安乐算不尽的众生。会在此阎浮提，尽使民众信仰三宝。』

由于此因缘之故，就自显其德，而为王说偈而说：
我是佛弟子 逮得诸漏尽 又复是佛子 不着一切有
我今已调伏 无上两足尊 息心得寂静 生死大恐怖
我今悉得脱 永离三有缚 如来圣法中 获得如是利

（我是佛的弟子，已经逮得诸漏已尽的果位。又是佛子之故，已不着于一切有。我现在已经调伏，是无上的两足之尊〔指阿罗汉果之人天之最尊〕。已息心而得寂静的境界。对于生死的大恐怖等事，我现在都已得解脱，永离于三有之系缚。我乃在如来的圣法当中，获得如是之法利的！）

这时，阿育王听闻那位比丘的演说之后，就对于佛陀生大敬信，就又白那位比丘说：『佛陀未灭度时，对我怎样的记说（预言）呢？』比丘回答说：『佛陀记说大王您是这样的：在我灭度后，经过百岁之时，在于巴连弗邑（华氏城），有三亿（三十万）之家户。那个国家有一位大王，名叫阿育，当会统治此阎浮提，而为转轮王，会以正法去治化。又会广布我的舍利，在于阎浮提，建立入万四千塔。佛陀就是如是的记说大王您的。然而大王您现在却造此大地狱，杀害算不尽的民众。大王您现在应该慈念一切众生，布施无畏，使民众能得安稳。因为佛陀之所记说大王，乃要大王当如法修行！』

并说偈说：

当行哀愍心 莫恼诸群生 当修习佛法 广布佛舍利

（应该要发起哀愍之心，不可以恼害诸众生。当应修习佛法，广布佛的舍利。）

这时，阿育王对于佛陀之所教诫，极生敬信之心，就合掌而向比丘作礼，而说：『我得过大罪，现在向比丘忏悔！我所作的一切，都非常的不对。我愿为佛的弟子，请受我忏悔！舍心而不再责备！我这位愚人，现在要扳命于佛法！』而说偈说：

我今皈依佛 无上胜妙法 比丘诸众尊 我今尽命皈
我今当勇猛 奉受世尊勅 于此阎浮提 普立诸佛塔
种种诸供养 悬缯及幡幢 庄严世尊塔 妙丽世希有

（我现在要皈依佛陀，对于无上的胜妙之法，以及比丘诸众尊，我现在要尽寿命去皈依。我现在当会勇猛，而奉受世尊的勅令，在此阎浮提普立诸佛之塔。用以种种的诸供养。也会悬缯彩，以及幡幢，去庄严世尊之塔，使其微妙端丽，为世间所希有的！）

这时，那位比丘度阿育王后，就乘空而化逝。

这时，大王将从地狱出来时，凶主就白王说：『大王！您不能再得出去了！』大王说：『你现在欲杀我吗？』凶主说：『是的』。大王说：『到底是谁先入此里面的呢？』回答说：『是我啊！』大王说：『如果是这样，你就先应取死！』于是，大王就

勅人，将这位凶主放在胶舍里，放火把它烧掉。又勅令毁坏此地狱，布施众生无畏！

这时，大王欲建佛陀的舍利塔，就率四兵众，到了王舍城，取出阿闍世王所建立的佛塔中的舍利。把舍利迁出后，又修治该塔，和本来没有异。像如是的取出七佛塔中的舍利，到了罗摩林中。这时，诸龙王曾率引大王进入龙宫中。大王就向龙索其舍利回去供养，龙就给他。然后大王就从那里出来。如偈所说如下：

罗摩罗村中 所有诸佛塔 龙王所奉事 守护而供养
王从龙索分 诸龙开塔与 即持此舍利 渐进于余方

（在罗摩罗村中的所有的诸佛塔里的舍利，乃为龙王所奉事，所守护，所供养的。是为大王从诸龙之处索求分赐舍利时，诸龙则开塔而给与。王就将这些舍利持回，而渐进的广布于余方。）

这时，大王曾作八万四千个金银 琉璃 颇梨之筐，来盛佛的舍利，又作八万四千的四宝瓶，来盛此筐。又作算不尽的百千的幡幢伞盖，使诸鬼神各持供养舍利之具。并勅诸鬼神而说：『在阎浮提，至于海边，所有的城邑聚落，满一亿（十万）家的话，就为世尊建立舍利塔。』

这时，有一国家，名为德叉尸罗，有三十六亿（三百六十万）家，那个国家的人，曾语鬼神说：『给我们三十六筐的舍利，以便盖立佛塔。』大王就作方便，将国中人少的，就使其分给与，使满其家数，而建立为塔。

这时，巴连弗邑有一位上座，名叫耶舍，大王就诣其处，白上座而说：『我欲在于一日当中，建立八万四千栋佛塔，遍满于此阎浮提。我的意愿就是如此。如偈赞说：

大王名阿育 于先八塔中 各取其舍利 于此阎浮提
建立诸佛塔 八万及四千 纵广殊妙胜 一旦都使毕

（大王名叫阿育王，在于从前所盖的八塔里面，各取出里面所藏的舍利，而在于此阎浮提，建立诸佛之宝塔，计为八万四千栋，纵广都非常的殊胜微妙，在一日间，都使其统统完成〔石柱勅丈塔〕。）

这时，那位上座白大王说：『善哉！大王！此后十五日，月食之时，令此阎浮提建立诸佛的宝塔！』像如是的，乃至在于一日之中，建立八万四千的宝塔。世间的民众，都起无量的庆幸之心，共号名叫：『法阿育王！』如偈赞说：

王圣种孔雀 安乐世间人 于此阎浮提 建立胜妙塔
本名为恶王 今造胜妙业 共号名法王 相传至于后

（孔雀圣种的大王，为了安乐世间的人，乃在于此阎浮提建立了胜妙的舍利宝塔）。

（他本来名叫恶王，然而现在因为建造胜妙之业之故，共号名叫法王〔以正法治化的国王〕，相传至于未来。）

大王既建立八万四千塔后，就欢喜踊跃，曾率领群臣，住诣鸡雀精舍，去白耶舍上座而说：『是否还有比丘，被佛所授记，当作佛事吗？如有，我将往诣彼所，去供养恭敬。』

上座回答说：『佛陀将临般涅槃时，曾降伏阿波罗龙王 陶师旃陀罗 瞿波梨龙。到了摩偷罗国时，告诉阿难说：在我般涅槃后，百年之中，当会有长者，名叫瞿多，其子名叫优波崛多，当会出家学道，以无相佛，而教授他人，是最为第一的比丘，当会大作佛事。』

佛陀又告诉阿难说：你遥见那边的山吗？阿难白佛说：看到了，世尊！佛陀就告诉阿难说：此山名叫优留曼荼。这里有一个阿兰若之处，名叫那荼婆低，是随顺于寂静的地方。』有偈赞说：

优波崛比丘 教授最第一 名闻振四方 最胜之所记
于我灭度后 当得作佛事 度诸众生类 其数无有限

（优波崛多比丘，乃教授为第一的比丘。他的名闻，乃振动于四方，为最优胜的世尊所记说的：当我灭度后，当得会作佛事，会度诸众生类，其所度的众生之数并没有限量。）

这时，大王问上座说：『优波崛多尊者，现在已诞生出现在世间了么？』上座回答说：『已经出现在于世间，而出家学道后，已经降伏诸烦恼，是一位阿罗汉。和诸无量的比丘眷属，计为一万八千人，住在于优留曼荼山中的阿兰若之处。为了哀愍众生，如佛说净妙之法那样，广度算不尽的诸天及人，使他们入于甘露之城内。』大王听后，欢喜踊跃，就勅令群臣，速办庄严的驾乘，率领无量的眷属，往诣那个地方，去修敬供养优波崛多。

这时，大臣禀白天王说：『那位圣者既在我们的王国，就应该遣信去奉迎他，他自当会来。』大王答臣说：『不应该遣信到那里，应当自往，不可叫他到这里来』。而说偈说：

汝得金刚舌 那能不断坏 谏我莫往彼 亲近田舍人

（你已得到如金刚之舌头，那里不会断坏他人之主张呢？你谏我不可以到那边去求教，不可去亲近田舍郎吗？）

大王即遣信，到那位尊者之处，信中说：『某当会来尊者之处！』这时，尊者曾经思惟说：『如果大王到这里来的话，就会率领很多的将从（先导后从诸军兵）一同而来，就会受到诸大苦恼，会普遍的杀害微虫，聚落人民也会受殃。』作此念后，就回答使者说：『我当会亲自往诣王所。』这时，大王听闻尊者要自来之事后，非常的欢喜踊跃，就自摩偷罗国至于巴连弗邑的中间，开安舟航，在舟航上面，悬诸幢幡宝盖。

这时，尊者优波崛多，愍念阿育王之故，就带一万八千位阿罗汉众（众多的阿罗汉），随着水路，径至于王国。这时，国中之人启白大王说：『优波崛多和其随从的一万八千位比丘都来了。』

大王听后，非常的欢喜踊跃，就脱掉价值千万的璎珞，授与报信的人。大王就率领诸大臣眷属，出王宫，而到了尊者住锡之处，作下食（点心）五体投地，向他作礼，然后长跪合掌，而作此言：『我现在虽领有此阎浮提，接受王位，也不以为喜，今天能拜见尊者，才觉得真正的跃踊无量。如来的弟子，乃能如是，有如亲亲佛陀一样！』就说偈说：

寂灭已度世 汝今作佛事 世间愚痴灭 如日照佛世
为世作导师 说法中第一 众生可依怙 我今大欢喜

（您已寂灭而度过一切生死的苦恼，您现在能作佛事度化众生。世间的愚痴已消灭，犹如佛日普照于世间。为了世间，而作为世间的导师，说法中最为第一。众生有得依怙的了。因此，我现在非常的欢喜！）

这时，大王勅令使者宣布全国而说：『尊者优波崛多比丘，现在来到我国！』像如是的唱偈而说：

欲得富贵者 远离贫穷苦 常处天上乐 解脱涅槃者
当值优波崛 修敬今供养 未见诸佛者 今观优波崛

（如果欲得富贵，希望远离贫穷之苦，想能常处于天上之快乐，愿得解脱而证涅槃的话，当去值遇优波崛多尊者，去向他修敬，现在就应去供养！而未曾拜见诸佛的人，现在应去覩见优波崛多尊者〔拜见这位尊者和诸佛都一样〕。）

这时，大王严饰国界，平治道路，悬挂繒彩的幡盖，烧香散花，以及诸伎乐。全国的人民都出来奉迎优波崛多尊者，供养恭敬这位尊者。

那时，优波崛多尊者白大王说：『大王！您应该用正法去治化世人，去哀愍众生。三宝乃难以得遇的，对于三宝中，要供养恭敬，修念赞叹，广为人说。为甚么呢？因为如来、应供、等正觉，乃如实而知人，如实而见人，常为记说：我的正法，都寄

托在于国王，以及我的比丘僧等人的身上。」而说偈说：

世雄人中尊 正胜妙大法 寄付于大王 及我比丘僧

（世雄、天人中之最尊一佛陀，将正胜微妙的大法，寄托在于大王，以及我的比丘僧等人的身上。）

这时，大王白优波崛多尊者说：『我已建立正法』。而说偈说：

我已造诸塔 庄严诸国界 种种兴供养 幡幢及诸宝
广布佛舍利 遍于阎浮提 我兴如是福 意愿悉已满
自身及妻儿 珍宝及此地 今已悉舍施 供养贤圣塔

（我已经建造很多的宝塔，庄严诸国界，兴办种种的供养事，如幢幡，以及诸珍宝等是。也广布佛陀的舍利，遍及于阎浮提。）

（我兴办如是的福田，意愿已满足了，我自身，我的妻儿，和珍宝，以及此土地，现在都已舍施去供养贤圣之塔了！）

这时，优波崛多尊者赞叹大王说：『善哉！善哉！大王应行如是之法。』而说偈说：

舍身及财命 世世无所忧 受福无有穷 必得无上觉

（舍身以及财命，则世世不会有忧苦，所受的幸福，乃为无穷无尽，同时，也必能得证无上的正觉。）

这时，大王请优波崛多尊者进入城内，而敷设种种之座，请尊者就座。众僧则安排在于鸡雀精舍。大王曾向尊者说：『尊者的颜貌非常的端正，身体也非常的柔软。而我的形体丑陋，肌肤也粗滥』。尊者则说偈说：

我行布施时 净心好财物 不如王行施 以沙施于佛

（我在实行布施时，都以净心为好财物。这都不如大王您所行过的布施—以沙奉施于佛！）

这时，大王用偈报告而说：

我于童子时 布施于沙土 今获果如是 何况余妙施

（我于过去世，在于童子时，曾用沙土布施供养佛陀。现在就能获得如是的果报，何况其余的妙施呢？）尊者又用偈赞叹而说：

快哉善大王 布施诸沙土 无上福田中 植果无穷尽

（令人快哉啊，行善的大王您！布施而用诸沙土，乃为无上的福田中，所植的果报，可说是无穷无尽！）

这时，阿育王告诸大臣说：『我用沙布施于佛陀，获得的果报，有了如是之大。我怎么不会修敬于世尊呢？』（绝对会继续修敬供养世尊的。）

大王又白优波崛多尊者说：『尊者！请提示我，有关于佛迹—如佛说法、游行处所等处，当会前往去供养礼拜，为诸后世的众生。摄受善根。』大王以偈而说：

示我佛说法 诸国及住处 供养当修敬 为后众生故

（请指示我，有关于佛陀曾经说法过的诸国，以及佛陀所住过的地方。我将去供养，去修敬，都为将来的众生的福田之故。）

尊者说：『善哉！善哉！大王您能发如是的妙愿！我当会提示大王您想知的处所，为后来的众生之故。』

这时，大王率领四种军兵，以及带些种种供养所需的香华、幡幢，和诸伎乐，便跟尊者出发而去。尊者到了隆频林（蓝毘尼园，佛陀诞生处。佛母拟回娘家生产，路经此园而生太子），说此处就是如来的诞生地，而说偈说：

如来初生处 生时行七步 顾视诸四方 举手指天上

我今最后生 当得无上道 天上及于人 我为无上尊

（此是如来初生的地方。诞生时，曾行七步，遍视四方。左手指天上，右手指地下，而说：此生是我最后的生死，我当会得证无上之道。天上，以及人们，我为最

上之尊！)

这时，大王五体投地，供养礼拜，即立佛塔。尊者白王说：『大王！您欲见诸天拜见佛陀的诞生时，行七步之处吗？』大王白言说：『愿乐欲见！』

这时，尊者举手，指着摩耶夫人（佛的生母）所攀的树枝，而告诉那树神说：『树神！现在显出来吧：可使大王看见，而生大欢喜。』寻声即看见树神住在于尊者的身边，而作此言：『有甚么教勅吩咐吗？我当会奉行！』尊者对王说：『此神曾经看见佛陀诞生时的一切。』

大王就以偈问树神说：

汝见严饰身 生时青莲华 足行于七步 口中有所说

（您看见太子严饰之身，诞生时，脚踏青莲花，足行七步。而口中所说的是甚么呢？）

树神用偈回答说：

我见相好身 生时二足尊 举足行七步 口中有所说

于诸天人中 我为无上尊

（我看见佛陀相好之身，诞生时的两足尊，举足而行七步，口中曾有所说：在诸天人中，我为无上之尊）。

这时，大王又问树神说：『佛陀诞生时，有甚么瑞应吗？』树神回答说：『我不能宣说当时的妙胜等诸事。我现在可以说其中的少部分：

光明能彻照 身体其相好 令人喜乐见 感动于天地

（佛陀诞生时，其光明能彻照诸处，其身体具备三十二相好，令人欢喜乐见。而感动了天地！）

这时，大王听树神所说，而欢喜，就布施十万两珍宝后，离去。

尊者又引大王入城内（迦毘罗城），而说：『这个地方就是菩萨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体，如紫磨金色之处。』这时，大王向该处作礼，兴办种种的供养。

尊者又引大王到了天寺中（天祀，祀天之庙），对王说：『太子诞生时，叫他向那位天神敬礼。这时，诸神还而都来礼拜菩萨（指太子）。这时，诸民众就为这位诞生于世间的菩萨（指太子）立一个名：这位就是天中之天！』这时，大王又用种种去供养。

尊者又引大王有所示处，而向大王说：『此处为父王将菩萨请示于诸婆罗门（指阿私陀仙），瞻卜太子的相德如何之处。』大王又用种种去供养。

尊者又提示而说：「此处为菩萨的学堂，此处为学乘象之处，此处为学乘马、乘车、弓弩等，像如是的学一切技术之处。此处为菩萨治身，此处为菩萨六万夫人游戏之处。又菩萨乃于此处看见老、病、死等人。此处为菩萨坐阎浮提树下，坐禅而得离欲，树影不离开其身，父王向其作礼之处。此处为菩萨率百千天神出城而去的地方。此处为菩萨舍脱身上之璎珞，给与车匿（马夫），叫他牵马远国之处。」而说偈说：

菩萨于此处 脱璎珞及冠 授与于车匿 遣马还于国

独行无有侣 便入学道山

（菩萨在于这里，脱掉他身上的璎珞，以及其冠（帽），而将这些珍物统统赐与其马夫—车匿，叫他牵马回到迦毘罗国去。菩萨至此，则独自一人，并没有其它的甚么伴侣，便入于学道之山〔学道之处〕。）

又这里乃菩萨从猎师换过袈裟衣，然后披此衣而为出家人的。此处则为仙人所稽请之处，此处为瓶婆沙罗王欲与菩萨半个国家之处，此处为请问优蓝弗（郁头蓝弗）仙人之处，此处为菩萨六年苦行之处。』如偈所说如下：

苦行于六年 极受诸苦恼 知此非真道 弃舍所习行

（在这里苦行六年，其间极受种种身心的苦恼。最后，觉知这种苦行并不是真

正之道，就放弃其所学习的苦行。)

此处为二位牧女，将乳鹿奉献给菩萨之处。如偈所说：

大圣于此中 受二女乳糜 从此而起去 往诣菩提树

(大圣在这里，接受二位牧女所献的乳糜。从此以后，则直往而去，将到菩提树下。)

此处为迦梨龙王赞叹菩萨之处。如偈所说：

此处迦梨龙 赞叹于菩萨 当随古时道 证无上妙果

(这里就是迦梨龙王赞叹菩萨，而说：『当应随顺古时之道，以证无上的妙果！』)

这时，大王向尊者启问而说偈说：

我今欲见龙 彼龙见佛者 从此趣菩提 证得胜妙果

(我现在欲拜见那位龙王，那位见过佛的龙王。菩萨从此趣向于菩提，而证得胜妙之果。)

这时，尊者用手指向龙宫，而语说：『迦梨龙王！你曾拜见过佛陀，现在当现身出来！』这时，龙王寻声即出现，住在于尊者之前，合掌而白尊者说：『有甚么教劫吗？』尊者对大王说：『这位龙王拜见过佛，赞叹过如来。』

这时，大王合掌向龙王，而说偈说：

汝是金刚身 我师无俦匹 面如净满月 为我说彼德

十力之功德 往诣道场时

(听说你曾经拜见过金刚身—我的大师无人能与他俦匹者。颜面有如洁净的满月的菩萨。请你为我说菩萨具有之十力的功德，将往诣道场之时的情景！)

这时，龙王用偈回答而说：

我今当演说 足践于地时 大地六种动 光耀倍于日

遍照三千界 而趣菩提树

(我现在当演说：那时的菩萨脚践于地时，大地就有六种的震动。其光耀乃加倍于太阳，而遍照于三千大千的世界。从此，而趣向于菩提树下。)

这时，大王乃如是的到处都设种种的供养，以及建立塔庙。

这时，尊者引导大王到了道树之下，对大王说：『在此树下，菩萨摩訶萨，曾用慈悲三昧之力，去破除恶魔的兵众，而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说偈说：

牟尼牛王尊 于此菩提树 降伏恶魔军 得胜菩提果

天人中特尊 无能与等者

(牟尼如牛王之圣尊，在此菩提树的树下，降伏恶魔的兵众，而得证胜妙的菩提之果，而为天人中的特尊，没有人能与他相匹等的！)

这时，大王乃舍弃了算不尽的珍宝，作种种的供养，以及盖大塔庙。

尊者又说：『此处为四天王各执一钵，奉上于佛，而合于一钵。在此处接受面买客的兄弟所奉献的诸饭食。此处为如来成道后，往诣波罗 国之时，阿时婆外道问佛之处。此处为仙人住处之园之鹿野苑，如来就是在于此处为五比丘三转十二法轮之处。』而说偈说：

此处鹿野苑 如来转法轮 三转十二行 五人得道迹

(此处就是仙人住处鹿野苑，如来乃在于此处初转法轮。经三转四谛计为十二行之法轮。五比丘就是在于此地得到道迹的。)

这时，大王在此处兴办种种的供养，以及建立塔庙。

『此处为如来度优楼频螺迦叶等仙人(三迦叶兄弟计一千名弟子)转入于佛道之处。此处为如来为瓶婆沙罗王说法，王则因之而见真谛，以及算不尽的民众、诸天得度之处。此处为如来为天帝释说法，帝释天及八万的诸天得以入道之处。此处为如来示现大神力，作种种的变化之处。此处为如来至于天上，为母说法，率算不尽的

天众，下于人间之处。』

大王，于是，又作种种的供养，以及建立塔庙。

这时，尊者对阿育王说：『我们到鸠尸那竭国去吧！』到后，向大王说：『此处为如来具足而作完佛事后，入于无余的般涅槃，而般涅槃（入灭、圆寂）之处。』而说偈说：

度脱诸天 修罗龙夜叉 建立无尽法 佛事既已终
于有得寂灭 大悲入涅槃 如薪尽火灭 毕竟得常住

（如来在世，曾经度脱诸天、人类、修罗、龙王、夜叉等众生，而建立无尽之法。佛事既作完毕，对于有，而得寂灭，而起大悲，而入于涅槃。有如薪尽而火灭那样，毕竟得常住。）

这时，大王听此语后，由于一时悲伤，而烦恼迷闷，而擗倒在地。这时，诸臣们，就用水去洗大王的心面，经过很久，才得苏醒过来，而啼泣涕流！像如是的，乃至兴办种种的供养，建立大塔庙。

这时，大王又白尊者说：『我还有意愿，我欲得以拜见佛陀的诸大弟子，受佛之所记说的圣者，欲供养他们的舍利。愿尊者提示其处。』这时，尊者白大王说：『善哉！大王！能发起如是的妙心！』

这时，尊者乃引导大王到了舍卫国，进入祇桓精舍，用手指塔而说：『这是尊者舍利弗之塔，大王应当供养。』大王说：『他有甚么功德呢？』尊者说：『他是第二位的法王，能随佛转法轮。』而说偈说：

一切众生智 比于舍利弗 十六之一分 以除如来智
如来转法轮 是则能随转 彼有无量德 谁复能言说

（一切众生的智慧，比较舍利弗起来，只占其十六分之一，除了如来之智能者外。）

（如来在世，大转法轮时，他是能随佛转法轮的一位〔助佛说法，度化众生〕。他有无量的福德，无论谁，都不能尽说的。）

这时，大王大生欢喜，就施舍十万两珍宝，供养其塔，而说偈说：

我礼舍利弗 解脱诸恐怖 名称普于世 智慧无有等

（我现在要礼拜尊者舍利弗！能解脱诸恐怖，其名称普闻于世间，其智慧，无人能与之相匹等！）

其次，又示大目犍连之宝塔而说：『大王应该供养此宝塔。』王又问说：『他有甚么功德呢？』尊者回答而说：『这位是神足通第一。他能以足指践地，地即震动，至于天宫，能降伏难陀、跋难陀等龙王。』而说偈说：

以足指动地 至于帝释宫 神足无与等 谁能尽宣说
二龙王凶暴 见者莫不怖 彼于神足力 降伏息瞋恚

（这位尊者能用其足指踏地，而使大地震动，而其震动乃至至于帝释天的天宫。他的神足通，实没有人能与其相匹等。此事谁能将它彻底讲宣尽说呢？）

（难陀、跋难陀二位龙王，其性本很凶暴，看见过的人，没有不起恐怖惊惶的，然而这位尊者却能以神足之力，去降伏这二位龙王，使他们的瞋恚都能息灭。）

这时，大王乃舍弃了十万两珍宝，来供养此宝塔。同时以偈赞说：

神足中第一 离于老病死 有如是功德 今礼目犍连

（在神足通里排名为第一，已离于生老病死等轮回苦恼，有了如是的功德，现在我要敬礼目犍连尊者您！）

其次，又提示摩诃迦叶的宝塔，而向大王说：『这是摩诃迦叶的宝塔，应当要供养礼拜。』大王问说：『他有甚么功德呢？』回答说：『他乃为一位少欲知足，头陀第一的尊者。如来在世时，曾布施他以半座〔和佛乎坐〕，以及布施佛陀所穿的僧伽梨衣（大衣）给他。是一位愍念众生，兴立正法的尊者。』即说偈而说：

功德田第一 愍念贫穷类 着佛僧伽梨 能建于正法
彼有如是德 谁能其宣说

（他为功德福田中的第一尊者，都愍念贫穷这一类的众生。穿佛所施赐的僧伽梨〔大衣〕，能建立佛教的正法。他有如是的福德，谁能把他的功德统统说的完呢？）

这时，大王乃舍弃十万两的珍宝，供养此塔，也用偈赞叹而说：
常乐于寂静 依止林藪间 少欲知足富 今礼大迦叶

（这位尊者都常乐于寂静的地方，都依止在于林数中间。富于少欲知足的头陀行，我现在要礼拜大迦叶尊者您！）

其次，又提示薄拘罗尊者的宝塔而说：『这就是薄拘罗尊者的宝塔，应该要供养。』大王问而说：『他有甚么功德呢？』尊者回答说：『这位尊者乃无病第一，乃至不为他人说一句法，都寂然无言。』大王说：『以一钱去供养他。』诸臣白王说：『功德既然平等，为甚么在此只供养一钱呢？』大王对他说：『且听吾说』，就说偈而说：

虽除无明痴 智慧能监察 虽有薄拘名 于世何所益

（这位尊者虽已灭除无明愚痴，虽然有智慧能监察一切，虽然有薄拘罗之名〔善容〕，然而对于世间，有甚么利益呢？）

这时，大王布施出去的那一钱，又回到大王之处。这时，诸大臣们，看见这种稀有之事，乃异口同音的赞叹薄拘罗尊者而说：『呜呼！尊者！少欲知足，乃至不须要一个铜钱。』

又提示阿难尊者之宝塔，而向大王说：『这就是阿难的宝塔，应当供养。』大王说：『他有甚么功德呢？』回答说：『此人就是奉侍佛陀的佛陀的侍者，为多闻第一，而撰集佛经的尊者。』而说偈说：

奉持牟尼钵 念至能决断 多闻之大海 辩才柔软音
能悦天人众 善知三佛心 一切悉明了 功德之宝篋
最胜所称叹 降伏烦恼诤 如是等功德 应当修供养

（都护持牟尼的宝钵，有念慧至于能决断。其多闻有如大海，有辩才，而又发出柔软的声音，能使天人都喜悦。善知三佛陀〔正觉〕之心，一切都明了，可说就是功德的宝篋。为最胜之世尊所称叹，能降伏烦恼之诤！像如是的功德，应当要修供养！）

大王就舍弃百亿两〔算不尽〕的珍宝，去供养其宝塔。

这时，诸臣白王说：『为甚么在于此处所布施供养的财物都胜过于前面几位尊者之宝塔呢？』大王说：『且听我所说我内心为甚么会这么作？』而说偈说：

如来之体身 法身性清静 彼悉能奉持 是故供养胜
法灯常存世 灭此愚痴冥 皆由从彼来 是故供养胜
如大海之水 牛迹所不容 如是佛智海 余人不能持
唯有阿难尊 一闻悉受持 终无忘失时 是故供养胜

（如来之体身，乃为法身，其性为清静。这位尊者都能奉持，因此之故，我要以最胜的供养去供养他。）

（能使法灯恒常的存在于世间，而使此世间灭除愚痴的暗冥，都是由于他而来，因此之故，我要为他作最胜的供养）。

（犹如大海之水，乃为牛迹所不能容纳那样，像如是的佛陀的智海，乃其它的人不能受持的，唯有阿难尊者，一闻就能统统受持，始终不会有忘失之时，因此之故，我要以最胜的供养去供养他。）

那时，大王作如是的种种供养后，向尊者合掌而作此言说：

我今受此形 不复负此身 修无量功德 今为人中主
我今取坚实 造立诸塔庙 庄严在于世 如星庄严月

奉佛弟子法 应行诸礼节 我今悉已作 稽首尊者足
蒙尊者恩力 今见胜妙事 决获大善利 从是分别法

（我现在转生为人，而受此身形，并不再辜负了此身了。我修无量的功德，而今能为人中之主人。我现在取坚实之法，而造立诸搭庙，庄严而屹立于世间，有如众星之庄严月亮一样。）

（敬奉佛陀的弟子之法，应行的诸礼节，我现在都已如仪而作，现在要稽首尊者您的双足。因为承蒙尊者您的恩德之力，现在才能见到这些胜妙之事。而能因之而快获大善利，从此分别之法。）

那时，大王供养上述种种之事后，恒常的偏好于菩提道场之树。他已知道在此树下，如来乃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大王因此，用世间希有的珍宝，去大作供养之事，而供养该菩提树。

这时，大王的夫人，名叫低舍罗絺多。这位夫人曾作此念：『大王平时都极爱念我，我也很爱念大王，大王现在却舍弃我而持诸珍宝去菩提树间。我现在应作方便，杀伐这棵菩提树。此树既被我伐除而枯死的话，树叶便会凋落，大王就不会再到那边去。这样，则大王就能与我常相娱乐。』就传唤咒师，问咒师说：『你能杀伐菩提树吗？』咒师回答道：『我会的！如赐与我千两金钱，即可以履行其事。』

这时，夫人就给与他千两的金钱。咒师即往菩提树间，用咒去咒树，用繩去系在树身。这时，该树就渐渐的枯萎，树叶即全部萎落。树还未枯死，而其树叶先凋落耳。看这情形，就回宫去自夫人而说：『应该再用热乳浇树，就可使树枯死。』夫人就白王说：『我现在欲用乳去供养菩提树。』大王说：『随卿之意愿就是了！』像如是的乃至用热乳去浇树，树即枯燥。

这时，诸夫人白王说：「菩提树已忽然枯死，叶叶都凋变而落下来。」说偈而说：

如来所依树 名曰菩提者 于是得正觉 具足一切智
大王今当知 是树今枯死 叶色亦变异 不知何以故

（如来在世所依之树，名叫菩提之树。如来乃在此树下得到正觉而具足一切智的。）

（大王您现在应该要知道，此树现在已枯死了，树叶之色都变异了，不知道为甚么缘故啊？）

这时，大王听到此语后，就迷闷而擗倒在地上，众人就用冷水去浇王的心面。经过很久才稣醒过来，就便泣泪而说：

我见菩提树 便见于如来 今闻彼树死 我今亦随没

（我拜见菩提树，便是拜见如来一样。现在听闻该树已死，我现在也要隐没了。）

这时，他的夫人看见大王忧愁不乐，就白王说：『大王！且勿烦恼，我当会喜悦大王您的心！』大王说：『如没有那棵菩提树的话，我的生命也会没有了。因为如来乃在于那棵树下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那棵树既然没有了，我为甚么还要活呢？（我不想活了！）』

夫人听王这么坚决之语后，就又率人用冷乳去灌菩提树之根，那棵树就实时又再活起来了。大王听到用乳去溉灌树，而树又复活起来，就每日送千瓮的乳去溉灌其树根，该树就欣欣向荣如初。诸夫人们白大王说：『菩提树现在又再和从前那样了，已没有不同了。』

这时，大王闻后，就生欢喜心，就再诣菩提树下，目不转睛的观赏菩提树，好久还是依依不舍，而说偈说：

诸王所未作 瓶沙持国者 我今应供养 我今浴菩提
诸乳及香水 华香及涂香 当复供养僧 贤圣五部众

（诸王所未曾作过之事，连同瓶婆沙罗王之持国者们都同样不曾作过之事，而

我今应该这样的供养：我今沐浴灌溉菩提树，都用诸乳类，以及诸香水，和华香，暨涂香。当又供养僧团，诸贤圣的五部众〔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尼，沙弥、沙弥尼〕。）

这时，大王令各办金、银、琉璃、颇梨等四宝之瓮，去盛诸香乳，以及诸香汤，也令人执持种种的饮食。幡幢、宝盖也各有千种，以及种种的花香伎乐。并受持八支斋布萨（八关斋戒），身穿白净的衣服，执持香炉，在于殿上，向四方作礼，心念口说：『如来的贤圣弟子，在于诸方的，愿您们怜愍我故，纳受我的供养吧！』而说偈说：

如来贤圣子	正顺寂诸根	离诸三界欲	诸天应供养
今当悉来集	受我微心惠	哀愍副我心	令法种增长
常乐于寂止	解脱诸所著	如来之真子	从法而化生
诸天所供养	哀愍于我故	今当悉来集	副我之微意
诸圣在处处	鬪宾多波婆	大林离波多	阿褥大池边
江河山藪间	如是一切处	诸圣在中者	今当悉来集
哀愍于我故	副我之微意	又在于天上	尸梨沙宫殿
香山石室中	神通具足者	今当悉来集	哀愍于我故

（如来的贤圣的弟子们！正顺而寂静诸根，而离开三界的诸欲贪，为诸天所应供养的，请您们现在统统集合在这里，以便纳受我的微心之惠施，哀愍而契副于我意，使法种能加以增长，能常恒的喜乐于寂止，解脱于诸执着！）

（如来的真子，乃从佛之法而化生，故为诸人天所应供养的。唯愿哀愍于我之故，请您们现在统统来集于此，使我的微意得以达成。）

（诸圣者们，都在各处，如鬪宾〔北印〕、多波婆、大林、离波多等国土，以及阿褥大池之边，暨江河、山藪之间，像如是的一切处，诸圣者们，如在其中的，就请您们现在都来集！由于哀愍我之故，能使我的微意能达成。）

（又在于天上的，如在于尸梨沙宫殿〔天宫名〕，或在于香山的石室中，神通具足的圣者们，请您们现在统统集合到这里，由于哀愍我之故。）

这时，大王作如是之语时，有三十万的比丘，都来集会。那大众里面，有十万名是阿罗汉，二十万位是有学（初果以上），以及凡夫比丘。而上座的座位，却没有一个人坐在那里。

这时，大王问诸比丘们说：『上座的座位，为甚么没有人坐在那里呢？』这时，在那大众当中，有一位比丘，名叫耶舍，是一位大阿罗汉，已具足六通。他白大王说：『此座为上座之座位，他人那里敢随便坐在其中呢？』大王又问：『在尊者的地方，更有上座吗？』尊者回答而说：『更有上座的，大王！他乃被佛所记的比丘，名叫宾头卢（十六罗汉之一，不动利根，白头长眉）。他就是上座，应该坐在于此处。』

大王听后，非常的欢喜，而作此言：『在此里面，是否有那一位比丘看见过佛陀吗？』尊者回答说：『有的，大王！宾头卢尊者仍然如故，在于世间的。王又白说：『可得拜见那位比丘吗？』尊者说：『大王！不久当会看到，随时会到这里来。』

这时，大王生大欢喜，而说偈说：

我今快得利 摄受于我故 令我自目见 尊者宾头卢

（我现在很快就能得大法利了，因为摄受我的缘故，使我能亲眼看见尊者宾头卢啊！）

这时，尊者宾头卢引率算不尽的阿罗汉，次第相随，有如雁王之乘于虚空而来那样。到后，就在于上座之处坐下来。诸比丘僧们即各修礼敬，依次而坐下来。这时大王看见尊者宾头卢，其头发皓白，而身为辟支佛之体（独觉缘觉），就头面礼足

(五体投地)，长跪合掌，观尊者的颜貌。而说偈说：

我今之王位 统领阎浮提 不以为欢喜 今得见尊者

我今见尊者 便是见生佛 心怀大踊跃 胜见于王位

(我现在之王位，虽为统领阎浮提，也不会因此而欢喜，现在能拜见尊者(才是很幸运的一件大事)。

(我现在亲自拜见尊者，就是亲自拜见活佛那样。我心怀着大踊跃，乃胜见于王位!)

大王又白尊者说：『尊者看见过世尊吗？是三界所尊仰的世尊。』这时，尊者宾头卢用手举着其眉毛，看一看大王而说偈说：

我见于如来 于世无譬类 身作黄金色 三十二相好

面如净满月 梵音声柔软 伏诸烦恼净 常处于寂灭

(我见过如来，在于世间里，是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类的。身为黄金色，具足了三十二相好。面上有如清静的满月，其梵音声，乃非常的柔软。已降伏诸烦恼之净，常处于寂灭里!)

大王又问说：『尊者是在何处见过佛的呢？』尊者说：『如来曾经引导五百位阿罗汉，当初都在王舍城结夏安居时，我在那时，也在其里面。』又说偈说：

大牟尼世尊 离欲相围遶 在于王舍城 结于夏三月

我时在彼众 恒住如来边 大王今当知 我目见真佛

(大牟尼世尊在世时，已离开欲贪，被众相围遶，而在于王舍城，结夏安居三个月，我在那个时候，是在那大众里，都恒住于如来的身边。大王您现在应该要知道！我乃亲眼看见过真正的佛陀的人。)

其次，佛陀住在舍卫国时，如来曾大作神力，作种种的变化，化作诸佛之形，遍满在于各方，乃至上至阿迦尼咤天(有顶天，色界顶)。我在那时，也在于大众里面，曾亲眼看见如来作种种神通变化之相。』并说偈说：

如来神通力 降伏诸外道 佛游于十方 我亲见彼相

(如来以神通之力，降伏了诸外道。佛陀游化于十方，我曾亲眼看见其相。)

其次，如来在天上为其生母说法之时，我也在于且：中。为母说法完毕后，引率诸天众，从天上而来，下降在僧迦奢国。这时，我曾经看见过此二事。天人们受福乐，优波罗(莲华色)比丘尼，化作转轮圣王，引率算不尽的眷属，乘处空而来，而来诣世尊之所，我也看到此事。』又说偈说：

如来在天上 于彼结夏坐 我亦在于中 牟尼之眷属

(如来在于天上，而在于那个地方结夏安居时，我也是在于大众里面，为牟尼之眷属的一员。)

其次，世尊住在舍卫国，和五百位阿罗汉俱在时，给孤独长者之女，适在于富楼那跋陀那国。这时，她曾恭请佛陀及比丘僧。那时，诸比丘都各乘空而到她所住的国家，我在那时，用神力合大山，到她家去受她之请。这时，世尊曾责我而说：『你那里可以得现如是的神通呢？我现在要罚你：你要常在于世间，不得取涅槃(不可进入涅槃而离开世界去)。要护持我的正法，不可使正法毁灭！』曾说偈说：

世尊受彼请 五百比丘俱 时我以神力 挑大山而去

世尊责罚我 住世未灭度 护持我正法 勿令法没尽

(世尊接受她之邀请，和五百位比丘俱往。这时，我用神力，挑举大山而到她那边去。世尊看此，就责罚我，叫我永住于世间，不可取灭度。要我护持佛陀的正法，不可使正法灭尽!)

其次，如来引率诸比丘僧进入城内去乞食。这时，大王正和二童子于沙堆里游戏。逢见佛陀之来到，就捧尘沙，奉上于佛陀。这时，世尊记说那位以沙献佛的童子而说：『在于我灭度后，经过百年以后，这位童子会在于巴连弗邑(华氏城)，

当受王位，而率领阎浮提，名叫阿育。当会广布我的舍利，一日当中，当会造完八万四千塔。这就是大王现在您之身啊！我在那时，也在于其中。』而说偈说：

王于童子时 以沙奉上佛 佛记于王时 我亦亲在中

（大王您在童子之时，用沙尘奉上于佛陀。佛陀记说大王您时，我也亲在于中。）

这时，大王白尊者说：『尊者您现在住在于那里呢？』尊者回答大王说：『我住在于北山，山名叫做犍陀摩罗（香积山。喜马拉雅山脉中之马那沙湖北岸之开拉沙山），和诺同梵行僧在一起。』大王又问说：『有几多的眷属呢？』尊者回答说：『有六万阿罗汉比丘。』尊者又说：『大王何须多问呢？现在应该施設供养僧伽之时了。大众饮食完了后，会使大王欢喜的！』大王说：『如是，尊者！然而我现在当先供养使佛陀依之而证悟的菩提之树，然后，以香美的饮食奉施于僧。』就勅诸群臣，唱令国界而说：『大王现在舍十万两金钱，布施众僧，千瓮的香汤，溉灌菩提树，而聚集五众的佛子。』

这时，王子名叫拘那罗，在王的右边，举起二指而不说话。其意乃欲以二倍供养。大众看此情形，都皆哈哈大笑，王也大笑，而对他说：『呜呼（唉呀）！王子！你所举的供养数量，实有增益功德啊！』

大王又说：『我又用三十万两金钱，来供养众僧，又加千瓮的香汤，去洗浴菩提树。』这时，王子又举四指，其意在于增加为四倍。

这时，大王乃起瞋恚，对臣而说：『到底是谁教导王子作这种事，竟敢和我竞争供养呢？』臣启白王说：『谁敢和王兴起竞争呢？然而王子因为聪慧利根，为了增益功德，故作此事耳！』

这时，大王乃向右顾视其王子，然后白上座而说：『除了我库藏之物之外的其余一切物，和阎浮提的夫人、娉女、诸臣、眷属，以及我的拘那罗王子，统统布施给贤圣僧（人物都待命奉事之义）。也唱令国内，集诸五众。』同时说偈说：

除王库藏物 夫人及娉女 臣民一切众 布施贤圣僧

我身及王子 亦复悉舍与

（除了国王的库藏之物以外，所有的夫人以及娉女，暨一切臣民之众，都愿布施奉献于贤圣僧。就是我身以及我的王子，都同样的愿舍施待命奉事。）

这时，大王、上座，以及比丘僧们，共同以瓮装来的香汤，洗浴那棵菩提树。

这时，菩提树已加倍的严好，增长其茂盛。曾以偈赞颂而说：

王浴菩提树 无上之所觉 树增于茂盛 柯条叶柔软

（大王等人沐浴这株使佛得以证悟无上正觉的菩提树。已枯萎的菩提树乃因之而增长其茂盛，柯条和叶，都柔软可爱！）

这时，大王以及诸群臣们，看到此情景时，都大欢喜。这时，大王沐浴菩提树后，其次即供养众僧伽。这时，那位上座耶舍，曾对大王说：『大王！现在有大比丘僧之来集，您就趁这机会发起诚淳的信心去供养他们！』这时，大王就从上而下，都亲自以双手供养他们。

这时，有二位沙弥，得到其食物后，就各用麩团（团饼）、欢喜丸（干饼），更互相掷。大王看见后，即笑而说：『这些沙弥都在作小儿的游戏。』这些供养之事完毕后，大王就还回而站立在于上座的前面。上座就对大王说：『大王不可生起不信敬之心。』大王回答上座说：『我并不是有不信敬之心。然而看见二位沙弥在作小儿的游戏，有如世间的小儿，用土团更互相掷那样。像如是的，这二位沙弥，也用麩团，也用欢喜丸，更互相掷哩！』上座白王说：『那二位沙弥均

为是俱解脱的阿罗汉，是在更相奉令啊！』大王听后，就增加其信心，而作此念：

『这二位沙弥能够展转的互相施与，我现在也应对于一切僧人施绢与劫贝。』（白

疊)

这时，二位沙弥知道大王内心所念之事，二位沙弥就共相谓言：『我们应使大王倍增敬信。』一位沙弥就持钁授与大王，另一位沙弥就授王以染草。大王乃问沙弥们说：『这些东西要作甚么之用呢？』二沙弥白大王说：『大王为了我俩之故，布施绢和劫贝，给众僧。我俩要使大王染成为色，布施与众僧。』

这时，大王曾作此念：『我虽然内心有此念，但口却未发言，这二位达士已得他心智，而知道我心。』大王就稽首敬礼众僧，而说偈说：

孔雀之族姓 内外亲眷属 因此惠施故 悉皆获大利

遭值良福田 欢喜应时施

（我孔雀之族姓，以及内外的亲眷属们，都由于此惠施之故，统统能获得大利！很幸运的遭值这些良福田，故我们欢喜而应时布施奉献！）

这时，大王对沙弥说：『我由于你们的因缘，而布施僧衣。布施僧衣后，又用三衣，并四亿万两的珍宝，嚩献与五部众。嚩愿后，又用四十亿万两珍宝，赎取阎浮提的宫人、婣女，以及太子、群臣。』（嚩：供养僧人时，所附送的钱财叫做嚩财。）

阿育王所作的功德，其无量的程度，就是如上述。

杂阿舍经卷第二十三完

杂阿舍经卷第二十四

六〇五、念处经：本经叙述，有身、受、心、法之四念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念处 那四种呢？所谓对于身之身观念处，对于受之受观念处，对于心之心观念处，对于法之法观念处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〇六、念处经：本经叙述，应当要修习四念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念处 那四种呢？所谓对于身之身观念处，对于受之受观念处，对于心之心观念处，对于法之法观念处。像如是的，比丘们！你们对于此四念处应该要修习满足（达到饱满充足），要精勤而方便，应当要以正念、正知去学习！」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〇七、净经：本经叙述四念处为得如实法之一乘道—为达到目的之唯一之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一乘之道（为到达目的之唯一之道），能净化诸众生，使众生超越忧悲，消灭苦恼，得证如实之法，所谓四念处是。那四种呢？所谓对于身之身观念处，对于受之受观念处，对于心之心观念处，对于法之法观念处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〇八、甘露经：本经叙述如离四念处，即离圣法，乃至离解脱。如不离四念处的话，就不离圣法，乃至得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一位比丘离开四念处的话，就是离开如实的圣法。离开如实的圣法的话，就是离开圣道，离开圣道的话，就是离开甘露之法（不死之法），离开甘露法的话，就不得脱离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因此，我说：这种比丘对于苦恼，并不得解脱。」

如果一位比丘，不离开四念处的话，就能得到不离开圣的如实之法。不离开圣的如实之法的话，就不离圣道，不离圣道的话，就不离甘露之法，不离甘露之法，就能得以脱离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因此，我会说：这位比丘已解脱众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〇九、集经：本经叙述如住于四念处之集灭观的话，就能住于无所依，而不会取着于世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苾芻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将说四念处之集起，以及四念处之灭没之事。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甚么叫做四念处之集起？甚么叫做四念处之隐没呢？能长养身之饮食之集起时，则是身之集，如果饮食消灭的话，则是身之灭没。像如是的随于身之集之观而住，随于身之灭之观而住。随于身之集灭而住的话，则无所依而住，对于诸世间就永远没有所取！」

像如是的，如触集的话，则是受之集，触灭的话，则是受之没。像如是的，随着集之法而观受而住，随着灭之法而观受而住。随着集灭之法而观而住的话，则无所依而住，对于诸世间都没有所取！」

名色若集的话，则心会集，名色若灭的话，则心会没，随着集之法而观心而住，随着灭之法而观心而住。随着集灭之法而观心而住的话，则无所依而住，对于世间，则并没有所取。

忆念若集的话，则法会集，忆念若灭的话，则法会灭，随着集之法而观法而住，随着灭之法而观法而住。随着集灭之法而观法而住的话，则没有所依而住，对于世间，则并没有所取。这就名叫四念处之集，四念处之没。」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一〇、正念经：本经叙述应精勤于四念处，而调伏世间的忧悲。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将说修学四念处。大众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怎样修学四念处呢？所谓对于身之住于身观念，而精勤方便，而以正智、正念，而调伏世间的忧悲。对于外身、内身之观念而住而精勤方便，而以正念正智，而调伏世间的忧悲。像如是的，对于受、心、法之内法，内外法之观念而住，而精勤方便，而以正念正智，而调伏世间的忧悲。这叫做比丘之修学四念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而奉行！

过去、未来之修学四念处，也像如是之说。

六一一、善聚经：本经叙述四念处是善法之聚，五盖为不善法之聚。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善法之聚，也有恶法之聚，甚么叫做善法之聚呢？所谓四念处，这就是正说。为甚么呢？因为纯一满净之聚，就是所谓四念处之故。那四念处呢？所谓身之身观念处，受、心、法之法观念处是。

甚么叫做不善之聚呢？不善之聚就是所谓五盖，这就是正说。为甚么呢？因为纯一逸满之不善聚，就是所谓五盖之故。那五盖呢？所谓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掉悔盖、疑盖是。」（会障碍圣道之法，故名）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一二、弓经：本经叙述如来之说法为无穷无尽，无量无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人执持四种的强弓，用大力方便而射多罗树（高辣树）之影那样，能快速的过去，而不会有甚么障阂。像如是的，如来之四种声闻（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增上而方便，以利根的智慧，尽于百年的寿命那么的久，在于如来之处，百年之间，受说法教授，唯除食息（吃饭时之休

息)、补

写、睡眠之中间者外，其它的时间都常说、常听。智慧明利，故于如来所说的都能尽底（彻底）受持，没有障阂，于如来之处虽不加再问，而如来之说法，也没有终极。听法的期间，尽其寿命之百岁，而命终那么之久，但如来的说法，犹然不能尽。

应当要知道！如来之说法，乃无量无边，其名、句、味、身，也是无量，并没有终极。所谓四念处是。那四念处呢？所谓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切四念处经，都是用此总句的。所谓：「因此之故，比丘！对于四念处，应修习，应起增上欲，应精勤方便，以正念正智，而应当学习！」

六一三、不善聚经：本经叙述贪瞋填痴为三不善根，是不善聚。身受心法之四念处为善聚。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不善聚，有善聚。甚么叫做不善聚呢？所谓三不善根（贪瞋痴），这叫做正说。为甚么呢？因为纯粹不善之积聚，是谓三不善根。那三种呢？所谓贪不善根、恚不善根、痴不善根。

甚么叫做善聚呢？所谓四念处是。为甚么呢？因为纯粹善之满具，是谓四念处，这叫做善说。那四种呢？所谓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三不善根那样，像如是的，如三恶行之身恶行、口恶行、意恶行。

三想之欲想、恚想、害想。

三觉之欲觉、恚觉、害觉。

三界之欲界、恚界、害界等是也」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一四、大丈夫经：本经叙述若比丘四念住、心解脱，名叫大丈夫，否则不是大丈夫。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如所说的大丈夫，到底甚么叫做大丈夫？甚么为非大丈夫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善哉！善哉！比丘！你能谘问如来有关于大丈夫之义。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当会为你宣说。如果比丘，对于身之身观念而住。然而他对于身之身观念而住后，其心还是不离开欲念，不得解脱而尽诸有漏的话，我就会说他乃不是大丈夫。为甚么呢？因为心不解脱之故。如果比丘，对于受之受观念住，对于心之心观念住，对于法之法观念住，心都不离开欲念，不得解脱，不尽诸有漏，我就不说他为大丈夫。为甚么呢？因为心不解脱之故。

如果比丘，对于身之身观念住，心已得离开欲念，心已得解脱而尽诸有漏的话，

我就会说他为大丈夫。为甚么呢？因为其心已解脱之故。如果对于受、心、法等之受观念住、心观念佳、法观念佳，而这些受、心、法等之法观念住后，其心已离开贪欲，心已得解脱而尽诸有漏，我就会说他为大丈夫。为甚么呢？因为心已解脱之故。这名叫做，比丘之大丈夫，以及非大丈夫。」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礼佛双足下，然后离去。

六一五、比丘尼经：阿难赞劝比丘尼，修习四念处，应知前后升降，然后将所说禀告于佛，佛则再开示其理。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阿难，在于朝晨，着衣持钵，进入舍卫城去乞食，在中途，曾经思惟：「我现在先到比丘尼寺去。」思惟后，就这样的前往比丘尼所住的寺院。

诸比丘尼遥见阿难尊者之降临，就赶快的敷一床座，请他就座。

这时，诸比丘尼，礼拜尊者阿难之足后，退坐在一边，然后白尊者阿难说：「我们这些诸比丘尼们，都修学四念处，都喜系其心而住，都自知前后升降之事。」（定心为升，散心为降。修习四念处时，将心头之念系住，前念与后念都分明，心定心散都应自知。又解为：知

愈后之法，比前之法优胜，也就是由身而受，而心，而法的愈于深入去观念。）

阿难尊者听后告诉诸比丘尼说：「善哉！善哉！姊妹们！应当如妳们所说的去修学。凡是修习四念处，都要善于系心而住，也应知道如是之前后升降。」

这时，阿难尊者又为诸比丘尼说种种之法。说种种法后，就从座位而起，而去。

那时，阿难尊者在于舍卫城中乞食后，皈到精舍，就举放衣钵，将足洗完后，就诣世尊之处。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就将和比丘尼所说的一一禀告世尊。

佛陀听后，告诉阿难说：「善哉！善哉！应该要如是去修学四念处，要善系心而住，要知前后升降等事。为甚么呢？因为心，都在于外求，然后将其制御，令求其心之故。如散乱之心，乃不解脱，均能如实而知。如果比丘，对于身之身观念而住，在于其身，已住于身观念住后，假如其身耽于昏睡，心法懈怠的话，则那位比丘，应当起净信，而取净相。起净信之心，忆念净相之后，其心就会悦，心悦后就会生喜。其心喜后，身就会猗息（安息）。身既猗息后，就会受身之快乐，受身之乐后，则其心就会定。心定就是圣弟子应该要如是而学的：『我对于此义，收摄外散之心使其休息。不生起觉想（粗感），以及已观（细察）之想，无觉无观，舍念而乐住！』乐住后，就能如实而知。对于受、心、法等之念住，也如是之说。」

佛说此经后，阿难尊者，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一六、厨士经：愚厨师不自试其味，不能合主人口味。愚比丘不回顾自己，徒将心外向，而被夺。反之，则能得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摄取自心之相，不可使它向外而散。为甚么

呢？因为如果比丘愚痴而不辨，而不善（为不贤明，不善巧），不取自心之相，而取外相，然后退减的话，就会自生障阂之故。

譬如厨师，如果愚痴、不辨、不善巧方便的调和众味去奉养主人，不管是酸咸酢淡，都不适主人之意，不能善取主人之所嗜好的酸咸酢淡之众味去调和它：不能向亲侍主人左右之人去问伺主人之所须，去听其所欲，去善取其心，而只顾自作自专的用自己之意去调和众味，以呈奉主人。这样，则如果不适合主人之意时，尊主人就不会喜悦，不喜悦之故，就不会蒙其爵赏，也不会被其怀念。

愚痴的比丘，也是如此。乃不辨，而不善于对于身之身观念而住，不能断除上的烦恼，不能摄取其心，也不能得到内心的寂静，不得胜妙的正念正知，也不能得到四种的增上心法，不能于现法乐住，不得本来所未得的安隐涅槃。这就名叫比丘之愚痴，而不辨、不善巧、不能善摄内心之相，而取外相，而自生障阂。

如果比丘，黠慧而有辩才，善巧方便，而摄取内心，然后取于外相的话，他就能在于后时，终不会退减，不会自生障阂。

譬如厨师，为一黠慧辩聪，善巧方便的人。他供养主人时，善能调和众味，不管是酸咸酢淡，都能善取主人之所嗜好之相，而去调和众味，以应主人之心，听任他的主人所欲之味，及时奉之。尊主人食后心生喜悦，必得爵禄，会被主人所爱念倍重（加重的爱顾）。像如是的有黠慧的厨师，乃善取尊主人之心。

比丘也是如是，对于身之身观念住，断灭上的烦恼，善摄其心，内心寂止，正念正知，得四增上心法，现法乐住，得到本来所未曾得到的安隐涅槃，就名叫做黠慧辩才，善巧方便，取内心相，摄持外相，不退减，不自生障阂。受、心、法之观念住，也是如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一七、鸟经：说明应守住四念处，远离五欲的境界。如回自己之境的鹑鸟，能得胜于大敌之鹰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过去世时，有一只鸟，名叫罗婆〔鹑的一种〕，被鹰鸟所捉，而飞腾于虚空，在于空中鸣唤而说：『我由于不注意，忽遭此种灾难，我坐（因）舍离父母的境界（掩护所及之处），而游戏于他处，才会遭遇此灾难，有甚么办法呢？今天被所困厄，不能得到自由自在了？』老鹰告诉罗婆鸟说：『你当在甚么地方自有你的境界，而能得自在呢？』罗婆答言说：『我在于田的耕垄中（田中高处），自有境界。那个地方足够免除诸难，是为我家，是我父母的境界。』

老鹰这时对于罗婆鸟起了僇慢而说：「我放你，使你回到耕垄之中，你能得脱离与否呢？」于是罗婆鸟就得以脱离鹰爪，还回到耕大块（结合的土）之下，安住于休止之处，然后在大块上欲和老鹰争斗。

老鹰因此而大怒而想：『牠是小鸟，也敢和我争斗？』由于瞋恚极盛，而骏（迅速）飞直搏。于是罗婆鸟，则逃入于大块之下，鹰鸟则因其疾飞之力势，而胸臆（当胸的部分）冲着坚硬的土块，而碎身而死！

这时，罗婆鸟深伏在大块之下，仰说偈而说：

鹰鸟用力来 罗婆依自界 乘瞋猛盛力 致祸碎其身
我具足通达 依于自境界 伏怨心随喜 自观欣其力

设汝有凶愚 百千龙象力 不如我智慧 十六分之一
观我智殊胜 摧灭于苍鹰

（老鹰妳使尽你的猛力直冲过来，我罗婆鸟则依在于自己止住的境界。妳乘瞋恚猛盛之力冲过来之故，致于祸及其身，而碎死了自身。）

（我乃具足而通达的了解如何应付，因之而依在于自己的境界，也就是最适当的所在。我由于能伏魔怨，故心能随喜，自己观察自己应有之力，而自欣慰！）

（假如你具有了凶愚的百千匹龙象那样之大力，也不如我的智慧之十六分之一。你看！我的智慧是如何的殊胜，能摧灭你那凶猛的苍鹰啊！）

像如是的，比丘们！如那鹰鸟，乃为愚痴，而自己舍弃了自己所亲的父母的境界，而游戏于他处，才会致有如此的灾患。你们比丘也应如是的应该在于自己的境界所行之处，应该好好的守持，要离开他境界，应当要这样的学习！

比丘们！所谓他处他境界，就是指五欲的境界。如眼看可意的事物之时，就会爱念其妙色，会起欲心去染着。如耳之识声，鼻之识香，舌之识味，身之识触，可意时，就会爱念其妙触（包括声、香、味），会起欲心去染着。这名叫做比丘之他处他境界。自己处在于父母的境界就是所谓四念处。那四念处呢？所谓对于身之身观念处，对于受之受观念处，对于心之心观念处，对于法之法观念处是。因此之故，比丘！应当在于自行之处之父母的境界而自游行，当应远离他处他境界，应当要如是而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一八、四果经：本经叙述修习四念处则能得四果阿罗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对于四念处，要多多（反复）的修习，当会得证四果，四种的福利。那四果呢？所谓须陀洹果（预流，初入圣者之法流，为初果阿罗汉），斯陀含果（一来果，二果），阿那含果（不还果，三果），阿罗汉果（应供。已永断一切烦恼，解脱生死之果位，通常为之四果的阿罗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一九、私陀伽经：本经叙述真正自护。则是他护，他护则是自护。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萨罗的人间游行，而住于私伽陀（村名）聚落之北的身恕林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过去世时，有一位缘幢伎师（特技演艺者的一种），其肩上背荷竖幢，而对其弟子说：『你们爬在幢上，头向于下面，而保护我，我也会保护你。要这样的迭相护持，而游行于各处去嬉戏演艺的话，就能多得财利。』那时伎师的弟子向伎师说：『不是如师甫所说的。只要在演艺时，各各自己爱护自己，而游行各处去演艺嬉戏的话，就会多得财利，身也会无为而得安隐而下的。』伎师回答说：『如你所说的，应各自爱护自己。然而你所说的这种意义，也是如我所说的。因为自己护持自己时，即是护持他人。他人之自护时，也是护己啊！』心自亲近，而修习，而随护而作证的话，就名叫做自护。护他。为甚么护他，而为自护

呢？因为不恐怖他，不违于他，不害于他，以慈心中哀怜他，这叫做护他而自护！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像如是的去学习！要自护的人应修习四念处，要护他的人，也应修习四念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二〇、墉猴经：愚痴之猴，离自己之境界故，被猎师所捕。比丘如不住于四念处，也会被五欲所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大雪山里的寒冰□处，尚且没有猿猴，何况又有人呢？或者又有山，为猿猴所居，而没有人类在那里。或者又有山，人兽同居于那种。在于猿猴会来往之处，有猎师用麝胶涂在于草堆之上。有黠（慧，聪明）的猿猴，会远避而去，愚痴的猿猴，则不能远离，用手小触之时，即其手会被胶，又用二手想求其解脱，就会胶两手。用脚以求解脱时，又被胶其脚，用口啣草，即又被胶着口。其五处（两手而足一个口）都同被胶着，而被联卷地卧在于地上。适时猎师既到，就用木杖贯穿，担负而去。

比丘当知！愚痴的猿猴，由于舍弃父母的居处之自己的境界，而游戏于他境界之故，致遭此种之苦恼。像如是的，比丘们！愚痴的凡夫，都依于聚落而住，早晨着衣持钵，入村去乞食，而不自善于护身，不守六根的门头，眼见色后，就生染着，耳听声，鼻嗅香，舌尝味，身感触，都生染着。愚痴的比丘，被内根外境之五所缚后，就会随着魔怨之所欲求！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如是而学：对于自己所行之处应以父母的境界为依止而住，千万不可随着他处、他境界而行。

你们的意见怎么办呢？比丘们！自己所行之处，以甚么为父母的境界呢？所谓四念处，也就是对于身之身观念住，对于受之受观念住，对于心之心观念住，对于法之法观念住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二一、年少比丘经：对于年少的比丘，应教以四念处。阿罗汉也住于四念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阿难尊者和众多的比丘，往诣世尊之处，到后，稽首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

尊者阿难仰白佛说：「世尊：这些年轻的比丘，应当要怎样去教授他们？要怎样去为他们说法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这些年轻的比丘，应当要用四念处去教他们修习。那四念处呢？所谓对于身之身观念而住，而精勤方便，而行不放逸，以正智正念，使心寂定，乃至知身。对于受、心、法也同样的。如对于法之法观念而住，而精勤方便，而行不放逸，以正念正智，使心寂静，乃至知法。为甚么呢？因为若比丘住于有学地，而未得进上，而志求安隐涅槃时，对于身之身观念而住，而行不放逸，以正念正智，使

心寂静；对于受、心、法也同样的，如对于法之法观念而住，精勤方便，行不放逸，以正念正智，使心寂静，乃至对于法，会远离。

如果为阿罗汉，其诸漏都已尽，所作也已作，已舍离诸重担，已尽诸有结，以正知而善于解脱的话，即于那个时候，仍然也应修习身之身观念住，要精勤方便，而行不放逸，以正念正智，而使心寂静。对于受、心、法也同样的，如对于法之法观念而住，乃至于法得远离！」

这时，尊者阿难，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六二二 庵罗女经：世尊在庵罗园为诸比丘说四念处，正智正念等法。庵罗女听法后，翌朝以食供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在于跋祇的人间游行，而到了鞞舍离国的庵罗园中而住。

那时，庵罗女听闻世尊在跋祇的人间游行，而到了庵罗园中住下来之事后，就自庄严其车辆，而离开鞞舍离城，欲诣世尊之处，去恭敬供养。到了庵罗园之门时，就下车步行而进，遥见世尊被诸大众围遶，而正为他们说法。

世尊也遥见庵罗女之来到，就对诸比丘们说：「你们诸比丘们！要勤于摄心而住，要正念正智！现在庵罗女，已到了这里来，因此之故，要特别的教诫你们！」

甚么叫做比丘之勤摄于心而住呢？如果比丘已生起恶不善之法的话，就应当把它断除。应生欲（祈望）而方便精进，而收摄其心。如果未生起之恶不善之法，就应使其不生起。未生的善法，应令其生起。已生的善法，应使其恒住而不忘。要向这方面去修习而增满，要生希望（欲）、方便精勤，而摄心。这就名叫比丘之勤摄心住。

甚么叫做比丘之正智呢？如比丘之往来时，应具威仪，应常随于正智，而回顾瞻视。其屈伸、俯仰，执持衣钵，行、住、坐、卧，眠、觉，语、默等，均应随于正智而住，这叫做比丘之正智。

甚么叫做正念呢？如比丘，对于内身之身观念而住，要精勤方便，以正智正念去调伏对于世间之贪、忧。像如是的，对于受、心、法也同样的。如对于法之法观念而住，应精勤方便，以正智正念去调伏对于

世间之贪、忧，就名叫做比丘之正念。因此之故，你们应该要勤摄其心，应该要正智正念。现在庵罗女已来了，因此，要特别的教诫（提醒）你们。」

这时，庵罗女诣世尊之处，到后，稽首礼足，然后退住在一边。

那时，世尊为庵罗女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她。示教照喜后，乃默然而住。

那时，庵罗女，重整其衣服，向佛礼拜，合掌而白佛说：「唯愿世尊和诸大众们，明天能接受我中食的供养。」

那时，世尊默然受请。庵罗女知道世尊默然受请后，乃礼谢佛陀，还皈自宅去设种种之食，布置宝座，在于早晨时，遣使白佛而说：「时间已到了！」

那时，世尊和诸大众，乃往诣庵罗女之舍宅，到后，乃就座而坐。

这时，庵罗女亲手供养种种的饮食。佛及大众食后，则澡漱、洗钵，这些事完毕后，庵罗女乃持一小篋，而坐在于佛前，听佛的说法。

那时，世尊，为庵罗女说随喜偈而说：

施者人爱念 多众所随从 名称日增高 远近皆悉闻
处众常和雅 离慳无所畏 是故智慧施 断慢永无余
上生忉利天 长夜受快乐 尽寿常修德 娱乐难陀园
百种诸天乐 五欲悦其心 彼于此人间 闻佛所说法

为善逝弟子 乐彼受化生

（能布施的人，是人人所敬爱而怀念的。会被好多人所随从敬仰，其名誉会与日而增高，远近都皆听到其名。处在大众当中，常为和雅，离开慳贪而无所畏。）

（因此之故，以智慧而布施，即能断除慳贪而无余存。会升上，而往生到忉天〔三十三天，第二层天，天帝居此〕，长夜恒久的享受快乐。如形寿而常修布施之德的话，就能娱乐在于难陀园〔欢喜园，忉利天的乐园〕。在那里有几百种的天乐，有五欲〔色声香味触之五境〕，能欢你的心。）

（这类人，乃在于此人间时，曾经听佛之所说法，而为善逝〔佛陀〕的弟子，是愿乐化生到那个地方的。）

那时，世尊为庵罗女说种种之法，去示教欢喜她。示教欢喜她后，就从座起而去。

六二三、世间经：持油满钵，从美女大众中过，如失一滴油就会被杀。比丘同样住于四念处，不顾其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 国的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世间里说言美色（美女）。世间所谓的美色，会使好多人聚集去观看与否呢？」诸比丘们白佛说：「如是，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若世间有一位美色（美女），此世间的美色，又能作种种的歌舞伎乐，又极能令众多的人聚集去观看与否呢？」诸比丘们白佛说：「如是，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若有世间的美色，而世间的美色者，在于一处，作种种的歌舞伎乐戏笑，又有大众云集在于一处。其中若有士夫不愚不痴，喜乐于乐，而背离于苦，而贪生怕死。有人曾对他说：

『士夫！你当执持盈满油类的钵，从世间的美色之处，以及大众当中步行过去。我并使一位善能杀人的刽子手，拔刀随在你的后面。假若失落一滴之油的话，辄（即）当斩断你的生命。』你们想起来如何呢？比丘们！那位执持油钵的士夫，能不顾念油钵，不顾念杀人者，而会观看那位伎女，以及大众吗？」

比丘白佛说：「弗也，世尊！为甚么呢？世尊！因为那位士夫自见其后面有一拔刀的人在监视他。所以他会常作此念：『我如果落油一滴的话，那位拔刀的人，当会截断我的头。』因此，唯有专一精神，系念于油钵里，而在于世间的美色，以及大众当中，徐步（慢慢）而过去，不敢顾盼（不敢回顾环视）！」

像如是的，诸比丘们！若有沙门、婆罗门，端正其身而自庄重，将其心念专一，不环顾声色，善摄一切心法，而住于身念处的话，就是我的弟子，是随顺我教的比丘。

甚么为比丘之端正其身而自庄重，专一其心念，不顾于声色，摄持一切心法，住于身念处呢？像如是，比丘们！对于身之身观念而住，而精勤方便，以正智正念去调伏世间的贪、忧、受、心、法也同样的。如对于法之法观念而住等，也是如是。这就名叫比丘之正身自重，专一其心念，不顾声色，善摄心法，住于四念处。」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专心正念 护持油钵 自心随护 未曾至方
甚难得遇 胜妙微细 诸佛所说 言教利剑
当一其心 专精护持 非彼凡人 放逸之事

能入如是 不放逸教

（专心正念而护持油钵，而自心随护的话，则未曾到达的地方，甚难得过的胜妙微细的，也能如愿。）

（诸佛所说的言教之利剑，也就是当应将其心系于一，专精的护持。）

（这并不是那些愚凡之人的放逸之事所能入于如是的放逸之教啊！）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二四、郁低迦经：郁低迦求教于世尊，世尊教其净戒，纯正其见解，然后教其住于四念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郁低迦，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而说：「善哉！世尊，请为我说法，我听法后，当会独自在于一静处，去专精思惟，会住于不放逸，会思惟如下之事：『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正信而为非有家庭之出家而学道，如上面广说过的，……乃至不受后有。』」

佛陀告诉郁低迦说：「如是！如是！如你所说的。但是对于我所说的法，如不能悦可我心（不被佛认可）的话，即他所作的事业（胜业）也不能成就。虽然是跟随在于我的后面，也不能得到法利，反而会生障阂。」

郁低迦白佛说：「世尊所说，我定会令世尊悦可心意，自业成就，不会反生障阂的。唯愿世尊，为我说法，我当会独在于一静处，去专精思惟，住于不放逸。如上面广说，……乃至不受后有。」像如是的，经过第二次、第三次之谘请。

那时，世尊告诉郁低迦说：「你应当先净其初业，然后修习梵行。」郁低迦白佛说：「我现在要怎样净其初业，然后修习梵行呢？」

佛陀告诉郁低迦说：「你应当先净其戒，正直其见，具足三业，然后修习四念处。那四念处呢？对于内身之身观念而住，而专精方便，以正智正念，调伏世间的贪忧。像如是的，对于外身、内外身之身观念而住。对于受、心、法，也是同样的。如对于法之法观念而住，也是如是之广说。」

那时，郁低迦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然后从座起而去。

那时，郁低迦听佛的教授后，就独自一人在于静处，去专精思惟，而不放逸而住。他思惟说：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着袈裟衣，正信而为非家，而出家学道，……乃至不受后有。

如郁低迦所问之事，像如是的异比丘之谘问，也如上说。

六二五、婆酰迦经：本经叙述，住于四念处的话，就能超越诸魔。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名叫做婆酰迦，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而说：「世尊！善哉！世尊！请为我说法。」

如前郁低迦修多罗（经）广说过的一样。有差别不同之处，就是：「如是，婆酰

迦比丘！如初业清净而对于身之身观念而住的话，就能超越诸魔。对于受、心、法也是同样，如对于法之法观念而住的话，就能超越诸魔。」

那时，婆酰迦比丘，听佛说法、教诫后，欢喜而随喜，作礼而去后，就独自一人在于静处，专精思惟，住于不放逸，……乃至不受后有。

六二六、比丘经：本经为对诸比丘而说，其内容和前经同。唯略说超越生死等。

第二经也是如上经所说的一样。里面有差别不同之句，就是说：「像如是的，比丘们！……超越生死。」（前经为超越诸魔，此经略说超越生死。）

六二七、阿那律经：本经叙述阿那律问佛：有学的比丘，要如何而尽诸漏。佛教以住于四念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阿那律陀（无贫）诣于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然后仰白佛说：「世尊！若有比丘，住于有学之地，还未得上进于安隐的涅槃，而方便研求时，则这位圣弟子，要如何对于正法与律修习，多多（反复）的修习，方能得尽诸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呢？」

佛陀告诉阿那律说：「如果圣弟子住于有学地，还未得上进于安隐的涅槃，而方便研求的话，他在于那个时候，应当对于内身之身观念而住，要精勤方便，以正智正念，调伏世间的贪忧。像如是的，对于受、心、法也同样。如对于法之法观念而住，而精勤方便，以正智正念，调伏世间的贪忧。像如是的圣弟子，多多的修习后，就能得尽诸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那时，尊者阿那律陀，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然后作礼而去。

六二八、戒经：本经叙述佛陀之制定圣戒，乃为了修习四念处之故。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巴连弗邑（华氏城，恒河中流的南岸，现在之巴特那）的鸡林精舍（鸡园僧伽蓝）。这时，尊者优陀夷、尊者阿难陀，也住在于巴连弗邑的鸡林精舍。

那时，尊者优陀夷，往诣尊者阿难之处，共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他对尊者阿难说：「如来、应供、等正觉所知所见的，即为诸比丘们说圣戒，使诸比丘们不断圣戒，不缺圣戒，不简择圣戒，不离开圣戒，不会戒禁取见，善于究竟，善于受持，乃为智者所叹，所不憎恶的。我要请教您！为甚么缘故，如来、应供、等正觉所见的，即为诸比丘说圣戒，而不断圣戒、不缺圣戒，乃至智者所叹、所不憎恶的呢？」

尊者阿难对优陀夷说：「乃为了修习四念处之故。那四念处呢？所谓对于身之身观念住，对于受、心、法也同样。如对于法之法观念住是。」

这时，二位正士共议论后，各还其本处。

六二九、不退转经：本经叙述如多修习四念处的话，对于正法就不会退转。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巴连弗邑的鸡林精舍。那时，尊者阿难，尊者跋陀罗（贤，十六罗汉之一）也住在于该精舍里。

那时，尊者跋陀罗，问尊者阿难说：「是否有那一种，修习，多多的修习，就能得到不退转的吗？」

尊者阿难对尊者跋陀罗说：「有的！有一种法，如果去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使修行的人得到不退转的，所谓四念处是 那四念处呢？如对于身之身观念住。对于受、心、法也是同样。如对于法之法观念住是。」

这时，二位正士，共论说后，各还本处。

六三〇、清净经：本经叙述如果修习四念处的话，就能得清净。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巴连弗邑的鸡林精舍。那时，尊者阿难，尊者跋陀罗，也住在于那个精舍居住。

这时，尊者跋陀罗问尊者阿难而说：「是否有一种法，修习，多多的修习，就能使不清净的众生，得到清净，而能转增光泽吗？」

阿难尊者回答跋陀罗尊者说：「有的！确有一种法，如果去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使不清净的众生，而能得到清净，而能转增光泽。所谓四念处是 如对于身之身观念住，对于受、心、法也同样的，如对于法之法观念住是。」

那时，二位正士，共论议后，各还其本处。

六三一、度彼岸经：本经叙述如多修习四念处的话，即能得渡彼岸。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巴连弗邑的鸡林精舍。那时，尊者阿难，尊者跋陀罗，也住在于该精舍里。

那时，尊者跋陀罗问尊者阿难说：「是否有一种法，修习，多多的修习，就能使那些未度彼岸的众生，能得度彼岸的吗？」

阿难尊者对跋陀罗尊者说：「有的！有一种法，如果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使未度彼岸的众生，得度彼岸。所谓四念处是 那四念处呢？所谓对于身之身观念住，对于受、心、法也同样的。如对于法之法观念住是。」

那时，二位正士共论议后，各还其本处。

六三二、阿罗汉经：本经叙述多修习四念处的话，可得阿罗汉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巴连弗邑的鸡林精舍。那时，尊者阿难，尊者跋陀罗，也住在于该精舍。

跋陀罗尊者问阿难尊者说：「是否有一种法，修习，多多的修习，则能得阿罗汉果呢？」

阿难尊者对跋陀罗尊者说：「有的！有一种法，如果去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得阿罗汉果的，所谓四念处是。那四念处呢？所谓对于身之身观念住。对于受、心、法也同样，如对于法观念住是。」

那时，二位正士，共论议后，各还其本处。

六三三、一切法经：本经叙述一切法就是四念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巴连弗邑的鸡林精舍。

那时，世尊告诉诸位比丘们说：「所说的一切法，一切法就是四念处，这就是正说。那四念处呢？所谓对于身之身观念住，对于受、心、法也同样，如对于法之法观念住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三四、贤圣经：本经叙述修四念处，就名贤圣出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巴连弗邑的鸡林精舍。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对于四念处，能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名叫做贤圣出离。那四念处呢？所谓对于身之身观念住，以及对于受、心、法，也一样，如对于法之法观念住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贤圣出离之内容一样，像如是的，正尽苦、究竟苦边、得大果、得大福利、得甘露法、究竟甘露、甘露法作证等经，也如上之广说那样。

六三五、光泽经：本经叙述如修习四念处的话，则未清净的能得清净，清净的人，能增光泽。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巴连弗邑的鸡林精舍。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对于四念处，能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则未清净的众生，能令其得到清净，已清净的众生，会令其增光泽。那四念处呢？所谓对于身之身观念住，以及对于受、心、法，也同样，如对于法之法观念住等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清净众生的内容那样，像如是的，未度彼岸者令度，得阿罗汉、得辟支佛、得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经，也如上之说。

六三六、比丘经：本经叙述听佛说法，而出家，先习圣戒，直其心，则能修得四念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巴连弗邑的鸡林精舍。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现在要为你们讲说修习四念处之事。甚么叫做修习四念处呢？比丘们！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之出现而兴起于世间，而演说正法时，其上语（最初之语）亦善，中语（中间之语）亦善，下语（最后面之语）亦善，是善的义、善的味，是纯一满净，而显示梵行。如果族姓子（善男子）、族姓女（善女人），从佛听法时，而得清淨的信心，就如是的修学：『要观察在家和合欲乐之过咎，为烦恼的结缚。而乐居于空闲，出家学道，不乐于在家，处于非家（过着舍离在家之出家生活），愿一向清淨，尽其形寿，都纯一满净，鲜白净洁的梵行。欲这样，则我应当剃除须发，穿着袈裟衣，正信而为非家的出家而学道。作此思惟后，即便放舍钱财亲属，而剃除须发，而穿袈裟衣，而正信而为非家之出家而学道。正其身行，守护由口而出之四种罪过（恶口、妄言、绮语、两舌）。正命清淨而学习贤圣之禁戒。守诸根的门头（统御感官不溺于五欲），护心而正念。

眼根见色境时，不执取形相。如果眼根住于不律仪时，会向于世界的贪忧、恶不善法，而常漏于心。现在对于眼，而起正律仪（善法），耳、鼻、舌、身、意，起正律仪，也是如是。

他乃以贤圣之戒律成就，善摄六根的门头。于来往周旋，顾视屈伸，坐卧眠觉、语默等都住于智，而正于智。他成就如此的圣戒，而守护根门以正智正念，而寂静，远离杂闹，在于空闲之处，在于树下、闲房，而独坐。以正身正念，系心而安住，而断除世界的贪忧，离开贪欲净除贪欲、断灭世界的瞋恚、睡眠、掉悔、疑盖。离开瞋恚、睡眠、掉悔、疑盖，净除瞋恚、睡眠、掉悔、疑盖、断除因五盖之烦恼，而使心慧力赢，诸根离分，不趣涅盘者！

因此之故，对于内身之身观念而住，精勤方便，以正智正念，而调伏世界的贪忧。像如是的，对于外身、内外身，受、心、法等，如对于法之法观念住等，也是如此之说。这名叫做比丘之修习四念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三七、波罗提木叉经：本经叙述学戒成就，与修习四念处，乃如鸟之双翼。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当修四念处。」其它都如上述。有差别的地方就是：「……乃至如是出家后，住于静处，摄受波罗提木叉（别解脱、防身口七支之过非，渐次解脱烦恼），而具足了律仪行处。对于细微之罪，生起大怖畏，而受持学戒，离开杀生，断除杀生，不喜乐杀生，……乃至一切业迹等，均如前说。衣钵随身，如鸟之两翼，像如是的学戒成就，修习四念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三八 纯陀经：舍利弗因病涅槃，阿难非常的悲叹。佛告他：生必灭，勿徒自悲，当修四念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那时，尊者舍利弗乃住于摩竭提的那罗聚落，因疾病而涅槃。纯陀沙弥，为瞻视（看护病者）供养之人。

那时，尊者舍利弗，因病而入于涅槃。

这时，纯陀沙弥，供养舍利弗尊者后，取火葬遗余的舍利（遗骨，坚固珠），担持其衣钵，而到王舍城，到后，举放衣钵，洗足后，往诣尊者阿难之处。到后，礼拜阿难尊者之足后，退住在于一边。他仰白阿难尊者说：「尊者当知！我的和上（师）尊者舍利弗，已经涅槃，我执持他的舍利，以及衣钵来。」

于是，阿难尊者听过纯陀沙弥之语后，则往诣佛所，仰白佛陀而说：「世尊！我现在举体离解（由于悲伤过度，而使全身都失去了平衡），四方易韵（觉得四方黯淡），持辩闭塞（失去了平日的辩才，不知甚么跟甚么？）因为纯陀沙弥来语我说：『和上舍利弗已经涅槃，执持其遗余的舍利，以及衣钵来。』」

佛陀说：『你的意见如何呢？阿难啊！舍利弗是持他所受的戒身，而入涅槃的吗？或者是以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知见身而入涅槃的吗？（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为五分法身，均为是圣者平常修行所成的功德。）

阿难白佛说：「弗也，世尊！」

佛陀告诉阿难说：「如那些法乃为我自知的，乃为成等正觉后所说的。是以所谓四念处、四正断、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道支，而涅槃的吗？」

阿难白佛说：「弗也，世尊！他虽然不是持所受的戒身，乃至道品之法而涅槃的，然而尊者舍利弗乃为持戒多闻，少欲知足，常行远离，精勤方便，摄念安住，专心一意的正受，成就捷疾的智慧，深利的智慧，超出的智慧，分别的智慧，大智慧、广智慧，甚深的智慧，无等的智慧等智慧之宝。他乃能视、能教、能照、能喜舍、能赞叹，都为众生说法。因此之故，世尊！我乃为了法之故，为了受法者之故，而愁忧苦恼的！」

佛陀告诉阿难说：「你不可愁忧苦恼！为甚么呢？因为不管是坐，或者是起，或者是作，均为是有为败坏之法。怎么能得不坏灭呢？如果欲使它不坏灭的话，那是没有这道理的！我先前已经说过，一切所爱念的种种的诸物，以及适意之事，一切的一切，均为是有乖离之法，不可能常保的。喻如大树之根、茎、枝、叶、华、果之茂盛成熟后，则大枝会先折断一样。也如大宝山之大岩会先于崩坏一样。像如是的，如来的大众眷属当中，那些大声闻会先于涅槃。如果那个地方有舍利弗之住锡的话，在于那个地方，我就没有事。然而在于彼方，我则不空，因为有舍利弗之故，我先前已说过。因此之故，你现在，阿难啊！如我先前所说过的，所可爱念的种种适意之事，均为是有别离之法，因此之故，你今不可大愁毒！阿难！你应当知道！如来于不久的将来，当然也会入灭。因此之故，阿难啊！应当要自己作为自己之洲，而依靠于自己，当以法作为洲，而依于法。应当不可以异己为洲，不可以依于异己！」

阿难白佛说：「世尊！甚么叫做以自己为洲，而以自己为依？甚么叫做以法为洲，而依于法？甚么叫做不以异己为洲，而不依于异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如果比丘，对于身之身观念处，精勤方便，以正智正念，

而调伏世间的贪忧。像如是的对于外身、内外身、受、心、法等，也同样。如对于法之法观念处，也是如是之说。阿难！这名叫做以自己为洲，而依于自己，以法为洲，而依于法，不以异为洲，而不依于异。」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三七。布萨经：舍利弗、大目犍连涅槃后，僧伽则为空虚。佛乃激励说须以自己为灯为依，也教应修习四念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偷罗国的跋陀罗河之侧的伞盖庵罗树林中。为舍利弗尊者和目犍连尊者涅槃后不久之时。

那时，世尊在于月的十五日布萨（说戒忏过）时，在于大众前，敷座而坐。

这时，世尊观察众会后，告诉诸比丘们说：「我观察大众，看后，如虚空一般的了，因为舍利弗，大目犍连已入般涅槃（寂灭）之故！在我的声闻弟子当申，唯有此二人善能说法，教诫、教授、辩说等都极为满足。

有二种财，钱财及法财是。钱财乃从世间人求而得之，法财则从舍利弗和大目犍连处，可以求得。至于如来，则离开了世财及法财。

你们不可以因舍利弗与目犍连已涅槃之故，就愁忧苦恼。喻如大树之根、茎、枝、叶、华、果之茂盛，而大枝则会首先折断一样。也如宝山，乃由大岩先崩。像如是的，如来的大众当中，舍利弗与目犍连之二大声闻，会首先入于般涅槃。因此之故，比丘们！你们不可以生起愁忧苦恼。世间上有甚么生法、起法、作法、为法等之会坏败之法，不会磨灭的呢？如果欲使其不坏灭，那是没有道理的！

我先前曾经说过：一切可爱之物，都会皈于离散，我今在于不久的将来，也当会过去的（会入涅槃）。因此之故，你们应当要知道：你们应该以自己为洲，以为自己之依靠，以法为洲，以法为依，不可以异（异于自己）为洲，不可以异（异于自己）为依。所谓对于内身之身观念住，而精勤方便，以正智正念，调伏世间的贪忧。像如是的，对于外身、内外身，受、心、法等也同样。如对于法之法观念住，而精勤方便，以正智正念，调伏世间的贪忧。这名叫做以自洲为自依，以法洲为法依，不异洲、不异依。」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四完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五

六四〇、法灭尽相经：本经叙述佛为帝释及四大天王说佛灭后，正法表亡之预言。

那时，世尊告诉阿难尊者说：「此摩偷罗国里，将来之世代，有商人之子，名叫掘多，掘多之子，名叫优波掘多，在我灭度之后，经过百岁，当会大作佛事。在众教授师当中，是最为第一的。阿难！你可遥见那青色的丛林吗？」阿难白佛说：「唯然，已见，世尊！」佛陀说：「阿难！那个地方之山，叫优留曼荼山。在如来灭度后百岁，此山当会有『那咤跋置迦阿兰若处』。此处为随顺寂默，最为第一之处。」

那时，世尊曾作此念：「我如果用教法去付嘱于人类的话，恐怕我的教法不能得以久住。假若付嘱天神的话，恐怕我的教法，也是不得久住，因为世间的人民就不得受法的了。我现在应该将正法付嘱于人类和诸天。如天、世人共同摄受正法的话，我的教法则经千岁也不会摇动。」那时，世尊就是这样的起世俗心，而关怀一切。

这时，天帝释，以及四大天王，知道佛陀的心念，就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告诉天帝释，以及四大天王说：「如来不久，当会入于无余涅槃，而进入般涅槃。我般涅槃后，你们应当要护持正法！」

那时，世尊又告诉东方的天王说：「你应该在东方护持正法。」其次，告诉南方、西方、北方诸天王说：「……你当于北方护持正法（对南方、西方的诸天也同样的交代）。经过千岁以后，我的教法损灭之时，当会有非法出现于世间，十善之法均会告坏。在阎浮提中，会有恶风之暴起，而雨水不会依时而降，世间会多有饥馑。一旦降雨，则会有灾害之雹，江河会消减，华果不成就，人类并没有光泽，会被虫村、鬼村折磨灭，饮食会失去其味，珍宝都沉没，人民都服食粗涩的草木。」

那时，会有释迦王（释迦族之王）、耶叶那王（自希腊东迁之民族）、钵罗婆王、兜沙罗王（月氏系民族，入侵印度西北部者），及其众多的眷属，将如来的顶骨、佛牙、佛钵安置在于东方。西方有王，名叫钵罗婆，有百千的眷属，会破坏塔寺，也会杀害比丘。北方有王，名叫耶般那，有百千的眷属，会破坏塔寺，杀害比丘。南方有王，名叫释迦，有百千的眷属，会破坏塔寺，杀害比丘。东方有王，名叫兜沙罗，有百千的眷属，会破坏塔寺，杀害比丘。四方尽乱之故，诸比丘们都来集于中国。

这时，拘睢弥国有一位国王，名叫摩因陀罗西那，其王所生之子，其手好似血涂，身体好像甲冑，有大的勇力。其诞生之日，五百大臣也生五百子，都和王子同样的为血手冑身。

这时，拘睢弥国，有一天，天上降下血。拘睢弥王见此恶相时，即生大恐怖，就招来相师卜问。相师白王说：『王今所生之子，当会统治阎浮提，会多杀害人。』生子七日后，名字叫做难当（难可看视，难看），年就渐渐的长大。这时，四位恶王从四方攻来杀了好多的人民，摩因陀罗西那王听此消息后，就非常的恐怖。

这时，有天神告诉他说：『大王你且立难当王子为王，足可以降伏那些四恶王。』这时，摩因陀罗西那王受天神之教，就舍弃他的王位给与其王子，将髻中的明珠，冠在于其子之首，集诸大臣，以香水灌顶。难当王子即位为王后，就召集五百大臣同日所生之子，身被甲冑，从他去出征，和四恶王之大众战斗而战胜，无数的敌军都被杀尽，而统一阎浮提，国都设在于拘睢弥国。

那时，世尊告诉四大天王说：「巴连弗国（华氏城），在于这个国家，有一位婆罗门，名叫阿耆尼达多，通达于比陀经论（吠陀圣典），这位婆罗门，当娶妻后，在于后时，有中阴身（中有身，死后未转生之中间之身）的众生，当会来作他之子，入母胎中时，那位怀孕的人母常欲与人论议。那位婆罗门就请问诸相师，相师回答说：『是胎中的众生，当会了达一切论，故使其母生如是论议之心，欲和人论议的。』像如是的日月满足后，就出生母胎。为童子时，就了达一切经论，常用经论教授五百名婆罗门之子弟，以及用其它诸论教授余人，以医方教授学医方的人，像如

是的有了众多的弟子。由于有了众多弟子之故，名叫弟子（多弟子）。其次，当会从父母之处求允其出家学道，乃至父母就听其出家。他就在于我的佛法出家学道。他出家后，通达三藏，善能说法，辩才巧妙，言语谈说，而收摄很多的眷属。」

又次，世尊告诉四大天王说：「在此巴连弗邑的国中，当会有一位大商主，名叫须陀那，中阴的众生，来入母胎。那位众生入母胎时，使其母亲质直柔和，没有诸邪想，诸根又很寂静。这时，那位商主就去请教相师，相师回答说：『胎中的众生乃极为良善，故使其母如是，……乃至诸根都很寂静。』到了满足月日时，便生一男孩，名叫修罗他。此孩的年龄慢慢的成长，乃至启白其父母，恳求去出家学道。父母就听他的请求。于是在我的佛法当中出家学道。勤行精进，修习道业，终于得漏尽，而证阿罗汉果。然而寡闻、少欲、知足以及知旧之人很少。他证悟后，居住在于山数林间，该山名叫犍陀摩罗（香山）。

这时，这位圣者常来为难当国王讲经说法。他的父王有一天，当临无常（逝世），在无常（死亡）的那一天，难当国王看其父王之过世（逝世），而以两手抱其父王之尸体，悲号啼哭，烦恼伤心！这时，那位通达于三藏的法师，就率很多眷属来诣王所，为难当国王说法。大王听法后，其烦恼即因之而休止，对于佛法里的一切，就生一大敬信，而发声唱言：『从今以后，我要布施奉献诸比丘，没有恐惧（施无畏），愿乐能使受者适意！』而问比丘们说：『从前的四恶王之毁灭佛法，已经过几年了呢？』诸比丘们回答说：『已经十二年了。』大王就心念口言，而作狮子吼说：『我当会在于十二年中，供养佛教的五众弟子，乃至办诸供具。』就便开始实行布施，在行施的那一天，天当降下香泽之雨，遍及于阎浮提所有的种实，均得滋润而增长。诸方的民众，也都执持供养物，到了拘睢弥国，来供养众僧。

这时，诸比丘们，就因此而大得人家的供养。然而有好多比丘们，虽然食人的信施，但是却不读诵经书，不萨阁（不谛实）为人受经，都戏论而虚度光阴，眠卧而终其夜，都贪着利养，好自严饰，身着妙服，都已离开诸出要、寂净、出家、三菩提之乐的了（不符出家学道之原旨）。其形类虽似比丘，但是却已离开沙门的功德，是佛法中之大贼，乃为助作末世坏正法之幢，而建立恶魔之幢。是消灭正法之火炬，而点燃烦恼之火焰，坏正法之鼓，毁正法之轮，消正法之海，坏正法之山，破正法之城，拔正法之树，毁废禅定智慧，断戒之瓔珞，污染正道。

这时，那些天、龙、鬼、神、夜叉（捷疾鬼）、干闥婆（嗅香神）等，看此情形后，即对于诸比丘们生起恶意，而毁訾诸比丘。从此，乃厌恶、远离，不再相亲近。他们都异口同音而说：『呜呼！像如是的恶比丘，不应该在于如来之法中！』而说偈说：

非吉行恶行	行诸邪见法	此诸愚痴人	打坏正法山
行诸恶戒法	弃诸如法行	舍诸胜妙法	拔除今佛法
不信不调伏	乐行诸恶行	谄伪逛世间	打破牟尼法
毁形习诸恶	凶暴及千行	依法逛世人	忿恨自贡高
贪着求名利	无恶业不备	如佛所说法	法没有是相
今者悉已见	智者所轻贱	此法今出已	牟尼正法海
不久当枯竭	正法今少在	恶人复来灭	毁坏我正法

（不是吉行，而是恶行，都行诸邪见之法。这些愚痴之人，正在打坏正法之山。）

（都行诸恶戒之法，放弃诸如法之行，舍离诸胜妙之法，现在正在拔除佛陀之正法。）

（都不虔信，不调伏其心，而喜欢行诸恶行。都以谄伪去逛惑世间，是正在打破牟尼之正法。）

（毁灭其刑相，而习作诸恶行，逮及于凶暴的千行。依法而逛欺世人，增长其

怨恨，而自贡高起来。都是贪着，而求名利，致为没有恶业不具备的人。)

(如佛所说之法的话，即正法并没有这种行相。然而现在都已得见，是智者所轻贱的！)

(现在这种恶法既然已出现，则牟尼的正法海，在于不久的将来，定会枯竭，正法现在定会少有存在，恶人定会再来消灭，而毁坏我佛的正法！)

这时，那些诸天、龙、神们，都生不欢喜之心，不再当护诸比丘，而同声唱言说：『佛法自此后七天，就会灭尽！』都号咷悲泣，共相谓言：『到了比丘说戒之日，会共相斗争，如来的正法，在于其中消灭！』像如是的，诸天们乃悲恼啼泣！

这时，拘睢弥城内有五百名优婆塞，听诸天之言后，就共诣诸比丘众之中，去劝谏比丘之斗争，而说偈说：

呜呼苦剧岁 愍念群生生 其法今便灭 释师子王法
恶轮坏法轮 如是尽金刚 乃能不即坏 安隐时已灭
危险法已起 明智人已过 今见如是相 当知不复久
牟尼法断灭 世间无复明 离垢寂灭口 牟尼日今没
世人失伏藏 善恶无差别 善恶无差已 谁能得正觉
法灯今在世 及时行诸善 无量诸福田 此法今当灭
是故我等辈 知财不坚牢 及时取坚实

(呜呼！是怎么苦剧之年头呢？本来愍念群生之生死之法。然而其法现在便要毁灭了，这最高无上的释尊师子王之法啊！)

(以恶轮而毁坏法轮，像如是的的话，则如金刚也会有尽，那能有不即坏灭的道理呢？安隐之时已灭，危险之法已起，明智之人已过去了。现在见如是之相，当会知道不会再久的了。)

(牟尼之法既已断灭，则世间就不会再有光明。离垢寂灭之口，牟尼之日，现在都已隐没。世人失去了伏藏，善恶已没有差别！善恶既然没有差别的话，则谁能得正觉呢？现在法灯仍然在于世间，应该及时而行诸善业。)

(无量的诸福田，此种正法，现在将会消灭。因此之故，我们这些人，应该知道财物为不坚牢的，应该要及时去取那坚实之法！)

到了十五日说戒之时，正法当会隐没。因此，在于这一天，那些五百位优婆塞，就在于一日当中，造五百支佛塔。这时，诸优婆塞都各有其它的事务，就不再来住于诸僧众当中了。

那时，住在于犍陀摩罗山的修罗他阿罗汉，曾观察阎浮提而念说：『今天甚么地方有众僧在说戒呢？』曾看见在拘睢弥国里，有如来的弟子，正在说戒作布萨，就往诸拘睢弥国。

这时，那边的僧众，有了百千人，其中唯有一位阿罗汉，名叫修罗他。又有一位三藏的法师，名叫弟子，这是如来最后的大众之集。那时，有一位维那（悦众，司会僧。维为纲维，那为羯磨陀那之那）执行沙罗筹（木筹、割符，计算人数的工具），点人数后，就白三藏上座说：『众僧已集，计有百千人，现在请为他们说波罗提木叉。』这时，那位上座回答说：『阎浮提的如来弟子，都集合到这里，其数有百千名，如是的大众当中，我虽为上首，而了达三藏，但是尚且还不完全学成戒律，更何况其余的人，而有所学的呢？现在到底有那一位能说戒律呢？』并说偈说：

今是十五日 夜静月清明 如是诸比丘 今集听说戒
一切阎浮提 众僧最后集 我是众中上 不学戒律法
况复余僧众 而有所学习 何能牟尼法 释迦师子王
彼戒谁有持 是人乃能说

(今天是月之十五日，正是夜静月亮清明之时。像如是的，诸比丘们，现在都

来集而欲听说戒。这是一切阎浮提的众僧伽之最后之来集，我乃被推为众中之上座。然而并不学成戒律之法，何况其余的僧众，而有所学成的吗？到底有那一位能对于牟尼之法，释迦狮子王之戒，有谁能守持此戒？此人乃能堪以说戒啊！）

那时，那位修罗他阿罗汉，曾站立在上座之前，合掌白上座而说：

『上座！但说波罗提木叉（别解脱戒律）无妨。如佛陀在世时，舍利弗、目犍连等大比丘众所学之法，我现在都已学成。如来灭度后，到了今天，虽然已经千岁，而他所规制的律仪，我都统统已备足了。』而说偈说：

上座听我说 我名修罗他 漏尽阿罗汉 僧中师子吼
牟尼真弟子 信佛诸鬼神 闻彼圣所说 悲哀泣流泪
低头念法灭 从今去已后 无有说法者 毘尼别解脱
不复在于世 法桥今已坏 法水不复流 法海已枯竭
法山已崩颓 法会从今绝 法幢不复见 法足不复行
律仪戒永没 法灯不复照 法轮不复转 闭塞甘露门
法师不在世 善人说妙道 众生不识善 不异于野兽

（上座您听我说：我的名字叫做修罗他，已经得证漏尽的阿罗汉果，在于僧中可以作狮子吼的人，是牟尼的真正弟子。）

〔此处前后有混乱的迹象。据传，即说：修罗他说他为阿罗汉，说如上之语后，三藏的弟子即嫉恶而杀死修罗他。夜叉即怒而打他的头为分碎。修罗他的弟子又杀三藏。至此，佛法灭尽，诸天夜叉号泣。〕

（信佛的诸鬼神们，虽听那位圣者所说，但都悲哀泣哭而流泪！都低垂着头而念正法之将灭，从今以后，已没有能说法的人，毘尼别解脱〔律、戒本〕，不再会存在于世间，法桥现在已经毁坏，法水已经不会再流，法海已经枯竭，法山已经崩颓！法会从今会灭绝，法幢不会再见，法足不能再行了。）

（律仪戒会永远灭没，法灯不会再普照，法轮不会再转，甘露门已经闭塞了！）

（法师不在于世间，虽善人说妙道，而众生却不识善，不异于禽兽哩！）

那时，佛陀之生母摩诃摩耶夫人，由天上降下，来诣众僧之处，而号咷啼泣说：『呜呼！苦哉！此法是我的孩子经历阿僧祇劫去修诸苦行，不顾劳苦其身体，而积德，而成佛的法，现在却忽然消灭！』曾说偈说：

我是佛亲母 我子积苦行 经历无数劫 究竟成真道
悲泣不由胜 今法忽磨灭 呜呼智慧人 尔今何所在
持法舍诤讼 纵佛口所生 诸王无上尊 真实佛弟子
头陀修妙行 宿止林藪间 如是真佛子 今为何所在
今者于世间 无有诸威德 旷野山林间 诸神寂无言
施戒愍群生 信戒自庄严 忍辱质直行 观察诸善恶
如是诸胜法 今忽都已尽

（我是佛陀的生母，此法是我的孩子积诸苦行，经历算不尽的劫数，然后究竟而成道的！）

（我现在伤心悲泣，而不能抑制，此法为甚么于现在忽然磨灭呢？呜呼！有智慧的人啊！您现在是在那里呢？）

（受持正法，而舍弃诤讼，乃从佛所生的，为诸王之无上之尊的真实的佛的弟子。行头陀，而修妙行，都宿止于林藪之间。像如是的真正佛陀的弟子，现在到底在于那里呢？）

（现在于世间里，已没有诸威德，在旷野山林间，到处的诸神都寂默无言。）

（布施持戒，慈愍群生，信持净戒，以自庄严，行忍辱，而行质直之行，而观

察诸善恶。像如是的诸胜法，现在忽然都已灭尽！)

那时，那位上座的弟子曾作此念而说：那位修罗他比丘，曾自说：『如来所制的戒律，我都能持。』因此，那时的那位上座的弟子名叫

要伽陀，就起不能忍耐之心，而极生忿恨。他从座起后，就骂辱那位圣者：『你是下座的比丘，竟敢毁辱我和上（师父）！』即执利刀，杀死那位圣者，而说偈说：

我名要伽陀 失沙之弟子 利剑杀汝身 自谓我有德

（我的名字叫做要伽陀，是失沙三藏的弟子。我以利剑来杀你的身，杀你这位自称我有德的人。）

那时，有一位鬼神，名叫大提木佉（乐面），曾作此念：『在世间里，唯存这一位阿罗汉，然而却被恶比丘弟子所杀害，就执持金刚利杵。金刚杵的头上，有火焰燃烧，将此火杵去打破恶比丘弟子的头，一打便命终死亡。而说偈说：

我是恶鬼神 名大提木佉 以此金刚杵 破汝头七分

（我是凶恶的鬼神，名叫大提木佉。我以此金刚火杵，打破你的头为七分。）

那时，那位圣者阿罗汉的弟子，听见恶比丘弟子杀害其师父，也忿恨不能忍耐，就去杀害那位三藏。那时，诸天、世人，都悲哀啼泣而说：『呜呼！苦哉！如来的正法，现在都将灭尽！』刹时，此大地即作六种震动。无量的众生，都号咷啼泣，极为愁恼而说：『呜呼！今天正法不再出现于世了！』作此语后，各各都离散。

那时，拘睢弥国的五百位优婆塞听此消息后，就往诣寺中，举手拍头，高声大哭而说：『呜呼！如来愍念世间，济诸群生，没有巨细大小之分。而现在又有谁能为我们演说正法之真义呢？现在，人、天想要解脱，实不再会有可能的事，众生今日都如在闇暝当中，没有引导之人！久长以来习以为惯的诸恶业，都以此而欢娱不厌，有如诸野兽那样。像如是的不能听闻牟尼的妙法的话，即身坏命终之时，会堕在三涂，譬如流星！世人从今以后，不会再有念慧、寂静、三昧、十力等妙法了。』

那时，拘睢弥王，听诺比丘杀害真人阿罗汉，以及三藏法师后，心生悲恼，惋惜慨叹而坐在那里。那时，诸邪见的人，都争竞去打破塔庙，以及杀害比丘，从此以后，佛法就索然顿灭！

那时，世尊对释提桓因，和四大天王、诸天、世人而说：「我灭度之后，法尽之行状，乃如上所说。因此之故，你们，现在不可不勤力加功精进，护持正法，使正法能够久住于世！」

那时，诸天、世人听佛所说，各各悲颜，都用手挥泪，顶礼佛足，然后各自退去。

六四一、阿育王施半阿摩勒果因缘经：本经叙述阿育王的晚年，及孔雀王朝最后一王—沸沙蜜多罗王之破坏佛法。此经应为付录之二。

阿育王对于如来之法中，乃得大敬信的大王。这时，大王曾问诸比丘们说：「那一位对于如来之法中，行大布施呢？」诸比丘们白王说：「给孤独长者，就是最为实行大布施的人。」

王又问说：「他布施几多的宝物呢？」比丘们回答说：「用亿千之金！」大王听后，作如是的思惟：「那位长者尚能施舍亿千之金，我现在为国王，为甚么又只用亿千金去布施呢？应当要用亿百千金去布施才对！」

这时，大王盖起八万四千的宝塔，在那些宝塔中又布施百千金。又作五岁的大会，大会中有三百千的比丘，用三百亿金钱去供养那些僧众们。第一分是阿罗汉，

第二分是有学之人（预流向至阿罗汉向），
第三分是真实的凡夫（虽未得道，但却正在老老实实的修持的比丘）。除大王私有的库藏的珍宝之外，在此阎浮提的夫人、嫒女、太子、大臣等都布施与圣僧，而用四十亿金去赎身取还这些人。像如是的计校，总用九十六亿千金。乃至到了大王得重病时，阿育王自知其身命终于快尽了。

这时，有一位大臣名叫罗陀崛多，乃为大王在宿命时的同伴的另一位小儿。这时，那一位大臣罗陀崛多见王重病，生命又垂危而欲尽，就稽首大王，用偈慰问大王而说：

颜貌常鲜泽 百千嫒女遶 譬如诸莲华 蜜蜂当聚集
今覩圣王颜 无有诸鲜泽

（大王您的颜貌在平常的时候，都鲜泽光润，也有百千位的嫒女围遶在您的身边。譬如有了诸种类的莲华，就有了蜜蜂当会来聚集在那里一样。然而现在一观圣王您的颜貌时，却发觉已没有平时的那样诸鲜泽光润，是有甚么烦恼之事吗？）

大王也用偈回答而说：（王即以偈答）

我今无所忧 失财及王位 此身及余亲 及诸种种宝
我今所愁者 不复覩贤圣 四事以供养 我今唯念此
颜色有变异 心意无所宁

（我现在并没有忧虑失去了财物，以及王位，或者是这个色身和其余的亲属，暨种种的珍宝。我现在所忧愁的就是不能再见诸位贤圣。不能再以四事〔衣、食、卧具、医药〕去供养他们。我现在唯有怀念此事，因此，颜色就会有所变异，心意就会不得安宁。）

其次，我常发愿，愿能用满亿百千金去作功德，现在此愿还不得满足，便就要转为后世（意为将驾崩）。此时，前后所布施的金银珍宝总计起来，唯减四亿，还未圆满。」大王说后，就勅令辨诸珍宝，送

给鸡雀寺的常住（在中印度，为摩揭陀国之波咤厘子城，是阿育王所兴建的）。

法益（太子）之子，名叫三波提（阿育王之孙），为了太子，以及诸臣们，而启白太子说：「大王将于不久就要逝世，现在要将这些珍宝送给寺舍里面去，而现在库藏的财宝自此会告竭尽。论诸王法来说，乃以物为尊，太子现在应该把它断之，不可使大王统统把它用尽！」这时，太子即勅典藏之臣，禁止大王之送与寺舍之用。

这时，大王自知要索取的诸物已不能再得到，就将其所用以盛食之金器送给寺中。这时，太子就令断其再用金器，而改用银器，大王食后，又叫人送给寺中。太子又断银器，而用铜器，大王也用此食后的铜器送与寺中。太子又断铜器，就改用瓦器去盛物给大王。

这时，大王的手中，拿着半个阿摩勒果（果如胡桃），悲伤含泪而告诉诸大臣们说：「现在到底是谁为地主呢？」这时，诸臣启白大王说：「大王为地主啊！」

这时，大王即说偈回答而说：

汝等护我心 何假虚妄语 我今坐王位 不复得自在
阿摩勒半果 今在于我手 此即是我物 于是得自由
呜呼尊富贵 可厌可弃舍 先颂阎浮提 今一旦贫至
如恒河驶流 一逝而不返 富贵亦复然 逝者不复还

（你们为甚么有心护持我而假设这种虚妄之语呢？我现在虽然还坐在王位，但是已不再能得自在。你们看！这半个的阿摩勒果，现在于我的手中，这即是我的东西，唯有此物能得自由食用。）

（呜呼！所谓尊，所谓富贵，实在是可厌，可弃舍的！我从前领有阎浮提的一切，现在却一旦贫至如洗。有如恒河之驶流那样，一旦流逝，就不会再返回了！富贵也是和这同样，一旦去了，就不会再回

来！)

又如佛偈所说的，即

凡盛必有衰 以衰为究竟 如来神口说 真实无有异
先时所教令 速疾无有阂 今有所求索 无复从我教
如风阂于山 如水阂于岸 我今所教令 于今已永绝
将从无量众 击鼓吹贝螺 常作诸伎乐 受诸五欲乐
婬女数百众 日夜自娱乐 今者都永尽 如树无花实
颜貌转枯尽 色力亦复然 如花转萎悴 我今亦复尔

(凡是有昌盛的，必定会为衰微，都以衰微当皈于究竟。这是如来的神口所说的，为真实而没有异！)

(从前如有所教令时，就会速疾而没有障阂。然而现在有所求索时，却不再听从我的教令。有如大风被阂障于山，也如大水阂障在于岸。我现在的教令，至此，已永远断绝！)

(我曾经领率过无量的军众，出征时，击鼓而吹贝螺。没有战争时，则常作诸伎乐，纳受五欲之快乐。有婬女数百之众，日以继夜的自由娱乐。现在这些事都已永远断尽了，如树之没有花与果实那样。)

(我现在的颜貌已一转而为枯尽，色力也同样的了。都如花已转为萎悴那样，我现在也是和这一样！)

这时，阿育王呼侍从的人而说：「你现在如果能忆念我的恩养的话，你就持此半个阿摩勒果，将它送到鸡雀寺中，而作我的意，去礼拜诸比丘们之双足，而启白说：「阿育王叫我代他问讯诸大圣众：我是阿育王，领有此阎浮提的人。阎浮提本为我所有，然而现在顿尽其权势，已没有财宝可布施众僧伽了，因为对于一切财物已不能得到自在应用了。现在唯有此半个阿摩勒果，是我得以自由运用的食物，此是最后的布施檀波罗密（布施度）。请哀愍我之故，纳受此布施，使我能得供养僧伽之福德。」

曾说偈说：

半阿摩勒果 是我之所有 于我得自在 今舍于大众
缘心在于圣 更无济我者 怜愍于我故 纳受阿摩勒
为我食此施 因是福无量 世世受妙乐 用之无有尽

(这半个阿摩勒果，是我所有的食物。我可以得到自在的把它处分，现在要施舍于大众师们。)

(我缘心在于圣者们，更没有能济渡我的人。愿祈怜愍我之故，纳受此阿摩勒果。请为了我，而食此布施吧！由于此而有无量的福德，世世能受微妙的安乐，享用而不会有尽！)

这时，那位使者受王的勅令后，就拿这半阿摩勒果，而至于鸡雀寺中，在于上座之前，行五体投地之礼，然后长跪合掌，而向上座说偈说：

领于阎浮提 一伞系一鼓 游行无所碍 如日照于世
业行报已至 在世不复久 无有王威德 如日云所翳
号曰阿育王 稽首礼僧足 送此布施物 谓半阿摩勒
愿求来世福 哀愍彼王故 圣众愍彼故 受是半果施

(领有阎浮提的一切，一伞系一鼓，到处游行，并没阻碍的情形，有如太阳之普照于世间那样。然而由于业行所受的果报已到了，在世不会再久了，因之而已经没有了大王的甚么威德了，有如太阳之被浮云所遮翳那样的了。)

(名号叫做阿育王，叫我代他稽首礼拜僧伽们的双足，托送此布施之物，所谓半棵的阿摩勒果是。愿求来世之福德，请哀愍大王之故。圣众们哀愍该大王之故，请纳受此一半的阿摩勒果吧！)

这时，那位上座告诉诸大众们说：有那一位听到此语后，不会厌离世间呢？我们听到此事后，不可以不生厌离之心。如佛经所说的：『见他衰事，应生厌离』（看见世上的兴衰等事，就应由之而生起厌离世事之心）。假如识类（有智）的众生的话，听闻此事后，焉得不舍弃世间呢？」而说偈说：

人王世中最 阿育孔雀姓 阎浮提自在 阿摩勒为主
太子及诸臣 共夺大王施 送半阿摩勒 降伏吝财者
使彼生厌心 愚夫不识施 因果受妙乐 示送半摩勒

（为人王，为世间中之最伟大的人，阿育王是以孔雀为其姓。曾在阎浮提中，自由自在，然而老衰时，唯有阿摩勒果，为一能够自由操作之物。）

（太子，以及诸臣们，都共夺大王将布施之物。唯能送此半粒的阿摩勒果，以便降伏那些吝惜财物不肯布施的人。也由于此，而使们能生厌离之心。愚痴的凡夫们，都不识知布施的因果，而享受妙乐之事，故送半粒的阿摩勒果，去提示他们。）

这时，那位上座曾作此念而说：「要怎么做，才能使这半粒阿摩勒果，能够给与一切众僧都能得其分食呢？」就叫人把它研磨，放入在石榴之羹里面。这样的做完后，一切众僧，都周遍的能得其食。

这时，大王又问傍臣们说：「谁是阎浮提之王呢？」臣启大王说：「是大王您啊！」

这时，大王由他的卧床站起而坐在那里，而顾望四方，合掌作礼，念诸佛德，心念而口说：「我现在又以此阎浮提施奉给三宝，随意用之。」而说偈说：

今此阎浮提 多有珍宝饰 施与良福田 果报自然得
以此施功德 不求天帝释 梵王及人主 世界诸妙乐
如是等果报 我悉不用受 以是施功德 疾得成佛道
为世所尊仰 成得一切智 世间作善友 导师最第一

（现在这阎浮提，有好多的珍宝饰物，愿奉施给与良福田，自然会得其果报。以此布施的功德，并不要求转生为天帝释，也不希求为梵天之王，以及人间的主人，暨世界的种种妙乐。像如是等果报，我都不用享受。我愿以此布施的功德，早日能成就佛道！能为世间所尊仰，能成就而得一切智，能作世间的善友，能为导师而最为第一者！）

这时，大王将此语，尽写在纸上，然后把它封缄，而盖了齿印。作这些事后便就寿终正寝。

那时，太子，以及诸臣、宫人、嫔女、全国的人民，都兴办种种的供养，去葬送。都如丧葬大王之法规，而将大王阁维（火葬）。

那时，诸臣欲立太子绍继王位。里面有一位大臣名叫阿 罗陀，对诸臣说：「不得立太子为王。为甚么呢？因为大王阿育王在世时，其本来的誓愿，乃欲满十万亿金，去作诸功德，唯减四亿全，而不能达成其满十万亿金之愿。因此之故，现在要舍弃阎浮提去布施给三宝，欲使做到满足。这样，则现在的大地已属于三宝之物，怎么可以立王以领有阎浮提所有之物呢？」

这时，诸臣听后，就送四亿的金钱，送到寺中去。然后即便拥立法益（太子）之子为国王，名叫三波提。其次由其太子名叫昆梨诃波低，为绍继王位。昆梨诃波低的太子名叫昆梨河西那，依次而绍继王位。昆梨河西那的太子，名叫沸沙须摩，依次而绍继王位。沸沙须摩的太子，名叫沸沙蜜多罗，依次而绍继王位。

这时，沸沙蜜多罗问诸臣说：「我应该要作甚么事，才能使我的名与德，久存于世间呢？」这时，贤善的诸臣，而又信乐三宝的人，都

启白国王说：「阿育大王是国王您的先祖种姓。那位大王在世时，曾建造八万四千栋的如来宝塔，又兴办种种的供养，这种名德，相传至于今天。国王您如果欲求此名

德的话，就应当造立八万四千塔，以及兴办种种的供养。」

国王说：「大王阿育，乃为有大威德的国王，能办这种大事，我没有能力可以作到，更思其它的事吧！」里面有一位恶臣，不信仰三宝，不皈向三宝的人。曾启白国王说：「世间有二种法流传于世而不灭。第一为作善，第二为作恶。大王阿育作诸善行而留名，国王现在应当行恶行，去打坏八万四千塔，也可以留名于世。」

这时，国王就用那位使臣之语，就兴四种兵众，往诣寺舍，破坏诸塔寺，国王曾先往杂雀寺中，在寺的门前，排有石狮子在那里，曾作狮子吼！国王听到，就大惊怖而说：「为甚么不是活兽之类，而能吼鸣呢？」就还入城中。像如是的举动经过三次，都欲坏该寺。

这时，国王呼诸比丘来，问诸比丘说：「要我破坏寺塔好呢？或者破坏僧房好呢？」比丘们回答说：「二种都不应行！如果国王必定要破坏的话，宁可破坏僧房，千万不可破坏佛塔。」

这时，国王就杀害诸比丘，以及破坏塔寺。像如是的渐渐而至于婆伽罗国（婆迦罗），又唱令而说：「如果有人能得释子（比丘）之头来的话，就赏他千金。」

那时，在那个国内，有一位阿罗汉，就化作众多的比丘之头，给与百姓，叫他们送到国王之处，去领赏金，使王的库藏财宝都因此而竭尽。到这时，那位国王听说是那位阿罗汉所作的如是等事，就倍增瞋恚，每欲杀害那位阿罗汉。

这时，该阿罗汉乃进入灭尽的正受，国王虽用种种的方法，欲杀害那位圣者，然而始终不能得。因为入灭尽三昧之力之故，不能伤害到其体。如是而渐进至于佛塔的门边。

那栋塔中，有一位鬼神，止住在于其中，在守护该佛塔，名叫牙齿。那位鬼神曾作此念：「我是佛的弟子，是受持禁戒的神，誓不杀害众生，因此，我现在不能杀害该位国王。」又作此念：「有一位神，名叫为虫。做了许多的恶行，非常的凶暴勇健。曾经求索我女孩，我不允许他。现在为了护持正法之故，当把她嫁给他，好使他去守护佛法。」就叫那位鬼神来，而对他说：「我现在将我的女儿嫁给你，然而有条件，你必须立誓愿，要降伏这位国王，不可使他再行诸恶行，坏灭正法。」

这时，有一位拥护国王的大鬼神，名叫乌荼，具足了威德，因此之故，那位为虫大神，对于大王，乃无可奈何（没有办法）。这时，牙齿大神就作方便之法而作此念：「现在国王的威势，自然就是由于有了这位鬼神之故，我今应用欺诳去诱引他，假作和他亲厚的模样。」像如是的和那位鬼神认作知己。极认作知识后，就将此鬼神诱至于南方的大海中。

这时，那位为虫鬼神，则排挡大山，推连至于王上，以及四种兵众。因此，国王及其军兵，没有不死尽！众人就大唱而说：「快哉！快哉！」这是世人的相传，名叫「快哉」。那位国王终亡后，孔雀王朝的苗裔，就此永远终灭。因此之故，世间的富乐实在不足为贪。阿育大王为有智之人，能觉悟世间的一切为无常，认知身命为难保永恒，五家的财物，也如幻化（火、水、王法、贼、恶子等五类，可损减财物，故说世间的财物为五家所共。）

阿育王能觉了世法，故曾勤行精进，作诸功德，乃至临终，还是系心于三宝，念念不绝，没有半点的吝惜，唯愿尽成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

杂阿舍经卷第二十五完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六

六四二、知经：本经叙述三无漏根。所谓未知当知根、知根、具知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三种根。所谓未知当知根、知根、具知根（旧译为无知根）是。」（1.未知当知根：入于见道的刹那时，对于无始以来的生死，而欲知未曾知道的四谛之法，而生的意、乐、善、舍、信、勤、念、定、慧等九根，为之未知当知根。2.知根：由于修道预流果，乃至阿罗汉向的六个阶段的圣者，已知道四谛之法，而欲断惑而生的九根，为之知根。3.具知根：于无学道，也就是阿罗汉而生的九根。为之具知根。（劣译俱舍学有详解。）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觉知学地时 随顺直道进 精进勤方便 善自护其心
如自知生尽 无碍道已知 以知解脱已 最后得其知
不动意解脱 一切有能尽 诸根悉具足 乐于根寂静
持于最后身 降伏众魔怨

（到了觉知学地之时，则随顺于此直道迈进，而精进，而勤于方便的善自守护其心。）

（这样，即喻如自己知道自己的生死已尽那样，也已知道无碍道。由于知道之故，而解脱后，最后能得其知〔无知〕。）

（到了不动，而意解脱时，则一切有，会善于灭尽。诸根〔未知当知根、知根、具知根〕都已具足，喜乐于根之寂静，唯持此最后之身，能降伏诸魔怨！）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四三、净经：本经叙述由于信等五根，而断三结，而得预流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种根。那五种呢？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根为有力，为能增长之义。所谓有能生、增上之力的就是根。信等五根，善能生一切善法之故，为之根。详细说明，出在于六四七经）。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四四、须陀洹经：如比丘对于五根能如实善观察，就能了知断三结—三结断

知，而证须陀洹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根。那五根呢？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如果比丘，对于此五根，如实而善于观察，而能如实而善于观察的话，就能知道对三结已断除（三结断知）。三结就是所谓身见、戒取见，以及疑。这叫做须陀洹（预流，已预入于涅槃之流。由此而入于圣者之数，通称为初果的阿罗汉）。

这种果报的得有者，已经不会再堕入于恶趣之法，已决定正向于正觉迈进。唯为七有于天人之道往生（于人天各转生七次），就会究竟苦边（尽诸一切苦恼，得阿罗汉果）。」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四五、阿罗汉经：本经叙述由于信等五根，而得阿罗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对于此五根（信、勤、念、定、慧），能如实而观察的话，就能不起诸漏。其心就能得到离欲而解脱，就名叫做阿罗汉。是诸漏已尽，所作已作，离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以正智而心善解脱。」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四六、当知经：本经叙述的内容为信等五根之解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根。那五根呢？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信根者，当知就是四不坏净（对于佛、法、僧、戒之四，生不坏的净信）。精进根者，当知就是四正断（未生之恶令不生，已生之恶勤于断灭，未生之善令其生，已生之善令不失）。念根者，当知就是四念处（身、受、心、法）。定根者，当知就是四禅（色界初、二、三、四禅）。慧根者，当知就是四圣谛（苦、集、灭、道）。」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四七、分别经：本经的叙述，为详细说明五根的内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根。那五根呢？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

甚么叫做信根呢？如比丘，对于如来之处发起清净的信心，其根本乃非常的坚固，不管是其余的沙门，或婆罗门，或诸天，或魔众，或梵天，或沙门、婆罗门，以及其余的世间，也不能沮坏他的清净的信心，这叫做信根（四不坏之净信，唯举佛耳。）

甚么叫做精进根呢？所谓已生的恶不善之法，令其断灭。而生此欲愿，而方便，而摄心。而增进。对于未生的恶不善之法令其不生起。而生此欲愿，而方便，而摄心，而增进。对于未生起的善法，使其生起。而生此欲愿，而方便，而摄心，而增进。对于已生起之善法，安住而不忘，而修习增广，而生此欲愿，而方便，而摄心，而增进，就叫做精进根（所谓四正勤、四正断。）

甚么叫做念根呢？如果比丘，住于内身之身观，殷勤而方便，以正念正智，而调伏世间的贪忧，对于外身、内外身之受、心、法也同样的，如住于法之观念等，也是如是之说，就叫做念根（四念处的说明）。

甚么叫做定根呢？如果比丘离开欲恶不善之法，离开有觉有观而生喜乐，……乃至第四禅具足而住，就叫做定根（四禅的说明）。

甚么叫做慧根呢？如果比丘，对于苦圣谛如实而知，对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如实而知，就叫做慧根（四圣谛之说明）。」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四八、略说经：本经叙述由于信等五根而得预流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等事，都如上说。其有差别之处，就是：「如果比丘，对于此五根如实而观察后，就能知道对于三结已断灭

（三结断知）。那三结呢？所谓身见、戒取见、疑是。这叫做须陀洹（预流）。已不会再堕于恶趣，决定正向于三菩提（正觉、涅槃）迈进，唯余七有之往生于天人之处（七次往反于天人），就能究竟苦边。」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四九、漏尽经：本经叙述由于信等五根，而能成就阿罗汉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如果比丘，对于此五根，如实观察后，就能得尽诸漏，能离欲而解脱。这叫做阿罗汉（无生，已离生死），诸漏已尽，所作已作，离诸重担，逮得已利，尽诸有结，以正智而得心解脱。」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五〇、沙门婆罗门经：由于如实而知信等五根之集、灭、灭道迹之故，而得出离，而得成就正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等事，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诸比丘们！如果我对于此信根、信根之集，信根之灭，信根之灭道迹，不能如实而知的话，我则终究不得从那些诸天、魔众、梵天、沙门、婆罗门等当中超出、脱离，不得心离颠倒，也不能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信根那样，对于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等，也同样之说。

诸比丘们！我对于此信根，以正智如实而观察之故，对于信根之集，信根之灭，信根之灭道迹，以正智如实而观察之故，我在于诸天、魔众、梵天、沙门、婆罗门等众当中，为出为离，心离颠倒，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信根那样，对于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也如是之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五一、沙门婆罗门经：由于如实而知信等之五根之集、没、味、患、离之故，得出离，而成就正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诸比丘们！如果我对于此信根之集，信根之没，信根之味，信根之患，信根之离，不能如实而知的话，我就不得于诸天、魔众、梵天、沙门、婆罗门众当中，为解脱，为出为离，心也不能离开颠倒，也不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像如是的，对于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也是如是之说。

诸比丘们！我对于信根，信根之集，信根之没，信根之味，信根之患，信根之离，能如实而知之故，在于诸天、魔众、梵天、沙门、婆罗门众当中，能为解脱，为出为离，心离颠倒，而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五二、向经：具足信等五根之人为之阿罗汉，依次为阿那含、斯陀含、须陀洹。反之，则为凡夫。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等事，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如果比丘，对于此五根，如做到法利满足的话，就能得成阿罗汉。如果为软一些，劣一些的话，就得阿那含（不还果），若再软一些，劣一些的话，就得斯陀含（一来果），如果又再软一些，劣一些的话，就得须陀洹（预流果）。满足的人，就能成就满足之事，不满足的人，就成就不满足之事，对于此五根，绝对不会空，不会无果报的。假若对于此五根，一切均没有的人，我就会说他为外道、凡夫之人数。」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五三、广说经：本经叙述的内容，纯粹为前经之详细广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如果比丘对于那些五根，增上明利，而满足的话，就能得证阿罗汉果，而得『俱分解脱。』如果软一些，劣一些的话，就得『身证』。对于那五根再软、再劣的话，就得『见到』。对于那五根又再软、再劣的话，就得『信解脱』。对于那五根如果一再的软、一再的劣的话，就得『一种』。（一间。不还向当中，如果断除欲界的九品修惑中之七品或八品，而尚余一品或二品之修惑的话，则须在于欲界的天界中受生一次，称之为一种，或称为一间）。

如果对于那五根又软、又劣的话，就得斯陀含果（一来果）。对于那五根再软、再劣的话，就得『家家』（断除欲界九品修惑当中之前三品，或前四品的圣者，因为出一家而至另一家，也就是从人间生于天界，又从天界生于人间，故称家家的圣者。或说不是人天往还，乃是人又人，天又天的转生。）（请参阅劣译俱舍学。本经细节均在该书里面。）

对于那五根又软、又劣的话，就得『七有』之果（极七返有。于人间和天界，最多往返七次，也就是人天计为十四生之间，必定会证得阿罗汉果，而得究竟苦边，所谓须陀洹—预流果）。

如对于那五根，又软、又劣的话，就得『法行』（随法行。指声闻的弟子，得见道之利根的圣者，对于法，能自作思惟，如理修行）。

对于五根，如果又一再的软、劣的话，就得『信行』（随信行，指声闻的弟子，得见道之劣根的圣者，从他人之处听闻佛说之教法，而生信仰，而随此法而修行者）。

这名称叫做比丘之根波罗蜜、因缘知果波罗蜜、果波罗蜜、因缘知人波罗蜜。（也就是由于知根而到彼岸，由于知根之因缘如何而知其果报之如何等事）。

像如是的，如果对于五根满足的话，就作满足之事，知道五根减劣的话，就作减少之事，对于那五根，则不会空，不会没有果的。如果没有具此诸根的人，我就会说他为作凡夫之人数。」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五四、慧根经：本经叙述五根当中，以慧根为首，如堂阁之栋一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根。那五根呢？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此五根，一切都为慧根所摄受。譬如堂阁的众材料，乃以栋为首一样。都依于栋，以摄持之故。像如是的，五根乃以慧根为其首，以摄持其余四根之故。」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五五、慧根经：本经的内容和前经同以慧根为五根之首，唯举功德为其有差别之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而说：「有五根。那五根呢？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信根者，当知就是四不坏净（对于佛、法、僧、戒之净信）。精进根者，当知就是四正断（未生恶令不起，已生恶令断灭，未生善令其生，已生善令其增长）。念根者，当知就是四念处（身、受、心、法）。定根者，当知就是四禅（初、二、三、四禅）。慧根者，当知就是四圣谛（苦、集、灭、道）。这些功德，一切均以慧根为首，以摄持其余之四根之故。

乃至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五六、慧根经：本经叙述成就慧根的话，就能成就其余的四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根。那五根呢？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如果圣弟子成就慧根的话，就能修习信根。而依于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向于舍。这叫做信根成就。信根成就的话，即是慧根。如信根那样，像如是的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也如是之说。因此之故，就此五根来说，乃以慧根为其首，以摄持其余之四根之故。喻如堂阁，以栋为首，乃为众材所依，以摄持之故。像如是的，五根乃以慧根为其首，以摄持其余之四根之故。」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五七、慧根经：本经叙述怎样得信根？并说明慧根为五根之首。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根。那五根呢？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如果圣弟子，欲成就信根的话，应该要作如此而学：圣弟子！众生无始以来的生死，乃为无明所著，爱欲所系，致众生在于长夜，在于生死当中中往来驰流，不知本际的实相。由于有『因』之故，而有了生死。如果『因』永尽的话，就没有生死。这些无明大闇之聚，是为一大障碍，这样，则到底谁能般涅槃呢？唯有苦灭、苦息、清凉，而隐没，始有可能（指无明之消灭，始能解脱而涅槃）。

如信根是这样，像如是的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也如是之说。此五根，乃以慧根为首，因为其余的四根，乃为慧根所摄持之故。喻如堂阁那样，是以栋为首，其它都是以栋所摄持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五八、慧根经：本经叙述五根的功德，以慧根为首。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根。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甚么叫做信根呢？所谓圣弟子，在于如来之所，发起信心，其根本很坚固，是诸天、魔众、梵天、沙门、婆罗门，以及诸世间法所不能断坏的，就名叫做信根。甚么叫做精进根呢？所谓四正断（未生恶令不生，既生恶令断灭，未生善令生起，既生善令增长）是。甚么叫做念根呢？所谓四念处，（身、受、心、法）是。甚么叫做定根呢？所谓四禅是（初、二、三、四禅）。甚么叫做慧根呢？所谓四圣谛（苦、集、灭、道）是。这些诸功德，均以慧为首，喻如堂阁，以栋为其首一样。」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五九、慧根经：本经叙述信等五根，以慧为首等和前几经都同，唯以发菩提心为其特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根。那些五根呢？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甚么叫做信根呢？如圣弟子，在于如来之处，发起菩提心所得的净信心，就名叫做信根。甚么叫做精进根呢？如在于如来之处，发起菩提之心，所得的精进方便，就名叫做精进根。甚么叫做念根呢？如在于如来之处，初发菩提之心所起的念，这名叫做念根。甚么叫做定根呢？如在于如来之处，初发菩提心所起的三昧，就名叫做定根。甚么叫做慧根呢？如在于如来之处，初发菩提心所起的智慧，就名慧根。喻如堂阁，其余都如上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六〇、苦断经：本经叙述修习五根，可断一切的苦恼。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根。那五根呢？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如果对于此五根去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则过去、未来、现在的一切苦恼，都会断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苦断经一样，像如是的究竟苦边、苦尽、苦息、苦没、度苦流、于缚得解、害诸色，过去、未来、现在一切漏尽等经，也像如是之说。

六六一、二力经：本经叙述数力，以及修力等二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二种力。那二种呢？所谓数力（择力，思考力），以及修力（实行力）是。甚么叫做数力呢？所谓圣弟子坐在于闲林中的树下，作如是之思惟：由身所做的恶行，会在于现法与后世，受到其应报的恶果报。我如果行过身的恶行的话，我就应当自悔，也要教化他人忏悔。我的大师亦当悔过，我的大德梵行，也当忏悔。我应该以法来责我自己：『身作恶业，会恶名流布，到了身坏命终之后，当会生在于恶趣一泥犁（地狱）之中。像如是的于现法，于后世都会有恶报。应该断灭身之恶行，要修身的善行。』像身恶行一样，口、意之恶行，也如是之说，就名叫做数力。

甚么叫做修力呢？如果比丘学习如上之数力，圣弟子之数力已成就后，随后便得修力，得修力后，修力就满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六二、二力经：本经叙述如果数力成就的话，则三毒会尽，修力会满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等事，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圣弟子学习数力成就后，那些贪、瞋、痴都会节断、灭尽。像如是的圣弟子，依于数力，尽立数力的话，就能随得修力。得修力后，修力会满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六三、二力经：本经叙述修力就是修习四念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等事，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甚么叫做修力呢？所谓修习四念处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四念处一样，像如是的修习四正断、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入圣道分、四道（1.加行、2.无间、3.解脱、4.胜进）、四法句（1.无常、2.苦、3.无我、4.涅槃），止观等，也像如是之说。

六六四、三力经：本经叙述三种三力。所谓1.信、进、慧，2.住信力、念力、慧力3.信力、定力、慧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三种之力。那三种呢？所谓信力、精进力、慧力。又次，有三种力。那三种呢？所谓信力、念力、慧力。又次，有三力。那三力呢？所谓

信力、定力、慧力。」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六五、三力经：本经叙述应当学习信、精进、慧等三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三种力。所谓信力、精进力、慧力。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作如是之学：『我当成就信力、精进力、慧力。』」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精进力那样，念力、定力，也如是之说。

六六六、三力经：本经叙述信、念、慧之三力，是详细的说明。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三种力，所谓信力、念力、慧力是。甚么叫做信力呢？所谓圣弟子在于如来之处，入于净信，而根本坚固之故，那些诸天、众魔、梵天、沙门、婆罗门，以及诸同法都不能破坏，就名叫做信力。甚么叫做精进力呢？所谓修习四正断。甚么叫做慧力呢？所谓四圣谛。」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其余的二力经，都如上说。

六六七、四力经：本经叙述三种四力。就中乃详明第三种之觉力、精进力、无罪力、摄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力。那四种呢？所谓信力、精进力、念力、慧力是。又次，有四力，为信力、念力、定力、慧力。又次，有四力，为觉力、精进力、无罪力、摄力。」

这些诸经，均和上面三力经里所说的同样，有差别的就是：「甚么叫做觉力呢？如对于善与不善之法，都能如实而知，对于有罪、无罪、习近、不习近，卑法、胜法、黑法、白法，有分别法、无分别法，缘起法、非缘起法，都能如实而知，就名叫做觉力。甚么叫做精进力呢？所谓四正断，如前面广说过的（已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长）。

甚么叫做无罪力呢？所谓无罪之身、口、意，就名叫做无罪力。甚么叫做摄力呢？所谓四摄事，也就是惠施、爱语、利行、同事是。」（新译为布施、爱语、利行、同事之四摄法。其解释为菩萨摄护众生时，应有的态度。本来就是佛教的子弟应有的常态。）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六八、四摄事经：本经叙述四摄事。乃详解最胜的惠施、爱语、行利、同利之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如果论说甚么叫做最胜施的话，就是所谓法施是。最胜的爱语就是所谓善男子，如乐（愿）听时，能应时（及时）的为之说法。行利之最胜的，就是所谓对于不信的人，能令其入信，建立于信。如立戒的话，就要以净戒。对于悭吝者就以布施。对于恶智者就用正智令入其建立。至于同利之最胜者，就是所谓对于阿罗汉则以阿罗汉，对于阿那含（不还）则以阿那含，对于斯陀含（一来）则以斯陀含，对于须陀洹（预流）则以须陀洹，对于净戒者，则以净戒，而教授于他。」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六九、摄经：本经叙述三世众生有所取者，均为四摄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如所有之法，属于大众之所应取之法，其一切的一切，均为是四摄事。如有的，乃一取布施，有的则一取爱语，有的一取行利，有的一取同利。在过去世之时，过去世的众生，如有所取的，也是四摄事，未来世之众生，应当有所取的，也是四摄事。或者一取布施，或者一取爱语，或者一取行利，或者一取同利。」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布施及爱语 或者行利行 同利诸行生 各随其所应
以此摄世间 犹车因釭运 世无四摄事 母恩子养忘
亦无父等尊 谦下之奉事 以有四摄事 随顺之法故
是故有大士 德被于世间

（布施以及爱语，或者有行利，或者为同利等诸行之生起，各各都随着其所应而行应行之法。用这些法以摄诸世间，则有如车辆之由于釭〔车轮中的铁〕而得以运行一样。）

（世间如果没有四摄事的话，则虽有那慈母之恩，而当子女的却会把其养育之恩忘掉，也没有如父等尊严的人，被谦下之辈的人所奉养等事。）

（因为有了四摄事之随顺之法之故，因此之故，有了大德士，其德行会恩泽于世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七〇、四力经：本经叙述如成就觉、进、无罪、摄之四力的话，则会离开不活、恶名、众中、死、恶趣等恐怖。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力 那四种呢？所谓觉力 精进力 无罪力、摄力，都如上说 如果比丘成就此四力的话，就能得离五种的恐怖 那五种呢？所谓不活的恐怖，恶名的恐怖，众中的恐怖，死的恐怖，恶趣的恐怖，这叫做五种的恐怖。」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七一、四力经：本经乃详解有四力，而能离开五种恐怖之所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其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圣弟子欲成就此四力的话，就应当如是而学：『我并不怖畏不能活，我为甚么要怖畏不能活呢？如果身行不清净之行，口行不清净之行，意行不清净之行，而作诸邪贪、不信、懈怠、不精进、失念、不定、恶慧、悭吝而不收摄的话，他就应该怖畏不能活。然而我乃有了四力，所谓觉力、精进力、无罪力、摄力，有了此四力之成就之故，就不应恐惧如不活之怖畏。』像如是的，那此恶名之怖畏，众中之怖畏，死之怖畏，恶趣之怖畏等，也如上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七二、四力经：本经叙述的内容为觉、进、无罪、摄等四力之详细说明。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力 所谓觉力 精进力 无罪力 摄力是 甚么叫做觉力呢？所谓慧、大慧、深慧、难胜慧等，就名叫做觉力，甚么叫做精进力呢？如对于不善之法，不善之数，黑、黑数，有罪、有罪之数，不应亲近、不应亲近数等，而离开此诸法后，对于诸余之善法、善数，白、白数，无罪、无罪数，应亲近、应亲近之数等，而对于如此等法去修习，去增上精勤、欲（愿望）、方便，而堪能以正念正知而学习的话，就名叫做精进力。至于无罪力、摄力等，都如上所提示之修多罗（契经）之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七三、五力经：本经叙述信、进、念、定、慧之五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种力 那五种呢？所谓信力、精进力、念力、

定力、慧力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七四、五力当成就经：本经叙述信、进、念、定、慧之五力，应当学习成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我应当勤加精进，应当成就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七五、当知五力经：本经叙述的内容，乃为信、进、念、定、慧等五力之解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有差别之处就是：「所谓信力，当知就是四不坏净，精进力者，当知就是四正断，念力者，当知就是四念处，定力者，当知就是四禅，慧力者，当知就是四圣谛。」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七六、当学五力经：本经叙述当一位比丘的人，应该要修学信等之五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其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作如是之学：我应成就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七七、五学力经：本经叙述有：信、进、惭、愧、慧，为之五学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种学力。那五种呢？所谓信力就是学力，精进力就是学力，惭力就是学力，愧力就是学力，慧力就是学力」（惭为出自内心之羞耻，愧为对他人而生惶恐之羞耻。所谓惭自愧他，是一切善法的原动力。）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七八、当成学力经：本经叙述当一位比丘，则应成就此信等之五学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等事，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我应当成就信力就是学力，当成就精进力就是学力，当成就惭力就是学力，当成就愧力就是学力，当成就慧力就是学力。」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七九、广说学力经：本经叙述的内容，为信等之五学力的广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甚么为之信力就是学力呢？如在于如来之处善入于信，其信的根本乃非常的坚固，是诸天、魔众、梵天、沙门、婆罗门，以及其余的同法，所不能破坏的。甚么为之精进力就是学力呢？所谓四正断（未生恶不生，已生恶使其断，未生善使其生，已生善令增长），如前面所广说的。甚么为之惭力就是学力呢？所谓羞耻是。如耻于起恶不善之法等诸烦恼数，而受诸有的炽燃的苦报，于未来世，还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之报，就名叫做惭力是学力。甚么为之愧力就是学力呢？所谓对于诸可愧之事而愧。对于起诸恶不善法等烦恼数，而受诸有的炽燃的苦报。而于未来世时，有了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等而羞愧，就是名叫愧力是学力。甚么为之慧力是学力呢？所谓圣弟子之住于智慧，而成就世间生灭的智慧（通达生死）贤圣的出厌离，决定而正尽一切苦，就是名叫慧力是学力。」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八〇、当成学力经：本经叙述当成就信等五力，内容文句比六七八经还简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我应当要成就信力是学力，精进力、惭力、愧力、慧力就是学力。」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八一、白法经：比丘于善法如变、退、不久住者，他人当以五种白法呵责之。反之，则以五种白法庆慰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比丘对于善法，假如有变，有退，或不久住的话，他人就应当用五种白法去呵责你。（五种如法之种种语，据理去诘难之）。

那五种呢？就是说：你不以信而入于善法。你如果依于信的话，就能离开不善之法，而能修诸善法。你因为没有精进，没有惭愧，没有羞愧，没有智慧以便入于善法之故。你如果依于慧等的话，就能离开诸不善之法，能修诸善之法。

如果比丘，对于正法并没有变，没有退，能久住的话，他人当以五种白法来庆慰于你的。那五种呢？1.以正信而入于善法。如依信的话，就能离开不善之法，而能修诸善法。2.以精进3.惭4.愧5.慧等而入于正法。如果依于慧等的话，就能离开不善之法，而能修诸善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八二、白法经：比丘如还戒、退戒时，他人当以五种白法呵责之。反之，即以五种白法庆慰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有比丘，还戒、退戒的话，他人应当以五种白法来呵责你。那五种呢？1.如有比丘，不以信而入于善法的人。如果依于信的话，就能离开不善之法，而能修善法。2.不以

精进3.惭4.愧5.慧等，而入于善法的人。如果依慧等的话，就能离开不善之法，而能修诸善法。如果比丘尽其寿命，纯一满净，梵行清白的话，他人应当以五种白法来庆慰你，都如上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八三、不善法经：本经叙述如信、精进、惭、愧、慧等力退减的话，则不善法会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假若不欲使恶不善法发生的话，则唯有信善之法。如果信，有退减的话，则会永住于不信，诸不善之法，就会发生。乃至欲使恶不善法不生的话，则唯有精进、惭、愧、慧而已。如果精进、惭、愧、慧等力退减，恶慧永住的话，则恶不善法就会生起。如果比丘依于信的话，则能离开不善之法，而修诸善法。依于精进、惭、愧、慧的话，则能离开不善之法，而修诸善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八四、十力经：本经叙述如来和阿罗汉之不同如何等事，并详说佛之十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对于色生厌，而离欲、灭尽、不起、解脱的话，就名叫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应、正遍知）。对于受、想、行、识，也如是之说。如果又有比丘，对于色生厌，而离欲、不起、解脱的话，就名叫做阿罗汉之慧解脱。对于受、想、行、识，也如是之说。诸比丘们！如来、应、等正觉，和阿罗汉之慧解脱，到底有甚么种种之别异呢？」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唯愿为我们解说。诸比丘们听后，当会信受奉行！」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当会为你们解说。所谓如来、应、等正觉者，乃谓先前并未听闻过之法，而能自觉知，在于现法之身当中，了知而得三菩提（正觉）。对于未来世，能说正法，使诸声闻觉悟。所谓四念处、四正断、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入圣道分等法。这叫做如来、应、等正觉。所未得到之法能够得到，未制之梵行能制，能善于知道，善于说道，为大众之将导，然后使声闻成就随顺于法、随顺于道，令他人乐奉大师之教诫、教授，而善于正法。这叫做如来、应供、等正觉和阿罗汉之慧解脱之种种别异之处。

又次，有五种学力，以及如来的十力。那些为五种学力呢？所谓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甚么为如来的十力呢？所谓如来处非处如实知，这叫做如来之初力。假如成就此初力的话，就是如来、应、等正觉，而得到先佛之最胜处之智，而转于清净的梵轮，在于大众当中，能作狮子吼而吼！（1.知处、非处智力）

又次，如来对于过去、未来、现在之业法，能如实而知其受因与事报。这叫做第二之如来之力。如来、应、等正觉，成就此力，而能得先佛最胜处之智，能转梵轮，在于大众当中，作狮子吼而吼！（2.知业报力，新译为知业异熟智力。）

又次，如来、应、等正觉，乃能如实而知禅、解脱，三昧、正受，染恶、清净、处净。这叫做如来之第三力。如果此力成就的话，就为之如来、应、等正觉，而得先佛的最胜处之智，能转梵轮，在于大众当中，作狮子吼而吼！（3.一切诸禅三昧力。新译为一切静虑解脱三摩地三摩钵底出离杂染清净智力。）

又次，如来乃知众生的种种诸根的差别，能如实而知，这叫做如来的第四力。如果成就此力的话，就为之如来、应、等正觉，而得先佛的最胜处之智，能转梵轮，在于大众当中，作狮子吼而吼！（4.知他众生诸根上下力。新译为根上下智力。）

又次，如来乃悉知众生的种种意解，能如实而知，这叫做第五之如来之力。如果此力成就的话，就是如来、应、等正觉，而得先佛的最胜处之智，而能转梵轮，在于大众当中，作狮子吼而吼！（5.知他众生种种欲乐力，新译为种种胜解智力。）

又次，如来乃悉知世间众生的种种诸界，能如实而知，这叫做第六之如来之力。如果成就此力的话，就为之如来、应、等正觉，而得先佛最胜处之智，而能转梵轮，在于大众当中，作狮子吼而吼！（6.知世间种性力，新译为种种界智力。）

又次，如来乃对于一切至处道，能如实而知，这叫做第七之如来之力。如果成就此力的话，就为之如来、应、等正觉，而得先佛最胜处之智！能转梵轮，在于大众当中，作狮子吼而吼！（7.知一切道智处相力，新译为遍趣行智力。）

又次，如来对于过去的宿命的种种事忆念时，乃从一生至于百千生，从一劫而至于百千劫之事：我在那个时候，于那个地方，诞生为如是之族，如是之姓，如是之名，如是之食，如是之苦乐之觉，如是之长寿，如是之久住，如是之寿分齐。我在于那个地方死亡，在于此处诞生。在于此处死，在于那处生。像如是之行，如是之因，如是之方，宿命之所，之更动等事，均能如实而知，就名叫做第八之如来之力。如果成就此力的话，就为之如来、应、等正觉，而得先佛最胜处之智，而能转梵轮，在于大众当中，作狮子吼而吼！（8.知宿命力。新译为宿住随念智力。）

又次，如来以天眼净，超过于人眼，见众生之死时、生时，妙色、恶色、下色、上

色，向于恶趣、向于善趣、随业报而受等，均能如实而知。如这位众生乃成就恶业，成就口、意之恶业，谤毁贤圣，受邪见之业。由于此因缘，在其身坏命终之时，堕于恶趣，生于地狱之中。这位众生，有身之善行，有口、意之善行，不谤毁贤圣，受正见之业法。由于彼因彼缘（这种善因善缘），在他身坏命终之时，往生于天上的善趣等，均能如实而知，这叫做第九之如来之力。如果此力成就的话，就为之如来、应、等正觉，而得先佛的最胜处之智，能转梵轮，在于大众当中，作狮子吼而吼！（9. 知天眼力，新译为死生智力。）

又次，如来乃诺漏已尽，为无漏之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身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就名叫做第十之如来之力。如果此力成就的话，就为之如来、应、等正觉，而得先佛之最胜处之智，能转梵轮，在于大众当中作狮子吼而吼！（10. 漏尽力。新译为漏尽智力。）

像如此的十力，唯有如来已经成就，这就是如来与声闻之种种差别之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八五、乳母经：婴儿小时，乳母应一一照护，稍成长时，除必要外，就给予其自由游戏。佛教弟子时，其智慧如渐成熟时，即任其自由考究。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譬如婴儿，经父母生后，就付托于其乳母，叫他随时（及时）摩拭，随时沐浴，随时乳哺，随时消息（时时照拂他）。假若乳母不谨慎的话，婴儿就会以草，或以土等诸不洁净之物入其口里，此时，乳母当即教令他除弃其秽物。如能及时除却的话，就为之善，假如婴儿不能自己却退秽物的话，乳母就会用左手持其头，右手探其哽。这时婴儿虽然会非常的苦，但乳母也必须咬其苦，而探其哽，是为了欲使其长夜安乐之故。」

佛陀又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婴儿已长大，已经能够有所识别之时，到底会不会再拿草，或土等诸不净物，放入其口内与否呢？」

诸比丘们白佛说：「弗也，世尊！婴儿长大后，已经有所别知，尚且不会用脚去触诸不洁净之物，更何况放入口中！」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婴儿幼小时，乳母应随时料理，给与消息，及其长大后，智慧已成就，乳母得以放舍，不勤于其消息等事，因为他已长大，自不会放逸之故。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如果声闻，在其初学时，智慧未具足，如来就以法随时教授，而消息他。假若为久学，智慧已深固的话，如来就会放舍他，不再随时殷勤的教授他。因为他的智慧已成就而不放逸之故。因此之故，声闻有五种学力，如来则成就十种智力，如上面广说过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八六、狮子吼经：本经叙述成就六种的智力的话，就是如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来有六种之力。假若此六种力能够或就的话，就是如来、应、等正觉，而得先佛的最胜处之智，能转梵轮，在于大众当中，作狮子吼而吼！所谓对于处、非处，能如实而知，就是如来之初力（知处、非处力。）

又次，对于过去、未来、现在之心乐法受，能如实而知，如上面广说过的，就名为第二之如来之力（知业报力）。

又次，如来乃对于禅、解脱、三昧、正受能如实而知，都如上面广说过的，就是如来之第三力（一切诸禅三昧力）。

又次，如来乃对于过去种种宿命之事，能如实而知，都如上广说过的，就是如来之第四之力（知宿命力）。

又次，如来以天眼净，胜过于人眼，观见诸众生之死于此、生于彼等事，都如上广说过的，就名叫做如来之第五力（知天眼力）。

又次，如来已断尽结漏，是无漏心解脱、慧解脱，都如上面广说过的，乃至大众当中，作狮子吼而吼，就是名叫做如来之第六之力。」（漏尽力）。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八七、狮子吼经：本经叙述如有人向佛问六力时，佛陀就会为之记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假若有人来问我，有关于如来之处非处智力的话，就会如如来之处、非处的智力，所知、所见、所觉，而成等正觉等事，为他记说。

如果又来问如来自以乐受的智力之力的话，就会如如来自以乐受之智力，所知、所见、所觉，而成等正觉等事，为他记说，这叫做第二之如来智力。

假若有人来问如来之禅定、解脱、三昧、正受的智力的话，就会如如来之禅定、解脱、三昧、正受，为他记说。

如果有人来问，宿命所更的智力的话，就会如如来之宿命所更、所知、所见、所觉的，为他记说。

如果有人来问如来之天眼智力的话，就会如如来之天眼所见的，为他记说。

如果有人来问如来之漏尽智力的话，就会如如来之漏尽智力所知、所见、所觉的，而为他记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八八、七力经：本经叙述有七力，如成就七力的话，就会尽诸有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七种力。那七种呢？所谓：信力、精进力、惭力、愧力、念力、定力、慧力。」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信力精进力 惭力及愧力 正念定慧力 是说名七力

成就七力者 得尽诸有漏

（信力、精进力、惭力，以及愧力，正念、正定、正慧等力，就是名叫七力。如果成就此七力的话，则诸有漏均会灭尽！）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八九、当成七力经：本经叙述当比丘的，应当要成就七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七力。」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这样的去学习：『应该修学而成就信力！』像如是的，对于精进力、惭力、愧力、念力、定力、慧力，也应当照这样的决心去学习！」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九〇、七力经：本经叙述和前二经同。唯文句之少许之更动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七力。」都如上说那样。有些差别之处，就是：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信力精进力 及说惭愧力 念力定慧力 是名为七力

七力成就者 疾断诸有漏

（信力、精进力，以及惭力、愧力、念力、定力、慧力，就名叫做七力。成就此七力的人，就会快速的断诸有漏。）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九一、广说七力经：本经叙述七力之分别广说，也就是详解。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七力。那七力呢？所谓信力、精进力、惭力、愧力、念力、定力、慧力。」

甚么叫做信力呢？对于如来所起的信心，深入而坚固，所有的天神、魔众、梵天、沙门、婆罗门，以及其余的同法，都不能破坏，就名叫做信力。甚么叫做精进力呢？所谓四正断（四正勤），如上面广说过的。甚么叫做惭力呢？所谓对于恶不善之法，非常的耻厌，如上面所说的。甚么为之愧力呢？对于可愧之事，非常的愧疚，愧悔生起恶不善之法，都如上说。甚么为之念力呢？所谓四念处（身、受、心、法），如上所说的。甚么为之定力呢？所谓四禅（初、二、三、四禅），如上所说的。甚么为之慧力呢？所谓四圣谛（苦集灭道），都如上面所说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九二、八力经：本经叙述八力，为特种的八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八种之力 那八种呢？所谓自在王者之力，断事的大臣之力，结恨的女人之力，啼泣的婴儿之力，毁谤人的愚人之力，审谛的黠慧之力，忍辱之出家人之力，计数的多闻人之力。」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九三、广说八力经：本经叙述和前经同为有八力之义，是一详解。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所谓自在王者之力，就是王者之现显自在之威力是 断事大臣力就是当大臣的现出断事之功力 结恨女人力就是女人之法（性质），所现出的结恨之力。啼泣婴儿力就是婴儿之法（性质）所现出的啼泣之力。毁谤愚人力就是愚人之法（性质）所触事（遇事）而现出的毁谤之力 审谛黠慧力就是有智慧的人，恒常所现出的审谛之力 忍辱出家力就是出家之人，恒常现出之忍辱之力。计数多闻力就是多闻之人常常现出思惟计数之力。」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九四、舍利弗问经：本经叙述舍利弗问佛：漏尽比丘之力 佛说漏尽比丘有八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舍利弗往诣世尊之住处，到后稽首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漏尽的比丘，到底有几种力呢？」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漏尽的比丘，有八种力 那八种呢？所谓漏尽比丘之心，都顺趣于离，流注于离，浚输于离 顺趣于出，流注于出，浚输于出 顺趣于涅槃，流注于涅槃，浚输于涅槃 若见五欲，则犹如看见火坑那样 像如是之见后，对于欲念，欲受 欲着等，其心不会永住，而修习四念处 四正断 四如意足 五根 五力 七觉分、八圣道分！」

佛说此经后，尊者舍利弗，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九五、异比丘间经：

如尊者舍利弗之问佛经一样，像如是的，有异比丘之问佛之经。

六九六、问诸比丘经：

问诸比丘之经，也如上所说的。

六九七、九力经：本经叙述，为有九力之说明。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九种力。甚么为九力呢？所谓住力、精进力、惭力、愧力、念力、定力、慧力、数力、修力。」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九八、广说九力经：本经之叙述为九力之广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九种力。那九种呢？所谓信力、精进力、惭力、愧力、念力、定力、慧力、数力、修力。甚么叫做信力呢？对于如来所起之正信之心，深入而坚固，都如上面所说的。甚么为精进力呢？所谓四正断，都如上面所说的。甚么为惭力呢？都如上面所说的。甚么为愧力呢？也如上面所说的。甚么为念力呢？所谓对于内身之身观念住等，都如上面所说的（身受心法四念处）。甚么为定力呢？所谓四禅是。甚么为慧力呢？所谓四圣谛（苦集灭道）。甚么为数力呢？所谓圣弟子，若在于闲房、树下时，都作如是之学：身、口如行恶行的话，就会在于现法当中，以及后世里面，当会受到其恶的果报。都如上面所广说过的。甚么为修力呢？所谓修四念处，都如前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九九、十力经：本经叙述特殊的十力。也就是世俗所指之十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十种力。那十种呢？所谓1.自在王者之力，2.断事的大臣之力，3.机关工巧之力，4.刀剑贼盗之力，5.怨恨的女人之力，6.啼泣的婴儿之力，7.毁谤的愚人之力量，8.审谛的黠慧之力，9.忍辱的出家人之力，10.计数的多闻之力。」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〇〇、广说十力经：本经的叙述为十力的广说，实为十力的略解。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所谓1.自在王者之力，乃为王者会现显自在的威力。2.断事的大臣之力，乃为大臣现露断事之功力。3.机关的工巧之力，就是造机关的人，现露其工巧之力。4.刀剑盗贼力，就是盗贼必定会现出刀剑之力。5.结恨的女人之力，就是女人之法（种性），会现露出结恨之力。6.啼泣的婴儿之力，就是婴儿之法，（种性），所现露的啼泣之力。7.毁谤的愚人之力量，乃为愚人之法（种性），触事而露毁谤之力。8.审谛黠慧之力，乃为有智慧之人，常现露审谛之力。9.忍辱之出家人之力，乃为出家之人，常现忍辱之力。10.计数的多闻之力，就是多闻之人，常现思惟计数之力。」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〇一、如来力经：本经叙述有十种之如来之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十种的如来之力。如果成就此力的话，就是如来。应、等正觉，而得先佛的最胜处，能转梵轮，能在于大众当中作狮子吼而吼。那十种呢？所谓如来乃对于处、非处，能如实而知，就名叫做初力，……乃至漏尽，都如上面所说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〇二、如来力经：本经的叙述为如来十力之略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如果有人来问：如来之处、非处智力的话，就如如来之处、非处之智力所知、所见、所觉而成就等正觉等事，为他记说。……如是乃至漏尽的智力，广说都如上面所说的。」

七〇三、如来力经：如来乃对于所有之法，都已意解作证，而教导质直的弟子，由于有了五力、十力之故。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假若将所有之法，彼彼（各各）都能意解作证的话，这均为是如来之无畏之智之所生的。如果比丘来时，和我的声闻，并不谄不伪，而生质直之心的话，我就会教诫、教授他，为他说法。在朝晨为他教诫、教授说法后，到了日中时（中午时），就会得到胜进之处。假如日暮时，为他教诫、教授说法的话，到了翌日之朝晨时，就会得到胜进之处。像如是的教授后，他就会生起正直之心，真实时，就知道为真实，不真实就知道为不真实，上则知道为上，无上（不是上）就知道为无上（不是上）。当知、当见、当得、当觉等，均能了知，此事乃是有了其是处的（有原因的）！」

所谓五种学力、十种如来之力是。甚么为之五学力呢？所谓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是如来的十种力，到底是那十种呢？所谓是处如实而知，也如实而知非处，...其它都如上面之十力经所广说过的。如果有人来问有关于处、非处智力的话，就会如如来之对于处、非处智，乃以等正觉而所知、所见、所觉的，为他记说。...乃至第十之漏尽智力，也像如是之说。

诸比丘们：处、非处智力，我会说：『此为定，而不是不定。』...乃至漏尽智力，我也会说：『此为定，而不是不定。定就是正道，非定就是邪道。』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〇四、不正思维经：如不正思惟—思惟不当时，就会起五盖，而退七觉支。反之，则不起五盖，而起七觉支。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不正思惟的话，则未生起的贪欲盖就会生起，已生起的贪欲盖会重生，会令其增广；未生起的瞋恚、睡眠、掉悔、疑等盖，就会生起，已生起的瞋恚、睡眠、掉悔、疑盖会重生而使其增广（以上为五盖）。

未生起的念觉支会不生起，已生起的念觉支，则会退减，未生起的择法（简别法的真义）、精进、猗（轻安）、喜、定、舍（平心坦怀）等觉支会不生起，已生起的择法、精进、猗、喜、定、舍等觉支，则会退减（以上为七觉支，旧译为七菩提分）。

假如比丘能正思惟的话（思惟正确），则未生起的贪欲盖会不生起，已生起的贪欲盖会使其消灭；未生起的瞋恚、睡眠、掉悔、疑等盖，会不生起，已生起的瞋恚、睡眠、掉悔、疑等盖则会断灭。未生起的念觉支就会生起，已生起的就会重生而使其增广；未生起的择

法、精进、猗、喜、定、舍等觉支就会生起，已生起的就会重生而使其增广。」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〇五、不退经：本经叙述五盖为之退法，修习七觉支为之不退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种不退法。那五种呢？所谓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等盖，就是退法。如果修习七觉支，而多多（反复）的修习，使其增广，就是不退之法。那七种呢？所谓念觉支、择法觉支、精进觉支、猗觉支、喜觉支、定觉支、

舍觉支，就叫做不退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〇六、盖经：本经叙述五盖会障碍菩提涅槃。有七觉支，则会转趋于菩提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种法 能为黑闇，能为无目，能为无智，而会羸弱智慧。并不是明，不是等觉，不能转趣于涅槃。那五种呢？所谓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等是。像如是之五法，乃能为黑闇，能为无目，能为无智，不是光明，不是正觉，不能转趣于涅槃。」

假若有七觉支的话，就能作为大明，能作为眼目，能增长智慧。可说就是光明，就是正觉，就是转趣于菩提涅槃。那七种觉支呢？所谓念觉支、择法觉支、精进觉支、猗觉支、喜觉支、定觉支、舍觉支。能作为光明，能作为眼目，能增长智慧。可说就是光明，就是正觉，就是转趣涅槃。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〇七、障盖经：本经叙述五盖之障碍与七觉支之利益。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障、五盖，会烦恼人之心，会羸弱人之智慧。此障阂之分，乃不是光明，不是正觉，不能转趣涅槃。那五种呢？所谓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掉悔盖、疑盖是。像如此之五盖，会作为覆，作为盖，会烦恼人之心，使智慧羸弱，而为障阂分。并不是光明，不是等觉，不能转趣于涅槃。」

如果有七觉支的话，就不是覆，不是盖，不会烦恼于心，而会增长智慧。会作为光明，作为正觉，而转趣于涅槃。那七种呢？所谓念觉支等，如上面所说过的，乃至舍觉支。像如此之七觉支，则不是覆，不是盖，不烦恼于心，而会增长智能。是为光明，是为正觉，而转趣于涅槃。」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贪欲瞋恚盖 睡眠掉悔疑 如此五种盖 增长诸烦恼

此五覆世间 深着难可度 障蔽于众生 令不见正道

若得七觉支 则能为照明 唯此真谛言 等正觉所说

念觉支为首 择法正思惟 精进猗喜觉 三昧舍觉支

如此七觉支 牟尼之正道 随顺大仙人 脱生死怖畏

（贪欲、瞋恚之盖，睡眠、掉悔、疑，像如此之五种盖，乃会增长人之诸烦恼的。）

（此五盖乃会覆盖世间，深着而难以度脱。是障蔽诸众生，使众生不能得见正道。）

（如果得到七觉支的话，就能为之照明。唯有此乃为真谛之言，乃为等正觉所说的。）

（七觉支乃以念觉支为首，其次之择法觉支就是正思惟法之真义。其次为精进

觉支、猗（轻安）觉支、喜觉支、三昧觉支、舍觉支〔平心坦怀〕。）

（像如是之七觉支，乃为牟尼〔圣者、佛陀〕之正道。如果随顺此大仙人〔指佛陀〕之法的话，就能脱离生死的怖畏。）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〇八、树经：五盖如五树，能使善心荫覆堕卧。如修习七觉支，就会转成不退。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族姓子（望族的子弟、士夫）舍弃世间的杂务，而去出家学道的话，则依次为剃除须发，穿着袈裟（杂染衣、法服），依正信而为非有家庭之出家学道之人。像如是的虽为出家人，但是在此当中，有一种愚痴的士夫，都依止在于聚落城邑，在于朝晨，会穿衣持钵，进入村里去乞食。而不善于护持其身，不坚守其六根的门头，不收摄其心念，看到少壮美貌的女人，就生起染着，而不正思惟，其心就这样的驰走去取相，趣向于色欲之想，而为欲心炽盛的人，终会烧着自心与自身，致于返俗还戒，而自退没！本来乃厌离俗务，而出家学道，反而染着，反而增诸罪业，而自破坏，而沉翳没溺！

有五种大树，其种子虽为微小，而其树却会生长巨大的树木，而能映障众多杂小的树，使其被荫翳而萎悴，不能生长。那五种呢？所谓捷遮耶树、迦裨多罗树、阿湿波他树、优昙钵罗树、尼拘留他树是。像如是的，有五种的心树，其种子虽然至为微小，但是却会渐渐的长大，而荫覆诸节，能使诸节都被荫覆而堕卧。那五种呢？所谓贪欲盖，会渐渐的增长，瞋恚盖、睡眠盖、掉悔盖、疑盖，都会渐渐的增长。由于增长之故，会使善心荫覆而堕卧！

假若修习七觉支，多多的修习后，就会转成为不退。那七种呢？所谓念觉支、择法觉支、精进觉支、猗觉支、喜觉支、定觉支、舍觉支是。如对于此七觉支，修习，多多的修习后，就会转成为不退转。」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〇九、七觉支经：本经叙述应修学七觉支，使其断灭五盖，则能转进满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佛陀说：「如果比丘专一其心（专心一意）的侧听正法（倾听正法），善能断除五法，修习七法的话，就会使其转进满足。甚么叫做断五法呢？所谓断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掉悔盖、疑盖，就名叫做五法断。

甚么为修习七法呢？所谓念觉支、择法觉支、精进觉支、猗觉支、喜觉支、定觉支、舍觉支是。如果修习此七法的话，就能转进满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一〇、听法经：专精听法的人，能断五盖，而满足七觉支。离贪欲而满足七觉支，叫做心解脱，离无明为慧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圣弟子们！如果以清净的信心，专心一意的听法的话，就能断除五法，而修习七法，而使其满足。那五法呢？所谓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掉悔盖、疑盖是。这此盖会因之而断除。

甚么为七法呢？所谓念觉支、择法、精进、喜、定、舍等觉支是。此七法如果修习而至于满足，而净信的话，就为之心解脱，假如为有智慧的人的话，就是慧解脱。如果被贪欲染心的话，就不得不喜乐（不会愿乐于修习七法）。被无明染心的话，其慧就不会清净。因此之故，比丘们！离开贪欲的人，就是心解脱，离开无明的人，就是慧解脱。假若那位比丘离开贪欲而心解脱，而得身作证：离开无明而慧解脱的话，就名叫做比丘之断爱、缚、结、慢，而无间等，而究竟苦边！」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一 无畏经：无畏王子请问有关于富兰迦叶之无因说。佛说：五盖为烦恼之因，七觉支为清净之因。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外的耆闍崛山中。

这时，有一位名叫无畏的王子，每日都步涉，仿佯（仿佛）游行。有一天来诣佛所，和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而说：「世尊！有一位沙门婆罗门（指外道的出家之宗师。南传为富兰迦叶），曾作如是之见解，而作如是之说：『没有甚么因，也没有甚么缘，众生自有烦恼。没有甚么因，没有甚么缘，众生自会清净。』」

世尊！这又为甚么呢？」（无畏王子为阿闍世王之弟。初皈依尼干子外道，后皈依佛陀）。

佛陀告诉无畏王子说：「沙门婆罗门之此种教说，为不思惟而说的。由于愚痴而不辨别，为不善之说。并非知思，并不知量，而作如此之说：『无因、无缘，而众生自有烦恼。无因、无缘，而众生自会清净。』为甚么呢？因为定有甚么因、遇有甚么缘，众生才会有烦恼的。定有甚么因，遇有甚么缘，众生才会清净，才是真义之故。到底是甚么因，甚么缘，众生有了烦恼？有了甚么因，甚么缘，众生才会清净呢？所谓众生乃因贪欲增上，对于他人的财物，他人的众具，而生起贪欲而说：『此物乃为我所有的。』爱好而不肯离弃，而爱乐不已。对于其它的众生，起了恨心、凶心，而计较，而欲打、欲缚、欲伏，加诸非道于他人。为造众难，而不舍弃瞋恚，身耽于睡眠，心生懈怠，或掉动。内既不寂静，而心常疑惑，而有了过去之疑，未来之疑，现在之疑。无畏王子啊！像如是之因，如是之缘，而众生才有了烦恼。有了如是之因，如是之缘，众生才会清净哩！」

无畏王子白佛说：「瞿昙！有了一分之盖，足以烦恼人之心，更何况又有一切之盖？」

无畏王子继之而请问佛陀而说：「瞿昙！到底要有甚么因、甚么缘，众生才会清净呢？」

佛陀告诉无畏王子说：「假若婆罗门，有了一个胜念，决而成就，经过久时之所作，久时之所说，而致于能随顺忆念的话，则应当在于那个时候学习『念觉支』。

念觉支修学完了后，念觉就会满足。念觉满足后，就于选择分别而思惟。那时则修习择法觉支。修习择法觉支完了后，择法觉支就会满足。那选择分别而思量其法后，就应精进方便。精进觉支正在于此时修习。修习精进觉支后，精进觉支会满足。彼既精进方便后，就会生欢喜，而离诸食之想，而修习喜觉支。修习喜觉支完了后，则喜觉支会满足。喜觉支满足后，则身心会猗息（轻安），就修习猗觉支。修习猗觉支后，猗觉支会满足。身心猗息后，就会爱乐，爱乐后而心定，则修习定觉支。修习定觉支后，定觉支会满足。定觉支满足后，贪与忧等就会灭，则舍心会生起，而修习舍觉支。修习舍觉支后，舍觉支会满足。像如是的，无畏王子啊！由于此因，此缘之故，众生就会得清净。」

无畏王子仰白瞿昙而说：「假若有一分之满足的话，就会使众生清净，更何况又是一切呢？」无畏王子又仰白佛陀而说：「瞿昙！应当要怎样名此经？应怎样去奉持呢？」

佛陀告诉无畏王子说：「当名此经为觉支经。」无畏王子白佛说：「瞿昙！此为最胜的觉分。瞿昙！我是位王子，虽然安乐，但也常求安乐。我平时很少有出入往来，今天到了山上来，本来觉得四体很疲极，然而得闻瞿昙您阐说觉支经，就统统把那些疲劳忘掉！」

佛说此经后，无畏王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就从座站起，而稽首礼拜佛足后离去。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六完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七

七一、二、无畏经：本经叙述无畏王子以无因论问佛，佛以正见启示他，都如上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外的耆闍崛山，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有一种沙门婆罗门，作如此的见解，而作如是之说；『并没有甚么因，没有甚么缘，众生会为没有智慧，没有正见。没有甚么因，没有甚么缘，众生会有智慧，会有正见！』」（第七一一经不同处；说烦恼、清净。这里说智慧、正见，是其不同之处。）

像如是的广说，乃至无畏王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礼拜佛足后，离去。

七一三 转趣经：僧众访外道精舍，外道也说五盖七觉支。佛告：可反问五盖之十、七觉支之十四。佛并详解。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在于早晨着衣持钵，进入舍卫城去乞食。这时，众多的比丘曾作此念：「今天太早，乞食的时间还未到，我们无妨到了外道精舍去访问一下。」

众多的比丘就这样的进入外道的精舍。他们和诸外道们相互问讯慰劳后，退在一边坐下来。诸外道们曾启口问比丘们说：「沙门瞿昙，为诸弟子说法，都教你们应断五盖，因为五盖会覆心之故，慧力会羸弱，会为障碍之分，而不能转趣于涅槃。都叫你们住于四念处，修习七觉意（七觉支）。我们也是为诸弟子们启说应断五盖，因为五盖会覆心而使慧力羸弱，都教他们善住于四念处，修习七觉分。我们和你们那位沙门瞿昙有甚么差异呢？不是均能善于说法吗？」

那时，众多的比丘听外道们所说，心不喜悦，反之以呵骂，而从座站起而去，而进入舍卫城去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他们就将外道所说的，具白世尊。

那时，世尊告诉众多的比丘们说：「那些外道说那些语时，你们应该要这样的反问而说；『诸外道们！依你们说，即五盖者，其种类就有了十种，七觉分者，其种类就有了十四种的了。那么，到底甚么是五盖之十种？七觉分之十四种呢？』你们如果作此反问的话，那些诸外道们就会自会骇散。说起诸外道们之法，如不是瞋恚、憍慢、毁谤、嫌恨、不忍等之生起，就是默然低头，失辩潜思。为甚么呢？因为我不见诸天、魔众、梵天、沙门、婆罗门、天、人等众生，听我所说的此法，而会欢喜随顺者。唯除如来，以及声闻众之在于此听闻者外（因能如实而知之故）。」

诸比丘们！甚么叫做五盖为十种了呢？所谓有内贪欲，有外贪欲。那个内贪欲即是盖，并不是智，不是等觉，不能转趣于涅槃。那个外贪欲即是盖，并不是智，不是等觉，不能转趣于涅槃。所谓瞋恚有瞋恚之相，如有瞋恚，以及瞋恚之相，即是盖，并不是智，不是等觉，不能转趣于涅槃。有睡，有眠，那个睡，那个眠，即是盖，并不是智，不是等觉，不能转趣于涅槃。有掉，有悔，那个掉，那个悔，即是盖，并不是智，不是等觉，不能转趣于涅槃。有疑惑善法，有疑惑不善之法，那些对于善法之疑，对于不善法之疑，即是盖，并不是智，不是等觉，不能转趣于涅槃，这就是名叫五盖而说为十的了。

甚么叫做七觉分说为十四种呢？有内法之心念住，有外法之心念住。那个内法之念住就是念觉分。是智，是等觉，能转趣于涅槃。那些外法之念住，是念觉分，就是智，就是等觉，能转趣于涅槃。

有择善之法，有择不善之法。那些善法之简择就是择法觉分，就是智，就是等觉，能转趣于涅槃。那些不善法之简择，就是择法觉分，就是智，就是等觉，能转趣于涅槃。

有精进之断不善之法，有精进之长养善之法。那个断不善法之精进，就是精进觉分，就是智，就是等觉，能转趣于涅槃。那个长养善法之精进，就是精进觉分，就是智，就是等觉，能转趣于涅槃。

有喜，有喜之处。那个喜就是喜觉分，就是智，就是等觉，能转趣于涅槃。那个喜处，也即是喜觉分，就是智，就是等觉，能转趣于涅槃。

有身之猗息，有心之猗息。那个身之猗息就是猗觉分，就是智，就是等觉，能转趣于涅槃。那个心之猗息，即是猗觉分，就是智，就是等觉，能转趣于涅槃。

有定，有定之相。那个定就是定觉分，就是智，就是等觉，能转趣于涅槃。那个定之相，即是定觉分，就是智，就是等觉，能转趣于涅槃。

盘。

有舍善法，有舍不善法，那个善法之舍，就是舍觉分，就是智，就是等觉，能转趣于涅槃。那个不善法之舍，就是舍觉分，就是智，就是等觉，能转趣于涅槃。这就是名叫七觉分，说为十四种。」

佛说此经后，众多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一四、火经：欲使小火燃烧，足其干薪。比丘生微劣心，应修择、进、喜。欲灭火，足其焦炭。灭掉举心，则修猜、定、舍等觉分。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如果有诸外道的出家人，作此种说的话，就应当又反问而说：『如果心微劣，而犹豫（？之萎靡沉滞）的话，那时应该要修习何等的觉分呢？甚么为不应修习之时？如果又有掉心者（掉举散乱，动摇不定），掉心而犹豫的话，那时，又应修习那些觉分呢？那些为不应修习之时呢？』如这样的问他时，那些诸外道之心，就会骇散。他们说诸异法，而心生忿恚、憍慢、毁谤、嫌恨、不忍，或者会默然低头，失辩而潜思。为甚么呢？因为我不见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人之众生当中，听我所说的会欢喜而有随喜者。唯除如来，以及声闻众在于此听法者外。

诸比丘们！如果那个时候其心微劣，其心犹豫的话，就不应该修习猜觉分，以及定觉分、舍觉分。为甚么呢？因为微劣之心已生，而微劣犹豫，此时用此诸法的话，就会增长其微劣之故。喻如小火，欲使其燃，而却以焦炭加增之故。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们！不是由于增加焦炭，而使其火灭了吗？」比丘们白佛说：「如是，世尊！」

佛陀说：「像如是的，比丘们！当微劣犹豫（萎靡不振）之时，如果修习猜觉分、定觉分、舍觉分的话，此则不适时宜，因为会增懈怠之故。假若掉心之生起，而掉心犹豫的话，则在于那个时候，就不应该修习择法觉分，以及精进觉分、喜觉分。为甚么呢？因为掉心生起，掉心犹豫之时，而用此法的话，就会使其愈增长。喻如炽燃之火，而欲使其消灭时，却充足其干薪。你的意见如何呢？这岂不是使其火焰增加其炽燃了吗？」比丘们白佛说：「如是，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像如是的掉心生起，掉心犹豫（摇动不定）时，如修习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的话，就会增加其掉心。诸比丘们！如果微劣心生起，微劣犹豫之时，就应该修习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为甚么呢？因为微劣心生起，微劣犹豫之时，就应以此诸法去示教照喜。喻如小火，欲使其燃烧起来时，如充足其干薪，这会怎样呢？比丘们！此火宁可炽燃与否呢？」比丘们白佛说：「如是，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像如是的，如掉心生起，掉心犹豫时，如修习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的话，就会增其掉心。诸比丘们！如果微劣心生起，微劣犹豫的话，在于此时，就应该修习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为甚么呢？因为微劣心生起，微劣犹豫之时，用此诸法的话，就是示教照喜。喻如小火，欲使其燃烧起来，而充足其干薪的话，会怎么样呢？比丘们！此火宁可炽燃与否呢？」比丘们白佛说：「如是，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像如是的，微劣心生起，微劣犹豫的话，当于那个时候，修习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的话，就是示教照喜。如果掉心生起，掉心犹豫之

时，就应修习猗觉分、定觉分、舍觉分。为甚么呢？因为掉心生起，掉心犹豫时，这些诸法，乃能使其内心安住，能一心摄持之故。喻如燃火时，欲使其火消灭的话，就足满其焦炭，其火就会消灭。像如是的，比丘们！如掉心犹豫之时，修习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的话，那就不适于时宜；如修习猗觉分、定觉分、舍觉分的话，则自然就是适宜之时。这些诸法，内住的一心，摄持念觉分的话，就一切都会兼助！」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一五、食经：本经叙述譬如身依食而住，五盖也各依食而立，七觉分也同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盖，有七觉分。其中有有食、有无食等事，我现在当会阐明，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说。

喻如人的身体，乃依食而得以站立，并不是不食而能站立的。像如是的，那五盖，也是依食而得以成立的，并不是没有食而能成立的。五盖之贪欲盖，到底是以何为食呢？所谓触相是。如果对于它，而不正思惟的话，则未起的贪欲会令其生起，已起的贪欲，能令其增广。

这名称叫做欲爱盖之食。

甚么为瞋恚盖之食呢？所谓障碍相是。如果对于它不正思惟的话，则未起之瞋恚盖会令其生起，已起之瞋恚盖，能使其增广，这名称叫做瞋恚盖之食。

甚么为睡眠盖之食呢？有五法。那五法呢？所谓微弱、不乐、欠味、多食、懈怠是。如果对于它，不正思惟的话，则未起的睡眠盖会令其生起，已生起的睡眠盖，能使其增广，这名称叫做睡眠盖之食。

甚么为掉悔盖之食呢？有四种法。那四法呢？所谓亲属觉、人众觉、天觉、本所经娱乐觉（本来所经过之娱乐觉）是。由于自己忆念，由于他人使其忆念，而会生觉。如对于它，而起不正的思惟的话，则未起的掉悔会使其生起，已起的掉悔会使其增广，这名称叫做掉悔盖之食。

甚么为疑盖之食呢？有三世。那三世呢？所谓过去世、未来世、现在世是。如在于过去世之犹豫、未来世之犹豫、现在世之犹豫，而在于彼时生起不正的思惟的话，则未生起的疑盖会使其生起，已生起之疑盖会能令其增广，就名称叫做疑盖之食。

譬如人身，乃依于食而得以长养，并不是不食而能长养的。像如是的，七觉分也依食而得住，依食而得长养，并不是没有食。

甚么为之念觉分不食呢？所谓不善于思惟四念处的话，则未生起之念觉分，并不会生起，已生起的念觉分，会使之退却，就名称叫做念觉分不食。

甚么为之择法觉分不食呢？所谓对于善法撰择，对于不善法撰择是。如果对于不善于思惟的话，则未起之择法觉分，会使之不生起，已生起之择法觉分，会使之退却，这名称叫做择法觉分不食。

甚么为之精进觉分不食呢？所谓对于四正断是。如对于它，不善于思惟的话，则未起之精进觉分，会使之不起，已生起之精进觉分，会使其退却，这名称叫做精进觉分不食。

甚么为之喜觉分不食呢？所谓对于有喜，有喜处之法是。对于它，如不善于思惟的话，则未生起之喜觉分，会不生起，已生起之喜觉分，会使之退却，就名称叫做喜觉分不食。

甚么为猗觉分不食呢？所谓对于身猗息，及心猗息是。如果对于它，而不善于思惟的话，则未生起之猗觉分，会不生起，已生起之猗觉分，会使之退却，就名叫做猗觉分不食。

甚么为之定觉分不食呢？所谓对于四禅是。如果对于它，不善于思惟的话，则未生起的定觉分，不会生起，已生起的定觉分，会使之退却，就名叫做定觉分不食。

甚么为之舍觉分不食呢？所谓对于三界是。三界谓断界、无欲界、灭界。如果对于它，不善于思惟的话，则未生起的舍觉分，会不生起，已生起的舍觉分，会使之退却，就名叫做舍觉分不食。

甚么为之贪欲盖不食呢？所谓对于不净观是。如对于它，而善于思惟的话，则未生起的贪欲盖，会不生起，已生起之贪欲盖，会使其断灭，就名叫做贪欲盖不食。

甚么为之瞋恚盖不食呢？对那个慈心如果善于思惟的话，则未生起的瞋恚盖，会不生起，已生起之瞋恚盖，会使其断灭，就名叫做瞋恚盖不食。

甚么为之睡眠盖不食呢？对于那个明照如果善于思惟的话，则未生起的睡眠盖，会不生起，已生起的睡眠盖，会使之断灭，就名叫做睡眠盖不食。

甚么为之掉悔盖不食呢？所谓对于那个寂止，如果善于思惟的话，则未生起的掉悔盖，会不生起，已生起之掉悔盖，会使之断灭，就名叫做掉悔盖不食。

甚么为之疑盖不食呢？如果对于缘起法，善于思惟的话，则未生起之疑盖会不生起，已生起之疑盖，会使其断灭，就名叫做疑盖不食。喻如身乃依食而住，依食而立那样，像如是的七觉分，乃依食而住，依食而立。

甚么为之念觉分之食呢？所谓善于思惟四念处后，未生起的念觉分会使其生起，已生起的念觉分会转生而使其增广，就名叫做念觉分之食。

甚么为之择法觉分之食呢？有择善法，有择不善法，如善于思惟它后，未生起的择法觉分会使之生起，已生起的择法觉分，会重生而使其增广，就名叫做择法觉分之食。

甚么为之精进觉分之食呢？对于那四正断善于思惟后，则未生起的精进觉分会使其生起，已生起的精进觉分会重生而使其增广，就名叫做精进觉分之食。

甚么为之喜觉分之食呢？有喜、有喜处。如善于思惟它后，则未生起的喜觉分，会使之生起，已生起的喜觉分，会重生而使其增广，就名叫做喜觉分之食。

甚么为之有觉分之食呢？有身猗息、心猗息。如善于思惟的话，则未生起的猗觉分会使之生起，已生起的猗觉分会重生而使其增广，就名叫做猗觉分之食。

甚么为之定觉分之食呢？所谓有四禅，如善于思惟的话，则未生起的定觉分会使其生起，已生起的定觉分会重生而使其增广，就名叫做定觉分之食。

甚么为之舍觉分之食呢？有三种界。那三种呢？所谓断界、无欲界、灭界。如善于思惟的话，则未生起的舍觉分会使其生起，已生起的舍觉分会重生而使其增广，就名叫做舍觉分之食。」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一六、法经：本经叙述不正思惟则四正勤不会生起，而会生五盖，使七觉支不能生起。正思惟则和此相反。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内法当中，我并不看见有一法（比不正思

惟还要糟），能使未生起的恶不善法，能使其生起，已生起的恶不善之法，会重生而使其增广。未生起之善法令其不生起，已生起之善法，则退却，如所谓不正思惟那样！（也就是没有一法比不正思惟还糟）。

诸比丘们！不正思惟者，则未生起的贪欲盖，会使其生起，已生起的会重生而使其增广；未生起的瞋恚、睡眠、掉悔、疑盖，会使其生起，已生起的，就会重生而使其增广。未生起的念觉分，会使其不生起，已生起的，会使其退却；未生起的择法、精进、喜、猗、定、舍等觉分，会使其不生起，已生起的，会使其退却。

我从来并不看见有一法，能使未生起之恶不善之法，令其不生起，已生起则令其断，未生起的善法，令其生起，已生起的，能重生而使其增广。如所谓正思惟是。（也就是正思惟最胜）

比丘们！正思惟者，则未生起的贪欲盖，会使其不生，已生起的会令其断灭；未生起的瞋恚、睡眠、掉悔、疑等盖，会使其不生，已生起的，会使其断灭。未生起的念觉分，会使其生起，已生起的会重生而使其增广；和生起的择法、精进、喜、猗、定、舍等觉分，会使其生起，已生起的，会重生而使其增广。」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一七、法经：本经叙述恶友之害，善友之利，其它如前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外法当中，我从来并不看见有一法，能使未生起的恶不善之法，能使其生起，已生起的，能重生而使其增广，未生起的善法，使其不生起，已生起的，使其退却，如恶知识、恶伴党那种的！（不看见有一法比恶知识、恶伴党，还要害。也就是最利害的就是恶知识、恶伴党）。

恶知识、恶伴党者，能使未生起的贪欲盖生起。已生起的重生而使其增广，未生起的瞋恚、睡眠、掉悔、疑等盖，令其生起，已生起的重生而使其增广。未生起的念觉分，能使其不生起，已生起的，能使其退却；未生起的择法、精进、喜、猗、定、舍等觉分，令其不生起，已生起的，令其退却。

诸比丘们！我并不看见有一法，能使未生起的恶不善的法，能使其不生起，已生起的，能使其断灭，未生起的善法，令其生起，已生起的，则能重生而使其增广，那就是所谓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也就是没有一法能胜过于善知识）。

如说起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的话，则能使未生起的贪欲盖，使其不生，已生起的，则能使其断灭；未生起的瞋恚、睡眠、掉悔、疑等盖，能使其不生起，已生起的，能使其断灭。未生起的念觉分能使其生起，已生起的，能重生而使其增广；：未生起的择法、精进、喜、猗、定、舍等觉分，能使其生起，已生起的，能重生而使其增广。」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一八、舍利弗经：本经叙述舍利弗对于七觉支已得自在。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舍利弗，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七种觉分。那七种呢？所谓念觉分、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猗觉分、定觉分、舍觉分。我对于此七觉分，已决定而得，不勤而得，能随我所欲的，正受这些觉分。不管是在于朝晨之时，或日中之时，或日暮之时，如果欲正受的话，都能随我之所欲，而多入于正受。

喻如王、大臣，有种种的衣服，放置在于箱篋中，能随其所须要，如日中所须要、日暮所须要，都能随其欲望而自在。像如是的，比丘们！此七觉分，我已决定而得，不勤而得，都能随意而正受。我此念觉分，乃清净纯白，生起时，会知其生起，消灭时，知其消灭，隐没时，知其隐没，已起时，知道已起，已灭时，知道已灭。像如是的，那些择法、精进、喜、猗、定、舍等觉分，也如是之说。」

尊者舍利弗，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其所说，欢喜奉行！

七一九 优波摩经：修习七觉分时，若灭五盖，则心解脱。乃由优波摩回答启示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巴连弗邑。那时，尊者优波摩、尊者阿提目多，都住于巴连弗邑的鸡林精舍。

那时，阿提目多尊者，在于晡时（申时，下午三点至五点），从禅定中醒觉，乃诣尊者优波摩之处；共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他问优波摩尊者说：「尊者！您是否能知七觉分之方便，能如是的乐住于其正受，如是的苦住于其正受与否吗？」优波摩回答说：「尊者阿提目多！如果比丘善知方便而修习七觉分，则能如是的乐住于其正受，如是的苦住于其正受。」

又问：「甚么叫做比丘之善知方便，而修习七觉分呢？」优波摩回答说：「比丘方便而修习念觉分时，思惟而知其心不善于解脱，不损害于睡眠（不减少睡眠），不善于调伏掉悔的话，则思惟如我之念觉处法，而精进方便，也不能得到平等。像如是的，对于择法、精进、喜、猗、定、舍等觉分，也是如是之说。如果比丘，对于念觉分之方便之时，先于思惟；心善解脱，正害睡眠（灭少睡眠），调伏掉悔。如我在于此念觉处法，善于思惟后，则不甚么勤于方便，也能得平等。

像如是的，阿提目多！比丘知道方便，而修习七觉分的话，则如是而乐住于正受，如是而不乐住于正受。」

这时，二位正士，共相议论后，各从座起而去。

七二〇 阿那律经：本经叙述同于前经。自阿那律回答众比丘之修习七觉分时的心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尊者阿那律，也住于舍卫国的松林精舍。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诣阿那律之处，到后，共相问讯慰劳。问讯慰劳后，则退坐在一边。然后向尊者阿那律说：「尊者！您知道方便修习七觉分时，会生乐住与否吗？」

阿那律尊者回答诸比丘们说：「我知道比丘之方便而修习七觉分时，会生乐住。」诸比丘们问尊者阿那律说：「怎么会知道比丘之方便而修习七觉分时，会生乐

住呢？」

阿那律尊者对诸比丘们说：「因为比丘之方便而修习念觉分时，会善于思惟：而知我心善于解脱，善于害损睡眠，善于调伏掉悔。像如此思惟念觉分处法后，精勤方便，而心不懈怠的话，身就会猗息而不动乱。就会系心，而使其安住，不起乱念，而一心正受！」

像如是的、择法、精进、喜、猗、定、舍等觉分，也像如是之说。这叫做知道比丘之方便修习七觉分时，会生乐住。」

这时，众多的比丘，听阿那律尊者所说，欢喜而随喜，然后从座站起而去。

七二一 转轮王经：本经叙述转轮圣王出世之时，有七宝现于世间。如来出世有七觉分现于世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转轮圣王出世之时，会有七宝现出于世间。所谓金轮宝、象宝、马宝、神珠宝、玉女宝、主藏臣宝、主兵臣宝是。像如是的，如来之出现于世间时，也有七觉分之宝之出现。」

当国王斋戒后，在于楼观之上，被大臣所围遶时，有金轮宝从东方出现。轮宝有千辐，齐轂圆辘，轮相具足。国王看到此宝后，就这么想：『有这种吉瑞之事，必定就是转轮圣王。我现在决定为转轮王。』就用双手去承接金轮宝，放置在于左手中，而以右手去旋转，而作此言而说：『如果是转轮圣王的金轮宝的话，就应该犹如转轮圣王之古道（古圣所经过之道）而去（自动前进）。』于是轮宝就依国王之言，而发动，作为国王之蕃，而在前随伴开导，而在于东方，乘着虚空而去，而向于东方，游行于古圣王之正直之道（通达古圣王之境界之道）。国王随在轮宝之后，四种兵队也跟从在于那个地方。如果所到的地方，轮宝停住时，国王就在那里停住，四兵也停住在那里。在东方的诸国，到处的小国家的国王，见圣王之到来，就统统皈伏于圣王。

如来出现而兴起于世时，有七觉分现出于世间，所谓念觉分、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猗觉分、定觉分、舍觉分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二二、转轮王经：本经叙述转轮圣王之七宝之伟德，以喻佛所说之七觉支。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转轮圣王出现于世时，会有七宝出现于世间。为甚么转轮圣王出现于世间时，会有金轮宝之出现呢？」

那时，刹帝利（王族）之灌顶过的圣王，在于月之十五日，将身沐浴清静，受持斋戒，在于楼阁上，被大臣所围遶。当时，有金轮宝从东方出现，轮宝有千辐，都齐轂圆辘，轮相具足，可说就是天真的金宝。国王就作此念：古昔曾有传闻，如刹帝利之灌顶大王，在于月之十五日，布萨之际，将身沐浴清静，受持福善时，有轮宝之出现。今既如古时之传闻，有了这种吉瑞之事，就应当知，我就是转轮圣王。

了。』因此，就用双手，去承接金轮宝，安置在于左手中，以右手旋转，而作此言说：『如果是转轮圣王的金宝的话，当应像转轮圣王之古道（古圣所经之道）而去。』作此语后，于是轮宝就从王之前面，乘着虚空而去，而向于东方，游行于古圣王正直之道（通达古圣王之境界之道）。国王，以及四兵，都随在轮宝之后去住。东方的诸国，各处的小王，看见圣王之来到，都称赞而说：『善哉！善来大王！这里也是大王您的国家，此国土很安隐，人民都很丰乐。愿大王在此止住，得以教化这里的国人，我们均为是天尊您的翼从（部属）。』圣王回答说：『诸聚落王们！你们现在只管善化这里的国人。如遇有不顺从的话，当来告诉我好了。当如法去教化，不可作非法，使国人能善化那些非法的事。如能如是的话，就是皈从于我的教化的了！』于是圣王乃从东海渡过，而乘古圣王所经过之道，到了南海。又乘古圣王之道，而渡过南海，而到了西海；：乘着古昔的圣王之道，度过西海，而到了北海。南、西、北方的诸小国之奉迎与启请等事，均如东方之项广说过那样。于是金轮宝，随从于圣王，渡过北海，还回王宫正治殿之上，住于虚空之中。这叫做转轮圣王出兴于世之时，金轮宝就会出现于世间。

甚么叫做转轮圣王之出兴于世时，即会有白象宝之现出于世间呢？如有刹帝利灌顶大王，看见纯白之象，其色鲜好，以七支拄于地。圣王看后，心就欣悦而思惟：『现在果有此宝象，来应于我』就告诉调象师，命令他而说：『赶快调驯此宝象，调驯后就送过来。』象师受王之命，不满一天的功夫，象就被其调伏。一切的调伏之相，均皆具足，犹如其它象类，经过整年才调驯一样，今此宝象，一日就能调伏，也是如是。他把象调伏后，就送诣王所，上白大王而说：『此象已调驯，唯愿大王自知时宜。』那时，圣王观察此象之调相都备足，就乘那宝象，在于晨旦之时，周行于四海，到了日中时，已还回王宫。就名叫做转轮圣王出兴于世时，就有如此之象宝出现于世间。

甚么叫做转轮圣王之出兴于世，马宝就会出现于世间呢？转轮圣王所有的马宝，乃为统一的青色，是乌头泽尾。圣王见此马时，心生欣悦：『今此神马来应我故，我应当付给调马师，叫他赶快去调驯牠。如调伏后，就送过来。』马师奉其令，不满一天的时间，其马就被其调伏。犹如余马之经过整年才调驯者那样，马宝之调伏，也是如此。

马师知马已调伏后，就还送呈奉国王，而白王说：『大王！此马已调伏。』那时，圣王观察宝马的调相都已具备，就在于晨朝，乘此宝马，周行于四海，到了日中之时，还皈王宫，这叫做转轮圣王之出兴于世，马宝也就会出现于世间。

甚么叫做转轮圣王出兴于世间，就有摩尼宝珠之出现于世间呢？如转轮圣王所有的宝珠，其形有八楞，光泽而明照，并没有类隙（间隙，瑕疵），在于宫内，常作为灯明。转轮圣王，为了要察试宝珠之功用，就在于阴雨的夜间，将四种军兵带入园林内，持拿宝珠作为前导。果然，其光明照耀之处，乃及于一由旬！这就是转轮圣王出兴于世摩尼宝珠之现于世间！

甚么叫做转轮圣王出兴于世，而有贤善的玉女宝之现于世间呢？转轮圣王所有的玉女，不黑、不白，不长、不短、不粗、不细、不肥、不瘦。其肢体非常的端正，在严寒时，其身体很暖，在热夏时，其体很凉爽。身体柔软的有如迦陵伽衣（细滑衣）。身上的诸毛孔，会出栴檀之香，口鼻出息（呼吸），会出优钵罗香（青莲花）。都后睡而先起，会瞻看国王的意色，而随其宜去奉其事。用语软言，而常出爱语，心端而念正。发王道之意，其心并没有违越，更何况其身与口呢？这就是名叫转轮圣王之宝女。

甚么叫做转轮圣王之主藏臣宝之现出于世间呢？所谓转轮圣王的主藏大臣，其宿世本为行布施之故，这一生能得天眼，能见隐伏的宝藏。不管是有主人的，或无主人的。或者是水中的、是陆地的。或者是远的、是近的，都能察看而知。转轮圣王如

果须要珍宝时，王就会发出告勅，而主藏臣就会随王所须要的于以奉献。于是，圣王有时欲试探那位大臣，而观察其所能；就乘船游于大海。在海中就告诉那位大臣说；『我须要宝物。』大臣白王而说；『小住一下，到了岸边时，当会奉上。』大王告诉那位大臣说；『我现在不须要岸边之宝物，且须尽时与我』（能在此时给我）。于是，大臣就在于水中搜出四只金瓮，金宝都充满在瓮里，以奉于圣王。国王视所须要的，就取出来，取到满意时，其它的宝物就统统皈还于水中。圣王之出世，就有了如此主藏之臣之出现于世间。

甚么叫做圣王出兴于世间，有了主兵之臣出现于世间呢？所谓有主兵之大臣（军机大臣），聪明智辩，喻如世间之善于思量之成熟之人那样，圣王认为所宜的，他就统统顺从他。是宜去、宜住、宜出、宜入的！圣王的四种军兵，在行军于道于里时（可休息之处），就顿然叫停，不使军兵有所疲倦。悉知圣王之应该要作之事，不管是现法，或后世之功德等事，都能及时禀白圣王。转轮圣王出兴于世，就有了如此的主兵之大臣！

像如是的，如来、应、等正觉之出兴于世，也有了七种觉分之现于世间。那七种呢？所谓念觉分、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猗觉分、定觉分、舍觉分是。」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二三、年少经：年少的比丘供养奉事长老比丘，可听深妙之法，而能成就身正与心正，而得七觉分之满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善哉！比丘们！僧人闻法时，依规，则诸年少的比丘应供养奉事诸尊长老的。为甚么呢？因为年少的比丘供养奉事长老比丘的话，就能时时得闻深妙之法。听闻深法后，就会成就二种正事——身正，以及心正是。那时，修习念觉分，修习念觉分后，念觉分会满足，念觉分满足后，就对于法选择，分别于法，思量于法。那时，乃方便修习择法觉分，乃至舍觉分之修习满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二四、奉事果报经：本经叙述亲近奉事于贤圣，则能成就身心之二正，而满足七觉支。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持戒、修德、惭、愧，而成就真实之法，则参见此人的话，定能多得果报。如果又听其法，或随之而忆念，随之而出家的话，就能多得功德。更何况亲近恭敬奉事。为甚么呢？因为亲近奉事像如此之人的话，即能时时得以听到深妙之法，得听闻深法后，就能成就二正——身正，以及心正，而方便修习定觉分。修习后，而能致于修习满足，——乃至舍觉分之修习之满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二五、不善聚经：本经叙述五盖是不善聚，七觉分是善聚。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说不善聚者，所谓五盖，就是正说。为甚么呢？因为纯一的不善聚者，就是所谓五盖之故。那五盖呢？所谓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掉悔盖、疑盖是。」

说善聚者，所谓七觉分，就是正说。为甚么呢？因为纯一满净的就是七觉分之故。那七种呢？所谓念觉分、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猗觉分、定觉分、舍觉分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二六、善知识经：本经叙述阿难以半梵行者为善知识，佛告之全梵行者才是善知识。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夹谷精舍，那时，尊者阿难，亦住在于那个地方。

这时，尊者阿难，独自一人在于静处禅思，而思惟，而作此念；半梵行者，就是所谓善智识，善的伴党、善的随从，并不是恶知识、恶的伴党、恶的随从。

那时，阿难尊者从禅定而出定后，曾往诣佛所，到后，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而仰白佛说：「世尊！我独自一人在于静处禅思，而思惟，而作此念；半梵行者，就是所谓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并不是恶知识、恶伴党、恶随从。」

佛陀告诉阿难说：「不可以作此语，说甚么；『半梵行者就是所谓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并非恶知识、恶伴党、恶随从。』为甚么呢？因为能够纯一满净，梵行清白，才是所谓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而不是恶知识、恶伴党、恶随从。我能为善知识之故，才会有众生会在于我处，择取而用功于念觉分，而依于远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向于舍（涅槃）。像如是的，在于我处择取而用功于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猗觉分，定觉分，舍觉分。而依于远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向于舍（涅槃）。因此之故，阿难！纯一满净，梵行清白，才是所谓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而不是恶知识，不是恶伴党，不是恶随从。」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二七、拘夷那竭经：佛在病中，叫阿难说七觉分，并告之：若唯精进而多修习，就能得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力士聚落（中印度恒河北部，十六大国之一），人间游行，在于拘夷那竭城（角域，首都），与希连河的中间而住。

佛陀住在于聚落之侧，告诉阿难尊者说：「将世尊之郁多罗僧（上衣）袭迭为四

重，而敷在于地上，我现在有背疾，欲作小时的卧息。」

阿难尊者受佛的教勅后，就将世尊之郁多罗僧（上衣）袈迭四重，而敷在座上后，仰白佛陀说；「世尊！已经将郁多罗僧装迭为四重而敷完。唯愿世尊知时宜。」（也就是这时可任世尊之发落安排）。

那时，世尊，厚襞僧伽梨为枕头，右肋而卧，足与足相累，系念于明相，以正念正知，作起觉之想，而告诉尊者阿难说；「你说七觉分好了」。

那时，尊者阿难就仰白佛陀而说；「世尊！所谓念觉分乃为世尊您，自觉而成就等正觉的，世尊说依之而远离，依之而无欲，依之而灭，而向于舍（涅槃）。择法·精进·喜·猗·定·舍等觉分，是世尊您，自觉而成就等正觉的。世尊说依之而远离，依之而无欲，依之而灭，而向于舍（涅槃）。」

佛陀告诉阿难说；「你说过精进吗？」阿难白佛说；「我诵说过精进，世尊！我诵说过精进，善逝！」佛陀告诉阿难说；「唯对于精进，去修习，多多的修习（反复的修习），就能得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佛陀说此语后，就起来正坐，而端正其身，而专心系念。

这时，有一位比丘，即说偈而说：

乐闻美妙法	忍疾告人说	比丘即说法	转于七觉分
善哉尊阿难	明解巧便说	有胜白净法	离垢微妙说
念择法精进	喜猗定舍觉	此则七觉分	微妙之善说
闻说七觉分	深达正觉味	身婴大苦患	忍疾端坐听
观为正法王	常为人演说	犹乐闻所说	况余未闻者
第一大智慧	十力所礼者	彼亦应疾疾	来听说正法
诸多闻通达	契经阿毘昙	善通法律者	应听况余者
闻说如实法	专心黠慧听	于佛所说法	得离欲欢喜
欢喜身猗息	心自乐亦然	心乐得正受	正观有事行
厌恶三趣者	离欲心解脱	厌恶诸有趣	不集于人天
无余犹灯灭	究竟般涅槃	闻法多福利	最胜之所说
是故当专思	听大师所说		

（世尊于此时，愿乐听听自己曾经说过的美妙之法。世尊抑忍其疾痛，而叫人为他讲说。比丘阿难，就听令而说法，而转七觉分之法轮。）

（善哉！尊者阿难！能作详明之解，巧便之说。他说；有优胜的白净之法，为远离垢秽之微妙之说。所谓念·择法·精进·喜·猗·定·舍，这就是七觉分，是微妙之善说。听说七觉分，则深达于正觉之法味。身虽婴大苦患，但是却能忍受其疾痛，而端坐倾听！）

（你看！巴成就而为正法之王，都常为他人演说的觉者，犹然愿乐听闻自己所说过之正法，更何况其余未曾听闻过的人，怎么可以不听正法呢）？具有了智慧的觉者，具有十力，受人尊崇礼拜的佛陀，他也应其疾病而快速的来听人说正法。诸位多闻而通达于契经·阿毘昙〔对法·论〕，善通于正法与律的人，也应听正法，更何况其余的人呢？（怎么可以不听正法呢？）

（听说如实之法，专心一意的以黠慧而听，对于佛陀所说之法的话，就能离开贪欲而得欢喜。由于欢喜而身会猗息〔轻安〕，其心自会安乐也是同然的。心安乐而得正受，正观而有事行，而厌恶三趣〔地·鬼·畜〕的话，就会离开贪欲而得心之解脱。厌恶诸有之趣〔六道〕的话，就不会再来集到人天〔人与天也是六道轮回之一环〕。会得无余·喻如灯火之熄灭，而究竟般涅槃〔寂灭解脱〕。听法有这么多的福利，是最胜者所说的。因此之故，应当专心一意的思惟，听大师之所说！）

这位比丘，说此偈后，从其座位站起而去。

七二八、说经：本经叙述有七觉分，而略提其名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七种觉分 那七种呢？所谓念觉分，...乃至舍觉分。」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二九、灭经：本经叙述如果比丘修习七觉分的话，就是向于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修习七觉分 甚么叫做修习七觉分呢？所谓应修习念觉分，.....乃至舍觉分是。如果比丘修习念觉分的话，就能依之而远离，依之而无欲，依之而灭，而向于舍（涅槃）。像如是的修习择法 精进 喜 猗 定 舍等觉分的话，就能依之而远离，依之而无欲，依之而灭，而向于舍（涅槃）。」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三〇、分经：本经叙述如真比丘的话，即过去、未来、现在之三世，都常修七觉分。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 有差别的地方就是：「诸比丘们！过去已如是修习七觉分，未来世也应当如是的修习七觉分。」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三一、支节经：本经叙述如比丘修习七觉分而清净鲜白的话，可获大利。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修习念觉分而至于清净鲜白的话，就不会有其它的支节，而能离开烦恼，未起的烦恼不会生起，除了佛所调伏所教授的（意谓如不是佛教的话，就不能得此法利），...乃至舍觉分，也如是之说。诸比丘们！修习念觉分清净鲜白的话，就没有支节，而能离开诸烦恼，未起的而能起（指念觉分），都为佛所调伏教授，并不是其余之法.....乃至舍觉分，也如是之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三二、起经：本经叙述的内容，为前经之简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未起的烦恼会不起，除了善逝所调伏教授者外，（其它教法不能如是）。未起而起的（指七觉分），是则为善逝所调伏教授的，并不是其余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三三、七道品经：本经叙述七觉分须渐次而起，修习满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所谓的觉分，世尊！甚么叫做觉分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所谓觉分者，就是所谓七道品之法。然而诸比丘们！七觉分乃渐次而起，而修习至于满足的。」那位比丘白佛说；「世尊！为甚么七觉分乃渐次而起，而修习满足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如果比丘修习内身之身观念而住，他在于内身之身观念住时，摄心而系念不忘。当于此时，就方便修习念觉分。方便修习念觉分后，而至于修习满足。满足念觉分后，就对于法选择，分别而思量。当于那时，修习择法觉分方便。修习而方便后，至于修习满足。像如是的，乃至对于舍觉分之修习满足。像内身之身观念住那样，像如是的对于外身、内外身，受、心、法等之法观念而住的话，即当在于那时专心系念而不忘，...乃至舍觉分，也是如是之说。像如走而住的话，就渐次而起觉分。觉分渐次而起后，就修习满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三四、果报经：本经叙述修习七觉份的话，就会有二种的果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那位比丘，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如果比丘像如是的修习七觉分后，当会得二种果报。第一为现法会得漏尽的无余涅槃，第二为或得阿那含果。」（不还，三果）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三五、果报经：本经叙述如果修习七觉分，就能得到四种果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像如是的比丘，修习七觉分，多多的修习后，就能得到四种的果报、四种的福利。那四种呢？所谓须陀洹果（预流）、斯陀含果（一来）、阿那含果（不还）、阿罗汉果（应，无生）。」

佛说此经后，那位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三六、七种果经：本经叙述若修习七觉分的话，就能得七种涅槃的果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如果比丘修习七觉分，而多多的修习后，当会得七种的果报、七种的福利。那七种呢？这位比丘会得现法的智证之乐（现生当申开悟而得涅槃证果），或者命终时，得智证之乐（命终的刹那）。如果不能得证现法的智证之乐，以及命终时智证之乐的话，也能得五下分结已尽，而中般涅槃（于欲界逝世而转生于色界的中间之中有身而涅槃）。如果不得中般涅槃的话，也会得生般涅槃（生在色界后涅槃）。如果不得生般涅槃的话，也会得无行之般涅槃（生色界之后，经久来所修之行而得涅槃。在那里不继续用功也能涅槃）。假如不得无行般涅槃的话，也能得有行之般涅槃（生色界后，继续用功，而得涅槃）。如果不得有行般涅槃的话，也能得上流的般涅槃（生色界后，一层一层的上升，而得涅槃。包括至于无色界天。（请参酌劣译俱舍学——七不还）

佛说此经后，异比丘（那位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三七、七道品经：本经叙述比丘之对于七觉分之修习，乃渐次而起，而修习至于满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所谓觉分，到底甚么是觉分呢？」诸比丘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唯愿为我们阐释！诸比丘们听后，当会信受奉行。」

佛陀告诉诸比丘、比丘尼们说：「七觉分就是所谓七道品之法。诸比丘们！此七觉分乃渐次而起的。渐次而起后，而修习满足。」诸比丘们白佛说；「甚么叫做七觉分乃渐次而起，渐次而起，而修习满足呢？」

佛陀说；「如果比丘对于身之身观念而住的话，则他的身之身观念住后，会专心系念不忘。当于那个时候，方便而修习念觉分。方便而修习念觉分后，其修习会至于满足。所谓修习念觉分后，就对于法选择，当于那个时候，修习择法觉分而方便。方便而修习此择法觉分后，修习就会至于满足。像如是的精进、喜、猗、定、舍等觉分，也同于这样之说。如对于内身那样，如是而对于外身、内外身、受、心、法等观念法，而如对于法之观念而住，而转心系念不忘！当于那个时候，方便而修习念觉分。方便而修习念觉分后，修习会至于满足。...乃至舍觉分，也同于如走

之说。这叫做比丘之七觉分乃渐次而起，渐次而起后，至于修习满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三八、果报经：本经叙述反复的修习七觉份的话，就会得二种果证。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其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如对于此七觉分用功修习，多多的修习（反复的修习）的话，当会得二种果证。能在于现法当中得有余的涅槃，以及阿那含果。」（不还果，三果阿罗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三九、果报经：本经叙述如修习七觉份的话，就会得四种果证。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如果比丘修习七觉分，多多的修习后，当会得到四种果证。那些四果呢？所谓须陀洹果（预流，初果），斯陀含果（一来，二果），阿那含果（不还，三果），阿罗汉果（应，不生，四果）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四〇、果报经：本经叙述若多多的修习七觉支的话，就能得七种果证。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若比丘修习此七觉分，多多的修习后，当会得七种的果证。那七种呢？所谓在于现法当中，得现法智之有余涅槃。以及如果在于命终之时，假如不能那样的话，也能将五下分结断尽，而得中般涅槃（欲转生色界之前的中有身而得涅槃）。假如不能如那样的话，也能得生般涅槃（转生色界时，得涅槃）。如果不能这样的话，也能得无行的般涅槃（在色界天，慢慢的得涅槃），假如不然的话，也能得有行般涅槃（凭其功行而在色界天不久会得涅槃），倘使不是这样的话，也能得上流般涅槃（由色界天一层一层的向上而后涅槃。」（请参酌劣译俱舍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四一、不净观经：本经叙述修习不净观，则能得大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常修不净观，多多的修习后，当会得到大果大福利。为甚么修习不净观，多多的修习后，就能得大果大福利呢？因为这位比丘修习不净观，乃俱念觉分，乃依远离，依无欲，依灭，而向于舍（涅槃）之故。也修习择法、精进、喜、猗、定、舍等觉分，而依于远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向于舍（涅槃）。」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不净观为四念处之一的观身不净。贪欲盛的人，多修习此观。是观通身之内外都不净，目的在于灭少贪欲之生起。）

七四二、死念经：本经叙述如修习随死念的话，可得大果大福利。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修习随死念，而多多的修习后，就能得大果大福利。为甚么比丘修习随死念，多多的修习后，就能得大果大福利呢？因为这位比丘之修习随死念，乃俱念觉分，而依于远离，依于无欲，依于灭，向于舍（涅槃）之故。乃至舍觉分，也如是之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随死念就是正身正意，端坐而系念在前。并没有其它之想，唯专精一意的念『死』。所谓死，就是在此没后，而生于彼，也就是往来于诸趣，命逝不停，诸根之散坏，有如腐败之木，命根断绝，而宗族分离，无形无响，也没有相貌，就是念死。）

七四三、慈经：诸外道自说和佛同样，都能俱说。比丘们听后不悦，请问世尊。佛说及间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释氏黄枕邑（地名）。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在于早晨着衣持钵，进入黄枕邑内去乞食。

这时，众多的比丘曾作此念：今天太早，乞食的时间还未到，我们可以往外道的精舍去看看。那时，众多的比丘就这样的进入于外道的精舍，和那些外道的出家人共相问讯慰劳后，在于一边坐下来。

诸外道的出家人说：「听说：沙门瞿昙为你们这些弟子说如此之法；『如果不断除五盖的话，即此五盖会恼乱内心，令慧力羸弱，会为障碍分，使人不能趣于涅槃。故叫人善摄其心，住于四念处，即心会和慈俱在，没有怨，没有嫉，也没有瞋恚。这样广大无量的善修，而充满于四方、四维、上、下，一切世间。心和慈俱（将心融为慈心），无怨无嫉，也没有瞋恚，而广大无量，而善修充满。像如是的修习，而悲、喜、舍也和心俱（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都融为一体）

等，也是如此之说。』我们也为我们的诸弟子们作如此之说。那么，我们和你们的那

位沙门瞿昙，有甚么差异么？所谓俱能说法！」

这时，众多的比丘听诸外道的出家人所说之语，心里觉得不是味道，就默然不呵，而从座起后而去。诸比丘进入黄枕邑去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他们这时就将那些外道的出家人所说的详细禀告世尊。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那些外道的出家人那么说的话，你们应当反问；『修习慈心，到底有甚么胜处呢？（好处在那里），修习悲、喜、舍等心，有甚么胜处呢？』如果这样的反问的话，那些诸外道的出家人之心，就会因为不能回答而骇散，或者会将话题扯到不同之事，或者会因反羞成怒，而起瞋慢，而毁訾（诽谤骂詈），或者会违背慈心而不忍，或者会默然萎熟、低头失辩，而思惟而住。为甚么呢？因为我说的这些话，并不看见过诸天、魔众、梵天、沙门、婆罗门、天、人等众们，听我所说的，而会有随顺而喜乐的人，唯除如来，以及声闻众者外。

比丘们！对于心和慈俱而融为一体之法，如多多的修习的话，就会在于清净最胜，对于悲心之修习，多多的去修习的话，就是空入处最胜，对于喜心之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是于识入处最胜；对于舍心之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是于无所有入处最胜。」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四四、慈经：本经叙述如修习慈心，就会有大大果大福利。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若比丘修习慈心，多多的修习后，就会得到大大果大福利。为甚么比丘修习慈心，就能得到大大果大福利呢？因为这位比丘之心，和慈同俱，而修习念觉分的话，就会依于远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向于舍（涅槃）。...乃至修习舍觉分，而依于远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向于舍（涅槃）之故。」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四五、空经：本经叙述修习空入处的话，就能得大大果大福利。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修习空入处，多多的修习后，就能得大大果大福利。为甚么比丘修习空入处，多多的修习后，就能得大大果大福利呢？因为这位比丘之心，和空入处同俱，而修习念觉分的话，就能依于远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向于舍。——乃至修习舍觉分，而依于远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向于舍之故。」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修习空入处那样，像如是的，修习识入处、无所有入处、非想非非想入处等三经，也如上之说。

七四六、安那般那念经：本经叙述如修习入出息的话，就能得大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修习要那般那念（入出息念，所谓数息观，算呼吸之修定法），多多的修习之后，就能得大果大福利。为甚么修习要那般那念，多多的修习后，就能得大果大福利呢？因为这位比丘之心，和要那般那念同俱，而修习念觉分，而依于远离，依于无欲，依于灭，向于舍（涅槃）……乃至修习舍觉分，而依于远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向于舍（涅槃）之故。」

（要那般那念；以心念出入息一呼吸，以便对治散乱，而要止行者之心，以便由之而入于禅定。）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四七、无常经：本经叙述比丘如果修习无常想的话，就能得大果大福利。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比丘们说：「如果比丘修习无常想（诸行皆无常之想），多多的修习后，就能得到大果大福利。为甚么比丘修习无常想，多多的修习后，就能得大果大福利呢？因为这位比丘之心口，乃和无常想同俱，而修习念觉分，而依于远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向于舍（涅槃）。……乃至得舍觉分，而依于远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向于舍（涅槃）之故。」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想经那样，像如是的，无常苦想，苦无我想，观食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尽想、断想、无欲想、灭想、患想、不净想、青瘀想、脓溃想、肿胀想、坏想、食不尽想、血想、分离想、骨想、空想等，一一之经，都如上说。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七完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八

七四八、日出经：本经叙述由于有正见而起正志，乃至正定之八正道，而生解脱、解脱知见。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太阳将出的前相，就是所谓光明之相的初光。像如是的，比丘之正尽苦边，究竟苦边的前相，就是所谓正见。此正见，乃由之而能起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勤）、正念、正定（以上为八正道，详解在于七八四、七八五经）。

由于生起正定而正受之故，圣弟子之心会正，而会解脱贪欲、瞋恚、愚痴。像如是的，其心善于解脱的圣弟子，就得正知正见，而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四九、无明经：本经叙述如以无明为前相的话，就会生八邪道。若以明为前相时，则八正道会生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以无明为前相的话，则由此之故，会生诸恶不善之法。这时，会随之而生无惭、无愧之心。无惭、无愧之心生起后，就会随之而生邪见。邪见既生后，就起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

如果生起明为前相的话，就会生起诸善法。这时，惭愧之心也会随之而生。惭愧生后，就会生正见，正见生起后，就会由之而生起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会依次第而生起。正定起后，圣弟子就能得解脱贪欲、瞋恚、愚痴。像如是的圣弟子们，得正解脱后，就能得正知见。就是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五〇、无明经：本经叙述无明乃为诸恶不善法的根本，明为诸善法的根本。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会生起诸恶不善法，这一切都是以无明为根本的。是无明之所集，无明之所生，无明之所起的。为甚么呢？因为无明就是无知，也就是说，就是对于善，与不善之法，都不能如实而知。对于有罪、无罪，下法、上法，染污、不染污，分别、不分别，缘起、非缘起，都不能如实而知。由于不如实而知之故，就会生起邪见。起邪见后，就会起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

如果诸善法之会生起，这一切均是为是以明为根本的。是由于明之集，明之生，明之起的。所谓明，就是对于善，和不善之法，都能如实而知。对于有罪、无罪，亲近、不亲近，卑法、胜法，秽污、白净，有分别、无分别，缘起、非缘起，都能如实而知。如实而知的话，就是正见。正见则能起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定起后，则这位圣弟子就能得正解脱贪、恚、痴。贪、恚、痴解脱后，这位圣弟子就

能得正知正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五一 起经：本经叙述若起邪道的话，就不喜乐正法。若起圣道的话，就会喜乐正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在家，或出家之人，生起邪事（邪道）的话，是我所不说的。为甚么呢？因为如果在家，或出家人，起邪事的话，就不会喜乐正法。甚么叫做邪事呢？所谓邪见，...乃至邪定是。如果在家，或出家之人，起正事（正道）的话，就是我所赞叹的。为甚么呢？因为起正事的话，就会喜乐正法，善于正法。甚么叫做正事呢？所谓正见，...乃至正定是。」

那时，世尊即说偈颂而说：

在家及出家 而起邪事者 彼则终不乐 无上之正法

在家及出家 而起正事者 彼则常心乐 无上之正法

（在家的人，以及出家之人，假如起邪事的话，他就终究不会喜乐无上的正法。）

（如果在家，以及出家之人，发起正事的话，他的心里就会恒常的喜乐无上的正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五二、迦摩经：本经叙述如果修习八正道的话，就能断除五欲。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迦摩比丘曾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说：

「世尊！所谓欲者，甚么叫做欲呢？」

佛陀告诉迦摩说：「欲，就是所谓五种欲的功德（性能）那五种呢？所谓以眼识而对于明色时，生起可爱、可意、可念，而长养欲乐。像如是的以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等，而对于触时（耳对声等都略），生起可爱、可意、可念，而长养欲乐，就名叫做欲。然而那些境，并不自会起爱欲，而对于那些尘境起贪着的，就名叫做欲。」

这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世间杂五色 彼非为爱欲 贪欲觉想者 是则士夫欲

众色常住世 行者断心欲

（世间的杂五色境[色声香味触等境，以色境为代表]，这些并不是自会起爱欲。会起贪欲的觉想，才叫做士夫们的爱欲。众色相都常住在于世间里迷惑人，行者应该要断除内心的贪欲！）

迦摩比丘白佛说：「世尊！宁有（是否有）一种道，一条迹，可以断除此爱欲与否呢？」

佛陀告诉该比丘说：「有八正道，能断除爱欲。所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

正方便（正精进）、正念、正定是。」

佛说此经后，迦摩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五三、阿梨瑟咤经：本经叙述甘露法就是涅药界的异名。由于八正道可得。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名叫阿梨瑟咤，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而仰白佛陀说：「世尊！所谓甘露者，到底甚么叫做甘露呢？」

佛陀告诉阿梨瑟咤说：「所谓甘露，乃是界之名之说（涅盘界之异名）然而我乃为了有漏灭尽之人，现说这个名。」

阿梨瑟咤比丘仰白佛说：「世尊！到底是否有一种道，有一条迹，将其修习，多多的修习后，能得甘露法与否呢？」

佛陀告诉该比丘说：「有的！所谓八正道分。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五四、舍利弗经：本经叙述八正道当中，前七正道乃为最后之正定之基业。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舍利弗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陀说：「世尊！所谓贤圣的等三昧、根本、众具。到底甚么为贤圣的等三昧、根本、众具呢？」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所谓七正道分为之贤圣的等三昧，为之贤圣的根本，为之贤圣的众具。那七种呢？所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是。舍利弗啊！以此七道分为基业后，就能得其心于专一，因此而名叫做贤圣的等三昧、根本、众具。」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五五、七五六、七五七、比丘经：三经均略举有此经如上说耳。

像如上面所说之三经（七五二、七五三、七五四）那样，也像如是的，佛陀垂问诸比丘们之三经，也像如是之说。

七五八、畏经：世间所说三种母子无怖畏，实为母子有怖畏。真正母子无怖畏是老畏、病畏、死畏。八正道能断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所谓没有母子之怖畏，有母子之怖畏，乃为愚痴无闻的凡夫所说的。实在不能知道没有母子之怖畏，有母子之怖畏的。」

诸比丘们！有三种没有母子之怖畏，为愚痴无闻的凡夫所说的。那三种呢？诸比丘们！有时刀兵的凶乱之突起，而残害国土，就随其流而波迸。那个时候，会致母子分离失散，子失其母，母失其子，这名叫做第一之无母子之怖畏，为愚痴无闻的凡夫所说的（世间通常所说的）。

又次，比丘们！有时候大火忽起，而焚烧城邑聚落。人民都竞相驰走，母与子也因之而相失。这名叫做第二之无母子的怖畏，是愚痴无闻的凡夫所说的（通常所谈的）。

又次，比丘们！有时山中降下大雨，洪水流出，将聚落漂没，使人民驰走，母子因之而相失。这名叫做第三之无母子之怖畏，是愚痴无闻的凡夫所说的（通常之谈说）。

然而这些怖畏，乃是有母子之怖畏，而愚痴无闻的凡夫说名为没有母与子时的怖畏耳。如有时刀兵凶乱之突起，而残害国土，就随着其流而波迸，致为母子相失。然而有时，那些母子，却会相见。这名叫做第一有母子之怖畏，而愚痴无闻的凡夫，说名为无母子之怖畏耳。

又次，大火之忽起，而焚烧城邑聚落，使人民驰走，母子因之而相失。然而或者又会相见，就名叫做第二之有母子之怖畏，而愚痴无闻的凡夫，说名为无母子之怖畏耳。

又次，大雨降下在山中，洪水因之而流出，而将聚落漂没，使人们驰走，致有母子之相失。然而或者会寻到而相见，就名叫做第三有母子之怖畏，惟愚痴无闻的凡夫，说名为无母子的怖畏耳。

比丘们！有三种，没有母子之怖畏，是我自觉而成就三菩提之后所记说的。那三种呢？如果，比丘们！孩子假若已老年时，也没有一位做人之母的能说如下之语：『孩子啊！你不可以老啊！我当会代替你衰老啊！』其老母老衰之时，也没有一位孩子能向其母亲禀启而说：『母亲啊！我不会使您衰老的！我当会代替您为老的！』这名叫做第一无母子之怖畏。是我自觉，而成就三菩提之后，所记说的。

又次，比丘们！有时孩子有疾病，为人母亲的，也不能这样说：『孩子啊！我会使你没有疾病，我当会代替你疾病！』母亲有病之时，为人孩子的也不能说：『母亲啊！您不可以有病，我当会代替母亲您疾病！』这名叫做第二之无母子之怖畏，是我自觉而成就三菩提后，之所记说的。

又次，孩子如果死了之时，也没有母亲可以说这种话：『孩子啊！我会使你不得死的，我今会代替你死啊！』母亲若死亡之时，也没有一位孩子能够说这种话的：『母亲啊！我会使您不得死的，我当会代替母亲您死啊！』这就名叫第三种没有母子的怖畏，是我自觉而成就三菩提之后，所记说的。」

诸比丘们白佛说：「是否有一个道，有一行迹，令人修习，多多的修习后，能够断灭前面所说的三种有母子之怖畏，以及断除后面所说的无母子之怖畏呢？」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个道，有个迹，能够断除那三种怖畏的。是那一种道，那一种迹，使人修习，多多的修习后，就能断除前述之三种有母子之怖畏，和断除后述之三种无母子之怖畏呢？所谓八圣道分，也就是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精进）、正念、正定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五九、受经：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等三受，是生无常、有为之心之缘。断

此道，就是八正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三种受，是生无常、有为之心之缘。那三种呢？所谓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是。」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有那一种道，那一种迹，可以修习，多多的修习后，就能断除此三受与否呢？」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有一种道，有一种行迹，如果将它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断除此三受的。那一种道，那一种迹，可以修习，多多的修习后，就能断除此三受呢？」佛陀继续对诸比丘们说：「所谓八圣道。也就是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六〇、三法经：世间有老病死故，佛才出现于世而说法。有八圣道，为断除老病死之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世间有三种法，不可以喜、不可以爱、不可以念。那三种呢？所谓老、病、死是。此三法为不可以喜，不可以爱，不可以念。世间如果没有此三法不可以喜，不可以爱，不可以念之法的话，就没有如来、应、等正觉之出现于世间。世间也不知有如来之说法、教诫、教授等事。由于世间有此三种不可以喜，不可以爱，不可以念之故，如来、应、等正觉才会出现于世间，世间才会知道有如来之说法、教诫、教授等事。」

诸比丘们白佛说：「有那一种道，那一种迹，可以断除此三法—不可以喜、不可以爱、不可以念之三法吗？」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有一种道，有一种迹，如果将它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断此三法—不可以喜、不可以爱、不可以念之三法。是那一种道，那一种迹，若修习，多多的修习后，就能断除此三法—不可以喜、不可以爱、不可以念之三法呢？所谓八圣道，也就是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六一、学经：本经叙述有学之八圣道，名叫有学，无学之八圣道之成就，为之无学。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将说有学，以及无学。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甚么叫做学呢？所谓学，就是欲学正见之成就。学，就是欲学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之成就。就名为之有学（有学就是学习途中之人，所谓

预流果、一来果、不还果之圣者)

甚么叫做无学呢？所谓无学就是正见成就，无学就是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之成就，就名叫做无学。」（修学已完成之圣者。也就是烦恼已尽，所学之学，都已学毕，是指阿罗汉果）。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像有学、无学之经那样，像如是的，那大士经也是如是之说。

七六二、漏尽经：本经叙述圣漏尽就是无学，是成就八圣道者。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将说圣漏尽。甚么叫做圣漏尽呢？所谓已经无学，而正见成就，一乃至已无学，而正定成就，就名叫做圣漏尽。」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六三、八圣道分经：本经叙述有八圣道分。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将说八种圣道分。那八种呢？所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六四、修经：由于修习八圣道，而依于远离，依于无欲，依于灭，依于舍，而向于舍—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将说修习八圣道。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甚么叫做修习八圣道呢？如比丘修习正见时，就能依于远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向于舍（涅槃）。修习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的话，就能依于远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向于舍（涅槃），就名叫做修习八圣道。」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六五、修经：本经叙述过去修习八圣道，未来也应修八圣道，八圣道为永远的正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将说过去已经修习过八圣道，未来世也当修习八圣道。」

乃至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六六、清净经：本经叙述八圣道清净鲜白的利益。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正见清净鲜白的话，就不会有诸过患，而能离开诸烦恼。由于修正见之故，未起之智能生起。唯除佛陀所调伏者外（除佛出世以外之时）。乃至正定，也像如是之说。如果正见清净鲜白的话，就不会有诸过患，而能离开烦恼，未起的能起，乃至正定，也像如是之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除了佛陀所调伏那样，除了善逝所调伏，也像如是之说。

七六七、聚经：本经叙述不善聚就是五盖，善聚就是八圣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说不善之聚，就是所谓五盖，这才是正说。为甚么呢？因为纯一不善之聚，就是所谓五盖之故。那五盖呢？所谓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掉悔盖、疑盖是也。说善法之聚，就是所谓八圣道，才名叫做正说。为甚么呢？因为纯一满净的善聚，就是所谓八圣道之故。那八种呢？所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六八、半经：本经叙述全梵行乃为善智识之所引导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山谷精舍（王舍城的古城）。

那时，尊者阿难，独自在于一静处，曾作如是之念：「半梵行的人，就是所谓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善知识为修梵行者不可缺的。半梵行之人就是说其一半为善知识之力）。

乃至佛陀告诉阿难说：「纯一满净，而具足梵行的人，才是所谓善知识。为甚么呢？因为我为善知识之故，使诸众生们修习正见，而依于远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向于舍（涅槃），一乃至修正定，而依于远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向于舍

(涅槃)。」

佛说此经后，尊者阿难，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六九、婆罗门经：本经叙述在佛的正法与律当中，八正道能调伏烦恼之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阿难，在于早晨，着衣持钵，进入舍卫城去乞食。

这时，有一位名叫生闻的婆罗门，骑乘着白马车，有众多的年轻人翼从他。所乘的为白马、白车、白鞋（控制马所用的皮带）、白鞭，头戴白帽，白伞盖，手执白拂（拂尘），穿着白的衣服，挂着白的璎珞，以白香涂身，翼从们，也都是白的。他们出舍卫城，欲至林中去教授、读诵。众人看到时，都齐声赞叹而说：「善乘哉！善乘哉！所谓婆罗门乘哉！」（婆罗门译为净裔，也译为梵，能升上梵天之法，为之梵行、梵乘）。

那时，阿难尊者看见婆罗门的眷属们，其众具的一切，均为是白的。他看后，就进入城内去乞食。还精舍后，举放衣钵，洗足等事作完后，即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我今天的早晨，着衣持钵，欲进入舍卫城去乞食时，曾看见生闻婆罗门，乘骑白马车，他的眷属和众具，均为是白色的。而看到的众人都齐唱说：『善乘哉！善乘哉！所谓婆罗门乘哉！』您的意见如何呢？世尊！这对于正法与律来说，是为世人之乘呢？或者是婆罗门之乘呢？」（梵乘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这是世人之乘，并不是我的正法与律之婆罗门乘（梵乘）。阿难！我的正法与律之乘、天乘、婆罗门乘（梵乘）、大乘，乃能调伏烦恼军的！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解说。阿难！甚么叫做正法与律之乘、天乘、婆罗门乘、大乘，能调伏烦恼军呢？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阿难！这名叫做正法与律之乘、天乘、梵乘（清净涅槃之乘）、大乘，能调伏烦恼军者！」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信戒为法轭 惭愧为长縻 正念善护持 以为善御者
舍三昧为辘 智慧精进轮 无着忍辱铠 安隐如法行
直进不退还 示之无忧处 智士乘战车 摧伏无智怨

（以信与戒为之法轭，以惭愧为之长縻，而以正念善于护持的话，就是叫做善御的人。）

（以舍与三昧为之辘，以智慧精进为之轮，而以无着为之忍辱铠的话，就能安隐而能如法而行。）

（这样的直进而不退还，示现那没有忧恼之处，有智慧的人乘着此战车，而摧伏没有智慧的怨敌！）

七七〇、邪经：八种邪道会作非义，不饶益之苦，应远离。八正道能以义饶益，而常得安乐，故应修学。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该要离开邪见，应该要断除邪见。如果邪见不可能断灭的话，我即终究不会教人应该要离断邪见。由于邪见可以断除之故，我才会教诸比丘们应该要断离邪见。如果不离邪见的话，邪见当会以为非义，而作为不饶益之苦，因此之故，我说当离邪见。像如是的，对于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也如是之说。」

诸比丘们！断离邪见后，当修正见。如果不能得修正见的话，我就终究不会教人修习正见。由于可以得修正见之故，我才教诸比丘们应当修习正见。假若不修正见的话，当会为非义，而作为不饶益之苦的。由于不修正见，而作为非义不饶益之苦之故，是故，我说当修正见。因为能以义饶益，而常得安乐。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修习正见。像如是的，对于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也像如是之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七一、彼岸经：本经叙述八邪道不是彼岸，正见等的八圣道为彼岸。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名叫生闻的婆罗门来诣佛所，和世尊面相问讯慰劳。问讯慰劳后，就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瞿昙！所谓不是彼岸，以及彼岸。瞿昙！甚么叫做不是彼岸？甚么叫做彼岸呢？」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如果为邪见，那就不是彼岸。假如为正见的话，那就是彼岸。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就不是彼岸。正见为之彼岸，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就是彼岸。」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希有诸人民 能度于彼岸 一切诸世间 徘徊游此岸
于此正法律 能善随顺者 斯等能度彼 生死难度岸

（非常希有的人们，能够渡过彼岸的。一切的诸世间的众生们，都徘徊而游于此岸的为多。）

（如果对于此正法与律，能够善于随顺的话，则这些人，定能渡过生死轮回难以渡过的彼岸。）

这时，生闻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而从座起而去。

七七二、七七三、七七四、彼岸经：此三经并列名耳。

像如是的，一位比丘请问阿难，请问佛陀，请问诸比丘，等，此三经，也是如上所说的。

七七五、正不正思惟经：如不正思惟，就会生一切不善法，会使其增长，而生八邪道。及之，则不生八邪，也不会增长。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内法当中，我并不看见过有一法能使未生的恶不善之法能生，已生的则重生，而令其增广，如所说的不正思惟（不正思惟为最坏无比之义）。诸比丘们！不正思惟者，未起的邪见，会使其生起，已起的会重生，而会令其增广。像如是的，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也像如是之说。」

诸位比丘们！在于内法当中，我从来不曾看见过有一法能使未生的恶不善之法不生，已生的恶不善之法，能使其消灭，如所说的正思惟那样（正思惟为最好之义）。诸比丘们！正思惟者，未生的邪见，能使其不生，已生的邪见，能使其消灭。如邪见那样，那些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也如是之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七六、正不正思惟经：本经叙述之义，乃和前经同。只经中的文字有些变动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内法中，我从来并不看见过有一法能使未生的善法，能令其不生，已生的善法使其退灭，如所说的不正思惟者那样（不正思惟为最坏之义）。诸比丘们！不正思惟者，未生的正见，会令其不生，已生的正见，会令其退灭。像如是的，未生的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使其不生，已生的使其退灭。」

诸比丘们！在于内法中，我并不看见有一法，能使未生的善法，使其生起，已生的善法能重生而使其增广，如所说的正思惟那样（正思惟最好）。诸比丘们！正思惟者，未生的正见能令其生起，已生的正见能使其重生而增广。像如是的未生的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令其生起，已生的使其重生而增广。」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七七、正不正思惟经：本经叙述之义，也和前经同。也是文字的构造上有所变动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内法当中，我并不看见有一法，能使未生恶不善之法能生起，已生的恶不善之法，能使其重生而增广。未生的善法，令其不生，已生的令其退灭，所谓不正思惟是。诸比丘们！不正思惟者，未生的邪见能使其生起，已生的能使其重生而增广，未生的正见，令其不生，已生的令其退灭。像如是的，那些未生的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能使其生起，已生的能使其重生而增广，未生的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令其不生，已生的，令其退灭。」

诸比丘们！我在于内法中，并不看见有一法，能使未生的恶不善之法，令其不生，已生的恶不善之法，令其消灭，未生的善法，令其生起，已生的善法，令其重生而增广，如所说的正思惟是。诸比丘们！正思惟者，能使未生的邪见不生，已生的邪见令其消灭，未生的正见令其生起，已生的正见，能使其重生而增广。像如是的，那些未生的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能使其不生，已生的能令其消灭；那些未生的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能使其生起，已生的能使其重生而增广。」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七八、善恶知识经：恶友会使不善法生起，而增益八邪道。善友能使其不生恶法，能消灭八邪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外法当中，我并不看见有一法能使未生的恶不善之法能生起，已生的恶不善之法，能使其重生而增广，如所说的恶知识、恶伴党、恶随从是。诸比丘们！恶知识、恶伴党、恶随从者，能使未生的邪见生起，已生的邪见能使其重生而增广。像如是的，未生的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能使其生起，已生的能令其重生而增广。」

诸比丘们！在于外法当中，我并不看见有一法能使未生的恶不善之法不生起，已生的恶不善法，能令其消灭，如所说的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是。诸比丘们！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者，乃能使未生的邪见不生起，已生的邪见能令其消灭；那些未生的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令其不生，已生的令其消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七九、善知识经：本经叙述善友能使善法增广，能使八正道重生而增广。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外法当中，我并不看见有一法能使未生的善法令其生起，已生的善法能令其重生而增广，如所谓的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是。诸比丘们！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者，能使未生的正见生起，已生的正见能使其重生而增广。像如是的，那些未生的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能令其生起，已生起的能令其重生而增广。」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八〇、善恶知识经：本经叙述和七七八经同，只为文字的构造上有些不同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外法当中，我并不看见有一法能令未生的恶不善之法，令其生起，已生的恶不善法令其重生而增广，未生的善法令其不生，已生的善法令其消灭，如所谓的恶知识、恶伴党、恶随从者是。诸比丘们！恶知识、恶伴党、恶随从者，能使未生的邪见，令其生起，已生的邪见，能令其重生而增广，未生的正见不生，已生的正见令其退灭。像如是的未生的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令其生起，已生的能令其重生而增广；未生的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令其不生，已生的则会令其退灭。」

诸比丘们！在于外法当中，我并不看见有一法能令未生的恶不善之法，能令其不生，已生的恶不善之法，能令其消灭，未生的善法令其生，已生的善法令其重生而增广，如所谓的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是。诸比丘们！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者，能使未生的邪见不生起，已生的邪见能令其消灭，未生的正见能令其生起，已生的正见能令其重生而增广。像如是的，那些未生的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令其不生，已生的令其消灭。那些未生的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令其生起，已生起的令其重生而增广。」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八一、正不正思经：和七七五经同。如不正思惟，就会令生不善法与八邪道。反之，则生善法与八正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内法中，我并不看见有一法能令未生的恶不善之法，能生起，已生的能使其重生增广，未生的善法不生，已生的令其退灭，如所谓的不正思惟是。诸比丘们！不正思惟者，能使未生的邪见生起，已生的邪见令其重生而增广，未生的正见不生，已生的正见，会令其退灭。」

诸比丘们，在于内法当中，我并不看见有一法能令未生的恶不善之法不生起，已生的恶不善法，令其消灭，未生的善法令其生起，已生的善法令其重生而增广，如所谓的正思惟是。诸比丘们！正思惟者，能令未生的邪见不生，已生的令其消灭，未生的正见令其生起，已生的令其重生而增广。」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说邪见、正见那样，像如是的邪志、正志，邪语、正语，邪业、正业，邪命、正命，邪方便、正方便，邪念、正念，邪定、正定等七经，也如上之说。

如内法之八经那经，像如是的的外法八经，也如是之说。

七八二、非法是法经：本经叙述邪见乃至邪定，就是非法。正见乃至正定，为是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非法，有是法。你们要谛听！听后要思念之！当会为你们说。甚么为之非法，为之是法呢？所谓邪见就是非法，正见为之是法。...

乃至邪定为非法，正定为之是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非法、是法之经那样，像如是的，那些非律、正律，非圣、是圣，不善法、善法，非习法、习法，非善哉法、善哉法，黑法、白法，非义、正义，卑法、胜法，有罪法、无罪法，应去法、不去法，一多之经，均如上说。

七八三、断贪经：本经叙述在佛教中出家的，是为断三毒故，而修习八圣道，则可断三毒。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睺弥的瞿师罗园。那时，尊者阿难，也在那个地方。

有一位婆罗门，来诣尊者阿难之处，和阿难尊者共相问讯慰劳。问讯慰劳后，就退坐在一边。他白阿难尊说：「我欲有所问你，你是否有闲暇为我记说吗？」

阿难回答说：「随你所问，我所知的都会回答你。」

婆罗门问而说：「尊者阿难！你为甚么缘故，会在于沙门瞿昙之所去出家修梵行呢？」

阿难回答说：「婆罗门！我乃为断之故。」

又问：「断甚么呢？」

回答说：「为贪欲之断，瞋恚、愚痴之断之故。」

又问：「阿难！是否有一种道与迹，能断除贪欲、瞋恚、愚痴的吗？」

阿难回答说：「有的：所谓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

婆罗门说：「阿难！贤哉之道！贤哉之迹！如修习，而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断除这些贪欲、瞋恚、愚痴。」

尊者阿难说此法时，那位婆罗门，听其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断贪、恚、痴之经那样，像如是的调伏贪、恚、痴，以及得涅槃，和厌离，以及不趣涅槃，暨沙门义、婆罗门义、解脱、苦断、究竟苦边、正尽苦等，一一之经，均如上说。

七八四、邪正经：本经叙述邪见乃至邪定为邪，正见乃至正定为正，而详说八圣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邪的，也有正的。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当会为你们讲说。甚么为邪的呢？所谓邪见，...乃至邪定是。甚么为正的呢？所谓正见，.....乃至正定是。」

甚么为之正见呢？所谓有施、有说、有斋，有善行，有恶行，也有善恶行的果报。有此世，也有他世。有父母、有众生之生，有阿罗汉之善到、善向，有此世、他世，自知作证，而具足而住：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甚么为之正志呢？所谓出要之志，无恚之志，不害之志是。甚么为之正语呢？所谓离开妄语，离开两舌，离开恶口，离开绮语是。甚么为之正业呢？所谓离开杀、

盗、媼是。甚么为之正命呢？所谓如法而求衣服、饮食、卧具、汤药，并不是不如法而求的。甚么为之正方便呢？所谓精进、方便而欲出离，勤竟而堪能常行不退是。甚么为之正念呢？所谓随顺于念、念而不妄、不虚是。甚么为之正定呢？所谓住心于不乱、坚固而摄持，寂止于三昧而一心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八五、广说八圣道经：本经叙述世俗的八圣道乃转向于善趣，出世间之八圣道乃转向于尽苦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甚么为之正见呢？所谓正见有二种。有一种正见就是：世俗的，是有漏、有执取的，乃转向于善趣的。还有一种正见就是圣，就是出世间的，是无漏的，无执取的，是正尽苦，而转向于苦的边际的。

甚么叫做正见为有漏、有取，而向于善趣呢？如他看见有布施、有善说...乃至知道世间有阿罗汉，不免再受后有之身，就名叫做世间的正见，是世俗的，是有漏、有取，而转向于善趣的（世俗的正见。知见有布施，有善说，乃至有阿罗汉）。

甚么叫做正见是圣，是出世间，是无漏，不执取，正尽苦，而转向于苦边呢？所谓圣弟子，以苦为苦而思惟（正思惟一切为苦）。集、灭、道等，也同样的以道为道而思惟，相应于无漏的思惟（思惟集、灭、道，以道则相应于无漏之思惟）。于法选择，分别而推求，觉知黠慧，开觉观察，就名叫做正见是圣，是出世间，是无漏，是不执取，是正尽苦，而转向于苦的边际（出世间的正见，思惟四圣谛，而解脱苦恼）。

甚么叫做正志呢？所谓正志有二种。有一种正志为世俗的，有漏的，有执取的，而向于善趣。有一种正志是圣，是出世间，是无漏，是不执取，是正尽苦，而转向于苦边。甚么叫做正志是世俗的，是有漏的，是有执取的，而向于善趣的呢？所谓正志，为出要之觉、无恚之觉、不害之觉，就名叫做正志为世俗的，有漏的，有执取的，而向于善趣的（世俗的正志。为出要、无恚、不害等觉）。

甚么叫做正志是圣，是出世间，是无漏，是不执取，是正尽苦，而转向于苦边呢？所谓圣弟子，以苦为苦而思惟，以集、灭、道等，而以道为道而思惟，而相应于无漏思惟，而以心法分别，自决而意解，计数而立志，就名叫做正志是圣，是出世间，是无漏，是不执取，是正尽苦，而转向于苦边的。（出世间的正志。思惟四圣谛，相应于无漏的思惟）。

甚么叫做正语呢？正语有二种。有一种正语就是世俗的，有漏的，有执取的，而向于善趣的。有一种正语是圣，是出世间，是无漏，是不执取，是正尽苦，而转向于苦边。甚么叫做正语为世俗的，为有漏的，为有执取的，而向于善趣呢？所谓正语，乃离开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这名叫做正语为世俗的，有漏的，有执取的，而向于善趣的（世俗的正语，为离妄语、两舌、恶口、绮语）。

甚么为之正语是圣，是出世间，是无漏，是不执取，是正尽苦，而转向于苦边的呢？所谓圣弟子，乃以苦为苦而思惟，集、灭、道等也同样的，如以道为道而思惟，除却邪命之贪之口之四恶行，以及诸余的口恶行。离开这些，而无漏，而远离，不乐着而固守，摄持而不犯，不度时节，不越限防，就名叫做正语是圣，是出世间，是无漏、不取、正尽于苦，而转向于苦边（出世间的正语，思惟四谛，相应于无漏的

思惟)。

甚么为之正业呢？正业有二种。有一种正业就是世俗的，有漏的，有取着的，而向于善趣的。有一种正业就是圣的，是出世间的，是无漏，不取着，正尽于苦，而转向于苦边的。甚么为之正业是世俗的，是有漏的，是有取着的，而转向于善趣的呢？所谓离开杀、盗、淫，就名叫做正业就是世俗的，有漏的，有取着的，而转向于善趣的（世俗的正业，离开杀、盗、淫）。

甚么叫做正业就是圣，就是无漏，不取着，正尽于苦，而转向于苦边呢？所谓圣弟子乃以苦为苦而思惟，集、灭、道也同样的，如以道为道而思惟，除却邪命之贪身的三恶行，以及诸余的身之恶行之数，而无漏，而心不乐着而固守，执持而不犯，不度时节，不越限防，就名叫做正业是圣，是出世间，是无漏，是不取，是正尽于苦，而转向于苦边的（出世间的正业，思惟四谛，相应于无漏的思惟）。

甚么为之正命呢？正命有二种。有一种正命就是世俗的，是有漏的，是有执取的，而转向于善趣的。有一种正命就是圣的，就是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而转向于苦边的。甚么叫做正命是世俗，是有漏、有取，而转向于善趣的呢？所谓如法而求衣食、卧具，以及随病之需的汤药，并不是不如法去求取的，就名叫做正命就是世俗的，有漏的，有执取的，而转向于善趣的（世间的正命，如法而求衣、食、卧具、汤药）。

甚么叫做正命是圣，是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而转向于苦边呢？所谓圣弟子，乃以苦为苦而思惟，集、灭、道也同样的，如以道为道而思惟，对于诸邪命没有漏，不乐着而固守，执持而不犯，不越时节，不度限防，就名叫做正命是圣，是出世间，是无漏、不取着，正尽于苦，而转向于苦边（出世间的正命，思惟四谛，相应于无漏的思惟）。

甚么为之正方便呢？正方便有二种。有一种正方便就是世俗的，有漏的，有执取的，而转向于善趣的。有一种正方便就是圣的，出世间的，是无漏、不取、正尽苦，而转向于苦边。甚么为之正方便就是世俗的，有漏的，有执取的，而转向于善趣的呢？所谓精进、方便，而欲超出，坚固而建立，堪能于造作精进，以心法而摄受，而常不休息，就名叫做正方便为世俗的，有漏的，有执取的，而转向于善趣的（世俗的正方便，精进为方便）。

甚么为之正方便是圣，是出世间，是无漏，是不取着，正尽于苦，而转向于苦边呢？所谓圣弟子乃以苦为苦而思惟，集、灭、道也同样的，如以道为道而思惟，和无漏忆念相应，以心法而欲精进、方便，而勤踊超出，而建立坚固，堪能造作精进，以心法摄受而常不休息，就名叫做正方便是圣，是出世间，是无漏、不取、正尽于苦，而转向于苦边（出世间的正方便，思惟四谛，相应于无漏之思惟）。

甚么为之正念呢？正念有二种。有一种正念为世俗的，有漏的，有取的，而转向于善趣的。有一种正念是圣的，是出世间的，是无漏、不取，正尽于苦，而转向于苦边的。甚么为之正念是世俗的，有漏的，有执取的，转向于善趣的呢？如果念时，是随于念，重于念，忆于念，而是不妄不虑的话，就是名叫正念为世俗的，有漏的，有执取的，而正向于善趣的（世俗的正念，随于念，重视于念，忆念于念，要不妄不虑）。

甚么为之正念是圣，是出世间，是无漏，是不取，是正尽于苦，而转向于苦边的呢？所谓圣弟子，乃以苦为苦而思惟，集、灭、道也同样的，如以道为道而思惟，和无漏思惟相应，如念而随于念，重于念，忆于念，都不妄、不虑的话，就名叫做正念是圣，是出世间，是无漏，是不取着，是正尽于苦，而转向于苦边的（出世间的正念，思惟四谛，相应于无漏的思惟）。

甚么为之正定呢？正定有二种。有一种正定为世俗的，有漏的，有执取的，而转向于善趣的。有一种正定是圣的，是出世间的，是无漏、不取，正尽于苦，而转向于苦边的。甚么叫做正定是世俗的，是有漏，有执取，而转向于善趣呢？如心住于不乱、不动，而摄受，而寂止于三昧一心的话，就名叫做正定是世俗的，有漏、有执取，而转向于善趣的（世俗的正定。心不乱不动，住于三昧一心）。

甚么为之正定是圣，是出世间，无漏、不取，是正尽于苦，而转向于苦边呢？所谓圣弟子，以苦为苦而思惟，集、灭、道也同样的，如以道为道而思惟，和无漏思惟相应，以心法住于不乱、不散，摄受而寂止于三昧一心，就名叫做正定是圣，是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于苦，而转向于苦边。」（出世间的正定。思惟四谛，相应于无漏的思惟，而不乱不动，乃至住于一心）。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八六、向圣经：本经叙述心向于邪，就会违背于法，心向于八圣道，就不违背于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其心向于邪的话，就会违背于法，不乐于法。假若向于正的话，其心就会乐于法，而不违背于法。甚么叫做邪呢？所谓邪见...乃至邪定。甚么叫做正呢？所谓正见：乃至正定。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八七 邪见正见经：如邪见，则身口意三业均会向于邪，会起邪志乃至邪定。反之，则三业均向于正，而起八圣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向于邪的话，就会违背于法，不乐于法。假如向于正的话，就会乐于法，而不违背于法。甚么为之向于邪就会违背于法，不乐于法呢？所谓邪见的人的话，其身业就会如其所见，口业也会如其所见。或者是思，或者是欲，或者是愿，或者是所为，这些均会随顺的话，则会得一切不爱之果（令人不喜爱的恶果），不念、不可意之果（令人不会怀念，不适于心之果）。为甚么呢？因为由于其见为恶的之故。所谓邪见是也。如果是邪见的话，就会起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是向于邪，而违背于法，而不乐于法。

甚么为之向于正的话，就会乐于法，不违背于法呢？所谓正见之人，或者其身业随着其所见，或者口业，或者是思，或者是欲，或者是愿，或者是所为，均皆随顺的话，就会得可爱、可念、可意之果。为甚么呢？因为其见为正之故，所谓正见是。正见者能起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这名叫做向于正的话，就会乐于法，就不违背于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八八 邪见正见经：本经叙述的内容和前经略同。唯里面的文物有好多为前经所没有，是其不同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向于邪的话，就会违背于法，不乐于法。假如向于正的话，就会乐于法，而不违背于法。」

甚么叫做向于邪就会违背于法，不乐于法呢？如果为邪见之人的话，则其身业会如其所见，口业也会如其所见，或者是思，或者是欲，或者是愿，或者是作为，那些均为随顺的话，则会得到一切不爱之果、不念、不可意之果（不适于心的恶果）。为甚么呢？因为恶见就是所谓邪见之故。如果是邪见的话，就会起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喻如将苦果种在于地中，而随时溉灌的话，它就会得地味、水味、风味，而一切均为是苦的。为甚么呢？因为由于种苦的种子之故。像如是的，那邪见之人，其身业会如其所见，口业也会如其所见，或者是思，或者是欲，或者是愿，或者是作为，那些均为随顺的话，他就会得一切不爱、不念、不可意之果的。为甚么呢？因为恶见就是所谓邪见之故。邪见的话，就会起邪志，...乃至邪定，这名叫做向于邪的话，就会违背于法，不乐于法。

甚么为向于正的话，就会乐于法，不违背于法呢？如正见之人，其身业会如其所见，口业也会如其所见，或者是思，或者是欲，或者是愿，或者是作为，都会随顺的话，他就会得一切可爱、可念、可意之果的。为甚么呢？因为善见就是所谓正见。正见则能起正志...至正定。喻如甘蔗、稻、麦、蒲桃，种在地中后，随时溉灌的话，它就会得其地味、水味、火味、风味，那一切味，均会为甜美的。为甚么呢？因为由于其种子为甜的之故。像如是的正见之人，其身业会如其所见，口业也会如其所见，或者是思，或者是欲，或者是愿，或者是作为，均为随顺的话，那一切都得可爱、可念、可意之果的。为甚么呢？因为善见就是所谓正见。正见的话，就能起正志...乃至正定，这

名叫做向于正的话，就会乐于法，就会不违背于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世间、出世间，也是像如是之说，都如上面之三经那样。也都均说偈说：

鄙法不应近 放逸不应行 不应习邪见 增长于世间

假使有世间 正见增上者 虽复百千生 终不堕恶趣

（对于鄙法，则不应接近去亲近。对于放逸，也不应去行。也不应该学习邪见，因为会因之而增长在于世间。）

（假如在于世间里，有正见之增上的话，则虽然他又要转生百千世，终究都不会堕于恶道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八九 生闻经：本经叙述正见有有漏、有取，以及无漏、不取。可参酌七八五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名叫生闻的婆罗门，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和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而说：「瞿昙！所谓正见者，到底甚么为之正见呢？」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正见有二种。有一种正见为世俗的，有漏的，有执取的，而转向于善趣的。有一种正见，是圣，是出世间，是无漏、不取、正尽于苦，而转向于苦边的。甚么为之正见为世俗的，

有漏的，有执取的，而转向于善趣的呢？所谓正见为有施、有说、有斋，...乃至自知不受后有。婆罗门！这名叫做正见为世俗的，有漏的，有执取的，而向于善趣的。

婆罗门！甚么为之正见是圣，是出世间，是无漏，是不执取，是正尽于苦，而转向于苦边呢？所谓圣弟子，以苦为苦而思惟，集、灭、道也同样的，如以道为道而思惟，和无漏的思惟相应，对于法选择，而分别，而求觉，而以巧便黠慧去观察，就名叫做正见是圣，是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而转向于苦边。」

佛说此经后，生闻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正见之经那样，如是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等，一一之经，也都如上之说。

七九〇、邪正经：邪为三恶趣，邪道为邪见乃至邪定。正就是人、天、涅槃，正道为八圣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邪，以及邪道。有正，以及正道。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当会为你解说。那些为之邪呢？所谓地狱、畜生、饿鬼是。那些为之邪道呢？所谓邪见，...乃至邪定是。那些为之正呢？所谓人、天、涅槃是。那些为正道呢？所谓正见，...乃至正定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九一、邪正经：邪为三恶趣，邪道为十不善业道。正为人、天、涅槃。正道为十善业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邪，有邪道，有正，有正道。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当会为你说。那些为之邪呢？所谓地狱、畜生、饿鬼是。甚么为之邪道呢？所谓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恚。邪见是。甚么为之正呢？所谓人、天、涅槃是。甚么为之正道呢？所谓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无贪、无恚、正见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九二、邪正经：本经叙述五逆罪是恶趣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甚么为之恶趣道呢？所谓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僧（破坏和合的僧团），恶心出佛的身血是。」其余都如上说（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僧、恶心出佛身血，为五逆罪，也叫做五无间罪。因死后会坠入无间地狱之故）。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九三 顺流逆流经：本经叙述八邪道会顺生死之流，八正道则会逆生死之流。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顺流之道（顺生死之流），也有逆流之道（逆生死之流，而得解脱）。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当会为你们解说。甚么叫做顺流之道呢？所谓邪见，...乃至邪定是。甚么为之逆流之道呢？所谓正见，...乃至正定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1.顺流、逆流经那样，像如是的，那些2.退道、胜道，3.下道、上道，以及此三经的道迹，也如上之说。

七九四、沙门及沙门法经：本经叙述八圣道为沙门法，成就八圣道为之沙门。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沙门，以及沙门之法。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当会为你们说。甚么叫做沙门法呢？所谓八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是。甚么为之沙门呢？如果成就此法（八圣道）的话，就名叫做沙门。」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九五 沙门法沙门义经：本经叙述八圣道为沙门所修之法。尽三毒为沙门的目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沙门之法，以及沙门之义。甚么叫做沙门法呢？所谓八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是。甚么叫做沙门之义呢？所谓贪欲永尽，瞋恚、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就名叫做沙门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九六 沙门沙门果经：本经叙述八圣道为沙门所修之法。其果报为预流等之四

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沙门法，以及沙门果。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当会为你们解说。甚么叫做沙门法呢？所谓八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甚么为之沙门果呢？所谓须陀洹果（预流，初果）、斯陀含果（一来、二果）、阿那含果（不还，三果）、阿罗汉果（应供，解脱）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舍经卷第二十八完。

杂阿舍经卷第二十九

七九七 沙门法沙门果经：本经叙述八圣道为沙门所修之法。修习的程度如何，而有沙门的四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沙门法，以及沙门果。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当会为你们解说。甚么叫做沙门法呢？所谓八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甚么为之沙门果呢？所谓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是。甚么叫做须陀洹果呢？所谓三结（见、戒取、疑）断尽是。甚么叫做斯陀含果呢？所谓三结断尽，贪、恚、痴已微薄是。甚么为之阿那含果呢？所谓五下分结（贪、瞋、身见、戒取、疑）断尽是。甚么叫做阿罗汉果呢？所谓贪、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九八、沙门法沙门义经：本经叙述沙门法、沙门、沙门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沙门法、沙门、沙门义。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当会为你们解说。甚么叫做沙门法呢？所谓八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甚么叫做沙门呢？所谓成就此法的人。甚么为之沙门义呢？所谓贪欲永断，瞋恚、

愚痴永断，一切烦恼永断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九九、沙门果经：本经叙述沙门果。请参酌七九七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有沙门果。甚么为之沙门果呢？所谓须陀洹果（预流，初果）、须陀含果（一来，二果）、阿那含果（不还，三果）、阿罗汉果（无生，四果）。」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〇〇、婆罗门经：本经只列婆罗门法等，以及梵行法等名目。

像如是的，有婆罗门法、婆罗门、婆罗门义、婆罗门果，梵行法、梵行者、梵行义、梵行果等，也如上说。

八〇一、五法经：有五法，可帮助于修习出入息念。所谓持戒、少欲、饮食知量、不贪睡眠、闲处修持。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种法，可以饶益修习要那般那念（出入息念）。那五种呢？1.安住于净戒的波罗提木叉律仪（别解脱律仪），威仪行处都具足。对于微细之罪，都会生起怖畏，而不敢冒犯，也就是受持学戒。就是名叫第一之多所饶益修习安那般那念。又次，比丘们！2.要少欲、少事、少务。就名叫做第二之法。多所饶益修习要那般那念。又次，比丘们！3.饮食能知量，多少都得适中，不为了饮食而起求欲之想，而精勤思惟。就名叫做第三之法，多所饶益，修习要那般那念。又次，比丘们！4.在于初夜（五点至九点）、后夜（一点至五点），不着于睡眠，而精勤思惟，就名叫做第四法，多所饶益修习要那般那念。又次，比丘们！5.要在于空闲的林中，离诸喧闹（昏乱热闹）之处去用功。就名叫做第五法，多所饶益修习要那般那念（出入息念）。」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〇二、安那般那念经：本经叙述修习出入息，可得身心止息，明竹之想，修习满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修习要那般那念！如果比丘修习安那般那念，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得身之止息，以及心之止息，而至于有觉有观，而寂灭、纯一，而明分之想，修习满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〇三、安那般那念经：本经乃详细叙述修习出入息之念的内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修习要那般那之念！如果比丘，修习要那般那念，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得到身心的止息，而有觉有观，寂灭、纯一，而明分之想，能修习满足。」

甚么叫做修习要那般那念，多多的修习后，身心就能止息，而有觉有观，而寂灭、纯一，明分之想会修习满足呢？如比丘，依于聚落、城邑，而止住。在早晨着衣持钵，进入村内去乞食时，都善护其身，守诸根门，善系心而住。乞食后，还回住处，举放衣钵，洗足后，或者进入林中、闲房、树下，或者在空露之地，端身正坐，系念在于面前。断世间的贪爱，离欲而清净。瞋恚、睡眠、掉悔、疑等都断除，而度脱诸疑惑，对于诸善法，其心都得决定。远离五盖之烦恼于心。

因为五盖会使吾人的慧力羸弱，是障碍之分，是不趣于涅槃，故应远离。

念于内息（入息）时，系念而善于学习。念于外息（出息）时，也系念而善于学习。息之长，息之短（呼吸出入息之长短，都能自知），也觉知一切之身的入息，而于一切之身的入息善于学习（学习而觉知出入息之遍身，我将入息）。觉知一切之身的出息，而于一切之身的出息，善于学习。觉知一切之身之行息入息，而于一切之身的行息、入息，而善于学习。觉知一切之身的行息、出息，而于一切之身的行息，出息，善于学习。（以上为于身观身念处，修习要那般那念）。

觉知喜，觉知乐，觉知心行，觉知心之行息、入息，而于觉知心之行息，入息，善于学习。觉知心之行息出息，而于觉知心之行息出息，善于学习。（以上为于受观受念处修习要那般那念。）

觉知心，觉知心悦，觉知心定，觉知心之解脱入息，而于觉知心之解脱入息，善于学习。觉知心之解脱出息，而于觉知心之解脱出息，善于学习（以上为于心观心念处修习要那般那念）。

观察无常，观察断，观察无欲，观察灭入息，而于观察灭入息，善于学习。观察灭出息，而于观察灭出息善于学习（以上为于法观法念处修习要那般那念）。

这名叫做修习要那般那念，而身止息、心止息，有觉、有观的话，就会寂灭、纯一，明分之想之修习满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〇四、断觉想经：本经叙述修习出入息念的话，可断诸觉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修习要那般那念（出入息念）！如果修习要那般那念，多多的修习的话，就会断除诸觉想。为甚么对于安那般那念去修习，

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断除诸觉想呢？如比丘依止于聚落、城邑而住，都如上经广说过的。…乃至于出息之灭，善于学习。这名叫做将要那般那念去修习，多多的修习，就能断除诸觉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断觉想之经那样，像如是的，不动摇，而得大果大福利，像如是的得甘露，而究竟甘露，得二果、四果、七果等，一一之经，也如上说。

八〇五、阿梨瑟咤经：佛陀启示阿梨瑟咤，真正的安那般那念，在于行住坐卧时，一息-息的念，乃至观察息之灭。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我所说的安那般那念，你们曾经修习过吗？」

那时，有一位比丘，名叫阿梨瑟咤，也坐在于大众当中。他听后，就从座位站起，整一整其衣服，为佛作礼，右膝着在地上，合掌，而白佛说：「世尊！世尊所说的要那般那念，我已修习过了。」

佛陀告诉阿梨瑟咤比丘说：「你是怎样的修习我所说的要那般那念呢？」比丘白佛说：「世尊！我对于过去的诸行不顾念，对于未来的诸行不生欣乐，对于现在的诸行不生染着，对于内外的对碍想，都能善于正除灭。我已经像如是的修习过世尊所说的要那般那念。」

佛陀告诉阿梨瑟咤比丘说：「你已实修过我所说的安那般那念的了，并不是不修习过了。然而比丘！在你所修的要那般那念之处，更有胜妙，而超过于其上的。甚么是胜妙，而超过阿梨瑟咤你所修的要那般那念呢？所谓一位比丘依止于城邑、聚落，如前广说过的那样，…乃至对于出息之灭，而观察，而善于学习。这名叫做，比阿梨瑟咤比丘你还要胜妙，超过于你所修的要那般那念啊！」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〇六、鬬宾那经：鬬宾那比丘端坐不动，专心修持。佛陀教诸比丘也应如是的修习安那般那念。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在于晨朝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持尼师檀（坐具），进入于安陀林，坐在于一树下，作昼日（午时）的禅思。

那时，尊者鬬宾那（劫宾那，房宿），也在于朝晨着衣持钵，进入于舍卫城去乞食。还回后，举放衣钵，洗足后，持尼师檀（坐具），进入安陀林，在于树下坐禅。其位置，乃离开佛陀不远的地方。他正身不动，身心正直，而作胜妙的思惟。

那时，有好多的比丘，在于晡时（午后申时）从禅定中醒来，就往诣佛所，稽首礼佛足，而退坐在一边。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看见鬬宾那吗？他离开我这里不远，正身端坐，

身心不动，住于胜妙住。」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我们常常看见那位尊者在正身端坐，善于收摄其身，不倾不动，专心而胜妙。」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如果比丘修习三昧，身心安住，而不倾不动，而住于胜妙住的话，则这位比丘，就能得这种三昧，不勤于方便，也能随其所欲而得。」

诸比丘们白佛说：「是以甚么三昧，这位比丘能得此三昧，而身心不动，而住于胜妙住呢？」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依止于聚落，早晨着衣持钵，进入林里去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入于林中，或者是闲房，或者是露天而坐，思惟而系念，...乃至息灭，而观察善学的话，这叫做三昧。如果比丘，端坐在思惟的话，就身心不动，而住于胜妙住。」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〇七、奢能伽罗经：世尊坐禅二个月，修出入息念，禅觉后，发表其所证：说无学之人之现住乐住，乃依安那般那念。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一奢能伽罗林（在憍萨罗国的婆罗门村）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欲坐禅二个月，诸比丘们，不可以在此期间一再的往来于此处，唯除送食的比丘，以及举行布萨时（僧团中每半月说戒一次，自知犯戒的，即于大众面前，数说罪行，及忏悔之）」这时，世尊作此语后，就在那里坐禅二个月。在此期间并没有一位比丘敢往来打扰者，唯除送食，以及布萨之时者外。

那时，世尊坐禅二个月后，从禅定醒来，就在于诸比丘僧之前坐下，而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诸外道的出家人来问你们而说：『沙门瞿昙在于二个月当中，怎么坐禅呢？』你们就应回答说：『如来二个月，乃以安那般那念，而坐禅，而思惟，而住的。』为甚么呢？因为我在于二个月念安那般那，多多的安住而思惟。于入息之时，念入息，而如实而知，出息时，念出息，而如实而知。或者是长，或者是短，都觉知一切之身之入息之念，能如实而知，觉知一切之身之出息之念，都能如实而知，身行之休息，入息之念，都能如实而知，...乃至灭出息之念，能如实而知。我悉能知道后，我于那时，曾作此念：这是粗的思惟之住：『我今在于此思惟止息后，应当更修其余的微细之修住而住。』

那时，我息止粗的思惟后，就更入于微细的思惟，多住而住。这时，有三位天子，为极上的妙色，过夜（在夜间）来到我所。一位天子作此言而说：『沙门瞿昙！时已到了。』又有一位天子说：『这不是时到，乃是向于时至。』第三位天子说：『并不是时刻到，也不是时向至（向于时至）。此乃修住，是阿罗诃（应、佛）的寂灭耳！』」

佛陀说到这里，又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正说的话，就是圣住（得如实而知苦集灭道的四谛的话，就住于圣住），天住（得初二三四禅的话，就住于天住），梵住（得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就住于梵住），学住（有学圣者之住息处），无学住（无学圣者之住息处），如来住（得无上正遍觉者，住于如来住）。

学人所不得到的，当得到，不能到的当到，不能证的当证。无学之人之在于现法乐住，就是所谓安那般那之念，这就是正说。为甚么呢？因为安那般那念，就是圣住、天住、梵住...乃至无学之现法乐住之故。」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〇八、迦磨经：本经叙述学住和如来住之不同之所以，乃引前经而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迦毘罗越之尼拘律树园中。时，释氏摩诃男（世尊之叔父），往诣尊者迦磨比丘之处，礼迦磨比丘之足后，退坐在一边。他向迦磨比丘说：「您的意见如何呢？尊者迦磨！所谓『学住』是否即是如来住呢？或者学住和如来住为不同吗？」（学住异，如来住异？）

迦磨比丘回答说：「摩诃男！学住异，如来住异（学住与如来住，有所不同）。摩诃男！所谓学住，乃断除五盖，而多多而住（常常安住于那种境界）。而如来住，乃对于五盖已断灭，已如实而知，也就是已断除其根本，喻如截断多罗树之头那样，已经不会再生长（已枯死），对于未来世，已成为不生之法。」（此身为最后之身，未来世已不再生此烦恼身）。」

尊者解说后，又举前经之事而说：「有一时，世尊曾住于一奢能伽罗林中。那个时候，世尊曾告诉诸比丘们说：『我欲在此一奢能伽罗林内，坐禅二个月，你们诸比丘们，不可以在这期间到这里来来往往，唯除送食的比丘，以及布萨时者外。』广说如前经。...乃至无学之现法乐住。因此之故，摩诃男！学住异，如来住异。」（学住和如来住有异—不同）。

释氏摩诃男，听迦磨比丘所说而欢喜，然后从座起而去。

八〇九、金刚经：佛说不净观，比丘们学习后，因极厌患身而自杀，或请人杀。世尊因之而教人学习出入息念。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金刚聚落，跋求摩河侧之萨罗梨林中。

那时，世尊为诸比丘阐说不净观。世尊赞叹不净观而说：「诸比丘们！如果修习不净观，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得大果大福利。」

那时，诸比丘们，修习不净观后，极厌患其色身，有的用刀自杀，有的服毒药，有的用绳自绞，或者投岩自杀，或者叫余比丘杀他。有一位比丘，极生厌患，恶露不净之身，就到了鹿林梵志子之处，对鹿林梵志子说：「贤首！你能杀我的话，即这些衣钵就是属于你的了。」（请梵志杀他）。

这时鹿林梵志子，即杀那位比丘。杀后，持刀到了跋求摩河之边，正在洗刀时，有魔天住在于虚空中，赞叹鹿林梵志子说：「善哉！善哉！贤首！你已得无量的功德。你能使诸沙门释子，持戒的有德之人，还未得度的，能完成他得度，未解脱的，令他解脱，未苏息的，令得苏息，未涅槃的，使他得涅槃。那些诸长利、衣钵、杂物，都皆属于你的了。」

那时，鹿林梵志子听这赞叹之声后，就增长其恶邪见，而作此念：『我现在真正大大的作诸功德了！我能使沙门释子之持戒而有功德的人，还未得度的使他得度，未解脱的令他解脱，未苏息的令得苏息，未得涅槃的令得涅槃，衣钵、杂物又统统皆属于我。』于是，就手执利刀，循诸房舍、诸经行之处、别房、禅房等处，看到诸比丘，就作此言而说：「那一位沙门，持戒而有功德，而还未得度的话，我会令他得

度，还未解脱的，我会使他解脱，还未苏息的，会使他苏息，未得涅槃的，使令他得涅槃。」

那时，有诸比丘，厌患色身的，都由房舍出来，大众对鹿林梵志子说：「我还未得度，你当度我；我未得解脱，你当解脱我；我未得苏息，你当使我苏息；我未得涅槃，你当使我得涅槃。」

那时，鹿林梵志子就用利刀杀死那些比丘，次第而杀，乃至杀死六十人。

那时，世尊到了十五日说戒之时，在于众僧之前坐下。世尊告诉尊者阿难说：「为甚么因，甚么缘，诸比丘们会转少、转减、转尽呢？」

阿难仰白佛说：「世尊为诸比丘们说修不净观，赞叹不净观的功德，诸比丘们修不净观后，极厌患其色身，...广说乃至杀死六十位比丘。世尊！由于此因缘之故，令诸比丘一时转少、转减、转尽。唯愿

世尊更说其它之法，好使诸比丘们听后，能够依之而勤修智慧，乐受正法，乐住正法。」

佛陀告诉阿难说：「因此之故，我现在将依次第而说：住于微细之住，随顺而开觉的话，则已起的，或未起的恶不善之法，能速使其休息。有如天降大雨时那样，那已起的，或未起的尘土，都能使其休息。像如是的，比丘们！如果修习微细住的话，则诸已起的，或未起的恶不善之法，均能使其休息。阿难！甚么为微细住，多多的修习，随顺而开觉的话，则已起的，或者未起的恶不善之法，都能使其休息呢？所谓安那般那念住是。」（出入息念住）

阿难仰白佛说：「甚么为修习安那般那念住，而随顺开觉后，则已起，或未起的恶不善之法，都能使其休息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若比丘依止于聚落，如前广说，...乃至如灭出息念而学。」

佛说此经后，尊者阿难，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一〇 阿难经：本经叙述修习出入息念，能令四念处满足，七觉支满足，明、解脱满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金刚聚落的跋耆摩河侧之萨罗梨林中。

那时，尊者阿难，独自一人在于静处，思惟禅思，曾作如是之念：「颇有一种法，将它修习，多多的修习后，能使四法（四念处）满足；四法满足后，七法（七觉分）满足；七法满足后，二法满足与否呢？」（二法：三明、三解脱 1.宿命智证明 2.生死智证明 3.漏尽智证明 1.欲有漏心解脱。2.有有漏心解脱。3.无明有漏心解脱。）

这时，尊者阿难从禅觉后，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世尊！我独一在于静处，思惟禅思，曾作此念：『颇有一种法，多多的修习后，能使四法满足，...乃至二法满足与否呢？我现在请问世尊：宁有一种法，多多的修习后，能使...乃至二法满足与否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有一种法，多多的修习后，...乃至能令二法满足的。是那一种法呢？所谓安那般那念如果多多的修习后，就能使四念处满足：四念处满足后，七觉分会满足：七觉分满足后，三明、三解脱之二法就会满足。」

怎样修习安那般那念，而能使四念处满足呢？一位比丘依止于聚落，...乃至灭出息念之学。阿难！像如是的圣弟子，在入息念时，如入息念而学，出息念之时，如出息念而学。身行之休息入息念之时，如身行之休息入息念而学；身行之休息出

息念之时，如身行之休息出息念而学。圣弟子，在于那时，住于身之身观念而住。异于身的话，他也应如是的随身而比，而去思惟。

如果有时，圣弟子有觉知喜，觉知乐，觉知心行，觉知心行息的话，在入息念之时，即如心行息入息念而学，心行息出息念之时，即如心行息出息念而学。这位圣弟子在于那时，对于受之受观念而住。若又异于受的话，他也应随着受之比，而思惟。有时圣弟子，心觉知，心觉、心定、心解脱觉知的话，即入息念时，应如入息念而学，心解脱出息念之时，即如心解脱出息念而学。这位圣弟子，在于那时，在于心之心观念而住。如果有异于心的话，他也应该随心而比，而思惟。

如果圣弟子，有时观察无常之断、无欲而灭的话，即如无常之断，无欲而灭之观之住，而学。这位圣弟子在于那时，在于法之法观念住。而异于法的话，也应随法而比，而思惟。这名称叫做修习安那般那念，就能满足四念处。」

阿难白佛说：「像如是的修习安那般那念，而能使四念处满足。那么，怎样修习四念处，而令七觉分满足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如果比丘，住于身之身观念而住，住于念后，系念而住而不忘的话，即于那时方便而修习念觉分。修习念觉分后，念觉分就会满足，念觉分满足后，对于法选择思量。那时即方便修习择法觉分，修习择法觉分后，择法觉分就会满足。对于法选择而分别思量后，就得精勤方便。那时即方便修习精进觉分，修习精进觉分后，精进觉分会满足。方便精进后，则心自会欢喜。那时即方便修习喜觉分，修习喜觉分后，喜觉分就会满足。欢喜后，身心就会猗息（轻安）。那时即方便修习猗觉分，修习猗觉分后，猗觉分会满足，身心乐已，就会得三昧。那时即修习定觉分，修习定觉分后，定觉分就会满足，定觉分满足后，贪忧就会消灭，就会得平等之舍。那时即方便修习舍觉分，修习舍觉分后，舍觉分会满足。受、心、法等之法念处，也如是之说，就名称叫做修习四念处，满足七觉分。」

阿难白佛说：「此名修习四念处，而满足七觉分，已知道了。然而要怎么修习七觉分，而满足三明，和三解脱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如比丘修习念觉分，而依于远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向于舍。像如是的修习念觉分后，就能满足三明、满足三解脱。...乃至修习舍觉分，而依于远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向于舍。像如是的修习舍觉分后，就会满足三明和三解脱。阿难！这名称叫做法法相类、法法相润。像如是之十三法（四念处、七觉分、明、解脱），如果一法为增上的话，即一法为门，次第而增进，而修习满足。」

佛说此经后，尊者阿难，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一—、八一—、比丘经：此二经只列其名，而简说如前经。

像如是的1.异比丘之所问经，以及2.佛问诸比丘经，也像如上之说。

八一—、金毘罗经：本经叙述精勤修习四念处，正观入出息。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金毘罗聚落的金毘林中。

那时，世尊告诉尊者金毘罗说：「我现在将说精勤而修习四念处之事。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当会为你讲说。」那时，尊者金毘罗，默然而住。像如是的经过三次。

那时，阿难尊者乃提醒金毘罗尊者而说：「现在大师（师父）要告诉你学习法！」像如是的说三次。

金毘罗尊者乃回答阿难尊者说：「我已知道了，尊者阿难！我已知道了，尊者瞿昙！」（指阿难之姓）

那时，阿难尊者，仰白佛陀说：「正是时候了，世尊！正是时候了，善逝！唯愿为诸比丘们说精进勤修四念处之法。诸比丘们听后，当会信受奉行！」

佛陀告诉阿难说：「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当会为你们解说。如果比丘，入息念之时，即如入息念而学，...乃至灭出息时，即如灭出息而学。那时，圣弟子念入息时，即如念入息而学，...乃至身行止息、出息时，即如身行止息、出息而学。那时圣弟子，乃于身的身观念而住，那时圣弟子于身之身观念住后，如是而知，善于内思惟。」佛陀并设喻问阿难说：「喻如有人，乘车舆，从东方，一路颠沛而来。当于那个时候。是否会践踏过诸土堆坵吗？」阿难白佛说：「如是，世尊！」

佛陀告诉阿难说：「像如是的，圣弟子之念入息时，即如入息念而学，如是乃至善于内思惟。如果那时圣弟子觉知喜，乃至觉知意行息而学的话，则圣弟子，就会于受之受观念而住。圣弟子于受之受观念而住后，即如是而知，而善于内思惟。喻如有人，乘车舆从南方颠沛而来。你想如何？阿难！当会践踏土堆坵与否呢？」阿难白佛说：「如是，世尊！」

佛陀告诉阿难说：「像如是的，圣弟子，于受之受观念住的话，即知善于内思惟。如果圣弟子，乃觉知心、欣悦心、定心、解脱心之入息的话，即如解脱心之入息而学，解脱心之出息的话，即如解脱心之出息而学。那时圣弟子，于心之心观念而住。像如是的，圣弟子，于心之心观念而住后，即知善于内思惟。喻如有人，乘车舆，从西方而来，他当会践踏土堆坵吗？」阿难白佛说：「如是，世尊！」

佛陀告诉阿难说：「像如是的，圣弟子，觉知心，一乃至心解脱出息的话，即如心解脱出息而学。像如是的，圣弟子，那时，于心之心观念而住，即知善于内思惟。善能于身、受、心，其贪忧都灭舍。那时圣弟子，于法之法观念而住。像如是的，圣弟子，于法之法观念而住后，即知善于内思惟。阿难！喻如在四衢道，有土堆坵，而有人乘车舆从北方颠沛而来，当会践踏土堆坵吗？」阿难白佛说：「如是，世尊！」

佛陀告诉阿难说：「像如是的，圣弟子，于法之法观念住时，即知善于内思惟，阿难！这名叫做比丘之精勤方便，修习四念处。」

佛说此经后，尊者阿难，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一四、不疲经：本经叙述修习出入息念后，即不会疲倦。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门说：「你们当修要那般那念！如果修习安那般那念，多多的修习后，身体就不会疲倦，眼根也不会患于乐，随顺于观，而住于乐，觉知而不会染着于乐。甚么叫做修习安那般那念，即身不会疲倦，眼根也不会患于乐，随顺于观而住于乐，觉知而不染着于乐呢？」

这位比丘依止于聚落，...乃至观灭出息时，即如消灭出息而学，就名叫做修习

安那般那念，身就不会疲倦，眼也不会患于乐，随顺于观而住于乐，觉知而不染着于乐。像如是的修习安那般那念的话，就能得大果大福利。这位比丘如果欲求离开不善之法，有觉有观，而离生而得喜乐，而初禅具足的话，则这位比丘应当要修习安那般那念。像

如是的修习安那般那念的话，就会得大果报大福利。这位比丘如果欲求第二、第三、第四禅，慈、悲、喜、舍，空入处、识入处、无所有入处、非想非非想入处，具足三结之灭尽而得须陀洹果（初果），三结尽，贪、恚、痴微薄，而得斯陀含果（二果），五下分结尽，而得阿那含果（三果），得无量种的神通力——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尽智的话，则如是的比丘，应当要修安那般那念。像如是的修习安那般那念，就能得大果大福利（阿罗汉果）！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一五、布萨经：本经叙述三世诸佛，和现在的比丘同样的，修习出入息念。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正在结夏安居。

那时，众多的上座声闻，都在世尊的左右的树下的窟中安居。这时有众多年轻的比丘，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

佛陀就为了诸年轻的比丘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他们。示教照喜后，大众都默然而住。

诸年轻的比丘，听佛所说液，都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作礼后离去。

诸年轻的比丘，然后往诣上座比丘之处，到后，礼诸上座之足后，退在于一边坐下来。

这时，诸上座的比丘，曾作此念：「我们应当摄受这些年轻的比丘。或者一人摄受一人，或者一人摄受二人、三人、多人。」作此念后，即便摄受，或者一人摄受一人，或者摄受二人、三人、多人。或者有上座，乃至摄受六十人。

那时，世尊在于十五日布萨之时，在于大众之前面敷座而坐。

这时，世尊观察诸比丘后，告诉诸比丘们说：「善哉！善哉！我现在欢喜诸比丘们，能行诸正事，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再于勤勉精进！」

在此舍卫国里，于满迦低月（印度历第八个月，雨季后之月，也是我国阴历之八月），在人间到处游行的比丘，听到世尊在于舍卫国结夏安居，于满迦低月之期限后，就作衣服，然后持衣钵，向于舍卫国，而在人间游行。渐至于舍卫国后，就举放衣钵，洗足后，往诣世尊之处，稽首礼足后，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为这些游行于人间的比丘，说种种之法。世尊示教照喜他们后，默然而住。

那时在人间游行的比丘们，听佛说法，欢喜而随喜，从座位站起后，作礼而去。然后往诣上座比丘之处，到后，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

这时，诸上座曾作此念：「我们应当摄受这些于人间游行的比丘，或者一人摄受一人，或者二人、三人，乃至多人。即便摄受他们，或者一人摄受一人，或者二人、三人，乃至有六十人的。那些上座的比丘，摄受诸位在于人间游行的比丘，教诫、教授他们，都善知先后次第。」

那时，世尊于月之十五日布萨之时，在于大众前，敷座而坐，观察诸比丘众，而告诉诸比丘们说：「善哉！善哉！诸比丘们！我很欣悦你们所行的正事，喜乐你们所行的正事。诸比丘们！过去的诸佛也有

如比丘众所行的正事，如现在的这些比丘众，未来的诸佛所有的诸众，也当有如此所行的正事，如现在的这些比丘众。为甚么呢？因为现今的此众当中的诸长老比丘们，有的得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慈、悲、喜、舍，空入处、识入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而具足而住。有的比丘，三结已尽，而得须陀洹（预流，初果），已不堕于恶趣之法，决定而正向于三菩提，（正觉），七有之天人之往生后，就能究竟苦边。也有比丘，三结已尽，贪、恚、痴已微薄，而得须陀舍（一来，二果）。也有比丘，五下分结（贪、瞋、身见、戒取、疑）已断，而得阿那舍（不还三果），往生色界而能般涅槃，不会再次还生于此世间。也有比丘，得无量神通的境界，所谓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尽智。有的比丘，修不净观，而断灭贪欲，修习慈心，而断灭瞋恚，修习无常想，而断灭我慢，修习安那般那念，而断灭觉想。为甚么呢？比丘们！为甚么修习安那般那念，而断灭觉想呢？这位比丘，依于此聚落，...乃至观灭出息，如观灭出息而学。这名叫做修习安那般那念，而断灭觉想。」佛说此经后，诸比丘门，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一六、学经：本经叙述戒、意、慧之三学，而以偈赞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三种学。那三种呢？所谓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增上慧学。」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三学具足者 是比丘正行 增上戒心慧 三法勤精进
勇猛坚固城 常守护诸根 如昼如其夜 如夜亦如昼
如前如其后 如后亦如前 如上如其下 如下亦如上
无量诸三昧 映一切诸方 是说为觉迹 第一清凉集
舍离无明诤 其心善解脱 我为世间觉 明行悉具足
正念不忘住 其心得解脱 身坏而命终 如灯尽火灭

（三学具足的话，就是比丘的正行。此增上的戒、心、慧等三法，都勤勉而精进。将此勇猛坚固之城，恒常的守护其诸根！）

（不管是白天，或者是其晚上，夜间、白昼都守得坚固。不论是前面，或者是其后面，后面、前面都一样。就是上面，就是下面，下面、上面均为同样的没不相应。）

（无量的诸三昧，映现于一切的地方。说此为之觉迹，是第一的清凉之集。已舍离无明之诤执，其心已善于解脱。）

（我为之世间的觉者，明行都已具足。如以正念不忘的安住，则其心就是已得解脱。身坏命终之后，即如灯尽而火灭那样的不会再有生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门，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一七、学经：本经叙述戒心慧三学，戒以怖畏律仪罪，定即说四禅，慧以四谛而明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又有三学。那三学呢？所谓增上戒学、增上意学、

增上慧学是。甚么叫做增上戒学呢？如比丘安住于戒波罗提木叉（别解脱）律仪。其威仪行处，都具足。看见微细之罪，就会生起怖畏，会受持戒学。甚么叫做增上意学呢？如比丘离欲、恶不善之法，...乃至第四禅具足而住。甚么叫做增上慧学呢？如比丘对于此苦圣谛，能如实而知，集、灭、道圣谛，能如实而知，就名叫做增上慧学。」那时，世尊即说偈颂，都如上所说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一八、学经：本经以增上慧学为主，而说三学。也就是增上慧学成就时，则圆满三学。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比丘之增上戒学，而不是增上意学，不是增上慧学。也有增上戒学、增上意学，而不是增上慧学。

圣弟子们，如果对于增上慧，方便随顺而成就安住的话，则增上戒、增上意，都为之修习满足。像如是的圣弟子，对于增上慧，方便随顺而成就安住的话，则是在于无上之慧寿，活下法！（得永恒的慧命）。」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一九、学经：本经叙述戒意慧三学，能摄诸戒。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过于二百五十戒，随着次第半个月而来，说波罗提木叉修多罗（戒经），使那些自求学习的人，依之而学习。而说三学，则能摄受这些数目很多之戒。那三种学呢？所谓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增上慧学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二〇、学经：本经叙述三学，而说：如坚固的话，就能断诸结而得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甚么叫做增上戒学呢？所谓比丘重于戒的话，则戒会增上。不重于定的话，则定不会增上。不重于慧的话，慧就不会增上。在那些彼彼（各各）之分的细微之戒，如果有犯，就随时忏悔。为甚么呢？因为我并不说他不堪能。如他以戒而随顺于梵行的话，即能饶益梵行。久住于梵行。像如是的比丘，如对于戒坚固，戒师常住，戒常随顺而生，受持而学的话，即能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而能断三结，所谓身见、戒取见、疑是。断此三结后，即得须陀洹（预流果），而永不堕于恶趣而去。决定而正趣于三菩提，七有天人往来（人天来回转生各七次），然后、究竟苦边。就名叫做学增上戒。」

甚么叫做增上意学呢？一位比丘重于戒，则戒增上。重于定，则定成就。而不重于慧，则慧不增上。在于彼彼（各各）之分的细微之戒，...乃至受持学戒，而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而断灭五下分结，所谓身见、戒取见、疑、贪欲、瞋恚是。断此五下分结，而受生般涅槃（生色界而涅槃），而得阿那含果（不还），不免再次还回此世间，就名叫做增上意学。

甚么叫做增上慧学呢？一位比丘，重于戒，则戒增上，重于定，则定增上，重于慧，则慧增上。他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其『贪欲』的有漏心解脱，『有』的有漏心解脱，『无明』的有漏心解脱，而解脱知见，而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就名叫做增上慧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二一、学经：本经叙述戒意慧三学，都如上经，而文字的构造有些更动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过二百五十戒，随次第而于每半个月来说波罗提木叉修多罗（戒经）。如果那位善男子，欲自己随意所欲而学的话，我就会为之说三学。假若学习此三学的话，则能摄受一切的学戒。那三学呢？所谓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增上慧学是。』

甚么叫做增上戒学呢？这位比丘，重于戒，则戒增上。不重于定，则定不增上，不重于慧，则慧不增上，对于彼彼之分之细微之戒，...乃至受持学戒。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而断三结，所谓身见、戒取、疑、贪、恚、痴已微薄，成为一种子之道。该境地，还未至于等觉的，名叫斯陀舍（一来、二果）。该地未至于等觉的，名叫家家的圣者（于人或天，往生三次或二次），该地未至于等觉的，名叫七有（初果），该地未至于等觉的，名叫随法行，该地未至于等觉的，名叫随信行。就名叫做增上戒学、（请参酌劣译俱舍学，以下同）

甚么叫做增上意学呢？一位比丘，重于戒，即戒会增上，重于定，则定会增上，而不重于慧，则慧不会增上。而在于彼彼（各各）之分的细微之戒学，...乃至受持学戒。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而断灭五下分结。所谓身见、戒取、疑、贪欲、瞋恚。断此五下分结后，即得中般涅槃（往生色界途中之中有身而涅槃）。该地未到等觉的，就得生般涅槃（生色界而涅槃）。该地未到等觉的，就得无行般涅槃（生色界后，一段时间就得涅槃）。该地未到等觉的，就得有行般涅槃（生色界后，凭其功行，不久得涅槃）。该地未到等觉的，就得上流般涅槃（由色界，一层一层的往上界而涅槃）。这名叫做增上意学。

甚么叫做增上慧学呢？一位比丘，重于戒，就得戒增上，重于定，就得定增上，重于慧，就得慧增上。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而『欲』的有漏心解脱，『有』的有漏心解脱，『无明』的有漏解脱，解脱知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就名叫做增上慧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二二、涅槃经：本经叙述三学乃由怖罪始，而能至于不受后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住于具足戒的话，就能善于摄持波罗提木叉，而具足威仪行处，见细微之罪，也会生起怖畏。比丘住于具足戒，善于摄持波罗提木叉，具足威仪行处，见细微之罪。也能生怖畏的话，那就是等于受持学戒，而使三学修习到满足的。那三学呢？所谓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增上慧学。

甚么叫做增上戒学？这位比丘，以戒为满足，少定、少慧，对于彼彼（各各）之分的细微之戒，...乃至受持学戒。他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而断除三结，所谓身见、戒取、疑。断此三结后，得须陀洹，而不堕于恶趣之法，已决定正趣于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转生人天各七次），而究竟苦边。

甚么叫做增上意学呢？这位比丘，定满足，三昧满足。而少于慧，对于彼彼（各各）之分的细微之戒，一旦有犯，就会随时悔过，乃至受持学戒，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而断五下分结，所谓身见、戒取、疑、贪欲、瞋恚。断此五下分结后，得生般涅槃，是阿那含，（不还，三果），而不再还生于此世间，就名叫做增上意学。

甚么叫做增上慧学呢？这位比丘，其定已满足，慧也已满足，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而欲之有漏心解脱，有之漏心解脱，无明之有漏心解脱，解脱知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就名叫做增上慧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二三、涅槃经：本经叙述由于戒意慧三学，而断结得果之诸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住于具足戒的话，就能善于摄持波罗提木叉，具足威仪行处，见微细之罪，也能生怖畏，而受持学戒而住，而满足三学。那三学呢？所谓增上戒、增上意、增上慧。

甚么叫做增上戒呢？这位比丘戒满足，而少定、少慧，对于彼彼之分的细微戒，...乃至受持学戒。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而断三结，贪、恚、痴已微薄，得一种子之道。如果该地未等觉的话，就得斯陀含（一来），该地未等觉的话，就名为家家，该地未等觉的话，就得须陀洹（预流），该地未等觉的话，就得随法行，该地未等觉的话，就得随信行。就名叫做增上戒学。

甚么叫做增上意学呢？这位比丘，戒满足，定满足，而少于慧，在于彼彼的分之细微戒，...乃至受持学戒。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而断五下分结，所谓身见、戒取、疑、贪欲、瞋恚。断此五下分结后，就得中般涅槃。在于彼地未等觉的，就得生般涅槃，在于彼地未等觉的，就得无行般涅槃。在于彼地而未等觉的话，就得有行般涅槃。在于彼地未等觉的话，就得上流般涅槃。这名叫做增上意学。

甚么叫做增上慧学呢？这位比丘，学戒满足，定满足、慧满足，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欲之有漏心解脱，有的有漏心解脱，无明的有漏心解脱，解脱知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就名叫做增上慧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二四、学经：本经叙述三学，都是有关于学戒而能解脱之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三种学 那三种呢？所谓上戒学、上威仪学、上波罗提木叉学是。」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学者学戒时 直道随顺行 专审勤方便 善自护其身
得初漏尽智 次究竟无知 得无知解脱 知见悉已度
成不动解脱 诸有结灭尽 彼诸根具足 诸根寂静乐
持此后边身 摧伏众魔怨

（修学的人，学习戒律的时候，如能随顺于直道而行，能专一精神去审查，去方便努力，自己善于守护其身的话，就能得证最初的漏尽之智。）

（其次则能究竟过去的那些无知，而得到无知的解脱，知见均予以度脱，而成就不动的解脱，而灭尽诸有漏。）

（这位修学的人，他的诸根都已具足，诸根都已寂静而得真正的快乐。而持此最后边之身，能摧伏所有的魔怨！）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二五、学经：本经叙述由于比丘之学戒、修慧、净意，就能具足三学。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学习戒律的话，就能得到很多的福利，而能住于增上之智慧，能解脱坚固，意念（定）能得增上。假若比丘学习戒律而得福利，而得智慧增上，而能解脱坚固，意念得到增上后，就能使三学满足！那三学呢？所谓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增上慧学是。」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学戒随福利 专思三昧禅 智慧为最上 现生之最后
牟尼持后边 降魔度彼岸

（学习戒律的话，福利就会随之而来。专一精神的集思就能得三昧之禅定。证得智慧，为最上，在于现在的此生就是最后之生身，牟尼寂静，乃持此最后之边身，而能降伏魔怨，而度过涅槃的彼岸。）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二六、学经：本经叙述由于学戒，而得种种的大福利。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诸比丘们镇！甚么叫做学习戒律的话，福利就能随着而来呢？所谓大师为诸声闻们制定戒律，乃是

为了所谓摄持僧团，极为摄持僧团，使不信的人，能够生起正信，有正信的人，能够增长其信心，调伏恶人，令有惭愧的人，能得安乐而住，在现法当中，能够防护有漏，在于未来当中，能够得正对治，（未生者令不生），使梵行能得久住。如是，大师已为声闻们制戒，所谓摄僧，…乃至梵行久住。像如是的如是而学戒的人，就应行坚固戒、恒戒、常行戒、受持学戒。这名叫做比丘戒之福利。

甚么叫做智慧为上呢？所谓大师为诸声闻们说法，乃由于大悲哀愍，而以义饶益，或者是安慰，或者是安乐，或者是安慰安乐。像如是这般的，大师乃为了诸声闻说法，而由于大悲哀愍，而以义饶益，而安慰安乐。如是这般的，对于彼彼法（种种法）在于彼彼之处（到处），都以智慧而观察。这名叫做比丘之智慧为上。

甚么叫做解脱坚固呢？所谓大师，为诸声闻说法，是由于大悲哀愍，以义饶益，而安慰安乐。如是这般的，说彼彼（种种）之法，如是如是的于彼处得到解脱安乐（到处得安乐）。这名叫做比丘之坚固解脱。

甚么叫做比丘之念增上呢？如未满足戒身的人，则应专心系念而安住。未观察的人，即应于彼彼（各处），以智慧系念而安住。已观察的人，即于彼彼处，重于系念而安住。未曾触及法的人，即于彼彼之处，安住于解脱之念。已触法的人，即于彼彼处，安住于解脱之念。这叫做比丘之正念之增上。」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学戒随福利 专思三昧禅 智慧为最上 现生最后边
牟尼持后边 降魔度彼岸

（学习戒律的话，即福利会随之而来。专一精神而思，即会为三昧之禅定。能启发智慧，就是最上的。这样，即现在的此生，就是最后边之身。牟尼寂静，能持这最后边之身，而降伏众魔，而度过涅槃的彼岸。）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尸婆迦修多罗（杂阿含卷三十五，九七六、九七七有二经，前经和此同），在后面，佛陀当会说。

像如是的阿难陀比丘，以及异比丘所问、佛问诸比丘等三经，也如上之说。

八二七 耕磨经：本经叙述比丘善学三学，随其时节，如同田夫随时善耕那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耕田的农夫，其作田有三种，而随时善作一样。那三种呢？所谓那位农夫随时耕磨，随时溉灌，随时下种。那位农夫随时耕磨、溉灌、下种后，并不作如此之念：『欲使其今天就能生长，今天就能得果实，今天就能成熟。或者是明天，或者是后天。』」

诸比丘们！虽然那位长者（指农夫），既耕田，溉灌、下种了后，并不作此念：『今天就能生长，就有果实，就会成熟，或者是明天，或者是后天』，但是那些种子既入地中，则自会随时生长，自会有果实与成熟。像如是的，一位比丘，对于此三学，随时善学，所谓善戒学、善意学、善慧学后，并不作此念：『欲令我，在于今天得到不起诸漏，心善解脱。或者是明天，或者是后天。』虽然不作此念，但是自然会有神力，能令今天，或者明天，或者后天，会不起诸漏，会心善解脱。他已经随时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增上慧学后，就能随着那时节，自得不起诸漏，而心善解脱。

喻如，比丘们！伏杂生卵后，或者十天，或者十二天，随时消息（照拂），随时冷暖爱护。那只伏鸡也不会作此念：『我在于今天，或者明天，或者后天，当用口

去啄牠，或者用爪去刮牠，使其雏鸡能够安隐得生，然而伏杂乃善伏其子，随时爱护，其子自然会安隐得生。像如是的，比丘善学三学，随其时节的话，就会自得起诸漏，心善解脱。」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二八、驴经：本经叙述如比丘不修学三学时，就不能叫做比丘，如驴之异于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驴马，随着牛群而行，而作此念：『我作牛声。然而牠的外形并不似牛，色彩也不像牛，所出之声，也不似牛。只随着大牛群，就说自己是牛，而欲依牛鸣，但是其去牛也，实为远矣。像如是的，有一愚痴的男子，违律犯戒，而随逐于大众，而说：『我是比丘，我是比丘。』而不学习胜欲一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增上慧学，而随逐于大众，而自言：『我是比丘，我是比丘。』其实，他之去比丘，实在太远的啊！」

那时，世尊即说偈说：

同蹄无角兽 四足具声口 随逐大群牛 常以为等侣
形亦非牛类 不能作牛声 如是愚痴人 不随系心念
于善逝教诫 无欲勤方便 懈怠心轻慢 不获无上道
如驴在群牛 去牛常自远 彼虽随大众 内行常自乖

（同样的有蹄，而没有角的兽类，也俱有声与口。而随逐于大牛群，常以牠们为伴侣。然而看牠的外形，也不像牛类，也不能作出牛鸣之声。像如是的愚痴的人，不能随着而系其心念在于善逝〔佛陀〕的教诫里，不欲精勤方便，而懈怠，而心轻慢，则不能获得无上之道）。

（喻如驴马之在于牛群里，离去于牛，常为自远的了。他虽然随着大众，但是其内行，乃常于自乖违的哩！）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口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二九、跋耆子经：本经叙述如果随时学习三学的话，不久当得尽诸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跋耆的聚落，尊者跋耆子有时也侍在于佛陀的左右（也住在那个地方之义，不一定为左右之侍者）。

这时，尊者跋耆子，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在于一边。白佛而说：「世尊！佛陀说过二百五十戒，使族姓子（仕绅）随次每半月，来听说波罗提木叉修多罗，令诸族姓子随欲去学习。然而现在，世尊！我实在不堪能随学而学。」

佛陀告诉跋耆子说：「你堪能随时学习三学与否呢？」跋耆子白佛说：「堪能的世尊！」

佛陀告诉跋耆子说：「你应当随时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增上慧学。随时精勤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增上慧学后，不久当会得尽诸有漏，而无漏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那时，尊者跋耆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而去。

那时，尊者跋耆子，受佛的教诫、教授后，就独自在于一静处，专精思惟，都如上说，...乃至心善解脱，而得阿罗汉果。

杂阿舍经卷第二十九完

杂阿舍经卷第三十

八三〇、崩伽阁经：迦叶初不喜欢佛之戒相应法。后有所悔，而向佛悔过，世尊为说戒之重要性。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崩伽阁，崩伽耆林中。那时，

世尊为诸比丘们说戒之相应法，也赞叹制戒法。

那时，尊者迦叶氏，住在于崩伽聚落。他听闻世尊说戒的相应法，赞叹此戒，其心极为不忍不喜，而说：「此沙门极为赞叹是戒，极制是戒。」（过分的制欲之义）。

那时，世尊在于崩伽聚落随所乐住后，就向于舍卫国而去。曾次第到处游行，而到了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尊者迦叶氏，在世尊去后不久，心即生起悔过而作是念：「我现在失去了福利，得到大不利。对于世尊所说之戒相应法，而赞叹制戒时，曾在于世尊之处，内心极为不忍不喜。由于心不欢喜，而作此言：『沙门极制是戒，极赞叹是戒。』」

这时，尊者迦叶氏，过了夜间，在翌日之早晨，着衣持钵，进入崩伽聚落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付嘱卧具（将坐卧等物收拾）后，就自持衣钵，向舍卫城，次第游行，而到了舍卫国。到后，举放衣钵，而洗足后，往诣世尊，稽首礼足，而白佛说：「悔过！世尊！」

（我向世尊忏悔）悔过！善逝！我乃愚痴，而不善于辨别是非。我听世尊为诸比丘们说戒的相应法，赞叹制戒之时，在于世尊之处，不忍不喜，心不欣乐，而曾作此言：『这位沙门极制是戒。赞叹是戒（过于制欲）。』」

佛陀告诉迦叶氏说：「你甚么时候在于我处，心不忍不喜，不生欣乐，而作此言：『此沙门极制是戒，赞叹是戒』呢？」

迦叶氏白佛说：「那时，为世尊在于崩伽聚落的崩伽耆林中，为诸比丘们说戒的相应之法，而赞叹是戒。我就是在于那个时候，在于世尊之处，心得不忍，不欢喜，心不欣乐，而作此言：『是沙门极制是戒，赞叹是戒。』世尊！我今天自知我的罪悔，自见罪悔，唯愿世尊，受我悔过，由于哀愍我之故！」

佛陀告诉迦叶氏说：「你自己知道悔过。知道为愚痴，不能善于辨别。因此，听我为诸比丘们说戒的相应法，赞叹制戒时，而在于我所，不忍不喜，而心不欣乐，

而作此言说：『这位沙门极制是戒，极叹是戒。』迦叶你现在自知悔过，自见悔后，在于未来世，会由律仪戒而生，我今接受你的忏悔，由于哀愍你之故。迦叶氏！像如是的忏悔的话，则善法会增长，终不退减。为甚么呢？因为若有人自知罪，自见罪而悔过的话，在于未来世，会由律仪戒而生，善法会增长，因为不退减之故。

迦叶！正使（假如）身为一上座的人，而不欲学戒，不重于戒，不叹制于戒的话，像如是的此丘，我乃不会赞叹的。为甚么呢？因为如果是被大师所赞叹的人，则其余之人，又会和其相互习近，而恭敬亲重。假若其余之人和其相互习近而亲重的话，就会与之同见，会同于彼所作。如同于彼所作的话，则长夜当得不饶益之苦。因此之故，我对于那些长老，初不赞叹。因为由于他，初始之时，不乐于学戒之故。如长老那样，如果是中年的，或者是少年的，也是同样的。

假若是上座的长老，初始就重于戒学，赞叹制戒的话，则像如是之长老，乃为我所赞叹的。因为其初始就乐学戒之故。被大师所赞叹的话，则其余之人亦当会与之相习近亲重，会同其所见。由于同其所见之故，在于未来世，他当会于长夜。以义饶益。因此之故，对于那长老比丘，常当赞叹，因为他乃初始就乐于学戒之故。如果是中年的，或者是少年的，也是如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三一、戒经：本经叙述世尊乃不赞叹不乐学戒的人，而赞叹乐于学戒的人。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诸上座的长老比丘，初始不乐于学戒，不敬重于戒，看见其余的比丘初始乐于学戒，敬重于戒，赞叹制戒时，他也不随时赞叹的话，我对于这等比丘，也是不会赞叹的。由于其初始就不乐于学戒之故。为甚么呢？因为如果大师赞叹他的话，其它的人也会习近而亲重于他，会同于其所见。由于同其所见之故，长夜当会受不饶益之苦。因此之故，我对于那位长老。...中年、少年，也是如此。至于乐于学戒的人，则如前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三二、学经：本经叙述戒意慧三学，也就是戒定慧三学。虽和前面几经同，但说明则有些不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三学。那三种呢？所谓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增上慧学是。甚么叫做增上戒学呢？如果比丘，安住于波罗提木叉（律），具足威仪行处，看见微细之罪，就会生怖畏，而受持学戒，这名称叫做增上戒学。甚么叫做增上意学呢？如比丘离开诸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由于出离而生喜乐，而初禅具足而住，...乃至第四禅具足而住，就名称叫做增上意学。甚么叫做增上慧学呢？如比丘，对于此苦圣谛，能如实而知，此苦集圣谛，此苦灭圣谛，此苦灭道圣谛，能如实而知，就名称叫做增上慧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有关于三学之其余之经，都如前面四念处经里所说的。

如禅经那样，像如是的无量、无色，如四圣谛那样，像如是的四念处、四正断、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四道、四法句、止观修习等经，也如是之说。

八三三、离车经：如对于佛法僧，及圣戒，有不坏之净信的话，命终后，会往生于人天而得十种法利。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国（东印度），猕猴池侧的重阁讲堂。

那时，有善于调象之师的离车（跋耆国的毘舍离城之族姓，属于王族），名叫难陀，来讲于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告诉离车难陀说：「如圣弟子成就四不坏净（纯粹的信仰）的话，则欲求寿命时，则能得到寿命。如求好色、好力、好乐、好辩、好自在的话，都能得到。那四种呢？所谓对于佛的不坏净成就，对于法、僧之不坏净，以及圣戒成就是。我可以预见这位圣弟子在于此命终之后，生于天上的话，就会在于天上得十种法。那十种呢？得天寿、天色、天的名称、天的乐、天的自在、天之色、声、香、味、触。如这位圣弟子在于天上命终之后，来生于人中的话，我会预见他必定会有十事之具足。那十事呢？人间的寿命、人的好色、名称、乐、自在、色、声、香、味、触。我会说那位多闻的圣弟子，不由于他而信，不由他而欲，不从他闻，不取他意，不因他思。我会记说，他有如实的正慧与知见。」

那时，难陀有一位侍从，他白难陀说：「洗浴的时间已到了，现在可以去了！」

难陀回答说：「我现在不须要人间的洗浴，我今在于此胜妙之法，以自沐浴。所谓于世尊处得清净的信乐！」

那时，离车族的调象师杂陀，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后，作礼而去。

八三四、不贫经：本经叙述成就四不坏净的话，生活自会富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国，猕猴池侧的重阁讲堂。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圣弟子，能成就四不坏净的话，就不会在于人中过着贫穷的生活，而会生活在于不寒乞（不苦求），而自然会富足。那四种呢？所谓对于佛之不坏净成就，对于法、僧、圣戒之不坏净成就。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如是而学：我当成就对于佛之不坏净，对于法、僧之不坏净，对于圣戒之成就。」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三五、转轮王经：转轮王具足七宝，成就四神力，治四天下。但仍未断轮回之苦。如净信，虽贫乏，也不会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转轮王乃七宝具足，为成就人中四种的神力，而王四天下（为四大部洲之王），其身坏命终后，会往生于天上。但是转轮圣王虽然七宝具足，成就人间的神力，能王四天下，其身坏命终后，得生天上。然而犹然未能断离地狱、畜生、饿鬼等恶趣之苦。为甚么呢？因为转轮圣王对于佛不能得不坏净，对于法、僧，不能得不坏净，对于圣戒不能成就之故。

而多闻的圣弟子，虽然持粪扫衣，家家去乞食，坐卧于草蓐卧具，但是那些多闻的圣弟子却能解脱地狱、畜生、饿鬼等恶趣之苦。为甚么呢？因为那些多闻的圣弟子，乃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僧不坏净，圣戒又成就之故。」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三六 四不坏净经：四不坏净不变易增损，若成就，则不堕三恶道。也应使人完成其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应当起哀愍心，慈悲心。如果有人对于你们所说的，能乐闻、乐受的话，你就应当为说四不坏净，令其入信，令其安住。那四种呢？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不坏净，对于僧不坏净，对于圣戒成就。为甚么呢？因为如四大—地、水、火、风，虽然有变易增损，但是此四不坏净，乃未曾有增损变异。那些没有增损变异的，就是所谓多闻的圣弟子对于佛不坏净成就，而如果会堕入地狱、畜生、饿鬼者，是不会有之事！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当作如是而学：我当成就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也当建立其余之人，使他们也成就。」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三七 过患经：如敬信人，而其人如违期望而犯戒，则信心会退钝而烦闷。故应信佛法僧戒。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若信人的话，乃会生五种的过患。则那个被你所敬信的人如果有时犯戒违律的话，就会被众人所遗弃。恭敬其人的人，当会作此念：此是我师，是我所敬重的人，而众僧却弃而薄待他。那么，我现在应该以甚么因缘，而又入其塔寺呢？假如不入其塔寺的话，就不能恭敬众僧，不恭敬众僧的话，就不得闻法。不闻法的话，就会退失善法，不得久住于正法中。这叫做信敬人之故，而生起的最初的过患（第一烦闷）。

又次，敬信人的话，被你所敬之人如果犯戒违律时，就会被众僧作为不见举。敬信那个人的人，当会作此念：此是我师，是我所敬重者，而今被众僧作不见举。我现在有甚么因缘又入该塔寺呢？如果不入该塔寺的话，就不能敬重众僧，不敬重众僧的话，就不得闻法，不得闻法后，就会退失善法。就会不得久住于正法中，这叫做敬信人之故，而生的第二种过患（烦闷）。

又次，那个人如果持衣钵，在于余方游行的话，则敬信那个人的人，就会作此

念：我所敬重的人，着衣持钵，在于人间游行，我今有甚么因缘再入其塔寺呢？不入该塔寺的话，就不得恭敬众僧，不恭敬众僧的话，就不得闻法。不闻法的话，就会退失善法，就不得久住于正法中，这名称叫做敬信人之故，会生的第三种过患（烦闷）。

又次，那位被所信敬的人，已舍戒还俗。敬信那个人的人就会作此念：他是我师，是我所敬重的，已舍戒还俗，我今不应再入其塔寺。如不入该寺的话，就不能敬重众僧，不敬重僧伽后，就不得闻法，不闻法的话，就会退失善法，就不得久住于正法中，这名称叫做敬信人之故，而生起的第四种过患（烦闷）。

又次，那位被所敬信的人，身坏命终时，敬信那人的人就会作此念：彼是我师，是我所敬重的人，现在已经命终了，我今有甚么因缘再入该塔寺呢？不进入于该寺之故，就不得敬僧，不敬僧的话，就不得闻法，不闻法之故，就会退失善法，就不得久住于正法中，这名称叫做敬信人之故，而生的第五种过患（烦闷）。

因此之故，诸位比丘们：应当要如是而学：我当成就对于佛之不坏净，对于法、僧之不坏净，圣戒成就。」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三八、食经：本经叙述如四食能长养众生那样，四不坏净之润泽福德，会为增长安乐之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食，会长养众生，会增长四大而摄受那四种呢？所谓抆令（段食）触食、意思食、识食是像如是的，也会有福德润泽，而为安乐之食的（四法）那四种法呢？所谓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是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当作此学：我当成就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三九、戒经：本经叙述对于佛不坏净者，当闻法，而成就众僧所念的圣戒。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其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对于佛不坏净成就的话，乃为闻法、为众僧所念、圣戒成就。」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四〇、戒经：如对于佛不坏净，则对于法与僧也应起信。应离慳垢心，而圣戒成就。

其次之经（此经）也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如果对于佛之不坏净成就的话，则法与僧，虽有慳垢之缠，但是众生却会因之而离开慳垢之心。虽为在家，也会住于解脱，心里会常行布施，常乐于乐施，于舍而行平等施，而圣戒成就。」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四一、润泽经：本经叙述四不坏净的功德，乃有无量的福利。

其次之经（此经），也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像如是的，圣弟子们！四种不坏净乃为福德润泽，润泽于善法，如欲称量其摄受的功德，可是却不可能称量尔所的果福，尔所之果，尔所之福果之集。然而他乃得众多的福利，是大功德聚之数！

喻如五河合流，所谓恒河、耶善那、萨罗由、伊罗跋提、摩酰等河。在于那些河中之诸水，实在不能度量为百瓶、千瓶、百千万瓶的。然而那些河流之水，实在是非常的多，是大水聚之数之故。像如是的，圣弟子成就四功德润泽的话，则不能度量其福德之多少，然而那些多的福，实在是大功德聚之数。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作此学：我当成就对于佛之不坏净，对于法，对于僧之不坏净，以及圣戒成就。」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众吉之巨海 自净能净彼 汪洋而平流 实诸百川长

一切诸江河 群生之所依 悉皈于大海 此身亦复然

施戒修功德 百福流所归

（具有很多吉祥的巨大之海，乃能自净，也能清净其它的一切。是汪洋而平流，实在就是诸百川之长！）

（一切的诸江河，乃为群生之所依靠的，一切都均皈于大海里，此身也不例外。如果修习施、戒的功德的话。就会为百福之流之所归处哩！）

八四二、婆罗门经：本经叙述婆罗门之愚说不能向于涅槃，世尊所说的八圣道才是涅槃等觉之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婆罗门所说的乃为虚伪之道，是愚痴恶邪，并不是正确的趣向之道（推理想象出来之道，未必为事实）。并不是等觉之智，并不能向于涅槃。他们作如此之说，去教化诸弟子的：在于每月的十五日，用胡麻之屑、庵罗摩罗之屑，去沐浴身体，着新的劫贝，由头上垂下长缕，用牛屎涂在地上，而倒卧在其上面，而说：『善男子！在于晨朝，提早起来，将衣服脱下，放在一处，裸其形体，向东方奔驰而跑。假如在道中，逢着凶象、恶马、狂牛、獠狗（狂狗）、荆棘、丛林、坑涧、深水等物，也要直前而不可回避。如果因之而死亡的话，必定会往生于梵天。』这就是名叫外道之愚痴邪见，不是等觉之智，不是向于涅槃之道。我乃为诸弟子们说平正之路，不是愚痴，是向于智慧等觉，向于涅槃，所谓八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四三、舍利弗经：由于佛陀和舍利弗之问答，而提示四不坏净与四入流分、流一八圣道之关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尊者舍利弗说：「所谓流者，到底甚么是流呢？」舍利弗白佛说：「世尊所说之流，乃谓八圣道。」（八圣道为趣向于涅槃之流）

佛陀又问舍利弗说：「所谓入流分，到底甚么为之入流分呢？」舍利弗白佛说：「世尊！有四种入流分，那四种呢？所谓亲近善男子、听正法、内正思惟、法次法向。」（入流分就是入圣流之支分，如能欲入八正道之流之补助的事物是法次法向就是依法次第而行）

佛陀又问舍利弗说：「入流的人，会成就几法呢？」（入圣者之流，即为须陀洹果。）

舍利弗白佛说：「有四分，如果成就的话，就会为入流者，那四分呢？所谓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不坏净，对于僧不坏净，圣戒成就是。」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如你所说的！流就是所谓八圣道。入流分即有四种。所谓亲近善男子、听正法、内正思惟、法次法向（依法一道次第而行）。入流者就是成就四法。所谓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不坏净，对于僧不坏净，以及圣戒成就。」

佛说此经后，尊者舍利弗，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四四、舍利弗经：舍利弗回答阿难，有关于断除对于佛法僧戒之不信，而成就净信。佛会为记说为须陀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舍利弗往诣尊者阿难之处，问讯慰劳后，就退住在一边。舍利弗尊者对阿难尊者说：「我想请问你几件事。你是否有空可以回答我吗？」阿难尊者对舍利弗说：「请随意问出来好了，如我知道的，当会回答你的。」

舍利弗尊者问阿难尊者说：「到底要断除几种法，才能被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而记说那种人已得须陀洹果，已不会再入于恶趣法，而决定向于正觉，七有天人往生后，就能究竟苦边呢？」（须陀洹为入圣流，经人天各生七次后，会证阿罗汉果，解脱一切苦恼。）

阿难尊者回答舍利弗尊者说：「要断除四法，成就四决，如来、应、等正觉才会记说那个人已得须陀洹果，已不会再堕恶趣法，而决定向于三菩提，经过七有天人的往生后，就能究竟苦边。那四法呢？所谓圣弟子，对于佛不信任，已断已知，而成就对于佛之不坏净（净信）。对于法、僧不信，以及恶戒，他都已断已知，已成就对于法、僧之不坏净，以及圣戒成就。像如是之四法断除，四法成就的话，则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而会记说那个人已得须陀洹果，已不堕入于恶趣法，已决定向于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后，就究竟苦边。」

阿难尊者对舍利弗尊者说：「如是！如是！四法之断灭，四法之成就，即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会记说那个人已得须陀洹果，决定正向于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后，即能究竟苦边。」

这时，二位正士，共论议后，展转随喜，然后从座起而去。

八四五、恐怖经：离杀生，乃至饮酒之五恶，对三宝无疑惑，对四圣谛如实而知见，就能得须陀洹，不堕恶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对于五种的恐怖 怨对，都能休息，对于三事（离佛法僧之疑惑）都能决定而不生疑惑，如实而知见贤圣之正道的话，则那位圣弟子就能自记而说：『地狱、畜生、饿鬼之恶趣已尽，已得须陀洹果，已不再堕入恶趣法，决定正向于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后，就能究竟苦边。』」

甚么叫做五种恐怖怨对之休息呢？所谓如果由于杀生的因缘之罪之怨对，而会有恐怖之产生。假若断离杀生的话，则那些由于杀生之罪之怨对的因缘而生的恐怖，就会休息。如果由于偷盗、邪淫、妄语、饮酒等罪之怨对的因缘而会生恐怖。假若离开偷盗、邪淫、妄语、饮酒等罪之怨对之因缘而生的恐怖自会休息。这叫做由于罪之怨对的因缘而生的五恐怖休息。

甚么叫做三事决定，而不生疑惑呢？所谓对于佛，决定断离疑惑，对于法与僧，决定断离疑惑，就名叫做三法决定，而离疑惑。

甚么叫做圣道如实而知见呢？所谓此苦圣谛，如实而知，此苦集圣谛，此苦灭圣谛，此苦灭道迹圣谛，如实而知，就名叫做圣道如实而知见。

假若对于此五恐怖之罪之怨对休息，对于三法决定断离疑惑，对于圣道如实而知见的话，则这位圣弟子，就能自记说而说：「我对于地狱道已尽，对于畜生、饿鬼等恶趣已尽，已得须陀洹，已不会堕入于恶趣，已决定正趣于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后，就能究竟苦边。」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四六、恐怖经：本经叙述所谓如实而知圣道，乃如实而知八圣道、十二因缘。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甚么叫做圣道如实而知见呢？所谓八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次经也如是之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甚么叫做圣道如实而知见呢？所谓十二支缘起，如实而知见。如所说的：由于有了此事之故，而有了此事之有，有了此事之生起之故，才会有了此事之起。如缘于无明，而有行，缘于行而有识，缘于识而有名色，缘于名色而有六入处，缘于六入处而有触，缘于触而有受，缘于受而有爱，缘于爱而有取，缘于取而有了有，缘于有而有生，缘于生而有老、病、死、忧、悲、苦、恼，就名叫做圣弟子之如实知见。」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四七、天道经：本经叙述四不坏净，乃清净众生，升诸天之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诸天的天道（生诸天之道）-而未净的众生，令其清净，已清净的则重令其清净。

那四种呢？所谓圣弟子，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与僧不坏净，以及圣戒成就，就名叫做四种诸天之天道（生诸天之道），而未净的众生能令其净，已清净的重令其清净。」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四八、天道经：本经叙述四不坏净就是生天之道之根由。而对于每一不坏净，都详细的说明。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往生于诸天的天道。那四种呢？所谓圣弟子，要如是的念如来事：『如来为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对于此如来之事，应生起随喜之心。随喜后，心里就会欢悦。心欢悦后，身体就会猗息（轻安）。身体猗息后，就会觉受安乐。觉受安乐后，就会入三昧禅定。三昧禅定后，圣弟子就应作如是而学：『甚么为上生诸天之天道呢？』又作此念：『我听说无恚就是上生诸天之天道。』然后就作此念：『我从今天起，在于世间里，不管是恐怖，是安隐，都不起瞋恚。我只要自己受持纯一的满净之诸天的天道』。这名叫做第一上生诸天的天道，而使未净的众生令净，已净的，即重令其清净。

又次，比丘们！圣弟子要念法之事：『所谓如来阐说正法与律，使在现法当中，能离诸炽然，不待时节，而能通达于涅槃，即身而观察，而缘于自己而觉知。』像如是的知道法之事后，心里就会生随喜，心里生随喜后，身就会猗息（轻安），身猗息后，就会觉受安乐，觉受安乐后，就会入于三昧正定，三昧正定后，圣弟子应作如是而学：『甚么是上生诸天之天道呢？』又作此念：『我听说无恚就是上生诸天的天道。我从今天起，在此世间，不管是恐怖，或者是安隐，都不起瞋恚。我应当受持纯一满净的诸天的天道。』这名叫做第二之上生诸天之天道。

又次，比丘们！或者对于僧之事起如是之正念：『所谓世尊的圣弟子僧，乃为等向于正直，是应当恭敬、尊重、供养之处的无上的福田。』他对于诸僧之事正忆念后，就会心生随喜，心随喜后，就会得欢悦，欢悦后，身就会猗息，身猗息后，就会觉受安乐，觉受安乐后，就会入于三昧正定，三昧正定后，那位圣弟子就应作如是之学：『甚么是生上诸天之天道呢？』又作此念『我听说诸天乃以没有瞋恚为之上诸天之天道，我从今天起，在于诸世间，不管是恐怖，或者是安隐，都不起瞋恚。我只要受持纯一满净的上生诸天的天道。』这名叫做第三之上生诸天的天道。

又次，比丘们！所谓圣弟子，应自念所有之戒之事。应随忆念而说：『我在于此，不缺戒，不污戒，不杂戒。戒为明智所叹的，智者则不厌戒。』对于如是等戒之事正忆念后，心里就会生随喜，心随喜后，就会欢悦，心欢悦后，身就会猗息，身猗息后，就会觉受安乐，觉受安乐后，就会入于三昧正定，三昧正定后，圣弟子就应如是之念：『甚么为之上生诸天的天道呢？』又作此念：『我听说诸天没有

瞋恚，为之上生诸天之天道。我从今天起，对于诸世间，不管是恐怖，或者是安隐，都不起瞋恚。我只要受持纯一满净的上生诸天之天道。』这名叫做第四上生之诸天的天道，使未净的众生能净，已净的，就重令其清净。」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四九、天道经：本经叙述对于佛法僧戒之四不坏净，就是上生诸天的天道。是前经之略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上生诸天的天道，能使未净的众生清净，已净的则增长其清净。那四种呢？所谓圣弟子念如来之事，要如是之念：『如来乃为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他如是的念如来之事后，就能断恶贪，以及断心之恶不善之过罪。由于念如来之故，会心生随喜，心随喜后，就会欢悦，欢悦后，身就会猗息，身猗息后，就会觉受安乐，觉受安乐后，就会入三昧正定，三昧正定后，圣弟子就作如是而学：『甚么为之上生诸天的天道呢？』又作此念：『我听说没有瞋恚为之上生诸天的天道。我从今天起，对于诸世间，不管是恐怖，或者是安隐，都不起瞋恚，但当受持纯一满净的上生诸天之天道。』像如是的，对于法、僧、圣戒之成就，也像如是之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五〇、天道经：本经叙述和前经一样，是力主四不坏净所生之好处，也是上生诸天之天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上生诸天的天道，能使未净的众生清净，已净的则增其清净。那四种呢？所谓圣弟子，念如来之事，要如是的念：『如来为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那位圣弟子，念如来之事后，心里就不会被贪欲所缠，不会被瞋恚、愚痴所缠。其心会正直。念如来之事的话，则这位圣弟子会得法之流水，会得义之流水，会得念如来之饶益之随喜，随喜后，就会生欢悦，生欢悦后，身就会猗息，身猗息后，就会觉受安乐，觉受安乐后，就会入三昧正定，三昧正定后，这位圣弟子就作如是之学：『甚么为之上生诸天的天道呢？』又作此念：『我听说没有瞋恚为之上生诸天的天道。我从今天起，对于诸世间，不起瞋恚，只要受持纯一满净的上生诸天的天道。』像如是的，对于法与僧，以及圣戒之成就，也像如是之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五一、法镜经：本经叙述四不坏净就是法之镜，如被其照，即众生的一切，都能一目了然，故以法为镜而喻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将说法镜经。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说。甚么叫做法镜呢？所谓圣弟子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与僧不坏净，圣戒成就，就名叫做法镜经。」（大法如镜之能照物，故以镜喻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五二、法镜经：佛答比丘们之间而说四位人士中，出家的死后已解脱，在家的已生天上而般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着衣持钵，进入舍卫城去乞食。在乞食时，听说出家的难屠比丘已命终，难陀比丘尼也已命终。在家的善生优婆塞（近事男）已命终，善生优婆夷（近事女）也已命终之事。大众乞食后，即还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他们白佛而说：「世尊！我们今天的早晨，入舍卫城去乞食时，听说难屠比丘、难陀比丘尼、善生优婆塞、善生优婆夷等人已命终。世尊！他们四人命终后，应该会转生到何处呢？」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那位难屠比丘，和难陀比丘尼，诸漏都已尽，已无漏心解脱，慧解脱，在现法当中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而善生优婆塞，以及善生优婆夷，他们的五下分结已尽，已得阿那含果（不还果，第三果），往生于天上而般涅槃，不再还生于此世间。」

那时，世尊并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当为你们说法镜。对于佛不坏净，...乃至圣戒成就，就名叫做法镜经。」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五三、法镜经：本经简述另一比丘、比丘尼，与另一善男和信女之命终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其它都如上广说过的。有差别的地方就是：「有异比丘、毘比丘尼，和异优婆塞、异优婆夷之命终，也都如上说。」（有异比丘就是有一位比丘，其它例知）。

八五四、那梨迦经：那梨迦聚落众多的善男死后，都向佛问其生处。佛说一一提间为徒劳耳，应照法镜而自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那梨迦聚落的耆迦精舍。

那时那梨迦聚落里，有许多人命终。

这时，有众多的比丘，着衣持钵，进入于那梨迦聚落去乞食。大众都听说那梨迦聚落的厨迦舍优婆塞已命终。尼迦咤、佉楞迦罗、迦多梨沙婆、闍露、优婆闍露、梨色咤、阿梨色咤、跋陀罗、须跋陀罗、耶舍耶输陀、耶舍郁多罗等，都已命终。大众听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然后白佛说：「世尊！我们众多的比丘，早晨进入那梨迦聚落去乞食，曾听闻厨迦舍优婆塞等人已命终。世尊！他们命终后，当会转生到何处呢？」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厨迦舍等人，已经断五下分结，已得阿那含果，在于天上般涅槃，不再还生于此世间。」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又有超过二百五十位的优婆塞等人已命终。又有五百位优婆塞在此那梨迦聚落命终。他们都已断尽五下分结，而得阿那含（不还果），在那天上般涅槃，不再还生于此世间吗？又有超过二百五十位的优婆塞已命终。他们都断尽三结，贪、恚、痴已微薄，而得斯陀含，当会再受一生，然后究竟苦边吗？在此那梨迦聚落里，还有五百位优婆塞，于此那梨迦聚落命终，他们的三结都已尽，而得须陀洹（预流果），已不堕落于恶趣法，决定正向于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于人天来回各七次），然后会究竟苦边吗？」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随着他们的命终，而针对命终后之事来问，那是徒劳而已！这些事并不是如所乐于一一回答之事。所谓生者有死，那里有甚么奇怪之事呢？如来出世以及不出世，法性都是同样的常住。对于此事，如来乃自知，而成等正觉，而显现演说，分别开示。所谓有了此事之故，才会有了此事，有了此事之生起之故，才有了此事之生起。如缘于无明，而有了行，...乃至缘于生而有了老、病、死、忧、悲、恼、苦。像如是的，有了苦阴之集。如果无明灭的话，则行会灭，...乃至生灭，就老、病、死、忧、悲、恼、苦都会灭。像如是的，苦阴之灭。现在将为你们说法镜经，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说。甚么叫做法镜经呢？所谓圣弟子，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与僧不坏净，以及圣戒成就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五五、难提经：本经叙述一切时如没有四不坏净的话，就是放逸，就是凡夫，反之，则为不放逸。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难提优婆塞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而说：「世尊！如果圣弟子，对于此五根，一切时，不成就的话，到底是放逸呢？或者不是放逸呢？」

佛陀告诉难提说：「假若在于此五根，一切时不成就的话，我就会说这些人就是凡夫之数。假若圣弟子不成就的话，就为之放逸，并不是不放逸。难提！如果圣弟子，对于佛之不坏净成就，但是不向上求，不在于空闲之林中，或者在于露地而坐，昼夜禅思，精勤修习的话，则不能胜妙出离，不能饶益随喜。因不随喜之故，欢喜就不会生起。欢喜不生后，身就不会猗息，身不猗息后，苦觉就会生起，苦觉发生后，心就不会得定。心不得定的人，则这位圣弟子乃为之放逸。对于法与僧，不坏净，以及圣戒成就，也如是之说。」

像如是的，难提！假若圣弟子成就对于佛之不坏净，其心不起知足之想（还不满足），而在于空闲的林中，或树下露地，昼夜都在禅思，都在精勤方便，而能起胜妙的出离，而随喜，随喜后，就会生欢喜，生欢喜后，身就会猗息，身猗息后，就会觉受安乐，觉受安乐后，心就会定。假若圣弟子，其心能定的话，就名叫不放

逸。对于法与僧之不坏净，以及圣戒成就，也如是之说。」

佛说此经后，难提优婆塞，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礼佛双足后离去。

八五六、难提：本经和前经同样的请问有关于一切时不成就四不坏净时，是否为不放逸，为前经之略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释迦族出身的难提，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世尊！假若圣弟子，对于四不坏净，一切时不成就的话，则这位圣弟子是否为之放逸？或者为之不放逸呢？」

佛陀告诉释氏难提说：「假若对于四不坏净，一切时不成就的话，我就会说这种人就是外凡夫之数。释氏鸡提！假若圣弟子放逸，或不放逸等事，现在当会为你解说。」佛陀于是为之阐说，广说如上。

佛说此经后，释氏难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作礼后离去。

八五七、难提经：本经叙述难提为世尊将远行，而心难舍。佛陀乃为之说随时修五种欢喜心之因。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在前三个月，结夏安居后，有众多的比丘，集在于食堂，为佛缝衣。佛陀于不久时，当其衣作完后，当着衣钵，而出离精舍，在人间到处游行教化。

那时，释氏难提，听说众多的比丘集聚于食堂，为了佛而缝衣，因为如来将于不久，在于作完衣后，会着衣持钵，而在于人间游行！释氏难提听此消息后，就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世尊！我现在的四体好像已支解，四方好像已易韵，先前所听之法，现在统统已忘掉。我听说众多的比丘集聚于食堂，为世尊您缝衣而说：『如来将于不久，在作衣完了之时，将着衣持钵，在人间到处游行。』因此之故，我现在的心，乃生起大苦，不知甚么时候才能再于见到世尊，以及所知识之比丘们？」

佛陀告诉释氏难提说：「你见到佛，或者见不到佛，或者见到知识的比丘，或者见不到，你都应该随时修习五种欢喜之处（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那五种呢？你当随时念如来之事：**1.**如来为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2.**法事，**3.**僧事，**4.**自持戒事，**5.**自行世事。

要随时忆念：我得已利，我对于慳垢的众生之处，应当多多的修习离开慳垢而住。要修习解脱施、舍施、常炽燃施。乐于舍之平等惠施，常怀布施之心。像如是的，释氏难提！此五支之定，不管是住，或者是行，或者是坐，或者是卧，乃至和妻子俱在一起时，也应常常系心于此三昧之念！」

佛说此经后，释氏难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八五八、难提经：佛在结夏安居时，受难提之供养，安居后，拟游行别处，难提惜别之情转深，佛教他念佛法僧戒施天之六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前三个月之夏安居之时。

这时，有释氏难提，听说佛于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将作前三个月的结夏安居。听后，曾作此念：「我应当到那个地方去。并又在于那个地方，造作供养众事，供给如来，以及比丘僧们。」就这样的到了那个地方，去布施供养。到了三个月完了之时，众多的比丘，乃集合于食堂，为世尊缝衣，而作此言：「如来将于不久，在作衣完了之时，会着此衣、持钵，游行于他处的人间。」

这时，释氏难提听闻众多的比丘集合于食堂，在谈论：「如来将于不久，待作衣完了后，会着此衣、持钵，在于人间的别处游行。」他听后，就来诣佛所，稽首足，退住在一边，仰白佛说：「世尊！我现在四体好像已支解，四方好像已易韵，先前所受之法，现在统统迷忘。我听说世尊将于人间的别处游行。我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世尊您，以及诸知识比丘呢？」

佛陀告诉释氏难提说：「不管是见到如来，或见不到如来，或者见到知识比丘，或者见不到，你都应该随时修习六念。那六念呢？当念如来、法、僧等事、自所持戒、自所行施，以及念诸天。」

佛说此经后，释氏难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八五九、梨师达多经：本经叙述的内容为前经之略说。只有人物之有所变动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前三个月结夏安居，都如前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这时，有一位长者，名叫梨师达多（波斯匿王之大臣），以及富兰那（波斯匿王的大臣），兄弟二人，听说众多的比丘集合于食堂，为世尊缝衣，其它都同于上面难提修多罗处广说过的。

佛说此经后，梨师达多长者，以及富兰那，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后，作礼而去。

八六〇、田业经：佛将远行，梨师达多长者兄弟心生不舍，佛教他随时修六念。长者告白在家之烦，然而受持教诫，得以完成在家学佛之愿。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前来三个月之结夏安居完了后，众多的比丘，乃集合在食堂，为世尊缝衣。

这时，有一位长者，名叫梨师达多，以及富兰那兄弟二人。他们在于鹿径泽之中，正在修治田业。他们曾经听说有众多的比丘，在于食堂，为世尊缝衣，并且说：「如来将于不久，在作衣完了后，会着衣持钵，在于人间游行。」听后，曾对于一位士夫说：「你现在应当往诣世尊之处，去瞻视世尊。假若世尊必定要去的话，就赶快回来告诉我。」

这时，那位士夫即受其教勅，往到某一处时，已看见世尊已出来。就连来回告梨师达多，以及富兰那而说：「世尊已出来了，以及诸大众也是！」

这时，梨师达多，及富兰那，就往迎世尊。世尊遥见梨师达多及富兰那随路而来，就出路边，敷尼师坛（座具），正身端坐在那里。

梨师达多，及富兰那，乃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我现在四体都已支解，觉得四方都已易韵似的。对忆念之事，现在统统迷忘。不晓得甚么时候才能得以再见到世尊，以及诸知识的比丘？世尊现在出至于拘萨罗（中印，十六大国之一），从拘萨罗至于伽尸（以竹名国。申印，拘萨罗国之北邻，十六大国之一），从伽尸至于摩罗（未罗，中印，恒河北部，迦毘罗城之东，十六大国之一），从摩罗至于摩竭陀（中印，古国名，十六大国之一），从摩竭陀而至于殃伽（摩竭陀之北部，十六大国之一），从殃伽而至于修摩（国名），从修摩而至于分陀罗（地名），从分陀罗而至于迦陵伽（国名）。因此之故，我现在极为忧苦，不知甚么时候才能再于得见世尊您，以及诸知识的比丘？」

佛陀告诉梨师达多，及富兰那说：「你不管是见到如来，或者不见到如来。不论见到诸知识比丘，或不见到，你都须要暂且随时修习六念。那六念呢？你应当念如来之事，...广说乃至念天。然而长者啊！在家之人比较愤挠（扰乱），在家之人都会染着，而出家之人，则为空闲。俗人实在很难处于非家（出家），很难为一向鲜洁，纯一满净，梵行清白的。」

长者白佛说：「奇哉！世尊！善说此法：『在家为愤挠，在家会染着。而出家则为空闲。俗人实在很难处于非家，很难一向鲜洁、纯一满净、梵行清白的。我是波斯匿王的大臣，波斯匿王如欲入园观时，就会叫我乘骑大象，而乘载大王的第一宫女，一人在于我的前方，一人在于我的后面，我则坐在其中间。大象将下苗时，在前面的那位宫女会抱住我的项，后面的那一位，则攀在我的背上。大象上坡时，后面的那一位会抱住我的颈，前面的那一位则会攀住我的衿。那些诸嫔女们，为了娱乐大王之故，都穿着缯嫔之衣，涂着众妙香，都挂璎珞，庄严他们之身。我和她们同时出游时，都常护三事：第一为驾御大象，恐其失去了正道。第二为自护心，恐生染着之心。第三为自护持，恐其会颠坠。世尊！我在于那时，对于国王的嫔女，一刹那之间，也没有不正的思惟。』」

佛陀告诉长者说：「善哉！善哉！能善护心！」长者白佛说：「我在于家中的所有的财物，常与世尊，以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共同受用，也不会计较是我所有之物等事。」

佛陀告诉长者说：「善哉！善哉！你在拘萨罗国的钱财巨富之事，并没有人能和你同匹敌的。而你却能对于财物不计较是我所有之物！」（指长者不计较为自己所有之财物，都奉献出来供养三宝）。

那时，世尊为那位长者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他。示教照喜后，就从座而去。

杂阿舍经卷第三十完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一

八六一、兜率天经：本经叙述兜率陀天虽为长寿，而愚痴无闻的凡夫，却把它空过，而堕落三恶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人间的四百岁，就是兜率陀天上（知足天，为第四层天）的一日一夜。像如是的三十日为一个月，十二个月为一岁，兜率陀天的寿命为四千岁。愚痴无闻的凡夫，在那个天上命终之后，会转生而堕落于地狱、畜生、饿鬼当中。至于多闻的圣弟子，如在那个天上命终，也不会转生而堕落于地狱、畜生、饿鬼当中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六二、化乐天经：本经叙述化乐天的寿命极长，凡夫虽生于彼。但命终后，还会堕落，如前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人间的八百岁，是化乐（第五层天）天上的一日一夜。像如是，三十日为一个月，十二个月为一岁，化乐天的寿命为入千岁。愚痴无闻的凡夫，在那个地方命终之后，还会转生而堕落于地狱、畜生、饿鬼当中。多闻的圣弟子，则在于那个地方命终之后，也不会转生到地狱、畜生、饿鬼当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六三、他化自在天经：他化自在天虽极为长寿，然而凡夫生彼时，则只享受而空过，命终后难免堕落。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人间的一千六百岁，就是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欲界之顶）的一日一夜。像如是的三十日为一个月，十二个月为一岁，他化自在天的天寿为一万六千岁。愚痴无闻的凡夫，在于那个地方命终之后，还会转生而堕落于地狱、畜生、饿鬼当中。多闻的圣弟子，如在那个地方命终后，也不会转生到

地狱、畜生、饿鬼当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佛说之六经那样，像如是的，异比丘问六经、佛问诸比丘二：经等，也如是之说。

八六四、初禅经：本经叙述如比丘具足了初禅的话，则对于五阴会作正思惟，而离爱，而得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不管是行，或者是形，或者是相，都离开欲，脱离恶不善之法，而有觉有观，由于离欲而生的喜乐，而于初禅具足而住的话，他就不会忆念如是之行，如是之形，如是之相。而对于那些色、受、想、行、识（五阴）等法，会作为如病、如痲、如刺、如杀、无常、苦、空、非我等思惟。会对于那些法生厌，而怖畏，而防护。生厌、怖畏、防护后，会用甘露门，而自饶益。如是而寂静，如是而胜妙。所谓舍离、余爱已尽，而无欲，而灭尽，而证涅槃！」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六五、解脱经：本经叙述如得初禅后，不久就会解脱欲、有、无明之三有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后，就会将欲之有漏心解脱，有之有漏心解脱，无明之有漏心解脱，以及得解脱知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六六、中般涅槃经：得初禅后，不久将会于现法而得涅槃。如不得，也能由不还的五种涅槃而得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如果不能得到解脱的话，也能由于欲法、念法、乐法之故，而能取得『中般涅槃』。（得不还果的圣者，于欲界死后，往生色界的途中之中有身时，得涅槃而证阿罗汉果）。

如果不能如是的话，或者也会得『生般涅槃』。（不还果的圣者，生色界后，而得涅槃，证阿罗汉果）。

如果不能如是的话，或者也会为『有行般涅槃』（不还果的圣者，往生色界后，经一段时间，凭其加行勤修之力，而入于涅槃而得阿罗汉果）。

如果不能这样的话，或者也会为『无行般涅槃』（不还果的圣者，往生色界后，

虽无功行，也能凭其慧力而经过很久的时间，自会入涅槃，而得阿罗汉果。）

如果不能这样的话，或者也会获得『上流涅槃』（不还果的圣者，往生色界后，一层一层，一重一重的往上转生，终会证涅槃而得阿罗汉果）。

如果不能如是的话，或者又会即以此欲法、念法、乐法的功德，而往生于大梵天中（色界初禅天之一胜处）或者会转生于梵辅天中（色界初禅天之一）或者会转生于梵身天中。」（色界初禅之一）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六七、第二禅天：本经叙述具足第二禅而住的话，不久就会爱尽而得灭尽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如是之行，如是之形，如是之相，而息灭有觉有观（寻与伺，也就是粗与细之心理作用），内净一心，而无觉无观，由定而生喜乐的话，就会于第二禅具足而住。如果不如是之行，不如是之形，不如是之相忆念，而对于色、受、想、行、识等法，思惟为如病、如痛、如刺、如杀、无常、苦、空、非我。对于此等诸法，心生厌离、怖畏、防护。由于厌离而防护后，于甘露的法界，以自饶益的话，这就是寂静，这就是胜妙。所谓舍离一切有余，而爱尽、无欲、灭尽、涅槃。」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六八、解脱经：本经叙述具足第二禅后，对于五阴作正思惟之果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他如是而知，如是而见的话，就会由欲有漏，而心解脱，有有漏，而心解脱，无明有漏，而心解脱，而解脱知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如果不解脱，也能以他的法之欲、法之念、法之乐，而取中般涅槃（中有身而证阿罗汉果。如前解，以下同，劣译俱合学可参考）。假如不这样的话，也能取生般涅槃。如不这样，也能取有行般涅槃。如不这样，也能取无行般涅槃。如不这样，也能取上流般涅槃。如不能这样，也能以他的欲法，念法，乐法之故，而生于自性的光音天（色界二禅天之一）。假如不能这样的话，也能生于无量光天（色界二禅天之一）。如果不能这样的话，也能生在于少光天（色界二禅天之一。）」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六九、第三禅经：本经叙述第三禅之精神状态，以及其果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

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对于如是之行，如是之形，如是之相，而脱离其贪喜，而住于舍的话，则以正念正智，而觉身乐，而乐住于圣人之能说能舍之念，就名叫做第三禅具足住。如果不这样的话，也能以如是之行，如是之形，如是之相，而对于色、受、想、行、识之法，思惟为如病、如痛、如刺、如杀……乃至上流涅槃。如不这样的话，也能以他之法之欲，法之念，法之乐，而生于遍净天（色界第三禅天之一）。如不能这样，也能生于无量净天（色界第三禅天之一）。如不这样的话，也能生在于少净天（色界第三禅天之一）。」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七〇、第四禅经：本经叙述第四禅之精神状态，以及其果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对于如是之行，如是之形，如是之相，而离苦息乐，从前的忧喜已经消灭的话，就会不苦不乐舍，而净念一心，而第四禅具足而住。如果不如走忆念，而对于色、受、想、行、识，思惟为如病、如痛、如刺、如杀，……乃至上流涅槃。如不能这样的话，或者也会生于因性果实天（广果天，色界四禅天之一）。如果不然的话，也会生到福生天（色界四禅天之一）。如果不然的话，也能生到少福天（无云天，色界四禅天之一）。」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四禅等经，如是四无色定经，也如是之说。

八七一、风云天经：本经叙述有风云天、焰电天、雷震天、雨天、晴天、寒天、热天等诸天的神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风云天，曾作此念：『我现在欲用神力之游戏』。作如是之念时，风云由是而起。像风云天那样，也有焰电天、雷震天、雨天、晴天、寒天、热天等，也如是之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所说的如走，而异比兵问佛，佛问诸比丘等经，也如是之说。

八七二、伞盖覆灯经：闇夜雷雨，阿难执伞以覆灯，随佛。此时，梵天等各持伞随在诸大弟子之后，佛见之而微笑。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在于夜闍中，天空于此时降下小雨，有电光之焰照。佛陀告诉阿难说：「你可以执伞盖覆在灯上，将灯持出来。阿难尊者就受教，就将伞盖覆灯，随在佛的后面而行。到了某一处时，世尊乃微笑一下。阿难尊者就白佛而说：「世尊不会没有因缘而笑的。不知世尊，今天由于何因何缘而发微笑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如是！如走！如来不会没有因缘而会笑的。你现在持伞盖覆灯，随我而行。我却看见梵天也是像如是的持伞盖覆灯，随在于拘邻比丘（阿若憍陈如，五比丘之一）之后面而行。释提桓因（帝释天），也同样的持伞盖覆灯，随在于摩诃迦叶（大迦叶）之后面而行，秩栗帝罗色咤罗天王（持国天王，监护东方之四天王之一）也执持伞盖覆灯，随在舍利弗之后面而行，毘楼勒迦天王（增长天王，监护南方的四天王之一）也执持伞盖覆灯，随在大目犍连之后面而行，毘楼訶叉天王（广目天王，监护西方的四大天王之一）也执持伞盖覆灯，随着摩诃拘絺罗之后面而行，毘沙门天王（多闻天王，监护北方之四天王之一）也执持伞盖覆灯，随在摩诃劫宾那之后面而行。」

佛说此经后，尊者阿难，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七三、四种调伏经：本经叙述善于修持的四众，为僧伽之光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善好调伏之众。那四种呢？所谓比丘之调伏、比丘尼之调伏、优婆塞之调伏、优婆夷之调伏。就名叫做四众。」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若才辩无畏 多闻通达法 行法次法向 是则为善众
比丘持净戒 比丘尼多闻 优婆塞净信 优婆夷亦然
是名为善众 如日光自照 如则善好僧 是则僧中好
是法令僧好 如日光自照

（如果有才辩无碍，而无所畏惧，多闻而通达于法，而行持法次、法向的话，这就名叫做善调伏的大众。）

（比丘能够受持净戒，比丘尼能够多闻，优婆塞能够净信，优婆夷也同样的净信，这叫做善众。有如日光之自照一样。）

（如果就是善好的僧众的话，就是僧众当中之良好者。这是法使僧众善好的，犹如日光之自照而有光辉那样啊！）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调伏经那样，像如是的辩、柔和、无畏、多闻、通达法、说法、法次法向、随顺法行等经，也如是之说。

八七四、三种子经：本经叙述随生之子，胜生之子，下生之子。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三种之子。那三种呢？有随生之子、有胜生之

子，有下生之子。

甚么叫做随生之子呢？所谓父母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而其子也随之而学习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就名叫做随生之子（准于父母之子）。

甚么叫做胜生之子呢？如果其子的父母，不受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之戒，而其子却能受持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之戒，就名叫做胜生之子（优胜于父母之子）。

甚么叫做下生之子呢？如果其子的父母，受持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之戒，而其子却不能受持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之戒，这名叫做下生之子。」（劣于父母之子）。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生随及生上 智父之所欲 生下非所须 以不绍继故
为人法之子 当作优婆塞 于佛法僧宝 勤修清净心
云除月光显 光荣眷属众

（出生后，能随顺父母，以及生后，能上胜于父母，这是有智慧的父母所愿望的子女！）

（生后，为下劣，而不向上的子女，是不须要，是多余的。因为不能绍继良善的父母的家业之故。）

（如果有人，欲当做法之子的话，就应去做优婆塞。就应在于佛法僧三宝之下，去勤修清净之心。这样，则为喻如云除而月光显现那样，是有光荣的眷属之众啊！）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五戒之经那样，像如是的信、戒、施、闻、慧等经，也像如是之说。

八七五、四正断经：本经叙述有断断、律仪断、随护断、修断等四

正断。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正断 那四种呢？第一就是断断（已生之恶不善之法，令断） 第二就是律仪断（未生之恶不善之法，令不生） 第三就是随护断（未生之善法，令生起） 第四为之修断。」（已生之善法，令增长）。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七六、四正断经：本经和前经同。有差别之处，就是加一偈颂以说明。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正断（北传译为正断，南传译为正勤）。那四种呢？第一为断断，第二为律仪断，第三为随护断，第四就是修断（四断之简解如上经：次经也有其解）。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断断及律仪 随护与修习 如此四正断 诸佛之所说

（断断，以及律仪断，随护断和修习断。此四种正断，乃为诸佛之所说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七七、四正断经：本经叙述四正断的详细的內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正断 那四种呢？第一就是断断，第二为律仪断，第三为随护断，第四为修断。

甚么叫做断断呢？所谓比丘已生起的恶不善之法，令其断，而生欲（增上欲，欲勤），这样的方便精勤，而摄受于心，就叫做断断。

甚么叫做律仪断呢？未生起的恶不善之法，令其不生起，而生欲（增上欲、欲勤），这样的方便精勤而摄受。就名叫做律仪断。

甚么叫做随护断呢？未生起的善法，令其生起，而生欲（增上欲、欲勤），而方便精勤摄受。就名叫做随护断。

甚么叫做修断呢？已生起的善法，令其增益修习，而生欲（增上欲、欲勤），而方便精勤摄受，就名叫做修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七八、四正断经：本经叙述如同前经。不同之处就是加一偈颂。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正断 那四种呢？第一为断断，第二为律仪断，第三为随护断，第四为修断。

甚么叫做断断呢？所谓比丘，已起之恶不善之法，令其断灭，而生欲（欲断，增上欲），而方便精勤，而摄受于心，就是断断。

甚么叫做律仪断呢？未起的恶不善之法，令其不起，而生增上之欲，而方便精勤摄受，就名叫做律仪断。

甚么叫做随护断呢？未生起的善法，令其生起，而生增上之欲，而方便精勤摄受，就名叫做随护断。

甚么叫做修断呢？已生起的善法，令其增益修习，而生增上欲，而方便精勤摄受，就名叫做修断。」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断断及律仪 随护与修习 如此四正断 诸佛之所说

（断断，以及律仪断、随护断，和修习断。如是之四正断，就是诸佛之所说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七九、四正断经：本经叙述的内容，比较前几经来的详细，是其广解。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正断。那四种呢？第一为断断，第二为律仪断，第三为随护断，第四为修断。

甚么叫做断断呢？（以下总述四正断）。如比丘，已起之恶不善之法，令其断而生增上欲，而方便精勤摄受。未生起的恶不善之法，令不起而生增上欲，而方便精勤摄受。已生起的善法，增益修习而生增上欲，而方便精勤摄受，就名叫做断断。

甚么叫做律仪断呢？如比丘，善护眼根，隐密而调伏，而进向。像如是的善护耳、鼻、舌、身、意根，而隐密、调伏、进向，就名叫做律仪断。

甚么叫做随护断呢？如比丘，对于彼彼的真实之三昧相，善守护持。所谓青瘀相、胀相、脓相、坏相、食不净相，修习守护，不令退没，就名随护断。

甚么叫做修断呢？如比丘修四念处等，就名叫做修断。」

那时，世尊即说偈说：

断断律仪断 随护修习断 此四种正断 正觉之所说

比丘勤方便 得尽于诸漏

（断断、律仪断、随护断、修习断，此四种正断，乃正觉之所说的。比丘如精勤方便的话，就能得尽诸有漏！）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四念处经那样，像如是的四正断、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道支、四道、四法句等之正观修习，也像如是的说。

八八〇、不放逸经：本经叙述修习禅法的根本，在于不放逸。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有人作世间上的建立时，其一切的一切，都得依于地。像如是的，比丘之修习禅法，一切都依不放逸为根本的。所谓不放逸之集，不放逸之生，不放逸之转是。比丘不放逸的话，就能修习四禅。」（善心专注的话，就不昏睡、不掉悔、而去贪、瞋、疑。此五盖一除，则禅定现，所以说，不放逸者，能修四禅。）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八一、断三经：本经叙述由于不放逸而能断贪瞋痴之三毒。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像如是的，比丘如不放逸的话，就能断除贪欲、瞋恚、愚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断贪欲、瞋恚、愚痴之经那样，像如是的，调伏贪欲、瞋恚、愚痴，贪欲之究竟，瞋恚、愚痴之究竟，出要、远离、涅槃等，也如是之说。

八八二、不放逸根本经：本经叙述种种的善法均以不放逸为根本，而广说譬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譬如百草药木，皆依于地，而得以生长一样，像如是的，种种的善法，都依于不放逸为根本的。其余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黑沉水香是众香当中之上香那样，像如是的，种种的善法，都以不放逸最为其上的。

喻如坚固之香，以赤旃檀为第一那样，如是一切之善法，一切的一切，均以不放逸为根本的。像如是，……乃至涅槃。

喻如水中陆上的诸华，以优钵罗华（青莲华）为第一那样，像如是的一切善法，均以不放逸为根本的，……乃至涅槃。

喻如陆地所生之华，乃以摩利沙华（素馨、蔓华）为第一那样，像如是的，一切善法，均以不放逸为其根本的，……乃至涅槃。

喻如，比丘们！一切畜生之迹中，乃以象迹为最上那样，像如是的，一切诸善法，皆以不放逸为其根本的，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一切畜生，以狮子为第一那样，是所谓畜生之主。像如是的，一切善法，乃以不放逸为其根本的。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一切屋舍堂阁，都以栋为第一那样，像如是的，一切善法，都以不放逸为其根本的。

喻如一切阎浮提当中的果实，唯得阎浮提之名的，其果实乃最为第一的那样，像如是的，一切善法，都以不放逸为其根本的。

像如是的，一切俱毘陀罗树，（黑檀树），乃以萨婆耶旨罗俱毘陀罗树为第一的那样，像如是的，一切善法，乃以不放逸为其根本的。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诸山，乃以须弥山王为第一，像如是的，一切善法，都以不放逸为其根本的。其它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一切金，乃以阎浮提金（阎浮提出产的紫黄金）为第一那样，像如是的，一切善法都以不放逸为其根本。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一切衣中，以伽尸（中印度，十六大国之一，萨罗之北）的细氎为第一那样，像如是的，一切善法都以不放逸为其根本的。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一切色中，乃以白色为第一那样，像如是的，一切善法都以不放逸为其根本的，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众鸟当中，乃以金翅鸟为第一，像如是的，一切善法都以不放逸为其根本的。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诸王当中，乃以转轮圣王为第一的那样，像如是的一切善法，都以不放逸为其根本的。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一切天王当中，乃以四大天王为第一的那样，像如是的，一切善法，都以不放逸为其根本的，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一切三十三天，乃以帝释天为第一那样，像如是的一切善法，都以不放逸为其根本的。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焰摩天（时分天，第三层天）中，乃以宿焰摩天王为第一的那样，像如是的，一切善法，都以不放逸为其根本的。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兜率陀天（喜足天，第四天），乃以兜率陀天王为第一的那样，像如是的，一切善法，乃以不放逸为根本的。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化乐天（第五层天），以善化乐天王为第一那样的，像如是一切善法，乃以不放逸为其根本的。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乃以善他化自在天子为第一，像如是的，一切善法，乃以不放逸为其根本的。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梵天（色界天），乃以大梵天王为第一那样，像如是一切善法，都以不放逸为其根本的。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阎浮提的一切众流，皆吨趣于大海，其大海者，就是最为第一，因为能容受一切之故，像如是的，一切善法，皆顺于不放逸。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一切雨涕，皆皈于大海那样，像如是的，一切善法，皆顺趣于不放逸之海，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一切萨罗（湖），乃以阿褥大萨罗（阿褥达池）为第一那样，像如是的，一切善法，都以不放逸为第一。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阎浮提的一切河，乃以四大河为第一那样，所谓恒河、新头、搏叉、司陀，像如是的，一切善法，都以不放逸为第一。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众星的光明当中，乃以月亮为第一那样，像如是的，一切善法，都以不放逸为第一。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诸大身的众生当中，乃以罗候阿修罗（覆障，阿修罗王）最为第一那样，像如是一切善法，都以不放逸为其根本的。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诸受五欲当中，乃以顶生王为第一，像如是的，一切善法，都以不放逸为其根本。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欲界的诸神力，乃以天魔波旬为第一，像如是的，一切善法，乃以不放逸为其根本。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一切众生，不管是无足、两足、四足、多足，不论是有色、无色，或者是有想、无想、非想、非无相，都以如来为第一那样，像如是的，一切善法，都以不放逸为其根本的。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所有的诸法当中，不管是有为、无为，乃以离贪欲为第一，像如是的，一切善法，都以不放逸为其根本的。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一切诸法众当中，乃以如来众为第一，像如是的，一切善法，都以不放逸为其根本的。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喻如一切所有的诸界的苦行，乃以梵行圣界为第一那样，像如是的，一切善法，都以不放逸为其根本的。都如上说，……乃至涅槃。」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八三、四种禅经：本经叙述禅乃依有三昧善，与正受善，而有四种。这里为分别解说各种的四种禅。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之禅。有一种禅，为三昧善，而非正受善。有一种禅，为正受善，而非三昧善。有一种禅，为三昧善，也是正受善。有一种禅，

为非三昧善，也非正受善。

其次，又有四种禅。有一种禅为禅住三昧善，而非住于正受善。有一种禅为住于正受善，而非住于三昧善。有一种禅为住于三昧善，也住于正受善。有一种禅非住于三昧善，也非住于正受善。

其次，又有四种禅。有一种禅为三昧起善，而非正受起善。有一种禅为正受起善，而非三昧起善。有一种禅为三昧起善，也是正受起善。有一种禅为非三昧起善，也非正受起善。

其次，又有四种禅。有一种禅为三昧时善，而非正受时善。有一种禅为正受时善，而非三昧时善，有一种禅为三昧时善，也为正受时善。有一种禅为非三昧时善，也非正受时善。

其次，又有四种禅。有一种禅为三昧处善，而非正受处善。有一种禅，为正受处善，而非三昧处善。有一种禅为三昧处善，也是正受处善。有一种禅，为非三昧处善，也非正受处善。

其次，又有四种禅。有一种禅为三昧迎善，而非正受迎善。有一种禅为正受迎善，而非三昧迎善，有一种禅为三昧迎善，也是正受迎善。有一种禅为非三昧迎善，也非正受迎善。

其次，又有四种禅。有一种禅为三昧念善，而非正受念善。有一种禅，为正受念善，而非三昧念善。有一种禅为三昧念善，也是正受念善。有一种禅为非三昧念善，也非正受念善。

其次，又有四种禅。有一种禅为三昧念不念善，而非正受念不念善。有一种禅为正受念不念善，而非三昧念不念善。有一种禅，为三昧念不念善，也是正受念不念善。有一种禅为非三昧念不念善，也非正受念不念善。

其次，又有四种禅。有一种禅为三昧来善，而非正受来善。有一种禅为正受来善，而非三昧来善。有一种禅为三昧来善，也是正受来善。有一种禅为非三昧来善，也非正受来善。

其次，又有四种禅。有一种禅为三昧恶善，而非正受恶善。有一种禅为正受恶善，而非三昧恶善。有一种禅为三昧恶善，也是正受恶善。有一种禅为非三昧恶善，也非正受恶善。

其次，又有四种禅。有一种禅为三昧方便善，而非正受方便善。有一种禅为正受方便善，而非三昧方便善。有一种禅为三昧方便善，也是正受方便善。有一种禅，为非三昧方便善，也非正受方便善。

其次，又有四种禅。有一种禅为三昧止善，而非正受止善。有一种禅为正受止善，而非三昧止善。有一种禅为三昧止善，也是正受止善。有一种禅为非三昧止善，也非正受止善。

其次，又有四种禅。有一种禅为三昧举善，而非正受举善。有一种禅，为正受举善，而非三昧举善。有一种禅，为三昧举善，也是正受举善。有一种禅为非三昧举善，也非正受举善。

其次，又有四种禅。有一种禅为三昧舍善，而非正受舍善。有一种禅为正受舍善，而非三昧舍善。有一种禅为三昧舍善，也是正受舍善。有一种禅，为非三昧舍善，也非正受舍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八四、无学三明经：本经叙述无学的三明，也就是阿罗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无学（阿罗汉已不受后有，故已无须再学）的三种明。那三种呢？所谓无学宿命智证通、无学生死智证通、无学漏尽智证通。」（详说在下一经）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观察知宿命 见天恶趣生 生死诸漏尽 是则牟尼明

其心得解脱 一切诸贪爱 三处悉通达 故说为三明

（观察而知一切宿命之事，看见而知人天、恶趣等众生的生死，生死的诸有漏已灭尽，这就是牟尼〔寂静〕之明。）

（其心已得解脱一切的诸贪爱。宿命、生死、漏尽等三处的真义，都已通达无遗，故说为之三明。）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八五、无学三明经：本经叙述无学的三明，是一详解。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无学的三明。那三明呢？所谓无学之宿命智证通，无学之生死智证通，无学之漏尽智证通。」

甚么叫做无学之宿命智证通呢？所谓圣弟子知道种种之宿命之事：从一生至于百千万亿生，乃至劫数之成坏，我以及众生的宿命，所更（经）的如是之名，如是之生，如是之姓，如是之食，如是之受苦乐，如是之长寿，如是之久住，如是之所受的分齐，我及众生之在于

此处而死，而在于其余处之生，在于余处而死，在于此处而生，有如是之行，如是之因，如是之信，所受的种种之宿命之事，都统统了知无遗，就名叫做宿命智证明。

甚么叫做生死智证明呢？所谓圣弟子之天眼明净，胜过于人眼。能见诸众生之死时、生时，善色、恶色，上色、下色，向于恶趣，随业受生等事，都能如实而知。如此众生之身的恶行成就、口的恶行成就、意的恶行成就，谤毁圣人，以邪见而受邪法的因缘之故，身坏命终时，转生于恶趣泥犁（地狱）当中。此众生之身有善行、口有善行、意有善行，不谤毁圣人，正见成就，身坏命终，转生于人天的善趣当中等，都能看见清楚。就名叫做生死智证明。

甚么叫做漏尽智证明呢？所谓圣弟子，对于此为苦之事，能如实而知，此为苦之集，此为苦之灭，此为苦之灭道迹，都能如实而知。他如是而知，如是而见的的话，则对于欲有漏，已心解脱，有之有漏，已心解脱，无明之有漏，已心解脱，已解脱知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就名叫做漏尽智证明。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观察知宿命 见天恶趣生 生死诸漏尽 是则牟尼明

知心得解脱 一切诸贪爱 三处悉通达 故说为三明

（观察而知宿命，彻见转生于人天或恶趣等事。如生死的诸漏都已灭尽的话，这就是牟尼寂净之明的了。）

（察知内心已得解脱一切的贪爱，宿命、生死、漏尽之四处均能通达，因此之故，而说为是三明！）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八六、三明经：本经叙述婆罗门都说传承文字言说之上的三明，佛陀所说之三明，乃真实体验之三明。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婆罗门来诣佛所，和世尊面相慰劳。慰劳后，退坐在一边，而作此言说：「这就是婆罗门的三明，这就是婆罗门的三明。」

那时，世尊告诉婆罗门说：「甚么叫做婆罗门之三明呢？」婆罗门白佛说：「瞿昙！婆罗门的父母，乃具足好相，并没有诸瑕秽。父母乃七世相承，并没有诸讥论。都是世世相承，而常为师长。都具足辩才而诵诸经典，对于物类的名字，万物的差品（种种差别不同），字类之分合，历世的本末等，此五种之记说，都能一一通达，而且容色也非常的端正，这就是，瞿昙啊！就是婆罗门之三明哩！」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我并不以名字言说，为之三明。要说的为贤圣的法门，乃为真实的三明。所谓贤圣的知见，贤圣之法与律之真实的三明。」婆罗门白佛说：「到底是如何呢？瞿昙，甚么叫做贤圣之知见，贤圣之法与律，所说之三明呢？」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有三种无学的三明。那三种呢？所谓无学之宿命智证明，无学之生死智证明，无学之漏尽智证明。」都如上经广说过的。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一切法无常 持戒寂静禅 知一切宿命 已生天恶趣

得断生漏尽 是为牟尼通 悉知心解脱 一切贪恚痴

我说是三明 非言语所说

（一切诸法都是无常的。如果持戒，而修习寂静的禅定的话，则能知道一切的宿命，也知道已经往生于人天，或恶趣，同时能得断除生死，得漏尽，这叫做牟尼寂静之神通。）

（均能知道心解脱一切的贪恚痴，我乃说这种真实的三明，并不是言语所说的三明。）

佛陀说偈后，又说：「婆罗门！这就是圣之法与律所说的三明。」婆罗门白佛说：「瞿昙！这是真实的三明。」

那时，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八八七、信经：本经叙述信不是名字，是戒、施、闻、舍、慧等的实际生活上所现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婆罗门，来诣佛所，和世尊面相慰劳，慰劳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瞿昙！我的名叫做信！」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所谓信，乃信增上之戒，以及施，闻、舍、慧等，这才叫做信，并不是名字就是信。」

这时，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然后从座起而去。

八八八、增益经：本经叙述增益不是名字，是信、戒、闻、舍、慧之增益。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婆罗门，来诣佛所，面相慰劳，慰劳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瞿昙！我的名叫做增益。」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所谓增益，乃谓信增益，戒、闻、舍、慧等之增益，这才是增益，并不是名字为之增益。」

这时，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八八九、等起经：本经叙述名字不是等起，生起信、戒、闻、舍、慧，才是等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婆罗门，来诣佛所，问讯要否，问讯后，退坐在一边，白佛说：「世尊！我的名字叫做等起。」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所谓等起，乃谓起于信，起于戒、闻、舍、慧，才是叫做等起，并不是名字叫做等起。」

那时，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八九〇、无为法经：本经叙述无为法就是消灭贪瞋痴等，及一切的烦恼，八正道就是到此之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将为你们说无为之法，以及无为的道迹。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甚么叫做无为法呢？所谓贪欲永尽，瞋恚、愚痴永尽，就是无为法。甚么叫做无为的道迹呢？所谓八圣道分，也就是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就是名叫无为道迹。」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为法经那样，像如是的，难见、不动、不屈、不死、无漏、覆荫、洲渚、济渡、依止、拥护、不流转、离炽焰、离烧然、流通、清凉、微妙、安隐、无病、无所有、涅槃等经，也如是之说。

八九一、毛端经：佛子见真谛果时，所断的如湖水之无量，未断的如毛端之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譬如湖池，广与长，都为五十由旬，深也是如是。假若有士夫用一毛之端，去涸那湖水的话，你们以为如何呢？比丘们！那湖水为多呢？或者士夫的毛端之一滴水为多呢？」比丘白佛说：「世尊！士夫的毛端之水非常的少，湖水乃为其无量的千万亿倍，不得为比例啊！」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具足而见真谛，正见具足的世尊的弟子，其见真谛之果，正为无间等的。他在于那时，已断、已知，已断其根本。有如截断多罗树头那样，已经不会一再的生长起来了。他所断的诸苦，乃为甚多无量，有如大湖之水，所残余之苦，乃如毛端之滴水那样了。」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毛端滴水之经那样，像如是的草筹之端之滴水，也如是之说。犹如湖池之水那样，萨罗多咤伽、恒水、耶扶那、萨罗洩、伊罗跋提、摩酰、大海等，也如是之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九二、六内处经：本经叙述于六入处，观察忍的话，即离凡夫地，而得须陀洹果，进而得阿罗汉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内六入处。甚么为六入处呢？所谓眼内入处，耳、鼻、舌、身、意之内入处是。对于此六法，观察忍的话，名叫信行，会超升而离生，而离开凡夫地。虽然未得须陀洹果，乃至未命终，但是必定会得须陀洹果的。如果此诸法增上，而观

察忍的话，就名叫法行。会超升而离生，会离凡夫地。虽未得须陀洹果，乃至未命终，但是必定会得须陀洹果的。如果对于此诸法，如实而以正智观察的话，则三结已尽、已知。所谓身见、戒取、疑是也。这名称叫做须陀洹。决定而不堕入于恶趣，定趣于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在人天各七次受生），而究竟苦边。对于此等诸法，而以正智观察，而不起诸漏，而离欲解脱的话，就名称叫做阿罗汉。是诸漏已尽，所作已作，离诸重担，逮得已利，尽诸有结，正智，而心善解脱。」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内六入处之经那样，像如是的，外六入处、六识身、六触身、六受身、六想身、六思身、六爱身、六界身、五阴等，也都如上所说的。

八九三、五种的种子经：如五种的种子虽得地，而无水，则不得生长那样，如无烦恼、爱、见、无明，则虽有业，也没有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种种子之生。那五种呢？所谓根的种子，茎的种子，节的种子，枝的种子，种的种子是。此诸种子乃不断、不破、不腐、不伤、坚而不穿。虽然新得地界，但是如不得水界的话，则那些诸种子，就不得生长增广。」

必须要得地界与水界，那些诸种子才能得以生长增广的。

像如是的，所谓业，必须有了烦恼，必须有了爱，有了见，有了慢，有了无明等，才会生行的。如果只有业，而无烦恼、爱、见、无明的话，行就会灭。」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行那样，像如是的，识、名色、六入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也如是之说。

八九四、如实知经：凡夫世界的实状，及其原因，能如实而知之故，才能得解脱、出离，而成就正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我在世间，而对于世间，以及世间之集，不能如实而知的话，我终不得在于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以及诸世间当中，为解脱，为出，为离，为离颠倒想，也不能名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由于我对于世间，以及世间之集，能如实而知之故，因此之故，我在于诸天、世人、魔、梵、沙门、婆罗门，以及其余的众生，为得解脱、为出、为离、心离颠倒，具足而住，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遍知）。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对于此世间、世间之集那样，有关于世间之灭、世间之集、世间之出，以及对于世间之集、世间之灭、世间之味、世间之患、世间之出；世间之集、世间之灭、世间之出、世间之集、世间之灭道迹；世间之集、世间之灭、世间之集道迹、世间之灭道迹；世间之集、世间

之灭、世间之味、世间之患、世间之出；世间之集、世间之灭、世间之集道迹、世间之灭道迹、世间之味、世间之患、世间之出，等也作同样之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九五、三爱经：本经叙述为了断灭欲、色、无色等之三爱之故，当求大师。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三爱。那三爱呢？所谓欲爱（欲界）、色爱（色界）、无色爱（无色界）是（三界的爱缠）。为了断除此三爱之故，应当要求大师之启导！」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求大师那样，像如是的，对于次师、教师、广导师、度师、广度师、说师、广说师、随说师、阿阇梨（亲教师）、同伴、真知识之善友、哀愍、慈悲、欲义、欲安、欲乐、欲触、欲通、欲者、精通者、方便者、出者、坚固者、勇猛者、堪能者、摄者、常者、学者、不放逸者、修者、思惟者、忆念者、觉想者、思量者、梵行者、神力者、智者、识者、慧者、分别者、念处、正勤、根、力、觉、道、止观、念身、正思惟求等，也如是之说。

八九六、三有漏经：本经叙述为了断除三有漏之故，当求大师。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三有之漏。那三有漏呢？所谓欲的有漏、有的有漏、无明的有漏是。为了断除此三有漏之故，当求大师。」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求大师那样，像如是的，……乃至求正思惟，也如是之说。

八九七、罗候罗经：本经叙述佛告罗候罗，如观察内六入处的话，就能尽诸漏，而得阿罗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尊者罗候罗（覆障，佛未出家时之子，密行第一）来诣佛所，稽首礼佛足下，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要怎样知，怎样见，才能对于我此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之相，不会忆念，在于其中间，能尽诸有漏呢？」

佛陀告诉罗候罗说：「有内之六入处。那六入处呢？所谓眼入处，耳、鼻、舌、身、意等入处是。如对于这些法，以正智去观察的话，就能尽诸有漏，而为正智，而心善解脱，就名叫做阿罗汉，而尽有漏。所谓：所作已作，已舍重担，逮得已利，尽诸有漏。正智而心得解脱。」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观察内六入处那样，像如是的，外六入处，乃至五阴，也如是之说。

八九八、眼已断经：本经叙述对于眼之欲贪之断，为之眼已断。耳等也如是。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对于眼之欲贪断除，欲贪断除就名叫做眼已断。已知断除其根本，如截断多罗树的树头那样，于未来世成就不生之法。像如是的，耳、鼻、舌、身、意，也如是之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内之六入处那样，像如是的，外六入处，乃至五阴，也如是之说。

八九九、眼生经：本经叙述如比丘六处生、住、显现，就会有病、老、死之显现，反之则病老死会灭没。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眼生、眼住、眼显现的话，则苦就会生，病就会住，老死就会显现。像如是的，……乃至意，也如是之说。假若眼灭、眼息、眼没的话，则苦就会灭，病就会息，老死就会没。……乃至意，也如是之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内六入处那样，像如是的，外六入处，乃至五阴，也如是之说。

九〇〇、味着经：本经叙述如比丘于六处味着的话，就会生上烦恼，会为染污心而不离欲。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对于眼，而味着的话，就会生上烦恼。生上烦恼的话，则对于诸染污心，不能得以离开其欲贪。那些障碍也不得断除。……乃至意入处，也如是之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内六入处那样，像如是的，外六入处，乃至五阴，也如是之说。

九〇一、善法建立经：本经叙述一切的善法，都由于内之六入处而建立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世间所作的一切，均依于地而得建立一样，像如是的，一切善法，也均依内六入处而得建立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内六入处那样，像如是的，外六入处，乃至五阴，也如是之说。

九〇二、如来第一经：本经叙述如来乃在于一切有情当中之第一人。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所有的众生当中，不管是无足、二足、四足、多足，或者是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想、非非想等，一切的一切，乃以如来为第一，乃至圣戒，也如是之说。」

九〇三、离贪法第一经：本经叙述一切法中，以离贪欲为第一。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世间里的诸众生所作的，那一切均依于地而得建立那样，像如是的，一切之法，不管是有为或无为，乃以离开贪欲之法为最第一的。像如是的广说，……乃至圣戒，也如是之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〇四、声闻第一经：本经叙述，一切诸众，乃以声闻众为第一。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世间的诸众生，他们的一切，都依于地，而得以建立一样。像如是的，一切诸众当中，乃以如来的声闻众最为第一。像如是的广说，乃至圣戒。」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一完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二

九〇五、外道经：本经叙述如来灭后，有无后生死，均为无记。然而说色心解脱之故，和有神无神论之不同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尊者摩诃迦叶、尊者舍利弗，都在于耆闍崛山中。

那时，有众多的外道的出家人，诣舍利弗尊者之处，和尊者面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他们对尊者舍利弗说：「你的意见如何呢？舍利弗啊！如来到底为有后世之生死与否呢？」

舍利弗说：「诸外道们！世尊曾经说过：此是无记。」（佛所不说的）。又问：「云何呢？舍利弗！如来没有后世之生死吗？」舍利弗回答说：「诸外道！世尊说过此是无记。」又问：「舍利弗！如来有后世之生死、无后世之生死吗？」舍利弗回答说：「世尊说过，此是无记。」又问：「舍利弗！如来非有后世之生死、非无后世之生死吗？」舍利弗回答说：「诸外道！世尊说过，此是无记。」

诸外道的出家人又问尊者舍利弗说：「为甚么呢？为甚么请问：如来有后世之

生死？无后世之生死？有后无后？非有后非无后？一切都回答说：『世尊说：此是无记。』到底如何呢？为上座的为甚么都如愚如痴，不善不辩，好像婴儿之自性没有智慧那样呢？」他们作此语

后，就从座站起而去。

那时，尊者摩诃迦叶，和舍利弗尊者，在相去不远之处，各坐在树下，作昼日的禅思。舍利弗尊者知诸外道的出家人离去后，诣尊者摩诃迦叶之处，共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就将刚才和诸外道的出家人所论之事，统统讲给摩诃迦叶听，而说：「尊者摩诃迦叶！为甚么因，甚么缘，世尊不记说：后世有生死，后世无生死，后世有生死后世无生死，后世非有非无生死呢？」

摩诃迦叶尊者对舍利弗说：「如果说如来后世有生死的话，就是则为是色。假若说如来没有后世之生死的话，就是则为是色。如果说如来有后世之生死、无后世之生死，就是则为是色。假若说如来非有后世、非无后世之生死的话，就是则为是色。

所谓如来，其色已尽，心善解脱。说有后世之生死的话，此则不然（则是不对的），说无后世之生死，有后无后，非有后非无后之生死，此亦不然（也是不对的）。所谓如来，其色已尽，心善解脱。乃为甚深广大，无量无数，寂灭涅槃之故。

舍利弗！如果说如来有后世之生死的话，是则为之受，为之想、为之行、为之识、为之动、为之虑、为之虚诞、为之有为、为之爱。……乃至非有非无后有，也如是之说。如来者，其爱已尽，心善解脱。因此之故，说后有，就是不然。说后无，说后有有，说后非有非无，就是不然。如来者，爱已尽，心善解脱，甚深广大，无量无数（不得量数），寂灭涅槃。舍利弗！像如是之因，如是之缘之故，如有人问世尊：『如来若有、若无、若有无，若非有、非无后世之生死？』都不可记说。」

这时，二位正士，共议论后，各还其本处。

九〇六、法相坏经：迦叶叹昔制戒少，比丘却乐学习，今制戒多，却不被乐受。佛乃说正法之退减、五浊、像法等因。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摩诃迦叶，住于舍卫国之东园鹿子母讲堂。他在晡时（申时），从禅觉醒，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而说：「世尊！到底是甚么因，甚么缘，世尊从前为诸声闻少制戒时（戒条很简单），有好多的比丘，都心乐习学。现在为诸声闻制定好多的规戒，而诸比丘却少乐习学呢？」

佛陀说：「像如是的，迦叶啊！由于命浊（寿命缩短）、烦恼浊（贪瞋痴等诸烦恼盛起）、劫浊（饥馑、疫病、战争等恶业兴起）、众生浊（人间果报渐衰，众生心钝体弱，苦多福少）、见浊（邪见恶见盛行）等五浊，而使众生的善法退减之故，大师才会为了诸声闻多制禁戒，然而都很少乐于习学。」

迦叶啊！喻如劫将坏时（世界成立后，会存续一段期间，然后会破灭一坏劫），真宝仍然未灭。然而却有诸相似的伪宝会出现在于世间。伪宝出现后，真宝就会隐没（喻相似的像法出于世间，正法则灭）。像如是的，迦叶啊！如来之正法欲灭之时，就会有相似的像法（相似于正法的像法）会产生。相似的像法出现于世间后，正法就会灭。喻如大海中之船，如载了太多的珍宝时，就会顿时沉没。如来的正法，则不如是，乃为渐渐的消灭的。如来的正法，不为地界所坏，不为水、火、风等界所坏，乃至恶众生之出世，而乐行诸恶，欲

行诸恶，成就诸恶，将非法说为是法，将法说为是非法，非律为律，律说为非律，

以相似之法，句味炽燃之故，如来的正法，乃于此而隐没。

迦叶啊！有五种因缘，能使如来的正法沉没。那五种呢？如果比丘于大师之处，不恭敬、不仰重，不下意供养（态度不恭顺），在大师处，不敬不重，不下意供养后，然而又依倚而住。或者对于法，或者是对于学，或者对于随顺教，或者对于诸梵行一大师所称叹的人，不敬不重，不下意供养，而反依止而住。这名叫做，迦叶啊！由于此五因缘之故，如来的正法，于此而沉没（1.大师，2.法，3.学，4.随顺教，5.所赞之梵行人，都不敬重供养，为之五因缘）。

迦叶啊！有五种因缘，会使如来之法与律不没、不忘、不退。那五种呢？如比丘在于大师处，恭敬尊重，下意供养，依止而住。或者是对于法，或者是学，或者是随顺教，或者诸梵行一大师所称叹的人，都能恭敬尊重，下意供养，依止而住。迦叶——这名叫做五因缘，能使如来法与律不没、不忘、不退。因此之故，迦叶啊！应当要如是而学：在于大师之处，应当修习恭敬尊重，下意供养，依止而住。或者是法，或者是学，或者是随顺教，或者是诸梵行，为大师所赞叹的人，都恭敬尊重，下意供养，依止而住。」

佛说此经后，尊者摩诃迦叶，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九〇七、遮罗周罗经：本经叙述聚落主信歌舞戏笑之功德。佛说乃增贪瞋痴之缚耳，而使其开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名叫遮罗周罗（城中有伎人主，号曰勤发）的那罗聚落主，来诣佛所，面前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说：「瞿昙！我曾经听过古昔的歌舞戏笑的耆年宿士（师中之师），作如是之说：『如果伎儿在于大众中歌舞戏笑，作种种之伎，使那些大众能够欢乐喜笑的话，则能以此业缘，在于身坏命终之时，往生于欢喜天。』对于此，在瞿昙你的佛法中，解说为如何呢？」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且止！不可问此义。」像如是的经过三次，犹然开口请问佛陀不已。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你的意见回答于我。古昔的这种聚落的众生，都不离开贪欲，都被贪欲之缚所缚。不离开瞋恚，都被瞋恚缚所缚，不离开愚痴，都被愚痴之缚所缚。那些伎儿在于大众的座中，作种种的歌舞伎乐嬉戏，使那些众人欢乐喜笑。聚落主啊！当那些人欢乐喜笑者，岂不是增长其贪、恚、痴等缚了吗？」聚落主白佛说：「如是，瞿昙！」

佛陀说：「聚落主！喻如有人，以绳反缚，有人长夜以恶心欲使此人非义饶益（不利他），使他不安不乐，数数用水浇所缚之绳，此人被缚，岂不是转增息了吗？」聚落主说：「如是，瞿昙！」

佛说：「聚落主！古昔的众生，也是如此的，都不离贪欲、瞋恚、愚痴等缚，由于那些嬉戏欢乐喜笑，而更增其缚！」聚落主说：「实在的，瞿昙！那些伎儿使那些众生欢乐喜笑，转增贪欲、瞋恚、愚痴等缚。由于此因缘，身坏命终之时，会转生善趣，是没有这个道理的。」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如果说古昔的伎儿能使大众欢乐喜笑，由此业缘，而生于欢喜天者，就是邪见！如果是邪见的话，就应转生于二趣，如地狱趣，或者是畜生趣的。」

佛陀说此语时，遮罗周罗那罗聚落主，乃悲泣流泪！

那时，世尊告诉聚落主说：「因此之故，我刚才由你的三次谘问都不回答，曾说聚落主：『且止！莫问此义。』」聚落主白佛说：「瞿昙！我并不是以瞿昙之说之故而悲泣的。我乃自念：古来为甚么被那些愚痴不辨、不善的诸伎儿们之所见所欺诳，说甚么在大众中作诸伎乐，……乃至会往生欢喜天。我现在定思：『为甚么伎儿歌舞嬉戏，能生于欢喜天？』瞿昙！我从今天起，要舍弃那些伎儿恶不善之业。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佛陀说：「善哉！聚落主！此乃为真正实在重要的一件事。」

那时，遮罗周罗—那罗聚落主，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顶礼佛足后，欢喜而去。

九〇八、战斗活经：善斗的猛将问佛：勇悍战斗，则来世会生于箭降伏天？世尊则说教启示他。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以战斗为生活的聚落主（职业军人兼村长）来诣佛所，恭敬问讯。问讯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瞿昙！我听说古昔以战斗为生活的耆年宿士，曾作此言：『如以战斗为生活，身披重铠（战甲），手执利器，为将士的先锋，甚能方便摧伏怨敌。由于此业报，会往生于箭降伏天。』（箭庄严天）。在瞿昙您的佛法当中，此义到底如何呢？」

佛陀告诉战斗活的聚落主而说：「且止！不可问此义。」像如是的经过三次之谘问，佛陀也三次令止他之问，仍然非问不可。

佛陀终于告诉聚落主而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意回答我。聚落主啊！你的意见如何呢？如以战斗为生活的人，他的身上穿上甲冑，做为战士的先锋，堪能方便的摧伏怨敌。那么，此人岂不是先起伤害之心，欲摄缚枷锁，斫刺杀害于对方吗？」聚落主白佛说：「如是，世尊！」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为战斗而活，有三种的恶邪，如身、如口、如意是。由于此三种恶邪的因缘，在他身坏命终之后，会得生于善趣之箭降伏天者，是没有此道理的。」佛陀继续其言，而对聚落主说：「如古昔的以战斗为生活的耆年宿士，作如是之见，作如是之说而说：『如诸战斗活的人，身披甲冑，手执利器，先登于命敌（受命为先锋而在于敌人之最前面），堪能方便摧伏怨敌。由于此因缘，而往生于箭降伏天』，这是邪见啊！如果是邪见的人，应该会转生于二处的。如地狱趣，如畜生趣是。」佛陀说此语时，那位聚落主，乃悲泣而流泪！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由于此义之故，我刚才一再的三次告诉你而说：『且止！不为汝说。』」聚落主白佛说：「我并不是因为瞿昙您所说之语之故而悲泣的。我乃忆念起古昔的诸斗战活的耆年宿士之愚痴，不善不辨，长夜都在欺诳而作此言：『若战斗活，身披甲冑，手执利器，命敌先登，……乃至得生箭降伏天。』因此之故，而悲泣的。我现在定思：诸战斗活，由于恶业的因缘，其身坏命终之后，会往生于箭降伏天者，没有这道理的！瞿昙！我从今天起，要舍弃诸恶业，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比丘僧。」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这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时，战斗活的聚落主，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就从座起，作礼后离去。

九〇九、调马经：本经叙述调马聚落主说调马法。世尊即说调伏丈夫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一位调马的聚落主，来诣于佛所，恭敬问讯后，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告诉调马聚落主说：「调伏马时，有几种方法呢？」聚落主回答说：「瞿昙！有三种法 那三种呢？所谓第一就是用柔软之法，第二就是刚强之法，第三就是柔软刚强兼施之法。」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如果用此三种法时，该马也不能调伏的话，当如之何呢？」（该怎么办呢？）聚落主说：「便当杀之！」调马士说后，就向佛请教说：「瞿昙！无上的调御丈夫者，当用几种法去调伏那些丈夫呢？」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我也是用三种法去调御那些丈夫的 那三种呢？第一就是柔软，第二就是刚强，第三就是柔软兼刚强。」聚落主白佛说：「瞿昙！如果用三种法去调御丈夫时，犹然不能调伏之时，将如何呢？」

佛陀说：「聚落主！如果用此三事犹然不能调伏的话，便当杀之！为甚么呢？因为不可使我之法，有所屈辱之故。」调马聚落主白佛说：「我曾听说瞿昙之法中，杀生者不净 瞿昙之法当中，不应该有杀生，而今却说：『不调伏者，亦当杀之？』」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如你所说：『如来法中，杀生者不净，如来不应有杀生。』然而聚落主啊！我用三种法去调御那些丈夫时，如那些人不能被我调伏的话，就不再和他言语，不再教授他，不再教诫他。聚落主啊！若如来调御丈夫，不再与他语，不再教授他，不再教诫他，这岂不是杀他吗？」调马聚落主白佛说：「瞿昙！若调御丈夫不再与语，不再教授他，不再教诫他的话，真正就是杀他的了。因此之故，我从今天起，要舍弃诸恶业，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比丘僧。」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此为真实要紧事！」

佛说此经后，调马聚落主，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即从座起，作礼后离去。

九一〇、凶恶经：本经叙述凶恶的聚落主，谘问有关于得恶名的因由。佛告：不修八正道就有恶名，修之则没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一名凶恶（恶性的）聚落主，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世尊！不修甚么法之故，对于他人而会生瞋恚。由于生起瞋恚之故，就会口说恶言。他人也就为其作恶性的名字呢？」（被人骂为凶恶的人）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不修习正见之故，对于他人就会生瞋恚。由于生瞋恚之故，口就会说恶言。他人就会为其作恶性的名字。不修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之故，对于他人就会生瞋恚。由于生瞋恚之故，口就会说恶言，他人就会为其作恶性的名字。」（取号为凶恶的人）。又问：「世尊！到底要修习甚么法，对于他人才不会起瞋恚。由于不瞋恚之故，就会口说善言，他人也就为其作一贤善的名字呢？」（怎样修才能被人赞取号为贤善之人）。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修习正见之故，对于他人就不会起瞋恚，不瞋恚之故，就会口说善言，他人就会为其作贤善的名字。修习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

念、正定之故，对于他人就不会生瞋恚。由于不生瞋恚之故，口就会说善言，他人也会为其作一贤善的名字。」

凶恶聚落主白佛说：「奇哉！世尊！善说此言。我由于不修习正见之故，对于他人才会生瞋恚，由于生瞋恚后，口说恶言，他人也为我取一恶性的名字。我由于不修习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命、正定之故，对于他人才会生瞋恚，由于生瞋恚之故，口说恶言，他人也为我作一恶性的名字。因此之故，我现在当舍弃瞋恚、刚强、粗涩。」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此乃真实重要的事！」

佛说此经后，凶恶聚落主，欢喜而随喜，作礼而去。

九一一、摩尼珠髻经：本经叙述摩尼珠髻间佛：有关于佛千是否可畜金银财宝与否等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摩尼珠髻（如意珠顶髻）聚落主，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白佛说：「世尊！前些日，国王曾经调集诸大臣，共同论议而说：『到底如何呢？沙门释子比丘！自为受畜金银宝物一事，是清净呢？或者为不净呢？』其中有人说：『沙门释子应受畜金银宝物。』又有人说：『不应自为受畜金银宝物。』世尊！那些说沙门释子应该可以自为受畜金银宝物的，是从佛处听过的呢？或者是出于自己的意见的呢？作此语的话，是随顺法吗？或不随顺于法呢？到底是真实之说呢？或者是虚妄之说呢？像如是之说的话，是否能得不堕于被呵责处吗？」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这是妄说，并不是真实之说，也非是法说、非是随顺说，会堕入于呵责处的。为甚么呢？因为沙门释子，如自为受畜金银宝物的话，就是不清净之故。如果自为己，而受畜金银宝物的话，就不是沙门之法，不是释种子之法。」

聚落主白佛说：「奇哉！世尊！沙门释子如受畜金银宝物的话，则不是沙门法，不是释种子之法，此为真实之说！世尊！如作此说的话，就能增长胜妙。我也作此说：「沙门释子，不应自为受畜金银宝物。」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如果沙门释子，自为受畜金银珍宝，而为清净的话，则五欲功德（功能），就统统为之清净的了！」

摩尼珠髻聚落主听佛所说，乃欢喜，而作礼而去。

那时，世尊知道摩尼珠髻聚落主去后，告诉阿难尊者说：「如诸比丘，依止于迦兰陀竹园而住的人，就统统叫他们集合到食堂来。」

那时，尊者阿难，即受佛之教令，就周遍的宣令：依止在于迦兰陀竹园的比丘们，统统集合到食堂！到了比丘都集合后，乃往白世尊而说：「诸比丘们都已集合在于食堂了，惟愿世尊知时！」

那时，世尊就到了食堂，在大众前坐下，坐下后，乃告诉诸比丘们说：「今天有一位摩尼珠髻聚落主，来诣我所，曾作此言：『前些日子，国王曾诏集诸大臣，作如是之论议：沙门释子，自为受畜金银宝物，为清净与否呢？其中有人说为是清净，有的则说为不清净。现在要请问世尊，所言的清净者，是从佛处所闻的呢？或者为自己作出来的妄说呢？』……如上广说。那位摩尼珠髻聚落主，后来听我所说，乃欢喜而随喜，然后作礼而去。」

诸比丘们！国王、大臣共集论议，那位摩尼珠髻聚落主，在于大众前面，作狮

子吼说：『沙门释种子，不应自为受畜金银宝物。』诸比丘们！你们从今天起，须要木，就取木，须要草就索草，须要车就索车，须要工作的人员时，就索取作人。千万谨慎，不可为自己受取金银等种种的宝物！」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一二、王顶经：本经叙述世尊告诉王顶聚落主，有关于众生所依之二边，及离二边之中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瞻婆国的揭伽池之侧。

这时，有王顶聚落主，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告诉王顶聚落主说：「现在的众生，都依于二边。那二边呢？第一就是乐着于卑下的田舍，为常人凡夫之五欲。第二为自苦而方便（努力）于不正、非义之法，以为饶益。聚落主啊！有三种乐受于欲乐，为卑下的田舍之常人的凡夫。也有三种自苦而方便于不正非义之饶益。

聚落主啊！甚么叫做三种的卑下之田舍，为常人凡夫之乐受欲乐呢？有一种受欲的人，他以非法去滥取，而以自供自己的快乐。并不供养父母，不给足兄弟、妻子、奴婢、眷属、朋友、知识。也不随时供养沙门、婆罗门，去仰求胜处，去求安乐的果报，不求未来的生天，这名叫做世间的第一受欲。

其次，聚落主啊！有一种受欲乐的人，以法与非法，滥取财物，以乐自供，也供养于父母，给足于兄弟、妻子、奴婢、眷属、朋友、知识。而不随时供养沙门、婆罗门，以仰求胜处的安乐之果报，以求未来的生天事，就名叫做第二之受欲乐者。

其次，聚落主啊！有一种受欲乐的人，都依法去求财物，并不会无法而滥取的。他所得的财物，一方面供给自己之乐，也用来供养父母，给足兄弟、妻子、奴婢、眷属、知识。也随时供养沙门、婆罗门，以仰求胜处安乐的果报，祈未来能够往生天界，这名叫做第三受欲乐者。

聚落主啊！我并非一向都说受欲的人都是平等的。我乃说受欲的人，有的其人为卑下的人，我说受欲的人，有的乃为中等的人，我说受欲的人，有的是为优胜的人。

甚么叫做卑下的受欲者呢？所谓非法去滥取，……乃至不仰求胜处，不求安乐的果报，不求未来能够往生天界，这名叫做：我说卑下的受欲人。

甚么叫做中等人的受欲者呢？所谓受欲的人，或者依法，或者用非法，去求取财物，……乃至不求来生能够往生天界，就是名叫第二种：中等人的受欲者。

甚么叫做我说为胜人的受欲呢？所谓依法而求取财物，……乃至未来往生天界，就名我所说的第三种：胜人的受欲者。

甚么叫做三种虽为自苦，而方便（努力），然而这种苦行乃为非法（不合于真理），是不正确，是非义之饶益呢？有一种人，自苦枯槁活（无益的苦苛自身之法）。最初曾犯戒、污戒。而他乃修习种种的苦行。虽然住于精勤方便的住处（努力于苦行，安住于苦行），但是他乃不能在于现法当中得离炽燃，不得过人之法之胜妙的知见之安乐住。聚落主啊！这名叫做第一种：自苦方便枯槁活。

其次，有一种人自苦方便枯槁活（无益于身心的苦行），开始时不犯戒，不污戒，而修习种种的苦行。然而也不能由此现法当中得离炽燃的苦恼，不能得过人法之胜妙知见的安乐住，就名叫做第二种自苦方便枯槁活。

其次，有一种人自苦方便枯槁活，初始不犯戒，不污戒，然而修习种种的苦行

方便，也不能在于现法当中离开炽燃，不能得过人法之胜妙的知见之安乐住，就名叫做第三自苦方便枯槁活。

聚落主啊！我并不说一切自苦方便枯槁活，都是平等（同样），我乃说有一种自苦方便，是属于卑劣之人。也说有一种自苦方便，是属于中等的人，并说有一种自苦方便是属于优胜之人。

甚么叫做自苦方便之卑劣人呢？如果他自苦方便（勤于苦行），初始时犯戒、污戒，……乃至不得胜妙的知见安乐住，就名我说：自苦方便卑劣人。

甚么叫做自苦方便之中人呢？如果他自苦方便（勤于苦行），初始不犯戒，不污戒，……乃至不得胜妙知见安乐住，就名叫做我说：自苦方便中间人。

甚么叫做自苦方便胜人呢？如果他自苦方便枯槁活（自己苦刻自己的生活，无益的苦行），初始不犯戒，不污戒，……乃至不得胜妙知见安乐住，就名叫做我说：自苦方便胜人。

聚落主啊！这名叫做三种自苦方便，而此苦乃为非法、不正，非义饶益（无益的苦行，不管是如何的精勤方便，也是徒劳而不能得达圣果的。因为这种修行法乃是不正确，不是果之因，不是真理，故不能有所饶益。）

聚落主啊！有一种道，有一种迹，不向于三种受欲，随顺方便，不向于卑下、田舍、常人凡夫。三种自苦方便，乃是以苦、非法、不正、非义饶益（不能有所饶益）。

聚落主啊！甚么叫做道，甚么叫做迹，而不向于三种受欲、三种自苦方便呢？聚落主！因为被欲贪所障阂之故，或者欲自害，或者欲害他，或者俱害（自他俱害），在现法及后世，都得此罪报，心法就会忧苦。被瞋恚、愚痴所障，或者欲自害，或者欲害他，或者欲俱害，在现法及后世，都得此罪报，心法就会忧苦。如果离开贪障，不欲方便自害，不欲害他，不欲自他俱害，不会在现法及后世，均受此罪报，那些心，及心法，都会常受喜乐。像如是的，离开瞋恚、愚痴等障阂，而不欲自害，不欲害他，不欲自他俱害，就不会于现法及后世受此罪报，那些心，及心法，就会常受安乐，在于现法中，就能远离炽燃，不待时节而能亲近涅槃。即于此身，现在缘于自觉而知。聚落主啊！像如是的，于现法当中，永离炽燃，不待时节，而能亲近于涅槃。

盘。即此现身（此生此身），缘于自觉而知者，乃为八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

当世尊说此法之时，王顶聚落主，乃远离尘垢，得法眼净。这时，王顶聚落主见法、得法、深入于法，度疑不由于他，于正法与律，得无所畏。就从座起，整衣服，合掌而白佛说：「我今已度（深信而体解真理）。世尊！我愿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比丘僧，从今以后，画形寿，为优婆塞。」

这时，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而去。

九一三、竭昙经：本经叙述竭昙聚落主，向世尊请问苦之因、苦之灭。世尊说：一切苦都以爱欲为根本。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在于力士国的人间游行，到了郁鞞罗住处的鸚鵡阁浮林（末罗族的聚落。末罗为力士，十六大国之一）。

这时，有一位竭昙聚落主，听说沙门瞿昙在力士族的人间游行，已到了郁鞞罗聚落的鸚鵡阁浮林，闻说现法之苦集、苦没等真理，就私自而想：「我当往诣沙门瞿

县之处。如果我拜诣沙门瞿县的话，他必定会为我阐说现法之苦集、苦没的真理。」就这样的往郁鞞罗聚落，诣于世尊之处，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世尊！我听说世尊常为人说现法的苦集、苦没等真理。善哉！世尊！请为我们阐说现法之苦集、苦没的真理！」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我如果阐说过去法之苦集、苦没的话，我乃知道你对于那些会为信，也会不信的。会为欲，会不为欲，会为念，会不念，会为乐，会为不乐等。你现在为苦与否呢？我如果说未来的苦集、苦没的话，也知道你对于那些为信、不信，为欲、不欲，为念、不念，为乐、不乐的。你现在苦与否呢？我现在于此、将说现法之苦集、苦没等事。聚落主啊！如果众生所有之苦的会发生，那些一切均以欲为本的！都由欲而生，由欲而集，由欲而起，以欲为因，以欲为缘，而会有苦之生的！」

聚落主白佛说：「世尊！因为您说的，乃极为简略之说法，并不广为分别解说之故，我乃不能了解。善哉！世尊！唯愿广说，使我们能够了解！」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你之意回答。聚落主啊！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在此郁鞞罗聚落居住的人，或者将其系缚，或者是打，或者是责，或者是杀时，你的内心，当会生起忧悲恼苦与否呢？」

聚落主白佛说：「世尊！亦不一向（也不一定）。如果在此郁鞞罗聚落而住的人们，对于我有欲、有贪、有受、有念，而都相互习近的人的话，则他如遭人缚，或被打，或被责，或被杀的话，我就会生起忧悲恼苦的。假若那些众生，并没有所欲贪爱念，并不相习近（与我无缘之人）的话，则他如遭人缚，或遭打、遭责、遭杀时，我为甚么要多生忧悲恼苦呢？」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因此之故，应当要知道！众生会生种种的苦恼，这一切，均以欲为其根本的。由于欲而生，由于欲而习，由于欲而起，由于欲为因，由于欲为缘，而会生众苦的。聚落主啊！你的意见如何呢？假若你的依父母（指子。子出生后，则被他人扶养），不相见的话，就会生起欲贪、爱念与否呢？」聚落主说：「弗也，世尊！」（也就是生后则送人，其爱情自然会薄一些）。

佛陀说：「聚落主！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再看到，或再闻到那依父母（被人养育之子）的话，当会起欲、起爱念与否呢？」聚落主说：「如是，世尊！」

佛陀又问：「聚落主啊！你意如何呢？那个依父母（送给人之子），如果无常变异的话，你当会生起忧悲恼苦与否呢？」聚落主说：「如是，世尊！如果依父母（送给人之子）无常变异的话，我或者会邻死（近于死之苦痛）的，岂唯是忧悲恼苦而已呢？」（听到送人扶养的爱子，一旦有变化而死去时，自己就会觉得死去活来—非常痛苦！）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因此之故，应当要知道！如诸众生所有苦恼之产生，一切都是以爱欲为本的。由于欲而生，由于欲而集，由于欲而起，由于欲之因、欲之缘而生苦的！」聚落主说：「奇哉！世尊！善能解说像如此的依父母之譬喻。我也有一个依父母，居在于不同的地方。我每天都遣人送信去问其要与否的问题。我有时也以此为忧苦，何况假如又遇其无常的话，那里不会有忧苦呢？（一定是非常悲痛的）」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因此之故，我说：这些诸众生们所有的忧苦，一切都以欲为根本的。由于欲而生，由于欲而集，欲而起，欲为因，欲为缘，而生忧苦的！」

佛陀并告诉聚落主而说：「假若有四种爱念，而遇无常变异的话，则四种忧苦，会由之而生。假若有三种、二种，或一种爱念而遇无常变异的话，就会有一种忧苦会发生。聚落主啊！假若都没有爱念的话，就没有忧苦尘劳的！」

佛陀说后，即说偈而说：

若无世间爱念者 则无忧苦尘劳患
一切忧苦消灭尽 犹如莲花不着水

（假若没有世间的爱念的话，就不会有忧苦尘劳之灾患。一切忧苦都消灭殆尽之事，有如莲花之不会被水所著一样！）

当世尊说此法之时，竭昙聚落主，则远尘离垢，得法眼净。而见法、得法，深入于法，度脱诸狐疑，不由于他人、不由他度，而能对于正法与律，都得无所畏。他从座而起，整一整其衣服，合掌白佛而说：「我已得度（对于道有正确的认识），世尊！我由是而有超越的见解。我从今日起，愿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尽有寿命，都为优婆塞。唯愿能忆持（惠顾）于我！」

佛说此经后，竭昙聚落主，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九一四、刀师氏经：饥馑之年，世尊在人间行乞。尼犍子派他的弟子一刀师氏聚落主，欲论伏佛陀，反而随喜佛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在于摩竭提国的人间游行。与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一千位优婆塞，五百位乞残食的人，从一个城，至于另一个城，从一个聚落，至于另外一个聚落，在人间游化，而到了那罗聚落的好衣庵罗园（卖迭园）中。

那时，有一位姓刀师氏的聚落主，是一位尼犍子的弟子，往诣于尼犍之处，礼拜尼犍之足后，退坐在一边。

这时，尼犍曾对于刀师氏聚落主说：「你是否能够和沙门瞿昙作蒺藜论（诡辩），使沙门瞿昙不得语（没有话说，不能辩），不得不语（忍耐不住，不得不发言）吗？」（蒺藜为一野生之草，多刺，其果实附着人物时，不容易离开，故形容为诡辩）

聚落主说：「阿梨（师父）！我到底须立甚么论当作蒺藜论，使沙门瞿昙不得语、不得不语呢？」尼犍告诉聚落主说：「你往诣沙门瞿昙之处，对他作此之问而说：『瞿昙！你是否常愿欲使诸家（众生）能得福利具足而增长吗？你曾作如是之愿，如是之说与否呢？』如果他回答你而说：『弗也（不是）』的话，你就当问而说：『沙门瞿昙！你和愚夫有甚么不同呢？』他若说：『有此愿，有此说』的话，你就又再问他而说：『沙门瞿昙！如果你有如是之愿，有如是之说的话，现在为甚么在饥馑之世之时，游行于人间，率领大众一千二百五十名比丘、千名优婆塞、五百名乞残食之人，由一个城市，再经过另一个城市，由一个乡村，至于另一个乡村，而损费世间，有如大雨（降）雹雨之后，乃会减损人物，而不是增益众生之福利那样呢？瞿昙你所说的，实在不相应（言与行不一致），是不类不似（不伦不类），前后都相违。』像如是的，聚落主啊！这名叫做蒺藜论，可使那位沙门瞿昙不得语、不得不语。」

那时刀师氏聚落主受尼犍的劝教后，往诣佛所，恭敬问讯。恭敬问讯后，退坐在一边，白佛而说：「瞿昙！你是否常欲愿使大家都得福利增长与否呢？」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如来乃长夜欲使大家都得福利增长，也常作如此之说。」聚落主说：「假若是这样的话，为甚么？瞿昙！在此饥馑之世的人间去乞食，将诸大众（带领大众）……乃至不似不类，前后相违呢？」（如上文所指的这样将是大大雹雨，会打损人物，而不是甚么福利等语，省略不载耳）。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我忆起从九十一劫之久远前以来，不曾见过有一人布施一位比丘，而致有尽有减的。聚落主啊！我看今天有的人家为大富，多钱财、多眷属、多仆从的原因，当知其家乃由于长夜好施，真实寂止之故，致有如此的福利的。聚

落主啊！有八种的因缘，会使人只损减福利，而不增长。那八种呢？1.为王所逼，2.被贼所劫，3.被火所焚，4.大水所漂，5.藏自消灭，6.抵债不还，7.怨憎残破，8.恶子费用。有了这八种的话，则钱财就很难聚集。聚落主啊！我说无常为第九句（连上八难，为第九难）。像如是的，聚落主啊！你放弃了九因九缘，而说：『沙门瞿昙破坏他家』。你不舍恶言，不放弃恶见，乃如铁枪投入于水那样，在身坏命终后，会生于地狱中的。」

这时，刀师氏聚落主，心生恐怖，身毛皆竖，而白佛说：「世尊！我今悔过！要悔过我的如愚如痴，不善不辩，而在于瞿昙之处，不实而欺诳，而虚说妄语。」

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后，从座起而去。

九一五、刀师氏经：刀师氏受尼犍之命诘问佛：为何为一种人说法，不为另一种人说？佛用三田、三器答之，使他听后悔过。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那罗聚落，好衣庵罗园中。

这时，有一位刀师氏聚落主，先前为尼犍的弟子，往诣尼犍之处，稽首礼拜尼犍之足，然后退坐在一边。那时，尼犍对聚落主说：「你能和沙门瞿昙作疾藜论，使沙门瞿昙不得语、不得不语吗？」

聚落主竹尼犍说：「阿梨（师父）！甚么疾藜论，能使沙门瞿昙不得语、不得不语呢？」

尼犍对聚落主说：「你到沙门瞿昙之处，作如此之言：『瞿昙！你不常欲安慰一切众生，赞叹安慰一切众生吗？』如果说：『弗也』的话，就应和他说：『瞿昙和凡人愚夫有甚么差异呢？』假如说：『常欲安慰一切众生，赞叹安慰一切众生』的话，你就再问他：『如欲安慰一切众生的话，为甚么缘故，或为一种人说法？或者不为一种人说法呢？』作如此之问，就名叫做疾藜论，使沙门瞿昙不得语、不得不语。」

这时，聚落主受尼犍之劝进后，就往诣佛所，恭敬问讯后，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瞿昙！你是否欲常安慰一切众生，赞叹安慰一切众生吗？」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如来长夜都慈愍安慰一切众生，也常赞叹安慰一切众生。」聚落主白佛说：「如果是这样，如来为甚么缘故，为一种人说法？又不再为某一种人说法呢？」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你意回答我。聚落主啊！譬如有三种田：一种为沃壤肥泽，第二种田为中等的，第三种田为瘠薄的，你的意见如何？聚落主！那位田主会由那一种田先于耕治下种呢？」聚落主说：「瞿昙！定会在于最为沃壤肥泽之田先耕下种的。」

佛陀说：「聚落主啊！又会在于那一种，为次耕下种呢？」聚落主说：「当会在于中等之田，次耕下种的。」佛陀告诉聚落主说：「又会在于何种田，其次耕下种呢？」聚落主说：「当会在于最下瘠薄之田，次耕下种的。」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为甚么如此呢？」聚落主说：「因为不欲在于废田存种而已。」（下田只存种之用，不使其为废田）。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我也是如是的。像那些沃壤肥泽之田来说，即我的诸比丘、比丘尼，也是如是的。我常为他们演说正法，初、中、后都善，都是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开示显现。他们听法后，依靠于我舍、我洲、我覆、我荫、我趣，常用净眼，观我而住，而作如是之念：『佛所说法，我都受持，使我长夜，以义饶益，安隐乐住。』」

聚落主啊！如那些中等的田，即我的弟子当中的优婆塞、优婆夷，也是如是的。我也为他们演说正法，初中后，都善，都是善义善味，为纯一满净，梵行清白，开示显示。他们听法后，都依于我舍、我洲、我覆、我荫、我趣，都常用净眼，观察我而住，而作此念：『世尊所说之法，我悉受持，使我长夜，以义饶益，安隐乐住。』

聚落主啊！如那些田家最下之田，即如我为诸外道异学尼犍子之輩，也为其说法，初中后都善，是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开示显现。然而他们如少闻法的话，也为其说，多闻法者，也为其说。然而那些人在于我的善说法中，得一句法，而知其义的话，也会长夜以义饶益，安隐乐住。」那时，聚落主白佛说：「甚奇哉！世尊！善说如是三种的田喻。」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你听我更说譬类吧！譬如士夫，有三个蓄水之器，第一器为不穿不坏，也不会津漏（很完好）的。第二器也是不穿不坏，然而会有些津漏。第三器为有穿有坏，会津漏的。你的意见如何呢？聚落主啊！那位士夫，在于其三种器当中，常持净水，放在于那种器中呢？」聚落主说：「瞿昙！当会用那一种不穿不坏、不漏津之器，会先将其拿来盛水的。」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其次应该要用那一种器去盛水呢？」聚落主说：「瞿昙！应当执持那个不穿不坏，然而会津漏之器，次第使用盛水。」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那些器物盛满后，又应用何器，为最后去盛水之用呢？」聚落主说：「要用那个有穿孔破坏，而又会津漏之器，为最后盛水之器。为其么呢？因为可在须臾之间，供给小用之故。」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如那些士夫之用不穿不坏，不津漏之器那样，我的诸弟子之比丘、比丘尼，也是如是。我都常为他们演说正法，……乃至长夜，都以义饶益，使他们安隐乐住。如第二器之不穿不坏，然而有津漏，就如我弟子当中的优婆塞、优婆夷，也是如此。我都常为他们演说正法，……乃至长夜，以义饶益，使他们安隐乐住。如第三类之器那种穿坏津漏的，那些外道异学，诸尼犍之輩，也是如是。我也为他们演说正法，初中后都善，都是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开示显现。多也为说，少也为说。他们如果在于我所说的说一句法当中，能够知其义时，也能得长夜安隐乐住。」

这时，刀师氏聚落主，听佛所说，心大恐怖，身毛都竖立起来，向前礼拜佛足而悔过说：「世尊！我乃如愚如痴，不善不辩，在于世尊之处，不能谛解真实，而虚伪妄说。」

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礼佛双足后离去。

九一六、刀师氏经：刀师氏转述尼犍所说之恶业堕狱之法。佛陀纠正而说正说，终于皈依为优婆塞。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那罗聚落的好衣庵罗园中。

那时，有刀师氏聚落主，为尼犍的弟子，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告诉聚落主说：「你欲所论（有甚么话要说）呢？尼犍若提子（聚落主的师父）交带你要说甚么话呢？」聚落主说：「我们的那位尼犍子说：『如果杀生，则一切均会堕落于泥犁（地狱）当中。因为多行之故，才会将堕入于那个地方。像如是的，偷盗、邪淫、妄语，皆会堕入于泥犁中，因为多行之故，就将会到那个地方去。』」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如果像尼犍若提子所说的『杀生者会随落于泥犁中，由于

多行之故，而会转生于那个地方』，这样，就并没有众生会堕落于泥犁之中的了。聚落主啊！你的意见如何呢？到底那一种众生会在于一切时当中，都有心杀生呢？又在于何时有心不杀生呢？乃至何时有心妄语？何时有心不妄语呢？」

聚落主白佛说：「世尊！人在于昼夜当中，少些的时间，有心杀生，……乃至少时有心妄语，而比较多时没有心杀生，乃至妄语。」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岂不是没有人会堕落于泥犁中了吗？如尼犍所说的：『有人杀生的话，则一切都会堕入于泥犁中，因为多习行之故，将会转生于那个地方，……乃至妄语，也是如是。』聚落主啊！那位大师兴起而出现于世间，由于觉想、筹量，入于觉想地而住。在于凡夫地，而自辩其所说，随意而筹量，为诸弟子们作如是之说法而说：『杀生者，一切皆会堕入于泥犁当中，多习行的人将会转生于彼处，乃至妄语，也是如此。』他的那些诸弟子们，如信其说就会说：

『我的大师乃知其所知，见其所见，能为诸弟子们作如是之说：如杀生的人，一切都会随落于泥犁中，由于多习行之故，将会转生于那个地方。我本有心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当会堕入于泥犁中』。他得如此之见解，乃至不舍弃此见解，不厌弃其业，不觉其悔，在于未来世，还是不舍弃杀生，乃至不舍弃妄语，他之意解脱不满足，慧解脱也不满足。由于意解脱不满足，慧解脱不满足之故，就会为谤圣的邪见。由于邪见的因缘之故，身坏命终，而转生于恶趣之泥犁当中。像如是的，聚落主啊！有因有缘，众生才会生烦恼，有因有缘，众生才会作业与烦恼。

聚落主啊！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之出现兴起于世间，都常为众生呵责杀生，赞叹不杀生。呵责偷盗、邪淫、妄语，赞叹不盗、不淫、不妄语。都常用此法，去化诸声闻，使他们念乐信重而说：『我们的大师，知其所知，见其所见，而呵责杀生，赞叹不杀，……乃至呵责妄语，赞叹不妄语。我从往昔以来，由于愚痴无慧，而有心杀生。我乃由此因缘之故，现在自于悔责。』虽然不能使他之业不为，且能因此悔责之故，在于未来世，能得离开杀生，……乃至能得离开盗、淫、妄语，也能得以满足正意解脱，满足慧解脱。意解脱与慧解脱满足后，得能不谤贤圣，而正见成就。由于正见的因缘之故，得生天上的善趣。像如是的，聚落主啊！由于有因有缘，众生的业烦恼才会清净。

聚落主啊！那些多闻的圣弟子们，都作如是而学：昼夜都随时观察所起的内心当中，有少许的杀生之念，有很多的不杀生之心念。在此里面，如果为有杀生之心起时，则当自悔责，不以为是，不以为类。假若没有杀生之生起时，则无怨无憎，而心生随喜。随喜后，心就会猗息。心猗息后，心就会受乐，心受乐后，则心会定，心定后，则圣

弟子之心会与慈俱，会无怨无嫉，没有瞋恚，广大无量，满于一方，正受而住（以慈爱摄取之心，弘满于一方而住）。二方、三方，乃至四方，四维（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一切的世间，其心都与慈俱，而无怨无嫉，没有瞋恚，广大无量，善能修习充满于诸方，具足正受而住（由慈心而充满之故，能在于南西北方，四维上下，都不会有怨嫉瞋恚，而能融摄一切，而能安心到处得住。）」

那时！世尊，用爪甲（指甲）抄少许之土，然后告诉刀师氏聚落主说：「你的意见如何呢？聚落主啊！我的爪甲中之土为多呢？或者是大地之土为多呢！」聚落主白佛说：「世尊！爪甲中之土只不过是一点点而已，若论大地之土，乃为无量无数哩！」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如甲上之土乃为甚少；：而大地之土其数为无量。像如是的，心和慈俱，修习而多多的修习的话，则诸有量业（恶业），乃如甲上之土，不能将去，将来不能堕入地狱，不能令住。像如是的，对于偷盗，则用悲心，对于邪淫，则用喜心，对于妄语，则用舍心的话，就不能得以为比的。」（也就是慈悲喜舍

之心，广大无量，杀、盗、淫、妄，乃少的连比字都谈不上）。

佛陀说此语时，刀师氏聚落主乃远离尘垢，而得法眼净。聚落主由于见法、得法、觉法、知法、深入于法，离诸狐疑，乃不由于他，不随于他，对于正法与律，乃得无所畏。由此，从座而起，整衣服，右膝着地，合掌白佛而说：「我已得度（深深的了解真理），世尊！我已超越，世尊！我现在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比丘僧（第一皈依），尽其寿命，当为一位优婆塞。世尊！譬如士夫，欲求灯火之光明，而执取马尾，作为灯炷（灯心），欲吹其炷，使其燃明，然而终究不能得到光明，唯徒自疲劳而已，灯究竟都燃不起来！我也是如是，虽然欲求明智，然而却在于诸愚痴的尼捷子之处，去习近于愚

痴，去和合于愚痴，去奉事于愚痴，唯有徒自劳苦，而不得明智。因此之故，我今重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第二皈依）。从今以后，对于那位愚痴、不善、不辩者的尼捷子之处，就是少许之信、少许之敬、少许之爱、少许之念，我今也要远离。因此之故，我今再次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第三皈依。完了三皈依竟），乃至尽形寿，都愿作为优婆塞，以自净其心。」

那时，刀师氏聚落主，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九一七、三种调马经：佛说调马有三种，声闻也有解脱、辩才、名利等三种之别。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世间有三种的调马之法。那三种呢？有一种马为捷疾具足（行步骏疾快速），而色不具足（毛色不好），形体也不具足（其身不甚壮健）。有一种马，其色具足（毛色鲜丽），捷疾具足（驰速善行），而形体不具足（身形不健美）。有一种马，捷疾具足（行步骏疾），色也具足（有好色），形体也具足（身壮体健）。像如是的，也有三种的调御的士夫之相中那三种呢？有一种士夫，捷疾具足，而色不具足，形体也不具足。有一种士夫，捷疾具足，色也具足，而形体不具足。有一种士夫，捷疾具足，色也具足，形体也具足。

比丘们！甚么叫做调御士夫虽为捷疾具足，而色不具足，形体也不具足呢？有一种士夫，对于此苦，能如实而知，此苦集、此苦灭、此苦灭道迹，能如实而知。像如是的观察的话，就能断除身见、戒取、疑等三结。此三结断除的话，就得须陀洹果（预流果），已不会堕入于恶趣法，已决定正趣于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顶多人天各七次来往转生），就得究竟苦边。这名称叫做捷疾具足。甚么叫做非色具足呢？如有人来问阿毘昙（对法、论）与律时，不能具足句味，不能次第随顺，不能为人具足解说，就名称叫做色不具足。甚么叫做形体不具足呢？并不是名闻的大德，不能感化而致有衣被、饮食、床卧、汤药、众具（其德不够，得不到人家自动的恭敬供养）。这名称叫做士夫之捷疾具足，而色不具足，形体不具足。

甚么叫做捷疾具足、色具足、而形体不具足呢？所谓士夫。对于此苦，能如实而知，对于此苦集、此苦灭、此苦灭道迹，能如实而知，……乃至究竟苦边，就是捷疾具足。甚么叫做色具足呢？如有人问阿毘昙（对法、论）与律，……乃至能为解说，就名称叫做色具足。甚么叫做形体不具足呢？并不是名闻的大德，不能感致衣被、饮食、卧具、汤药，就名称叫做士夫之捷疾具足、色也具足，而形体不具足。

甚么叫做士夫之捷疾具足，色也具足，形体也具足呢？所谓士夫，对于此苦，能如实而知，此苦集、此苦灭、此苦灭道迹，能如实而知，乃至究竟苦边，就名称叫做捷疾具足。甚么叫做色具足呢？如有人来问阿毘昙（对法、论）与律，……乃至能

解说，就名叫做色具足。甚么叫做形体具足呢？如大德名闻，……乃至卧具、汤药，就名叫做形体具足。也是名叫做士夫捷疾具足、色具足、形体具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一八、顺良马经：本经叙述佛陀为诸比丘说三种良马，以及三种善男子。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世间有三种的良马。那三种呢？有一种马，乃捷疾具足，而色却不具足，形体也非具足。有一种马，乃捷疾具足，色也具足，形体却非具足。有一种马，乃捷疾具足，色也具足，形体也具足。对于正法与律，也有三种的善男子。那三种呢？有一种善男子乃捷疾具足，而色却非具足，形体也非具足。有一种善男子，乃捷疾具足，色也具足，而形体却非具足。有一种善男子，乃捷疾具足，色也具足，形体也具足。」

甚么叫做善男子之捷疾具足，而色非具足，形体也不具足呢？所谓善男子，对于苦圣谛能如实而知，对于苦集圣谛能如实而知，对于苦灭圣谛能如实而知，对于苦灭道迹圣谛能如实而知。作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后，而断除五下分结。所谓身见、戒取、疑、贪欲、瞋恚是。断此五下分结后，得生般涅槃之阿那含（往生于色界而得阿罗汉之不还果），已不再还生于此世，就名叫做善男子之捷疾具足。甚么叫做色不具足呢？如问他有关于阿毘昙（对法、论）与律时，不能解了句味，不能次第顺便而决定解说，就名叫做色不具足。甚么叫做形体不具足呢？所谓并不是名闻的大德，不能感化他人以财利供养，以及衣被、饮食、随病汤药等之供养，就名叫做善男子之捷疾具足，而色不具足，形体也不具足。

甚么叫做捷疾具足，色也具足，而形体不具足呢？所谓善男子，对于此苦圣谛能如实而知，……乃至得生般涅槃阿那含（往生色界而得涅槃的不还果），不再还生于此世间，就名叫做捷疾具足。甚么叫做色具足呢？如有人来请问阿毘昙（对法、论）与律时，能以次第句味，随顺决定，为他解说，就名叫做色具足。甚么叫做形体不具足呢？所谓不是名闻的大德，不能感致人家财利的供养，以及衣被、饮食、随病的汤药的供养，就名叫做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而非形体具足。

甚么叫做善男子之捷疾具足，色也具足，形体也具足呢？所谓善男子，对于此苦圣谛能如实而知，……乃至得阿那含生般涅槃，不再还生于此世间，就名叫做捷疾具足。甚么叫做色具足呢？如有人来问阿毘昙（对法、论）与毘尼（戒律），……乃至能为之解说，就名叫做色具足。甚么叫做形体具足呢？所谓名闻的大德，能感致财利，……乃至汤药、众具，就名叫做形体具足。这名叫做善男子之捷疾具足、色具足、形体具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舍经卷第三十二完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三

九一九、良马经：本经叙述三种乘马，以喻比丘之兼备解脱、辩才、名利之三与否则有差别。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世间有三种的良马。那三种呢？所谓有一种马，为捷疾具足，而色非具足，形体也非具足。有一种马，乃捷疾具足，色也具足，而形体不具足。有一种马，乃捷疾具足，色也具足，形体也具足。像如是的，在于此法与律当中，也有三种的善男子。那三种呢？有一种善男子，乃捷疾具足，而色非具足，形体也不具足。有一种善男子，乃捷疾具足，色也具足，而形体不具足。有一种善男子，乃捷疾具足，色也具足，形体也具足。

甚么叫做善男子之捷疾具足，而色非具足，形体也非具足呢？所谓善男子，对于此苦圣谛，能如实而知，此苦集圣谛，能如实而知，此苦灭圣谛，能如实而知，此苦灭道迹圣谛，能如实而知。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后，就得欲有漏心解脱、有漏心解脱、无明有漏心解脱。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就名叫做捷疾具足。甚么叫做色非具足呢？如有人来问阿毘昙（对法，论）与律，……乃至不能为作决定的解说，就名叫做色不具足。甚么叫做形体不具足呢？所谓不是名闻的大德，……乃至不能感致汤药、众具，就名叫做形体不具足。这名叫做善男子之捷疾具足、而色不具足，形体也不具足。

甚么叫做善男子之捷疾具足，色也具足，而形体不具足呢？所谓善男子，对于此苦圣谛能如实而知，……乃至不受后有，就名叫做捷疾具足。甚么叫做色具足呢？所谓若有人问阿毘昙（对法，论）与毘尼（律），乃至能为决定解说，就名叫做色具足。甚么叫做形体不具足呢？所谓非名闻的大德，……乃至不能感致汤药、众具，就名叫做善男子之捷疾具足，色也具足，而形体不具足。

甚么叫做善男子之捷疾具足，色也具足，形体也具足呢？所谓善男子，对于此苦圣谛能如实而知，……乃至不受后有，就名叫做捷疾具足。甚么叫做色具足呢？如若有人来问阿毘昙（对法，论）与毘尼（律），……乃至能为决定解说，就名叫做色具足。甚么叫做形体不具足呢？所谓非名闻的大德，……乃至不能感致汤药、众具，就名叫做善男子之捷疾具足，色也具足，而形体非具足。

甚么叫做善男子之捷疾具足，色也具足，形体也具足呢？所谓善男子对于此苦圣谛，能如实而知，……乃至不受后有，就名叫做捷疾具足。甚么叫做色具足呢？所谓善男子，若有人来问阿毘昙（对法，论）与毘尼（律），……乃至能为决定解说，就名叫做色具足。甚么叫做形体具足呢？所谓善男子，名闻大德，……乃至能感致汤药、众具，就名叫做形体具足。这名叫做善男子之捷疾具足、色具足、形体具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二〇、三经：本经以具足速疾、力、色之王的良马，喻戒、勤、解脱之三具足的三种比丘与良福田。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世间有三种的良马，乃为王所服乘的。那三种呢？所谓良马，乃色具足、力具足、捷疾具足。像如是的，对于正法与律，也有三种的善男子，为世人所奉事、供养、恭敬，是为无上的福田。那三种呢？所谓善男子，色具足、力具足、捷疾具足是。

甚么叫做色具足呢？所谓善男子，住于净戒（具持净戒），对于波罗提木叉善能护持，很有律仪威仪，行处具足（往返出入，都其诸威仪），见微细罪（小罪），也能生怖畏，受持学戒（严持禁戒），就名叫做色具足。

甚么叫做力具足呢？对于已生起之恶不善之法，使其断灭，而生欲（祈望断恶），而精勤方便，而摄受增长。对于未生起之恶不善之法，令其不起而生欲而精勤方便，而摄受增长。对于未生起之善法，使其生起而生欲，而精勤方便，而摄受增长。对于已生起的善法，安住而不忘而生欲，而精勤方便，而摄受增长，就名叫做力具足。

甚么叫做捷疾具足呢？所谓对于此苦圣谛能如实而知，……乃至得阿罗汉，不受后有，就名叫做捷疾具足。这名叫做善男子之色具足、力具足、捷疾具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二一、四经：本经叙述如良马之具备四德那样，比丘也成就戒、定、慧、解脱之四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世间有良马，四能都具足。当知此良马，乃为国王所服乘的。那四能呢？所谓贤善、捷疾、堪能、调柔是。像如是的，善男子，如果四德成就的话，就会被世人所宗重，所承事供养，而为无上的福田。那四德呢？所谓善男子成就无学的戒身，无学的定身，无学的慧身，无学的解脱身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二二、鞭影经：本经叙述如乘马有四种利钝，比丘也有利钝之别。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世间有四种良马。有一种良马，可以驾御而平乘。只顾鞭影，就能善于驰驶。也就是善能观察御者的形势，而迟速左右，都能随着御

者之心。比丘啊！这就是名叫世间的良马之第一之德。

其次，比丘！有一种世间的良马，虽不能顾影而自惊察，但是如以鞭杖去触其毛尾，就能惊怖，而速察御者之心。而能随御者之心之欲迟速左右。这叫做第二种良马。

其次，比丘！有一种世间的良马，虽不能顾影，以及触皮毛，就能随御者之心，但是如以鞭杖小侵皮肉，就能惊察，就能随御者之心之欲迟速左右。比丘啊！这名叫做第三种良马。

又次，比丘！有一种世间的良马，不能顾其影鞭，以及触其皮毛，和小侵其肤肉，乃以铁锥刺身，彻肤伤骨，然后才会惊怖，才会牵车就路，而能随御者之心之欲迟速左右，这名叫做世间的第四种良马。

像如是的，对于正法与律。也有四种的善男子。那四种呢？所谓善男子，只听到别个地方的聚落，有男子、或女人，因疾病而苦恼，乃至死亡，听后，就能生恐怖，而依正思惟，（厌离生死，而修善），有如那只良马，只顾鞭影，就能顺调，就名叫做第一善男子，对于正法与律，能自调伏。

其次，有一种善男子，不能只听到别个聚落的或者是男人，或者是女人之老、病、死等苦，就能生怖畏之心，而就去依正思惟。然而亲眼看到别个聚落之男人或女人之老、病、死等苦，就能生怖畏之心，而去依正思惟，有如那良马之触其毛尾，就能捷速的调伏，而能顺御者之心那样，这名叫做第二善男子，对于正法与律，能自调伏。

其次，有一种善男子，不能由于听到、看到别个地方的聚落中的男子、女人之老、病、死等苦，而生怖畏，而去依正思惟。然而看见别聚落城邑有善知识，以及所亲近的人之老、病、死等苦，就能生起怖畏，就能去依正思惟，有如那良马，触其肤肉，然后才能调伏，而随顺御者之心那样，就名叫做第三之善男子，对于圣法与律，而能自调伏一样。

其次，有一种善男子，不能由于听、见别聚落中的男子、女人，以及所亲近的人之老、病、死等苦，而生怖畏之心，而去依正思惟。然而由于对于自身之老病死等苦，而能生厌离怖畏，而去依正思惟，有如那良马，由于侵肌彻骨，然后乃能调伏，乃能随顺御者之心那样，就名叫做第四之善男子，对于圣法与律，能自调伏。」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二三、只尸经：调马师以柔软、粗重、柔软粗重之三法，如不能调，就杀之。佛以三方便教人，如不能化，就不与语。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一位调马师，名叫只尸，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白佛说：「世尊！我观察世间，觉得非常的轻贱，犹如群羊那样。世尊！唯我堪能调伏乘马。如狂逸的恶马，我也能用方便，须臾之间，能使其病态（个性、毛病）统统显露，我就随其病态，而方便调伏。」

佛陀告诉调马师聚落主说：「你用几种方便，去调伏马匹的呢？」马师白佛说：「我用的，有三种法，去调伏恶马的。那三种呢？第一就是柔软，第二就是粗涩，第三就是柔软粗涩。」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你用三种方便去调马，如果仍然不调伏的话，当如之何？」（将怎么办呢？）马师白佛说：「如还究竟不能调伏的话，便当把牠杀掉。为甚么呢？因为不使其辱我之故。」调马师说后，也请教佛陀说：「世尊是无上的调御丈夫。是用几种方便去调御丈夫的呢？」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我也用三种方便，去调御丈夫。那三种呢？第一就是一向柔软，第二就是一向粗涩，第三就是兼施柔软粗涩。」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所谓一向柔软者，就是如所说的：这种法就是身的善行，这就是身的善行之报，此是口与意之善行，此是口与意之善行之报。就名叫做天，叫做人，叫做善趣化生，叫做涅槃。这就是柔软之法。所谓粗涩，就是如所说的：这是身的恶行，这是身的恶行之报。这是口、意之恶行，这是口、意的恶行之报，就名叫做地狱，叫做畜生，叫做饿鬼，叫做恶趣，叫做堕恶趣。就名叫做如来之粗涩教。」

至于那柔软粗涩都俱，则所谓如来有时说身之善行，有时说身之善行之报，有时说口、意之善行，有时说口、意之善行之报。而有时则说身之恶行，有时说身之恶行之报，有时说口、意之恶行，有时说口、意之恶行之报。像如是的就名叫做天，像如是的就名叫做人，像如是的就名叫做善趣，像如是的就名叫做涅槃。而像如是的就名叫做地狱，像如是的就名叫做畜生、饿鬼，像如是的就名叫做恶趣，像如是的就名叫做堕恶趣。这名叫做如来之柔软粗涩之教。」

调马师白佛说：「世尊！如果用三种方便去调伏众生时，遇有不能调伏的话，当如之何呢？」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也当把他杀掉。为甚么呢？因为，不可使他辱我之教之故。」调马师白佛说：「如杀生的话，在世尊之教法当中，为不清净之法。世尊的教法当中，也不杀生，而现在却说应把他杀掉，其义到底如何呢？」

佛陀告诉聚落主说：「如是！如是！在如来之法当中，杀生乃为不清净的，如来法中，也没有杀生。然而在如来法中，用三种方便教授，仍然不调伏的话，就不会再与论，不再教他，不再诫他。聚落主啊！你的意见如何呢？在如来法中不再与语，不教，不诫，岂不是宣告死亡一样吗？」调马师说：「实在啊！世尊！不再与语，永不教、诫，真正就是死亡一样的了。世尊！因为是这样，我从今天起，要离开诸恶不善之业。」佛陀告诉聚落主说：「善哉！所说！」

这时，调马师聚落主——只尸，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礼佛后，离去。

九二四、有过经：本经叙述佛为诸比丘详说恶马之八态，以及恶丈夫之八过。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世间之马，有八种态。那八种呢？所谓恶马临驾车时，后脚呛人，前脚跪地，奋头而啮人，就名世间之马的第一种态。其次，恶马就于驾车时，会低头振辔，就名世间之恶马之第二种态。其次，世间的恶马就于驾车时，下道而去，或者又偏而厉车，使其翻覆，就名第三种之态。其次，世间恶马就驾车时，仰头而却行，就名世间的恶马的第四种之态。其次，世间的恶马就驾车时，小得鞭杖时，（被人小鞭杖）会断缰折勒，纵横而驰走，就名第五种之态。其次，世间的恶马就驾车时，会举前的两足，而作像人之站立一样，就名叫做第六种之态。其次，世间的恶马，就驾之时，加之鞭杖（鞭杖牠时），就安住不动，就名第七种之态。其次，世间的恶马就驾之时，丛聚四脚，伏地不起，就名第八种之态。」

像如是的，世间的恶丈夫，对于正法与律，也有八种的罪过。那八种呢？若诸比丘，诸梵行者，由于见闻之疑罪，而被发举（检举）时，他就会起瞋恚心，反而会呵责那一个人而说：『你很愚痴！不辩不善（不善于辨别）。他人立举你，你为甚么举发我呢？』好像那恶马后脚双跲，前脚脆地，而断鞅折轭那样，就名叫做丈夫对于正法与律之第一种之过恶。

其次，比丘！诸梵行者，由于见闻之疑，而疑其有冒犯戒律的罪过，而被举发时，却反而举出他人之罪，犹如恶马怒项而折轭一样，就名叫做丈夫对于正法与律之第一种之过恶。

其次，比丘！诸梵行者，由于见闻之疑罪而被举发时，却不用正答，而横说余事，而瞋恚憍慢，隐覆嫌恨，不能忍耐他人之举罪，由是而无所作，如那恶马，不由正路，仗车翻覆那样，就名丈夫对于正法与律，之第三种之过恶。

其次，比丘！诸梵行者由于见闻之疑罪而被举发，而欲使他忆念其事，而却作此言而说：『我不忆念！』而抵不伏，有如那恶马却缩转退，就名叫做丈夫之对于正法与律之第四种过恶。

又次，比丘！诸梵行者，由见闻被疑而被举发时，则轻蔑不数（教，不畏忌，不尊敬，不当做一回事），其人不数（教）僧，而摄持衣钵，随意而去。有如那恶马，加以鞭杖，就纵横驰走（乱奔乱跑），就名丈夫对于正法与律之第五种之过恶。

其次，比丘！诸梵行者，由于见闻被疑而被举发时，就自处高床，和诸上座共诤曲直，有如那恶马，举前双脚，如人站立那样，就名丈夫对于正法与律之第六种之过恶。

其次，比丘！诸梵行者，由于见闻被疑而被人举发时，即默然不应，因此而恼乱大众，有如那恶马被加其鞭杖就兀然不动那样，就名叫做丈夫对于正法与律之第七之过恶。

又次，比丘！诸梵行者，由于见闻被疑举时，就便舍戒，自生退没，到了寺门而作此言说：『你默然而快喜安住吧！我自舍戒而退没了。』有如那恶马丛聚四足，伏地而不动那样，就名叫做丈夫于正法与律之第八之过恶。这名叫做比丘之对于正法与律，有八种丈夫之过恶。」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二五、八种德经：本经叙述良马乃成就八种之德，而比丘如成就八德的话，就会随着其行地而升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世间的良马，有成就八种德的，就会随人之所欲，而取道之多少。那八种呢？出产在于良马的故乡，就名良马第一之德。其次，体性温良，不会惊恐人，就名良马之第二种之德。又次，良马不撰择饮食，就名良马之第三之德。其次，良马厌恶不净，择地而卧，就名良马之第四种之德。其次，良马的诸情态，很快就会为调马师显现，马师调习，就会速舍其态，就名良马之第五种之德。其次，良马安于驾乘，不顾余马，能随其轻重，而能尽其力，就名良马之第六种之德。其次，良马常随正路，不随非道，就名良马之第七种之德。其次，良马若病，或者是老，都勉力驾乘，不厌不倦，就名良马之第八种之德。」

像如是的，一位丈夫对于正法与律，如能成就八种德的话，当知就是贤的士夫。那八种呢？所谓贤士夫住于正戒，波罗提木叉、律仪、威仪行处都具足，见微细之罪，

也能生怖畏，而受持学戒，就名丈夫之对于正法与律之第一种之德。又次，丈夫，其性自贤善，善调而善住，不恼不怖诸梵行的话，就名丈夫第二种之德。又次，丈夫次第行乞食，随其所得，不管是粗，或者是细（饮食之好坏）其心都平等，都不嫌厌、不执着，就叫作丈夫之第三种之德。其次，丈夫心生厌离，对于身之恶业，和口、意之恶业，恶不善之法，以及诸烦恼，重受诸有的炽燃的苦报，则在于未来世之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都会增加其厌离之心，就名丈夫之第四种之德。又次，丈夫若有为沙门之过，或谄曲不实的话，都速告大师，以及善知识，大师说法时，就会则时除断，就名丈夫之第五种之德。又次，丈夫学心具足，而作此念：假如余人学或不学，我都应该要学，就名丈夫之第六种之德。又次，丈夫行八正道，不行非道，就名丈夫之第七种之德。又次，丈夫乃至尽寿，都精勤方便，不厌不倦，就名丈夫之第八种之德。像如是的，丈夫如八德或就的话，就能随其行地，而能速升进。」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二六、诃陀迦旃延经：佛告诃陀迦旃延：比丘应不贪欲，如实修持出离，如良马之不贪粮食，唯念驾乘之事那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那梨聚落的深谷精舍。

那时，世尊告诉诃陀迦旃延说：「当修真实之禅，不可修习强良之禅（此禅如恶马之根散）如强良之马（恶马），则只顾系着于槽枥上（唯念水草）因为此种马，并不思念：我所应作，所不应作，但念谷草而已。像如是的，丈夫都对于贪欲之缠，而多所修习之故，就以贪欲心而思惟。对于出离之道，不能如实而知，其心都常驰骋，都随着贪欲之缠，而求正受。也对于瞋恚、睡眠、掉悔、疑等，多修习之故，对于出离之道，不能如实而知，都以疑盖之心而思惟，以求正受。」

诃陀！如果是真生之马（良马）的话，则虽系槽枥于马上，也不会念水草，但作此念：驾乘之事。像如是的，一位丈夫不念贪欲之缠，而安住于出离，如实而知，不用贪欲之缠去求正受，也不会念瞋恚、睡眠、掉悔、疑缠，而多住于出离。对于瞋恚、睡眠、掉悔、疑缠，都能如实而知，而不以疑缠去求正受。

像如是的，诃陀！一位比丘像如是之禅的话，则不依于地去修禅（不系于地），不依水、火、风，空、识、无所有、非想非非想而修禅（不是四大四无色等所系）。不依此世、不依他世，非日、非月，非见、闻、觉、识，非得、非求，非随觉、非随观，而修禅的。

诃陀！比丘像如是的去修习禅定的话，则诸天主，如伊湿波罗（自在天）、波闍波提（生主）等，都会恭敬合掌，都会稽首作礼，而说偈说：

南无大士夫 南无士之上 以我不能知 依何而禅定

（首先得皈命于大士夫您！皈命于您这位所有士夫之上的人！因为我们不能知道您是依凭那一种法则去修这种甚深的禅定的呢？）

那时，有一位尊者，名叫跋迦利，住在于佛后，正在执扇扇佛。这时，跋迦利白佛说：「世尊！若一位比丘，要怎样才能入于禅定，而不依地水火风，乃至觉观，而去修习禅定呢？为甚么比丘入此禅定时，伊湿波罗、波闍波提等诸天主们，都会合掌恭敬，而稽首作礼，而说偈说：

南无大士夫 南无士之上 以我不能知 依何而禅定

（语译如前）

佛陀告诉跋迦利说：「比丘在于地想，而能伏地想，在于水火风想，在于无量空入处想、识入处想、无所有入处想、非想非非想入处想，在于此世、他世，在于日、月，见、闻、觉、识，在于若得若求，在于若觉若观。均能伏其想。跋迦利！比丘们像如是之禅定，乃不依地水火风，……乃至不依觉不依观而修习禅定。跋迦利！比丘像如是之禅定的话，则诸天主、伊湿波罗（自在天）、波阁波提（生主）等，都会恭敬合掌，都会稽首作礼，而说偈说：

南无大士夫 南无土之上 以我不能知 何所依而禅

（语译如前）

佛说此经时，诃陀迦旃延比丘，乃远尘离垢，而得法眼。跋迦利比丘，则不起诸漏，心已得解脱。

佛说此经后，跋迦利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二七、优婆塞经：本经叙述佛陀为释氏摩诃男讲说优婆塞之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迦毘罗卫国的尼拘律园中。

那时，有一位释种，名叫摩诃男（后来继治迦圈号罗卫国之王），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世尊！要怎样做，才能名叫优婆塞呢？」

佛陀告诉摩诃男说：「在家清自而修习净住，成就男相，而作此言：『我从今以后，尽形寿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比丘僧，为一优婆塞，愿佛证知我！』就名叫做优婆塞。」摩诃男白佛说：「世尊！怎样名叫优婆塞之信具足呢？」

佛陀告诉摩诃男说：「所谓优婆塞者，在于如来之处，以正信为本，坚固而不动摇。不被诸沙门、婆罗门、诸天、魔、梵，以及其余的世间，所不能破坏的。摩诃男！这样就是名叫优婆塞之信具足。」摩诃男白佛说：「世尊！要怎样做，才能名叫优婆塞之戒具足呢？」

佛陀告诉摩诃男说：「优婆塞乃离开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语、饮酒，都不乐作这些事。摩诃男！这名叫做优婆塞之戒具足。」摩诃男白佛说：「世尊！怎样才是优婆塞之闻具足呢？」

佛陀告诉摩诃男说：「所谓优婆塞之闻具足，就是闻后则能持，闻后则积集其闻。如佛所说之初中后善，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等法，均能受持。摩诃男！这名叫做优婆塞之闻具足。」摩诃男白佛说：「世尊！怎样名叫优婆塞之舍具足呢？」

佛陀告诉摩诃男说：「所谓优婆塞之舍具足，就是：如被慳垢所缠的人，其心则应离开其慳垢。要住于非家（没有家庭牵累之出家处），去修习解脱施、勤施、常施。要乐舍财物，平等布施。摩诃男！这名叫做优婆塞之舍具足。」摩诃男白佛说：

「世尊！怎样叫做优婆塞之智慧具足呢？」

佛陀告诉摩诃男说：「优婆塞之智慧具足，就是所谓此苦谛能如实而知，此苦集谛能如实而知，此苦灭谛能如实而知，此苦灭道迹谛能如实而知。摩诃男！这名叫做优婆塞之智慧具足。」

那时，释氏摩诃男，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作礼而去。

九二八、深妙功德经：本经叙述世尊为摩诃男说明在家学佛的三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迦毘罗卫国的尼拘律园中。

那时，释氏摩诃男和五百位优婆塞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白佛说：「世尊！甚么叫做优婆塞呢？」

佛陀告诉摩诃男说：「所谓优婆塞者，在家而净住，……乃至画形寿皈依三宝，为一优婆塞。愿证知我！」摩诃男白佛说：「世尊！甚么叫做优婆塞之须陀洹呢？」（预流果，初果）

佛陀告诉摩诃男说：「优婆塞之须陀洹，乃三结已断已知，所谓身见、戒取、疑是摩诃男！这叫做优婆塞之须陀洹。」摩诃男白佛说：「世尊！甚么叫做优婆塞之斯陀舍呢？」（一来果，二果）

佛陀告诉摩诃男说：「优婆塞之斯陀舍，乃三结已断已知，贪恚痴也已微薄。摩诃男！这叫做优婆塞之斯陀舍。」摩诃男白佛说：「世尊！甚么叫做优婆塞之阿那舍呢？」（不还果，三果）

佛陀告诉摩诃男说：「优婆塞之阿那舍，乃为五下分结已断已知，所谓身见、戒取、疑、贪欲、瞋恚是。摩诃男！这叫做优婆塞之阿那舍。」

这时，摩诃男释氏，顾视五百优婆塞，而作此言：「奇哉！诸优婆塞！在家清白而修的话，乃能得如是的深妙的功德。」

这时，摩诃男优婆塞，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而起，作礼后离去。

九二九、一切事经：本经叙述佛为摩诃男说明优婆塞所应具足的十六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迦毘罗国的尼拘律园中。

那时，释氏摩诃男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世尊！甚么叫做优婆塞呢？」

佛陀告诉摩诃男说：「所谓优婆塞，就是在家清白，……乃至，我愿尽形寿皈依三宝，而为优婆塞，愿佛证知我！」摩诃男白佛说：「世尊！甚么叫做满足优婆塞之事呢？」（当一位在家信徒，最为圆满，最为适称之人）。

佛陀告诉摩诃男说：「如果一位优婆塞，有信而没有戒的话，就是不具足。应当要精勤方便，而达到净戒之具足。但是如只具足信与戒，而不布施的话，也是不具足。因为不具足之故，就应精勤方便，去修习布施，使布施能够具足圆满。信、戒、施等行，虽然已圆满，然而如不能随时往诣沙门，去听受正法的话，还是不具足。由于不具足之故，应当精勤方便，随时往诣塔寺。但是拜见沙门后，不专心一意的听受正法，也是不具足。信、戒、施、闻等，都修习满足，但是如听后不受持，还是不具足。因为不具足之故，应当要精勤方便，随时往诣沙门，去专心一意的听法，听后则应能受持。但是如不能观察诸法的深义的话，也是不具足的。因为不具足之故，应精勤方便。信、戒、施、闻，闻则能受持，受持后，能观察甚深的妙义，但是如不随顺而知法次法向（不依法去修行）的话，也是不具足。因为不具足之故，应该要精勤方便。信、戒、施、闻，受持、观察、了达深义，而能随顺而行法次法向的话，摩诃男啊！这就名叫满足一切种之优婆塞之事。」

摩诃男白佛说：「世尊！甚么叫做优婆塞能自安慰，而不安慰他呢？」

佛陀告诉摩诃男说：「如优婆塞1.能自己立信，而不能使他人立于正信。2.自己能持净戒，而不能使他人持戒具足。3.自己能行布施，而不能以布施建立于他人

(不能使人布施)。4.自己能诣塔寺去拜见沙门，而不能劝化他人，使他人也常诣塔寺去看见沙门。5.自己能专心听法，而不能劝化他人喜乐听正法。6.自己能闻法后受持，而不能使他人受持正法。7.自己虽然能够观察甚深的妙义，但却不能劝人而使其观察妙义。8.自己能知深法，能随顺而依法次法向去行，然而却不能劝他人，使其随顺而行法次法向。摩诃男啊！像如是之八法都成就的人，就名叫做优婆塞能自安慰，而不自安慰他人。」

摩诃男白佛说：「世尊！优婆塞要成就几法，而自安，也安慰他人呢？」

佛陀告诉摩诃男说：「如果优婆塞成就十六法的话，就名叫做优婆塞之自安要他。那十六法呢？摩诃男啊！如果优婆塞1.具足了正信，2.也建立他人，3.自持净戒，4.也用净戒去建立他人，5.自行布施，

6.也教人布施，7.自诣塔寺去见诸沙门，8.也教人往见诸沙门，9.自己专精一意的听法，10.也教人这样的听法。11.自己受持正法，12.也教人受持正法，13.自己观察深义，14.也教人观察深义，15.自知深义，而随顺而行法次法向，16.又能教人解了深义，使人能随顺而修行法次法向。摩诃男！像如是的十六法成就的人，就名叫做优婆塞之能自安慰，也安慰他人。」

摩诃男！如优婆塞成就如是的十六法的话，则那些大众定会悉诣其处。所谓婆罗门众、刹帝利众、长者众、沙门众等，会在于这些诸大众当中，威德显曜，喻如日轮（太阳），初、中，以及后（也就是始终），都光明显照一样。像如是的，如优婆塞成就此十六法的话，则初、中，以及后（始终，从头到尾），都是威德显照。像如是的，摩诃男！假若优婆塞能成就如是之十六法的话，乃为世间非常的难得之事！」

佛说此经后，释氏摩诃男，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就从座起，作礼后离去。

九三〇、自恐经：本经叙述摩诃男请示自己死后之生处，佛用大树为喻，告诉他定会生天。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迦毘罗卫国的尼拘律陀园中。

那时，释氏摩诃男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世尊！此迦毘罗卫国里，都很安隐丰乐，人民非常的炽盛。在我每次出入的时候，都有众多的人翼从于我。也有狂象、狂人、狂乘，常与这些人物俱同在一起。我自己很恐惶和这些狂人等俱生俱死，而忘去了念佛、念法、念比丘僧之事。我曾自己这样的思惟：『我如命终之时，到底会转生于何处呢？』」（愿世尊为我启示：因为在临终时，如无念佛，该会怎么样？）

佛陀告诉摩诃男说：「你千万不可恐惧！不可恐怖！你命终之后，绝对不会转生于恶趣的，终究也并没有恶之故。喻如大树那样，乃为顺于下，顺于注，顺于输的。假若截断其根本时，当会堕于何处呢？」摩诃男白佛说：「会随于彼，而顺于下，顺于注，顺于输的。」

佛陀告诉摩诃男说：「你也是如是。如果命终之时，定不会转生恶趣，终究也没有恶。为甚么呢？因为你已长夜修习念佛、念法、念僧之故，如果命终之时，不管此身或用火燃（火葬），或者弃置在冢间，任其风飘日曜（日曝），年久而成为尘末，然而你的心意，在久远长夜的岁月里，已为正信所熏，已被戒、施、闻、慧所熏，因此，神识会上升，会向安乐之处，未来会往生天上界！」

这时，摩诃男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九三一、修习住经：如在学地而求生上地时，则应修习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迦毘罗卫国的尼拘律陀园中。

那时，释氏摩诃男，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如果比丘在于学地（有学地—预流果至不还果），而欲求还未得到的，也就是欲上升进道，安隐涅槃（阿罗汉果）。世尊！这时，他应当要如何去修习，去多多的修习而住？对于此法与律，要怎样才能得诸漏之灭尽，而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而在于现在当中，能自知已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身呢？」

佛陀告诉摩诃男说：「如果比丘在于学地，欲求还未得到的，也就是欲上升进道，安隐涅槃的话，则他在于那时，应当要修习六念，乃至进而得证涅槃。喻如饥饿的人，其身体虽然为羸瘦，但是得美味而食之故，身体就得肥泽一样。像如是的，比丘住在于学地，而欲求所未得的一上升进道，安隐涅槃，而修习六随念的话，乃至就能疾得安隐涅槃。

那六念呢？所谓圣弟子念如来之事，也就是念为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圣弟子作如是之念时，不起贪欲之缠，不起瞋恚、愚痴之心，而其心正直，而得如来之义，而得如来之正法。对于如来的正法，在于如来之处，而得随喜之心。随喜之心后，心会欢悦，心欢悦后，身会猗息（轻安），身猗息后，就会觉受安乐，觉受安乐后，其心就会定，其心定后，那位圣弟子，则在于凶恶的众生中，就不会有诸罣阂，会入于法水之流，乃至证得涅槃。

又次，圣弟子，念法之事：世尊所说的法与律，在于现法当中，能离生死之炽燃，不待时节，而能通达，缘于现法，而能自觉知。圣弟子作如是之念的话，则不起贪欲、瞋恚、愚痴，……乃至由于念法所熏，而升进于涅槃。

又次，圣弟子，念于僧之事：世尊的诸弟子，一向都是善向、正向、直向、诚向，而行随顺之法。有向于须陀洹（须陀洹向）、得须陀洹果（预流）。向于斯陀含（斯陀含向）、得斯陀含果（一来）。向于阿那含（阿那含向）、得阿那含果（不还），向于阿罗汉（阿罗汉向）、得阿罗汉果（应，无生）。这就是四双八辈的贤圣（通常为四向四果。而至于须陀洹向为之贤，须陀洹果后，就为之圣），是名世尊的弟子僧。是净戒具足、三昧具足、智慧具足、解脱具足、解脱知见具足。是所应奉迎，承事供养，为良福田。圣弟子像如是的念僧之事时，不起贪欲、瞋恚、愚痴，……乃至由于念僧所熏，而得升进于涅槃。

又次，圣弟子，自念净戒。所谓不坏戒、不缺戒、不污戒、不杂戒、不他取戒、善护戒、明者称誉戒、智者不厌戒。圣弟子像如是的念戒时，不起贪欲、瞋恚、愚痴，……乃至念戒所熏，而得升进于涅槃。

又次，圣弟子，自念布施之事。所谓我已得善利！我能在于慳吝垢秽的众生当中，而能得离开慳吝之处。在于非家之处，而行解脱的布施，常自亲手献施，喜乐实行舍法，具足平等之施。圣弟子像如是的念施时，不起贪欲、瞋恚、愚痴，……乃至念施所熏，而得升进于涅槃。

又次，圣弟子，念诸天之事。所谓有四大天王，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假若有正信之心的话，即在于此命终之后，会生于那些诸天。我也当行此正信。所谓彼得清净的戒、施、闻、舍、慧的话，则在于此处命终后，得生于那些天界。我现在也应该行此戒、施、闻、慧。圣弟子，如果像这样的念天之事的话，

就不会起贪欲、瞋恚、愚癡。其心正直，而缘于那些天界。那圣弟子如果像如是之正直心的话，就能得深法利，得深法义，而会得那些诸天之饶益而随喜。随喜后，会生欣悦。欣悦后，身会有息。身猗息后，会觉受乐，觉受乐后，就会得心定，心定后，则那位圣弟子虽处于凶险的众生中，也没有诸罣阂，而入于法水之流。由于此念天所熏之故，而能升进于涅槃。（上面所列的诸天，为之六欲天，是印度民间的信仰所列的诸天。大家都相信如行善，则死后会生于这些天处。佛教乃以解脱三界为宗旨，故为世尊仿举民间的信仰，以便引导于正信之一种措施耳）。

佛陀皈结而说：「摩诃男！如果比丘住于学地，欲求上升至于安乐的涅槃，而像如是的多多修习，而想疾得涅槃的话，则对于法与律，会速尽诸漏，会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已作证悟。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这时，释氏摩诃男，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后，作礼而去。

九三二、十一经：佛将远行，摩诃男不舍，佛为之说应依信、戒、闻、施、慧等之五法，及念佛法僧戒施天等六念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迦毘罗卫国的尼拘律陀园中。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集在于食堂，为世尊缝衣。

这时，释氏摩诃男听闻众多的比丘集在于食堂为世尊缝衣，乃因世尊将于不久，在此二一个月的结夏安居完了时，作衣后，就会持衣钵，再到其它地方去游化于人间。他听此消息后，就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然后白佛说：「世尊！我的四体不摄（不自在），迷惑四方（悲苦的不知方向），听法后，统统忘记。这次，听闻众多的比丘聚集于食堂，为世尊缝衣，世尊将于不久，在结夏安居终了时，缝作衣服完毕后，就会再执持衣钵，在于人间的其它地方去游化。因此之故，我现在乃这样的思惟：不知甚么时候当会再得见到世尊，以及诸知识的比丘？」

佛陀告诉摩诃男说：「你假如看到世尊，或不看到世尊，看到诸知识比丘，和看不到，都应认为无所为。你只要系念于五法，精勤去修习就是。摩诃男啊！你当以正信为主，不可以不正信。要戒具足、闻具足、施具足、慧具足，以此为本，不可以没有智慧。像如是的，摩诃男！要依此五法，去修习六念处。那六念处呢？你这位摩诃男啊！1.要念如来，应当如是的念：如来、应、等正觉，……乃至佛、世尊。应当2.念法，3.念僧，4.念戒，5.念施，6.念天等事，乃至自行得智慧。像如是的，摩诃男啊！圣弟子成就此十一法的话，则为学迹，终不会腐败，堪任于知见，堪任于决定，住于甘露门，而近于甘露（不死之药，喻为涅槃）。不能一切都能疾得甘露涅槃的。

喻如伏鸡之伏其卵那样。或者为五，或者为十，随时消息，爱护牠、将养牠（保养牠）。正使其中间有放逸的，犹能用爪、用口去啄其卵，而得生其子。为甚么呢？因为那只鸡母，自一开始，就随时消息，善于爱护之故。像如是的，圣弟子如成就十一法的话，则为住于学迹，终不腐败，……乃至一切都能疾得甘露涅槃。」

佛说此经后，摩诃男释氏，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九三三、十二经：摩诃男悲伤别离，佛为之说信戒施闻空慧，以及念佛法僧戒

施天等之十二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迦毘罗卫国的尼拘律陀园。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聚集于食堂，为世尊缝衣。

这时，释氏摩诃男听诸比丘集合在于食堂，为世尊缝衣，世尊则在于不久之后，在于结夏安居完了，作衣完毕后，会持衣钵，到另一个人间之处去游化。他听后，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白佛而说：「世尊！我现在四体不摄（不自在），迷惑四方（悲苦得不知方向），先前所闻之法，现在都已忘失。由于听闻众多的比丘集合在于食堂，为世尊缝衣，乃至世尊将他处的人间去游化。我就作此念：不知甚么时候再能拜见世尊，以及诸知识比丘呢？」

佛陀告诉摩诃男说：「你看到如来，或不看到如来，以及看到比丘，或不看到比丘，都暂且放置一边，你只要常于勤修六法。那六法呢？要以正信为根本，要以戒、施、闻、空、慧为根本，并不是以不是智慧等为本。因此之故，摩诃男！依此六法后，于此上面，再增修六随念。所谓念如来之事，……乃至念天之事（如前经所述）。像如是的十二种念成就的话，则那位圣弟子的诸恶会退减，不会增长，会消灭不起。会离开尘垢，不会增尘垢。会舍离而不取，而由于不取之故，不会执着，以不取不着之故，会由之而自证涅槃。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后，释氏摩诃男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而起，作礼后离去。

九三四 解脱经：世尊病愈未久，摩诃男来问有关于正受与解脱事。阿难代佛和其问答，使得善利。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迦毘罗卫国的尼拘律陀园中。

那时，释氏摩诃男，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白佛说：「世尊！如我所了解佛陀所说的，乃谓：由于正受之故，而得解脱，并不是非正受而能得解脱的。请问世尊，到底是如何呢？是否首先要正受，然后才能得解脱呢？或者先解脱，然后正受呢？或者是正受与解脱，都不分前，不分后，一时俱生呢？」

那时，世尊默然而住。像如是的，摩诃男乃经第二次、第三次请问，佛陀也再三默然而住。

那时，尊者阿难，住在于佛后，正在执扇扇佛。尊者阿难曾作此念：『释氏摩诃男以此深义，来请问世尊，世尊疾病痊愈还不久，我应该说其余之事，以引导他之问语。』因此，就发言而说：「摩诃男！有学之人也有戒，无学之人也有戒。有学之人有三昧（正定），无学之人也有三昧。学人有智慧，无学之人也有智慧，学人有解脱，无学之人也有解脱。」

摩诃男听后，乃问阿难尊者而说：「甚么叫做学人之戒？甚么叫做无学之人之戒？甚么为学人之三昧？甚么为无学之人之三昧？甚么为学人之智慧？甚么为无学之人之智慧？甚么为学人之解脱？甚么为无学人之解脱呢？」

阿难尊者对摩诃男说：「此圣弟子乃住于戒波罗提木叉律仪，威仪行处，而受持学戒。受持学戒具足后，而离欲、恶不善之法，……乃至第四禅具足而住。像如是的三昧具足后，对于此苦圣谛，能如实而知，此苦集谛，能如实而知，此苦灭谛，

能如实地知，此苦灭道迹，能如实地知。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后，则已了知五下分结已断除。所谓身见、戒取、疑、贪欲、瞋恚是。此五下分结断除后，就会在那个地方受生，而得般涅槃阿那含（不还果），已不再还生于此世间。他就在于当尔之时（当时），成就学戒、学三昧、学慧、学解脱。又在于余时，尽诸有漏，而得无漏解脱、慧解脱，而自知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他就当在于此时，成就无学之戒、无学的三昧、无学之慧、无学的解脱。像如是的，摩诃男！这名叫做世尊所说之学戒、学三昧、学慧、学解脱，以及无学戒、无学三昧、无学慧、无学解脱。」

那时，释氏摩诃男，听阿难尊者所说，乃欢喜而随喜，就从座起，礼佛后，离去。

那时，世尊知道摩诃男已离开，在其去了不久之时，就对尊者阿难说：「迦毘罗卫城的释氏，乃能和诸比丘共论深义吗？」阿难白佛说：「唯然（是的），世尊！迦毘罗卫城的释氏，乃能和诸比丘共论深义的。」

佛陀告诉阿难说：「迦毘罗卫城的诸释氏们，快得善利了。因为堪能对于甚深的佛法，贤圣的慧眼，而得深入之故。」

佛说此经后，尊者阿难，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三五、沙陀经：本经叙述摩诃男与沙陀论议得须陀洹是依三法，或四法？由于未决而请示佛。佛说：依四不坏净成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迦毘罗卫国的尼拘律陀园中。

那时，有一位释氏，名叫沙陀，对释氏摩诃男说：「世尊所说的得证须陀洹果（预流果），要成就几种法呢？」摩诃男回答说：「世尊说须陀洹要成就四法。那四法呢？所谓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僧不坏净（虔诚信仰佛法僧，绝对不会退减），以及对于圣戒之成就，就名叫做以四法而成就须陀洹。」

释氏沙陀对释氏摩诃男说：「不可以这么说。不可以说世尊乃说以四法而成就须陀洹。然而乃说以三法而成就须陀洹。那三法呢？所谓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不坏净，对于僧不坏净。以如是之三法，而成就须陀洹。」像如是的论议，经过第三次说。释氏摩诃男仍然不能使沙陀接受四法之说。释氏沙陀，也仍然不能使摩诃男接受三法之说。因此，而共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

释氏摩诃男白佛说：「世尊！释氏沙陀到了我所，曾问我而说：『世尊到底说修习几种法，可以得须陀洹果？』我就回答说：『世尊说以四法而成就须陀洹果的。那四法呢？所谓对于佛之不坏净，对于法、僧之不坏净，以及圣戒成就。以如是之四法，而得须陀洹果。』释氏沙陀作此言而说：『释氏摩诃男！不可以说这种话！不可以说世尊说以四法而成就须陀洹。但学三法，就能成就须陀洹。那三法呢？所谓对于佛之不坏净，对于法之不坏净，对于僧之不坏净。世尊说以如是之三法，而能成就须陀洹果。』像如是的经过论议三次，我也不能使释氏沙陀接受四法之说，释氏沙陀也不能使我接受三法之说，因

此之故，俱来参诣世尊之所。现在请问世尊，到底须陀洹果要学几法才能成就呢？」

这时，沙陀释氏从坐而起，为佛作礼，合掌白佛而说：「世尊！如果有如走之像类之法之起的话，也就是一为世尊，一为比丘僧。这时我宁愿随顺世尊，不愿随顺比丘僧。或者有如是之像类之法之起的话，也就是一者世尊，一者比丘尼僧，或者是优婆塞、优婆夷。或者是天、是魔、是梵，或者是沙门、婆罗门、诸天、世人，我乃

宁愿随顺世尊，不随顺余众。」

那时，世尊告诉释氏摩诃男说：「摩诃男！如释氏沙陀作如是之论那样，你的意见如何呢？」摩诃男白佛说：「世尊！这位释氏沙陀作如此之论。我当然又知应说之语的了。我唯能说为善，唯言他所说的为实！」

佛陀告诉摩诃男说：「因此之故，当知以四法而成就须陀洹之果的。所谓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要如是的去受持。」

这时，释氏摩诃男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后，作礼而去。

九三六、百手经：释氏百手虽被记说为须陀洹，但诸释氏看他犯饮酒戒，故疑而问佛。佛说声闻的境地有种种阶段。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迦毘罗卫国的尼拘律陀园中。

那时，有迦毘罗卫城的诸释氏们，集合在于供养堂，作如是之论议而请问摩诃男说：「为甚么为最后之记说呢？（是否为矛盾吗？）那位百手释氏（姓释迦，名百手）命终之后，世尊记说他乃得须陀洹，已不会堕落于恶道之法，决定正向于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人天来往各七次）之后，就会究竟苦边呢？然而那位百手释氏，乃犯饮酒之戒，而世尊却又记他得须陀洹果，……乃至会究竟苦边。摩诃男！你应该往诣问佛，如佛所说的话，我们定会奉持！」

那时，摩诃男，就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我们这些迦毘罗卫城的诸释氏们，曾集合在于供养堂，而作如是之论议：『摩诃男！为甚么为最后之记说呢？此中有一位名叫百手的释氏命终之时，世尊曾记说他已得须陀洹果，……乃至会究竟苦边。你现在应该往诣重问世尊，如世尊所说的，我们当会奉持！』因此，我现在要请示佛陀您，唯愿为我们解说！」

佛陀告诉摩诃男说：「所谓善逝大师，善逝大师就是圣弟子所说的。口说善逝，而心则正念直见，悉入于善逝的正法与律。正法与律者，就是圣弟子所说的，口说正法，发心而正念直见，悉入于正法，而善向于僧。善向于僧者，就是圣弟子所说的。口说善向，发心而正念直见，而悉入于善向。」

像如是的，摩诃男！圣弟子对于佛，一向净信，对于法与僧，一向净信，对于法之利智、出智、决定智，具足八解脱，于身作证，以智慧见而知有漏之断灭。像如是的圣弟子，已不趣于地狱、畜生、饿鬼，不堕于恶趣，称说为阿罗汉之『俱解脱。』

又次，摩诃男！圣弟子虽然一向对于佛，有清净之信，……乃至有决定之智慧，但是不得八解脱于身作证，不得具足而住。不过他乃知见有漏之断，这名称做圣弟子之不堕恶趣，乃至『慧解脱。』

又次，摩诃男！圣弟子一向对于佛有清净之信，……乃至有决定之智慧，而八解脱身作证具足而住，而不见有漏断，这名称做圣弟子之不堕恶趣，乃至『身证』。

又次，摩诃男！若圣弟子一向对于佛，有清净之信，……乃至有决定之智慧，而不得八解脱身作证，不得具足而住。然而对于正法与律，能如实而知见，就名称做圣弟子不堕恶趣，乃至『见到』。

又次，摩诃男！圣弟子一向对于佛有清净之信，……乃至有决定之智慧，对于正法与律，能如实而知见，而不得见到，这名称做圣弟子之不堕恶趣，乃至『信解脱』。

又次，摩诃男！圣弟子，深信佛陀，言说清净，深信法，深信僧，言说清净，

于五法，以增上智慧，去审谛堪忍。所谓信、精进、念、定、慧之五法是，这名叫做圣弟子不堕恶趣，乃至『随法行』。

又次，摩诃男！圣弟子深信于佛，言说清净，深信于法，深信于僧，言说清净，乃至五法，以少慧，去审谛堪忍。所谓信、精进、念、定、慧是。这名叫做圣弟子之不堕恶趣，乃至『随信行』。

摩诃男！在此园中的坚固树，说它对于我所说的，能知道个中的意义，那是没有的事！（为无知的植物故。）假若它也能知道我所说之义的话，我就会为之记说。更何况又是百手释氏，怎么不记说他为得须陀洹果呢？摩诃男啊！百手释氏在于临命终之时，受持净戒，舍离饮酒，然后才命终。因此，我曾记说他已得须陀洹，乃至会究竟苦边。」（里面的名辞，均在劣译俱舍学里，得以了解）。

摩诃男释氏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而起后，作礼而去。

九三七、血经：为波梨耶聚落四十名比丘说生死以来所流之血，过于四大海水，故劝求解脱，而说五阴为无常、苦、空、非我。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国的猕猴池侧之重阁讲堂。

这时，有四十位的比丘，住在于波梨耶聚落（在波婆国）。他们一切均修阿练若行，都穿粪扫衣，贯彻乞食之行（衣食住均为头陀行，也就是最简易耐苦的生活）。这些比丘还是有学之位，并未离欲。他们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在一边。

那时，世尊曾作此念：此四十位比丘都住在于波梨耶聚落，均修阿练若之行，穿粪扫衣、行乞食，为有学之人，并未离欲。我现在当为之说法，使他们即在于此生里，不起诸漏，心得解脱。

那时，世尊告诉波梨耶聚落的四十位比丘们说：「众生自无始的生死以来，都被无明所盖，被贪爱系其颈，长夜（永恒）生死轮转，不知道苦的本际。诸比丘们！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恒水的洪流，都趣于大海，在此中间的恒河之水为多呢？或者是你们本来在于长夜生死轮转里，破坏的身体，所流出之血为多呢？」

诸比丘们白佛说：「如我们所了解，世尊所说之义的话，则我们在长夜轮转于生死，其身破坏所流出之血为非常的多，多于恒水百千万倍。」

佛陀告诉比丘说：「且置此恒水不谈，来谈谈比此水大的，乃至四大海水，是海水为多呢？或者是你长夜轮转于生死，其身破坏所流出之血为多呢？」

诸比丘白佛说：「如我们了解世尊所说之义，则我们在长夜轮转于生死，其身破坏所流出之血乃非常的多，乃踰于四大海水的。」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善哉！善哉！你们在长夜轮转于生死，所流出的身血，乃为甚多无数，是超过于恒水，以及四大海水的。为甚么呢？因为你们在于长夜，曾转生为大象当中，或者被截耳，被断鼻、断头、断尾、断四足，其所流出之血，乃为无量。或者转生而受马身、驼身、驴身、牛身、犬身等诸禽兽类时，被截断其耳、鼻、头、足等四体，其流出的血为无量。你们在长夜或被贼盗，或被他人所害，被截断头、足、耳、鼻，分离四体，其血也为无量。你们在长夜身坏命终，被弃置于冢间，其尸体脓坏所流之血，其数也是无量。或者堕入地狱、畜生、饿鬼，身坏命终，其流出的血，也是无量。」

佛陀继之而问比丘们说：「色到底是常呢？是非常呢？」比丘们白佛说：「是无常的，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如果为无常的话，是否为苦呢？」比丘们白佛说：「是苦

啊！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如果为无常，为苦的话，就是变易之法。那么，圣弟子宁又在于其中，见为是我，异于我（他之我），相在（此他两者相结合的我）与否吗？」比丘们白佛说：「弗也，世尊！」受想行识，也像如是之问答。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若所有色，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麤、是细、或者是好、是丑，或者是远、是近，彼一切均为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像如是的如实而知。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圣弟子如是而观察，而对于色生厌离，对于受想行识生厌离，厌离后，则不喜乐，不喜乐后，就已解脱、解脱知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法时，住于波梨耶聚落的这些四十位比丘，都不起诸漏，都心得解脱。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三八、泪经：无始以来的生死所流出之泪，乃胜过于四大海，故应早求出离，并说五阴无常乃至无我。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无始以来的生死，于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佛陀并垂问诸比丘们说：「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恒河的流水，乃至四大海里面之水为多呢？或者你们于长夜轮转的生死当中所流出之泪为多呢？」

诸比丘们白佛说：「如我们了解世尊所说的意义时，则我们于长夜轮转生死，所流出之泪为非常的多，乃超过于恒水，以及四大海水哩！」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善哉！善哉！你们于长夜的轮转生死当中所流出之泪，乃非常的多。并不是那些恒水，以及四大海之量耳。为甚么呢？因为你们于长夜（久来）丧失的父母、兄弟、姊妹、宗亲、知识，以及丧失钱财等物，而为之流出之泪，乃为非常的多，是无量的。你们都于长夜，被弃置于冢间，脓血流出，以及转生于地狱、畜生、饿鬼等处。诸比丘们！你们从无始的生死以来，长夜轮转，其身血泪，乃非常的多，是没有量！」

佛陀并垂问诸比丘们说：「色为常呢？为无常呢？」比丘们白佛说：「是无常的，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如果为无常的话，是否为苦的吗？」比丘们白佛说：「是苦的，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如果为无常，为苦的话，就是变易之法。多闻的圣弟子，宁在于其中见为是我，是异我，是相在的吗？」比丘们白佛说：「弗也，世尊！」受想行识，也像如是之问答。

佛陀说：「诸比丘们！圣弟子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的话，……乃至对于色会解脱，对于受想行识会解脱，会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三九、母乳经：无始的生死以来所饮的母乳，多于四大海水，当求出离，而说五阴之无常乃至无我。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自无始的生死以来，被无明所盖，贪爱系其颈，于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

佛陀垂问诸比丘们说：「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恒河的流水，以及四大海，其水为多呢？或者你们于长夜轮转于生死，所饮过的母乳为多呢？」比丘白佛说：「如我们所了解世尊所说的意义，则我们于长夜轮转生死，所饮的母乳，乃多于恒河，以及四大海水的！」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善哉！善哉！你们于长夜轮转生死，所饮的母乳，乃多于恒河，以及四大海之水。为甚么呢？因为你们于长夜（久远以来），或转生为象当中，所饮的母乳，乃为无量无数。或者

转生为驼、马、牛、驴等诸禽兽类，所饮的母乳，其数为无量。你们于长夜被弃置于冢间，脓血流出，也是无量。或者堕入地狱、畜生、饿鬼，髓血流出，也是如此的。比丘们！你们于无始的生死轮转以来，乃不知苦之本际的。我来问你们，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啊！色为常呢？或者为无常呢？」比丘们白佛说：「是非常的，世尊！」

佛陀说：「……乃至圣弟子，如对于五受阴观察为非我、非我所的话，则对于诸世间就不会有所取，由于不取之故，就不会有所执着。所谓：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三完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四

九四〇、草木经：本经叙述无始以来的生死之父母，乃多于大地草木，应精进，而求得出离生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无始以来都在生死，都如长夜永恒的轮转，不知苦之本际。诸比丘们！你们的意见如何呢？如此大地上的一切草木，以四指之量，把它斩断而作为筹，以数你们长夜（恒久）以来输转于生死里所依投的父母，而所用的筹器都已数尽，而其诸父母的数量，仍然还数不尽。诸比丘们！像如是的无始以来的生死，长夜的轮转，都不知苦之本际。因此之故，比丘们！应该要如是而学：当勤精进，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四一、土丸粒经：本经叙述将大地均为土丸，也不能数尽无始以来的父母。生死之本实际为难知，当勤出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无始以来，都在生死，都如长夜的轮转，不知苦之本际。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们！将此大地的土泥，均作为土丸，如婆罗果（如枣核之大），以数你们长夜生死以来依投的父母时，土丸都已尽，而所依投的父母，其数量还不数尽。比丘们！众生无始以来，都在生死，都如长夜之轮转，不知苦之本际，其数量（久远的程度）也是如是。因此之故，比丘们！当勤方便，断除诸有，莫令增长，当如是而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四二、安乐经：本经叙述如看见他人之喜乐，也应思起生死轮回无穷，而应求出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无始以来都在生死，都如长夜之轮转，不知苦之本际。诸比丘们：你们如见诸众生有些安隐快乐时，也应作如是之念：『我们长夜轮转生死，也曾经受过这些快乐，其趣为无量（数次不能算得出之多）。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如是而学：我们自无始以来，都在生死，都如长夜的轮转，不知苦之本际。由此，当勤精进，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四三、苦恼经：本经叙述看见他人之受苦，应思自己的生死无边，当勤精进，以求脱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自无始以来，都在生死，都长夜轮转，并不知苦的本际。诸比丘们！如看见众生受诸苦恼时，当作此念：『我在于长夜轮转，生死以来，也曾更受过如是之苦，其数乃为无量。因此，当勤方便，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四四、恐怖经：本经叙述如看见他人恐怖时，当思自己无始的罪业，力求断除诸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无始以来都在生死，都长夜轮转，并不知道苦之本际。诸比丘们！你们看见那些众生们，如在生起恐怖战栗，衣毛都倒竖起来时，就当作此念：『我们过去必定也是曾经杀生过，为伤害者，为恶知识！对于无始的生死，长夜的轮转，不知苦际。』」诸比丘们！当作如是而学：要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四五、爱念经：本经叙述如看见他人之爱念欢喜的话，则思生死长夜之父母，而勤于出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无始以来的生死，长夜的轮转，不知苦之本际。诸比丘们！如果看见众生，爱念欢喜的人的话，就当作如是之念：像如是的众生，在于过去世时，必定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妻子、亲属、师友、知识，像如是的长夜生死轮转，被无明所盖，贪爱系其颈，故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当应如是而学：要精勤方便，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四六、恒河经：一婆罗门初闻有算不尽的未来佛，而感亲切。后又闻过去佛也无量，而悟有佛而难遇，故皈佛而成阿罗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婆罗门来诣佛所，到后，恭敬问讯，问讯完毕，则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瞿昙！在于未来之世，当会有几位佛陀呢？」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未来的佛陀，有如无量的恒河沙那么的多。」

那时，那位婆罗门曾作此念：在未来世当中，当会有如无量的恒河沙那么多的三藐三佛陀（正等觉者）。那么，我就应跟从那些佛陀去修诸梵行为是。

那时，那位婆罗门听佛所说，乃欢喜而随喜，就从座位站起后，离去。

这时，婆罗门，在回皈的道路上，曾经这样的思惟：我现在唯问沙门瞿昙，有关于未来的诸佛之事，但是并不问起过去之事。因此，随顺该路而还回祇园精舍。又问世尊而说：「您的意见如何呢？瞿昙！在过去之世时，到底又有几位佛陀呢？」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过去世之佛陀，也是和无量的恒河沙数同样（也就是有无量的诸佛）。」

这时，婆罗门即作此念：在过去世当中，有和无量的恒河沙等量的诸佛世尊，我都不曾习近，假如未来世，有如无量的恒河沙等量的三藐三佛陀，也是同样的不会去习近而得安乐。我现在应当在于沙门瞿昙之处，修行梵行才对。即便合掌而仰白佛说：「唯愿听许我，在于正法与律当中出家修习梵行。」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听许你在于正法与律当中出家修习梵行，而得为比丘的身分。」

那时，婆罗门即出家受具足戒。出家后，曾独自一人在于静处思惟：所以善男子，由于正信，而为非家，而出家学道，...乃至得阿罗汉果。

九四七、累骨经：如一人一劫中所积的遗骨，即如富罗山。如实而知四圣谛，就能断生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毘富罗山（围绕王舍城的五山之一）。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一个人，在于一劫当中，生死轮转的期间，所累积的自骨，如果不腐坏的话，就如毘富罗山那么的高又广。假若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此苦圣谛，能如实而知，对于此苦集圣谛，能如实而知，对于此苦灭圣谛，能如实而知，对于此苦灭道迹圣谛，能如实而知的话，则他由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而能断灭三结。所谓身见、戒取、疑是。断此三结，则能得须陀洹，而不堕于恶趣法。会决定正向于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极七返有，往生于人天各七次）后，就会究竟苦边（证涅槃而得阿罗汉果）。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一人一劫中 积聚其身骨 常积不腐坏 如毘富罗山 若诸圣弟子
正智见真谛 此苦及苦因 离苦得寂灭 修习八道迹 正向般涅槃
极至于七有 天人来往生 尽一切诸结 究竟于苦边

（一个人在于一劫当中，所积聚的他的遗身之骨骸，如果常积而不腐不坏的话，就会积成为如毘富罗山的了。）

（假若一位圣弟子，以正智而彻见真谛的话，就会将此苦，以及苦因，统统离开其苦边，而证得寂灭涅槃。）

（如果修习八道迹〔八圣道〕，而正向于般涅槃的话，则会极至〔最多〕于七有〔七次〕，来往而生于天与人当中〔最多人天各七次—须陀洹果〕。然后，会灭尽一切的诸结缚烦恼，而究竟于苦边〔证阿罗汉果〕。）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四八、城经：本经叙述佛为一比丘说一劫之长久，并劝他出离生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在于无始的生死，长夜的轮转，而不知苦的本际。」

那时，有一位比丘从他的座位站起，整一整他的衣服，偏袒着其右肩，为佛作礼。然后右膝着在地上，合掌而仰白佛说：「世尊！劫的长久为如何呢？（一劫有多长久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我能为你解说的，可是你很难知道的。」那位比丘白佛说：「是否可用譬喻解说呢？」

佛陀说：「可以喻说的，比丘！譬喻一个铁城，四方各一由旬（约为十余公里），高下也同样的为一由旬。在此城中，都充满芥子。有人经过一百年之久，取其中的一粒芥子，一直到里面的芥子都取尽后，一劫的期间仍还未完了的。像如是的，比丘们！其一劫，就是如是之久长的。像如是的长劫，至于百千万亿那么的久，都大苦相续，

白骨都已成丘，血脓都已成流，而有了地狱、畜生、饿鬼等恶趣。比丘啊！这名称做在于无始的生死，长夜的轮转，而不知苦之本际。因此之故，比丘啊！应当要如是而学：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四九、山经：以大石山喻一劫之久，说用细软布，经一百年拂一次，石山磨尽，一劫还未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在于无始的生死，长夜的轮转，而不知苦的本际。」

那时，有一位比丘从座而起，整一整衣服，为佛作礼，右膝着地，合掌白佛：

「世尊！劫长久如？」（一劫有多长久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我能为你解说，但是你却难以得知。」比丘白佛说：「是否可以用譬喻来解说呢？」

佛说：「可以的，比丘！喻如一个大石山，不断不坏（非常的完整），四方都有一由旬。假若有一位大夫用迦尸劫贝（迦尸国产的细软衣），每百年把它拂一次，拂之又拂，拂到了该石山都已磨尽了，而一劫还未终了。比丘！众生就是在如是的长久之劫，经过百千万亿劫受诸苦恼，...乃至诸比丘！当如是而学：要勤于断除诸有，莫令增长！」（不可以再使它增长存在）。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五〇、过去经：本经叙述过去的劫数无量，都长夜受苦，应求出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自无始以来，都在生死当中，长夜的轮转，不知道苦的本际。』

那时，有一位比丘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右膝着地，合掌白佛：「世尊！过去有几劫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我均能为你解说，你要知道，却为很难之事。」比丘白佛说：「可以用譬喻来提示吗？」

佛陀说：「可以的，譬喻来说，比丘啊！有一位士夫活到百岁，早晨忆念三百千劫，白天忆念三百千劫，日暮时也忆念三百千劫，像如是的每天都在忆念劫数，到了百年命终之时，也不能忆念劫数之边际的。

比丘当知！过去的劫数之无量的程度就是如是的。众生在过去无量的劫数里，

长夜受苦，所积的骨骸已成山，髓血都成河流，乃至堕入地狱、畜生、饿鬼等恶趣。像如是的，比丘啊！无始的生死，长夜的轮转，不知苦的本际。因此之故，比丘啊！应当要如是而学：要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五一、无有一处经：本经叙述生死轮转，实为长久，大地都同为生死之处，应求出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乃无始以来，就在生死，长夜的轮转，不知苦的本际，并没有一处不生不死的。像如是的长夜无始的生死，不知苦的本际。因此之故，比丘！应当要如是而学：要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五二、无不一处经：本经叙述大地无一处无历劫的亲友。由于生死没有本际，故应求出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无始的生死，长夜的轮转，不知苦的本际。这个世间没有一处的人不作过你的父母、兄弟、妻子、眷属、宗亲、师长者。像如是，比丘们！无始的生死，长夜的轮转，不知苦之本际。因此之故，比丘！应当要如是而学：要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五三、大雨滂沱经：本经叙述众生的生灭，有如雨降之滂沱之生灭，故应求出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的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譬如大雨之降下而生滂沱那样，都一生一灭（生死乃如滂沱之速生速灭）。像如是的，众生都被无明所盖，被贪爱系其颈，无始以来都在生死。都在此而生者，而死者，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因此之故，比丘啊！应当要如是而学：要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五四、大雨洪树经：本经叙述众生长夜轮转，如普天大雨，并没有断绝之处，

故应求出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无始以来的生死，长夜的轮转，不知苦之本际。譬喻普天降下大雨洪澍，则东西南北，并没有断绝之处（都为洪水所溶）。像如是的，东方、南方、西方、北方等，无量国土之劫成、劫坏，都如天之大雨，普雨天下，没有断绝之处。像如是的无始以来的生死，长夜的轮转，不知苦之本际。

喻如掷杖在空中，或者头部落地，或者尾部落地，或者中部落地。像如是的无始生死，长夜轮转，或堕于地狱，或堕于畜生，或堕于饿鬼。像如是的无始生死，长夜轮转。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如是而学：要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五五、五节轮经：本经叙述众生转生于五道，犹如转五节之车轮。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无始的生死，长夜的轮转，不知苦之本际。喻如，比丘们！有一位士夫转五节的的车轮，常转而不休息。像如是的，众生都转五趣轮，或堕地狱、畜生、饿鬼，以及人、天等趣，都常转而不休息。像如是的，无始的生死，长夜的轮转，而不知苦之本际。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如是而学，要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五六、毘富罗经：住毘富罗山及其地力民众，和佛同样不知生死几次而至于今。一切无常，故应求出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毘富罗山侧。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一切行，均为是无常的。一切行，都是不恒，不安，是变易之法。诸比丘们！对于一切行，当生厌离，不乐、解脱。

诸比丘们！过去世时，此毘富罗山，名叫长竹山，有好多的人民围边此山而居，名叫做低弥罗邑（村名）。低弥罗邑的人寿，为四万岁，低弥罗邑之人，要登上此山顶，需四天的时间，乃得往反一次。那时，世间里有一位佛陀，名叫迦罗迦孙提如来，是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出兴在于世间，说法教化众生。初中后都善，都是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开发显示。那个长竹山，其名字，于现在也已消灭，低弥罗聚落的人民也已没灭，那位佛陀如来已入般涅槃。比丘们！当知！一切诸行，均为是无常的，是不恒、不安，是变易之法。对于一切行，应当要修习厌离、离欲、解脱。

诸比丘们！在过去世时，此毘富罗山，名叫朋迦。那时，有好多的人民遶山而

居，名叫阿毘迦邑。那个时候的人民，寿命为三万岁。阿毘迦人登上此山时，需经三天，乃得以往反。那时，世间有一位佛陀，名叫拘那含牟尼如来，是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出兴于世间，演说经法，初

中后都善，善义、善味，统一满净，梵行清白，开发显示。诸比丘们！那个朋迦山的名字已久灭，阿毗迦邑的人民也久已亡没，那位佛陀世尊，也已入于般涅槃。像如是的，比丘们！一切诸行都是无常、不恒、不安、变易之法，你们这些比丘，当修厌离、不乐、解脱。

诸比丘们！过去世时，此毘富罗山，名叫宿波罗首，有好多人民围遶此山，居住在那里，名叫做赤马邑。人的寿命二万岁，那些人民，要上此山顶时，需经二天，乃得以往反。那时，有一位佛陀名叫迦叶如来，是应供...乃至出兴于世，演说经法，初中后都善，为善义、善味，统一满净，梵行清白，开发显示。

比丘们！当知宿波罗首山的名字已久灭，赤马邑的人民也久已亡没，那位佛陀世尊也已入于般涅槃。像如是的，比丘们！一切诸行，均为是无常、不恒、不安、变易之法。因此之故，比丘们！当修厌离、离欲、解脱。

诸比丘们！今天此山名叫毘富罗，有诸人民围遶此山而居，名叫摩竭提国（摩揭陀国，十六大国之一）。这些人民的寿命为百岁，善自消息（调养）的话，就能得满百岁。摩竭提之人登上此山顶时，须臾即能往反。我现在于此得成如来、应供、等正觉...，乃至佛、世尊，演说正法，教化令得寂灭涅槃、正道、善逝、觉知。

比丘们！当知此毘富罗山之名，也当会磨灭，摩竭提人也当会亡没，如来不久当入般涅槃。像如是的，比丘们！一切诸行均为是无常、不恒、不安、变易之法，因此之故，比丘们！当修厌离、离欲、解脱。」

那时，世尊即说偈说：

古昔长竹山 低弥罗村邑 次名朋迦山 阿毘迦聚落 宿波罗首山
聚落名赤马 今毘富罗山 国名摩竭陀 名山悉磨灭 其人悉没亡
诸佛般涅槃 有者无不尽 一切行无常 悉皆生灭法 有生无不尽
唯寂灭为乐

（古昔名叫长竹山，为之低弥罗村邑。其次名叫朋迦山，为阿毘迦聚落。又次，名叫宿波罗首山，聚落之名叫做赤马。现在名叫毘富罗山，国之名叫做摩竭陀。）

（不管是名字，是其山，均已磨灭了，那些人民统统也已没亡了。诸佛都已入于般涅槃，所有的一切，没有不灭尽了！一切诸行都是无常，均为是有生灭之法。有生的，没有不尽的，唯有寂灭最为安乐。）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五七、身命经：本经叙述佛为婆蹉种出家，说命与身的关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一位婆蹉种的出家人，来诣佛所，合掌问讯，问讯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瞿昙！我欲有所问，宁有闲暇的时间，见答与否呢？」

佛陀告诉婆蹉种的出家人说：「随你所问，当会为你说。」婆蹉种的出家人白佛说：「你的意见如何呢？瞿昙！命即是身吗？」

佛陀告诉婆蹉种的出家人说：「命即是身，这是属于无记的（不解答）。」又问：「怎么办呢？瞿昙！是不是命异、身异吗？」

佛陀告诉婆蹉种的出家人说：「命异、身异与否，也是无记。」婆蹉种的出家人白佛说：「怎么办呢？瞿昙！我问你：命即身吗？你回答说：为无记。问你命异、身异与否？也回答为无记。沙门瞿昙，你到底有那种法，在弟子命终之时，即记说而说：『某某会往生于那个地方，某某会往生于那个地方。那些诸弟子，在于此命终而舍身后，即会乘其意生身（神识），而往生于余处。』当于那个时候，不是命异、身异吗？」

佛陀告诉婆蹉说：「此乃记说有余，不记说无余。」（有烦恼余有，即记说为有受生，如断烦恼，就不受生）婆蹉白佛说：「瞿昙！为甚么记说有余的，而不记说无余的呢？」

佛陀告诉婆蹉说：「譬如火，有余的话，就会得燃烧，并不是无余的。」婆蹉白佛说：「我看见火，虽然无余，也会燃烧的。」

佛陀告诉婆蹉说：「为甚么看见火无余，也会燃烧呢？」婆蹉白佛说：「譬如大聚的炽火，一旦遇到疾风吹来时，火就会飞在空中，这岂不是无余火吗？」

佛陀告诉婆蹉说：「风吹而火飞，即是有余火，并不是无余火啊！」婆蹉白佛说：「瞿昙！空中的飞火，为甚么叫做有余呢？」

佛陀告诉婆蹉说：「空中的飞火，乃依风故住，依风故燃。由于依风之故，故说有余。」婆蹉白佛说：「众生在于此命终后，乘意生身（神识）而往生于余处，怎么说是有余呢？」

佛陀告诉婆蹉说：「众生在于此处命终后，乘意生身（神识）而往生于余处，当于那个时候，因为有贪爱之故，而执取，因为有贪爱而住，故说有余。」婆蹉白佛说：「众生由于爱乐有余，染着有余。唯有世尊得证那无余，而成等觉。沙门瞿昙！世间多缘（还有好多的事待办），就此告假回去了。」

佛陀告诉婆蹉说：「宜知是时！」（正是时候了）。

婆蹉出家人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九五八、目连经：婆蹉种的出家人至目连处，请示佛为何不答死后有无？答曰：由如实而知五阴，及其集灭味患离之故。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大目犍连尊者，也住在于那个地方。

这时，有婆蹉种的出家人，诣尊者大目犍连之处，和大目犍连尊者面相问讯慰劳，慰劳后，退坐于一边。他对大目犍连尊者说：「欲有所问，知有闲暇见答与否呢？」大目犍连回答说：「婆蹉！随意所问。我知道的，当会回答。」

那时，婆蹉种的出家人问尊者目犍连说：「何因、何缘（为甚么缘故）其余的沙门、婆罗门中，如有人来请问：『您的意见如何呢？如来！有后死（死后存在）呢？无后死（死后没有存在）呢？有无后死（死后有或无）呢？非有非无后死（死后非有非无）呢？』的问题时，均会随问随答。而沙门瞿昙，如有人则来问其：『如来有后死（死后有存在）？无后死（死后不存在）？有无后死（死后有无存在）？非有非无后死（死后非有存在，非无存在）？』时，就不记说呢？」

目犍连回答说：「婆蹉！余沙门、婆罗门们，对于色、色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出，都不能如实而知。由于不如实而知之故，对于如来有后死（死后有存在）的话，则会取着（执着）。假如说如来无后死（死后不存在），或说如来有后死（死后有存在），

说如来有无后死，说如来非有后死，说如来非无后死，都会生取着。对于受想行识，识等之集，识等之灭，识等之味，识等之患，识等之出，都不能如实而知，由于不如实而知之故，对于如来有后死（死后有存在），就会生取着，说无后死（死后不存在），或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都会生取着。

如来者，对于色，能如实而知，对于色之集，色之灭，色之味，色之患，色之出，都能如实而知。由于如实而知之故，对于如来之有后死（死后有存在），则不着，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都不着。对于受想行识，能如实而知，识等之集，识等之灭，识等之味，识等之患，识等之出，能如实而知。由于如实而知之故，对于如来有后死（死后有存在），则不以为然，对于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则不以为然。乃为甚深广大，无量无数，皆悉寂灭。

婆蹉！像如是之因，如是之缘之故，其余的沙门、婆罗门们，如有人来问：『如来有后死、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的问题时，就会为之记说。像如是之因，如是之缘之故，如来对于若有人来问『如来有后死、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等问题时，就不会为之记说。

那时，婆蹉种的出家人，听尊者大目犍连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九五九、奇哉经：婆蹉种出家，问佛为何不说死后有无？佛和目连所说的都一致，婆蹉种出家人为之惊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婆蹉种的出家人，来诣佛所，合掌问讯，问讯后，退坐在一边，白佛说：「瞿昙！甚么因，甚么缘，其余的沙门、婆罗门，若有人来问……」如上广说。

那时，婆蹉种的出家人，惊叹而说：「奇哉！瞿昙！您的弟子和大师您，所说的都为：义同义、句同句、味同味，乃至同于第一义。瞿昙！我曾经诣摩诃目犍连之处，以如是之义，如是之句，如是之味，去请问他，他也是以如是之义、如是之句、如是之味，而回答于我，都如同现在瞿昙您所说的。因此之故，瞿昙！真正为奇特！大师和弟子，都义同义、句同句、味同味，也同为说第一义。」

那时，婆蹉种的出家人，有诸因缘（事情），而到了那梨聚落。在那里办完事后，就往诣尊者说陀迦旃延之处，到后共相问讯，问讯后，退坐在一边，问说陀迦旃延说：「甚么因，甚么缘，沙门瞿昙，如果有人来问他有关于：『如来有后死、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的问题时，都不为记说呢？」

说陀迦旃延对婆蹉种的出家人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意回答我。你的意见如何呢？或者是因，或者是缘，或者是种施設诸行（种种的施設的诸行。为色、非色等的假设差别），或者是色，或者是非色，或者是想，或者是非想，或者是非想非非想，或者是彼之因，或者是彼之缘，那些行，都已行灭而无余，而永灭的话，则如来会对于他有所记说而说：『有后死、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吗？」

婆蹉种的出家人对说陀迦旃延说：「或者是因，或者是缘，或者是种施設诸行，或者是色，或者是非色，或者是想，或者是非想，或者

是非想非非想，或者是彼之因，或者是彼之缘，那些行，如果已灭而无余的话，则为甚么瞿昙会对于他而记说：『如来有后死、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呢？」

（同意不记说）

说陀迦旃延对婆蹉种的出家人说：「因此之故，如来乃由于此因，由于此缘之故，有人来问如来是否『有后死、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等问题时，就不

为之记说。」

婆蹉种的出家人，就问诃陀迦旃延说：「你为沙门瞿昙的弟子，为日久如？」
（出家几年了呢？）

诃陀迦旃延回答说：「少过三年（出家过了三年多），在于正法与律当中出家修梵行。」婆蹉种的出家人说：「诃陀迦旃延！快得善利了！你出家未久，就能得如是之身律仪、口律仪。又能得如是之智慧辩才。」（真是难得极了）

那时，婆蹉种的出家人，闻诃陀迦旃延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九六〇、奇特经：婆蹉种出家人问佛有关于死后有无的问题，得到的回答都和迦旃延同，而欢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婆蹉种的出家人来诣佛所，合掌问讯，问讯后，退坐在一边，白佛说：「瞿昙！欲有所问，宁有闲暇，为我解说与否呢？」

佛陀告诉婆蹉种的出家人说：「随你所欲问的，当会为你解说。」

婆蹉种的出家人白佛说：「瞿昙！甚么因？甚么缘，有人来问：『如来有后死、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时，都不为之记说呢？」

佛陀告诉婆蹉种的出家人，都如上面诃陀迦旃延所广说过的，……乃至非有非无后死（都不记说）。

婆蹉种出家人白佛说：「奇哉！瞿昙！大师以及弟子，义与义都同，句与句都同，味与味都同，其理均为吻合，所谓第一句说是！瞿昙！我曾经为了小事缘，而到了那利伽聚落，将事办完后，暂过沙门迦旃延之处，用如是义、如是句、如是味，请问过沙门迦旃延。他也用如是义、如是句、如是味，回答我的所问，都和现在沙门瞿昙您所所说的。因此之故，当知：实为奇特！师及弟子之义、句、味，和义、句、味，都同！」

那时，婆蹉种的出家人，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九六一、有我经：婆蹉种出家人问佛有我，或无我，佛都默然不作答。阿难乃问其由。佛说：为断其邪见故。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婆蹉种的出家人来诣佛所，合掌问讯，问讯后，退坐在一边，白佛说：「你的意见如何呢？瞿昙！到底是有我吗？」那时，世尊默然不回答。像如是的经过三次，那时，世尊也是再三不回答他。

那时，婆蹉种的出家人，曾作此念：我已经三次请问过沙门瞿昙，都不见其回答，但当还去（多留无用，回去吧！）

那时，尊者阿难，住在于佛后，执扇扇佛。这时，阿难就请问佛陀而说：「世尊！那位婆蹉种的出家人，请问三次，世尊为甚么缘故不回答他呢？岂不是会增加婆蹉种的出家人之恶邪见吗？是否会说：沙门不能回答其所问的问题了吗？」

佛陀告诉阿难说：「我如果回答为『有我』的话，就会增加他的先来邪见（先入

感之邪见)。假如回答说『无我』的话，则他从前有的痴惑，岂不是又更增加，而更痴惑了吗？一定会说：先前认为有我，从今以后，乃为断灭了。假若先来（从来）认为有我的话，就是常见（认为有情的身心为常住不灭的见解），现在以为是断灭，就是断见（认为有情的身心由于一期生命的停止，就断绝之见解）。如来乃离开有与无之二边，都是处中的说法。所谓此事有故，此事才会有。此事起故，此事才会生。也就是所谓缘于无明，而有行，……乃至老病死，忧悲恼苦之灭。」

佛说此经后，尊者阿难，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六二、见经：本经叙述佛陀回答婆蹉种出家之间。佛陀说不执着于有见、无见等之见。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婆蹉种的出家人，来诣佛所，和世尊面相问讯，问讯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瞿昙！为甚么瞿昙您，曾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世间为常，此是真实，余则为虚妄』呢？」

佛陀告诉婆蹉种的出家人说：「我并不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世间为**1.常**，这就是真实，其余的都为虚妄。』」

又问：「为甚么瞿昙曾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世间为**2.无常**，为**3.常无常**，为**4.非常非无常**，为**5.有边**，为**6.无边**，为**7.边无边**、**8.非边非无边**、**9.命即是身**，**10.命异身异**、**11.如来有后死**、**12.无后死**、**13.有无后死**、**14.非有非无后死**』呢？」（以上为十四种不予记说之事，也就是十四无记）。

佛陀告诉婆蹉种的出家人说：「我并不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乃至非有非无后死。」那时，婆蹉种的出家人白佛说：「瞿昙！对于此见解，到底会见到甚么过患？而对于此诸见，一切都不说呢？」

佛陀告诉婆蹉种的出家人说：「如果作此见：『世间为常，此就是真实，其余的都是虚妄』的话，这就是颠倒之见，此为观察见（见想），此为动摇见，此是垢污见，此是结见，是苦、是阂（障碍）、是恼、是热，是见结所系的。愚痴无闻的凡夫，在于未来世，会为生老病死，忧悲恼苦之生（以上为由于世间为常之说，为边见、邪见之诸相。也就是颠倒、见想、动摇、垢污、结缚、苦恼、障碍、热烦、所系、后有）

婆蹉种出家！如果作如是之见：『世间为无常，为常无常、非常非无常、有边、无边、边无边、非有边非无边，此命即是身，命异身异，如来有后死、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的话，这也是颠倒之见，…乃至忧悲恼苦之生。」（如上述之后节）

婆蹉种的出家人白佛说：「瞿昙！您所见的为如何呢？」

佛陀告诉婆蹉种的出家人说：「如来所见的已为毕竟。婆蹉种的出家人！然而如来之见，乃谓：『见此苦圣谛、此苦集圣谛、此苦灭圣谛、此苦灭道迹圣谛。如来作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后，对于一切之见，一切之受，一切之生，一切之我、我所见，我慢、系着，都使其断灭、寂静、清凉、真实。像如是等解脱的比丘，则说其生者为不然，说其不生，亦是不然。』」（生者不然，不生亦不然）

婆蹉白佛说：「瞿昙！为甚么缘故，说言：『生者不然』呢？」

佛陀告诉婆蹉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意回答我。婆蹉！犹如有人，在你的面前燃火一样。你看见火之燃烧吗？而即在于你的面前火已消灭，你在那个时候，看见火灭与否呢？」婆蹉白佛说：「如是，瞿昙！」（是的，看得很清楚的）。

佛陀告诉婆蹉说：「如果有人问你：『向者火燃，今在何处？（刚才之火燃，现

在到那里去了呢？）到底是到东方去了呢？或者是到西方、南方、北方去了呢？』作此问的话，你会怎么回答他呢？」

婆蹉白佛说：「瞿昙！如果有人来作如此之问的话，我就会作如是之回答而说：『如果在我面前有燃烧之火的话，那就是由于薪草的因缘之故，会燃烧。假若不再加薪草的话，火就会永灭。说会到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去，那是不对的。』」

佛陀告诉婆蹉说：「我也是作如是之说。对于色已断灭的，都已知，受想行识已断灭的也已知。已断其根本，如截断多罗树之头那样，已没有再生的成分。对于未来世，永不再生起。所以说，若至东方，或南西北方，都是不对的。乃为甚深广大，无量无数，永远断灭的。」

婆蹉白佛说：「我应该以譬喻来说了。」

佛陀告诉婆蹉说：「为知是时」。（正是时候）

婆蹉于是以譬喻，而白佛说：「瞿昙！喻如近城邑的聚落，有好净之地，生坚固之林，其中有一株大的坚固树，自从生茁出来后，已经过数千年，日夜既经这么久，枝叶就会零落，皮肤就会枯朽，唯树干独立耳。像如是的，瞿昙！如来之法与律，乃离开诸枝条柯叶，唯空干坚固独立！」

那时，婆蹉种的出家人，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九六三、无知经：本经叙述由于不知五受阴之故，世间人都会起常见。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婆蹉种的出家人，来诣佛所，和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白佛而说：「瞿昙！彼为甚么无知之故，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世间为常，此是真实的，余的都是虚妄的呢？』」也有人问：『世间是无常，世间是非常非无常，世有边、世无边，世有边无边、世非有边非无边，命即是身、命异身异，如来有后死、无后死，有非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呢？」

佛陀告诉婆蹉说：「对于色，无知之故，而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世间为常，此是真实，其余的就是虚妄，……乃至非有非无后死。』对于受想行识，无知之故，会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世间为常，此为真实，其余的则是虚妄，……乃至非有非无后死。』」

婆蹉白佛说：「瞿昙！到底要知何法之故，才会不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世间为常，此为真实，其余的则是虚妄的，……乃至非有非无后死』呢？」

佛陀告诉婆蹉说：「如实而知色之故，就不会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世间为常，此是真实，其余的则是虚妄，……乃至非有非无后死。』如实而知受想行识之故，就不会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世间为常，此为真实，其余的则是虚妄，……乃至非有非无后死。』」

像如是的不知与知，如是的不见与见，不识与识，不断与断，不观与观，不察与察，不觉与觉，（也如上说）。

佛说此经后，婆蹉种的出家人，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九六四、出家经：婆蹉种出家问佛有关于善、不善法，也详问比丘、优婆塞之得果，而皈依出家，而得阿罗汉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一位婆蹉种的出家人，来诣佛所，和世尊面相慰劳后，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瞿昙！欲有所问，宁有闲暇为我解说与否呢？」那时，世尊，默然而住。婆蹉种的出家人，第二次、第三次之请问，佛也同样的第二次、第三次都默然而住，并不作答。

那时婆蹉种的出家人，白佛说：「我和瞿昙，共相随顺，现在有所请问，然而为甚么都默然不作答呢？」

那时，世尊，曾作此念：『这位婆蹉种的出家人，长夜质直（一直都是正气之人）。不会谄媚，不会诈伪。有时有所问之事，均为不知道之故，并不是故意要恼乱的，我现在应该以阿毘昙（无比法，分别详明经义之法），与律，去纳受他。』作此念后，就告诉婆蹉种的出家人而说：「随汝所问，当会为你解说。」婆蹉白佛说：「您的意见如何呢？有善法与不善之法吗？」

佛陀回答说：「有的。」婆蹉白佛说：「请为我说善与不善之法，使我能得了解。」

佛陀告诉婆蹉说：「我现在当会为你略说善与不善之法。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婆蹉！贪欲就是不善之法，调伏贪欲就是善法。瞋恚、愚痴就是不善之法，调伏瞋恚、愚痴，就是善法。杀生就是不善之法，离开杀生就是善法。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恚、邪见，就是不善之法，不盗...乃至正见，就是善法。这是为了回答婆蹉你之故，我现在已说三种的善法，与三种不善之法（调伏贪瞋痴之三种善法，与贪瞋痴三毒之不善之法）。像如是的，圣弟子，对于三种善法，与三种不善之法，能如实而知，对于十种不善之法（杀生乃至邪见），与十种善法（离杀生乃至正见），能如实而知的话，就会对于贪欲灭尽无余。而对于瞋恚、愚痴灭尽无余的话，则对于一切的有漏会灭尽，会无漏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已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婆蹉白佛说：「颇有（是否有）一位比丘，在于此法，与律，得尽有漏，得无漏心解脱，...乃至不受后有吗？」

佛陀告诉婆蹉说：「不但或者一人，或者二人、或者三人，乃至五百人而已，乃有众多的比丘，在于此法与律当中，尽诸有漏，...乃至不受后有！」

婆蹉白佛说：「且置比丘一法不说，是否有一位比丘尼，在于此法与律当中，尽诸有漏，...乃至不受后有的吗？」

佛陀告诉婆蹉说：「不但一位二位三位的比丘尼，乃至五百而已。乃有众多的比丘尼，在于此法与律当中，尽诸有漏，.....乃至不受后有的。」

婆蹉白佛说：「且置比丘尼不谈，是否有一位优婆塞，修诸梵行，在于此法与律当中，度诸狐疑的吗？」

佛陀告诉婆蹉说：「不但是一、二、三，乃至五百位优婆塞而已，乃有众多的优婆塞，修诸梵行，在于此法与律当中，断五下分结，得成阿那含（不还果），不再还生于此世间。」

婆蹉白佛说：「且置优婆塞不谈，颇有一位优婆夷，在于此法与律当中修持梵行，在于此法与律当中，度诸狐疑与否呢？」

佛陀告诉婆蹉说：「不但是一、二、三位优婆夷，乃至五百位而已，乃有众多的优婆夷，在于此法与律当中，已断除五下分结，会在那里化生而得阿那含果，不再还生于此世间。」

婆蹉白佛说：「且置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修习梵行者不谈，颇有一位优婆塞，受习五欲的人，在于此法与律当中，度过狐疑与否呢？」

佛陀告诉婆蹉说：「不但有一、二、三位，乃至五百位而已，乃有众多的优婆塞，居家而有妻子，都以香华严饰，畜养奴婢的人，在于此法与律当中，断除三结，贪恚痴已很微薄，而得斯陀含（一来果），只有一往一来（人天各一次的往来），就会究竟苦边。」

婆蹉白佛说：「又置优婆塞不谈，颇有一位优婆夷，受习五欲的人，在于此法与律当中，度诸狐疑与否呢？」

佛陀告诉婆蹉说：「不但有一、二、三位，乃至五百位而已，乃有众多的优婆夷在于居家，畜养男女，服习五欲，华香严饰的人，在于此法与律当中，三结已断尽，而得证须陀洹果（预流果），已不会再堕入于恶趣法当中，已决定向于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就能究竟苦边。」（极七还有。最多人天各七次的往来后，就能得证阿罗汉果）。

婆蹉白佛说：「瞿昙！虽然如沙门瞿昙能成等正觉，然而如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众之修习梵行者，以及优婆塞、优婆夷之服习五欲等人，假若不能得成如是之功德的话，就不能算为是满足（不圆满，有缺点）。由于沙门瞿昙能成就等正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也能修习诸梵行，以及优婆塞、优婆夷之服习五欲等人，也能成就这些功德之故，就叫做满足（圆满而无缺点）瞿昙！我现在当说譬喻。」

佛陀告诉婆蹉说：「随意所说。」（好的！请随便吧！）

婆蹉白佛说：「如天空降下大雨时，其水流乃随之而下降注那样，瞿昙之法与律，也是如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不管是男众，或者是女众，统统都随其流，而向于涅槃，浚输涅槃。甚奇哉！佛法僧，乃为平等之法与律。」婆蹉说譬后，又问外道欲皈依佛教的见习考验的期间而说：

「如其余的异道的出家人，欲来参诣瞿昙之处，欲在于正法与律当中愿求出家，受具足之戒的话，到底要经过几时才能听便其出家呢？」

佛陀告诉婆蹉说：「如果其余的异道的出家人，欲来在于正法与律当中出家而愿受具足戒的话，通常乃经过四个月的期间，在于和尚（亲教师）之处，受依而住（见习暂住）。然而此乃是为了人（看对方的堪以接受佛教，不诽谤佛教与否），而粗作齐限耳。」（四个月的见习，不一定是硬性的规定，有人则不需经过见习的期间）

婆蹉白佛说：「如果诸异道的出家人，来在于正法与律当中，欲求出家，而受具足戒时，于和尚之所，听受而依住。如满四个月，即听许其出家的话，我现在堪能在于四个月的期间，在于和尚之处受依（依投考验）。如果能在于正法与律当中得以出家受具足戒的话，我就愿在于瞿昙之法当中出家受具足戒，而修持梵行。」

佛陀告诉婆蹉说：「我刚才不是说过，是粗为人作分齐而已的吗？」婆蹉说：「如是！瞿昙！」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应当度这位婆蹉种的出家人，在于正法与律当中出家、受具足戒。」

婆蹉种的出家人，即得在于正法与律当中出家、受具足戒，而成为比丘分（为比丘的一分子）。乃至经过半个月，学习所应知、应识、应见、应得、应觉、应证的，都一概悉知、悉识、悉见、悉得、悉觉，而悉证如来的正法。尊者婆蹉这时曾作此念：我今已学所应知、应识、应见、应得、应觉、应证的，这一切，均予以悉知、悉识、悉见、悉得、悉觉、悉证，现在应当往见世尊。

那时，婆蹉即往诣世尊之处，稽首礼足，在于一边而住。他白佛说：「世尊！我对于学习所应知、应识、应见、应得、应觉、应证等法，都悉知、悉识、悉见、悉得、悉觉，悉证世尊的正法。唯愿世尊为我说法，我若听法后，当会在于一静处，专精去思惟，不放逸而住。会这样的思惟的：所以善男子之剃除须发，着袈裟衣，正信出家而学

道，……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佛陀告诉婆蹉说：「有二种法，要修习，要多多的修习，所谓止与观是。此二法如果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得知界与果，就能觉了界，知种种界、觉种种界。像如是的，比丘啊！欲求离欲、恶不善之法，……乃至第四禅具足而住。以慈、悲、喜、舍，空入处、识入

处、无所有入处、非想非非想入处，使我的三结灭尽，而得须陀洹。三结尽后，贪、恚、痴已微薄，而得斯陀含。五下分结尽，而得阿那含。种种的神通境界、天眼、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尽智，均能由之而得显现活用。因此之故，比丘！当修二法，要修习，多多的修习。由于修二法之故，就能知道种种界，……乃至漏尽。」

这时，婆蹉尊者听佛所说，欢喜作礼而去。那时，婆蹉就独自在一静处，专一精神的思惟，而安住于不放逸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成就阿罗汉果）

这时，有众多的比丘，庄严方便，欲往诣世尊之处，去恭敬供养世尊。

那时，婆蹉问众多的比丘说：「你们庄严方便，欲往诣世尊之处去恭敬供养世尊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尔」（是的！）那时，婆蹉对诸比丘们说：「尊者们！您将我托说之语，去敬礼世尊，问讯世尊的起居轻利，少病少恼，安乐而住与否？

（问安的客套语）你们就这样说：『婆蹉比丘仰白世尊说：我已供养世尊，具足了奉事的能事，已令欢悦，非不欢悦（内心已得安隐快乐自在）。大师的弟子（指婆蹉自己）所应作的都已作完，以此供养大师，已使其欢悦，非不欢悦。』（以正知证悟来供养世尊之义）

佛陀听后告诉诸比丘们说：「这事（指婆蹉证果之事）诸天已先对我说过，你们现在复说其语耳。如来乃成就第一的知见，也像婆蹉比丘那样，有如是的功德与力！」

那时，世尊为那位婆蹉比丘，说第一记（记别为证阿罗汉果。因此果为佛弟子中最为第一之故）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六五 郁低迦经：佛不回答郁低迦所问之世间为有边或无边。又问一切是否以佛道为离？阿难乃用城门守作喻代答。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一位外道的出家人，名叫郁低迦，来诣佛所，和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白佛而说：「瞿昙！云何（你的意见如何呢？）？」瞿昙！世间为有边吗？」

佛陀告诉郁低迦说：「此是无记。」郁低迦又白佛说：「云何？瞿昙！世间为无边吗？为有边无边吗？为非有边非无边吗？」

佛陀告诉郁低迦说：「此是无记。」郁低迦又白佛说：「云何？瞿昙！我问你世间有边与否？你回答说：『无记。』问你世间无边与否？世间有边无边吗？世间非有边非无边吗？你也回答为『无记。』瞿昙！到底对于甚么法，才可以记说呢？」

佛陀告诉郁低迦说：「一位知者的智者的我，都为诸弟子记说正道，使他们真正尽诸苦恼，究竟苦边。」郁低迦白佛说：「云何？瞿昙！你为诸弟子说正道，使他们真正灭尽苦恼，究竟苦边。那么，我请问你！是否一切世间的众生，都从此道而得出离呢？或者为少部份的人而已呢？」

那时，世尊默然不回答。第二次、第三次问同样之事时，佛陀也同样的对于第二

次、第三次，均默然不答。

那时，尊者阿难，住在于佛后，正在执扇扇佛。阿难尊者就对郁低迦外道的出家人说：「你刚才已问过此义。现在又用不同的方式（异说）来问，因此之故，世尊才不为你记说的。郁低迦！我现在会为你说譬喻。因为有大智的人，乃由于譬喻而得以了解的。

譬如一位国王，有边境之城，四围都很坚固，巷陌也很平正，然而唯有一个门。所立的守门的人，乃非常聪明黠慧，善能筹量。如外面有人欲进入城时，就观察其是否可以让他进入，如应入的，就让其进入，不应该入的，就不使其入城内。而周匝（四围）边城，想求第二个门，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连猫狸想偷出入的地方也没有，何况是第二个门呢？那位守门的人，并不觉悟入者、出者（虽不有意叫人由此门进出），然而那些士夫们，都知道一切人，唯从此门或出或入，更没有其它的门可以出入。像如是的，世尊虽不用心觉悟众生，也就是不费心于一切世间的人，乃从此道而出离，及以少分（或者是少部份的人）而已，然而乃知众生真正能灭尽苦，真正能究竟苦边，则一切均由此道而得以出离的！」

这时，郁低迦外道的出家人，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九六六、富邻尼经：富邻尼告诸外道的出家人：「世尊之说法，乃使众生的邪见断灭。」佛赞许他。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有一位尊者名叫富邻尼，住在于王舍城的老阇崛山中。

那时，有众多的外道出家人，往诣尊者富邻尼之处，共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大家问尊者富邻尼说：「我们曾经听说沙门瞿昙乃作『应断灭破坏有』（将『有』破灭），是这样的教授人吗？现在请问尊者富邻尼你，到底是否是这样吗？」

富邻尼对诸外道的出家人说：「我并不如是的知解世尊的教语，说甚么：『众生断灭坏有，令无所有』，是不会有的事（不是这样），我乃作如此之了解的：『世尊说有诸众生，都计量而说有我、我慢、邪慢。世尊乃针对此而说，使其断灭此邪见耳。』」这时，诸外道的出家人，听富邻尼所说，内心都不喜悦，都呵责而去！

那时，尊者富邻尼，俟诸外道们回去后，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他乃将曾和诸外道的出家人所说的具白世尊而说：「世尊！我曾经回答诸外道们所说的，是不谤毁世尊吗？或者是法说（依法而说吗？）是如佛所说，如法而说，随顺于法而说，不会被诸论议者之所见，而被嫌责吗？」

佛陀告诉富邻尼说：「是如你所说的，是不谤毁如来，不失去次第的（依法而说）。乃如我所说的，也是如法之说而说，随顺法而说，并不会被诸论议者之所嫌责的。为甚么呢？富邻尼！因为先前的诸众生都我慢、邪慢。由于被邪慢所迫，致邪慢集邪慢，不能为无间等（不能解脱邪慢）。其乱，有如狗肠，有如铁的钩鏃，也如乱草，都往反驱驰于此世间，及他世间。在他世、此世，驱驰往反，不能远离。富邻尼！一切众生，对于诸邪慢如果已无余存，永灭的话，则那些一切众生，就能长夜安稳快乐。」

佛说此经后。富邻尼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六七、俱伽那经：俱伽那外道在河边问阿难：如来死后有无？阿难作答和如来所说都相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尊者阿难陀，在于后夜时（深夜一点至五点），向于补河边，将衣脱掉而放置在于河岸边，然后入于水中，去洗其手足。洗完后，还上岸，着一衣，摩拭其身体。那时，有一位名叫俱伽那的外道的出家人，也至水边。尊者阿难曾听到其步行的声音，听后，就便警咳作声。

俱伽那外道出家人，听到有人的声音，就问而说：「是甚么人呢？」阿难尊者回答说：「是沙门。」俱伽那外道说：「是那一位沙门？」阿难回答说：「是释种子。」俱伽那外道说：「欲有所问，不知有闲暇见答与否呢？」尊者阿难回答说：「随意所问，我知道的，当会回答你。」

俱伽那说：「你的意见如何呢？阿难！如来死后有耶？」（如来逝世后，还有存在吗？）阿难回答说：「世尊所说的，这种问题，就是无记（无可奉答）。又问：「如来死后无耶？死后有无耶？非有非无耶？」（如来逝世后，都没有了吗？逝世后为有与无有吗？或者是非有非无吗？）

阿难回答说：「世尊所说的，这也是无记的。」（如前面曾经说过：认为如来死后为有存在，就是常见，认为死后没有，就是断见。佛陀对于这种常、断，有边、无边等，为之十四无记，都不作答）。

俱伽那外道说：「云何？阿难！我问如来死后为有与否时，就答言『无记』，死后为没有与否吗？死后为有无吗？死后为非有非无吗？」

等问题时，都回答为：『无记』。云何？阿难！你对于这些问题到底是否不知不见吗？」阿难回答说：「非不知，非不见。我乃悉知、悉见啊！」

又问阿难说：「你是知道甚么？见到甚么呢？」阿难回答说：「我乃见到可见之处。如见到所起之处，见到缠缚之断处。这叫做知，叫做见。我乃如是而知，如是而见。为甚么说我为不知、不见呢？」

俱伽那外道又问：「尊者的名讳叫做甚么？」阿难陀回答说：「我名阿难陀。」俱伽那外道说：「奇哉！大师的弟子！我却和你共论议！我如果知道您就是尊者阿难陀的话，就不敢发问了。」他说此语后，即舍而去。（至此，才知真名。经内所示阿难之名，为结集者假立耳）

九六八、给孤独经：给孤独长者到外道出家处。外道说他们的见解后，问佛立何见？长者以佛之正说摧伏诸外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给孤独长者，每天都到世尊处去见世尊，去礼事供养。给孤独长者曾作此念：「我今天出来太早，世尊以及诸比丘们正在禅思未起，我宁可趁此机会，到诸外道的住处去看一看。」就这样的到了外道的精舍。和诸位外道共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

这时，那些外道们问长者说：「长者！你见沙门瞿昙云何见？」（依

你看，世尊是立甚么哲学的见地呢？）长者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见（观察）世尊？世尊是以何所见，也不知道（不知世尊的见地如何）。

诸外道们说：「你可说是已见众僧，是怎样的见众僧呢（对众僧的看法如何？）众僧有甚么所见呢？（其见如何呢？）」长者回答说：「我也不知怎样去见众僧，众僧的见地如何也不知道。」

外道又问：「长者，你现在怎样去自见你自己呢？自己有何所见呢？」（对于真理的见解如何？）长者回答说：「你们各位各自说各人的所见，然后我说我的所见，也不难吧！」

这时，有一位外道作如是之言而说：「长者！我见一切世间都是常的。这是真实的道理，其余的都是虚妄的。」又有人发言而说：「长者！我见一切世间都是无常的，这是真实的道理，其余的都是虚妄的。」又有人发言而说：「长者！世间是常、无常的，这是真实的道理，其余的都是虚妄的。」又有人发言而说：「世间为非常、非无常的，这是真实的道理，其余的都是虚妄的。」

又有人发言而说：「世间为有边的，这是真实的道理，其余的都是虚妄的。」又有人发言而说：「世间为无边的，这是真实的道理，其余的为虚妄的。」又有人发言而说：「世间为有边无边的。」又有人发言而说：「世间为有边非无边的。」

又有人发言而说：「命即是身。」又有人发言而说：「命异、身异。」又有人发言而说：「如来死后为有。」又有人发言而说：「如来死后为无。」又有人发言而说：「如来死后有无。」又有人发言而说：「如来死后非有非无，这是真实的道理，其余的都是虚妄的。」诸外道们告诉长者说：「我们各各都已说明各人的所见（见解）了，你应该说你的所见（见解）来。」

长者回答说：「我所见的真实（有，有变化的存在）为有为的，有思量的，为缘起的。如又是真实（有）、有为（有造作的）、思量（推理想象）、缘起（假因缘故和合而发生的）的话，这些就是无常的，无常的话，就是苦的。像如是而知后，就对于一切见，均不会有所得。如你们所见的：『世间为常，这是真实的道理，其余的都是虚妄』的话，则此见的真实为有为的，为思量的，为缘起的。如果真实为有为、思量、缘起的话，则是无常，无常就是苦。因此之故，你们乃习近于苦，唯得是苦，坚住于苦，深入于苦！像如是的，你们所说的：『世间为常，此是真实，余则虚妄』的见解，乃有如是的过咎的！」

至于『世间为无常，为常无常、非常非无常，世为有边，世为无边，世为有边无边，世为有边非无边，命即是身、命异身异，如来死后为有，如来死后为无、如来死后有无、如来死后非有非无，此是真实，其余则为是虚妄』等见解，均如上述。

（和认为世间为常的同一结果）

有一位外道告诉给孤独长者说：「如你所说，如果有见，彼则是真实的话（认为是有的话），就是有为，就是思量，就是缘起的话，即为是无常之法，如果为无常的话，就是苦。因此之故，长者之所见（见解），也是习近于苦，也是得苦、住苦、深入于苦的了！」

长者回答说：「我刚才不是说过吗？如是所见的此真实（有）就是有为，就是思量，就是缘起法。这些均为是无常，无常的就是苦。知道一切都是苦后，我对于所见，均为无所得，我不是这样说过吗？」那位外道说：「如是，长者！」

那时，给孤独长者，在于外道的精舍，说伏那些异论。而建立正论。在于异学的大众当中作狮子吼后，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将刚才和诸外道们共论之事，向佛详细的报告。

佛陀赞叹给孤独长者说：「善哉！善哉！应该这样的时时摧伏愚痴的外道，以建立正论。」

佛说此经后，给孤独长者，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九六九、长爪经：佛为长爪外道说三种见、三种受。舍利弗正持扇扇佛，与长爪外道因之而皆断疑惑而得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一位长爪的外道出家人（后皈依佛教），来诣佛所，和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白佛而说：「瞿昙！我对于一切见解，都不忍。」（绝对怀疑不认容一切见解）。

佛陀告诉火种（长爪外道为火性）说：「你说你对于一切见解都不忍者，则此见解，也是不忍吗？」长爪外道说：「刚才所说的一切见解都不忍者，则此见解也是不忍啊！」

佛陀告诉火种说：「像如是之知，如是之见的话，此见则已断、已舍、已离，其余之见解更不会相续，不会起、不会生。火种啊！有好多人，曾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你也是和他们相类似的。火种啊！如果诸沙门、婆罗门，舍此等见，而余见不起的话，这些沙门、婆罗门，在世间里，也是少少而已。

火种啊！都依三种的见解。那三种呢？有一种为如是之见、如是之说：『我对于一切都忍。』（一切见解都容认）。其次，有一种为如

是之见，如是之说：『我对于一切都不忍。』（一切见解都不容认）。其次，有一种为如是之见，如是之说：『我对于一切，一忍、一不忍。』（半认半不认）。

火种啊！如果说一切都忍的话，则此见会与贪俱生，并不是不贪。与恚俱生，并不是不瞋恚。与痴俱生，并不是不愚痴。是系，而不离系，是烦恼，而非清静，是乐取，而染着生。

如果为如是之见：『我对于一切都不忍』（不认容）的话，则此见乃不和贪俱，不和恚俱，不和痴俱，清静而非烦恼，离系而非系，不喜乐而不执取，不染着于生。

火种啊！假若为如是之见：『我一忍、一不忍。』（半认容、半不认容）的话，则他若『忍』之时，就会有贪，乃至会染着生。假若如是的见为『不忍』的话，就会离贪，乃至不染着生。

那些多闻的圣弟子所学的，就是说：我若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我一切忍。』的话，就会被二种所责、所诘。那二种呢？所谓1.一切不忍，以及2.一忍一不忍。会被这些所责。由于责之故，而会诘，由于诘之故，而会害。他因被见责、见诘、见害之故，就会舍弃其所见，余见就不会再生。像如是的断其见、舍其见、离其见，则余见就不再相续，也不起不生。

那些多闻的圣弟子也作如是而学：我昔如是而见、如是而说：『我对于一切不忍』的话，就会有二责与二诘。那二种呢？所谓：我1.一切忍，以及2.一忍一不忍。像如是之二责二诘，...乃至余见不相续，也不起不生。（如上述）

那些多闻的圣弟子，也作如是而学：我若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一忍、一不忍』的话，就会有二责与二诘。那二种呢？所谓如是见、如是说：1.我一切忍，以及2.一切不忍。像如是之二责，...乃至余见不相续，也不起不生。

又次，火种！对于如是之身色的粗的四大时，圣弟子应当观察为无常、观察为生灭，观察离欲、观察灭尽，观察舍弃。如果圣弟子观无常、观灭、观离欲、观灭尽、观舍而安住的话，则对于那种身之身欲、身念、身爱、身染、身着，均会永灭而不住。

火种！有三种受，所谓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此三种受，到底为何由？何集？

何生？何转呢？所谓此三受，乃由于触之因，触而集，触而转的。彼彼之触如果集起来的话，就会有受之集。彼彼之触如果消灭的话，则受也会灭，而寂静、清凉、永尽。他乃在于此三受，而觉为苦，而觉为乐，而觉为不苦不乐的。

对于彼彼之受，若集、若灭、若味、若患、若山，能如实而知，能如实而知后，即对于彼受观察为无常，观察为生灭，观察为离欲，观察为灭尽，观察为舍。他对于身之分齐受觉，能如实而知，对于命之分齐受觉，能如实而知，则如果他在身坏命终之后，就会在于那个时候，一切受会永灭，无余而永灭。而会作此念：乐受觉之时，其身也坏，苦受觉之时，其身也坏，不苦不乐受觉之时，其身也坏，统统都为苦边。对于那乐觉，离系而不系，对于那苦觉，离系而不系，对于那不苦不乐觉，离系而不系。到底是对于甚么而离其系呢？所谓离于贪欲、瞋恚、愚痴，离于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我说这些？名叫做离苦。」

当于那个时候，舍利弗尊者受具足戒后，刚经过半个月。这时，舍利弗尊者正住在于佛陀的后面，执扇扇佛。那时，舍利弗尊者曾作此念：『世尊叹说对于彼彼之法，应断欲、离欲、欲灭尽、欲舍。』那时，尊者舍利弗，就对于彼彼之法观察为无常、观察生灭，观察离欲，观察灭尽，观察舍。周此，而不起诸漏，心得解脱！

那时，长爪外道，则出家，而远尘离垢，而得法眼净。长爪外道出家而见法、得法、觉法、入法，而度诸疑惑，不由于他而得度，而入正法与律，而得无所畏。就从坐起，整其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愿得于正法与律出家、受具足戒，在于佛法中修诸梵行。」

佛陀告诉长爪外道的出家人说：「你得（可以）在于正法与律当申出家，受具足戒，而成为比丘之一分子。」

即所谓：善来，比丘！得成出家人。他于是思惟其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正信而为非家之出家学道，...乃至心善解脱，得阿罗汉。』

佛说此经后，尊者舍利弗、尊者长爪，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长爪外道因在外道出家时，曾自誓不剪爪，而欲读尽诸经。他人见其爪，就称其为长爪梵志。后皈佛而得道如经文）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四完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五

九七〇、舍罗步经：舍罗步外道出家人自称悉知佛法，而舍弃佛法。佛至其处，一间三不知，故其弟子都舍他而他往。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在王舍城里，有一位外道的出家人，名叫舍罗步，住在于须摩竭陀池之侧，在于自己的弟子众当中，唱作如是之言：「沙门释子之法，我都悉知。我从前已知他之法与律，而统统把它舍弃的。」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王舍城去乞食时，听到有一位外道名叫舍罗步，住在于王舍城须摩竭陀池之侧，在于自众当中，唱作如是之言：「沙门释子所有之法与律，我都悉数已经知道。因为先前已知彼法与律，然后把它舍弃的。」比丘们听到此语后，乞食完毕，还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就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白佛而说：「世尊！我们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王舍城去乞食，听到有外道的出家人，名叫舍罗步，住在于王舍城的须摩竭陀池之侧，在于自众当中，唱作如是之言：『沙门释子之法，我已悉知。我知彼法与律后，然后将其舍弃。』善哉！世尊！请亲自到那须摩竭陀池之侧，为了怜愍他之故！」

那时，世尊，默然而许允，就在于日晡时（下午，申时），从禅觉醒，到了须摩竭陀池侧，外道舍罗步之处。

这时，舍罗步外道的出家人，看见世尊来临，就敷一床座，请佛坐在那里。佛陀则就坐，而告诉舍罗步说：「你实在作过此语：『沙门释子所有之法与律，我悉已知。我知道彼法与律后，然后才把它舍弃的』吗？」这时，舍罗步，默而不回答。

佛陀告诉舍罗步说：「你现在应该说，为甚么默然不说呢？你所知的如果满足的话，我就会随喜，假如不满足的话，我当会使你满足的。」这时，舍罗步，仍然如故，而默然不作答。像如是的，第二次、第三次，他都一而再，再而三的默然而住。

这时，舍罗步，有一位修梵行的弟子，白舍罗步说：「师父本来应该往诣沙门瞿昙之处，去说明您的所知所见。现在沙门瞿昙亲自来诣此地，为甚么缘故，不说出来呢？沙门瞿昙并告诉师父您说：『如果满足的话，我就会随喜，不满足的话，当会使你满足。』为甚么缘故，默然而不记说呢？」那位舍罗步听其修梵行的弟子劝说时，也是默然不说话。

那时，世尊告诉舍罗步说：「假若又有人说：『沙门瞿昙并不是如来、应、等正觉』时，我若善谏善问的话，则善谏善问时，他就会辽落（辽远空旷）而说诸以外之事。或者会被忿恚慢所覆，对阂而不忍，无由能现。或者会默然抱愧而低头，而密自思省，有如现在的舍罗步那样。假若又作此言：『沙门瞿昙并没有正法与律』的话，我如善谏善问时，他也是如你今天默然而住那样。假若又有人说：『沙门瞿昙的声闻弟子，并不是善向』的话，我如果善谏而善问时，他同样的乃至如你的今天默然而住。」那时，世尊在于须摩竭池之侧，作狮子吼后，就从座起而去。

那时，舍罗步的梵行的弟子，向舍罗步说：「譬喻有一匹牛，截断其两角，放入于空的牛栏中，而跪地大吼那样。师父也是如是，在于没有沙门瞿昙时，就对诸弟子们，作狮子吼。喻如女人，欲作丈夫之声，发声时，则作女人之声。师父也是如是，在非有沙门瞿昙时，就在于弟子中作狮子吼。喻如野干，欲作狐声，当其发声时，还而作野干之声。师父也是如是，在于非有沙门瞿昙时，就会在诸弟子当中，欲作狮子吼。」

那时，舍罗步的梵行弟子，在于舍罗步的面前，呵责毁訾后，从座起去。

九七一、上座经：上座外道发愿有人答对其偈，即随其学。后佛至而答对，上座就出家而学成阿罗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园。

那时，在王舍城的须摩竭陀池之侧，有一位外道的出家人，名叫上座，住在那个池的池边。曾在于自己的众弟子中，作如是之语而说：「我说一偈，如果能报（能回答）的话，我当会在那个人的地方修行梵行。」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王舍城去乞食。大众听到有一位外道的出家人，名叫上座，住在须摩竭陀池侧，在于自众当中，作如是之说：「我说一偈，如有能报（答对）的话，我当会在他那里去修行梵行。」大众乞食完毕，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

后，就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然后仰白佛说：「世尊！我们今天的早晨，和众多的比丘，入城去乞食，听到有一位外道的出家人，名叫上座，住在于须摩竭陀池侧。曾在于自众当中，作如是之说：『我说一偈，如有人能报的话，我当会在于那人之处，去修行梵行。』唯愿世尊，应自往彼处，因为哀愍之故！」

那时，世尊默然而许允，即在于日晡时（下午申时），从禅觉醒，到了须摩竭陀池侧。这时，上座外道的出家人，遥见世尊，就敷一床座，请佛坐下。世尊坐后，就告诉上座外道的出家人说：「你实在曾经作过此语：『我说一偈，若有人能报的话，我当会在他那里修行梵行』吗？你现在便可说偈，我能报的（能回答得对的）。」

这时那位外道，即将绳床累迭，作为高座，自升其上面，而说偈说：

比丘以法活 不恐怖众生 意寂行舍离 持戒顺息止

（比丘乃以法为活命，并不恐怖诸众生们，由于其意寂静，而行舍离之法，而持戒，而顺于息止！）

那时，世尊知道那位上座外道之心，就说偈说：

汝于所说偈 能自随转者 我当于汝所 作善士夫观 观汝今所说
言行不想应 寂止自调伏 莫恐怖众生 行意寂远离 受持净戒者
须调伏寂止 身口心离恶 善摄于住处 不令放逸者 是则名随顺
调伏及寂止

（你在于所说的偈里说：能自随转的话，我当会在你的处所，去作一位善士夫之观。但是我观察你现在所说的，和你的言行，实在不相应。要寂止，而自调伏，不可以恐怖众生。）

（那些行持意寂而远离，受持净戒的人，要随顺而调伏寂止，身、口、心，都要离恶。善摄于安住之处，不使他有放逸的话，这就名叫随顺、调伏、以及寂止！）

那时，上座外道的出家人，曾作此念：沙门瞿昙已知我的心了。因此，就从高床下来，合掌而白佛说：「现在我可在于正法与律当中去出家，去受具足戒，而成为比丘法了吗？」

佛陀告诉上座外道的出家人说：「现在你可得在于正法与律当中去出家，去受具足戒，而成为比丘的一分子了。」

像如是的，上座外道的出家人，作比丘了后，就思惟其出家的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着袈裟衣，正信，而非家之出家学道，……乃至心善解脱，得阿罗汉。

九七二、三谛经：众多的婆罗门争论其真谛时，佛至而说不杀生、缘生缘灭、无我之三谛，为之婆罗门的真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众多的婆罗门的出家人，住于须摩竭陀池侧，集聚在于一处，作如是

之论而说：「像如是，就是婆罗门的真谛，像如是，就是婆罗门的真谛。」

那时，世尊知道那些众多的婆罗门的出家人的心念，就往到须摩竭陀池侧。那时，众多的婆罗门的出家人遥见佛来，就为了佛陀而敷一床座，请佛就坐在那里。

佛陀就座，就告诉诸婆罗门的出家人说：「你们在这须摩竭陀池侧，众共集聚在这里，到底是在作何论说呢？」婆罗门出家人白自佛

说：「瞿昙！我们众多的婆罗门的出家人，集聚在于此坐，曾作如是之论：『像如是就是婆罗门的真谛，像如是就是婆罗门的真谛。』」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有三种婆罗门的真谛。我自己由之而觉悟，而成等正觉，又为他人演说的。你们婆罗门的出家们，应作如是之说：『不害一切众生，是婆罗门的真谛，并不是虚妄。』如他对于他，而说我为优胜，或为相似（谁都平等不胜不劣），或说我为卑劣。假若对于那真谛不系着，对于一切世间，作慈心的色像，就名叫做第一之婆罗门真谛。我乃由之而自觉悟，而成等正觉，也为人演说。

又次，婆罗门应作如是之说：『所有的集法，均为是灭法，这是真谛，不是虚妄。』乃至对于那真谛不计着，对于一切世间观察为有生灭之法，这名叫做第二之婆罗门真谛。

又次，婆罗门，应作如是之说：『无我处所，以及事，都无所有，这就是真谛，不是虚妄。』如前面所说，乃至于彼，无所系着，一切世间无我的像类，就名叫做第三种婆罗门的真谛。我因之而自觉悟，而成等正觉，而为人说。」那时，众多的婆罗门的出家人，默然而住。

这时，世尊乃作此念：「现在虽然已将他们的愚痴映出，已杀那些恶者，然而现在此众当中，并没有一人能自思量，而欲造因缘，而在于沙门瞿昙法中，修行梵行的人。」像如是的知道后，就从座起而去。

九七三、旃陀经：旃陀外道问阿难为甚么出家修梵行？阿难告以为断三毒，而说欲等之过，及示八圣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狗睺弥国的瞿师罗园。尊者阿难，也住在那个地方。

那时，有一位外道的出家人，名叫旃陀，往诣尊者阿难之处，和尊者阿难共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问阿难尊者说：「你为甚么缘故，会在沙门瞿昙之处，去出家修梵行呢？」阿难回答说：「为了断除贪欲、瞋恚、愚痴之故，在于那处去出家修梵行的。」

旃陀又问：「他能够阐说断除贪欲、瞋恚、愚痴吗？」阿难回答说：「我也能阐说断除贪欲、瞋恚、愚痴的。」

旃陀又问：「依你的见解来说，贪欲、瞋恚、愚痴，有甚么过患呢？为甚么说须断除贪欲、瞋恚、愚痴呢？」

阿难回答说：「如果染着贪欲的话，就会障心之故，或会害了自己，或者又会害他人，或者会自他俱害。在现法当中会得罪报，后世也会得罪报，现世、后世，二时俱会得罪报。他的心会常怀忧苦之受的感觉。或者由于瞋恚障、愚痴障，而害了自己，也害了他人，或者自他俱害，乃至常怀忧苦之受之感觉。其次，贪欲会为盲，会为无目，会为无智，会为慧力羸，会为障阂，不是明，不是等觉，不会转向于涅槃。瞋恚、愚痴也是如此。我所看见的贪欲、瞋恚、愚痴，乃有了如此的过患，因此之故，说应断贪欲、瞋恚、愚痴。」

旃陀又问：「你看断除贪欲、瞋恚、愚痴，到底有甚么福利，才会说应断除贪欲、

瞋恚、愚痴呢。」阿难回答说：「如果断除贪欲后，就不会再自害，又不会害他人，也不会自他俱害。同时又不会在现法当中得罪报，不会在后世当中得罪报，不会在现在与后世当中都得罪报。心法都常怀喜乐之受的感觉。断除瞋恚、愚痴也是如此。在于现

法当中会常离炽燃，不待时节，会缘于其余的现法，而得有自觉的知见。有了如是的功德利益之故，才说应断贪欲、瞋恚、愚痴。」

旃陀又问说：「尊者阿难！是否有一种道与迹，可以修习，多多的修习，而能断除贪欲、瞋恚、愚痴的吗？」阿难回答说：「有的！所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旃陀外道白尊者阿难说：「此是贤哉之道，贤哉之迹（称赞圣道）！如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断除贪欲、瞋恚，与愚痴。」

这时，旃陀外道听尊者阿难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九七四 补缕低迦经：外道补缕低迦嘲笑舍利弗到现在还在饮母乳。舍利弗以牛之譬而说正法与恶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舍利弗，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这时，世尊为舍利弗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他。示教照喜后，就默然而住。那时，尊者舍利弗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礼足后离去。

这时，有一位外道的出家人，名叫补缕低迦，随路而到了这里来。他问尊者舍利弗说：「你从甚么地方来的呢？」舍利弗回答说：「火种！我乃从世尊之处，听大师说教授法而来的。」

补缕低迦问舍利弗尊者说：「你现在怎么还不离乳，还从师听闻其说教授法呢？」舍利弗回答说：「火种！我并不离乳，我须在于大师之处，听闻说教授法。」补缕低迦对尊者舍利弗说：「我乃久来就已

离乳，已舍离说教授法之师之处了。」

舍利弗说：「你所学之法，乃为恶说的法与律。是恶觉，并不是出离之法，也不是正觉之道，乃为坏法，非可赞叹之法，非可依止之法。又那位你的师甫，也不是等正觉，因此之故，你们就疾疾舍乳（恨不得快速舍离），而离师之教法。譬如有一匹乳牛，为粗恶狂骚，又很少乳汁。那只犊牛（子牛）虽然饮牠的乳，但是却觉得不是滋味，而疾疾舍去（快速的离开）。像如是的恶的说法与律，为恶觉，非出离之法，非正觉之道，是坏法，不是可赞叹之法，并不是可以依止之法。又那位师甫，并非等正觉，因此之故，速舍师之教授之法。

我所有之法，乃为正法与律。是善觉，是出离，是正觉之道，是不坏、可赞叹、可依止之法。又我们的那一位大师，是等正觉，因此之故，都久饮其乳，都听受大师的说教授法。譬如乳牛，并不粗恶狂骚，又多有乳汁，那只犊牛饮时，久久不厌。我法就是如是，是正法与律，……乃至久听说教授法。」

这时，补缕低迦对舍利弗说：「你们快得善利，对于正法与律，…乃至久听说教授决。」

这时，补缕低迦外道的出家人，听舍利弗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原路而回去。

九七五、补缕低迦经：本经叙述佛法乃离如儿戏之空论，都专心于调伏六根，

解脱三毒，得般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补缕低迦外道的出家人，来诣佛所，和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瞿昙！前天有众种种不同的异道出家的沙门、婆罗门，聚集在于未曾有的讲堂（为一大讲堂之名），曾作如是之论议而说：『沙门瞿昙的智慧，犹如空舍，不能在于大众当中建立论议。不能和人议论此应、此不应，此合、此不合等问题。喻如盲牛，偏行边畔，并不进入田中，沙门瞿昙，也是如此。是没有应、不应，没有合、不合的论议之能。』」

佛陀告诉补缕低迦说：「这些诸外道们的论议，都说应不应，合不合等问题。这对于圣法与律来说，乃如同小儿之戏耳。喻如土夫，年岁已到八、九十，发白而齿落，作小儿之戏耍，团治泥土，作象作马等种种的形类，众人都说：『此老小儿』（这位老人团仔）。像如是的，火种啊！种种的诸论，所谓应不应，合不合，对于圣法与律来说，乃如同小儿之戏耍耳。且在那些论当中，并没有比丘之方便所应之法。」

（无可效法）。

补缕低迦白佛说：「瞿昙！那么，在甚么地方，有比丘方便所应之法呢？」（甚么法为比丘应精勤方便之法？）

佛陀告诉外道说：「不清净的，能使其清净，就名叫做比丘方便所应之法。不能调伏的，能使他调伏，就名叫做比丘之方便所应之法。那些不定的，能使其得正受，就名叫做比丘方便所应之法。不能解脱的，能令他得解脱，就名叫做比丘之方便所应之法。不能断的令断，不知的令知，不修的令修，不得的令得，就名叫做比丘的方便所应之法。

甚么叫做不清净的，能使其清净呢？所谓戒不清净者，令其清净。甚么为不调伏，令其调伏呢？所谓眼根，耳鼻舌身意等根，不调伏，能使其调伏。甚么为不定的，令其正受呢？所谓心不正定，令得正受。甚么为不解脱者，令得解脱呢？所谓心不解脱贪欲、瞋恚、愚痴，令得解脱。甚么为不断令断呢？所谓无明、有爱，不能断，而能令其断。甚么为不知令知呢？所谓其名色，不知而令知。甚么为不修令修呢？所谓止与观（定与慧），不能修而令修。甚么为不得令得呢？所谓般涅槃，不得证，而令他得证，就名叫做比丘之方便所应之法。」

补缕低迦白佛说：「瞿昙！此义正是比丘方便所应之法，是坚固比丘的方便所应之法，所谓尽诸有漏是。」

这时，补缕低迦外道的出家人，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九七六、尸婆经：本经叙述尸婆外道问佛，甚么为学？佛告以三学，乃至不造诸恶，常行诸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一位外道的出家人，名叫尸婆，来诣佛所，和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瞿昙！甚么为之学？所谓学者，怎样叫做学呢？」佛陀告诉尸婆说：「学习其所学的，故名为之学。」

尸婆白佛说：「甚么是其所学呢？」佛陀告诉尸婆说：「随时学习

增上之戒，学习增上之意，学习增上之慧。」

尸婆白佛说：「如果为阿罗汉的比丘，其诸漏都已尽，所作已作，已舍弃诸重担。已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善解脱。当于那个时候，又有甚么应该要学的吗？」

佛陀告诉尸婆说：「如果为阿罗汉比丘，其诸漏已尽，……乃至正智善解脱的话，则当于那时，已觉知贪欲永尽无余，觉知瞋恚、愚痴永尽无余，因此之故，更不会再造诸恶业，而常行诸善。尸婆！这名叫做学习其所学。」

这时，尸婆外道的出家人，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九七七、尸婆经：佛陀详述尸婆外道之宿命论之非，而说一切均由因缘造作而成。尸婆悟道而出家，而成为阿罗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尸婆外道的出家人，来诣佛所，和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白佛说：「瞿昙！有一位沙门，或婆罗门，曾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如有人，其有所知与觉（感受），也就是他的这一切，均为是：本所作之因（宿世所造之因，宿命论）。如修诸苦行，使过去的罪业都灭尽，更不再造新的罪业，已断除因缘，在于未来世，已不会再有诸漏。由于诸漏已尽之故，业障也已尽，业尽之故，苦就会尽，苦尽的人，就是究竟菩提。』现在瞿昙您，所说的，到底为如何呢？」

佛陀告诉尸婆说：「那位沙门，或婆罗门，实在是洛漠（信口说说）之说耳。是不审不数，是愚痴而不善不辩。为甚么呢？因为世人或者从风而起苦痛时，就会觉知其事。或者从痰而起，或者从啞唾而起，或者由于等分而起。或者自害，或者他害，或者因为节气等，而生起苦痛等。

甚么为自害呢？那些自害就是：或者拔除头发，或者拔除嘴须。或者常站立而举起其手。或者蹲在地上，或者卧在灰土之中，或者卧在棘刺上面，或者卧在杵上，或者板上，或者以牛屎涂地而卧在其上面，或者卧在水中。或者每日洗浴三次，或者以一足而立，身则随日而转。像如是的有了这些众苦精勤之行。尸婆！这叫做自害。

他害就是：或者被他人以手拿石，拿刀、拿杖等，以种种来害你之身。这名叫做他害。尸婆！或者又被时节所害。如冬天则大寒，春天则大热（印度之夏雨期之前的气候），夏天则寒暑都俱有。这叫做节气所害。世间就是这样真实，并不是虚妄的。

尸婆！世间有这些真实之事，如被风所吹害，乃至被节气所害，那些众生，都能如实而觉知。你同然也不例外，你自有这些灾患，如风、痰、啞唾，……乃至被节气所害之感觉，像如是的，会如实而觉知。尸婆！如果那位沙门，或婆罗门说一切人所知觉的，均为是本所造因，（宿世所造之因）的话，则舍弃世间的真实之事，而随着自己的见解，而作虚妄之说耳。

尸婆！有五种因，五种缘，而生起心法之忧苦来的。那五种呢？所谓以贪欲缠为因，以贪欲缠为缘，而生起心法之忧苦的。也以瞋恚、睡眠、掉悔、疑等缠为因，以瞋恚、睡眠、掉悔、疑等缠为缘，而生起他的心法之忧苦来。尸婆！这名叫做五因五缘生心法之忧苦。

尸婆！有五种因、五种缘，不生起心法之忧苦。那五种呢？所谓以贪欲缠为因，而生那心法之忧苦的话，则离开那贪欲缠，就不会生起心法之忧苦。以瞋恚、睡眠、掉悔、疑等缠为因，而会生起心法之忧苦的话，则离开那瞋恚、睡眠、掉悔、疑等缠时，就不会生起心法之忧苦。尸婆！这名叫做五因五缘，不起心法之忧

苦。在于现法当中，得离炽燃。不待时节，而能通达现见，而缘于自觉而知。

尸婆！又有在现法当中，得离炽然，不待时节，而能通达现见，而缘自觉知之。法。则所谓入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说此法时，尸婆外道的出家人，乃远离尘垢，得法眼净。这时，尸婆外道的出家人，由于见法、得法、知法、入法，而离诸狐疑，不由于他人，而入于正法与律，而得无所畏。就从座而起，整一整他的衣服，合掌白佛而说：「世尊！我现在可否得以在于正法与律当中出家受具足戒，而得成为比丘之一分子吗？」

佛陀告诉尸婆说：「你现在可以出家了！」其它如同上说，……乃至心善解脱，而得阿罗汉果。

九七八 商主经：商主外道之亲戚生天后，为商主说偈发问 到处都求不得解答者，终皈佛陀修道而得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那罗聚落的好衣庵罗园中。

那时，那罗聚落有一位名叫商主的外道出家人，已有一百二十岁。年耆而根熟，为那罗聚落的诸沙门、婆罗门、长者、居士们，所尊重供养，如阿罗汉那样。

这位商主外道的出家人，先前有一位宗亲，命终后，已生天。在那天上看见商主外道之出家人后，曾作此念：「我欲往他那个地方，去教那位商主外道的出家人，叫他诣世尊之处，去修行梵行。然而恐怕他不能顺随我语。我现在应该到那边，以我的意见而论，使他反问」。

就这样的降下在那罗聚落，诣彼商主外道出家之处，说偈而问：
云何恶知识 现善知识相 云何善知识 如已同一体 何故求于断
云何离炽然

（甚么为恶知识，而假现善知识之相呢？甚么叫做善知识，能如同自己，而同为一体呢？为甚么缘故要求断灭？而怎样才能离开炽燃呢？）

如你这位仙人，持此意论，去请问于人，如遇有人能分别详细的解说其义，而回答你的话，你便可以从他去出家，去修行梵行。」

这时，商主外道的出家人，接受天人所教示，就诣富兰那迦叶之处，将此意论之偈，请问富兰那迦叶。那位富兰那迦叶，自己尚且不能了解，更何况又能回答别人？那时，商主外道的出家人，又至末迦梨瞿舍利子之处，以及删闍耶毘罗抵子之处，阿耆多积舍钦婆罗之处，迦罗拘陀迦旃延之处，尼干陀若提子之处，均用此意论偈，去谘问他们。然而都不能回答。（以上为六师外道）

那时，商主外道的出家人，曾作此念：「我将此意论偈，去请问诸出家的大师，都不能回答于我。我现在还要求出家找师吗？或为我现在自有财宝，不如还家，服习五欲去吧！」又作此念：「我现在可到沙门瞿昙之处。然而那些耆旧的诸师（长老辈的宿德大师）、沙门、婆罗门、富兰那迦叶等人，均不能回答，而沙门瞿昙乃为年少出家，诘（怎么）又能了解呢？不过我也听过先宿们说过：「莫轻视新学年少出家人」。或者有沙门年少出家，而有了大德之力也不一定。现在且当诣沙门瞿昙之处。」意既决定，就往诣世尊之处，诣后，就将那意论心念而请问世尊，内容，即如偈所说的。

那时，世尊知道那位商主的心念，就说偈而说：
云何恶知识 现善友相者 内心实耻厌 口说我同心 造事不乐同
故知非善友 口说恩爱语 心不实相应 所作而不同 慧者应觉知

是名恶知识	现善知识相	与己同一体	云何善知识	与己同体者
非彼善知识	放逸而不制	沮坏怀疑惑	同求其端绪	安于善知识
如子卧父怀	不为傍人问	当知善知识	何故求于断	生欢喜之处
清凉称赞叹	修习福利果	清凉永息灭	是故求于断	云何离炽燃
寂静止息味	知彼远离味	远离炽然恶	饮以法喜味	寂灭离欲火
是名离炽燃				

（甚么叫做恶知识，而却假现善友的相的呢？他的内心实在令人耻厌，而嘴里却说和我同为一心。然而作起事来时，却不乐同，〔和善人不同的动作〕，因此之故，能知他为非善友。）

（嘴里常说恩爱之语，心里却和事实不相应。其所作的都不同，有智慧的人，应该会感觉而知。这叫做恶知识之假现善知识之相。）

（和自己同为一体，为甚么就叫做善知识呢？说和自己同为一体的人，并不是善知识，因为放逸不制御，沮坏而怀疑惑。同求其端绪，则知为依安于善知识而已。如孩子之卧在父亲的怀里那样，并不是傍人所能问〔离间〕的。）

（当知善知识者，为甚么缘故，欲求于断灭呢？都为能生于欢喜之处，能称而赞叹清凉。因此，而修习福利之果，而得清凉，而永远息灭〔寂灭〕，也由于此之故，而求于断灭。）

（为甚么要离炽燃呢？因为寂静止息之味，则知他之远离之味，而远离炽燃之恶业，饮时，则以法喜之味，寂灭而离欲火，这叫做离开炽燃。）

那时，商主外道的出家人，曾作此念：「沙门瞿昙乃知道我的心念。」因此而白佛说：「我现在可以得入沙门瞿昙的正法与律当申，去修行梵行，出家而受具足戒，而成为比丘之分与否呢？」像如是的出家后，思惟，……乃至心善解脱，得阿罗汉果。

九七九、须跋陀罗经：佛将入涅槃，须跋陀罗求见，阿难不允，世尊即请他进来。闻法后证果，而先于佛入于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俱夷那竭国，力士的生处之坚固双树林中。

那时，世尊涅槃之时将到，而告诉阿难尊者说：「你为了世尊，在于双林间敷一绳床，头在北方。如来将在于今天的中夜（夜九点至翌日之一点，进入于无余涅槃，而般涅槃。」（入灭，离世）。

那时，阿难尊者，就奉佛的教令，在双树的中间，敷一绳床，为北首，作完后，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我已经在双树的中间，敷一绳床，为北首了。」

那时，世尊诣双树间，在于绳床上北首（头在北方），右胁而卧，足与足都相累迭，系念明想，正念正智。

这时，俱夷那竭国，有一位名叫须跋陀罗的外道的出家人，已有一百二十岁了。年耆而根熟，为俱夷那竭国的民众所恭敬供养，有如阿罗汉那样的被尊重。那位须跋陀罗出家人，闻世尊将在今天的中夜，当会进入无余涅槃而般涅槃。他想：我有疑问之事，希望能得法而安住。沙门瞿昙有大力量，能开觉于我，我现在应当诣沙门瞿昙之处，去问我所疑之事。就这样的由于俱夷那竭而出去，到了世尊之处。

那时，尊者阿难，正在于园的门外经行。这时，须跋陀罗问阿难说：「我听说沙门瞿昙，将在于今天的中夜，入于无余的涅槃而般涅槃。我有疑问的事，希望能得

法而安住。而沙门瞿昙有大力量，能使我开觉悟。如阿难你，不惮劳的话（不厌嫌），就请为我去向瞿昙请问：是否还有少闲暇的时间，来回答我的问题？」阿难回答说：「不可以逼世尊！世尊现在非常的疲劳。」像如是的，须跋陀罗曾再三的拜托尊者阿难，阿难尊者也再三不许。

须跋陀罗说：「我听说古昔的出家耆年大师所说，久久才有如来、应、等正觉之出现于世间，有如优昙钵花（灵瑞华三千年开一次华）那样。而现在如来，将在于中夜当会入于无余涅槃之界，而般涅槃。我现在对于法有疑问之处，欲安住于信心，沙门瞿昙一定有力量，能开觉于我，如阿难你不惮劳的话，就请你为我向沙门瞿昙说。」

阿难又回答说：「须跋陀罗啊！莫逼世尊！（不可打扰世尊）因为世尊，今天非常的疲劳！」

那时，世尊用天耳闻阿难和须跋陀罗二人在问答的一来一往之事，就告诉尊者阿难说：「不可以遮住外道出家的须跋陀罗！可以叫他进来问其所疑。为甚么呢？因为这时就是最后和外道的出家人论议之时。此人也是最后可以得证声闻的人。善来比丘！所谓须跋陀罗是！」

那时，须跋陀罗闻世尊将为他开善根，就欢喜增上，诣于世尊之处，和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瞿昙！凡是世间到处，都说富兰那迦叶等六位师甫（外道六师），都各作如是之宗而说：『此是沙门！此是沙门！』（此法才是沙门证果之法）。您

的意见如何呢？瞿昙！到底实在有了他们所立的宗教与否呢？」

那时，世尊，即为之说偈而说：

始年二十九 出家修善道 成道至于今 经五十余年 三昧明行其
常修于净戒 离斯少道分 此外无沙门

（我自二十九岁的那一年。出家以后，去修习善道。后来成道，直到现在，已经过五十余年了。我对于三昧〔正定〕与明行〔宿命、天眼、漏尽之三明，与身口意之善业行〕都已具足。都常修清净的戒律。离开了此道之少道分之外，就不会有甚么沙门的了。）

佛陀并告诉须跋陀罗说：「对于正法与律，如果不修得入正道的话，就不能得证初沙门（初果阿罗汉），也不能得证第二（二果）、第三（三果）、第四之沙门（四果阿罗汉）。须跋陀罗！如果能在于此法与律当中，得八正道的话，就能得证初沙门（预流果），得第二（一来果）、第三（不还果）、第四沙门（阿罗汉果）。除了此法之外，在于外道里，并没有甚么沙门。有的是诸异道之师之空谈沙门、婆罗门而已。因此之故，我现在能在于大众当中，作狮子吼！」

佛陀说此法时，须跋陀罗外道的出家人，乃远尘离垢，得法眼净。那时，须跋陀罗，已经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已度诸狐疑，不由他法而得信，不由他法而得度，在于正法与律，得无所畏。乃从座而起，整衣服，右膝着地，白尊者阿难说：「你已得善利，你已得大师，而为大师的弟子，而被大师的法雨，雨灌在于头顶。我现在如能得在此正法与律出家，受具足戒，而得成比丘的一分子的话，也当会得这些善利！」

这时，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这位须跋陀罗外道的出家人，现在恳求在于正法与律当中出家，欲受具足戒，得成比丘之分。」

那时，世尊告诉须跋陀罗说：「你这位比丘！来修行梵行吧！」

那位尊者须跋陀罗，就在于那个时候出家，即受具足戒，而成为比丘分。他如是而思惟……乃至心善解脱，而得阿罗汉果。

这时，尊者须跋陀罗，得阿罗汉果，觉知解脱之乐后，曾作此念：我不忍见佛般涅槃，我当先入于般涅槃。这时，尊者须跋陀罗，先入般涅槃后，然后世尊，乃

般涅槃（入灭）。

九八〇、念三宝经：佛陀在毘舍离，教化诸贾客，教他们如在旷野遇危难时，即应念佛法僧三宝，以除恐怖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跋耆国的人间游行，而至于毘舍离国。就住在于猕猴池侧的重阁讲堂。

这时，毘舍离国，有众多的贾客，欲迈向但刹尸罗国，而方便庄严（正在整装）。这些众多的贾客，曾闻世尊在于跋耆的人间游行，而到了毘舍离国，而住于猕猴池侧的重阁讲堂。听此消息后，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佛陀就为诸贾客们说种种的法，示教照喜他们。示教照喜后，就默然而住。

这时，诸贾客们，从座而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说：「世尊！我们诸贾客，正在方便庄严，欲到但刹尸罗国，唯愿世尊，和诸大众师，明天接受我们的供养。」

那时，世尊，默然而许允他们之邀请。

这时，诸贾客知道世尊已接受其请愿后，就从坐起，礼佛足，然后各还其自己之家，去办种种净美的饮食，以及敷床座，安置净水。到了翌晨，则遣人白佛而说：「时间已到了，请世尊们上路。」

那时，世尊，和诸大众，都着衣持钵，诸贾客之所，就座而坐。

这时，诸贾客乃以净美的饮食，亲手供养。俟食毕洗钵后，则取卑小之床座，在于大众之前坐下，听佛的说法。

那时，世尊告诉诸贾客们说：「你们在旷野中行走时，将会有种种的恐怖。如恐怖而心惊毛竖时，那个时候，就应思念如来之事。所谓如来，乃为应等正觉！乃至佛、世尊。像如是的思念的话，恐怖就会消除。其次，要念法之事。所谓佛的正法与律，在现法当中，能离炽然，不须等待时节，都应通达、亲近，缘此而自觉知！其次，要思念僧之事。所谓世尊的弟子，乃善向、正向，一乃至为世间的福田。像如是而念的话，恐怖就会除去！」佛陀并举喻而说：

在过去世时，天神和阿须轮（阿修罗，非天），曾经起争斗。那时，天帝释告诉诸天众说：『你们和阿须轮共斗战之时，如果生恐怖的话，当念我的幢，名叫摧伏幢。念那个幢时，恐怖就会除弃。如果不念我之幢的话，也当念伊舍那天子幢（自在天子幢），如不念伊舍那天子幢的话，当念婆留那（水神）天子幢。如念其幢的话，恐怖自会消除。』像如是的，诸商人们！你们如在于旷野之中，发生恐怖的话，当念如来之事，以及法之事、僧之事。」

那时，世尊也为诸毘舍离的贾客们，说供养的随喜偈而说：

供养比丘僧	饮食随时服	事念谛思惟	正知而行舍	净物良福田
汝等悉具足	缘斯功德利	长夜获安乐	发心有所求	众利悉皆应
两足四足要	道路往来安	夜安昼亦要	一切离诸恶	如沃壤良田
精纯好种子	灌溉以时泽	收实不可量	净戒良福田	精肴馐种子
正行以将顺	终期妙果成	是故行施者	欲求备众德	当随智慧行
众果自然备	于明行足尊	正心尽恭敬	殖殖众善本	终获大福利
如实知世间	得具备正见	具足见正道	具足而升进	远离一切垢
逮得涅槃道	究竟于苦边	是名备众德		

（供养比丘僧的饮食，以及随时的衣服。要专念而谛思惟：要正知而行舍！布施净物，而为良福田，你们都已具足。缘于这种功德的大利，能在于长夜，获得安

乐。)

(发心而有所求时，众利均能应验。两足、四足〔一切的众生〕都安乐。在道路之往来，都能安乐。夜间也安乐，昼间也安乐，一切都能离开诸恶。)

(犹如沃壤的良田，种下精纯的好种子一样。都随时灌溉，而润泽，到了收获结实时，实在是不可测量的良多！)

(在净戒的良好福田里，有了精美的肴饈之种子，将顺于正行的话，终期会有好果之成就的。因此之故，行布施的人，如欲求具备众德的话，就应当随顺于智慧去行，众妙果就会自然而然的俱备。)

(向于明行的两足尊，以正心而尽心恭敬，而殖众善本的话，终会获得大的福利。会如实而知道世间，会得具备正见，具足而见正道，具足而升进。会远离一切的垢秽，逮得涅槃之道，而究竟于苦边。这名叫做具备众德。)

那时，世尊，为诸毘舍离的贾客们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他们后，从座起而去。

九八一、幢经：佛说如在空闲、树下、空舍会起恐怖时，即应念佛法僧，即一切恐怖会消灭。并引阿修罗幢之例，如前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假若比丘，住于空闲之处，或在树下，或在空舍时，有时如起了恐怖，而心惊毛竖的话，当念如来之事，以及法之事、僧之事，都如前广说过的。如念如来事、法事、僧事之时，恐怖会除弃。」佛陀引例而说：

「诸比丘们！在过去世时，释提桓因（帝释天），曾和阿修罗共战过。那时，帝释天对诸三十三天（第二层天，帝释居中，四方各八天，计为三十三天一切利天）们说：『诸仁者们！诸天和阿修罗共斗战之时，假若生起恐怖，心惊毛竖的话，你们就该念我伏敌之幢。如念此幢时，恐怖就会除灭。』像如是的，比丘们！若在于空闲、树下、空舍而会生起恐怖，会心惊毛竖的话，当念如来之事。所谓如来、应、等正觉，……乃至佛、世尊。当他在念此时，恐怖即会除灭。为甚么呢？因为那位天帝释还怀有贪恚痴，还在于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当中不得解脱，尚且在恐怖、畏惧、逃窜、避难时，仍然告诉诸三十三天，叫他们念我（指天帝）摧伏敌人之幢，更何况是如来、应、等正觉，……乃至佛、世尊，已经是离开贪恚痴，已经是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已没有诸恐怖、畏惧、逃避的觉者，怎么不能令那些念如来之人，除弃诸恐怖呢？」（绝对能除之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八二、舍利弗经：佛对舍利弗说法要，所谓究竟苦边，于内外一切相，无我、无我所、无我慢、无系着，而心解脱、慧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娑罗国的安阁那林中。

那时，世尊告诉舍利弗说：「我对于法，乃能略说，或者广说的。然而能知道的人，却很难得到。」（很少有懂真理的事相，难得了解此事的人）。尊者舍利弗白佛说：「唯愿世尊您，对于法，或略说，或广说，或法说（如法而说）。对于法，实有

能知解（了解、开悟）的人的！」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如有众生，对于自己的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无我、无我所、无我慢、无系着等使，……乃至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在当中自知作证具足住的话，就会在于此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无有我、无有所，无有我慢，无有系着等使。因此之故，我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已作证，已具足而住。

舍利弗啊！那位比丘，对于此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之相，没有我，没有我所见，没有我慢，没有系着等使，以及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已作证，已具足而住。对于此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无有我，无我所见，无有我慢，无有系着等使的话，则他的心解脱、慧解脱，在现法当中自知作证具足而住。

舍利弗啊！假若又有比丘，在于此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无有我，无有所见，无有我慢，无有系着等使的话，他的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当中，自知作证具足而住。

舍利弗啊！若又比丘，于此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无我、无我所见、无我慢、无系着等使，他的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当中，自知作证具足而住，对于此识身，及外境界的一切相，无我、无我所见、无我慢、无系着等使，他的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当中，自知作证具足而住。舍利弗！这叫做比丘之断爱、缚、结、慢、而无间等，而究竟苦边。

舍利弗！我曾经将此有余说，回答婆罗延富邻尼迦所问的问题：

世间数差别 安所遇不动 寂静离诸尘 拔根无希望 已度三有海

无复老死患

（在于世间里，如要数说差别的话，则怎能在所遇之处会有不动呢？如寂静而离开诸尘垢，拔除诸根本，而没有甚么希望的话，就是已经度过三有的大海，再也没有老死之患的了。）

佛说此经后，尊者舍利弗，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即从座起，作礼而去。

九八三、阿难经：本经叙述阿难独自思惟后，诣佛求证所悟，都如前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阿难，也住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在独一静处，思惟如是之事：「或有一人，作如是之念：我对于此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已无有我，无有所见，无有我慢，无有系着使，以及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已作证，具足而住。」对于此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之相，已经无有我，无有所见，无有我慢，无有系着等使。我应当对于那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当中，能自知已作证，具足而住为是！

那时，尊者阿难，在于晡时，（申时），从禅醒觉，诣于世尊之所，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白佛说：「世尊！我在独自一人于静处时，曾作如是之思惟：『如果有一人，作如是之言：我对于此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乃至自知作证，具足而住。』」

佛陀告诉阿难说：「如是！如是！如果有一人作如是之念：『我对于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无有我，无有所见、无我慢、无系着等使，以及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作证，具足而住。』阿难！那位比丘对于此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无有我，无有所见、无我慢、无系着等使，以及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当

中自知作证，具足而住。如对于此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无有我，无我所见、无我慢，无系着使，以及心解脱、慧解脱的话，就能于现法当中自知作证，具足而住。

阿难！如又有比丘，对于此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乃至自知作证，具足而住的话，就名叫做比丘之断爱、缚、结、慢，而无间等，而究竟苦边。

阿难！我曾用此有余说，用以回答波罗延忧陀耶之所问的问题：
断于爱欲想 忧苦亦俱离 觉悟于睡眠 灭除掉悔盖 舍贪恚清淨
现前观察法 我说智解脱 灭除无明闇

（断除爱欲之想，忧苦也同俱断离。要觉悟睡眠之害，要灭除掉悔之盖。要舍离贪恚而清淨。观察这些现前之法的话，我就创说他为智解脱，已灭除无明之闇的人！）

佛说此经后，尊者阿难，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礼佛后离去。

九八四、爱经：本经叙述十八爱行，由内而起，而为生死轮回之源。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当说爱之害。爱乃为网、为胶、为泉、为藕根！这些均会为众生之障、为盖、为胶、为守卫、为覆、为闭、为塞、为闇冥、为狗肠、为乱草、为絮！会把你将此世间，带至别个世界，从他世界，带回而至于此世间，都往来流转，没有不流转之时。诸比丘们！那一种爱，为之网，为之胶，……乃至往来流转，没有不流转之时呢？」

所谓认为**1.有我之故**，而有了**2.我欲**，**3.我尔**，**4.我有**，**5.我无**，**6.我异**，**7.我当**，**8.我不当**，**9.我欲我**，**10.当尔时**，**11.当异异我**，**12.或欲我**，**13.或尔我**，**14.或异**，**15.或然**，**16.或欲然**，**17.或尔然**，**18.或异**。像如是的十八爱行，乃由内而起。

比丘们！有了我，就会在于诸所有当中说：我欲、我尔，……乃至十八爱行，乃从外境界而起。像如是的，总说为十八爱行。而如是这些三十六爱行，或者在于过去而起，或者在于未来而起，或者于现在而起。像如是的，总说为一百零八爱行。这名为之爱，为之网，为之胶，为之泉，为之藕根，乃能为众生之障，为众生之盖，为胶、为守卫、为覆、为闭、为塞、为闇冥、为狗肠，而乱草，为絮。从此世间带至他世界，又从他世界带回至于此世间，都往来流转，没有不流转之时。」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八五、爱经：本经叙述爱与恚互为缘而生，欲断此，须依初禅等之禅定。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的从爱而生爱，从爱而生恚，从恚而生爱，从恚而生恚。

甚么叫做从爱而生爱呢？所谓有一人，对于众生有喜，有爱，有念，有可意时，他人也对于彼而有喜，有爱，有念，有可意。随行于此，而作此念：『我对于彼众生

有喜、有爱、有念、有可意。其它之人又对于彼而有喜、有爱、有念、有可意。由于随行之故，我对于他人，又会生于爱。』这叫做从爱而生爱。

甚么叫做从爱而生恚呢？所谓有一人，对于众生有喜、有爱、有念、有可意时，而他却对于彼而不喜、不爱、不念、不可意。随行于此，而作此念：『我对于众生有喜、有爱、有念、有可意，而他人却对于彼不喜、不爱、不念、不可意。随行之故，我对于他而生瞋恚，就名叫做从爱而生恚。

甚么叫做从恚而生爱呢？所谓有一人，对于众生不喜、不爱、不念、不可意时，他又于彼不喜、不爱、不念、不可意。而随行之故，我对于他而生爱念，就叫做从恚而生爱。

甚么叫做从恚而生恚呢？所谓有一人，对于众生不喜、不爱、不念、不可意时，他却对于他有喜、有爱、有念、有可意。随行于此，而作此念：『我对于彼众生不喜、不爱、不念、不可意，而他对于彼却有喜、有爱、有念、有可意，而随行。我就对于他所问，而起瞋恚。』就名叫做从恚而生恚。

如果比丘，离欲、恶不善之法，而有觉有观，……乃至初禅、第二、第三、第四禅，具足而住的话，则那些由于爱而生爱，从恚而生恚，从恚而生爱，从爱而生恚等，都已断，已知，已断其根本，有如截断多罗树头那样，不会再有生分，在于未来世，会成为不生之法。

如果那位比丘，尽诸有漏，无漏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当中自知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当于那个时候，就会不自举，不起尘，不炽燃，不嫌彼。

甚么叫做自举呢？所谓见色是我，色异于我，我当中有色，色当中有我，受想行识，也是这样，这名叫做自举。甚么叫做不自举呢？所谓不见色就是我，色异于我，我中有色，色中有我，受想行识也是如此。这名叫做不自举。甚么叫做还举呢？所谓骂者还骂，瞋者还瞋，打者还打，触者还触，就名叫做还举。甚么叫做不还举呢？所谓骂者不还骂，瞋者不还瞋，打者不还打，触者不还触，就名叫做不还举。

甚么叫做起尘呢？所谓有我、我欲……乃至十八种爱，就名叫做起尘。甚么叫做不起尘呢？所谓无我、无我欲，……乃至十八爱不起。就名叫做不起尘。

甚么叫做炽燃呢？所谓有我、我所欲，……乃至外十八爱行，就名叫做炽燃。甚么叫做不炽燃呢？所谓无我、无我所欲，……乃至无外十八爱行，就名叫做不炽燃。

甚么叫做嫌彼呢？所谓见我为真实，而起于我慢、我欲、我使，而不断不知，就名嫌彼。甚么叫做不嫌彼呢？所谓不见我为真实，而我慢、我欲、我使都已断、已知，就名叫做不嫌彼。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八六、事难断经：本经叙述在家之人对于财宝断欲贪而持续为难。出家之人断贪爱烦恼，而能持续者难。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二种事，欲断而难持续。那二种呢？如俗人处、非人处之对于衣食、床卧、资生众具等物，能持续其欲断之事，是一件难行之事。其次，比丘非家而出家，能断除贪爱，而持续其断之事，也是非常之难行之事。」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世间有二事 持断则难行 是真谛所说 等正觉所知 在家财入出
衣食等众具 世间贪爱乐 持断者甚难 比丘已离俗 信非家出家
灭除于贪爱 持断亦难行

（世间有二种事，能够持续其欲断之事，是非常难行之事。这是真谛所说的，是等正觉所知的！）

（在家人对于出入之钱财，衣食等众具，这些世间人所贪爱的快乐的事物，能够持续其欲断之事，是非常难行之事。）

（比丘已经离开俗家，由于正信而为非有家的出家人。对于灭除其贪爱，而能持续其断除之念，也是一种很难之行！）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八七、二法经：本经叙述对于善法，则不满足小成而精进，常断贪欲而不止，而得等正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对于二种法，依止而多住。那二种呢？1.对于诸善法，未曾知足。2.对于断，未曾远离（都常断欲）。由于对于诸善法不知足之故，对于诸断灭之法未曾远离之故，乃至肌消、肉尽，筋连、骨立，终究不舍离精勤方便，不舍弃善法，如不得的而未得的话，终不休息，未曾以劣心而生欢喜。都常乐精进，升于上上之道。像如是的安住于精进之故，能够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

比丘们！应当在于此二法依止而多住，对于诸善法，不生起满足之想。依止于诸断灭，而未曾有舍离，乃至肌消、肉尽，筋连、骨立，都精勤方便，堪能修习善法而不息。因此之故，比丘们！对于诸下劣事，不生欢喜之想，当应修习多住于上上之升进。像如是的修习不久，当会得达速尽诸漏，无漏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八八、帝释经：本经叙述帝释天问佛：何为梵行究竟，佛告以如实而知苦、乐、不苦不乐等三受，就可得梵行究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释提桓因（帝释天），其形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一点以后），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在一边。以天身的威力，其光明遍照于迦兰陀竹园。

这时，释提桓因白佛而说：「世尊！世尊曾在于隔界山的石窟中说过：『若有沙门、婆罗门，其无上爱尽而解脱，其心善于解脱其边际、究竟边际、离垢边际的话，则为梵行之毕竟。』到底甚么是比丘的解脱其边际，究竟边际，离垢边际的话，则为梵行之毕竟呢？」

佛陀告诉天帝释而说：「所谓比丘，如所有的受的感觉，或者是苦，或者是乐，或者是不苦不乐，那些诸受之集，受之灭，受之味，受之患，受之出，能如实而知。如实而知后，观察那受的无常，观察生灭，观察离欲，观察灭尽，观察舍。如是的

观察后，就是边际，就是究竟边际、离垢边际，而为梵行之毕竟。」拘尸迦（帝释的过去之姓）！这叫做比丘对于正法与律之边际、究竟边际、离垢边际，而梵行之毕竟。」

乃至，天帝释，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而作礼而去。

九八九、帝释经：本经叙述目犍连于后夜观察到光明，世尊告以帝释天来过佛所之故。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尊者大目犍连，住在于耆闍崛山，在于后夜（一点至五点），起来经行，曾看见光明遍照于迦兰陀竹园。看见此光明后，就作此念：「今夜或者有大力的鬼神，会诣于世尊之所，故有此光明之照耀？」

那时，大目犍连尊者，在于早晨，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白佛而说：「世尊！我在于昨暮之后夜，步出寮房，正在经行时，曾看见胜光明普照于此迦兰陀竹园。见后，曾作此念：『有那一位大力的鬼神，来诣世尊之处，故有此光明呢？』」

佛陀告诉尊者大目犍连说：「昨暮的后夜，乃释提桓因，来诣我所，稽首作礼，退坐在一边……」。

都如上述之修多罗（契经）里广说过。……乃至欢喜而随喜，然后作礼而去。

九九〇、鹿住经：本经叙述鹿住优婆夷之父，及叔父之行持都不同，然而都受同一果报，疑而问阿难，阿难又问佛，佛告以人各有所长。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阿难，在于早晨，着衣持钵，诣舍卫城，依次第而乞食，乞食到了鹿住优婆夷之舍宅。

鹿住优婆夷遥见尊者阿难，就快速的敷一床座，俟尊者来到时，就说：「尊者阿难！请坐下来。」那时，鹿住优婆夷，乃稽首礼拜阿难之足完了，就退坐在一边。然后白尊者阿难说：「为甚么说世尊乃了知法呢？如我的家父富兰那，先修梵行，离欲清静，不着香花，已远诸凡夫鄙俗之事。而我的叔父梨师达多，并不修梵行，然而他乃知足。二位均已命终，而现在世尊乃俱记说二人同生于一趣，同一受生，同在于后世，会得斯陀含果（一来果），往生于兜率天（喜足天，第四层天），最后一次来此世间，就会究竟苦边。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尊者阿难！如修梵行，与不修梵行，会同生于一趣、同一受生、同其后世吗？」（后世得同一果报吗？）

阿难回答说：「姊妹啊！你现在且停止其说吧！因为你不能了知众生世间之根性之差别之事。唯有如来悉知众生世间之根之优劣等事。」说如是之语后，就从座起而去。

这时，尊者阿难，还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就将鹿住优婆夷所说的，广白世尊。

佛陀告诉阿难说：「那位鹿住优婆夷，怎么能知众生世间之根之优劣呢？阿难！

如来乃悉知众生的世间之根的优劣。阿难！或有一犯戒的人！就对于心解脱，慧解脱，不能如实而知。然而将他所起的犯戒，灭于无余，没于无余，欲尽无余。

或有一犯戒的人，对于心解脱、慧解脱，能如实而知。他所起之犯戒，灭于无余，没于无余，欲尽无余。对于这些，而筹量（推测评论）的人说：『此也有如是之法，彼也有如是之法。这就应该俱同生于一趣，同一受生，同一后世。』他作如是之筹量的话，就会得长夜非义饶益之苦的。

阿难！那位犯戒的人，对于心解脱、慧解脱，不能如实而知，而他所起的犯戒灭于无余，没于无余，欲尽无余的话，当应知道！此人乃为是退，而不是胜进，我会说那个人为退分。

阿难！有一犯戒的人，他对于心解脱、慧解脱，能如实而知，他对于所犯的戒，已灭于无余，已没于无余，已欲尽无余。则应知道！此人乃胜进不退，我会说那个人，为之胜进分。自己如不是如来的话，则谁能悉知呢？因此之故，阿难！不可筹量人人而取着，人如善于筹量人人的话，就会有毛病。人，如果筹量人人的话，就会自招其患。唯有如来，能了知人而已！

如二位犯戒之人那样，二位持戒的人，也是同样。他对于心解脱、慧解脱，不能如实而知，而他所起的持戒，灭于无余。如掉动（掉举）之人，他对于心解脱、慧解脱，不能如实而知，他所起的掉动（掉举），灭于无余。他如果是瞋恨（心所）的话，他对于心解脱、慧解脱，不能如实而知，所起的瞋恨，灭于无余。如苦贪（极重贪）的话，他对于心解脱、慧解脱，能如实而知，他所起的苦贪，灭于无余，秽污、清静，均如上说。乃至如来能知人人。

阿难！鹿住优婆夷，乃愚痴而少智慧，对于如来一向（从来）之说法，心生狐疑。你的意见如何呢？阿难！如来所说，岂为有二呢？」阿难白佛说：「弗也，世尊！」

佛陀告诉阿难说：「善哉！善哉！如来之说法，若认为有二的话，那是没有的事。阿难！如果富兰那持戒，而梨师达多，也同样的持戒，则所生之处，乃为富兰那所不能知的。梨师达多到底生于何趣？怎样而受生？怎样之后世（后世如何）？如果梨师达多所成就之智，而富兰那也成就此智的话，梨师达多也不能知道那位富兰那会当生于何处？怎样的受生？后世如何？阿难！那位富兰那，持戒为胜，梨师达多则智慧为胜，他们俱于命终的话，我就会说二人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后世也同为是斯陀含，而生在兜率天，再一来生此世间后，就会究竟苦边。他们二人有间（不同），自然如不是如来的话，谁能得知呢？因此之故，阿难！不筹量人人！如筹量人人的话，自会生损减的。唯有如来能知人人耳。」

佛说此经后，尊者阿难，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九一、鹿住经：本经叙述鹿住优婆夷于修持果报生疑，而问比丘，比丘问佛，佛告以人各有所长，果报惟如来得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释氏弥城留利邑，正在夏安居。

有余比丘（一位比丘），在于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结夏安居。那时，那位比丘，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次第乞至鹿住优婆夷之舍宅。鹿住优婆夷遥见那位比丘之到来，就赶快敷一床座，请该比丘坐下来，如上述阿难修多罗（经）里所说的。

那时，那位比丘，对鹿住优婆夷说：「姊妹！且停！妳那里得知众生之根之优

劣呢？姊妹啊！唯有如来能知众生之根之优劣的。」说如是等语后，就从座起而去。

那时，那位比丘，在三个月夏安居完毕，作衣完了后，就持衣钵，往诣弥城的留利释氏之邑。到后，举放衣钵，洗足后，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就将和鹿住优婆夷所论说之事，向佛广说。

佛陀告诉比丘说：「鹿住优婆夷，怎么能知世间的众生的诸根之优劣之事呢？唯有如来能知世间的众生的诸根之优劣耳。如不离瞋恨、憍慢，又时时起贪之法，而不听受法，不学多闻，对于法，并不调伏其邪见，不能时时起解脱的心法。比丘啊！若又有一人，不离开瞋恨，时起贪之法。然而他却能听法，能修学多闻！善于调伏其见，时时能起解脱的心法。如果思量他：此有这种法，彼有这种法。这乃同为一趣、同为一受生、同一的后世。像如是的思量的话，就会长得非义不饶益之苦的。比丘啊！若又那个人不离开瞋慢，又时时起贪之法，也不听法，不习多闻，不调伏其见，也不时时得解脱的心法，我就会说此人乃为卑鄙下贱的人。比丘啊！若又那个人不离开瞋慢，时时起贪之法，然而他却会闻法，会乐于多闻，会调伏诸见，时时能得解脱心法，我就会说此人为第一胜妙。此二人有间（有不同）。自然如不是如来的话，谁能分别而知呢？因此之故，比丘啊！莫量人人，……乃至如来能知优劣。」

比丘！又次，有一人，不离开瞋慢，时时生起口业之恶行，其余如上说。比丘！又次，有一人，贤善安乐，同止而欣乐明智（欢喜和同为明智的人在一起），欢喜与修习梵行者同在一起。然而他不乐闻法，乃至不时时得心法之解脱。当知，那个人住于贤善之地，而不能转进。贤善地就是所谓人趣、天趣是。又次，有一人，其性贤善，同止安乐，欣乐与梵行者的人作为他的伴侣。乐闻正法，学习多闻，善调伏诸见，时时能得解脱心法。当知那个人，在于贤善地，能转胜进，当知此人，于正法之流，有所堪能。此二人有间（有差别不同），自然如不是如来的话，谁能分别而知呢？因此之故，比丘！莫量人人，如量人人的话，就会自招其患。唯有如来能知人耳。比丘！鹿住优婆夷，愚痴少智，……如上面之修多罗（经）广说过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九二 福田经：本经叙述二种福田。说有学与无学，为良福田之故，应布施供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给孤独长者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白佛而说：「世尊！世间有几种福田呢？」

佛陀告诉长者说：「世间有二种福田。那二种呢？所谓有学，以及无学是。」佛陀即说偈而说：

世有学无学 大会常延请 正直心真实 身口亦复然 是即良福田
施者获大果

（世间里，有学〔修学中，而得见道以上的圣者。自预流果至于何那含果均是〕，以及无学〔学已完成，不须再学，所谓四果阿罗汉〕，乃为大会常应延请的圣者。因为他们都是正直，而心为真实。身和口，也同样的正直而真实。这就是所谓良福田。布施供养他们的话，就能获大果报！

佛说此经后，给孤独长者，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舍经卷第三十五完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六

九九三、赞上座经：本经叙述婆耆舍尊者，以偈赞叹诸上座的比丘，也称赞佛陀的功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诸上座的比丘，随在佛的左右，依止而住。所谓尊者阿若憍陈如、尊者摩诃迦叶、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诃目犍连、尊者阿那律陀、尊者二十亿耳、尊者陀罗骠摩罗子、尊者婆那迦婆娑、尊者耶舍罗迦毘诃利、尊者富留那、尊者分陀檀尼迦。像如是，以及其余的上座比丘，都随在佛的左右。依止而住。

那时，尊者婆耆舍，乃住在于舍卫国的东园鹿子母讲堂。这时，婆耆舍，曾作如是之念：「今天世尊在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诸位上座的比丘，都随在于佛的左右，依止而住。我现在当往至于世尊之处，为各各说偈，赞叹诸上座的比丘。」作此念后，就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在一边，而说偈说：

上上座比丘	已断诸贪欲	超过诸世间	一切之积聚	深智少言说
勇猛勤方便	道德净明显	我今稽首礼	已伏诸魔怨	远离于群众
不为五欲缚	常习于空闲	清虚而寡欲	我今稽首礼	遮罗延胜族
禅思不放逸	内心乐正受	清净离尘秽	辩慧显深义	是故稽首礼
所得神通慧	超诸神通力	六神通众中	自在无所畏	神通最胜故
是故稽首礼	于大千世界	五道诸趣生	乃至于梵世	人天优劣想
净天眼悉见	是故稽首礼	精勤方便力	断除诸爱集	坏裂生死网
心常乐正法	离诸怖望想	超度于彼岸	清净无尘秽	是故稽首礼
永离诸恐惧	无依离财物	知足度疑惑	伏诸魔怨敌	身念观清净
是故稽首礼	无有诸世间	烦恼棘刺林	结缚使永除	三有因缘断
精练灭诸垢	究竟明显现	于林离林去	是故稽首礼	无舍宅所依
幻伪痴恚灭	调伏诸爱喜	出一切见处	清净无瑕秽	是故稽首礼
其心自在转	坚固不倾动	智慧大德力	难伏魔能伏	断除无明结
是故稽首礼	大人离闇冥	寂灭牟尼尊	正法离垢过	光明自显照
照一切世界	是故名为佛	地神虚空天	三十三天子	光明悉映障
是故名为佛	度生死有边	超踰越群众	柔弱善调伏	正觉第一觉
断一切结缚	伏一切异道	降一切魔怨	得无上正觉	离尘灭诸垢
是故稽首礼				

（优胜的上座比丘！已经断诸贪欲，已超过诸世间的一切积聚〔阴、有〕。有深智，而少言说，勇猛的精勤方便，其道行功德，清净而显明，因此，我现在要稽首礼拜

他们！)

(他们都已经降伏诸魔怨，已经远离群聚，不再被五欲所系缚，常习空闲寂静，清虚而寡欲的尊者，因此，我现在要稽首礼拜！)

(遮罗延的胜族，乃勤于禅思，而不放逸，内心能安乐于三昧之正受用，是清静而离开尘秽，都以辩慧而显现深义，因此之故，我要稽首礼拜！)

(所证得的神通的智能，乃超越其它的诸神通之力的。他们具有的六神通，在于大众当中，自在而没有所怖畏，由于他们的神通乃为最胜之故，因此之故，我要稽首礼拜！)

(在于大千世界里的五道〔这里指地狱、鬼、畜、修罗、人〕的诸趣的众生，乃至于梵世〔指天界全体〕，一切人天等众生的优劣的心想，都以净天眼，而均能悉见了解，因此之故，我要稽首礼拜他们！)

(他们都以精勤方便之力，去断除诸爱之集，已坏灭生死之网，心里常喜乐于正法，离开怖望〔欲望〕之想，而超度于彼岸，已清静而没有尘秽，因此之故，我要稽首礼拜！)

(永远离开诸恐惧，是没有余依而远离财物，知足，而度诸疑惑，降伏魔怨之敌，身念〔身心〕都想清静，因此之故，我要稽首礼拜。)

(已没有诸世间的烦恼的棘刺之林，结缚使〔诸烦恼〕都永断除，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也就是三界的因缘已断灭，精练而消灭诸垢秽，究竟而光明显现，在于林，而能离林而去〔在尘不染尘〕，因此之故，我要稽首礼拜！)

(没有所依的舍宅〔无牵无挂〕，那些幻伪与愚痴瞋恚都消灭〔苦〕，也调伏诸爱喜〔乐〕，而出离一切见处〔离诸邪见〕，清静而没有瑕秽，因此之故，我要稽首礼拜！)

(其心随着自在而转〔心得自在〕，坚固而不倾动，以智慧大德之力，能降伏那难降伏之魔，已断除无明的结缚，因此之故，我要稽首礼拜！)

(一大圣人，乃离开闇冥，已寂静的牟尼〔牟尼译为寂静，是指佛陀〕世尊，以正法而断离垢秽过罪，光明自然的显照，而普照于一切世界，因此之故，尊称为佛陀！)

(不管是地上之神，或者是虚空的诸天，乃至三十三天的天子，其光明均被佛光所映障，因此之故，名称为佛陀！)

(度有边的生死，超越而踰越所有的群众〔一切众生〕柔弱而能善调伏，正觉而为第一觉！)

(断除一切的结缚，降伏一切的异道，降伏一切的魔怨，得无上的正觉，离开尘劳，而灭诸垢秽，因此之故，我要稽首顶礼！)

尊者婆耆舍，以偈叹时，诸比丘们，听其所说，皆大欢喜！

九九四、婆耆舍临灭赞佛经：本经叙述婆耆舍临命终时，请佛至枕边，以偈赞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婆耆舍，住在于舍卫国的东园鹿子母讲堂，身染疾病，非常的困笃（危笃）。尊者富怜尼（富匿比丘），为看病之人，而供给供养他。

那时，尊者婆耆舍，对尊者富邻尼说：「你到了世尊之处，带我交代之语，仰白世尊说：『尊者婆耆舍稽首世尊之双足，问讯（问候）世尊少病少恼，起居轻利，

得自在安乐而住与否?』又作此言:『尊者婆耆舍,住在于东园鹿子母讲堂,现在因身染疾病困笃(身染重病临危时),欲求见世尊一面,然而已无力方便堪诣世尊之处了。善哉!世尊!愿世尊屈驾降临到东园鹿子母讲堂,尊者婆耆舍之处,哀愍之故!』」

那时,尊者富邻尼,就接受其语,就往诣世尊,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而向佛作此言:「尊者婆耆舍,住于东园的鹿子母讲堂,现在身染疾病,而困笃,愿拜见世尊一面,然而已没有力量,方便堪能谒见了。善哉!世尊!愿往东园鹿子母讲堂,尊者婆耆舍之处,为哀愍之故!」

那时,世尊默然而允许其请愿。那时,尊者富邻知道佛陀已许允后,就从座起,礼拜佛足后离去。

世尊在于晡时(申时),从禅而起,而往诣尊者婆耆舍之处。尊者婆耆舍,遥见世尊降临,乃凭床而欲起来。

那时,世尊看见尊者婆耆舍,凭床而欲站起,就对他说:「婆耆舍!不可以自己轻动!」世尊即坐下来,而问尊者婆耆舍说:「你所患的疾病之苦,为平和可以堪忍与否呢?身上的苦痛,为增加呢?或有损减呢?」(好一些了么?)

其它都如在前面之焰摩迦修多罗里广说过.....乃至「我所患之苦,乃觉得转增,并不觉得有损减(愈严重痛苦,没有半点的起色)。

佛陀告诉婆耆舍而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意回答我。你是否得证,心已不染,已不着,已不污,已解脱,而离诸颠倒了么?」婆耆舍白佛说:「我已得证心不染、不着、不污,已解脱而离开诸颠倒了。」

佛陀告诉婆耆舍说:「你是怎样的得心不染、不着、不污,而解脱,而离诸颠倒的呢?」

婆耆舍白佛说:「我过去的眼根,认识于色境时,心不会顾念。对于未来色,并没有欣想,对于现在色,不会执着。我的过去、未来、现在的眼根,认识于色境时,那些贪欲爱乐之念,都于彼而得灭尽,已无欲,已没灭,已息离,已解脱。心解脱后,是故不染、不着、不污,而离诸颠倒,正受而住。像如是的,耳、鼻、舌、身、意等根,认识于过去之法时,心已不顾念,对于未来不欣,现在不着。对于过去、未来、现在之法中,欲爱之念已尽,已无欲、灭没、息离,而解脱。心解脱后,是故不染、不着、不污,而解脱,而离开颠倒,正受而住。唯愿世尊,在于今天,能作最后的饶益于我,听我说偈。」

佛陀告诉婆耆舍说:「宜知是时!」

尊者婆耆舍,于是起床,正身端坐,系念,而在于佛前,而说偈说:

我今住佛前	稽首恭敬礼	于一切诸法	悉皆得解脱	善解诸法相
深信乐正法	世尊等正觉	世尊为大师	世尊降魔怨	世尊大牟尼
灭除一切使	自度群生类	世尊于世间	诸法悉觉知	世间悉无有
知法过佛者	于诸天人中	亦无与佛等	是故我今日	稽首大精进
稽首士之上	拔诸爱欲刺	我今是最后	得见于世尊	稽首日种尊
暮当般涅槃	正智系正念	于此朽坏身	余势之所起	从今夜永灭
三界不复染	入无余涅槃	苦受及乐受	亦不苦不乐	从触因缘生
于今悉永断	苦受及乐受	亦不苦不乐	从触因缘生	于今悉已知
若内及与外	苦乐等诸受	于受无所著	正智正系心	于初中最后
诸聚无障碍	诸聚既已断	了知爱无余	明见真实者	说九十一劫
三劫中不空	有大仙人尊	余空无洲依	唯畏恐怖劫	当知大仙人
乃复出于世	安慰诸天人	开眼离尘冥	示悟诸众生	令觉一切苦
苦苦及苦集	超苦之寂灭	贤圣八正道	安隐趣涅槃	世间难得者
现前悉皆得	生世得人身	演说于正法	随己之所欲	离垢求清淨

专修其己利	勿令空无果	空过则生忧	邻于地狱苦	于所说正法
不乐不欲受	当久处生死	轮回息无期	长夜怀忧恼	如商人失财
我今众庆集	无复生老死	轮回悉已断	不复重受生	爱识河水流
于今悉枯竭	已拔阴根本	连锁不相续	供养大师毕	所作者已作
重担悉已舍	有流悉已断	不复乐受生	亦无死可恶	正智正系念
唯待终时至	念空野龙象	六十雄猛兽	一旦免枷锁	逸乐山林中
婆耆舍亦然	大师口生子	厌舍于徒众	正念待时至	今告于汝等
诸来集会者	听我最后偈	其义所饶益	生者悉皈灭	诸行无有常
速生速死法	何可久依怙	是故强其志	精勤方便求	观察有恐怖
随顺牟尼道	速尽此苦阴	勿复增轮转	佛口所生子	叹说此经已
长辞于大众	婆耆舍涅槃	彼以慈悲故	说此无上偈	尊者婆耆舍
如来法生子	垂心哀愍故	说此无上偈	然后般涅槃	一切当敬礼

（我现在住在于佛前，首先稽首，恭敬礼拜佛陀！对于一切的诸法，均能得解脱，善解诸法之实相，对于正法非常的信乐。）

（世尊已成就等正觉，世尊为我们的大导师。世尊已降魔怨，世尊为大牟尼〔寂静，成道者〕。已灭除一切之使〔烦恼〕，亲自度群生〔众生〕之类。）

（世尊对于世间的诸法，均已觉知，世间均没有人，知道法能超过佛陀者！在诸天当中，也没有和佛陀能相等者。因此之故，我于今天要稽首礼拜大精进者一佛陀。我要稽首士中之上人，已拔除诸爱欲之刺的觉者。我现在能得在于这最后的时刻，得见世尊，我要稽首这位日种〔瞿昙之异称，世尊之本姓〕所出身的圣尊，我于暮时，将入于般涅槃。）

（我以正智系心于正念，而能在于此朽坏之身，在于此会生起余势之处〔指会轮回之身〕，从今夜后，就永远消灭。不再染着于三界，而将进入于无余的涅槃。）

（苦受以及乐受，和不苦不乐之受，均从感触的因缘而生的，到了现在，都统统把它永断的了。苦受以及乐受，和不苦不乐之受，均从因缘而生，于现在，都已了知了。不管是内〔身心〕，或者是外〔诸境相〕，一切苦乐等诸受，对于这些诸受，已没有所著，以正智系心于正念。）

（在于初、中与后，已不会有诸聚〔阴〕的障碍，诸聚既已断灭，已了知爱的真相，而没有余存。）

（明见真实之相的觉者，说九十一劫〔毘婆尸佛，译为胜观佛，为七佛之第一佛，出世以来的九十一劫〕里，三劫当中不是空劫时，会有大仙人尊〔佛陀以俗称为大仙人〕之诞生。三劫以外的其余的期间为空劫之故，没有洲依〔无皈依处。空劫期间，无佛出世，故没有可作依怙之人〕，唯有可畏的恐怖劫而已。）

（当知大仙人，乃会一再的出于世间，会来安慰诸天人，会开人的法眼，使人离开尘垢冥暗，会开示启悟诸众生，使人觉悟一切是苦。如苦苦〔苦谛〕，以及苦之集〔集谛〕，和超越苦而得的寂灭〔灭谛〕，贤圣所修的入正道〔道谛〕，使人安要隐而趣于涅槃。）

（世间里，最难得到的，现前均已证得。降生于世，而得为人身，演说诸正法，随顺自己之所欲愿，离开垢秽，而求得清静。吾人应效法专修自己之法利〔欲度人，须先有资粮〕，不可使其空空过去，致无果证才好！）

（如果空过的话，就会产生忧苦，会近邻于地狱之苦。对于世尊所说的正法，如果不喜乐，不欲纳受的话，当会久处于生死当中，会在轮回而没有休息的期限，会长夜怀忧恼，犹如商人之损失财物那样。）

（我现在众庆如云集，不再会有生老死，轮回都均予以断灭，不再会有受生的了。）

（爱识之河的流水，在于今世，都已枯竭，已经拔除诸阴的根本，已不会连锁，已不会再相续。）

（供养大师之事已完毕，所应作的都已作完，重担都已舍弃，有流都已断除，不再乐于受生，也没有老死之可厌恶，以正智而系心于正念，唯待命终之时之到来。）

（忆念起空野当中的龙象，有六十匹的雄猛之兽类，一曰一将其枷锁除免的话，则会逸乐在于山林中 婆耆舍，我也是同样的，乃为大师之口里所生之子 因此，而能厌舍徒众〔群生〕，能以正念，而等待时间之到来〔临涅槃之时〕）。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诸位来集会的大众们！听我最后所念出之偈，依于其义，而会有所饶益的。）

（有生者，必定都会皈于消灭，诸行乃为没有常住的，乃为速生而速死之法，怎么能久久可作依怙呢？因此之故，要强其志，要精勤方便而求进。要观察为有恐怖，要随顺牟尼之道，要速尽此苦阴，千万不可再增轮转！）

（由佛口所生之子，叹说此偈之后，已长辞大众，婆耆舍已入涅槃〔寂灭，临终〕了！）

（他乃慈悲之故，说此无上之偈。尊者婆耆舍，乃为如来之法所生之子，垂示其中哀愍众生之故，说此无上之偈，然后就进入般涅槃，一切大众们，应当要敬礼他！）

九九五 阿练若经：身在阿练若处独坐，一日一食，而颜色和悦。一天子见之而来问佛，其所以的缘故。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诸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阿练若比丘 住于空闲处 寂静修梵行 于一坐而食 以何因缘故
颜色特鲜明

（阿练若〔闲静处〕的比丘，乃住于空闲之处〔离开群众，独自一人居于山窟 林中静处〕，乃寂静而修持梵行，每日都以一坐而食〔每天都只顾打坐，一日只食一次〕。由于甚么缘故，其颜色会特为鲜明呢？〔少食怎么会滋润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于过去无忧 未来不欣乐 现在随所得 正智系念持 饭食系念故
颜色常鲜泽 未来心驰想 过去追忧悔 愚痴火自煎 如雹断生草

（对于过去之事，已没有烦恼可言，也不会有未来之欣乐，现在则随所得，以正智系念而受持，饭食知量而系念之故，颜色能常保鲜泽光润。）

（如果驰想于未来之心，追悔而忧过去的话，则愚痴的火炎，会自燃烧，犹如降雹而断毁青草那样。）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久来才得见到一位真正的婆罗门〔指佛陀为修梵行的人〕，已得证般涅槃。一切的怖畏都已过去，永远超出世间的恩爱！）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即隐没不现。

九九六、憍慢经：本经叙述一位天子听说佛已离开憍慢，心已解脱、不放逸，而心中欢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而说：

不欲超憍慢 善自调其心 未曾修寂默 永不入正受 处林而放逸
不度死彼岸

（常起憍慢心，并不欲善自调伏其心，也未曾修习寂默，永远不能证入于正受。虽住于丛林里，然而常于放逸，则不能度脱生死而到达彼岸的。）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说：

已离于憍慢 心常入正受 明智善分别 解脱一切缚 独一处闲林
其心不放逸 于彼死魔怨 疾得度彼岸

（已经离开憍慢心，心都常入于正受。以明智而善于分别，而解脱一切的系缚。独自一人处在于闲静的丛林里，其心并不放逸，对于那些生死的魔怨，已经疾得度于彼岸的了。）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久来才再见到真正的婆罗门，已逮得般涅槃。一切恐怖都已过去，永远超越过世间的恩爱了！）

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即隐没不现。

九九七、功德增长经：本经叙述一位天子，来诣佛所，问功德增长，以及生天之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都很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诸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云何得昼夜 功德常增长 云何得生天 唯愿为解说

（要怎样做，才能得到不管是昼或夜，都能常恒的增长功德呢？要怎么修，才能得以正生于天界呢？但愿为我解说！）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说：

种植园果故 林树荫清凉 桥船以济度 造作福德舍 穿井供渴乏
客舍给行旅 如此之功德 日夜常增长 如法戒具足 缘斯得生天

（如因在园里种植果树的缘故，就有了林树之荫之清凉那样。要造桥供船，去济度众生，要造作供人种福种德之舍，要穿井去供给渴乏之人，要备客舍，供给行旅来往之人之便利。造如此的诸善事，则功德就能达到日夜常增长！）

(如法而修，而具足戒行的话，就能由于此功行，而得往生天界！)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久来才得见到一位真正的婆罗门，已速得般涅槃，一切的生死怖畏，都已过去了，永远超越世间的恩爱的了！)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善，稽首佛足后，即隐没不现。

九九八、施何得大力经：本经叙述一位天子，来诣佛所，问佛如何布施，可得大力之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诸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说：

施何得大力 施何得妙色 施何得安乐 施何得明目 修习何等施

名曰一切施 今启问世尊 愿为分别说

(要布施甚么，才能得到大力呢？要用甚么去布施，才能得到妙色〔清净庄严之身〕呢？要布施何物，才能得到真正的安乐呢？布施甚么，才能得到光明的眼目呢？)

(修习那一种布施，才能名叫一切施呢？现在要启问世尊您，愿为我分别详细的解说！)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施食得大力 施衣得妙色 施乘得安乐 施灯得明目 处馆以待宾

是名一切施 以法而诲彼 是则施甘露

(布施饮食给人的话，就能得大力。布施衣服的话，即得微妙的容色。布施车乘给人的话，就会得到安乐，布施灯火的话，就得光明的眼目。)

(设虚馆〔公共休息处〕以待宾客，就名叫做一切施。以法去教诲众生，就名叫做布施甘露)。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久来才看见一位婆罗门〔指佛为修梵行的人〕，已速得般涅槃。其一切生死怖畏，都已过去了，是永远超越世间的恩爱的觉者！)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即隐没不现。

九九九、欢喜经：佛为一天子说以净信布施的功德。该天子追怀过去世的功德，而欢喜佛说之真实性。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名叫悉鞞梨（又作世理），其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身上的诸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而说：

诸天及世人 于全悉欣乐 颇有诸世间 福乐自随逐

（诸天，以及世间的人们，对于饮食，都非常的欣乐。然而是否有福乐能自随意追逐的吗？）

那时，世尊，也说偈回答他说：

净信心惠施 此世及后世 随其所至处 福报常影随 是故当舍慳

行无垢惠施 施已心欢喜 此世他世受

（以净信心去惠施于人的话，则能在此世间，以及后世之时，都能随着他所至之处，有了福报，常恒的如影之随形一样。因此之故，应该要舍弃慳吝之心，去行持无垢秽的惠施。惠施后，心会欢喜，不管是此世，或者是他世，都能受报！）

那时，那位悉鞞梨天子，仰白佛陀说：「奇哉！世尊！善能阐说这种真实之义：

净信心惠施 此世及他世 随其所至处 福报常影随 是故当舍慳

行无垢惠施 施已心欢喜 此世他世受（语译如前）

悉鞞梨天子又白佛说：「世尊！我自己知道我在过去世时，曾做过国王，其名叫做悉鞞梨。曾在于四城门普施做福。在那个城内，有四交道，也在于那个地方，去布施作福德。

那个时候，有第一夫人来告诉我说：『大王您这样的大作福德！而我却没有能力修诸福业。』我在那时对她讲：『城东的门外，布施作福，均属于妳吧！』那时，诸王子也来白我而说：『大王这样的多作功德，母后也同样的作福业。而我们却没有力量，可作福业。我们现在愿得依于大王您，作此少少的功德。』我于那时，回答而说：『城南门外所作的布施的福德，均属于你们。』

这时，又有诸大臣来告白于我而说：『今天大王多作功德，夫人、王子们，也均能同样的作诸福德，而我们却无力可作诸福业，愿依大王，能够有少少的福业给我去作。』我于那时告诉他们：『城西门外所作的布施的福德，均属于你们的功德。』那时，又有诸将士来白我说：『今天大王多作功德，夫人、太子，以及诸大臣们，也同样的作诸功德。唯我们无力能修福业，愿依大王，得有些福德可作。』我于那时回答他们说：『城北的门外所作的布施的福德，均属于你们。』国内的诸庶民也来白我说：『今天大王多作功德，夫人、王子、大臣、诸将士们，均能作诸福业，唯我无力，不能修诸福业，愿依大王，有少少的功德给我们去作。』我在那时，就回答而说：『在那城内的四交道之头，所作的布施的福业，均属于你们。』到这时，国王的夫人、王子、大臣、将士、庶民等，均能惠施，均能作诸功德，而我先前所造的惠施的功德，在于那时，就已告断。

那时，我所遣使去作诸福德的人，都还至我处，向我礼拜，而白我说：『大王当知！诸修福的地方，如夫人、王子、大臣、将士，以及诸庶民，都各据于其所据的地方去行施做福，大王所施的财物，在这时，都已告断无存了。』我在那时，回答他们说：『善男子！各地方各边国（各省市城镇），其每岁所输入的财物，应该属于我的，就分一半入国库，分另一半，就在于那些地方继续去惠施作福吧！』他们听到敕令，就到了诸边国，去集诸财物，一半送入国库，一半留在于各地方去继续惠施作福。

我就是在于先前，像如是的长夜恒常的惠施作福之故，长夜常得可爱、可念、可意的福报。而常受快乐，没有穷极。我乃以此福业福报，均皆入于大功德聚之数。譬喻五大河，合之而为同一水流那样。所谓恒河、耶蒲那、萨罗由、伊罗跋提、摩酰等，如是之五河，合之而为一，则没有人能量其河水之有百千万亿斗解之数。那些大河之水，得成为一大水聚之数，我也是如是，我所作的功德果、功德报，乃为不可称量，悉得入于大功德聚之数。」

那时，悉鞞梨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即隐没不现。

一〇〇〇、远游经：本经叙述有一天子来问佛，有关于善知识的问题。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天子，其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何等人能为 远游善知识 何等人能为 居家善知识 何等人能为
通财善知识 何等人能为 后世善知识

（那一种人，可以做为吾人远游时的善知识呢？那一种人又可做为吾人居家时的善知识呢？那一种人可以为通财的善知识呢？那一种人，可以做为后世之善知识呢？）

那时，世尊用偈回答而说：

商人之导师 游行善知识 贞祥贤良妻 居家善知识 宗亲相习近
通财善知识 自所修功德 后世善知识

（商人之导师，就是游行时的善知识。贞祥贤良的妻子，就是居家时的善知识。宗亲而相习近的人，就是通财的善知识。自己所修的功德，可作为后世的善知识。）

那时，那一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久来难得见到一位婆罗门，已经逮得般涅槃。他对于一切生死的怖畏，早已过去，永远超过世间的恩爱的了。）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即没不现。

一〇〇一、侵迫经：本经叙述一位天子告佛：生命无常故宜作功德。佛陀即更教他求证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诸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而说：

冥运持命去 故令人短寿 为老所侵迫 而无救护者 观斯老病死
令人大恐怖 唯作诸功德 乐往至乐所

（冥运会将人的生命持夺而去，因此之故，令人会缩短寿命。被衰老所侵迫时，就没有可救护之人的了。看看此老病死之事，实在会令人大为恐怖的事！唯有作诸功德，愿往生于安乐的地方。）

那时，世尊也作偈回答而说：

冥运持命去 故令人短寿 为老所侵迫 而无救护者 观此有余过
令人大恐怖 当断世贪爱 无余涅槃乐

（冥运会将人的生命持夺而去，因此之故，会令人缩短寿命。被老衰所侵迫时，就没有可救护之人的了。）

(观察这些有余之过咎，就会令人生大恐怖。应当断除世间的贪爱，而得无余涅槃之乐为是。)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即隐没不现。

一〇〇二、断除经：本经叙述为一天子演说当断除五盖、五结，而增修无漏根，超越五和合。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诸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断除于几法 几法应舍弃 而复于几法 增上方便修 几聚应超越

比丘度驶流

(要断除几种法？几种法应该要舍弃？而又对于几种法，应该要增上方便去修习？)

(同时应该超越几种聚时，一位比丘才能度过驶流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说：

断除五舍五 增修于五根 超越五和合 比丘度流渊

(断除五盖〔贪、瞋、睡眠、掉悔、疑等盖〕，舍弃五欲〔色、声、香、味、触〕，增修五根〔信、精进、念、定、慧等根〕，而超越五和合〔贪、恚、慢、嫉、悭等五结〕的话，则一位比丘就能度过流渊。)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即隐没不现。

一〇〇三、觉眠经：本经叙述佛为一天子说明信等五根为觉法而得净之法，五盖为眠法，为得垢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诸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几人于觉眠 几人于眠觉 几人取尘垢 几人得清净

(那一种人在于觉醒中睡眠？那一种人在于睡眠中醒觉？那一种人执取尘垢？那一种人能得清净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五人于觉眠 五人于眠觉 五人取于垢 五人得清净

(造五恶的人，就是寐觉时，也是在睡眠一样。持守五戒的人，则虽在睡眠，

也是同于寐觉时一样。如果为五盖所覆的人，就是执取垢秽，假如是无学的五分身的話，就是得到清淨的人。）（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而不现。

一〇〇四、相喜经：本经叙述一位天子见世间法而欢喜处，佛则见其为烦恼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而说：

母子更相喜 牛主乐其牛 众生乐有余 无乐无余者

（看看世人！那母子是如何的更相喜悦！牛的主人，则快乐其饲养的牛群。众生乃快乐那有余依之生身，如无那个有余的依身的话，就不会有快乐！）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母子更相忧 牛主忧其牛 有余众生忧 无余则无忧

（看看世人！母子之更相烦恼的情形，到处都是！牛的主人，也为那些牛只，而烦恼的多。有余依的众生，总是不断的变化而生忧，如无余依时，就是解脫，就没有烦恼！）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〇五、人物经：佛应一天子之间而以世法回答：以田宅为富，以贤妻为第一伴，赖饮食以生存，业为众生所依。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何等人之物 何名第一伴 以何而活命 众生何处依

（甚么是世人为富有之物？甚么名叫第一伴侣？要以怎样去得生存活命？众生到底要依靠甚么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田宅众生有 贤妻第一伴 饮食已存命 业为众生依

（田宅就是众生之最富有之物，贤妻就是第一伴侣。有了饮食，然后，乃得以生存，勤于事业，就是众生之依存！）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〇六、所爱无过子经：本经叙述佛为一天子各说第一爱、第一财、第一光明、第一湖。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诸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而说：

所爱无过子 财无贵于牛 光明无过日 萨罗无过海

（所爱的莫过于孩子，财产则不能比牛群还贵重。所有的光明，不能胜过于太阳，所有的水湖，不能胜过于海。）

那时，世尊说偈而说：

爱无过于己 财无过于谷 光明无过慧 萨罗无过见

（应珍爱的莫过于自己，财富未能比五谷好。光明未能超过于智慧，萨罗〔湖〕莫过于正见。）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盘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〇七、刹利经：本经叙述佛与天子各说人中胜、畜生胜、子中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而说：

刹利两足尊 梨牛四足胜 童英为上妻 贵生为上子

（刹帝利〔王族 武士阶级〕为两足当中之最尊贵的。梨牛就是四足的动物当中最为优良的。童真而英明为之最好之妻，贵生〔高官显爵〕为最高上之子。）

那时，世尊说偈而说：

正觉两足尊 生马四足胜 顺夫为贤妻 漏尽子之上

（证得正觉，就是两足当中的尊贵的。生马〔乘马〕就是四足动物当中，最优胜的。随顺丈夫，就是第一贤妻。能得漏尽的人，就是孩子当中最上之人！）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盘 一切怖已过 永超甘恩爱 （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〇八、种子经：本经叙述上生、下落、祈请、言说等当中，最为优胜者。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而说：

从地起众生 何者为最胜 于空堕落者 复以何胜上 凡所祈请处
何者最第一 于诸言语中 何者为上辩

（从地上生起的众生当中，甚么为之最胜的呢？从空中堕落者当中，又以甚么为优胜最上呢？凡所有祈请的地方〔依靠之处〕，是以甚么为最上第一呢？在于诸言语当中，是以甚么为最上之辩呢？）

那时，有一天子，本为田家之子，现在已往生于天上。因此，乃由于本来之习惯之故，即便说偈回答那位天子而说：

五谷从地生 是则为最胜 种子于空中 落地为最胜 犁牛资养人
是则依中胜 受子有所说 是则言中胜

（五谷乃从地中生出的万物当中，是最为优胜的。种子在于空中落于地上当中，是最为优胜的。犁牛乃资养人类当中，是最为优胜的。爱子之有所说的，就是言说中的最胜的。）

那位发问的天子，对回答的那位天子说：「我并不是问你的，你为甚么缘故，这样的多言轻躁而妄说呢？我自己说偈乃请问世尊而说的：

从地起众生 何者为最胜 于空堕地者 复以何为胜 凡所祈请处
何者为最胜 于诸言语中 何者为上辩 （语译如前）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从下踊出者 三明为最上 从空流下者 三明亦第一 贤圣弟子僧
是师依之上 如来之所说 诸说之最辩

（从地下所踊出之物当中，乃以三明为最上。从空中流下的，也是以三明为第一。贤圣的弟子僧们，就是师依当中最为上的。如来之所说的，就是在诸说当中的最好之辩言。）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世间几法起 几法相顺可 世几法取爱 世几法损减

（世间到底是由那些法而起的呢？有那些法为可随顺和合呢？世间有那些法取爱？世间有那些法会损减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世六法等起 世六法顺可 世六法取爱 世六法损减

（世间乃以内六法，而等起的。世间有外六法为顺可〔和合〕，世间有内六法而取爱，世间会为外六法而损减。）

（眼、耳、鼻、舌、身、意等处，为心、心所之所依之处。六外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等，乃为六内处所触取和合之处。）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即隐没不现。

一〇〇九、心经：本经叙述佛为一天子，讲说心的作用。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诸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谁持世间去 谁拘牵世间 何等为一法 制御于世间

（到底是谁，将世间持去呢？谁会拘牵世间呢？甚么叫做一法，而能制御世间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心持世间去 心拘引世间 其心为一法 能制御世间

（心会将世间执持而去，心会拘引世间。那个心叫做一法，乃能制世间的。）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盘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一〇、缚经：本经叙述佛告天子，如断除爱欲的话，就能得涅盘。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谁缚于世间 谁调伏令解 断除何等法 说名得涅盘

（谁被缚结于世间？谁能调伏而使其解缚？要断除那些法，才能叫做证得涅盘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欲能缚世间 调伏欲解脱 断除爱欲者 说多得涅盘

（爱欲会缚人在于世间。如调伏爱欲，就能解脱。断除爱欲的话，就名叫做涅盘。）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架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即隐没不现。

一〇一一、掩经：本经叙述佛为一位天子演说世间之爱，以及老、死等苦。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在于后夜，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谁掩于世间 谁遮络世间 谁结缚众生 何处建立世

（到底是谁掩覆世间呢？谁在遮络〔围绕〕世间？谁在结缚众生，在何处建立世间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说：

衰老掩世间 死遮络世间 爱系缚众生 法建立世间

（衰老能掩覆世间，死在遮络世间，爱乃系缚众生，由于法处而建立世间的。）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即隐没不现。

一〇一二、无明经：本经叙述佛为一天子讲说无明、爱、我慢等障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在于后夜，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谁隐彼世间 谁系于世间 谁忆于众生 谁建众生幢

（到底谁会将那世间隐覆呢？谁会被世间所系缚呢？谁会忆念而不能脱离众生呢？谁会建立众生之幢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无明覆世间 爱结缚众生 隐覆忆众生 我慢众生幢

（无明会将世间覆盖，爱乃会结缚众生，也隐覆众生，而忆念众生，我慢即是众生之幢。）

那时，那位天子，就又说偈请问佛陀而说：

谁无有覆盖 谁复无爱结 谁即出隐覆 谁不建慢幢

（到底是谁才能没有覆盖呢？谁又能没有爱结呢？谁能由隐覆出离呢？谁才是不会，建立慢幢的人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说：

如来等正觉 正智心解脱 不为无明覆 亦无爱结系 超出于隐覆

摧灭我慢幢

（如来得证等正觉，才能以正智而心解脱。因此，不会被无明所隐覆，也不会有爱之结系。已超出于隐覆，已摧倒消灭我慢之幢！）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即隐没不现。

一〇一三、信经：本经叙述佛为一天子讲说财物、善行、味、寿等胜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诸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说：

何等为上士 所有资财物 云何善修习 而致于安乐 云何众味中
得为最上味 云何众生中 得为第一寿

（甚么是上士所有的真正的资财物呢？甚么决可以去善于修习，而能致于安乐的果报呢？甚么就是在众味当中，得为最上之味呢？甚么是众生当中，得为第一寿命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清净信乐心 名士夫胜财 修行于正法 能招安乐果 真谛之妙说
是则味之上 贤圣智慧命 是为寿中最

（有了清净的信乐之心，就是名叫士夫的胜财。对于正法去用功修行的话，就能招致安乐的果报。真谛之妙说，就是味中之上乘。贤圣的智慧之命，就是寿命当中之最！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即隐没不现。

一〇一四、第二经：本经叙述佛为一天子讲说信、智慧、断等胜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于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诸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云何为比丘 同己之第二 云何为比丘 随顺教授者 比丘于何处
游心自娱乐 娱乐被处已 能断诸结缚

（甚么是比丘之同于自己之第二的伴侣呢？甚么是比丘之应随顺之教授者？比丘应游心在于何处，而得以自能娱乐？而娱乐那个地方后，能断诸结缚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信为同己二 智慧教授者 涅槃喜乐处 比丘断结缚

（正信就是同于自己之第二伴侣。要以智慧为教授者。涅槃就是真正喜乐的地方。比丘到此，则能断诸结缚。）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一五、持戒至老经：本经叙述佛为一天子讲说持戒、信、智、功德等福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

诸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云何善至老 云何善建立 云何为人宝 云何贼不夺

（甚么能好好的至于老呢？甚么能善于建立呢？甚么是世人之珍宝呢？甚么为贼盗也不能劫夺呢？）

那时，世尊说偈而说：

正戒善至老 净信善建立 智慧为人宝 功德贼不夺

（持守正戒的话，就能善至于老。有了净信，就能善于建立。智慧就是人之至宝。功德则贼盗也不能劫夺！）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一六、众生经：本经叙述佛为一天子说爱欲、意、众生、苦法之后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何法生众生 何等前驱驰 云何起生死 何者不解脱

（众生是由何法而生的呢？为甚么会向前去驱驰呢？为甚么会起生死呢？甚么缘故，而不能解脱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爱欲生众生 意在前驱驰 众生起生死 苦法不解脱

（由于有了爱欲，才会有了众生之生起，有了意识才会向前去驱驰，因此，众生乃有生死之苦法，而不得解脱。）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一七、众生经：本经叙述佛为一天子讲说众生因为爱欲、意、业之故，而流转于生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诸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何法生众生 何等前驱驰 云何起生死 何法可依怙

（众生是因何法而生的呢？为甚么向前去驱驰呢？为甚么会起生死呢？那一种法，可以依怙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爱欲生众生 意在前驱驰 众生起生死 业者可依怙

（由于有了爱欲，才会有了众生之生起。有了意识而在于前尘驱驰的。因此之故，众生乃会起了生死而不绝。业就是可以做为依怙的〔善恶业会在六道轮转，胜业会解脱一切〕。）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一八、众生经：本经叙述佛为一天子说爱欲、意、业、流转之可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诸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何法生众生 何等前驱驰 云何起生死 何法甚可畏

（众生是由何法所生起的呢？为甚么会向前去驱驰呢？为甚么会起生死呢？甚么法最为可畏的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爱欲生众生 意在前驱驰 众生起生死 业为甚可畏

（由于爱欲而有了众生之生起，众生的意识，在前尘驱驰，众生因之而生起生死不绝，业就是最为可怖畏的！）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一九、非道经：本经叙述佛为一天子说非道之因，命迁之易，女人为梵行之垢，唯梵行能净化。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何名为非道 云何日夜迁 云何垢梵行 云何累世间

（甚么叫做非道？甚么东西乃为日夜都在迁流？甚么会垢秽着梵行？甚么叫做累烦世间？）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贪欲名非道 事命日夜迁 女人梵行垢 女则累世间 炽然修梵行 已洗诸非小

（贪欲叫做非道，寿命会日夜都在迁流，女人就是梵行之垢秽，女人也会累烦〔恼害〕世间。）

（炽然而修持梵行的话，就已洗去那些诸罪过！）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盘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二〇、无上经：佛为一天子说『名』—精神现象之受想行识，为世间最上者，乃能制御一切。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何法映世间 何法无有上 何等为一法 普制御众生

（甚么法会映现世间？甚么法为最上的？甚么叫做一法而能普遍的制御众生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名者映世间 名者世无上 唯有一名法 能制御世间

（名〔精神现象，受想行识〕会映现于世间，名在世间里，是最为无上的，唯有这一名之法，能够制御世间！）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盘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二一、何法为偈因经：本经叙述佛为一天子说偈的成因，示生死世间之展开。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何法为偈因 以何庄严偈 偈者何所依 何者为偈体

（甚么法就是偈之初因？用甚么去庄严偈呢？偈是以甚么为所依止呢？甚么为偈之体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欲者是偈因 文字庄严偈 名者偈所依 造作为偈体

（欲望就是偈的初因，偈乃以文字而得庄严的。名〔精神的现象〕就是偈之所依止，造作就是偈之体。）

（欲就是欲为作成韵律，而含有贪欲为一切的原因的成分在。文则喻为眼耳鼻

舌身意之六内处，名为名目，而含义在于受想行识之四阴，造作偈的人，则表示色阴。自然的就是欲表示以作偈为因，而展现生死的世间之义）。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二二 知车经：由于幢而知王车。由于烟而知有火那样，见王者就知国土能治与否？见夫而知妻之贞淑与否？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容色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云何知车乘 云何复知火 云何知国土 云何知妻妇

（怎样才能知道是谁的车乘？怎样又能知道有火？怎样才能知道国土之治与否？怎样才能知道为贤妻与否？）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见幢盖知车 见烟则知火 见王知国土 见夫知其妻

（见那幢盖就会知道为那一种身分之车。看见烟，就会知道有火在燃烧。见王就会知道该国土是否治好？看见其夫，就会知道妻息之贞淑与否？）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六完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七

一〇二三 叵求那经：本经叙述佛陀在叵求那之临终之病床说法。应阿难之问，而说临终得脱之六相。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尊者名叫叵求那，住于东园鹿子母讲堂，因为疾病困笃。阿难陀

尊者乃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陀说：「世尊！尊者叵求那，住在于东园鹿子母讲堂，现在疾病困笃！罹患像他这种病的比丘，有好多因之而死亡的。善哉！世尊！愿至东园鹿子母讲堂，叵求那尊者之住处，哀愍之故！」

那时，世尊，默然而许允他。在天色到了晡时（申时），由禅而觉，乃往诣东园鹿子母讲堂，在尊者叵求那之寮房，就敷一座位，坐在那里，为尊者叵求那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他。示教照喜后，由坐起而回去。

尊者叵求那，在世尊离开后，就告命终。当命终之时，诸根喜悦，颜貌清静，肤色鲜白。这时，阿难尊者，供养叵求那尊者之舍利后，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乃仰白佛陀而说：「世尊！叵求那尊者，在世尊降临，又回去后，便即命终。临于命终之时，诸根喜悦，肤色清静而鲜白，而有光泽。不知道世尊您，能否知道他当会往

生于何趣呢？会转受为甚么众生，后世不知会如何？」

佛陀告诉阿难说：「如果有比丘在还未患着疾病时，未曾断除五下分结，而如果在发觉病起，其身苦患，心不调适，生存之分很微弱时，得闻大师的教授、教诫，种种说法的话，则他既听法后，就能断除五下分结。阿难！这就是大师教授说法的福利。

又次，阿难！如比丘先未罹患疾病时，还未断灭五下分结，然后生起疾病，身遭苦患，生存之分已转微。此时并不承蒙大师之教授、教诫说法。然而却能遇着诸余的多闻大德，修梵行者之教授、教诫说法。他既得闻法后，就能断除五下分结。阿难！这叫做教授、教诫，听法的福利。

又次，阿难！如比丘先未罹患疾病时，还未断除五下分结，乃至生存之分已微弱。此时不闻大师之教授、教诫说法，又不闻其余多闻的大德，诸梵行者之教授、教诫说法。然而他能以从前所受之法，独静思惟，称量观察，而得断五下分结。阿难！这叫做思惟观察先前所闻之法所得的福利。

又次，阿难！如果有比丘，先前未曾疾病时，已断五下分结，而还未得证无上爱尽解脱与不起诸漏，心也未善解脱，然后得病，身遭苦患，生存之分已微弱。此时得闻大师之教授、教诫说法，而能得证无上爱尽解脱，而不起诸漏，而离欲解脱。阿难！这叫做大师说法之福利。

又次，阿难！若有比丘，先未疾病时，已断五下分结，而还未得证无上爱尽解脱与不起诸漏，也未得离欲解脱。到了觉得身上有病之生起，极遭苦患之时，也不得大师之教授、教诫说法。然而能得诸余的多闻的大德，诸修梵行之人的教授，教诫说法，而得无上爱尽解脱，不起诸漏。阿难！这叫做教授教诫闻法的福利。

又次，阿难！若有比丘，先未疾病时，已断五下分结，然而不得爱尽解脱与不起诸漏，也未离欲解脱。到了其身生起疾病，而极生苦患时，也未得到大师之教授、教诫说法，也不得诸余的多闻大德教授、教诫说法。然而由于先前所闻之法，而能独自在一静处，思惟称量观察，而得无上爱尽解脱，而不起诸漏，而离欲解脱。阿难！这叫做思惟先前所闻之法，而所得的福利。

怎么缘故，叵求那比丘不能得诸根欣悦，色貌清静，肤体鲜泽呢？应该是能够得到这些好处的（反问。佛将说能得这些好处之因）。叵求那比丘，先前还未患病时，虽然未曾断除五下分结，然而他乃亲自从大师之教授、教诫说法，而断五下分结啊！」世尊于是为那位尊者叵求那，受阿舍那之记（不还，三果阿罗汉）。

佛说此经后，尊者阿难，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而去。

一〇二四、阿湿波誓经：马胜比丘病中怕梵行退减而不安。佛为说解脱知见，因此而欢悦而病愈。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阿湿波誓（阿说示，马胜，五比丘之一），住在于东园鹿子母讲堂，身遭重病，极生苦患。尊者富邻尼，为其瞻视（看护）供养，都如前经——跋迦梨修多罗里广说过的。所谓说三受，……乃至转增无损。

佛陀告诉阿湿波誓说：「你不可变悔！」阿湿波誓白佛说：「世尊！我实在有变悔。」

佛陀告诉阿湿波誓说：「汝得无破戒耶？」（你不会因病极不堪，而破坏应持的戒律吗？）阿湿波誓白佛说：「世尊！我并没有破戒。」

佛陀告诉阿湿波誓说：「你不破戒，为甚么会变悔吗？」

阿湿波誓白佛说：「世尊！我在未染重病时，曾经得到身息乐之正受，而多多的予以修习（都常修习这种三昧）。然而我在于今天，已经不能再得入于那种三昧。我就这样的思惟：『将无退失是三昧耶？』（是否已退失此三昧的功行？）」

佛陀告诉阿湿波誓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意回答我。阿湿波誓！你看到色阴时，认为即是我，或异于我？或彼此相在与否呢？」阿湿波誓白佛说：「弗也，世尊！」

佛陀又问：「你见受、想、行、识时，认为是我？或者为异我？或者为彼此相在吗？」阿湿波誓白佛说：「弗也，世尊！」

佛陀告诉阿湿波誓说：「你既不见色即是我，也不是异于我，也不是彼此相在。不见受想行识就是我，异于我，不相在。那么，为甚么缘故，会变悔呢？」阿湿波誓白佛说：「世尊！因为不正思惟之故。」

佛陀告诉阿湿波誓说：「如果沙门、婆罗门曾修习三昧坚固、三昧平等，然而倘若不能再予得入那种三昧时，也不应该作此念：『我对于三昧已退减了吗？』如又有圣弟子不见色即是我，异于我，彼此相在，不见受想行识是我、异我、彼此相在的话，就只应作此觉知：『贪欲永尽无余，瞋恚、愚痴永尽无余。』贪恚痴永尽无余后，就一切漏尽，无漏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法时，尊者阿湿波誓，不起诸漏，心得解脱，欢喜踊悦。由于欢喜踊悦之故，身病即除。

佛说此经，使尊者阿湿波誓，欢喜而随喜后，从座起而去。

差摩迦修多罗里所说的，也如五受阴处之说。

一〇二五、疾病经：本经叙述年少新学之比丘，病笃，佛为之说法。比丘临终时，诸根喜悦，颜貌清净。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年少而新学。对于此法与律，因为是出家未久之故，知识很浅。又独一客旅，并没有人供给他，住在于边际（边远）的客僧房中，染身重病，已至困笃。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他们白佛说：「世尊！有一位比丘，年少而新学，……乃至疾病困笃，住在于边远的聚落的客僧房中。染

有那种疾病的比丘，多死无活。善哉！世尊！愿您到他所住的地方，由于哀愍之故！」

那时，世尊默然而许允，就在于目眇之时，到了那个地方，那位患病的比丘，遥见世尊之来到，就扶床而欲站起来。

佛陀告诉比丘说：「你就息卧在那里，不要起来！你现在怎么办呢？比丘！你对于苦患，宁可忍否呢？」其它都如在前经——差摩迦修多罗广说过的。像如是的三受……乃至病苦，但有增而不减损。

佛陀告诉病比丘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意回答我。你是否无变悔吗？」病比丘白佛说：「实在有变悔啊！世尊！」

佛陀告诉病比丘说：「你得无犯戒吗？」病比丘白佛说：「世尊！实在不犯戒！」

佛陀告诉病比丘说：「你如不犯戒的话，为甚么会变悔呢？」病比丘白佛说：「世尊！我年幼稚，出家又不久，对于过人法的胜妙之知见，并未有所得。因此，我曾作此念：『命终之时，不知会转生于何处？』因此之故，生起变悔之心。」

佛陀告诉比丘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意回答我。你的意见如何呢？比丘！有了眼根之故，才会有了眼识吗？」比丘白佛说：「如是，世尊！」

又问：「比丘！你的意见如何呢？有了眼识之故，才会有了眼触，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内受，也就是或苦受，或乐受，或不苦不乐受吗？」比丘白佛说：「如是，世尊！」至于耳鼻舌身意，也如是之说。

佛陀又问说：「如何呢？比丘！假若没有眼根，就不会有眼识吗？」比丘白佛说：「如是，世尊！」

又问：「比丘！如果没有眼识的话，就不会有眼触吗？假若没有眼触的话，就不会有了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内受，也就是或者是苦，或者是乐，或者不苦不乐等受吗？」比丘白佛说：「如是，世尊！」至于耳鼻舌身意等，也如是之说。

佛陀又说：「因此之故，比丘！应当要善于思惟如是等法，就能得善命终，后世也善哩！」那时，世尊为了那位病比丘，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他后，就从座起而去。

那时，那位病比丘，在世尊去后，寻即命终。临命终之时，诸根喜悦，颜貌清静，肤色鲜白。那时，众多的比丘，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白佛说：「世尊！那位疾病困笃的年轻的比丘，那位尊者，现在已经命终。当命终之时，诸根喜悦，颜貌清静，肤色鲜白，到底会如何呢？世尊！像如是的比丘，会当生于何处呢？怎样之受生呢？后世会如何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那位寿命已过去的比丘，乃是真实之物的！他听我说法，能分明解了，对于法已无畏，已得般涅槃，你们应当要去供养其舍利。」世尊，在于那时，乃为那位比丘，授第一之记（阿罗汉果）。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二六、疾病经：佛为病比丘说法：如对于此识身，及外界的一切相作证无我，就得究竟苦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都如上述，有差别的就是：「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当会为你解说。如果那位比丘作如是之念：『我的此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都是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着使，以及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自知作证具足而住。对于此识身，及外境

界的一切相，无有我、没有我所见、没有我慢、没有系着使，以及彼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自知作证具足而住。』则那位比丘会这样想：我此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已无有我、没有我所见、没有我慢，没有系着使，同时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自知作证，具足而住。于此识身，及外境界

的一切相，无有我、没有我所见、没有我慢、没有系着使，以及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自知作证具足而住。倘若那位比丘，对于此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无有我、没有我所见、没有我慢、没有系着使，以及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具足而住。对于此识身，以及外境界的一切相，无有我、没有我所见、没有我慢、没有系着使，以及彼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具足而住的话，就名叫做比丘之断爱欲，转诸结，止诸慢，而至于无间等（解脱），而究竟苦边。」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二七、病比丘经：本经叙述佛为病比丘说如离贪欲、瞋恚、愚痴的话，就为心解脱、慧解脱，而尽苦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乃至佛陀告诉病比丘而说：「汝不自犯戒吗？」比丘白佛说：「世尊！我不自以为持净戒之故，在于世尊之处，修习梵行。」

佛陀告诉比丘说：「你是为了何等之法之故，在于我所修习梵行的呢？」比丘白佛说：「为了离开贪欲之故，在于世尊之处，修习梵行；为了离开瞋恚、愚痴之故，在于世尊之处，修习梵行。」

佛陀告诉比丘说：「如是！如是！你正应该为了离开贪欲之故，在于我所修习梵行，为了离开瞋恚、愚痴之故，在于我处修习梵行。比丘

啊！由于被贪缠缚之故，不得离欲，被无明所缠之故，慧不能清净。因此之故，比丘啊！对于欲，离开之故，得心解脱，离开无明之故，得慧解脱。假若比丘，对于欲离开之故，而得心解脱身作证，离开无明之故，得慧解脱，就名叫做比丘之断诸爱欲，而转结缚，而止慢，而无间等，而究竟苦边。因此之故，比丘啊！对于此法，应善于思惟。」其它如前广说，……乃至授第一记。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〇二八、疾病经：本经叙述佛在病舍，为诸患病的比丘，说正念、正智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集聚在于伽梨隶讲堂。这时，有好多的比丘身染疾病。

那时，世尊，在于晡时（申时），从禅觉醒过来，到了伽梨隶讲堂，在大众前敷座而坐。坐后，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应该以正念正智，以待时之到来，这就是我的随顺之教诫。比丘们！甚么叫做正念呢？所谓比丘，对于内身之身观念处，精勤方便，以正念正智去调伏世间的贪忧。对于外身之身观念处，内外身之身观念处，内受、外受、内外受，内心、外心、内外心，内法、外法、内外法之法的观念处，精勤方便，以正念正智去调伏世间的贪忧，就名叫做比丘之正忆念。」

甚么叫做正智呢？所谓比丘之若来若去，正知而住，瞻视观察，屈申俯仰（举止动作），执持衣钵，行、住、坐、卧、眠、觉，乃至五十、六十，依语默，而以正智而行。比丘！这叫做正智。（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均住于正知，就是正智）。

像如是的，比丘啊！如果以正念正智而住，而会起乐受，是有因缘，并不是没有因缘的。甚么因缘呢？所谓缘于身，而作此思惟：我此身为无常，为有为，是由于心的因缘而生。乐受也是无常、有为、是由于心的因缘而生的。对于身，以及乐受，都观察为无常，观察为有生灭，观察离欲，观察灭尽，观察舍的话，则观察身，以及乐受为无常，……乃至会舍。假若对于身，以及乐受，有贪欲使（烦恼）者，从此就永远不会再为使！（会舍离无存。）

像如是的，以正念正智，还是会生苦受的话，就须再思惟有因缘，并不是没有因缘。甚么因缘呢？像如是的缘于身，而作此思惟：我此身为无常，为有为，由于心的因缘而生。苦受也是无常有为，是由于心的因缘而生。对于身以及苦受，都观察为无常，……乃至舍离的话，则对于此身，以及苦受之瞋恚之所使，就永远不会再使！

像如是的，以正念正智，还是会生不苦不乐之受的话，就思惟为有因缘，并不是没有因缘的。甚么因缘呢？所谓身的因缘，而应作此思惟：我此身为无常，有为，由于心的因缘而生。那不苦不乐也是无常有为，是由于心的因缘而生的。对于彼身，以及不苦不乐之受，观察为无常，……乃至舍的话，则如所有身，以及不苦不乐受之无明使，就不会再为使的了。多闻的圣弟子，如是观察的话，则对于色会厌离，对于受想行识会厌离。厌离后，会离欲，离欲后，会解脱，会解脱知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那时，世尊就说偈而说：

乐觉所觉时	莫能知乐觉	贪欲使所使	不见于出离
苦受所觉时	莫能知苦受	瞋恚使所使	不见出离道
不苦不乐受	等正觉所说	彼亦不能知	终不度彼岸
若比丘精勤	正智不倾动	于彼一切受	黠慧能悉知
能知诸受已	现法尽诸漏	依慧而命终	涅槃不堕数

（被乐觉所觉的时候，并不能了知乐觉之害，都是被贪欲使所使之故，不能得见出离。被苦受所觉之时，也不能了知苦受之真相，都是被瞋恚使所使之故，不得见到出离之道。至于不苦不乐受，乃为等正觉所说的，同样的他也是不能了知，终究都不能度到彼岸。）

（如果比丘能精勤用功，以正智而不倾动的话，则对于一切受，能够以黠慧而悉能了知。能了知诸受后，在于现法，就能尽诸有漏，会依智慧而命终，而证涅槃，而不会堕落于数取趣〔众生道〕。）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二九、疾病经：本经叙述佛陀往诣诸病比丘之病床说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都如上说。那时，有众多的比丘，集会于迦梨隶讲堂，有好多染有疾病的比丘，均如上述那样。有差别的地方就是：「乃至圣弟子，像如是之观察的话，则对于色，会解脱，对于受想行识，会得解脱。我会说：这些人均会解脱生老病死等苦。」

那时，世尊就说偈而说：

智慧多闻者 非不觉诸受 若于苦乐受 分别谛明了
当知坚固事 凡夫有升降 于乐不染着 于苦不倾动
知受不受生 依于贪恚觉 断除斯等已 其心善解脱
系念缘妙觉 正向待终期 若比丘精勤 正智不倾动
于此一切受 慧者能觉知 了知诸受已 现法尽诸漏
依慧而命终 涅槃不堕数

（有智慧而多闻的人，并不是没有诸受的感觉。如遇苦受或乐受时，都能分别详细的了明其实相。应当要知道！这是已坚固其心之事。）

（如果他是凡夫的话，就有了升与降的了。如了知的人，则对于乐受，并不会染着，对于苦受，也不会倾动其心。都知道受，或不受之发生，均依于贪恚觉而起的。如果断除这些贪恚而了知受的话，其心就会善解脱。要专心一意的系念（把念头集中），而缘于妙境，正向而等待临终之期。）

（如果比丘精勤用功，以正智而不倾动的话，则对此一切受，定有智慧，而能觉知！能了知诸受的真相后，在于现法，就能尽诸有漏，能依智慧而命终，而证涅槃，而不再堕入于数取趣〔众生〕！）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都生欢喜，作礼后，散会。

一〇三〇、给孤独经：本经叙述佛为罹患疾病的给孤独长者说四不坏净，长者说已成就，佛记他得阿那含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给孤独长者罹患疾病，身极苦痛。世尊听后，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依次第乞食，而至于给孤独长者的舍宅。

长者遥见世尊，就凭床而欲站起来。

世尊看见后，就告诉他而说：「长者不可以起来！会增加其苦患的。」然后，世尊就坐下来，而告诉长者说：「你现在的情况如何呢？长者！你对于疾病，能忍得住吗？身体上所患的苦痛，是增，或者是损呢？（好或坏）。」长者白佛说：「非常的苦啊！世尊！很难以堪忍啊！」乃至佛陀为他说苦乐舍之三受，如差摩修多罗里广说过的。……乃至苦受但增不损。

佛陀又告诉长者说：「应当要如是而学：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僧不坏净，以及圣戒之成就。」（对于三宝的信仰要真诚不移，也就是要有绝对的信念。对于圣戒要坚持下去！）

长者白佛说：如世尊所说的四不坏净，我有此法（表示信心不移），此法当中，有了我之分。世尊！我今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僧不坏净，对于圣戒已成就（坚持不退）。

佛陀告诉长者说：「善哉！善哉！」佛陀于是记说长者已得证阿那含果。（不还果，三果阿罗汉）

长者白佛说：「唯愿世尊，现在于此食斋。」那时，世尊默然许之。

长者就教人办理种种净美的饮食，来供养世尊。世尊食后，又为长者说种种法，示教照岂他后，就从座起而去。

一〇三一、给孤独经：本经叙述给孤独长者罹患疾病，阿难乃到其

病床前说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阿难，听闻给孤独长者身遭苦患，就往诣其住舍。长者遥见阿难之来临，就凭床而欲起来，……乃至为他说苦乐舍之三受，都如在前述之又摩修多罗里广说过的……乃至苦患，但增不损。

那时，尊者阿难，告诉长者说：「千万不可以恐怖！如果是愚痴无闻的凡夫的话，就由于不信于佛，不信于法与僧，圣戒也不具足之故，而会有了恐怖，也会怖畏命终，以及后世之苦的。你现在对于不信一事，已经断除，已经了知。对于佛已经净信具足，对于法与僧之净信也已具足，也已成就圣戒！」

长者白尊者阿难说：「我现在怎样会有所恐怖呢？我最初在于王舍城的寒林中之丘冢间拜见世尊之时，就已得达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与僧不坏净，圣戒也成就。自从那个时候以来，我家内所有的钱财，都奉献与佛，以及佛的弟子。也就是和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共同分享。」（佛教团体需要时，都尽量供给。）

尊者阿难说：「善哉！长者！你已自己记说是须陀洹果了。」（预流，初果阿罗汉）。长者白尊者阿难说：「可就此食。」（今天是否可以接受我的供斋？）阿难尊者，乃默然而受请。

长者就教人辨种种净美的饮食，供养阿难尊者。尊者食后，又为长者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他后，从座起而去。

一〇三二 给孤独经：舍利弗和阿难去慰问给孤独之病。席中演说不可着于五阴、十二处、四大等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舍利弗，听闻给孤独长者，身遭苦患之事。听到此消息后，就对阿难尊者说：「你知闻过吗？给孤独长者，现在身遭苦患。你我当往去看病！」阿难尊者默然许之。

那时，舍利弗尊者，和阿难尊者，共诣给孤独长者的舍宅。长者遥见舍利弗尊者时，就扶床而欲站起来，……乃至说三种受，如在又摩修多罗里广说过的，身诸苦患，转增无损。

尊者舍利弗告诉长者说：「应当要如是而学：不要执着于眼，不依眼界而生贪欲之识。不着于耳、鼻、舌、身、意。不着、不依于眼界而生贪欲之识。不要执着于色境，不要依色界而生贪欲之识。不着于声、香、味、触、法。不依于法而生贪欲之识。不要执着于地界，不依地界而生贪欲之识。不要着于水、火、风、空、识等界，不要依识等之界而生贪欲之识。不要执着于色阴，不要依色阴而生贪欲之识。不要着于受、想、行、识等阴，不要依识等阴而生贪欲之识。」

这时，给孤独长者，悲叹而流泪。阿难尊者就告诉长者说：「你现在怯劣了吗？」长者白阿难说：「我并不怯劣。我乃自顾念：自奉佛以来，已经二十余年，未曾听过尊者舍利弗，说这种深妙之法，如现在所听到的这种法！」

舍利弗尊者告诉长者说：「我也是从久以来，未尝为诸长者们说过如是之法。」长者白尊者舍利弗说：「有一些居家的白衣居士，虽有

胜信 胜念 胜乐，但是却未闻深妙之法，而生退没！善哉！尊者舍利弗！您当为这些居家的白衣居士们，说一些深妙之法，由于哀愍之故！」长者说后，并邀舍利弗们说：「尊者舍利弗！您们现在于此吃饭吧！」舍利弗等人，乃默然受请。

长者则设种种净美的饮食，恭敬供养他们。食后，舍利弗又为长者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他。示教照喜后，即从座起而去。

一〇三三、达磨提离经：佛陀在达磨提离长者的病床前，讲说四不坏净，以及六念。

达磨提离长者修多罗，也像世尊为给孤独长者初说的修多罗里所广说过的一样，第二的修多罗，也如是之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若复长者依此四不坏净后，就应修习如上述之六念（佛法僧戒施天）。所谓念如来事。……乃至念天之事。」

长者白佛说：「世尊！有关于依四不坏净，以及修习上述之六随念，我现在都已成就。我都常修，而念如来之事……乃至念天之事。」

佛陀告诉长者说：「善哉！善哉！你现在已自记为阿那含果的了。」（三果阿罗汉）。长者白佛说：「唯愿世尊，受我的请食供养。」那时，世尊默然受请。

长者知佛受请后，就具备种种净美的饮食，去恭敬供养。世尊食后，又为长者说种种法，示教照喜他，之后，就从座起而去。

一〇三四、长寿经：本经叙述世尊在于长寿童子的病床前，为之说四不坏净，以及六明分之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一位名叫长寿的童子，是树提长者之孙子，身体罹婴重病。

那时，世尊听到长寿童子身染重病的消息后，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王舍城去乞食，依次第而到了长寿童子之舍宅。长寿童子遥见世尊，就扶床，而欲站起。……乃至为之说三受，如在叉摩修多罗里广说过的，……：乃至病苦但增无损。

世尊说：「因此之故，童子！应当要如是的修学：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与僧不坏净、同时要成就圣戒、要这样的去修学！」童子白佛说：「世尊！如世尊所说的四不坏净，我现在都有修持。我常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与僧不坏净，圣戒也成就。」

佛陀告诉童子说：「你应当依四不坏净，去修习于上的六种的分明分之想。那六种呢？所谓一切行无常想、无常苦想、苦无我想、观食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死想是。」童子白佛说：「如世尊所说的依四不坏净，修习六明分想，我现在均有成就。然而我曾作此念：『我命终后，不知我祖父树提长者当会如何呢？』」

那时，树提长者对长寿童子说：「你对我的事，其顾虑应该要暂且停止！你现在只要听世尊之说法，要思惟忆念，可得长夜福利，安乐饶益。」

这时，长寿童子说：「我对于一切诸行，都当作无常想、无常苦想、苦无我想、观食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死想。这此用心，都常现在前！」

佛陀告诉童子说：「你现在已自记为斯陀含（一来）果的了。」长寿童子白佛说：「世尊！唯愿世尊住在我的舍内斋食！」那时世尊，默然许之。

长寿童子就办种种净美的饮食，恭敬供养。供养饮食后，世尊又为童子说种种

法，去示教照喜他后，就从座位起而去。

一〇三五、婆藪经：世尊在婆藪长者病床前，为之说法，而记说他为阿那含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国，仙人住处的鹿野苑中。

那时，婆藪长者，身遭苦患。

这时，世尊，听闻婆藪长者，身染苦患时，就如前述之达摩提那长者修多罗里广说过的那样，也就是说：世尊曾到他的病床前，为之说法。长者也于此时，得阿那含果之记。……乃至从座起而去。

一〇三六、娑罗经：佛陀在释氏沙罗的病床前，为之说四不坏净，及五喜处。沙罗乃得斯陀含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迦毘罗卫国的尼拘律园中。

那时，有一位释氏，名叫沙罗，身染疾病，非常的痿笃。

那时，世尊听闻释氏沙罗的疾病痿笃的消息，就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迦毘罗卫国去乞食，次第而到了释氏沙罗的舍宅。释氏沙罗遥见世尊，就扶床欲站起来。……乃至说三受，如差摩迦修多罗里广说过，……乃至说他的患苦，唯有俱增而不损减。

世尊说：「……，因此之故，释氏沙罗！应当要如是而学：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与僧不坏净，圣戒成就。」释氏沙罗白佛说：「如世尊所说的，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与僧不坏净，圣戒成就等法，我都有之。我都常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与僧不坏净，以及圣戒成就。」

佛陀告诉释氏沙罗说：「因此之故，你当依佛不坏净，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修习上述之五种喜处。那五种呢？所谓念如来之事，……乃至念自己所施之法。」

（佛法僧戒施）释氏沙罗白佛说：「如世尊所说的，依四不坏净，去修习五喜处，我也都有之。我都常念如来之事，……乃至念自己所施之法。」

佛陀说：「善哉！善哉！你现在已自记为斯陀含（一来）果的了。」沙罗白佛说：「唯愿世尊，现今在我的舍内吃饭吧！」那时，世尊默然许之。

沙罗长者就办种种净美的饮食，恭敬供养。世尊食后，又为沙罗长者说种种之法，去示教照喜后，从座起而去。

一〇三七、耶输经：本经叙述耶输长者染病，世尊到其病床前去为之说法，都以略说而记录下来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那梨聚落的曲谷精舍。

那时，耶输长者，疾病困笃。像如是的，……乃至得阿那含果（不还，三果阿

罗汉)之记,都如在达磨提那修多罗(一〇三三经)里广说过的。

一〇三八、摩那提那经:摩那提那长者疾病初愈时,阿那律到其宅,长者即说他因修四念处而得愈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瞻婆国的竭伽池侧。

那时,有一位长者名叫摩那提那,对一士夫说:「善男子!你到尊者阿那律之处,替我礼拜在阿那律的双足前,问讯其起居轻利,安乐住否?(替他问安)。明天通身四人,愿受我的邀请。如果接受邀请的话,你就再替我白言说:「我为一俗人,故有好多王家之事,不能得以自往去奉迎,唯愿尊者,到时,通身四人,来赴我的邀请。由于哀愍我故!」

那时,那位男子受长者之教,就往诣尊者阿那律之处。到后,稽首礼足,而向尊者仰白而说:「尊者!摩那提那长者叫我替他向您敬礼问要:『少病少恼(无病无恼),起居轻利,住于安乐否?唯愿尊者,通身四人,明天日中,(中午),哀愍接受我的邀请!』」这时,尊者阿那律,乃默然受请。

那时,那位士夫又将摩那提那长者所交代之语,向阿那律尊者说:「我是俗人,有好多王家之事,不能亲自奉迎,唯愿尊者通身四人,明天日中,受我之请,怜愍之故!」

尊者阿那律陀说:「你且自我安心好了!我自知时到,明天一定会通身四人,往诣其舍宅的。」

那时,那位士夫受尊者阿那律之教言,皈去白长者说:「阿梨(师父!长者!)当知我已诣尊者阿那律处,去其宣尊意了。尊者阿那律曾说:『汝且自安镇!我自知时。』」

那位摩那提那长者,就在于其夜,办理净美的饮食。到了翌晨,又告诉那位士夫说:「你到那位尊者阿那律之处,去向他说:『时间已经到了。』」

那时,那位士夫即受教,到了阿那律尊者之处,到后,稽首礼足,而白言说:「供具已准备好了,唯愿您知道时宜!」

那时,阿那律尊者,着衣持钵,通身四人,诣长者之舍宅。这时,摩那提那长者,被婬女围遶,住于门内之左边,看见阿那律尊者,就举体执足敬礼,引他们进入去就座。也各别稽首其它比丘,问讯起居,然后退坐在一边。

尊者阿那律问讯长者说:「堪忍而住于安乐吗?」长者回答说:「如是,尊者!我已堪忍安住了。先遭疾病,当时,非常的痿笃,现在已经承福而痿愈了。」

尊者阿那律问长者说:「你是安住于那一种法而住,而能使疾病苦患,得时而除差(愈)呢?」

长者白言而说:「尊者阿那律!我乃住于四念处(身受心法),专修系念之故,我身上的诸苦患,乃得时而休息(疾病已止息)的。那四念呢?所谓对于内身之身观念住,精勤方便,以正念正智,去调伏世间的贪忧。对于内身、外身、内外身,内受、外受、内外受,内心、外心、内外心,内法、外法、内外法等之法观念住,精勤方便,以正念正智,去调伏世间的贪忧。像如是的,尊者阿那律!我对于四念处系心而住之故,身上的诸苦患,得时而休息。尊者阿那律!由于安住之故,身上的诸苦患,得时休息!」

阿那律尊者告诉长者说:「你现在自记阿那舍(不还果)了!」

那时，摩那提那长者，就用种种净美的饮食，亲自献供，自恣饱满。食后，澡漱完毕，摩那提那长者，又坐在卑床，听说妙法。阿那律尊者就为之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他后，从座起而去。

一〇三九、淳陀经：佛为淳陀长者说其所宗仰的不是净行，而阐述十善业之净行与不净之十恶业。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金师精舍（波婆城金师之子淳陀之奄婆园）。

这时，有一位淳陀长者，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那时，世尊问淳陀长者说：「你现在到底是爱乐那一种沙门、婆罗门的净行呢？」（清净身口意之修行法）。

淳陀白佛说：「有一种沙门、婆罗门，奉事于水，祭祀毘湿波天，为其执杖澡罐，而常净其手。像如是的正士，乃能善说法而说：『善男子！每月十五日，用胡麻屑、庵摩罗屑，去洗澡其头发，而修持斋法，被着新净的长鬘的白氎，将牛粪涂在地上，而倒卧在其上面。一位善男子，在于晨朝早起，用手触地，而作如是之言：此地为清净，我以如是之净手，去执持牛粪之团，并把生草。口中又说言：此是清净，我乃如是的清净。假若是如是的话，就为之见清净。倘若不如是的话，就永远不清净。』世尊！像如是的像类的沙门、婆罗门，若为是清净的话，就是我所宗仰的了。」

佛陀告诉淳陀说：「有一种黑法，就会有黑报，不净之因，就会有不净之果。负重之物，就会向下。如果是成就如此的诸恶法的话，则虽然是晨朝早起，用手触地，而唱言：他是多么的清净，那是仍然不清净的。就是不触地而说，也是同样的不清净的。执牛粪之团，并及把执生草，而唱言清净，又是同样的不净，正使他再不触这些物，仍然也是不清净的！」

淳陀！甚么叫做作黑法，就会有黑报，因不净，就会有不净之果，负荷重的就会向下，……乃至触，或者不触，均为是不净呢？淳陀！**1.**所谓杀生的恶业，手里会常为血腥，心常思惟以槌捶去杀害他物，而无惭无愧，而慳贪吝惜，对于一切众生，乃至昆虫，都不离开杀生之事。**2.**对于他人的财物，或者是聚落、空地等物，都不离开偷盗（指不与而取）。**3.**行诸邪淫，如父母、兄弟、姊妹、夫主、亲族、乃至授花鬘的人，像这些人自己虽以力保护自己，但是却以强的手段干与，都不离开邪淫。对于不真实之事，而**4.**妄语，或者在于王家，而说其为真实之家，或者在于多众聚集，而求其当言的地方，作不实之说。所谓不见而言见，见而言不见，不闻而言闻，闻而言不闻，知言而言不知，不知而言知，或因于自己，或者因于他人，或者因于财利，而知而妄语，而不舍离，就名叫做妄语。**5.**以两舌而乖离他人，传此而向于彼，传彼而向于此，递相破坏，使和合的人离开，使离者

欢喜，就名叫做两舌。**6.**不离开恶口漫骂。如果有人以软语而说，使人悦耳心喜，方正易知，喜乐听闻无依之说，是多人所爱念，是适意，是随顺于三昧舍（定心轻爽，如舍去重物）。如果对于这些而作刚强之语的话，就是多人所厌恶的，是不令人喜爱，不适于人意，不随顺于三昧之说。像如是等语，乃不离开粗涩，就名叫做恶口。**7.**作绮饰而会破坏人之语，以及不适时之语，不实之语，无义之语，非法之语，不思之语，像如是等，就名叫做坏语（讲杂秽语就是坏语、绮语）。

8.不舍离贪。所谓对于他人的财物，而生起贪欲，而说：『此物为利所有，而爱好』，而执意不舍。**9.**瞋恚弊恶，就是所谓心内思惟而说：『那些众生应该系缚，应

该鞭鞑，应该杖打，应该杀伤。因此，而欲生他人之困难。10.不舍离颠倒的邪见，而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没有甚么叫做布施，也没有甚么果报，没有甚么福利，没有甚么善行·恶行，也没有甚么善恶业的果报。没有此世，没有他世，没有父母，没有众生之生于世间。世间并没有阿罗汉之等趣·等向，所谓此世他世，而自知作证等事。也就是并没有得道的人自说甚么：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等事。』淳陀！这名叫做黑法就有黑报，不净的业因，而有不净之果，……乃至触或不触，均为是不净之事。

淳陀！有作白法，而为白报，净业，就有净果，上升于轻仙。成就此法后，在于早晨以手触地，此就是净。我作为是净的话，也得为清净，如果不触地的话，也得清净。把执牛粪之团，手又执持生草，而作净因净果的话，则不管是执，或者是不执，都同样的可得清净。

淳陀！甚么叫做作白法有自报，……乃至，执持或不执持，也同样的可得清净呢？所谓有人1.不杀生，而离开杀生，而舍弃刀杖，而惭愧，悲念一切的众生。2.不偷盗。远离偷盗，人给与，就可取，不与你，就不可以取，净心不贪。3.不邪淫。离开一切邪淫，如父母等人力护……乃至授与一花鬘的人均不以强力去求，均不起邪淫。4.不妄语。离开妄语，而谛审实说。5.不两舌。远离两舌。不传此而向彼，不传彼而向此，不共相破坏。离开者，要使其和合，和者使其随喜。6.不恶口。远离恶口，不刚强作语，要喜乐多人所喜乐之说。7.不坏语（绮语）。离开坏语，而谛说·时说·实说·义说·法说·见说。8.不贪。离开贪欲，不可对于他人的钱财，他人的众具物品，作为自己所有之想，而生贪着。9.不瞋。离开瞋恚。不作如是之念：要将他挝打·缚杀，作难于众人。10.不邪见。正见成就，不起颠倒之见。要认为有布施，有果报，有福利，有善恶行之果报。有此世，有父母。有众生之生死，世间有阿罗汉之在于此世·他世。现法当中自知作证而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等事。淳陀！这名叫做白法有白报，……乃至触或不触，均为是清净！」

那时，淳陀长者，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而去。

一〇四〇·舍行经：本经叙述婆罗门向佛说他们所谓之舍法。佛告以贤圣之法与律所行之舍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金师精舍。

那时，有一位婆罗门，在于十五日，洗其头后，受持斋法，被新的长鬘白鬘，手执生草，来诣佛所，和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

那时，佛陀告诉婆罗门说：「你洗头后，被新的长鬘的白鬘，是谁的家法呢？」婆罗门白佛说：「瞿昙！是学舍法！」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甚么叫做婆罗门之舍法呢？」婆罗门白佛说：「瞿昙！像如是的在于月的十五日，洗头而受持斋法，着新净的长鬘白鬘，手执生草，随着其力量之所能的去布施作福。瞿昙！这名叫做婆罗门之修行舍行！」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贤圣之法与律，所行的舍行，乃异于此种法！」婆罗门白佛说：「瞿昙！甚么叫做贤圣之法与律，所行之舍行呢？」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所谓1.离开杀生，不喜乐杀生，如前述之清净分里所广说过的：依于不杀生，而舍离杀生，……乃至如前述之清净分里所广说过的。2.离

开偷盗，不喜乐于盗，依于不偷盗，舍去不与而取。3.离诸邪淫。不喜乐邪淫，依于不邪淫，而舍去非梵行。4.离开妄语。不喜乐妄语，而舍去不实之言。5.离诸两舌。不喜乐两舌，依于不两舌，而舍去别离他人之行。6.离于恶口。不喜乐于恶口，依于不恶口，而舍去粗言。7.离诸绮语。不喜乐于绮语，依于不绮语，而舍去无真义之言。8.断除贪欲，远离欲贪，依于无贪之心，而舍去爱着。9.断除瞋恚，不生起忿恨，依于无瞋恚，而舍弃那瞋恚心。10.修习正见，不起颠倒，依于正见，而舍去那邪见。婆罗门！这名叫做贤圣之法与律，所行的舍行。」

婆罗门白佛说：「善哉！瞿昙！真是贤圣之法与律，所行的舍行。」

那时，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一〇四一 生闻经：饿鬼道的众生可受亲族之施食，其余即均在各道受食。布施者，定会得其所施的福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一位名叫生闻的梵志，来诣佛所，和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而说：「瞿昙！我有亲族，是我极为所爱念的人，而他乃忽然命终而去。我为怀念他之故，就作信心，而布施。到底如何呢？世尊！他能够接受我的布施吗？」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并不是一向都能得到的（并不是死亡的人，统统能够得到其施）。如果你的亲族，是转生在地狱中的话，他就会得在地狱的众生之食，以活其命，而不能得到你所信施的饮食。假若转生在畜生、饿鬼、人中的话，就会得在那些众生，或人当中的饮食，而不能得到你所施之食。婆罗门！在饿鬼趣中，有一处，名叫入处饿鬼（饿鬼境）。假若你的亲族转生在那个入处饿鬼当中的话，就能得到你的施食。」婆罗门白佛说：「如果我的亲族不转生在于入处饿鬼趣当中的话，则我的信施，到底是谁会来受食呢？」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如果你所为的信施的亲族不转生于入处饿鬼趣中的话，必定会有其余的亲族知识，转生在于入处饿鬼趣中的众生，会得其食。」婆罗门白佛说：「瞿昙！假如我所为信施的亲族不转生于入处饿鬼趣中，更没有其余的亲族知识，转生于入处饿鬼趣中的话，则此信施之食，到底会有谁来应食呢？」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假如你所为信施的亲族知识，不转生于入趣饿鬼趣中，又没有诸余的知识转生于饿鬼道的话，则一旦信施的话，就会自得其福。那布施者所作的为之信施，布施者，定不会失去其达嚩。」（斋食之后，施僧以财物，就叫做达嚩。僧对于其施物，欲报之而说法，也叫做达嚩。是转财施而为法施之意。）

婆罗门白佛说：「为甚么布施的人行布施，而布施的人会得那达嚩呢？」

佛陀告诉婆罗门道：「有一个人，杀生行恶，其手都常血腥，乃至行十不善的业迹，如在淳陀修多罗里广说过的。而又施诸沙门、婆罗门，乃至贫穷的人，乞士等，悉与钱财、衣被、饮食、灯明，以及诸庄严具。婆罗门！那位恩惠给人的施主，假若犯戒，而转生在象中的话，就会以他从前曾布施给沙门、婆罗门之钱财、衣被、饮食，乃至庄严众具之故，虽然生在象中，也得享受他布施人的果报——衣服、饮食……乃至种种庄严众具。

如果又生在牛马驴骡等种种畜生趣中的话，也能以他本施惠给人的功德，悉受其果报，会随着他转生之处，所应受用的，都能得到。婆罗门！如果施主又持戒，

而不杀生、不偷盗，……乃至正见，布施诸沙门、婆罗门，乃至乞士等人之钱财、衣服、饮食，乃至灯明的话，则能缘此功德，而生在于人道之中，坐受其报—衣被、饮食，乃至灯明众具。

又次，婆罗门！如果又是持戒而往生天上的话，则由于他的诸惠施，而在天上受报—财宝、衣服、饮食，乃至庄严的众具。婆罗门！这名叫做布施者行布施，布施者受达囉，果报不会白白的失去！」

那时，生闻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一〇四二、鞞罗经：本经叙述行十不善业之。改，而堕于地狱，行十善业之故，上趣于天上等，乃至得四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在于拘萨罗国的人间游行，住锡于鞞罗磨聚落之北的身恕林之中。

转罗磨聚落的婆罗门长者，听到世尊住于该聚落之北方的身恕林中，听后，就共相招集其同类，而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到底是甚么因，甚么缘，而有了众生，在其身坏命终之时，会生在于地狱之中呢？」

佛陀告诉诸婆罗门长者们说：「行非法之行，行危□之行的因缘之故，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生在于地狱之中。」诸婆罗门长者白佛说：「到底是行甚么非法之行，行甚么危□之行，身坏命终后，会转生于地狱中呢？」

佛陀告诉婆罗门长者们说：「由于杀生，……乃至邪见，也就是具足了十不善业的因缘之故。婆罗门！这就是非法之行、危□之行，身坏命终后，就会生在地狱之中」。

婆罗门白佛说：「由于甚么因缘，诸众生们，在其身坏命终后，会得往生于天上呢？」佛陀告诉婆罗门长者说：「如果行法行，行正行的话，则由于此因缘之故，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得往生于天上。」

又问：「世尊！到底是行甚么法行，甚么正行的话，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得往生于天上呢？」

佛陀告诉婆罗门长者们说：所谓离开杀生，……乃至正见，也就是行十善业迹的因缘之故，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得往生于天上。婆罗门长者们！如果有人行此法行，行此正行的话，则他如果欲求转生于刹帝利的大姓之家，或婆罗门大姓之家，或居士大姓之家的话，都能得以往生其处。为甚么呢？因为由于行法行、正行的因缘之故。」

如果又欲求生于四天王、三十三天，乃至他化自在天，都能得以往生其处。为甚么呢？因为行法行、正行之故。如行净戒的话，则其心所愿，悉能自然而得。

又如果行如是之法行、正行的话，则欲求生梵天，也能得以往生其处。为甚么呢？因为由于行正行、法行之故。如持戒清静，心离爱欲的话，其所愿必定能得。

又如果欲求往生于光音天、遍净天，乃至阿伽尼咤天（有顶天，三界顶）的话，也是如是。为甚么呢？因为他乃持戒清静，心离欲之故。

又如果欲求离欲，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乃至第四禅具足而住的话，悉得成就。为甚么呢？因为由于他行法行、正行之故。如持戒清静，心离爱欲的话，则所愿必得。

欲求慈悲喜舍，空入处，识入处、无所有入处、非想非非想入处的话，都能得以达到。为甚么呢？因为由于行法行、正行之故。如持戒清静，心离爱欲的话，则所愿必得。

欲求断三结，而得须陀洹、斯陀舍、阿那舍果，无量的神通，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尽智，都均能证得。为甚么呢？因为由于行法行、正行之故。如持戒、离欲的话，则所愿都必能证得！」

那时，婆罗门长者们，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〇四三、鞞罗磨经：鞞罗磨聚落的婆罗门长者，向佛请问生地，乃至生天的因缘。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在于拘萨罗国的人间游行，住锡于鞞罗磨聚落的北方之身恕林中。

那时，鞞罗磨聚落中的婆罗门长者，听闻世尊住在于鞞罗磨聚落的身恕林之中，听此消息后，就乘白马车，率很多的仆从，持执金柄的伞盖，金的澡瓶，离开鞞罗磨聚落，往诣身恕林。到了道口时，就下车步进而入于园门，至于世尊之前，面相问讯慰劳后，就退坐在一边，白佛而说：「瞿昙！到底是甚么因，甚么缘，有人会在其命终之时，转生于地狱中，乃至往生于天上界呢？」都如上的修多罗里广说过的。

那时，鞞罗磨婆罗门听佛所说，乃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一〇四四、鞞纽多罗经：佛说自通之法，而说七戒，和对于三宝之不坏净，成就即得须陀洹而不堕恶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在于拘萨罗国的人间游行，而至于鞞纽多罗聚落之北方的身恕林中而住。

鞞纽多罗聚落的长者，听闻世尊住于聚落之北的身恕林中，听后，共相招引，往诣身恕林，到世尊之处，面相慰劳后，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告诉婆罗门长者们说：「我当为你们阐说自通之法。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甚么叫做自通之法呢？所谓圣弟子，应作如是而学：我应作此念：『如果有人欲来杀我的话，是我所不喜之事。我若所不喜的话，则对方同样的也是不喜。那么，为甚么要杀他呢？作此觉察后，受不杀生之戒，而不喜乐杀生之事，都如前面说过的。其次，我若不喜他人来偷盗我的财物，别人也同样的不喜乐。那么，我为甚么要盗他的财物呢？因此之故，持不盗之戒，而不乐于偷盗之事，都如前说。其次，我既不喜欢他人来侵犯我妻，他人同然也一样的不喜人家去侵犯其妻。那么，我现在为甚么要侵犯他人的妻妇呢？因此之故，受持不他淫戒，都如前说。甚次，我尚不喜乐被人所欺骗，他人也同样的不喜别人欺骗他。那么，为甚么要欺骗他呢？因此之故，受持不妄语之戒，都如前说。又次，我尚不喜他人离间我的亲友，他人也如是。那么，我现在为甚么要离间他人的亲友呢？因此之故，不行两舌之恶业。其次，我尚不喜他人对我有所粗言，他人也是同样的不喜别人对他发出粗语。那么，为甚么要对于他人起骂辱的粗语呢？因此之故，对于他人不行恶口之业，都如前说。又次，我尚不喜他人所作的绮语，他人也是同样的不喜别人对他之绮语。那么，为甚么对于他人要作绮语呢？因此之故，对于他人，则不施行绮语，都如前说。像如是的七种，名叫圣戒。」

其次，又对于佛，不坏净成就，对于法与僧之不坏净成就，圣戒成就，就名圣弟子四不坏净成就。自能于现前观察而能自记说：我对于地狱之缘已尽，对于畜生、

饿鬼之缘已尽，对于一切恶趣之缘已尽，已得须陀洹，已不会再堕入于恶趣法。决定正向于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极七返有），就能究竟苦边。

那时，鞞纽多罗聚落的婆罗门长者，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一〇四五、随类经：相习近法，如行十不善法的，都和行十不善法之人相习近。行十善法的人，都和行十善的人相习近。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相习近之法。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当会为你们阐说。甚么叫做相习近之法呢？所谓杀生者和杀生者相习近，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恚、邪见等人，各各都会随类而更相习近。喻如不净之物，乃和不净之物自相和合那样。像如是的，那杀生的和杀生的，……乃至邪见的，和邪见的自相习近。像如是，比丘！那些不杀生的，则和不杀生的相习近，……乃至正见的人，则和正见的人更相习近。喻如净物和净物，自相和合，由乳而生酪，由酪而生酥，由酥而生醍醐，醍醐则自相和合。像如是的，不杀生的和不杀生的更相习近，……乃至正见和正见更相习近，就名叫做比丘之相习近之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四六、蛇行经：本经叙述十不善业为蛇行法，会堕入地狱畜生之行，十善业则非蛇行法，为生人天之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蛇行法。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当会为你们阐说。甚么叫做蛇行法呢？所谓杀生恶行，手常血腥，……乃至十不善业迹，如前述之淳陀修多罗里广说过的。他当于那时，会为身蛇行、口蛇行、意蛇行。他像如是的身口意都行蛇行之后，就会在其应报的二趣当中，向各一一之趣而去。如地狱趣，如畜生趣是蛇行的众生，就是所谓蛇、鼠、猫、狸等，腹行的众生（如无脚的，以腹而行，四脚的则以伏地而行），这叫做蛇行法。

甚么叫做非蛇行法呢？所谓不杀生，……乃至正见，如前淳陀修多罗之十善业迹，广说过的，就名叫做非蛇行法。如身非蛇行、口非蛇行、意非蛇行的话，就会在于其应报的二趣，往生于各一一之趣。或天上，或人中，这名叫做非蛇行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四七、圆珠经：十不善业而堕恶趣，如圆珠掷着于空中，落地流转，不一定处。反之，像如意珠，落地则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恶业因、恶心因、恶见因。像如是的众生，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堕于恶趣泥犁（地狱）之中。譬如圆珠，掷着于空中，落地后会流转那样，不一处住（暂不停住于一处）。像如是的，由于恶业因、恶心因、恶见因，而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堕落于地狱之中，并没有固定的住处。

甚么叫做恶业呢？所谓杀生，……乃至绮语，都如上广说，就名叫做恶业。甚么叫做恶心呢？所谓贪心、恚心，都如上广说，就名叫做恶心。甚么叫做恶见呢？所谓邪颠倒，都如上广说，就名叫做恶见。这些均名恶业因、恶心因、恶见因，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转生于恶趣泥犁之中。假如为善业因、善心因、善见因的话，则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生于善趣——天上。

婆罗门！甚么叫做善业呢？所谓离杀生、不喜乐于杀生，……乃至不绮语，就名叫做善业。甚么叫做善心呢？所谓不贪、不恚，就名叫做善心。甚么叫做善见呢？所谓正见不颠倒，……乃至见不受后有，就名叫做善见。这些名叫善业因、心善因、见善因，其身坏命终之后，得生天上。譬如四方的摩尼珠（如意珠），掷着于空中，则随堕而随安。像如是的，会在于那三善因所在之处而受生，随处则安。」

佛说如是之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四八 圆珠经：十恶业会堕入地狱，如生人中，也会受其应报。反之则会受其善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杀生的人，多习多行的话，就会生在于地狱中。假若生在人中时，也必定会得短寿。如对于不与取（偷盗）多习多行的话，就会生于地狱中。如生在人中时，想得钱财，也是多难之事。对于如邪淫，多习多行的话，就会生于地狱中。假若生于人中时，则其所有的妻室，会被人所企图。如对于妄语，多习多行的话，就会生于地狱中。假若生于人中时，定会多被他人所讥论。如对于两舌，多习多行的话，就会生于地狱中。假若生于人中时，会被亲友乖离。如对于恶口，多习多行的话，就会生于地狱中。假若生于人中时，就会常闻丑声。如对于绮语，多习多行的话，就会生于地狱之中。假若生于人中时，其言都没有信用。

对于贪欲，如多习多行的话，就会生于地狱中。假若生在人中时，会增长其贪欲。对于瞋恚，多习多行的话，就会生于地狱之中。假若生在人中时，定会增长其瞋恚。对于邪见，而多习多行的话，就会生在于地狱之中，假若生在人中的话，定会增长其愚痴。

如果对于离开杀生，去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会得生于天上。假若生在人中时，必定会得长寿。如对于不偷盗，去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会得生天上。假若生在人中的话，则钱财会不丧失（不缺欠）。如对于不邪淫之行，去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会得生天上。假若生在人中的话，则妻室会循良。如对于不妄语，去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会生在于天上。假若生在人中的话，则不会被人讥论。如对于不两舌，去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会得生天上。假若生在人中的话，则亲友会很坚固。如对于不恶口，去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会生在于天上。假若生在人中的话，则会常闻妙音。如对于不绮语，去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会得生于天上。假若生在人中的话，则言见信用。

如对于不贪欲，去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会得生于天上。假若生在人中的话，就不会增长爱欲。如对于不瞋恚，去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会得生于天上。

假若生在人中的话，就不会增长瞋恚。如对于正见，去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会得生天上。假若生在人中的话，就不会增长愚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四九、三因经：本经叙述十不善业乃以贪恚痴为因，十善业乃以不贪、不恚、不痴为因而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杀生有三种。所谓从贪欲而生之故，从瞋恚而生之故，从愚痴而生之故。……乃至邪见，也有三种。如从贪而生，从恚而生，从痴而生。离杀生也有三种。由于不贪而生，不恚而生，不痴而生。……乃至离邪见也有三种。如由于不贪而生，不恚而生，不痴而生。」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五〇、出不出法经：本经叙述禁制十不善行，为之出法。不禁制而为十恶业，就是不出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所谓有出法（十善业）与出不出法（十恶业）。甚么叫做出法，出不出法呢？就是说：不杀生乃超出于杀生，……乃至正见，乃超出于邪见。」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五一、彼岸此岸经：本经叙述十不善业为此岸，十善业为彼岸。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一位名叫生闻的婆罗门，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而说：「瞿昙！所说的此岸、彼岸，到底甚么是此岸？甚么是彼岸呢？」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杀生的话，就是此岸。不杀生的话，就是彼岸。邪见就是所谓此岸，正见就是所谓彼岸。」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少有修善人 能度于彼岸 一切众生类 驱驰走此岸

于此正法律 观察法法相 此等度彼岸 摧伏死魔军

（难得有少数的人，能渡过彼岸。一切的众生类，都驱驰于此岸。）

（如果对于此法与律，能观察法之法相的话，则像这类的众生就能渡过于彼岸，而能摧伏死魔之军。）

那时，生闻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像如是的，异比丘所问、尊者阿难所问、佛问诸比丘等三经，也如上之说。

一〇五二、真实法经：本经叙述十不善业是恶法，十善业为真实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恶法，有真实之法。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当会为大家解说。甚么叫做恶法呢？所谓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恚、邪见，就名叫做恶法。甚么叫做真实法呢？所谓离杀生，……乃至正见，就名叫做真实之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五三、恶法经：自行不善业为恶法，又叫人作，更为恶法。自行善为真实法，又叫人行善为真实真实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恶法、恶恶法，有真实法、真实真实法。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当会为大家解说。甚么叫做恶法？所谓杀生，……乃至邪见，就名叫做恶法。甚么叫做恶恶法呢？所谓自己杀生，同时也教人而使人杀生，……乃至自起邪见，又将邪见教人叫人去行邪见，就名叫做恶恶法。甚么叫做真实法呢？所谓不杀生，……乃至正见，就名为真实法。甚么叫做真实真实法呢？所谓自己不杀生，也教人不杀生，乃至自行正见，又将正见教人，使人行正见，就名叫做真实真实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五四、善男子经：本经叙述行十不善业为不善男子，行十善业为善男子。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不善男子与善男子。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现在当会为大家解说。甚么叫做不善男子呢？所谓杀生者，……乃至邪见者，就名叫做不善男子。甚么叫做善男子呢？所谓不杀生，……乃至正见，就名叫做善男子。」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五五、十法经：行不善法为不善男子，更教人行，为不善男子中之不善男子。反之，为善男子，为善男子中之善男子。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不善男子和善男子中之不善男子。也有善男子和善男子中的善男子。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当会为你们解说。

甚么叫做不善男子呢？所谓杀生，……乃至邪见者，就名叫做不善男子。甚么叫做不善男子中之不善男子呢？所谓手自杀生，也教人而使人杀生，……乃至自行邪见，也教人使人行邪见，就名叫做不善男子中之不善男子。

甚么叫做善男子呢？所谓不杀生，……乃至正见者，就名为善男子。甚么叫做善男子中之善男子呢？所谓自己不杀生，也教人不杀生，……乃至自行正见，又将正见教人而使人行正见，就名叫做善男子中之善男子。』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五六、十法经：行十恶业，如铁錡钻水，死后必堕，行十善业如铁錡仰钻虚空，死后必升！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成就十法的话，就如拿铁錡去钻水一样，身坏命终后，就会堕下而入于恶趣泥梨（地狱）里。那十法呢？所谓杀生，……乃至邪见。假若成就十法的话，则譬如以铁錡仰钻虚空一样，身坏命终后，会上生天上。那十法呢？所谓不杀生，……乃至正见。」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五七、二十法经：如行自作与教他作之二十不善法必堕，反之，则必上升！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成就二十法的话，就如以铁錡去钻水一样，身坏命终后，会下生恶趣泥梨中。那二十法呢？所谓自手杀生，教人而使人杀生，……乃至自行邪见，又用邪见，教人而使人行邪见，就名叫做二十法成就。如用铁錡去钻水那样，身坏命终后，会下生于恶趣泥梨之中。

又有二十法成就 喻如以铁錡仰钻虚空那样，身坏命终后，必定会上生天上 那二十法呢？所谓不杀生，也教人不杀生，……乃至自行正见，又用正见去教人，使人行正见，就名叫做二十法成就。喻如用铁錡去仰钻虚空那样，身坏命终后，必定会上生天上。」

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五八、三十法经：本经叙述自作十不善业，也教他作，同时也赞叹的话，必堕地狱。反之即生天上。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三十法成就的话，就如以铁錡去钻水那样，身坏命终后，会下生于恶趣泥梨中。那三十法呢？所谓亲自以手杀生，教人而令其杀生，以及赞叹杀生，……乃至自行邪见，又用邪见教人，使其行邪见，同时又赞叹行邪见者，就名三十法。喻如以铁錡去钻水那样，身坏命终后，必定会上生于恶趣泥梨中。

又有三十法成就者，即如用铁錡去钻虚空那样，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上生天上。那三十法呢？所谓自不杀生，也教人不杀生，同时又常时赞叹不杀生的功德，……乃至自行正见，又用正见教人令行正见，又常赞叹正见的功德，就名叫做三十法成就。喻如用铁錡去钻虚空那样，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上生天上。」

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五九、四十法经：如自作十不善业、又教人作、又赞叹、又随喜的话必堕地狱，反之则生天上。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十法成就的话，就如用铁枪投入水中那样，身坏命终后，必定会上生于恶趣泥梨之中。那四十法呢？所谓用手亲自杀生，又教人而使人杀生，又赞叹杀生，又见人杀生则心会随之而欢喜，……乃至自行邪见，教人而使人行邪见，赞叹邪见，见人行邪见时，则心也会随之而欢喜，就名叫做四十法成就。喻如用铁枪投入于水那样，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上生于恶趣泥梨之中。

有四十法成就的话，即如用铁枪去钻虚空那样，身坏命终之后，会上生于天上。那四十法呢？所谓不杀生，也教人不杀，口常赞叹不杀的功德，见不杀的人，其心就会随之而欢喜，……乃至自行正见，教人而使人行正见，也常赞叹正见的功德，以及见人行正见即心会随之而欢喜，就名叫做四十法成就。喻如用铁枪去钻虚空那样，身坏命终后，必定会上生天上。」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六〇、法非法苦经：此经叙述十善业为正法，十不善业为非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非法，有正法。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大家解说。那些为非法呢？所谓杀生，……乃至邪见，就名叫做非法。那些为正法呢？所谓不杀生，……乃至正见，就名叫做正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六一、非律、圣律经：本经叙述十不善业是非律，十善业是正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非律，有正律。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解说。那些为非律呢？所谓杀生，乃至邪见，就名叫做非律。那些为正律呢？所谓不杀生，……乃至正见，就名叫做正律。」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非律、正律之经一样，像如是的非圣，以及圣，不善，以及善，非亲近、亲近，非善哉、善哉，黑法、白法，非义、正义，卑法、胜法，有罪法、无罪法，弃法、不弃法，等，一一之经，均如上说。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七完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八

一〇六二、善生经：本经叙述世尊赞叹善生比丘之外身端严，内心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尊者名叫善生，新剃须发，着袈裟衣，由于正信而为非家，而出家学道，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诸比丘们！当知！这位善生善男子，有二处的端严。第一为剃除须发，着袈裟衣，依正信而为非家，而出家学道。第二为尽诸有漏，无漏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寂静尽诸漏 比丘庄严好 离欲断诸结 涅槃不复生
持此最后身 摧伏魔怨敌

（寂静而尽诸有漏，这位比丘乃非常的庄严。他已离欲而断诸结缚，已证涅槃，不会再有生死。他持此最后之身，而摧伏诸魔的怨敌。）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六三、丑陋经：诸比丘轻慢一位外貌丑陋的比丘，佛赞那位比丘之德，使人休止轻侮之念。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其外表形貌，乃非常的丑陋，使人难看极了。因此，被诸比丘们之所轻慢。这位比丘，有一天来诣佛所。

那时，世尊彼四众围遶，遥见那位比丘之来到。世尊知道大众都起轻视之想，大众内心都更相说道：「那一位是甚么比丘呢？现在顺此路而来。其形貌是那么的丑陋，令人很难观视，是被人所轻慢讨厌的比丘！」

那时，世尊知道诸比丘们之内心所念之事，就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是否看见那位到这里来的比丘，其形状外表乃非常的丑陋，令人不堪一看，故会使人生起轻慢之心吗？」诸比丘们白佛说：「唯然！已见。」（是的！都看见那位丑陋的比丘，而觉得难以入目！）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不可对于那位比丘生起轻侮之想。为甚么呢？因为那位比丘已尽诸漏，所作已作，已离诸重担，断诸有结。以正智而心善解脱。诸比丘们！你们不可妄推他人，唯有如来有能力可以推度他人耳。」

那位比丘诣佛所后，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看见这位比丘，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吗？」比丘们白佛说：「唯然，已见。」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不可对于这位比丘生起轻慢之想才好。……乃至你们不可随便推量他人，唯有如来能知道他人耳。」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飞鸟及走兽 莫不畏师子 唯师子兽王 无有与等者
如是智慧人 虽小则为大 莫取其身相 而生轻慢心
何用巨大身 多肉而无慧 此贤胜智慧 则为上士夫
离欲断诸结 涅槃永不生 持此最后身 摧伏众魔军

（空中的飞鸟，以及地上的走兽，没有一类鸟兽不怖畏狮子的。唯有狮子为兽之王，是没有能和牠相匹敌的。）

（像如是的，如有智慧之人，则虽然是小，也是为大，故不可取其表面的身相，而生起轻慢心。为甚么须用巨大之身呢？大身唯有多一些肉，而没有智能。此贤胜的智慧，就是一上等的士夫！）

（离开欲贪，而断诸有结，而证得涅槃，则永远不会再有生死。持此最后之身，以摧伏众魔军！）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六四 提婆经：提婆达多受阿阇世王的供养，率有五百别众。佛告诫诸比丘，受利养之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提婆达多，得有利养之缘起。因为摩竭陀国王，阿阇世，毘提希夫人所生之子，每日都带领侍从五百乘之车，来讲提婆达多之处。每日都持五百釜之食，去供养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则将率五百名别众，去接受其供养。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在于早晨，着夜持钵，入王舍城去乞食，而听到提婆达多有如是之利养之生起之事，……乃至五百人别众都去接受其供养等事。大众乞食后，还精舍，举放衣钵，洗足等事都完毕，就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

白佛而说：「世尊！我们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王舍城去乞食，曾听到提婆达多有如是之利养之发生之事，乃至五百名别众，去接受其供养等事。」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不可称赞这位提婆达多所得的利养。为甚么呢？因为那位提婆达多别受人家之供养（指不乞食，坐收其利），则在今世为自坏，他世也为毁坏的。喻如芭蕉、竹、芦那样，一旦生果，就会死亡，来年也是同样的毁坏。提婆达多也是这样，现在受人特别的供养，则今世就已毁坏自己，他世也同样的唯有毁坏。喻如馱驴（似骡而小，雌骡和雄马所生），一旦受胎，必定会死那样，提婆达多也是如是。由于受诸利养，而毁坏今世，也毁坏他世。那位愚痴的提婆达多，随着几时而接受人的利养，当会得到长夜不饶益之苦。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如是而学：我假设会有利养之生起，也不可去染着！」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芭蕉生果死 竹芦实亦然 馱驴坐妊死 士以贪自丧

常行非义行 多知不免愚 善法日损减 茎枯根亦伤

（喻如芭蕉，一旦生果，就会死。竹、芦等物也是同样的。馱驴一旦坐于妊，就会死，士夫则以贪而自丧。）

（如常行非义之行的话，就会多多的知道不能免除为一愚痴的人。这样，则善法会日日损减，茎会枯，根也会伤！）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六五、手经：本经叙述释子之手比丘命终后，会堕入地狱，因为成就贪瞋痴之故。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曾听到手比丘（别译杂阿含为象首比丘），释氏之子，在舍卫国命终。大众听后，入舍卫城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等事都完毕，就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白佛而说：「世尊！今天早晨，众多的比丘，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时，听闻释氏之子手比丘，在于舍卫城命终。到底如何呢？世尊！手比丘命终后，当会生于何处呢？会受转为甚么生？后世会如何呢？」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这位手比丘，因为成就三不善法之故，在他命终之后，当生于恶趣之泥犁中。那三不善法呢？所谓贪欲、瞋恚、愚痴是。此三不善法，结缚他的心之故，释种之子的手比丘，会生于恶趣泥犁之中。」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贪欲瞋恚痴 结缚士夫心 内发还自伤 犹如竹芦实

无贪恚痴心 是说为黠慧 内发不自伤 是名为胜出

是故当离贪 瞋恚痴冥心 比丘智慧明 苦尽般涅槃

（贪欲、瞋恚、愚痴，会结缚士夫之心。由内心而发，还会自伤害，犹如竹、芦之实那样〔成熟，而内空〕。）

（如果没有贪欲、瞋恚、愚痴之心的话，就说为是黠慧。虽然也是由于内心而发，可是并不会伤害自己，这名叫做胜出土。）

（因此之故，应当要离开贪欲、瞋恚、愚痴的冥心。比丘之智慧光明，而尽苦的话，就会证入于涅槃。）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六六、难陀经：本经叙述难陀比丘和手比丘同样的由于贪恚痴而会堕落于地狱，是简说。

如手比丘之经那样，难陀修多罗（经），也像如是之述说。

一〇六七、难陀经：佛姨母之子，难陀尊者，初好着美衣，好作戏嬉、调笑，被佛教诫，教他修阿兰若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难陀，本是佛陀的姨母之子，出家后，喜爱穿美丽之衣，是经过捣冶染色而有光泽之衣，手里执持的都是好的钵，也好作嬉戏调笑的动作。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白佛而说：「世尊！尊者难陀，是佛的姨母之子，都喜爱穿好衣，都经过捣冶而发出光泽的衣。手里所执持的为—美好之钵。也爱好嬉戏调笑的行动。」

那时，世尊乃告诉一位比丘而说：「你到难陀比丘之处，去对他说：『难陀！大师有话要对你说：』这时那位比丘受世尊之教令，就到难陀之处，去对他说：『难陀！世尊有话要对你说。』」难陀听后，就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在一边。

佛陀告诉难陀说：「你实在喜爱穿好衣，经过捣冶而有光泽之衣，而又爱好嬉戏调笑的行动吗？」难陀白佛说：「实在的，世尊！」

佛陀告诉难陀说：「你身为佛的姨母之子，为贵姓出家的，不应该穿着好的衣服，经过捣冶而使其光泽之衣。也不可执持美好的钵，与爱好作那些嬉戏调笑的行动。你应该要作此念：『我是佛的姨母之子，为贵姓出家。应该要住于阿练若（住寂静之林中），要行乞食，要穿着粪扫衣，要常处于山泽，不回顾五欲。』」（住阿练若，行乞食，穿粪扫衣等，各为十二头陀法之一）。

那时，难陀受佛的教诫后，就修习阿练若之行，也行乞食，以及穿着粪扫衣，也常赞叹着粪扫衣的人，而乐住于山泽，不回顾五欲。

那时，世尊即说偈说：

难陀何见汝 修习阿兰若 家家行乞食 身着粪扫衣

乐处于山泽 不顾于五欲

（难陀啊！我怎么能看见你在修习阿兰若之行呢？真是难得之事！你能每天都挨家挨户的行乞食，身上穿着的是粪扫衣，又喜乐住于山泽寂静处，并不回顾世上的五欲！）

佛说此经后，尊者难陀，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六八、低沙经：低沙尊者自以为是世尊的表弟，故不修恭敬，也不听人谏止。经佛一一教诫而修恭敬畏惧。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低沙，曾自念而说：『我是世尊的阿姑之子，和世尊为表兄弟，故

不修恭敬，无所顾录，也无所畏惧的必要，更不堪人家之谏止』。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白佛而说：「世尊！尊者低沙，曾自念他为世尊的阿姑之子，为表兄弟之故，不修恭敬，无所顾录，也不畏惧、不堪谏止。」

那时，世尊对一位比丘说：「你到低沙比丘之处，对他说：『低沙！大师有话跟你说！』」那时，那位比丘受世尊之教令，就到低沙比丘之处，对他而说：「世尊叫你！」低沙比丘就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在一边。

佛陀告诉低沙说：「你实在作过此念：『我是世尊的姑表兄弟，因此，不修恭敬、无所顾录、亦不畏惧，不堪忍人家之谏止之语吗？』」低沙白佛说：「实在的，世尊！」

佛陀告诉低沙说：「你不应该这样的！你应该要作此言：『我是世尊的阿姑之子，为世尊的表兄弟之故，应该要修恭敬畏惧，应堪忍谏止才对。』」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善哉汝低沙 离瞋恚为善 莫生瞋恚心 瞋恚者非善

若能离瞋慢 修行软下心 然后于我所 修行于梵行

（善哉！低沙你！应该要离开瞋恚为善。千万不可生瞋恚之心，因为瞋恚并不是善。如果欲想离开瞋恚我慢的话，就修行软下之心，然后在我所，来修持梵行。）

佛说此经后，低沙比丘，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〇六九、毘舍佉经：本经叙述毘舍佉尊者为诸比丘说法。佛陀曾赞叹其善于说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尊者，名叫毘舍佉般阇梨子，曾集大众于供养堂，为众多的比丘们说法。他的言辞满足，妙音清彻，句味辩正，随着智慧而说，使听闻的人很喜乐于闻，以无所依之说，而显现深义，使诸比丘们，都能倾专精神而听。

那时，世尊正在进入白昼的正受（禅定），而用净天耳胜过于人耳，而听其说法之声。就从三昧出定，往诣讲堂，在于大众之前坐下来。然后告诉毘舍佉般阇梨子而说：「善哉！善哉！毘舍佉！你善能为诸比丘们，在此供养堂，为众多的比丘们说法，言辞满足，……乃至显现深义，使诸比丘们能专精而敬重，一心乐听。你应该要数数（常常）为诸比丘们说如是之法，使诸比丘能专精敬重，一心乐听，当会得到长夜都以义而饶益，而安隐乐住。」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若不说法者 愚智杂难分 此愚此智慧 无由自显现

善说清凉法 因说智乃彰 说法为明照 光显大仙幢

善说为仙幢 法为罗汉幢

（如果不说法的话，愚痴与智慧都混杂而难以分别。这样，则此为愚痴，此为智慧，就没有因由可以自予显现的了。如善能演说清凉法的话，就会因为其说而智慧会彰显出来。说法就是光明普照，就会光显大仙之幢！善说为之仙幢，法就是罗汉之幢！）

佛说此经后，尊者毘舍佉般阇梨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而去。

一〇七〇、年少经：一少年比丘不欲协助作衣。诸比丘禀佛。佛说他已得四禅，正向于心解脱涅槃，故暂不可打扰他。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集聚在于供养堂，都共同在缝衣。那时，有一位年轻的比丘，出家不久，初入于法与律，而不欲营助诸比丘们之缝衣的工作。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诣世尊之处，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白佛而说：「世尊！这时，有众多的比丘集聚在供养堂，都是为了缝衣之故。然而有一位年轻的比丘，出家未久，始入于法与律，不欲营助诸比丘们作衣。」

那时，世尊问那位比丘说：「你实在不欲营助诸比丘们作衣吗？」那位比丘白佛说：「世尊！我乃随我所能，当会协力营助。」

那时，世尊知道那位比丘之内心正在念些甚么？因此，而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不可和这位年轻的比丘讲话，为甚么呢？因为这位比丘已得四增心之法（四增上心之四禅。也就是其心已远离一切烦恼及恶法，而进入于四禅），正受现法安乐住，已不勤而自然的证得。如说他的本心的所为，就是剃除须发，着袈裟衣，出家学道，增进修学，现法自知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非下劣方便 薄德少智慧 正向于涅槃 免脱烦恼锁
此贤年少者 速得上士处 离欲心解脱 涅槃不复生
持此最后身 摧伏众魔军

（这位比丘并不是下劣方便，并不是薄德少智慧的人。他乃正向于涅槃的道上，免除而解脱那些烦恼的伽锁。）

（这位年轻而贤明的比丘，已经速得上士的境界。是离欲，本心在于心解脱涅槃，不免再生于此世间。他可能会持此最后之身，去摧伏众魔军，故暂时不可以去打扰他。）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七一、长老经：名叫上座的比丘，独住于一处，亦常赞住一处之好。佛说只是一住者，故另开示胜妙的一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名叫上座，独住于一处，也常常赞叹独一住之优胜。同时，都独行去乞食，食后，就独还，而独坐禅思。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白佛而说：「世尊！有一位尊者，名叫上座，都喜乐一人独处，也常常赞叹独一住者。同时也独入聚落去乞食，乞食后就独出聚落。还至于住处，然后独坐禅思。」

那时，世尊对一位比丘说：「你到那位上座比丘之处，对上座比丘说：『大师有话对你说！』那位比丘受佛教令后，就到上座比丘之处，传佛之言而说：「尊者！大师有话要对你说！」那时，上座比丘实时奉命，而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告诉上座比丘说：「你实在独一静处，赞叹独处者，独行乞食，独出聚落，独坐禅思吗？」上座比丘白佛说：「实在的，世尊！」

佛陀告诉上座比丘说：「你为甚么要独住于一静处，赞叹独住者，独行乞食，独还住处，独坐禅思呢？」上座比丘白佛说：「我唯独一静处，赞叹独住者，也独出乞食，独行聚落，独坐禅思耳。」

佛陀告诉上座比丘说：「你这种修学，叫做『一住者』。我并不是说它不是一住。然而更有一种叫做『胜妙的一住』。甚么叫做胜妙的一住呢？所谓比丘，对于前者（过去）的一切，都已枯干（舍弃），后者灭尽（未来也灭尽而舍弃），中无贪喜（现在并没有贪欲忧喜），就是一位婆罗门（通指学道者），其心已不犹豫，已舍弃忧悔，离诸有爱，群聚使断（一切烦恼都断灭），就名叫做一住，是没有那一种胜住能够超过于此者！」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悉映于一切 悉知诸世间 不着一切法 悉离一切爱
如是乐住者 我说为一住

（悉能映照一切，悉能知道诸世间的一切，而不着于一切之法，而悉能离开一切的爱念。像如是而乐住的话，我就说他为一住（真正胜妙的一住者）。

佛说此经后，尊者上座，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〇七二、僧迦蓝经：僧迦蓝尊者，其出家前之妻，抱子至其房前，然而他乃寂然不动。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尊者名叫僧迦蓝，曾在于拘萨罗的人间游行，而到了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来。那位僧迦蓝比丘，有『本二』（昔日之第二者，也就是出家前之妻一伴侣），住在于舍卫国中。她听人说僧迦蓝比丘在于拘萨罗国的人间游行，而现在到了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来。她听此消息后，就穿着好衣服，庄严的华璎，抱其孩儿，来诣祇洹精舍，而至于僧迦蓝比丘的寮房前。

那时，尊者僧迦蓝，走出寮房，在露地经行。那时，他的本二（妻息），来到其前，作此言而说：「此儿幼小，你就舍弃他于不顾，谁当养活他呢？」那时，僧迦蓝比丘，并不和她共语，像如是的经过三遍，也不和她共语。

那时，他的本二，又作此言：「我再三的告诉你，你都不理会我，不见你的顾视，我现在将此孩儿放在这里！」说完后，就要顺着经行的道头而去，而又说：「沙门！这是你的孩子，你自己应养活他，我现在把他舍去了。」

这时，尊者僧迦蓝，仍然不顾视其子。他的本二，看此情形后就又发言而说：「这位沙门现在对于此儿都不顾视，他必定能证得仙人难得之处。善哉！沙门！必得解脱。」她的情愿既不能完遂，就三声无奈的抱子而去！

那时，世尊，正在入于昼时的正受，曾用天耳过人之耳，听闻尊者僧迦蓝之本二所说的一切，就说偈而说：

来者不欢喜 去亦不忧感 于世间和合 解脱不染着
我说彼比丘 为真婆罗门 来者不欢喜 去亦不忧感
不染亦无忧 二心俱寂静 我说是比丘 是真婆罗门

（看见亲人之来，也不会被动而欢喜。看见其将去，也不会忧戚。已由于世间的和合而解脱，而不会再染着。我说这位比丘，为真实的婆罗门〔通指修道者〕。）

(看见亲人之来，既不会被动而欢喜，则离去时，也不会觉得忧戚。不染着，也无忧虑，对于此二心都已寂静。我说这位比丘，是真正的婆罗门！)

佛说此经后，尊者僧迦蓝，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〇七三、阿难经：本经叙述有不能逆风而熏之香，有顺风、逆风、顺逆均能熏之香。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阿难，曾在独一静处，而作如是之思惟：「有三种香会顺风而熏，但却不能逆风而熏。那三种呢？所谓根香、茎香、华香是也。或者又有一种香，会顺风而熏，也会逆风而熏，也会在顺风逆风均会熏的？」他作此念后，在于晡时（申时），从禅觉来，即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我在于独一静处，曾作如是之思惟：『有三种香，能顺风而熏，但却不能逆风而熏。那三种呢？所谓根香、茎香、华香是。』然而我又这样的想：『或者又有一种香，能顺风而熏，也会逆风而熏，同时不管是顺风，或逆风，都能熏？』」

佛陀告诉阿难说：「如是！如是！有三种香，顺风而熏，不能逆风而熏。所谓根香、茎香、华香。阿难！也有一种香，顺风也能熏，逆风也能熏，顺风逆风都能熏的。阿难！顺风而熏、逆风而熏、顺风逆风都能熏的是甚么呢？阿难！有善男子，或善女人，在其所住的城邑、聚落，成就真实之法，如尽形寿都不杀生，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像如是的善男子、善女人，会被入方上下之人，尊崇为善士夫，没有不称叹而说：『某方某聚落的善男子、善女人，乃持戒清净，成就真实之法，尽形寿不杀生，……乃至不饮酒。』阿难！这就是名叫有一种香，顺风也能熏，逆风也能熏，顺风逆风都能熏。」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非根茎华香	能逆风而熏	唯有善士女	持戒清净香
逆顺满诸方	无不普闻知	多迦罗栴檀	优钵罗末利
如是比诸香	戒香最为上	栴檀等诸香	所熏少分限
唯有戒德香	流熏上升天	斯等净戒香	不放逸正受
正智等解脱	魔道莫能入	是名安隐道	是道则清净
正向妙禅定	断诸魔结缚		

(根、茎、华之香，并不能逆风而熏。唯有善士，或信女之持戒的清净之香，能够在于逆风、顺风充满于诸方，没有不普闻而知的！)

(那些多迦罗〔甘松、格香〕、栴檀〔檀香〕、优钵罗〔青莲华〕、末利〔鬘花、素馨花的一种〕，像如是等极香之物，假如比较起来，则戒香为最上之香！)

(栴檀等诸香，所熏的范围限于少部分的地方，唯有戒德之香，乃能流熏而上升于天上。这些净戒之香，乃以不放逸而正受，以正智，而等解脱，是魔道所不能侵入的。这名叫做安隐之道，此道即是清净。乃正向于妙禅定，而断诸魔之结缚。)

佛说此经后，尊者阿难，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〇七四、结发经：瓶沙王至佛所，见佛及郁鞞罗迦叶，疑二位不知何者为师？佛知其心，就叫迦叶述舍事火而事佛的经过。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竭提国的人间游行，和一千名比丘俱在。

这些比丘从前均为鬘发（系发于顶的外道）的出家人，现在均已得证阿罗汉果，诸漏都已尽，所作也已作，已舍诸重担，尽诸有结，以正智而善解脱的人。他们和佛陀都到善建立（人名）的支提（坟墓、塔庙、纪念塔）的杖林（王舍城外，林苑名）中住下来。

摩竭提王瓶沙（频婆沙罗王），听闻世尊在摩竭提国的人间游行，而到了善建立的支提之杖林里面止住下来的消息后，就和诸小王以及群臣之翼从，车辆一万二千，乘马一万八千，无数的步逐之众，以及摩竭提国的婆罗门长者，都闻风声跟从而来。

大王们出王舍城外，欲往诣世尊之处，去恭敬供养。到了道口时，就下车步进，及至内门时，就除去了五饰，脱冠却盖，除扇，去掉剑刀，脱下革履。到了佛前，整一整衣服，偏露右肩，向佛行礼，右遶三匝，自称自己的姓名，而白佛说：「世尊！我是摩竭提王瓶沙。」

佛陀告诉瓶沙王说：「如是，大王！你是瓶沙，可就这里坐下，随其所安吧！」那时，瓶沙王重新礼拜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其它诸小王、大臣、婆罗门、居士，都来礼佛双足，然后都依次第而坐。

那时，郁鞞罗迦叶（优楼频螺迦叶，先事火，后和二位兄弟率领千名徒众来皈依佛），也在座中。这时，摩竭提的婆罗门、长者们，都作此念：「到底是大沙门跟从郁鞞罗迦叶修梵行呢？或者是郁鞞罗迦叶在大沙门之处修学梵行呢？」

那时，世尊知道摩竭提的婆罗门长者们之心内所念之事，就说偈而问迦叶说：

郁鞞罗迦叶 于此见何利 弃汝先所奉 事火等众事
今可说其义 舍事火之由

（郁鞞罗迦叶！你在此看到甚么利益呢？为甚么你会弃舍你先前所修奉的事火等众事呢？你现在可以解说其义了，可以将舍弃事火之缘由讲出来了。）

郁鞞罗迦叶乃说偈白佛而说：

钱财等滋味 女色五欲果 观察未来受 斯皆大垢秽
是故悉弃舍 先诸奉火事

（将钱财等滋味，以及女色等五欲之果，来观察未来之受时，这些统统都是大垢秽之物。因此之故，统统把它舍弃——先前所奉火之诸事！）

那时，世尊，又说偈而问说：

汝不着世间 钱财五色味 复何舍天人 迦叶随义说

（你已不染着于世间的钱财，以及五欲女色等滋味，但是又为甚么要舍弃天人的果报呢？迦叶！你就随着个中的真义解说吧！）

迦叶又用偈回答世尊而说：

见道离有余 寂灭无余迹 无所有不着 无异趣异道
是故悉弃舍 先修奉火事 大会等受持 奉事于水火
愚痴没于中 志求解脱道 盲无智慧目 向生老病死
不见于正路 永离生死道 今始因世尊 得见无为道
大龙所说力 得度于彼岸 牟尼广济度 安慰无量众
今始知瞿昙 真谛超出者

（见道而离开有余之法，寂灭而无余迹，无所有而不会再有甚么执着，没有其它的异趣，也没有其它的异道。因此之故，才会将先前所修习的奉火之事，统统予以舍弃！）

（受持祭祀大会等，以及奉事于水火等法，都没在于愚痴里面，却以为是志求

解脱之道。)

(如盲人那样，并没有智慧的眼目，唯向生老病死之路迈进，并不见得一条正路可以永离生死之道。现在由于世尊，始能得见无为之道。)

(以大龙〔佛陀〕所说之力，可以得度于彼岸。牟尼〔寂静·佛陀〕广解济度，而安慰无量的众生。现在始知道，瞿昙乃为一真谛的超出者！)

佛陀又说偈赞叹迦叶而说：

善哉汝迦叶 先非恶思量 次第分别求 遂至于胜处

(善哉！你这位迦叶！一开始你就不会起恶思量的了。你能依次第分别详细的追求真理，因此，而能遂至于胜处！)

「迦叶啊！你现在应该要安慰你的徒众之心了！」

那时，郁鞞罗迦叶即进入正受（禅定），用神足力（神通力）向于东方，上升于虚空，作四种的神变，而在空中行、住、坐、卧。然后入于火三昧，而举身洞然明澈，而显现青、黄、赤、白、颇梨、红等之透明之色。

由身上出水，而又由身下出火来还烧其身，然后又由身上出水，以灌其身。或者由身上出火，以烧其身，而又由身下出水，以灌其身。像如是的种种变现神通完毕后，即稽首佛足，白佛而说：「世尊！佛陀您是我的师父，我是您的弟子！」

佛陀告诉迦叶说：「我是你师，你是弟子，大家都知道了。你现在可以随你所安，回到你的座位去坐下吧！」

这时，郁鞞罗迦叶，就回复其故座。

那时，摩竭提的婆罗门、长者们，都作此念：「郁鞞罗迦叶，必定就是在于大沙门之处，修行梵行。」

佛说此经后，摩竭提王瓶沙，以及诸婆罗门长者们，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〇七五、陀骠经：陀骠摩罗子，曾司僧团之食，因三次粗食给慈地比丘，致比丘联合其妹谋毁陀骠，佛知而为说解。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名叫陀骠摩罗子（实力子），故居在于王舍城。他出家后，典知众僧（司厨，典座，主事僧团之饮食），不管是饮食，或床座，都随着次第而差请，不使有超越次序。

那时，有一位名叫慈地的比丘，濒临超过三次，都得粗的食物。食时非常的辛苦，而作此念：「怪哉！大苦！陀骠摩罗子比丘，有情之故（有心·故意），用粗食来恼害我，使我食时都觉得非常的苦恼，我当如何报复，使他不饶益之事？」那时，慈地比丘有一位姊妹比丘尼，名叫蜜多罗，住在于王舍城王园比丘尼众之中。蜜多罗比丘尼来诣慈地比丘处，稽首礼足，退住在一边。慈地比丘不顾眄（不回顾），不和她说话。蜜多罗比丘尼就对慈地比丘说：「阿梨（轨范师）！为甚么缘故不见您的顾眄，不和我说话呢？」慈地比丘说：「陀骠摩罗子比丘，数次用粗食来恼我，使我食时极苦，你又弃我（不关心我）。」比丘尼说：「那么，应怎样呢？」

慈地比丘说：「你可到世尊之处。白佛说：『世尊！陀骠摩罗子比丘，乃非法不类，和我作非梵行波罗夷罪（驱摈罪，最重之罪）。』我当会作证而说：『如是，世尊！如我的妹妹所说的。』」比丘尼说：「阿梨！我当怎样能在修习梵行的比丘之处，用波罗夷罪去诽谤他呢？」慈地比丘说：「你如果不如是去做的话，我就要和你断绝，

不再往来谈话、共相瞻视等事（以后不理睬她）。」这时，比丘尼作须臾的默念，然后作此言而说：「阿梨！您要我这样做，我就听从你的教言好了！」慈地比丘说：「你暂且等待我先到世尊之处，然后，你就随着而来好了。」

那时，慈地比丘即往佛所，稽首而礼世尊之足，然后退住在一边。蜜多罗比丘尼即随后而至，也稽首佛足，同样的退住在一边。她白佛而说：「世尊！为甚么出有这不善不类的陀骠摩罗子呢？他在我处，作非梵行波罗夷罪。」慈地比丘又白佛说：「如妹所说的，我已先予知道。」那时，陀骠摩罗子比丘，也在那些大众当中。

那时，世尊告诉陀骠摩罗子比丘说：「你听到此语吗？」陀骠摩罗子比丘说：「已听到了，世尊！」

佛陀告诉陀骠摩罗子比丘说：「你今觉得怎样？」陀骠摩罗子白佛说：「如世尊您所知的，如善逝您所知的。」

佛陀告诉陀骠摩罗子说：「你说如世尊所知。现在不是和合时宜（时间不对）。你现在如果能忆念，就说忆念，不能忆念，就说不能忆念才对。」陀骠摩罗子说：「我自己不能忆念是否有这回事。」

那时，尊者罗候罗，住在于佛后，正在执扇扇佛，他白佛而说：「世尊！说人家不善不类，乃是这位比丘尼所说的，她说：『尊者陀骠摩罗子，共我作非梵行。』」慈地比丘即作证而说：「如是，世尊！我先已知，如妹所说的。」

佛陀告诉罗候罗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意回答我。如果蜜多罗比丘尼来向我说：『世尊！不善不类的罗候罗！他共我作非梵行波罗夷罪。』」慈地比丘又白我说：「如是，世尊！如妹所说，我先亦知」的话，你将如何呢？」罗候罗白佛说：「世尊！我如果能忆念的话，当会说能忆念。假如不能忆念的话，当会说不能忆念。」

佛陀说：「罗候罗！愚痴人啊！连你尚且得作此语，陀骠摩罗子乃为一清净的比丘，怎么不会得作如是之语呢？」

那时，世尊就告诉比丘们说：「对于陀骠摩罗子比丘，当作忆念（是否作过）。蜜多罗比丘尼，当以自言之故，为作灭损。慈地比丘僧，当用极善之言，去呵谏，去教诫他而说：『你是怎样看见此事的呢？在甚么地方看见的呢？你为甚么会到那个地方去看见他们之事呢？』」世尊作此教语后，就从座而起，然后入室内去坐禅。

那时，诸比丘们，则对于陀骠摩罗子比丘作忆念的羯磨，对于蜜多罗比丘尼，则与她自言之灭摈，对于慈地比丘，则极善呵谏教诫而说：「你是怎样的看见此事？在甚么地方看见的？为甚么会到那个地方去看见？」

像如是的呵谏时，他就作此言而说：「那位陀骠摩罗子，并不作过非梵行，并不犯波罗夷罪。然而陀骠摩罗子比丘，乃以三次都用粗恶之食恐怖与我，使我食时非常的辛苦。因此，我对于陀骠摩罗子比丘，乃生爱恚痴怖之故，而作此言的。然而陀骠摩罗子比丘，乃为清净而不犯罪！」

那时，世尊在于晡时（申时），从禅定中觉醒，到了大众之前，敷座而坐。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我们对于陀骠摩罗子比丘，持其所忆念，并无作过。对于蜜多罗比丘尼，与其自言之故而灭摈她，对于慈地比丘，则极善呵谏，……乃至他说：『陀骠摩罗子，乃清净无罪。』」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为甚么这样的愚痴？由于饮食之故，明知而故意犯妄语呢？」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若能舍一法 知而故妄语 不计于后世 无恶而不为
宁食热铁丸 如炽然炭火 不以犯禁戒 而食僧信施

（假若能舍弃一法，明知而故意去作妄语，不考虑到后世之事，而无恶不作哩！）

（宁可吞食热铁之丸，有如炽燃的炭火，也不可以犯禁戒，而食人家信施给僧团之物。）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七六、陀骠经：陀骠摩罗子请佛允其自入涅槃。在佛前升上空中，自烧其身，而入于无余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尊者陀骠摩罗子，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在一边，白佛说：「世尊！我愿在于佛前取般涅槃。」世尊默然不答。像如是的启请三次后，佛陀乃告诉陀骠摩罗子说：「此为有为之诸行，故其法应该要如是！」（也就是许允其即作。）

那时，尊者陀骠摩罗子，就在于佛前，进入于三昧。然后，如他之正受，而向于东方，升上而行至虚空。在那里显现四威仪一行往坐卧，而入于火三昧。由身下出火，使其举身都洞然，光焰遍布于四方。为青黄亦白、颇梨，以及红色等的光色。其次，又由身下出火，去还烧其身，而由身上出水，以洒其身。或者由身上出火，下烧其身，再由身下出水，而向上去洒其身。

最后，则周向于十方，现种种之神化后，就在于空中，从内身出火，还自焚烧其身，取无余的涅槃，身与心，都灭尽，也是如是！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譬如烧铁丸 其焰洞炽然 热势渐息灭 莫知其所皈
如是等解脱 度烦恼淤泥 诸流永已断 莫知其所之
逮得不动迹 入无余涅槃

（喻如燃烧的铁丸，其光焰虽洞而炽燃，但是热势已渐渐的熄灭，终究火烧不知皈于何处？）

（像如是等解脱，而度脱烦恼的淤泥。如烦恼的流水，已永远断灭，不知其所皈之处。像这样的已逮得不动之迹，而进入于无余涅槃！）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七七、贼经：佛陀经过陀婆阁梨迦林中时，有人告以前有贼，佛仍直前，去说服贼徒出家。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央瞿多罗国的人间游行。

佛陀经过陀婆阁梨迦林中，遇有牧牛者、牧羊者、采柴草者，以及其余的种种工作的人。他们看见世尊正在路中步行，看见后，都仰白佛陀说：「世尊！不可从此道过去！因为前面有央瞿利摩罗（指鬘）贼，非常的恐怖人！」

佛陀告诉众人说「我不畏惧！」作此语后，就从道而去。他们虽然再三的警告世尊，世尊仍然向前而去。佛陀遥见央瞿利摩罗手里拿着刀楯，跑向于这一边来。世尊乃以神力，现身徐行，使鸯瞿摩罗，虽然驶走，然而却不及于世尊处。走跑到了极疲乏后，在遥远处，向世尊说：「住！住（停下来！停下来！）不可以去！（往那里逃？）

世尊和他并行，而回答说：「我常住耳，你自不住！」（我乃常停下来的，是你自己不停下来耳）。

那时，鸯瞿利摩罗，即说偈而说：

沙门尚驶行 而言我常住 我今疲倦住 说言汝不住

沙门说云何 我住汝不住

（沙门还在疾走驶行，而说他乃常停而住。我现在已跑得疲倦不堪，而停住下来，然而沙门却说我自己不停住下来耳。沙门到底是在说甚么？说甚么我住〔指佛〕你〔指央瞿利〕不住呢？）

那时，世尊以偈回答而说：

央瞿利摩罗 我说常住者 于一切众生 谓息于刀杖

汝恐怖众生 恶业不休息 我于一切虫 止息于刀杖

汝于一切虫 常逼迫恐怖 造作凶恶业 终无休息时

我于一切神 止息于刀杖 汝于一切神 长夜苦逼迫

造作黑恶业 于今不止息 我住于息法 一切不放逸

汝不见四谛 故不息放逸

（央瞿利摩罗！我说我乃常住，其义就是说：我对于一切众生，所谓已止息而不动刀杖。然而你却常恐怖众生，不休止其伤人的恶业。我对于一切虫〔众生〕，都已止息刀杖，而你却对于一切虫〔众生〕，常常逼迫恐怖，造作种种凶害的恶业，终究都没有休息之时。）

（我对于一切神祇，早已止息用刀杖去相向，然而你却对于一切神，长夜都在以苦恼相逼迫，而造作诸黑的恶业，到了现在还不知休止！）

（我已住于息灭之法，一切都不放逸。你乃不能彻见四谛之故，不能休息放逸！）

央瞿利摩罗也说偈白佛说：

久乃见牟尼 故随路而逐 今闻真妙说 当舍久远恶

作如是说已 即放舍刀楯 投身世尊足 愿听我出家

佛以慈悲心 大仙多哀愍 告比丘善来 出家受具足

（在此树林里，久久乃得见您这位牟尼〔寂静〕，因此之故，随路而逐在您的后面。现在听闻您的真妙之说，当会舍弃久远以来的恶业。央瞿利说此语后，就放弃他所执拿的刀楯等凶器，而投身在于世尊的双足。他向佛说：「愿世尊听许我之出家！」佛陀就以慈悲心，也就是大仙〔佛陀〕乃多哀愍众生之故，告诉他而说：「比丘！善来！出家受具足戒吧！」）

那时，央瞿利摩罗出家后，就独住于一静处，专精思惟其所以：一位族性子剃除须发，穿着袈裟衣，乃由于正信，而为非家之出家去学道，而增修梵行，而至于在现法当中自知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这时，央瞿利摩罗，已得阿罗汉果，觉悟到解脱之喜乐，就说偈而说：

本受不害名 而中多杀害 今得见谛名 永离于伤杀

身行不杀害 口意俱亦然 当知真不杀 不迫于众生

洗手常血色 名央瞿摩罗 浚流之所漂 三皈制令息

皈依三宝已 出家得具足 成就于三明 佛教作已作

调牛以捶杖 伏象以铁钩 不以刀捶杖 正度调天人

利刀以水石 直箭以熅火 治材以斧斤 自调以黠慧

人前行放逸 随后能自敛 走则照世间 如云解月现

人前放逸行 随后能自敛 于世恩爱流 正念而超出

少壮年出家 精勤修佛教 是则照世间 如云解月现

少壮年出家 精勤修佛教 于世恩爱流 正念以超出

若度诸恶业 正善能令灭 是则照世间 如云解月现
人前造恶业 正善能令灭 于世恩爱流 正念能超出
我已作恶业 必向于恶趣 已受于恶报 宿债食已食
若彼我怨憎 闻此正法者 得清净法眼 于我修行忍
不复兴斗讼 蒙佛恩力故 我怨行忍辱 亦常赞叹忍
随时闻正法 闻已随修行

（我本来受不害之名，而于中途多起杀害他人。现在得见真谛之名，故能永离于伤害之业。我今身行不杀害，口业与意业，都一样的不杀害人。当知！真正的不杀生，乃在于不迫害众生！）

（从前我每洗手时，都常被血色所染，而名叫央瞿摩罗〔指鬘。以人手之指结而为鬘〕。都被浚流之所漂流。然而由于三皈依后，已制御而令其止息了！皈依三宝后，出家而得受具足戒，而成就三明，佛陀教令应作的，都已作完。）

（欲调御牛，须用捶杖，想调伏大象，则须用铁钩。然而却不能捶杖去正度调天人。要磨利刀剑时，须用水石，欲正直箭时，须用温火，料治木材时，必须用斧斤，欲自调伏，就得靠黠慧。）

（人在从前，虽行放逸，然而随后却能自我收剑，这样则能照见世间，有如黑云之拨开，月亮顿时出现一样。人之先前，虽为放逸之行，但是随后却能自收敛，对于世间的恩爱之流，能够以正念而超出。少壮之年出家而精勤，而修学佛教的话，这就是能光照世间，如云已开解，月亮已现显一样。）

（少壮之年去出家，去精勤修学佛教，对于世间的恩爱之流，以正念而超出，而度脱诸恶业，而能以正善而使其消灭的话，这就是光照世间，如云解月现一样。）

（人于从前虽造诸恶业，而能以正善使其消灭。对于世间的恩爱之流，以正念而能得超出的话，则我已作过的诸恶业，本来必向于恶趣的，而今却已受其应的恶报一样，宿债之应吞食消灭的，都已吞食灭尽的了！）

（如果他人对于我有甚么怨憎而听此正法的话，就能得清净的法眼，对于我会起修行所得之忍辱，不会再兴斗讼，因为是蒙佛之恩力之故。）

（虽然大家在怨我，但是由于行忍辱之行，也常赞叹忍辱行，随时而听闻正法，听后，随顺于修行！）

佛说此经后，央瞿利摩罗，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七八 散倒陀经：一位比丘在河边洗浴，一天子问其出家因由。该比丘即请佛为那位天子说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于夜间，明相出现时，到了补河之边，脱衣放在于岸边，进入水中去洗浴。洗浴后，则上岸，被一衣，等待身干。

那时，有一位天子，由其身上放出光明，普照于补河侧，对那位比丘说：

「你这位少年的出家人！身体鲜白，而头发黑黑，年纪正为盛美之年，应该去习五欲，应挂庄严的璎珞，涂香华鬘，以五乐去自娱才对。然而却在于此时，违亲背俗，悲泣别离，而剃除须发，而着袈裟衣，正信而为非家的出家学道。你到底为甚么舍弃现前应享之快乐，而求非时之利呢？」

比丘回答说：「我不是舍弃现前之乐，而求非时之乐，我现在乃是舍弃非时之

乐，而得现前之乐。」

天子问比丘说：「甚么叫做舍非时之乐，而得现前之乐呢？」比丘回答说：「如世尊所说的：那些非时之欲，乃少味而多苦，少利而多难。而我现在于现法当中，已离开炽燃，不待时节（不管甚么时候），都能自己通达，观察现前，由之而能自觉。像如是的，天子啊！这名叫做舍非时之乐，而得现前之乐。」

天子又问比丘说：「甚么又是如来所说的非时之欲，少乐而多苦？甚么又是如来所说的现法利乐，乃至缘之而能自己觉知呢？」比丘回答说：「我因年轻而出家，不能广宣如来所说的正法与律仪。世尊近在于迦兰陀竹园，你可往诣如来，去请问你的疑问，如世尊所说的去随忆受持！」

天子又说：「比丘！在如来之处，有诸力的天众，很多围遶在那里，我不事先问候，不容易可诣如来。比丘！你如果能事先仰自世尊的话，我就可以随往的。」比丘回答说：「我当会为你去向佛说！」天子自比丘说：「唯然！尊者！我随后就会来。」

那时，那位比丘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在一边。然后将刚才和天子往反的问答，一一具白世尊后，又说：「现在，世尊！那位天子如果真正诚实的话，则须臾应该会到，假如不诚实的话，自当不来。」

那时，那位天子遥语比丘说：「我已经在这里！我已经到这里了！」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众生随爱想 以爱想而住 以不知爱故 则为死方便

（众生都随着爱之想，以爱之想而住。由于不知道真正之爱之故，就会为生死的方便！）

佛陀说偈后，问那位天子说：「你如果了解此偈的话，便可以发问。」天子白佛说：「我不了解啊！世尊！我不了解啊！善逝！」

佛陀又说偈告诉天子而说：

若知所爱者 不于彼生爱 彼此无所有 他人莫能说

（如果真正知道所爱的话，就不会对之而起爱念。彼此都无所有，他人也就莫能说甚么的了。）

佛陀说此偈后，又问天子而说：「你如果了解此偈的意义的話，便可发问。」天子白佛说：「我不了解的，世尊！我不了解啊！善逝！」

佛陀又说偈而说：

见等胜劣者 则有言论生 三事不倾动 则无软中上

（如果见解有所谓相等、优胜、卑劣的话，就会有种种的言论之产生，不会被此三事（等、优、劣等邪见）所倾动的话，就不会有软、中、上等动念。）

佛陀说偈后，又告诉天子说：「如果了解此义的话，就可以发问。」天子白佛而说：「我不了解的，世尊！我不了解啊！善逝！」

佛陀又说偈而说：

断爱及名色 除慢无所系 寂灭息瞋恚 离结绝悵望

不见于人天 此世及他世

（如果断除欲爱，以及名色，除弃诸慢而无所系着，寂灭而息止瞋恚，离结〔烦恼〕而断绝悵望〔欲望〕的话，就不会见有人天，以及此世，和他世间（能超三界六道之轮回）。）

佛陀说此偈后，又告诉那位天子而说：「你如果了解此义的话，乃可以发问了！」天子白佛说：「我已了解了，世尊！我已了解了，善逝！」

佛说此经后，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七九、拔珍经：有一年少的比丘在河边沐浴，有一天子以论，请比丘代往问世尊，世尊说偈以悟天子。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于后夜之时，到了补河之边，脱衣置于岸边，入河水中去洗浴。浴后，又上岸，着一衣，待身干。

那时，有一位天子，身上放出光明，普照于补河侧。祂问那位比丘说：「比丘比丘！这里是一丘冢，夜间会起烟，白天则会有火燃。有一位婆罗门曾经看此，而作此言：『毁坏此丘冢，能发掘的人，才为有智的人。应持用刀剑。』又看见一只大龟。这位婆罗门看见后，作此言而说：『除此大龟，能发掘的人，才为有智的人，应持用刀剑。』又见有毳毼（毛织成的地毯），婆罗门见后，作此言而说：『除却此毳毼，发掘的人，才为有智的人，应持用刀剑。』看见有肉段，那位婆罗门看后，作此言而说：『除此肉段，发掘的人，才为有智的人，应持用刀剑。』看见有屠杀处，婆罗门见后，作此言：『应破坏此屠杀之处，能发掘的人，才为有智的人，应持用刀剑。』看见有楞耆（楞耆芒毒虫）那位婆罗门见后，作此言：『应除却此楞耆，能发掘的人，才为有智的人。应持用刀剑。』看见有二道，那位婆罗门见后，作此言而说：『应除此二道，能发掘的人，才为有智的人。应持用刀剑。』看见有门扇，婆罗门看后，则作此言：『应除却此门扇，能发掘的人，才为有智的人。应持用刀剑。』看见有大龙，婆罗门看见后，作此言而说：『止！不可以除却大龙，应当恭敬才是！』比丘！你来接受此论，将此论带问世尊处，去请教世尊。如佛有所说，你就照佛所说的受持。为甚么呢？因为除了如来之外，我并未看见过世间里的任何诸天、魔王、梵王、沙门、婆罗门等人对于此论，会有内心悦乐之人。如果诸弟子们有人愿从我所闻的话，然后会说给他们听。」

那时，那位比丘，从那位天人所闻的此论，听后，就往诣世尊，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然后将那位天子所问的诸论，广问世尊而说：「为甚么叫做丘冢呢？为甚么夜间则起烟？为甚么白天会有火燃？甚么是婆罗门？甚么是发掘？甚么是智者？甚么是刀剑？甚么为大龟？甚么为毳毼？甚么为肉段？甚么为屠杀？甚么为楞耆？甚么为二道？甚么为门扇？甚么为大龙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丘冢就是所谓众生之身，为粗的四大色身，是父母的遗体。都用抆食、衣服去覆盖维持。也常以澡浴、摩饰，去长养。这些均为是会变坏磨灭之法。夜间起烟就是所谓有人在于后夜就起床，就随觉随观之义。白昼火燃就是行其教，也就是身业、口业广有所作是。婆罗门就是所谓如来、应供等正觉。发掘就是所谓精勤方便。智士就是所谓多闻的圣弟子。刀剑则所谓智慧的刀剑。大龟就是所谓五盖。毳毼就是所谓忿恨。肉段就是所谓慳疾。屠杀处就是五欲的功德（功能）。楞耆就是所谓无明。二道就是疑惑。门扇就是我慢。大龙就是所谓漏尽的阿罗汉。像如是的，比丘啊！若大师为声闻们所作之事，就是由于哀愍悲念，就是以义去安慰。对于你们已作过的了，你们应当作那些应作的。应当在于曝露处、林申、空舍、山泽、岩窟、去敷草、树叶为座，而在其上面思惟禅思，不起放逸，不可后悔之心。这就是随顺于我之教。」

佛陀即说偈而说：

说身为丘冢	觉观夜起烟	昼业为火燃	婆罗门正觉
精进勤发掘	黠慧明智士	以智慧利剑	厌离胜进者
五盖为巨龟	忿恨为毳毼	慳疾为肉段	五欲屠杀处
无明为楞耆	疑惑于二道	门扇现我慢	漏尽罗汉龙
究竟断诸论	故我如是说		

（说吾人的色身就是丘冢，吾人的随觉随观就是夜间之起烟。白晝之火燃就是身口等业，婆罗门喻为正觉佛陀。）

（精进勤勉为发掘，有黠慧则指明智的圣弟子，以智慧的利剑，厌离而斩断诸患，而希求胜进者。）

（五盖喻大龟，忿恨就是鬻鬻，慳疾为之肉段，五欲的功用处喻为屠杀处。无明为之楞耆，疑惑喻为二道，以门扇显现为我慢，漏尽的阿罗汉则譬喻为大龙。应究竟所作的一切就是断灭诸论。因此之故，我乃如是而说！）

佛说此经后，那位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八〇、惭愧经：一位比丘在乞食的途中，其心惑乱，诸根不摄，由遥见佛陀，而得摄诸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捺国的仙人住处的鹿野苑。

那时，世尊在于早晨着衣持钵，进入波罗捺城去乞食。

那时，有一位比丘，由于不住心之故，真心惑乱，不能收摄诸根。

他也在于早晨，着衣持钵，进入波罗捺城去乞食。这位比丘在于这时，遥见世尊。看见世尊后，就摄持诸根，端视而行。世尊也曾经看见这位比丘，摄持诸根，端视而行。世尊看见后，就进入城内去乞食。乞食之事完毕之后，就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进入室内去坐禅。到了晡时（下午申时），则从禅觉，入于僧中，敷一坐具，在大众前坐下来。然后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在今天的早晨，入波罗捺城去乞食，曾经看到一位比丘，由于不住心、惑乱心之故，诸根放散，也持衣钵入城去乞食。他遥见我后，即自敛摄完毕（收摄六根）。这位比丘到底是谁呢？」

那时，那位比丘，就从座位站起，整一整其衣服，到了佛前，偏袒右肩，合掌而白佛说：「世尊！我在于早晨，入城去乞食，其心惑乱，不摄诸根而步行。然而遥见世尊，即自敛心，摄持诸根。」

佛陀告诉那位比丘说：「善哉！善哉！你看见我后，能自敛心，摄持诸根。比丘啊！这就是法，是应当要如此的！若看见比丘时，也应自摄持。或者是看见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也应该要如是的摄持诸根。应该得在长夜，以义饶益，而安隐快乐。」

那时，在大众当中，又有一位比丘，说偈感叹而说：

以其心迷乱 不专系念住 晨朝持衣钵 入城邑乞食
中路见大师 威德容仪备 欣悦生惭愧 即摄持诸根

（由于其心迷乱不堪，不能专心系念而住。在早晨着衣持钵，进入城邑内去乞食时，在中途看见大师。大师的威德容仪都具备。因此，而欣悦，而生起惭愧之心，实时摄持诸根。）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八完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九

一〇八一、苦种经：本经叙述一位比丘，心不善觉，佛见之，即以蝇集臭物为喻，而教诫他。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捺国的鹿野苑中。

那时，世尊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波罗捺城去乞食。那时，有一位比丘，也着衣持钵，进入城内去乞食，在于路边的一株树下住下来，而起不善之觉，乃依于恶贪。

那时，世尊看见那位比丘住在一树下，由于生起不善之觉，而依于恶贪嗜，就告诉他而说：「比丘！比丘！不可以种植苦种，而发熏生臭，而流出汁漏！如果比丘种植苦的种子，而自发生臭，流出汁漏的话，则欲使蛆蝇，不竞集而来，是不会有的事！」（有恶臭，就会有蛆蝇之来集，欲使其不争先恐后而来，是不可能的事）。

这时，那位比丘，曾作此念：「世尊知道我内心所起的恶念。」因此，而起恐怖，身上的毛，都倒竖起来！

那时，世尊入城去乞食完毕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进入室内去坐禅。到了晡时，从禅而觉，到了僧中，在于众前敷座而坐，而告诉比丘们说：「我在于今天的早晨，着衣持钵，入城内去乞食，看见一位比丘住于树下，由于生不善之觉，乃依于恶贪嗜。我在

于那个时候，看见此事后，就告诉他而说：『比丘！比丘！不可以种植苦种，而发熏生臭，而流出恶汁才好！因为如果有比丘，种植苦的种子，而发熏生臭，而恶汁流出的话，则欲使蛆蝇之不聚集，乃是不会有之事！』那时，那位比丘，即自思念：『佛陀已知道我的内心所念之事。』因之而惭愧，而恐怖，致于心惊毛竖，然后，随路而去。」

那时，有一位比丘，从座而起，整其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而说：「世尊！甚么叫做苦种？甚么叫做生臭？甚么叫做汁流？甚么叫做蛆蝇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忿怒烦怨，名叫苦种。五欲功德（功能），名叫生臭。在于六触入处，不摄律仪，就名叫做汁流。所谓由于六入处不收摄后，则贪、忧、诸恶不善之心，就会竞相而生，就名叫做蛆蝇。」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耳目不防护	贪欲从是生	是名为苦种	生臭汁潜流
诸觉观气味	依于恶贪嗜	聚落及空处	若于昼若夜
远离修梵行	究竟于苦边	若内心寂静	决定谛明了
卧觉常安乐	诸恶蛆蝇灭	正士所习近	善说贤圣路
了知八正道	不还更受身		

（如果不防护耳目的话，则贪欲会从此而生。这名叫种种苦的种子，而会生腥

臭，恶汁会潜流。吾人的诸觉观气味，乃依于恶的贪嗜而来。)

(如果住在于聚落，以及空处，不管是白昼，或者是夜间，能够远离一切，而修习梵行的话，就能究竟苦边!)

(假若内心已寂静，已决定而谛实的明了，则不管是在睡卧时，或者是在觉醒时，都能常安乐，诸恶不善的蛆蝇自然会消灭。)

(正士所习近的，乃为善说的贤圣之路，了知八正道的话，就不会再还回，不会一再的受身!)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八二、复疮经：本经叙述恶不善觉，有如疮疣。以正念正智可治愈此疮。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乞食事完毕后，还回精舍，洗足后，进入安陀林坐禅。

那时，有一位比丘，也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乞食之事完毕后，还回精舍，洗足后，也进入安陀林，坐在一树下，入于白昼时之正受。这位比丘，入于白昼的正受时，有恶不善之觉之生起，而依贪嗜之心。

这时，有一位依止于安陀林而住的天神，曾作此念：「这位比丘，乃不善不类，在安陀林坐禅，而生起不善之觉，心依恶贪，我应当去呵责他。」作此念后，就往语那位比丘说：「比丘！比丘！你是在作疮疣吗？」比丘回答道：「当会治它，使其痊愈！」

天神又对比丘说：「疮疣有如铁镬，怎么能治愈回复呢？」比丘回答说：「以正念正智，则足够使其回复。」

天神听后说：「善哉！善哉！此乃真正贤能的治疮之法。像如是的治疮的话，就会究竟而愈，不会有再发生之时。」

那时，世尊，在于晡时，从禅定觉来，还回祇树给孤独园。进入众僧当中，在大众之前，敷座而坐，而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在于今天的早晨，着衣持钵，进入于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还至于安陀林去坐禅，入于白昼之正受。有一位比丘，也由乞食后还回至于安陀林，坐在一树下，入于白昼的正受。而那位比丘，乃起不善之觉，心依恶贪。这时，有一位依止于安陀林而住的天神，对那位比丘说：『比丘！你在作疮疣吗？』其它都如上广说过的，乃至『如是，比丘！善哉！善哉！此乃真正的治众贤之法。』」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士夫作疮疣 自生于苦患 愿求世间欲 心依于恶贪
以生疮疣故 蛆蝇竞来集 爱求为疮疣 蛆蝇诸恶觉
及诸贪嗜心 皆悉从意生 钻凿士夫心 以求华名利
欲求转炽然 妄想不善觉 身心日夜羸 远离寂静道
若内心寂静 决定智明了 无有斯疮疣 见佛安隐路
正士所游迹 贤圣善宜说 明智所知道 不复受诸有

(士夫都在作疮疣，都在自生这种苦患。由于愿求世间的一切欲望，心乃依于恶贪而有。因为是如此，而生疮疣之故，蛆蝇自会竞相而来集。贪爱欲求，为之疮疣，蛆蝇之集起，就是诸恶觉，以及诸贪嗜之心，均为是从于意识而生。)

(钻凿这些士夫之心，都是用来追求荣华名利，其欲火转而炽燃，妄想不善之

觉，使其身心日夜消损而羸弱，而远离寂静之道。）

（假若内心寂静，决定智明了的话，就不会有此疮疣，而能见到佛陀安隐之路。正士之所游之迹，乃为贤圣之善能宣说，以明智所知之道，就不会一再的受诸后有！）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八三、食藕根经：大象食藕根有益，小象效之，则有害。宿德不染资具，年轻比丘未熟法，易染而失正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国，猕猴池侧的重阁讲堂。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在于早晨，着衣持钵，进入毘舍离城内去乞食。

那时，有一位年轻的比丘，出家未久，不闲（不熟）于法与律，当乞食之时，不知先后次第。其余的比丘看见其事后，就告诉他而说：「你是一年轻之人，出家又未久，未知法与律。乞食时，不可越超他家，不可重复的只到富贵人家！如果前后失去次第而行乞食的话，就会长夜受不饶益之苦。」年轻的比丘说：「诸位上座，也是一再的超越次第，都不随顺前后去乞食，并不是独我一人耳。」像如是的再三吩咐，都不能使那位年轻的比丘休止其行动。

众多的比丘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我们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毘舍离去乞食时，遇有一位年轻的比丘，在于此法与律，出家未久，当行乞食之时，都不依次第，前后，又再重蹈。诸比丘们再三的呵谏，可是都不接受，还而作此言而说：『诸上座也同样的不依次第，为甚么只呵责我呢？』我们这些诸比丘们，经过三呵，他还是不接受，故来禀告世尊，唯愿世尊，能除去他的非法，哀愍之故！」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空泽之中，有大湖之水。湖有大龙象，居住在里面。都拔诸藕根，洗去了污秽的泥土，然后把它食之。食后，身体肥悦，增加很多的体力，而多快乐。由于此因缘，都常于喜乐在那里居住。也有不同种族之象，其形体很羸小，也学效那匹龙象，也拔其藕根，虽然洗过，却不甚么清洁，就含泥土而吞食下去。食后不能消化，身体也不肥悦，辗转而愈来愈羸溺，因此而致于死亡，或者就是同于死亡之苦痛。」

像如是的，那位宿德比丘，学道日久，不喜乐于嬉戏，都久修梵行，为大师之所赞叹者，诸余明智而修梵行的人也加以赞叹不已！这些比丘，依止于城邑聚落，早晨着衣持钵，入城内去乞食，能善护身口，也善摄诸根，专心系念，能使那些不信的人能信，净信的人不变异。如果得到财利、衣被、饮食、床卧、汤药时，不会有染着，不会有贪嗜，也不迷惑、不追逐。能看清其过患，能见到其出离，然后才把它食之。食后，身心会悦泽，会得色得力。由于此因缘，而能常得安乐。

而那位年轻的比丘，因出家不久，不闲于法与律，不依止于诸长老，不依止于聚落。而着衣持钵，入村去乞食时，并不善护其身，不守诸根门，不专心系念，不能使那些不信的人能信，信者不变。假若得到财利、衣被、饮食、卧具、汤药时，也会染着贪逐，不看清其过患，不见其出离，以嗜欲心去食其物，不能使身悦泽、安隐快乐。由于这样之食之故，转向于死亡，或者同于死亡之苦。所言之死，乃谓舍戒还俗，失去了修学正法与律的机会。同于死苦，就是所谓冒犯正法与律，而不识罪相，不知除罪之义。」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龙象拔藕根 水洗而食之 异族象效彼 合泥而取食
因杂泥食故 羸病遂至死

（大龙象以鼻拔除藕根，以水洗之，而振动其根的污泥，然后把它食之。不同种族的小象，也摹大象的行动，也拔藕根而洗，却不洗净，就将带有污泥之藕根，把它吃食。由于杂污泥而食之故，羸病而遂至于死亡。）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八四、长寿经：以人寿为短，以勉修善法。恶魔却想诱惑而说人寿之长，而不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寒林中的丘冢间。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人的寿命乃非常的短促，转眼就成为后世。因此，应该要勤习善法，修习梵行。在世间里，没有一个人有生而不会死的。而世间人却不勤于方便，不专修善法，不修贤修义。」

这时，魔王波旬，曾作此念：「沙门瞿昙，现住于王舍城的寒林中之丘冢间，为了诸声闻之众，而说如是之法，说甚么：『人命是非常的短促，乃至都不修贤修义』。我现在应该到那个地方，去作扰乱！」

这时，魔王波旬，就化作一位少年人，到了佛前，住下来，而说偈说：

常逼迫众生 得人间长寿 迷醉放逸心 亦不向死处

（常逼迫于众生的话，就会得人间的长寿。任你怎样的迷醉，而生放逸之心，也不会向于死处而去。）

那时，世尊，也曾作此念：「这是恶魔来恼乱！」因此，而作偈说：

常逼迫众生 受生极短寿 当勤修精进 犹故救头然

勿得须臾懈 令死魔忽至 知汝是恶魔 速于此灭去

（常逼迫于众生，所受之生，乃极为短寿。因此，当勤修精进，犹如急救人头之被燃烧那样的重要！）

（不可以有须臾间之懈怠，而使死魔忽然之来到。知道你就是恶魔，赶快的由此灭没而去！）

天魔波旬乃作此念：「沙门瞿昙已经知道我的心。」因此，惭愧忧戚，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八五、寿命经：世尊说一切诸行都无常，人寿也易去。恶魔想来诱惑而不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寒林中的丘冢间。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一切诸行都无常，一切诸行为不恒、不安，并非酥息，是有变易之法。……乃至当止一切有为，而厌离、不乐、解脱。」魔王即作此念：「我当往彼，去扰乱他！」就化作少年人，而往诣佛所，住于佛前，而说偈说：

寿命日夜长 无有穷尽时 寿命当来去 犹如车轮转

（人的寿命乃日夜迁流，而没有穷尽之时。寿命之当会来往之事，犹如车轮之辗转一样！）

那时，世尊，曾作此念：「这是恶魔，想来作娆乱的」。就说偈而说：
日夜常迁流 寿亦随损减 人命渐消亡 犹如小河水
我知汝恶魔 便自消灭去

（日与夜，都恒常的迁流不止，人的寿命也随之而损减。人命之渐渐会消亡之事，犹如小河之水那样。我知道你就是恶魔，便自消灭而去吧！）

那时，魔王波旬曾作此念：「沙门瞿昙，乃知道我的心。」因此，而惭愧，而忧戚，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八六、魔缚经：本经叙述佛已离开色，乃至对于六境之欲，故恶魔已不能缚。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于夜间起而经行，到了后夜，洗足后，进入室内，敛身正坐，专心系念。

那时，魔王波旬，曾作此念：「现在沙门瞿昙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夜起而经行，在于后夜时，洗足后，进入室内去正身端坐，系念禅思。我现在应该到那个地方，去娆乱他。」就变化为一位少年人，住在于佛前，而说偈说：

我心于空中 执长绳羂下 正欲缚沙门 不令汝得脱

（我的心在于空中，执持长的绳羂，将下去，正要缚系那位沙门，绝不会使你有得脱的机会。）

那时，世尊曾作此念：「恶魔波旬欲来作娆乱。」

就说偈而说：

我说于世间 五欲意第六 于彼永已离 一切苦已断

我已离彼欲 心意识亦灭 波旬我知汝 速于此灭去

（我在于世间，演说贪着五欲之罪患，以及说第六之意与法的问题。我对于这些，已永远脱离，一切苦恼，都已断灭了。）

（我已经离开那欲念，心意识都已断灭了。波旬啊！我非常的清楚你的一切啊！你要赶快由这里消灭去吧！）

那时，魔王波旬，乃作此念：「沙门已知我心了。」由此而惭愧，而忧戚，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八七、睡眠经：本经叙述佛已尽一切有余，故能得安眠。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于夜间起来经行，到了后夜时，洗足后，进入室内，右肋卧息，系念于明想，以正念正智，作起觉之想（起觉为醒觉之义）。

那时，魔王波旬，曾作此念：「现在沙门瞿昙住在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乃至作起觉之想。我现在应当到了那个地方去留难他！」于是，即化一年轻人，停住在于佛前，而说偈说：

何眠何故眠 已灭何复眠 空舍何以眠 日出复何眠

（为甚么会睡眠？为甚么要睡眠？似已灭寂了，怎么还要眠？空的舍宅，以甚么为睡眠？太阳已出来了，为甚么还睡甚么眠呢？）

那时，世尊曾作此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

世尊就说偈而说：

爱网故染着 无爱谁持去 一切有余尽 唯佛得安眠

汝恶魔波旬 于此何所说

（由于有爱网之故，才会被染着。如果没有诸爱念，谁会去执持呢？一切有余都已灭尽，唯有佛陀始得安眠。恶魔波旬你！在这里还有甚么话说呢？）

那时，魔王波旬曾作此念：「沙门瞿昙已经知道我的心的了。」因此而惭愧，而忧戚，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八八、经行经：本经叙述恶魔在佛前碎大岩石，然而不能动摇佛陀。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耆闍崛山中。

那时，世尊在于闇夜，天空降下了毛毛的细雨，闪电之光睽现之时，到了房外，正在经行。

这时，魔王波旬，曾作此念：「现在沙门瞿昙在于王舍城的耆闍崛山中，在闇夜细雨，电光时现之时，出离房舍，到了露地去经行。我现在应当到那里，去留难他。」就执持大团石，以雨手调弄，到了佛前，将大岩石碎成为微尘。

那时，世尊曾作此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

世尊就说偈而说：

若耆闍崛山 于我前令碎 于佛等解脱 不能动一毛

假令四海内 一切诸山地 放逸之亲族 令其碎成尘

亦不能倾动 如来一毛发

（假如将整个耆闍崛山，在我前面统统把它打碎。然而这对于佛陀等解脱，也不能动其一毛发的！）

（假若使四海之内，所有一切的诸山地，都被放逸之徒众；使其碎成为微尘，也不能倾动如来的一支毛发。）

这时，魔王波旬，曾作此念：「沙门瞿昙，已经知道我心！」因此，而内怀忧戚，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八九、大龙经：本经叙述恶魔化作大龙来扰佛，佛陀并不被其惊动。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耆闍崛山中。

那时，世尊在于闇夜起而经行，到了后夜时，洗足后，进入寮房，正身端坐，系念在于前。

这时，魔王波旬曾作此念：现在沙门瞿昙，住在于王舍城的耆闍崛山中，夜起经行，到了后夜才进入寮房，正身端坐，系念在于前。我现在当到那里去留难他。就化作一条大龙，遶佛的身边七匝（环行七次），举头临在佛陀的顶上。其身有如大船，其头则像大帆，眼睛好

似铜炉，舌头乃如曳电，其出息入息（呼吸）时，则如雷雹之声！

那时，世尊曾作此念：「恶魔波旬，欲来娆乱。」就说偈而说：

犹如空舍宅 牟尼心虚寂 于中而旋转 佛身亦如是
无量凶恶龙 蚊虻蝇蚤等 普集食其身 不能动毛发
破裂于虚空 倾覆于大地 一切众生类 悉来作恐怖
刀矛枪利箭 悉来害佛身 如是诸暴害 不能伤一毛

（犹如空的舍宅，牟尼觉者之心，乃非常的虚寂，就是在此里面，任你怎样的旋转，佛身也是如此不动！）

（有无量而算不尽的凶恶之龙，或是蚊虻蝇蚤等害虫，都普集而想吸食其身，也不能动其一毛发。）

（将虚空破裂，把大地倾覆，一切众生之类都来大作恐怖，以刀、矛、枪与利箭，都拿来欲害佛身，像如是的诸暴害，也不能伤损佛陀之一毛！）

那时，魔王波旬，曾作此念：「沙门瞿昙已经知道我的心了。」因此，而内怀忧戚，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九〇、安眠经：本经叙述恶魔想来障碍佛陀的睡眠，然而不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毘婆罗山的七叶树之石室中。

那时，世尊夜起而在于露地，或坐，或经行。到了后夜，洗足后入室，安身卧息，右胁着于地，足与足相累，系念明相，以正念正智，作起觉之想。

这时，魔王波旬曾作此念：沙门瞿昙住在于王舍城毘婆罗山的七叶林中之石屈中，夜起而在于露地，或坐或经行，到了后夜之时，洗足后入室去禅坐，右胁卧息，足与足相累，系念于明相，以正念正智，作起觉之想。我现在当往那边去留难他。」于是就化作一位年轻的人，往住于佛前，说偈而说：

为因我故眠 当是后边故 多有钱财宝 何故守空闲
独一无二侣 而着于睡眠

（因为是为了我之故，而睡眠的呢？或者是因为后边之故呢？有了很多的钱财珍宝？为甚么缘故而守住于空闲呢？独一而并没有等侣？为甚么着于睡眠呢？）

那时，世尊曾作此念：「恶魔波旬，欲来作娆乱」因此，而说偈而说：

不因汝故眠 非为最后边 亦无多钱财 唯集无忧宝
哀愍世间故 右胁而卧息 觉亦不疑惑 眠亦不恐怖
若昼若复夜 无增亦无损 为哀众生眠 故无有损减
正复以百枪 贯身常掘动 犹得安睡眠 已离内枪故

（不是因为你的故才睡眠，也不是为了最后边故而睡眠。也没有多钱财，唯有集聚无忧之宝耳。）

（由于哀愍世间之故，右胁于地而作卧息。就是醒觉时，也不疑惑，睡眠时，也不会有甚么恐怖。）

（不管是白昼，或者是夜间，并没有增加，亦没有损减。由于哀愍众生而眠。因此之故，而无有损减的。）

（倘若又用百支枪，来贯穿吾身，而常掘动，仍然是得安隐睡眠，因为已经离开内枪之故。）

那时，魔王波旬曾作此念：「沙门瞿昙已知道我的心。」因此，而内怀忧戚，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九一、瞿低迦经：瞿低迦证时解脱，而六返退转，不欲七次退转，而自杀，而得般涅槃，佛为授第一记。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毘婆罗山的七叶树林的石室中。

那时，有一位尊者，名叫瞿低迦，住在于王舍城仙人山之侧的黑石室中，独自一人在静处思惟，而修习不放逸之行。自己已得饶益，而得时受意解脱（须等待好时缘之解脱。如好衣食住药等，详在劣译俱舍学）。于身已作证，然而却数数（数次）退转。经过一二三四五六次之反与退，而又经过六次的复得于身作证时受意解脱，而寻又退转。

那位瞿低迦尊者于是作此念：「我独自一人在于静处思惟，修不放逸之行。这样的精勤修习，而自饶益，而于身作证，为时受意解脱。然而又数数的退转，乃至六反而得证，可是仍然又退转。我现在当用利刀自杀，不可使他为第七次之退转。」

那时，魔王波旬，曾作此念：「沙门瞿昙住在王舍城毘婆罗山侧的七叶树林之石窟中。有一位弟子，名叫瞿低迦，住在于王舍城仙人山侧之黑石室中，独自一人于静处，专精思惟，而得时受意解脱，其身已作证。然而却六次反而又退，而又还得其果证。他曾作此念：『我已经六次的反而又退，而又还得证。这次不可再使他有第七次的退

转。我宁可用刀自杀，也不可使其有第七次的退转吧！』如果那位比丘，想用刀自己杀害，就不可使其达到自杀的愿望。因为这样，乃会出离我的境界而去之故。我现在当往告诉他的大师。」

那时，波旬就执持琉璃柄的琵琶，往诣世尊之处，鼓弦而说偈说：

大智大方便 自在大神力 得炽然弟子 而今欲取死
大牟尼当制 勿令其自杀 何闻佛世尊 正法律声闻
学其所不得 而取于命终

（你有大智、大方便、自在的大神力，而虽得炽然的弟子，可是现在却欲想寻死去！大牟尼！应当要制止他，不可以使他自杀。为甚么能得听到佛世尊的正法与律的声闻弟子，为了学其所不得的果证，而采取命终以便究竟呢？）

这时，世尊听闻魔王说此偈后，也就说偈回答而说：

波旬放逸种 以自事故来 坚固具足士 常住妙禅定
昼夜勤精进 不顾于性命 见三有可畏 断除彼爱欲
已摧伏魔军 瞿低般涅槃
波旬心忧恼 琵琶落于地 内怀忧戚已 即没而不现

（波旬！你乃放逸之种！由于自事之故，而到这里来。那些坚固具足之人，都常住于微妙的禅定里，不管是昼，或者是夜，都勤勉精进，并不回顾自己的性命的。因为看见三有（三界）之可畏，而断除那些爱欲的。这种人已经摧伏魔军！这位瞿低迦已般涅槃了。）

（魔王波旬听后，心里觉得非常的忧恼，其所执持的琵琶，终落于地。内怀忧戚后，即隐没而不现。）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都到这里来，到齐后，共往仙人山侧的黑石室之处，去观看瞿低迦比丘用刀自杀之事。」

那时，世尊和众多的比丘，都往至仙人山侧的黑石室中，见瞿低迦比丘杀身在于地。世尊就告诉诸比丘们说：「汝们看见这位瞿低迦比丘杀身在地与否呢？」诸比丘们白佛说：「唯然，已见，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说：「你们看见过瞿低迦比丘的周匝绕身，黑闇之烟，起而充满于四方吗？」诸比丘们白佛说：「已见，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这乃是恶魔波旬，在于瞿低迦善男子之身侧，四围周匝求其识神，然而比丘瞿低迦，乃以不住心，而执刀自杀。」（未生之生所受之结生心，已没有所住，也就是完全涅槃）

那时，世尊，乃为瞿低迦比丘，受第一记（四果阿罗汉）。

那时，波旬，曾说偈而说：

上下及诸方 遍求彼识神 都不见其处 瞿低何所之

（在上下，以及诸方面，遍求他的识神，都不见其处，瞿低迦到底是到那里去了呢？）

那时，世尊又说偈而说：

如是坚固士 一切无所求 拔恩爱根本 瞿低般涅槃

（像如是的坚固之士，乃对于一切都无所求。因为已拔除恩爱的根本了，瞿低迦已经般涅槃了！）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九二、魔女经：魔女看其父魔欲诱惑佛而未果，而自奋勇，而想诱惑世尊，而不可得。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郁鞞罗聚落，尼连禅河侧，在于菩提树下，成佛未久之时。（优楼频螺，在佛陀伽耶之南，尼连禅河边）

那时，魔王波旬曾作此念：「现在沙门瞿昙住于郁鞞罗聚落，尼连禅河侧，于菩提树下成佛未久。我当到那个地方去留难他。就化一少年，往住于佛前，而说偈说：

独入一空处 禅思静思惟 已舍国财宝 于此复何求

若求聚落利 何不习近人 既不习近人 终究何所得

（独自一人入于空闲之处，去禅思，去静思惟。已经舍弃应拥有的全国的财宝，而还在这里求甚么呢？假若寻求聚落的利益的话，为甚么不去习近于人呢？既不习近于人，终究还有甚么所得呢？）

那时，世尊曾作此念：「恶魔波旬欲来娆乱。」

即说偈而说：

已得大财利 志足要寂灭 摧伏诸魔军 不着于色欲

独一而禅思 服食禅妙乐 是故不与人 周旋相习近

（我久来就已经得大财利，志足而常安于寂灭里。我已摧伏诸魔军，不着于色欲。都独自一人在禅思，而服食禅的妙乐。因此之故，不和其它之人周旋而相习近！）

魔王又说偈说：

瞿昙若自知 安隐涅槃道 独善无为乐 何为强化人

（瞿昙！你假若自知安隐涅槃之道的話，就独一自己好好的去享受无为的快乐，为甚么还要强硬的去化度他人呢？）

佛陀又说偈回答而说：

非魔所制处 来问度彼岸 我则以正答 令彼得涅槃

时得不放逸 不随魔自在

（我所得之法，并不是魔所规制之处。因此，如有人来问如何得渡过彼岸时，

我就会以正确之法去解答，使他能得涅槃。会应时而得不放逸，不会随顺恶魔之自在。）

魔王又说偈说：

有石似凝膏 飞鸟欲来食 竟不得其味 损嘴还皈空
我今亦如彼 徒劳皈天宫

（有石头，好似凝膏，飞鸟看到，而欲来啄食它，终究不能得到有甚么滋味，唯损伤其嘴，而飞还空中去。我也是如此，徒劳而无益，而皈还天宫吧！）

魔王说偈后，内心怀着忧戚，心生变悔，低头而伏地，用指头画地！

魔王有三位女儿，一名爱欲，二名爱念，三名爱乐。她们都来到波旬之处，而说偈说：

父今何愁戚 士夫何足忧 我以爱欲绳 缚彼如调象
牵来至父前 令随父自在

（父亲现在为甚么那么的愁戚呢？对付那位士夫有甚么可忧的呢？我现在可以用爱欲之绳，去系缚他，有如调御大象那样的容易。会把他牵来至父亲之前，使他随顺父亲之自在遣用！）

魔王回答魔女说：

彼已离恩爱 非欲所能招 已出于魔境 是故我忧愁

（那位士夫已经脱离恩爱的人，并不是欲爱所能招引的。已经脱出于魔境的人，因此之故，我才会忧愁！）

那时，魔王的三女，身放光焰，其炽盛有如云中之电光，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在一边，白佛而说：「我们现在要皈投在于世尊的足下，为世尊的给侍使令（听令遣使）。」

那时，世尊，都不顾视她们。世尊说：「妳们当知！如来已离诸爱欲，已心善解脱的人！」像如是的经过第二次与第三次，都同样之说。

这时，三位魔女自相谓言而说：「士夫有种种随形之爱欲 现在应该作各种之变化，化作百种童女之色，变作百种初嫁之色，作百种的未产之色，作百种已产之色，作百种中年之色，作百种宿年之色。作这种种的形类，去诣沙门瞿昙之处，去作此言：『现在这些均皈于尊足之下，供给使令！』」

她们作这些相议后，就作种种的变化，如上所说的，而来诣世尊之处，稽首礼足，退住在一边，白佛而说：「世尊！我们今天统统皈于尊足下，供给您使令。」

那时，世尊，都不顾念，世尊还是照样的说：「如来之法，已离诸爱欲烦恼！」像如是的经过三次，都同样之说。

那时，三位魔女自相谓言：「假若未离欲的士夫的话，看见我们的种种的妙态时，其心就会迷乱，欲气会冲击，胸臆会破裂，热血会熏面。然而现在的沙门瞿昙，对于我们都不顾眄（连看一眼也不肯）如来好像已离欲解脱，得善解脱之想的了。那么，我们今天，唯有再用各种之偈来问他！」因此，又到佛前，稽首佛足，退住在一边。

爱欲天女即说偈而说：

独一禅寂默 舍俗钱财宝 既舍于世利 今复何所求
若求聚落利 何不习近人 竟不习近人 终究何所得

（独自一人在禅坐而皈寂默，而舍弃世俗的钱财珍宝。既舍弃了世间的利益，现在又有甚么所希求的呢？）

（假若是为了寻求聚落的利益的话，为甚么不去习近于人呢？竟然不习近于人，终究有甚么所得呢？）

佛陀说偈回答说：

已得大财利 志足安寂灭 摧伏诸魔军 不着于色欲
是故不与人 周旋相习近

（我已得大财利〔法益〕，志足而安隐寂灭。已摧伏诸魔军，而不着于色欲。因此之故，不会和人周旋相习近。）

爱念天女又继之而说偈说：

多修何妙禅 而度五欲流 复以何方便 度于第六海
云何修妙禅 于诸深广欲 得度于彼岸 不为爱所持

（你是多修甚么妙禅，而得以渡过五欲之水流的呢？又用甚么方便，去渡过第六海呢（六道）？为甚么修习妙禅的话，则对于诸深广之欲，都能得以渡过而到达彼岸，不会再被爱念所执持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说：

身得止息乐 心得善解脱 无为无所作 正念不倾动
了知一切法 不起诸乱觉 爱意睡眠覆 斯等皆已离
如是多修习 得度于五欲 亦于第六海 悉得度彼岸
如是修习禅 于诸深广欲 悉得度彼岸 不为彼所持

（身已得止息柔软之乐，心已得善解脱。已经达到无为无所作，以正念而不被一切所倾动。已经了知一切诸法，而不起一切的诸乱觉。爱欲、瞋恚、睡眠等盖覆，这些都已脱离。）

（像如是的多多修习，而得度脱于五欲。也对于那第六之海，均予以得脱而渡过彼岸。像如是的修习妙禅，则对于那些诸深广之欲，均能得以度脱而渡过彼岸，不会再被其所执持的了！）

那时，爱乐天女，又继之而说偈说：

已断除恩爱 淳厚积集欲 多生人净信 得度于欲流
开发明智慧 超踰死魔境

（已经断除恩爱与淳厚之积集之欲，能够多生他人之净信，得以渡脱于欲流。也就是说，你已开发明智慧，已超踰死魔之境界了吧？）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说：

大方便广度 入如来法律 斯等皆已度 慧者复何忧

（以大方便而广度，而入于如来之法与律。这些都已度过，有智慧的人，又有甚么烦恼呢？）

那时，三位天女的志愿不能满足（不能达成任务），就还诣其父魔王波旬之处。这时，魔王波旬遥见其女回来，就说偈愚弄她们而说。

汝等三女子 自夸说堪能 咸放身光焰 如电云中流
至大精进所 各现其容姿 反为其所破 如风飘其绵
欲以爪破山 齿啮破铁丸 欲以发藕丝 旋转于大山
和合悉解脱 而望乱其心 着能缚风足 令月空中堕
以手抒大海 气蹴动雪山 和合悉解脱 亦可令倾动
于深巨海中 而求安足地 如来于一切 和合悉解脱
正觉大海中 求倾动亦然

（你们这三位女孩！曾自夸言而说堪能系缚瞿昙来。因此，而都放出身上的光焰，有如电光之在云中闪流一样。你们到了大精进者〔佛陀〕之处，各各变化现出其容姿，却反而被他所破，犹如风飘其绵一样。）

（想欲用指爪去破大山，用嘴齿去啮破铁丸，欲以发藕丝去旋转大山那样！）

（和合都已解脱，而还要希望能够扰乱其心。执着而想能缚风之足，欲使空中的月亮堕下来。）

（如能以手去抒大海，以气蹴去动雪山的话，则那和合虽悉已解脱，也有可能

使其倾动。妳们就是想在于深巨之大海中，希求安足之地那样的！)

(如来乃对于一切的和合，均已解脱，在正觉的大海中，求其能够倾动，也是如此的！)

像如是的，魔王波旬，愚弄其三位魔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九三 净不净经：本经叙述魔王作百种的净、不净之色，欲娆乱佛陀而不可得。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郁鞞罗处的尼连禅河侧的大菩提树之下，初成佛道。

天魔波旬曾作此念：这位沙门瞿昙在于郁鞞罗住处，尼连禅河侧之菩提树下，初成佛道。我现在当往那处，去作留难。就自变身，作百种之净、不净之色，然后往诣佛所。

佛陀遥见波旬作百种之净、不净之色，而作此念：「恶魔波旬，现在作百种的净、不净之色，欲来作娆乱。」因此，即说偈而说：

长夜生死中 作净不净色 汝何为作此 不度苦彼岸
若诸身口意 不作留难者 魔所不能教 不随魔自在
如是知恶魔 于是自灭去

(你长夜都在生死当中，作净、不净之色。你为甚么要作这样，而不度过苦海，而到达彼岸呢?)

(假若诸身口意，不作留难的话，乃为恶魔所不能教训之处，而不随顺于魔王之自在的。)

(像如是的知道，恶魔啊！应在此地，自灭而去吧！)

这时魔王波旬，曾作如是之念：「沙门瞿昙，已经知道我的内心了！」因此，而内怀忧戚，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九四 苦行经：世尊舍弃苦行，改为禅坐，而初成佛道。恶魔即欲来娆乱，而不可得。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郁鞞罗处的尼连禅河侧之菩提树下，初成正觉。

那时，世尊独自在一静处，专心禅思，曾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已由苦行解脱。善哉！我现在已经善能由苦行而解脱。先前修习正愿，现今已果然的得到无上的菩提！」(脱离无益之苦行，而改由禅坐正念，终于达到真正解脱的境地！)

那时，魔王波旬曾作此念：「现在沙门瞿昙住在于郁鞞罗处之尼连禅河侧的菩提树下，初成正觉。我现在当往那个地方去作留难。」就化作一位年轻的人，住于佛前，而说偈说：

大修苦行处 能令得清净 而今反弃舍 于此何所求
欲于此求净 净亦无由得

(大大的在于苦行处修习苦行，就能使其得到清净，而现在却反而弃舍那个修行处，而到这里来，有甚么所求呢？想在这里求取清净，然而清净也无由可以得到的！)

那时，世尊曾作此念：「这位魔王波旬，想来作娆乱。」就说偈而说：

知诸修苦行 皆与无义俱 终不获其利 如弓弹有声

戒定闻慧道 我已悉修习 得第一清净 其净无有上

（我已知道修诸苦行，均和无意义共为一体，终究不能获得甚么利益，有如弹弓，只有声音而已。）

（戒定闻慧之道，我均已修习过，因此而能得第一的清净，其清净乃为没有比得上的！）

那时，魔王波旬曾作此念：「沙门瞿昙已知道我的心。」因此，而内怀忧戚，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九五、乞食经：本经叙述恶魔想来妨碍佛陀之乞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娑罗婆罗门聚落。

那时，世尊在于早晨，着衣持钵，进入娑罗聚落去乞食。那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现在沙门瞿昙，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娑罗聚落去乞食。我现在当往，先入民间的舍宅，去告诉诸信心的婆罗门长者，使那位沙门瞿昙空钵而出（乞不得食物）。

那时，恶魔波旬，就随逐在佛陀的后面，唱作如是之言：「沙门！沙门！都乞不得食物吗？」

那时，世尊曾作此念：「恶魔波旬，欲来作娆乱。」就作偈而说：

汝新于如来 获得无量罪 汝谓呼如来 受诸苦恼耶

（你新在于如来之所，获得算不尽的罪业，你谓想叫如来，受诸苦恼吗？）

那时，恶魔波旬曾作此言：「瞿昙！更入聚落，当会使其得食！」

那时，世尊说偈而说：

正使无所有 安乐而自活 如彼光音天 常以欣悦食

正使无所有 安乐而自活 常以欣悦食 不依于有身

（假如无所有〔乞不得食〕，也能安乐而自活，有如那光音天之常以欣悦而食那样。）

（假如一无所有，也能得安乐而自活下去，因为常以欣悦为食，并不依于有身啊！）

那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沙门瞿昙已知道我的心。」因此而内怀忧戚，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九六、绳索经：本经叙述恶魔欲用绳索来缚佛，而不可得。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捺国的仙人住处的鹿野苑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已经解脱人天的绳索，你们也已解脱人天的绳索。你们当游行在于人间，多多的度脱人天，多所饶益安乐人天。不须结伴而行，应一个人一个人的个别而去。我现在也将到郁鞞罗住处的人间去游行。」

那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沙门瞿昙住在于波罗捺的仙人住处的鹿野苑中，

对他们的声闻弟子，作如是的说法：『我已解脱人天的绳索，你们也同样的已能解脱人天的绳索。你们应各别在于人间去教化，……乃至我也当至郁鞞罗住处的人间去游行。』我今当往去为他作留难。」就化作一位年轻的人，住在于佛前，说偈而说：

不脱作脱想 谓呼已解脱 为大缚所缚 我今终不放

（你并不解脱，而作已经解脱之想，所谓叫做已经解脱的话，就会被大缚所缚，我现在终不放弃你！）

那时，世尊曾作此念：「恶魔波旬，欲来作烧乱。」就说偈而说：

我已脱一切 人天诸绳索 已知汝波旬 即自消灭去

（我已经解脱一切人天的诸绳索了。已经知道你的底细了。波旬！你应实时自动的消灭而去！）

那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沙门瞿昙，已经知道我的心。」因此之故，内怀忧戚，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九七、说法经：本经叙述佛陀为四众说法，恶魔欲来作烧乱，而不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释氏的石主释氏聚落。

那时，石主释氏聚落，有好多人由于疫病而死。到处的民众，不管是男，或者是女，都从四方而来受持三皈。那些诸病人，不论是男，或者是女，或者是大，或者是小，都由来者自称名字而发愿说：「我某某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比丘僧。」举村全邑的人，皆为是如此。

那时，世尊，也曾热诚的为诸声闻说法。这时，诸位以信心而皈依三宝的这些人，都皆转生于人天之善道中。

那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现在沙门瞿昙住在于释氏的石主释氏聚落中，热诚的为诸四众弟子说法。我今当往那个地方去作留难。」就化作一位年轻之人，往住于佛前，说偈而说：

何为勤说法 教化诸人民 相违不相违 不免于驱驰

以有系缚故 而为彼说法

（为甚么勤于说法，勤于教化诸人民呢？不管是相违〔否定〕，或不相违〔赞成〕，都不能免掉驱驰的！因为有了系缚之故，而为他们说法。）

那时，世尊曾作此念：「恶魔波旬，欲来作烧乱。」就说偈而说：

汝夜叉当知 众生群集生 诸有智慧者 孰能不哀愍

以有哀愍故 不能不教化 哀愍诸众生 法自应如是

（你这位夜叉〔捷疾鬼神〕应当要知道！众生乃为群集而生的。诸有智慧的人，那一个人不会起哀愍之心呢？由于有了哀愍之心之故，不能不教化他人。此哀愍诸众生之法，自应是如是的！）

恶魔波旬曾作此念：「沙门瞿昙已经知道我的内心。」因此，内怀忧戚，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九八、作王经：本经叙述恶魔劝唆佛陀当国王而不可得。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释氏的石主释氏聚落。

那时世尊独自一人在于静处，禅思思惟，而作此念：「颇有（是否有）作王的人，能得不杀生，不教人杀，一向都行正法，以治民，不行非法的吗？」

那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现在沙门瞿昙住于石主释氏聚落，独自一人在禅思时，曾作此念：『颇有作王的人，不杀生，不教人杀生，一向都行正法去治国，不行非法的吗？』我今当往，去为他说法。」就化作一年轻人，往住于佛前，而作此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可得作王，而不杀生，不教人杀生。一向都行正法去治民，不行非法。世尊！您现在可以作为国王，善逝！您现在可以作国王，必能得到如意的。」

那时，世尊曾作此念：「恶魔波旬，欲来作娆乱。」佛陀于是告诉恶魔说：「你这位恶魔波旬！为甚么作此言：『应作国王！世尊！应作国王！善逝！可以得到如意的。』呢？」

恶魔白佛说：「我当面从佛听到佛陀曾作是说：『如果对于四如意足曾经修习，多多的修习后，则欲使雪山王变成为真金，就能照作不异。』世尊现在具有了四如意是，已修习，多多的修习过了。欲使雪山王变成为真金，定能如意不异。因此之故，我白世尊：「作为国王！世尊！应作为国王！善逝！可以得到如意的！」」

佛陀告诉波旬说：「我并没有心要作国王，为甚么应当去作呢？我也无心欲使雪山王变为真金，有甚么因由要变化呢？」

那时，世尊就说偈而说：

正使有真金 如雪山王者 一人得此金 亦复不知足
是故智慧者 金石同一观

（假如有真金如雪山王那么的多，有一个人得这么多的金，也会不知足的。因此之故，有智慧的人，将金和石，作同一之观。）

那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沙门瞿昙已知道我的心。」因此而内怀忧戚，实时隐没不现。

一〇九九 众多经：本经叙述众多的比丘，为佛作衣，恶魔欲来娆乱而不可得。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释氏的石主释氏聚落。

这时，有众多的比丘，聚集在于供养堂，为了缝衣之事。

那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现在沙门瞿昙住在于释氏石主释氏聚落里，有众多的比丘聚集在于供养堂，为了缝衣之故。我今当往那里，去作留鸡。」就化作一位年轻少壮的婆罗门像，作大鬃发，着兽皮之衣，手里执持曲杖，往诣供养堂，在于众多的比丘之前，默然的住下来。须臾，就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年少而出家，肤白而发黑，年在于盛壮之时，应该去享受五欲，而庄严自娱才对。为甚么违亲背族，悲泣别离，信仰非家而为出家学道呢？为甚么要舍弃现世之乐，而求他世非时之乐呢？」诸比丘们告诉婆罗门说：「我们并不是舍弃现世之乐，而去求他世非时之乐。我们乃舍弃非时之乐，而就现世之乐啊！」

波旬又问：「甚么叫做舍非时之乐，而就现世之乐呢？」比丘们回答而说：「如世尊之说，即：他世之乐，乃少味而多苦，少利而多患。世尊所说之现世之乐，乃离诸炽燃，不待时节，而能自己通达。对于此而观察，缘于自己而能觉知。婆罗门！这名叫做现世之乐。」

那时，婆罗门三反，而掉头瘖症，用杖筑地，实时隐没不现。

这时，诸比丘们即生恐怖，身毛皆竖，而作此思惟：「这是何等的婆罗门像，来此作变化的呢？」因此，而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然后白佛说：「世尊！我们众多的比丘，聚集在于供养堂，为了缝衣之故。那时，有一位盛壮的婆罗门，鬃发大髻，来诣我们的集会处，而作此言：『你们年少而出家……』」如上广说，乃至三反掉头瘖症，用杖筑地，实时隐没不现。我们因之而生恐怖，身毛都为之竖立起来。这是那一位婆罗门像，来作此变化的呢？」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这不是婆罗门，是恶魔波旬，来到你们那里，欲作烧乱的。」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凡生诸苦恼 皆由于爱欲 知世皆剑刺 何人乐于欲
觉世间有余 皆悉为剑刺 是故黠慧者 常勤自调伏
巨积真金聚 犹如雪山王 一人受用者 意犹不知足
是故黠慧者 当修平等观

（凡是所生的诸苦恼，均为是由于爱欲而来。如果能彻知世间的一切均为是剑刺的话，甚么人还会喜乐于贪欲呢？）

（觉悟世间的一切均为是有多余之法，均为是有如剑刺。因此之故，有黠慧的人，都常于精勤，而调伏自己！）

（积聚巨大的真金之聚，犹如雪山王那么的大，而由一人去受用，其心还是会不知足的。因此之故，有黠慧的人，应当要修学平等观！）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而奉行！

一一〇〇、善觉经：善觉比丘皈依三宝的善缘时，恶魔化为大身的士夫使其恐怖。佛说为恶魔后，则勇猛而退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释氏的石主释氏聚落。

那时，有一位善觉尊者，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于石主释氏聚落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持尼师坛（坐具），悬置在右肩上，进入林中，坐在一树下。修习白昼时的正受，而作此念：「我已得善利！能在于正法与律当中出家学道。我已得善利！能遭遇大师如来、等正觉。我已得善利！能得在于梵行、持戒、备德、贤善的真实众之中。我现在应当努力于得大贤善，然后命终，在于当来之世，也应当为一贤善之人。」

那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现在沙门瞿昙住在于石主释氏的聚落。有一位声闻的弟子，名叫善觉，着衣持钵，……都如上广说。乃至要当一位贤善的尊者而命终，后世亦要为贤善的尊者。我现在当往，去作留难。」就化作一大身的人，一看就知道为盛壮多力，使人看到时，会起恐怖之心。所谓其力，能将大地翻覆发动。恶魔就化作这样的一个人，到了善觉比丘之处。

善觉比丘，遥见这位大身勇盛的壮士时，即起恐怖。就从其坐起，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在一边，然后白佛说：「世尊！我在于今天的早晨，着衣持钵，……都广说如上，乃至愿为一贤善的比丘而命终，后世也愿为一贤善的比丘。在这时候，曾经看见一位大身的士夫，其形勇壮炽盛，其力能动大地。我看见后，生起恐怖，心惊毛竖。」

佛陀告诉善觉比丘说：「这并不是甚么大身的士夫，是恶魔波旬，欲来作烧乱而已。你且回去，仍依在于那树下，去修习从前的三昧（正定），去摇动那位恶魔。」

由于此动作功行，就能脱离其烧乱的苦恼的！」

那时，尊者善觉，就回到其本处。到了早晨，着衣持钵，进入石主释氏聚落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都如上广说，乃至愿为贤善的比丘，直到命终，后世也愿为贤善的比丘！

那时，恶魔波旬，又作此念：「这位沙门瞿昙，住于石主释氏聚落。有一位弟子名叫善觉，……都如上广说，乃至愿为贤善，直至命终，后世也愿为善贤。我现在当往其处，去作留难。」因此，又化作一大身，其形勇壮炽盛，其力能发动大地，就往往在善觉比丘的前面。

善觉比丘，又遥见此人，就说偈而说：

我正信非家 而出家学道 于佛无价宝 正念系心住
随汝变形色 我心不倾动 觉汝为幻化 便可从此灭

（我乃由于正信非家之好处，而出家学道。对于佛陀所教的无价之宝，正念而系心安住在那里。）

（因此，不管你如何变化其形色，我的心都不会倾动。我已觉知你为一幻化者，你可以随便的从此隐灭吧！）

那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这位沙门，已经知道我心了。！因之而内怀忧戚，实时隐没不现。」

一一〇一、师子经：本经叙述佛陀为诸比丘说法，恶魔欲来烧乱，而不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捺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来乃为声闻弟子们，作狮子吼而说：『已知！已知！』你们不知如来到底为诸声闻，说对于甚么法已知，已知之故，而作狮子吼的呢？所谓已知苦圣谛、善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是。」

那时，天魔波旬，曾作此念：「沙门瞿昙住于波罗捺国的仙人住处，鹿野苑之中，为诸声闻弟子说法，……乃至已知四圣谛。我今当往，去作留难。就变化作一年少的人，住于佛前，而说偈说：

何于大众中 无畏狮子吼 谓呼无有敌 望调伏一切

（为甚么在于大众当中，无所畏惧，而作狮子吼，而说已没有甚么怨敌，而欲调伏一切众生呢？）

那时，世尊曾作此念：「这是恶魔波旬，欲来作烧乱的。」就说偈而说：

如来于一切 甚深正法律 方便狮子吼 于法无所畏
若有智慧者 何故自忧怖

（如来乃在于一切甚深的正法与律当中，方便而作狮子吼，对于法，都无所畏惧。如果为有智慧的话，则为甚么缘故，会自忧怖呢？）

那时，天魔波旬，曾作此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因此而内怀忧戚，实时隐没不现。」

一一〇二、钵经：佛为五百比丘说五受阴是生灭之法。魔化牛入五百钵中间，欲烧乱而不可得。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多众践踏的旷野中，和五百名比丘众，俱在那里时，为他们说法。将五百个钵，放置于中庭。

那时，世尊为诸五百名比丘，说五受阴是生灭之法。

这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沙门瞿昙住于王舍城的多众践踏之旷野中，和五百名比丘俱在，……乃至说五受阴是生灭之法。我今当往，去作留难。」就化作一大牛，往诣佛所，闯入那放有五百个钵的中间。诸比丘们就驱逐该牛，不使牠损坏钵。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这不是牛，是恶魔波旬欲来作娆乱的。」就说偈而说：

色受想行识 非我及我所 若知真实义 于彼无所著

心无所著法 超出色结缚 了达一切处 不住魔境界

（色受想行识等五阴，并不是真我，也不是我所有之物。假如能够知道其真实之义的话，则对于彼，就不会有所执着。心没有所执着之法，乃为超出色等诸结缚，而能了达一切处，而不会住于魔的境界！）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〇三、入处经：本经叙述佛陀为诸比丘说六触入处，恶魔欲来娆乱，而不可得。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众多践踏旷野中，和六百位比丘众俱在那里时，为诸比丘们说六触入处之集，六触之集，六触之灭等法。

那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现在沙门瞿昙住在于王舍城的多众践踏的旷野中，为六百名比丘说六触入处是集法，是灭法。我今当往，去作留难。」就化作一壮士，大身勇盛，其力能动大地，来诣佛所。

那些比丘遥见壮士之身，大而勇盛，见后生起怖畏之心，身上之毛皆竖立起来。大众共相谓言：「那个人是何等的人物？为甚么其形状会令人可畏呢？」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这是恶魔，是欲来娆乱的！」那时，世尊就说偈而说：

色声香味触 及第六诸法 爱念适可意 世间唯有此

此是最恶贪 能系着凡夫 超越斯等者 是佛圣弟子

度于魔境界 如日无云翳

（色声香味触，以及第六之诸法，都是彼爱念之法，是适可于人人之意的，世间就是唯有此种法而已。这是最恶之贪，乃能系着于凡夫的。如能超越这些法的话，就是佛陀的圣弟子！此人已能度脱恶魔的境界，犹如太阳之无云翳那样！）

这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因此而内怀忧戚，实时隐波不现。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九完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

一一〇四、帝释经：本经叙述如能受持七种德行，就能生在帝释天之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能够受持七种之受（七种德行、誓戒）的话，就能由于此因缘，而得往生于帝释之处。所谓天帝释（帝释天），其始初转生为人类时，曾供养父母（孝顺父母），以及家族中的诸尊长们。都和颜软语，也不恶口，不用两舌，都常讲真实之言。在此慳吝的世间里，虽然居在家里，也不会有慳吝的举动，都行解脱之施，精勤之施，常乐于行施，也设布施大会去供养人，平等普施于一切众生。」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供养于父母 及家之尊长 柔和恭逊辞 离粗言两舌
调伏慳吝心 常修真实语 彼三十三天 见行七法者
咸各作是言 当来生此天

（在人类时，曾供养孝顺其父母，以及家族的尊长们。都以柔和、恭逊之辞，而离开粗言之恶口，以及两舌。能调伏其慳吝之心，而常修真实之语。）

（那位三十三天〔帝释天〕的天帝，看见有人行持七法的话，都会这样的说：你们将来定会转生在于此天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〇五、摩诃利经：本经叙述具有了七德，就能往生于天帝释之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鞞舍离国，猕猴池侧的重阁讲堂。

那时，有一位离车（刹帝利种），名叫摩诃利，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丁世尊！您曾经看见过帝释天么？」佛陀回答说：「见过。」离车又问：「世尊！您看见过有一种鬼，好似帝释天之形体吗？」

佛陀告诉离车说：「我知道天帝释，也知道有一种鬼好似天帝释。同时也知道那天帝释之法，乃受持那些法缘之故，而能得生帝释天处的。离车！帝释天，从前为人时，曾经供养父母，……乃至行平等之施舍。」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供养于父母 及家之尊长 柔和恭逊辞 离粗言两舌
调伏慳吝心 常修真实语 彼三十三天 见行七法者
咸各作是言 当来生此天

（能供养于父母，以及家族之尊长等人。讲的是柔和之语，恭逊之辞。离开粗言、

两舌。而调伏慳吝之心，常修真实之语。）

（那位三十三天〔帝释天〕，见到人行此七法的话，都会对各人说：当来定会生在于此天！）

佛说此经后，这时，摩诃利离车，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一〇六、以何因经：本经叙述帝释有种种异名的因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鞞舍离国的弥猴池侧的重阁讲堂。

那时，有一位比丘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在一边，白佛说：「世尊！由于甚么因，甚么缘，释提桓因，名叫做释提桓因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释提桓因，从前为人类时，都行顿施（恭敬的布施给人）。不管是沙门，是婆罗门，或者是贫穷、困苦的人，或者是为了求生存而行路而乞的人，都布施以饮食、钱财、谷、帛、华香、严具、床卧、灯明等物。由于如此的堪能（有大力）之故，名叫做释提桓因。」

比丘又白佛说：「世尊！由于甚么因，甚么缘之故，释提桓因又名叫做富兰陀罗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那位释提桓因，从前为人类时，数数行施衣被、饮食……乃至灯明。□于此因缘之故，名叫做富兰陀罗。」

比丘又白佛说：「由于甚么因，甚么缘之故，又名叫做摩伽婆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那位释提桓因，从前为人时，名叫做摩伽婆之故，释提桓因即以其本名，而名叫做摩伽婆。」

比丘又白佛说：「由于甚么因，甚么缘，又名叫做婆婆婆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释提桓因从前为人时，数数（常常）用婆洗和地方之衣，布施供养他人。由于此因缘之故，释提桓因，乃名叫做婆婆婆。」

比丘又白佛说：「世尊！由于甚么因，甚么缘，释提桓因又名叫做憍尸迦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那位释提桓因，从前为人时，乃为憍尸族姓的人。由于此因缘之故，那位释提桓因又名叫做憍尸迦。」

比丘问佛说：「世尊！由于甚么因，甚么缘，那位释提桓因又名叫做舍脂钵低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有一位阿修罗的女儿，名叫做舍脂，为天帝释的第一天后，因此之故，名叫做舍脂钵低。」

比丘白佛说：「世尊！由于甚么因，甚么缘，释提桓因又名叫做千眼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那位释提桓因，从前为人时，非常的聪明而有智慧。在于一坐之间（一瞬之间），能思惟千种之义，能观察其义而称量其义。由于此因缘，那位天帝释又名叫做千眼。」

比丘白佛说：「由于甚么因，甚么缘，那位释提桓因又名叫做因提利呢？」（天之帝）

佛陀告诉比丘说：「那位天帝释在于三十三天，为王为主。由于此因缘之故，那位天帝释才名叫做因提利。」

佛陀并告诉比丘说：「而且那位释提桓因，从前为人之时，曾受持七种受，因此因缘，得往生为天帝释。那七种呢？释提桓因本为人时，供养父母，……乃至平等而行惠施，这叫做七种受。由于此因缘，而为天帝释。」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都如上广说过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〇七、夜叉经：本经叙述帝释天被恶魔侵夺其座，也不瞋恚。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鞞舍离国的猕猴池侧的重阁讲堂。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过去世时，有一位夜叉鬼（勇健、暴恶），长的非常的丑陋而难看。曾在帝释的空座位上坐下来。三十三天的天神们看此夜叉鬼之丑陋恶色，而坐在帝释的空座位上。大家见后，都各起瞋恚之心。诸位天神都像如是的极为瞋恚后，那位夜叉鬼，却因如是如是的随着其瞋恚，而渐渐的端正起来。

那时，三十三天的诸天们，都往诣天帝释，白帝释而说：『憍尸迦！当知有一位异鬼，非常的丑陋恶色，在天王您的空座上坐下来。我们这些诸天，看见那位丑陋恶色的夜叉鬼，坐在天王之座时，都极生瞋恚。然而随着诸天们之瞋恚，而那位夜叉鬼却随之而渐渐的端正起来。』释提桓因就告诉诸三十三天们说：『那是由于瞋恚去对治那夜叉鬼的。』

那时，天帝释就亲自到了那位夜叉鬼之所。曾整他的衣服，偏袒右肩，合掌而三称自己的名字而说：『仁者！我是释提桓因』。由于随着释提桓因如是的恭敬下意，那位夜叉鬼即如是如是的随之而渐渐的丑陋起来，也就实时不再出现。

那时，释提桓因，自己就坐下来，然后说偈而说：

人当莫瞋恚 见瞋莫瞋报 于恶莫生恶 当破坏憍慢
不瞋亦不害 名住贤圣众 恶罪起瞋恚 坚住如石山
盛瞋恚能持 如制逸马车 我说善御士 非谓执绳者

（人应当不可以起瞋恚之心，遇到他人之瞋恚时，不可以用瞋恚去报复他。对于凶恶的，不可以生凶恶之念去对付，应当要破坏憍慢之心。不瞋恚，也不害人，名叫做住于贤圣之众。对于恶罪而起瞋恚，则要坚住如石山那样的不动摇！将盛大的瞋恚，能持住，则如制御奔逸的马车一样。我说善御士，并不是指执绳之人。）

佛陀说到这里，又告诉诸比丘们说：「释提桓因，在三十三天，当一位自在之王，都叹说不瞋恚之好处。你们像如是的正信，而为非家之出家学道，也应该赞叹不瞋恚，也应当如是而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〇八、得眼经：二位比丘起诤，一骂詈，一默然。后骂者忏悔，另一位不接受。佛为之说帝释行忍辱等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夜钵，洗足后，持尼师坛（坐具）着在于右肩上，而至于安陀林。在那里，展开布敷尼师坛，而坐在于一树下，进入于白昼的正受。

那时，在祇桓（祇园精舍）里，有二位比丘正在诤端，一位在骂詈，另一位则默然不语。那位骂詈之比丘，就因之而对于对方改悔忏悔，而那位比丘却不接受其忏悔。由于不接受忏悔之故，在精舍中的众多比丘，都共相劝谏，而

致高声闹乱。

那时，世尊以净天耳过于人耳，而听到祇桓中之高声闹乱事。听后，就由禅定中醒过来，就还回精舍，在于大众之前，敷座而坐，而告诉诸比丘们说：「我于今天的早晨去乞食，还至安陀林，打坐入昼之正受时，听到精舍中有高声大声，纷纭闹乱，到底是谁在嚣闹的呢？」

比丘们白佛说：「此精舍里，有二位比丘起诤端，一位比丘在骂詈，另一位则默然不语。那时，发骂詈的比丘，寻即向对方忏悔谢过，而对方却不接受。由于不接受之故，有好多人出面劝谏，故致声大，高声闹乱的。」

佛陀告诉比丘说：「到底如何呢？比丘们！那愚痴之人，人家虽向他忏悔谢过，而不接受人家之忏悔？假若人家向其忏悔而不接受的话，就是愚痴的人，当会长夜得不饶益之苦的。诸比丘们！在过去世时，释提桓因，遇有三十三天的天神们共诤时，就说偈教诫而说：

于他无害心 瞋亦不缠结 怀恨不经久 于瞋以不住
虽复瞋恚盛 不发于粗言 不求彼阙节 揭人之虚短
常当自防护 以义内省察 不怒亦不害 常与贤圣俱
若与恶人俱 刚强犹山石 盛恚能自持 如制逸马车
我说为善御 非谓执绳者

（对于他人不要有伤害之心，也不可被瞋恚心所缠结。怀恨应不经久时，于瞋恚心也不止住。虽然瞋恚还是很盛，也不发粗言。不寻求人家之阙节，不揭人之虚短，常常当自防护，应以义去自内省察）

（不起怒，也不损害于人，要常和贤圣之人俱在。假若与恶人俱在时，其刚强之志，也应如山石那样的不被所动。盛恚能自持，有如制御奔逸之马车一样。我会说他为善御的人，而不是说他为执绳的人。）

佛陀将帝释天之诫偈说完后，又告诉诸比丘们说：「释提桓因在三十三天，当为一位自在之王，常行忍辱，也一再的赞叹行忍辱的人。你们由正信，而为非家之出家学道，当行忍辱，赞叹忍辱，应当学此！」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〇九、得善胜经：帝释天和阿修罗论战，帝释主张行忍，修罗主张暴力，后帝释获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过去世时，有天神和阿修罗对阵欲战，释提桓因对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说：『大家不可以互相杀害。只要以论议，以理去屈伏对方才对。』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说：『假若互相论议，谁能够证知理气之通塞呢？』

（谁通谁塞，也就是谁之理对，或谁之理不对）。天帝释说：『诸位天众当中，自有智慧能明白的记识的人。阿修罗众当中，又自有明白而记识的人。』毘摩质多罗阿修罗说：『可尔』（好的）。释提桓因说：『你们可以先立论，然后我当会随后立论，就不会为难的。』

那时，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即说偈立论而说：

我若行忍者 于事则有阙 愚痴者当言 怖畏故行忍

（我如果行忍辱的话，则对于事情会有阙点的。因为愚痴的人，当会说：你是一怖畏软弱之人，才会行忍辱的）

释提桓因也说偈回答而说：

正使愚痴者 言恐怖故忍 及其不言者 于理何所伤
但自观其义 亦观于他义 彼我悉获安 斯忍为最上

（假如愚痴的人，说你是恐怖之故，才会行忍辱，以及不谈到其事由，则对于义理来说，有甚么伤损呢？只要自观其义理，也观察他人的义理，而彼我都能获得安隐的话，则这种忍辱就是最上的了！）

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又说偈说：

若不制愚痴 愚痴则伤人 犹如凶恶牛 舍走逐触人
执杖而强制 怖畏则调伏 是故坚持杖 折伏彼愚夫

（假若不强制愚痴的人的话，则愚痴的人就会伤害他人，有如凶恶之牛，舍走而逐触人一样。）

（执拿刀杖去强制那些愚痴的人的话，愚痴的人就会由于怖畏而被调伏，因此之故，应坚持刀杖，去折伏那些愚夫！）

帝释又说偈说：

我常观察彼 制彼愚夫者 愚者瞋恚盛 智以静默伏
不瞋亦不害 常与贤圣俱 恶罪起瞋恚 坚住如石山
盛瞋能持 如制逸马车 我说善御士 非谓执绳者

（我常常观察那些人，如欲制伏那些愚夫的话，则愚痴的人因为瞋恚很盛之故，有智慧的人要用静默去降伏他。）

（不起瞋恚，也不伤害人，常和贤圣之人俱在。恶罪之生起，乃在于瞋恚，故应坚持，有如大石之山那样的不动其心。）

（能将炽盛的瞋恚制持的话，则如制御奔逸的马车一样。我说善于调御的人，而不是说他为执绳者耳。）

那时，在天众当中，有些天，为有智慧者，在阿修罗的大众当中，也有一些有智能的阿修罗。他们就对于此偈思惟称量观察，而作此念：『毘摩质多罗阿修罗所说之偈，其内容乃终究长夜，都起于斗讼战争。就应当知！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乃教人应长夜斗讼战争的。而释提桓因所说之偈，其内容为长夜终究息止斗讼战争，就应当知！天帝释乃长夜教人应息止斗讼的。因此而知道！帝释天乃为善论而得胜！』

佛陀最后告诉诸比丘们说：「释提桓因乃以善的论议去降伏阿修罗。诸比丘们！释提桓因在于三十三天里，当一位自在之王，都立善论，赞叹善论，去教化诸天及神祇。你们这些比丘们，也应如是！你们由正信而为非家之出家学道，也应立善论，赞叹善论，应常时这样去修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一〇、缚系经：本经叙述天与阿修罗战，阿修罗战败，被生擒于门侧，看到帝释时，则骂詈，帝释忍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过去世时，有天帝释，令诸天和诸阿修罗对阵欲战时，释提桓因曾对三十三天的天众们训话而说：『今天你们诸天和阿修罗的军队相战时，诸天如得胜，而阿修罗如不

如意而败战的话，就应生擒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应用五系缚，将他牵引还回天宫来！』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也曾经告诉诸阿修罗众而说：『今天这场诸天和阿修罗之

战争如果阿修罗战胜，诸天不如我们的话，就应生擒释提桓因，用五系缚，将他带回阿修罗宫来。』他们这一场战争，乃由诸天得战胜，阿修罗则不如而战败。

那时，诸天们，就捉得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就用五系缚，将他牵还天宫，缚在于帝释的断法殿前的门下。帝释天从此门出入之时，毘摩质多罗阿修罗则在被缚住的门侧骂詈他。

那时，帝释天的御者，看见阿修罗王身被五缚，在于门侧，帝释天出入之时，都辄受其瞋恚骂詈。看此情形后，就便说偈，白帝释天而说：

释今为畏彼 为力不是耶 能忍阿修罗 面前而骂辱

（帝释！您现在是否怖畏他呢？或者是恐力不足呢？为甚么能忍耐阿修罗在您面前的那种骂辱呢？）

帝释即回答而说偈说：

不以畏故忍 亦非力不足 何有黠慧人 而与愚夫对

（不是因为怖畏之故而忍辱，也不是神力不足之故，因为那里有黠慧的人，会和愚夫相对敌呢？）

御者又白言而说：

若但行忍者 于事则有阙 愚痴者当言 畏怖故行忍

是故当苦治 以智制愚痴

（如果只行忍辱的话，对于事，就会有阙欠的。因为愚痴的人，会说对方为畏怖之故，而行忍辱的。因此之故，当治其苦，而以智慧去制伏愚痴。）

帝释回答说：

我常观察彼 制彼愚夫者 见愚者瞋盛 智以静默伏

非力而为力 是彼愚痴力 愚痴违远法 于道则无有

若使有大力 能忍于劣者 是则为上忍 无力何有忍

于他极骂辱 大力者能忍 是则为上忍 无力何所忍

于己及他人 善护大恐怖 知彼瞋恚盛 还自守静默

于二义俱备 自利亦利他 谓言愚夫者 以不见法故

愚夫谓胜忍 重增其恶口 未知忍彼骂 于彼常得胜

于胜己行忍 是名恐怖忍 于等者行忍 是名忍静忍

于劣者行忍 是则为上忍

（我常观察那些愚夫，而制伏那些愚痴的士夫。遇见愚者之瞋恚炽盛时，有智慧的人，都会用静默去制伏他。）

（并没有甚么力量，而说他为有力的，那就是那些愚痴之力。愚痴乃远违正法，对于道来说，是没有可谈的。）

（假若有大力，能够忍耐于卑劣的话，就为之上忍，假如没有力量的话，那里能忍呢？对于他人之极大的骂辱时，有大力的人才能忍受，这是最为上忍的，如没有力量的话，怎么有所忍耐呢？）

（对于自己，以及他人，都要善护大恐怖，知道对方的瞋恚炽盛，就要还自守于静默，对于此二义都具备的话，就能自利，也能利益他人。）

（所谓愚夫者，乃由于不见正法之故。愚夫所谓之胜于忍，乃一再的增加其恶口而已。并不知道能够忍耐其骂詈，乃是对于他之常得胜者。对于胜己而行忍，就名叫做恐怖忍，对于相等对者之行忍，就名叫做忍静忍，对于劣于自己者而行忍，就是名叫做上忍！）

佛陀并告诉诸比丘们说：「释提桓因，在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都常行忍辱，赞叹行忍。你们比丘们！由于正信而为非家之出家学道，也应如是而行忍，赞叹于忍，应当要这样的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一一、敬佛经：本经叙述帝释天虽为自在王，也恭敬佛陀。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过去世时，释提桓因欲入园观，那时曾勅令其御者，叫他严驾千马之车，将诣于园观。御者奉其勅，就严驾千马之车，向帝释天禀告说：『唯！俱尸迦！已经严驾马车完毕，唯王知时。』天帝释就下常胜殿，合掌向东礼佛。那时，御者一见，实时心惊而毛竖，致其马鞭落在于地上。

那时，天帝释看见御者心惊毛竖，马鞭落地，即说偈而说：

汝见何忧怖 马鞭落于地

（你到底是看见甚么事而起忧怖，连马鞭也握不住而致落于地呢？）

御者也说偈回禀帝释而说：

见王天帝释 为舍脂之夫 所以生恐怖 马鞭落于地

常见天帝释 一切诸大地 人天大小王 及四护世主

三十三天众 悉皆恭敬礼 何处更有尊 尊于帝释者

而今正东向 合掌修敬礼

（我因看见天王帝释您，乃为舍脂之夫。然而这时的动作，使我刹时生起恐怖惶悚，而将马鞭一时握不住而落于地上的。）

（我常看到天帝释您，乃为一切诸大地，一切人天大小之王，以及护世之四天王、三十三天的天众，都统统恭敬于您，而向您敬礼。到底在甚么地方还更有可以为尊，比帝释您还要尊贵的天吗？为甚么现今正向于东，合掌而修敬礼之仪呢？）

那时，帝释说偈回答而说：

我实于一切 世间大小王 及四护世主 三十三天众

最为其尊主 故悉来恭敬 而复有世间 随顺等正觉

名号满天师 故我稽首礼

（我实在于一切世间里的大小帝王当中，以及四护世的天王〔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的天众里，可以说是最为其尊的天主。因此之故，大家都来恭敬于我。）

（然而还更有在于世间里，正随顺而成就等正觉的人。其名号叫做满天师〔指佛陀〕，因此之故，我要稽首礼拜他！）

御者又仰白而说：

是必世间胜 故使天王释 恭敬而合掌 东向稽首礼

我今亦当礼 天王所礼者

（这位满天师必定就是所有世间里的最胜者，才能使天王释〔帝释〕您恭敬而向他合掌，而向东行稽首之礼的。那么，我今也应该敬礼那位天王您所敬礼的满天师！）

那时，天帝释舍脂之夫，说如上之偈，敬礼佛陀后，就乘千马之车，往诣园观。」

佛陀说到这里，又告诉诸比丘们说：「那位帝释天，虽然为三十三天的自在王，尚且恭敬佛陀，又赞叹恭敬于佛陀。你们诸比丘，由于正信而为非家之出家学道，也应该如是的去恭敬佛陀，也应赞叹恭敬佛陀的人，应当要如是去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一二、敬法经：本经叙述帝释天虽为自在主，也恭敬佛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其余广说都如上述。有差别的地方就是：「那时，帝释天下常胜殿，向东合掌，敬礼尊法：……。」乃至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一二之一 敬法经：本经应另数为一经，唯大正本欠数，故仍依之。内容为敬法与僧。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都如上广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那时，帝释说偈回答御者说：

我实为大地 世间大小王 及四护世主 三十三天众
如是等一切 悉尊重恭敬 然复有净戒 长夜入正受
正信而出家 究竟诸梵行 故我于彼所 尊重恭敬礼
又调伏贪恚 超越愚痴境 修学不放逸 亦恭敬礼彼
贪欲瞋恚痴 悉已永不着 漏尽阿罗汉 复应敬礼彼
若复在居家 奉持于净戒 如法修布萨 亦复应敬礼

（我实在为大地所有世间的大小国王，以及四大护世的天王、三十三天的天众等人天，如是这等一切的一切众生所尊重恭敬的天帝！）

（但是还有修持净戒，长夜都入于正受，由于正信而出家，而究竟诸梵行的人。因此之故，我对于那个地方，尊重而恭敬，而礼拜。）

（又那些调伏贪欲、瞋恚，以及超越于愚痴之境界，而修持不放逸的，我也恭敬礼拜于他。）

（贪欲、瞋恚、愚痴，都已永远不染着，是漏尽的阿罗汉，又应敬礼他。）

（假如在家学法，奉持净戒，如法而修学布萨〔诵戒忏悔业罪〕的话，又应受敬礼！）

御者即白帝释而说：

是必世间胜 故天王敬礼 我亦当如是 随天王恭敬

（这必定是世间最为优胜的，故能受天王〔指帝释天〕您的恭敬礼拜。那么，我也应该如是的随着天王您去恭敬他。）

佛陀说到这里，又对诸比丘们说：「诸比丘们！那位天帝释一舍脂之夫，敬礼法与僧，又赞叹那些敬礼法与僧的人。你们已能由于正信而为非家的出家学道，也应如是的敬礼法与僧，又应当赞叹那些恭敬法与僧的人。」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一三、敬僧经：本经叙述帝释天虽为自在之主，也恭敬僧宝。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过去世时，有天帝释，欲入园观。王（帝释天）曾勅令御者，令他严驾千马之车。御者听受勅命，就将其严驾之车，准备完毕，还白帝释天而说：『千乘之车，已严驾了，唯王知时』（正是出发的时候了）。

那时，帝释天就从常胜殿下来，向四周的诸方，合掌恭敬。

那时，那位御者，见天帝释从常胜殿下来后，住于中庭，而向于四周的诸方，合掌恭敬。他看后，即惊怖，马鞭也由之而落在于地上。他说偈而说：

诸方唯有人 臭秽胞胎生 神处秽死尸 饥渴常焦然
何故僑尸迦 故重于非家 为我说其义 饥渴愿欲闻

（在诸方唯有人，都以臭秽的胞胎而生的〔依身为不净的〕，其神识处在于污秽之死尸，被饥与渴所逼而恒常的在于焦然中。）

（为甚么缘故僑尸迦您，还是尊重那些非家〔指僧众〕的出家人呢？请为我讲说其义吧！我如饥与渴那样的愿意听您的启示！）

这时，天帝释说偈回答而说：

我正恭敬彼 能出非家者 自在游诸方 不计其行止
城邑国土色 不能累其心 不畜资生具 一往无欲定
往则无所求 唯无为为乐 言则定善言 不言则寂定
诸天阿修罗 各各共相违 人间自共诤 相违亦如是
唯有出家者 于诸诤无诤 于一切众生 放舍于刀杖
于财离财色 不醉亦不荒 远离一切恶 是故敬礼彼

（我正恭敬他们那些能出家而为非家的人，他们能自在的游行诸方，不计量其行止所在〔指自由自在，无挂无碍〕。）

（不管是甚么城邑国土的修行色色，都不能牵累其心。他们不积蓄资生之具，一往都没有欲念必定要甚么〔随缘无执着〕。）

（往前，则并没有所求，唯求得无为为之快乐耳！一旦发言，必定是善言，静默不言时就是在寂定里。）

（而诸天与阿修罗，乃各各都互相违远。以人间〔人类〕来说，也是自相共诤，其相违之处，也是如此。唯有出家之人，对于诸诤议，并不会有什么相诤之事。对于一切众生，都放舍刀杖等相害之物。对于钱财，则已离开财色，不会饮酒而醉，也不会荒语，可说是远离一切的恶业。因此之故，我要敬礼他。）

这时，御者又说偈说：

天王之所敬 是必世间胜 故我从今日 当礼出家人

（既为天王〔指帝释天〕所敬重的，必定就是所有世间的最优胜的了。因此之故，我从今日起，也当礼拜出家人〔指僧伽〕。）

像如是的问答后，天帝释则敬礼诸方的一切僧伽完毕时，而升于马车，去游观园林。

佛陀告诉比丘说：「那位天帝释在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而常恭敬众僧，也常赞叹恭敬僧伽的功德。你们为比丘乃由于正信而为非家之出家学道，也应当像如是的恭敬众僧，也应当赞叹恭敬僧伽的功德。」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一四 宿毘梨经：阿修罗攻打三十三天，帝释则派宿毘梨天子与之战。并阐述帝释之精勤，以励比丘。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过去世时，有阿修罗王兴起四种兵，所谓象兵、马兵、车兵、步兵，欲和三十三天斗战。那时，天帝释听到阿修罗王已兴象马车步等四种兵欲来攻战的消息后，就告诉宿毘梨（善勇）天子说：『阿公！你知道吗？现在阿修罗已兴象马车步等四种兵，欲和三十三天起战争。阿公你可勅令三十三天兴象马车步等四种兵，去击退阿修罗之兵。』那时，宿毘梨天子受帝释天之教勅后，就还回自己的天宫，其动作看起来，似乎不在意，而缓慢宽纵，并不勤于方便（不积极努力去兴兵）。

阿修罗众已经出现在道路，帝释天听此消息后，又告诉宿毘梨天子说：「阿公！阿修罗军已出现在道路。阿公可速令起四种兵去迎战阿修罗了。」宿毘梨天子受帝释天之教勅后，即又还回宫，仍然是懈怠宽纵。

这时，阿修罗王的军兵已将垂临。释提桓因听到阿修罗军已在近路，就又告诉宿毘梨天子说：「阿公！你知道吗？阿修罗军已在于近路了！阿公！你应速告诸天兴起四种兵吧！」

这时，宿毘梨天子，即说偈而说：

若有不起处 无为安隐乐 得如是处者 无作亦无忧

当与我是处 令我得安隐

（如果有不起之处〔指最上之境界〕的话，就为之无为安隐之乐处。能得如是之境处的话，就是无作，也是没有忧虑。应当与我如是之处，使我能得安隐无事！）

那时，帝释天说偈回答而说：

若有不起处 无为安隐乐 若得是处者 无作亦无忧

汝得是处者 亦应将我去

（假若有不起之处 就是无为，就是安隐快乐。假如能得那个境处的话，就是无作，也是没有忧虑。你如果能得那种境处的话，也应引我到那个境处去！）

宿毘梨天子又说偈说：

若处无方便 不起安隐乐 若得彼处者 无作亦无忧

当与我是处 令我得安隐

（如果处于无方便〔不免勤劳〕，而不起的话，就是安隐快乐。假若能得那个境处的话，就是无作，也是没有忧虑。当应赐与我这种境处，使我能得安隐快乐。）

这时，天帝释又说偈回答而说：

若处无方便 不起安隐乐 若人得是处 无作亦无忧

汝得是处者 亦应将我去

（假若处于无方便，而不起的话，就是安隐快乐。如果有人能得那种境处的话，就是无作，也是没有忧虑。你如果得到那种境处的话，也应引我到那个地方去！）

宿毘梨天子又说偈说：

若处不放逸 不起安隐乐 若人得是处 无作亦无忧

当与我是处 令我安隐乐

（假若处于不放逸，而不起的话，就是安隐快乐。如果有人得到这种境处的话，就是无作，也是没有忧虑。当应赐与我这种境处，使我能得安隐快乐。）

这时，天帝释又说偈而说：

若处不放逸 不起安隐乐 若人得是处 无作亦无忧

汝得是处者 亦应将我去

（假若处于不放逸，而不起的话，就是安隐快乐。如果有人得到这种境处的话，就是无作，也是没有忧虑。你如果得到那种境处的话，也应引我到那个地方去！）

宿毘梨天子又说偈而说：

懒惰无所起 不知作已作 行欲悉皆会 当与我是处

（懒惰而无所起事，不知应作的都已作，行欲作之事，均能领会，当与我那种境处！）

这时，天帝释又说偈而说：

懒惰无所起 得究竟安乐 汝得彼处者 亦应将我去

（懒惰而无所起事，而能得究竟安乐。你如果得到那种境处的话，也应该将我引导那个地方去！）

宿毘梨天子又说偈说：

无事亦得乐 无作亦无忧 若与我是处 令我得安乐

（没有事也能得快乐，没有做作，也没有忧虑。如果能与我这种境处的话，就能使我得到安乐。）

天帝释又说偈说：

若见若复闻 众生无所作 汝得是处者 亦应将我去

汝若畏所作 不念于有为 但当速净除 涅盘之径路

（如果看到，或听到众生无所事作的话，假若你已得到如是之境处时，也应引我到那边去。你如果怖畏有所作，不思念于有为的话，则只要你能速净除，往生涅盘的径路吧！）

那时，宿毘梨天子就严备象马车步等四兵，和阿修罗战斗，终于摧灭阿修罗的兵众。诸天既得胜后，就还回天宫。」

佛陀讲到这里，就告诉诸比丘们说：「释提桓因兴四种兵和阿修罗战争，由于精勤而得胜。诸比丘们！释提桓因在于三十三天，为自在之王，都常用精勤方便，也常赞叹精勤之德。你们身为比丘，由于正信而为非家之出家学道，当应勤于精进，也应赞叹精勤之德。」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一五、仙人经：帝释和阿修罗战中，帝释恭敬仙人的故事。佛即劝诸比丘当如是的恭敬诸梵行之人。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过去世时，有一聚落，有诸仙人住止于那聚落之边的空闲之处。有一时，有诸天和阿修罗，在离开该聚落不远之处，对阵战斗。」

那时，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曾将身上之五饰除去，脱去天冠，却下伞盖，除却敛刀，屏弃宝拂（尘尾、拂尘），脱去革屣，而到了仙人之住处，进入门内，将四周看视一偏，而不顾巧那些诸仙人，也不向他们问讯。只看了看后，就还从门出来。

这时，有一位仙人遥见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曾除去其身上的五饰而进入园内，但只看望一下，就退出。他看见其情形后，就语诸仙人说：『这是甚么人呢？其容色并不甚么调伏，也不似人形。并没有威仪之法，看起来好似田舍郎。非长者之子，而除去五饰后，进入园门。入内后，高视观看，也不顾问诸仙人？』有一位仙人回答他而说：『这位是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除去其五饰后，只一观看就出去。』那位仙人说：『这并不是甚么贤士，不好不善，并不是贤，并不是法，除去五饰后，来入园门，只一观望，就退出，也不顾问诸仙人。因此之故，当会知道！天众会增长，而阿修罗则会损减。』（指福德有否的问题）。

这时，释提桓因，也除去身上的五饰，而进入仙人的住处。他进入后，就和诸

位仙人面相问讯慰劳，然后才退出。又有一位仙人看见帝释天除去五饰后进入园门，周遍的和诸仙人问讯。他看见后，就问诸仙人而说：『这位是甚么人？进入园林时，一看就看出有调伏的容色，有可适人的容色，有威仪的容色，并不是田舍郎，好似为族姓子（贵族），除去五饰后，来入园门内，周遍的和诸仙人问讯，然后回去。』有一位仙人回答说：『这一位是天帝释，除去五饰后，来入园门，周遍的和诸仙人问讯，然后回去。』那位仙人说：『这是贤士，是善好而真实的威仪法，除去五饰后，来入园门，周遍的向诸仙人问讯，然后回去。由此就应当知！天众会增长，阿修罗众会损减。』

这时，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听到诸仙人称叹诸天之事后，就瞋恚炽盛（非常的瞋怒）。那时，那些住在于空处的仙人，听闻阿修罗王瞋恚炽盛之事后，即往诣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之处，说偈而说：

仙人故来此 求乞施无畏 汝能施无畏 赐牟尼恩教

（我们这些仙人因有事故，而来到这里，目的就是想乞求你布施无畏的精神给我们。你是否能施无畏，而赐下牟尼寂静的恩教给我们吗？）

毘摩质多罗，也用偈回答而说：

于汝仙人所 无有施无畏 违背阿修罗 习近帝释故

于此诸无畏 当遗以恐怖

（在于你们这些仙人之处，并没有无畏可布施。因为你们乃违背我们这些阿修罗，而习近于帝释天之故，对于此诸无畏当中，当遗施以恐怖与你们！）

仙人又说偈说：

随行殖种子 随类果报生 求乞于无畏 遗之以恐怖

当获无尽畏 施畏种子故

（随于行而殖种子的话，就会随于其类而有其果报之产生。我们来乞求你施无畏，你却遗给我们以恐怖之法。你定会获得无尽的怖畏的，因为你乃布施恐畏的种子之故。）

那时，诸仙人在于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的面前，说出这些咒偈后，就凌驾虚空而逝去。

就在于那个夜间，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三次起心惊，在睡眠中，听到恶声而说：『释提桓因兴四种兵，要和阿修罗战斗！』惊觉后恐怖，思虑一战必定会大败，因此，退走而还回阿修罗宫。

那时，天帝释之敌已退，而得胜后，就往诣那些住于空闲之处的诸仙人。礼诸仙人之足后，退在西面诸仙人之前，东向而坐。

这时，东风吹起，有一仙人就说偈而说：

今此诸牟尼 出家来日久 腋下流汗臭 莫顺坐风下

千眼可移座 此臭难可堪

（现在这些诸位牟尼〔寂静，指仙人〕，出家以来，日子已经很久了，其腋下所流出来之汗，会带有臭气。请不可顺坐在于风吹之下方。千眼〔帝释天〕！可移坐在其它之处，因为此臭气，很难堪以嗅闻的。）

这时，天帝释说偈回答而说：

种种众香华 结以为华鬘 今之所闻香 其香复过是

宁久闻斯香 未曾生厌患

（以种种不同的众香华，结之而为华鬘。而现今所闻之香气，其香气还要超过那众华之香。宁可久长的嗅闻现在的这种香，因为未曾会发生厌患的。）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那位天帝释，在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还是恭敬出家人，也常赞叹出家人，同时也常常赞叹恭敬之德。你们这些比丘，由于正信而为非

家的出家学道，常应恭敬那些诸梵行者，也应当赞叹恭敬之德！」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一六、灭瞋经：本经叙述帝释天向佛问法，世尊告之以灭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天帝释，在于早晨来诣佛所，稽首佛足，以帝释天的神力，其身上的诸光明，遍照于祇园精舍。

那时，释提桓因说偈问佛而说：

为杀于何等 而得安隐眠 为杀于何等 而得无忧畏
为杀何等法 瞿昙所赞叹

（到底要杀灭〔除灭〕那种法，才能得到安隐的睡眠呢？到底要杀灭那种法，才能得到没有忧愁怖畏呢？到底要杀灭那种法，才是瞿昙您所赞叹的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害凶恶瞋恚 而得安隐眠 害凶恶瞋恚 心得无忧畏
瞋恚为毒根 灭彼苦种子 灭彼苦种子 而得无忧畏
彼苦种灭故 贤圣所称叹

（害除凶恶的瞋恚的话，就能得到安隐的睡眠。害除凶恶的瞋恚的话，心里就能得到无忧愁与怖畏。）

（瞋恚就是一切的毒根，故应灭除那个苦的种子。如灭除那苦的种子的话，就能得到无忧愁与怖畏。那些苦的种子灭除之故，为之贤圣所称叹的！）

那时，释提桓因，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一一七、月八日经：帝释天未得解脱，所说的八支斋法并不是善法 阿罗汉则已得解脱，故所说之法皆为善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每月之初八日，四大天王会勅遣大臣，察案而游行于世间：到底有那些人供养尊重父母、沙门、婆罗门、宗亲，而作诸福德？又见今世之恶，畏后世之罪报，而行布施作福，而受持斋戒，于每月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以及神变月（四天王等下界，视察人间善恶之月 为正、五、九月），是否受持斋戒布萨？至十四日时，则遣太子降下世间，观察世间里，到底有了那些人供养尊重父母，...乃至受戒布萨与否？至十五日时，四大天王则亲自降下世间，观察众生：到底有那些人供养尊重父母，...乃至受戒布萨与否？诸比丘们！那时，在世间里如果没有多人供养父母，...」

乃至没有多人受戒布萨的话，那时，四天王就会往诣三十三天的集法讲堂，去白天帝释而说：『天王当知！现今在诸世间里，并没有多人供养父母，...乃至受戒布萨。』那时，三十三天众，听此报告，就会不喜，就会转相告语而说：『现今在于世间的人，都不贤不善，不好不类，并没有真实之行，不供养父母，...乃至不受戒布萨。由于此罪业之故，诸天众会愈来愈减少，阿修罗众当会渐渐的增广。』

佛陀讲到这里，又告诉大众说：「诸比丘们！那时，在世间里，如果反之而有多人供养父母，...乃至受戒布萨的话，四天王就会到了三十三天的集法讲堂，白天帝释而说：『天王当知！现今在于世间里，有好多的人民供养父母，...乃至受戒布萨。』那时，三十三天的天众，就会心皆欢喜，就会转相告语而说：『现今在于诸世间里，都为贤圣，而真实如法，多有人民供养父母，...乃至受戒布萨。由于此福德，阿修罗众会减少，诸天天众会愈来愈增广。』」

这时，天帝释知道诸天众皆大欢喜后，即说偈而说：

若人月八日 十四十五日 及神变之月 受持八支斋

如我所修行 彼亦如是修

（如果有人在于每月之初八、十四、十五等日，以及神变之月，能受持八支斋〔八关斋戒〕的话，则会如我所修行那样，那个人也是如是而修的！）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那位天帝释所说之偈：

若人月八日 十四十五日 及神变之月 受持八支斋

如我所修行 彼亦如是修

如由他所说出之此偈，就不是善说。为甚么呢？因为那位天帝释，自己还有贪欲、瞋恚、愚痴之过患，并不脱离生老病死，忧悲恼苦之故。

假若为阿罗汉比丘的话，则已尽诸漏，所作已作，离诸重担，断诸有结，心善解脱。因此，如同样的说此偈而说：

若人月八日 十四十五日 及神变之月 受持八支斋

如我所修行 彼亦如是修

像如是之说，就为之善说。为甚么呢？因为阿罗汉比丘已离开贪欲、瞋恚、愚痴，已脱离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因此之故，由他说出的此偈就为之善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一八 病经：本经叙述帝释为正直之故，常被阿修罗王所欺。而告诫不可学如阿修罗之幻术。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过去世时，毘摩质多阿修罗王，因疾病困笃，而往诣释提桓因之处，告诉释提桓因说：『憍尸迦！当知！我现在因疾病困笃。请替我疗治，使我能得安隐！』释提桓因对毘摩质多阿修罗说：『你当传授我幻法（幻术），我当会疗治你的病，使你得到安隐。』毘摩质多阿修罗王对帝释说：『我应回去问诸阿修罗众。如大家听许我的话，当会传授阿修罗的幻术给帝释您！』」

那时，毘摩质多阿修罗王，就往至诸阿修罗众当中，对诸阿修罗们说：『大家当知：我现在疾病困笃，曾往诣释提桓因处，求他治疗

我的疾病。他曾告诉我而说：你如果能传授阿修罗的幻术给我的话，当会疗治你的疾病，使你得到安隐。因此，我现在拟往帝释之处，去说阿修罗的幻法（幻术）。』

那时，有一位诈伪的阿修罗，对毘摩质多阿修罗说：『那位天帝释，是一位质直好信，不虚伪的天王，你只要对他说：天王！此阿修罗的幻法，如果学习的话，会使人堕入地狱，会受罪无量百千岁。那位天帝释必定会息止其学幻术的意念，不再求你要学。当会这样的对你说：你回去吧！我已使你的疾病痊愈，你可得安隐了！』

那时，毘摩质多阿修罗王又往帝释之处，就说偈而说：

千眼尊天王 阿修罗幻术 皆是虚诞法 令人堕地狱
无量百千岁 受苦无休息

（千眼〔帝释〕尊天王！阿修罗的幻术，均为是虚诞之法，学它，就会使人堕落地狱，必须经过无量的百千岁，去受诸苦恼，并没有休息！）

那时，天帝释听后，就对毘摩质多阿修罗王说：「止！止！像如是的幻术，并不是我所须要的。你且回去，会使你身上的疾病寂灭休息，得力安隐！」」

佛陀最后又告诉诸比丘们说：「释提桓因在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长夜真实，不幻不伪，贤善而质直。你们诸位比丘们，由正信而为非家之出家学道，也应如是的幻不幻，不伪，贤善而质直，要如是而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一九 婆稚经：本经叙述佛陀为帝释和阿修罗王阐述精进与忍辱之重要性。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当时，有天帝释，以及鞞卢闍那子婆稚阿修罗王，他们都有绝妙的容貌。在于早晨时，俱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那时，天帝释，以及鞞卢闍那子婆稚阿修罗王，他们身上的诸光明，都普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鞞卢闍那阿修罗王，曾说偈白佛而说：

人当勤方便 必令利满足 是利满足已 何须复方便

（人应该要精勤方便，必定会使利益满足。此利益既满足后，那里有须要一再的方便呢？）

那时，天帝释又说偈说：

若人勤方便 必令利满足 是利满足已 修忍无过上

（假若人们能够精勤方便的话，就必定使其利益满足。此利益满足后，再修忍辱行的话，就不会有人能比得上了的。）

说此偈后，他们都俱白佛说：『世尊！到底是那一种为善说呢？』世尊告诉他们：『你们所说的此二说，均为是善！』然而现在你们又应听我说：

一切众生类 悉皆求己利 彼彼诸众生 各自求所应

世间诸和合 及与第一义 当知世和合 则为非常法

若人勤方便 必令利满足 是利满足已 修忍无过上

（一切的众生之类，均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彼彼〔各类〕诸众生，都各自求自己所应的。）

（然而世间之所谓诸和合，以及第一义走甚么？当知！世间为众缘所和合的，就是非常〔无常〕，而有变易之法。假若人精勤而方便的话，必定会使其利益满足。此利益满足后，则应修忍辱，为没有比这还过上之法！）

那时，天帝释，以及鞞卢闍那子婆稚阿修罗王，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就作礼后，离去。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释提桓因在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也在修行忍辱，赞叹忍辱。你们诸位比丘，由正信而为非家，而出家学道，也应如是的修行忍辱，赞叹忍辱！」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二〇、誓约经：帝释天受戒，阿修罗却扰乱，而被帝释所缚。由誓约不作乱，才把它放逐。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过去世时，有天帝释，曾白佛说：『世尊！我现在要受如是这般的戒律，乃至佛法住世，尽其形寿的期间内，如果有人来恼害我，我也不会反报而加恼于对方。』这时，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听闻天帝释受如是之戒，乃至佛法住世，尽其形寿，假若有人来恼我的话，我绝对不会反报而加恼于对方。他听后，就执持利剑，逆道而来。

那时，天帝释遥见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手里执持利剑，逆道而来，就遥告他而说：『阿修罗！你给我停住下来！我要缚汝，你勿动！』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就不得动，就对帝释而说：『你现在岂不是曾经受过如是之戒吗？你不是说：若佛法住世，尽形寿的期间，有人来恼我时，必定不会还报吗？』天帝释说：『我实在受过如是之戒。但是你乃自住而受缚耳。』阿修罗说：『你现在且放我吧！』帝释回答说：『你假若约誓不作乱的话，然后就会放你！』阿修罗说：『你如放我后，我就会如法而作。』帝释回答说：『你应先如法而作，然后才会放你的！』

这时，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就说偈而说：

贪欲之所趣 及瞋恚所趣 妄语之所趣 谤毁贤圣趣
我若娆乱者 趣同彼趣趣

（贪欲的果报所趣的，以及起瞋恚心所趣的，和作妄语之所趣的，暨诽谤贤圣之所趣，都是恶趣的一途。我从今以后，如果再娆乱您的话，就会趣同于那些恶趣之趣！）

释提桓因又告诉他说：『我现在放你，使你能回去，随你的所安吧！』

那时，天帝释使阿修罗王作约誓后，就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我在于佛前受如是之戒，乃至佛法住世，尽其形寿，如有恼我的话，我并不会反报。而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听到我受戒之后，就手执利剑，随路而来。我遥见后，对他说：阿修罗！住！住！缚汝勿动！那位阿修罗说：你不是曾受过如是之戒吗？我就回答说：我实在受过如是戒。现在你且住停下来，要缚你，使你不能动。他就向我求饶，求我放他。我就告诉他说：你如果约誓，从今以后不作乱的话，当会使你解脱。阿修罗就说：且当放我，当会说约誓。我就告诉他：先说约誓，然后放你。他就说偈，作约誓而说：

贪欲之所趣 及瞋恚所趣 妄语之所趣 谤疑贤圣趣
我若作娆乱 趣向彼趣趣

像如是，世尊！我要那位阿修罗王誓约，到底是如法吗？那位阿修罗会再作乱吗？』

佛陀告诉天帝释说：『善哉！善哉！你要他约誓，乃为如法不违，他也不再敢作娆乱了。』

那时，天帝释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那位天帝释，在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并不作娆乱，也常赞叹不娆乱之法。你们诸位比丘，由于正信而为非家，而出家学道，也应该如是的去行不娆乱，也应常赞叹不扰乱之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完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一

一一二一、释氏经：佛教诫释迦族人在法斋日、神足月，应持斋戒。富者不能常享乐，修法则能享受永恒之乐。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迦毘罗卫国之尼拘律陀园。

那时，有众多的释氏，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告诉诸释氏们说：「你们诸位瞿昙！在于法斋之日（八关斋。遇此日时，应持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涂饰香鬘、不观听歌舞、不坐眠于高广的宝座、不非时食），以及神足之月（正、五、九月为长斋月。诸天于此三个月中，以神足巡行四天下，故为神足月，或神变月），是否受持斋戒，修学功德吗？」

诸释氏白佛说：「世尊！我们在于诸斋之日，有时得受斋戒，但有时却不得受。在于神足之月，有时也曾经受持斋戒，修诸功德，但是有时却不得受持斋戒。」

佛陀告诉诸释氏们说：「瞿昙！你们这样做，是不能获得善利！你们可说就是懦弱之人！也是烦恼之人，忧悲之人，恼苦之人。你们为甚么在于诸斋戒之日，或得斋戒，或不得斋戒呢？在于神足月，同样的或得斋戒，作诸功德，或不得斋戒而不作诸功德呢？诸瞿昙们！譬喻有人，为了求利，就日日都应增长。如一天为一钱，二天就为两钱，

而三天积为四钱，四天积八钱，五天积十六钱，六日积三十二钱。像如是的，一位士夫，其日常增长其金钱，至于八日、九日，乃至一个月，其钱财是不是会转为增广了吗？」有一位长者，就白佛说：「如是，世尊！」

佛陀告诉释氏说：「你们的意见如何呢？诸瞿昙们！像如是的士夫，其钱财转增，当得自然的钱财之增广，是不会错的。然又欲使我在于十年当中，一向都能喜乐，心意喜乐，多住于禅定，这宁得以否呢？」（一向能觉受安乐而住吗？）

诸释氏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告诉释氏说：「是否能得九年、八年、七年、六年、五年、四年、三年、二年，或一年之间，能觉受喜乐，心里安乐，多住于禅定与否呢？」

释氏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告诉释氏们说：「且弃置年岁不讲，宁得十月、九月、八月，乃至一个月的期间，觉受喜乐，心里安乐，多住于禅定与否呢？又暂置一个月不说，宁得十日、九日、八日，乃至一日一夜的时间，觉受喜乐，心里安乐，多住于禅定与否呢？」

释氏们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告诉释氏们说：「我现在告诉你们。在我的声闻弟子当中，有直心的人，都

不谄不幻（不迷）。我对于那些人，用十年的期间去教化他们，由于此因缘，这些人则能百千万岁的期间，一向都觉受喜乐而心里安乐，多住于禅定，是有此理的！又暂置十年不论，或者为九年、八年，乃至一年，或者是十月、九月、乃至一个月，或者是十天、九天，乃至一日一夜，受我的教化，到了明旦，则能使他胜进。在早晨教化他，而到了日暮时，能使他胜进。由于此因缘，而得百千万岁，一向都觉受喜乐而心里安乐，多住于禅定成就二果，所谓斯陀含果（一来，二果阿罗汉），或者为阿那含果（不还，三果阿罗汉）。因为那位士夫已先得须陀洹果（预流，初果阿罗汉）之故。」

释氏白佛说：「善哉！世尊！我从今天，对于诸斋日当会修持斋戒，乃至八支（八关斋戒）1.对于神足月，要受持斋戒，随着力量而惠施与人，修诸功德。」

佛陀告诉释氏说：「善哉！瞿昙（释氏）！为真实重要的！」

佛说此经后，那时，诸释种们，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一二二、疾病经：世尊看问居士们之疾病，而教诫如何为患疾的在家男女居士，时得安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迦毘罗卫国的尼拘律陀园中。

那时，有众多的释氏集论议堂，作如是之论议，这时，有释氏对释氏难提而说：「我有时得诣如来，而恭敬供养他，有时却不得。有时得亲近供养诸知识比丘们，有时却不得。其次又不知有诸智慧的优婆塞，如遇着有余智慧的优婆塞，有智慧的优婆夷们之罹患疾病困苦时，又不知如何去教化、教诫、说法，使他们能够安隐。现在应当一同往诣世尊之处，去请问这些教义，如世尊启示，就当信受奉行。」

那时，难提与诸释氏们，都俱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在一边，而白佛说：

「世尊！我们诸释氏们集在论议堂，曾作如是之论议。有诸

释氏对我说：『难提！我们有时得以拜见如来，恭敬供养，有时却不得去拜见。有时得往拜见诸知识比丘，亲近供养他们，有时却不得如此去做。像如是的广说，...乃至如佛有所教诫时，当会信受奉行。』我们今天，要请问世尊：如果有智慧的优婆塞，遇着有余智慧的优婆塞、优婆夷们，罹有疾病困苦时，到底要如何去教化、教诫、说法呢？」

佛陀告诉难提说：「如果有智慧的优婆塞的话，就应当往诣那些有余智慧的优婆塞、优婆夷之罹患疾病困苦者之处，用三种稣息处（呼吸之法，可获得元气之法。如净信三宝时，也可获得精神之力，故云）去教授而说：『仁者！你当成就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僧不坏净。』用此三种稣息处，而教授后，当又问而说：『你顾恋父母吗？』他如果有顾恋父母的话，当教使他舍弃，当语他而说：『你顾恋父母，而能得活下去的话，就可以顾恋耳。既不由顾恋而得活下去的话，则用顾恋干甚么？』他如果说不顾恋父母的话，当应赞叹：好的！而随喜。当又再问：『你对于妻子、奴仆、钱财等诸物，有顾念吗？』他如果说顾念的话，当教使他舍弃，如舍弃顾恋父母之法那样。假若说不顾念的话，就叹为善，而随喜。当又问而说：『你对于人间的五欲，会顾念与否呢？』如果说会顾念的话，就当为他说：『人间的五欲，乃为恶露不净，为败坏的臭处，不如天上之胜妙的五欲。』在病中如恋着于父母妻子奴仆财物的话，就会失去心里的平静，反而会增长病患。要教令他舍离人间的五欲，教令他志愿天上的五欲。如果他又说：心已远离人间的五欲，先前已顾念天上的胜妙之五欲的话，就叹为善，而随喜。又语他而说：『天上的妙欲为无常、苦、空、变坏之法。在诸天上里，

有身胜天（具有身体当中，非常优胜之天）的五欲。』如果他说又舍弃顾念天之五欲，而顾念有身胜天

之欲的话，就叹善而随喜。当又教他而说……『有身之欲，也是无常、变坏之法。有诸行消灭，而涅槃，而出离之乐，你应当舍离有身之顾念，应愿乐于涅槃寂灭之乐为上，为胜。』那位圣弟子，已能舍离有身之顾念，而喜乐于涅槃的话，就叹为善，而随喜。

像如是的，难提！对于那些圣弟子，要像这样的先后次第的教诫、教授他们，使他得不起烦恼欲染，而证得涅槃。犹如一位比丘，以百年的寿命，而解脱，而证涅槃一样。」

佛说此经后，释氏难提等人，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如被世欲之乐夺其心，而恐惧死的来临的话，就会失去心里的平静。深信死后有天上之胜乐的话，心里自会极为思慕而有了勇气）

一一二三、菩提经：本经叙述并不是出生为佛之亲属之故，而得善利。净信佛法僧，具足圣戒，才能得善利。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迦毘罗卫国，尼拘律陀园中。

那时，有一位姓释的，名叫菩提，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善哉！世尊！我们非常幸运，而能快得善利，得为世尊的亲属（能得出生为佛的亲戚）。」

佛陀告诉菩提说：「你不可以这样子说：『我得善利。因为一出生就得和世尊为亲属之故。』菩提！所谓善利，乃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与僧不坏净，以及圣戒成就才是。因此之故，菩提！应当要这样的

学习：我应当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与僧不坏净，以及要成就圣戒。」

佛说此经后，释氏菩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一二四、往生经：如对佛法僧起净信，及圣戒成就，就能由此因缘，诸天必在天上为之记说：定会来生天上。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老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迦毘罗卫国，尼拘律陀园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圣弟子能得对于佛不坏净成就的话，这时，如果诸位天神，已于先前就得对于佛不坏净，圣戒成就的因缘之故，而往生于天上界的诸天们，就会皆大欢喜，就会赞叹而说：『我由于得到对于佛不坏净成就的因缘之故，来生在于此善趣一天上界。那位圣弟子，现在已得对于佛不坏净成就，由此因缘，又当会来生于此善趣一天上界当中。』对于法与僧不坏净，圣戒成就，也是如此。」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二五、须陀洹经：本经叙述对于须陀洹果有法益之四种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须陀洹之道分。所谓亲近善男子、听正法、内正思惟、法次法向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二六、须陀洹经：本经叙述须陀洹果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四不坏净。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须陀洹分。那四种呢？所谓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与僧不坏净，圣戒成就是，就名叫做须陀洹分。」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二七、四法经：本经叙述如成就四不坏净的话，就是须陀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人成就四法的话，就应当知！此人就是须陀洹。那四法呢？所谓对于佛不坏净，对于法与僧不坏净，以及圣戒成就，就名叫做四法成就者。当知！这就是须陀洹！」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不分别那类之说那样，如果把他分别的话，则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尼（学法女）、沙弥（勤策）、沙弥尼（勤策女）、优婆塞（近事男、居士）、优婆夷（近事女、女居士）等学佛的人，如果成就四法的话，当知！就是须陀洹（预流，初果阿罗汉）。这一一之经，均如上述那样。

一一二八、四果经：本经叙述如专心学佛的话，就会应其受持的程度而得四种果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沙门（勤息）之果报。那四种呢？所谓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是。」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二九、四果经：本经叙述的内容为四沙门果的详细之说明。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沙门果。那四种呢？所谓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是。甚么叫做须陀洹果呢？所谓三结之断（1.身结：我见。2.戒取结：行邪戒。3.疑结：怀疑正理。）就名叫做须陀洹果。甚么为斯陀含果呢？所谓三结断，而贪恚痴也已微薄，就名叫做斯陀含果。甚么叫做阿那含果呢？所谓五下分结（贪、瞋、有身见、戒禁取见、疑）之断，就名叫做阿那含果。甚么叫做阿罗汉果呢？如果他对于那些贪欲已永尽，瞋恚已永尽，愚痴已永尽，一切烦恼已永尽的话，就名叫做阿罗汉果。」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三〇、经行处经：本经叙述比丘如在于其处，得四沙门果中之一果的话，则尽形寿，常念彼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在于某一个地方，有一位比丘，经行在于那个地方，得证四沙门果中的任何一果的话，则那位比丘，心会欢喜，而尽形寿，常念该地方。」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经行处经那样，像如是的住处、坐处、卧处，也如是之说。像如是的比丘，如是的比丘尼、式叉摩那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等，一一之四经，也如上之说。

一一三一、四食经：如四大以四食为长养那样，四不坏净会润泽众生之福德，为长养安乐之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四种食对于四大会会有滋养那样，得此四食，即众生会安立，会饶益摄受。那四种呢？所谓抔食、触食、意思食、识食是。像如是的，也有四种，会润泽福德，润泽善法，是安乐之食。那四种呢？所谓对于佛不坏净成就的话，就是福德之润泽，善法之润泽，是安乐之食。对于法与僧不坏净，以及圣戒成就的话，就是福德之润泽、善法之润泽、安乐之食！」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三二、润泽经：本经叙述对于四不坏净成就的话，其福德会润泽而为善法长养之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所说的，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对于佛不坏净成就的话，就会润泽福德，润泽善法，为安乐之食。

对于法不坏净，对于诸所闻之法，要可意而爱念（等于对于僧之不坏净），以及圣戒成就的话，就是福德之润泽，善法之润泽，也是安乐之食。」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三三、润泽经：本经叙述对于佛法僧起不坏的净信，而以平等心而施的话，就会福德滋润，安乐长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成就对于佛不坏净的话，就会有福德之润泽，善法之润泽，而为安乐之食。不管是对于法，或者是慳垢，虽为缠缚众生之所在，但是其心定会离其慳垢，而有众多的安住（说明对于法不坏净）。会行解脱施，会常施而乐于舍，会以平等心而行施（对于僧不坏净）。圣戒成就的话，则会润泽福德，润泽善法，为安乐之食。」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三四、润泽经：本经叙述对于佛法僧起不坏的净信，圣戒成就，福德无量，会成为大功德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像如是的四种，乃会润泽福德，润泽善法，为安乐之食。那些圣弟子的功德果报，乃为不可称量。会得尔所之福、尔所的果报！当然那些多福，乃会汇堕而入于大功德积聚之数，如同前述之『五河譬经』（八四一经）里所说的，乃至该经所说之偈。」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三五、四十天子经：本经叙述四十位天子，乃至八万天子至佛所：依四不坏净的因缘，身坏命终，生为天子，各自于佛前记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四十位天子，有极妙之色，在夜过而到晨朝时，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告诉诸天子们说：「善哉！善哉！诸天子们！你们已成就对于佛之

不坏净，对于法与僧之不坏净，对于圣戒已成就了吗？」

这时，诸天子们，就从座起，整一整衣服，稽首佛足，合掌而白佛说：「世尊！我们已成就对于佛之不坏净。缘于此功德，在于身坏命终，于现在才能生于此天上界的。」

有一位天子白佛说：「世尊！我对于法，不坏净成就，缘于此功德，身坏命终，于现在才能生在于天上界的。」

又有一位天子白佛说：「世尊！我对于僧，不坏净成就，缘于此功德，身坏命终，于今才能生在于天上界的。」

又有一位天子白佛说：「世尊！我对于圣戒成就，缘于此功德，身坏命终，于今才能生在于天上界的。」

这时，四十位天子们，各位都在于佛前自己记说为须陀洹果后，实时隐没不现。

如此四十位天子那样，像如是的四百位天子，八百位天子、十千天子、二千天子、三十千天子，四十千天子、五十千天子、六十千天子、七十千天子、八十千天子，各于佛前自己记为须陀洹果后，都实时隐没不现。

一一三六、月譬经：本经叙述如月之行于空那样，比丘应以不着、不缚、不染之心，入于他家。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如月亮之譬喻那样的安住（月光柔和，不着、不缚、不染而行于空中）。如新学的比丘那样，惭愧软下（底心下气）敛形，而入于他人之家。犹如明眼的士夫之临深渊，登高峰时，须收摄其心，谨慎其行动（摄心敛形），难以快速前进那样。像如是的，比丘们，如月亮之譬喻那样的安住，也如新学之人那样的惭愧软下，御心敛形，而入于他人之家。」

那位迦叶比丘，即如月亮之譬喻那样的安住，也如新学之人之惭愧软下，没有诸高慢，能御心控形而入于他人之家。有如明眼的士夫之临深渊、登高峰那样的御心控形，正观而进。」

佛陀讲后，而问诸比丘们说：「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要有那一种像类，始应入于他人之家呢？」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唯愿为我们广说！诸比丘们听后，当会信受奉行！」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谛听！善思！当会为你解说。假若有比丘，入于他家时，其心不缚着贪乐。对于他人有所得利，他人所作的功德，要为之欣喜如自己之事那样，不生起嫉妒之想，亦不自抬举，也不轻视他人，像如是的像类的比丘，应可进入他人之家。」

那时，世尊，曾用其手，扞摸虚空，然后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的此手，是否着于空、缚着空，染着空吗？」比丘们白佛说：「弗也，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比丘之法，常应如是。是以不着、不缚、不染之心，而进入他人之家的。唯有迦叶比丘，能以不着、不缚、不染之心，而进入他人之家。对于他之有所得利，以及功德，都欣喜如自己之事。并不生嫉妒之想，也不自抬举，不轻视他人。所以说，那只有迦叶比丘，始应入于他人之家！」

那时，世尊又用手们摸虚空，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我现在的此手，是否着于空、缚着空、染于空了吗？」诸比丘们白佛说：「弗也，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那唯有迦叶比丘，其心常如是，用不着、不缚、不染之心，

进入于他人之家！」

那时，世尊又问诸比丘们说：「那一种像类的比丘，应（合乎）清净说法呢？」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唯愿为我们讲说！诸比丘们如听后，当会信受奉行！」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谛听！善思！当会为你们解说。假若有比丘作如是之心，去为人说法：『到底那些人，对于我，会起清净的信心，为本已（这本来已经）当得供养我的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不是吗？』像如是而去为人说法的话，名叫不清净的说法。

如果又有比丘，为人说法，曾作此念：『世尊显现正法与律，离开诸炽燃，不等待甚么时节，即缘于此现身，而自觉知，正向于涅槃。而诸众生乃沉溺于老病死，忧悲恼苦里。如这些众生来听正法的话，就应以义饶益，使其长夜能得安乐。』由于此正法的因缘，而以慈心、悲心、哀愍心，欲使正法久住之心，而为人说法，这名叫清净的说法。唯有迦叶比丘，有如是的清净心，去为人说法。以如来正法与律，...乃至令法久住心，而为人说法。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如是而学，如是而说法，对于如来的正法与律，...乃至令法久住心，去为人说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三七、施与经：比丘入施主家，如遇不施、渐施、少施、陋施、缓施时，都不应心生屈辱，或生障碍。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假若有比丘，欲入他家时，而作如是之念：『他应当布施给我，不可使其不布施。要使其顿施，而不是渐施，多施而不是少施，胜施而不是陋施，速施而不是缓施。』如是之心而至于他家时，假若他不施...乃至缓施时，这位比丘之心，就会受屈辱。由于此因缘，其心就会退没，会自生障阂。

如果又有比丘，欲入他人之家时，曾作如是之念：『出家之人，卒然（忽然）到了他人之家，以何理由必得人家之布施，而不是不布施？顿施而非渐施？多施而不是少施？胜施而不是陋施？速施而不是缓施呢？』作如是之念，而到了他人之家时，如果施主不布施给您，...乃至缓施的话，则这位比丘之心，不会受屈辱，也不会退没，不会生障碍。唯有迦叶比丘，能作如是之念，而入于他人之家而已。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如是而学，应该要作如是之念而进入于他人之家：『出家之人，忽然到了他人之家，有甚么理由必得人家之布施，而不是不布施呢？乃至速施，而非缓施呢？』」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三八、胜经：佛劝迦叶说法。迦叶答现在比丘都互竞多闻，故难以教授。佛招互竞多闻二比丘，对之教诫。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摩诃迦叶，住在于舍卫国的东园鹿子母讲堂。这时，摩诃迦叶，在于晡时，从禅觉来，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告诉尊者摩诃迦叶说：「你应当去为诸比丘们说法教诫、教授。为甚么呢？因为我常为诸比丘们说法教诫、教授，你也应该要这样。」摩诃迦叶尊者白佛说：「世尊！现在的诸比丘们难以教授。也有比丘，不忍听说的！」

佛陀告诉摩诃迦叶说：「你为甚么缘故，而作如是之说呢？」摩诃迦叶白佛说：「世尊！我曾看见有两位比丘，一名盘稠，是阿难的弟子，第二位名叫阿浮毘，是摩诃目犍连的弟子。他们二人都共诤为多闻，他们都说：『你来！当共论议。到底谁所知的为多，谁所知的为胜？』」

这时，尊者阿难，住在于佛后，用扇在扇佛。他对尊者摩诃迦叶说：「且止！尊者摩诃迦叶！且忍！尊者迦叶！因为这些年轻的比丘，乃为少智、恶智之故！」尊者摩诃迦叶对尊者阿难说：「你且默然！不可使我在僧中问你之事。」这时，尊者阿难，就默然而住。

那时，世尊告诉一位比丘说：「你到了那位盘稠比丘，以及阿浮毘比丘之处，去作此言：『大师有话要对你说。』」

那时，那位比丘就受佛的教令，而到了盘稠比丘，和阿浮毘比丘之处，而作此言：「大师语汝。」那时，盘稠比丘和阿浮毘比丘回答而说：「奉教」（连命）就俱往佛所，稽首礼足，退住在一边。

那时，世尊告诉二位比丘说：「你们二人，实共诤论，而各出发言：『你来！试共论议。看看谁为多闻？谁为优胜』吗？」二位比丘白佛说：「实在讲过的，世尊！」

佛陀告诉二位比丘说：「你们持我所说的修多罗（契经）、祇夜（重颂）、受记（记说、授记）、伽陀（讽颂）、优陀那（自说）、尼陀那（因缘）、阿波陀那（譬喻）、伊帝目多伽（本事）、闍多伽（本生）、毘富罗（方广）、阿浮多达摩（未曾有法）、优波提舍（论议）等法，而共诤论，各人说：『你来！试共论议，谁多谁胜』吗？」二比丘白佛说：「弗也，世尊！」

佛陀告诉二比丘说：「你们不用我所说的修多罗...乃至优波提舍，去自调伏，去自止息，去自求涅槃吗？」二比丘白佛说：「如是，世尊！」

佛陀告诉二位比丘说：「你们知道我所说的修多罗...乃至优波提舍的话，你这些愚痴人，为甚么共相论诤：『谁为多闻，谁为优胜』呢？」这时，二位比丘向前去礼拜佛足，重白佛说：「悔过！世尊！悔过！善逝！我们为愚，我们为痴！不善、不辩，才会共相诤论。」（律有悔过法。允许忏悔自净而灭罪，故二人于佛前悔过）

佛陀告诉二比丘说：「你们真正知罪，而悔过你们的愚痴，为不善不辩，而共相诤论。现在既已自知罪，自见罪，知见而悔过，则在于未来世，会有律仪之戒之生。我现在接受你们，怜愍你们之故，使你们的善法增长，终不退减。为甚么呢？因为若有人自知罪，自见自己之罪，由于知见而悔过的话，则在于未来世之律仪戒会生起，终不会有退减的。」

这时，二比丘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一三九、无信经：本经叙述佛命迦叶说法教诫比丘，迦叶告以无信等与有信等之差别。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摩诃迦叶住在于舍卫国的东园鹿子母讲堂。他在于晡时，从禅觉过来，就往诣世尊之处，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

佛陀告诉迦叶说：「你应当教授教诫诸比丘们。要为诸比丘们说法教诫教授。为甚么呢？因为我常为诸比丘们说法、教诫、教授，你也应该如此去作！」尊者摩诃迦叶白佛说：「世尊！现在的诸比丘们，很难对他们说法。如果说法的话，当会有比丘不能忍耐，不会欢喜的。」

佛陀告诉迦叶说：「你看到甚么缘故，而说这种话的呢？」摩诃迦叶白佛说：「世尊！如果有比丘对于诸善法，并没有信敬之心的话，则如听人说法，他就会退没的。假若为恶智之人的话，则对于诸善法并不会有精进、惭愧、智慧，因此，虽然听人说法，也会退没的。如人为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惑，而身行傲暴、忿恨失念、不定无智的话，则听闻说法，也会退没的。世尊！像如是的诸恶人，尚且不能使其心安住于善法，更何况又增进？当知此辈等人，乃随着其日夜，善法会退减，不能增长。」

世尊！假若有士夫，对于诸善法，信心清净的话，这就是不退！对于诸善法，有精进、惭愧、智慧的话，这则是不退。不贪、不恚、不睡眠、不掉悔、不疑惑的话，就是不退。身不弊恶，心不染污，不忿、不恨，定心、正念、智慧的话，就是不退。像如是等人，对于诸善法，会日夜增长，何况心住！此种人，乃日夜常求胜进，终不退减！」

佛陀告诉迦叶说：「如是！如是！对于诸善法没有信心的话，就是退减，其它也如迦叶次第广说的。」

这时，尊者摩诃迦叶，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作礼而去。

一一四〇·佛为根本经：佛陀明解迦叶不说法之因：从前如有人求学则欢迎。今则看在名财之面，使年轻比丘堕落。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摩诃迦叶，住在于舍卫国之东园鹿子母讲堂。他在于晡时，从禅觉醒过来，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告诉摩诃迦叶说：「你当为诸比丘们说法教诫教授。为甚么呢？因为我常为诸比丘们说法、教诫、教授，你也应该照样去做。」尊者摩诃迦叶白佛说：「世尊！现在的诸比丘们，难可以说法教诫、教授。因为有诸比丘，听闻所说之法，会不忍、不喜的。」

佛陀告诉摩诃迦叶说：「你到底是甚么缘故，而说如此之语的呢？」摩诃迦叶白佛说：「世尊是法之根，法之眼，法之依，唯愿世尊为诸比丘们说法，诸比丘们听后，当会信受奉行！」

佛陀告诉迦叶说：「谛听！善思！当会为你解说。」佛陀于是对迦叶详说而说：「往昔之时，阿练若的比丘（住闲静处），在于阿练若比丘之处，叹说阿练若之法。在于行乞食的比丘之处，叹说乞食的功德，在于穿粪扫衣的比丘之处，叹说穿粪扫衣的功德。如果少欲知足，修行远离，精勤方便，正念正定，智慧漏尽，已自知身作证的比丘之处，会随其所行，而赞叹称说。」

迦叶啊！如果在于阿练若之处，叹说阿练若之法，...乃至在于漏尽的比丘之处，叹说漏尽而自知身已作证。假若看到其人，就应和他谈说，随宜而慰劳，而说：『善来！你叫做甚么名？是谁的弟子呢？』同时要让座给他坐下，而叹其贤善，如其法

之像类，而说：『是的！

有此沙门义，有此沙门欲。』应如是的赞叹！这时，若和他同样之安住，同样之游行的话，就要决定随顺他的行动，不久当会和他同其所欲。」

佛陀并告诉迦叶说：「如果这位年轻的比丘，看到那位阿练若比丘之来到，而赞叹阿练若法，...乃至漏尽，身已作证等时，那位年轻的比丘应该起立出去迎接，要恭敬礼拜问讯，乃至和他同样之安住的话，不久当得自义饶益。像如是的恭敬的话，长夜当得安乐饶益。」

佛陀继之而告诉迦叶说：「现在的比丘，看见有人来时，觉得对方为知见大德，定能感受其财利、衣被、饮食、偃卧、汤药等，就会和他共语（打招呼），会恭敬问讯，会叹言而说：『善来！你的名字德号叫做甚么？是谁的弟子呢？』会叹其福德，能感大利，如衣被、饮食、卧具、汤药等是。如果和尊者相习近的话，也当会丰足其衣被、饮食、卧具、汤药之故。如果又有年轻的比丘，看到这样的人物到来，觉得对方为大智大德，能感受其财利、衣被、饮食、卧具、汤药的话，就会疾起而出迎，会恭敬问讯，会叹言：『善来！』因为对于大智大德，能感受其大利，如衣被、饮食、卧具、汤药等是。迦叶！像如是的年轻的比丘，长夜当得非义，不饶益之苦。

像如是的，迦叶！这一类的比丘，会为沙门之患，会为梵行之溺，会为大映障，是恶不善之法。可说是烦恼之患，会重受诸有，炽然生死，未来苦报，所谓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是。因此之故，迦叶！应当要如是而学：为了修阿练若之行而在于阿练若处，就称誉赞叹。对于穿粪扫衣，行乞食，少欲知足，修行远离，精勤方便，正念正定，正智漏尽，而自知身已作证的人，也应称誉赞叹。应当要如是而学！」

佛说此经后，尊者摩诃迦叶，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阿练若译为闲静处、林住。为十二头陀行之一。北方为十二条，南方有十三条。

1.粪扫衣，2.唯三衣，3.常乞食，4.次第乞食，5.一坐食（日一斋），6.节量食（钵食），7.时后不食（过午不食），8.住阿练若处，9.树下坐，10.露地住，11.冢间住，12.随所住（随处住），13.常坐不卧。）

一一四一、极老经：佛以迦叶年耆，叫他穿轻衣，他仍穿粪扫衣。说他不舍阿练若二义—粪扫衣、乞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摩诃迦叶，住在于舍卫国的东园鹿子母讲堂。他在于晡时，从禅觉醒，往诣世尊之处，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告诉摩诃迦叶说：「你现在已老了，已年耆而根熟。你所穿的粪扫衣非常的重，我穿的衣比较轻而好穿。你现在可住于僧中，穿着居士的坏色之轻衣。」

迦叶白佛说：「世尊！我已长夜习惯于阿练若之行，赞叹阿练若，而穿粪扫衣，而常行乞食」。

佛陀告诉迦叶说：「你观察几种义。而学习阿练若，赞叹阿练若，而穿着粪扫衣，常行乞食，赞叹粪扫衣，赞叹乞食法呢？」

迦叶白佛说：「世尊！我观察二种义。所谓在于现法，能得安乐住之义。又为未来的众生，能作为大明。未来世的众生，当会起如是之念：『过去的上座之有六神通，乃因出家日久，梵行纯熟，为世尊所

称叹，为有智慧梵行者之所奉事。他乃在于长夜修习阿练若，赞叹阿练若，穿粪扫衣，常行乞食，赞叹粪扫衣、乞食法。诸有听闻的人，都会净心而随喜，长夜皆得安

乐饶益！」

佛陀告诉迦叶说：「善哉！善哉！迦叶！你就是长夜多所饶益，安乐众生，哀愍世间，安乐天人！」。

佛陀并告诉迦叶说：「如果有毁咎头陀法的话，就是毁咎我。假若有人称叹头陀法的话，就是称叹我一样。为甚么呢？因为头陀法乃为我长夜称誉赞叹的。因此之故，迦叶，阿练若的行者，应当称叹阿练若。而修持穿粪扫衣、乞食的人，当应称叹粪扫衣、乞食之法。」

佛说此经后，摩诃迦叶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一四二、衲衣重经：大迦叶长须发，穿弊衣，诸比丘起轻蔑。佛知而让半座给迦叶，也赞其所得的广大殊胜的功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摩诃迦叶久住于舍卫国，阿练若坐之处，留着长的须发，穿着弊衲衣，来诣佛所。那时，世尊被无数的大众围绕正在说法。

这时，诸比丘们看见摩诃迦叶从远处而来，看后，则对于尊者摩诃迦叶其人，起轻慢之心，而说：「这位是甚么比丘？穿的衣服为粗陋，并没有甚么仪容而来，衣服佯佯而来（假装）。」

那时，世尊知道比丘们之心之所念，乃告诉摩诃迦叶说：「善来！迦叶！来坐在这半座。我现在要究竟知道谁先出家之事。是你呢？或者是我呢？」

那些诸比丘们看到此情形，心生恐怖，身毛都为之皆竖，并相互谓言：「奇哉！尊者！那位尊者摩诃迦叶，乃为大德大力的尊者！身为大师的弟子，却被大师以半座让请于他坐！」

那时，尊者摩诃迦叶，合掌白佛说：「世尊！佛是我的师父，我是佛的弟子！」

佛陀告诉迦叶说：「如是！如是！我为大师，你是弟子。你现在可随其所安，且坐下来。」尊者摩诃迦叶，乃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又想警悟诸比丘们，乃又将尊者摩诃迦叶乃同于佛陀自己所得的殊胜的广大的功德，为诸大众示现之故，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已离欲、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具足初禅而住，不管是白天，是夜间，不论是日夜。摩诃迦叶也是如我之离欲、恶不善之法，乃至具足初禅而住，不管是白天，是夜间，不论是日夜。我欲入于第二、第三、第四禅具足而住，不管是白天、是夜间，是日夜，摩诃迦叶也能如是，...乃至第四禅具足而住。不管是白天、是夜间、是日夜。我能随所欲，而慈悲喜舍，空入处、识入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入处，神通境界，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尽智具足而住，不管是白天，是夜间，是日夜，这位迦叶比丘也能如是，...乃至漏尽智具足而住，不管是白天，是夜间，是日夜。」

那时，世尊在于无量的大众当中，称叹摩诃迦叶，同于佛自己的广大胜妙的功德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四三、是时经：大迦叶与阿难共至比丘尼精舍，迦叶先说法，有比丘尼不悦而出恶语。由迦叶月譬等经而知佛很重他。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尊者摩诃迦叶、尊者阿难，乃住于耆闍崛山。

那时，尊者阿难，诣尊者摩诃迦叶之处，对尊者摩诃迦叶说：「现在可以共出耆闍崛山，进入王舍城去乞食。」

摩诃迦叶尊者乃默然表示许允。这时，尊者摩诃迦叶、尊者阿难，都着衣持钵，入王舍城去乞食。尊者阿难对尊者摩诃迦叶说：「现在时间太早，暂时可以同到比丘尼精舍。」就这样的暂时往尼精舍。

那时，诸比丘尼遥见尊者摩诃迦叶、尊者阿难，从远处而来，就快敷座，诸他们就坐。这时，诸比丘尼礼尊者摩诃迦叶、阿难之足后，就退坐在一边。

尊者摩诃迦叶为诸比丘尼说种种法，示教照喜她们。示教照喜后，那时，有一位偷罗难陀比丘尼，听后不喜悦，曾说如是之恶语而说：「为甚么阿梨（圣者）摩诃迦叶，在于阿梨阿难—这位鞞提诃牟尼（圣者·东洲大林的圣者·被尼众尊为第二之世尊并之前，为比丘尼说法呢？犹如贩针的人，到了针师之家中去卖针一样，阿梨摩诃迦叶也是如此之人，敢在于阿梨阿难，也就是鞞提诃牟尼（指阿难）之前，为诸比丘尼说法？」

摩诃迦叶尊者听闻偷罗难陀比丘尼，其心不悦，口出恶言，听后，对尊者阿难说：「你看！这位偷罗难陀比丘尼，心不喜悦，口出恶言，到底如何呢？阿难！我是贩卖缝针的人，你是针师，在你的面前贩卖的吗？」

阿难尊者对摩诃迦叶尊者说：「且止！当忍！因为这位愚痴的老妪，是智慧薄少，不曾修习之故。」摩诃迦叶尊者说：「阿难！你岂不闻世尊—如来、应供、等正觉之所知所见，曾在于大众当中宣布月譬经（一一三六经），而教诫、教授而说：『比丘！当如月譬而安住，要常如新学的态度。』像如是广说而为大众说，阿难啊！你是否如月譬经，常如新学那样的态度吗？」（指不染不缚，摄心敛形，惭愧软下而入他家去乞食的横范）。阿难回答说：「弗也，尊者摩诃迦叶！」

摩诃迦叶又说：「阿难！你闻世—如来、应供、等正觉，以他所知所见，而说言说：『比丘！当如月譬而安住，常如新学那样的惭愧软下，其唯摩诃迦叶比丘！』是吗？（佛赞唯有迦叶比丘始能作得到）」

阿难回答说：「如是，尊者摩诃迦叶！」迦叶又说：「阿难！你曾经被世尊—如来、应供、等正觉，之所知所见，而在于大众当中，请你来坐在其一半之座吗？又是否被世尊，说你乃同于他老人那样之广大之德，而称叹你：『阿难离欲，恶不善法，...乃至漏尽通。』那样的被称叹过吗？」回答说：「弗也，尊者摩诃迦叶。」

迦叶又说：「如是，阿难！世尊—如来、应供、等正觉，曾在于无量的大众当中，亲自说言：『善来摩诃迦叶！请你就半座。』又在于大众当中，以同于他自己的广大的功德，离欲、恶不善法，...乃至漏尽通，而称叹摩诃迦叶吗？」阿难回答说：「如是，尊者摩诃迦叶！」

那时，摩诃迦叶，在于比丘尼的大众当中，作狮子吼后，离去。

一一四四、众减少经：佛涅槃不久，阿难率众至南印，三十年年轻比丘还俗，迦叶说为童子，有比丘尼不悦，后被阿难纠正。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尊者摩诃迦叶、尊者阿难，都住在于王舍城的耆闍崛山中，为世尊涅槃未久之时，遇世饥馑，乞食难得。

那时，尊者阿难，和众多的年少比丘俱。他们不能善摄诸根，食又不知其量，不能在于初夜、后夜，去精黝禅思。都乐着于睡眠，常求世利。阿难乃率他们在人间游行，到了南天竺，有三十位的年少的弟子于中途舍戒还俗，其余的多为是童子。这时，尊者阿难在于南山国土游行，以少徒众还回王舍城。那时，阿难尊者举放衣钵，洗足后，到了摩诃迦叶尊者之处，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

这时，尊者摩诃迦叶，问阿难尊者说：「你从甚么地方回来？徒众为甚么这么的甚少？」阿难回答说：「从南山的国土，人间游行时，年少的比丘三十人舍戒还俗，徒众因此而损减。又现在残余的多为是童子。」摩诃迦叶尊者对阿难说：「有几种福利，为如来、应（供）、等正觉之所知所见，而听许三人以上制群食呢？」阿难回答说：「为二事之受之故。那二事呢？第一为贫小之家，第二为多诸恶人，以为伴党，相破坏之故。为了不使恶人在于僧中而住，而受众名，而映障大众，别为二部，互相嫌诤。」

尊者迦叶对阿难说：「你知此义，为甚么在饥馑之时，和众多年少的弟子到南山国土去游行，致三十人舍戒还俗，徒众为之损减，残余的多为童子呢？阿难！如你的徒众会消减之事看来，你还是一位童子耳。你实在不知筹量！」阿难回答说：「为甚么呢？尊者摩诃迦叶！我的头发已经变为二色了，还说我是一童子呢？」

摩诃迦叶尊者说：「你在饥馑之世，和诸年少的弟子，在人间游行，致令三十位弟子舍戒还俗，其残余的又多是童子，是徒众消减，不知筹量之故，而说：『宿士众坏，阿难之众也就极坏。』阿难！你真正就是一位童子耳！因为不知筹量之故！」

这时，低舍比丘尼听闻摩诃迦叶尊者，用童子之号，责尊者阿难一毘提诃的牟尼，听后，非常的不满，而作此恶言：「为甚么阿梨摩诃迦叶，本为外道的门徒，而以童子呵责阿梨阿难一毘提诃的牟尼，使他变成为童子之名，流行于世呢？」

摩诃迦叶尊者，以天耳听到低舍比丘尼因心不欢喜，而口出恶言之事。他听后，对尊者阿难说：「你看！那位低舍比丘尼，心不欢喜，而口出恶语，而说：『摩诃迦叶本门为外道，却责阿梨阿难一毘提诃牟尼，使他成为童子之名，流行于世。』」

尊者阿难回答说：「且止！尊者摩诃迦叶！忍之！尊者摩诃迦叶！这位愚痴的老妪，并没有自性智！」

摩诃迦叶尊者对阿难说：「我自出家以来，都不知道有异师，唯有如来、应、等正觉耳（只皈依世尊）。我在未出家之时，常念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知道在家时有好多的事务（荒务），好多的烦恼。如出家，则很空闲，难可作为俗人（不可再以俗家为是），处于非家（出家），一向鲜洁，尽其形寿的期间，均为纯一满净，梵行清白。应当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正信而为非家之出家学道。将值百千金的贵价之衣，把它割截为一段一段，而缝为僧伽梨（大衣 袈裟）。我想如果在世间里，为之阿罗汉的话，我若听后，定会从其出家。我出家后，在于王舍城与那罗聚落之间的多子塔（中印度，毗舍离城之西）之处，遇值世尊，正在正身端坐，相好奇特，诸根寂静，第一息灭，犹如金山。」

我在此时看到后，曾作此念：『这位是我师！这位是世尊！这位是阿罗汉！这位是等正觉！』我于是就专心一意的合掌敬礼，而白佛说：『您是我的大师！我是您的弟子。』

当时佛陀告诉我说：『如是，迦叶！我是你的师甫，你是我的弟子。迦叶！你现在成就如是的真实的净心。所应恭敬的人如果为不知而说为知，不见而说为见，实在不是阿罗汉，而说他为阿罗汉，不是等正觉，而说为是等正觉。这样，应当自然的身碎为七分。」

迦叶！我现在如实而知之故，而言知，如实而见之故，而言见，真正的阿罗汉之故，而言为阿罗汉，真正的等正觉，而言为等正觉。迦叶！我现在有因缘之故，

为声闻说法，并不是没有因缘。依而不是非依，有神力而不是没有神力。因此之故，迦叶！如果欲闻法的话，就应如是而学：如果欲闻法时，就以义而饶益，当应专一其心。要恭敬尊重，专心的侧听，而作此念：『我应该正观察五阴之生灭，六触入处之集起与灭没，对于四念处正念乐住，修习七觉分、八解脱，而身自作证。应该常念其身，未尝断绝，应离开无惭愧心，在于大师之处，以及梵行的大德之处，常住于惭愧！应当要如是而学。』

那时，世尊为我说法，示教照喜与我。示教照喜后，就从座起而去。我也随之而去，都向于住处。我乃以价直百千之金之衣，割截为僧伽梨，四褊而为座。那时，世尊知道我的至心（虔诚心），就处处都下道，我就敷衣，做为佛陀的坐具，请佛坐在其上。世尊就坐下来，用手摩衣，感叹而说：『迦叶！此衣轻细，此衣柔软。』我于那时白佛说：『如是，世尊！此衣轻细，此衣柔软，唯愿世尊受我此衣！』佛陀告诉迦叶说：『你当接受我的粪扫衣，我当会接受你所奉献的僧伽梨。』佛陀就亲手授我以粪扫衲衣，我即奉佛以僧伽梨。像如是的渐渐教授我。我就在于八日当中，学法而受持乞食之法，到了第九日，已超脱而为无学。

阿难！若有人正问起而说：『谁是世尊的法子？谁从佛之口而生，从法所化生，付以法财，而正受诸禅、解脱、三昧』的话，应回答就是我，这就是正说。譬喻转轮圣王的第一长子，当以灌顶，而就于王位时，则会受王的五欲，不劳苦方便，自然能得那样。我也是如是，为佛的法子，从佛之口而生，从法而化生，得到法的余财，对于法之禅、解脱、三昧、正受，则不劳苦方便，自然而能得到。譬如转轮圣王的宝象，其高有七八肘，然而如有一多罗叶，就能映障它一样，像如是的我所成就的六神通智，则可以映障它。假若有人对于神通境界的智证，有所疑惑的话，我均能为之分别记说。对于天耳、他心通、宿命智、生死智、漏尽作证智通，有疑惑的话，我都能够为之分别记说，使他得决定。」

尊者阿难向尊者摩诃迦叶说：「如是！如是！摩诃迦叶！如转轮圣王的宝象，高有七八肘，欲以一多罗叶，能映障那样，尊者摩诃迦叶的六神通智，则可以映障。假若有人对于神通境界作证智，...乃至漏尽作证智，有疑惑的话，尊者摩诃迦叶，能为之记说，能使其决定。我会在于长夜敬信尊重尊者摩诃迦叶，乃因为您有如是的大德神力之故！」

尊者摩诃迦叶说此语之时，尊者阿难，听其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一完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二

一一四五、应施经：本经叙述佛陀为波斯匿王说良福田。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波斯匿王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应该要布施甚么人呢？」

佛陀说：「大王！随心所愿乐之处就是！」波斯匿王又白佛说：「应该布施何处，就能得大果报呢？」

佛陀说：「大王！这是异问。所问的『应施何处？』此问就是有异。又问『施何处，应得大果？』此问也是有异。我现在问你，你就随你的意见回答我。大王！譬如这个国家和他国，临阵战斗，而集诸战士，里面有一位婆罗门（净裔，神职人物）之子，从东方而来。是一位年少而幼稚，柔弱而端正，肤白而发黑，不曾练习武艺，不学习术策，恐怖而退弱，不能自安。观看敌人在前，却不忍心，不敢刺他，或射他。因为没有方便，而不能伤杀敌人。你的意见如何呢？大王！像如此的士夫，大王你会赏他吗？」王白佛说：「不会赏他的，世尊！」

佛陀说：像如是的，大王！有刹帝利（王种）的童子，从南方而来，鞞舍（商工农等平民，第三阶级）的童子从西方而来，首陀罗

（奴仆，第四阶级）的童子从北方而来。这些人均没有伎术，都和东方的婆罗门之子一样的软弱。那么，大王你会赏他们吗？」王白佛说：「不会赏他们的，世尊！」

佛陀告诉大王说：「这个国家召集军兵，临阵战斗之时，有婆罗门的童子，从东方而来。年少而端正，肤白而发黑。善于学习武艺，知道斗术之法，勇健而无畏，和敌人苦战也不退却，安住而谛观，运其干戈而能伤杀对方，终于能破巨敌。你的意见如何呢？大王！像如是的战士，是否应加赏吗？」王白佛说：「应该要重赏的，世尊！」

佛陀说：「像如是的，刹帝利的童子从南方而来，鞞舍的童子从西方而来，首陀罗的童子从北方而来，这些人都是年少而端正，都善于诸术艺，勇健而堪能，苦战而却敌。都如由东方而来的婆罗门之子一样。像如是的战士，大王会赏他们吗？」王白佛说：「会重赏他们的，世尊！」

佛陀说：「大王！有如是的沙门、婆罗门，他们已远离五支，成就五支，则为之建立福田！布施此田的话，就会得大福利，得大果报的。甚么叫做舍离五支呢？所谓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等盖，都已断已知，就名叫做舍离五支。甚么叫做成就五支呢？所谓无学戒身成就，无学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知见身等已成就，就名叫做成就五支。大王！像如是的舍离五支，成就五支的话，就是已建立福田。布施此田的人，就会得大果报的。」（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

那时，世尊又说偈说：

运戈猛战斗	堪能勇士夫	为其战斗故	随功重加赏	不赏名族胄
怯劣无勇者	忍辱修贤良	见谛建福田	贤圣律仪备	成就深妙智
族胄虽卑微	堪为施福田	衣食钱财宝	床卧等众具	悉应以敬施
为持净戒故	人表林野际	穿井给行人	溪涧施桥梁	迴路造房舍
戒德多闻众	行路得止息	譬如重云起	雷电声振耀	普雨于壤土
百卉悉扶	禽兽皆欢喜	田夫并欣乐	如是净信心	闻慧舍慳垢
钱财丰饮食	常施良福田	高唱增欢爱	如雷雨良田	功德注流泽
沾洽施主心	财富名称流	及涅槃大果		

（挥运干戈而勇猛于战斗的人，就是堪能为之勇敢的士夫。由于其善为战斗之故，随着其功勋而重重的加以赏赐。而不会赏赐那些有名的望族之后裔之怯劣，而无勇敢的人。）

（行忍辱，而修贤良，而见真谛，以建立福田，贤圣之律仪都具备，而成就深妙之智的话，则其族胄虽然为卑贱，也堪能为布施的福田。将衣服、饮食、钱财、珍宝、

床卧等众具，都应用来敬施于此种人。因为他已守持净戒之故！)

(在村人外的林野之际，穿井给来往的行人使用，在溪涧施埔桥梁，在迥路建造房舍，则有戒德多闻的大众，行路时，得以安心而止息。)

(譬喻一层一层的黑云之起，雷电之声振耀，而普遍的降雨于土壤的话，则百卉均会得以扶，贪兽也皆大欢喜，田夫统统会欣乐那样。)

(像如是的以净信心而闻慧，则会舍离慳垢会将丰富的钱财饮食，常施于良好的福田。高唱而增欢爱之事，有如雷雨之降下良田一样。其功德会注流于福泽，会沾洽施主之心。财富、名称会流及于涅槃的大果！)

佛说此经后，波斯匿王，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一四六、明冥经：本经叙述佛为波斯匿王讲说人由身口意三业之善恶而有四种的轮回转变。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波斯匿王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白佛而说：「到底如何呢？世尊！如婆罗门死后，会还生为自姓的婆罗门家吗？刹帝利、鞞舍、首陀罗之死，也还生为自姓之家吗？」

佛陀说：「大王！怎么会得如此呢？大王当知！有四种人。那四种呢？有一种人，**1.从冥而入冥**（自冥暗之处而至于另外一个冥暗之处。有一种人，**2.从冥而入于明**（自冥暗之处，而入于另外一个光明之处）。有一种人，**3.从明而入于冥**（自光明之处，而至于另外一个冥暗之处）。有一种人，**4.从明而入于明**（自光明之处，而入于另外一个光明之处。)

大王！甚么叫做有一种人，**1.从冥而入于冥**呢？所谓有一种人出生于卑姓之家，如生为旃陀罗家、鱼猎之家、竹作之家，车师之家，以及其余种种下级工巧业之家，贫穷的活过其命，其形体憔悴，而又学习卑贱之业，又为他人使用的下贱之业，就名叫做冥。处在于此暗冥之中，又行身的恶行，行口的恶行，行意的恶行。由于此因缘，身坏命终之后，当会转生于恶趣，而堕入于泥犁（地狱）之中。犹如有人，从闇处而进入于闇处，从厕所而入于厕所，以血去洗血，舍弃恶，而又受恶那样，从冥入冥，也就是如此，因此之故，名叫从冥入冥。

甚么叫做**2.从冥而入于明**呢？所谓有世人，出生于卑姓之家，……乃至为人作诸鄙陋业，就名叫做冥。然而此人虽出生在于暗冥之中，却会行身之善行，行口之善行，行意之善行。由于此因缘，其身坏命终之后，往生于善趣，而受天的化生。譬如有人，登床而跨马，从马而升象那样。从冥而入于明，也是如是。就名叫做有人从冥入明。

甚么叫做有人**3.从明而入于冥**呢？所谓世人出生在于富乐的家庭，或者生为刹帝利大姓，或者是婆罗门大姓之家、长者大姓之家，以及生在于其余种种富乐之家庭，而有多诸钱财、奴婢、客使。而广集知识，受身又端正，又聪明黠慧，就名叫做明。然而在于此明中，却行身的恶行，行口的恶行，行意的恶行。由于此因缘，身坏命终之后，转生于恶趣，堕在于泥犁当中。喻如有人，从高楼下乘于大象，下象而乘马，下马而乘犛，下举而坐床，下床而堕地，从地而落入于深坑那样，从明而入冥，也是如此。

甚么叫做**4.从明而入明**呢？所谓世人，生在于富乐的家庭，……乃至其形相端严，就名叫做明。在于此明当中，又行身的善行，行口的善行，行意的善行，由于此因缘，身坏命终之后，往生于善趣，受天的化生。喻如有人，从楼观至于楼观，如是，……乃至从床而床，从明而入于明，也是如此。就名叫做有人从明而入于

明。」

那时，世尊又说偈而说：

贫穷困苦者	不信增瞋恨	慳贪恶邪想	痴惑不恭敬	见沙门道士
持戒多闻者	毁訾而不誉	障他施及受	如斯等士夫	从此至他世
当堕泥梨中	从冥入于冥	若有贫穷人	信心劣瞋恨	常生惭愧心
惠施离慳垢	见沙门梵志	持戒多闻者	谦虚而问讯	随宜善供给
劝人令施与	数施及受者	如是修善人	从此至他世	善趣上生天
从冥而入明	有富乐士夫	不信多瞋恨	慳贪嫉恶想	邪惑不恭敬
见沙门梵志	毁訾而不誉	障他人施惠	亦断受施者	如是恶士夫
从此至他世	当生苦地狱	从明入冥中	若有富士夫	信心不瞋恨
常起惭愧心	惠施离瞋垢	见沙门梵志	持戒多闻者	先奉迎问讯
随宜给所须	劝人令供养	欢施及受者	如是等士夫	从此至他世
生三十三天	从明而入明			

（生在于贫穷困苦之家，不信因果，而增其瞋恨。为慳贪恶邪之想所痴惑，而不知恭敬。看见沙门有道之士，持戒而多闻的人，却会毁訾而不称誉，会障碍他人之信施及受施。像如此之等类的士夫，会从此世间而至于他世间时，当会堕落于泥梨〔地狱〕之中。这叫做从暗冥而入于暗冥。）

（假若生为贫穷之人，然而有信心而劣瞋恨，常生惭愧之心，会惠施于人，会离开慳垢。看见沙门梵志之持戒多闻的人时，会谦虚而问讯，会随宜而善于供给他。又会劝人布施，使人兴起布施。同时也赞叹布施之人，以及受施之人。像如是的修善的人，从此世间至于他世间时，会生于善趣，会上生天界，这叫做从暗冥而入于光明。）

（出生虽为有富乐的士夫，然而却不信而多有瞋恨，被慳贪嫉恶之想所邪惑，而不恭敬那些贤圣之人。看见沙门梵志时，则会毁訾而不称誉。会障碍他人之施惠，也会断灭受施的人。像如是的恶士夫，如从此世间至于他世间时，当会转生在苦痛的地狱中。这叫做从明而入于暗冥之中。）

（假若生为有富乐的士夫，有信心，而又不瞋恨，常起惭愧之心。会惠施于人，而离开瞋恨垢秽。看见沙门梵志，有持戒多闻的话，就会首先奉迎问讯，会随宜给与所须，会劝人去供养，会赞叹布施，以及受施的人。像如是等类的士夫，从此世间而至于他世时，会往生于三十三天。这叫做从明而入于明。）

佛说此经后，波斯匿王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一四七、石山经：为波斯匿王说恶劫、老病死，有如石山之四方磨地而来。王力也不能防，故应修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波斯匿王在于白天身蒙尘土，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

佛陀说：「大王！你从哪里来的呢？」波斯匿王白佛说：「世尊！那些灌顶王之法，乃在于人中为自在，而精勤方便。王即领有大地，而统理王事，周行而观察而来到这里的。」

佛陀告诉大王说：「我现在问大王你，你就随意回答我。喻如有人，从东方来。此人为可信赖，而有缘故的人，并未曾说过虚妄的人。他白王而说：『我从东方而来，看见一座石山，方广都极大，不能穿，不能坏，也没有缺坏，磨地而来（在地上辗

转而来) 经过的地方, 一切众生草木之类的, 均被磨而碎。』从南、西、北方也有人来, 也是可信赖缘故者, 也不会虚妄。他们也白大王说: 『我看见一座石山, 方广都高大, 不能断, 不能坏, 也没有缺坏, 磨地而来。其所经过的地方的众生、草木, 均被磨碎。』大王! 你的意见如何呢? 像如是的像貌确实大恐怖之事, 乃为嶮恶而相杀。众生的命运已尽, 人道已难得。到这时, 应当作甚么打算呢? 」

王白佛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更没有其它之道可计了, 唯有修习善业, 对于佛法与律, 专心方便(努力)而已。」

佛陀告诉大王说: 「何故说言(为甚么这么说?): 『这些嶮恶恐怖之事, 在于世间忽然发起的话, 就是众生之命运已尽, 人身已难栖, 唯当行法、行义、行福, 对于佛法之教诫, 专精去方便。』为甚么不说: 『灌顶王之位, 乃为众人之首, 堪能自在。大王乃于大地当中, 事务(统理)众人, 故应须要营理』呢? 」

王白佛说: 「世尊! 又要说闲时之言: 『灌顶王之位, 乃为众人之首。王对于大地的一切, 虽多所经营, 但如以言而斗言, 以财而斗财, 以象而斗象, 以车而斗车, 以步而斗步, 等事之起时, 王于那时, 就不会有自在, 有时会胜, 有时却会降伏。』因此之故, 我说: 『嶮恶布卒起之时, 就是众生的命运已尽, 人身已难以得依, 已没有余计可施, 唯有行义、行法、行福, 对于佛法之教诫, 专心皈依耳! 』」

佛陀告诉大王说: 「如是! 如是! 经常会磨连的。所谓恶劫、老病死, 在磨连众生。当作甚么打算呢? 正当修义、修法、修福、修善、修慈。在于佛法当中精勤方便。」

那时, 世尊说偈而说:

如有大石山 高广无缺坏 周遍四方来 磨连此大地 非兵马咒术
力所能防御 恶劫老病死 常磨连众生 四种大族姓 梅陀罗猎师
在家及出家 持戒犯戒者 一切皆磨连 无能救护者 是故慧士夫
观察自己利 建立清净信 信佛法僧宝 身口心清淨 随顺于正法
现在名称流 终则生天上

(如有大石山, 极高极广, 并没有缺坏, 由四方而来磨连此大地。这并不是任何兵马咒术之力, 所能防御的。)

(众生都在恶劫里, 常被老病死所磨连。四种的大族姓, 梅陀罗种姓之猎师, 在家的, 以及山家的, 持戒的。犯戒的, 一切的一切都被磨连, 没有人能救护。)

(因此之故, 有智慧的士夫, 首先都观察自己之福利, 而建立清淨之信心, 深信佛法僧三宝。身口意清淨, 随顺于正法。在现在之时, 名称会流行, 命终则会往住于天上。)

佛说此经后, 波斯匿王, 听佛所说, 欢喜而随喜, 作礼后离去。

一一四八、闍祇罗经: 本经叙述见外道, 误为阿罗汉, 而恭敬之。佛告以应观其戒行, 久久才能知道。

像如是的经教, 乃结集者的我们, 都同样的听过的: 有一个时候, 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 波斯匿王来诣佛所, 稽首佛足, 退坐在一边。这时, 有七名尼干子(离系外道), 七名闍祇罗(结发外道), 七名一舍罗(一衣外道), 他们的身形都很粗大, 徜徉(来去不定), 行住于祇洹门外。

那时波斯匿王曾遥见他们在门外徜徉, 就从坐起, 到了他们的面前, 合掌而问讯, 自称自己之名三次而说: 「我是波斯匿王, 是拘萨罗之王。」

那时，世尊告诉波斯匿王说：「你现在为甚么恭敬他们，而三称自己的姓名，而合掌问讯呢？」王白佛说：「我曾作此念：在世间里，如有阿罗汉的话，他们就是！」

佛陀告诉波斯匿王说：「你现在应该且止此念。你并不知道真正是阿罗汉，或者不是阿罗汉。因为你并不得到他心智之故。你要暂时亲近他，去观察他们的戒行如何。日子一久，就会知道，不可速自决定！要审谛观察，不可以只顾洛慕（思慕），应当要用智慧，不可用不智。要经诸苦难。而堪能自辨。要交契、计校，分明其真伪，要了知明白其见解与解说。久而久之，则会知道其真象，不可卒然而说认识。因此，须思惟，用智慧去观察！」

王白佛说：「奇哉！世尊！善说这些真义：『说须作久长的相习近，观察其戒行，...乃至须知道明白其见解与解说。』我有家人，也曾出家，作这些形相，周流于他国。后来又回来，而舍弃其被服。去受世间的五欲。因此之故，当知世尊乃为善说。应该要和他们同于止住，去观察他们的戒行，...乃至知解其言说，以智慧去察知。」

那时，世尊，说偈而说：

不以见形相 知人之善恶 不应暂相见 而与同心志 有现身口密
俗心不敛摄 犹如 石铜 涂以真金色 内怀鄙杂心 外现圣威仪
游行诸国土 欺诳于世人

（不可以看到其形相，就说已知其人之善恶。不应该暂时的相见，就与之以同心志。）

（有人现露身口严密，然而其俗心并不敛摄，犹如将 石铜，涂有真金之色一样。）

（内心怀着鄙杂之心，外貌假现圣威仪，而游行于诸国土，处处都在欺诳世人。）

佛说此经后，波斯匿王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一四九、七王经：本经叙述波斯匿王等七王，论五欲中，以何为第一而未决，而往访世尊。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以波斯匿王为首，并有七位国王，以及诸大臣，都共同集会，而作如是之论议：「五欲之中，到底是那个欲为第一呢？」有一人说：「色最为第一。」又有人称说声、香、味、触为第一的。其中有人说：「我们各人都说第一，终究都不能判定何者为第一。我们当诣世尊，去请问此义。如果世尊说，我们就应该忆持。」

那时，以波斯匿王为首，和七国王、大臣、眷属，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然后白佛说：「世尊！我们七王，和诸大臣们，曾作如是之论议：『五欲的功德，到底是那一欲为胜呢？』其中有人说：色为胜。也有人说：声胜。有的说：香胜。有人说：味胜。更有人说：触为胜。终究不能定论。因此之故，来问世尊，到底那一欲为最胜呢？」

佛陀告诉诸王说：「各人随着其适意，我都有余说。由于此因缘，我说五欲的功德。然而自有人对于色很适意，只爱此一色境，就能满其所愿。假如有比诸色还要优胜之欲，然而并不是其所爱乐之故，就不去感触，不去顾视，说他所爱的正是最为第一，没有比这，能超过其上的了。如喜爱色境那样，对于声、香、味、触等境之欲，

也是如是之解说。当其所爱时，辄言最为优胜，欢喜乐着，虽然更有胜过其上的，但是既非其所欲，自然的不会去触，不会去视，唯我所喜爱的，为最胜最妙，无比无上。」

那时，在座当中，有一位优婆塞，名叫栴檀，从座而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善说！世尊！善说！善逝！」

佛陀告诉优婆塞说：「善说！栴檀！快说！栴檀！」

那时，栴檀优婆塞，即说偈而说：

央伽族姓王 服珠璎珞铠 摩竭众庆集 如来出其国 名闻普流布
犹如雪山王 如净水莲华 清净无瑕秽 随日光开敷 芬香熏其国
央耆国明显 犹如空中日 观如来慧力 如夜然炬火 为眼为大明
来者为决疑

（央伽族姓之王，乃服宝珠的璎珞铠。摩竭陀国的民众，都庆欣而聚集，都说如来乃出于其国家〔成道在此地〕佛陀的名闻之普遍流布，有如雪山王。如净水中之莲华，清净而没有瑕秽。随着日光而开敷，其芬香会熏其国家。）

（央耆国之明显，有如空中的太阳。观察如来智慧之神力，有如夜间之点燃炬火一样。乃作为眼目，作为大明，为来启问的人，决断其疑惑！）

那时，诸国王都赞叹而说：「善说！栴檀优婆塞！」那时，七王都脱弃其身上的七宝上衣，奉献于该优婆塞。

这时，那七位国王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那时，栴檀优婆塞，知诸王已回去后，就从座而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现在七位国王送我七领上衣，唯愿世尊受七衣，由于哀愍之故！」

那时，世尊为了哀愍之故，接受其七衣。栴檀优婆塞则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一五〇、喘息经：本经叙述波斯匿王的身体因肥胖而苦。佛陀则教其节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波斯匿王，其身体因肥大，而有举体全身都流汗之苦。他来访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气息长喘。

那时，世尊告诉波斯匿王说：「大王你的身体极为肥盛！」大王白佛说：「如是，世尊！我乃患着这种肥大之身之苦，常以此身极肥大之故，而惭耻而厌苦。」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人当自系念 每食知节量 是则诸受薄 要消而保寿

（人应该自己常系念注意，每次的饮食都知而节减其量。这样，则诸所受的自会微薄，会安稳消息而确保寿命。）

那时，有一位少年，名叫郁多罗，坐在于会中，波斯匿王于此时，就告诉他说：「你能纳受从世尊刚才所说之偈，每至饮食时，替我诵出吗？假若能够这样的话，就会赐金钱十万给你，也常会给你食物。」郁多罗白王说：「我会奉教，当会依时讽诵！」

这时波斯匿王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当时，郁多罗知道大王去后，就至于世尊前，领受世尊所说之偈，在于大王将食，也就是每次饮食时，为之讽诵，而白大王说：「如佛陀世尊，也就是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的，曾说此偈：

人当自系念 每令知节量 是则诸受薄 要消而保寿

(语译如前)

像如是的，波斯匿王由于此节食，渐渐的到了后时，其身体变为细，容貌又很端正，处在于楼阁上之时，向佛所处的地方，合掌恭敬，右膝着地，三说如是之言：「南无敬礼世尊，如来、应、等正觉！南无敬礼世尊，如来、应、等正觉！能给与现法之利益、后世之利益、现法后世之利益。由于教我在饮食时，叫我知节量之故。」

一一五一、阿修罗经：年轻阿修罗于佛前瞋骂呵责，佛不但不动摇，反而说偈感化他。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年少的阿修罗，来诣佛所，在于佛前，以粗恶不善之语，瞋骂呵责佛陀。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不怒胜瞋志 不善以善伏 惠施伏慳贪 真言坏妄语 不骂亦不虐
常住贤圣心 恶人住瞋恨 不动如石山 起瞋恚能持 胜制狂马车
我说善御士 非彼掇绳者

(不起怒，会胜于瞋恚。不善的，就以善的去降伏他。惠施能伏慳贪，真言能破坏妄语。)

(不骂，也不虐，乃常住于贤圣之心。恶人虽住于瞋恨，也不会被动，有如金山。)

(起瞋恚而能维持〔抗制〕，就能胜制于狂马车。我说善御士，并不是那掇绳的人。)

这时，年轻的阿修罗白佛说：「瞿昙！我今悔过！我乃如愚如痴，不辩不善，在于瞿昙的面前诃责毁辱。」像如是的忏悔后，那时，阿修罗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巴利本说阿修罗为人名，闻其兄出家，而愤怒故，至佛所)。

一一五二、宾耆迦经：本经叙述宾耆迦婆罗门，在佛前瞋骂诃责。后听佛说法，而悔过。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年轻人，名叫宾耆迦的婆罗门，来诣佛所，在于世尊的面前，作粗恶不善之语，瞋骂呵责。

那时，世尊告诉那位少年的宾耆迦而说：「如果在于有个时候，吉星高照之日，你是不是要会诸宗亲眷属吗？」宾耆迦白佛说：「如是，瞿昙！」

佛陀告诉宾耆迦说：「如果到那时，你的宗亲不受食的话，应该要如何呢？」宾耆迦白佛说：「如不受食的话，食还是会属于我的。」

佛陀告诉宾耆迦说：「你也是如是。你在如来的面前，作粗恶不善之语，骂辱呵责，我终不接受。像如此之骂，应当属于谁呢？」宾耆迦白佛说：「像如是的话，瞿

昙！他虽不接受，且以相赠，则便就是给与的了。」

佛陀告诉宾耆迦说：「像如是之事，则不名叫更相赠遗，怎么能得为相与呢？」
宾耆迦白佛说：「甚么叫做更相赠遗，名叫相与？甚么叫做不受相赠遗，不名相与呢？」

佛陀告诉宾耆迦说：「如果当如是：过人骂时就回报而骂，瞋时则以瞋，打则报之以打，斗则报之以斗，名叫做相赠遗，名叫相与。又假若不是这样的话，宾耆迦！如果有人骂你，而不报服去骂他，瞋不报

瞋，打不报打，斗不报斗，像如是的话，就不是相赠遗，不名叫相与。」宾耆迦白佛说：「瞿昙！我曾经听过古昔的婆罗门长老宿重的行道大师所说：『在于如来、应、等正觉的面前骂辱，瞋恚呵责，也不瞋恚，不会忿怒。』而现在瞿昙你，有瞋恚吗？」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无瞋何有瞋 正命以调伏 正智心解脱 慧者无有瞋 以瞋报瞋者

是则为恶人 不以瞋报瞋 临敌伏难伏 不瞋胜于瞋 三偈如前说

（已没有瞋恚，怎么会瞋恚呢？乃以正命以调伏的。以正智心而解脱，有智慧的人，并没有瞋恚。）

（如果用瞋恚去报服瞋恚的话，就为之恶人。不用瞋恚去报服瞋恚，临敌而能降伏难以降伏的，以不瞋恚去胜瞋恚，其它三偈，都如前经所说的。）

那时，年轻的宾耆迦白佛说：「悔过！瞿昙！我乃如愚如痴，不辩不善，而在于沙门瞿昙的面前，以粗恶不善之语，瞋骂呵责。」

闻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一五三、健骂经：本经叙述健骂婆罗门，在于佛前瞋骂呵责。闻佛说法后悔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东园鹿子母讲堂。

那时，世尊在于晡时，从禅而觉，到了讲堂的东荫之荫中，在那里作露地的经行。

这时，有一位名叫健骂婆罗豆婆庶的婆罗门，来诣佛所，在世尊的面前作粗恶不善之语，而骂詈呵责。世尊经行时，他则随在世尊之后而行。世尊作经行之事完了后，就住在于一处。那位婆罗门则说：「瞿昙！你伏吗？」

那时，世尊则说偈而说：

胜者更增怨 伏者卧不安 胜伏二俱舍 是得安隐眠

（胜利的人会更增加其怨。被降伏的人，睡卧也不安隐。胜与伏之二者，都舍弃，就能得到安隐之睡眠。）

婆罗门白佛说：「瞿昙！我今悔过！我乃如愚如痴，不辩而不善。为甚么会在于瞿昙的面前作这种粗恶不善之语，而骂詈呵责呢？」（真是惭愧极了！）

那时，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复道而去。

一一五四、健骂经：本经叙述健骂婆罗门在于佛前瞋骂呵责。闻佛说法后悔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东园鹿子母讲堂。

世尊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这时，健骂婆罗豆婆遮婆罗门，遥见世尊，就作粗恶不善之语，瞋骂呵贵，把土盆佛（将灰尘撒向佛身）。这时，有逆风，还吹其土，反而自盆婆罗门之身。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若人无瞋恨 骂辱以加者 清净无结垢 彼恶还皈已 犹如土盆彼
逆风还自污

（人如果没有瞋恨心，则任你怎样的加以骂辱，也是清净而没结垢，那些恶事还而会皈还于自己。有如用土要盆他人，而遇逆风，还而盆污自己一样。）

这时，那位婆罗门白佛说：「悔过！瞿昙！我乃如愚如痴，不善不辩，不晓得为甚么会在于瞿昙的面前，以粗恶不善之语，瞋骂呵责？」（真是惭愧极了）。

一一五五、违义经：本经叙述违义婆罗门欲反对佛陀所说之义，而被佛观破其心而惭愧改悔。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萨罗的人间游行，至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婆罗门，名叫违义，听闻沙门瞿昙从拘萨罗国的人间游行，至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听后，曾作是念：「我当往诣沙门瞿昙之处，去听其说法，而当场反对其义。」作此念后，就往诣精舍，到了世尊之处。

那时，世尊被算不尽的眷属围遶，正在说法。世尊遥见违义婆罗门来，就默然而住。

违义婆罗门白佛说：「瞿昙！请说法！我很乐意听你的说法！」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违义婆罗门 未能解深义 内怀嫉恚心 欲为法留难 调伏违反心
诸不信乐意 息诸障碍垢 则解深妙法

（违义婆罗门！你未能了解深妙之义，内怀嫉恚之心欲留难我所说之法，你要调伏你的违反之心，以及诸不信乐之意念。如能这样的息止诸障碍之垢秽心的话，就能了解深妙之说。）

那时，违义婆罗门曾作此念：「沙门瞿昙已知道我的心。」就听佛所说，而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一一五六、不害经：本经叙述不害婆罗门问其名是否称实，佛告之若身口意不害则为称实。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世尊在于早晨，着衣持钵，进入舍卫城去乞食。

那时，有一位名叫不害的婆罗门，来诣佛所，白佛而说：「世尊！我的名叫做不害，是否称实吗？」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像如是的称实之事，则：如果身能不伤害人，口能不毁灭人，心能不损害人的话，就为称实。」（名和真实之义同为一体）。

那时，世尊即说偈说：

若心不杀害 口意亦俱然 是则为离害 不恐怖众生
(假若心〔身〕不杀害, 口和意也同样的话, 就是离开杀害, 已不会恐怖众生
了。)

佛说此经后, 不害婆罗门听佛所说, 欢喜而随喜, 复道而去(照元来之路回
去)。

一一五七 火与经: 火与婆罗门施物起厌心, 佛晓之以偈歌 复施食, 佛不受,
令他投水与地, 而水起火, 后出家。

像如是的经教, 乃结集者的我们, 都同样的听过的: 有一个时候, 佛陀住在于
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世尊在于早晨着衣持钵, 进入王舍城去乞食, 次第行乞而至于火与婆罗门之舍
宅。

火与婆罗门遥见佛来, 就具备众美的饮食, 满在钵内呈与佛陀。像如是的经过
第二日, 第三天又乞食到其舍宅。

火与婆罗门遥见佛来, 曾作此念: 「这位秃头的沙门为甚么缘故, 数数而来呢?
(来了好几次呢?) 是否贪恋我所给与的美食吗? 」

那时, 世尊知道火与婆罗门之内心之念后, 就说偈而说:

上天日日雨 田夫日夜耕 数数殖种子 是田数数谷 如人数怀妊
乳牛数怀犊 数数有求者 则能数惠施 数数惠施故 常得大名称
数数弃死尸 数数哭悲恋 数数生数死 数数忧悲苦 数数以火烧
数数诸虫食 若得贤圣道 不数受诸有 亦不数生死 不数忧悲苦
不数数火烧 不数诸虫食

(上天如每日都降下甘雨的话, 田夫就会日夜耕作。数数〔屡次〕种植种子的话,
则田里就能常常丰收谷物 喻如人会常常怀妊那样, 母牛也会常常怀犊〔小牛〕。屡次
有人求乞的话, 就应常常惠施与人。由于屡次惠施给人之故, 就能常得大名称〔好名
誉〕。)

(如屡次弃死尸的话, 就得每次豪哭悲哀, 而恋恋不舍。屡次的
生, 屡次之死, 则会有屡次的忧悲苦恼, 屡次死后以火燃烧, 或屡次任弃而被诸虫
啣食。)

(如果能得贤圣之道的話, 就不会屡次受诸有, 也不会有屡次的生死, 不会有
屡次的忧悲苦恼, 不会有屡次之被火燃烧。不会有屡次被诸虫所啣食。)

这时, 火与婆罗门, 听佛所说之偈后, 还得信心, 就再用种种的饮食盛满于钵
内, 奉与佛陀。世尊并不接受。因为由于说偈而施之故。世尊又说偈说:

因为说偈法 不应求饮食 常观察自法 说法不受食 婆罗门当知
斯则净命活 应以余供养 纯净大仙人 已尽诸有漏 秽法悉已断
供养以饮食 于其良福田 欲求福德者 则我田为良

(因为说偈法之故, 不应该接受饮食之布施。当观察自法时, 就知道说法后,
不应受布施之食。)

(婆罗门当知! 这就是清净的活命〔生活〕。应该以余物去供养那些纯净的大仙
人。他们已尽诸有漏, 秽法都已断灭了, 对于这些人应供养以饮食。在于其良福田里,
欲求福德的话, 则我的福田为最优良。)

火与婆罗门白佛说: 「现在此食物, 应该放在何处呢? 」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 「我并不看见过诸天、魔众、梵天、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

有能食此信施之物，而能使其身得安乐的。你就持此食物，去弃置于无虫的水中，以及少生的草地上吧！

这时，婆罗门就持其食，放在于无虫的水中，刹时水中，即冒出烟来，其沸声啾啾的情景，乃如将铁丸烧成为火色，然后掷着在于水中，水即起烟，而有啾啾的沸声那样，也是同于如是！婆罗门持此饮食放着于水中时，水即有华之冒出，而有啾啾之沸声。这时火与婆罗

门感叹而说：「甚奇哉！瞿昙！有大德大力，能使此食，作此神变。」

这时，火与婆罗门，由于此饮食的神变，而得信敬之心，乃稽首佛足，退住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我现在可以在于正法当中出家，受具足戒，修习梵行与否吗？」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你现在可得在于正法当中出家，受具足戒。」

婆罗门就因此而出家。出家后，则作此思惟：何以族姓子，剃除发须，着袈裟衣，由正信而为非家，而出家学道，……乃至得阿罗汉，心善解脱。

一一五八、婆肆咤经：本经叙述婆肆咤婆罗门女笃信佛法，其夫不信，后听佛之说法而起净信。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舍卫国中，有名叫婆肆咤的婆罗门女，信佛与法与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对于佛法僧，都已离开狐疑。对于苦集尽道（四谛）也已离开疑惑。已见真谛而得果，而得无间慧。其夫则为婆罗豆婆遮种姓的婆罗门。

婆罗门女每次所为作时，有小得失（遇有不能如意事时），即称南无佛，而向于如来所住的方面，随着其方向而合掌，三说如是之言：「南无多陀阿伽度（皈命如来）、阿罗呵（应）、三藐三佛陀（等正觉）！身纯金色，圆光一寻，方身圆满，如尼拘律树（纵广树）。善说妙法，为牟尼（寂静、圣者）之尊，仙人的上首，是我的大师！」

那时，其夫—婆罗门听她念念有词，乃起瞋恚而不喜，就对其妇而说：「妳被魔鬼所迷着吗？那里有此义呢？为甚么舍弃了三明的大德婆罗门，而去称叹那些秃头的沙门呢？他那黑闇（愚迷）之分，是世所不称叹的。我现在当和妳同往，共与妳的大师论议，就会足知我会胜他！」

妇对其夫说：「我并不看见过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诸神、世人，任何一类的众生，能共世尊、如来、应、等正觉，为金色之身，有圆光一寻，如尼拘律树那样之圆满之身，言说又微妙，为仙人之上首，我之大师共论议的。然而现在婆罗门您，且往，就会自知一切！」

那时，婆罗门就往诣佛陀，面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而说偈说：

为杀于何等 而得安隐眠 为杀于何等 令心得无忧 为投于何等

瞿昙所称叹

（到底要杀灭甚么，就能得安隐之睡眠呢？杀灭甚么，才能使心得到没有烦恼呢？杀灭甚么，才为瞿昙你所称叹的呢？）

那时，世尊知道婆罗门之内心之所念，就说偈而说：

杀于瞋恨者 而得安隐眠 杀于瞋恚者 而心得无忧 瞋恚为毒本

能害甘种子 能害于彼者 贤圣所称叹 若能害彼者 其心得无忧

（杀灭瞋恨的人，就能得安隐睡眠。杀灭瞋恚的人，其心就会得无忧恼。）

(瞋恚就是诸毒害的根本，因为能害甘甜的种子的。如果能害灭那些瞋恚的话，就是贤圣所称叹的。如能害灭其瞋恚的话，其心就能得着无忧恼！)

这时，婆罗豆婆遮婆罗门，听佛所说，而承佛的示教欢喜。又听次第的说法。所谓：说施、说戒、说生天之法。说味着于欲，就是灾患、烦恼。并分别广说清净出要，福利清净之法。譬如清净的白毡，易为染色那样，婆罗豆婆遮婆罗门，就如是的在于座上，对于四圣谛得达无间等(解脱道)，所谓证悟苦集灭道是。

这位婆罗门，已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诸疑惑，不免再由他人之度。对于正法与律，已得无所畏。就从座位而起，偏露其右肩，合掌白佛而说：「我已度脱，世尊！我已度脱，善逝！我现在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比丘僧了。我愿尽其寿命，当为优婆塞，愿佛证知我！」

这时，婆罗豆波遮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而去，还皈自己之家。

其妇优婆夷遥见其夫回来，看后，就白他而说：「您已经和如来、应、等正觉，为纯金的色身，圆光有一寻，有如尼拘律树那样圆满之身，是妙说之上，仙人之首，大牟尼之尊，是我大师，共论议过吗？」

其夫回答说：「我并未尝看见过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诸神、世人等，任何一人能和如来、应、等正觉，真金的色身，圆光有一寻，有如尼拘律树之圆满之身，妙说之上，诸仙之首，牟尼之尊，妳之大师，共论议的！妳现在赶快给我作好法衣，我要持它到世尊处，去出家学道。」这时，其妇，就都用鲜洁的白毡，使人作成法衣。

那时，婆罗门就持衣往诣世尊之处，稽首礼足，退住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我现在可以得在于世尊之法当中，出家学道，修习梵行与否吗？」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你现在可得在于此法与律当中出家学道，修习诸梵行。」

他就这样的出家，就独住于静处而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着袈裟衣，出家学道，……乃至得阿罗汉，心善解脱。

一一五九、摩瞿经：本经叙述摩瞿婆罗门好施，佛陀为之说布施的功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名叫摩瞿的婆罗门来诣佛所，和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瞿昙！我在家中，都常行布施。如有一人来求乞，就布施于一人，如有二人、三人，乃至百千人来求乞时，也都统统布施给他们。我像如是的布施，是否得到多福吗？」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你像如是的布施，实能得大福德。为甚么呢？因为你在家中，乃常行布施，如一人来求乞，就布施给一人，如二人、二一人，乃至百千人来求乞时，也都统统布施他们。因此之故，即得大福德。」

那时，摩瞿婆罗门，就说偈而说：

在家所作为 布施复大会 因此惠施故 欲求大功德 今问于牟尼

我之所应知 同梵天所见 为我分别说 云何为解脱 胜妙之善趣

云何修方便 得生于梵世 云何随乐施 生明胜梵天

(在家人所应作的，就是布施，有时即应举行布施大会。由于这些惠施之故，欲求得大功德。)

(我现在要请问牟尼〔圣者〕您！我所要知道的，就是：是否同于梵天所见的呢？)

愿为我分别详细的解说。)

(怎样才能解脱，而得达胜妙之善趣呢？怎样去修习精勤方便，才能得生于梵天的世界呢？为甚么随顺喜乐而施，就能往生到明胜的梵天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施者设大会 随彼爱乐施 欢喜净信心 攀缘善功德 以其所建立
求离诸过恶 远离于贪欲 其心善解脱 修习于慈心 其功德无量
况复加至诚 广施設大会 若于其中间 所得诸善心 正向善解脱
或余纯善趣 如是胜因缘 得生于梵世 如是之惠施 其心平等故
得生于梵世 其寿命延长

(布施的人能设布施的大会，而随着他人所须要而欢喜愿乐布施给人。以此出于内心的欢喜之净信之心，定能攀缘善功德。)

(要将其所建立的功德，求离于诸过恶。也由之而远离于贪欲，其心就会善于解脱！要修习慈悲之心，其功德就会无量。更何况加以至诚之心，去广设布施的大会？〔必定是功德无量〕。)

(假若在于其中间，所得的诸善心，正向于善解脱，或其余的纯善之趣的话，就能由于如是的胜因缘，而得生于梵世。)

(像如是的惠施，其心就是因为平等的缘故，得生于梵天的世界，会延长其寿命！)

那时，摩瞿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一一六〇、持伞盖经：本经叙述佛陀为婆罗门讲说清淨道—八圣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持华盖，穿舍勒（短裙）导从的婆罗门，来诣佛所，和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他说偈而说：

无非婆罗门 所行为清淨 刹利修苦行 于净亦复乖 三典婆罗门
是则为清淨 如是清淨者 不在余众生

(如果不是婆罗门所行的，就不能为之清淨，刹帝利虽然修习苦行，但对于清淨来说，还是乖离的。)

(修读三典〔吠陀〕的婆罗门，即是为清淨。像如是的清淨的人，不在于其它的众生〔除婆罗门外，不可得。〕。)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说：

不知清淨道 及诸无上净 于余求净者 至竟无净时

(你并不知道清淨之道，以及诸无上的清淨。在于其余之道〔不正道〕去求清淨者，终究没有清淨之时。)

婆罗门听后，白佛说：「瞿昙！你说清淨道，以及无上的清淨之道吗？甚么叫做清淨之道？甚么叫做无上的清淨之道呢？」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正见就是清淨之道。如以正见，而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断除贪欲，断除瞋恚，断除愚痴。如果婆罗门能将贪欲永断，瞋恚、愚痴永断的话，则一切烦恼会永断，就名叫做无上的清淨。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名叫做清淨之道。对于正定等去修习，多多的修习后，就能断除贪欲，断除瞋恚，断除愚痴。如果婆罗门，将贪欲永断，瞋恚、愚痴永断的话，就名叫做无上的清淨。」

婆罗门白佛说：「瞿昙！您说清净道，为无上之清净吗？瞿昙！因世务多事（有其它事要做），现在且辞还。」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宜知是时。」（时间差不多了，可以回去了。）
持华盖，着舍勒的导从的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一一六一、罗汉法经：本经叙述异婆罗门向佛问成就何等法为之阿罗汉的婆罗门。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异婆罗门来诣佛所，和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他说偈而说：

云何为尸罗 云何正威仪 云何为功德 云何名为业 成就何等法
罗汉婆罗门

（甚么叫做尸罗〔戒〕呢？甚么叫做正威仪呢？甚么为之功德？甚么叫做业？到底要成就甚么法，才是阿罗汉的婆罗门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宿命忆念智 见生天恶趣 得诸受生尽 牟尼明决定 知心善解脱
解脱一切贪 具足于三明 三明婆罗门

（以宿命忆念之智慧，能彻见生天，或堕恶趣。已证得尽诸受生〔脱离轮回转生之道〕，牟尼〔圣者〕乃决定得三明〔宿命明、天眼明、漏尽明〕。）

（如知道其心已善解脱，已解脱一切贪欲，而具足三明的话，就名叫做三明的婆罗门〔阿罗汉的婆罗门〕。）

佛说此经后，异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一一六二、老夫妇经：本经叙述佛陀看见贫穷的老夫妇，而向阿难说壮年时就应精进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尊者阿难，随从在于世尊之后面。

这时，有二位老年的男女。是一对夫妇。已年老根熟，倮背如钩，诣于里巷之头，烧粪扫之处，都向火而蹲在那里。

世尊看见那二位老夫妇，已年耆而愚老，倮背如钩，犹如老鹄之欲心相视那样。世尊看后，就告诉阿难尊者说：「你看见那夫妇二人，已年耆而愚老，倮背如钩，都向火而蹲在那边，有如老鹄之欲心相视之事吗？」阿难白佛说：「如是，世尊！」

佛陀告诉阿难说：「此二位老夫妇，如果在于年少之时，盛壮之身，能勤求财物的话，也可以得舍卫城中的第一富有的长者。假如剃除须发，着袈裟衣，起正信而为非家，而出家学道，而精勤修习的

话，也可以得阿罗汉之第一上果。如果在于第二分之盛壮之身，去勤求财物的话，也可以得为舍卫城中的第二之富有之人。假若是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正信而

为非有家，而出家学道的话，也可以得证阿那含果。如果三分之中年之身，勤求财物的话，也可以得为舍卫城中之第三的富有者。如果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正信而非家，而出家学道的话，也可得证为斯陀含果。假如在于第四分老年之身，勤求财物的话，也可以得为舍卫城中的第四富有之人。如果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正信而非家，而出家学道的话，也可得证为须陀洹果。然而他们在于今日，已经年耆根熟，没有钱财，没有方便，无所堪能，不再堪能了。如欲想觅求钱财，也不能得到胜过他人之法的了。」

那时，世尊，又说偈而说：

不行梵行故 不得年少财 思惟古昔事 眠地如曲弓 不修于梵行
不得年少财 犹如老鹄鸟 守死于空地

（不修行梵行之故，不能得果证，年少时不努力，就不能得到应有的财物。唯思惟古昔之事，而睡眠在地上，有如弯曲之弓。）

（不修习梵行之故，不能得果证，年轻时不努力，就不能得应有的财物，到了老年时，就会如老鹄鸟之守死在于空地一样！）

佛说此经后，尊者阿难陀，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六三、老死经：本经叙述佛见老夫妇而说应精进之法。以老死二字为偈首而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其它都如上说。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唯说异偈而说：

老死之所坏 身及所受灭 唯有惠施福 为随己资粮 依于善摄护
及修禅功德 随力而行施 钱财及饮食 于群则眠觉 非为空自活

（会被老死之所坏灭的吾人之身，以及所受的一切事物，都同样的会毁灭。唯有惠施之福德，为随着自己之资粮。）

（应依于善能摄护，以及修习禅定的功德。处世时，应随着自己的力量，而行施钱财和饮食给人。在于群众当中，则应由于睡眠昏沉而醒觉过来。这样，就不会空自活命的了〔不会空过一生〕。）

佛说此经后，那位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二完

杂阿含卷第四十三

一一六四、婆罗延经：本经叙述诸比丘向佛请问有关于波罗延之低舍弥德勒所

问经中之二边、中道等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捺国的仙人住处之鹿野苑中。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聚集于讲堂，曾作如是之论：「诸位尊者！如世尊所说之：波罗延之低舍弥德勒所问，即：

若知二边者 于中永无着 说名大丈夫 不顾于五欲 无有烦恼
超出缝紵忧

（假若知道二边的话，就能于其中间永远没有所执着。可说为名叫大丈夫。已不回顾五欲，已没有烦恼之枷锁，已超出于缝紵之忧。）

诸位尊者们！这到底有甚么含义呢？甚么为边？甚么为二边？甚么为之中？甚么为之缝紵呢？又要怎么去思惟？怎么以智而知，以了而了？甚么为智之所知？了之所了？怎么作苦边，而解脱于苦呢？」

有一位比丘回答说：「六内入处就是一边，六外入处为之二边，受就是在其中，爱即为之缝紵。习于受的话，就会得彼彼（各人）之因，身就渐转而增长，而出生。在此，即对于法，以智而知，以了而了。智所知的，了所了的，而作苦边，而解脱苦恼。」

又有比丘说：「过去世就是一边，未来世为之二边，现在世名叫做中，爱为之缝紵。习于此爱的话，就为之彼彼（各人）之所因，由之而身就会渐渐的感触，而增长，而出生，……乃至解脱苦恼。」

又有比丘说：「乐受就是一边，苦受就是二边，不苦不乐受就是其中，爱为之缝紵。习于此爱的话，则彼彼会有所得，自身就渐触而增长，而出生，……乃至解脱苦恼。」

又有比丘说：「有者就是一边，集者就是二边，受即是其中，爱为之缝紵。……像如是的广说，乃至解脱苦恼。」

又有比丘说：「身就是一边，身集就是二边，爱为之缝紵。……像如是的广说，乃至解脱苦恼。」

又有比丘说：「我们的一切所说的都不同，所谓向来（自刚才以来），有种种的异说，要不望知（必定不希望都是对的）。到底如何呢？世尊之有余之说（有余之说为含有不确定之义）—波罗延之低舍弥德勒之所问之经？我们应该同往请问世尊，如世尊所说为如何的话，我们就应依教奉持。」

那时，众多的比丘就同诣世尊之处，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刚才诸比丘都聚集在于讲堂，曾作如是之言而说：『对于世尊所说之波罗延的低舍弥德勒所问之经里面所谓之二边，…乃至解脱苦恼。』有人曾说：『内六入处就是说一边，外六入处就是说为二边，受就是其中，爱为缝紵。』其它都如前广说。我们均不能决定那一种为对，今天因此而来请问世尊，具问此义。到底我们所说的，谁得其真实之义呢？」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所说的，均为是善说。我现在当会为你们说有义之经。我为波罗延之低舍弥德勒，说有义之经，所谓：触是一边，触集是二边，受就是其中，爱即为缝紵。习于爱后，彼彼（各各，各人）所得的，就是身缘触而增长，而出生。对于

此法，以智而知，以了而了，智之所知，了之所了，而作苦边，而解脱于苦恼。」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六五、宾头卢经：宾头卢告诉优陀延那王：比丘能安乐，主要在于防护诸门，不着于色等境之故。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尊者宾头卢，住于拘睺弥国的瞿师罗园（中印度，瞿师罗长者所奉献的园林）。

那时，有婆蹉国（十六大国之一，位于监牟那河西岸）的国土，名叫优陀延那，往诣尊者宾头卢（降伏外道，履行正法第一），到后，共相问讯，问讯后，退坐在一边。婆蹉王优陀延那向尊者宾头卢说：「我欲有所问，是否有闲暇的时间，见到你的回答吗？」

尊者宾头卢回答说：「大王！大王你就问好了。如我所知的，当会回答。」

婆蹉王优陀延那问尊者宾头卢说：「何因何缘（为甚么缘故），新学而年少的比丘，在于此法与律，出家并不甚久，却能极为安乐而住。诸根很欣悦，颜貌很清淨。加之，本来的肤色鲜白而乐于寂静，而少于浮动。任他那活泼，有如野兽的心，堪能尽其寿命去修持梵行，而能纯一清淨，这是甚么缘故呢？」（虽年纪在于青春活泼如野兽之奔放之期，却能制止欲念，而去修持梵行，而圆满清淨呢？）

宾头卢尊者回答说：「如依佛所说的话，则如来、应、等正觉之所知所见，而为诸比丘们说：『你们诸比丘！假若看到宿人（老人）时，就当作母亲之想，看见中年人时，就当作姊妹之想，看见幼稚的人，就当作女儿之想。』由于此因缘，年少的比丘，在于此法与律当中，虽然出家未久，也能安隐而乐住，诸根会很敷悦，颜貌会很清淨，肤色又为鲜白，喜乐于静而少于浮动。任他那活泼，有如野獸之奔放之心，也得堪能尽其寿命去修持梵行，而纯一清淨。」

婆蹉王优陀延那问尊者宾头卢说：「现在的种种世间的人，其贪求之心，则如看见老人，而当作母亲之想，看见中年，为姊妹之想，看见幼稚的人，为女儿之想。然而当于尔时，心也会随之而起恋慕之心。如贪欲烧燃、瞋恚烧燃、愚痴烧燃是。他们于这时，必定更有甚么胜因缘，去治其患的吗？」

宾头卢尊者对婆蹉王优陀延那说：「有的！更有一种对治的因缘。如世尊之说，则：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而为比丘们说：『此身从足下至于头顶，里面都是骨干肉涂，覆盖之以薄皮，种种不净之物充满于其中间。要把它周遍观察，认为是：发、毛、爪、齿、尘垢、流涎、皮、肉、白骨、筋、脉、心、肝、肺、脾、肾、肠、肚、生藏、熟藏、胞、泪、汗、涕、沫、肪、脂、髓、痰、磨、脓、血、脑、汁、屎、尿等物所组成耳。』（计为身中三十六种不净之物。为不净观以治贪欲）。

大王！由于此因此缘之故，年少的比丘，在于此法与律当中，虽然出家未久，也能安乐而住，……乃至纯一清淨。」

婆蹉王优陀延那对尊者宾头卢说：「人心乃非常的飘疾（急转），假若观察为不净而完成不净观时，也会随之而有清淨之想之生起（心急转故，不净观之完成时，清淨观也会刹时而起）颇更有因缘（是否还有别种的方法），使年少的比丘，在于此法与律当中，虽然出家未久，也能安隐而乐住，……乃至纯一清淨吗？」

尊者宾头卢说：「大王！有因有缘（还有其它的因缘的）如世尊说：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而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应当守护六根的门头，要善摄其心。如果眼根看见色境时，千万不可以去取其色相，不可取其随形之好相，不可因之而增长执持之念。假若眼根不善于摄敛而住的话，则世间的贪爱，恶不善之法，就会泄漏其心。因此之故，你们应当受持眼的律仪。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也应如此，乃至都要受持意等律仪。』

那时，婆蹉王优陀延那，对尊者宾头卢说：「善哉！善的说法！乃至受持诸根

律仪。尊者宾头卢！我也如是，有时不守护身，不守持诸根的律仪，不专一其念。入于宫中时，其心都极生贪欲而炽燃，被愚痴所烧燃。正使（就是正在）闲房独自一人处在那里时，也会一再的被三毒（贪瞋痴）烧燃其心，更何况入于宫中！

其次，我曾经有时善护其身，善摄诸六根，专一其心（精神贯一），而入于宫中时，那些贪欲、瞋恚、愚痴都不生起，不烧燃吾心。在于内宫之时，尚且不烧燃身，也不烧燃心，更何况又是处于闲房而独自一人之时呢？（更不会生起三毒）

由于有此种因此种缘之故，能使年少的比丘，在于此法与律当中，虽然出家未久，也能安隐乐住，乃至纯一满净。」

这时，婆蹉王优陀延那，听尊者宾头卢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坐起而起。

一一六六、手足喻经：佛说有六根，故有六触的因缘，而生受。乃由有手、有足之喻谈起故，有此经名。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睺弥国，瞿师罗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了手之故，知道有取与舍，有了足之故，知道有往与来，有了关节之故，知道有屈与伸，有了腹之故，知道有饥与渴。像如是的，比丘们！有了眼根之故，才会有了眼触的因缘而生受。所谓内觉之或苦（苦受），或乐（乐受），或不苦不乐（舍受）之感受。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

诸比丘们！假若没有手的话，就不会知道有取与舍。如果没有足的话，就不会知道有往与来。假若没有关节的话，则不知道有屈与伸。如果没有腹的话，就不知道有饥与渴。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如果没有眼的话，就不会有由于眼触的因缘而生受。所谓：内觉之或苦（苦受），或乐（乐受），或不苦不乐（舍受）之感受。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六七、龟经：以野干欲食龟为喻：龟将其六处藏于甲中，使其不得食，叫人执持六根，恶魔就不得其便。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睺弥国的瞿师罗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过去世时，河中有草的地方，有一只龟止住于那个地方。这时，有一匹野干（似狐而小，夜鸣如狼），由于饥饿，而行觅食，刚好遥见一只龟虫在那里，就快速跑过去，欲提取牠。龟虫看见野干之到来，即便藏六（实时将其四肢与头尾，都藏入于甲内）。野干则守伺在那里，冀望龟虫能把头足伸出来，欲将其取而食之。因之而久久守候在那里。但是龟虫却永远不伸出头来，也不伸出其足。野干因饥乏，就瞋恚愤怒而去。

诸比丘们！你们今天也和此事同样的！你们要知道！恶魔波旬，都在常伺你们之便，都冀望你们的眼根，会执着色境，以耳闻声、以鼻嗅香，以舌尝味，以身觉触，以意念法。都欲使你们出生染着于六境。因此之故，比丘们！你们今天应该常常执持眼根律仪而住。如果执持眼根律仪而住的话，即恶魔波旬，就不能得到其便，随出随缘都不要紧（由于摄持之故，随便是出，或者随便是缘，也就是六根缘六境

时，都不会被境所惑，喻如恶魔，并没有机可乘）。

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对于其六根不管是出，或者是缘（六根缘六境），恶魔都不得其便，有如龟虫那样，野干都不得其便。」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龟虫畏野干 藏六于壳内 比丘善摄心 密藏诸觉想 不依不怖彼
覆心勿言说

（龟虫因恐惧野干，故藏其六处于甲壳内。比丘们！如果善于收摄其心的话，就能密藏诸觉想的。不依它，不怖畏他，善覆其心，切勿言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六八、 麦经：本经叙述佛用杖打 麦为喻，劝诸比丘住于不动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睢弥国的瞿师罗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譬喻将 麦着在于四衢道（交通要道）之头，有六位年轻的壮夫，都执杖共打的话，须臾之间就会尘碎。假如有第七人，也执杖重打的话，即，诸比丘们！你们的意见如何呢？如 麦之聚，六人共打，第七人，又重打的话，当会极碎与否呢？」诸比丘们白佛说：「如是，世尊！」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像如是的，愚痴的士夫，都被六触入处所捶打的 那六触入处呢？所谓常被眼触入处，所捶打，常被耳、鼻、舌、身、意等触入处所捶打。那些愚痴的士夫虽被六触入处所捶打，可是仍然又会念求当来世之有，有如第七人之重打而令碎一样。

比丘们！如果说这就是我的话，就是动摇，为我所说的话，也是动摇。说这为未来当有的话，也是动摇，未来当无，也是动摇。说当会又为有色，则是动摇，当会又为无色，也是动摇。说当会又为有想，就是动摇，当会又是无想，也是动摇。当会又为非有想非无想，就是动摇。由于会动摇之故，就会有毛病，动摇之故，会为痛，动摇之故，会为刺，动摇之故，会有着。像如是的正观察其动摇之真象之故，那些苦恼者就能得到不动摇之心，而多修习而住，而专心系念，而正知！

如动摇那样，像如是的，其思量则为虚诞，而为有了业行。由于受，而执为是我，这则为是爱。言我所，也则为是爱。说当来为有，也是爱，言当来为无，也是爱。说当来为有色，也是爱，说当来为无色，也是爱。说当来为有想，也是爱，说当来为无想，也是爱，说当来为非想非非想，也是爱。由于爱之故，而有毛病，爱之故，而为痛，爱之故，而为刺。如果善思而观察由爱而生苦的话，当会多住于离爱之心，而为正念正知！

诸比丘们！在过去世时，阿修罗曾兴军去和帝释战斗。那时，帝释天告诉三十三天们说：『今天你们诸位天神，将和阿修罗共战。如果诸天战胜，阿修罗战败的话，就应活捉阿修罗，要用五系缚他，送回天宫来。』阿修罗也对其群众说：『现在阿修罗军将和诸天战争。如果我们阿修罗战胜，而诸天战败的话，就应活捉帝释，要用五系缚他，带回阿修罗宫来。』当开始战争时，乃由诸天得胜，阿修罗不如诸天。这时，三十三天乃活捉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就以五系把他缚回天宫。

那时，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身被五系，置于正法殿上，用种种天上之五欲之乐，而娱乐他。这时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曾作此念：『唯阿修罗为贤善聪慧。诸天虽善，但是我现在且当回皈阿修罗宫为是！』作此念时，即自见自身乃被五系所缚，同时诸天的五欲，也自然的化而隐没不现。

毘摩质多罗阿修罗又作此念：『诸天为贤善，智慧明彻，诸阿修罗虽然也为善，但是我现在且当住在于此天宫为是。』作此念时，即自见自身之五缚得以解脱，诸天的五欲也自然的还出（又出现）。

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乃至有如是的微细之缚，恶魔波旬之缚，更转而为微细。此心如果动摇之时，魔就会随之而缚，心如不动摇之时，魔即同时随之而解。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多住于不动摇之心，应正念正知，应当如是去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六九、琴经：本经叙述佛陀以琴作喻，告诸比丘：诸行无常，当作如是平等正智，如实而观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睢弥国的瞿师罗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比丘、比丘尼，由于眼而攀识色境的因缘，而生的，不管是欲，或者是贪，或者是昵（亲近），或者是念，或者是决定着处的话，则应对于诸心，善自防护。为甚么呢？因为这些均为是恐惧之道，为有碍、有难。此乃为恶人所依，而不是善人所依之道，因此之故，应自防护。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譬如田夫，虽然有好的田苗，但是其守田的人，如果懒惰放逸的话，则在栏内之牛，也会出来把它噉食一样，愚痴的凡夫，也是如是。六触入处，……乃至放逸，也是如此。

如果有好的田苗，其守田的人，其心不放逸的话，则栏内之牛不会随便出来把它食噉。假如牛欲侵入田时，都会悉数被驱逐而出。所谓若心、若意、若识，多闻的圣弟子，对于五欲的功德，都应善自摄护，尽心令灭。如果有好的田苗，其守护田的人，并不自放逸的话，则栏牛如入田境时，就以左手牵鼻，右手执杖，遍身捶打，驱逐其出离其田。诸比丘们！你们的意见如何呢？那匹牛遭遇苦痛后，由于村而至于宅，由宅而至于村，又再会如前之经过而去食田苗吗？」大众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乃加以解释说：「为甚么呢？因为会记忆先前进入田时遭遇捶杖之苦痛之故。像如是的，比丘们！若心、若意、若识，多闻的圣弟子，对于六触入处，应该极生厌离、恐怖，内心安住，制令于一意！」

诸比丘们！在于过去世时，有一位国王曾听闻未曾有的良好的弹琴之声，因之而极生爱乐，耽湎染着，就垂问诸大臣们说：『这是由于甚么而发出的声音？令人非常可意爱乐呢？』大臣回答说：『这是琴的声音。』国王对大臣说：『去拿那声音来。』大臣受命，就去取琴来，白王而说：『大王！此是琴，会作好声的。』王对大臣说：『我不用琴。你就取那刚才听到的可爱的声音来。』大臣回答说：『像如此之声，乃有众多的诸具。所谓有柄、有槽、有丽（附着）、有弦、有皮。而由有善巧方便之人弹它，得众具的因缘，乃成为音声，并不是不得众具而会有音声的。刚才所闻之声，久已过去，转亦尽灭，不可以把它持来。』

那时，大王作如是之言：『咄！为甚么要此虚伪之物去作呢？世间之琴，乃为虚伪之物，而使世人耽湎染着！你现在将它拿去，把它一片一片的析破，然后弃于十方。』大臣就受命，就把琴析为百分，而弃置于处处。像如是的，比丘们！不管是色或者是受、是想、是思、是欲，知此诸法为无常，是有为，都由于心的因缘而生的，而便说言：『是我、我所。』然而他在于异时，则一切悉无。诸比丘们！应该作如是平等正智，如实的观察！」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七〇、癩疮经：本经叙述愚痴的凡夫如癩患者之入茅荻中。着于色而起瞋恚，而流出恶声。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睢弥国的瞿师罗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罹患癩病之人，其四体被疮缠坏，此时入于茅荻里面，则会被诸刺叶的针刺所伤害，而倍增苦痛的。像如是的，愚痴的凡夫，其以六触入处，而受诸苦痛的情形，也是如是。如那位癩病之人，被草叶的针刺所伤，脓血流出那样，像如是愚痴的凡夫，其性弊暴，被六触入处所触，就会生起瞋恚，其恶声会由之而流出，有如那位罹患癩病之人那样。为甚么呢？因为愚痴无闻的凡夫，其心有癩疮之故。

我现在将说律仪（善护）与不律仪（不防护）之法。甚么叫做律仪？甚么叫做不律仪呢？愚痴无闻的凡夫，眼根看见色境后，对于可怀念之色境，就会起贪着，对于不可怀念之色境，则会生起瞋恚。对于那次第，随之而生众多的觉想，而相续不断。可是都不自见其过患。假如看见其过患，也不能把它除灭。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比丘们！这名叫做不律仪。

甚么叫做律仪呢？多闻的圣弟子，其眼根看见色境时，对于可怀念之色境，不会生起贪欲之想，对于不可怀念之色境时，不会生起瞋恚之想。次第不起众多的觉想，而相续而住，而能见色境之过患。看见其过患后，则能舍离。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这名叫做律仪。」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七一、六种众生经：本经叙述佛陀以六种众生为喻，劝诸比丘勤于修习，多住于身念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睢弥国的瞿师罗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喻如士夫，游戏在于空宅里面时，得六种众生那样。第一种就是得狗。就把狗执捉而系着在于一处。其次得鸟，又次得毒蛇，再次得野干，复次得失收摩罗（鳄鱼），最后次得猕猴。得到这些众生时，统统把牠缚在于一处。那只狗，喜乐入于村，那只鸟，却常欲飞于空中。那条蛇，常欲进入穴内。那匹野干，乃乐向于冢间。那条失收摩罗，乃长欲入于海中。那猕猴，则欲入于山林。将此六种众生统统系缚在于一处，而牠们所喜乐的都不同，各各都嗜欲到合乎自己所安隐之处，各各都不喜乐于其它的地方。然而都被系缚之故，虽然各各都用其力，向着所喜乐之处，可是都不能脱离。

像如是的，六根的种种境界，各各都自求所喜乐的境界，而不喜乐于其余的境界。如眼根乃常求可爱之色，对于不可意（不适宜）之色，就会生讨厌。耳根即常求可意之声，不可意之声，就会生厌烦。鼻根乃常求可意之香，对于不可意之香，就会生讨厌。舌根为常求可意之味，对于不可意之味，就会生厌。身根常求可意之触，对于不可意之触，就会生厌嫌。至于意根，乃常求可意之法，对于不可意之法，就

会生其厌。此六种之根之种种的行处，种种的境界，各各都不求异根的境界。此六种之根，其有力的，则堪能自在，随觉其境界。如那士夫系缚六种众生，在于其坚柱时，虽然各个都出尽其力，随意而去，然而都在那里往反，而至于疲极。因为被绳系缚之故，终皈还是依在于柱子里。

诸比丘们！我说此譬喻，乃欲为你们显示其义的。所谓六种众生，乃譬喻六根。坚柱，则譬喻为身念处。假若善于修习身念处的话，面对可念与不可念之色时，见可爱之色，则不生执着，见不可爱之色时，也不可以生厌。耳之与声，鼻之与香，舌之与味，身之与触，意之与法等，如对于可意之法等时，则不求欲，对于不可意之法时，也不生厌。因此之故，比丘们！当勤修习，多住于身念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七二、毒蛇经：本经叙述佛以毒蛇作喻，劝诸比丘当精勤于禅思，慎勿放逸。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睢弥国的瞿师罗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譬如有四只玩蛇，都非常的凶恶毒虐，而把牠们都盛在于同一筐中。那时，有一位士夫，很聪明而不愚，而有智慧。都求乐而厌苦，求生而厌死。这时，另有一位士夫对那一位士夫说：『你现在取出盛在于此筐里的毒蛇，将牠们摩拭、洗浴，恩亲、养食，按时出内（入）。如这四毒蛇，脱（或者）有恼怒的话，或者会杀害你，或者会使你近于死亡（要处罚你）。因此，你当善于防护。那时，士夫就恐怖而会驰走。』忽有五位怨敌，拔刀而随逐在于后面，要求欲杀害你，你就应当防护。』那时，士夫，因为

恐惧四毒蛇，以及五位拔刀的怨敌之故，就驱驰而走。

那人又对他说：『士夫！里面有六贼，正在随逐而伺你之际，如得其机，便当杀你，你当防护。』那时，士夫，因怖畏四毒蛇、五拔刀的怨敌，内里的六恶贼，空村里的群贼，就又驰走。在道路跑走时，忽然到了有一大河之边，河中之水非常的浚急。但见此岸里有种种的怖畏之事，而一看彼岸时，则发觉为一安隐快乐，清凉无畏的样子。然而却没有桥，也没有船可渡而得以到了彼岸。就作此思惟：『我应取诸草木，把它缚束而成为筏，以手足而方便（努力），而渡到彼岸为是。』作此念后，就去拾取草木，依在于岸傍，缚束那些草木成为舟筏，而以手足，方便的截断水流，而横渡过去。

像如是的，那位士夫，得以脱免四毒蛇、五拔刀怨敌、六内恶贼之伤害。又得以脱离空村里的群贼，而渡过浚流，离开此岸的种种怖畏，得至彼岸，而至于安隐快乐。我所说的此譬喻，现在当解其义：比丘们！所谓筐，乃譬喻你们此身上之色的粗的四大。四大所造的父母的精血之体，为秽污，须靠食物，而得以长养，也须不时的沐浴，以及须穿衣服，是无常，会变坏，为危脆之法。毒蛇就是譬喻地界、水界、火界、风界之四大。地界如果有争执时，就会令你身死，或者近于死亡，水、火、风之争，也是如此。五位拔刀之怨敌，则譬喻为五受阴。六内贼就是譬喻六爱喜。空村乃譬喻为六内入。

善男子！观察眼入处时，就会发觉是无常变坏的，执持眼根者，也是无常虚伪之法。耳、鼻、舌、身、意等入处，也是如此。

空村里会有群贼之出现，就是譬喻为外六入处。眼根都被外面的可意、不可意之

色境所毀害，耳被声害，鼻被香害，舌被味害，身被触害，意被可意、不可意等法所毀害。

浚流乃譬喻为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等四流。河则譬喻为欲爱、色爱、无色爱等三爱。此岸有很多的恐怖，就是譬喻有身。彼岸乃非常的安乐，就是譬喻为无余的涅槃。筏乃譬喻为八正道。以手足去方便，截流而渡，则譬喻为精进勇猛而到彼岸。至于婆罗门的住处，则譬喻为如来、应、等正觉。

像如是的，比丘们！大师乃以慈悲去安慰弟子，为他所作的工作。我现在已这样的作过，你们现在也应作应所作之事。所谓在于空闲之处，或树下，或清静的房舍，敷草为座。或者在露地露天之处、冢间，或者远离闹杂，于边际而坐。此时，要精勤禅思，慎勿放逸，不可使后悔而抱恨！这就是我的教授之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七三 苦法经：应认一切苦的真相，不着于五欲，正念正知而善护律仪。则如恒河东流而得证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睢弥国的擢师罗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多闻的圣弟子，对于一切苦之法、之集、之灭、之味、之患、之离，应如实而知见，应观察五欲，犹如火坑。像如是的观察五欲后，则对于五欲之贪，五欲之受，五欲之念，五欲之着等，不会永远盖覆吾人之心。会知其欲心之行处与住处，而自会防闭。将欲心的行处、住处，逆反而防闭后，就会随其行处、住处，而那些世间之贪、忧，恶不善之法，不会再漏其心（不会起烦恼）。

甚么叫做多闻的圣弟子，对于一切的苦法，苦之集、苦之灭、苦之味、苦之患、苦之离，能如实而知见呢？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此苦圣谛，能如实而知，对于此苦之集圣谛，此苦之灭圣谛，此苦之灭道迹圣谛，能如实而知，就名叫做多闻的圣弟子对于一切苦之法，苦之集，苦之灭，苦之味，苦之患，苦之离，能如实而知见。

甚么叫做多闻的圣弟子，观见五欲，有如火坑，……乃至世间之贪、忧，恶不善之法，不能永远覆其心呢？譬喻附近的一聚落，其边际有一深坑，坑内满盛热火，而没有草焰。这时，有一位士夫，因为不愚不痴，是一聪明黠慧的人，喜乐于安乐，而讨厌苦恼，喜乐生，而厌恶死。他曾作此念：『这里有火坑，里面都盛满热火，我如果堕入其中的话，必定会死亡无疑。』就对于那个地方生远离、思远离、欲远离。像如是的多闻的圣弟子，观见五欲，有如火坑，……乃至世间贪、忧，恶不善之法，永远不会覆其心。如对于其行处、住处，都逆防逆知，……乃至世间的贪、忧，恶不善之法，都不会漏其心。

譬如聚落之边际，有林，有的都是棘刺。这时，有一位士夫进入于该林中，因为有其工作之故。他自进入林内后，曾看见前后、左右、上下，都有棘刺。那时，那位士夫就以正念（注意）而行，以正念来去，以正念明目，以正念端视，以正念屈身。为甚么呢？因为不使锐利的棘刺伤坏身体之故。多闻的圣弟子也是如是。如果依于聚落城邑而住，在于朝晨，着衣持钵，入村去乞食时，善护其身，善执其心，以正念而安住，以正念而行，以正念明目，以正受观察。为甚么呢？因为不使利刺损伤圣法与律之故。

甚么叫做利刺会损伤圣法与律呢？所谓可意爱念之色，就名叫做利刺会伤损圣法与律。甚么是可意爱念之色，会伤损圣法与律呢？所谓五欲的功德，由于眼根而认识色境，而生爱念，而长养欲乐。由于耳

根认识声境，鼻根认识香境，舌根认识味境，身根认识触境，而生爱念，而长养欲乐，就名叫做可爱念之色，会损伤圣法与律，就名叫做多闻的圣弟子之所行处、所住处，逆防逆知，……乃至不使世间的贪、忧、不善之法，以漏其心。

或者有时多闻的圣弟子，失去了正念，而生恶不善之觉，而长养欲，长养恚、长养痴的话，则此钝根的多闻的圣弟子，虽然起苦之集，苦之灭，但是却会被贪欲覆其心。喻如铁丸，把它烧成为极热时，虽用少许之水去洒它，也就寻即干消一样（指少水难灭焰）。像如是的，多闻的圣弟子，如为钝根之生念，寻即消灭的情形也是如此。

其次，多闻的圣弟子，应如是而行，如是而住。不管是国王，或大臣，如果亲自诣其所，以俸禄招请你而说：『你这位男子！何用（那里用得到）剃发，而执持瓦器，而身着袈裟，家家去乞食作甚么呢？不如安慰而服顺五欲之乐，在于家庭里，行施作福为好！』到底如何呢？比丘们！多闻的圣弟子，如遇国王、大臣、诸亲、檀越（施主）等人，招请你以俸禄时。你当还戒，而退减与否呢？」

大众回答说：「弗也，世尊！为甚么呢？因为多闻的圣弟子，对于一切苦之法，苦之集，苦之灭，苦之味，苦之患，苦之离，都能如实而知，如实而见之故。大众观见火坑，都譬喻为五欲，……乃至世间的贪、忧，恶不善之法，永不会覆其心，其行处、住处，都逆防逆知，乃至世间之贪、忧，恶不善之法，都不会漏其心。这种弟子，或又会被国王、大臣、亲族们，以俸禄招请时，而还戒退灭，是没有这道理的！」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善哉！善哉！那些多闻的圣弟子们，其心都于长夜临趣，流注、浚输，而向于远离，向于离欲，对于涅槃，寂静而舍离一切，只喜乐于涅槃。对于有漏之处，能寂灭而清凉。因此，如果被国王、长者、亲族们，有所招请时，会还戒而退减，是没有这道理的！因为已知为多余，已知会得大苦之故。

以譬喻来说：恒河乃长夜临趣，流注浚输于东方。然而多众断截，欲使它临趣，流注、浚输于西方，宁可得以达到吗？」

大众回答说：「不可能的，世尊！为甚么呢？因为洹号水乃长夜流注于东方，而欲使其西流，乃不能达成的一件事，那些诸大众们，乃徒劳辛苦耳！像如是的多闻的圣弟子们，长夜临趣，流注浚输，都向于远离，……乃至欲令其退减，是不会有之事，是徒劳辛苦耳！」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七四 流树经：本经叙述佛陀以流树作喻，为诸比丘说不着于六内入处、六外入处，至涅槃之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阿毘阇，恒水之边。

那时，有一位比丘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在一边，而白佛说：「善哉！世尊！请为我说法，我听法后，会独自在于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而住。会思惟如下之事：『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由于正信，而非家，而出家学道。向于上而增修梵行，而至于见法，自知已作证。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那时，世尊正在观察恒水，曾看见洹号水中有一棵大树，随着水流而流下来，就告诉那位比丘说：「你看见此恒水里面之大树流下来

吗？」比丘回答说：「已经看见，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说：「此大树不着于此岸，也不着于彼岸，不沉在于水底，不阂（障、停）于洲渚，不入于洄渚里。人也不去执取，非人也不去执取，又不腐败。那么，当其随着水流，而顺趣，而流注浚输至于大海与否吗？」比丘白佛说：「如是，世尊！」

佛陀说：「比丘也是如此。也不着于此岸，不着于彼岸，不沉于水底，不阂停在洲渚，不入于洄渚里。人也不去执取，非人也不去执取，又不腐败。当会随着水流而临趣，而流注、浚输于涅槃。」

比丘白佛说：「甚么叫做此岸？甚么叫做彼岸？甚么叫做沉没？甚么叫做洲渚？甚么叫做洄渚？甚么叫做人去执取？甚么叫做非人去执取？甚么叫做腐败呢？善哉！世尊！愿为我广说。我听法后，当会独自一人在于静处，专精去思惟，而住于不放逸，……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佛陀告诉比丘说：「此岸，就是所谓内六入处。彼岸，为之六外入处。人去执取，则犹如有一人习近于俗人，以及出家人。他们或者是喜，或者是忧，或者是苦，或者是乐，各各所作的均类同，都同样的始终相随，就名叫做人取。非人取者：犹如有人，愿修梵行，而发愿说：『我今持戒、苦行，修诸梵行，当会往生于在处。』在处就是天上，就名叫做非人取。洄渚就是：犹如有人，已还戒退转之意。腐败则喻为犯戒而行恶不善之法，因之而腐败，而寡闻。犹如莠稗（似稻而非稻），也如吹贝之声（贝声似海浪之音，而非浪声）。不是沙门而为沙门之像，不是梵行而为梵行之相。像如是的，比丘啊！这名叫做不着于此岸、彼岸，……乃至浚输涅槃。」

那时，那位比丘，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这时，那位比丘，独自于一静处，思惟佛陀所说的被水所流之大树之经教，……乃至自知不受后有，而得阿罗汉果。

那时，有一位牧牛之人，名叫做难屠，在离开佛陀不远之处。正执杖在牧牛。那位比丘离去后，曾诣世尊之所，稽首礼足，退在于一边而住。他白佛说：「世尊！我现在堪能不着于此岸，也不着于彼岸，不沉没，不滞于洲渚，不是人所执取，不是非人之执取，不入于洄渚，也不腐败。我得在于世尊的正法与律当中出家，修习梵行与否呢？」

佛陀告诉牧牛者说：「你送牛还给你的主人吗？」牧牛的人说：「诸牛当中，都有犊牛（牛子），自能归去，不须要我送回。但愿听许我的出家学道。」

佛陀告诉牧牛者说：「牛虽能还家，但是你现在已受人的衣食（被人雇用，拿人的薪水），故应还报你家的主人。」这时，牧牛者听佛之教言后，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那时，尊者舍利弗在此会中，俟牧牛者回去后不久，曾白佛而说：「世尊！难屠牧牛者愿求出家，世尊为甚么缘故，叫他回家去呢？」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难屠牧牛者，会还在于住家去享受五欲，是不会有之事。他会将牛付还主人后，会再次回来，会在此法与律当中出家学道，净修梵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而得阿罗汉果。」

这时，难屠牧牛者，将牛付还主人后，又还回佛所，稽首礼足，退住在一边，白佛而说：「世尊！牛已付还给主人。请听许我在于正法与律当中出家学道。」

佛陀告诉难屠牧牛者说：「你可以在于此法与律当中，出家、受具足戒，得比丘之一分子。」

难屠出家后，就思惟：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正信而为非家，而出家学道，增修梵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成为阿罗汉。

一一七五、紧兽喻经：以紧兽花为譬，而告诉异比丘，心得解脱的诸比丘，不起诸漏，随彼所见，而为记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独自一人在于静处坐禅，曾作如是之思惟：「一位比丘应如何而知？如何而见？才能得见清净呢？」他作此念后，往诣诸比丘之处，向诸比丘们说：「诸尊比丘！应如何而知，如何而见，才能使其见到清净呢？」

比丘们回答说：「尊者！应对于六触入处之集，之灭，之味，之患，之离，如实而正知。比丘啊！作如是之知，如是之见的话，就能得见清净。」

这时，那位比丘听其记说后，心里并不喜悦。就又往诣另外一位比丘，作如是之说而说：「比丘！要如何而知，如何而见，才能得见清净呢？」那位比丘回答说：「对于六界之集，之灭，之味，之患，之离，能如实而正知。像如是的，比丘啊！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就能得见清净。」

这时，这位比丘听其记说，心也不喜，就又往诣另外一位比丘，作此问而说：「比丘！要怎么知，怎么见，才能得见清净呢？」那位比丘回答而说：「要对于五受阴而观察为如病 如痲 如刺 如杀 为无常 苦 空 非我 作如是而知，如是而见的话，就能得见清净。」

这位比丘，听这些比丘们之记说，心里也不喜悦，就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白佛而说：「世尊！我独自在于一静处思惟：『一位比丘要如何而知，如何而见，才能得见清净呢？我作此念后，就往诣诸比丘之处。』就将在于三个地方，得到的回答之说，统统禀白于世尊。然后说：『我听闻他们之记说，心里都不喜悦，因此，来诣世尊，请问世尊，有关于此义。到底一位比丘，要如何而知，如何而见，才能得见清净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在过去世时，有一位士夫，未曾见过紧兽（肉色花），乃往诣曾经看见过紧兽之人之处，而问曾经见过紧兽之人。士夫说：『你知道紧兽吗？』那人回答说：『知道！』又问：『其状如何呢？』回答说：『其色，乃黑如火烧柱。』因为当他去看紧兽之时，紧兽乃逞黑色，有如火烧之柱。」

这时，那位士夫听闻紧兽为黑色，有如火烧之柱之语后，不大欢喜。又再往诣一位曾经见过紧兽的士夫，又问他而说：『你知道紧兽吗？』他回答说：『知道。』又问：『其状如何呢？』那位曾经见过紧兽的士夫回答说：『其色赤而开敷，其状似肉段。』因为那个人去见紧兽之时，紧兽正在开敷，实在类似于肉段。」

这位士夫听他所说，仍然不喜。又再往诣其它曾经见过紧兽的士夫，而问说：『你知道紧兽吗？』那个人回答说：『知道。』又问：『其状如何呢？』回答说：『穆穆（长毛之貌）下垂，有如尸利沙果。』（合欢树）」

那位士夫听后，心里也是不喜，又再到其它知道紧兽人之处，去请问而说：『你知道紧兽吗？』那个人回答说：『知道。』又问：『其状如何呢？』那个人又回答说：『其叶为青，其叶很滑，其叶的长广，都如尼拘娄陀树（榕树类）。』如那位士夫之问其紧兽如何，而一闻则不喜，而处处更求他人之回答。而那此曾经见到过紧兽的诸人们，都将他们随时所见的去为他记说。因此之故，就会有所不同。」

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如果在于独一静处，专精思惟，而住于不放逸。因为所思惟之法，不起诸漏，而心得解脱 就随着他所见的，为之记说。你们现在再听我说

一个譬喻。有智慧的人，都以譬喻而得了解的。

譬喻有一位边国之王，善治城壁，门下都坚固，而交道平正，在于四城门放置四位守护之人，都是非常的聪慧，知道来往的人。当其城内，有四交道，都安置床榻，城主坐在其上。如果东方有使者来，问守门的人而说：『城主在那里？』时，他就回答说：『城主在城中四交道之头，坐在于那边的床上。』那位使者听后，就往诣城主，去受其教令，然后复道而回去。南、西、北方，如有远使来人，问守门的人说：『城主在那里？』时，他们也会回答而说：『在那城中的四交道之头。』那些使者听后，都往诣城主，去受其教令，然后，各还本处。

佛陀又告诉比丘们说：「我已说完这个譬喻，现在当说其义。所谓城，乃譬喻人身之粗色，如篋里的毒蛇譬喻经里所说的。善治城壁，谓之正见。交道平正，就是所谓内六入处。四个门，就是所谓四识住。四位守门的人，谓之四念处。城主，就是所谓识受阴。使者，就是所谓正观。如实言，就是所谓四真谛。复道而还，就是八圣道。」

佛陀最后告诉比丘们说：「如大师为其弟子们所应作的，我今已作。由于哀愍之故，都如篋里的毒蛇譬喻经里所说的。」

那时，那位比丘听佛之教说后，就专精去思惟，住于不放逸，而增修梵行，...乃至不受后有，而成就阿罗汉。

一一七六 漏法经：本经叙述世尊受释迦族之招请，到新作的讲堂说法。然后令大目犍连说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世尊在于释氏的人间游行，至迦毘罗卫国，住于尼拘娄陀园。（位于中印度，迦毘罗城南）。

那时，迦毘罗卫国的释氏，曾建造过一栋新的讲堂，还未有诸沙门、婆罗门、释迦族的少年，以及诸人民住在于此里面的，这次听闻世尊来至释氏迦毘罗卫国的人间游行，住在于尼拘娄陀园，正在论说苦乐之义。就相议而说：「此堂新建成，还未有常住的人，可请世尊和诸大众，住在于里面受诸供养，可得功德的福报，而长夜能得安隐。然后我们当随之而受用。」大家互作此议后，都一同出城，去诣世尊之处。到后，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为诸释氏演说法要，示教照喜他们后，默然而住。

这时，诸释氏从坐而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右膝着地，合掌而白佛说：「世尊！我们诸释氏，新作讲堂，还未有人常住在这里。现在请世尊，以及诸大众，住在于里面受我们的供养，令我们可得功德福利，长夜能得安隐，然后我们当可随之而受用。」那时，世尊默然受请。

这时，诸释氏们知道世尊受请后，就稽首佛足，然后各还其所。就在于那一天，用车辆经纪，而运搬众具，去庄严新的讲堂。也敷置堊座，以软草布地，准备香油灯。等到众事都已办完后，即往诣佛所，稽首佛陀，而白佛说：「众事都已办完，惟愿圣尊知道时宜。」

那时，世尊被诸大众，前后围绕，到了新讲堂之外，洗足完毕，然后上讲堂。在于中柱之下，东向而坐。这时，诸比丘们，也洗足后，随入讲堂，在于世尊的后面，都在西面而东向，次第而就座。那时，诸释氏即在于东面，西向而坐。

那时，世尊为诸释氏广说法要，示教照喜后，对诸释氏说：「瞿昙！（释种之姓，指诸释氏）。初夜已过了，你们在此时可还回迦毘罗越城了。」这时，诸释氏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那时，世尊知道释氏都已回去后，就告诉大目犍连说：「你应为诸比丘说法。我现在有背疾，当自消息。」（自己要休息一下）。这时，大目犍连则默然受教。

那时，世尊将所褻的郁多罗僧（上衣）迭为四迭，安置在于胁下，卷襞其僧伽梨（大衣），放置在于头下，右胁而卧，屈其膝，累其足，系念明相，作起想之思惟。

那时，大目犍连对诸比丘们说：「佛所说之法，初、中、后都善。都是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清白梵行。我现在当说漏与不漏之法，你们要谛听！甚么叫做漏法呢？愚痴无闻的凡夫，其眼根见色境后，对于可念之色境时，会起乐着，对于不可念之色境时，就会起憎恶，不住于身念处。对于心解脱、慧解脱，并没有少分的智慧，而起种种恶不善之法，不能灭尽无余，也不能永尽无余。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比丘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天魔波旬会往诣其处，会伺其虚短，对于其眼与色，就得其阙失。耳与声，鼻与香，舌与味，身与触，意与法，也是如是，即得其阙（也就是恶魔会抓住你的阙处，而会打扰你，损减你。）

譬如枯干的草积，（草堆）里，由四方起火时，寻时（转瞬间）就会燃烧殆尽那样。像如是的，比丘们！对于其眼与色，天魔波旬，即得其阙。像如是的比丘，即不能克胜于色。对于耳与声，鼻与香，舌与味，身与触，意与法等，即受制于法，而不能克胜于法。假如不能克胜于色，不能克胜于声、香、味、触、法，又不能克胜于意的话，则会有不善之法之诸烦恼炽燃的苦报，以及未来世的生、老、病、死。诸位尊者们！我从世尊之处，亲受于此诸有漏法，就名叫做有漏法经。

甚么叫做无漏法经呢？多闻的圣弟子，其眼根看见色境时，如看见可念之色，也不会起乐着，看见不可念之色时，也不起憎恶，都系念而住。对于无量心解脱，慧解脱，能如实而知。对于那些已起的恶不善之法，已灭尽无余，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

像如是的像类的比丘，如那些弊魔波旬往诣其所，对于其眼与色，欲伺求其短处，也不能得到其短处，对于耳与声，鼻与香，舌与味，身与触，意与法，欲伺求其短，也不能得到其短。譬如楼阁，其墙壁非常的牢固，窗户重闭（紧闭），湍涂又厚密的话，则使有四方之火烧起，也不能烧燃一样。这类的比丘，也像如是，如遇弊魔波旬往诣其所，而欲伺求其短，也不能得到其有短处。如是的比丘，定能胜于那色境，不会被那色境之所得胜。也能胜于声、香、味、触、法，不会被那些法境之所有得胜。如胜于色境：胜于声、香、味、触、法等境后，则能胜于恶不善之法、烦恼炽燃的苦报，以及未来世之生、老、病、死。我乃亲从世尊面受此法的，这名叫做无漏法经。」

那时，世尊知道大目犍连之说法已完毕后，就起身正坐，系念在前。世尊告诉大目犍连说：「善哉！善哉！目犍连！善能为他人演说此经法，多所饶益，多所过度，使诸天世人，都能长夜安乐。」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当受持有漏与无漏之法之经，也要广为他人解说。为甚么呢？因为义具足之故，法具足之故，梵行具足之故。能开发神通，正向于涅槃。乃至信心的善男子，在家、出家，都应受持读诵，广为人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七七·灰河经：灰河南海极热闇处多刺，罪人都漂流而没。佛陀乃渡过生死之流，而渡众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譬如灰河，其南岸极为热，有好多的利刺，在于闇处，众多的罪人在于河中随流而漂没。里面有一人，不愚不痴，聪明黠慧，喜乐于乐，而厌于苦，喜乐生，而讨厌死。曾作此念：『我现在为甚么缘故，在于此灰河呢？河的南岸极为热，又有很多的利刺，在闇冥的地方随流而漂没。我应当用手足去方便，要逆流而上』。因此，而渐见于小明。此人乃默念：『现在已疾殆，而能见此小明。』就又运其手足，勤加方便，终于见到平地。就住在那个地方，观察四方，而看见一大石山，为不断不坏，也不穿穴，就登在此石山的上面。又看见清凉而有八分之水。所谓冷、美、轻、软、香、净，以及饮时不噎，咽中不阨。饮后能得安身，就入于其水中，或者浴，或者饮，而离诸恼热。

然后又进而登上大石山的上面，看见有七种华，所谓优钵罗华（青莲花）、钵摩华（赤莲花）、拘牟头华（黄莲花）、分陀利华（白莲花）、修提提华（悦意花）、弥离头提提花（善香）、阿提目多花（善思夷花）。是嗅闻花香后，又上石山，看见有四层的阶堂，就坐在其上面。看见五柱之帐，就入其中，敛身正坐。有种种的枕褥，有散花遍布，庄严而妙好。他在于其中可以自恣坐卧。又有凉风由四方吹凑，使身安隐。他坐高而临下，高声而唱言说：『灰河里的众生，诸贤的正士们！如那灰河，在于南岸，乃极为热，有好多的利刺。那个地方是非常的闇冥，应该要求由那灰河中脱出。』

有人听到其声音，就寻声而问说：『甚么地方可得而脱出？从甚么地方可以脱出呢？』里面有人说：『你为甚么要问何处可以脱出呢？那位唤声之人，自己也不知道，也看不到应从何处可以脱出。他同样又会在此灰河里的南岸极热之处，而有多诸利刺的闇冥里流下来，何必问他呢？』

像如是的，比丘们！我才会说此譬喻的。我现在将说其义。灰就是所谓三种恶不善觉。那三种呢？所谓欲觉、恚觉、害觉。河就是三爱，所谓欲爱、色爱、无色爱是。南岸极热就是所谓内与外之六入处。多诸利刺就是所谓五欲功德。闇冥之处就是所谓无明障闭慧眼。众多人就是所谓愚痴的凡夫。流就是生死河。中有一人不愚不痴就是所谓菩萨摩訶萨。手足方便，逆流而上就是所谓精勤修学。微见小明就是所谓得法忍。得平地就是所谓持戒。观四方就是所谓见四真谛。大石山就是所谓正见。八分水就是所谓八圣道。七种花就是所谓七觉分。四层堂就是所谓四如意足。五柱帐就是所谓信等五根。正身坐就是所谓无余涅盘。散花遍布就是所谓诸禅、解脱、三昧、正受。自恣坐卧者就是所谓如来、应、等正觉。四方风吹就是所谓以四增心（四禅定）见法安乐而住。举声唱唤者就是所谓转法轮。彼有人问：『诸贤正士！到何处去？从何处可以脱出？』就是所谓舍利弗、目犍连等

诸贤圣的比丘。在于其中有人说：『你为甚么要问他呢？他也是不知不见有所脱出之处。他也同样的会在此灰河，南岸极热，多诸利刺的闇冥之处，随流而下来的』，就是喻为六师等诸邪见之辈。所谓富兰那迦叶（空见外道）、末伽梨霍舍梨子（无因外道）、散伽耶毘罗胝子（否定认识之客观的妥当性）、阿耆多相舍钦婆罗（苦行外道）、伽拘罗迦毡延（无因论之感觉论者）、尼犍连陀闍提弗多罗（离系子。内离烦恼，外离衣服，裸形外道），以及其余的邪见之辈。像如是的，比丘们！大师为诸声闻所作的就是：我今已作，你今当作所应作的。如在前述篋毒蛇经里所说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三完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四

一一七八、婆四咤经：婆四咤婆罗门尼，六子死亡而发狂。遇佛惭愧闻法。第七子亡时，不忧而感动其夫与御者都出家。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弥絺罗国的庵罗园中。

那时，有一位名叫婆四咤的婆罗门尼，有六位儿子相继命终。由于念子心切，而致发狂。裸形而披发，随路而跑，而跑至于弥絺罗庵罗园中。

那时，世尊被算不尽的大众围绕，正在为他们说法。婆四咤婆罗门尼遥见世尊，见后，即得其本心，就惭愧羞耻，收敛其身，而蹲坐在那里。

那时，世尊告诉尊者阿难说：「赶快拿你的郁多罗僧（上衣），去给那位婆四咤婆罗门尼，叫她穿上来听法。」尊者阿难即受佛教，随时取衣去叫她穿好。」这时，婆罗门尼得衣而穿后，就到了佛前，稽首礼佛，然后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乃为她说法，示教照喜她。都如佛陀平时所说的常法，而为说法。依次第说，……乃至婆罗门尼的信心清净，而受三自归（三皈依，而为在家的信徒）。她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那位婆四咤优婆夷，到了后来之时，其第七儿子，又忽然命终，然而那位优婆夷都不啼哭，并不忧悲恼苦。这时，婆四咤优婆夷之夫，曾说偈而对婆四咤优婆夷说：

先诸子命终 念子生忧苦 昼夜不饮食 乃至发狂乱 今丧第七子
而不生忧苦

（从前诸子相继死亡时，妳因念子心切，而忧苦，昼夜都不思饮食，乃至悲伤而致发狂乱心。现在又丧失第七子，为甚么已不生忧苦呢？）

婆四咤优婆夷也说偈，去回答其夫而说：

儿孙有千数 因缘和合生 长夜迁过去 我与君亦然 子孙及宗族
其数无限量 彼彼所生处 更互相残食 若知生要者 何足生忧苦
我已知出离 生死存亡相 不复生忧苦 入佛正教故

（假如儿孙有千的数字那么的多，也是因缘和合而生的，会如长夜的迁易过去，我和你也是同样的为无常的。）

（子孙以及宗族，其数量乃为无限制的。而在于各各所转生的地方，更为互相残食不已。如果知道会生诸恶的话，则何足生忧苦呢？）

（我已知道如何出离生死存亡之相，因此，已不再生忧苦了。这都是由于入佛的正教之故！）

这时，婆四咤优婆夷之夫，说偈感叹而说：

未曾所闻法 而今闻汝说 何处闻说法 不念子忧悲

（未曾听过之法，而现在能得听妳这样的说。妳到底是在何处听人之说法，而不会念子，不再起忧悲的呢？）

婆四咤优婆夷说偈回答而说：

今日等正觉 在弥絺罗国 庵罗树园中 永离一切苦 演说一切苦
苦集苦寂灭 贤圣八正道 安隐趣涅槃 则是我大师 深乐其正教
我已知正法 能开子忧苦

（现在有一位等正觉，正在于弥絺罗国的庵罗树园中，为一位永离一切苦的觉者。）

（他演说一切都是苦，以及苦之集，苦之寂灭。教人修贤圣之八正之道，就能安隐而趣于涅槃！）

（这位觉者就是我的大师，我乃深乐其所说的正教。我由于已知道正法之故，能解开儿子死亡的忧苦。）

其夫婆罗门又说偈而说：

我今亦当往 弥絺庵罗园 彼世尊亦当 开我子忧苦

（我现在也应该往诣弥絺罗的庵罗园。那位世尊当然也会为我解开我子之死而引起的忧苦！）

优婆夷又说偈说：

当观等正觉 柔软金色身 不调者能调 广度海流人

（你应赶快去拜见那位等正觉之柔软的金色之身！他能使不调伏的人能调伏，能广度在苦海中飘流的人！）

那时，婆罗门就叫人庄严车辆，而乘驾马车，往诣弥絺罗的庵罗园。他遥见世尊，就转增信乐之心，参诣在大师之前。

那时，大师就为之说偈，开启他的法眼，以苦、集、灭、道的四圣谛，导引他正向于涅槃。他就因之而见法，成就无间等。他既了知法后，就向佛请求出家。

这时，婆罗门即得佛陀的听许，而出家，而独自一人在于静处思惟出家之所以，……乃至如何得证阿罗汉之事。世尊曾记说（预记）他，在于第三个夜间时，就能逮得三明（宿命、天眼、漏尽等明）。他经得三明后，佛陀就告诉他而说：「你就命令派遣那位御者，乘车

回家去。去告诉婆四咤优婆夷，叫她发随喜心，而对她说：『主人婆罗门往见世尊后，即得清净的信心，而出家奉事大师。大师曾为之说法而开他的法眼，而如实而知见苦圣谛。所谓苦之集、苦之灭等贤圣的八正道，令他趣于涅槃，成就无间等。主人既知法后，即求出家。世尊乃记说他在第三个夜间，就能具足三明。』」

这时，那位御者，奉其教言，就赶速回去。那时，婆四咤优婆夷遥见御者空车而回来，就遥问而说：「婆罗门已拜见过佛陀吗？佛陀为之说法，开示其法眼，而得见圣谛吗？」御者回禀说：「婆罗门已拜见过世尊，已得清净的信心，而奉事于大师。大师曾为他开法眼，说四圣谛，而成就无间等。既知法后，就请求佛陀而出家，而专精思惟。世尊即说他于三夜，就能具足三明。」

这时，优婆夷听后，心即欢喜，就对御者说：「车马都属于你，加之又赐你金钱一千。因为你传递信息而说：『婆罗门宿已阍谛，已得三明。』使我欢喜之故。」御者禀白说：「我现在为甚么用得到车马金钱作甚么？车马金钱均奉还优婆夷妳。我现在将回到婆罗门之处，随他出家去！」

优婆夷说：「你的意见既如此，就应速去。你不久也会如他所得证的果位那样，定会具足三明。快随后去为出家人吧！」御者禀白说：「如是！优婆夷！如主人出家那样，我当然也会的！」

优婆夷说：「你父出家（指主人如父），你随他去出家，我将于不久之后，也会随之而去出家。犹如空野的大龙，乘虚而游时，则其余的诸龙、龙子、龙女，统统都随之而去那样，我也如是。我会执持衣钵，易于养身，易于满足（指少欲知足）！御者禀白说：「优婆夷！倘若如是的话，所愿必果（必定会达成）。不久之后当会见

到优婆夷之少欲知足，执持衣钵。会将人家所弃遗的，把它乞受而食。会剃发染衣，对于五阴、十八法界、十二入，都能断除爱欲，能离开贪欲系缚，尽诸有漏。」

那位婆罗门，以及其御者，和婆四咤优婆夷，暨优婆夷之女儿一孙陀盘梨，悉皆出家，都究竟苦边。

一一七九、失牛经：昆梨耶婆罗门遗失十四头牛，觅牛至林中，见佛寂静，生信而出家学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国的大林精舍。

那时，有一位名叫昆梨耶婆罗豆婆遮的婆罗门，在于朝晨买牛，还未得偿其价（牛群还未为主人服务工作），即在于那一天，就遗失其牛群，经过六天到处寻觅，都不得见。

这时，婆罗门，为了觅牛之故，觅至于大林精舍的附近。他遥见世尊坐在于树下，见其仪容挺特，诸根清静，内心寂默，成就止观，身呈金色，光明焰照。他一看见，就往诣其前，而说偈说：

云何无所求 空寂在于此 独一处空闲 而得心所乐

（为甚么没有所希求，而空空寂寂的在于这里，独自一人处在于空闲之处，而得其之喜乐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说：

若失若复得 于我心不乱 婆罗门当知 莫谓彼如我 心计于得失
其心不自在

（不管是失去，或者是又再得到，对于我的心都不能乱〔不能动摇吾心〕。婆罗门你要知道！不可说他，乃和我同样。如心有计量得失的话，其心就不能自在哩！）

这时，婆罗门又说偈说：

最胜梵志处 如比丘所说 我今当自说 真实语谛听 沙门今定非
晨朝失牛者 六日求不得 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非 种植胡麻田
虑其草荒没 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非 种稻田乏水 畏叶枯便死
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无 寡女有七人 悉养孤遗子 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无 七不爱念子 放逸多负债 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无
债主守其门 求索长息财 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无 七领重卧具
忧勤择诸虫 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无 赤眼黄发妇 昼夜闻恶声
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无 空仓群鼠戏 常忧其羸乏 是故安乐住

（最优胜的梵志所处的地方，乃如比丘你所说的。而我现在将说真实之语，愿比丘谛听！）

（沙门你现在并不是朝晨遗失牛群的人，不是经过六天，到处觅求不得之故，才能安乐而住。）

（沙门你现在并不是种植胡麻于田，而终日苦虑被杂草所荒没之故，能安乐而住。）

（沙门你现在并不是种稻在田里，而缺乏水之灌溉，畏惧其枯干，便会死去之故，才能安乐而住。）

（沙门你现在并不是寡女有七人，都须养育她们的孤遗子之故，才能安乐而住。）

(沙门你现在并不是七位令人不爱念之子〔不肖子〕，他们七人都放逸而多负债，你并没有这种经验之故，才能安乐而住)

(沙门你并不是债主守其门，求索长久的利息钱财，因此之故，能够安乐而住。)

(沙门你现在并没有重迭七领的卧具，须忧虑由勤于简择其毒虫这回事之故，才能安乐而住。)

(沙门你现在并没有赤眼黄发之妇，昼夜都听到其恶声，因此之故，才能安乐而住。)

(沙门你现在并没有空仓里，有群鼠在游戏，常忧其羸乏，因此之故，才能安乐而住。)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我今日定不	晨朝失其牛	六日求不得	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
种植胡麻田	常恐其荒没	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	种稻田乏水
畏叶便枯死	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	寡女有七人	悉养孤遗子
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	七不爱念子	放逸多负债	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	债主守其门	求索长息财	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
七领重卧具	忧勤择诸虫	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	黄头赤眼妇
昼夜闻恶声	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	空仓群鼠戏	常忧其羸乏
是故安乐住	不舍念不念	众生安乐住	断欲离恩爱	而得安乐住

(我现在确实并不是遗失群牛，经过六日之间到处觅求不得之人，因此之故，才能安乐而住。)

(我现在确实没有种植胡麻在田里，而常恐其被荒草毁没，因此之故，才能安乐而住。)

(我现在确实没有种稻于田，而烦乏水，而畏惧其叶，便会枯死，因此之故，才能安乐而住。)

(我现在确实并没有寡女七人，不免悉养这些孤遗子之故，才能安乐而住。)

(我现在确实并没有七位令人不会爱念的不肖子，没有这些放逸而多负债之儿，因此之故，才能安乐而住。)

(我现在确实并没有债主在守其门，没有要求久长以来的利息钱财，因此之故，才能安乐而住。)

(我现在确实并没有七颂重迭的卧具，没有烦恼而勤于简择那些毒虫之须，因此之故，才能安乐而住。)

(我现在确实并没有黄头赤眼之妇，没有那昼夜都听到其恶声之烦，因此之故，能安乐而住。)

(我现在确实并没有空仓里的群鼠之游戏，没有常忧其羸乏之烦，因此之故，才能安乐而住。)

(如不舍念之须，也不执着而念念不忘的话，众生就会得安乐而住。断除欲念，离开恩爱，就能得以安乐而住！)

那时，世尊为精进婆罗豆婆遮婆罗门，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他。如佛为人教诫的常法，依其次第而说法，所谓布施、持戒，……乃至在于正法当中，其心因之而得证无畏 就合掌白佛而说：「我现在能得在于正法与律当中去出家学道，成就比丘之分，修习梵行与否呢？」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你现在可得在于正法与律当中出家，受具足戒，修习诺梵行，……乃至得阿罗汉，心善解脱。」

那时，精进婆罗豆婆遮婆罗门，就用功而得阿罗汉果，缘于自觉知，而得解脱之乐。他说偈而说：

我今甚欣乐 大仙法之上 得离贪欲乐 不空见于佛
(我现在非常欣喜安乐于大仙之法之上[在佛法里]，而得以离开贪欲之乐，不会空白见佛〔有所得证，并不徒见〕)。

一一八〇、智者经：本经叙述佛至婆罗门长者的大会堂中，为他们说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婆罗树林婆罗门的聚落。

那时，世尊在于朝晨，着衣持钵，进入婆罗门的聚落去乞食，有非时之云之起。那时，世尊曾作此念：「我现在当往婆罗门聚落的婆罗门长者的大会堂中。」作此念之后，就向往大会堂所迈进。

这时，婆罗门长者，均集在于堂上。他们遥见世尊后，就共相谓言：「那位剃头的沙门，到底知甚么法？」那时，世尊告诉那些婆罗门聚落的婆罗门长者说：「诸婆罗门当中，也有知法的人，也有不知法的人。刹帝利长者当中，也有知法的人，也有不知法的人。」

那时，世尊并说偈而说：

非朋欲胜朋 王不伏难伏 妻不求胜夫 无子不恭父 无会无智者
无智不法言 贪恚痴悉断 是则名智者

(亲朋本不欲胜伏亲朋。国王也不会屈伏那不应伏的人。妻并不求胜其夫，没有为人子的，不恭敬其父。)

(在大会当中，不会有连一位智慧的人也没有。有智慧的人不会不说法善言的〔有智之人所说的定会善法〕，贪恚痴应将其统统断灭，就是所谓有智之人的说法。)

这时，那些婆罗门长者白佛说：「善士！瞿昙！您这位善士夫，可以进入此堂来就座而坐啊！」世尊就坐后，他们就白佛而说：「请瞿昙说法，我们很喜乐听您说法。」

那时，世尊就为那大会当中的婆罗门长者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他们后，又说偈而说：

愚智群聚会 非说孰知明 能说寂静道 因说智则辩 说者显正法
建立大仙幢 善说为仙幢 法为罗汉幢

(愚者与智者之群聚的大会当中，如果没有人开口演说的话，谁会知道那一位是明智的人呢？能说寂静之道，就因为由于此说，而显其智慧与辩才！)

(说法的人显示正法，而建立大仙幢。所谓善说就为之仙幢，说法就是阿罗汉之幢。)

那时，世尊为婆罗门聚落的婆罗门长者建立正法，示教照喜他们之事作完后，就从座位站起后，离去。

一一八一、天作经：本经叙述佛陀背痛，自天作婆罗门乞求暖水。并为他演说良福田。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拘萨罗的人间游行，至于浮梨聚落，住在于天作婆罗门的庵罗园中。尊者优波摩，为佛的侍者。

那时，世尊患背痛，曾告诉尊者优波摩说：「你举放衣钵后，则到天作婆罗门之舍宅。」那时，天作婆罗门处于中堂当中，叫梳头者（理发的佣人），理剃其须发。他看见优波摩尊者住于门外，见后，就说偈而说：

何等剃须发 身着僧伽梨 住于彼门外 为欲何所求

（是那一位剃除须发，身穿大衣的行者，住在于我屋的门外？到底是想求甚么呢？）

尊者优波摩也说偈回答而说：

罗汉世善逝 所患背风疾 颇有安乐水 疗牟尼疾不

（夫阿罗汉，世间的善逝者〔佛陀〕，罹患背风疾〔背痛〕。是否有安乐水〔指暖的开水〕，可以疗治牟尼〔寂静者、圣者〕之疾吗？）

这时，天作婆罗门以满钵之酥，一瓶油，一瓶石蜜，叫人担持，并且持着暖水，随着尊者优波摩，去诣世尊之所，以油涂世尊的身体，以暖水洗其身体，以酥油与石蜜作饮料。因此，世尊之背疾，就得以安隐。

那时，天作婆罗门，在于朝晨，很早就起床，就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说偈问佛说：

何言婆罗门 施何得大果 何等为时施 云何净福田

（甚么叫做婆罗门？布施甚么就能得大果？甚么叫做时施？甚么叫做清净的福田？）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若得宿命智 见天定趣生 得尽诸有漏 牟尼起三明 善知心解脱

解脱一切贪 说名婆罗门 施彼得大果 施彼为时施 随所欲福田

（如果得到宿命智，必定得见趣生于天上。已经得尽诸有漏的牟尼，能起三明〔宿命、天眼、漏尽等神通〕，而能善知心解脱，解脱一切之贪，就名叫做婆罗门。假若能够布施这位圣者的话，就能得大果报。布施他，叫做时施，会随着其所欲，而为福田！）

那时，天作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一八二、因业经：婆罗门在林中营作田业，见世尊在林中静坐，问其为甚么乐于林中？佛告以无为之乐。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萨罗的人间游行，在于某一夜晚之时，住止于娑罗林中。

那时，有一位婆罗门在离开娑罗林不远之处，营作田业。在于朝晨起来后，为了营作而至于娑罗林。他遥见世尊坐在一树下，仪容非常的端正，诸根也很清净，其心即寂定，乃具足成就第一之止观。其身为金黄色，常放光明彻照。他看后，就往诣其所，就白佛而说：「瞿昙！我近在于此，经营事业，因之而喜乐此林。瞿昙你到底在于这里，有甚么事业可做，而也喜乐于此林中呢？」

又说偈而说：

比丘于此林 为何事业故 独一守空闲 乐于此林中

（比丘！你在于此林中，为了甚么事业之故，而独自一人守在于此、空闲之处，而喜乐于林中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无事于此林 林根久已断 于林离林脱 禅思不乐断

(我并没有甚么事，而在于林中。我对于林根〔指生死的根本〕，久来就已断尽。在于此林，而离于林，而解脱，而禅思，而不乐〔不执着〕而断灭。)

这时，那位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一八三、采薪经：婆罗门欲见佛，其弟子入林采薪见佛在林中静坐，回去禀告其师。婆罗门就往诣闻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萨罗的人间游行，夜宿于一娑罗林中。

那时，有一位婆罗门，近在于那林的旁侧，和五百位年少的婆罗门在一起。那位婆罗门常称叹，常钦想而说：『我欲拜见世尊，不知甚么时候会游行至于此林？我如果得以见遇佛陀的话，就要请问我所抱的疑问。不知佛陀是否有闲暇的时间为我记说呢？』

这时，那位婆罗门的年轻的弟子，为了采薪之故，入于林中。曾遥见世尊坐在一树下，仪容端正，诸根寂静，内心寂定，其形有如金山，而光明彻照。他看见后，曾作此念：我的和上（师父）婆罗门，常常称叹钦仰，曾想拜见瞿昙，以便请问其所抱的疑问。现在这位沙门瞿昙，游化至于此林中，我应该赶快回去禀告我的师父，使他知道瞿昙之住处。」就执持薪束，疾皈学堂。将薪束舍下后，就诣和上之住处，向师禀白说：「和上当知！和上从来常常称叹而钦仰，而欲拜见沙门瞿昙。曾说：如果到此林来时，当会去请问所怀的疑问。现在瞿昙已游化至于此林，和上您应知时宜！」

这时，那位婆罗门，就往诣世尊所住锡之处，到后，面相问讯慰劳完了，就退坐在一边，而说偈说：

独入此恐怖 深遽丛林中 坚住不倾动 善修正勤法 舞歌舞音乐
寂默住空闲 我所未曾见 独乐深林者 欲求于世间 自在增上主
为三十三天 天上自在乐 何故深林中 苦行自枯槁

(您独自一人入在于此可恐怖的深邃的丛林里面。坚住而不倾动，善于修习正勤之法。)

(这里并没有歌舞，也没有音乐，而您却能寂默的住在于此空闲之地。是我从来未曾看见过的独自喜乐于深林的人！)

(您到底是为了寻求在于世间，当作一位自在的增上主呢？或者为了将来往生于三十三天，去享受天上的自在之快乐呢？为甚么缘故在此深林当中，修习苦行而自枯槁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若欲种种求 诸界多种者 彼一切皆是 愚痴之根本 如是一切求
我久悉已吐 不求不谄伪 一切无所触 于一切诸法 唯一清净观
得无上菩提 禅思修正乐

(如果欲作种种的希求的话，则诸界都有众多之执着。那些一切所有的地方均为是愚痴的根本！像如是的有关于一切之希求，我乃早就把它统统吐弃不用了。我就是这样的不求，不谄伪，一切都没有所触哩！)

(我对于一切法，唯一一清净之观，而得无上的菩提，每日都在禅思当中，修受正乐！)

婆罗门又说偈说：

我今敬礼汝 大寂牟尼尊 禅思之妙王 觉无边大觉 如来天人救
巍巍若金山 解脱于丛林 于林永不着 已拔深利刺 清净无余迹

论师之上首 言说最胜辩 人中雄师子 震吼于深林 显现苦圣谛
集灭八正道 能尽众苦聚 乘出净无垢 自脱一切苦 济彼苦众生
安乐众生故 演说于正法 已断于恩爱 远离于欲网 断除于一切
有爱之结缚 如水生莲花 尘水不染着 如日停虚空 清净无云翳
善哉我今日 至拘萨罗林 得见于大师 两足之胜尊 大林大精进
得第一广度 调御师之首 敬礼无所畏

（我现在要敬礼您这位大寂静的牟尼圣尊！是禅思中之妙王，是觉悟无量无边的大觉，如来您能救诸天人，其巍巍大德，有如金山！）

（您能解脱丛林的恐怖，能在于丛林静寂当中，永远不执着。已经拔除深利之刺，已清净而没有余趾迹了。）

（是论中的上首人物，言说为最胜之辩。是人中的雄师子，震吼于深林中。显现苦圣谛、集圣谛、灭圣谛、八正道谛。使人能尽众苦之聚，能乘出而至于清净无垢秽。自己已解脱一切的苦恼，进而济度那些苦恼的众生。为了安乐众生之故，阐扬演说正法。）

（已经断离恩爱，远离欲网，断除一切有爱之结缚。如水中所生的莲花，尘水都不能染着它那样。又如太阳之停滞于虚空，清净而没有云翳那样。）

（善哉！我能在于今天，到达拘萨罗林，得以拜见大师您这位两足之胜尊！您在大林中能精进，得第一之广度。我要敬礼您这位无所畏惧的调御师当中之首尊！）

这时，婆罗门广说此偈，赞叹佛陀后，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一八四 孙陀利经：婆罗门在孙陀利河岸作烧施，残余物欲施于人。遇佛而问出身。经佛指正，而将食物投水后都涌沸。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萨罗国的人间游行，宿住于孙陀利河之侧。

那时，世尊剃发不久。在于后夜之时，结跏趺而坐，正身而思惟，系念于前，用衣覆在于头面。

这时，孙陀利河侧，有一位婆罗门住止在于那里。在于夜间，起而持供物去烧施祠火，有残余不尽燃的食物（祠火而作烧施的供物，其剩余之物），就执持至于河边，欲寻求大德婆罗门，以便奉施他。

那时，世尊曾听到在于河边的婆罗门之声音。听后，警咳作声，而却下头上之衣，现出尊头来。

这时，孙陀利河之侧的婆罗门，见佛陀后，就作如是之念：『这位是剃头的沙门，而不是婆罗门。』就将食物欲持而还回去。然而那位婆罗门又作此念：『并不是唯独沙门才是剃光头者，在婆罗门中也有剃除光头的人。我应该到那边去问其所生才对。』（出身如何）。这时，孙陀利河侧的婆罗门，乃往诣世尊之处，而问说：「你是甚么种姓出身的呢？」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汝莫问所生 但当问所行 刻木为钻燧 亦能生于火 下贱种姓中
生坚固牟尼 智慧有惭愧 精进善调伏 究竟大明际 清净修梵行
而今正是时 应奉施余食

（你不可寻问出生之种姓如何的问题。应该唯问所修之行为如何的问题。如刻木为钻燧的话，也能出生火巴来。在下贱的种姓当中，也能诞生坚固的牟尼〔圣者〕。）

(有智慧则会有惭愧，会精进而调伏一切，而究竟大明的边际，而修习清净的梵行。现在正是时候，应该要奉施余食给这类的圣者啊！)

这时，孙陀河侧的婆罗门，又说偈而说：

我今吉良日 求福修供养 遇得见大士 三时最胜尊 若不见佛者
当更施余人

(我于今天这良辰吉日，为了求福而修供养，而得遇见您这位大士，是三时的最胜之尊。假若不遇见佛陀您的话，当更奉施于其它之人。)

那时，孙陀利河边的婆罗门，已转得信心，就持其余食，将奉献于世尊。世尊并不接受，因为以说偈而得食，是禁忌之故，都如上述之因说偈而得食之广说那样。

那时，孙陀利河侧的婆罗门，乃白佛而说：「世尊！现在这些布施的食物，应该放在何处呢？」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我不见得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能食此布施的食物，而能令期身得安隐者。你应该持此食物，去放在无虫的水中，以及少生的草地。」

那时，婆罗门就持此食，放着于无虫的水中，水即起华而涌沸，发出啾啾的声音来。有如烧赤的铁丸，将其投入冷水中那样，刹时烟起涌沸，啾啾作声。像如是的那些食物放着在于无虫的水中时，则烟起而涌沸，而作啾啾之声。孙陀利河侧的婆罗门，其心恐怖，身上之毛皆竖立起来。以为是灾变，就驰走到上岸去集聚干木，作供养祠火，使其能息除灾怪。

世尊看见他集聚干木，作供养祠火，祈望能息灾怪。见后，就说偈说：

婆罗门祠火	焚烧干草木	莫呼是净道	能却诸灾患	此则恶供养
而谓为黠慧	作如是因缘	外道取修净	汝今弃薪火	起内火炽然
常修不放逸	常当于供养	处处兴净信	广施設大会	心意为束薪
瞋恚黑烟起	妄语为尘味	口舌为木柄	胸怀燃火处	欲火常炽然
当善自调伏	消灭士夫火	正信为大河	净戒为渡济	澄净清流水
智者之所叹	人中净天德	当于中洗浴	涉水不着身	安乐度彼岸
正法为深渊	福德为下济	澄净水充满	智者所赞叹	人中天净德
当于中洗浴	涉水不着身	安乐度彼岸	真谛善调御	摄护修梵行
慈悲为苦行	真实心清净	沐浴以正法	智者所称叹	

(婆罗门！你以祠火，而焚燃干的草木。这不可以说是清净之道，不能说为是能却除诸灾患之事。这是不正确的供养法，而说此事为有明智之举？作如是的因缘，外道者，执取为修习清净之法。)

(您现在应该舍弃薪火，要起自内心炽燃的慧火。要常修不放逸，恒常的当作供养。要处处都兴起净信，而普遍的举行布施大会。)

(以心意为束薪，瞋恚之黑华由之而起。妄语就是尘味，口舌为之木杓。胸怀燃火之处，欲火就会常于炽燃。应该要善自调伏，要消灭士夫之火！)

(以正信为大河，以净戒为渡济。澄净而清的流水，乃为智者之所赞叹的！人中的净天之德，当应在于其中洗浴。涉水而不着于身，安乐的度过彼岸。)

(以正法为深渊，福德为下济。澄净之水充满的话，乃为智者之所赞叹的！人中的天净之德，当会在于其里面洗浴，涉水而不着于身，安乐的度过彼岸。)

(以真谛而善能调御，摄护而修持梵行。以慈悲为苦行，以真实而心清净，以正法而沐浴，乃为有智之人所称叹的！)

那时，孙陀利河侧的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由原来之道而回去。

一一八五、孙陀利经：本经叙述佛陀在于孙陀利河畔，为一婆罗门演说洗浴自

心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萨罗的人间游行，住于孙陀利河侧的丛林中。

那时，有一位住止于孙陀利河侧的婆罗门，来诣佛所，面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问佛而说：「瞿昙！你至孙陀利河中洗浴与否呢？」佛陀告诉婆罗门说：「为甚么须要在孙陀利河中洗浴干甚么？」婆罗门白佛说：「瞿昙！孙陀利河乃为度度之数，是吉祥之数，是清净之数。如果有人在此河中洗浴的话，都能除弃人们的一切罪恶啊！」

那时，世尊就说偈而说：

非孙陀利河	亦非波休多	非伽耶萨罗	如是诸河等	作诸恶不善
能令其清净	恒河婆休多	孙陀利河等	愚者常居中	不能除众恶
其清净之人	何用洗浴为	其清净之人	何用布萨为	净业以自净
是生于受持	不杀亦不盗	不媠不妄语	信施除慳垢	于斯而洗浴
于一切众生	常起慈悲心	井水以洗浴	用伽耶等为	内心自清净
不待洗于外	下贱田舍儿	身体多污垢	以水洗尘秽	不能净其内

（并不是孙陀利河，也不是婆休多河，更非伽耶河，以及萨罗河，不是像如是的诸河，能使那些作诸恶不善的人，会得清净的。）

（在恒河 婆休多河 孙陀利河等，有凡愚的人，常居在于这些河里面，也不能除弃那些众罪恶的。）

（那些清净的人，为甚么须用洗浴干甚么？那些清净的人，为甚么须用布萨干甚么呢？〔布萨为每半个月诵戒时，如有犯戒的人，则举罪忏悔之規制〕。）

（所谓能以净业来自净自己，乃发生在于受持不杀 不盗 不媠 不妄语之故。同时以虔信而布施，则能除去慳吝垢秽，就以此为之洗浴。）

（对于一切众生常起慈悲之心的话，则以井水来洗浴，也一样可以清净，何必用伽耶等河之水，才叫做洗净呢？内心如果自清净的话，则不待洗净外身，也已清净的了！）

（下贱的田舍之儿女，其身体都多为污垢，都以水去洗净诸尘秽，但是却不能洗净其内心。）

那时，孙陀利河侧的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然后从座起而去。

一一八六、髻发经：本经叙述佛陀为鬘髻婆罗门说解除鬘髻之解脱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迦毘罗卫国的尼拘律陀园中。

那时，有一位鬘髻（盘发于顶作髻）的婆罗豆婆遮婆罗门。他本来在俗人时，乃为佛所善知识的人。有一次来诣佛所，面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而说偈说：
外身鬘髻者 是但名鬘髻 内心鬘髻者 是结缚众生 今请问瞿昙
云何解鬘髻

（将身体上的外面鬘髻的人，唯名叫做鬘髻而已。然而内心如果也鬘髻的话，就是被结缚的众生。现在请问瞿昙您，到底要如何才能解除鬘髻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受持于净戒 内心修正觉 专精勤方便 是则解鬘髻

(如果受持净戒，内心也修学正觉，而专心一意的精勤方便的话。就是解除萦髻之法！〔也就是能得解脱〕。)

这时，萦髻的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去。

一一八七、髻发经：本经内容如前经，也是佛为萦髻婆罗门说解脱之法，偈颂的含义有些不同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迦毘罗卫国的尼拘律陀园。

那时，有一位萦髻的婆罗豆婆遮婆罗门，来诣佛所，在佛面前问讯，互相慰劳后，退坐在一边。他说偈说：

身外萦髻者 是但名萦髻 内心萦髻者 是结缚众生 我今问瞿昙
如此萦髻者 云何作方便 于何断萦髻

(将外身萦髻的话，只为名叫萦髻耳。而内心萦髻的话，就是被结缚的众生。我现在请问瞿昙您：像如此的萦髻的人，到底要怎样作方便，要如何才能断除萦髻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眼耳及与鼻 舌身意入处 于彼名及色 灭尽令无余 诸识永灭者
于彼断萦髻

(眼、耳，以及鼻，和舌、身、意等入处〔六入处〕，对于那些名〔精神〕，以及色〔物质〕，都灭尽而使其没有余，诸识都永恒的灭尽的话，就能断除那些萦髻而得解脱。)

佛说此经后。萦髻婆罗豆婆遮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然后从座起而去。

一一八八、尊重经：本经叙述佛陀在于尼连河畔的菩提树下初成佛道时，思惟当尊重正法，梵天也称赞。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郁毘罗聚落的尼连禅河侧的菩提树下，成佛未久之时。

那时，世尊独自一人在于静处思惟，而作此念：「没有恭敬尊长之心的人，就会有大苦恼。没有次序，对于他人之得自在者，也不畏惧的话，则对于大义，为有所退减的！如果反之而所恭敬尊长之心，而有次序，对于他人之得自在者，有所敬畏，就会得到安乐而住。有所恭敬尊长之心，有次序，有敬畏他人之自在者的话，则为之大义满足。

是否有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当中，有众生能胜过于我所具足之戒，能胜过于我所得之三昧（正定），能胜过于我的智慧，能胜过于我的解脱，能胜过于我的解脱知见。而能使我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他而住的吗？」

又作此念：「并没有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能胜过于我所具足之戒。能比我的三昧优胜，能比我的智慧优胜，能比我的解脱优胜，能比我的解脱知见优胜，能令我去宗敬宗重，奉事供养，依他而住的，唯有正法能令我自觉，能使我成就三藐三佛陀的。我应当对于此而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此而住。为甚么呢？」

因为过去的如来、应、等正觉，也是对于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此而住的。所有当来世的如来、应、等正觉，也会对于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此而住之故。

那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知道世尊的心念后，就如力士之屈伸其手臂之顷，从梵天隐没，而住于佛前，而赞叹说：「善哉！如是，世尊！如是，善逝！懈怠不恭敬的人，会甚为大苦恼。」广说，乃至，……大义满足。其实并没有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能优胜于世尊所具足之戒，能胜佛之三昧，能胜佛之智慧，能胜佛之解脱，能胜佛之解脱知见。没有一位众生能使世尊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此而住者。唯有正法，乃是如来自悟而成等正觉，也就是如来所应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此而住者。为甚么呢？因为过去的诸如来、应、等正觉，也是对于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此而住的。诸未来的如来、应、等正觉，也当会对于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此而住的。世尊当然也是对于此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此而住的。」

这时，梵天王又说偈而说：

过去等正觉 及未来诸佛 现在佛世尊 能除众生忧 一切恭敬法
依正法而住 如是恭敬者 是则诸佛法

（过去的等正觉，以及未来的诸佛，和现在的佛世尊，都能除灭众生的烦恼。他们都是恭敬于正法，都依正法而住。像如是的恭敬正法的，就是所谓诸佛之法！

这时，梵天王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就隐没不现。

一一八九、梵天经：佛在尼连河侧初成道时，佛的自觉即以一乘道而观察四念处，为正法尊重之信念，梵天赞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郁毘罗聚落的尼连禅河侧之菩提树下，为佛陀成佛未久之事。

那时，世尊独自一人在于静处思惟，而作此念：「有一乘之道，能使众生清静，能度诸忧悲，灭除苦恼，得证真如之法，所谓四念处是。那四念处呢？所谓对于身之身观念处，对于受、心、法等之观念处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如果有人不喜乐于四念处的话，就是不喜乐于如圣法。不喜乐于如圣法的话，就是不喜乐于如圣道。不喜乐于如圣道的话，就是不喜乐于甘露法。不喜乐于甘露法的话，就不能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如果乐修四念处的话，则是乐修如圣法。乐修如圣法的话，则是喜乐如圣道。喜乐如圣道的话，则喜乐甘露法。喜乐甘露法的话，就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那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知道佛陀的心念后，就譬喻如力士之屈伸其臂之顷那样之速，在于梵天隐没的同时，就已住在于佛前，而作此叹言而说：「如是，世尊！如是，善逝！有一乘之道，能净化众生，所谓四念处，……乃至能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那时，梵天王又说偈而说：

谓有一乘道 见生诸有边 演说于正法 安慰苦众生 过去诸世尊
以乘斯道度 当来诸世尊 亦度乘斯道 现在尊正觉 乘此度海流
究竟生死际 调伏心清静 于生死轮转 悉已永消尽 知种种诸界
慧眼显正道 譬若恒河水 悉皈趣大海 激流浚漂远 正道亦如是
广智善显示 速得甘露法 殊胜正法轮 本所未曾闻 哀愍众生故

而为众生转 覆护天人众 令度有彼岸 是故诸众生 咸皆稽首礼

（所谓有一乘之道，能看见众生的诸有边〔能尽其边际〕。乃演说正法，以安慰诸苦恼的众生。过去的诸世尊，都由于乘此一乘之道而得度，当来的诸世尊，也是同样的以此一乘之道而得度，现在的世尊、等正觉，也是乘此一乘之道而渡过苦海生死之流。）

（三世诸佛都究竟生死之际，都调伏其心而得清净。对于生死之轮转，都已永远消灭殆尽，而知道种种的诸界，都以慧眼而显现正道的。）

（譬喻如恒河之水流，都皈趣于大海，其激流浚漂都远离那样，正道也是如此！）

（以广智而善于显示甘露法，使人能得甘露之法。这殊胜的正法轮，乃本来所未曾听闻过的。为了哀愍众生之故，而为众生转正法轮！）

（能覆护天人等诸众生，使他们度过有，而到达彼岸，因此之故，诸众生们，统统都稽首礼拜！）

那时，梵天王，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一九〇、梵主经：本经叙述佛陀成道后，梵天前来赞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郁毘罗聚落的尼连禅河侧的菩提树下，成佛未久之事。

那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具有绝妙的色身，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而说偈说：

于诸种姓中 刹利两足尊 明行具足者 天人中最胜

（在于诸种姓当中，以刹帝利出身的两足尊，明行都具足的觉者，为天人当中最为优胜的！）

佛陀听后，乃告诉梵天王说：「如是，梵天！如是，梵天！

于诸种姓中 刹利两足尊 明行具足者 天人中最胜

（语译如前）

佛说此经后，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一九一、空闲处经：本经叙述佛陀演说阿兰若之法时，梵天即来，而以偈证明佛说之正确。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萨罗的人间游行，住止于空闲而没有聚落的地方，和诸比丘众，夜宿于那个地方。

那时，世尊为诸比丘演说随顺于阿练若之法（为远离人烟，在于空闲处，独静禅思之修行法。）

这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曾作此念：「现在世尊在于拘萨罗国的人间游行，住止于一空闲无聚落的地方，和诸大众止宿于空野里。当时世尊为诸大众们演说随顺于空法。我现在应该到那边去随顺，去赞叹！」

梵天王作此念后，即譬喻力士之屈伸其臂之顷那样，在于梵天隐没的同时，就已住于佛前，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而说偈说：

习近边壁座 断除诸烦恼 若不乐空闲 入众自摄护 自调伏其心
家家行乞食 摄持于诸根 专精系心念 然后习空闲 阿练若壁座
远离诸恐怖 无畏安隐住 若彼诸凶险 恶蛇众毒害 黑云大闇冥
震雷曜电光 离诸烦恼故 昼夜安隐住 如我所闻法 乃至不究竟
独一修梵行 不畏千死魔 若修于觉道 不畏于万数 一切须陀洹
或得斯陀含 及阿那含者 其数亦无量 不能定其数 恐怖于妄说

（习近于边地之坐卧之处，而断除诸烦恼。如不喜乐于空闲之处，而入于大众时，也能自己摄护自己！自己调伏其心，而挨家去行乞食时，都摄持诸六根，专一精神的系其心念，然后再还去习近于空闲之处—阿练若的壁座〔独一静坐〕的话，就能远离诸恐怖，无所畏惧而得安隐之住。）

（不管是甚么诸凶险，甚么恶蛇等毒害，或者是刹时黑云大闇冥，震雷曜电光等事之发生，都因离开诸烦恼之故，昼夜都能安隐而住。）

（如我所闻之法，乃至都不究竟，但是如能在于独一静处去修习梵行的话，就能不畏于千死之魔，假若修习觉道的话，就能不畏于万以上之数字那么多的魔！）

（一切所有证得须陀洹果〔预流，初果〕的人，或者斯陀含〔一来，二果〕的人以及阿那含果〔不还，三果〕的人，其数量也是无量之多，而能确定其数量，而不宣说出来，就是因为恐怕人家会说他为妄说。）

那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后，为佛作礼，实时隐没不现。

一一九二 集会经：本经叙述十方的诸天，都来供养佛，以及僧伽。四梵王也前来说偈赞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迦毘罗卫国的迦毘罗卫林之中，和五百比丘俱在。

比丘们都是阿罗汉，诸漏都已灭尽，所作都已作完。已离开诸重担，逮得已利，尽诸有的结缚，都是以正智，而得证心善解脱的比丘。那时，世尊为诸大众演说涅槃相应之法。

那时，有十方世界的大众，有威力的诸天，都来集会，都来供养世尊，以及诸比丘僧。又有住于梵世的诸梵天王，都曾作此念：「今天佛住于迦毘罗卫国，都如上广说，……乃至供养世尊，以及诸大众。我现在当往那边，各各都去赞叹！」

作此念后，就譬喻力士之屈伸其臂之顷那么快，已从梵天隐没，而住于佛前了。第一梵天，即说偈而说：

于此大林中 大众普云集 十方诸天众 皆悉来恭敬 故我远来礼
最胜难伏僧

（在于此大林当中，大众都普皆如云集而来。十方的诸天众，都来恭敬，因此之故，我也远从梵世来敬礼，这些最胜而难以令人畏伏的僧伽！）

第二梵天又说偈说：

是诸比丘僧 真实心精进 于此大林中 摄诸根求度

（这些诸位的比丘僧们，都以真实心而精进。都在于此大林里面，收摄诸根以求得度！）

第三梵天，依次说偈而说：

善方便消融 恩爱深利刺 坚固不倾动 如因陀罗幢 度深壑水流
清静不求欲 善度之导师 诸调伏大龙

（僧伽们都以善方便，去消融那些恩爱的甚深的利刺。他们都很坚固，而不能被倾动，犹如因陀罗幢〔天帝幢〕那样。）

（他们都渡过深湫的水流，都清净而不追求欲贪。可说是善度之导师，是诸调伏的大龙。）

第四梵天也同样的依次而说偈说：

皈依于佛者 终不堕恶趣 能断人中身 得天身受乐

（皈依佛陀的人，终不会堕落于恶趣，能断灭人中之身，而得到天身之安乐。）

他们都各说偈后，四梵天之身，实时隐没不现。

一一九三、瞿迦梨经：梵天劝说瞿迦梨比丘离开提婆达多，复皈依佛所指导的僧团。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娑婆世界主一梵天王，都每天精勤的往诣佛所，去尊重供养佛陀。

这时，娑婆世尊主曾作此念：「今天之旦，太早就来见佛，正值世尊进入于火光三昧当中，我们且当往入提婆达多的伴党—瞿迦梨比丘的疗房中。」作此念后，就进入其疗房。到了房户中时，就用指扣打

其门户。口里即作此言而说：「瞿迦梨！瞿迦梨！你应在于舍利弗、目犍连之处，去起清净的信心。你千万不可长夜得不饶益之苦！」瞿迦梨说：「你是甚么人呢？」梵天回答说：「我是娑婆世界之主，是梵天王。」瞿迦梨说：「世尊不是记说你已得阿那含果（不还果）吗？」梵天王说：「如是，比丘！」瞿迦梨说：「你既为不还，为甚么缘故，又还而来呢？」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回答说：「此不可治。」（如此等人，不应与语）。就说偈而说：

于无量处所 生心欲筹量 何有智慧者 而生此妄想 无量而欲量
是除盖凡夫

（在于无量处之所，而生心欲筹量它。那里有智慧的人，而会生这种妄想呢？不可测量而想测量它，乃是被五阴覆盖的凡夫！）

那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随后即往诣佛所，稽首礼佛之足，然后退坐在一边。白佛而说：「世尊！我常常每天都精勤而到佛所，来亲观供养佛陀您。我曾作此念：『今旦太早来见世尊，正值世尊您进入于火光三昧中。我就因此，而暂且当到提婆达多的伴党—瞿迦梨比丘的疗房中去。就站住于其门户中，徐徐的扣他的门户，嘴里曾说此言：『瞿迦梨！瞿迦梨！你应该在于舍利弗、目犍连等贤善而有智慧者之处，去起清净的信心，不可再长夜得不饶益之苦才对。』瞿迦梨说：『你是甚么人？』我就回答说：『我是娑婆世界之创造主，是梵天王。』瞿迦梨说：『世尊不是记说你为得阿那含果（不还果）吗？』我曾回答说：『如是！』瞿迦梨又说：『你为甚么缘故，又来呢？』（名叫不还来，怎么又还来？讥笑之语）。我曾作此言：『此不可治。』（不须跟他说。）就说偈而说：

于不可量处 发心欲筹量 不可量欲量 是阴盖凡夫

（在于不可测量之处，发起心思而欲把它筹量。不可测量而欲测量它，这是五阴覆盖的凡夫！）

佛陀听后，曾对梵王说：「如是！如是！梵王！」

于不可量处 而发心欲量 何有智慧人 而生此妄想 不可量欲量

是阴盖凡夫
(语译如前)

佛说此经后，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向佛作礼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一九四、梵王经：本经叙述诸梵天每日供养佛，魔见而阻之，诸梵天并不为之所动。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大梵天王，以及其余的别梵天，名叫善臂的别梵天，他们每日都方便(精勤)去拜见供养世尊。这时有婆句梵天，看见别梵天的善臂梵天，方便精勤，就问他而说：「你欲到哪里去呢？」他就回答而说：「欲见世尊，恭敬供养。」

这时，婆句梵天就说偈而说：

彼有四鹄鸟 三种金色宫 五百七十二 修行禅思者 炽焰金色身
普照梵天宫 汝且观我身 何用至彼为

(我那边有四种鹄鸟，有三种的金色宫，有五百七十二名修行禅思的圣者，都以炽焰金色之身，普照于梵天宫。你且观看我的身(指其身也是金色辉煌)，为甚么须要到世尊那边去干甚么呢?)

那时，善梵王和这位别梵天的善臂别梵王，又说偈而说：

虽有金色身 普照梵天宫 其有智慧者 知色有烦恼 智者不乐色
于其心解脱

(虽然有金色之身会普照于梵天宫，然而有智慧者，都知道有色相就会有烦恼。因此之故，有智慧者，都不喜乐于光色，因之而对于其心能得解脱。)

这时，那位善梵天和别梵天中的善臂别梵天，都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然后，白佛而说：「世尊！我今天方便，精勤，欲求见世尊，恭敬供养。而遇有一位名叫婆句的梵天，看见我方便，就问我：『你现在这么的方便，到底欲到何处去呢？』我就回答而说：『欲往见世尊，礼事供养。』那位婆句梵天就说偈而说：

有四鹄鸟 三种金色宫 五百七十二 于中而禅思 观我身金色
普照梵天宫 汝且观我身 何用至彼为

(语译略同于前)

我就说偈回答他而说：

虽有金色身 普照梵天宫 当知真金色 是则烦恼事 智者解脱色
于色不复乐

(语译略同于前)

佛陀告诉梵天说：「如是，梵天！如是，梵天！」

虽有真金色 普照梵天宫 当知真金色 则是烦恼事 智者解脱色
于色不复乐

(语译如前)

这时，那位梵天，为了迦咤务陀低沙比丘之故，说偈而说：

士夫生世间 利斧在口中 还自斩其身 斯由恶言故 应毁者称誉
应誉而反毁 恶口增其过 所生无安乐 博奕酒丧财 其过失甚少
恶心向善逝 是则为大过 地狱有百千 名尼罗浮陀 三千有六百
及五阿浮陀 斯皆谤圣狱 口意恶愿故

（一位士夫出生在于世间，利斧乃在于其口中。还而以此利斧斩其身，这是由于会出恶言之故。对于应该毁谤的，却加以称誉，应该要称誉的，却反而毁谤。由于此恶口，而会增加其罪过，所生的并不会安乐！）

（那些博奕，或饮酒，虽然会丧失财物，但是其罪过却很微。然而如果以恶心向于善逝的话，就是最大的罪过！）

（地狱有百千个，其名叫做尼罗浮陀〔核，极长时间的数。十之三十六次方〕有三千六百，以及五个阿浮陀〔秭，极长时间的数目。十之五十六次方〕。这些地狱均为诽谤圣者所住的地狱，由于口与意之恶愿之故。）

佛说此经后，那些诺梵天，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一九五、婆句梵经：本经叙述婆句梵天生常见，世尊知道其为宿业，就为之说无常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一位名叫婆句的梵天，住在于梵天上，曾生起如是之恶邪见而说：

「这里为一常恒之处，并不是变易之法，乃纯一出离之处。」

那时，世尊知道婆句梵天之心之所念后，就入于三昧，如其正受用的在于王舍城隐没，而住于梵天的世间。婆句梵天，这时遥见世尊，就说偈而说：

梵天七十二 造作诸福乐 自在而常住 生老死已过 我于诸明论

修习已究竟 彼诸天众等 唯谓我长存

（梵天有七十二位，都是造作诸福业而成就的。他们都说已得自在，而常住不灭，说那些生老死等苦恼，都已成为过去的了。）

（然而我乃对于诸明论，都已修习得究竟。因此之故，他们诸位梵天的大众们，唯说我乃得真正长存的梵天。）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此则极短寿 非是长存者 而婆句梵天 自谓为长寿 尼罗浮多狱

其寿百千数 我悉忆念知 汝自谓长存

（此乃极为短寿的地方，并不是得以长存的。而婆句梵天却自以为是最为长寿无比。）

（尼罗浮多地狱〔疮裂，八寒地狱之一〕，其寿命有了百千岁的数目，我均能忆念而知。你终究也是那个地狱的一员，而却自说为长存？）

婆句梵天又说偈说：

佛世尊所见 其劫数无边 生老死忧悲 皆悉已过去 唯愿说知我

过去曾所更 受持何戒业 而得生于此

（佛陀世尊所知所见的，其劫数之范围，可说是无量无边的。对于生老死等，以及忧悲恼苦，都已成为过去的了。唯愿这么贤明的世尊您，说出知我过去曾经更次的一切。而我这次到底是受持甚么戒业，而能得生于此梵天的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过去久远劫 于大旷野中 有诸大众行 多贤圣梵行 饥乏无资粮

汝救之令度 慈救心相续 经劫而不失 是则汝过去 所受持功德

我悉忆念知 久近如眠觉 过去有村邑 为贼所抄掠 汝时悉皆救

令其得解脱 是则过去世 所受持福业 我忆此因缘 久近如眠觉

过去有人众 乘船恒水中 恶龙持彼船 欲尽害其命 汝时以神力

救令得解脱 是则汝过去 所受持福业 我忆是因缘 久近如眠觉

(在于过去世久远劫之前，于那大旷野里面，有好多的大众，都是贤圣之人，他们同样的在修行梵行。那时，因饥乏而没有资粮可资饮食，而你乃及时救之，使他们度过难关。您慈救人心，乃相续不断，经过整个劫的长时间，也不失去。这就是你过去所受持的功德。我都能忆念而知道，不管是久远的前事，或者是近时等事，都如由睡眠而觉醒过来的随时明了。)

(过去有一个村邑，被贼盗所抄掠。那个时候你都能救济他们，使他们得到解脱。这就是你的过去世所受持的福业。我忆念这些因缘实事，其久远所发生之事，均如睡眠而觉醒过来那样的。)

(过去有好多人众，都乘船在恒河的水中。有恶龙曾执持那条船，欲尽害他们的生命。你在那个时候，用你的神力，去救渡他们，使他们得以解脱。这就是你的过去所受持的福业，我忆念这些因缘实事，其久远或近时，均如睡眠而醒觉那样。)

婆句梵天又说偈说：

决定悉知我 古今寿命事 亦知余一切 是则为正觉 是故所受身

金光炎普照 其身住于此 光明遍世间

(你都能作决定性的知道我的古今的寿命之事。也能知道其余的一切，这就是所谓的正觉！因此之故，您所受之身，能为紫金的光炎之普照！其金色之身正住在于此，正光明的遍照于世间！)

那时，世尊为婆句梵天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后，如其正受，而从梵天隐没，还回王舍城。

一一九六 邪见经：有一梵天曾起常见，而生我慢。佛及诸尊者都往天上，为他说法，破除其邪见。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梵天，住在于梵天上，曾起如是之邪见而说：「这里为常恒，为不变易，是纯一出离的地方。我并不看见过有人能到这里来，更何况又有那位能胜过这里之上的呢？」

那时，世尊知道那一位梵天之心内所念之事，就入于三昧，如其正受，在于舍卫国隐没后，显现在于梵天宫。就在于那位梵天的顶上的虚空中结跏趺之坐，正身系念在那里。

这时，尊者阿若俱邻（憍陈如），曾作此念：「今天世尊到底是在甚么地方呢？」就用天眼之净，胜过于人间之眼，而观见世尊正在梵天上。他看见后，就入三昧，如其正受的自从舍卫国隐没后，显现在于那个梵世间，而在于东方，西面向佛，结跏趺坐，端身系念，在佛的座下，梵天的座上。

那时，尊者摩诃迦叶，曾作此念：「今天世尊到底是在甚么地方呢？」思惟后就其天眼之净，胜过于人眼，而观见世尊正在梵天上。他看见后，就入三昧，如其正受，自舍卫国隐没后，而显现在于梵天上，在于南方，北面向佛，结跏趺坐，端身系念，在佛的座下，梵天的座上。

那时，尊者大目犍连，即作此念：「今天世尊到底是在何处呢？」就以天眼之净，胜过于人眼，而遥见世尊，正在于梵天上。他看见后，就入三昧，如其正受，在于

舍卫国隐没，而住于梵天之上，在于北方，南面向佛，结跏趺之坐，端身系念，在佛的座下，梵天的座上。

那时，世尊告诉那位梵天说：「你现在为甚么又起这种见解，而说甚么：『从本已来，未曾见有过我之上者』吗？」（你是否说过没有一类众生，能超过你的境界吗？）

梵天白佛说：「我现在不敢又说：『我未曾见有过于我上者。』唯见梵天的光明被障蔽耳。」（梵天说他现在已不敢再说甚么：他未曾见过有一类众生能超越过他的境界。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梵天的光明已被佛光所障蔽了）。

那时，世尊就为了那位梵天，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他后，就进入三昧，如其正受，在于梵天上隐没后，而还回舍卫国。

阿若俱邻（乔孺如）、摩诃迦叶、舍利弗等尊者，也为那位梵天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他后，就入于三昧，如其正受，在梵天隐没后，就还回舍卫国，唯大目犍连尊者仍住在那边。

这时，那位梵天曾问大目犍连尊者说：「世尊的诸余弟子均有如是之大德大力吗？」

这时，大目犍连尊者即说偈而说：

大德具三明 通达观他心 漏尽诸罗汉 其数无有量

（诸大德都具备有了三明〔宿命、天眼、漏尽〕都通达而能察知他心。这类漏尽的诸阿罗汉，其数量为没有限量的。）

那时，尊者大目犍连为那位梵天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他后，就入于三昧，如其正受，在于梵天隐没后，而还回舍卫国。

一一九七、入灭经：本经叙述佛陀在于娑罗林的双树下进入涅槃的情景。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俱尸那竭国（中印度，迦毘罗城之东方，为十六大国之一），力士生地（未罗族所居之地），坚固双树林（娑罗林）。

那时，世尊临般涅槃时，告诉阿难尊者说：「你在于坚固双树间，敷一绳床，北首（头在北方），如来将在于今天的中夜，进入于无余涅槃而般涅槃。」（寂灭，离开世间）。

这时，尊者阿难，就奉世尊之教言，在于一双株的坚固树间，为世尊敷一绳床，头的位置设在北方后，就还回世尊之处，稽首礼足，向世尊报告而说：「世尊！我已经为如来您，在于一双株的坚固树间，敷一绳床，将首的位置，设在于北方了。」于是，世尊就到双树间，就于绳床，右胁着于地，首在北方而卧。足与足相累迭，系念于明相。那时，世尊就在于中夜，进入于无余涅槃，而般涅槃。世尊般涅槃后，坚固双树，寻即生花，四周都垂下其花来供养世尊。

这时，有一位比丘，即说偈而说：

善好坚固树 枝条垂礼佛 妙花以供养 大师般涅槃

（善好的坚固树，垂下其枝条，来礼拜佛陀。以妙花来供养大师之般涅槃！）

寻时，释提桓因说偈而说：

一切行无常 斯皆生灭法 虽生寻以灭 斯寂灭为乐

（一切诸行都是无常的，均为是有生灭之法。虽然出生了，然而寻即会坏灭。唯有这寂灭，才为真正的安乐。）

寻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也依次而说偈说：

世间一切生 立者皆当舍 如是圣大师 世间无有比 逮得如来力
普为世间眼 终皈会磨灭 入无余涅槃

（世间的一切众生，虽有成立，终皈都会舍离。而像如是的圣大师，乃为世间无能匹比的，逮得如是的如来之力，能普为世间的眼目。但是终皈还是磨灭，还是入于无余涅槃去！）

尊者阿那律陀，其次又说偈而说：

出息入息住 立心善摄护 从所依而来 世间般涅槃 大恐怖相生
令人身毛竖 一切行力具 大师般涅槃 其心不懈怠 亦不住诸爱
心法渐解脱 如薪尽火灭

（如来的出息入息已经止住了，建立其心为善于摄护。从所依而来，而在于世间入于般涅槃。）

（这消息，真使人生起大恐怖，令人的身毛都因之而竖立起来。一切功行 神力都具足的大师，终于般涅槃。）

（其心不懈怠，也不住于诸贪爱。心法已渐于解脱，如薪尽，而火也灭那样！）

如来涅槃后七天，阿难尊者曾往支提（塔庙）之处，而说偈说：

导师此宝身 往诣梵天上 如是大神力 内火还烧身 五百毡缠身
悉烧令磨灭 千领细毡衣 以衣如来身 唯二领不烧 最上及衬身

（导师的此宝身，已往诣梵天上了。有了如是的的大神力，由内身以火而还烧其身。有五百张的自毡缠在其身上，悉数都被烧而磨灭。有千领的细毳之衣毳以穿在如来的身上，唯有二领烧不掉，那就是最上面的一领，及最衬身的那一领。）

尊者阿难说此偈时，诸比丘们都默然而悲喜交加！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四完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五

一一九八、阿闍昆经：本经叙述阿闍昆比丘尼不被魔惑，而伏魔。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名叫阿闍昆的比丘尼，住于舍卫国的王园精舍的比丘尼众里。这时，阿闍昆比丘尼，在于朝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而洗足后，则持尼师坛（座具），着在右肩上，进入安陀林（暗林）去坐禅。

这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现在沙门瞿昙住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有

一位弟子，名叫阿臈毘的比丘尼，住于舍卫国的王园精舍的比丘尼众中。于早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则持尼师坛，放着在于右肩上，进入于安陀林去坐禅。我现在当到那边去作留难。」就化作一位容貌端正的年轻人，往诣那位比丘尼之处，对比丘尼说：「阿姨！（大姊·贵妇人）妳这么的用功，到底欲生到何处去呢？」比丘尼回答说：「贤者！我是为了到达远离处啊！」

这时，恶魔波旬即说偈而说：

世间无有出 用求远离为 还服食五欲 勿令后变悔

（一切世间并没有解脱出离的人。而妳却欲求远离，是何苦而为呢？妳还是回去服食五欲之乐为是，切勿使后来起反悔啊！）

这时，阿臈毘比丘尼曾作此念：「这到底是甚么人呢？为甚么欲来恐怖我呢？到底是人呢？或者是非人呢？是奸狡之人吗？」然后其心即又念言：「这必定就是恶魔欲来扰乱我而已。」她觉知其内情后，就说偈而说：

世间有出要 我自知所得 鄙下之恶魔 汝不知其道 譬如利刀害
五欲亦如是 譬如斩肉刑 苦受阴亦然 如汝向所说 服乐五欲者
是则不可乐 大恐怖之处 离一切喜乐 舍诸大闇冥 以灭尽作证
安住离诸漏 觉知汝恶魔 寻即自灭去

（在世间里有出要解脱之道，我自知所得之道了。你这位鄙下的恶魔，你并不知道其出要。譬喻利刀之会害人一样，五欲之害也是如此的。喻如斩肉之刑那样，这个苦的五受阴也是如此的。）

（如你刚才所说的：回去服食五欲之乐。这实在并不是真止之乐，是大恐怖之处啊！如能离开一切的喜乐，舍去诸大闇冥，以灭尽，而作证的话，就能安住而离开诸漏。我已觉知你就是恶魔的化身，赶快自动的隐灭而去吧！）

这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那位阿臈毘比丘尼，已知道我的心。」就愁忧不乐，实时隐没不现。

一一九九、苏摩经：本经叙述苏摩比丘尼不被恶魔所诱惑。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名叫苏摩的比丘尼，住在于舍卫国的王园精舍的比丘尼众中。她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完毕后，持尼师坛，放着于右肩上，到了安陀林去坐禅。

这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现在沙门瞿昙住在于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有一位弟子，名叫苏摩的比丘尼，住于舍卫国的王园精舍的比丘尼众中，在于早晨着衣持钵，进入于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完毕后，持尼师坛，着在于右肩上，进入于安陀林去坐禅。我现在当往那边，去为他作留难。」就化作一位容貌端正的少年人，到了苏摩比丘尼之处，开口问她而说：「阿姨！妳用功，是为了欲往何处的呢？」苏摩比丘尼回答说：「贤者！我是欲到远离一切的地方，而用功的。」

这时，恶魔波旬即说偈而说：

仙人所住处 是处甚难得 非彼二指智 能得到彼处

（仙人所住的地方〔境界〕，那个地方是非常的难得的。并不是如妳那种二指智〔妇人的智慧。妇人都以二指试饭之熟与否〕能得到那个地方〔境界〕的！）

这时，苏摩比丘尼曾作此念：「这是那种类的人？欲来恐怖于我 到底是人呢？或者非人呢？或者为奸狡人呢？」作此思惟后，就生决定智，而知道是恶魔要来扰乱她的。她就说偈而说：

心入于正受 女形复何为 智或若生已 逮得无上法 若于男女想
心不得俱离 彼即随魔说 汝应往语彼 离于一切苦 舍一切闇冥
逮得灭尽证 安住诸漏尽 觉知汝恶魔 即自磨灭去

（心如入于正受的话，虽为女人之形，又有甚么不同呢？智慧假如已生起的话，就能逮得无上之法！）

（如果对于男女之想，其心并不得俱离的话，这种人就会随着魔之说，你就应该去向这种人游说才对。）

（我已离开一切的苦恼，已经舍弃一切的闇冥，已逮得灭尽的果证，而安住于诸漏已尽的境界。因此，已觉知你就是恶魔的化身，你就自动的磨灭隐没去吧！）

这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苏摩比丘尼已知我心。」就内怀忧悔，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〇〇、瞿昙弥经：吉离舍瞿昙弥比丘尼入于昼时之正受，恶魔波旬欲来诱惑。因道心坚固，不为所动。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名叫吉离舍瞿昙弥的比丘尼，住于舍卫国的王园精舍的比丘尼众中。她在于朝晨，着衣持钵，到了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完毕，就持尼师坛，着于肩上，入于安陀林，在于一树下，结跏趺坐，入于昼时的正受。

这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现在沙门瞿昙住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同时，有一位女弟子，名叫吉离舍瞿昙弥比丘尼，住于舍卫国的王园精舍的比丘尼众中。在于朝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完毕后，持尼师坛，着在肩上，进入安陀林，在于一树下结跏趺坐，进入于昼时的正受。我现在应该到那个地方去作留难。」就化作一位容貌端正的少年人，到了吉离舍瞿昙弥比丘尼用功之处，而说偈说：

汝何丧其子 涕泣忧愁貌 独坐于树下 何求于男子

（妳到底为甚么呢？为甚么好似丧失儿子而涕泣忧愁的形貌呢？妳独坐在于树下，是不是欲求一位男子吗？）

这时，吉离舍瞿昙弥比丘尼曾作此念：「到底是谁欲来恐怖于我的呢？是人呢？是非人呢？或者是奸狡者呢？」像如是的思惟后，而生决定智，而知道为：「恶魔波旬欲来扰乱我耳。」就说偈而说：

无边际诸子 一切皆亡失 此则男子边 已度男子表 不恼不忧愁
佛教作已作 一切离爱苦 舍一切闇冥 已灭尽作证 安隐尽诸漏
已知汝弊魔 于此自灭去

（无边际的诸子，一切都亡而灭失的话，这就是男子的边际，而已经度过男子之外的了。）

（我已不恼不忧愁，已将佛教所应作的都作完了。已经离一切的忧苦，已经舍离一切的闇冥。已经灭尽而作证悟，安隐而尽诸有漏了。已知你就是弊恶之魔，在此应该速自隐灭而去吧！）

这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吉离舍瞿昙弥比丘尼已知道我心。」因此，愁忧苦恼，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〇一、莲华色经：本经叙述莲华色比丘尼，不受魔的诱惑。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名叫优钵罗色（莲华色）的比丘尼，住于舍卫国的王园之比丘尼众中。在于朝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完毕，持尼师坛，着于肩上，进入安陀林，坐于一树下，入于昼时的正受。

这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现在沙门瞿昙，住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其女弟子名叫优钵罗色的比丘尼，住于舍卫国的王园比丘尼众中。在于朝晨时，着衣持钵，进入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完毕，持尼师坛，着于肩上，进入于安陀林，坐于一树下，入于昼时的正受。我现在当往，去作留难。」就化作一位容貌端正的少年，到了优钵罗色比丘尼之处，而说偈说：

妙华坚固树 依止其树下 独一无二侣 不畏恶人耶

（妳依止于妙华坚固树的树下，独自一人，并没有其它同伴的，妳不怖畏恶人吗？）

这时，优钵罗色比丘尼，曾作此念：「到底这位是那一类的众生欲来恐怖我呢？是人呢？是非人呢？或者是奸狡之人呢？」像如是的思惟后，即得觉知：「这位必定是恶魔波旬，欲来扰乱我耳。」就说偈而说：

设使有百千 皆是奸狡人 如汝等恶魔 来至我所者 不能动毛发
不畏汝恶魔

（假如有百千名，均为是奸狡之人，都像你们这些恶魔，到了我所来，也不能动摇我的一支毛发，我都不怖畏你这些恶魔！）

魔又说偈说：

我今入汝腹 住于内藏中 或住两眉间 汝不能见我

（我现在进入于妳的腹内，住于妳的内藏当中，或者住于妳的两眉的中间，妳也不能看见我的。）

这时，优钵罗色比丘尼，又说偈说：

我心有大力 善修习神通 大缚已解脱 不畏汝恶魔 我已吐三垢
恐怖之根本 住于不恐地 不畏于魔军 于一切爱喜 离一切闇冥
已证于寂灭 安住诸漏尽 觉知汝恶魔 自当消灭去

（我的内心有大力，由于善修习神通，故已解脱大结缚，因此，不怖畏你这位恶魔！）

（我已经吐出三垢，恐怖的根本，已住于不恐地，不畏于魔军。对于一切爱喜都已离开其闇冥，已经证悟寂灭，安住于诸漏已尽里。已经觉知你就是恶魔，应该自动的消灭去！）

这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优钵罗色比丘尼已经知道我的心。」就内怀忧愁，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〇二、尸罗经：本经叙述尸罗比丘尼不畏恶魔，而降伏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尸罗比丘尼住在于舍卫国的王园比丘尼众中。她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完毕，就持尼师坛，着在肩上，进入于安陀林，而坐在一树下，进入于画时的正受。

这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现在沙门瞿昙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其女弟子尸罗比丘尼乃住于舍卫国的王园精舍的比丘尼众中，在于早晨着衣持钵，进入于舍卫城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完毕后，持尼师坛，着在肩上，进入于安陀林，坐在一树下，入于画时的正受。我现在当往，去作留难。」就化作一位容貌端正的少年人，到了尸罗比丘尼的前面说偈而说：

众生云何生 谁为其作者 众生何处起 去复至何所

（众生到底是怎么生的呢？是以谁为其创造者呢？众生是从何处而起的呢？去后又到何处去呢？）

尸罗比丘尼曾作此念：「这位是甚么人欲来恐怖我呢？到底是人呢？是非人呢或者是奸狡人呢？」作此思惟后，即生知觉（就已发觉）：「这是恶魔欲来作留难的！」就说偈而说：

汝谓有众生 此则恶魔见 唯有空阴聚 无是众生者 如和合众材
世名之为车 诸阴因缘合 假名为众生 其生则苦生 住亦即苦住
无余法生苦 苦中苦自灭 舍一切爱苦 离一切闇冥 已证于寂灭
安住诸漏尽 已知汝恶魔 则自消灭去

（你说有众生之产生，这乃是恶魔的见解耳。因为唯有空的五阴之积聚而已，并没有甚么众生。）

（譬喻和合很多材料而把它组合起来，世间的人就名之为车那样。诸阴都由众因缘而和合的，是假名叫做众生耳。）

（众生之生，就是苦之生，住也是苦之住。其实并没有甚么法在生苦的，是苦自生，苦自灭耳。）

（我已舍离一切的忧苦，离开一切的闇冥，已得证寂灭，安住于诸漏已尽。已经知道你就是恶魔的化身，你应自动的消灭而去！）

这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尸罗比丘尼已经知道我的心。」就内怀忧戚，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〇三、毘罗经：本经叙述毘罗比丘尼不怖畏恶魔，而把他降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毘罗比丘尼住于舍卫国的王园比丘尼众中。她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于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持尼师坛，着在肩上，入于安陀林，坐在一树下，入于昼时的正受。

这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现在沙门瞿昙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其女弟子毘罗比丘尼则住在于舍卫国的王园的比丘尼众中。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于舍

卫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持尼师坛，着于肩上，入于安陀林，坐在一树下，入于昼时的正受。我应该到那边去作留难。」就化作一位容貌端正的少年人，到了毘罗比丘尼之处，而说偈说：

云何作此形 谁为其作者 此形何处起 形去至何所

（为甚么造作此形像呢？是谁为之创造者呢？此形寿由于何处而起的呢？形寿离开后，会至于何处呢？）

毘罗比丘尼曾作此念：「这是甚么人欲来恐怖我的呢？是人呢？是非人呢？或者是奸狡人呢？」像如是的思惟后，就得知觉（发觉到）：「这是恶魔波旬欲来作烧乱耳。」就说偈而说：

此形不自造 亦非他所作 因缘会而生 缘散即磨灭 如世诸种子
因大地而生 因地水火风 阴界入亦然 因缘和合生 缘离则磨灭
舍一切忧苦 离一切闇冥 已证于寂灭 安住诸漏尽 恶魔以知汝
即自磨除去

（此形体并不是自造的，也不是由他人所造的。乃由因缘会合而生的，如果因缘离散时，就会磨灭。）

（譬喻世间的诸多种子那样，都因大地而得以生起。也因于地水火风之集合而生那样，五阴、十八界、十二入，也是同样，都是由于因缘和合而得以生起，因缘离散时，就会磨灭。）

（我已舍离一切忧苦，已离开一切的闇冥，已得证寂灭，安住于诸漏已尽。恶魔！我已知道就是你！你应自动的磨灭而去！）

这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毘罗比丘尼已知道我的心。」就生大忧戚，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〇四、毘阁耶经：本经叙述毘阁耶比丘尼不怖畏恶魔，而降伏恶魔。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名叫毘阁耶的比丘尼，住在于舍卫国的王园比丘尼众中。她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于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持尼师坛，荷在于肩上，进入于安陀林，坐在一树下，入于昼时的正受。

那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沙门瞿昙，现在住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而其女弟子毘阁耶比丘尼即住于舍卫国王园的比丘尼众中。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于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持尼师坛，着于肩上，进入于安陀林，坐在一树下，入于昼时的正受。我现在当往，去作留难。」就化作一位容貌端正的少年人，往至其前，而说偈说：

汝今年幼少 我亦是年少 当共于此处 作五种喜乐 而共相娱乐
用是禅思为

（妳现在还年轻，我也是一位少年人。我们就当在于这里，作五种的喜乐〔意为五欲〕，来共相娱乐为是，妳作禅思干甚么？）

这时，毘阁耶比丘尼曾作此念：「这是甚么人欲来恐怖我呢？是人呢？还是非人呢？或者是奸狡人呢？」作如是之思惟后，即得知觉：「是恶魔波旬欲来作烧乱的。」就说偈而说：

歌舞作众伎 种种相娱乐 今悉已惠汝 非我之所须 若寂灭正受
及天人五欲 一切持相与 亦非我所须 舍一切喜欢 离一切闇冥
寂灭以作证 安住诸漏尽 已知汝恶魔 当自消灭去

（作歌舞，作众伎等，种种的相娱乐等事，现在均已给与你了，这些事并不是我所须要的。）

（如寂灭的正受〔虚寂〕，以及天人的五欲，这一切的一切，都持相与你了，也不是我所须要的。）

（我已舍弃一切喜欢，离开一切闇冥，由寂灭而作证悟，而安住于尽诸有漏。我已知道你就是恶魔，你应自动的消灭而去！〔还不赶快离开〕！）

这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这位毘闍耶比丘尼，已经知道我心。」因此，而内怀忧感，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〇五、遮罗经：本经叙述遮罗比丘尼不怖畏恶魔，而能降伏恶魔。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遮罗比丘尼住于舍卫国的比丘尼众中。她在于朝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持尼师坛，着于肩上，至安陀林，坐在一树下，入于昼时的正受。

这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现在沙门瞿昙在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其女弟子遮罗比丘尼也住于舍卫国，而在于王园的比丘尼众中，在于朝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食后，还回精舍，洗足后、举放衣钵，持尼师坛，着在肩上，入安陀林，坐在一树下，入于昼时的正受。我现在当往，去作留难。就化作一位容貌端正的年轻人，到了遮罗比丘尼之前，说偈而说：

觉受生为乐 生服受五欲 为谁教授汝 今厌离于生

（觉受人生就是快乐，既为人生就应服受五欲的。而到底是谁教授妳，叫妳应厌离于人生的呢？）

这时，遮罗比丘尼曾作此念：「这是甚么人欲来作恐怖的呢？到底是人呢？是非人呢？或者是奸狡之人，而到此欲作娆乱的呢？」就说偈而说：

生者必有死 生则受诸苦 鞭打诸恼苦 一切缘生有 当断一切苦
超越一切生 慧眼观圣谛 牟尼所说法 苦苦及苦集 灭尽离诸苦
修习八正道 安隐趣涅槃 大师平等法 我欣乐彼法 我知彼法故
不复乐受生 一切离爱喜 舍一切闇冥 寂灭以作证 安住诸漏尽
觉知汝恶魔 自当消灭去

（有生，必定会有死。一旦受生，就必定会受诸苦恼。应该要鞭打这些诸恼苦，使其消灭而不再生。因为一切的一切，都是缘于生而有之故。当断一切之苦，而超越于一切之生！）

（要以慧眼去观察圣谛，牟尼所说之法就是：叫人了知一切都是苦中之苦〔苦谛〕，以及苦之集〔集谛〕，而灭尽后，则能离诸苦恼〔灭谛〕，叫人修习八正道〔道谛〕，就能安隐的趣向于涅槃〔寂灭〕。）

（大师所教化的就是平等之法，我乃欣乐其所教之法。因为我已了知他所教之法之故，已不再喜乐于受生之乐。我乃以寂灭而作证，故能安住于诸漏之灭尽。已觉知你就是恶魔，你应自动的消灭离去！）

这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遮罗比丘尼已知道我的心。」因此，内怀忧戚，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〇六、优波遮罗经：优波遮罗比丘尼入于昼时的正受时，恶魔则以天上之欲乐来诱惑，而不被所动。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优波遮罗比丘尼也住在于舍卫国的王园比丘尼众当中。她在于朝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持尼师坛着于肩上，进入安陀林，坐在于一树下，入于昼时的正受。

这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现在沙门瞿昙住在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其女弟子优波遮罗比丘尼，也住于舍卫国的王园比丘尼众中。在于朝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持尼师坛，着于肩上，入于安陀林，坐在于一树下，进入于昼时的正受。我现在当往，去作留难。」就化作一位容貌端正的少年人，到了优波遮罗比丘尼之处，说偈而说：

三十三天上 炎魔兜率陀 化乐他自在 发愿得往生

（三十三天〔忉利天，第二层天〕的天上界，以及炎魔天〔时分天，第三天〕、兜率陀天〔知足天，第四层天〕、化乐天〔第五层天〕、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这些天界都能受尽极乐，如发愿的话，都得往生这些天上界去享乐。）

优波遮罗比丘尼曾作此念：「这是甚么人欲来恐怖我的呢？是人呢？是非人呢？或者者奸狡之人呢？」她自思惟观察，而觉悟：「这必定就是恶魔欲来作娆乱的。」因此，而说偈说：

三十三天上 炎魔兜率陀 化乐他自在 斯等诸天上 不离有为行
故随魔自在 一切诸世间 悉是众行聚 一切诸世间 悉皆动摇法
一切诸世间 苦火常炽燃 一切诸世间 悉皆烟尘起 不动亦不摇
不习近凡夫 不堕于魔趣 于是处娱乐 离一切爱苦 舍一切闇冥
寂灭以作证 安住诸漏尽 已觉汝恶魔 则自磨灭去

（三十三天的天上界，以及炎魔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些诸天上的世界，都不离开有为之行，因此，都随着魔之自在作为。）

（一切的诸世间，均为是众行之所聚集的。一切的诸世间，均为是动摇之法。一切的诸世间，都是苦恼之火焰，常于炽燃。一切的诸世间，悉皆起羶尘，而不清净。）

（不被所动，也不被所摇，不习近于凡夫之行动，不堕入于恶魔之趣，这样的在于此处娱乐，为之真正的安乐。）

（离开一切的忧苦，舍弃一切的闇冥，以寂灭证悟，而安住于诸漏之灭尽。）

（我已觉知你就是恶魔了！你应自动的磨灭而去！）

这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优波遮罗比丘尼，已经知道我心。」因此，而内怀忧戚，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〇七、尸利沙遮罗经：本经叙述尸利沙遮罗比丘尼，于安陀林入于昼时之正受时，恶魔欲来诱惑，而被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尸利沙遮罗比丘尼，也住于舍卫国的王园比丘尼众当中。早晨着衣持钵，入于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持尼师坛，放着于肩上，入于安陀林，坐在于一树下，进入于昼时的正受。

这时，魔王波旬，曾作此念：「现在沙门瞿昙，住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同时，其女弟子尸利沙遮罗比丘尼，住于舍卫国的王园比丘尼众当中。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于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持尼师坛，放着于肩上，入于安陀林，坐在于一树下，进入昼时的正受。我应该往到那边去作留难，就化为一容貌端正的少年人，往到尸利沙遮罗比丘尼之处，而作此言：「阿姨！你到底是快乐于那一种道呢？」

比丘尼回答说：「我都没有所快乐！」

这时，恶魔波旬，即说偈而说：

汝何所谿受 剃头作沙门 身着袈裟衣 而作出家相 不乐于诸道
而守愚痴住

（妳到底是谿受何人之教导，而剃头作为沙门，而身穿袈裟之衣，而作出家之相，而不乐于诸道，而守住此种愚痴之行呢？）

这时，尸利沙遮罗比丘尼，曾作此念：「这是甚么人欲来恐怖我呢？是人呢？是非人呢？或者为奸狡之人呢？」如是的思惟后，就自觉知：「这是恶魔波旬，欲来作烧乱的。」就说偈而说：

此法外诸道 诸见所缠缚 缚于诸见已 常随魔自在 若生释种家
禀无比大师 能伏诸魔怨 不为被所伏 清静一切脱 道眼普观察
一切智慧知 最胜离诸漏 彼则我大师 我唯乐彼法 我入彼法已
得远离寂灭 离一切爱喜 舍一切闇冥 寂灭以作证 安住诸漏尽
已知汝恶魔 如是自灭去

（此佛法以外之诸道，都被诸邪见所缠缚。被缚于诸邪见后，就常会随着魔之自在作为。）

（如果生于释种之家，禀受无比的大师之教的话，就能降伏诸魔怨，就不会被魔所伏。）

（由于清静，而脱离一切，由于得道眼而能普遍的观察，由于才切智，而能悉知一切，为最胜而离开诸漏。他就是我的大师，我唯有安乐于他之法。）

（我入于彼法后，已得远离，而得寂灭，而离开一切爱喜，舍弃一切闇冥，以寂灭，而作果证，而安住于尽诸有漏之中！）

（我已知道你就是恶魔！既如是，你就应自动的消灭而去！）

这时，恶魔波旬，曾作此念：「尸利沙遮罗比丘尼，已知道我心。」因此，而内怀忧戚，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〇八、揭伽池经：本经叙述婆耆舍尊者在十五日之布萨时，以月为喻而赞叹佛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瞻婆国的揭伽池侧。

那时，世尊在于每月之十五日举行布萨时，坐在于大众之前面，为月亮初出的

时候 那时，有一位尊者，名叫婆耆舍，在大众当中，曾作此念：「我现在欲在佛前，以月譬偈来赞叹佛德。」作此念后，就从他的座位站起，整一整其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而说：「世尊！我欲有所说。善逝！我欲有所说。」（我想发言，不知可否？）

佛陀告诉婆耆舍说：「你欲说甚么，就说出来好了！」

这时，婆耆舍尊者，就在于佛前，说偈而说：

如月停虚空 明净无云翳 光炎明晖曜 普照于十方 如来亦如是
慧光照世间 功德善名称 周徧满十方

（犹如月亮停在虚空那样，非常的光明清净，而没有半点的云翳。其光炎明净而晖曜，而普照于十方。）

（如来之德也是如是，智慧光明，普照于世间。其功德善扬，名称普闻，可说是周徧而圆满于十方的世界。）

尊者婆耆舍说此偈时，诸比丘们，听其所说，皆大欢喜！

一二〇九、僑陈如经：本经叙述僑陈如尊者来诣佛所。婆耆舍比丘在佛旁，就以偈赞叹他。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瞻婆国的揭伽池侧。

那时，尊者阿若僑陈如，久住于空闲的阿练若之处（寂静处）。这一天，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用其面掩在佛足之上，而说此言说：「久不见世尊！久不见善逝！」（好久不来拜见问候佛陀了！佛陀近来诸事如意吗？）

那时，尊者婆耆舍，在于会中，曾作此念：「我现在应当在于尊者阿若僑陈如的面前，用上座譬，来赞叹他。」作此念后，就从座起，整其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而说：「世尊！欲有所说。善逝！欲有所说。」

佛陀告诉婆耆舍说：「如欲说时，就便说出来吧！」

这时，尊者婆耆舍，就说偈而说：

上座之上座 尊者僑陈如 已度已超越 得安乐正受 于阿练若处
常乐于远离 声闻之所应 大师正法教 一切悉皆陈 正受不放逸
大德力三明 他心智明了 上座僑陈如 护持佛法财 增上恭敬心
头面礼佛足

（这位上座中的上座，僑陈如尊者，是已度过苦海，已超越烦恼，而得安乐的正受。在于阿练若寂静的地方，常乐于远离一切。）

（他能将声闻所适应的大师的正法的教诫，一切都能将它具陈宣说出来，正受而不放逸。这位大德的神力，已具足了三明〔宿命、天眼、漏尽〕，他心智也具而明了。）

（僑陈如上座，为一护持佛教的法财，现在为增上其恭敬之心，以头面礼拜而掩在佛足上面！）

婆耆舍尊者说此偈语时，诸比丘们，听其所说，皆大欢喜！

一二一〇、舍利弗经：本经叙述舍利弗尊者为诸比丘说法，婆耆舍尊者感激而说偈赞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瞻婆国的揭伽池侧。

这时，尊者舍利弗在于供养堂。这时，有众多的比丘集会在那里，他就为他们说法。其所说的句味，很满足，其辩才，乃非常的精简而清静，使人容易了解，喜乐于听闻。是不阂不断（不障无碍），深义都能显现。那些诸位比丘们，都专诚而乐听，都尊重忆念，一心一意的在于其侧恭听其说法。

这时，尊者婆耆舍，在于会中，曾作此念：「我应当在于尊者舍利弗的面前，说偈赞叹。」作此念后，就站起，合掌而白尊者舍利弗说：「我欲有所说，不知可否？」舍利弗说：「随你喜乐的，就把它说出来吧！」

尊者婆耆舍，就说偈而说：

善能略说法 令众广开解 贤优婆提舍 于大众宣畅 当所说法时

咽喉出美声 悦乐爱念声 调和渐进声 闻声皆欣乐 专念不移转

（善能将佛法略说，使大众都能深广的了解。贤者！优婆提舍〔舍利弗别名〕-善能在于大众当中宣畅真义。）

（当他有所说法之时，其咽喉乃出美妙的声音，能使人悦乐而爱念之声，调和而渐进之声。听闻其声音，都能欣乐，都能专念，而不转移其心念于别处。）

尊者婆耆舍，说此语时，诸比丘们，听其所说，皆大欢喜！

一二一一 那伽山经：本经叙述婆耆舍赞叹目犍连尊者之神通，及诸比丘之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那伽山侧。五百名比丘也和佛俱在一起。

他们均为是阿罗汉果的人，其诸漏都已尽，所作也都已作完。可说是离诸重担，逮得已利，断诸有之结缚，以正智，而心善解脱的人们！

大目犍连尊者为神通第一的人，他在此时，曾用神力，观察大众之心，发见一切均为是解脱贪欲的人。这时，尊者婆耆舍，在于大众当中，曾作此念：「我现在应当在于世尊，以及比丘僧们的面前，说偈赞叹。」作此念后，就从座位站起，整一整其衣服，合掌白佛而说：「世尊！我欲有所说。善逝！我欲有所说，不知可以吗？」佛陀告诉婆耆舍说：「随你欲乐说的，就把它说出来好了。」

这时，尊者婆耆舍，就说偈而说：

导师无上士 住那伽山侧 五百比丘众 亲奉于大师 尊者大目连

神通谛明了 观彼大众心 悉皆离贪欲 如是具足度 牟尼度彼岸

持此最后身 我今稽首礼

（我们的导师，无上之士，住锡于那伽山的山侧。有五百名的比丘众，都能亲奉在于大师的身边。）

（尊者大目犍连的神通，为谛实明了。观察大众之心时，都能知悉大众都已离开贪欲的人。）

（像如是的具足而度，牟尼已度脱而到于彼岸，唯持此最后之身耳。我现在应该稽首礼拜！）

尊者婆耆舍，说此偈语时，诸比丘们，听其所说，皆大欢喜！

一二一二、怀受经：解夏时，首先由佛问大众：佛的三业是否有过错？舍利弗

回答：无。次由舍利弗自问及问大众。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结夏安居时，和五百名比丘在一起。

诸比丘们均为是阿罗汉，诸漏都已尽，所应作的，都已作完。已离开诸重担，断除诸有结。都以正智，而心善解脱。除了一位比丘者外，所谓尊者阿难是。世尊曾记说他在于现法当中，当得无知证。

那时，世尊，临于月之十五日，食受时（自恣时，忧安居之最后之日，在大众中，请他人随意举出自己之罪过，而忏悔之），在大众前，敷座而坐。坐后，告诉诸比丘们说：「我为婆罗门（指世尊自己为神职人物），而得证般涅槃。持这最后边之身，而为大医师，而拔诸剑刺。我为婆罗门，得证般涅槃，持此最边之身，为无上的医师，能拔除剑刺。你们为我的法子，从我之口而生，从我之法所化生，而得法的余财。因此，当怀受我（应自恣而关心我。也就是当心相向，不可客气）。不可使我的身，或口，或心，有可嫌责之事。」

那时，尊者舍利弗，在众会当中，从座而起，整一整衣服，向佛作礼，合掌白佛说：「世尊！刚才您曾作如是之言：『我为婆罗门，得证般涅槃。持此最后之身，为无上的大医，能拔除剑刺。你为我之子，是从佛嘴里所生，从法所化生，得法的余财。诸比丘们！当怀受我，不可使我的身、口、心，有可嫌责之事。』我们并不看见世尊的身口心有甚么可嫌责之事。为甚么呢？因为世尊乃对于不能调伏的都能调伏，不寂静的能使其寂静，不酥息的能使其酥息，不般涅槃的能使其般涅槃。如来乃如实而知道，如来乃能说道，如来乃向于道，然后成就这些声闻，使我们随道、宗道，奉受大师之教诫，如其教授，而正向于欣乐真如的善法。我对于世尊，都不看见过有可嫌责的身、口、心之行。我现在于世尊之处，乞求，愿怀受我的见闻疑之罪，或者身、口、心，是否有嫌责之事？」（舍利弗回答佛陀，说佛陀并不犯过失。其次请佛提示舍利弗自身，是否有犯甚么过失？）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我并不看见过你有见闻疑之身、口、心，有甚么可嫌责之事。为甚么呢？因为舍利弗你，乃持戒，而多闻，而少欲知足。都修行远离，精勤方便，正念正受，有捷疾的智慧，明利的智慧，出要的智慧，厌离的智慧，大智慧、广智慧、深智慧、无比的智慧，可说就是智宝成就，而示教照喜。也常常赞叹示教照喜，而为众生说法，未曾疲倦！

喻如转轮圣王的第一长子那样，应该受灌顶，而还未受灌顶。已住于灌顶的仪法，如父之法，所可转的，也当可以随转的了。你现在也是如此。你为我的长子，应受灌顶，而还未灌顶，已住于仪法，我所应转的法轮，你也可以随转。你已得无所起，已尽诸有漏，心善解脱。像如是的，舍利弗啊！我在于你之处，都不见闻疑之身口心，有甚么可嫌责之事。」

舍利弗白佛说：「世尊！如果我并没有见闻疑之身口心可嫌责之事。那么，在这里的五百名诸比丘，能否得到没有见闻疑之身、口、心，可嫌责之事吗？」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我对于此五百位比丘，也不见闻疑之身、口、心之可嫌责之事。为甚么呢？因为此五百位比丘，均为是阿罗汉，诸漏都已尽，所作也已作完，已经舍离重担，断诸有结，以正智而心善解脱。除了一位比丘，所谓尊者阿难是。然而我也已经记说他，在于现法当中，会得无知证。因此之故，诸五百位比丘们，我并不见其有身、口、心之见闻疑之罪，可嫌责者。」

舍利弗白佛说：「世尊！此五百位比丘既然没有见闻疑之身、口、心之可嫌责之事。那么，在此大众当中，到底有几位比丘得证三明？几位比丘俱解脱？几位比丘

慧解脱呢？」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此五百位比丘当中，有九十位比丘得三明，九十位比丘得俱解脱，其余的都得慧解脱。舍利弗！此诸比丘们，都已离开诸飘转，没有皮肤（不是肤浅，不会腐败），都是贞实坚固。」

这时，尊者婆耆舍，在众会当中，曾作此念：「我现在应该在于世尊，以及大众们的面前，叹说怀受偈。」作此念后，就从其座位站起，整一整其衣服，为佛作礼，右膝着在于地，合掌白佛而说：「世尊！我欲有所说。善逝！我欲有所说。」

佛陀告诉婆耆舍说：「随你所乐的可以说出来！」

这时，婆耆舍，就说偈而说：

十五清淨日 其众五百人 断除一切结 有尽大仙人 清淨相习近
清淨广解脱 不更受诸有 生死已永绝 所作者已作 得一切漏尽
五盖已云除 拔刺根本爱 师子无所畏 离一切有余 害诸有怨结
超越有余境 诸有漏怨敌 皆悉已潜伏 犹如转轮王 怀受诸眷属
慈心广宣化 海内悉奉用 能伏魔怨敌 为无上导师 信敬心奉事
三明老死灭 为法之真子 无有飘转患 拔诸烦恼刺 敬礼日种胤

（在月之十五，清淨之日，共集其大众有五百人。都是断除一切结缚，已尽后有的大仙人〔觉者〕，清淨而相习近，清淨而广解脱。不再更受诸有，生死都已永远断灭，所应作的都已作完，已经得证一切漏尽。五盖已如云之散除，已拔除如剑刺的根本爱。）

（有如狮子之无所畏惧一切那样，已经离开一切之有余之法。已杀害诸有的怨结，已超越有的余境，诸有漏的怨敌，统统潜伏！）

（犹如转轮王之怀受诸眷属那样，以慈心而广宣化，使四海之内的民众，都愿奉用效劳。能降伏恶魔怨敌，为无上的导师！）

（大众都以信敬心而奉事，都得三明，而息灭老死。都为法的真子，已没有飘转之患，已拔除烦恼之利刺。因此，我要敬礼日种〔指释尊〕之胤〔嗣〕！）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一三、不乐经：婆耆舍尊者说偈以示其厌自身，欣求解脱涅槃，终能由自说之偈而豁然大悟安乐。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尊者尼拘律相，住在于旷野禽兽所住之处。婆耆舍尊者则刚出家未久，就有了如是的威仪，他依聚落城邑而住，早晨着衣持钵，在那聚落城邑乞食时，都能善护其身，守住他的六根门头，摄心而系念。乞食后，还回住处，举放衣钵，洗足后，就入室内去坐禅。坐禅后，就速从禅而觉醒过来，而不执着于乞食。

然而他并没有随时教授他的人，也没有人教诫他。因此，心不周圆安乐，都如是的隐覆深住（深锁其心，闷闷不得真正的安乐）。

这时，尊者婆耆舍，曾作此念：「我不能得法利，真是难得而不是容易可以得到。我不得随时教授、教诫之人，不得周圆欣乐，都住于隐覆之心。我现在应当赞叹自厌之偈。」就说偈而说：

当舍乐不乐 及一切贪觉 于邻无所作 离染名比丘 于六觉心想
驰骋于世间 恶不善隐覆 不能去皮肤 秽污乐于心 是不名比丘
有余缚所缚 见闻觉识俱 于欲觉悟者 彼处不复染 如是不染者

是则为牟尼 大地及虚空 世间诸色像 斯皆磨灭法 寂然自决定
法器久修习 而得三摩提 不触不谄伪 其心极专至 彼圣久涅槃
系念时时灭

（应该要舍弃快乐和不快乐，以及一切贪欲之觉受。在于近邻并没有所作，离开这些染着之心，名叫做比丘。）

（假如在于六觉的心想里〔六识心王〕，驰骋于世间的一切，造作恶不善，而隐覆，而不能离开吾人的皮肤〔指身心〕，以秽污而快乐其心的话，就不能名叫比丘！）

（虽然被有余缚之所缚，见闻觉识〔见闻觉知〕都具备，但是对于这些贪欲，却能觉悟，已不再被其所染。像如是的不被所染的话，就是名叫牟尼〔寂灭、圣者〕。）

（不管是大地，或者是虚空，世间所有的诸色像，均为是终皈于磨灭之法，如能证悟寂然，就能自作决定。）

（对于法器〔教法〕久久的修习的话，就能得证三摩提〔三昧，正定〕，而至于不触〔不被触摇〕，不谄伪〔真实〕，其心就是极为专至〔心一境处〕。那位圣者，则为久来就证涅槃的人，是系念而待时而入于寂灭的圣者！）

这时，尊者婆耆舍，说自厌离之偈后，其心已自开觉，对于那些不乐等事，已开觉后，就住于欣乐之心！

一二一四、贪欲经：本经叙述婆耆舍和阿难结伴而行乞食，中途遇美女而烦恼，阿难则为之说解脱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阿难，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以尊者婆耆舍为结伴的比丘。这时，尊者婆耆舍，看见一女人，有上妙之色相（非常的美丽），看后，内心曾起贪欲。

这时尊者婆耆舍曾作此念：「我现在得到不利之事。所得的是苦恼，而不是得安乐之事。我现在看见年少的女人，有绝妙之色相，就生贪欲之心。现在为了生厌离之故，应说偈来表明。就说偈而说：

贪欲所覆故 炽然烧我心 今尊者阿难 为我灭贪火 慈心哀愍故
方便为我说

（我被贪欲心所覆盖之故，炽燃的燃烧我的心。现在唯一愿尊者阿难您，为我消灭贪欲之火。您以慈心哀愍之故，方便为我开解演说！）

尊者阿难说偈回答说：

以彼颠倒想 炽然烧其心 远离于净想 长养贪欲者 当修不净观
常一心正受 速灭贪欲火 莫令烧其心 谛观察诸行 苦空非有我
系念正观身 多修习厌离 修习于无相 灭除憍慢使 得慢无间等
究竟于苦边

（由于那些颠倒之想，致被炽燃的燃烧其心。应远离错认的净想〔指美色〕，知道是会长养吾人的贪欲的。应当要修习不净观，常恒在于专心一意的正受里。）

（要速灭贪欲之火，不可使它烧燃其心。应谛实的观察诸行为苦，是空，非有我。系念而正观身，多多的修习厌离。修习无相，以便灭除憍慢之使〔烦恼〕。如能得灭憍慢心，而至于无间等〔解脱〕的话，就能究竟于苦边！）

阿难尊者说此偈语时，婆耆舍尊者，听其所说，而欢喜奉行！

一二一五、出离经：本经叙述婆耆舍见美女而起欲心，就说厌离偈，以调伏自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长者，请佛及僧，到其舍宅，去供养饮食。大众受请，而入其舍宅后，尊者婆耆舍，因直日住守之故，未能和众人受邀，就请其食分。

那时，有众多的长者妇女，从聚落出来，都往诣精舍。这时，尊者婆耆舍，看见年轻的妇女，容色端正美丽，就因之而起贪欲之心。

这时，尊者婆耆舍，曾作此念：「我现在不利，而得不到利，得苦而不得乐。看见他人的妇女之容色端正美丽的形相时，就生贪欲之心。我现在应该说厌离偈。」作此念后，就说偈而说：

我已得出离 非家而出家 贪欲随逐我 如牛念他苗 当如大将子
大力执强弓 能破彼重阵 一人摧伏千 今于日种胤 面前闻所说
正趣涅槃道 决定心乐住 如是不放逸 寂灭正受住 无能于我心
幻惑欺诳者 决定善观察 安住于正法 正使无量数 欲来欺惑我
如是等恶魔 莫能见于我

（我已经得以出离，已经为非家而为出家。然而那贪欲心还是随逐于我，犹如牛只之念念不忘他人之苗草那样。）

（我应该要如大将之子那样，以大力而执强弓，能破除那重重的敌阵，以一人而能摧伏千军万马！）

（今天能得在于日种之胤〔指佛之出身为日的种姓〕之面前，听佛所说的正趣于涅槃之道，故已决定吾心安乐而住于其处。像如是的不放逸，寂灭而正受的安住的话，就不会有人幻惑欺诳我的心的了。）

（我已决定而善于观察，安住于正法。假如有无量的魔障，欲来欺惑于我，而像如是等恶魔，也不能见于我〔不能遮障其道心〕。）

这时，尊者婆耆舍，说此偈后，其心就得到安住而不再惑于美色了！

一二一六、憍慢经：本经叙述婆耆舍，由于其有辩才而生憍慢心。后来自觉而忏悔，就说偈以清净其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婆耆舍，自己以为有智，堪能善说，因之而对于他那聪明，而于梵行处，生起憍慢之心。然而自知不是，而自心念：「我这样，乃得不利，并不是得利，得苦，而不是得乐！我自为是有智慧，而轻慢那些聪明的梵行者！我现在当说能生厌离之偈，以便改正！」就说偈而说：

瞿昙莫生慢 断慢令无余 莫起慢觉想 莫退生变悔 莫隐覆于他
泥犁杀慢堕 正受能除忧 见道住正道 其心得喜乐 见道自摄持
是故无碍辩 清净离诸盖 断一切诸慢 起一切明处 正念于三明

神足他心智

（瞿昙的弟子，不可生懦弱，应将懦弱断灭，使其没有残余。不可生起慢觉想，不可以因懦弱而自退，而生变悔〔后悔来不及〕。不可以隐覆于他，被慢杀害而堕泥犁里〔地狱〕。）

（正受能除烦恼，如实而见道，则能住于正道。其心得喜乐，见道而自摄持。因此之故，能以无碍的辩才，去得清净，而离开诸盖〔烦恼〕。如能断一切的诸慢，即能生起一切的明处〔境界〕，而能正念于三明〔天眼、宿命、漏尽〕，以及神足、他心的智慧。）

这时，尊者婆耆舍，说此生厌离之偈后，其心即得清净！

一二一七、本欲狂惑经：本经叙述婆耆舍得证阿罗汉果后，思念过去，喜欢现在，而说偈赞叹三明。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尊者婆耆舍，住于舍卫国的东园鹿子母讲堂。他常自一人思惟，安住于不放逸里。他因专心一意的修习独自一人之净业，而速得三明，已于此身而作证果。

这时，婆耆舍尊者，曾作此念：我在于独一静处去思惟，而住于不放逸，专修自业，而得起三明，于此身而作证果。现在当说偈赞叹三明。」就说此偈而说：

本欲心狂惑 聚落及家家 游行遇见佛 授我殊胜法 瞿昙哀愍故
为我说正法 闻法得净信 舍非家出家 闻彼说法已 正住于法教
勤方便系念 坚固常堪能 速得于三明 于佛教已作 世尊善显示
日种苗胤说 为生盲众生 开其出要门 苦苦及苦因 苦灭尽作证
八圣离苦道 安乐趣涅槃 善义善句味 梵行无过上 世尊善显示
涅槃济众生

（本来由于欲心狂惑，而在于各聚落，以及每家庭游行。偶然间得遇而拜见佛陀，就授我以殊胜之法。）

（瞿昙〔指佛陀〕因哀愍我之故，曾为我说正法。我闻法而得法眼清净，就舍去俗家，而为非有家之出家人。我自出家，听佛说法后，就正住于法教，就精勤方便而带念于坚固，而为堪能的佛子，而速得三明，对于佛教都已修作完毕。）

（世尊善于显示，日种苗胤之说〔指佛教诫〕，乃为生育的众生，开示其出要之法门。如世间为苦中之苦〔苦谛〕，以及其苦恼的原因〔集谛〕，和苦之灭尽而作证果〔灭谛〕，暨修八圣道之能离苦恼之道〔道谛〕，使人安乐而趣于涅槃。）

（是善的义，善的句味，是梵行，没有其它可胜过其上的道理。世尊真正是善于显示开导，以涅槃而济渡众生！）

一二一八、四法句经：本经叙述佛陀善说四法句，婆耆舍即以偈赞叹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当说四法句。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

之！将会为你们解说：那四法句呢？

贤圣善说法 是则为最上 爱说非不爱 是则为第二 谛说非虚妄
是则第三说 法说不异言 是则为第四

（贤圣所说的善法，就是最为上的〔第一之法句〕。说爱语〔爱语〕，非不爱之语〔不说粗语〕，就是二法句。说谛实之语〔说实语〕，而不说虚妄之语〔不说妄语〕，就是第三法句。所说之法，都是真理，并不是异言之义〔真理〕，就是第四之法句。）

诸比丘们！这就是名叫说四法句。」

那时，尊者婆耆舍，在于众会当中，曾作此念：「世尊在于四众弟子当中，说四法句。我就应该用四种赞叹，来称誉而随喜。」就从座位站起，整其衣服，为佛作礼，合掌而白佛说：「世尊！弟子有话要禀告。善逝！弟子有话要禀告。」

佛陀告诉婆耆舍说：「随你所要说的，都说出来好了！」

这时，尊者婆耆舍，就说偈而说：

若善说法者 于己不恼迫 亦不恐怖他 是则为善说 所说爱说者
说令彼欢喜 不令彼为恶 是则为爱说 谛说知甘露 谛说知无上
谛义说法说 正士建立处 如佛所说法 安隐涅槃道 灭除一切苦
是名善说法

（如果说，善于说法的话，首先不会恼迫自己。其次，也不恐怖他人，这就是名叫善说。）

（所说的为爱〔令人喜爱〕之说的话，就是说出后能使他人欢喜，不使他人因之而做恶业，这就是所谓的爱之说〔爱语〕。）

（所谓谛实之说〔实语〕，乃知道甘露之法，谛实之说，乃知道无上之法。谛义之说法，乃说建立正士之处。）

（如佛所说之法，乃为安隐涅槃之道〔真理〕，是使人灭除一切的苦恼之法，这名叫做善说法。）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一九、那伽山侧经：本经叙述婆耆舍以偈赞叹世尊，以及诸比丘僧。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那伽山侧，和千名比丘俱在一起。

这些比丘，均为是阿罗汉，都尽诸有漏。所应作的都作完，都已离开诸重担，逮得自利，尽诸有的结缚，以正智，而心善解脱的比丘。

那时，尊者婆耆舍，住在于王舍城的寒林中的丘冢之间。他曾作此念：「现在世尊住在于王舍城的那伽山侧，和千位比丘俱在一起。诸位比丘都是证阿罗汉果，诸漏都已尽，所作的都已作过。都已离开诸重担，逮得已利，尽诸有的结缚，以正智而心善解脱的比丘。我现在当到那边去为世尊，以及诸比丘僧们，各别赞叹为是！」他作此念后，就往诣佛所，稽首礼佛双足，然后退住在一边。他说偈而说：

无上之导师 住那伽山侧 千比丘眷属 奉事于如来 大师广说法
清凉涅槃道 专听清白法 正觉之所说 正觉尊所敬 处于大众中
德阴之大龙 仙人之上首 兴功德密云 普雨声闻众 起于昼正受
来奉现大师 弟子婆耆舍 稽首而顶礼

（无上的导师，乃住在于那伽山之侧。千名比丘，佛陀的眷属弟子，都在那里奉事于如来。）

（大师广说之法，是使人清凉的涅槃之道。大众都专心一意的听受清白之法，受持正觉世尊所说之法。正觉的世尊，就是这样的受人所敬仰，而巍巍不动的处于大众当中。）

（世尊是德阴之大龙，是仙人之上首。常兴大功德如密云，普降甘露之法雨，惠及声闻众。）

（我由昼时之正受醒起，来奉觐于大师。弟子名叫婆耆舍，这边要稽首而顶礼世尊您了！）

婆耆舍说偈后，又仰白佛说：「世尊！弟子欲有所说。唯然（愿佛允诺），善逝！弟子欲有所说。」

佛陀告诉婆耆舍说：「随汝所说，莫先思惟。」（你要说的就统统说出来。没必要顾虑。）

这时，婆耆舍，就说偈而说：

波旬起微恶 潜制令速灭 能掩障诸魔 令自觉知过 观察解结缚
分别清白法 明照如日月 为诸异道王 超出智作证 演说第一法
出烦恼诸流 说道无量种 建立于甘露 见谛真实法 如是随顺道
如是师难得 建立甘露道 见谛崇远离 世尊善说法 能除人阴盖
明见于诸法 为调伏随学

（波旬虽起微恶，但却被佛制止潜没，使其速灭。能掩障诸恶魔，使人自觉而知道罪过。）

（观察而解开诸结缚，而分别清白之法。其光明遍照，有如日月，为诸异道之王。以超出之智，而作证悟，而演说第一之法！）

（出离烦恼之诸流，而演说算不尽之种类之道。建立如甘露的如实而谛见的真实之法。）

（像如是的能随顺于道，如是的大师是非常难得的。能建立如甘露之道，如实而见真谛，而崇尚远离。）

（世尊真正善能说法，善能除去人家之阴盖〔身心的过患〕，使人明见于诸法，使人调伏而随学。）

尊者婆耆舍说此偈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皆大欢喜！

一二二〇、拔箭经：本经叙述佛陀为诸比丘说四谛法，婆耆舍则以世间的良医作譬，以偈赞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捺国的仙人住处的鹿野苑中。

那时，世尊为诸比丘们说由圣谛相应之法。所谓此为苦圣谛，此为苦集圣谛，此为苦灭圣谛，此为苦灭道迹圣谛是。

这时，尊者婆耆舍，在会中曾作此念：「我现在应当在于世尊的面前，以拔箭之譬喻来赞叹。」作此念后，就从座位站起，整其衣服，合掌而白佛说：「唯然（是的），世尊！弟子欲有所说。唯然，世尊，善逝，弟子欲有所说。」

佛陀告诉婆耆舍而说：「随你所喜乐的，就把它说出来好了。」

这时，尊者婆耆舍，就说偈而说：

我今敬礼佛 哀愍诸众生 第一拔利箭 善解治众病 迦露医投药
波候罗治药 及彼瞻婆耆 耆婆医疗病 或有病小差 名为善治病
后时病还发 抱病遂至死 正觉大医王 善投众生药 究竟除众苦

不复受诸有 乃至百千种 那由他病数 佛悉为治疗 究竟于苦边
诸医来会者 我今悉告汝 得甘露法药 随所乐而服 第一拔利箭
善觉知众病 治中之最上 故稽首瞿昙

（我现在要敬礼佛陀！佛陀乃哀愍诸众生，能拔除众生的第一利箭，善能解治众病！）

（无论迦露医之投药，波候罗之治药〔医药〕，以及瞻耆婆之耆婆〔名医〕之医疗人间之病，这些乃为有时其病能得以小瘥〔小愈〕，就名叫善治病。然而到了不久之后，其病还是会复发，还是抱病遂至于死亡。）

（至于正觉的大医王，乃善投给众生之药，会究竟除弃众生之众苦，使众生不会受诸有。乃至有百千种那由他〔亿〕之病数〔病例〕，佛陀均能把它疗治，使其究竟于苦边！）

（诸医之来会的人，我现在统统告诉你们：应得甘露之法药，随所乐而服用它！第一能拔除利箭，善能觉知众病，是治病中之最上者。因此之故，我要稽首瞿昙！）

尊者婆耆舍，说此偈语时，诸比丘们，听其所说，皆大欢喜！

一二二一、尼拘律想经：尼拘律想尊者因病入灭，婆耆舍乃往吊，而问佛，为有余涅槃，或无余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有一位名叫尼拘律想的尊者，住在于旷野禽兽所住的地方，因疾病委笃，乃以婆耆舍尊者为他的看护人，以便瞻视供养。那位尼拘律想，由于疾病之故，遂于般涅槃。

这时，婆耆舍尊者，曾作此念：「我的和上（师甫）到底是有多余涅槃呢？或者是无余涅槃呢？我现在应求其真相。」

那时，尊者婆耆舍，供养尊者尼拘律想的舍利后，乃持衣钵，向于王舍城，次第而到了王舍城，就举放衣钵，洗足后，往诣佛所，稽首礼足，然后退住在一边。他说偈而说：

我今礼大师	等正觉无减	于此现法中	一切疑网断	旷野住比丘
命终般涅槃	威仪摄诸根	大德称于世	世尊为制名	名尼拘律想
我今问世尊	彼不动解脱	精进勤方便	功德为我说	我为释迦种
世尊法弟子	及余皆欲知	圆道眼所说	我等住于此	一切皆欲闻
世尊为大师	无上救世间	断疑大牟尼	智慧已具备	圆照神道眼
光明显四众	犹如天帝释	曜三十三天	诸贪欲疑惑	皆从无明起
若得遇如来	断灭悉无余	世尊神道眼	世间为最上	灭除众生愚
如风飘游尘	一切诸世间	烦恼覆隐现	诸余悉无有	明目如佛者
慧光照一切	令同大精进	唯愿大智尊	当为众记说	言出微妙声
我等专心听	柔软音演说	诸世间普闻	犹如热渴逼	求索清凉水
如佛无减知	我等亦求知			

（我现在礼拜等正觉，并没有缺减的大师您！能在于此现法当中，断除一切的疑网。）

（现在有一位住在于旷野的比丘，已命终而入于涅槃。他很有威仪，善摄诸根，其大德乃称闻于世间。世尊曾为他赐制其名，名叫尼拘律想。）

（我现在请问世尊您，有关于他的不动解脱，精进而勤于方便等功德，能够为我解说。）

（我为释迦种族出身的世尊您的佛法的弟子，以及其余的比丘们，都欲知道其详情，都愿具有圆道之眼的您所说的。我们在这里的一切，都愿欲听闻。）

（世尊为大师，为无上的救渡世间的觉者。为能断人的疑惑的大牟尼〔寂灭、圣者〕，智慧都已具备，能以圆照的神道之眼，光明的显现四众的弟子之事，犹如帝释天之普曜三十三天那样。）

（一切的诸贪欲、疑惑，均由无明而起的，假若能得遇到如来的话，就能断灭，都没有余遗。世尊的神道眼，乃为一切世间最上的，能灭除众生之愚惑，有如风之飘游微尘那样。）

（一切的诸世间，都被烦恼所覆盖，而隐没而诸有余都已没有，明目如佛的话，就能以其慧光普照一切，使其普同于大精进。唯愿大智尊您！能为大众记说，说出微妙的声音，我们愿专心一意的听。）

（以柔软音演说，使诸世间都能普闻。犹如被热渴所逼，求索清凉水那样。如佛并没有缺减知道那样，我们也愿求知道。）

尊者婆耆舍又说偈说：

今时无上士 记说其功德 不空修梵行 我闻大欢喜 如说随说得
顺牟尼弟子 灭生死长縻 虚伪幻化缚 以见世尊故 能断除诸爱
度生死彼岸 不复受诸有

（现在听闻无上士之记说其功德。知道并没有空修诸梵行，我听后，生很大的欢喜。）

（如说而随顺其说，而得为随顺牟尼的弟子，而能灭除生死的长縻，虚伪幻化之缚。）

（由于拜见世尊之故，能断除诸贪爱，能度生死而登彼岸，不再受诸有了！）

佛说此经后，尊者婆耆舍，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五完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六

一二二二、鸟巢经：本经叙述帝释天败阵途中，对于金翅鸟之子生起慈心，而得威力，而摧伏阿修罗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过去世之时，帝释天和阿修罗，曾经对阵斗战。阿修罗一时获得胜利，诸天之军，都不如阿修罗之军。这时，帝天释的军队，因

坏败退散之故，都极生恐怖，乘车向北而驰走，而还皈天宫。

在须弥山下之道径，有丛林，林下有金翅鸟之巢，有许多的金翅鸟之雏子。那时，帝释因恐怕车队经过时，会践杀金翅鸟之子，就告诉御者说：『将车队还回南方，不可伤杀鸟子。』御者禀告帝释天说：『阿修罗的军队在后面，向这里追逐我们。如果顺道回去的话，就会被其所困的。』帝释告诉他说：『宁可还回被阿修罗军伤杀，也不可以领军众去蹈杀众生。』于是，御者就将车乘转向南方。阿修罗的军队遥见帝释转乘而回，来势凶凶，以为刚才逃走，乃是战策，就带队退却而跑，使其军众起大恐怖，阵坏而流散，而皈还阿修罗宫去。」

佛陀又告诉诸比丘们说：「那位帝释天，在于三十三天当中，为一自在之王。由于慈心之故，能以其威力去摧伏阿修罗军，也常时赞叹慈心的功德。你们比丘们！乃由于正信而为非家，而出家学道，应当要修习慈心，也应赞叹慈心的功德。」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二三、贫人经：本经叙述贫人皈依三宝，命终得生天上。其天寿、天色、天名，均胜于三十三天。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王舍城中，有一位士夫，虽然贫穷困苦，但却能在于佛法僧三宝之前，去受持禁戒，而为一多闻广学，力行惠施，正见成就的人。此人身坏命终之后，得生在天上。他往生于三十三天，而有三种事，胜于其余的三十三天。那三种呢？第一为天寿，第二为天色，第三为天名称。诸位三十三天的天子，都看见这位新来的天子，有三事特胜之事。所谓天寿、天色、天名称之三都优胜是。

其余的诸天看见此情形后，曾往诣天帝释之处，而作如是之言：「僑尸迦，当知！有一位天子，始生此天，就有三事特胜于先来的诸天，所谓天寿、天色，以及天名称是也。」

这时，天帝释就告诉诸位天子们说：「诸仁者！我观察此人，从前在于王舍城时，为一贫穷辛苦的士夫。然而对于如来之法与律，得到深信皈依之心，……乃至修习成就正见。在他身坏命终之后，来生于此天。在于诸三十三天当中，有三事之特胜，所谓天寿、天色，以及天名称，都优胜于其它三十三天。」这时，天帝释，即说偈而说：

正信于如来 决定不倾动 受持真实戒 圣戒无厌者 于佛心清净
成就于正见 当知非贫苦 不空而自活 故于佛法僧 当生清净信
智慧力增明 思念佛正教

（对于如来，发起正信，决定而不倾动其心，而受持真实之戒。对于此圣戒坚持而无厌的话，就能由于佛教而得心清净，而成就正见。）

（当知！这样做，就不会是贫苦的人，也不空过其自己的活命。因此之故，对于佛法僧，当生清净的信念。由之而其智慧之力会自增明，会思念佛陀之正教！）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二四、大祠经：本经叙述王舍城人设大会，请诸外道，帝释化作婆罗门，引导大家皈依佛僧。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耆闍崛山中。

那时，王舍城的民众，普设大会，都是为了请诸种种的异道的。

有一位奉事遮罗迦外道的人，曾作此念：「我现在应迎请遮罗迦道天，先作福田。」或有奉事外道之出家人，有奉事尼干子外道的人，有奉事老弟子的人，有奉事大弟子的人（他们都各作应迎请他们所信仰的道长，以便先作福田）。

也有奉事佛的弟子僧的人。他们都作此念：「现在应当迎请佛的面前的僧伽们，以便先作福田。」

这时，帝释天曾作此念：「不可使王舍城的诸民众舍弃佛陀面前的僧伽，而奉事余道，去求索福田。我应该赶到其处，为王舍城的民众建立福田。」实时化作一大婆罗门，仪容严整，乘白马车，被诸年轻的婆罗门，前导后从，各持金斗伞盖，到了王舍城，诣诸处处的大众之会中。

诸王舍城的一切士女们，都作此念：「但当观望这位大婆罗门所奉事之处（看看他奉事那一类），我们当从他而先于供养，就是良好的大福田。」

这时，天帝释知道王舍城的一切士女的心内之所念，就驾乘导从，径诣耆闍崛山，到了门外，则除去五饰，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而说偈说：

善分别显示 一切法彼岸 悉度诸恐怖 故稽首瞿昙 诸人普设会
欲求大功德 各各设大施 常愿有余果 愿为说福田 令斯施果成

（善于分别而显示一切法之彼岸，悉能度脱诸恐怖，因此之故，我要稽首这位瞿昙。）

（诸民众都普设大会，都欲求能得大功德，因此，各各都设大布施的大会，常愿得到有余的果报。）

（愿佛为他们阐说有关于福田之事，使他们所作的这些布施，都能，**be**成其真正的果报！）

帝释大自在 天王之所问 于耆闍崛山 大师为记说

（帝释大自在的天王，在耆闍崛山，向佛所问的这些事，大师则为之记说而说：）

诸人普设会	欲求大功德	各各设大施	常愿有余果	今当说福田
施得大果处	正向者有四	四圣住于果	是名僧福田	明行定具足
僧福田增广	无量输大海	调人师弟子	照明显正法	斯等善供养
施僧良福田	于僧良福田	佛说得大果	以僧离五盖	清净应赞叹
施彼最上田	少施收大利	是故诸人者	当施僧福田	增得胜妙法
明行定相应	供此珍宝僧	施主心欢喜	起于三种心	施衣服饮食
离尘垢剑刺	超度诸恶趣	躬自行启请	自手平等与	自利亦利他
是施获大利	慧者如是施	净信心解脱	无罪安乐施	乘智往生彼

（诸人普设布施大会，都欲求大功德。各各都设大布施，常愿有余的果报。现在应该阐说有关于福田之事，因为真正的福田，乃能得大果报之处之故。）

（正向于正果的，有四种〔预流向、一来向、不还向、阿罗汉向〕四圣乃住于果证〔预流果、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这名叫做僧的福田，为明行定具足的圣者。）

（僧的福田，能增广吾人的福报，乃踰过无量的大海。调人师的弟子，乃能照明而显示正法！）

（对于这些圣者善于供养，布施这些僧伽，为之良福田。在于僧伽的良福田去种植的话，佛陀就说这些人能得大果的。）

（因为僧伽乃离开五盖〔贪欲、瞋恚、昏眠、掉悔、疑〕，是清净的行者，故应赞叹。）

布施于这种最上的良田的话，就能以少布施，而能收得大利。)

(因此之故，诸人们！应当要布施僧伽的福田。能增上而得胜妙之法，能明行定相应！)

(如供养此珍宝的僧伽的话，施主之心会大欢喜。起于三种之心，而布施衣服、饮食，而离开尘垢、剑刺而超度种种的恶趣。)

(躬亲自己去启请，以自己的双手去平等布施与人，自会自利，也会利益他人。这种布施乃能获大福利的。)

(有智慧的人，就是这样的布施，都以净信而得心解脱。以没有罪业之安乐施，就能乘其智慧，往生于那里〔指解脱的大果报〕。)

这时，天帝释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为佛作礼后，实时隐没不现。

那时，王舍城的诸人民，即从座起，整其衣服，为佛作礼，合掌而白佛说：「世尊！唯愿世尊，和诸大众，受我们的供养。」这时，世尊，乃默然而接受他们之请。

这些王舍城的民众，知道世尊默然接受他们的恭请后，就作礼而回去。大家到达诸大会之处去具备饮食，去布置床座，于朝晨，遣使白佛而说：「时到，唯愿知时！」

那时，世尊和诸大众，着衣持钵到了大会之处，在于大众之前面，敷座而坐。

王舍城的民众，知佛坐定后，就自行种种丰美的饮食，供养佛陀。食后，洗钵澡漱完毕，就还回各人的本座，听佛的说法。

那时，世尊为王舍城之人，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后，就从座起而去。

一二二五、大祠经：本经叙述的内容，都如前经，唯以天帝释说偈问佛，是其不同之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耆闍崛山中，其它广说，有如上说。其有差别的地方就是：这时，天帝释曾说一偈，而问佛说：

今请问瞿昙 微密深妙慧 世尊之所体 无障碍知见

(现在请问瞿昙您，有关于微密深妙的智慧之事。是世尊所体会的无障碍的正知正见！)

众人普说大会，所说之偈，都如上广说，……乃至为王舍城诸设布施大会的人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后，从座起而去。

一二二六、三菩提经：波斯匿王问佛出家不久，就能得证正觉？针对此问，佛乃说刹帝利、龙、火、比丘之小，也不可轻侮。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萨罗的人间游行，至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波斯匿王听闻世尊在拘萨罗的人间游行，而至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听后，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我曾听闻世尊自己记说已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徧知一佛陀）。大家所传说的，是否为虚妄，为过分之说吗？或者是如说而说？如法而说，随顺法而说吗？这是否他人为了

损伤同法者，在其问答当中，生起厌薄处吗？」

佛陀告诉大王说：「他们所说的如是之说，乃是真谛之说，并不是虚妄之说。乃为如说而说，如法而说，随顺法之说，并不是他人欲损伤同法者，在其问答当中，生起讨厌而轻薄之处。为甚么呢？大王！因为我现在实在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故。」

波斯匿王白佛说：「虽然经过世尊作如是之说，我犹然不能相信的。为甚么呢？因为这里有好多的宿重的沙门、婆罗门、所谓富兰那迦叶（空见外道）、末迦利瞿舍梨子（无因外道）、删闍耶毘罗胝

子（否定认识之客观的妥当性）、阿耆多积舍钦婆罗（苦行外道）、迦罗拘陀迦梅延（无因论之感觉论者）、尼干陀若提子（离系、裸形外道。以上为六师外道）。他们都不敢自说自己已经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甚么世尊您，在那么的幼少而年少，出家并未甚么久，就便自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

佛陀告诉大王说：「有四种类的人物，虽小。也不可以轻视。那四种呢？所谓刹帝利王子，年少而幼小，也不可以轻视，龙子年少而幼小，也不可以轻视，小火虽微，也不可以轻视，比丘幼小，也不可以轻视。」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刹利形相具	贵族发名称	虽复年幼稚	智者所不轻	此必居王位
顾念生怨害	是故难可轻	应生大恭敬	善求自护者	自护如护命
以平等自护	而等护于命	聚落及空处	见彼幼龙者	莫以小蛇故
而生轻慢想	杂色小龙形	亦应令安乐	轻蛇无士女	悉为毒所害
是故自护者	当如护己命	以斯善护己	而等护于彼	猛火之所食
虽小食无限	小烛亦能烧	足薪则弥广	从微渐进烧	尽聚落城邑
是故自护者	当如护己命	以斯善护己	而等护于彼	盛火之所焚
百卉荡烧尽	灭已不盈缩	戒火还复生	若轻毁比丘	受持净戒火
烧身及子孙	众灾流百世	如烧多罗树	无有生长期	是故当自护
如自护己命	以斯善自护	而等护于彼	刹利形相具	幼龙及小火
比丘具净戒	不应起轻想	是故当自护	如自护己命	以斯善自护
而等护于彼				

（刹帝利〔王种〕族姓的形相具足〔出身王族〕的话，就会发出其贵族的名称〔其为贵族的一员之声，会普闻于天下〕，因此，虽其年为幼稚，但是有智的人，则不会轻视他。因为此人后来有可能登上王位，顾念会生其怨害之故，不但难可以轻视，还应生大恭敬。善求

自护的人，自护自己，有如保护其生命一样，以平等而自护，等于是保护于他。）

（在聚落，以及空闲之处，看见那幼少之龙的人，不可以因为是小蛇之故，而生轻慢之想。虽为杂色之小龙的形相，也应使其安乐。不可以造成轻视小蛇的士女，因为很可能统统会被其毒害！因此之故，自护的人，当知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由于此善护自己，则等于是善护于他。）

（猛火之所吞食〔燃烧而失财物〕，虽然为小吞食，也是无限量的，如小烛也能燃烧人物那样，有足量的薪柴在那里，就会渐渐燃烧而广大起来。从微小之物而渐进为燃烧，而烧尽于聚落城邑。因此之故，自护的人，当如保护自己之生命那样。以此善护自己，则等于是保护于彼。）

（盛火之所焚烧之处，则百卉也会被荡烧一尽。灭后，不会再盈缩〔伸屈〕，然而戒火则还会生。假若轻毁比丘之受持清净之戒火的话，就会烧自身，以及其子孙。众灾会流转到百世，如烧多罗树那样，已没有再会生长之期了。因此之故，当自保护，如自保护自己的生命那样。以此而善于自护，则等于是保护于他。）

（对于刹帝利的形相具足的，以及幼龙和小火，暨比丘之具足净戒的人，都不应该生起轻视的想念。因此之故，当自保护，如自护自己的生命那样。以此善于自护，

则等于是保护于他。)

佛说此经后，波斯匿王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二二七 母经：本经叙述波斯匿王因祖母命终而悲痛。世尊告以一切法，均为是有生灭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波斯匿王有祖母，为王极所敬重之人，突然命终逝世。丧葬之日，抬出城外去荼毘（火葬 荼毘）。火化后，供养遗骨之事完毕之时，就穿弊衣而乱发（居丧之间的形相），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告诉波斯匿王说：「大王！你从何处而来，为甚么弊衣乱发呢？」波斯匿王白佛说：「世尊！我亡失了我的祖母，是我平时极所敬重的人，这次舍我而命终，故抬出城外去荼毘，供养遗骨后，来诣世尊的！」

佛陀告诉大王说：「你极爱重敬念祖亲吗？」

波斯匿王白佛说：「世尊！我实在极为敬重爱恋她。世尊！如果国土里所有的象马七宝，乃至国王之位，统统给予人，而能救回祖母之命的话，我也会统统给他。既不能救治她，而生死长辞的了，我就因之而悲恋忧苦，不能自胜！我曾经听过世尊所说过：『一切众生、一切虫、一切神，生者必定会有死，没有一物不穷尽的。没有出生而不会死的。今天乃知世尊所说的为善说。』」

佛陀说：「大王！如是！一切众生，一切虫、一切神，生者辄死，终皈都是会穷尽的，并没有一物，生而不死的。」

佛陀并告诉大王说：「假如是婆罗门大姓，或者是刹帝利大姓、长者大姓，都是一样的有生必定都会有死，没有不死的人，就是刹帝利大王，经过灌顶而即位，或者为四天下之王，得力自在，对于诸敌国，没有不降伏的，终皈也是有极限，没有不死的。

其次，大王！假如往生于长寿天，在天宫为王，自在快乐，终究也是皈于灭尽，没有不死的道理。

其次，大王！得证阿罗汉的比丘，诸漏都已尽，已离诸重担，所作都已作，已逮得己利，尽诸有结，以正智而心善解脱。这类圣者，仍然也得皈尽，也应舍身而入涅槃。

其次，得证缘觉的圣者，乃善调善寂，也得尽此身命，终皈还是入于涅槃。

诸佛世尊，具足了十力，具有了四无所畏，能作优胜的狮子吼，终究也得舍身。也得取般涅槃。由于如此的比喻，即大王当知！一切众生、一切虫、一切神，有生就辄有死，终皈会磨灭，没有不死的！」

那时，世尊又说偈而说：

一切众生类 有命终皈死 各随业所趣 善恶果自受 恶业堕地狱
为善上升天 修习胜妙道 漏尽般涅槃 如来及缘觉 佛声闻弟子
会当舍身命 何况俗凡夫

（一切众生之类，有生命的，终皈都会有死。都随着各人的业力所趣的地方，去自受其善恶的果报。作恶业的，会堕入地狱，作善业的，会上升而至于天。修习胜妙道的话，则得漏尽而般涅槃。如来，以及缘觉，和佛陀的声明弟子们，都一样的，当会舍此身命，更何况是俗世的凡夫！）

佛说此经后，波斯匿王，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二二八、自念经：本经叙述行身口意三善之行者，为自念，行身口意三恶之行者，为不自念。自念为爱念自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波斯匿王独自在于一静处，禅思思惟时，曾作此念：「甚么叫做自念？甚么叫做不自念？」又作此念：「如果有人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的话，就应当知！这些就是不自念。假若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的话，就应当知！这些就是自念。」他从禅思觉醒后，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我在于静处，独一思惟时，曾作此念：『甚么叫做自念？甚么叫做不自念？』又作此念：『若有人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的话，就应当知，这些就是不自念。如果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的话，就应当知，这些就是自念（自己爱念自己，珍惜自己）。』」

佛陀告诉大王说：「如是，大王！如果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的话，就应当知！这些为之不自爱念（不善爱惜念自己）。他虽然自说：『为之自爱念。』（善于爱念自己），但并不是自爱念。为甚么呢？因为恶知识所作之恶，并没有不念之故。所谓所不念不爱者之所不爱其所作的，乃如依其自己之所为，自己之所作的，因此之故，这些为之不自念。」

其次，大王！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的话，当知这些为之自爱念。这些人虽自谓：『不自爱惜己身。』但是这些人实在为自爱念自己。为甚么呢？因为善友对于善友之所作，并不念记念作，而所爱者之爱作，乃如自己之所作者。因此之故，这些则为之自念。」

那时，世尊又说偈说：

谓为自念者 不应造恶行 终不因恶行 令已得安乐 谓为自念者
终不造恶行 造诸善业者 令已得安乐 若自爱念者 善护而自护
如善护国王 外防边境城 若自爱念者 极善自宝藏 如善守之王
内防边境城 如是自宝藏 刹那无间缺 刹那缺致忧 恶道长受苦

（所谓会爱念自己的人，就不应该造作诸恶行。因为终究不会由于造恶行，而使自己能得安乐的。）

（所谓爱念自己的人，终究不会造诸恶行的。因为造诸善业的话，就会使自己得到安乐之故。）

（如果说为自爱念的话，就会善护，就会自己保护。犹如善能保护国家的国王那样，会外防边境之城。）

（如果自爱念的话，就会极为善自宝藏〔如宝藏之珍重〕。有如善于防守的国王那样，自内防边境之城。）

（像如是的自己宝藏〔珍重〕，刹那的时刻，也没有间断，没有缺乏。假如刹那之时，有了缺欠的话，就会致于烦恼，恶道就会增长而受诸苦恼！）

佛说此经后，波斯匿王，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二二九、自护经：波斯匿王说行身口意三恶行，为不自护，行身口意三善行为自护，受佛印可。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波斯匿王独自在于静处思惟，而作此念：「甚么叫做自护？甚么叫做不自护？」又作此念：「如果有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的话，就应当知！这些人就是不自护。假若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的话，就应当知！这些就是善自爱护。」他从禅觉醒后，就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我独自在一静处思惟时，曾作此念：『甚么叫做自护？甚么叫做不自护？』又作此念：『假若有人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的话，就应当知！这些就是不自护。假若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的话，就应当知！这些就是自护。』」

佛陀告诉大王说：「如是，大王！如是，大王！假若有人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的话，当知这些就是不自护，而他却自谓能自防护。如以象军、马军、车军、步军，为自己的防护，这，虽谓自护，实在并不是自护。为甚么呢？因为虽能防护于外，但却不能防护于内。因此之故，大王：这叫做不自护。大王！如果又有人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的话，就应当知道，这些乃为之自护。他虽不用象、马、车、步等四军去自防，而实在就是自护。为甚么呢？因为能护其内的话，名叫善自护，并不是说防外。」

那时，世尊又说偈说：

善护于身口 及意一切业 惭愧而自防 是名善守护

（善自保护自己之身口之业，以及意等一切诸业。能常惭愧而自防自己的话，就名叫做善守护。）

这时，波斯匿王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二三〇 财利经：波斯匿王禅中思惟：得财利而不放逸的人很少。向佛报告其心声，受佛印可而说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波斯匿王独在一静处思惟，而作此念：「世间很少有人得到胜妙的财利后，不会放逸，能不贪着，能对于众生不生起恶行的。世间有很多人得到胜妙的财利后，就生起放逸，增长其贪着，生起诸邪行的。」他作此念后，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然后白佛而说：「世尊！我曾独自一人在于静处思惟，而作此念：『世间很少有人得胜妙的财利后，能对于财利不生起放逸，不起贪着，不作邪行的人。世间有很多的人得胜妙的财利后，生起放逸，生起贪着，多起邪行的』」。

佛陀告诉波斯匿王说：「如是，大王！如是，大王！世间很少有人得到胜妙的财利后，能够不贪着，能够不放逸，能够不起邪行的。世间有很多人得胜妙的财利后，对于财会放逸，会起贪着，会起诸邪行。大王！当知！那些世人得胜妙的财利后，对于财会放逸，会起贪着，会作诸邪行的，就是愚痴的人，长夜当会得到不饶益之苦。大王！喻如猎师，猎师的弟子，在空野的林中，张网施罟，多多的杀害禽兽，困苦诸多的众生，而增广其恶业一样。像如是的，世人得到胜妙的财利后，对于财会放逸，会起贪着，会造诸邪行，也是如是。是愚痴的人，长夜当会得到不饶益之苦。」

那时，世尊又说偈而说：

贪欲于胜财 为贪所迷醉 狂乱不自觉 犹如捕猎者 缘斯放逸故
当受大苦报

（如果贪欲于胜财的话，就会被贪欲所迷醉。会狂乱而不自觉，犹如捕猎之人那样。由于此放逸之故，当会受很大的苦报。）

佛说此经后，波斯匿王，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善，作礼后，离去。

一二三一、贪利经：波斯匿王亲临断事时，发见婆罗门、刹帝利、长者等大姓，由贪利而欺诈妄语禀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波斯匿王在于正殿（断事厅，裁判所）之上，亲自视察王事，曾看见胜利大姓、胜婆罗门大姓、胜长者大姓等富有的人物，都因为贪欲之故而欺诈人，而说妄语。就作此念：「我应休止这种断事裁判，应息止此断事！我再也不亲临断事了！我有贤子，当令其当任断事（裁判是非）才是。怎么可以在此每见胜利大姓、婆罗门大姓、长者大姓们之为了贪欲之故，而欺诈妄语呢？」

这时，波斯匿王作此念后，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然后白佛说：「世尊！我在于殿上亲视王事，裁判是非时，看见胜利大姓、婆罗门大姓、长者大姓们，为了贪利之故，欺诈妄语。世尊！我看见这些事后，曾作此念：「我从今天起，要休止此断事的事务，要息止此断事的工作！我有贤子，当令其去作断事（裁判是非）。我再也不亲自看见这些胜利大姓、婆罗门大姓、长者大姓等人，由于贪利之故，而作那些欺诈妄语之事。」

佛陀告诉波斯匿王说：「如是，大王！如是，大王！那些胜利帝利大姓、婆罗门大姓、长者大姓们，因为贪利之故，欺诈妄语。那些愚痴之人，长夜当会得不饶益之苦的！大王！你应知道！譬如渔师、渔师的弟子，他们在于河溪谷里截流张网，残杀众生，使众生遭遇大苦

那样。像如是的，大王！那些胜利帝利大姓、婆罗门大姓、长者大姓们，都由于贪利之故，而欺诈妄语。因此，长夜当得不饶益之苦！」

那时，世尊又说偈说：

于财起贪欲 贪欲所迷醉 狂乱不自觉 犹如渔捕者 缘斯恶业故
当受剧苦报

（如对于财利而起贪欲的话，就会被贪欲所迷醉。会狂乱而不自觉，犹如捕渔者那样。由于造作此恶业之故，当会受剧苦的果报。）

佛说此经后，波斯匿王，听佛所说，欢喜奉行，作礼后，离去。

一二三二、慳经：本经叙述向佛禀告摩诃男长者之慳吝之事，佛告以财利之正当用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波斯匿王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而说：「世尊！此舍卫国有一位长者，名叫摩诃男。为多财巨富，积藏真金有百千亿，何况其余的财物！」

世尊！摩诃男长者有这么多的财富，然而却如是的食用：食粗碎之米，食豆羹，食腐败之姜，穿粗布之衣、单皮革之屣（靴），乘羸败之车，戴树叶之盖（帽）。未曾听过他供养布施给与沙门、婆罗门。也不给恤贫苦、行路顿乏之人，以及诸乞匄（乞丐）。都是闭门而食，不使沙门、婆罗门，以及贫穷之人、行路之人，和诸乞匄（乞丐）等人看到。」

佛陀告诉波斯匿王说：「这种人并不是正士。得胜财利，自己不受用，也不知供养父母，供给妻子、宗亲、眷属，恤诸使仆，施与知识之人。同时更不知随时供给沙门、婆罗门，去种胜福田，去崇向胜处，去长受安乐，未来得生天上等事。得到胜财物，而不知广用，不知如何才能收到其大利。大王！譬如在旷野的湖池里，虽有聚水，但是却并没有人受用，没有人用来洗浴、渴饮之用的话，就会在于湖泽当中煎熬消尽。像如是的，不善的士夫，得胜财物，乃至不广于受用，不知收其大利之事，就如同那池水一样。

大王！有一种善男子，得胜财利后，能够作安乐的受用，能够供养其父母，供给其妻子、宗亲、眷属，给恤使仆，布施诸知识。也能时时供养沙门、婆罗门，而种胜福田，崇向胜处，未来得生天上。得胜钱财后，能广受用，就能加倍的收到大利。譬如来说，大王！在聚落、城郭之边，有一个池，里面有水，非常的澄净清凉，树林也非常的荫覆，使人可以享受快乐。有好多的人可以受用，乃至是禽兽。像如是的，善男子得胜妙财后，能够自供快乐，也能供养父母，……乃至种胜福田，而广收大利。」

那时，世尊又说偈说：

旷野湖池水 清凉极鲜净 无有受用者 即于彼消尽 如是胜妙财
恶士夫所得 不能自受用 亦不供恤彼 徒自苦积聚 聚已而自丧
慧者得胜财 能自乐受用 广施作功德 及与亲眷属 随所应给与
如牛王领众 施与及受用 不失所应者 乘理而寿终 生天受福乐

（在旷野的湖池的水，虽很清凉，也极为鲜净，但是如没有人去受用的话，就在那个地方自然会消尽。像如是的，胜妙之财如果被恶士夫所得的话，则不但不能自受用，也不能供恤他人，可说是徒自苦积聚，而聚积后，又会自丧失！）

（有智慧的人，如得胜财之后，不但能自安乐的受用，还会广施作功德，以及施与其亲和眷属。会随所应而给予人，有如牛王之领其众一样。布施给与别人，以及自己受用，如果不失去其所应的话，就会乘于真理，而寿终后，定会生天去享受福乐！）

佛说此经后，波斯匿王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二三三、命经：摩诃男虽有财富，但因悭吝而不正确运用，死后堕入地狱，财产统被国王没收。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舍卫国里有一位长者，名叫摩诃男，命终后，并没有儿息。波斯匿王判定他没有后嗣的子女，也没有亲属，故将其财产，统统编入为王家（国家）所有。波斯匿王每日都曾校阅其财物之故，身蒙尘土，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告诉波斯匿王说：「大王：你从甚么地方来？为甚么身蒙尘土，好似非常的疲倦的样子呢？」

波斯匿王白佛说：「世尊！此国的长者摩诃男，命终后，有了好多没有子孙可

继承的财物，均没入于王家。由于瞻视料理这些财物之故，致有疲劳，尘土满身。我乃从其舍宅而来的。」

佛问波斯匿王说：「那位摩诃男长者，是大富多财吗？」波斯匿王白佛说：「是的！是大富有的人啊，世尊！他的钱财非常的多，有百千亿的金钱宝物，何况其它的财物！世尊！那位摩诃男在世之时，粗衣恶食，……如上广说。」

佛陀告诉波斯匿王说：「那位摩诃男在过去世时，曾遇到过『多迦罗尸弃辟支佛』（过去世之缘觉），曾经布施过他的一饮食。然而并不是起净信心，并不是恭敬而施与，不亲自双手奉献，布施后又变悔而说：『此饭食自（应该）可以供给我的诸仆使，无辜（无缘无故）而持用去布施给与沙门。』虽然如是，也因布施的福份，而七反往生于三十三天，七反生在于此舍卫城国中的最胜之族姓，为很富有钱财的人。不过由于他布施给与辟支佛时，不是以清淨的信心，不亲自双手奉献，也不恭敬的施与，布施后，随时变悔等故，在所生之处，虽然得有财富，犹然故我的受用粗衣粗食，粗弊的卧具、屋舍、车乘。自一开始，就不尝得上妙的色、声、香、味、触，以自安身。」

「又次，大王！在过去世时，那时，那位摩诃男长者，曾经杀害其异母兄，而夺取其财物，由于此罪之故，经过百千岁之久，堕入地狱中。乘那余剩的罪报而生在舍卫国，七反受身，常由无子可继，其财物都没入于王家。大王！摩诃男长者，这次寿终后，过去的布施的福报已尽，在于此身，由于其慳贪，于财物放逸，因之而造过恶，此世命终后，会堕入地狱，受极苦恼的。」

波斯匿王白佛说：「世尊！摩诃男长者命终后，会入地狱受苦痛吗？」佛陀说：「如是，大王！他已经入地狱了！」

这时，波斯匿王，思念那位长者，而一时禁不住其悲泣，用其衣拭泪，而用偈说：

财物真金宝 象马庄严具 奴仆诸僮使 及诸田宅等 一切皆遗弃
裸神独游往 福运数已穷 永舍于人身 彼今何所有 何所持而去
于何事不舍 如影之随形

（有财物，有真金等珍宝，也有象马等具足庄严之物。同时奴仆、僮使也有一大堆，以及好多的田宅。这些一切的一切，都一概遗弃，剩下无一物—裸神独自的游往。由于福运之数已穷尽，就永舍于人身。）

（他现在到底还有甚么东西呢？到底带甚么而去呢？到底有甚么不能舍弃，有如影像之随形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唯有罪福业 若人已作者 是则已之有 彼则常持去 生死未曾舍
如影之随形 如人少资粮 涉远遭苦难 不修功德者 必经恶道苦
如人丰资粮 安乐以远游 修德浓厚者 善趣长受乐 如人远游行
岁久要隐皈 宗亲善知识 欢乐欣集会 善修功德者 此没生他世
彼诸亲眷属 见则心欢喜 是故当修福 积集期永久 福德能为人
建立他世乐 福德天所叹 等修正行故 现世人不毁 终则生天上

（唯有罪业与福业不能舍弃的。假若人已作过的话，就是属于自己之所有，他就会常持而去。生生死死都未曾舍离，如影之随形！）

（如人少有资粮，而涉远就会遭遇苦难一样，不修习功德的话，必定会经过恶道之苦的。）

（如人有丰富的资粮的话，就能安乐的远游。修习福德浓厚的人，就能转生善趣，而厚受长久的安乐。）

（如人曾远游到他方，经过好久的岁月后，安隐而皈时，宗亲善知识们，都会欢乐而欣集会。）

（善修功德的人，在此世亡故后，转生到他世，那些亲戚眷属们，一见则心自会欢喜。因此之故，当修福德、积集福德之期间能恒久的话，其福德就能为人建立他世之安乐。）

（有福德的人，为天神所赞叹的，等于修习正行之故，现世之人不会毁坏，命终则能上生天上。）

佛说此经后，波斯匿王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二三四、祠祀经：波斯匿王设大会用很多动物供为牺牲。佛说大会功德少，供养三宝为大功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波斯匿王曾经普设大会（祭祀的大会）。为了普设大会之故，用千只的特牛（雄牛）排列而系在于柱，集聚众供具。也邀集远方的一切诸异外道。他们都聚集到波斯匿王所设的大会之处。

这时，有好多的比丘，也在于晨朝，着衣持钵，进入舍卫城去乞食。曾听到波斯匿王普设大会等事，如上广说，乃至种种的外道皆来参加其大会。听此消息后，俟乞食完毕，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我们今天众多的比丘，在于早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曾经听到波斯匿王普设大会等事。」都如上广说，乃至有种种的诸异道由远方而来到会所。

那时，世尊就说偈而说：

日月设大会 乃至百千数 不如正信佛 十六分之一 如是信法僧
慈念于众生 彼大会之福 十六不及一 若人于世间 竟年设福业
于直心敬礼 四分不及一

（每日或每月设大会，乃至经过百千之数目那么的多次，不如正信佛陀十六分之一。）

（同时也像如是的信仰法与僧，慈念于众生的话，则那些大会之福报，十六分也不及于一分。）

（如果有人在于世间里，整年普设福业，对于以直心而敬礼之人，也不及于四分之一！）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三五、系缚经：本经叙述波斯匿王系缚诸国人，佛闻之，为众比丘阐释难可脱之系缚。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波斯匿王因忿诸国人，就把他们统统囚执起来。不管是刹帝利，或者是婆罗门，或者是鞞舍（商人），或者是首陀罗（劳工），或者是旃陀罗（贱民），或者是持戒、犯戒，在家、出家，都被其录下来。对这些人，或者用鑿，或者用杻械，或者用绳缚起来。

那时，有好多的比丘，在于朝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大家曾经听过波斯匿王多所摄录，乃至或者被鑿，或者被缚起来。大家乞食后，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白佛而说：「世尊！我们今天，有众多的比丘入城去乞食，听过波斯匿王多所收录，乃至被鑿、被缚。」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非绳鑿杻械 名曰坚固缚 染污心顾念 钱财宝妻子 是缚长且固
虽缓难可脱 慧者不顾念 世间五欲乐 是则断诸缚 安隐永超世

（虽然被绳、鑿、杻械等物所系，也不能名叫坚固之缚。如果以染污之心而顾念钱财、珍宝、妻子的话，这种系缚才是长久而坚固，虽然把它缓一些，但是却难可脱离！）

（有智慧的人，则不会顾念世间的五欲之乐。这叫做断除诸缚，叫做安隐而永超世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三六、斗战经：本经叙述波斯匿王和阿闍世王争斗，佛闻之，而说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波斯匿王和近邻之摩竭提国的国王—阿闍世王，也就是韦提希之子，共相违背不和。摩竭提王阿闍世—韦提希之子，就率象、马、车、步等四种军兵，攻到拘萨罗国。波斯匿王听到阿闍世王韦提希之子带领四种军兵攻来，也就随时召集象、马、车、步等四种军兵出动去和其战斗。阿闍世王的四军得胜，波斯匿王的四军不敌，就退败而如星散，国王则单车驰走，而还回舍卫城。

这时，有众多的比丘，在于朝晨，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听到摩竭提国王阿闍世—韦提希之子，曾起四种军兵攻到拘萨罗国。波斯匿王也率四种军兵出去和其共相斗战。波斯匿王之四军不敌，退败而星散，波斯匿王则因恐怖而狼狈，单车驰走，而还舍卫城。听后，乞食完了时，还回精舍，举放衣钵，洗足后，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我们今天众多的比丘，入城去乞食

时，曾闻摩竭提主阿闍世王—韦提希之子，率四种军兵，……如是广说，乃至国王退阵而单车驰走，还回舍卫城之事。」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战胜增怨敌 败苦卧不安 胜败二俱舍 卧觉寂静乐

（战胜的人，一定会增加怨敌，战败的人，由于苦恼而坐卧不安。胜败之二，都把它舍弃时，则不管是卧，是醒，都同样会得寂静之乐。）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三七、斗战经：本经叙述阿闍世王战败被擒，波斯匿王信佛而将他放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波斯匿王与摩竭提王阿闍世韦提希之子，共相违背。摩竭提王阿闍世韦

提希之子，率四种军兵，攻至拘萨罗国，波斯匿王则出动加倍的四种军兵，出城迎战。

波斯匿王的四种军兵战胜，阿闍世王的四种军兵败退，被摧伏而星散。波斯匿王将阿闍世王的象马车乘，钱财宝物，统统掳掠，也活擒阿闍世王，将其身载在同车，俱诣佛所，稽首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波斯匿王白佛说：「世尊！这位是阿闍世王，是韦提希之子。长夜在于我这位并没有和他有甚么怨恨之人，而却坐怨结之心，在于好人之处，而作不好的念头。然而他乃是我的善友之子（韦提希夫人，为频婆娑罗王之王后，二人均深信佛教），我欲将他放回，令其还国。」

佛陀告诉波斯匿王说：「善哉！大王！你应将他放回。这样，则会使你长夜安乐饶益！」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乃至力自在 能广掳掠彼 助怨在力增 倍收己他利

（乃至其能自由自在的广掳掠他人的一切，也是怨怨相报。如能帮助怨敌之人的话，其力量乃是真正的能倍增，而能收到加倍的自他两利之效！）

佛说此经后，波斯匿王，以及阿闍世王一幸提希之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二三八、不放逸经：本经叙述波斯匿王思惟世尊是善知识、善伴党。佛告之：先前曾和阿难谈过。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波斯匿王独静思惟，而作此念：「世尊的正法，乃能使现法离诸炽然。不待时节，而能通达现见，而自觉证知正法。是真正的善知识、善伴党。并不是恶知识、恶伴党。」作此念后，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然后白佛说：「世尊！我独静思惟，而作此念：世尊的正法，乃使人于现法离开诸炽然，不待时节，而能通达现见，而能自觉证知。是真正的善知识、善伴党，并不是恶知识、恶伴党。」

佛陀告诉波斯匿王说：「如是，大王！如是，大王！世尊的正法与律，乃为现法离诸炽然，不待时节，能通达现见，而缘自觉知。是真正的善知识、善伴党，并不是恶知识、恶伴党。为甚么呢？因为我为善知识：众生有生之法的话，我会为之解脱生之法，众生有老、病、死，忧、悲、恼、苦的话，统统将使其解脱。

大王！我在于一时，住在王舍城的山谷精舍。那时，阿难比丘曾独静思惟，而作此念：『半梵行的人就是善知识、善伴党，并不是恶知识、恶伴党。』他作此念后，来诣我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白我而说：『世尊！我在独静思惟时，曾作此念：半梵行者，就是善知识、善伴党。不是恶知识，恶伴党。』我当时就告诉他而说：『阿难！你千万不可作此语！不可说甚么半梵行者就是善知识、善伴党，非恶知识、恶伴党。为甚么呢？因为纯一满净，梵行清白的人，才是所谓的善知识、善伴党，非恶知识、恶伴党。所以的缘故为何呢？因为我常为诸众生作善知识之故。那些诸众生们，有了生之故，当知世尊的正法，就是现法当中，能使他们离脱于生的问题。有了老、病、死、忧、悲、苦、恼的话，我就会使他们离诸炽燃，不待时节，现今脱离恼苦，使其知见通达，自觉而证知。这就是所谓的善知识、善伴党，不是恶知识，恶伴党。』）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赞叹不放逸 是则佛正教 修禅不放逸 逮得证诸漏

(赞叹不放逸之法，就是佛陀的正教。修习禅定而不放逸的话，就能得证诸漏已尽！)

佛说此经后，波斯匿王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二三九、不放逸经：佛告波斯匿王：如多修不放逸之法，即现世后世，能得利益。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波斯匿王独静思惟，而作此念：「颇有一种法，修习而多修习的话，就能得到现法当中之愿能满足，后世之愿能满足，现法后世之愿都能满足与否的吗？」他作此念后，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我独静思惟时，曾作此念：『颇有一种法，修习多修习的话，就能得到现法之愿能够满足，得到后世之愿能满足，现法后世之愿，都能满足与否的吗？』」

佛陀告诉波斯匿王说：「如是，大王！如是，大王！有一种法，如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得现法之愿满足，得后世之愿满足，得现法后世之愿都能满足的。所谓不放逸于善法是。不放逸于善法，如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得现法之愿满足，得后世之愿满足，得现法后世之愿都能满足的。

大王！譬如世间所作的粗业，那一切的一切，都依于地而得建立。不放逸于善法也是如此。如修习，多多的修习的话，就能得现法之愿满足，得后世之愿满足，得现法后世之愿，都能满足，如力一样。像如是的，种子之根，如为坚实，陆上、水中之以足而行的，或如狮子、舍宅等，也是如是之说。因此之故，大王！当安住于不放逸，当依于不放逸。安住于不放逸，依于不放逸后，即当为夫人的，应当要作如是之念：『大王既安住于不放逸，依于不放逸，我现在也应该像如是的安住于不放逸，依于不放逸。』夫人如是，像如是的的大臣、太子、猛将等人，也是如此。国土人民应当作如是之念：『大王安住于不放逸，夫人、太子、大臣、猛将也住于不放逸，依于不放逸，则我们也应该像如是的安住于不放逸，依于不放逸。』大王！如果住于不放逸，依于不放逸的话，则能自护。夫人、嫫女们，也能自保，仓藏的财宝，也会增长而丰实。」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称誉不放逸 毁咎放逸者 帝释不放逸 能主忉利天 称誉不放逸
毁咎放逸者 不放逸具足 摄持于二义 一者现法利 二后世亦然
是名无间等 甚深智慧者

(要称誉不放逸的，同时也要毁咎放逸的人。如帝释天因为不放逸之故，才能为忉利天的主宰人物。)

(要称誉不放逸的，同时也要毁咎放逸的人。因为如不放逸具足的话，则能摄持二种之义。第一为现法能得利益，第二为后世也是同样的能获利。这名叫做无间等〔解脱〕，而有甚深的智慧的人。)

佛说此经后，波斯匿王，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二四〇、三法经：本经叙述有生老病死之故，诸佛才会出世而说法。波斯匿王以此念而受佛的印可。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波斯匿王独静思惟，而作此念：「这里有三种法，为一切世间所不爱念的。那三种呢？所谓老、病、死是。像如是的三法，为一切世间所不爱念的。假若没有此世间所不爱念的三法的话，诸佛世尊也不会出现于世间。世间也不知有诸佛如来所觉知之法，而为人广说的。由于有了此世间所不爱念的三法，所谓老、病、死之故，诸佛如来才会出兴于世间，世间才知道有诸佛如来所觉知之法，为人广宣说。」波斯匿王作此念后，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然后，将他所念的，广白世尊。

佛陀告诉波斯匿王说：「如是，大王！如是，大王！这里有三法，为世间所不爱念的。所谓老、病、死，乃至世间知有如来所觉知法，而为人广说。」

那时，世尊又说偈说：

王所乘宝车 终皈有朽坏 此身亦复然 迁移会皈老 唯如来正法
无有衰老相 禀斯正法者 永到安隐处 但凡鄙衰老 丑弊恶形类
衰老来践踏 迷魅愚夫心 若人寿百岁 常虑死随至 老病竞追逐
伺便辄加害

（王所乘的宝车，终皈也是有朽坏之物。此身也是同样的，会迁移，会皈于老的。唯有如来的正法，并没有衰老之相。如能禀受此正法的话，就能永到安隐之处。）

（但是凡夫鄙陋的人，都是衰老，都是丑弊恶形之类，而都被衰老来践踏，来迷魅愚夫之心。）

（如人的寿命，限量为百岁，在此期间都常虑死神之随时降临，老病都相竞而追逐，都在伺便而动辄加害！）

佛说此经后，波斯匿王，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六完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七

一二四一、给孤独经：给孤独长者深信三宝，凡出入其家，都劝其皈依，故相信在其舍命终的人，均得生天。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给孤独长者，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

若有人在我舍宅的话，都得净信，所有在我舍宅而命终的人，皆得生天。」

佛陀说：「善哉！善哉！长者！这是深妙之说，是一向而受，在于大众当中作狮子吼而说：『在我舍宅的人，皆得净信，以及其命终的人，皆得生天上。』这到底是有那一位大德神力的比丘，为你说言：『凡在你舍宅命终的人，皆生天上呢？』」长者白佛说：「弗也，世尊！」

佛陀又问：「到底如何呢？是比丘尼呢？是诸天呢？或者当面从我这里听说的呢？」长者白佛说：「弗也，世尊！」

佛陀又问：「到底如何呢？长者啊！你到底是由于自己的知见，而知道『在我舍宅而命终的人，皆生天上』呢？」长者白佛说：「弗也，世尊！」

佛陀告诉长者说：「你既然不从有大德神力的比丘之处听来的，也不是由于比丘尼处，也不是由于诸天之处，同时又不是从我面前听说的，更又不是由于自己之见知而说：『若有诸人，在于我舍命终的话，皆生天上。』那么，你现在到底是由于甚么，而能作如是之甚深的妙说，作一向之受，在于大众当中作狮子吼，而作此言：『如有人在于我舍宅命终的话，皆生天上』呢？」

长者白佛说：「并没有大德神力之比丘来告诉过我的，都如上广说，乃至悉皆生天。世尊！然而我如遇有众生，其主妇怀妊之时，我就会教她，叫她为了其子之故，应该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到了其婴儿出生后，又教其三皈依。及至生知见时，又教他持戒。假如为婢使、下贱的客人，如怀妊，及至生产，也同样的教化她。如果有人卖奴婢的话，我就辄次到他的地方，去对他说：『贤者！我欲买人。但你应当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受持禁戒。』如能随我之教诫的话，就辄授五戒，然后随其价而把他买回来。如果不随我的教诫的话，我就不取用。如为止客，或为佣作之人，也是首先须受三皈五戒，然后才会接受他。如果有人来求为弟子，或者为乞贷举息，我都要他们先须三皈五戒，然后接受他。如果在我舍宅供养佛陀，以及比丘僧时，都称父母之名。以及兄弟、妻子、宗亲、知识、国王、大臣、诸天、龙神等，或者是生存的，或者是死亡的，沙门、婆罗门、内外眷属，下至仆使，皆称其名，而为他们咒愿。又从世尊听闻而称名，而咒愿的因缘，皆得生天。或者因园田布施，或者因房舍，或者因于床卧等具，或者因常施，或者布施行路，下至一抔之食，而布施给与众生，这些诸因缘，皆得生天上。」

佛陀说：「善哉！善哉！你以信心，故作如是之说。如来对于他们，有无上的知见。能够审知在你的舍宅里，有人命终后，皆悉生天之事。」

那时，给孤独长者，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二四二、恭敬经：本经叙述应以恭敬心去修习梵行之上中下座，而不失威仪时，就能满足学法乃至趣于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当住于恭敬，应当常于系心，当应恒常畏慎。应随于他自在的诸修习梵行之上中下座。为甚么呢？因为若有比丘不恭敬而住，不系心，不畏慎，不随于他自在之诸修习梵行的上、中、下座，而欲使威仪满足，那是不会有的事！学法不圆满，而欲使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知见身之能具足者，乃为不会有的事；解脱知见不满足，而欲使得证无余涅槃，那是不会有的事！」

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勤修恭敬、系心、畏慎，应随他之德力，而修习诸梵行的上、中、下座。这样，而欲威仪具足者，是确实会有的事！威仪具足后，而学法

会具足，也是会有事！学法备足后，而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知见身具足者，是会有事！解脱知见身具足后，得无余涅槃者，也是确为有事！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勤勉恭敬、系心、畏慎，随他的德力而修诸梵行的上、中、下座，威仪满足，乃至无余涅槃。应当要如是而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四三、二净法经：本经叙述惭与愧之二法，能净化世间，建立人伦，使尊卑都有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二种清净之法，能护持世间。那二种呢？所谓惭与愧是。假如世间里，没有此二种清净之法的话，世间就不知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宗亲、师长等尊卑之秩序，而会颠倒混乱，有如畜生之趣的。由于有了此二种清净之法，所谓惭与愧，因此之故，世间里。才会知道有父母，乃至师长等尊卑之序，而不会混乱，不会如畜生之趣。」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世间若无有 惭愧二法者 违越清净道 向生老病死

世间若成就 惭愧二法者 增长清净道 可闭生死门

（在世间里，如果没有惭与愧之二法的话，就会违越于清净之道，而向于生老病死！）

（在世间里，如果成就惭与愧之二法的话，就会增长清净之道，而永远关闭生死之门！）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四四、燃烧法经：平时犯罪，临终之病床会悔闷，死后不善心会相续，为燃烧法，反之则不燃烧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烧燃之法，也有不烧燃之法。谛听！听后要善思念之！将为你解说。」

甚么叫做烧燃之法呢？不管是男，是女，如犯戒而行恶不善之法，而身恶行成就，口、意恶行成就的话，则如果他在后时，有疾病之困苦，而沉顿于床褥，受诸苦毒的话，就会在于那个时候，先前所行的恶业，均会于此时忆念而现，喻如大山，太阳落西时，会影覆那样。像如是的，众生先前所行之恶，由身、口、意业所行的诸不善法，临终时，会皆悉现显，心乃追悔而说：『咄哉！咄哉！先前为甚么不修善，但行众恶，当会堕入于恶趣，而受诸苦毒。』忆念此事后，心生烧燃，心生变悔。心生变悔后，不得善心，命终之后世，也是不善之心相续而生，就名叫做烧燃之法。

甚么叫做不烧燃呢？若男子，或女人，能受持净戒，修习真实之法，身的善业成就，口、意的善业成就，则临寿终之时，身虽遭遇苦患，而沉顿于床褥，而众苦触身，但是他的心也会忆念先前所修之善法，身之善行，口、意之善行等成就。当于

那时，会攀缘善法而作此念：『我作如是之身口意之善业，不作众恶，当生善趣，不堕于恶趣，而心不变悔。心不变悔之故，其善心在命终之后，后世会续其善，就名叫做不烧燃之法。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已种烧燃业	依于非法活	乘斯恶业行	必生地狱中
等活及黑绳	众合二叫呼	烧燃极烧燃	无泽大地狱
是八大地狱	极苦难可过	恶业种种故	各别十六处
四周开四门	中间量悉等	铁为四周板	四门扇亦铁
铁地盛火燃	其焰普周遍	纵广百由旬	焰焰无间息
调伏非诸行	考治强梁者	长夜加楚毒	其苦难可见
见者生恐怖	悚栗身毛竖	堕彼地狱时	足上头向下
正圣柔和心	修行梵行者	于此贤圣所	轻心起非义
及杀害众生	堕斯热地狱	宛转于火中	犹如火炙鱼
苦痛号叫呼	如群战象声	大火自然生	斯由自业故

（已经种植燃烧之恶业，而依此非法而生活的话，就会乘此恶业之行，必定会生于地狱当中。等活地狱，以及黑绳地狱，众合地狱，二种叫呼地狱〔叫呼、大叫呼〕，烧燃地狱、极烧燃地狱，无泽大地狱〔无间地狱〕这叫做八大地狱，为极苦的地方，为难可以度过之处。又由于各人所造的恶业，有种种不同之故，各别为十六处〔十六地狱〕。）

（地狱的四周开四个门，中间之量都同样的平等。地狱均为以铁作为四周之板，四门扇也是以铁造的。在铁地上盛火燃烧，其火焰乃普遍于四周，纵广有百由旬之大，都焰焰而没有中间之休息。）

（地狱为调伏行诸非行之人，是拷治造作强梁的恶业之辈。长夜都加楚毒于罪人之身，其苦惨的情形，令人难可以见，一旦见到的，就会生大恐怖，会悚栗，而身毛都会竖立起来。堕入这些地狱时，脚会朝上，头会向下！）

（那些以正圣柔和之心去修行梵行的人，如果在此贤圣的地方，以轻心〔放逸心〕而生起非义之业，以及杀害众生的话，就会堕入于此热的地狱〔八热地狱〕。会宛转在于火中，犹如用火炙鱼一样，其苦痛号叫惨呼，都如在群战当中的象声！地狱的大火，会自然而生，这都是由于自己所造之恶业之故。）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1.等活地狱：为八大地狱之一。里面的众生，手生铁爪，爪又长又利，相互瞋忿，怀毒苦想，以爪相攫，肉就堕落，或被砍刺，想为已死。然而经冷风一吹，皮肉又生，寻活又起，故名等活地狱，或想地狱。

2.黑绳地狱：此地狱中狱卒都以热铁绳拼牵罪人，然后任其斩锯。又有恶风吹热铁绳，笼络其身，烧皮彻肉，焦骨沸髓，苦毒万端，故名黑绳地狱，八大地狱之二。

3.众合地狱：又名会合大地狱。此狱中有大石山，罪人进入其中，山就自然会合，堆压其身，骨肉为之糜碎，推压至一处，故名众合地狱，八大地狱之三。

4.5.号叫地狱：为叫呼，及大叫呼之二。又名号叫，及大号叫之地狱。受罪的众生既至此狱，狱卒即将其掷入大镬之中，沸汤烹煮，受苦痛而号叫，故名。为八大地狱之四、五。

6.烧燃地狱：此狱以铁为城，烈火猛焰，皮肉为之糜烂，为八大地狱之六。

7.极热地狱：热沸强盛，狱中人难以堪热之苦，为八大地狱之七。

8.无泽大地狱：又名无间大地狱、阿鼻地狱。在地心深处，苦痛迫身，无时或释连一丝毫的间断也没有，为八大地狱之八。

一二四五、恶行经：本经叙述身口意三恶行。不以义饶益，故应断除。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能够舍弃身的恶行的人，就能得身之恶行之断灭。假如不得身的恶行的断灭的话，我就不会说他已舍弃身的恶行。

由于他能得身的恶行之断灭之故，因此之故，我会记说他已舍弃身的恶行。身的恶行乃不以义而饶益安乐。众生由于离开身的恶行，以义饶益，能得安乐之故，因此之故，我就记说他已舍弃身的恶行。口、意之恶行，也如是之说。」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四六、铸金者经：本经叙述如炼金师渐次除去杂物那样，比丘也由于禅定而渐次除去身、口意之垢。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金师的住处。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铸金的人，首先积聚矿之沙土，放置在于槽中，然后用水把它灌洗，则粗上的烦恼（粗的不纯之物），刚石坚块（污砂），都会随水而去。然而犹有粗沙缠结（中等大的附着的不纯之物），就用水灌洗，这些粗沙也会随水而流出，然后，才会产生金。不过仍然被细沙、黑土等物（微细的附着之杂物）所缠结，就再用水把它灌洗，使细沙、黑土都随水而流出，然后为真金，为纯净无杂。不过，犹有似金的微垢（和金色相似之垢）到这时，金师就把它置于炉中，增火鼓鞴，使它融液，则垢秽均会除去。然而其生金犹故，不轻、不软，又不发光明，一旦屈伸，就会告断。那位炼金师、炼金的弟子，又再把它放置于炉中，增火鼓鞴，转侧铸练，然后生金就会轻软、光泽，屈伸都不会断，可以随意去作钗、钗、钗、钗等诸庄严之具。

像如是的，以净心而进向的比丘（由禅定而精进的比丘），其粗烦恼之缠，恶不善之业，诸恶邪见等，会渐断而令灭，有如那生金淘去了刚石坚块那样（除身口意之三恶业）。

又次，以净心进向的比丘，其次会陶去粗垢，也就是欲觉（对世上可贪的事物，思量而起欲心），恚觉（对怨憎之事，思量而起瞋心），害觉（生憎嫉心，起恼害他人之念），有如生金除去了粗的沙砾那样。

又次，以净心进向的比丘，其次能除细垢，所谓亲里觉（由亲里而起之诸忆念。如我的故乡是这里等）、人众觉、生天觉。这些思惟之除灭，有如那生金除去了粗垢、细沙、黑土那样。

甚次，以净心进向的比丘，有善法觉（寻求思惟正法之念）之思惟，都除灭，令心清净，有如生金除去了金色相似之垢，使其纯净一样。

又次，比丘于诸三昧（禅定）有行所持（由加行而抑止烦恼后，防护禁戒），犹如池水，其周匝都有岸之护持那样，虽然为法所持，但是不得寂静胜妙，不得息乐，不得尽诸漏。有如那金师、金师的弟子铸炼生金，除诸垢秽，然而却不轻、不软、不发火泽，一旦屈伸，则会告断，不得随意成为庄严之具。

又次，比丘得诸三昧，不被有行所持，能得寂静胜妙，得息乐道，一心一意，尽诸有漏。有如炼金师，炼金的弟子，铸炼生金，使其轻软，不会断，有光泽，屈伸都能随意。

又次，比丘离诸觉观，乃至得第二、第三、第四等禅。像如是而正受，而纯一清静，而离诸烦恼，而柔软真实而不动。在于彼彼的入处（六入处），想求能够作证，均能得以作证。有如那位金师之铸炼生金，极令其轻软、光泽、不断，不管作那一种庄饰品，都能随意所欲。像如是的，比丘正受于三昧的话，乃至能在于诸入处，均能得证！」

佛说此经后，这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四七、铸金者经：本经叙述以铸金师为喻，教诸比丘随时思惟止相、举相、舍相。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之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专心方便，随时思惟三种相。那三种呢？所谓1.随时思惟止相，2.随时思惟举相，3.随时思惟舍相。如果比丘一向都思惟止相的话，就会在于当处，而其心会下劣。如果一向又都思惟举相的话，就会在于当处生起掉乱之心。假若一向又都思惟舍相的话，就会在于当处不能得证正定，不能尽诸有漏。

由于那些比丘能够随时思惟止相，能够随时思惟举相，能够随时思惟舍相之故，其心就会正定而尽诸有漏。有如善巧的金师、金师的弟子，将生金投在于炉中，又随时增火，随时扇鞴，随时洒水，随时俱舍那样。

假若一向都在鼓鞴的话，生金就会在于当处焦尽。如果一向都在洒水的活，生金就会在于当处变为坚强。如果一向都在俱舍的话，生金就在于当处不会成熟，就没有所用之处的。因此之故，那些善巧的金师、金师的弟子，对于那些生金，则随时鼓鞴，随时洒水，随时两舍（俱舍）。像如是的，那些生金，就能得均等调适，随事有所用处。像如是的，比丘们！如能专心方便，时时思惟，忆念三相的话，乃至能得漏尽。」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四八、牧牛者经：以佛与六师喻为摩竭提之贤愚二人之牧牛者。受佛指引的声闻，能入预流，乃至阿罗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过去世之时摩竭提国里，有一位牧牛的人，其性愚痴而没有智慧，在夏末秋初之时，不善于观察恒河之此岸，也不善于观察恒河之彼岸，而驱逐牛群在于峻岸上上下下，其中间，恒水的水流洄渚（回转）不定，就因之而遇到很多的灾难。

诸比丘们！过去世时，在摩竭提国里，有一位牧牛人，其性不愚不痴，有方便

的智慧。在夏末秋初时，善能观察恒河的此岸，也能善于观察恒河之彼岸，善能驱度其牛群至于平博的山谷，有好水草的地方。他最初要渡过之时，首先渡那些能领导群牛的大牛，去断其急

流。其次驱逐第二有多力的少牛，随后而渡过。然后，也就是第三才驱逐那些羸小的，随逐而下流，统统依次第安隐而得以渡过。那些新生的犊子，由于爱恋其牛母之故，也就随在于其后面，得以渡过彼岸。

像如是的，比丘们！我说这种譬喻，你们也应知道其义！那位摩竭提国的牧牛者，愚痴而没有智慧之喻，都是喻为那些富兰那等六师们，也是如是。都学习诸邪见，向于邪道。有如那位牧牛的人，愚痴无慧，在于夏末秋初之时，不善于观察此岸与彼岸，也不考虑高峻的山口，从峻岸而下，又从峻岸而上，那时常遇恒水中间之洄流的急流，而多生患难。像如是的，那些富兰那等六师，愚痴无慧，不善于观察此岸之所谓此世，不观察彼岸之所谓他世，中间洄流，就是所谓逆境诸魔，自会遭遇苦难。那些诸见（指邪见外道）的人，修习其所学的，也同样的会遭遇其患难。

那位摩竭提国的善于牧牛的人，不愚不痴，有方便和智慧，就是所谓如来、应、等正觉。有如牧牛的人，善于观察此岸，也善于观察彼岸，而善能驱渡那些牛群至于平博的山谷那样，首先渡引能领导群的大牛，而能横截急流，终于安渡那些牛群于彼岸。像如是的，我的声闻弟子，能尽诸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能横截恶魔一世间之贪流，安隐而渡过生死的彼岸。

如摩竭提国的善于牧牛的人，其次引渡第二多力的少牛，截流横渡而过。像如是的，我的诸声闻的弟子，能断五下分结，而得阿那含，在于彼而受生，不再还来此世，终又能断截恶魔贪流，安隐的得以渡过生死的彼岸。

如摩竭提国之善于牧牛的人，驱其第三羸小的少牛，随其下流，而能安隐的得以渡过。像如是的，我的声闻弟子，断其三结，贪、恚、痴已微薄，而得斯陀含果，再来此世间一次，就能究竟苦边，横截于那恶魔的贪流，而安隐的得以渡过生死的彼岸。

如摩竭提国的善于牧牛的人，新生的犊子（牛子），因爱恋其牛母之故，也能随在后面而得以渡过。像如是的，我的声闻弟子，断除三结，而得须陀洹，而不堕于恶趣，决定正向于三菩提，再七有的天人往生（极七返有，顶多七次往反于天上人间），就能究竟苦边，断截恶魔的贪流，安隐而得以渡过生死的彼岸。」

那时，世尊即说偈而说：

此世及他世 明智善显现 诸魔得未得 乃至于死魔

一切悉知者 三藐三佛智 断截诸魔流 破坏令消亡

开示甘露门 显现正真道 心常多欣悦 速得安隐处

（在此世间，以及他世间，善能显现明智之故，那些恶魔之得手或者未得手的，乃至对于死魔，这一切的一切，都能察知的人，就是三藐三佛智〔正等正觉〕！）

（能断截诸魔如急流，能破坏而使它消亡。同时开示甘露之法门，显现正真的大道。内心都常时充满欣悦，而速得安隐之处。）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四九、牧牛者经：本经叙述牧牛者如不成就十一法的话，就不饲养牛群，比丘如不成就十一法，即不会有进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牧牛的人，成就下面的十一法的话，就不能使牛增长，也不能拥护大群之牛，使其同样的得到安乐。那十一法呢？所谓1.不知色，2.不知相，3.不去虫（牛身上之寄身虫卵），4.不能覆护其疮，5.不能起烟，6.不知择路，7.不知择处，8.不知渡处，9.不知食处，10.尽其乳，11.不善料理领群者（不特别饲养牛群之首），就名叫做十一法成就，这样，即不能拥护大群之牛。

像如是的，比丘如果成就十一法的话，就不能自安，也不能安他人。那十一法呢？所谓1.不知色，2.不知相，3.不能除其害虫，4.不能覆护其疮，5.不能起烟，6.不知正路，7.不知止处，8.知渡处，9.不知食处，10.尽其乳，11.如遇有上座多闻的耆旧，久修梵行，是大师所赞叹的人，却不向这些诸有明智，修习梵行的人，称誉其德，悉令宗敬、奉事、供养。

甚么叫做不知色呢？诸所有之色，那些一切地水火风等四大，以及由此四大所造而成的一切，均名叫做色。而不能如实而知其真相，就名叫做不知色。

甚么叫做不知相呢？此事业（业相）是过相（愚），此事业（业相）是慧相（贤），而不能如实而知，就名叫做不知相。

甚么叫做不知去虫呢？对于所起的贪欲之觉想，都能安，而不觉知，而不想除灭。对于所起的瞋恚，以及害觉，都能安而不想离，不觉知而不想除灭，就名叫做不去虫（如牛身上之害身之虫卵，不把牠弃净一样）。

甚么叫做不覆疮呢？所谓以眼根看见色相，而随取其形相，不守其眼根，对于世间会引起人家之贪忧，恶不善之法，心都随之而生漏，都不能防护。耳、鼻、舌、身、意根，也是如是，就名叫做不覆护其疮。

甚么叫做不起烟呢？如所听闻，如所受之法，都不能为他人分别显示，就名叫做不起烟。

甚么叫做不知正道呢？八正道，以及圣法与律，乃名叫正道。而他却不能如实而知，就名叫做不知道。

甚么叫做不知止处呢？所谓对于如来所知之法，都不得欢喜、悦乐、胜妙、出离、饶益，就名叫做不知止处。

甚么叫做不知渡处呢？所谓不知修多罗（经）、毘尼（律）、阿毘昙（无比法论），不随时往到其所，去谘问请受：『甚么叫做善？甚么叫做不善？甚么叫做有罪？甚么叫做无罪？作甚么法叫做优胜而非恶法呢？』对于隐密法，都不能开发，对于显露之法，不能广问，对于自己所知的甚深的句义，不能广宣显示，就名叫做不知渡处。

甚么叫做不知放牧处呢？所谓四念处，以及贤圣之法与律，叫做放牧处。而对于此，却不能如实而知，就名叫做不知放牧处。

甚么叫做尽其乳呢？那些刹帝利、婆罗门长者们，能自在的布施给与衣服、床卧、医药，以及资生的众具，而那些受施的比丘，却不知限量，就名叫做尽其乳。

甚么叫做上座大德，多闻的耆旧，……乃至不向诸胜智梵行者之所，去称其功德，令其宗重、承事供养，令得悦乐呢？所谓比丘，不称赞那些上座，……乃至令诸智慧梵行者，往诣其所，以随顺身口意业，承望供事，就名不对于上座多闻耆旧……乃至令智慧梵行，往诣其所，承望奉事，令得悦乐。

那位牧牛者，如果成就十一法的话，就能使那些群牛增长，拥护群牛，使其悦乐。甚么叫做十一法呢？所谓如实而知色、知相等，如上面清净之分说，乃至能领群者，随时料理，令得安乐，就名叫做牧牛

者之十一事成就，能使群牛增长拥护，令得安乐。像如是的，比丘如能成就十一法的话，就能自己安乐，也能安乐他人。那十一法呢？所谓知色、知相……乃至十一，

如上面之清静分别广说，就名叫做比丘之十一事成就，自安要他。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五〇、那提迦经：佛以出离之乐，乃至等正觉之乐，而不求世间的名闻利乐，以诫诸比丘。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萨罗的人间游行，至于一奢能伽罗聚落（村名），而住止于一奢能伽罗林中。

这时，有一位尊者，名叫那提迦，旧住于一奢能伽罗聚落。一奢能伽罗聚落的沙门、婆罗门，听到沙门瞿昙在拘萨罗人间游行，至于一奢能伽罗聚落，现住于一奢能伽罗的林中。听后，各人曾办一釜食，放着在门边，而作此念：「我要先供养世尊！我要先供养善逝！」各人都高声大声，而唱如是之言！

那时，世尊听到园林内有好多人作高声大声之音，就对尊者那提迦说：「是甚么因，甚么缘，在园林内有众多之人高声大声，在唱说之声音呢？」

那提迦尊者白佛说：「世尊在这一奢能伽罗聚落里的诸刹帝利、婆罗门、长者们，听到世尊住在于此林中的消息后，就各作一釜食，放置在于园林内，然后，各自唱言：『我要先供养世尊！我要先供养善逝！因此之故，在于此林中，好多人作高声大声，而唱说之声音就会远闻到这里。唯愿世尊，当受他们所奉献之食。』」

佛陀告诉那提迦说：「不可想有利益于我，我乃不求世间之利益的。不可想称我，我乃不求世间之称誉的。那提迦！如果对于如来，像如是的便得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之乐的话，就对于他们所起之利乐，有所味着，或有所求的了（对于出离，乃至寂灭、等正觉之真正安乐之佛陀来说，则对于那些世间的名闻利养等快乐，并不会去贪求的）。

那提迦！唯我在于此像类当中，能得想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之乐，就能不求而得，就能不苦而得。为甚么需要在于彼彼所起的利乐，或者去味着，或者去求取呢？（没必要！）

那提迦！你们对于如是之像类之色相当中，不能得达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之乐之故，不能得证不求而得之乐，也不能达到不苦而得之乐。

那提迦！天也不得如是像类之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之乐，不求而得之乐，不苦而得之乐。唯有我，得如是像类之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之乐、不求而得之乐、不苦而得之乐。为甚么会对于他们所起之利乐，或者去味着，或者去贪求呢？」（不会的！也不需要的！）

那提迦白佛说：「世尊！我现在欲说譬喻，不知可否？」佛陀告诉那提迦说：「宜知是时。」（可以的，正是时候！）

那提迦白佛说：「世尊！譬喻天降大雨，其水流会顺向于下一样，其彼彼而随着的世尊的住处，则于彼彼之处之刹帝利、婆罗门、长者们，信敬奉事，都由于世尊之清静戒德，正见真直之故，我现在作如是之说：唯愿世尊，哀受他们之请！」

佛陀告诉那提迦说：「不可想以利与我，我乃不求于世利的，……乃至为甚么于彼彼所起之利乐，而会有味着，有追求呢？那提迦！我看见比丘吃好食后，仰腹而卧，急喘长息。我看见后，曾作此思惟：『像如走之长老，乃不得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之乐，也不能得达不求而得之乐、不苦而得之乐。』」

又次，那提迦！我看见这里有二位比丘吃好食后，饱腹喘息，偃闾而行，我曾作此念：并不是像这些老人们所能得到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之乐，也不能得不

求而得之乐、不苦而得之乐。

那提迦！我看见众多的比丘吃好食后，从园到园，从房到房，从人到人，从群聚至于群聚。我看见后，曾作此念：『像如是的这位长老，并不能得到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之乐、不求之乐、不苦之乐的。我乃得如是像类的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之乐、不求之乐、不苦之乐。』

又次，那提迦！我有一个时候，随道而行，看见有比丘，于前面远远而去。又有一位比丘，于后面而来，也是很远的。我在于那时，闲静无为，也没有便利之劳。为甚么呢？因为依于食饮，而乐着于滋味之故，才会有便利的。这则为之依。观察五受阴之有生灭，而厌离于住，这则为之依。对于六触入处而观察其集灭，厌离而住，这则为之依。对于群聚之乐，而勤习于群聚，而厌于远离，这就是依。乐修远离，则勤于远离，厌离于群聚，这就是依。因此之故，那提迦！应当要如是而学：对于五受阴观察其有生灭，对于六触入处观察其为集灭，而乐于远离，精勤远离，应当要如是而学！」

佛说此经后，尊者那提迦，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作礼而去。

一二五一、那提伽经：本经叙述佛陀喜欣种种精进的比丘，不喜欢种种懈怠的比丘。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萨罗国的人间游行，到了那楞伽罗聚落。都如上广说，乃至彼彼所起的都是求世之利。

佛陀告诉那提迦说：「我看见在聚落之旁边有精舍，有比丘在坐禅。我看见后，曾作此念：『现在这位尊者是聚落之人，这或者就是一位沙弥（勤策，未成年，或未成熟的出家人）。那边有来往的声响在作乱，会障其禅思，会觉醒其正受。对于不到而欲到，不获而欲获，不证而欲证的境地，会作为留难的。那提迦！我不喜欢那位比丘住在于聚落的精舍。』

那提迦！我看见比丘，在于空闲之处，仰卧而吁咄（喘息声）。我看见后，曾作此念：『现在这位比丘，乃觉寐睡眠，都在作思空闲之想的。那提迦！我也不喜欢像如是的比丘住在于空闲之处。』

那提迦！我又看见比丘住在于空闲之处，摇动其身而坐睡。我看见后，曾作此念：『现在这位比丘，由于睡眠而觉寐，不能定而想得定，如定心的话，就能得解脱（然而他却不能）。因此之故，那提迦！我不喜欢如是之比丘住在于空闲之处。』

那提迦！我又看见一位比丘住在于空闲之处，是端坐而入于正定。我看见后，曾作此念：『现在这位比丘，如还未解脱的话，就会疾得解脱。假如已解脱的话，自己就会妥善防护，会使其不退失。那提迦！我喜欢像如是的比丘住在于空闲之处。』

那提迦！我又看见比丘住在于空闲之处，而他却在于后时，远离了空闲之处，集舍其床卧具，还入于聚落，而受床卧具。那提迦！我也不喜欢像如是之比丘还入于聚落。

又次，那提迦！我看见比丘住在于聚落的精舍，是一位名闻的大德，能感受人家供养其财利、衣被、饮食、汤药、众具。然而他却在于后时，集舍其利养聚落、床座，至于空闲之处，而安止于床卧。那提迦！我喜欢像如是的比丘集舍其利养聚落的床卧，而住于空闲之处。那提迦！比丘应当像如是而学！」

佛说此经后，那提迦比丘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二五二、枕木经：诸离车族虽弱小，如努力一心，则阿闍世王也无隙可乘，反之则被征服。佛以喻教诫弟子，如放逸就会被魔得便。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鞞舍离国，猕猴池侧的重阁讲堂。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诸离车子们，都常枕木枕（圆木作成之枕头），手足也都龟坼（喻手足粗裂如龟甲状），都紧张而疑畏，不使摩竭陀王阿闍世—毘提希夫人之子，得其间便（不使大国有有机可乘）。因此之故，常自儆策，都不敢放逸。由于他们不放逸而住之故，摩竭陀王阿闍世—毘提希之子，不能伺求而得其间便（无机可乘）。而在于未来世，不久之时，诸离车子们，都恣乐无事，手足一变而为柔软，以绘纩的为枕头，四体都安卧，到了太阳已出现时，还不起床，都放逸而住。由于放逸而住之故，摩竭陀王阿闍世—毘提希之子，就能得其间便（就有机可乘）。

像如是的，当比丘的应精勤方便，应坚固堪能，不可舍弃善法。虽肌肤损瘦，筋连骨立，也应精勤方便，不舍弃善法。乃至未得而所应得的话，就不舍弃精进，常摄其心，安住于不放逸。由于不放逸而住之故，魔王波旬，也不能得其便（无机可乘）。

当来之世，如果有诸比丘，只顾恣乐而无事（无功行），其手足等于就是如俗人无防备之事可做，睡卧时则绘纩为枕头，四体都安乐而卧，到了日出之时，还不起床，都住于放逸里。由于放逸之住之故，恶魔波旬就会伺得其便。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如是而学：要精勤方便……乃至不得到应得而未得的话，则绝不舍弃方便。」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五三、釜经：本经叙述须臾之间修习慈心的功德，胜过于布施三百笔之食，故应修慈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譬喻一位士夫，在朝晨用三百釜之多的饮食物去惠施众生，日中、日暮也是如此。第二位士夫，则其时节为须臾之间，对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乃至如牛乳之顷，则这位士夫乃比前面所提的士夫，其惠施的功德，所不能及的。是百分千分巨亿万分，算数譬类，都不得为比的！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作如是而学：须臾的时节，对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乃至最底如牛乳之顷，去修习慈心！」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五四、人家经：本经叙述家多妇女，少男人时，易被盗贼所入，反之而男子多，则贼难入。修慈心就不会被恶鬼神所欺。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譬喻人的家里，多有女人，而少有男子一样。当知！这里人家，乃容易被盗贼之所劫夺的！像如是的，善男子、善女人，如果不能数数（每每）最低至于如牛乳的短时间，对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的话，当知此人，乃容易被诸恶鬼神所欺的。」

譬喻人家，男子多，妇女少，则不会被盗贼数数（屡次）劫夺。像如是的，善男子，如能数数最底至于如牛乳之顷，对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的话，就不会被诸恶鬼神所欺。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常应随时数数最底至于如乳之顷，修习慈心。」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五五、七手剑经：本经叙述不得以拳手摧破利刃那样，如修慈心的话，就不被恶鬼神有所趁隙欺毁！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譬如有人，有一支七首剑，其刃非常的广利。有一位勇健的士夫说：『我能够用手用拳，去椎打你的剑，使它摧碎。』诸比丘们！那位健士夫，当能用手用拳，去椎打那支利剑，使其摧破吗？」

比丘们白佛说：「不可能的，世尊！因为那只七首剑的刀刃，乃非常的广利，并不是那位士夫能够用手用拳，可以椎打而使其碎破的，正足以使自己受困而已。」

佛陀说：「如是，比丘！如果沙门、婆罗门，最低至如牛乳之顷，对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时，则如遇有诸恶鬼神，欲往而伺求其短的话，也不能得其间便，正可以反而伤害自己而已。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当如是而学：数数最底如牛乳之顷，去修习慈心。」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五六、爪土经：本经叙述修习慈心之人，有如爪上之土，不修习之人，则如大地。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用其手爪去抄土，而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我的爪上之土多呢？或者大地之土多呢？」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您爪上之土，乃为很少，那大地之土，则为无量无数，是不能比量的。」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像如是的，众生能数数最底至于弹指之顷，对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的人，乃如甲爪上之土耳。反之，而诸众生们不能数数最底如弹指顷，对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的人，乃如大地之土。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常当数数对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如不修慈，则不能转生于善趣。）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五七、弓手经：本经叙述寿命迁变之如何的迅速之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鞞舍离国的猕猴池侧的重阁讲堂。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一切行，为无常，为不恒、不安，是变易之法。诸比丘们！应恒常的观察一切诸行，应修习厌离，而不喜乐，而解脱。」

这时，有一位比丘，从座而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右膝着地，合掌而白佛说：「世尊！寿命迁灭的迟速，到底如何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我乃能说，可是你欲知道，乃是很困难的事。」比丘白佛说：「可不可以说个譬喻吗？」

佛陀说：「可以说的。」佛陀于是告诉该比丘说：「有四位士夫，手里执着强弓，一时都放发，都射到四方。有一位士夫，趁及弓箭未落地时，就把四箭接取。你的意见如何呢？比丘！像如是的士夫，到底为捷疾与否呢？」比丘白佛说：「非常的捷疾啊，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说：「这位接箭的士夫，虽然为很捷疾，但是有地神天子，乃倍疾于他，处空的天神，则倍疾于地神，四王天子之来去，为倍疾于虚空的天神，日月天子又倍捷疾于四王天，导日月之神，又倍捷疾于日月天子。诸比丘们！命行（寿命）的迁变，乃倍疾于那导日月之神。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当勤方便，观察命行（寿命），有如此之无常迅速。」

一二五八 鼓经：虽为名鼓，但如皮破则不张，唯留残木而不用。如不能不断的修习，就如破鼓，不解佛语。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捺国的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过去世时，有一位名叫陀舍罗诃的人。那位陀舍罗诃，有一个鼓，名叫阿能诃。会出好声、美声、深声，能遥彻四十里之远。不过那鼓既久，就处处裂坏。那时，鼓士就截割牛皮，把鼓周匝缠缚起来。虽然如此的缠缚（修缮），但是那个鼓，已经不会再出高声、美声、深声了。它就在于后来之时，展转而为朽坏，鼓皮都大大的剥落，唯有聚木耳。」

像如是的，比丘们应修身、修戒、修心、修慧。由于能修身、修戒、修心、修慧之故，对于如来所说的修多罗（契经），那甚深明照，难见难觉，不可思微密决定，明智所知的真理，他则能顿受，周备而受（统统能受持）。听其所说，则能欢喜尊崇而修习，而能出离，而得饶益。

将来如果有比丘，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的话，则听闻如来所说的修多罗，那甚么明照，与空相应（出世间），随顺于缘起之法，他就不能顿于受持，不能至到而受（不能纳受而受持）。听其所说之人，并不欢喜崇习，而对于世间的众杂的异论、文辞绮饰、世俗杂句，却专心去顶受。闻其所说的话，虽然欢喜尊崇而去学习，但是却不得出离之饶益。对于如来所说的甚深明照，空相的要法，随顺缘起之法，则在于此，就已消灭，犹如那只鼓一样，已朽枯坏裂，唯有残余的聚木耳。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勤于方便而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则对于如来所

说的甚深明照，空相要法，随顺缘起之法，都能顿受、遍受。听他之说的人，都能欢喜而崇习，而出离饶益。」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五九、铁丸经：如热的铁丸能烧劫贝绵那样，如不摄守根门，就致身心被烧，而退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譬如铁丸，投入在于火中，和火同色（成为热的铁丸），而将它盛着在于劫贝绵当中。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们！这时，劫贝绵会很快的燃烧起来吗？」比丘们白佛说：「如是，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愚痴的人，依于聚落而住，在于朝晨，穿衣持钵，进入于村内去乞食。这时如不善于护身，不守其根门，心不系念的话，则如果看见年少的女人时，就会不正思惟，会取其色相，而起贪欲之心。会被欲贪烧燃其心，会被欲贪烧燃其身。身心既被烧燃后，就会舍戒而退减。这种愚痴之人，长夜当会得非义之饶益。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如是而学：要善护其身，守护根门，专心系念。进入村内去乞食时，应当要如是而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六〇、猫经：饥猫如活吞野鼠，就会伤内脏而死，如不抑制人心而着于女人，则欲心会烧燃身心，而退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过去世时，有一只猫狸，由于饥渴羸瘦，而在于孔穴之外面，伺求鼠子。如鼠子一出来，当会实时取而食之。这时，有一只鼠子由穴中出来游戏，刹时被猫狸疾取而吞入肚内。鼠子的身子小，活活的被吞入在于猫的腹内。鼠入猫腹内后，就开始食内脏，食内脏时，猫狸便迷闷，会东西狂走，而至于空宅、冢间，不知其所休止，遂至于死。

像如是的，比丘们！有愚痴的人，依聚落而住，在朝晨时，着衣持钵，进入村内去乞食，而不善于护身，不守根门，心不系念，看见诸女人时，就起不正的思惟，而去取色相，而发贪欲之心。贪欲之心既发起之后，欲火便会燃烧，会烧其身心，烧其身心后，就会驰心狂

逸，而不喜乐于精舍，不乐于空闲之处，不乐于树下。会被恶不善之心侵食其内法，而舍戒退减，此愚痴之人，会长夜常得不饶益之苦。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如是而学：要善护其身，守诸根门，系心专念。进入村内去乞食时，当如是而学！」

一二六一、木杆经：如善闭根门，饮食知量，夜时精勤觉悟，则其善根功德会日夜增长。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譬如木杆，常用不休止的话，就会日夜消减。像如是的，比丘们！如果沙门、婆罗门，从本以来，就不紧闭根门，饮食不知其量，于初夜、后夜都不精勤觉悟修习善法的话，就应知道！这种辈类的人，会终日损减，不增长善法，有如那木杆一样。

诸比丘们！譬如优钵罗华（青莲花）、钵晕摩华（赤莲花）、拘牟头华（黄莲花）、分陀利华（白莲花），都生在于水中，长于水中，随着水而增长。像如是的，如沙门、婆罗门，善能紧闭根门，饮食又知量，初夜、后夜又能精勤觉悟的话，就应知道！这些人的善根功德会日夜增长，终不退减。应当要如是而学：要善闭根门，饮食知量，初夜、后夜，都精勤觉悟，使功德善法能够日夜增长。应当要如是而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六二、野狐经：本经叙述如放逸而想求野狐之生活的话，就会退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在于后夜之时，听到野狐之吠鸣之声。这时，世尊，等夜过天明时，就在于大众前，敷座而坐，而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在于后夜之时，曾经听过野狐吠鸣之声与否呢？」诸比丘们白佛说：「如是，世尊！」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一位愚痴之人，曾作如是之念：『使我受身，得如是之形类，（指转生为野狐身），作如是之声音。』这种愚痴之人，欲求如是像类的处所去受生，何足不得？（那里不会达成其希望？因退堕之故，很容易之事）。因此之故，比丘们！你们只要精勤方便，求断诸有，千万不要作诸方便，而增长诸有才好，都应当要如是而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六三、尿粪经：本经叙述少有身之有也是苦，故应断除诸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不赞叹受少有之身，更何况又是多有之受身呢？为甚么呢？因为受有之身，就是苦啊！譬如粪屎，少少也是臭秽，何况为多呢？像如是的，我对于诸有来说，虽为少，也不称叹，乃至刹那，更何况又会多时，怎样会去赞叹呢？为甚么呢？因为有者，就是苦之故。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如是而学：要断除诸有，不可增长有，应当要如是而学！」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六四、野狐经：本经叙述野狐也得知恩报恩，何况比丘？应知恩报恩。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世尊，在于夜后的时分，听到野狐之鸣。长夜过后，就在于大众之前，敷座而坐，而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在于夜后的时分，曾经听过野狐之鸣声吗？」比丘们白佛说：「如是，世尊！」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那些野狐，乃被疥疮所困扰，是故会鸣唤。如果有人，能够替那些野狐医治疥疮的话，野狐必定会知恩报恩。而现在却有一些愚痴之人，并不知恩而报恩。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当如是而学：应知恩报恩。如有小恩，尚且应报答，终不忘失，更何况又是大恩呢？」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六五 跋迦梨经：跋迦梨比丘于病床听法而解脱后，从容自刃。佛为记说第一记。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一位尊者，名叫跋迦梨，住在王舍城的金师精舍。染有疾病，而在困苦，以尊者富邻尼，为其瞻视供养（常时的看护人）。

这时，跋迦梨对富邻尼说：「你可往诣世尊之处，代我向世尊稽首礼足，问讯世尊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住与否？你就说：『跋迦梨现住于金师精舍，因疾病困笃，委积在于床褥里，愿见世尊。然而因疾病困苦，气力羸憊，不能亲诣世尊之座前。唯愿世尊降临于此金师精舍，由于哀愍之故！』」

这时，富邻尼受跋迦梨之语后，就往诣世尊之处，稽首佛足，退住在一边。然后，白佛说：「世尊！尊者跋迦梨叫我代他向世尊礼拜，问讯世尊：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住否？」

世尊回答说：「令彼安乐。」（叫他安心吧！）富邻尼白佛说：「世尊！尊者跋迦梨住在于金师精舍，现在因疾病困笃，委在于床褥里，愿见世尊，可是没有身力到这里来诣世尊。善哉！世尊！愿您降临金师精舍，由于哀愍之故！」

那时，世尊默然听许（核准请愿）。这时，富邻尼知道世尊听许后，就礼佛双足后，离去。

这时，世尊在于晡时，从禅定醒觉过来，就往诣金师精舍，至跋迦梨之住房。跋迦梨比丘遥见世尊之降临，就从床欲起来迎。

佛陀告诉跋迦梨说：「且止，不可以起来。」世尊乃坐在于另一床座，对跋迦梨说：「你的心堪忍此病苦吗？你的身体所患之病，是增，是损呢（好一些了吗？）跋迦梨白佛说：「……如前经叉摩比丘修多罗里广说过的。世尊！我的身体非常的痛苦，极为难以堪忍的程度。我欲求用刀自杀，不喜乐于痛苦之生。」

佛陀告诉跋迦梨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意回答我。你的意见如何呢？跋迦梨啊！色是常呢？是非常呢？」跋迦梨回答说：「是无常的，世尊！」

佛又问：「如果为无常的话，是否是苦的吗？」回答说：「是苦的，世尊！」

佛陀又问：「跋迦梨！如果是无常，是苦的，则为是变易之法。那么，在此里面，宁有可贪，可欲的吗？」跋迦梨白佛说：「弗也，世尊！」受、想、行、识，也如是之说。

佛陀告诉跋迦梨说：「如果对于那个身体，并没有可贪、可欲的话，就是善终，

后世也是善的。」

那时世尊为跋迦梨说种种之法，示教照喜他后，就从座起而去。就在于那个夜间，跋迦梨尊者，则思惟而想解脱。欲执刀自杀，不喜乐于久生。

这时，有二位天神，其身极为端正，在于后夜之时，诣世尊之处，稽首佛足，退住在一边。然后，白佛说：「世尊！尊者跋迦梨，因疾病而困苦，思惟而想解脱，欲执刀自杀，不喜乐于久生。」第二位天神则说：「那位跋迦梨尊者，已经善于解脱，而得解脱。」说此语后，二天俱礼佛足，实时隐没不现。

那时，世尊，于夜过后，到了早晨时，就在于大众前敷座而坐，而告诉诸比丘们说：「昨夜有二位天子，形体都很端正，来诣我所，稽首作礼，退住在一边，而作此言说：『尊者跋迦梨住于金师精舍，由于疾病困苦，思惟解脱，而欲执刀自杀，不喜乐于久生。』」第二位天神则说：『尊者跋迦梨已经善于解脱而得解脱。』」说此语后，二天俱来稽首作礼，而实时隐没不现。」

世尊同时并告诉一位比丘说：「你当往诣尊者跋迦梨比丘之处，语跋迦梨说：『昨夜有二位天神来诣我所，稽首作礼，退住在一边，语我而说：『尊者跋迦梨因疾病困苦，思惟解脱，欲执刀自杀，不喜乐于久生。』』」第二位天神则说：『尊者跋迦梨已经善于解脱，而得解脱了。』」说此语后，实时隐没不现。这是天之语。佛陀又记说你：你对于此身，已不起贪欲，就是善终，后世仍然也是善。』」

这时，那位比丘受世尊之教后，就诣金师精舍，跋迦梨之疗房。那时，跋迦梨，语其侍病者说：「你们持绳床来，大家共举我身，放置于精舍之外面，我欲执刀自杀，不喜乐久生。」

这时，有众多的比丘，出房舍外，正在露地经行。受佛教令的比丘，则诣众多的比丘之处，问众多的比丘而说：「诸位尊者！跋迦梨比丘，现在住在于何处呢？」诸比丘们回答说：「跋迦梨比丘曾告诉其侍病比丘，叫他举绳床来。」叫他们把其扶出精舍之外，欲执刀自杀，不喜乐于久生。」受佛教令的比丘，就诣跋迦梨之处。

跋迦梨比丘遥见佛使之比丘之来到，就对侍病者说：「请把绳床降下，着在于地上。因为那边有比丘快速而来，好似世尊的使者的样子。」那位侍病的比丘，就降下绳床，放着于地上。

这时，那位使者比丘到达后，对跋迦梨说：「世尊有教言，以及天神也有所说之语，叫我来传达。」那时，跋迦梨对于侍病者说：「请扶我着在于地上，不可在床上听受世尊之教，以及天神所说之语。」这时，侍病的比丘，就扶跋迦梨，将其安在地上。

那时，跋迦梨说：「你现在可以宣示世尊的告勅，以及天神所说之语了。」使者比丘说：「跋迦梨！大师告诉于你：『昨夜有二位天神来白我说：跋迦梨比丘，因疾病困苦，思惟解脱，欲执刀自杀，不喜乐于久生。』」第二位天神说：跋迦梨比丘已经善解脱，而得解脱了。说此语后，实时隐没不现。』世尊又记说：『你乃善于命终，后世也善。』」

跋迦梨说：「尊者！大师乃善知所知，善见所见的。那二位天神也是善知所知，善见所见。当然我在于今天，对于色为无常之事，已经决定无疑。由于无常之故，就是苦的之事，也决定无疑。如为无常，为苦的话，就是变易之法。对于这些并没有可贪、可欲之事，都已决定无疑。对于受、想、行、识，也是如是。然而我到了今天，这个疾病的苦痛，仍然如故的。随着在于我身。我欲执刀自杀，不乐于久生。」跋迦梨将话说完后，就执刀自杀。

这时，使者比丘供养跋迦梨的死身后，就还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然后，白佛说：「世尊！我已将世尊所勅令之话，具告尊者跋迦梨。他曾作此言而说：『大师善知所知的事，也善见所见之事。那二位天神，也是善知所知，善见所见的！』」其它广说，乃至执刀自杀。」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随我往诣金师精舍，跋迦梨之遗体之处吧！」大众到达后，世尊看见跋迦梨的遗体。有远离之色。看见后，对诸比丘们说：「你们看见这位跋迦梨比丘的遗体在地，有远离色吗？」诸比丘们白佛说：「已经看见了，世尊！」

佛又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看见遶在跋迦梨之身的四面周匝，有闇冥之相，正围遶在其身边吗？」

诸比丘们白佛说：「已经看见了，世尊！」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这是恶魔之像。恶魔正在周匝求觅跋迦梨善男子的识神，当会往生到何处之事。」佛陀并告诉诸比丘们说：「跋迦梨善男子的识神已经不住在那里，已经以刀自杀而他往了。」这时，世尊，为了那位跋迦梨，说第一记（记说已证阿罗汉果）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六六、闍陀经：闍陀比丘在病床听摩诃拘絺罗说法后，举刀自刃。佛为他记说第一记。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有一位名叫闍陀的尊者，住在于那罗聚落的好衣庵罗林中，他有疾病，很困笃。

这时尊者舍利弗听闻尊者闍陀在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有疾病，很困笃之事。他听后，对尊者摩诃拘絺罗说：「尊者，你知道吗？闍陀比丘在那罗聚落的好衣庵罗林中，有疾病，很困笃。你我当共往诣去看他。」摩诃拘絺罗听后，就默然而答应他。

于是，尊者舍利弗，和尊者摩诃拘絺罗，就共诣那罗聚落的好衣庵罗林中，而到了尊者闍陀的住房。

尊者闍陀遥见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诃拘絺罗之到来，就纒床欲站起来。舍利弗尊者就告诉闍陀尊者说：「汝且莫起！」

舍利弗尊者和摩诃拘絺罗尊者，坐在于异床，问闍陀尊者说：「现在如何呢？尊者闍陀！你所患之病，可以堪忍其痛苦吗？是增呢？是损呢？（病情好与坏）」其它都如前述之又摩修多罗里广说过的。

闍陀尊者说：「我现在的身病，极患苦痛，难可以堪忍的。所起之病，唯有增而无损。我只想执刀自杀，不愿乐于苦痛之活。」

舍利弗尊者说：「闍陀尊者！你当努力，莫自伤害！如果你在世间的话，我当会和你来往周旋。你如果有缺乏的话，我当会给你如法的汤药。你如没有看病之人的话，我会当你的看护人，必定会使你适意，不会使你不适意的。」

闍陀回答说：「我有人供养我的。那罗聚落的诸婆罗门长者们，都来看视过我。衣被、饮食、卧具、汤药都没有乏少。也自有修梵行的弟子，随意为瞻病为看护人，并没不适意。但是我的疾病，因苦痛逼身，难可以堪忍，唯欲自杀，不乐于苦生。」

舍利弗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意回答我。闍陀！眼根和眼识，以及眼目所认识之色境，那此宁为是我、异我、彼此相在吗？」闍陀回答说：「弗也，尊者舍利弗！」又问：「闍陀！耳、鼻、舌、身、意，和意识，以及以意识所认识的法境，那些宁为是我、异我、彼此相在吗？」闍陀回答说：「弗也，尊者舍利弗！」又问：「闍陀！你对于眼根、眼识，以及色境，到底是为何所见（见到甚么？），何所识（认识甚

么？），何所知（知道甚么）之故，而说眼根、眼识，以及色境，都不是我，也不是异于我（他之我），也不是彼此相在（此他相结合之我。自我、他我之对立共存）呢？」

阐陀回答说：「我对于眼根、眼识，以及色境，都见为是灭，知道为灭之故，看见眼根、眼识，以及色境，都非我、不异于我，彼此不相在的。」

又问：「阐陀！你对于耳、鼻、舌、身、意等根，意等之识，以及法境，为何所见、何所知故，对于意根、意识，以及法境，都见为是非我、不异我、彼此不相在呢？」阐陀回答说：「尊者舍利弗！我对于意根、意识，以及法境，见为是灭，知道为灭之故，对于意根、意识，以及法境，都见为非我、不异我、彼此不相在。尊者舍利弗！然而我今天，因为身病非常的苦痛，不能堪忍，欲以刀自杀，不乐于苦生。」

这时，尊者摩诃俱絺罗，对尊者阐陀说：「你现在应该向于大师所训示的如所说之句，去修习正念：『如有所依者，则为是动摇。动摇的话，就有所趣向。所趣向的话，就为之不休息。不休息的话，就会随趣往来。随处往来的话，就会有未来的生死。有未来之生死之故，就会有未来的出没。有未来的出没之故，就会有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像如是的，会有纯大苦恼之聚集。』

如所说之句也曾经这样的说过：『如没有所依的话，就不会动摇，不动摇的话，就能得到没有趣向，无趣向的话，就会有止息，有止息之故，就不会随趣往来，不随趣往来之故，就不会有未来之出没，没有未来之出没的话，就没有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像如是的，纯大聚就会消灭。』

阐陀说：「尊者摩诃拘絺罗！我供养世尊之事，到了现在，已经完毕了！我随顺善逝，现在已经完毕！我已适意，而不是不适意。弟子所作的，于今都已作完。如又有其它的弟子，欲有所作，而供养大师的话，也当如是的供养大师。是适于意，非不适于意。然而我现在，因身病之苦痛，难可以堪忍，因此，唯欲以刀自杀，不乐于苦生。」那时，尊者就在于那罗聚落的好衣庵罗林中，以刀自杀。

这时，舍利弗尊者供养阐陀尊者的舍利（遗骨）后，则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在一边，然后，白佛说：「世尊！尊者阐陀，已在于那罗聚落的好衣庵罗林中，以刀自杀。其皈趣如何呢？世尊！那位阐陀尊者，当会往生至于何趣呢？受如何之生呢？后世如何呢？」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他不自己记说而说过吗？他不是说过：『尊者摩诃拘絺罗！我供养世尊之事，到了现在，已经完毕了。我随顺善逝之事，到了现在已经完毕了。是适意，而不是不适意。如果又有人供养大师的话，当如是而作（应如他所作的去作，就不会有错），是适意，而不是不适意。』吗？」

那时，尊者舍利弗又问世尊而说：「世尊！那位尊者阐陀，从前在于镇珍尼婆罗门聚落，有供养家、极亲厚家、善言语家」（是否有这回事）？」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如是，舍利弗！以正智、正善解脱的善男子，定会得有供养家、亲厚家、善言语家的。舍利弗！我并不说他有大过。如果有人舍此身后，还有余身相续的话，我就会说他们，为有大过的了。假若有人，舍此身后，不会再有余身之相续的话，我就不会说他有过的。没有大过之故，在于那罗聚落的好衣庵罗林中，以刀自杀的。」

像如是的，世尊乃为那位尊者阐陀，记说第一记（证阿罗汉果）。

佛说此经后，尊者舍利弗，非常的欢喜，作礼后离去。

杂阿舍经卷第四十七完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八

一二六七、度流经：本经叙述佛陀应一天子之间，而阐述如何渡过暴流之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有一位天子，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身上的诸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白佛说：「世尊！一位比丘，这位比丘能够度过驶流吗？」（暴流—河。所谓欲、有、见、无明之四流。众生都被此四流所漂泊，故这些惑均名为瀑流。）

佛陀说：「如是（是的），天子！」天子又问：「没有所攀缘之处，也没有所住之处，而渡过驶流吗？」佛陀说：「如是，天子！」

天子又问：「没有所攀缘，也没有所住，而渡过驶流，其义为如何呢？」

佛陀说：「天子！我如是（指正道），如是抱，如是（正道），如是而直进（精进），则不会被暴水之所漂流。如果如是，如是而不抱（指懈怠），如是，如是而不直进（指沉没），就会被水所漂流。像如是的，天子！这叫做无所攀缘，亦无所住，而能渡过驶流。」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盘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久来能得看见婆罗门，已经得证般涅盘。一切的怖畏，都已渡过，永远超越世间的恩爱。）

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六八、解脱经：本经叙述一位天子问佛，有关于众生是否能得解脱的问题。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白佛说：「比丘（指佛陀）！您能知道一切众生之所著、所集，以及决定解脱、广解脱、极广解脱与否吗？」

佛陀告诉天子说：「我统统能知一切众生之所著、所集，以及决定解脱、广解脱、极广解脱等事。」天子白佛说：「比丘！您是怎样的知道一切众生之所著、所集，以及决定解脱、广解脱、极广解脱呢？」

佛陀告诉天子说：「由于爱喜灭尽之故，我就得心解脱，心解脱后，故知一切

众生之所著、所集，以及决定解脱、广解脱、极广解脱。」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上）。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六九、度诸流经：本经叙述一位天子以偈问佛，有关于度诸流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谁度于诸流 昼夜勤精进 不攀亦不住 何染而不着

（到底是谁能度过诸暴流〔指前记之暴流〕呢？谁能昼夜都勤于精进，不攀缘，也不住着，而对于那一种污染不着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一切戒具足 智慧善正受 内思惟系念 度难度诸流

不乐于欲想 超越于色结 不系亦不住 于染亦不着

（对于一切戒，都能具足，有智慧，而善能正受，于内正思惟系念，就能渡过难渡的诸流。）

（不喜乐于欲想，能超越于色结，不系缚，也不住着，则对于污染，也不会有染着。）

那时，诸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七〇、拘迦尼经：本经叙述拘迦尼天女，将其自证的经过报告佛陀，受佛印可。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山谷精舍。

那时，有一位名叫拘迦尼的光明的天女，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山谷。

这时，拘迦尼天女，说偈而说：

其心不为恶 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 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 非义和合者

（其心不作诸恶业，以及身口也同样的对于世间的五欲都观察为如同虚空，唯有以正智而正系念不习近于诸苦恼之业，因为乃和合于非义之故。）

佛陀告诉天女说：「如是！如是！」并将天女所说之偈，复念一遍。

其心不为恶 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 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 非义和合者

(语译如前)

这时，拘迦那娑天女，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那时，世尊过了一夜后，于翌日的晨朝，入于僧中，敷一尼师坛（坐具），在于大众前面坐下来。然后告诉诸比丘们说：「昨天的后夜，有一名叫拘迦尼的天女，容色绝妙，来诣我所，稽首我足，退坐在一面，而说偈说：

其心不为恶 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 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 非义和合者

(语译如前)

我就回答说：「如是，天女！如是，天女！

其心不为恶 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 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 非义和合者

(语译如前)

我说此语时，那位拘迦尼天女，听我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我的双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七一、四句法经：阿难说四句法经，一位婆罗门认为是非人所说，而问世尊。世尊说然，是非人一天女所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山谷精舍。

那时，尊者阿难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将说四句法经。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为你们阐说甚么叫做四句法经？」

于是，阿难尊者，就说偈而说：

其心不为恶 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 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 非义和合者

(语译如前)

诸比丘们！这就是名叫四句法经。」

那时，有一位婆罗门，在离开阿难尊者不远之处，正为诸年少的婆罗门受诵经典。这时，那位婆罗门曾作此念：「如沙门阿难所说之偈，在于我附近所说之经，便是非人所说的（别译杂阿含说：「有一婆罗门，去阿难不远，闻说斯偈，即便思惟：如此偈义，义味深远，非是人作，必是非人之所宣说，当往问佛。」）」

这时，那位婆罗门就往诣佛所，和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后，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瞿昙！沙门阿难所说之偈说：

其心不为恶 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 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 非义和合者

像如是等所说之偈，则是非人所说之语，并不是人所说之语。」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如是，如是，婆罗门！这是非人之语，非为人之语！当时有一位名叫拘迦尼的天女来诣我所，稽首我的双足后，退坐在一边，而说偈说：

其心不为恶 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 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 非义和合者

我在那个时候回答他说：如是！如是！如天女妳所说的：

其心不为恶 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 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 非义和合者

因此之故，婆罗门！当知此所说之偈，乃是非人所说的，并不是人所说的。」
佛说此经后，那位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礼佛双足后，离去。

一二七二、拘迦那娑经：本经内容和一二七〇经同。为拘迦那娑天女自说所证，乃至佛之赞许。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山谷精舍。

那时，有一位名叫拘迦那娑天女，这位光明的天女，乃起大炽然的电光，而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比丘僧，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普照于山谷，就在于佛前说偈而说：

其心不为恶 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 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 非义和合者

那时，世尊告诉天女说：「如是！如是！天女！如妳所说的：

其心不为恶 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 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 非义和合者

那时，拘迦那娑天女，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实时隐没不现。

那时，世尊，在夜间过后，翌日的朝晨，入于僧中，敷尼师坛（坐具），在于大众之前坐定后，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昨天的后夜，有一位名叫拘迦那娑的天女，这位光明的天女，来诣我所，稽首我的双足，退坐在一边。她说偈而说：

其心不为恶 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 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 非义和合者

我在那时，回答而说：「如是，天女！如是，天女！如妳所说的：

其心不为恶 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 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 非义和合者（以上语译均如前）

拘迦那天女 电光炎炽然 敬礼佛法僧 说偈义饶益

（拘迦那天女！妳的光炎炽然如电光！妳为皈依敬礼佛法僧，而说偈义，以饶益人！）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七三、拘迦那娑天女经：本经叙述拘迦那娑天女说如来之正法与律，佛赞许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山谷精舍。

那时，有一位名叫拘迦那娑的天女，这位光明的天女，放出电光之明，炎照炽然，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普照山谷，就在于佛前，说偈而说：

我能广分别 如来正法律 今且但略说 足以表其心

其心不为恶 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 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 非义和合者

（我能够广大的加以分别如来的法与律。现在且唯简略而说，就足以表示其心。）

（其心不作诸恶业，以及身口也同样的对于世间的五欲都观察为如同虚空，唯有以正智而正系念，不习近于诸苦恼之业，因为乃和合于非义之故。）

佛陀告诉天女说：「如是，天女！如是，天女！如妳所说的：

其心不为恶 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 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 非义和合者

这时，拘迦那娑天女听佛所说，欢喜而稽首后，实时隐没不现。

那时，世尊，于夜过后，到了翌日的朝晨，入于僧前，在于大众当中，敷座而坐，而告诉诸比丘们说：「在昨日的后夜时，拘迦那娑天女，曾来诣我所，恭敬作礼，退坐在一边，而说偈说：

我能广分别 如来正法律 今且但略说 足已表我心

其心不为恶 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 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 非义和合者

我于那时，回答而说：「如是，天女！如妳所说：

其心不为恶 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 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 非义和合者

这时，那位天女，听我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我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七四 朱卢陀女经：本经叙述拘迦那娑天女 朱卢陀天女，说如来的正法与律，佛陀赞许之。

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毘舍离国的猕猴池侧的重阁讲堂。

那时，有二位天女，一位名叫拘迦那娑，另一位为朱卢陀（拘迦那娑之妹）。她们的容色都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一切猕猴池边。

那时，朱卢陀天女，说偈白佛而说：

大师等正觉 住毘舍离国 拘迦那朱卢 稽首恭敬礼

我若未曾闻 牟尼正法律 今乃得亲见 现前说正法

若于圣法律 恶慧生厌恶 必当堕恶道 长夜受诸苦

若于圣法律 正念律仪备 彼则生天上 长夜受安乐

（大师等正觉！现住于毘舍离国 我们拘迦那娑 朱卢陀，在这里稽首恭敬礼拜佛陀您！）

（我在往昔时，未曾听闻过牟尼及所阐说的正法与律。现在乃得以亲见佛陀您现前说正法！）

（假若对于圣法与律，起恶慧，而生厌恶的话，必当会堕入于恶道，会长夜受诸苦恼的！）

假若对于圣法与律，生起正念，而律仪备足的话，他就会往生天上，会长夜受安乐！）

拘迦那娑天女又说偈说：

其心不为恶 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 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 非义和合者

佛陀告诉天女说：「如是，如是，如妳所说：

其心不为恶 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 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 非义和合者

这时，那位天女，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实时隐没不现。

那时，世尊在于其夜过后，翌日的朝晨，入于僧中，敷座而坐，而告诉诸比丘们说：「在昨日后夜之时，有二位天女，她们的容色都非常的绝妙，来诣我所，为我作礼后，退坐在一边。那位朱卢陀天女，曾说偈而说：

大师等正觉 住毘舍离国 我拘迦那娑 及以朱卢陀

如是二天女 稽首礼佛足 我昔未曾闻 牟尼正法律

今乃见正觉 演说微妙法 若于正法律 厌恶住恶慧

必堕于恶道 长夜受大苦 若于正法律 正念律仪备

生善趣天上 长夜受安乐

拘迦那娑天女，又说偈而说：

其心不为恶 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 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 非义和合者

我在那个时候回答而说：「如是，如是，如妳所说：

其心不为恶 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 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 非义和合者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以上如累同之偈，语译都同）

一二七五、触经：因缘果报历然不昧！如对于不瞋之人，抱有恶意的话，其祸会还回于其自身。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而说：

无触不报触 触则以触报 以触报触故 不瞋不招瞋

（如不去感触的话，就不会有感触的回报。如有感触的话，则会有感触之回报。由于以感触去回报感触的缘故，如不瞋恚的话，就不会招集瞋恚的果报。）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不于不瞋人 而加之以瞋 清净之正士 离诸烦恼结

于彼起恶心 恶心还自中 如逆风扬尘 还自盆其身

（不可以对于不瞋恚之人〔已无瞋恚心之人〕加之以瞋恚之心。但能不起瞋恚就是清净的正士，就是已离开烦恼的结缚！）

（对于他而起恶心的话，恶心定会还回自身当中。有如逆风之飞扬尘沙一样，还而会自盆其身哩！）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久来才又见到像您这位婆罗门，已逮得般涅槃。一切的怖畏都已过去，永远超越世间的恩爱！）

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七六 愚痴人经：本经叙述佛告天子，造恶业者将会泣受其苦果。反之而造善业的话，将会享受乐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非常的绝妙，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诸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而说：

愚痴人所行 不合于黠慧 自所行恶行 为自恶知识
所造业恶行 终获苦果报

（愚痴之人所造所行的，都不合于黠慧。自己所造所行的恶业恶行，会成为自己的恶知识。由于自己所造的众恶行，终究自会获得苦的果报。）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既作不善业 终则受诸恼 造业虽欢喜 啼泣受其报
造诸善业者 终则不热恼 欢喜而造业 安乐受其报

（既然作过诸不善之业，终究就会受诸苦恼的。造恶业时，虽然非常的欢喜，可是却会啼泣悲惨而受其果报！）

（反之而造诸善业的话，终究不会受诸热恼之苦。欢喜而造善业的话，必定会安乐的受其果报！）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久来才又见到像您这位婆罗门，已逮得般涅槃〔解脱 寂灭〕。一切的怖畏都已过去了，永远超越世间的恩爱。）

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七七 嫌责经：一位天子于佛前悔过。因看佛熙怡微笑，以为佛不纳受而抱怨。佛为说口头悔过之无益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而说：

不可常言说 亦不一向听 而得于道迹 坚固正超度
思惟善寂灭 解脱诸魔缚 能行说之可 不行不应说
不行而说者 智者则知非 不行己所应 不作而言作
是则同贼非 名为不善业

（不可以只顾常言说〔并不是常能言说的人就是真正的圣者〕。也不可以一向听信他之语。应得符于道迹，而起坚固之心，才能真正超度。应思惟而善于寂灭，而解脱诸恶魔的结缚。）

（如能实行的话，即其所说，确为可靠的。如不能行，就不应该多说。不实行而多说的话，则有智的人，定会知道其非。）

（不实行自己所应做之事，而不作而说他已作，这就是同于盗贼之过非，名叫做不善之业。）

那时，世尊告诉天子说：「你现在有所嫌责吗？」天子白佛说：「悔过，世尊！悔过，善逝！」（在佛前忏悔其怨言责佛之罪过）。

那时，世尊只熙怡微笑，并不说话。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我今悔其过 世尊不纳受 内怀于恶心 抱怨而不舍

（我现在已忏悔我的罪过，而世尊却不纳受。内心怀于不善之心，还抱怨，还不舍弃对我的成见。）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言说悔过辞 内不息其心 云何得息怨 何名为修善

（你只顾言说，说你已忏悔你的罪过之言辞。然而你的内心却不真正息灭其嫌责之心，这样，怎么能够得以息灭你的怨嫌之心呢？怎能叫做修习善业呢？）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谁不有其过 何人无有罪 谁复无愚痴 就能常坚固

（谁没有其过错之非呢？有甚么人能够没有罪业呢？谁又不愚痴呢？那一个人能常坚固呢？）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七八、瞿迦梨经： 本经叙述提婆之党羽—瞿迦梨因诽谤舍利弗、目犍连，而堕入地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有一位名叫瞿迦梨的比丘，是提婆达多的伴党，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告诉瞿迦梨比丘说：「瞿迦梨！你为甚么缘故，在于舍利弗与目犍连的清静梵行之处，生起不清净之心呢？你当会于长夜，得不饶益之苦啊！」

瞿迦梨比丘白佛说：「世尊！我现在乃确信世尊之语。世尊所说的并没有异。但是舍利弗、大目犍连则不同，他们之心有恶欲啊！」像如是的第二、第三，都同样之说。瞿迦梨比丘，这位提婆达多的伴党乃在于世尊之处，经世尊再三的劝说当中，都违反而不纳受，就从座起后离去。去后，在其身上的周遍（全身），生起诸疮痂，都如同栗子那样，又渐渐的增长，均如桃李那么之大。

这时，瞿迦梨比丘，因患苦痛，口里即说：「极燃！极烧！」全身都流出脓血；而致于身坏命终，而生于大钵昙摩地狱（大红莲花地狱。此狱极寒，身裂如大莲花）。

这时，有三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这时，一位天子白佛而说：「瞿迦梨比丘，这位提婆达多的伴党，现在已经命终了。」这时，第二位天子作此言而说：「诸位圣尊们！应当知道！瞿迦梨比丘命终后，堕入于地狱中。」第三位天子即说偈而说：

士夫生世间 斧在口中生 还自斩其身 斯由其恶言
应毁便称誉 应誉而便毁 其罪生于口 死堕恶道中

博奕亡失财 是非为大咎 毁佛及声闻 是则为大过

(人生在于世间，刀斧也会在于口中而生。此斧还而自斩其身体，这都是由于恶言而来的。)

(应该要毁废的，却反而称誉，应该要称誉的，却便会谤毁。其罪之发生乃在于口，死后会堕于恶道之中！)

(由于博奕而亡失其钱财，这还不能算是为大咎。毁谤佛陀，以及声闻，才是真正的大罪过。)

那三位天子说此偈后，实时隐没不现。

那时，世尊，于夜过后，在翌日的朝晨，到了僧中，在大众前，敷座而坐，然后告诉诸比丘们说：「在昨日的后夜之时，有三位天子来诣我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中第一位的天子，曾对我说：『世尊！瞿迦梨比丘，这位提婆达多的伴党，现在已经命终。』第二位天子说：『瞿迦梨比丘命终后，已堕入地狱之中。』第三位天子即说偈而说：

士夫生世间 斧在口中生 还自斩其身 斯由其恶言
应毁便称誉 应誉而便毁 其罪口中生 死则堕恶道

(语译如前)

说此偈语后，实时隐没不现。诸比丘们！你们欲听闻生在阿浮陀地狱（疱。此狱极寒故，身生疱，八寒地狱之一）的众生，其寿的齐限吗？」诸比丘们白佛说：「现在正是其时，唯愿世尊为诸大众说阿浮陀地狱的众生的寿命齐限。诸比丘们听后，当会信受奉行。」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当会为你们说！譬如拘萨罗国，四斗为一阿罗，四阿罗为一独笼那，十六独笼那为一阇摩那，十六阇摩那为一摩尼，二十摩尼为一佉梨，二十佉梨为一仓。在此仓里放满芥子，假如有人，百年百年（每一百年）取出一粒芥子，如是乃至将满仓库里的芥子都取尽，然而在阿浮陀地狱的众生的寿命，却犹然如故，还是不尽。像如是的二十阿浮陀地狱的众生，其寿命等于是一尼罗浮陀地狱（水疱裂。极寒而使所生的水疱破裂）的众生之寿命。二十尼罗浮陀地狱的众生的寿命，等于是一阿咤咤地狱（疱嘶咤。不耐其苦，而发阿咤咤之声）的众生的寿命。二十阿咤咤地狱的众生的寿命，等于是一阿波波地狱（嚙嚙婆。不耐其苦，而发阿波波之声）的众生的寿命。二十阿波波地狱的众生的寿命，等于是一阿休休地狱（白莲花，虎虎婆。极寒身裂如白莲花，又不耐其苦而发虎虎之声）的众生的寿命。二十阿休休地狱的众生的寿命，等于是一优钵罗（青莲花。极寒而身破裂，如青莲花）的众生的寿命。二十优钵罗地狱的众生的寿命，等于是一钵昙摩（红莲花。极寒身裂如红莲花。）的众生的寿命。二十钵昙摩地狱的众生的寿命，等于是一摩诃钵昙摩（大红莲华）地狱的众生的寿命。

比丘们！那位瞿迦梨比丘，命终之后，堕入摩诃钵昙摩地狱之中。因为他对于尊者舍利弗、大目犍连比丘们生起恶心、诽谤之故。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作如是而学：对于那些烧焦灶之所，尚且不欲毁坏，更何况毁坏有知识的众生呢？」佛陀强调的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如是而学！」（不诽谤圣者，不存心毁坏一切）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七九、负处经：本经叙述一位天子以偈问佛，有关于堕入负处之事。佛陀以偈详说。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退落堕负处 云何而得知 唯愿世尊说 云何负处门

（退落而堕入于负处之事，要怎么才能得以知道呢？唯愿世尊您解说！甚么叫做负处之门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胜处易得知	负处知亦易	乐法为胜处	毁法为负处
爱乐恶知识	不爱善知识	善友生怨结	是名堕负门
爱乐不善人	善人反憎恶	欲恶不欲善	是名负处门
斗秤以欺人	是名堕负门	博奕耽嗜酒	游轻着女色
费丧于财物	是名堕负门	女人不自守	舍主堕他行
男子心放荡	舍妻堕外色	如是家者	斯皆堕负门
老妇得少夫	心常怀嫉妬	怀嫉卧不安	是则堕负门
老夫得少妇	堕负处亦然	常乐着睡眠	知识同游戏
怠堕好瞋恨	斯皆堕负门	多财结朋友	酒食奢不节
多费丧财物	斯皆堕负门	少财多贪爱	生于刹利心
常求为王者	是则堕负门	求珠玑瓔珞	革履履伞盖
庄严自慳惜	是则堕负门	受他丰美食	自慳惜其财
食他不反报	是则堕负门	沙门婆罗门	届请入其舍
慳惜不时施	是则堕负门	沙门婆罗门	次第行乞食
呵责不欲施	是则堕负门	若父母年老	不及时奉养
有财而不施	是则堕负门	于父母兄弟	捉打而骂辱
无有尊卑序	是则堕负门	佛及弟子众	在家与出家
毁皆不恭敬	是则堕负门	实非阿罗汉	罗汉过自称
是则世间贼	堕于负处门	此世间负处	我知见故说
犹如怖道	慧者当远避		

（胜处乃容易得以知道，要知道甚么叫做负处，也是容易之事。乐于正法就为胜处，毁坏正法，就为负处。）

（爱乐那些恶知识，而不敬爱善知识，对于善友而生怨结的话，就名叫做堕负门。）

（爱乐不善之人，对于善人却反而会憎恶，贪欲于恶业，不欲行善业，就名叫做负处门。）

（以斗秤去欺诈他人，就名堕负门。）

（常博奕，耽着于嗜酒，好闲游而不自重，而着于女色，因之而费丧其财物，就名叫做堕入于负门。）

（生为女人，不自守妇道，舍弃其主人〔指其夫〕，而跟随他人私奔；一位男子其心多放荡，舍弃其妻，而随着女色〔外遇〕而不顾家庭；像如是之家庭的人，统统会堕入于负门。）

（如老妇而得少夫，其心就会常怀嫉妬，由于怀嫉妬之故，坐卧都不安，这就是堕入于负门。如老夫而得少妇的话，则堕入于负处一事，也是一样的。）

（恒常乐着于睡眠，常和知己友好之人同游戏，怠惰而好瞋恨，这些均会堕入于负门。）

（以多财富而结交朋友，奢华于酒食，而不知节制，而多费丧其财物，这些都是堕负门。）

(由于少财〔贫穷〕，而豹贪爱财富，欲生于刹帝利之家，常求当为国王的话，就是堕入于负门。)

(常求拥有珠玑 璆珞，革的屣履 伞盖，以庄严自己，而慳惜不施的话，这也是堕入于负门。)

(受他人的丰美的饮食，自己却慳吝而爱惜其财，食他人的饮食，并不欲回报，就是堕入于负门。)

(沙门、婆罗门，委屈而求请入其舍宅，但是他却慳吝，不予及时布施，就是堕入于负门。)

(沙门、婆罗门，依于次第而行乞食到其家时，他却呵责，而不欲布施奉献，就是堕入于负门。)

(如果父母已年迈，而不及时奉养他们，虽有财富而不布施奉养，就是堕入于负门。)

(对于父母兄弟，或捶打，或骂辱，并没有尊卑秩序可言，这就是堕入于负门。)

(对于佛陀，及其弟子们，不管是在家或出家〔指信佛而受持的人〕，都毁谤而不恭敬他们，就是堕入于负门。)

(实在不是阿罗汉，而自称他已证阿罗汉，这种超过自己的身份的自夸之人，就是世间的盗贼，就是堕入于负处门。)

(在此世间所谓的负处，我因如实而知，如实而见之故，才能如实而阐说的。这乃犹如怖之道之故，有智慧的人，当应远避!)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盘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八〇、屈下经：本经叙述爱下，则烦恼下，爱举则烦恼上。愚夫之爱，恰如以块相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谁屈下随下 谁高举随举 云何童子戏 如童块相掷

(谁屈下时，就随之而下？谁高举时，就随之而高举？甚么为之童子嬉戏时，都如童子之以块相掷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爱下则随下 爱举则随举 爱戏于愚夫 如童块相掷

(爱若屈下时，则烦恼会随之而下，爱若高举时，烦恼也会随之而高举。爱之嬉戏在于愚夫之间，犹如童子之以块相掷那样。)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架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八一、遮遮经：不是须遮止一切意识。如施戒等善意，就不应遮止。唯遮止恶的意识，就会脱离烦恼。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而说：

决定以遮遮 意妄想而来 若人遮一切 不令其逼迫

（决定以遮止而遮止其意，因为意识会生起妄想出来之故。如果有人能遮止一切意的话，就不会使其逼迫而生妄想的！）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决定以遮遮 意妄想而来 不必一切遮 但遮其恶业

遮彼彼恶已 不令其逼迫

（决定以遮止而遮止的话，意怎么会有妄想之来呢？然而不必对于一切意念都须遮止，但须遮止其恶业。能遮止那些恶业后，就不会再会其有烦恼之逼迫！）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八二、名称经：本经叙述应一天子之间，而说持戒、布施、真实、恩惠之功德。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云何得名称 云何得大财 云何德流闻 云何得善友

（怎样才能得到好名称？怎样才能得到大财富？怎么才有德行之流闻？怎样才能得到善友？）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持戒得名称 布施得大财 真实德流闻 恩惠得善友

（能持戒的人，就能得到好的名称。能布施与人的人，就能得大财富。真实，也就是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人，其德行就能流闻。常有恩惠给予人的人，就能得善友。）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八三、巧业经：本经叙述佛为一天子说怎样如法集财，怎样如法而用财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云何人所作 智慧以求财 等摄受于财 若胜若复劣

（怎样由于人之所作，而以智慧去求财物？同样的摄受于财物，怎么会为胜？怎么会为劣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始学功巧业	方便集财物	得彼财物已	当应作四分
一分自食用	二分营生业	余一分藏密	以拟于贫乏
营生之业者	田种行商贾	牧牛羊兴息	邸舍以求利
造屋舍床卧	六种资生具	方便修众具	安乐以存世
如是善修业	黠慧以求财	财宝随顺生	如众流皈海
如是财饶益	如蜂集众味	昼夜财增长	犹如蚁积堆
不付老子财	不寄边境民	不信奸狡人	及诸慳吝者
亲附成事者	远离不成事	能成事士夫	犹如火炽然
善友贵重人	敏密修良者	同气亲兄弟	善能相摄受
居亲眷属中	标显若牛王	各随其所应	分财施饮食
寿尽而命终	当生天受乐		

（首先学习功巧业〔一枝之长〕，方便精勤以便集聚财物。得那些财物后，应当分作四分：）

（一分当作自己的饮食等之用，二分为营生业〔投资在产业〕，其余的一分，应藏密〔储存〕起来，以拟用于贫乏不足时之须。）

（营运生活之事业的人，有的种田，有的商贾，有的牧牛牧羊，使其蕃息，有的造邸舍以求财利。）

（盖造屋舍，以便床卧〔坐卧栖身〕，对于六种资生之其都齐备，都方便而常修众具，就能安乐的生存于世间。）

（像如是的善能修习事业，这样的有黠慧去求财利，则财宝自会随顺而生，有如众流之皈于大海〔滚滚而来〕。）

（像如是，而有财利之饶益，则如蜜蜂之集在于众味当中一样，会日以继夜，财利会增长不止，犹如蚂蚁之积堆一样。）

（如果不付与老子以财物，不寄给边境的亲民，这乃为不信的奸狡之人，以及诸慳吝的人。这些人都亲附有成事之人，会远离不成事的人〔投机取巧的坏人〕。看见能成事的士夫，犹如火炽然〔都取炎势〕。）

（善友贵重之人，乃为敏密而修良的人。对于这种人，应则看为同气之亲兄弟，应善能相于摄受！）

（居于亲眷属当中，应能标显如牛王那样。应随着各人之需，而分给财物，布施饮食给他们。这样，则寿尽而命终之时，当会往生于天上去享受快乐！）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盘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八四、弹琴经：本经叙述六位天女，到拘萨罗之弹琴人之处，自说生天的因缘。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过去世时，在拘萨罗国里，有一位弹琴之人，名叫粗牛（俱摊罗），在于拘萨罗国的人间游行，止息于野外里。这时，有六位广大天宫的天女，到了拘萨罗国的那位粗牛弹琴人之处来。她们对粗牛弹琴人说：『阿舅！（尊称）阿舅！请为我们弹琴！我们当会歌舞！』弹琴人粗牛说：『如是（好的），姊妹们！我当会为妳们弹琴的。但是妳们应该对我说妳们是甚么人，为甚么因由而生于此处的呢？』天女回答说：『阿舅！你只管弹琴，我们当会歌舞！会在歌颂当中，自说所以会生在此地的因缘。』那位拘萨罗国的粗牛弹琴人听后，就开始弹琴，六位天女就开始歌舞。

第一位天女，说偈歌唱而说：

若男子女人 胜妙衣惠施 施衣因缘故 所生得殊胜
施所爱念物 生天随所欲 见我居宫殿 乘虚而游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 回向中之最

（如果有男子，或女人，用胜妙之衣去惠施于他人的话，则由于这施衣的因缘之故，所转生之处，定会得殊胜之处。如将自己所爱念之物，布施给人的话，就会往生天上，会随其所欲而得安乐。）

（你看！我不是居住于天上的宫殿，乘着虚空而游行到处的吗？天身有如黄金之聚，天女则为百中之胜。观察这些福德吧！为回向中之最上的！）

第二天女又说偈说：

若男子女人 胜妙香惠施 爱念可意施 生天随所欲
见我处宫殿 乘虚而游行 天身若金聚 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 回向中之最

（如果有男子，或女人，用胜妙之香去惠施与人，以自己所爱念而可意之香去布施给人的话，就能转生于天上随意所欲而安乐。）

（你看！我本处于天上的宫殿，乘着虚空而到处游行！天身有如金聚，天女乃为百中之胜。观察此福德，为道向中之最上的！）

第三天女又说偈而说：

若男子女人 以食而惠施 可意爱念施 生天随所欲
见我居宫殿 乘虚而游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 回向中之最

（如果有男子，或女人，用饮食去惠施与人，以可意而自己爱念之食去布施与人的话，则能转生天上，能随所欲而得安乐。）

（你看！我本居住于天上的宫殿，而乘着虚空而游行到处。天身有如黄金之聚，天女即为百中之胜。观察这福德，为回向中之最上！）

第四位天女又说偈说：

忆念余生时 曾为人婢使 不盗不贪嗜 勤修不懈怠
量腹自节身 分食救贫人 今见居宫殿 乘虚而游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 供养中为最

（我忆念起我过去的余生时，曾经为人的使婢。那个时候我乃不偷盗，又不贪嗜，都勤修而不懈怠。我都自量自己之腹，也就是应食之分，而自己节制自己之身，而分食去救济贫穷之人。）

（现在可以见到我，居住于天上的宫殿，乘虚空而游行于各处。天身有如黄金之聚，天女为百中之胜。观察此福德，为供养中之最上！）

第五位天女又说偈而说：

忆念余生时 为人作子妇 嫜姑性狂暴 常加粗涩言
执节修妇礼 卑逊而奉顺 今见处宫殿 乘虚而游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 供养中为最

（我忆念起我的过去的余生时，发觉曾经为人的子妇。那时，嫜姑之性，乃非常的狂暴，常时加之以粗涩之言。我都执持守节，修习为人妇媳之礼，都卑逊而奉顺于她。）

（现在得见处在天上的宫殿，乘虚空而游行于各处。天身有如黄金之聚，天女乃为百中之胜。观察此福德，为供养中之最上的。）

第六位天女又说偈而说：

昔曾见行迹 比丘比丘尼 从其闻正法 一宿受斋戒
今见处宫殿 乘虚而游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 回向中之最

（过去曾经在行迹当中看见比丘比丘尼，从他们听闻正法，曾有一宿，受其斋戒。）

（现在见到处在于天上的宫殿，乘虚空而游行于各处。天身有如黄金之聚，天女为百中之最上。观察此福德，乃为回向中之最上。）

那时，拘萨罗国的粗牛弹琴人，也说偈而说：

我今善来此 拘萨罗林中 得见此天女 具足妙天身
既见又闻说 当增修善业 缘今修功德 亦当生天上

（我现在善来于此拘萨罗林当中，得以拜见诸位天女们，都具足微妙的天身。）

（既得拜见，又得闻其说，此后当会增修诸善业。由于现在起修习诸功德的因缘，当会往生于天上界！）

说此语后，诸位天女，实时隐没不现。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二八五、舍离经：本经叙述佛应天子，而说：应灭瞋恚，防护贪生，舍离无明，以及等观真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而说：

何法起应灭 何生应防护 何法应当离 等观何得乐

（那一种法生起时，应该要把它熄灭？应防护甚么法之生起？甚么法应当舍离？等观甚么法，就能得到安乐？）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瞋恚起应灭 贪生逆防护 无明应舍离 等观真谛乐
欲生诸烦恼 欲为生苦本 调伏烦恼者 众苦则调伏
调伏众苦者 烦恼亦调伏

（瞋恚如生起时，就应把它消灭。应逆而防护贪欲之生起。无明即应舍离，等观真谛，时，就会得安乐。）

（贪欲会生诸烦恼，贪欲为生苦恼的根本。如能调伏烦恼的话，即众苦自会调伏。能调伏众苦的话，则烦恼也会调伏。）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上）

于是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八六、种种经：本经叙述欲瞋痴不在于世闲之种种物里，都在于自心，应以信而修禅思，以伏爱欲。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若人行放逸 愚痴离恶慧 禅思不放逸 疾得尽诸漏

（如果有人虽然行放逸，而如离开愚痴恶慧，而禅思不放逸的话，就能很快的得尽诸漏吗？）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非世间众事 是则之为欲 心法驰觉想 是名士夫欲
世间种种事 常在于世间 智慧修禅思 爱欲永潜伏
信为士夫伴 不信则不度 信增其名称 合终得生天
于身虚空想 名色不坚固 不著名色者 远离于积聚
观此真实义 如解脱哀愍 由斯智慧故 世称叹供养
能断众杂相 超绝生死流 超度诸流已 是名为比丘

（并不是世间的众事，就将它为之欲。如心法的觉想奔驰的话，才是士夫之欲。）

（世间的种种之事，常在于世间里。如以智慧而修禅思的话，爱欲就永远会潜伏。）

（信就是士夫的真正伴侣，如果不信的话，就不能度脱。有信就能增长其名称，命终后，得以转生于天上。）

（对于身，要作虚空之想，因为名色〔心身〕不坚固之故。不着于名色的话，就能远离于积聚。）

（应观察此真实之义，如解脱而哀愍。由于此智慧之故，世间会称叹，会供养于你！）

（能够断灭众杂相，而超绝生死之流。超度诸流后，就名叫做比丘！）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于是，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八七、正士经：本经叙述和善人同游、同事，解知善人之法的话，为之胜，而非恶。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与何人同处 复与谁共事 知何等人法 名为胜非恶

(到底要和那一种人同处？又须和那一种人共事？要知道那一种人之法？才能名叫胜，而非恶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与正士同游 正士同其事 解知正士法 是则胜非恶

(须要和正士同游止，与正士同其事，解知正士之法，就名叫做胜而非恶。)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盘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八八、慳吝经：慳吝不布施，即常渴，死后还得受其报。布施则现在、后世，均为多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而说：

慳吝生于心 不能行布施 明智求福者 乃能行其惠

(如果有慳吝，生在于心的话，就不能行布施。如有明智，而求福的话，乃能实行其惠施与人。)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怖畏不行施 常得不施怖 怖畏于饥渴 慳吝从怖生

此世及他世 常痴饥渴畏 死则不随死 独往无资粮

少财能施者 多财难亦舍 难舍而能舍 走则为难施

无知者不觉 慧者知难知 以法养妻子 少财净心施

百千邪盛会 所获其福利 比前如法施 十六不及一

打缚恼众生 所得诸财物 惠施安国土 是名有罪施

方之平等施 称量所不及 如法不行非 所得财物施

难施而行施 是应贤圣施 所往常获福 寿终上生天

（由于怖畏贫乏，而不行布施的话，就会常得不布施的怖畏。怖畏于饥渴的话，慳吝乃由怖畏而生的。这样，则此世与他世〔后世〕，都会常为愚痴而饥渴之怖畏。死后，则不会随死亡而消灭，仍然会独往，而没有资粮。）

（少财虽为能布施，而多财则难以施舍。这种难舍而能舍之事，就是叫做难施！）

（无知的人不会觉醒，有智慧的人则知道难知之事。依法而养育妻子，虽为少财，也应以净心而布施！）

（举行百千次的邪盛会〔供牺〕，其所获的福利，比前举之如法之布施，不及于十六分之一。）

（打缚而恼害众生所得的诸财物，虽然惠施而安国土，也名叫做有罪之布施。）

（与平等施比方起来，是怎么称量，也所不及的。如法而行，而不行罪恶，所得的财物去布施与人，难施而能行施，这就是符应于贤圣之布施。这样，则所往的地方，常能获得福利，寿终后，则能上生于天界！）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受

（语译如前）

这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八九、八天经：本经叙述佛陀遭金鎗刺足，仍然忍痛修道而不退，八天子以偈赞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金婆罗山，金婆罗鬼神住处的石室中。

那时，世尊曾被金鎗刺伤其脚，并未经过几时，身体即生起苦痛。然而能得舍心，以正智正念，而堪忍自安，没有退减之想。

那个地方，有八位山神天子，曾作此念：今天世尊住在于王舍城的金婆罗山，金婆罗鬼神住处的石室中，被金鎗刺着其脚，身体上虽生起了苦痛，然而却能舍心，以正念正智，堪忍自安，而无所退减。我们应往其面前，去赞叹他。作此念后，则往诣佛所，稽首礼足后，退住在一边。

第一位天神说偈赞叹而说：

沙门瞿昙 人中师子 身遭苦痛 堪忍自安

正智正念 无所退减

（沙门瞿昙乃为人中的狮子。身体虽然遭遇苦痛，却能堪忍而自安。都以正智正念，而没有有所退减！）

第二位天子又赞叹说：

大士之大龙 大士之牛王 大士夫勇力 大士夫良马

大士夫上首 大士夫之胜

（这位大士，是一位大龙象。这位大士，是牛王。这位大士夫是最为勇力者。这位大士夫，是马中之良马。这位大士夫，是最为上首。这位大士夫为最胜的！）

第三位天子又赞叹而说：

此沙门瞿昙 士夫分陀利 身生诸苦痛 而能行舍心

正智正念住 堪忍以自安 而无所退减

（这位沙门瞿昙，乃为士夫中之分陀利〔白莲花〕。身上虽生诸苦痛，而却能行舍心，都以正智正念而住，以堪忍而能自安，而没有有所退减。

第四位天子又赞叹而说：（有叹言没有偈）

（如果有人，对于沙门瞿昙，这位士夫如分陀利〔白莲华〕所说的教义，有违反嫌责的话，就应知道！这些人当会长夜得不饶益之苦恼的。唯除不知真实的人者外。）

第五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观彼三昧定 善住于正受 解脱离诸尘 不踊亦不没

其心安隐住 而得心解脱

（这位沙门，乃能观察那三昧禅定，而善住于正受〔入定〕。已解脱，已离开诸尘劳，不踊举，也不沉没，其心乃安隐而住，而得心解脱！）

第六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经历五百岁 诵婆罗门典 精勤修苦行 不解脱离尘

是则卑下类 不得度彼岸

（经过五百年的时间，去诵持婆罗门的圣典，而精勤的修习苦行，然而也不能解脱，不能离开尘劳。因为这是卑下之种类，不能得以度过彼岸。）

第七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为欲之所迫 持戒之所缚 勇捍行苦行 经历于百年

其心不解脱 不离于尘垢 是则卑下类 不度于彼岸

（被欲念所逼迫，被持戒之所系缚，而勇捍的去行苦行，经过有百年之久，其心也不能解脱，不能离开尘垢。因为这是卑下的种类，是不能度过于彼岸的。）

第八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心居憍慢欲 不能自调伏 不得三昧定 牟尼之正受

独一居山林 其心常放逸 于彼死魔军 不得度彼岸

（居心在于憍慢贪欲里，都不能自调伏，不能得入三昧正定，不能达到牟尼之正受。）

（虽独自一人居住于山林，然而其心如常于放逸的话，则会陷入在于那死魔军里，不能得以度过彼岸。）

这时，八位山神天子们，各各赞叹后，稽首佛足，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九〇、广地经：本经叙述佛说爱最广，腹最深，憍慢最高，大师最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而说：

广无过于地 深无踰于海 高无过须弥 大士无毘纽

（广大之物不能超过于大地 深渊之处，没有能踰过于大海 最高的，则不能越过须弥山，大士没有毘纽之伟大〔毘纽被拟为宇宙创造之最高神〕。）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广无过于爱 深无踰于腹 高莫过憍慢 大士无胜佛

（广大的没有超过贪爱 最深的不能踰过于吐腹 最高的不能超过于憍慢 大士

则无人能胜佛！)

那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于是，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九一、火分烧经：本经叙述福乃火烧而不坏，风吹而不走，水流而不散，贼抢不去之宝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乃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何物火不烧 何风不能吹 火灾坏大地 何物不流散

恶王及盗贼 强劫人财物 何男子女人 不为其所夺

云何珍宝藏 终究不亡失

(到底有甚么东西，火也不能烧毁它？甚么东西，大风也不能吹动它？水灾能坏大地，而有甚么东西不会被流散呢？)

(恶王，以及盗贼，会强劫人的财物。到底有那一位男子或女人，不会被其所夺呢？到底要怎样做，珍宝之藏，才不能终究亡失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福火所不烧 福风不能吹 火灾坏大地 福水不流散

恶王及盗贼 强夺人财宝 若男子女人 福不被劫夺

乐报之宝藏 终究不亡失

(福德，乃大火所不能烧毁的。风也不能吹灭福德。水灾虽能埋坏大地，但是福德却不会被水所流散的。)

(恶王以及盗贼，能强夺人的财宝，然而不管是男子或者是女人，其福德乃不会被劫夺的。乐报之宝藏，终究不会亡失！)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于是，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九二、粮经：本经叙述有信的人持有资粮，福德不被夺，盗人会被遮，沙门常来诣，则有智慧人会欣乐。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谁当持资粮 何物贼不劫 何人劫而遮 何人劫不遮
何人常来诣 智慧者喜乐

（到底谁能持有资粮？甚么东西盗贼不能劫夺？甚么人虽劫也会被遮止？那一种人劫而不会被遮？甚么人常来诣时，有智慧的人就会喜乐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信者持资粮 福德劫不夺 贼劫夺则遮 沙门夺欢喜
沙门常来诣 智慧者欣乐

（有信的人，就能持有资粮。福德不会被劫夺。盗贼欲劫夺时，就会被遮止，沙门乃劫夺诸欢喜。如沙门常来诣时，有智慧的人就会欣乐！）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于是，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九三、难得经：本经叙述佛说最难之事为主者行忍，无财者欲施，遭难者行法，富贵者远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诸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一切相映障 知一切世间 乐安慰一切 唯愿世尊说
云何是世间 最为难得者

（您能将一切相，都映障，能知一切世间的事物，能喜乐安慰一切众生的佛陀！唯愿世尊您解说：到底甚么是世间里最为难得的事。）

这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为主而行忍 无财而欲施 遭难而行法 富贵修远离
如是四法者 是则为最难

（为人的主人，而能常行忍辱，虽贫穷没有财物，而欲布施与人；遭遇危厄灾难，也能持戒行法；虽为富贵的人，也能修持远离之法〔指舍欲出家〕。像如是之四法，就是最为难能可贵的事。）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于是，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八完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九

一二九四、无所求经：本经叙述离开欲的人，比求欲而得欲的人快乐。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大力自在乐 所求无不得 何复胜于彼 一切所欲备

（有大力而能自在的快乐的，则所求并没有不得到的。有甚么人能再胜过他呢？能有甚么人能具备一切所欲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说：

大力自在乐 彼则无所求 若有求欲者 是苦非为乐

于求已过去 是则乐于彼

（有大力而能自在的快乐的事，这则为无所求才能为是。如果有所求欲的话，这是苦，而不是为之快乐。对于欲求之事，都已过去了的人，这种快乐则比那求欲而得欲的人还要快乐。）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盘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于是，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九五、车乘经：本经叙述生死之事，乃由诸业而起，依心识而转。业因如尽，则生死会尽。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车从何处起 谁能转于车 车转至何所 何故坏磨灭

（生死之车辆，到底是从甚么地方生起的呢？谁能运转此生死之车呢？车会转至于何处呢？要遇甚么缘故，此生死之车辆才会破坏磨灭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车从诸业起 心识转于车 随因而转至 因坏车则亡

(生死之车，乃从诸业所起的。是以心识在转此生死车的。都随着因缘而转至何处的。如果因缘坏灭的话，则此生死之车辆自会灭亡。)

这时，那时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于是，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九六 拘屡陀王女经：本经叙述生子则苦为伴。因为子也是五阴之假和合，是无常纯空。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白佛说：「世尊！拘屡陀王之女，修婆罗提沙，今天生了一位公子。」

佛陀告诉天子说：「这乃不善之事，并不是善的事」

这时，那位天子，即说偈而说：

人生子为乐 世间有子欢 父母年老衰 子则能奉养

瞿昙何故说 生子为不善

(人之生子，乃为一大快乐之事，世间的人，如拥有子女，就会欢喜，到了父母年老而衰微时，子女则能奉养他们。瞿昙您为甚么缘故，说生子为之不善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当知恒无常 纯空阴非子 生子常得苦 愚者说言乐

是故我说言 生子非为善 非善为善像 念像不可念

实苦貌似乐 放逸所践踏

(应当要知道！一切永远都是无常的。纯为空的，是五阴和合的假名，并不是真正为子的。一旦生子，常常都得苦，愚痴的凡夫，却说为是快乐的一件事。因此之故，我乃说言：生子并不是为善哉的事。不是善之事，以为是善像，不可怀念的，却会念像。实在是苦，而其像貌却似为乐，都被放逸所践踏！)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速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于是，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九七、数经：本经叙述佛法难测量，圣者必被尊重。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云何数所数 云何数不隐 云何数中数 云何说言说

（甚么叫做数所之数呢？〔能数的，被尊重的，有名声的。此句谓：甚么叫做被尊重的人当中，有被尊重的呢？〕为甚么数〔被尊重的人〕不会隐藏埋没呢？甚么是数中之数呢？〔被尊重的人当中之可数—可尊重的人〕，为甚么说言而说呢？〔被显扬称说〕。）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佛法难测量 二流不显现 若彼名及色 灭尽悉无余
是名数所数 彼数不隐藏 是彼数中数 是则说名数

（佛法乃难以测量的，二流〔顺流—生死，逆流—解脱〕并不显现。如果那些名〔受想行识〕，以及色〔色阴〕，灭尽而悉数无余的话，就名叫做数所之数。这种数〔圣者〕，乃不隐藏，是那些数中之数〔圣者中之圣者〕，这名叫做说名数〔记说为圣者〕。）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于是，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九八、何重经：本经叙述戒德之重，憍慢之高，忆念之疾，思想之多。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何物重于地 何物高于空 何物疾于风 何物多于草

（甚么东西比大地还要重？甚么东西高过于空？甚么东西比风还会快速？甚么东西比草还要多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戒德重于地 慢高于虚空 忆念疾于风 思想多于草

（戒德比大地还重，憍慢比虚空还要高，忆念比风还要快速，思想比草还要多。）

这时，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于是，那位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二九九、十善经：本经叙述十善业就是升上天上之路。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何戒何威仪 何得何为业 慧者云何住 云何往生天

(以甚么为戒? 以甚么为威仪? 能得甚么功德, 要造作甚么业? 有智慧的人怎样安住? 怎样才能往生于天上界呢?)

那时, 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远离于杀生	持戒自防乐	害心不加生	是则生天路
远离不与取	与取心欣乐	断除贼盗心	是则生天路
不行他所受	远离于邪淫	自受知止足	是则生天路
自为己及他	为财及戏笑	妄语而不为	是则生天路
断除于两舌	不离他亲友	常念和彼此	是则生天路
远离不爱言	软语不伤人	常说淳美言	是则生天路
不为不诚说	无义不饶益	常顺于法言	是则生天路
聚落若空地	见利言我有	不行此贪想	是则生天路
慈心无害想	不害于众生	心常无怨结	是则生天路
苦业及果报	二俱生净信	受持于正见	是则生天路
如是诸善法	十种净业迹	等受坚固持	是则生天路

(首先应远离杀生, 应持戒, 以便自己防阻杀生之乐觉。会伤害众生的心, 就不应加在众生的身上, 这就是生天之路〔戒杀生〕。)

(第二应远离人家不与你, 而你却去偷取。人家如与你时, 把它取回来, 其心会欣乐。应断除贼盗之心, 这就是生天之路〔戒偷盗〕。)

(第三不可与他人所享受的妇女往来, 应远离邪淫。拥有自己当受的女人, 就应知足而适止, 这就是生天之路〔戒邪淫〕。)

(第四: 自为自己, 以及他人, 为了财物, 及享戏笑, 也不可以说妄语, 这就是生天之路〔戒妄语〕。)

(第五应断除两舌。不要以二舌去离间他人, 及亲友。应常念和合彼此等人, 这就是生天之路。〔戒两舌〕。)

(第六应远离不爱之言。应该要用软语, 不可以语伤害他人。应常说淳美之言, 这就是生天之路。〔戒恶口〕。)

(第七不可以讲不诚实之说。不可以无义, 不饶益与人之语。应说常顺于法之言, 这就是生天之路。〔戒绮语〕。)

(第八: 在聚落, 或空野之地, 看见有利于我的事物, 就说为是我有。不可生此贪欲之想, 这就是生天之路〔戒贪欲心〕。)

(第九: 应起慈心, 无害人之想。不可伤害众生, 心常没有怨结, 这就是生天之路〔戒瞋恚心〕。)

(第十: 不论是造业, 以及所受的果报, 业与果之二, 都俱生净信。应受持正见。这就是生天之路〔戒愚痴〕。)

(像如是的诸善法, 此十种清净的业迹, 如能等受而坚固执持的话, 则为是生天之路。)

这时, 那位天子又说偈而说:

久见婆罗门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 永超世恩爱
(语译如前)

于是, 那位天子, 听佛所说, 欢喜而随喜, 稽首佛足后, 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〇〇、释提桓因经: 生命非肉体、非精神作用, 也不离身心。以五位次第结生、托胎、成熟。是述命的要点及形成之过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释提桓因，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释提桓因，说偈问佛而说：

何法命不知 何法命不觉 何法鑱于命 何法为命缚

（有了甚么法，使人不知生命〔指我〕？有了甚么法，使人不觉了生命〔我〕？有了甚么法，着鑱于命〔我〕？甚么法为系缚命〔我〕？）（为甚么不知我？怎样不觉了我？为甚么会贪着于我？为甚么系缚我？）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色者命不知 诸行命不觉 身鑱于其命 爱缚于命者

（色〔身体，物质〕，不知为命〔肉体不是我〕。诸行〔受想行识等精神作用〕也不能觉了为命〔诸行一意识心不是我〕。然而身体乃鑱固在于命〔离开身体以外，也找不到我〕，爱乃系缚于命〔我，也不离开贪爱等精神作用。〕）

释提桓因又说偈而说：

色者非为命 诸佛之所说 云何而得熟 于彼甚深藏

云何段肉住 云何知命身

（色体并不是命，是诸佛之所说的。然而到底是怎样得以成熟呢？在于彼，而作甚深之藏呢？怎样作成为段肉而住呢？怎样知道命身〔我〕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迦罗逻为初 迦罗逻生胞 胞生于肉段 肉段生坚厚

坚厚生肢节 及诸毛发等 色等诸情根 渐次成形体

因母饮食等 长养彼胎身

（迦罗逻〔羯逻蓝 秽杂膜 译为凝滑，卵黄 胎内五位之一，为受生之初，至于初七日间之位。为最初在母胎之内的〕。）

（由迦罗逻而生胞〔额部县，译为疱。经第二之七天内，渐渐增长而为疱形之位〕。）

（由胞而生肉段〔闭尸。译为血肉。经三七日，渐为血肉之位〕。）

（由肉段而生坚厚〔键南。译为坚肉、肉团。经四七日渐至肉团坚实之位〕。）

（由坚实而生肢节〔钵罗奢佉 译为形位，支节 经五七日，渐具六根之位〕，以及诸毛发等物〔以上为结胎之五位，也是胎内之五位〕。）

（色等的诸情根，则渐次而成为形体。又靠母亲之饮食等，而长养那个胎身。）

那时，释提桓因，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〇一、长胜天子经：本经叙述欲学微妙之法，即须习近于诸沙门，而听法。退后独静思惟修行。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名叫长胜的天子，其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长胜天子，说偈而说：

善学微妙说 习近诸沙门 一无等侣 正思惟静默

（欲善能学习微妙之说，则须亲近于诸沙门而学习沙门之法。应在独一而没有等侶的闲静之处，去正思惟，去静默与否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善学微妙说 习近诸沙门 独一无等侶 寂默静诸根

（欲善能学习微妙之说，则须亲近于沙门，而学习沙门之法，应在独一而没有等侶的闲静之处，去寂默而静诸根！）

这时，长胜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〇二、尸毘经：本经叙述与善人同止、共事，而知善人之人格时，就能正自身，而不会恶化。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名叫尸毘的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尸毘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何人应同止 何等人共事 应知何等法 是转胜非恶

（那一种人应该可以同止住？那一种人可以和他共事？应知甚么法，才是转胜，而不是恶的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与正士同止 正士共其事 应知正士法 是转胜非恶

（应和正士同止住，应和正士同共其事，应知正士之法，才是转胜而不是恶的！）

那时，那位尸毘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〇三、月自在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天子，具足禅定，终可达到彼岸。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名叫月自在的天子，其容色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月自在天子说偈而说：

彼当至究竟 如蚊依从草 若得正系念 一心善正受

（他当会至于究竟，如蚊虫之依从于草堆一样。如果能得正系念的话，则一心善能正受。）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说：

彼当到彼岸 如鱼决其网 禅定具足住 心常致喜乐

（他当会到达于彼岸，有如鱼之决裂鱼网那样。如禅定具足而住的话，心就会常致于喜乐。）

那时，那位月自在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〇四、毘瘦纽经：本经叙述毘瘦纽天子于佛法随喜，佛告以闻法而修行，而不放逸的话，则魔不得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名叫毘瘦纽的天子，其容色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毘瘦纽天子，说偈而说：

供养于如来 欢喜常增长 欣乐正法律 不放逸随学

（如供养如来的话，则欢喜自会常常增长。如欣乐于正法与律的话，则会使人不放逸，而会随你去学习。）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若如是说法 防护不放逸 以不放逸故 不随魔自在

（假若像依于如是的说法，而防护，而不放逸的话，则由于不放逸之故，不会随着恶魔的自在差遣的了。）

于是，毘瘦纽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〇五、般闍罗经：本经叙述贤者则在愤乱当中，也能得见法，能禅定正受，而得正觉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名叫般闍罗健的天子，其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般闍罗健天子，说偈而说：

愤乱之处所 黠慧者能觉 禅思觉所觉 牟尼思惟力

（在愤乱的地方〔热闹如市〕，有黠慧的人，也能觉悟。由于禅思，而觉悟所觉悟之法，是牟尼的思惟之力，所以致之！）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了知愤乱法 正觉得涅槃 若得正系念 一心善正受

（在愤乱当中，也能了知法，而正觉，而得涅槃。如能得正系念的话，则一心善能正受。）

这时，般闍罗健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〇六、须深经：本经叙述佛陀和阿难共称舍利弗之智。须深天子听后欢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名叫须深的天子，和五百名眷属，其容色都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尊者阿难说：「阿难！你对于尊者舍利弗之善说法，心里会喜乐吗？」

阿难白佛说：「如是，世尊！那里有人不愚、不痴、有智慧，而对于尊者舍利弗的善说法中，心里不会欣乐的呢？为甚么呢？因为那位舍利弗尊者，乃持戒而多闻，乃少欲知足，乃精勤远离，正念坚住，智慧正受。他有了捷疾之智慧，利的智慧，出离的智慧，决定智慧、大智慧、广智慧、深智慧、无等的智慧，智宝成就，善能教化他人，示教照喜他人。也常赞叹示教照喜，常为四众弟子说法，一点也不疲倦！」

佛陀告诉阿难说：「如是！如是！如你所说的！阿难！到底有甚么人，不愚、不痴、有智慧，而听闻舍利弗尊者之善说诸法，而不欢喜的呢？为甚么呢？因为舍利弗比丘乃持戒多闻，少欲知足，精勤于正念，而智慧正受。为超智、捷智、利智、出智、决定智、大智、广智、深智，少欲知足，精勤于正念，智慧正受。有超智、提智、利智、出智，决定智、大智、广智、深智、无等智，可说就是智慧成就的比丘。他善能教化他人，能示教照喜他人，也常常赞叹示教照喜之事。常为四众的弟子说法不倦。」

世尊乃如是，如是的，对阿难尊者说『如是，如是』的称叹舍利弗！

像如是，如是的，须深天子，及他的眷属，内心都很欢喜，身上的光明乃增其光明，而清静照耀。

那时，须深天子，内怀欢喜，而发出身上的光明照耀后，说偈而说：

舍利弗多闻 明智平等慧 持戒善调伏 得不起涅槃

持此后边身 降伏于魔军

（舍利弗乃为多闻的比丘，是明智平等慧的比丘，也是善于持戒，善能调伏的比丘。已得不再有生死生起的涅槃。只持此后身之边际，已降伏魔军的了。）

这时，那位须深天子，以及其五百名眷属，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〇七 赤马经：赤马天子，以捷疾的神通，经过百年，也不能行尽边际。佛乃以一寻之身，能示越世界之道，即八圣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赤马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座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赤马天子白佛而说：「世尊！是否有人能行过世界之边际，而至于不生、不老、不死之处吗？」

佛陀告诉赤马天子说：「没有人能行过世界之边际，而至于不生、不老、不死之处的。」

赤马天子白佛说：「奇哉！世尊！善说此义。如世尊您所说的：『没有人能行过世界之边际，而至于不生、不老、不死之处的。』为甚么呢？世尊！我自忆念我的宿命名叫赤马，曾作为一外道的仙人，已得神通，而能离诸爱欲。我于那时，曾作此念：『我有如是的捷疾的神足，有如勇健的士夫，用利箭横射过多罗树影之顷，就能登上一

座须弥山，而至于须弥山 脚踏东海，超至西海。』我在于那个时候，曾作此念：『我现在已成就如是的捷疾的神力，今天宁可寻求世界之边际。』作此念后，就随时出发。唯除食、息、便利等时，也减节睡眠的时间。这样的常行百年，在那里命终，终究都不能得以行过世界之边，至于不生、不老、不死之处。」

佛陀告诉赤马天子说：「我现在唯以一寻之身（二十四指横布为一肘，一肘为一尺八寸，四肘为一寻，计为七尺二寸，为印度尺数名），阐说世界、世界之集、世界之灭、世界之灭道迹的真义。赤马天子啊！甚么叫做世间呢？所谓五种受阴是。那五种呢？所谓色受阴、受受阴、想受阴、行受阴、识受阴，名叫世间。甚么叫做色之集呢？所谓当来会为有，因为爱与贪，以及喜之三之俱备，各各相互染着，而为未来之有之故，名叫做世间之集。甚么叫做世间之灭呢？如果那些当来为『有』之爱、贪、喜俱备，而各各相互染着，而能把它为无有余存，而断舍、离尽、无欲、灭息而没的话，就名叫做世间之灭。甚么叫做世间之灭道迹呢？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就名叫做世间之灭道迹。

赤马啊！应了知世间之苦，而断除世间之苦。应了知世间之集，而断除世间之集。应了知世间之灭，而证知世间之灭。应了知世间之灭道迹，而修学灭道迹。赤马！比丘，对于世间之苦，若能了知，而能断除；对于世间之集，若能了知，而能断除；对于世间之灭，若能了知，而能证悟；对于世间之灭道迹，若能了知，而能修学的话，则赤马啊！就名叫得世间的边际，度世间之爱的了。」

那时，世尊又说偈而说：

未曾远游行 而得世界边 无得世界边 终不尽苦边
以是故牟尼 能知世界边 善解世界边 诸梵行已立
于彼世界边 平等觉知者 是名贤圣行 度世间彼岸

（未曾远游而行，而得过世界的边际。由于不得世界的边际，终究不会尽诸苦边的。）

（因此之故，牟尼乃能知道世界之边际的。牟尼乃能善解世界的边际，诸梵行都已成立的了。）

（对于那世界的边际，能平等的觉知的人，就名叫做贤圣之行，能度过世间的彼岸。）

这时，赤马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〇八、外道诸见经：修外道而生天的六天子来诣佛，各赞其师说，佛斥之。魔附天身说偈，唯佛察知。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毘富罗山侧。

有六名天子，本为外道的出家人。一名阿毘浮，二名增上阿毘浮，三名能求，四名毘蓝婆，五名阿俱陀，六名迦蓝，来诣佛所。

阿毘浮天子说偈而说：

比丘专至心 常修行厌离 于初夜后夜 思惟善自摄
见闻其所说 不堕于地狱

（听说比丘乃专心一意的常于修行，而厌离于一切。在于初夜与后夜，善于思惟而自收摄其身心。如照其所说的话去修持的话，就不会堕入于地狱，是吗？）

增上阿毘浮天子又说偈说：

厌离于黑闇 心常自摄护 永离于世间 言语诤论法
从如来大师 禀受沙门法 善摄护世间 不令造众恶

（厌离于黑闇的一切。心即常于自摄护，而永远离开世间的言语诤论之法。从如来大师您的地方禀受此沙门之法。所谓善于摄护世间，不使其造诸恶业吗？）

能求天子又说偈说：

断截椎打杀 供养施迦叶 不见其为恶 亦不见为福

（不管是断截人身，用椎去打杀人身，或者是供养布施与人，迦叶都说不见其有恶报，也不见其有福报〔迦叶为六师外道之富兰迦叶。他说：作善恶业，并没有善恶之果报。是赞称其说之义〕。）

毘蓝婆天子又说偈说：

我说彼尼干 外道若提子 出家行学道 长夜修难行

于大师徒众 远离于妄语 我说如是人 不远于罗汉

（我要说：那位尼干外道一若提子，他出家去修学行持正道，长夜都在修习难行的苦行。这位大师，对于其徒众，都远离妄语。所以我说像如是的人，乃离开阿罗汉不远，也就是解脱的阿罗汉〔尼干若提子，译为离系亲子，出自若提族的尼干外道。六师外道之一，为耆那教中兴之祖〕。）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死瘦之野狐 常共师子游 终日小羸劣 不能为师子

尼干大师众 虚妄自称叹 是恶心妄语 去罗汉甚远

（死瘦的野狐，虽然常和狮子同游，然而究竟都是一小羸劣的动物，绝对不可能为狮子的。尼干大师的徒众们，虽然以虚妄之语，而自称叹，这是不良之心，而发出的妄语，乃离开阿罗汉非常的远，根本谈不上甚么阿罗汉。）

那时，天魔波旬，即付着在于阿俱咤天子之身而说偈说：

精勤弃闇冥 常守护远离 深着微妙色 贪乐于梵世

当教化斯等 令得生梵天

（精勤而离开闇冥，常时守护其远离的功行。而深着于微妙的净色，贪乐于清净的梵世。我乃常时教化这些人，使他们得生于梵天。）

那时，世尊曾作此念：「如这阿俱咤天子所说之偈乃是天魔波旬加其神力之故，并不是出自于那位阿俱咤天子的自心所说，而说此言：

精勤弃闇冥 守护于远离 深着微妙色 贪乐于梵世

当教化斯等 令得生梵天

那时，世尊又说偈说：

若诸所有色 于此及与彼 或复虚空中 各别光照耀

当知彼一切 不离魔魔缚 犹如垂钓饵 戮钓于游鱼

（如诸所有的色相，不管是此处，以及是他处，或者就是在于虚空当中的，各别有光明照耀之色等。应当要知道！那些一切的一切，都不能离开天魔的魔缚。犹如垂下钓饵，在钩钓于诸游鱼一样。）

那个时候，诸天子们，都各自念言：「今天阿俱咤天子所说之偈，沙门瞿昙却说此为天魔所说的。为甚么缘故，沙门瞿昙会说阿俱咤天子所说的为天魔之说呢？」

那时，世尊知道诸天子们的心中之所念，就告诉他们说：「现在阿俱咤天子所说之偈，并不是出自于阿俱咤天子的自心所说的，是天魔波旬加其神力之故，而作此言：

精勤弃闇冥 守护于远离 深着微妙色 贪着于梵世

常教化斯等 令得生梵天

因此之故，我乃说偈而说：（是故我说偈）

若诸所有色 于此及与彼 或复虚空中 各别光照耀

当知彼一切 不离恶魔缚 犹如垂钓饵 戮钓于游鱼

这时，诸天子们又作此念：「奇哉！沙门瞿昙！有大德的神力，能见天魔波旬，而我们却不能看见。我们应该各各再说偈言，来赞叹沙门瞿昙。就说偈而说：

断除于一切 有身爱贪想 令此善护者 除一切妄语

若欲断欲爱 应供养大师 断除三有爱 破坏于妄语
已断于见贪 应供养大师 王舍城第一 名毘富罗山
雪山诸山最 金翅鸟中名 八方及上下 一切众生界
于诸天人中 等正觉最上

（如能断除对于一切有身的爱贪之想的话，即善护而不失之人，就是除去一切的妄语的人。假如志愿断除欲爱的话，就应供养大师。）

（如能断三有〔欲、色、无色〕之爱，已破坏一切妄语，已断灭见贪，因此之故，应该要供养大师。）

（王舍城第一之名山，就是富罗山，而雪山则为诸山的最上，金翅鸟就是鸟中最为有名。）

（八方〔四方、四维〕及上下，也就是十方的一切众生界，在这些诸天人当中，等正觉乃为最上的！）

这时，诸天子，说偈赞佛后，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〇九、摩伽经：本经叙述杀瞋恚，即能安眠，而使人喜乐，故为佛之所称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名叫摩伽的天子，其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摩伽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杀何得安眠 杀何得善乐 为杀何等人 瞿昙所赞叹

（应该要杀灭甚么，才能得到安眠呢？应该杀灭甚么，才能得到善乐？杀灭那一种人之法，为瞿昙您所赞叹的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若杀于瞋恚 而得安隐眠 杀于瞋恚者 令人得欢喜

瞋恚为毒本 投者我所叹 杀彼瞋恚已 长夜无忧患

（如能杀灭瞋恚的话，就能得到安隐之眠。杀灭瞋恚的人，会使人得到欢喜。瞋恚就是毒害的根本，能杀灭它的人，就是我所赞叹的人。因为杀灭瞋恚后，就能长夜无忧无患！）

那时，摩伽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一〇、照明经：本经叙述佛陀的光明过于日月灯的光明。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名叫弥耆迦的天子，其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弥耆迦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明照有几种 能照明世间 唯愿世尊说 何等明最上

(有光明而会照耀的，到底有几种能照明世间呢？唯愿世尊您阐说，到底那一种光明为最上的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有三种光明 能照耀世间 昼以日为照 月以照其夜
灯火昼夜照 照彼彼色像 上下及诸方 众生悉蒙照
人天光明中 佛光明为上

(有三种的光明，能照耀世间的。如白昼时，即以太阳为照耀，月亮即照耀于夜间，灯火即昼夜均能照耀，而能照明那些诸色像。)

(而在上下，以及诸地方的众生，均能承蒙其普照的人天的光明当中，是以佛陀的光明普照众生为最上！)

佛说此经后，弥耆迦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一、陀摩尼经：本经叙述所谓真的婆罗门，乃断烦恼，而得涅槃，故无所求。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名叫陀摩尼的天子，其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诸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陀摩尼天子说偈而说：

为婆罗门事 学断莫疲倦 断除诸爱欲 不求受后身

(当为一位婆罗门之事，乃学习断灭诸爱欲，而没有疲倦。断除诸爱欲后，不求受后有之身。)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婆罗门无事 所作事已作 乃至不得岸 昼夜常勤跪
已到彼岸住 于岸复何跪 此是婆罗门 专精漏尽禅
一切诸烦恼 炽然永已断 是则到彼岸 涅槃无所求

(真正的婆罗门，已没有甚么事，因为所应作的事都已作过。乃至在不得彼岸时，则昼夜常勤修而礼跪。如果已到达彼岸而安住的话，则在彼岸时，那里有甚么跪拜的事呢？)

(这就是真正的婆罗门，都专精于漏尽之禅定。一切炽然的诸烦恼，都已永远断尽，就是到达于彼岸。是涅槃，是已没有所求之事的了。)

这时，陀摩尼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二、多罗捷陀经：本经叙述当断五受阴法，当舍五盖法，当增修五根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名叫多罗捷陀的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断几舍几法 几法上增修 超越几积聚 名比丘度流

(应当要断几种法? 舍几种法? 修习几种上增法? 超越几种积聚, 才能名叫比丘之度过生死之流呢?)

那时, 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断五舍于五 五法上增修 超五种积聚 名比丘度流

(应该断除五下分结[贪 瞋 身见 戒取 疑], 舍弃五上分结[色爱 无色爱 掉 慢 无明], 而修习上增之五法[信 进 念 定 慧之五根], 而超越五种积聚[贪 瞋 痴 慢 见], 就名叫做比丘之度过生死之流。)

这时, 那位多罗捷陀天子, 听佛所说, 欢喜而随喜, 稽首佛足后, 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一三、迦摩经: 贤圣之道, 乍看, 好像很难行, 反而是自由、平隐、正直, 而平坦。

像如是的经教, 乃结集者的我们, 都同样的听过的: 有一个时候, 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 有一位名叫迦摩的天子, 其容色很绝妙, 在于后夜之时, 来诣佛所, 稽首佛足。其身上的光明, 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 迦摩天子白佛说: 「甚难! 世尊! 甚难! 善逝! 」

那时, 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所学为甚难 具足戒三昧 远离于非家 闲居寂静乐

(所修学的虽然为非常的艰难, 然而具足戒与定, 而远离俗家, 而为非家之出家人, 能得闲居寂静之安乐!)

迦摩天子白佛说: 「世尊! 要达静默, 那是非常难以得到之事! 」

那时, 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得所难得学 具足戒三昧 昼夜常专精 修习意所乐

(能得所难得之学, 而具足戒与定, 昼夜恒常的专精去修习意之所乐的!)

迦摩天子白佛说: 「世尊! 正受之心, 乃很难得」。

那时, 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难住正受住 诸根心决定 能断死魔磨 圣者随欲进

(安住于正受而住, 虽然为很难, 然而诸根心决定的话, 就能断除生死之魔磨。到这时, 圣者乃能随着其所欲愿而进。)

迦摩天子又白佛说: 「世尊! 道乃非常的难行! 」

那时, 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难涉之□道 当行安乐进 非圣堕于彼 足上头向下

贤圣乘正直 □路自然平

(虽为难涉之□道, 也应当行安乐而进。不是贤圣的话, 就会堕入于□坑, 其双脚朝上, 头则向下而堕落下去。贤圣之人, 则乘着其正直, 而遇到□路, 也自然会为平坦之大道。)

佛说此经后, 迦摩天子, 听佛所说, 欢喜而随喜, 稽首佛足后, 即时隐没不现。

一三一四、迦摩经: 本经叙述贪、恚、恐怖、觉想等, 均由爱为因。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名叫迦摩的天子，其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迦摩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贪恚何所因 不乐身毛竖 恐怖从何起 觉想由何生
犹如鸠摩罗 依倚于乳母

（贪欲与瞋恚，到底是由甚么因而来的呢？不能安乐，而致身上之毛都倒竖起来，这种恐怖是从甚么因缘而起的呢？觉想〔意念〕又是由于甚么原因而起，都如鸠摩罗〔诸童子〕之依倚于乳母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爱生自身长 如尼拘律树 处处随所著 如榛绵丛林
若知彼因者 发悟令开觉 度生死海流 不复更受有

（由于爱之发生，而自身自会增长。有如尼拘律树〔无节树。似榕树，气根达地后，又生成树根，以支持枝叶，而向四方滋长蔓延〕到处都会随其所著，犹如榛绵的丛林。〔指贪恚恐怖觉想之蔓延不止的程度〕。）

（如果知道这个因缘的话，就应发悟，使其开觉。以便渡过生死之海流，不再更受诸后有！）

这时，迦摩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一五、梅檀经：如不造三恶业，居家而行正法，就没有他世之怖畏。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多叫梅檀的天子，其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梅檀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闻瞿昙大智 无障碍知见 何所住何学 不遭他世恶

（听说瞿昙您为一位大智的觉者，是无障碍于知见的人〔正知正见的觉者〕。我要请问您：到底要止住于何处，学习甚么法，就能不遭遇他世之恶道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摄持身口意 不造三恶法 处在于居家 广集于群宾
信惠财法施 以法立一切 住彼学彼法 则无他世畏

（应收摄而守持身口意之三业，不去造作三恶法。处在于居家之时，广集诸宾客，而以信心去惠施财物，以及法施。以法而立一切，而止住于此，而学此法的话，就不会有他世之怖畏。）

佛说此经后，梅檀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一六、梅檀经：若能具足戒与智慧，而正思惟的话，就能渡过生死之流。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名叫栴檀的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问佛而说：

谁度于诸流 昼夜勤不懈 不攀无住处 云何不没溺

（那一种人能度过生死之诸流，而能昼夜都精勤不懈怠？谁能不攀缘，没有住着之处，怎样不没溺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一切戒具足 智慧善正受 内思惟正念 能难度度流

不染此欲想 超度彼色爱 贪喜悉已尽 不入于难测

（如能具足一切戒，以智慧而善于正受，内心都思惟正念的话，就能度脱一切难度之生死之流。）

（不染着于此欲想，而能将那色爱超越度过，贪喜等都已灭尽的话，就不会溺入于那难测的苦恼中！）

这时，那位栴檀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一七、迦叶经：本经叙述迦叶天子，以偈赞叹比丘的功德，而被佛印可。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名叫迦叶的天子，其容色很绝妙，在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迦叶天子白佛而说：「世尊！我现在拟赞说比丘，以及比丘的功德，是否可以吗？」

佛陀告诉迦叶天子说：「随你所说好了！」

这时，迦叶天子说偈而说：

比丘修正念 其心善解脱 昼夜常勤求 怀有诸功德

了知于世间 灭除一切有 比丘得无忧 心无所染着

（一位比丘，都修习正念，因此，其心乃善于解脱。昼夜都恒常的用功勤求，故能怀有了种种的功德。）

（比丘能了知世间的一切，能灭除一切之有。因此之故，比丘乃得无忧恼，心里并没有甚么染着。）

世尊！这是名叫比丘，就是名叫比丘的功德。」

佛陀告诉迦叶说：「善哉！善哉！如你所赞说的！」

迦叶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一八、迦叶经：本经叙述迦叶天子以偈赞叹比丘，以及比丘之所说，被佛印可。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名叫迦叶的天子，其容色非常的绝妙：在于后夜之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其身上的光明遍照于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迦叶天子，白佛而说：「世尊！我现在将称说比丘，以及比丘所说的，是否可以吗？」

佛陀告诉迦叶天子说：「随你所喜乐的，就把它讲出来好了。」

这时，那位迦叶天子，说偈而说：

比丘守正念 其心善解脱 昼夜常勤求 逮得离尘垢

晓了知世间 于尘离尘垢 比丘无忧患 心无所染着

（比丘都守持正念，其心乃善于解脱。昼夜都恒常的精勤习求，而逮得离开贪瞋痴等诸尘垢。）

（已晓知解了而如实的知道世间的一切，在于浊世的尘世，而能离开尘世之尘垢〔指贪瞋痴等诸烦恼〕。比丘可说是没有忧患，心地也没有甚么染着。）

世尊！这就是名叫比丘，是名叫比丘之所说。」

佛陀告诉迦叶天子说：「如是！如是！如你所说的！」

迦叶天子，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一九、屈摩经：本经叙述屈摩夜叉鬼，请佛及僧留宿，并用偈称赞，佛陀许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竭提国的人间游行，在日暮之时，和五百比丘，在于屈摩夜叉鬼的住处住宿（过夜）。

这时，屈摩夜叉鬼，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后，退住在一边。这时，屈摩夜叉鬼，白佛而说：「世尊！我现在恭请世尊您，以及诸大众们，今夜住宿在于这里！」

那时，世尊，默然而受其邀请。

这时，屈摩夜叉鬼知道世尊已默然受其邀请后，就化作五百间的重阁房舍。卧篔、坐篔、踞篔、俱褊（衣襪）褥枕等，都各有了五百具，均被变化而现成之物。也化作五百个灯明，而没有诸烟炎的。他将这些物品都变化显现后，就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后，则劝请世尊，进入房舍。也请诸比丘们，依次而受房舍，以及诺卧具。俟大众都周遍纳受后，就还回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而说偈说：

贤德有正念 贤德常正念 正念安隐眠 此世及他世

贤德有正念 贤德常正念 正念安隐眠 其心常寂止

贤德有正念 贤德常正念 正念安隐眠 舍降伏他军

贤德有正念 贤德常正念 不杀不教杀 不伏不教伏

慈心于一切 心不怀怨结

（贤德具有了正念，贤德都恒常的在于正念。由于正念之故，能安隐而睡眠，不管是此世，以及将来的他世，都一样〔指定而在正受用正念之中〕。）

（贤德具有了正念，贤德都恒常的在于正念之中。由于正念之故，能够安隐而睡眠，而其心则常于寂止不摇。）

（贤德具有了正念，贤德都恒常的在于正念当中。由于正念之故，而得安隐睡眠，而能舍弃一切，能降伏他军。）

（贤德具有了正念，贤德都恒常的在于正念当中。自己不杀生，也不教人杀生〔叫人不可杀生〕都不用折伏，也不教人多用折伏〔不用强硬的手段〕，都以慈心〔柔软而爱护〕去对待一切众生，心里并不怀怨结！）

那时，世尊告诉屈摩夜叉鬼而说：「如是，如是，如你所说的。」
这时，屈摩夜叉鬼，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还回自己所往之处。

一三二〇、摩鸠罗山经：佛在闇夜雨中经行。帝释天持重阁守护。佛侍者装恶鬼吓佛，佛不为之动。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鸠罗山（白山），尊者那伽波罗为亲近在佛边的侍者。

那时，世尊在于夜间，天空下了小小的微雨（毛毛的细雨），有闪电之光睽现之时，出了房外，在露地经行。

这时，天帝释曾作此念：『今天世尊住在于摩鸠罗山，那伽波罗（象护）尊者为亲侍供养的侍者。黑夜间，天空又下微雨，闪电之光睽现之时，世尊乃出寮房外，在露地经行。我应该化作一座毘琉璃的重阁，执持此重阁，跟随佛后经行。』作此念后，实时化作一座鞞琉璃的重阁，持诣佛所，稽首佛足，随佛经行。

那时，摩竭提国的民众，不管是男是女，如果在夜间啼哭的话，就用摩鸠罗（混乱）鬼会出现之事，去恐吓他，啼哭的人就会实时停止其啼哭。亲侍供养的弟子之法，应该俟师禅觉（休息，入定），然后方去睡眠，那时，世尊为了天帝释，而在夜间经行很久，并未打算作休息的样子。

这时，尊者那伽波罗，曾作此念：「世尊今夜经行很久，我现在应该装作摩鸠罗鬼形，去恐怖世尊！」（因佛未休息，他就不能睡眠）这时，那伽波罗比丘，就反披俱执（僇奢耶衣，野蚕丝所作的坐具，贮毛在内），坐具的长毛出现在外面（黑闇天会吓人）就这样的到了世尊在经行的道头站立，而白佛说：「摩鸠罗鬼来了！摩鸠罗鬼来了！」

那时，世尊告诉那伽波罗比丘说：「你这位愚痴之人的那伽波罗！您想用摩鸠罗鬼的神像来恐怖佛陀吗？这样乃不能动如来、应、等正觉之一毛发的。因为如来、应、等正觉，早已久离恐怖的了！」那时，天帝释白佛说：「世尊！世尊的正法与律当中，也有这种人的存在吗？」（怎么可容这种人在教团里呢？）

佛陀说：「僇尸迦！在瞿昙的家中，乃极为广阔而大。这种人虽一时有不礼貌的行动，然而在于未来世当中，也能使他得到清静之法。」

那时，世尊就说偈而说：

若复婆罗门 于自所得法 得到于彼岸 若一毘舍遮
及与摩鸠罗 皆悉超过去 若复婆罗门 于自所行法
一切诸受觉 观察皆已灭 若复婆罗门 自法度彼岸
一切诸因缘 皆悉已灭尽 若复婆罗门 自法度彼岸
一切诸人我 皆悉已灭尽 若复婆罗门 自法度彼岸
于生老病死 皆悉已超过

（如果有一位婆罗门，对于自己所得之法，而能得达于彼岸的话，即不管是一位毘舍遮〔食人鬼〕，或者是摩鸠罗〔混乱鬼，能发恐怖声之妖魔〕，都均被其超渡过去。）

（如果为婆罗门的话，则对于自己所行之法，而将一切的诸受觉，都观察而统统已灭尽。）

（若果为婆罗门的话，即会以自法而度到彼岸，一切的诸因缘，都统统已灭尽。）

(如果为一位婆罗门的话，即以自法而度到彼岸，对于一切诸人我，都均已灭尽。)

(如果为一位婆罗门的话，即以自法而能度到彼岸，而对于生老病死，都统统已经超过了!)

佛说此经后，释提桓因，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稽首佛足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二一、毕陵伽经：毕陵伽鬼听阿那律诵法句时啼哭，其母止之，并说善法句，即能脱鬼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阿那律尊者（无贫，天眼第一），在于摩竭提国的人间游行，而到了毕陵伽鬼子母的住处时，就宿住在那个地方。那时，阿那律陀尊者在于夜间之后分（后夜，一一五点），端身正坐，开始诵习忧陀那（自说经），和其它，如波罗延那（彼岸道）、见真谛（见真谛和上面之忧陀那合称为法句偈。以下之偈，单称为法句）、诸上座所说偈（长老偈经）、比丘尼所说偈（长老尼偈经）、尸路偈（首卢迦颂，满三十二字为一节，为一首卢迦）、义品（相当于南传小部经集之第四品）、牟尼偈（古圣贤所颂之偈）、修多罗（经，直说法义之长行文）等，都悉皆广诵。

那时，毕陵伽鬼之子，在夜间啼哭，毕陵伽鬼子母就为其子说偈呵止而说：

毕陵伽鬼子 汝今莫复啼 当听彼比丘 诵习法句偈
若知法句者 能自护持戒 远离于杀生 实言不妄语
能自舍非义 解脱鬼神道

（毕陵伽鬼子啊！你现在不可以再啼哭了。应该听听那位比丘在诵习的法句偈吧！如果知道法句的话，就能自护而持守戒律。能远离于杀生，能讲实言，而不妄语等。那些非义之法，都自能舍弃，而能解脱鬼神之道。）

毕陵伽鬼子母说此偈后，当时的毕陵伽鬼子，即息止其啼声。

一三二二、富那婆藪经：富那婆藪鬼子母，慰抚其二子之啼哭，而教其听闻佛法，使他们止啼。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竭提国的人间游行，和大家都俱在，而到富那婆藪鬼子母的住处，而宿止在那里。

那时，世尊为诸比丘们说四圣谛相应之法。所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是。

那时，言田那婆藪鬼母之儿一富那婆藪，以及鬼女郁多罗，此二位鬼小儿，都在夜间啼哭。这时，富那婆藪鬼母，为了教其男女幼儿之故，而说偈说：

汝富那婆藪 郁多罗莫啼 令我得听闻 如来所说法
非父母能令 其子解脱苦 闻如来说法 其苦得解脱
世人随爱说 为罪苦所迫 如来为说法 令破坏生死
我今欲闻法 汝等当默然
时富那婆藪 鬼女郁多罗 悉受其母语 默然而静听
语母言善哉 我亦乐闻法 此正觉世尊 于摩竭胜山

为诸众生类 演说脱苦法 说苦及苦因 苦灭灭苦道
从此四圣谛 安隐趣涅槃 母今但善听 世尊所说法

（我的孩子，富那婆藪啊！女儿郁多罗啊！你们不可啼哭啊！你们要静下来，使我得以听闻如来之说法吧！我给你们说：并不是父母能使其子女得以解脱苦恼的。听如来之说法，其苦恼才能得以解脱的。）

（世人都随着其爱欲，都被众苦所逼迫。如来为他们说法，而能使他们破坏生死的苦恼。我现在欲听如来之说法，你们应该要默然！）

（这时鬼子富那婆藪，和鬼女郁多罗，都均听从其鬼母之语，而都默然的欲静听其母之教言，而向其母说：「善哉！我们也愿意听佛之说法。这位正觉的世尊，在于摩竭胜山，为诸众生们演说解脱苦恼之

法。说苦的真谛以及苦的原因，和苦之寂灭、苦之寂灭之道。众生如从此四圣谛去修习的话，就能安隐而趣于涅槃。母亲！我们现在唯愿善听世尊所说之法！」）

这时，富那婆藪鬼母，即说偈而说：

奇哉智慧子 善能随我心 汝富那婆藪 善叹佛导师
汝富那婆藪 及汝郁多罗 当生随喜心 我已见圣帝

（奇哉！有智慧之子女们，都善能随我之心。尤其是富那婆藪你，能善叹佛导师！你富那婆藪，以及妳郁多罗，都应该发起随喜之心，而我已经见圣帝了！）

这时，富那婆藪鬼母说此偈时，其男女鬼子，都随喜而默然。

一三二三 摩尼遮罗经：佛在摩尼遮罗鬼处，告诉女人当布施 持戒 正见 亲近沙门，正命自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竭提国的人间游行，和诸大众，都到了摩尼遮罗鬼之住处，夜宿在那个地方。

那时，摩尼遮罗鬼，曾会诸位鬼神，都集在于一处。

这时，有一位女人，执持香花鬘饰，以及饮食，到了那个摩尼遮罗鬼神所住之处。那位女人，遥见世尊在摩尼遮罗鬼神们的住处。见后，曾作此念：「我今现见（正面看见）摩尼遮罗鬼神啊！」（误认佛为鬼神）就说偈而说：

善哉摩尼遮 住摩伽陀国 摩伽陀国人 所求悉如愿
云何于此世 常得安乐住 后世复云何 而得生天乐

（善哉！摩尼遮！幸能住锡在于摩伽陀国。使摩伽陀国的民众，其祈求都能如愿！我现在请问您：）

（要怎样做，在此世间才能常得安乐而住呢？后世又要怎么，才能得以往生于天界去享受快乐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莫放逸慢恣 用摩尼鬼为 若自修所作 能得生天乐

（妳要谨慎，不可以放逸，不可以生憍慢而放恣。如不这样，而只用求摩尼鬼神干甚么？如果自己能修养所作的一切的话，就能得以往生天界去享天乐。）

这时，那位女人即作此念：「这位并不是摩尼遮罗鬼，是沙门瞿昙。」像如是的知道后，就用香花鬘饰，去供养世尊。稽首礼足后，退坐在一边，而说偈说：

何道趣安乐 当修何等行 此世常安隐 后世生天乐

（行那一种道，就能趣于安乐？当修甚么行，此世能常得安隐？后世要怎样做，才能往生天界而享受天乐？）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布施善调心 乐执护诸根 正见修贤行 亲近于沙门
以正命自活 他世生天乐 何用三十三 诸天之苦网
但当一其心 断除于爱欲 我当说离垢 甘露法善听

（要行布施，要善调其心，要乐执而善护诸根。以正见而修贤圣之行，而亲近于沙门。以正命而作为自活的话，他世就能往生天界去享受其乐。）

（虽然如是，但是为甚么要用三十三天，这些诸天之苦网呢？只要你，当于专一其心，去断除爱欲为是！我当会说脱离尘垢之甘露之法。妳应该要谛听！）

这时，那位女人，听世尊之说法，示教照喜，如佛的常法。所谓布施、持戒，生天之福、欲之味、欲之患，烦恼之清静，出要、远离，功德福利等，都依次第而演说清静的佛法。犹如鲜净的自鬘，易染彩色一样，这时那位女人，也是如是。她即于其座上，对于四圣谛得平等的观察苦、集、灭、道。

这时，那位女人见法、得法、知法、入法，而度诸疑惑，不由于他人。对于正法与律，得无所畏。就从座起，整衣服，合掌而白佛说：「已度，世尊！已度，善逝！我从今天起，尽所有的寿命，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比丘僧！」

这时，那位女人，听佛所说，欢喜而随喜，礼佛后离去。

一三二四 针毛经：针毛鬼神听佛说爱为生死苦海之因，而悔过，而受三皈依。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竭提国的人间游行，而至于针毛鬼所住的地方，夜间即宿住在那个地方。

那时，针毛鬼，会诸鬼神，集在于一处。这时，有一名炎鬼看见世尊夜宿在于针毛鬼的住处，看见后就往诣针毛鬼之处，对针毛鬼说：「聚落主！你现在已获大善利了。因为现在如来、应、等正觉，夜宿在于你的室内。」针毛鬼说：「现在应该去试试看看，是如来呢？或者不是如来呢？」

这时，针毛鬼和诸鬼神集会完毕后，即还皈自己的住舍，束其身，向佛正身冲过来！那时，世尊，即退却其身，而避开他。像如是的经过三次，都束身冲佛，佛也再三的却身闪避。

那时，针毛鬼说：「沙门！你恐怖吗？」佛陀说：「聚落主！我并不恐怖，但是你的冲触是恶性的！」

针毛鬼说：「我现在有所请问，当为我解说，如能使我欢喜的话，就是善。如果不能使我欢喜的话，就会坏你的心，会裂你的胸，会使你的热血从你的面上流出来。同时，会捉你的两手而掷着于恒水的彼岸。」

佛陀告诉针毛鬼说：「聚落主！我并不看见过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等众生，能够坏毁如来、应、等正觉之心者，也没有众生能裂如来的胸者，更没有众生能使如来的热血从面上流出来者，当然不能执捉如来的两臂，而掷着于恒水的彼岸者。你现在只管问我，当会为你解说，使你欢喜的。」

这时，针毛鬼说偈问佛而说：

一切贪恚心 以何为其因 不乐身毛竖 恐怖从何起

意念诸觉想 为从何所起 犹如新生儿 依倚于乳母

（一切的贪恚之心，到底是以甚么为因？不快乐而身毛会倒竖，这种恐怖是从何而起的呢？众生的意念，也就是诸觉想，到底是由甚么地方而起的呢？如那些新生的婴孩，为甚么都知道须依倚于乳母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爱生自身长 如尼拘律树 展转相拘引 如藤绵丛林
若知彼所因 当令鬼觉悟 度生死海流 不复重增有

（由于贪爱之生起，自身就会生长，有如尼拘律树那样会展转而互相拘引，有如藤绵的丛林。）

（如果知道其所因的话，当会使鬼神得到觉悟，而能度过生死的海流，不会一再的增有后有之身！）

那时，针毛鬼，听世尊所说之偈后，其心很欣悦，就向佛悔过，而受持三皈依。佛说此经后，针毛鬼，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九完

杂阿含经卷第五十

一三二五、受斋经：一子受八斋而犯戒，被鬼捕，母伤求放。鬼诫持戒。后子出家又还俗，母流泪而劝，终成正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有一位优婆夷（近事女，在家皈依三宝，受持五戒者）之子，曾受持八支斋（八关斋戒），寻又犯戒，就被鬼神所捉捕。

那时，优婆夷即说偈而说：

十四十五日 及月分八日 神通瑞应月 八支善正受
受持于斋戒 不为鬼所持 我昔数谘问 世尊作是说

（在每月的十四日、十五日，以及每月的初八日，和神通瑞应之月〔正、五、九月。在此三月时，诸天以神足游行于天下，故为三长斋之月〕，如善能正受八支斋戒的话，即由于受持此斋戒之故，就不会被鬼神所捉持。我从前曾经屡次谘问世尊，世尊则作此说！）

那时，那位鬼神，即说偈而说：

十四十五日 及月分八日 神足瑞应月 八支修正受
斋肃清净住 戒德善守护 不为鬼戏弄 善哉从佛闻
汝当说言放 我当放汝子 诸有慢缓业 染污行苦行
梵行不清净 终不得大果 譬如拔菅草 执缓则伤手
沙门行恶触 当堕地狱中 譬如拔菅草 急捉不伤手
沙门善摄持 则到般涅盘

（所说的每明之十四日、十五日，以及每月之初八日，和神足瑞应之月，在这些日与月当中修习八支斋戒而正受，而斋肃，而安住于清净的话，则由于戒德之善于守护之故，就不会被鬼神所戏弄。善哉！从佛听此教言！妳如说应放妳的孩子的

话，我就当会放你的孩子。)

(如果以诸有慢缓之业，也以染污之心去行诸苦行，即梵行不会清静，终不能得到大果报的。譬如拔除菅草时，如把执时，过于缓慢的话，就会伤着其手那样，沙门如果行诸恶触的话，当会堕入于地狱之中。譬如拔除菅草时，能善于急捉的话，就不会伤着其手那样，沙门如善于摄持的话，就能到达于般涅盘。)

这时，那位鬼神将偈说完后，就放那位优婆夷之子。那时，优婆夷说偈告诉其子而说：

子女今听我 说彼鬼神说 若有慢缓业 秽污修苦行
不清净梵行 彼不得大果 譬如拔蕪草 执缓则伤手
沙门起恶触 当堕地狱中 如急执蕪草 则不伤其手
沙门善执护 速得般涅盘

(孩子啊！你现在要听我述说那位鬼神所说的：如有慢缓之业，和秽污而修苦行，以及梵行不清净的话，他就不能得证大果的！)

(譬如拔除蕪草时，如执缓的话，就会伤着其手那样，沙门如起恶触的话，当会堕入于地狱之中。而如急执蕪草的话，就不会伤着其手那样，沙门如善于执护的话，就能速得般涅盘。)

这时，那位优婆夷之子，就如是觉悟后，就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正信而为非家的出家去学道。但是其心不能得到安乐，就还皈自己之家。其母遥见其子，则说偈说：

迈世而出家 何为还聚落 烧舍急出财 岂还投火中

(已经迈步而跨出世俗之家去出家，为甚么又回到聚落来呢？舍宅被烧时，急忙的把财物取出了，岂可还回而投入于火中呢？)

其子比丘，听后，说偈回答而说：

但念母命终 存亡不相见 故来还瞻视 何见子不欢

(我但念母亲如命终后，则存亡就不能再相见了。因此之故，回来瞻视您的，为甚么看到我，还而不欢喜呢？)

这时，其母优婆夷说偈回答而说：

舍欲而出家 还欲服食之 是故我忧悲 恐随魔自在

(已经舍弃欲念而去出家，还而回来服食俗家的一切。因此之故，我乃非常的忧悲，深恐你会随着恶魔之自在作弄！)

这时，优婆夷乃如是这般的启悟其子。因此，其子乃还回空寂之处，去精勤思惟，终于断除一切烦恼结缚，而得证阿罗汉果。

一三二六 阿闍鬼经：佛陀夜宿阿闍鬼住处，为鬼说法。鬼皈依后，常侍佛陀闻正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竭提国的人间游行，至于阿闍鬼的住处，就夜宿在那里。

这时，正遇阿闍鬼集会诸鬼神。当时，有竭昙鬼看见世尊夜宿在于阿闍鬼的住处。看见后，就到阿闍鬼之处，对阿闍鬼说：「聚落主！你现在已获大利益了，因为如来宿住在你的住处啊！」阿闍鬼说：

「有那一位生人，今天在我的舍宅呢？现在当辨别是否为如来？或者不是如来？」

这时，阿闍鬼曾俟诸鬼神聚会之事完毕后，就还回自己之家舍，对世尊发言而说：「出去吧！沙门！」

那时，世尊，因为知道是该鬼之家之故，就依令而步出其舍。阿臃鬼又说：「沙门！来入！」（进来）。佛陀就听令而还入。由于欲灭其懦弱之故，像如是的经过有三次。

这时，阿臃鬼第四次又对世尊说：「沙门！出去吧！」那时，世尊就对阿臃鬼说：「聚落主！我已经三次见到你之请了，现在我已经决定不再出去了。」阿臃鬼说：「我现在怎样的问沙门你，沙门你就怎么的回答我。如能使我欢喜，那就好。如果不能使我欢喜的话，我就会坏毁你的心，裂破你的胸。也会使你的热血由你的面上流出来。会执持你的两手，掷着于恒水的彼岸！」

世尊告诉他说：「聚落主！我并不看见过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等众生，有那一类的众生能毁坏我的心、裂破我的胸、使我的热血由面上流出来，执持我的两手掷着于恒水的彼岸者。虽然如是，聚落主啊！你现在只管问，我当会为你解说，使你的心欢喜！」

这时，阿臃鬼说偈问佛而说：

说何等名为 胜士夫事物 行于何等法 得安乐果报

何等为美味 云何寿中胜

（说甚么为士夫中最为优胜的事物〔财产〕？行持那一种法，就能得到安乐的果报？甚么为味中之美味？甚么为之寿中之最胜？）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净信为最胜 士夫之事物 行法得乐果 解脱味中上

智慧除老死 是为寿中胜

（净信就是士夫中的事物〔财产〕当中，最为优胜的。行持正法，就能得证乐果。解脱就是味中之上等滋味。智慧能除老死，故为寿中之最胜！）

这时，阿臃鬼又说偈而说：

云何得名称 如上所说偈

（怎样才能得到名称呢？能如上面所说之偈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持戒名称流 如上所说偈

（能守持戒律的话，则名称会流布，它如上面所说之偈那样。）

这时，阿臃鬼又说偈说：

几法起世间 几法相顺可 世几法取受 世几法损减

（有几种法，生起于世间？有几种法，可以相顺？世间有几种法得以取受？世间有几种法会损减？）

那时，世尊用偈回答而说：

世六法等起 六法相顺可 世六法取受 世六法损减

（世间乃由六法而等起，依六法而可以相顺。世间有六法之取受，世间有六法之损减。）

阿臃鬼又说偈问佛说：

谁能度诸流 昼夜勤方便 无攀无住处 孰能不沉没

（谁能够度脱诸流，而昼夜都在精勤方便呢？没有攀执之物，也没有住息之处，到底谁能够不沉没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一切戒具足 智慧善正受 正念内思惟 能度难度流

不乐于五欲 亦超度色爱 无攀无住处 是能不没溺

（一切戒都具足，以智慧而善于正受，内心正念，而思惟的话，就能度脱难以度脱之流。）

（不喜乐于五欲，也已超度于色爱的话，就能无攀着无住处，这样就能够不没

溺的！)

这时，阿臈鬼又说偈问佛而说：

以何法度流 以何度大海 以何舍离苦 以何得清淨

(要用甚么法去度诸流？要用甚么去超度于大海？要用甚么法才能舍离苦恼？要用甚么法才能得到清淨？)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以信度河流 不放逸度海 精进能除苦 以慧得清淨

汝当更问余 沙门梵志法 其法无有过 真谛施调伏

(由于净信，就能度诸河流，不放逸则能度诸大海，精进乃能除弃苦恼，有了智慧就能得到清淨。)

(你应该更问有关于其余的沙门梵志之法。因为其法都是有关于真谛、布施、调伏等法，并没有出这些法之外。)

这时，阿臈鬼又问佛而说：

何烦更问余 沙门梵志法 即曰最胜士 以显大法炬

于彼竭昙摩 常当报其恩 告我等正觉 无上导御师

我即日当行 从村而至村 亲侍等正觉 听受所说法

(为甚么须要那么的麻烦，而更问其余的沙门梵志之法呢？即是说：您就是最胜的士夫，以显示大法炬的了。我对于竭昙摩〔乔达摩，世尊之俗姓〕您，当会恒常的报答其恩惠。)

(我要告诉等正觉，无上的导师、调御的大师您：我即日起，当会实行，会从一个村而到了另一村，都亲侍于等正觉您的身边，而听受您所说之法。)

佛说此经后，阿臈鬼，欢喜而随喜，作礼后离去。

一三二七 叔迦罗经：王舍城人都敬叔迦罗比丘尼。一吉星日断供，一鬼神俟家说偈，终得供养。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有一位名叫叔迦罗的比丘尼，住在于王园的比丘尼众当中。她是一位被王舍城的诸民众所恭敬供养，有如阿罗汉的比丘尼。

有一次，王舍城的民众，在于吉星之日欢集大会，就在于那一天，阙欠人家的供养。有一位鬼神，由于平时很敬重那位比丘尼之故，就到了王舍城的里巷之中，俟家说偈而说：

王舍城人民 醉酒眠睡卧 不动供养彼 叔迦比丘尼

善修诸根故 名曰叔迦罗 善说离垢法 涅盘清凉处

随顺听所说 终日乐无厌 乘听法智慧 得度生死流

犹如海商人 依附力马王

(王舍城的民众，都醉酒而睡眠，而倒卧不醒。因此，不勤于供养那位叔迦罗比丘尼。)

(她乃善修诸根之故，名叫叔迦罗。她善能阐说离垢之法，教人趣向于清凉的涅盘之境处。如随顺而听其所说之语，即整日都安乐而不会厌烦。乘着听法的智慧，则能得度生死之流，有如海商人之依附于力马王那样。)

这时，有一位优婆塞，用衣布施于叔迦罗比丘尼，又有一位优婆塞，用食去供养他。

这时，那位鬼神，即说偈而说：

智慧优婆塞 获福利丰多 施叔迦罗衣 离诸烦恼故

智慧优婆塞 获福利丰多 施叔迦罗食 离诸积聚故

（有智慧的优婆塞〔近事男，皈依三宝，受持五戒的在家居士〕，获得福利非常的丰富而多哩！因为布施衣服给叔迦罗的话，终能离诸烦恼之故。有智慧的优婆塞，获得福利丰富而多了！因为布施饮食给叔迦罗之故，终能离诸积聚之故〔离积聚，指舍，也是离蕴之义〕。）

这时，那位鬼神说此偈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二八、毘罗经：王舍城人恭敬毘罗比丘尼，一吉星日断供。一鬼神挨户说偈，劝人供养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毘罗比丘尼乃住在于王舍城王园的比丘尼众当中。因为王舍城的诸民众，在于吉星之日，都集聚而举行大会，在于这一天，毘罗比丘尼，则没有人供养她。

这时，有一位鬼神，非常的敬重毘罗比丘尼，就进入王舍城，在于处处的里巷四衢道头（交通方便，民众都须经过的地方），说偈而说：

王舍城人民 醉酒昏睡卧 毘罗比丘尼 无人供养者

毘罗比丘尼 勇猛修诸根 善说离垢尘 涅盘清凉法

皆随顺所说 终日乐无厌 乘听法智慧 得度生死流

（王舍城的民众，都醉酒而昏睡，而倒卧。毘罗比丘尼则没有人供养她。毘罗比丘尼乃为一位勇猛精进而修诸根的比丘尼。她乃善说离诸垢尘，而清凉的涅盘之法。如果大家随顺而听其所说法的话，则终日安乐而不会烦厌。乘着听法的智慧，就能得以度脱生死之流！）

这时，有一位优婆塞，别持衣去布施于毘罗比丘尼，又有一位优婆塞，则以饮食去供养她。

这时，那位鬼神说偈而说：

智慧优婆塞 今获多福利 以衣施断缚 毘罗比丘尼

智慧优婆塞 今获多福利 食施毘罗尼 离诸和合故

（有智慧的优婆塞，现在已获得很多的福利了！因为能以衣服去布施已断除缚结的毘罗比丘尼之故。）

（有智慧的优婆塞，现在已获得很多的福利了！因为能以饮食去布施毘罗尼，因为她，终已离诸和合之故〔和合指五蕴之体〕。）

这时，那位鬼神说偈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二九、酰魔波低经：酰魔波低天神，被婆多耆利天神所导引，而至佛所，闻法后皈依。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有婆多耆利天神，和酰魔波低天神，共作誓约而说：「如果其宫中有宝

物出现的话，就必须互相告诉对方。假如不相语的话，就得违约之罪。」

这时，酰魔波低天神的宫中，出现有未曾有之宝物——波昙摩华（红莲华）。其华有千叶，其大有如车轮，为金色的宝茎。

这时，酰魔波低天神告诉娑多耆利天神说：「聚落主！现在我的宫中，忽然生起未曾有之宝——波曼摩华，华有千叶，其大有如车轮，为金色的宝茎，你可以来观赏！」

娑多耆利天神则遣使往诣诗酰魔波低之宫舍，告诉他说：「聚落主！你用此波昙摩华，有了百千倍算作甚么？现在我的宫中有未曾有之宝——大波昙摩华之出现，所谓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是。你便可以来这里奉事供养他！」

这时，酰魔波低天神，即和五百名眷属往诣娑多耆利天神之处，说偈而问说：

十五日良时 天夜遇欢会 当说受何斋 从何罗汉受

（在此十五日的良时，郎明的天夜，幸遇此欢聚之会。应该说受甚么斋会呢？要由那一位阿罗汉来纳受呢？）

这时，娑多耆利说偈回答而说：

今日佛世尊 在摩竭胜国 住于王舍城 迦兰陀竹园

演说微妙法 灭除众生苦 苦苦及苦集 苦灭尽作证

八圣出苦道 安隐趣涅槃 当往设供养 我罗汉世尊

（今天佛陀世尊，在于摩竭胜国，住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演说微妙之法，灭除众生的苦恼。）

（所谓苦苦，以及苦之集，苦之灭尽而作证悟，以八圣道为出苦之道，而安隐的趣于涅槃之法。因此，应当施设供养，去供养我阿罗汉世尊！）

酰魔波低说偈而问说：

彼妙心愿乐 慈济众生不 彼于受不受 心想平等不

（这位尊者是否有妙心而愿乐慈济众生吗？他对于诸受与不受，其心想是否为平等吗？）

娑多耆利说偈回答而说：

彼妙愿慈心 度一切众生 于诸受不受 心想常平等

（他有微妙而愿乐的慈心，能济度一切众生。对于诸受与不受，其心想都常恒平等。）

这时，酰魔波低说偈而问说：

为具足明达 已行成就不 诸漏永灭尽 不受后有耶

（他是否为具足明达，正行已经成就了吗？诸漏已永远灭尽，已不受后有吗？）

娑多耆利说偈回答而说：

明达善具足 正行已成就 诸漏永已尽 不复受后有

（世尊已善于具足明达，正行已经成就，诸漏已永远灭尽，而不再受后有之身了！）

酰魔波低又说偈而问说：

牟尼意行满 及身口业耶 明行悉具足 以法赞叹耶

（牟尼之意业，以及身、口等业，都行满了吗？明行都具足而以法赞叹吗？）

娑多耆利说偈回答而说：

具足牟尼心 及业身口满 明行悉具足 以法而赞叹

（这位牟尼已经具足而圆满其心，以及身、口等业。明行也都具足，都以法而赞叹！）

酰魔波低说偈问说：

远离于害生 不与不取不 为远于放荡 不离禅思不
(是否已远离伤害众生? 不与的就不取吗? 是否远离于放荡? 不离开禅思吗?)

娑多耆利又说偈说:

常不害众生 不与不妄取 远离于放荡 日夜常思禅

(常恒不杀害众生。不与时, 即不妄取。远离于放荡, 而日夜都常在禅思里。)

酰魔波低又说偈而问说:

为不乐五欲 心不浊乱不 有清净法眼 灭尽愚痴不

(是否不喜乐五欲, 心里并不浊乱吗? 有清净的法眼, 而灭尽愚痴了吗?)

娑多耆利说偈回答而说:

心常不乐欲 亦无浊乱心 佛法眼清净 愚痴尽无余

(他的心恒常不喜乐欲, 也没有浊乱之心。具有了佛的法眼而清净, 已灭愚痴而没有余遗。)

酰魔波低又说偈而问说:

至诚不妄语 粗涩言无有 得无别离说 无不诚说不

(是否至诚而不妄语? 也没有粗涩之语〔不恶口〕吗? 得无别离之说〔不两舌〕? 没有不诚之说〔不绮语〕吗?)

娑多耆利说偈回答而说:

至诚不妄语 亦无粗涩言 不离他亲厚 常说如法言

(他是一位讲至诚之语, 而绝不会讲妄语的圣者。也不讲粗涩令人难堪之言。不说离开他人的亲厚之语。都常说如法之言, 而不讲绮语的!)

酰魔波低又说偈而问说:

为持清净戒 正念寂灭不 具足等解脱 如来大智不

(是否受持清净之戒, 正念而寂灭吗? 是否具足了等解脱, 以及如来的大智吗?)

娑多耆利说偈回答而说:

净戒悉具足 正念常寂静 等解脱成就 得如来大智

(他对于清净的戒律都已具足, 都正念而常在寂静之中。也成就等解脱, 而得证如来的大智!)

酰魔波低又说偈而问说:

明达悉具足 正行已清净 所有诸漏尽 不复受后有

(明达是否都已具足了吗? 正行已清净了吗? 所有的诸漏已尽了吗? 不再受后有了吗?)

娑多耆利说偈回答而说:

明达悉具足 正行已清净 一切诸漏尽 无复后生有

(他对于明达, 都已具足, 正行也已清净, 一切诸漏都已灭尽, 不会再有后有之生的了。)

酰魔波低又说偈而问说:

牟尼善心具 及身口业迹 明行悉成就 故赞叹其法

(是否具足牟尼的善心, 以及身和口的业迹吗? 是否明行都成就之故, 而能赞叹其法吗?)

娑多耆利说偈回答而说:

牟尼善心具 乃身口业迹 明行悉成就 赞叹于其法

(已具足了牟尼的善心, 以及身口的业迹。明行也都成就, 故能赞叹其法!)

酰魔波低, 在这时, 则又说偈, 对其眷属说:

伊尼延鹿 仙人之胜相 少食舍身贪 牟尼处林禅
汝今当共行 敬礼彼瞿昙

(如伊尼延鹿〔鹿子名。腩形牖纤，长短均匀，三十二相之一〕之，为仙人之胜相！少食而舍弃身心之贪欲。牟尼乃处于禅林里，你们应该和我同到那边，去敬礼那位得道的瞿昙！)

这时，有百千的鬼神，都被眷属围绕，娑多耆利和酰魔波低，带着这群鬼神，速至佛前，去礼拜供养。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敬礼，而说偈说：

伊尼延鹿 仙人之胜相 少食无贪嗜 牟尼乐林禅
我等今故来 请问于瞿昙 狮子独游步 大龙无恐畏
今故来请问 牟尼愿决疑 云何得出苦 云何苦解脱
唯愿说解脱 苦于何所灭

(听说您乃具有了伊尼延鹿之 的仙人之胜相，平时都少食而没有贪嗜的牟尼您，现在安乐在于林中而入于禅定之中。)

(我们现在因此而来请问瞿昙您！狮子乃得独于自在而游步，大龙则没有甚么恐畏。现在因此之故，而来请问您，愿牟尼能够决断我们之疑。)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超出苦恼？要怎么样苦恼才能得以解脱？唯愿您，阐说解脱之法，苦恼到底要如何才能灭尽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世五欲功德 及说第六意 于彼欲无贪 解脱一切苦
如是从苦出 如是解脱苦 今答汝所问 苦从此而灭

(我说世间的五欲的功德〔眼等五根之本能〕，以及第六之心意。如果对于此六欲的本能，能够没有贪欲的话，就能解脱一切的苦恼！)

(像如是的，能从苦恼中超越出来，像如是的能解脱一切苦恼！我现在已回答你们所问的问题，也就是说：苦恼乃从此而得以灭尽的。)

娑多耆利和酰魔波低们，又说偈问佛而说：

泉从何转还 恶道何不转 世间诸苦乐 于何而灭尽

(源泉从甚么地方得以转还呢？) 恶道要怎样才能不会辗转呢？世间的诸苦与乐，要怎样才能灭尽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眼耳鼻舌身 及以意入处 于彼名及色 永灭尽无余
于彼泉转还 于彼道不转 于彼苦及乐 得无余灭尽

(以眼、耳、鼻、舌、身，以及意入处，对于那些、名〔精神〕以及色〔物体〕，如永远灭尽无余的话，则那些源泉就会转还，就不会在那恶道里辗转不休。这时，对于那些苦，以及乐，都得以无余灭尽！)

娑多耆利和酰魔波低，又说偈而问佛说：

世间几法起 几法世和合 几法取世受 几法令世灭

(世间有几法之生起？有几法在世间为和合？有几种法而取世间之受？有几种法会使世间损灭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六法起世间 六法世和合 六法取世受 六法世损灭

(有六法生起于世间，有六法和合于世间，有六法取于世间之受，有六法会使世间损灭！)

娑多耆利和酰魔波低，又说偈问佛而说：

云何度诸流 日夜勤方便 无攀无住处 而不溺深渊

(要怎样才能度过诸流呢？要怎样日夜精勤方便呢？怎样才能在于无攀无住之

处，而不会溺于深渊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一切戒具足 智慧善正受 如思惟系念 是能度深渊

不乐诸欲想 亦超色诸结 无攀无住处 不溺于深渊

(要具足一切戒，以智慧而善于正受，如是而思惟系念的话，就能度过深渊！不喜乐于诸欲想，也超越对于色等之诸结缚，而无攀着无住处的话，就不会溺于深渊！)

娑多耆利和酖魔波低又说偈问佛而说：

何法度诸流 以何度大海 云何舍离苦 云何得清净

(用甚么法而能度诸流呢？要怎样才能渡过大海呢？如何得以舍离苦恼呢？怎样能得清净呢？)

那时，世尊说偈回答而说：

正信度河流 不放逸度海 精进能断苦 智慧得清净

(以正信就能渡过河流，如不放逸的话，就能渡过大海。精进用功就能断诸苦恼，以智慧而得清净！)

那时，世尊，将开导之偈回答后，又说偈劝说而说：

汝可更问余 沙门梵志法 真实施调伏 除此更无法

(你们可以再问其余的沙门梵志之法，有关于真实之施与调伏等事，除了这些之外，更没有其它之法的了。)

酖魔波低又说偈说：

更余何所问 沙门梵志法 大精进今日 已具善开导

我今当报彼 娑多耆利思 能以导御师 告语于我等

我当诣村村 家家而随佛 承事礼供养 从佛闻正法

此百千鬼神 悉合掌共敬 一切皈依佛 牟尼之大师

得无上之名 必见真实义 成就大智慧 于欲不染着

慧者当观察 救护世间者 得贤圣道迹 是则大仙人

(那里有甚么可更问其余的沙门梵志之法的须要呢？大精进的佛陀您，今天已具足了善于开导的了！)

(我现在应该报答这位娑多耆利之恩德。因为他能将导御师告知于我们，才能诣佛而问法、得法！)

(我当然会往诣每一村落，每一家庭，叫他们跟随佛陀，承事礼拜供养佛陀，从佛之处听闻正法。)

(在此的这些百千位的鬼神，都合掌恭敬，一切都愿皈依于佛，皈依已证牟尼的大师！)

(得证无上之名，必见真实之义，已成就大智慧，对于诸欲都不染着了！)

(有智慧的人，当应观察！能救护世间，能得贤圣的道迹，就是这位大仙人！)

佛说此经后，娑多耆利、酖魔波低，以及诸眷属五百名的鬼神，听佛所说，皆大欢喜，随喜而礼佛后离去。

一三三〇·伽陀经：本经叙述有一夜叉以手打舍利弗之头。舍利弗因大德大力，故能忍受而无忧。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

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都住在耆闍崛山中。

这时，尊者舍利弗，新剃须发，于此时，有名叫伽咤，和名叫优波伽咤的鬼神在那里。优波伽咤鬼看见舍利弗尊者新剃须发，就对伽咤鬼说：「我现在将丢拳打那位沙门之头。」伽咤鬼说：「你优波伽咤啊！你不可以作这种话啊！因为这位沙门，乃有大德大力，你不可因此而长夜得大不饶益之苦啊！」像如是的劝说过三次。

这时，优波伽咤鬼再三不采纳伽咤鬼之语，就用手打击尊者舍利弗之头。打后，寻即自唤而说：「会烧死我啊！伽咤啊！会煮痛我啊，伽咤啊！」再三的叫唤后，即陷入地中，而堕入阿毘地狱。

大目犍连尊者，听闻舍利弗尊者被鬼所打之声后，就往诣舍利弗尊者之处，问舍利弗尊者说：「现在怎样呢？尊者啊！你对于被打的苦痛能忍耐得住吗？」舍利弗尊者回答说：「尊者大目犍连！我虽会苦痛，但是我的意识还能堪忍，不至于大苦的！」

大目犍连尊者对舍利弗尊者说：「奇哉！舍利弗尊者！你真正就是一位大德大力的尊者！这位鬼神如用手去打耆闍崛山的话，就能使该山碎如糠糟，何况用来打人，怎么不会苦痛呢？」那时，舍利弗尊者回答大目犍连尊者说：「我实在不会大苦痛啊！」这时，尊者舍利弗和大目犍连尊者，就互相慰劳一番。

这时，世尊曾用天耳，听到其声音，听后，即说偈而说：

其心如刚石 坚住不倾动 染着心已离 瞋者不反报
若如此修心 何有苦痛忧

（其心有如刚石，坚住而不会倾动。染着之心已脱离，对于瞋恚的众生，不会反以报服。像如是的修养其心，那里会有苦痛忧烦之事呢？）

佛说此经后，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三三一 忧感经：本经叙述诸比丘在林中结夏安居。一天神知道比丘受岁之后，将离去，而生忧。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众多的比丘，在于拘萨维国的人间游行，而住在于一林中结夏安居。住锡于该林中的天神，知道到了十五日，诸比丘们之受岁时，就会解散而他去，而极生忧怒（受岁为夏安居后，会增一戒腊之义）。

有其它的天神，对那位天神说：「你为甚么忽然生起愁忧苦恼来呢？你应该欢喜诸比丘们之持戒清净，今日已受岁增一戒腊之事才对！」林中的天神回答说：「我知道比丘们今天受岁，不同于那些没有羞耻的外道之受岁。但是这些精进的比丘受岁后，定会持衣钵，明天起就会到其它的地方去，此林就会空虚了！」

当比丘们去后，林中的天神，曾说偈而说：

今我心不乐 但见空林树 清净心说法 多闻诸比丘
瞿昙之弟子 今悉何处去

（现在我的心，觉得很欢乐，但见空虚的林树而已。以清净心而说法的多闻的诸比丘们，这些瞿昙的弟子们，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

这时，有一位天子，说偈而说：

有至摩伽陀 有至拘萨罗 亦至金刚地 处处修远离
犹如野禽兽 随所乐而游

（有的将到摩伽陀国，有的将至拘萨罗国，也有将往金刚地的地方，都在处处修习远离之法。有如旷野的禽兽那样，随着所乐的地方去游行。）

一三三二、睡眠经：一比丘在空林入昼的正受，夜则睡眠，一天神以偈觉醒他后，就专心精进，而得阿罗汉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拘萨罗国的人间，止住于一林中，进入于昼时的正受（禅定）。其身体有点疲极，夜间就在那里睡眠。

这时，在林中止住的天神，曾作此念：「这不是比丘之法，——在空林中入昼的正受，而在夜间则着于睡眠。我现在当往觉悟他。」

那时，天神就往至比丘之前，说偈而说：

比丘汝起起	何以着睡眠	睡眠有何利	病时何不眠
利刺刺身时	云何得睡眠	汝本舍非家	出家之所欲
当如本所欲	日夜求增进	莫得堕睡眠	令心不自在
无常不恒欲	迷醉于愚夫	余人悉被缚	汝今已解脱
正信而出家	何以着睡眠	已调伏贪欲	其心得解脱
具足胜妙智	出家何故眠	勤精进正受	常修坚固力
专求般涅槃	云何而睡眠	起明断无明	灭尽诸有漏
调彼后边身	云何着睡眠		

（比丘啊！您快起来吧！为甚么着于睡眠呢？睡眠有甚么利益呢？如有疾病时，怎样不能睡眠呢？被利刺，刺着身体时，怎样能得睡眠呢？）

（你本来已舍去家，而为非家的人。出家是你所欲望的，应该要如本来之愿欲那样的心情去日夜求得增长才对，千万不可堕入于睡眠，而使心不能得到自在啊！）

（无常而不恒久的贪欲，会迷醉那些愚夫。其余的人都被缚系，而你已步入解脱之路，已由于正信而出家，为甚么还着于睡眠呢？）

（已调伏诸贪欲，其心已得以解脱诸欲，为了具足胜妙的智慧，而出家，为甚么只顾睡眠呢？）

（生起智明，而断无明，而欲灭尽诸有漏，调伏那后边身的人，为甚么着于睡眠呢？）

这时，那位天神说此偈时，那位比丘，听其所说后，就专精而思惟，而得证阿罗汉果。

一三三三、远离经：本经叙述有一比丘于午后休息时，生起欲贪及不善觉，林中止住的天神，以偈诫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住在于拘萨罗的林中，入于昼时的正受（炎暑的中午，既食后，即禅坐休息），于禅思中，心起不善之念，乃依于恶贪（起欲贪之心）。

这时，住止在于该林中里面的天神，曾作此念：「这并不是比丘之法。止住于林中，而入于昼时的正受。心却生起不善之念，乃依于恶贪，也就是起不善的贪欲心。这怎么可以呢？我现在当往启悟他才对！」

这时，那位天神即说偈而说：

其心欲远离 正于空闲林 放心随外缘 乱想而流驰
调伏乐世心 常乐心解脱 当舍不乐心 执受安乐住
思非于正念 莫着我我所 如以尘头染 是着极难遣
莫令染乐着 欲心所浊乱 如释君驰象 奋迅去尘秽
比丘于自身 正念除尘垢 尘者谓贪欲 非世间尘土
黠慧明智者 当悟彼诸尘 于如来法律 持心莫放逸
尘垢谓瞋恚 非世间尘土 黠慧明智者 当悟彼诸尘
于如来法律 持心莫放逸 尘垢谓愚痴 非世间尘土
明智黠慧者 当舍彼诸尘 于如来法律 持心莫放逸

（你的心本欲远离尘劳，才止住于空闲之林的。然而你的心却随着外缘，去乱想，而驰流奔放。要调伏喜乐世间之心，应恒常喜乐心解脱才对！）

（你应该要舍弃不乐之心，要执受安乐而住。不可思念不是正念，不可着于自我与我所有之见。如用尘土染头一样，这种执着乃是极为难以遣除的。因此，不可使其深染乐着，不可被欲心所浊乱。）

（释君你，应如驰象那样，应奋迅而去除尘秽。比丘对于自身，应该以正念去除弃尘垢。所谓尘，就是贪欲，并不是世间的尘土。有黠慧而明智的人，应当了悟那些诸尘垢。对于如来之法与律，应持心而莫放逸！）

（所谓尘垢，就是瞋恚，并不是世间的尘土。有黠慧而明智的人，应当要了悟那些诸尘垢。对于如来的法与律，应持心而不可放逸！）

（所谓尘垢，就是愚痴，并不是世间的尘土。有明智而黠慧的人，应当舍弃那些诸尘垢。对于如来的法与律，应持心而不可放逸！）

这时，那位天神说此偈后，那位比丘听其所说，而专精一意的思惟，终于断除烦恼心，而得阿罗汉果。

一三三四、不正经：一位比丘在林中于午食后休息时，起不正思惟，林中天神，以偈诫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在拘萨罗的人间，而住于一林中，入于昼时的正受，而起不正的思惟。

这时，止住于那林中的天神，曾作此念：「这并不是比丘之法。入于昼时之正受时，怎么可以生起不正的思惟呢？我现在当往其处，以方便精勤而善于觉悟他才对！」

这时，那位天神说偈而说：

何不正思惟 觉观所寢食 当舍不正念 专修于正受
尊崇佛法僧 及自持净戒 常生随喜心 喜乐转胜进
以心欢喜故 速究竟苦边

（为甚么不正思惟呢？为甚么被觉观所寢食呢？应该舍弃不正当之念，而专修于正受〔禅思〕才对！）

(应该尊崇佛法僧，以及自持清净之戒！要常生随喜之心，喜乐而转于胜进。由于心欢喜之故，能速究竟苦的边际！)

这时，那位天神说偈劝其发心后，那位比丘，则专精一意的思惟，终于尽诸烦恼，得证阿罗汉果！

一三三五、于此日中经：一比丘，于日中时，心生不乐，止住在林中的天神，以偈诫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于拘萨罗的人间，而止住于一林中，进入于昼时的正受。这时，那位比丘，在于日中时，生起不乐之心，而说偈说：

于此日中时 众鸟悉静默 空野忽有声 令我心恐怖

(在于此日中之时，所有的鸟，都静默不鸣。而在于空野中，忽然有声音之起，使我的心生起恐怖！)

这时，止住于该林中的天神，说偈而说：

于今日中时 众鸟悉寂静 空野忽有声 应汝不乐心

汝当舍不乐 专乐修正受

(在于现在的这日中时，众鸟都寂静不作声。而在空野中忽然有声音之生起，当然你会起不乐而恐怖之心。然而你应该舍弃那种不乐之心，要乐于修习正受才对！)

这时，那位天子，说偈觉悟那位比丘后，当时的那位比丘即专精一意的思惟，终于舍除烦恼，而得阿罗汉果。

一三三六、阇邻尼经：本经叙述阇邻尼天神以三十三天之欲乐引诱阿那律陀，然而不被所动。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阿那律陀住在于拘萨罗的人间，住在于一林中。

这时，有一位天神，名叫阇邻尼，是阿那律陀尊者本来的善知识。他往诣阿那律陀之处，到达阿那律陀的住处后，说偈而说：

汝今可发愿 愿还生本处 三十三天上 五欲乐悉备

百种诸音乐 常以自欢娱 每至睡眠等 音乐以觉悟

诸天玉女众 昼夜侍左右

(你现在可以发愿：愿还生于本处—三十三天的天上。那里的五欲之乐，都很齐备。有百种的诸音乐，常可以作自己的欢娱。每到睡眠的时候，都有音乐以觉悟。有诸天的玉女众，昼夜都会奉侍在你的身边。)

尊者阿那律陀说偈回答而说：

诸天玉女众 此皆大苦聚 以彼颠倒想 系着有身见

诸求生彼者 斯亦是大苦 阇邻尼当知 我不愿生彼

生死已永尽 不受后有故

（诸天的众玉女们，这些都是一大苦聚啊！因为由于那种颠倒之想，而会被系缚，而为有身见。那些欲求往生到那个地方的，均为是同样的为一大苦聚！）

（阇邻尼天！你应知道！我不愿转生在于那个天上，因为我的生死已经永尽，不会再受后有之故！）

尊者阿那律陀说此语时，那位阇邻尼天子，听闻阿那律陀尊者所说之语，就欢喜而随喜，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三七、诵习经：本经叙述一位比丘得阿罗汉果后，不再精勤诵说，唯默默行道。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住在于拘萨罗的人间，止住在于一林中。因为精勤于诵经，精勤于讲说，精勤于思惟之故，而得证阿罗汉果。证果后，就不再精勤于诵经讲说。

这时，有一位止住在于那林中的天神，曾说偈说：

比丘汝先时 昼夜勤诵习 常为诸比丘 共论决定义

汝今于法句 寂然无所说 不与诸比丘 共论决定义

（比丘！你以前之时，昼夜都在精勤的诵习经典，都常为诸比丘们，和他们共论决定的真义。然而你现在对于法句〔佛说之法义文句〕却寂然而不讲说，并不和诸比丘们共论决定之真义？）

这时，那位比丘说偈回答而说：

本未应离欲 心常乐法句 既离欲相应 诵说事已毕

先知道已备 用闻见道为 世间诸闻见 无如悉放舍

（我从前还未和离开欲念相应之时，心里常喜乐于法句。既与离欲相应，则诵经讲说之事都已完毕。）

（首先应晓知道理，此事我已俱备了，还用闻见之道干甚么？世间的诸闻见，不如统统放舍！）

这时，那位天神，听闻比丘所说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三八、花经：一位比丘患眼疾，坐池畔嗅花香。天神说求清净离烦恼者，虽小恶也不可忽视。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住在于拘萨罗的人间，止住于一林中。这时，那位比丘，患有眼疾，曾受其师之教，教他去嗅钵昙摩花（红莲华）之香气。这时，那位比丘受师之教后，就到植有钵昙摩华的池侧，在于池的岸边，迎风而坐，随着风所带来的花香，而在嗅其香气。

这时，有一位主持此池的天神，对那位比丘说：「你为甚么盗华呢？你现在便是盗香之贼啊！」

那时，比丘说偈回答而说：

不坏亦不夺 远住随嗅香 汝今何故言 我是盗香贼

（我并不破坏它，也不夺取它，在远处随风而嗅其香气而已。你现在为甚么缘故，说我就是盗香之贼呢？）

那时，天神又说偈而说：

不求而不舍 世间名为贼 汝今人不与 而自一向取
是则名世间 真实盗香贼

（不向主人要求，主人并不说要施舍与你，则世间名叫盗贼。你现在人家并不说要与你，而你却一心情愿的自取，这就是名叫世间的真实的盗香贼！）

这时，有一位士夫，去取那莲藕之根，一看很重的负荷而去。

那时，比丘为那位天神说偈而说：

如今彼士夫 断截分陀利 拔根重负去 便是奸狡人
汝何故不遮 而言我盗香

（像现在的那位士夫，把分陀利华〔白莲华〕断截，连根带拔的拔了很多的藕根，重负荷而去，这便是奸狡之人，你为甚么不遮止他，而却说我是盗香的人呢？）

这时，那位天神说偈回答而说：

狂乱奸狡人 犹如乳母衣 何足加其言 宜堪与汝语
袈裟污不现 黑衣黑不污 奸狡凶恶人 世间不与语
蝇脚污素帛 明者小过现 如黑点珂贝 虽小悉皆现
常从彼求净 无结离烦恼 如毛发之恶 人见如泰山

（狂乱的奸狡之人，犹如乳母喂儿时所穿之衣〔黑色之衣。不易污渍。如作恶多端，常遮不易露〕，那里足以加其言？怎么能堪和你同时而语呢？）

（袈裟〔坏色衣 法衣〕着污时，不会显现，黑色之衣，则墨污也不能为污〔袈裟为坏色之故，如正色之污不现，有如乳母之黑衣，污不显然那样〕奸狡而凶恶之人，则世间之人，连和他说话，也不肯！）

（如蝇脚之污秽素帛那样，明正的人，小小的过咎，也会显现。如以墨去点珂贝〔示白色之物〕，则虽然为小，也都会显现。）

（应常从那些道理中去寻求而得清净，以期没有结，而离开烦恼。这样，则如毛发许之小恶业，人见之，也如泰山之高大哩！）

这时，那位比丘，又说偈说：

善哉善哉说 以义安慰我 汝可常为我 数数说斯偈

（善哉！善哉！你所说的语！乃用义理来安慰我！你可以常常为我，而每次都说此偈吧！）

这时，那位天神又说偈而说：

我非汝买奴 亦非人与汝 何为常随汝 数数相告语
汝今自当知 彼彼饶益事

（我不是你所中贝的奴仆，也不是将人给与你的。为甚么要常随于你，以便屡次都以此语去相告你呢？你现在自己应当要知道那些能饶益之事！）

这时，那位天子说此偈后，那位比丘听其所说，欢喜而随喜，从座起，而到了独自一人的静处，去专精思惟。终于断诸烦恼，而得证阿罗汉果。

一三三九、迦叶经：十力迦叶为猎师说法，猎师不解，天神告他：为无智盲目人说法，徒然无益。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尊者十力迦叶，住于王舍城的仙人窟中。这时，有猎师名叫尺只，离开十力迦叶之处不远，正在张网捕鹿。那时，十力迦叶为那位猎师哀愍说法。这时，那位猎师不能了解其所说之法。那时，十力迦叶就用神力，以指端火燃想来启示他。然而他仍然不能了悟。

那时，住止在仙人窟内的天神，曾说偈而说：

深山中猎师 少智盲无目 何为非时说 薄德无辩慧
所闻亦不解 明中亦不见 于诸善胜法 愚痴莫能了
正使烧十指 彼终不见谛

（在深山里的猎师，并没有智慧，有如没有眼睛的盲人。为甚么要费时间去徒说呢？这种薄德而没有辩慧的人，虽然闻到，也不会了解的，在光明当中，也不会看见的。对于诸善胜之法，乃为愚痴而不能明了的。倘用十指都烧燃的神力，他也不能见到真谛的。）

这时，那位天神说此偈后，尊者十力迦叶，就默然而住。

一三四〇、金刚子经：金刚子尊者于夜祭时，正在林中，心不悦乐。住止于林中的天神，以偈慰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有一位尊者，名叫金刚子，住在于巴连弗邑的一个林中。这时，巴连弗邑的民众，在夏季四个月过后，则举行憍牟尼大会（终夜祭。农历八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为迦底迦月，也就是满月日，于该日举行通夜之祭典大会。）

这时，尊者金刚子，闻世间的大会，心生不乐，而说偈说：

独一处空林 犹如弃枯木 夏时四月满 世间乐庄严
普观诸世间 其苦无过我

（独自一人住在于空林之中，犹如被弃置的枯木。夏季时的四个月满后，世间就庄严于天人共乐的祭典。普观诸世间里，并没有人能胜过我的痛苦〔大家都在歌舞快乐，惟有他不参加，而又被祭礼欢乐之声所搅扰〕。）

那时，住止于该林中的天神即说偈而说：

独一处空林 犹如弃枯木 为三十三天 心常所愿乐
犹如地狱中 仰思生人道

（独自一人住在于空林中，有如被弃置的枯木之事，乃为三十三天的天神的心，常愿乐之事。也如在地狱中苦痛的众生们所仰望转生为人道那样之事！）

这时，金刚子被那位天神所劝发后。就专心一意的精勤思惟，终于断除诸烦恼，而得证阿罗汉果。

一三四一、非比丘法经：有一比丘乐持戒，而不能增长上进功德。林神以偈诫之后，专精思惟而得阿罗汉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在拘萨罗的人间，住止于一林中，唯好乐持戒，而不能增长上进于功德。

这时，止住在该林中的天神，曾作此念：「这不是比丘之法，住在林中，唯喜乐于持戒，而不能增修上进于功德。我现在当作方便，去启发他。」就说偈而说：

非一向持戒 及修习多闻 独静禅三昧 闲居修远离
比丘偏倚息 终不得漏尽 平等正觉乐 远非凡夫辈

（并不是一向都持守戒律，以及修习多闻就可以的。在独静处时，应该禅思三昧，闲居时则修习远离之法。当一位比丘的，如果偏于倚息的话，终究不会得证漏尽的。平等正觉之安乐，远非凡夫之辈啊！）

这时，那位比丘被天神劝进后，即专心一意的思惟，终于断除诸烦恼，而证得阿罗汉果。

一三四二、那伽达多经：本经叙述那伽达多尊者常和友人来往亲近，天神则说偈诫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有一位尊者名叫那伽达多，在拘萨罗的人间，住于一林中。平时都和在家、出家的友人来往，都相互亲近。

这时，止住于该林中的天神，曾作此念：「这并不是比丘之法。住于林中，而与诸在家、出家之友人常常周旋亲近？我现在当到该比丘处，以方便启悟他！」就说偈而说：

比丘旦早出 迫暮而还林 道俗相习近 苦乐必同安
恐起家放逸 而随魔自在

（当一位比丘，怎么可以早晨外出，到了夕暮时分才还回林中呢？学道之人与俗人如相习近的话，则苦乐必定会同安〔同受〕。恐怕因此而会起在家之念而放逸于法，而随魔之自在排弄！）

这时，那伽达多比丘，被那位天神如是、如是的启发后，就如是、如是的专心一意的精勤思惟，终于断诸烦恼，而得证阿罗汉果。

一三四三 纵根门经：本经叙述众多的比丘在于林中言语嬉戏，天神以偈诫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众多的比丘，在于拘萨罗的人间，住于一林中，都互相言语嬉戏，终日散乱，心不得定，而放纵诸根门，驰骋于六境。

这时，住在那林中的天神看见这些比丘都不摄威仪，心里觉得不欣悦，就说偈而说：

此先有瞿昙 正命弟子众 无恒心乞食 无常受堡卧
观世无常故 得究竟苦边 今有难养众 沙门所居止
处处求饮食 遍游于他家 望财而出家 无真沙门欲
垂着僧伽梨 如老牛曳尾

（这里从前有瞿昙的正命的弟子众，都以无恒心而行乞食，以无常观，而受堡卧。由于观察世间为无常之故，能得究竟苦的边际。）

(现在却有难以奉养之众沙门居止在这里。处处去求饮食，遍游于他人之家。都望求财物而出家的人，并没有真正为沙门之欲望。这些人都垂着僧伽梨〔大衣〕，有如老牛之拖曳其尾一样！)

那时，诸比丘们对天神说：「你欲讨厌我们吗？」

这时，该天神又说偈而说：

不指其名姓 不非称其人 而总向彼众 说其不善者
踩漏相现者 方便说其过 勤修精进者 皈依恭敬礼

(我并不指名叫姓，也不称那一个人，而总向那些群众当中的不善者说！)

(那些漏之相，如现出的话，我就以方便而说其过咎。如果为勤修而精进的话，我就皈依而恭敬礼拜！)

那些比丘被那位天神劝发后，就专一精勤的思惟，终于断诸烦恼，而证得阿罗汉果。

一三四四 嬉戏经：一位比丘被人误会和妇女嬉戏，恶名遍布，遂欲自杀。林神诫之，而精进，而证阿罗汉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在拘萨罗的人间，住在于一林中。那时，那位比丘曾和长者的妇女嬉戏，因此，而起恶名声。(风评很坏)

这时，那位比丘曾作此念：「我现在为不类的人，和他人的妇女嬉戏而起恶名声，我现在欲在此林中自杀。」

这时，止住于该林中的天神，曾作此思念：「这位比丘并不类于不善。这位比丘并不为坏，并没有罪过，而欲在于此中自杀，我现在当作方便，去启悟他。」

这时，那位天神，曾化作长者的儿女之身，对那位比丘说：「在于诸巷路，在于四衢道中，世间的诸人都为我，以及你，而起了恶名声。大家都说我和你共相习近，作不正当之事。既然有了恶名，现在就可以还俗，共相娱乐为是。」

比丘回答说：「因为那些里巷与四衢的道中，都有民众说我和妳怎样怎样，因之而恶声四起。说甚么共相习近，作不正当之事。我现在已无颜见人，且自杀身为是！」

这时，那位天神就回复其天身，而说偈说：

虽闻多恶名 苦行者忍之 不应苦自害 亦不应起恼
闻声恐怖者 是则林中兽 是轻躁众生 不成出家法
仁者当堪耐 不中住恶声 执心坚住者 是则出家法
不由他人语 令汝成劫贼 亦不由他语 令汝得罗汉
如汝自知已 诸天亦复知

(虽然听到被人诬谤的很多的恶名，但是苦行的人，应该要把它忍耐，不应该因痛苦而想自害，也不应该起烦恼。听到声音而会令人恐怖的，这是林中的兽类，这种轻躁的众生，不能成就出家之法。)

(仁者！您应该堪以忍耐，不要随便执着于恶声之中。执心而坚住不拔之法，才是出家之法。)

(不可由于他人之诽谤，而使你成为劫贼。又如不由他人之语排布的话，就能使你得证阿罗汉。如你自知后，诸天也同样的会了知。)

那时，那位比丘听那位天神所说之偈语。而得以开悟后，就专心一意的精勤思惟，终于断除烦恼，而得阿罗汉果。

一三四五、见多经：本经叙述梵天王和七百梵天恭敬礼事见多比丘，天神即以偈赞叹。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尊者见多比丘，在于拘萨罗的人间，住于一林中，平时都穿粪扫衣。

这时，梵天王和七百位梵天，都乘其宫殿来诣尊者见多比丘之处，恭敬礼拜奉事，那时，住在于该林中的一位天神，说偈而说：

观彼寂诸根 能感善供养 具足三明达 得不倾动法
度一切方便 少事粪扫衣 七百梵天子 乘宫来奉诣
见生死有边 今礼度有岸

（观察他那寂静的诸根，莫怪能感动梵天而被善于供养。已具足而通达于三明，已得不倾动之法。度一切众生，而以方便，少有事作〔住闲林则少作杂事，为头陀行之一〕，而穿粪扫衣。）

（七百位梵天子，都乘宫殿而来奉诣。都来拜见已度生死之有的边际之人〔阿罗汉〕，现在礼拜度过有之岸的圣者！〔渡此岸而到彼岸的人〕。）

这时，那些天神，说偈赞叹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四六、睡眠经：本经叙述有一比丘由于身体疲倦，而夜着睡眠，天神则以偈诫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在于拘萨罗的人间，而住在于林中。那时，那位比丘，因为身体疲倦之故，夜间则贪着于睡眠。

这时，住在于那林中的天神，想启悟他，就说偈而说：

可起起比丘 何故着睡眠 睡眠有何义 修禅莫睡眠

（可以起来了，起来吧！比丘！为甚么缘故，贪着于睡眠呢？睡眠有甚么意义呢？修禅的人，则不可以贪着于睡眠啊！）

这时，那位比丘说偈而说：

不肯当云何 懈怠少方便 缘尽四体羸 夜则着睡眠

（我不肯起来，又当如何呢？懈怠乃一种少方便之事。由于尽了作事，而致四肢羸弱，在夜间就略作休息而睡眠，有甚么不对吗？）

这时，那位天神又说偈说：

且汝当执守 勿声而大呼 汝已得修闲 莫令其退没

（你应当要执守，不可只顾出声大呼唤。你已经得到修习在闲静的机会，千万不可使其退没才好。）

这时，那位比丘说偈回答而说：

我当用汝语 精勤修方便 不为彼睡眠 数数覆其心

（我当会用你所启示之语，而去精勤方便的修习。不会再被那睡眠屡次覆盖其心了！）

这时，那位天神，以如是如是的去启悟那位比丘。那位比丘则同时专精方便的用功修习，终于断诸烦恼，而得阿罗汉果。

这时，那位天神又说偈而说：

汝岂能自起 专精勤方便 不为众魔军 厌汝令睡眠

（你怎么能自己奋起，去专心一意的精勤方便，而不再会被众魔军，由于讨厌你，而使你着于睡眠呢？）

这时，那位比丘说偈回答而说：

从今当七夜 常坐正思惟 其身生喜乐 无一处不满

初夜观宿命 中夜天眠净 后夜除无明 见众生苦乐

上中下形类 善色及恶色 知何业因缘 而受斯果报

若士夫所作 所作还自见 善者见其善 恶者自见恶

（我自此以后，当以七日夜，常坐而正思惟。其身生起了喜乐，没有一处不满足的！）

（在初夜时，曾观察宿命，在中夜时，则得清净的天眼，在后夜时，就除去了无明，彻见众生的苦乐事。如上中下的众生的形类，其善色，以及恶色等，都知道由于作甚么业的因缘，而受这种果报等事。）

（如果为士夫所作的，则其所作的，定会自见其果报。作善业的话，就能见其有善报，作恶业的话，就能自见其恶报〔自食恶果〕。）

这时，那位天神，又说偈而说：

我知先一切 比丘十四人 皆是须陀洹 悉得禅正受

来到此林中 当得阿罗汉 见汝一懈怠 你卧着睡眠

莫令住凡夫 故方便觉悟

（我知道先前的一切事。有比丘十四人，均为是得须陀洹〔预流·初果〕，都得到禅定正受。到了此林中，应该会得阿罗汉果。然而见你一味懈怠之相，都仰卧而贪着于睡眠！为了不使你作凡夫之相，故以方便而启悟你！）

那时，那位比丘又说偈而说：

善哉汝天神 以义安慰我 至诚见开觉 令我尽诸漏

（善哉！你这位天神！能用正义而安慰我。以至诚而觉悟我，使我尽诸有漏！）

这时，那位天神又说偈而说：

比丘应如是 信非家出家 抱愚而出家 逮得见清静

我今摄受汝 当尽寿命恩 若汝疾病时 我当与良药

（比丘！应该要如是：应虔信为非有家庭超牵累，而出家，而抱愚而出家的话，就会逮得见到清静。我现在会摄受于你，当会尽于有寿命的期间，常怀思你。假若你有疾病时，我当吞口与良药给你！）

这时，那位天神说此偈后，实时隐没不现。

一三四七 味经：本经叙述一位尼犍子外道泥醉于酒，而赞酒味。舍利弗对此，而说三昧之法味。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尊者舍利弗在拘萨罗的人间，依于一聚落，而止住于田侧。这时，舍利弗在于早晨时，着衣持钵，入村去乞食。

那时，有一位尼犍子，由于饮酒而狂醉，曾执持一瓶酒，从聚落出来。他看到舍利弗尊者，就说偈而说：

米膏熏我身 持米膏一瓶 山地草树木 视之一金色

（以米膏〔由米所制造之酒〕，来熏醉我的身，我现在执持米膏一瓶在手里。你看！满山满地的杂草、树木，都如同金色！）

那时，尊者舍利弗曾作此念：「会发出这种恶声，是恶邪之怪物在作怪，才会说这种偈言的。我怎么不能用偈回答他呢？」这时尊者就说偈而说：

无想味所熏 持空三昧瓶 山地草树木 视之如涕唾

（我被无想之味所熏习，执持空三昧的法瓶一个。你看：满山满地的杂草树木，都如涕唾哩！）

一三四八、离林经：本经叙述一位比丘，助一野干而放时，忽然觉悟，而得阿罗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比丘在拘萨罗国的人间，住于一林中，已得他心智，然而还有些烦恼未尽。在离开树林不远处，有一口井。有一匹欲饮井水的野干，被罐拘（汲水罐）钩在于颈（野干好似狐而小，形色青黄，如作狗群行，夜鸣如狼）。

这时，那匹野干，曾作诸方便，想求脱离其锁，而自念说：「天将快亮了，田夫会出来，当会恐怖我。你这汲水罐啊！已经恐怖我很久了，可使我脱离了！」

这时，那位比丘，知道那匹野干之心所念之事，就说偈而说：

如来慧日出 离林说空法 心久恐怖我 今可放令去

（如来之慧日快出来，离开丛林而说空之法。这个心，恐怖我已久了，现在可以舍放，而使其离去！）

这时，那位比丘，自我教授后，忽然一切结缚都尽，而得阿罗汉果。

一三四九、优楼鸟经：本经叙述一位天神看见佛的行迹，而念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萨罗国的人间游行，而住于一林中。

这时，有依止在那树林的一位天神，看见佛陀的行迹，就开始低头谛观，也修习佛陀之念。那时，有一只优楼鸟（鸱鹞），在于道中，其行动，欲去蹈佛所行过的足迹。

那时，那位天神即说偈说：

汝今优楼鸟 团目栖树间 莫乱如来迹 坏我念佛境

（现在你这只优楼鸟啊！你这团目的，应该枯息在于树林之间。不可乱毁如来的足迹，不可破坏我念佛的心境！）

这时，那位天神说此偈后，则默然念佛。

一三五〇、波咤利经：本经叙述一位天神，由于林中之落花，而说偈赞佛。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萨罗的人间，住于一林中，依止在于一株波咤利树的树下而住。

这时，有依在那林中而住的天神，即说偈而说：

今日风卒起 吹波咤利树 落波咤利花 供养于如来

（今天忽然起了一阵风，吹向波咤利树来，将波咤利花吹落，来供养于如来！）

这时，那位天神说偈后，则默然而住。

一三五二、孔雀经：本经叙述山神说偈谓比丘应当随时以孔雀的妙声而开悟。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有众多的比丘，住在于支提山之侧，均为是阿兰若的比丘（远离城市，住空闲处之比丘，十二头陀行之一），都穿着粪扫衣，而常行乞食。

这时，依在那个山中而住的山神，说偈而说：

孔雀文绣身 处鞞提酰山 随时出妙声 觉乞食比丘

孔雀文绣身 处鞞提酰山 随时出妙声 觉粪扫衣者

孔雀文绣身 处鞞提酰山 随时出妙声 觉依树坐者

（有文绣身的孔雀鸟，栖息在于鞞提酰山〔在王舍城的东方〕，随时都鸣出微妙的声音，去启悟行持乞食的比丘僧。有文绣身的孔雀鸟，栖息在鞞提酰山，随时都鸣出微妙的声音，去开觉穿着粪扫衣〔衲衣，十二头陀行之一〕的行者。有文绣身的孔雀鸟，栖息于鞞提酰山，随时都鸣出微妙的声音，去启觉常依树下而坐的行者。）

这时，那位天神，说此偈后，就默然而住。

一三五二、那婆佉多经：那婆佉多河岸崩陷，压死三营事的比丘。天神遂告头陀行比丘，莫营造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有众多的比丘住在于支提山，他们都是修习阿练若行的行者。都穿着粪扫衣，常行乞食。那时，那婆佉多的河岸崩陷，因之而压死三位营事的比丘。

这时，住止于支提山的天神即说偈而说：

乞食阿兰若 慎莫营造立 不见佉多河 傍岸卒崩倒

压杀彼造立 营事三比丘 粪扫衣比丘 慎莫营造立

不见佉多河 傍岸卒崩倒 压杀彼造立 营事三比丘

依树下比丘 慎莫营造立 不见佉多河 傍岸卒崩倒

压杀彼造立 营事三比丘

（行乞食，住阿兰若的比丘们！要慎重，不可再营事造立了。你们不看见佉多河的傍岸，忽然崩倒，而压死那些正在那边造立营事的三位比丘吗？）

（穿着粪扫衣的比丘们！应谨慎！不可营事造立了。你们不看见佉多河的傍岸忽然崩倒，而压死那些正在那边造立营事的三位比丘吗？）

（依树下而住的比丘们！应慎重了，不可营事造立了。你们不看见佉多河的傍岸忽然崩倒，而压死那些正在那边造立营事的三位比丘吗？）

这时，那位天神说此偈后，即默然而住。

一三五三 频陀经：本经叙述频头山起大火，一位俗人叹火烧竹林。一位比丘说已灭受欲，火烧不以为苦。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住在于频陀山。

那时，山林忽起大火，举山（整个山）都洞然。这时，有一俗人说偈而说：

今此频陀山 大火洞然 焚烧彼竹林 亦烧竹苑实

（现在于此频陀山，忽起大火，而被烧的炽盛洞然，焚烧那整个竹林，也烧掉那竹苑之实。）

这时，那位比丘曾作此念：「现在那位俗人能说出此偈，我现在为甚么不能说出偈颂，去回答他呢？」即说偈而说：

一切有炽然 无慧能救灭 焚烧诸受欲 亦燃不作苦

（一切之有，都是会炽燃的，并没有智慧可以救灭！惟焚烧诸受之欲的话，则虽然也是燃烧，但是不会为之苦！）

这时，那位比丘说此偈后，就默然而住。

一三五四、恒河经：本经叙述一位族姓女，被舅姑所责，欲投恒河时，被一位比丘说偈劝救。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住在于恒河之侧的一树林之中。

这时，有一位族姓女，常被舅姑所责骂，而到了恒水的岸边，说偈而说：

恒水我今欲 随流徐入海 不复令舅姑 数数见嫌责

（恒水啊！恒水啊！我现在欲投在于你的怀抱，欲随流而慢慢的流入于大海。不再常使舅姑屡次的被其厌嫌而责骂！）

这时，那位比丘看见那位族姓女，听其所说之偈，就作此念：「那位族姓女尚能说偈，我现在为甚么不能说偈去回答她呢？」就说偈而说：

净信我今欲 随彼八圣水 徐流入涅槃 不见魔自在

（清静的信念的我，现欲随着那八圣水，流入于涅槃，不再见到恶魔之自在作弄了。）

这时，那位比丘说偈后，就默然而住。

一三五五、瓜经：本经叙述盗瓜者，在于月欲出时，说偈，一比丘说偈答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在拘萨罗国的人间，住于一林中。离开该林不远之处，有种瓜的田。这时，有偷盗的人，在夜间去偷其瓜，看见月亮将出现，就说偈而说：

明月汝莫出 待我断其瓜 我持瓜去已 任汝现不现

（月亮啊！妳现在不可以出来！必须等我截断其瓜藤，俟我持瓜而离开此处后，就任妳甚么时候出现，或不出现，都可以了！）

这时，那位比丘曾作此念：「那位盗瓜的人尚且能说偈，我怎么不会说偈回答他呢？」就说偈而说：

恶魔汝莫出 待我断烦恼 断彼烦恼已 任汝出不出

（恶魔啊！你不可以出来！应等待我断除烦恼。我断灭烦恼后，就任你甚么时候要出现，或不出现吧！）

这时，那位比丘说此偈后，就默然而住。

一三五六、沙弥经：本经叙述有一沙弥说偈说明常、无常、直、曲。而另一比丘也说偈答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在拘萨罗的人间，住于一林中。

这时，有一位沙弥说偈而说：

云何名为常 乞食则为常 云何为无常 僧食为无常

云何名为直 唯因陀罗幢 云何名为曲 曲者唯见钩

（到底甚么名叫常呢？乞食就是常的。甚么叫做无常呢？僧食就是无常啊！）

（甚么名叫直呢？唯有因陀罗幢〔帝释天之幢〕为直的。甚么名叫曲的呢？曲的唯见钩〔钩的就是弯钩〕。）

这时，那位比丘曾作此念：「这位沙弥能说这种偈，我现在怎么不说偈去回答他呢？」就说偈而说：

云何名为常 常者唯涅槃 云何为无常 谓诸有为法

云何名为直 谓圣八正道 云何名为曲 曲者唯恶径

（甚么名叫做常呢？所谓常，唯有涅槃是。甚么叫做无常呢？所谓诸有为法就是。）

（甚么名叫直呢？所谓八正道就是正直。甚么名叫曲的呢？曲的唯有恶的径路就是！）

这时，那位比丘说此偈后，就默然而住。

一三五七、瓦师经：舍利弗为病弟子乞粥至瓦师舍。瓦师慳而问：不施一钱，而能得名誉等事。舍利弗说法后不受其施。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舍利弗的弟子，因病而服药后，寻须服食粥饭。

那时，舍利弗尊者，为其弟子求食，而到了瓦师之舍宅，从其求乞瓦瓿，以便放食。这时，那位瓦师就说偈说：

云何得名胜 而不施一钱 云何胜实德 于财无所减

（要怎么做，才能得好名誉，而不免施舍一钱呢？要怎样做，才能得到优胜的实德，而对于钱财却并没有减少呢？）

那时，舍利弗说偈回答而说：

若不食肉者 而施彼以肉 诸修梵行者 施之以女色

不坐高林者 施以高广床 于彼临行者 施以息止处

如是等施与 于财不损减 是则有名誉 而不舍一钱

实德名称流 于财无所减

（如果对于不食肉的人，而用肉去布施他，对于修习梵行的人，用女色去布施他；对于不坐高床的人，以高广之床去布施他；对于临走的人，用息止处去布施他，像如是的这些布施，则对于钱财并不会有了损减〔因不会被纳受故，只空谈而不实与。〕

（这就是有了好名誉，但不舍掉一钱。实德名称都会流布到各处，而对于钱财却并没有一点的损减。）

这时，那位瓦师又说偈说：

汝今舍利弗 所说实为善 今施汝百瓿 非余亦不得

（舍利弗！您现在所说的实在为好极了！我现在要布施你一百个瓿，其余的也不是不能得！）

舍利弗尊者说偈回答而说：

彼三十三天 炎摩兜率陀 化乐诸天人 及他化自在

瓦钵信以得 而汝不生信

（那些三十三天〔切利天，第二层天〕、炎摩天〔时分天，第三层天〕、兜率陀天〔喜足天，第四层天〕、化乐天〔第五层天〕等诸天人，以及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欲界顶〕们，如布施瓦钵，也必须具备虔信，才能得以纳受，而你并不生信仰！〔故不纳其布施之物〕。）

舍利弗尊者说此偈后，由瓦师之舍宅，默然而出去。

一三五八、贫士经：一贫士说其所欲，如一头猪、一瓶酒。比丘也说其所愿一求佛法僧与比丘之善说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拘萨罗的人间，住在于一林中。

这时，有一位贫士在于林侧，曾作如是之希望思惟，而说偈说：

若得猪一头 美酒满一瓶 盛持瓿一枚 人数数持与

若得如是者 当复何所忧

（如能得到一头猪〔一匹猪〕，以及满瓶的美酒，盛持的瓿一枚，人人常常都能

这样的执与的话，则还有甚么忧虑之事吗？〔已很满足的了〕。）

这时，那位比丘曾作此念：「这位贫士夫尚且能说偈，我现在怎么不能说呢？」就说偈而说：

若得佛法僧 比丘善说法 我不病常闻 不畏众魔怨

（如能得到佛法僧，以及比丘之善说法，而我不偷懒而能常闻其法的话，就不会怖畏众魔怨的了！）

这时，那位比丘说此偈后，则默然而住。

一三五九、劫贝经：本经叙述一位比丘思念劫贝细软衣。林神则以偈诫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拘萨罗的人间，住于一林中。

这时，那位比丘曾作如是之思惟：「如能得到一件劫贝娑（树名，属棉类，可制布衣，质细软）其长七肘，其广二肘，来作衣服后，就能爽爽快快的修习善法。」

这时，有一位依止在那林内的天神，曾作此念：「这并不是比丘之法。住在于林中，还作此思惟，还希望有好衣给他穿。」

这时，那位天神则化作全身都为骨鑠的人，在于那位比丘之前，开始跳舞起来。同时说偈说：

比丘思劫贝 七肘广六尺 昼则如是想 知夜何所思

（比丘！你在思念细软的劫贝娑衣？说要七肘长〔二丈余〕，六尺宽来作其衣。你白天作这样思想，可见你在夜间是在想甚么的了！）

这时，那位比丘，即生恐怖心，其全身都战栗，而说偈说：

止止不须鬻 今着粪扫衣 昼见骨鑠舞 知夜复何见

（休止啊！休止啊！我不须要甚么好鬻之衣。我现在穿着这粪扫衣就好了。白昼看见骨鑠之舞，则知夜间又会见到甚么的了！）

这时，那位比丘，心惊怖后，就正思惟，就专心一意的精勤修习，终于断诸烦恼，而得阿罗汉果。

一三六〇、环钏经：本经叙述女人以断坏环钏为恼，比丘以断烦恼为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在于拘萨罗的人间，住于一林中，已证得阿罗汉，诸漏都已尽，所应作的都已作过，已经舍弃了重担，而断诸有结，以正智而心善解脱。

这时，有一位女人，于夜间黑闇当中，天空正在下毛毛的细雨，闪电之光映照，在于此时从林中经过，欲诣他的男子（欲到其先生处），而跌倒于深泥之中，其手上的环钏，则时断坏，身上的华璎，也散落于泥中。那位女人就说偈说：

头发悉散解 花璎落深泥 环钏悉破坏 丈夫何所著

（头发都统统散解了，花璎都落于深泥之中。所带的环钏，也都同时破坏了，丈夫有甚么可所著呢？〔珠宝比夫还重视〕。）

这时，那位比丘曾作此念：「这位女人尚且能作偈，我岂不能说偈回应其偈

吗？」（就说偈而说：）

烦恼悉断坏 度生死淤泥 着缠悉散落 十方尊见我

（烦恼都统统断坏了，已度过生死的淤泥了，执着缠缚等都已散落，十方的世尊，能见证我了！）

这时，那位比丘说偈后，就默然而住。

一三六一、弹琴经：本经叙述俗人以嬉戏为乐，一比丘以修学为乐。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在拘萨罗的人间，住于河侧的一林树间。

这时，有一位丈夫与其妇人相随，度过河而住于岸边。就在那边弹琴嬉戏，而说偈说：

爱念而放逸 逍遥青树间 流水流且清 琴声极和美

春气调适游 快乐何过是

（由于爱念而放逸，而逍遥在于青树之间。流水流的尚且清洁。弹出的琴声，极为和美。春气调适时的这游戏，其快乐还有甚么能胜过于此的呢？）

这时，那位比丘曾作此念：「那位士夫尚且能说偈颂，我岂不能说偈去回应其偈吗？」（就说偈而说：）

受持清净戒 爱念等正觉 沐浴三解脱 善以极清凉

入道具庄严 快乐岂过是

（受持清净的戒律，爱念等正觉。沐浴于三解脱，以善而极为清凉，入于正道，而具足了庄严，快乐岂能超过于此吗？）

这时，那位比丘说此偈后，就默然而住。

一三六二、鸽鸟经：本经叙述鸽积米粟以备雨天，人积善根以备临终。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有一位比丘在于拘萨罗的人间，住于一林中。

那时，有一位天神曾看见诸鸽鸟而说偈说：

鸽鸟当积聚 胡麻米粟等 于山顶树上 高显作巢窟

若当天雨时 要极饮食宿

（鸽鸟当会积聚胡麻、米粟等食物，在于山顶的树上，在那高显之处，作牠的巢窟。如当天空降雨时，就会极为安心的有了饮食、安宿！）

这时，那位比丘曾作此念：「那也是在启悟我的！」于是即说偈而说：

凡夫积善法 恭敬于三宝 身坏命终时 资神心安乐

（凡夫能积聚善法，恭敬三宝的话，则身坏命终之时，就能资助心神之安乐！）

这时，那位比丘说此偈后，因之而实时觉悟（觉省），就专心一意的精勤思惟，终于除弃诸烦恼，而得阿罗汉果。

杂阿舍经卷第五十完

(文档结束)

中文简体化说明:

本电子档由网友自由的风 (QQ: 438279207) 根据勤定比丘发布的悟慈长老著作繁体电子版制作, 采用FlipPublisher 逐页提取原始档文字, 由Word转化为简体文字。仅供佛友方便修习之用。所有版权归属原始版权的拥有者。由于逐页提取, 如有转换疏漏之处, 请联系 zgjs@21cn.com 修正。

原始档案内附版权申明:

各位法友先进:

台南开元寺前住持悟慈长老著作之(四部阿舍经白话翻译)今已出刊成书, 若欲请洽者, 台南市观音讲寺洽购。TEL:062227420

本电子书, 属 勤定比丘自行出资打字制作电子档案与校稿, 免费欢迎下载阅读。但不得用于出版贩卖等商业行为, 恐有触犯著作权法。

观音乡 大觉寺住持 勤定比丘 合什

观音乡大觉寺联系电话请拨: 035618425 034732570 0930909876

南无本师 释迦牟尼佛

--

PS:四部白话阿舍藏电子书皆采用FlipPublisher韧体制作, 内附{电子书主程序安装}, 请先安装后, 即可使用该韧体阅读, 并祈法喜盈满, 世尊正法律常驻娑婆。

大觉寺 悟慈长老数字图书馆 谨启